《王希哲文集》全十八卷

全量典藏版 PDF 电子书 (452篇)

作者：王希哲 先生

涵盖政治学论述、左右翼思考、台湾港澳局势、时代风云与诗词散文

重构整理 · 全站数据 100% 对齐典藏 (已净化 HTML 字符与格式)

目录全景大纲

第一篇 中国左右翼的同一和斗争 （共 24 篇）

第二篇 海外民运和右翼公知问题 （共 24 篇）

第三篇 挺薄运动问题 （共 35 篇）

第四篇 论习大大历史角色问题 （共 20 篇）

第五篇 文革及89运动问题 （共 24 篇）

第六篇 社会焦点事件评论 （共 17 篇）

第七篇 台湾问题 （共 55 篇）

第八篇 港澳问题 （共 36 篇）

第九篇 爱国主义及中国各边疆问题 （共 21 篇）

第十篇 保卫08奥运火炬斗争 （共 10 篇）

第十一篇 抗疫斗争问题 （共 13 篇）

第十二篇 中美斗争和美国内斗 （共 19 篇）

第十三篇 中国左翼发展问题 （共 21 篇）

第十四篇 中国的政治经济改革问题 （共 26 篇）

第十五篇 各色人物的思考和论辩 （共 56 篇）

第十六篇 哲学与国家政治理论思考 （共 11 篇）

第十七篇 自我性质和历史简论 （共 14 篇）

第十八篇 诗词散文 （共 23 篇）

序言与介绍 （共 0 篇）

总计全站收录：449 篇著作

第一篇 中国左右翼的同一和斗争

探讨中国左右翼力量的理论辩析、统一战线及社会思潮演进

王社长介绍左派网站“毛泽东旗帜网”被关闭的关头，刘晓波对左派民运的声援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07-07-11

刘晓波先生是真正的自由派。他信奉言论自由，强调右翼的言论自由，也敢于维护左翼的言论自由。虽然他不赞成左翼的社会主义主张。但今天左派网站“毛泽东旗帜网”被关闭，晓波先生就仍站出发表了对中共当局钳制左翼媒体的尖锐批评。特此介绍。左翼不应对刘晓波先生有太多的偏见。

据外媒报道：

中国左派人士创建的“毛泽东旗帜网”目前已被中国政府关闭。此前不久，该网站贴出了一封十七位中共退休高干建言十七大的公开信，强烈批评中国的改革路线和现政府政策。

“毛泽东旗帜网”创建于2003年，是由北京一百多位自称“热爱毛主席的老同志”在毛泽东诞辰110 周年时建成的。该网站称他们的目的“旨在高高举起毛泽东这面伟大旗帜，推动对毛泽东思想的学习、研究、宣传和运用，……为建设一个……社会主义中国尽自己一份力量，为推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走出低潮做一份贡献。”

这个网站自建成以后，成为中国新老左派主要的舆论阵地之一，发表了很多怀念毛泽东时代、否认当今政府政策的文章。

毛泽东旗帜网在最近登载了一封由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顾问马宾牵头的七千字公开信，痛陈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种种弊端，认为改革已经走上“邪路”；若十七大仍坚持以往路线，“叶利钦式的人物就一定会出现，亡党亡国的悲惨局面马上就会到来。”

这封公开信出来不久，毛泽东旗帜网就打不开了。

现居北京的独立时评人士刘晓波说，毛泽东旗帜网被封，和2001年质疑江泽民“三个代表”理论的左派理论刊物《中流》和《真理的追求》被关闭如出一辙。在刘晓波看来，中共党内保守派－左派的媒体和倡言民主、自由的所谓右派媒体一样为中国政府所不容，但他们被封杀的原因是完全不同的：

“左派和右派针对的社会现实基本差不多。所谓自由派民主派针对各种社会现实，把根源归结到政治制度上，而左派也用特别激烈的语言批评现政权，它把这个根源归结到现行政策背离了马列毛的原教旨，中国已经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

最近被封的左派媒体除了毛泽东旗帜网和《中流》以及《真理的追求》外，中国工人网、工农兵BBS 和共产党人网也在去年被封。遭封杀的自由、民主派的媒体就更多了。刘晓波认为，无论左派，还是右派，他们都有权利发表他们的观点，中国政府不应该封杀

“当时封杀《中流》以及《真理的追求》的时候我就写过问文章，我就谴责这种官权的极其虚伪，你不整天在台上讲还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就兴你讲就不兴人家讲。人家用马克思原教旨主义批评你，你就受不了？”

刘晓波还说，尽管左派和右派的观点不同，他们面临一个共同的威胁，就是中国政府对言论自由的打压。他说，他们应该联合起来，共同争取更大的言论空间。

2007年7月

左派要看到的形势变化，不然将轮到右派得人心了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2-02-11

形势正在发生变化。5.12川北地震灾难突然发生，第一位的是“救人、救人、救人！”它把灾难背后的一切矛盾，先暂时掩盖了下去。那时，左派救人，唤醒社会光明面，右派骂人，揭发社会黑暗面，各自承担著国家灾难面前

各自的社会功能。但左派是更得人心的，是在全国全世界的华人中，得到广泛响应，因此空前的团结、向上的，它集中凝聚在这个全球一声的口号上“中国加油！四川加油！”因此，左派得到了显然的大胜。但现在，形势开始发生变化了。川北灾难的废墟中，“救人”的最紧张阶段已经大体过去，“善后”已经上升为第一位的问题，这时，灾区的人民、全国人民以及政府就要现实地思考今后怎么办？灾难背后的一切矛盾就要逐渐地暴露出来了。这些积久的沉疴，这些社会的黑暗面，不可能再掩盖，也不应再掩盖，应该主动地揭露出来，积极地去面对它、解决它。而在咒骂中揭露社会黑暗面，是右派的长项，也就是说，形势将开始对右派有利了，左派若不能把握社会脉动的主流，调整自己，改革社会的旗帜就将由右派挥舞，就要轮到右派得人心了。

右派过去的骂，不必问其动机，起码有这几条，是值得左派深思的：

1、中共政府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当局，究竟有没有灾前不以人民生命为重忽视地震预测预报，而应负责任？

2、灾区学校究竟有多少灾难发生直接因“豆腐渣工程”？各级当局、官员和有关单位究竟要为这些校舍的倒塌和学生死亡负上怎样的责任？就是说，究竟几分是天灾几分是人祸？

3、全国和海外人民对灾区人民的捐款和捐物，怎样才能从制度上给人民信心和保障，不被各级可能的贪官强权霸占侵吞？

还有一些，但这几条特别重要，它将是灾难善后，人们关注的焦点所在。仔细观察这几条，无非还是怎样使中国的政治更加透明的问题，无非还是怎样使中国人民有效地对中共从中央到各地机关、政府有效实行监督、问责的问题。也就是说，归根结底，还是一个民主的政治改革问题。

温家宝总理这次抗灾中的表现，很有口碑。他对灾区儿童上课说，“多难兴邦”。这是对人民士气的鼓舞，有如民间的口号“中国加油”。但如何“加油”？怎样兴邦？中国照老样子下去不变么？灾难激起而迅速凝聚的伟大民气，在一切不变的失望和挫折面前，是不能持久而会消逝殆尽的。只有励志改革，使人民在今天克服灾难，承担牺牲的斗争中看到光明，看到自己真正当家作主的未来，有力量主动地挑战社会黑暗，战胜黑暗，才能永葆团结昂扬自信开放的民气而“兴邦”。

多难本身不能兴邦，只有改革才能兴邦。典出昭公四年司马侯对晋平公的警告：“邻国之难，不可虞也。或多难以固其国，启其疆土；或无难以丧其国，失其守宇”，就看多难之后，你改不改革了！改革，一定是大难之后我中国海内外人民的民心所向。谁能继续赢得民心？左派还是右派？没有别的，端看谁能提出合于时宜而得民心的政治改革口号，谁能高举起呼吁政治改革的旗帜。所以，左派虽胜不可止步骄傲，要看到形势的变化。

2008年5月23日

大饥荒”辩论，再看中国左右派制约的民主前途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2-02-11

“大跃进”不好吗？本来没有什么不好。中国落后一百多年了，挨打受欺侮一百多年了，现在要把民族精神振奋起来，要全民团结起来去建设国家、去大跃进，使中国尽早赶上西方国家，平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本来是很好的事情。但为什么成就之外，也确实带来了后继的大饥荒，大灾难呢？原因很多，其中，国家失去了右派的制约，是个极其重要的原因。希哲1980年《毛泽东与文化大革命》就写过，大跃进前后，右派遭遇了两次毁灭性打击。一次是1957年，这次一打，社会右派不敢也不能再说话，一次是1959年庐山，再一打，党内右派也不敢，也不能说话了。失去了社会右派的制约，大跃进便向疯狂冒进、浮夸发展，又再失去了党内右派的制约，大跃进便完全失控，大面积的灾难也就降临了！由灾难来纠偏。灾难这时，便扮演了国家不能没有的反对派的角色。这个“反对派”不惧任何强权。而强权向这个“反对派”低头，调整政策，国家却已经在灾难中了！这是教训。从这个教训我们可以深刻领悟这条中外历史屡试不爽的规律，任何社会倾向，特别是权力中枢鼓励或默认、保护下的“主流”倾向，只要得不到反对派别的制约，就一定要步步加速，走向极端。今天，中国右派精英大饥荒死亡“数据”，向一千万、两千万、三千万、四千万、五千万...的扩展，这仅仅是个无关轻重的数字游戏吗？不，在这现象的背后，正隐藏了一个规律：中国右派及被他们的“主流倾向”裹胁著的人们在没有受到中国左派有力制约之前，朝著它必然要走向的极端，走著！走下去！这些越来越令人目瞪口呆、难以想象的“数据”，你相信右派自己相信吗？这一问，使我想起了维克多.雨果当年在法国国民议会面对的那片“无礼而轻率的喊声”：总统的“数据”？总统的信？总统自己？

“够了！够了！谁会把波拿巴先生的话信以为真呢？维克多.雨果先生，难道您以为我们会相信您是真正相信总统的吗？够了！够了！”

（马克思：《1848－1850法兰西阶级斗争》）

---- 右派的“数据”？右派的眼泪？“够了！够了！”谁会相信右派自己会相信他们自己也说不清的“1、2、3、4、5千万”的数据呢？这些数据他们心里明白的很，不是什么精英“研究出来”的“科学数据”，不过是右派集团的反共政治“数据”罢了，性质类似某功天天增长中的x千万退党“数据”，所以在右派那里，即便混乱如斯，这“数据”也是神圣不可质疑的。一有质疑，便要一哄而上，全右共诛之，全右共讨之的了。中国的右派怎么势力就变的这么大？甚至没有了左派的制约的呢？这就是左派自己的问题了。

60年代，渡过饥荒之后，没有了右派制约的中国左派继续向前面的极端发展，发展到了文革，成了奇观，正如1973年李一哲写信和大字报向毛泽东指出的，已经是“左！左！左！的比赛，最－最-最的竞争！”但中央文革听不进李一哲的，还要斗李一哲。结果如何？人民的普遍不满，爆发了四五，再结果呢？是毛泽东刚死，党内中、右派官僚便利用人民对极左的不满，发动政变，逮捕审判左派代表人，一步步在全国彻底清除了左派。为了证明自己政变代表民意和消灭左派的合理性，党内右派官僚便大力扶植社会新老右派，解放他们，提拔他们，为他们提供或暗示了大批真假难辨的攻击毛泽东时代的“档案”。这样，获得了没有了左派天敌的生态环境，又得到了党内右派官僚的扶植和鼓励，之后，大批出国回国的他国利益“学术”经纪人、政治经纪人更得到了国际右派大本营国家的资助，右派成为时髦，在中国迅猛得到了发展，及至在思想意识形态领域，几控制和垄断了中国全部所谓“话语权”。机会主义的右派官僚搬起石头砸自己脚了。社会右派不会满足于控制和垄断中国全部“话语权”，不会满足永远跟在党内右派的后面作他们的政治工具，在西方国家的支持下，他们要整个的推翻掉共产党政权，取而代之了。手中最有力的武器，便是无限夸大当初右派官僚中枢集团为抹杀毛泽东时代向他们提供的那些真假难辨的的材料和说法。什么“十年浩劫”，什么“崩溃边缘”，什么“饿死千万人”...莫不出此！---“你们共产党都承认了的！”既然毛泽东时代那样的黑暗，一无是处，全属罪恶，你们今日右派官僚无论怎么说，也是毛泽东政权体制的继承者和得益者，你们还有什么继续统治中国的合理性与合法性？不应该下台或被推翻么？这下，右派官僚才感到威胁了，才放松了对左派的压迫，左派开始复苏，并随著对中国官商勾结的原始资本主义遍地罪恶的批判，工农弱势阶级对毛泽东时代的越来越普遍的怀念而发展了起来。左派才抬头不久，便显示了它对右派极端派的制约力量。，这一两年里，便有了几次的较量，第一次正面大较量，是去年春席卷海内外各大洲的各界保奥运火炬运动。不能说参与保奥运火炬运动的都是左派，有大量的爱国主义中间群众加入了进来，但无论如何，它聚集在左派的五星红旗下。

紧接，是川北大地震中的全民动员紧急“救人”和“骂人”的较量。随之还有一些。这次，围绕“大饥荒死四五千万人”的大辩论算不算又一次？恐怕也算，因为它再次显示了兴起的左派对越来越走向极端的右派的制约力量，虽然这次代理了右派极端趋势的袁隆平本人，未必是右派。这次辩论之后，右派在大饥荒死亡人数这个问题上，大概算是被左派停止了，恐怕难以再继续向“死六千万、七千万...一亿”发展了。这仅仅是对一个无根据的数字游戏的制约吗？不，它预示了中国左派力量的越趋强大，将对右派极端力量，发挥起全面的政治制约功能了！从此，右派想要效法“苏东”故事，以极端口号先煽动群众，再造势推翻共产党，他们不再是仅仅面对共产党中枢政权及其警察和坦克，而是首先要面对，而且必须先行打破耸立他们面前的左翼群众力量的铜墙铁壁了！请注意，右派网上常这样骂：“怎么共产党自己都没有那么积极，你们五毛那么积极？”（俗骂说是“皇帝不急太监急”），实际上，就反映了他们在复兴的左翼力量面前的焦虑。

那末，老王不欢迎推翻共产党？欢迎呀。但谁来推翻呢？实话说，十来年老王看到，共产党总要比右派，特别是完全代理了西方利益，以毁灭中国为理想的右派精英集团，要好得多。老王要的民主，是建设中国的民主不是毁灭中国的“民主”。共产党今天的问题，包括普遍的贪腐问题，还是过于集权，甚至不肯把真正的对各级执政监督监察权，让渡出来，交给社会反对派。但现在和未来，中国左派右派两大势力的发展强大，就能自然地解决这个问题。有了这两大力量在，凭借互联网络的阵地，共产党的政策向过左倾斜了，有右派制约，共产党的政策向过右倾斜了，有左派制约，左右两派又互相制约，谁也不能走向极端，整个国家也就不忧走向极端，就能较好地协调照顾社会各阶级利益，求得发展。共产党要长久执政么？且由他执政去，它要专制，也不能专制到哪里去了，总要比右派专政好。最大的缺陷，无非是反共右派领袖得不到“轮替”上台捞一票“国务机要费”和“献金”的机会罢了。而实际上，在这种各社会力量自然发展出来的而不是人为“创造”的制约体制下，共产党政权向民主方向的自然演变，也就是可期的了。

2009年4月16日

李成瑞等“左翼宪章”的几点意见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2-02-12

李成瑞等“关于维护宪法权威、捍卫社会主义国有经济、重建公有制主体地位的倡议”，老王称之为“左翼宪章”。

1、去年底，刘晓波等的08宪章刚出世，老王就指出，他欢迎这个右翼的宪章，欢迎这个主张中国全面私有化的一派社会力量，聚合起来，向中共当局提出自己全面的纲领性的要求。但他同时也呼唤，那些反对中国全面私有化，主张维护社会主义公有制主体地位的另一派社会力量，也能聚合起来，向中共当局提出自己全面的纲领性的要求，拿出自己与右翼宪章对立的“左翼宪章”来。老王相信，中国有右翼的发展要求，也有左翼的发展要求，都各自反应了一部分中国人民的利益要求，各自都不能声称，也不必把自己打扮成中国人民全民的要求。中国的民主化，只能在这种中国左右翼力量的博弈中，自然地和平地发展出来。右翼既然提出了自己的中国纲领，左翼也应该尽快地拿出自己的中国纲领来。

今年7月，通钢工人斗争爆发，全国震惊；以此为契机，中共老干部李成瑞等数百人，最近向中共提出了“关于维护宪法权威、捍卫社会主义国有经济、重建公有制主体地位的倡议”。老王一看，认为，它就是老王去年呼唤的“左翼宪章”。

于是，附上去年《08宪章》，在老王多维博客上转发出来。

老王自己，他既有赞成刘晓波08宪章的部分，也有赞成李成瑞左翼宪章，或曰“09宪章”的部分。但这不重要，重要的是，他要为中国这两种社会力量的聚合、博弈、竞争，最后形成合法的成熟的政治党派，推波助澜。

2、遗憾的是，刘晓波虽被捕（老王坚决反对和抗议中共当局无理逮捕刘晓波），08宪章的诸大将，特别海外领军王军涛、胡平们还在。但他们至今对李成瑞“左翼宪章”，没有发出一点批驳的声音。08宪章的核心，主张全面私有化，在这个基础上设立“普世价值”；李成瑞宪章的核心，主张保卫公有制，在这个基础上回归社会主义价值。少见的是，两个宪章不约而同都提到了一个中国国家机构“国资委”－－－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在08宪章那里，这个国资委的任务是“保护私有财产”，不保护公有财产，把中国现有的国有财产和农民集体土地财产都卖掉，分掉，实现私有化。但在李成瑞宪章那里，这个国资委，恰应是公有财产的保护神，是人民委托的财产管理者，而不是拥有者，不是有权出卖、私分人民公产的法人。但它不但僭权出卖全民公产，居然还公开责骂公产的主人通钢工人的“国有情节”，这就不但是违宪的，而且犯法，应该受到刑事追究的。因为“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一切...侵犯国有财产或者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的行为，...都是犯罪”.这么严重的意见冲突，为什么08宪章派不做声呢？国资委在实行你们的私有化右翼纲领啊，左翼宪章派要追究国资委，你们不做声，你们岂不就在道义上默认输下去了吗？也许你们认为无碍中国私有化大势？不见得吧！网上流传说，“打死了陈国君就是打死了08宪章”，难道你们不感觉还是很有点道理的吗？陈国君是实践08宪章私有化的冲锋陷阵的勇士，他在第一线的牺牲，08宪章派应该是很悲痛的，兔死狐也应该悲的，老王当时就指出，若08宪章派不能为陈国君之死出面主持公道，08宪章派还有什么道义可言？同样的，今天08宪章派不能为受到左翼宪章派攻击的国资委说话，那么，他们今后也就不必去宣教那个全面私有化的08宪章了。

过去，他们那么积极，世界各国游说，敦请各国支持他们的08宪章，因为他们自信，他们是全中国人民的民意代表，他们所提的一切包括私有化，都是“普世价值”；现在，中国工人对私有化造反了，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他们才忽然发现不是，他们仅仅是中国人民中一部分右翼的代表，他们的精神就蔫了，自信就垮下来了，就没有昨天的牛气了，就不敢为陈国君，为国资委辩护，也就更不能有胆气继续宣教那私有化08宪章了。但老王决不赞成这样。老王还是主张，只要右翼精英不要再把自己装扮成中国全民利益的代表，应明白展示自己的阶级属性，是代表什么就是什么，右翼代表的，就是那部分利于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而全面私有化的利益势力，它就应该理直气壮宣传自己的主张；无论它取决于实际力量对比的与左翼利益势力博弈的结果最终如何，只有这样，才能起码保证中国的航船不致失去右翼的制约而向极

端的左倾滑去！

3、陈国君，右翼精英不敢为他说话，那么老王为他说话。李成瑞“宪章”一个重大错误，就是把通钢工人殴打致死陈国君，定性为“正当防卫”。不错，通钢工人与陈国君代表的资方的斗争，是阶级斗争，陈国君也许言论不当激

化了矛盾，你可以认为工人的愤怒抗议是正义的，但无论如何，不是陈国君可以被群众私刑打死的理由。陈国君孤身一人被成千上万工人包围，不存在对成千上万工人人身“正在进行不法侵害”；成千上万工人更不存在“制止”陈国君“正在进行不法侵害”的正当防卫问题。陈国君代表的资方对工人和国有财产的侵害，是经济侵害，反应的双方斗争是政治斗争，与现场进行的财产、人身刑事侵害，完全是两回事。但李成瑞宪章，却把这性质截然不同的两回事，混淆起来，把经济运作的侵害与即时的人身侵害混淆起来，把政治斗争与群众私刑混淆起来，这就严重埋下了破坏社会主义法制的祸患。通钢工人的斗争，毕竟不是革命，毕竟还不是要彻底否定现政权法律的暴力革命，而是在承认现政权法律下的民主斗争，可以游行，可以示威，可以罢工，但斗争的双方，都必须是和平的，非暴力的。一切暴力的破坏，更不说一切暴力非法剥夺他人生命，都是必须依法追究的，决不能以政治斗争“正义性”的说辞，将非法剥夺他人生命的暴力合法化。通钢暴露的尖锐矛盾，是普遍性的阶级矛盾，若全国各地面临变卖的“通钢”、“通煤”、“通汽”...的工人们，或保卫他们集体土地的农民们，一言不合，就可以聚众随意把资方的代表打死，只要声言“正当防卫”。这就是红色恐怖！而对红色恐怖的报复，又一定是白色恐怖。去年右翼为杨佳滥肆杀警案的大规模辩护和要求“特赦”（居然由法学家于浩成老先生领衔！），这种顺从部分人群眼中的“正义”破坏法制的必然结局，就一定是白色恐怖，归根结底是危害人民的。无论红色还是白色恐怖，都是我们必须深刻吸取文化大革命中的毁坏民主与法制的教训，坚决反对的。

4、无论中国未来的走向是坚持公有化或全面私有化，还是公有制主体下的适当私有化，中国工人唯一维护自己利益的有效出路，是建立自己的独立工会。这不但是中国宪法赋予工人的权利，也是中国政府十年前签署承认的联合国《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公约》赋予工人的权利。通钢事件中，中国官方“总工会”的立场表现怎样的无力和令人啼笑皆非，已经不算是新闻。独立工会，对这条保障中国工人阶级，甚至保障中国各阶层人民利益的根本之道，李成瑞宪章不提一句，虽说了“允许群众行使宪法规定的游行示威等权利，以表达他们的意见”，但工人群众没有自己依法维护权利的负责任的独立工会组织，要么，平时只能是任人分散宰割的羔羊，要么，一遇导火线便是风起云来怒火猛烈而失控的暴民，法制下有序的民主权利的行使，是不会有的。这点，李成瑞宪章比不上右翼08宪章。该宪章强调：“9 、结社自由：保障公民的结社自由权，将现行的社团登记审批制改为备案制。”

相信，这不但是通钢工人，也是一切正在为维护他们自己合法权利而斗争的全中国工人，农民和各阶层人民，都会赞成和支持的。相信，也是为了安定、合法、有序扩展资本的力量及在转型社会的阶级斗争中保护自己的财产和人身安全的中国新资本家阶级，也能乐意接受和支持的。中国的左翼和右翼，应该在争取人民一般的结社自由、言论自由、和平集会示威自由等公民权利方面，结成统一战线，共同推动中国进步。在这一点上，他们有共同而迫切的需要。

2009年8月21日

关于刘晓波和右翼、左翼的中国发展前途“宪章”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2-02-12

激愤的左翼人士骂刘晓波,罪状开口就是“三百年殖民”。人家说了一句“中国三百年殖民”,就该去一次又一次坐牢了吗?就该死在监狱了吗?这类对中国国民性中国传统文化的激越抨击之词,五四以来,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文人口里我们听得少吗?鲁迅、刘半农、柏杨...那里你们没有听过？都该死了？网上搜索鲁迅的类刘晓波“汉奸言行”,可以一大堆呢！你不同意,可以批评人家,反对人家,“凡是错误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应该进行批判,决不能让它们自由泛滥。但是,这种批判,应该是充分说理的,有分析的,有说服力的,而不应该是粗暴的、官僚主义的,或者是形而上学的、教条主义的。”(毛泽东),更不应把人抓去坐牢的。事实上,毛还更喜欢“右派”朋友。你真是“毛派”?你就应赞成毛的方针。文革中,毛反对清华周泉缨的“414”主张,但恼火北京卫戍区为什么要抓人，勒令马上放人；毛也不赞成李一哲的“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大字报，但仅指示批判，并无下令抓人。只要不是刑事犯罪,一切中国人,无论主张左右,一律有平等的言论自由权利,不应遭受迫害,这是老王“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大字报以来,近五十年一以贯之的主张。方方的《软埋》,要翻土地革命的案,郭松民们站出来坚决批判,没有“让它们自由泛滥”,很好,但相信郭先生不会主张政府去抓方方。

什么是“真自由派”?就是真能做到“我反对你的主张,但我坚决捍卫你主张的权利!”刘晓波做到了,他在右翼人物中少有,可贵。他曾坚决维护左翼权利。即便“投桃报李”,刘晓波罹难了,左翼人物中,也应有人站出为他说几句话呀？难道就只能有右翼的自由派就不能有左翼的自由派？难道今日“毛派”,竟无一是能箕裘毛襟怀的龙种，满眼皆是“啊呀呀

,刘要三百年殖民呀”，大惊小叫心胸狭隘的跳蚤？

今日中国左翼要捍卫社会主义事业。但你首要要争取和捍卫的,是你可以自由地站出来去捍卫社会主义事业的民主权利。否则,你就要被“和谐”,被封杀,甚如王铮,毛继东等的被捕进监狱。

右翼要“转型”社会主义,发展资本主义,但作为中国人民的一部分,他们有和平提出自己要求的权利。中国正确的发展道路,必须兼顾全体人民的意志,必是全体人民意志的综合。因此,左翼捍卫“刘晓波”们的权利,也就是捍卫和争取了自己的权利。

(佚发表日期)

什么花的“埃及革命”在中国如何？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2-02-12

中国的右派“革命”不可能胜利。因为中国是经历了毛泽东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洗礼的国家。今后，中国只要发生右派领导的民众运动（能发生是奇迹！），必将同时发生左派领导的民众运动去平衡，甚至一定优势于右派运动。

老王最近对朋友说过：

发展国家宪政法统稳定下的民主，必须建立在社会左右翼力量平衡的基础上。近十几二十年国内外的经验我们可以看到，任何国家发生了西方势力背后支持下的大规模群众运动和骚乱，这些势力总是把自己打扮成全国民意的代表，西方势力也乐于把他们的诉求解说成该国全民的民意，内外夹攻，步步进逼，迫使该国当局只能在“开枪”和“下台”被推翻之间选择。但只要该国的另一派民众运动代表的民意出现，形势就立即改观，政府当局立即从被逼至第一线的被动角色回到维护国家法治秩序的调节角色。有利国家民主改革进程真正建立在全国各阶层各派民意平衡的基础上。毛泽东的文革发动起了两派，但没有将它法制化，规范化最终形成民主化，而片面迷信无序的群众“革命”、“造反”。1989若不是因“彻底否定文革”，邓官僚们对一切群众运动恐惧和仇视，敢于让另一派群众意见也来到天安门广场，绝不可能发生后来的将解放军置于冲突第一线的悲剧。

埃及的今天，不是“民主”的胜利，而是大动荡大混乱，国家政权最终仍然要落在某新崛起的强权专制者（集团）手中的开始。但它有进步的意义，它能给埃及带来今天社会条件允许的可能的进步，但绝不不会是什么“民主的胜利”。

2011-02-15

就法律控告茅于轼给两位左翼活动人士的信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2-02-12

钰堆、金华兄长及诸先进：

法律控告要求严惩茅于轼很重要，打击了极右汉奸势力的气焰，大张了民众的士气。但我们的目的不在打击个人，而在对右翼政治势力的斗争中，动员更广大的群众，壮大左翼政治力量。因此，就应该再前进一步站在道义的制高点上，将运动推向深入。

右翼为维护茅于轼，正污蔑左翼对茅的斗争是“压制民主，剥夺言论自由”。我建议左翼应抓住这个题目和战机，向右翼“精英”发出公开辩论的挑战。题目可以是：“就茅于轼卖国汉奸言行，向右翼‘公知精英’的大辩论挑战书”。辩论：

1、中国近30年来究竟是社会主义左派更多被压制了民主，剥夺了言论自由，还是资本主义私有化右派被压制了民主，剥夺了言论自由？

2、茅于轼的那些言行（典型举例），站在国家民族利益立场，站在社会主义宪法和法律立场，还属于“民主”和“言论自由”的范畴吗？还要不要“依法治国”？

如此几条，抓紧要害，简要不繁，不必面面俱到。“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

尽可指名挑战最嚣张最具代表性“公知精英”，激其迎战（不敢应战其阵营之气必丧）。可由其提出大辩论时间场地。

左派站在理上，做好充分准备，大张旗鼓地向右翼发起挑战宣传攻势，必能充分动员全国民众，赢得这场重大政治战役，大振国家正气，推进中国的民主进步。

钰堆兄长是公开讨茅第一人，建议此事仍由陈钰堆先生牵头与金华兄等诸先进一起主持起草发布。各网站跟进。

如何？请酌。

老王拜

2011年5月5日

左派在大规模集结了。右派也应该集结起来！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2-02-12

左派为捍卫毛泽东名誉，在全国范围对茅、辛的大规模起诉，实质是为抵抗中国资本主义化的中国左派抓住了一个机会，开始了中国左派民间政治力量的大规模集结。左派的“89运动”已经开始了！撇开左派色彩的表象，这运动的如若合法展开获得结果，其客观效应将是全国规模民间结社的实际合法化，一个实质的中国左派政团开始成形。而左派们抓住的旗帜，无论在宪法上还是在精神的政治传统的力量上，都是今天的中南海共产党中央无法排拒的。排拒他们（还不要说镇压他们），必将是中共核心的一场大危机大分裂。

那么右派怎么办？左派在大规模集结了。他们的合法活动就当然为右派的合法活动开辟道路。“你能干我为何不能干？你合法为何我就不合法？”右派也应该集结起来。怎样的理由呢？就以“捍卫言论自由，反对起诉茅辛”号召，如何？请《炎黄春秋》出面牵头，也一样发起全国范围大规模签名上书活动来，聘请律师准备讼战。检验一下右派的动员力量及其所代表的真实民间意志。最妙的，就是真能为多年一心想扳倒的毛泽东形象，在法庭上与左派短兵相接了。

毛泽东“饿死了三（四、五）千万人”，茅辛及右派的辩护律师法庭当场拿出证据来；

“毛泽东奸污过不计其数的妇女”，茅辛及右派的辩护律师法庭当场拿出证据来；

等等

如此，还愁毛的形象扳不倒么？

如此，右派岂不借着左派这回的愚蠢给右派提供的机会和舞台而大胜了么？

靠事实说话，靠证据说话，法庭对质，全球媒体对焦，不是巴不得的么？

右派赶紧集结起来呀，勇敢迎接左派的挑战。这将是一场中国左右民间政治力量的一场大决战。决战之后，中国左右营垒，中国的左右民间政团，就不可阻挡地发生了，存在了，也就一定按自己的轨道发展下去了。

现在最担心的是什么？担心的是《炎黄春秋》《南都》代表的，也一贯声称代表了全中国人民反毛反共争“自由民主”的右派们和他们的精英们怯场，不敢出面集结队伍对左派接招应战。法庭上他们拿不出那些骇人听闻的诬毛的实据。全国人民都看着的。那么结局将是右派大败，一蹶不振，信用全无，中国今后相当一段期间，将只有实际的民间左派政团而仍然没有成形的右派政团了。遗憾吧？

2011-5月23日

胡德平们何必抬出共产党的《决议》来压制左派？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2-02-12

最近国内左派来开会，右派也来开会，甚至左派右派号称“超越左右”，也坐在一起来开会。非常好。这真是中国的自由民主向前跨进了一大步的可喜标志。

但老王发现，右派开的会，却出现了一个很不好的毛病，就是拉大旗作虎皮，想要把1978年以来就是准右派当政，而现在在动摇中的共产党中央，继续一把拉倒自己的身边，壮自己的势，去继续仗势欺人，压制左派的复兴抬头。

他们开的会不叫别的，叫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发表三十周年座谈会 ”。这个决议当初是干什么的呢？是共产党内的邓右派上台后，为巩固自己的权力和说明自己政变夺权，对左派专政的合法性，要批毛，要“彻底否定文革”。今天精英搬出这个《决议》来座谈，是什么意思呢？这是在要挟共产党中央：“你们还执不执行当年专政左派的这个决议了？为什么今天要‘纵容毛左’（马立诚）？让我们右派难受？“纵容毛左”你们共产党右派中央也会难受的，‘国家将有大难’了！”。

那么，不“纵容”怎么办？自然是要求共产党继续执行过去30年的开放右派，专政左派路线，不许左派“乱说乱动”。这个座谈会也是在警告左派，30年前那个共产党的“决议批判否定的文革的底线不能突破”（胡德平）。突破了怎么办？你突破就是反共产党的“决议”，就是反党中央了。

本来，你说你的，他说他的；你唱你的黄歌，他唱他的红歌。左右派平等自由竞争，看谁能争取最广泛群众的支持，多好的局面。为什么非要拉出个“党中央历史问题决议”来为自己作势，企图依傍中央政权的力量来吓到和压倒自己的政敌，才能守住自己的阵地呢？你能拉这个1981年“决议”，为什么左派就不能拉1966年《5.16》决议？万一中国左派真翻了身，拉出《5.16》决议来专政你们，你们高兴吗？你们反对吗？一定不高兴的，一定反对的。既然如此，大家都不要拉什么共产党的决议来做自己的虎皮，都要养成习惯，无论自己这派是不是在共产党中央那里得势，完全靠自己的本事来辩论，靠道理来争取全党全国最大多数党员和群众理解支持，影响他们，从而影响中国的政治走向，这就是中国民主的开始了。

从这个“共产党决议30周年座谈会”发言，看到一个很显著的特点，就是右派精英在当前中国人民普遍愤恨官僚特权阶级的形势下，对左派企图翻“彻底否定文革”这个案，感到恐惧。

胡德平开场白就要守住“彻底否定文革”的决议底线，“不能突破”。说“近来有人想利用文革、再搞文革，违背锦涛讲话精神”。

你有权主张不要“再搞文革”，人家也同等的有权主张应该“再搞文革”。为什么要抬出“锦涛讲话精神”，吓唬别人不可“违背”呢？为什么“锦涛讲话精神”就不可违背，毛泽东的“讲话精神”就可以违背呢？当年违背了毛泽东“讲话精神”就算“解放思想”，为什么“违背锦涛讲话精神”不算“解放思想”呢？右派“解放思想”30年了，今天让左派也“解放”一下思想，不好吗？还有，为什么邓小平的“讲话精神”就这些可以违背，那些不可以违背呢？谁来定标准呢？谁坐在共产党最高的台上，谁定标准，这就是你们的“解放思想”？

还有什么“中共对文革反思不够，党内有政治企图的人会利用群众，实现个人目的。”

“党内有政治企图的人”有什么不好呢？多一点“党内有政治企图的人”，例如，她没有点出名字：薄熙来、汪洋、李克强，于党于国于民有了更多选择，让他们“利用群众，实现个人目的”，群众也“利用”他们，实现人民的目的，互相利用，政治进步，不是更好吗？民主不就是人民与他们选择的政治代理人的“互相利用”吗？这不是求之不得的民主化吗？“党内野心家”是文革重罪，“党内有政治企图的人”与“党内野心家”罪名，有何不同？今天把“党内有政治企图的人”当罪名搬到“反思文革”的座谈会来吓人，不恰恰证明是右派精英自己“对文革反思不够”吗？右派对“文革反思”何等实用主义！

胡德平之外，到场精英，几乎人人讨伐文革：

“对文革反思不够，建议腾讯找五十以上人写”；

“不彻底否定文革，中国人灵魂不可能干净”；

“开放对毛泽东的讨论”；

“文革为什么还能沉渣泛起？因为很多该否定的没否定”；

“否定改革开放的势力不容小看。国家要举什么旗？如果纵容毛左，国家将有大难。唱红是违背科学发展观。如何举邓小平旗帜？”；

“文革时有。接开历史伤疤会痛，但有益”；

“中共对文革反思不够，党内有政治企图的人会利用郡众，实现个人目的”；

“《决议》...作出正确结论，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

文革要不要“反思”？要不要批判？当然要！王希哲1973-74年领导“李一哲集团”，就是公开向毛泽东-中央文革左派“大人物”挑战，反思和批判文革。指出它的黑暗面也指出它的光明面的。

黑暗面，是因为庐山会议以来，党内外右派被专政，使得极左失去约束，在文革中发展到非理性的极点，完全不要和砸烂了法制，造成了巨大破坏，阻碍了中国社会的进步。因此，要使群众运动回到“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轨道上来；

光明面，是中国人民在文革空前的自由状态下，从不自觉到逐渐自觉，越来越大规模地自己组织起来，与官僚特权阶级斗争，直至1976“四五”人民以捍卫周恩来为名直接向毛泽东的错误面挑战，捍卫自己的利益，这是“人民文革”。实际这才是今日党内外右派真正最仇恨最害怕要“彻底否定”的“文革”。没有文革，就不可能有89运动。而正因为“彻底否定文革”，才引出了六四血腥镇压人民民主要求的悲剧。

“李一哲”反思批判文革和毛泽东，要比1978年后奉旨“反思批判”文革，痛骂毛泽东的精英们，冒不可比拟的风险，事实也付出了人生沉重代价。但“李一哲”坚决反对一派压制一派。他们反对左派当道时，就专政右派，不许右派说话；也反对右派当道时，就专政左派，不许左派说话。为此，王希哲在吴南生主持的平反大会上发言说：“今天李一哲平反了，但我们仍欢迎反对我们的人们继续对我们批判。不能以为李一哲平反了就一切对了，不能批判我们了。我们反对的仅仅是因为思想就把人抓起来，而不是反对对我们的批判。”

正因为此，对共产党右派当道作《决议》30多年来，放手右派的各种进攻，却坚持着对左派的专政；右派一律“摘帽”平反，给充分自由，让他们占据了绝对优势的境内外舆论阵地，对左派，从“四人帮”、毛远新到文革造反派，却拒不平反，封锁取缔毛派舆论阵地，王希哲是很不满的。而如今左派稍有复苏，右派精英便一窝蜂扑上来撕咬，要挟共产党中央不得“纵容”，这更不是中国民主化的正道。文革前，是左派专政右派，左派失去制约，使中国走向极左的极端，文革后30几年至今，又恰是颠倒过来，左派被扑灭，被专政，右派失去了政治生态环境天敌的制约，终于，走向了今天中国的极右“改革开放”糜烂！

中国民主化的正道是什么？是民主宪政法制下，人民各利益阶层，主要是左右两翼政治集团平等的自由竞争。而中国民主宪政法制的出现本身，又全赖于今日中国左右派的平等地位的博弈竞争，而不是一派依靠政权力量对另一派的压制和专政。

“文革反思不够”？你继续反思不就行了吗？

“文革很多该否定的没否定”？你继续否定不就行了吗？

“文革不彻底否定，中国人灵魂不干净”？你继续去干净不就行了吗？

“还没有开放对毛泽东的讨论”？你继续讨论不就行了吗？不是连毛泽东“奸污”多少女人，像茅于轼这样的“著名经济学者”都讨论了吗？还要怎么“开放讨论”？

座谈会的发言什么意思呢？

评没有《乌有之乡》的《炎黄春秋》的宪法“共识”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2-02-12

《炎黄春秋》编辑部文章说“宪法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共识”。都说得好。它提出了宪法的七八条共识，值得推介。但总觉得还少了点什么。少了点什么呢？这就涉及到一个秘密了。

我们知道，《炎黄春秋》的政治立场是偏右翼的，这篇显然，它就只在宪法里找符合它右翼口味的“共识”，例如引宪法说：“‘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和继承权”。如果这一条落实了，就不会有层出不穷的侵犯私

有财产的恶性事件。”但如果左翼的《乌有之乡》还在，还没有被封杀，它来写同一个题目“宪法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共识”，它会怎样写呢？它会第一就写：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

“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国家保护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用任何手段侵占或者破坏国家的和集体的财产。”

这条宪法是右翼的《炎黄春秋》故意忽略没有写的。而《乌有之乡》就会继续写:“如果这一条(宪法共识)落实了，就不会有层出不穷的侵犯社会主义公共财产的恶性事件！”

但现在的中国，右翼的《炎黄春秋》能大声喊话，左翼的《乌有之乡》则被“无产阶级”的“党中央”捂住了嘴巴，禁止发出任何声音。没法去说出它对宪法的“共识”了。

实话说。我老王若是《炎黄春秋》社长，我会在我的对手《乌有之乡》被封杀的那一天就自我关上《炎黄春秋》的大门，直到《乌有之乡》解封的那一天我才开门，不然，我将羞愧无地，无疾而死。绝无脸面在我的对手被中央强权封杀，割去声带之下，去侈谈什么“共识”。

开首说了，《炎黄春秋》编辑部文章“宪法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共识”写得不错，只是它的“共识”提出的不全面。既然说是“共识”，就必须全面，起码在国家发展方向的基本点上全面。右翼只会发出它右翼的声音，例如只强调宪法保护私有，左翼却不能有声音，要求依宪保护公有。假设事情颠倒过来，《炎黄》被封杀，《乌有》得宠，只强调保护公有，好吗？也不好，失去右翼意见的平衡牵制，势必走向向左的极端，有如中国近30年封杀左翼意见而走向向右的极端一样。可见一个国家的健康发展，哪怕在同一部宪法中要获得全面的真正的共识，左翼和右翼都能平等地合法存在获得同等的话语权是多么的重要！

2012年元月2日

中国现在民主化进程中左右营垒的第一场武斗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2-02-12

中国现在民主化进程中左右营垒的第一场武斗，终于发生了。很有历史意义：

据“【多维新闻】，2012年1月4日晚19时，新浪微博之夜在北京举行，诸多大陆网络名人参与，其中不乏政见不同人士。而此前中国左右两派一直在网络上斗嘴骂架，此次将“战场”搬到现实中，两派人马在微博之夜仇人相见，分外眼红，大打出手。”.....

这是中国当前以阶级斗争为背景的政治派别斗争矛盾激化和仇视到难以调和的必然反映。同时，这场武斗，也是中国左右两大政治派别阵营正式成形的典礼。大体上，右翼的一派，向西方寻找精神和物质支持的力量，要求推翻共产党，实现全盘的私有化和西式的民主；左翼的一派，向工农市民群众、民族立场群众和共产党内在野毛派寻找力量，要求实现社会主义性质的，或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民主。都要求民主，但民主的内容不同。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与文革时期产生的两派不同，当前中国这左右两大派的产生，完全是“改开”三十几年，从中国社会内部孕集的矛盾中，自然分化发展出来的，都是有着它各自背后代表的阶级利益根据的。因此，一旦产生，就是不可再消灭的了。它们各自势必随着中国社会内部矛盾的发展而发展壮大，也许形成正式的两党，更有可能形成强大的两大party，与共产党内的左右两大派别各自结合起来，构成一种中国式的（不是人为设计的，而是自然形成的）民主框架。

两派的暴力冲突已经发生了。它应引起我们的警惕。不可掉以轻心听其尖锐发展为大规模的武斗冲突；更需警惕，一旦中国自上而下发生失控的左右分裂，全国规模的左右力量决战甚至全面内战的发生。这是中国的悲剧。中国共产党及其政府，必须要正视中国左右派力量存在的现实了，要未雨绸缪，规范法制，将这两派的竞争强制和平化，沿着民主法制轨道将其引导到人民代表大会。两派理性的共同政治目标，也应是争取进入人民代表大会。这个时候，我们特别要记住睿智的先哲顾准先生的这番话：

“我们不是有过武斗的两派吗？现在这两派还在互不服气。这简直成了社会不安定的根源。使武斗的两派服从民主规则来竞赛，祸乱的因素就可变成进步的动力。”

将左右两派的竞争引导到人民代表大会的殿堂，在民主法制的轨道上规范，将会如何？我们可以再听顾准的：

“逐渐地，议会就成了‘和平的’阶级斗争的集中舞台。...只要这种斗争的每一个方面，按照这种章程，必须力求取得群众的支持，它就势必要发展成为议会政治。”

希哲与顾准在思想上，真是同志。

2012年1月5日

附新闻：从文攻到武斗，左右派为“08宪章”大打出手

多维新闻：2012年1月4日晚19时，新浪微博之夜在北京举行，诸多大陆网络名人参与，其中不乏政见不同人士。而此前中国左右两派一直在网络上斗嘴骂架，此次将“战场”搬到现实中，两派人马在微博之夜仇人相见，分外眼红，大打出手。

先是被认为是自由派的“五岳散人”（姚博）和所谓“五毛党领袖”的吴法天大打出手，此二人矛盾源于网络上的斗嘴斗嘴，他们在大陆都是微薄名人，前者是网络评论人兼风险投资人，曾参与签名刘晓波起草的“零八宪章”。后者是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网络辟谣联盟创始人。两人都是人大代表参选人，也都算是半个政治人。不过在此前的争吵中吴法天暗示，五岳散人因为参与刘晓波《零八宪章》而被当局请去谈话后，将刘晓波供出来，因为判决书中提到五岳散人供词，可以说是刘晓波入狱的祸首之一。此言论一出，可以说是戳到了五岳散人的痛楚，二人的“梁子”随之结下。

在“五岳散人”和“吴法天”被拦开后，“五岳散人”好似打红了眼，又与之前在网络上与自己发生过“口水仗”的新华网评论部主任窦含章大打出手。此事随后引爆大陆网络，网友戏称“2011微博之夜就像一出闹剧，红毯明星稀稀拉拉。过气主持梁永斌无礼，呼喝任志强，再讽潘石屹。台上获奖冷清，台下合影热闹。吴法天落逃，五岳散人杀红眼，再战窦含章，微博之夜成战场~”。

不过有分析人士指出，虽然此事看似闹剧，不过任由值得人思考的地方。随着近年来中国舆论的放开，关于改革、政府、文化等方面的内容，中国左派右派开始依靠网络为阵地，互掀口水仗，这种情况在2011年尤为突出，无论是《人民日报》评论部重新发声，还是乌有之乡的大肆炒作，以及这次左派右派公然在现实中动手，都是一种表现，“豹之一斑”。甚至有声音猜测事隔20余年，又一场国家范围内的大讨论即将开始，而这场讨论将给中国带来何种变化，正是目前海内外舆论及民众所正在关注的。

很奇怪鄢烈山的“嚣张”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2-02-12

南方报业鄢烈山们不敢见默克尔。为此解说了一大番话。据报道，他说，“南方报系低调背后的两重压力：一是宣传部门从来没有放松过对媒体的控制，这是国际公认，也是执政党并不讳言的；而另一方面，还有来自民间的压力。”

“民间的压力”怎么回事？

“鄢烈山说：“民间的压力其实当然是多年宣传造成的，还有意识形态主管部门的放纵，就是那种民粹主义，或者极左思潮回头泛滥。邓小平时期就说要彻底否定文革。对毛泽东应当怎样评价其实党都是有决议的。但是这些年，你看‘乌有之乡’的那些人，特别是以孔庆东为代表，非常放肆，动不动就骂我们南方报系是汉奸媒体，甚至组织了一些行为艺术，要火烧南方报业。””

“鄢烈山说，孔庆东骂香港人是“狗”的言论，并没有真正得到上面的处理。他认为，孔庆东们的放肆言论，应当是得到上面的默许。”

“鄢烈山说，对此左右为难的官方继承的是毛时代的那种“党天下”和一党专制的政治体制，而它要让政权合法化，就会对毛和文革的错误讳莫如深，并对那些歌颂文革的人睁只眼闭只眼，以致这些人变得如此嚣张。”

老王很奇怪鄢烈山的“嚣张”。

为什么就只许你右派“嚣张”，“嚣张”了30几年，“高调”了30几年，就不许左派今天也“嚣张”一下呢？人家“嚣张”了一下，你们就赶紧受不了了，要“低调”了，要埋怨了呢？你们右派就那么没有出息？

既然你们也承认，左派的批评意见，也是一种“民间的压力”。为什么你不可以平等地尊重一下人家“民间”的意见，好像人家“民间”的一派就无权对你们批评，就无权对你们“压力”，一批评了，一压力了，就是“这些人变得如此嚣张”了呢？你就要“上面”去“处理”人家了呢？要等“上面”“处理”了人家，你才敢重新高调起来呢？你们不是说，左派代表人物就是那么“几个人”么？几个人的“嚣张”，你们就那么害怕了？就顶不住“压力”了？人家左派还顶了压力30几年至今还未完全平反呢！

你们说，这些民间的左派意见，之所以今天“非常放肆”，“变得如此嚣张”，是因为“意识形态主管部门的放纵”“对那些歌颂文革的人睁只眼闭只眼”，而“邓小平时期就说要彻底否定文革。对毛泽东应当怎样评价其实党都是有决议的”！

鄢烈山们是在揭发左派今天“非常放肆”，“变得如此嚣张”的原因。但是，这不等于是同样揭露了鄢烈山们右派自己，这30年来，之所以能“彻底否定文革”，无限地造谣丑化诋毁毛泽东，不同样的因为依仗着共产党当家权势的力量，依仗着“意识形态主管部门的放纵”，依仗着邓小平当家右派当局的“睁只眼闭只眼”，而“以致（鄢烈山们）这些人”变得“非常放肆”和“变得如此嚣张”的么？呵呵，“邓小平时期就说要彻底否定文革。对毛泽东应当怎样评价其实党都是有决议的”呢！原来如此！

鄢烈山们啊，邓小平说的就那么神圣？不能挑战？毛泽东说的就不神圣？你又能挑战？

鄢烈山们啊，“党的决议”就那么法宝不能挑战？“党的”“5.16”决议，“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公报就不是“党的决议”了 ？你又能挑战？

毛泽东还说，要彻底肯定文革，“党的决议”还说，要怎样肯定毛泽东呢，你怎么就不听，偏偏就只听邓小平和邓小平那个“党的决议”的？难道不正是暴露了你们：“谁在台上我就听谁的”和“谁在台上我就依仗谁的势力”的嘴脸么？你说，“听谁的，这是我的自由选择”。很好。为什么你就只许自己自由选择，跟着邓否定毛，否定文革，不许其他的左派“民间人士”也能有自己的自由选择，肯定毛，肯定文革呢？大家都能自由选择，大家都能平等地“嚣张”或不嚣张，左右两派大家都能平等地，实事求是地讨论和批评和反批评，这样不好么？这不正是中国民主共和的社会前提么？

30年来压迫别人可以。人家稍有复苏，稍有“回头泛滥”，有了“几个人”“嚣张”一下，批评你一下，就受不了了，就害怕了，就赶紧“低调”了，西方老板不敢见了。就抱怨党的“意识形态主管部门放纵”了，要请出“党的意识形态主管部门”执行“党的决议”（你看他们要反复开什么会来纪念邓小平的“决议”多少周年），来为自己撑腰，继续去压迫人家了。这是什么？这是货真价实的专制。所以，老王十几年海内外所见，号称“民主派”，自由民主天天挂在嘴上骂共产党专制的那些人们，不敢说全部，绝对的多数，都是好不到哪里去的骨子里自家的专制派！诗经里说，“无信人之言，人实诳女。无信人之言，人实不信！”，说的就是他们。

老王反对文革期间左派对右派的专制。不相信今天的社会条件下，左派能够恢复他们的专制。左派在中国今天已经处于社会阶级关系变动后的充分制约之下。近30年来的中国主要错误倾向是右派专制，有待矫枉。从茅于轼“放肆”造谣毁毛被“民间”所控后的退缩，从鄢烈山就南方报业因“民间”“嚣张”的压力不敢见默克尔的满腹怨气可见，中国的左派已经能对中国右派的行为，作出有效制约了。这就是好事。

2012年2月6日

关于最近的茅于轼问题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2-02-12

仍然没有得到确定证实“茅于轼被通缉，天则网被关闭”的消息。老王的态度是：

1、反对！

2、天则网关于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右翼意见和反对它的左派意见一样，兼听则明，都是有益的。对茅于轼个人，老王不赞成茅氏的许多主张和他的信口胡说，更厌恶他的吹捧汪精卫行为的类汉奸言论。但认为，在非战争期间，这类言论仍然属于言论自由的领域，不应以刑事犯罪视之和追究之。有部分群众提出追究，这本身也属他们的言论自由，应该由左右翼群众自由地辩论，分清是非。只要国家政权事实并未追究而一体事实保护，就是国家政治进步的现象。

3、如果没有司法认定犯罪事实嫌疑的情况下，发生茅于轼被通缉，天则网被关闭这样的事情，更证明了狐瘟中央倒薄后，只可能左右开弓，将他们的专制推向极端，而绝不可能向人民“开放”，布施什么“民主改革”。就算如网上猜测，胡温中央发现倒薄打击了左派，在左派压力下为平衡，而打击茅于轼及其天则网右派来显示自己并非“右派中央”，以缓解左派压力危机，狐瘟这类法西斯做法也是极端错误的。

2012年4月30日

右派只能尝试探索学会与毛派和一切左派一起民主共和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2-02-12

凯源问老王说：

“中国的“左派”和“右派”（主流）之间的对立，在性质上不同于美国的民主党和共和党。美国两党对于美国民主制度的立场是基本一致的。而中国的左右两派对于中国政治制度的主张却截然对立。右派主张中国自由民主制度，左派主张恢复老毛时期的那种极端独裁专制制度。这种根本分歧如何可能导致两派的合作？”

又问：

“一旦薄熙来上台，左派得势，右派还会有活命吗？”

如此，老王来反问凯源：

如果右派的心里认定了，“左派得势，右派还会有活命吗？”，那么，你们为什么不能理解，在左派的心里同样的认定了“右派得势，左派还会有活命吗？”！

如果在中国，任何一派的“得势”，都意味了相对的另外一派不能“活命”，中国还能有全民民主的前途吗？

既然在中国，只能有两派人民的“你死我活”，根本就不会有全民民主的前途，你们还天天叫喊“民主”，把自己称作“民主派”，把自己的运动称作“民主运动”，干什么？

因此确实，你们右派如老王断定的，叫喊的是“自由民主制度”，实际要求的是消灭左派，不允许左派“活命”的右派专政制度罢了。

右派口口声声吓唬人们，“如果左派上台，他们就不能活命（左派会杀人）”，为这个理由，就不许左派现在活命。那么，究竟是将来“如果的杀人”更凶恶，还是猜测别人“如果”，就现在动手的杀人更凶恶？

你们断言“左派主张恢复老毛时期的那种极端独裁专制制度”。你们是哪里看到的？哪个左派说的？今日左派主流的要求，你们认定了薄熙来代表，无非是保障中国基层人民的经济利益（民生）和国家民族利益，对邓后的中央权贵买办残民卖国政策纠偏，何曾要求全然回到“老毛时期的那种极端独裁专制制度”？再说，你们那么热爱现在“党中央”？现在的“党中央”治下，居然已经不是“老毛时期的那种极端独裁专制制度”了？只是不许左派去“恢复”？真那么好，狐瘟中央又凭借什么“一举拿下”了中央政治局委员薄熙来？这个能“一举拿下”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制度，究竟是“老毛时期的那种极端独裁专制制度”还是你们的“自由民主制度”？薄熙来还没来得及上台“恢复老毛时期的那种极端独裁专制制度”，就被你们狐瘟党中央的“自由民主制度”“拿下”啦？

凯源代表右派民运发表意见说：

“美国两党对于美国民主制度的立场是基本一致的。而中国的左右两派对于中国政治制度的主张却截然对立。右派主张中国自由民主制度，左派主张恢复老毛时期的那种极端独裁专制制度。这种根本分歧如何可能导致两派的合作？”

美国民主制度如何从一个独立革命党的专政发展至今天的，老王反复论证了，这里不再说。

假设中国国情与美国国情是那样不同（这回“中国国情特殊论”是右派提出的了），美国能民主，是因为“美国两党对于美国民主制度的立场是基本一致的”，“而中国的左右两派对于中国政治制度的主张却截然对立。.....这种根本分歧如何可能导致两派的合作？”

那么怎么办呢？凯源先生能告诉我中国怎么办吗？不要光说否定的意见，要说说你的肯定的意见。

怎么办呢？似乎只有两条路：

1、中国根本不可能实现全民民主；

2、中国右派只有彻底消灭了中国左派，才能实现美国式的“民主”。

左派能够被彻底消灭吗？

存在决定意识。什么“存在”？社会现实阶级利益关系的存在。中国无论左派还是右派，都是中国社会当前经济基础条件下决定的利益关系的产物，都决不是什么主观唯心的“五毛”“美分”“洗脑”的产物，他们各自的要求都直接或曲折地反映了各自阶级、集团、群体利益的要求。中国的现实经济条件不能被消灭，中国的政治要求各派也就不能被消灭，他们都有着他们的“天赋权利”。

既然中国政治要求的各派都不可能被消灭，都会长期顽强存在，我们就只能从这个现实出发，去探索和尝试学会一种中国左右两派共和的中国式的民主道路，而不是削足适履，去说“美国如何，所以我们中国应该如何”。

极而言之，假设真如凯源们所说中国左派“主张恢复老毛时期的那种极端独裁专制制度”，他们有他们的权利，只要他们有充分的理由说服全国大多数人民信服他们，跟他们走，那么中国就不妨“恢复老毛时期的那种极端独裁专制制度”，这本身就是民主！你右派怕什么！凭什么要欢呼你们的狐瘟中央“一举拿下”人家？当然，如果右派能有充分的理由说服全国大多数人民信服他们，跟他们走，那么中国也就不妨“自由民主制度”，这本身也就是民主！左派怕什么！这种情况下，左派也不能再允许“十月革命”道路。这就必须在左右派实力相当的形势下，设计出一种双方接受和必定只能接受约束的民主“鸟笼”。美国不受任何历史阶段“民意”所动，只向宪法负责的大法官制度，就是这一“鸟笼”。

又有人会拿纳粹说事。说是，民主制度下不允许“纳粹”。而所谓“毛派”是纳粹。

你们以为给别人戴上一副“纳粹”的帽子，你们就有了对他人专政的权利了么？

民主制度下不允许“纳粹”。我们看看日本。日本靖国神社供奉的不是“纳粹”？首相政要参拜的不是“纳粹”？天皇本身不是“纳粹”或纳粹衣钵？台湾深绿皇民怀念歌颂的不是纳粹？中国海内外极端右派们不是今天还常在网上懊恼当初怎么“大日本皇军”纳粹就没能把中国灭了？痛苦自己晚生了若干年未能如汪精卫们一般有机会去为皇军“带路”？

怎么德国的纳粹那么倒霉，日本的纳粹就那么幸运？

德国纳粹杀的人多些，日本纳粹杀的人就少了？

无他。因为反犹反共起家又企图以反共侵苏获得最后胜利的德国纳粹被斯大林的共产党红军彻底消灭在柏林了。被彻底消灭了的势力就没有了任何话语权利了，所以他们才彻底倒霉了，而决不是因为他们杀人比日本纳粹多而倒霉的。日本的纳粹最终没有那么倒霉，至今越来越能受到中国“自由民主”右派的怀念和歌颂的待遇，只是因为当初美国的民主军队在东京把它的日本纳粹法统保护下来了。天皇还是纳粹的天皇，国旗还是纳粹的国旗，军旗还是当年插向全东亚的“大日本皇军”纳粹军旗。物换星移，法统延续的日本纳粹怎么会永远倒霉？不要说“自由民主”的右派不但今天“允许”它，喜欢它，辩护它的侵略和杀人，连什么女明星的胴体还以裹上那“大日本皇军”纳粹军旗服为荣呢！

以今度之，若是当初柏林为美军攻克，绞死几名“战犯”外，全套的德国纳粹法统包括国旗军旗全部保护延续下来，你看今天的右派，特别是中国的“自由民主”右派们会说什么？“民主制度下不允许“纳粹””？算了吧！恰是共产党才彻底结束了纳粹。

王希哲敬致“红色中国网”编者和网友的一封短信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13-02-05

1、非常感谢“红色中国网”编者在无产阶级革命统一战线的策略指导下，常转载老王的文章。希望我们能够继续地合作。

2、希望转载老王文章的时候，可以加任何按语，但不要改动老王文章的原标题。例如这篇《习近平不是“倒薄的推手”》，老王的原标题是：《习近平是“倒薄的推手”？》。是问号。意思虽相近，但毕竟很不相同。因为老王文中表述的原意是：即便习近平是“倒薄推手”或附庸了胡温倒薄，也无多大关系。因为人民选择的是路线不是个人。而现在初步能够看到，习的路线就是薄的路线，甚至超越了薄的路线（我们只要看看右派的反应）。这样，习对薄的“倒”就是个人权力利益的争斗，与人民整体利益没有根本关系，只对习自己的政治形象，政治信用和执政基础，很有关系。

3、希望“红色中国网”网友们也能体谅编者的无产阶级革命统一战线策略的苦心，尽可能团结老王这样的“可以团结”的人或“暂时的盟友”（以后是否宰杀，以后再说），使左派的队伍得以浩浩荡荡迅速壮大，而不必革命警惕性那么的高。“关门主义‘为渊驱鱼，为丛驱雀’，把‘千千万万’和‘浩浩荡荡’都赶到敌人那一边去，只博得敌人的喝采。”。你们何必像右派一样，那么喜欢揭露老王的“真面目”呢？老王的“真面目”究竟如何，有什么关系呢？关键在，老王现在，老王的这篇文章，主张的是什么？是有利中国的民主进步的，有利中国人民大多数的，还是相反的。你们现在能赞成的就赞成，要反对的就反对，管他老王的“真面目”作甚？非要喋喋不休？40年前，老王还是少年红色造反派时，只因批评中央文革，左派们就揭露老王“真面目”，把老王打成“反革命”右派，入狱几次十几年；后来，被右派认作同志，又是坚定的右派革命者发现问题不停地揭发老王的“真面目”，认定了老王实际是左派，甚至是“毛左”派，非要“开除出民运”后快。现在，又轮到最坚定最正统的纯而又纯的“马列左派”来揭露老王的“真面目”了！怎地左右派革命者们都如此乐此不疲，一个习气？

呜呼，哀哉！

张勤德、孔庆东、张宏良、韩德强：紧急敦请海南立即释放被捕农民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2-02-12

老王按：这则消息透露了一个极其重要的政治动向，请大家注意。

过去在中国，从来是右翼政治思想家、活动家向官方呼吁“放人”；今天，左翼的政治思想家、活动家竟也一起“跳出来”向官方呼吁“放人”了。这对今天的左翼政治运动是一个划时期的标志，它标志了新形势下左翼的政治思想家、活动家们开始学会将眼光射出了书斋、论坛，直接诉诸民间，向民众去召唤自己的力量，寻求自己的基础了。这是非常可喜的。他们还应将脚也走出去，到“安源”去，到“长辛店”去，到今天遍地都是的“通钢”、“乌坎”去，维护民众的权益，与右翼竞争民众的支持，将民众组织起来，夯实自己坚实的广大的群众政治基础。虽然这事早就应该做，早就应该去，不应将这个舞台一直让给右翼。但现在还不算太晚！

附：

张勤德、孔庆东、张宏良、韩德强：紧急敦请海南立即释放被捕农民

张宏良发表于13/02/08 22:45

2013年2月2日，海口市数百农民群众上街游行，拥护党的领导，支持习近平总书记“老虎苍蝇一起打”的方针，坚决要求走共同富裕道路。游行队伍很快遭到海口市公安局的驱散，一些代表被捕。此事件迅速被海外舆论恶意炒作，成为谴责新的党中央领导班子的口实。

据我们了解，1月29日海口郊区农民曾向海口市公安局提出游行申请，申请规模600人，游行时间定于2月2日，主题是支持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具体口号主要三个：(1)拥护共产党(与南周事件“打倒共产党”的倾向对立);(2)支持习近平“老虎、苍蝇一起打”的方针;(3)坚决拥护走共同富裕道路。

这些农民代表虽然遭遇过征地拆迁的非法对待，也受到过地方腐败势力的威胁，但在政治上仍然是共产党的铁杆支持者。特别是十八大后，他们从新的中央领导班子身上看到了希望，他们想表达自己的欢欣与期待，因而运用宪法赋予公民的游行、示威权，向海口市公安局提出了游行申请。在申请游行的理由中，具体利益的诉求一条也没

有提。

按说，这是一场符合宪法精神、值得支持和保护的游行，也是宣示十八大新精神、倾听群众意见的好机会。海口市公安部门完全可以借机放弃“官民对立”的僵化老路，开创保护公民合法正当游行权利的新路。申请游行的农民说得好，若有坏人混入游行队伍，海口市公安局完全可以前来维护秩序，形成官民一致学习十八大、宣传十八大的良好局面。这方面已经有经验可供借鉴。在2012年9月大规模反日游行示威中，北京市公安局就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公安干警帮助分散的群众编组成500人左右的方阵，形成一浪接一浪的游行示威队伍，有效地显示了民间外交的威力。

遗憾的是，海口市公安局没有认真学习领会十八大精神，也没有借鉴北京市公安局的好经验好做法，一味地强调维稳，一味地压制群众的正当呼声，客观上起到了隔绝下情上达的作用，人为地制造官民对立。在先，无正当理由不批准游行;继之，准备了1600名警察对付数百名农民;最后，用警力驱散游行队伍，逮捕了其中的一些活跃分子。

我们感到，海口市公安局此种做法令亲者痛、仇者快，给海内外的反华反共势力以新的口实，给十八大的新精神、新作风抹黑。

我们诚恳地敦请海口市公安局，尽快释放被捕的农民代表，让他们回家过年，与家人团聚。

北京学者：

张勤德(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原综合局局长)

孔庆东(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张宏良(中央民族大学教授)

韩德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副研究员)

2013-2-7

右翼民主党派团体应该给至宪党以祝贺吗？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2-02-12

中国民主党北京派领导人查建国不赞成民主党浙江派领导人及“公民力量”领导人杨建利等向至宪党的祝贺，认为至宪党是“闹剧”。

为什么自1978年以来的中国民主党不是“闹剧”，人家的“至宪党”就是闹剧了呢？据查建国说因为“至宪党坚持毛思想，维护一党制，高调评价毛本人，以薄为主席，主张救薄出狱”。这说法确否不论，但王铮们代表的社会力量是不是中国人民的一部分？如果是，凭什么这部分人民就没有“坚持毛思想，维护一党制，高调评价毛本人，以薄为主席，主张救薄出狱”的权利？凭什么“民主转型是利是弊”的标准就只能是右翼的成功不能是左翼的成功？如果无论左翼右翼，都是在民意竞争中获得人民多数的支持，确是在人民的拥护推动下获得他们的“转型”成功，这就是人民意志的决定，这本身就是民主！世界上还有什么别的民主？

一切真民主派，它的主张实际是两件事。一件是，民主的制度：全国人民，除了对外反侵略战争期间的汉奸集团，各阶层人们都有平等的说话、结社、组党的权利。它捍卫自己的权利也维护政敌的合法权利；一件是，它的具体政治主张，例如主张社会私有化或公有化。如果一个主张私有化的“民主派”，认定只有它的主张的实现才是民主的胜利，才是“民主转型”的成功。甚至竟提出“如其（至宪党）成功，我们将面临更艰难的二次革命”。它实际不是民主派，他不过是反过来的布尔什维克派，右翼专政派。

还有所谓“花瓶党”指责。陈树庆坚定回答：“只要我们中国民主党坚定地站着，相信那些跪着的花瓶党肯定也不会甘心，迟早都会站起来的。”何等的自信，何等的气魄！

所以，我非常高兴看到中国民主党浙江派及其领导人陈树庆，中国社会民主党及其秘书长曾节明，主席曾大军，和“公民力量”领导人杨建利先生等对至宪党王铮女士的诚意祝贺，及他们的表态：若至宪党受到非法镇压，王铮女士等组党权利受到非法剥夺，民主派们将无分左右，携起手来，反抗中共专制压迫。在同样争取合法地位斗争中

的右翼民主党派与左翼党派应该明白，他们是一损俱损，一荣俱荣，有我才能有你，有你才能有我的唇亡齿寒的辩证生存关系。我感到，中国民主党浙江派，中国社会民主党和“公民力量”，民主素养是很高的，眼光是远大的，胸怀是宽阔的。相比下，原本很优秀的查建国先生，近年是落后了。

实际薄案后我们更应该看到了，中国多元民主政治的突破，在最野蛮的原始资本主义权贵资本主义全面复辟的今天，左翼比右翼无论在精神上道义上法律上和社会能量广阔蕴藏上，更具有无比强劲的突击力量。反共右派们支持了共产党右派中央“一举”清除了罪其为独树一帜“一意孤行”的左倾异端薄熙来，帮助扑灭了共产党统治集团上层从左边萌生的多元政治萌芽，以为有利他们。老王早就一再指出，结局对反共右派只能更糟。今日如何？就是不听。真个是“毋教猱升木，如塗塗附”。

至于王铮女士的至宪党会不会一定成功？那很难说。我们只要看到王炳章以来三十余年海内外民运组党事业如何的艰难坎坷，就知道至宪党的道路一定不易，更可能屡仆屡起。但这不是藐忽她的理由。她是中国现代左翼政党的滥觞和开山，她代表着左翼政党未来辉煌的今日星火。广大左翼民众及其精英将受到她的鼓舞和感召而一步步聚成洪流。右翼民运组党数十年的经验和教训应该是他们可资借鉴的宝贵资源。右翼的中国民主党，中国社会民主党和“公民力量”对左翼的至宪党的祝贺和支持，更使我们遥遥看到了中国健康的多元民主政治远方的光芒。

2013年11月15日

中国左右翼力量完全可以在宪法上有统一战线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2-02-12

我们注意到，就最近山西恶警凶狠打死讨薪女工，踩踏其尸体的暴行，中国左右翼力量竟几乎同时，一起发出了强烈抗议的声音，要求严惩凶手，严肃法治，终于开始有了一个统一战线雏形了。

一直说中国左右翼没法找到共识。谁说找不到？眼前就是！

也许立场角度会有些不同。右翼的意见，重在严肃法纪，保障人权；左翼的意见，重在抗议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下，“人民警察”已沦为保护资本家利益，残酷剥削、压迫、迫害无助工人群众的国家暴力工具。但无论如何，对这种残忍的无法无天的警察暴力，都必须异口同声发出抗议，以争取国家宪法下的民主法治的进步。

更可引起注意的是，我们下面还可以看到，右翼维权律师发出声音后，左翼网站作出转载

http://www.redchinacn.net/portal.php?mod=view&aid=23894

左派网民在他们的网站上开始有了这样的检讨意见了：

“自由派出手了，左派落后了， 不要再无所作为的观望了。 这些律师基本都是“死磕派”维权律师， 张俊杰、唐吉田和隋穆青那都是赫赫有名，几次进出看守所的维权律师...。左派何止落后，连公开信都叫停，他们心中有人民吗？还是只有圣上？口号喊得响，对人民苦难无动于衷吗？”

问得好。大是大非。一切人，无论他怎样的或左或右面目和高调，在人民的苦难面前，我们只需要一个问题来衡量它：“他们心中有人民嗎？对人民苦难无动于衷吗？”！

2015年1月3日

中国各方意见人士曼谷国事座谈会纪要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2-02-12

（仲大军起草。王希哲审定，座谈会通过）

为响应习近平总书记全国上上下下政治协商起来的讲话精神，中国政治协商论坛倡议海内外左中右各方意见人士来到曼谷召开一个民间政治协商的座谈会。我们希望以此开端为国家的各派协商民主，开一个新生面。自我们发出了这个座谈会的倡议后，得到许多社会著名意见领袖的响应並表示参加。但遗憾由于可以理解的原因，最终未能成行。他们是：

范景刚、焦国标、萧功秦、楊帆、戴晴、刘仰、吴法天、卢麒元、黄纪苏、罗小朋、王军学、李伟东、陈弘莘、王小宁、王军涛、欧阳君山、石应宽、程远、戚本禹等先生

很高兴，能夠到会的有：

北京大军智库主任仲大军，德国海得堡大学教授项观奇，德国国防大学孙西教授，北京左翼政论家张保华（秋石客），国内某民族问题研究所温可迪，文革"全红总"负责人方圆，德国维也纳大学中国问题专家魏格林教授助理崔金珂，哈佛大学研究员楊建利，普林斯顿大学学者馮胜平，澳州自由学者张鹤慈（原政协著名民主人士张东荪之孙），经济评论家草庵居士，香港哲学博士黄钟，自由评论家王希哲等

王小宁，律师刘路向座谈会发来了书面发言。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杨建利先生明确表示，他出席座谈会不是为了响应习近平的任何讲话精神而是为了探寻民间政治协商的机会，与中国民间各派共建中国的民间政治。这一观点他已经在他的题为"民间政治协商－－共建通向宪政民主的民间政治"的发言中阐明 （

http://www.yibaochina.com/FileView.aspx?FileIdq=6095

）。

经过对目前中国面临的各类政治问题三天开诚布公的对话、讨论、辩论和协商，座谈会达成了一个共识，公告如下：

保障公民权利是中国人民共同的渴望，是解决中国众多政治难题的钥匙。为此，中国左中右各方应共同努力推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5条人民权利法案的真正落实。

讨论中，仲大军先生指出，中国正处在一个重要的历史发展阶段，能不能走向富强、幸福与繁荣，能不能实现和平的崛起，就在今后的几十年时间里，为此对时局和国家政治方略提出了下面看法。这些看法，楊建利先生当即表示不能完全赞同，有了激烈争论，王希哲表示大体赞成，有所保留。但与会其他来宾大都表示了赞同，认为"非常好"，没有反对意见，要求会议载入纪要，特别是在已出现了伪造的"新闻公报"的情况下，以利校正外界对会议的错误印象。故记录如下，但必须强调，这只是座谈会多数意见，不是共识：

一、确立社会主义全民共富、共享的发展目标

正确诠释社会主义的内涵和概念，高扬公平、正义的旗帜。

改革需要正确的政治理论和意识形态。三十年来一以贯之的"初级社会主义"已该寿终正寝。"初级社会主义"唯一的崇尚目标是GDP，将追求财富、向钱看变成社会发展的主题。这导致"初级社会主义"几乎变成了"野蛮资本主义"的代名词。人们眼里充满了贪婪欲望，攀附权力，弱肉强食，贪腐遍地，利已主义盛行，民主被压制，社会道德伦理全面溃败。因此，中国需要新的思想和理论。

二、确立宪法法律权威和遵法习惯

中国历来是一个人比法大的国家，这种政冶模式既可出现清官政治，也可出现腐败昏庸政治和官员胡作非为，所以权力必须约束。尽管领导人的作用在现阶段显得犹为重要，但要稳步向法治国家过度。中国必须建立制约权力的法制。宪法法院，必须设立，以利人民对各级政府违宪施政的诉讼。

三、加强民主监督机制

尊重人民法定的政治权利。中国已走在改良和维新道路上，但保驾护航的手段不能只有"高压维稳"一条，还需新的理论和政策，特别是需要新的沟通手段，需要民间协商与官民协商的机制，需要言论自由和舆论监督，调动海内外一切积极因素。

四、遏制权贵与资本，实现政治力量均衡，改变权力和资本过于强大、劳动与公民权力过于弱小、国民财富过于被强势集团攫取的局面。

只要力量的天平发生倾斜，国家就要混乱，社会就不稳定。因此，调节社会各派力量平衡是维稳的重要手段，而立法是调节各阶层利益的重要砝码。 目前的中国最需要调整的是官与民的力量平衡，抑制权力与资本的特权，增强平民的话语权与表达权，这一切需要通过新的立法来表现。 譬如，工人罢工权利，应该重新入宪。这是今天工人群众的强烈要求。（受阻拦未能与会的王军学先生，本来就是计划代表工人在座谈会上提出罢工权利重新入宪的要

求的。）

五、提高国家治理能力，维护国家整体安全

警惕削弱国家治理能力之后带来的国家崩溃等负面效应。世界上一些国家的前车之鉴值得借鉴。 正确的批评与监督是提高国家治理能力的内容之一。过度的批评甚至是恶意的毁损使国家陷入混乱。各派博弈要以不破坏国家完整、保持社会稳定为准则。

六、重视传统文化的作用

中国文化不完全是专制文化，更有着大量的和合文化。传统文化可以消解西方文化的弊端。当今世界需要中国思维来解决纷争。

西方文化受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两大宗教的影响，带有强烈的一神教思维特点。这种思维的特点是绝对主义，排斥异己，追求唯一的真理。因而容易出现势不两立的残酷斗争。 中国近代以来受西方文化影响，国内发生残酷的内战，社会分裂成几大派别。这种历史创伤须由中国自身的传统文化来治愈。

中国无宗教的文化是中国古人避免绝对主义的表现。中国古人早就聪明的看到了绝对主义的危害，看到了迷信的危害，所以中国没有出现一神论的宗教，没有绝对主义。这种态度可以避免冲突和厮杀。
当今的世界危机需要中国文化发挥作用。

七、重视民生，呼唤共富经济政策

三十多年来的改革，是以个人致富为主调的改革，中国的贫富差距越拉越大。 中国应尽快出台相应的法律法规、经济政策以及税收规定，譬如，尽快推出房地产税、遗产税、奢侈品税，提高社会福利和保障水平，统一养老金待遇等。改革的红利必须惠及全民。

以上是仲大军先生的意见。

民主宪政的“中国模式” --- 王希哲在纽约《中国政治变局与民主化前景》讨论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2-02-12

一个存在着两大尖锐敌对的，你死我活不可调和矛盾政治势力的社会，是不能搞什么民主的，也不能有什么民主的。要改变它，只能是革命，和革命后的胜利者集团势力专政。“民运”仇恨共产党，这会上，大家都纷纷表示决心革命推翻共产党，清算共产党，那末，又怎能要求共产党向你们开放民主呢？

民主是一种社会关系，它不是“搞”出来的，不是设计出来的，而是必经社会各利益阶级的长期博弈，演进发展，在社会中实际形成了某种民主社会关系，再以改革的方式做成适应这种社会关系的政治制度，被称之为“民主制度”的。这种民主的社会关系实际发展到什么程度，适应它的民主制度也就进步到什么程度。当然这民主制度也有反过来对社会实际民主关系的发展起极大促进作用。

但怎么革命？一些人主张用枪用炮，甚至提出CIA训练几百名民运斩首突击队，空降中南海“斩首习近平”一干人，革命成功。多数人还是觉得不现实，提出还是政变好。魏京生最代表，他就讲还是政变，最好军事政变。但政变军事政变，有你民运什么事？只能望天打卦等着好消息。这好消息一定会来，魏京生等好些人都说了，因为中国经济面临危机，什么都危机，很快崩溃，所以革命、政变一定到来，共产党一定被推翻下台。不错的，今日右派左派都在说，中国经济危机一定要来。但大家不要犯马克思犯过的错误。二百多年前，资本主义长期发展后的第一次经济危机来到，天昏地暗，马克思就断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要爆发了，资本主义社会要炸裂了，“资本主义的丧钟敲响了”。后来才发现，这资本主义的第一次经济危机，不过是少女初潮的月经，吓得要死，但流点血就过去了，今后每月来一次，从此不再大惊小怪。现在中国面临的经济危机，也不过是共产党领导搞资本主义后必来的第一次经济危机，第一次“少女初潮”，什么“崩溃”呀，“革命”呀，“政变”呀，不敢说一点不来，但还是能应付过去的，今后就不会再大惊小怪了。再说，军事政变，当年叶剑英们必须把主席华国锋抓在手里才能搞，才能正统，才能“挟天子令诸侯”，今天谁能对党总书记军委主席习近平搞“军事政变”？你政变了，就没有人起兵反政变？就能呼喇喇一片支持“伊利埃斯库”，把习近平夫妇逮捕枪毙了，全国平平安安高高兴兴坐下来“搞民主”？没有全面的混乱和内战了？其实，就是真政变了，也是共产党自家的事，某派当政收拾局面，没有民运什么事。魏京生表

面高调，实际透露了对民运没有了信心。

王军涛说，“推翻了共产党，就大家选呗。”但怎么选呢？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法统内选？你们承认这个法统吗？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法统是共产党革命的果实，正是反共右派最仇恨的要推翻的东西，怎能在这个法统内选？怎能按这个法统规定的选举规则来选？辛亥革命废了前清法统，孙派制定了民国约法和组织法，袁派不服，要改，要自己解释甚至要废，孙派就要打，袁派更要打，于是就打。梁启超说中了，“革命再革命”。王军涛又说，平等的“圆桌会议”。总要人召集吧？谁来召集？谁能有资格参加？谁来主持？魏京生召集，魏京生主持，你王军涛服吗？我王希哲就一定不服，肯定要和魏京生打！（魏京生底下喊话：“我不和你打。”王回应）：这话，王军涛昨晚也对希哲说过，他会“让”王希哲，不打。但是要知道，这不是个人意志为转移的。那时，王希哲、魏京生、王军涛们都各自代表了一定的社会利益势力集团，你个人也许想相让不打，你背后的政治势力会推动你去打，会代理你去打。近20年前，老魏刚来美国，我劝老魏拜望一下民运各山头人物，巩固自己的基础。老魏不屑，说：“美国人认我就行。到时他们自然会过来。”希哲不以为然。认为中国的政治家必须代表中国的利益。魏的想法，显然定位自己是美国扶植代表美国（西方）利益的政治家来挟制中国民运，垄断中国民运领袖地位（万年“主席”）。这一来，“中国民运”就不是为中国的民运而是为他国的“民运”，为美国的“民运”。希哲20年从来反对。因此，哪怕“民运”反共革命成功，先把拥共左派反革命势力全部镇压下去，别的不说了，王希哲势力和魏京生势力也必将打起来。魏京生说对王礼“让”，不可能，西方对中国的利益不会允许魏京生让，王希哲这边更不会让。况那时，哪里止王希哲魏京生？为争“圆桌”主导权，国内派国外派不打？国家统一派“民族独立”派不打？精英派草根派不打？徐文立派王军涛派杨建利派费良勇派盛雪派王丹派封从德派.....不打？“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这是中国传统的必然局面，秦后如此，汉后如此，晋后如此，隋后如此，唐后，宋后，元后，明后，清后，袁后，莫不如此，无一能外。直至大英雄出，扫平群雄，一统天下，建立起他们的胜利者集团政权，镇压反对派，将社会再安定下来。

又要讲台湾。这里都在赞扬蒋经国开明，开放党禁，成功“民主转型”，台湾成为榜样、“灯塔”。我看不然。蒋经国正如曹操所言，“图虚名而得实祸”。原教旨台独血统上精神上传承日本皇民，他们与国民党“中国殖民统治势力”你死我活，不共戴天，根本不承认中华民国的宪法法统，他们的最终目标是消灭“中国”国民党，消灭中华民国法统，在“台独”口号下回归母国日本。他们与以抗日胜利光复台湾为历史最高荣耀和价值的大中华民族主义的中国国民党，怎能和平？台湾，根本没有民主的条件，根本不能搞什么“民主”。但蒋经国却要搞。他定下了党禁开放的两条界限：一不准宣传共产主义，二不准宣传台独。不错，他如当年孙科一般预想了，开放党禁回复宪政，国民党可能会下台，但他不会设想更不会允许中华民国法统被颠覆，中国国民党被消灭。他设下了禁区。他以为设下了那两条禁区界限，开放“民主”就没问题了，他大错了！李登辉势力上台，一下就把他的两条界线主要是台独界线推倒了，废除了。台独势力汹涌而来。今天我们看到结果了：中华民国法统名存实亡，国民党被“割喉割到断”。在民进党当局“转型正义”剥夺国民党党产的最后致命一刀之下，奄奄一息的国民党活不了几天了！（还能振作再次“轮替”上台？作梦去吧！）这台湾“民主”能作为“榜样”搬来大陆？很好，右派精英都这样聒噪，要共产党“开明”，学蒋经国开放民主。于是，角色变换。大陆，民运扮演了民进党，共产党扮演了国民党。民运以“民主”的外衣行革命之实，步步进逼，最终颠覆中华人民共和国法统，消灭了共产党。此法大妙。但是，共产党能上当吗？假使共产党真出个“蒋经国”“戈尔巴”，民运在民主外衣下行颠覆革命，真能是台湾式的“和平革命”吗？历史上得到过共产党革命和社会主义利益的拥共左派民众势力就坐以待毙不奋起反抗了吗？那一定是全面的内战和厮杀，非常惨烈的。

又问，为什么台湾皇民革命就可以和平，就可以没有厮杀和内战？老王说过多次，那是因为外部有中美两座“鸟笼”罩着，民进党可以温水煮青蛙消灭掉国民党，却始终不敢走出废除中华民国招牌的最终一步。但即便“中国国民党”，相信，在它垂死挣扎作困兽最后一搏之时，它极可能“护法”起义，向大陆召唤旗号“中国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海陆空天军过海入台的！

大陆的外部天空，有这样的保障反共革命在民主外衣下“和平”进行的“鸟笼”吗？没有，也不可能有。有的，恰是相反的大国撕裂中国的推波助澜。这样，怎能没有惨烈的内战？叶宁也承认一定惨烈。他说“夺人100美元支票都很惨烈，何况夺人政权！”但他坚定认为，推翻共产党是“替天行道为民除害”，再大乱，再惨烈也不怕。要经受得起这段痛苦。我就喜欢叶宁，因为他看到和说出后果，他不欺骗。他不像这里满场的人们都在幻想中自欺欺人，一口咬定了，推翻共产党革命后，根本不会大乱。干什么要这样蒙骗？你承认了革命后必经战乱，但你勇于承担，这才有点反共英雄气概。

民运并不是从来都反共的。虽从未获得合法地位，但其诉求，长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体制内的民主要求。自六四镇压，激愤之下才海内外主体反共。但体制外愈趋极端及至反华的高调，是脱离中国最广大民众的，它只能使民运愈趋衰败和孤立。任何反对运动，只有争得合法在体制内，起码诉求在体制内，才能获得与民众切身利益深

入结合（即所谓“接地气”）而得到发展的机会。共产党1927年“4.12”被国民党砍了一刀，被迫出走造反，上了井冈山，发展十分艰难，几近败亡，万里长征，幸得西安事变，共产党抓住时机，“承认三民主义为今日中国之必须”，重回中华民国体制内，这才获得了大发展的机会。皖南事变，国民党又砍了共产党一刀，想再逼共产党出走。这回共产党沉着应对，毛泽东压制住党内报仇冲动，咬着牙坚决不反出体制，坚持“国民革命军”番号不变，这才有了合法组织动员民众，继续发展自己，直到抗战胜利与国民党叫板的实力本钱。

与共产党革命有历史的阶级政治仇恨的那部分民运，尽管继续反共革命去，给共产党以外部压力。但与共产党并无历史仇恨仅仅反对共产党专制的那部分民运，为什么不可以尽力回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体制内求民主争发展的轨道上来呢？什么是“花瓶党”？一切听命共产党的所谓“民主党派”才是花瓶党，你坚持在合法基础上对共产党的独立批评立场，怎么会是“花瓶党”？刘因全多年前提出，中国社会民主党可以承认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不与共产党竞争执政权，只要求共产党让渡出监督权检察权给人民，让各民主党派团体能有权监督和检察共产党依宪执政。这是正确的路线。因为它是中国绝大多数人们都能接受而且经过努力很有可能达至的目标。一说“民主宪政，多党政治”，难道就一定要是多党竞争票选国家执政权？共产党一党稳定执政，真正的民主党派多党政治共和，政治协商，政治监督为何就不能算“民主宪政”？恐怕这才是最适合中国历史和现实条件下的民主宪政的“中国模式”。

但即便中国社会民主党在这种理性路线上也往往是动摇的。因为海外的组织是需要钱的，钱从哪里来？彭明在国内搞“中发联”，标榜是温和批评中共的“绿色”组织。他国内写书的确很温和。到了海外，便一跳极端又极端，公然声称“投毒”“炸电网”“造假钞”搞恐怖活动反共。问他为何剧变？他说：“海外不高调反共，谁给你钱？”这是海外民运组织无法治愈的癌症。

于是，活跃于国内，能与人民共呼吸患难，对中共的经济政治金融民生外交各项政策不断进行切中时弊批评抨击的，就只是各层次的左翼政治反对派了。他们也还未能有效组织起来，也还未能得到合法的承认。但只要他们真诚地勇敢地为人民代言，人民在互联网天天听到了他们，认同了他们，汇聚向他们，他们就将在人民的心目中首先得到了承认，这才是最重要的合法性承认。有了人民的承认，组织起来再向前跨进一步，就是争得法律的承认，合法的地位。中国模式的民主政治，于焉突破。这正是“先有了一定的民主的社会关系，再有适应它的民主制度”的题中之义。

谢谢

2016年10月3日

向左翼朋友们介绍一位真正的民主战士，中国民主党浙江党人陈树庆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2-02-12

中国民主党浙江党人陈树庆是一位值得向左翼朋友们介绍的真正的民主战士。请大家看看刚刚传出的11月1日他再次被判十年徒刑后在狱中会见律师的记录。

请左翼朋友们不要带着有色的成见眼光去看所有的右翼民主运动人士。他们中不乏确抱着一颗对国家和人民赤诚的心，无私无畏不惧牺牲不屈不挠，去为他们的普世的自由民主理想而奋斗的。陈树庆先生，就是这样一位。你可以不同意或部分不同意他们的理想和主张，但根据毛主席“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学说，你作为社会主义的民主主义者，应该承认右翼民众也是人民的一部分，拥有他们的政治主张的权利，并保护他们的一切合法权利。

中国民主党1998年6月浙江发起成立。它具有自由主义的性质，但绝不是一个以推翻和颠覆中国共产党政权为目的的社团。“颠覆罪”是当局操纵的法院对他们的诬陷。中国民主党秉持爱国和“和平、理性、公开、合法”的宗旨。虽然北京等地个别机会主义党员走向了极端，但它的最核心部分最优秀部分，中国民主党浙江党人，以朱虞夫、毛庆祥、陈树庆等为代表，向曼德拉、马丁路德金学习，不为各种压迫迫害所摇动，前赴后继坚守着“和平、理性、公开、合法”路线去争取人民权利的立场。可歌可泣。中国民主党的第一批领袖通通入狱之后，老王曾临危受托代理了这个党的主席十年之久，特别能感受中国民主党浙江党人的优秀。他们真不愧箕裘了鉴湖英烈的传统，人人具为真理赴死行不旋踵的侠士之风。这种精神，是很值得今天同样在争取着人民民主权利的左翼群众学习的。

老王社长

2016年12月3日

左翼人士没有大后方。不要苛求左翼人士，将其与右翼对比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2-02-12

某人转上明镜陈小平对话鲍彤的视频后说：“为那些左翼‘大佬’悲哀。他们连右派的脚后跟都赶不上。”

不要苛求左翼人士，将其与右翼对比

右翼人士今天大体与中共政权彻底决裂，志在推翻覆灭中共。因此，他们可以抓住一切事件机会，无论是确有的事实还是他们自己先行制作的谣言，不择手段，向中共政权发难进攻。特别重要的是，他们还具有一切左翼所没有也不可能有的巨大先天优势，就是背后有着依托，有着西方强势国家力量政治支持，和表面非政府实际准政府的社会力量的雄厚的资源接济支持。他们有大后方。简单说，就是他们出了事有退路，有精神和物质的支持接济。西方无数名目的这个奖那个奖就是为他们（例如为这位鲍彤）准备的。因此，他们往往可以进攻中共政权无所顾忌。哪怕暂时吃一些苦头，咬牙挺过去，后面能有撤到“大后方”得大奖，最后举家移民的盼头。

左翼呢？左翼这一切都是没有的（上世纪上半页的世界各国左翼运动，还能有“社会主义阵营”苏联中国等的“国际主义”支持，如美国的黑人人权运动）。今天的中国左翼，也许反对“修正主义中央”，但不反共，支持社会主义，大多也没有与中共政权彻底决裂。因此，他们的批评中共，就有所顾忌，一事当前，就需先了多少解清楚事件真相性质，更不可去造谣，蓄意扩大事态。这就必然要比右派对中共的批评，会慢不少，这已不可比。

再加左翼对中共的批评，不是要否定甚至颠覆社会主义，相反，是批评中共对社会主义路线的背离或背叛，这样的批评，怎可能得到西方国家政权和西方所谓非政府社会组织的精神物质支援？文革时代，极左杨曦光、略右李一哲们对中共的批评得到西方舆论的支持，是因为那时中国没有公开的反共反社会主义右翼，一切对中共的批评，无论你实际主张什么，西方都不分青红皂白一律支持，而中共也就不分青红皂白一律先打成反革命。今天的左翼，他们若遭到了中共政权的压迫迫害，谁会为他们呼吁奔走？谁会为他们说什么“普世人权”的公道话？甚而，还会为中共对他们的镇压迫害欢呼叫好，把中共政权对左翼人士、左翼刊物的镇压迫害封杀取缔，视为“中共人权进步”的证明。请看薄熙来事件，再请看狱中的“毛继东”、王铮女士等。今日左翼没有国际政治和经济的“大后方”，国内外没有任何退路，他们对中共现政权路线和政策的批评，便不能不有所顾忌，有所保留和分寸，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可以谅解的，不可随意将其与右翼的肆无忌惮作比，来苛责左翼比不上右翼。哪怕那些对中共现政权绝望决裂，站到了要求推翻现中共“特色”政权立场的所谓左翼革命“推墙”派，极端毛派，他们也不能不考虑到遇难没有退路，没有大后方的困境，而有所顾忌，不少便网上马甲，匿名。

这么看，右翼的激烈公开的反共批评人士，有没有出于理念的？有，如严家其等，甚少。老王的20多年观察，这些人，大多保持一种政治赌一把，然后在海外捞金钱好处的赌徒心理。故一般人品极坏。到海外不久（甚至即刻），便原形毕现，对有限资源你争我夺，你诈我骗，反脸恶骂，声名狼藉。而左翼公开的较坚决的批评中共人士，其后果由于得不到任何的好处和退路，没有最终获利的盘算，他们的批评，皆出心中真诚所持的理念，为此不惧蒙难和牺牲。故今日为社会主义理念激烈批判中共而为此蒙难牺牲的左翼人士，才难能可贵！才真是可为之歌，可为之泣，可为之鞠躬奉礼的仁人志士！

某些动辄指责左翼人士不如右翼的人士，老王是不以为然的。你们自己若不是左翼，你们无资格指责左翼。若你们混迹左翼阵营，号称自己是左翼，遇事你自己为何不即脱下马甲，带头公开站出来号召群众，尖锐批判中共，以证明左翼革命坚决性不差于右翼？你号称自己左翼，遇事自己不带头站出来批判中共，却蒙着马甲刻薄指责左翼“连右派的脚后跟都赶不上”，“悲哀”云云，你自家又算什么？！你不是“大佬”？谁天生是“大佬”？王铮、毛继东们天生是“大佬”？大佬在实际的坚决的斗争风浪中形成。你一次又一次不屈不挠站出来带头斗争了，你就是“大佬”！

2017年2月14日

佳士建会工人高校声援团给王希哲同志的一封信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2-02-12

王希哲按：我向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合法权利不屈不挠英勇奋斗的佳士建会工人和全国各高校声援团的同学们致敬意！

惭愧。王希哲（老王社长）真没有能为你们作点什么。不过表达了一点支持和呼吁，老王社长主持的微信群“国是论坛”就被封群了三次！何等的法西斯！毛主席早就为今天的局面发出过这样的警告和预言。

在今日“改开”的中国，资本家阶级要保护，工人阶级就不要保护了吗？“企业家”（资本家）要尊重，工人群众就不要尊重了吗？中国共产党政府为什么今天就不能站在对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平等保护的立场（并不要求尚号称“无产阶级政党”的共产党站在工人阶级一边），承认工人为维护自己的阶级利益组织自己工会的正当要求呢？

习近平主席仆仆全球奔走，使命自己要构建一个“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何不首先使命自己先构建起一个“中国命运共同体”？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自家一国不“命运共同体”何谈“人类命运共同体”？压迫工人，压迫学生，压迫中国各阶层人民的舆论呼声，钳人民之口以自“圣”，说什么“人类命运共同体”不啻大言欺人？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共产党人“不忘初心”。今天，全国那样多的大学生捡起了共产党当年的“初心”，按毛主席指示的道路“中国的知识青年们和学生青年们，一定要到工农群众中去，把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农大众，动员起来，组织起来”，“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而起来声援各地的工人运动了，共产党怎么就那样害怕了呢？就要把学生们关起来，禁闭起来，想各种借口迫害他们起来，甚至怕得连大学的“马克思主义学会”都不能再存在下去而变成“非法”了的呢？连孔庆东教授挺身而出愿出任学生们“马克思主义学会”的指导老师，你们都不允许了呢？习近平总书记的共产党就这般的叶公好龙？

习近平总书记呀，你也一定读过毛主席的这句话：有些共产党人，“仅仅在嘴上大讲其信仰马克思主义，这是不算数的。你们看，希特勒不是也讲“信仰社会主义”吗？墨索里尼在二十年前也还是一个“社会主义者”呢！他们的“社会主义”到底是什么东西呢？原来就是法西斯主义！”

下面便是《佳士建会工人高校声援团给王希哲同志的一封信》。请大家看。为信件署名同学的安全，姑隐去其姓名。抱歉。

今日中秋。家家月圆之时。亦祈愿尚处囚禁中的同学们心情放宽。人民不会忘记你们的。

王希哲

2018年9月24日

附：佳士建会工人高校声援团给王希哲同志的一封信

亲爱的王希哲同志：

您好！

我是佳士建会工人高校声援团成员，北大2018届毕业生张圣业。

我代表声援团全体同学，感谢您对我们一直以来的关注与关怀！您在我们危难之际伸出的宝贵援手，是我们不惧艰险、继续发声的最大动力！

截止到今天，北京大学、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语言大学、北京科技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西安理工大学、南开大学等高校都出现进步左翼社团被打压的情况；更有甚者，有同学甚至被限制在家、暂未返校。北京大学、南京大学等高校更是已经着手打压马克思主义社团。在北大团委的阻挠之下，北京大学竟然找不到一名老师做马克思主义学会的指导老师，马会也因此暂时未能成功注册，并等来了团委的通报批评。

北京大学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源地，北大团委现今却妄图打击由李大钊同志等先烈亲手建立的马克思主义学会，这是何其的讽刺！而全国各个高校的左翼社团，几乎在同一时期，因为各种可笑的理由遭到限制。

李大钊同志的雕像还伫立在静园北面，静观现在所发生的一切。作为左翼青年，我们自己被骚扰、被约谈都没有关系，但我们要坚决保卫各个高校马克思主义学会的阵地！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在这样紧急的时刻，我们更加迫切地需要您的关注与支持！您每一次宝贵的发声，不仅能帮助进步学生们快点从限制中解脱出来，更是能为马克思主义在高校中的传播带来不可估量的影响！

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会被打压后发出征集指导老师的公开信以及会长公开声明已附在文末附件中，请查收指正！

您还有任何疑问、需求或宝贵建议，都可以通过此邮箱与我们联系！

再次感谢您的支持！

张圣业代全国高校声援团

2018年9月23日

关于“曼谷会议”，简复网友两个问题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19-07-04

一、“曼谷会议”

2014年9月，习近平在中国新政协成立65周年大会上讲话，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的口号。他说，“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应该是实实在在的、而不是做样子的，应该是全方位的、而不是局限在某个方面的，应该是全国上上下下都要做的、而不是局限在某一级的。”

我觉得说得好。若习主政后，在“协商民主”这点上，真认真去作了，对中国的民主法制建设，是会有所突破和进步的。应该响应。既然协商民主“应该是全国上上下下都要做的、而不是局限在某一级的”，我就发起先作起来罢。我发起组织国内外“各方人士国是曼谷座谈会”，向当时国内外右翼的“公知精英”，知名的左翼理论家活动家及各海外民运领袖，都发出了邀请，请他们坐到一起来座谈，协商，找出一个有关国家政治改革诉求的“公约数”（习近平语）来！

中国的政治协商，当然就应该是中国全体人民的事，不应该只是某阶层，某派，某种意见的事，更不应该只是1949后的所谓“八个民主党派”花瓶式的“万年政协”“万年人代”的事。中国的政治协商，应该与时俱进，应该及时反映出中国近数十年改开后的阶级关系变动和社会各阶层新涌现的代表性意见人物的意见。这才是真正的“协商民主”。邀请发出后，各方回复允诺赴会的知名人物很不少。

我向国内有关部门写信，谈了我的“曼谷座谈会”设想。不指望他们支持，只希望他们不要干扰。开始，他们的回应蛮积极的，建议多邀请些左派，少邀请些右派。但会议临头，又变成了全面阻扰，禁止国内人士与会。如戴晴女士已到了泰国，亦被严令不得与会。

座谈会仍如期举行。规模不大，但有代表性。那时的国内重要左翼意见人士秋石客、仲大军、项观奇等与会了，海外那时和至今的最重要右翼政见代表人物杨建利等与会了，中间道路的，“党主立宪”倡导者冯胜平等与会了。会中不乏各种论题的激烈辩论（如毛泽东评价问题等），但最后还是找到了“公约数”：中国左、中、右各社会力量，都应为敦促和推动中国政府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五条人民的自由民主权利宪法条款而努力。然后，将这会议达成的左中右共识和政治“公约数”，写进了《国内各方国是曼谷座谈会纪要》，发布。这是曼谷座谈会最积极成就，起码，它开创了现时中国左中右人物不敌对，能坐到一起和平协商讨论国是的先例。

不知为何，会后，张宏良先生却大恼其火，开始以“最最革命”“最最左派”的吓人面孔，大肆攻击秋石客等与会的左翼人物搞所谓“左右合流”，再不断造谣，先散布一个别有用心人伪造的要求释放刘晓波的《曼谷会议纪要》，又信口雌黄，说是曼谷会议是美国中情局出钱召开，云云。被驳斥后，这谣张先生还要一直造到今天，只稍变，改成了“美国国会专门拿出一笔钱”了！张宏良先生大概不知道，美国国会给谁了钱，是网上公开可查的。

二、“给钱”问题

老王二十几年前流亡海外，就发现，海外民运必须接受美国等西方国家政府或各类背景基金会的金钱支助，才能维持下去。但这一来，作为流亡海外的中国民运，还能坚持民运初心为中国的前途，为中华民族中国人民的利益而奋斗的性质吗？开始，我也接受王炳章的这种说法：“我不管钱从哪里来，我只问钱用到哪里去！”但后来发现这也许短期行，长期不行。拿了人家的钱，就最终要站到人家的立场，为人家的利益说话。典型例子是王军涛王丹。在克林顿当政辩论是否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时期，王军涛王丹主张“无条件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这就与民主党国会领袖南希.波罗西意见发生了冲撞，引起不快，受到了各方的攻击。之后，学聪明了的王军涛王丹便处处站到了

对华极端的立场，在台湾，则完全站到了民进党台独立场，甚至为国民党所不齿。魏京生更不必说他，到美国第一件事就是办“魏京生基金会”，拿钱的。自居民运“万年主席”，为什么可以？说是因为“洋人认我！”。还真是。我发现，只要美国认他，钱给了他，无论其怎样的胡说八道，民运都只能维护他，认其为“父”（“民运之父”），为他抬轿子。这究竟是谁在“民主”？老王不愿拿这类基金会一分钱。老王只能与海外民运保持距离。

但老王又明白，任何政治运动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钱从哪里来？从政治认同你的朋友们那里争取捐助而来？一次两次，可以；长久，是不可能的。老王召集的曼谷座谈会，就来自一位商业有成的老乡的资助。其实不多。机票与会者大体自行负责外，无非也就是泰国消费水准的会期三两天的宾馆食宿，几千美元而已，对一个成功商人，这几千算不了什么。但即如此，也难启口多次要求的。

怎么办？一个革命中的政治运动，政治团体或政党，看来它长期的资金出路，就只能依靠某国的政府资助。舍此无门。孙中山没法全靠洪门，他必须寻求日本、苏俄的资助；列宁必须秘密寻求德国的资助；幼年的共产党，只能依靠莫斯科共产国际资助。于是，在满洲发生的俄华民族利益冲突中，“工人没有祖国”的中共，只好站到了苏俄利益一边，提出“保卫苏联”的口号。这条“国际派”路线后虽为毛泽东所纠正，但它毕竟为中共党史留下了难堪的一页，至今，仍常作为“中共卖国”的把柄，为海内外反共反华人士所乐用。

那么，一个政治反对运动，是否可以“曲线民运”？在它幼弱时，接受和利用他国政府的金助，违心喏喏，待自己强势了，拥有资金来源了，再与金主翻脸，维护本国的国家利益呢？实话说，这个问题，真不好回答，老王至今，还没能想透！故老王自己，虽从不拿各国各基金会的钱，但又从不攻击海外民运拿钱（除非他个人贪占，如王丹），只提醒他们：注意言行的分寸，留下转圜的余地。

2019年7月4日

第二篇 海外民运和右翼公知问题

评析海外民运发展轨迹与右翼知识分子的思想动向

民运的左翼与右翼（王希哲对洛衫矶中国社会民主党“二大”的致词）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2-02-11

一个人走路要左右两只脚。一个社会健康发展要左右两个轮子。左翼右翼，貌似对立，都是不可或缺的。政党与社会领袖的功能，就是一左一右地为社会前进把舵。不久前，社会民主党最接近的兄弟党中国工党，在香港开会，确定了他们党的性质，他们是“维护士农工商军人及一切劳动群体根本利益为宗旨的民主政党”，也就是说，他们确定了自己是一个左翼的党。今天社民党也开党代会，要通过党章，你们将怎样定位自己的性质，要开完会才知道，但有一种说法，叫“顾名思义”。社会民主党，从产生于19世纪至今百年的主要欧洲工人运动的历史来看，从国凯主席历来的思想言论来看，社民党也应该是一个左翼的政党无疑。民主运动是有左翼和右翼的。就是对共产党在中国的统治政策，持从左的方向批评与从右的方向批评，两种。民主运动有共同的东西，他们都对共产党统治不满，反对共产党政治上的专制，反对它不能容纳各种不同的政治团体和政治意见，要求共产党开放宪政下的平等多元。但随着这共同要求的展开，各团体所代表的那些社会阶层群体的利益，就会决定他们可能从完全不同的方向，来对共产党开展批评。

香港民主运动是从1989运动后，发展起来的，都是反对中共的专制，但一旦与香港的实际施政问题结合，民主派就要分化为各种施政诉求的团体，对香港政治作不同方向的批评，于是就叫“泛民主派”。中国民运自民主墙，六四以来，也是如此，对共产党统治的批评，在发展中，哪怕在中国民主化还没有实现前，也一定会分化为左翼和右翼。不能说只有右翼的批评，激烈反共的批评，才是民运，左翼的批评，就不是民运，就是所谓“亲共”“投共”。左翼的团体，不要怕这种攻击。自己确定代表了中国社会某个群体阶层的利益，该做什么做什么，该说什么说什么，该作怎样的批评，就作怎样的批评，这才是百花齐放，这才是独立自主的民主运动，这才是多元。

现在民运的主流，大体被自由派的舆论把持着。自由派毫不讳言他们是右翼。他们鼓吹完全市场化私有化的自由资本主义，实际是官僚特权阶级的资本主义，放任中国的阶级分化和工农弱势阶级的绝对贫困。但奇怪，至今还没有一个民运的政党或民运的团体，正式把这右翼的主张，奉为自己的纲领。中国民主党是不是？海外从徐文立的主张看来，好像不是，从王有才“顾名思义”的一些言论看来，好像是。总之，至今不明确。我倒希望看到民运有一个正式打出右翼纲领的政党出来。虽然我自己，是左翼。1980年我的长文，《毛泽东与文化大革命》，就主张了中国的新民主主义，即民主社会主义。

中国的民主运动，是为了中国的建设不是为了中国的破坏。我们要把中国民主建设的担子担在自己肩上。机会是属于有准备的党的。中国工党与中国社会民主党率先明确为自己的性质定了位，就有了明确的方向和党的社会责任感。现在中国民主党还很混乱，不容易很快一致。我感觉这样下去，中共工党和中国社会民主党也许很快可以显示出，一旦关键的时刻到来，它比中国民主党更能承担中国变革的历史责任！

谢谢国凯主席

2007年3月17日

王希哲在台北向王丹项小吉提问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2-02-12

2008-03-21 04:36

3月20日，来台湾观选的杨建利，王丹等在台北举行“中国民运人士谴责中共政权武力镇压西藏”记者招待会。王希哲向王丹项小吉提出两个问题，请求回答。

如下：

1）问王丹：六四，是典型的学生和平抗议、示威遭到中共出动野战军的包围和镇压，因此我们愤怒，谴责中共。但这次的西藏大规模暴力事件，你已经有证据证明，它是西藏僧侣与当年学生一样在和平示威中，遭到中共军警先动手的镇压吗？从最近的各类报道，我判断似乎不是这样。显然是僧侣们在某种预谋策划下，先动手，向各族无辜平民打砸抢烧杀，发泄他们不满的。我完全同情达赖不追求独立只要求自治的主张，但达赖的可贵正是他一贯的主张和平非暴力。我们，特别是六四代表人物现在自己轻易地把六四与这次西藏暴力事件等同起来，它对保护六四运动的和平形象是有利的吗？我们应该要求，中共迅速开放中外记者到西藏自由采访，使人们得到迅速而客观的真相报道。这个要求是完全合理的。（王丹回答：我也不很清楚。这些声明是盛雪，杨建利发起的，请他们回答。）

2）问项小吉：刚才你说，“我们对中共六四的镇压和这次对西藏的镇压，要一样的谴责，不能双重标准”。但我觉得，对以袭击杀害平民为手段达到自己政治目的恐怖主义行为，我们也要一样的谴责，不能双重标准。前面薛伟说，中共对达赖的拒绝会迫使青年藏人走上激进的暴力抗争道路。这是很可能的，这次就是萌芽。但你激进，就可以拿无辜平民开刀吗？激进，可能朝向两个方向发展，一个是你去袭击军警，政府，两把菜刀闹政治革命；一个是袭击杀害无辜平民，把他们作人质，达到你的目的。你说是因为中共长期镇压西藏人民，但宾拉登911袭击双子塔，也有他们的道理，他们也说，是美国、以色列和西方长期镇压阿拉伯人，西方强大，国际媒体又掌握在西方手里，阿拉伯人有冤无处申，只好劫飞机去炸双子塔报复。我们说，不对。无论你有多少理由，你袭击杀害平民作为政治报复就不对，就是恐怖主义。我们就要谴责你们，反对你们。怎么我们今天对暴乱僧侣就可以双重标准，拿出各种理由为他们在西藏袭击杀害各族无辜平民“反抗中共”，叫好，辩解呢？

中国民运也是主张和平理性非暴力的，这次事件表示了西藏恐怖暴力在冒头，达赖都表示了一下忧虑，我们不但不忧虑，不批评，还去兴风作浪，推波助澜，鼓励他们，今后西藏恐怖暴力事件越来越多怎么办？甚至西方都不得不出来反对怎么办？我们就会很被动，民运就一定脱离了中国最广大人民。你们是不是应该更慎重思考一下？

（项小吉回答大略：1、六四以来中共对人民一贯的镇压，使我们作出中共这次动手镇压西藏人民的推论。推论方法在法庭上是不可以使用的，但在这种政治抗议中是可以使用的。2、由于中共对西藏人民的长期镇压，西藏人民反抗就会有过火行为，顾不得手段，不应该指责。3、既然外界不了解真相，中共为什么禁止中外记者进入西藏自由采访？这就是心虚。中共应该立即兑现对奥运承诺，允许中外记者作任何主题的采访报道”。）

3月20日于台北

注：这次记者会主席台也为王希哲设座。王希哲没有上台，并请求将台面王希哲名牌撤去。

左翼民运的兴起与中国民主化的新思维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2-02-12

（一） 争取民主化运动的一般规律

（二） 右翼民运垄断“民主”诉求的危险

（三） 中国左右翼民运制衡的历史经验

（四） 海外右翼民运目前的状况

（五） 左翼民运兴起及其新的经验

（六） 中国民主化的新思维

（一）争取民主化运动的一般规律

追求集权国家的民主化，总是包含着两个方面，一是它的形式方面，一是它的内容方面。形式方面比较简单，无非是要求社会政治多元化：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结社自由，民主选举，宪法政治等等。这些要求，可以说，在绝大多数国民那里，都是能够比较一致的，甚至是中国这样的集权国家在它的宪法上，除了执政党民主轮替外，也都作了表面的确定的，因此，没有太多争议。那么，“争取民主化运动”，即民运，又是干什么的呢？就是人民中一批先进的、勇敢的分子，积极地展开活动，甚至形成运动，要求把社会政治多元化的那些民主形式，从宪法的纸面，尽快变为现实，更激进的，则提出政党轮替，结束一党专政。这样，他们不可避免地要遭到政府方面的镇压和迫

害。他们有的长期入狱，很多的，则流亡海外组织起来，在海外开展反政府的民主诉求活动，又叫做“海外民运”。但这些海外民运组织立即遇到一个生死存亡的首要问题，“谁来向他们的政治活动甚至个人生活提供经费？”只能是西方国家的国家机构辖下或间接操控影响下的各类基金会。西方国家对他国民主人权运动的支持，是两面性的。一方面，是西方国家数百年前，争取民主自由斗争传统至今的理想主义精神，它是正义的；一方面，则是削弱瓦解他国，特别是削弱瓦解苏联中国这样的大国，以巩固自己对国际关系垄断地位的国家自私利益所需要的。为了得到金钱的资助，于是，海外民运“主流”，便一天天一步步地成为了代理西方国家对中国利益的运动。79-89 的英雄们，他们当年的民主口号，绝没有分裂中国的内容。现在有了，据说，他们已经“毫无心理障碍”地赞成了“住民自决”，将台湾、西藏、新疆、内蒙一个一个“自决”独立出去。非但海外，留在国内的异议精英，也都眼红红地指望得着各西方国家基金会的“大奖”，还有“稿费”。稿费可以生活，“大奖”一得，则身价十倍，可以在西方露头露脸。这对知识分子精英有着巨大的不可抵御的吸引力。当然，这就必须自觉地与西方“普世价值”保持一致，以基金会老板的立场观点为自己的立场观点。精英们经常攻击左翼与共产党保持一致，但他们自己，则是很自觉地反方向与西方老板保持一致。于是，海外民运及其国内精英就表现出这样的特征：1、全面否定共产党的一切，所谓“逢共必反”；2、极端仇视历史和现在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极尽诬蔑为能事；3、极端仇视和蔑视国内和海外拥共的，或仅仅爱国的一切中国人。这三大特征，表面是海外民运及其国内精英的民主诉求，实质，不过是西方国家政客通过他们的代理对中国的“民主”诉求罢了。

（二）右翼民运垄断“民主”诉求的危险

海外民运及其国内精英，由于他们的特征是代理西方反共反爱国主义反爱国的中国人的，我们将之归划为右翼民运。但中国13亿人民并非都是右翼，他们中的很多，是拥共，或虽不拥共也批评共但主张爱国主义的。相对右翼，我将它归划为左翼，虽然这些具体人群的状况极其复杂，是无法按教科书或西方常规以教条的“左右”定义去划分的。右翼人民多，还是左翼人民多？我认为还是左翼多。右翼民运不服气，争辩说，“没有选举，没有自由民调，你怎么知道左翼比右翼多？”这确实不好争论。但反过来，同样的道理，“你又怎么知道右翼比左翼多？”那么，一半对一半，近14亿人民，7 亿右翼，7 亿左翼罢。7亿右翼人民，开篇说过，他们的先进分子，由于长期的勇敢站出来抗拒政府压迫，争取多元民主形式的英勇斗争和牺牲赢得了声誉，又在西方国家的支持和赞赏下，久而久之，被认作了全部民主运动本身，他们的领袖人物蜕变为西方利益在中国代理人后，这个右翼民运的“民主”诉求，竟也被认作了代表整体中国人的民主诉求。一切对他们发出的异议声音，无论来自体制内外或海内外，一概被蔑视和谩骂为“中共走狗”、“爱国愤青”、“文革余孽”，如此等等。在右翼领袖眼里，中国人民的民主诉求是什么，必须由他们来垄断解释，而且只能由他们来垄断解释。再看7 亿左翼人民。他们是一群对中共政权比较认同，或虽不满但尚可容忍，期待改变的人们。他们的大多也希望早日看到各项宪法公民自由的真正实现，但他们更多看到中国的进步，因此更关注中国发展的繁荣稳定和国家主权的完整不遭到破坏。他们相对保守，不愿对抗政府，因此他们从没有自觉地组织起来，去发展代表他们诉求的民主运动。他们没有能够意识到由右翼民运垄断“民主”诉求的危险。他们自己也相信，中国的公民自由和多元政治是一定要来到的，而且不远了，这是中国经济自由化带来的利益大分化后的趋势和潮流，但他们不去想一想，这一天真的来到，右翼民运挟长期的强大的组织力量和西方金钱舆论的支持，垄断了中国民主诉求的霸权，而没有任何有力的左翼人民运动抗衡，将会是一个怎样的局面？右翼的越来越极端的诉求将节节推进，左翼的捍卫国家完整的诉求将节节败退，中国势必在西方利益的要求下全面崩溃，四分五裂。假使在某个将来，大多数中国人终于认识到了右翼民运代理西方利益的本质，在中国“普京”的组织和领导下，重新获得政权，但金瓯已破，那时的中国，已经永远不会再是原来那个一千万平方公里主权领土来养育人民的伟大中国了。所以，现在的左翼人民就应该紧迫地觉悟起来，尽快地组织起来，形成自己足以抗衡右翼民运的左翼民运，在中国民主化来到的那一天，不至于毫无战斗力准备。

（三）中国左右翼民运制衡的历史经验

一党政治和一党专政都不行，必须要在宪政下有强大的反对党对它实行制衡，才能实现国家各阶级各阶层和利益集团的民主。这个道理几乎是常识了。但人们没有深入想一想，同样的，民主运动，一“运”政治也是不行的，一“运”专政更是不行的，有了某翼民主运动后，也就必须在宪政下，发展强大的与之对立的另一翼民主运动对它实行制衡，才能有效防止各自的领袖和群众在激烈的运动中走向极端，以平衡他们的政治诉求，实现国家各阶级和利益集团的民主。文革中的两派“大民主”政治，是很有启示的萌芽。它所以最终失败，未能如顾准所愿：“使武斗的两派服从民主规则来竞赛，祸乱的因素就可以变成进步的动力。”是因为毛泽东根本就没有打算为中国政治建立“民主的规则”，根本没有打算通过文革群众运动的探索，在中国建设规范的宪政民主制度，相反，用所谓的革命“大民主”破坏了法制。李一哲的《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最为痛感的，正是这里。也正是这个两派政治可以用“民主的规则”规

范它实现建设性的民主化的可能性，给了希哲至今的启示。89民主运动，完全可以不必血腥收场。不错，后期，自由放任的学生运动越来越走向失控，原始的学生领袖们事后也描述说，那时的广场已经是“谁的声音越大，谁的口号越极端，越煽情，谁就越能获得在场学生群的欢呼拥护”。理性领袖早被排斥一边，没人听他们，没有了发言权。但是，只能靠军队镇压一法了吗？不。其实，这些广场上和上街示威游行的学生和百万市民们，就是造反派。保守派还没有登场。只要政府不予阻止，还不要说鼓励，那时自有绝不会少的郊区大工厂工人、农民和保守市民，会同样的自发起来游行，通过长安街来到天安门广场，表达他们对走向极端的学生的反对，并提出较为温和的诉求。群众反对运动的出现，必能比政府的劝说百倍有效地遏制广场学生的政治高烧和极端化，使他们恢复理性，与保守派代表一起，共同回到与政府的谈判桌上。于是，89民运能够获得的民主果实保住了，以此为新的出发点可以继续前进了，而且最重要的是，运动和平落幕了。两派不会武斗吗？不会。一切严重武斗，都是政府破坏法制放任的结果。只要政府坚守无论哪派人民均有平等的宪法权利，违者必究，“两派服从民主规则来竞赛”，哪里会有武斗！站在复仇的立场仇恨文革，根本不能从文革中吸取任何有益经验建设民主的邓小平、陈云们害怕一切人民运动，仇视一切人民运动而无论其左右，剩下的便只有滥施武力，出动军队开枪收场的不二法门了。再看台湾。台湾自多流派的“党外”运动发展成民进党，几十年它是唯一的对抗国民党统治的民主运动。执政的国民党和失去政权后的国民党从未拥有支持或倾向它的群众性民主运动。因此，民进党成为了台湾民主诉求的垄断者。民主＝民进党，民进党＝民主，社会几乎没有任何质疑。它执政后，没有了群众反对运动的制衡，使它可以随心所欲将一己的台独党纲置于全民的一中宪法之上，迅速走向跋扈、极端和腐败、甚至种族法西斯化。在野国民党对民进党的任何批评都被视为“外来政权残渣余孽复辟”的梦想而毫无作用。直到反对民进党的另一部分台湾人民忍无可忍，老民运施明德领导的百万红衫军新反对运动出现，这个民进党垄断“民主”的局面，才被打破。从那时起，民进党才开始有了与它对立的另一翼的人民民主运动的制衡，迫使它趋于理性，为谢长廷和新生代开辟了道路。最近的08年台湾大选结束，马英九当选，国民党再上台，人们普遍评论说“台湾民主成熟了”。但要问，什么时候开始成熟？就是红衫军出现的那一天！正是民进党绿色运动有了制衡它的另一翼民运出现的那一天，才标志台湾民主开始走向成熟了。施明德的伟大，就在这里。香港有些不同。97回归前后，香港便存在着对立两翼的民主运动。共产党领导和影响的左翼工人运动有着长达近一个世纪的历史，根深蒂固，势力雄厚。批判共产党专政的右翼民主运动虽然一度强大，但历史较短，几乎与89民运同步开始，而且它的大多数领袖，都是因六四北京屠城而从左翼决裂出来的各种社会主义者，保钓运动爱国主义者（“愤青”）。只有李柱铭、陈日君等极少数人物，才算得上香港真正的右翼。如果说两翼群众民主运动的制衡是民主社会健康的保障的话，香港右翼的渐趋弱化，失去右翼有效制衡的香港左翼加速极左化，才真是香港民主化的大忧。因此，对中共来说，香港民主化的条件是相当成熟的，双普选完全应该尽快落实，对所谓“港独”的担心，是一点根据也没有的。

（四）海外右翼民运目前的状况

前面说了，右翼的海外民运（主流）一天天成为了代理西方国家对中国利益的运动。它还表现在：1、它的经济支持来源于西方国家各类基金会，或还没有得到但希望得到的经济支持，其眼光只能朝向西方国家各类基金会。台湾发生的变化因素这里暂不讨论。2、它的领袖不是政策、能力与组织的竞争，而是竞争“洋人认你”的地位。一旦“洋人认你”，你便是资源的掌控者和垄断者，也就是民运的万年领袖和绝对统治者。吴宏达不说他，你看魏京生的“中国海外民运联席会议”万年的主席，何曾是据它说“联席”的那些民运组织选举和再选举出来？“中国海外民运联席会议”名堂不过是魏京生的私人平台。中国的民运“领袖”实质由洋人选择出来。个人不奇怪，最奇怪的是从未遇到视“民主”为圭臬的民运任何挑战和质疑，为什么？就因为“洋人认他”。这在海外民运，是公认的定律。在中国民主党罗德岛代表大会上，唐元隽带来了“纽约主流民运”意见，提出王希哲退下来担任民主党顾问，也是不适宜的。为什么？“因为有希哲的名字挂在那里，就难以得到任何基金会的资助！”3、理论上，“人权高于主权”，将其抬高为举世必须膜拜的“普世价值”，是右翼的海外民运及国内右翼精英代理西方国家对中国利益的基础理论。国家主权，是人民最高的财产权，也就是人民最高的人权。主权本身就是人权的体现。右翼民运和精英总是标榜他们反对共产主义。但“人权高于主权”的理想境界，一定是共产主义。如果“人权高于主权”，拿美国来说，全世界的人类只要自己人权的需要，就应该自由地进入美国，享受美国的一切。美国不应设置任何边界。只要世界各国还有边界，只要进入美国还必须得到美国政府的签证，美国就在告诉我们：“主权高于人权”。当藏独暴力抢夺奥运火炬事件，引发了西方各国中国留学生和侨民抗议示威的时候，白人对他们大吼：“这里是法国（这里是美国），滚回中国去！”就是西方在最有力地教育中国学生：“主权高于人权”！但右翼的海外民运及国内右翼精英们必须强调“主权高于人权”，为自己代理西方国家利益提供合理辩护。欢呼轰炸中国驻南大使馆外，甚至他们那么着急，北大教授焦国标出面，一再呼吁美军早日打进北京，把“人权”带给中国人民。这决不是右翼“愤青”一时激动之词，焦教授为此得了美国民主教育基金会的“杰出民主人士奖”呢！呼吁美军打进北京，是右翼“杰出民主人士”的模范。若问，一个国家的政治势

力，不允许代理他国的利益么？允不允许，各有法律层面的说法。但它却是民主社会的普遍现象。当今天的世界经济紧密联系，你侬我侬之时，哪个国家不希望扶植他国亲自己的政治势力代理自己的利益？西方国家极力鼓励和支持他国无条件地民主化，是为了什么？“解放全人类？”也有一点，但功利所在，就为了扶植自己的代理人！现在经济全球化的中国，同样希望扶植他国亲华的政治势力代理自己的利益。事实上，除非战争状态，一个民主开放的国家内部，有一定的政治势力倾向代理他国的利益，对这个国家稳定它的国际关系，也是必要的。但中国的基本利益，必须要有捍卫整体中国利益的政治势力来承担。它便是与右翼民运对立的，本身成分复杂而广泛的左翼民运。

（五）左翼民运兴起及其新的经验

这次反藏独暴乱保奥运火炬海外群众运动的兴起，是中国一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转折点，它最伟大的意义，是第一次让西方听到了他们过去从未听到过的中国人民的另一部分主动站出来发出的强大声音。过去，西方政客只能听到右翼海外民运发出的声音，这些声音实际是他们自己声音的反射，但他们深信不疑这是代表了中国人民的声音。不但西方政客被误导了，右翼民运自己也早被自己误导了，也都以为自己的声音就是中国人民的声音。这一回左翼运动出来，他们才恼怒不安，如五雷轰顶。无论他们怎样习惯性地咒骂这些成千上万青年们的反对声音是“中共走狗”，“愤青”，“爱国贼”，把他们描绘为中共收买或没有头脑的少数，都无损这场席卷全球爱国群众运动风暴对他们压倒性的强大。就像过去他们错误估计，只要有了互联网进入大陆，中共一定明天崩溃一样，这次，右翼们也盘算，只要西藏喇嘛带头一闹，海外藏独就闹；海外藏独一闹，全世界就围绕奥运火炬闹，共产党退让，国内也就闻风而动全民“起义”跟着闹，共产党就完蛋，中国就轰然崩溃。不料，全然相反。长期沉默的另一部分中国人被激怒了，他们一下子团结了起来，奋勇地站了出来，向西方对藏独暴力说不，保卫奥运火炬。国外国内，一场与右翼对立方向的全新的爱国民主运动欻然兴起了。遭到沉重打击的右翼现在寄希望中共政府出手来帮助他们了。他们恐吓中共政府说，啊呀，“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是双刃剑呀！”双刃剑？有哪两个刃？一个刃向外，是对着帝国主义的。帝国主义欺侮中国人，中国人就要反抗，这个刃有什么不好？一个刃是向内的，是向着政府的。如果政府对帝国主义的欺侮软弱，不敢抵抗而卖国，人民就打倒它。这个刃又有什么不好？很好。五四运动使用的，就是这个双刃剑。右翼那么恨共产党政府，要它垮台，怎么忽然又爱护起政府来，深怕它被爱国主义的“双刃剑”伤害了？无他。无非是自己对左翼爱国运动的兴起恐惧而一筹莫展，企图恐吓一下中共，借助中共的手去消灭自己的这个天敌于萌芽中，自己看热闹罢了。不过，它也提醒了我们注意。现在，左翼爱国运动还在向纵深发展。它已经有些怎样的初步经验，值得我们提出呢？1、西方政要和媒体对中国有意无意的歪曲，大多发生在留学生爱国运动兴起之前。左翼民运一兴起，这类歪曲和右翼的行为立即收敛，气焰立降。有助于西方正面人士兼听双方诉求客观了解中国。这种群众运动力量达到的结果，是一千个政府发言人哓音瘏口也无法达到的。2、必须坚持群众运动的和平理性，提高运动的策划、组织水平。运动告一段落后，各地运动的组织者应该串联开会，建立联络组织，总结经验，培训队伍，做到“打一仗，进一步”。3、西方需要中国，中国需要西方。这次爱国运动，是使西方“平等待我”的运动，决不是反西方运动。运动的口号和目标一定要充分考虑“有理、有利、有节”。4 、正确看待右翼的谩骂。接受谩骂中的合理意见，把这一切谩骂视为制约自己的运动不致走向极端而失败的最佳良药。5 、运动正在向国内发展。国内运动缺乏组织。任何无组织的群众运动都是容易走向极端的。海外爱国运动的联络组织应该迅速担负起责任来，依托网站和各种方式，指导国内爱国示威运动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立场。和平表达自己的意见，任何做法，切忌一哄而上。决不可脱离最广大群众的利益和接受度。同时劝说政府，必须在民主与法制的轨道上保护和对待群众爱国运动，做到运动最终的和平退场。

（六）中国民主化的新思维

胡平一再说，“共产党是靠杀人维持它的统治的”。他大错了。这一次共产党危难关头，他应该看到究竟是什么力量在支持共产党统治的了！这次左翼爱国民主运动最大特点，是它团结了海内外华人及时帮助中共政府渡过了难关，但它不会减轻了中共政府民主改革的压力，相反，更增加了它加速改革的压力。爱国学生和华人在这场奋战中，最感吃力的是西方人对“中国不民主”的指责。他们的回应只能是，“中国正在改革，中国会一步步好起来。”这样艰苦而委屈的回答，中共政府也是听见了的。除非让这些自己的基本群众也绝望，使自己最终失去全部的统治基础，共产党应以提出改革实际步骤的行动，作为对左翼运动在危难中极大帮助了自己的报答。过去，中国的改革总是由右翼提出。邓小平以来，只要提改革，提“解放思想”，永远是右派的改革，右派的解放思想，右得越极端越表现“解放”。右派精英垄断了“民主”和“改革”的话语霸权，左派处于被压迫状态，它的任何诉求都被斥为“倒退”，“改革”成了右派对左派的专政。它的类似结果，在苏联东欧引来了灾难。从此，使中共畏民主改革如虎。今天大不同了。左翼民主运动兴起，过去国内孤军奋战的左派人物有了群众运动的依托，一个足以抗衡右翼民运的左翼民运就产生了。左翼右翼都有了克己的天敌，政治生态环境得到改造，两个集团的诉求就都不能在运动中片面走向极端，共产党

动用专政机器镇压失控走向极端的群众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便大大下降，法治开始确立，这才意味着中国民主开放的条件开始成熟了。国内长期强势的右翼精英们就能与回国的海外右翼民运结成新的集团，抗衡左翼运动了。民主，无非是全体人民都能根据自己阶级或集团的利益愿望自由地提出意见和批评，并将这些批评意见综合转化成政府的政策。左翼民运兴起，对立老资格的右翼民运，意味今天中国民主已经开始。并不是右派垄断的“民主”才是民主。当然，不能停留于开始，它还要走向多党的政治，多党政治才是民主的正题。左右翼民运的发展恰是为多党政治建立了基础。左翼民运为基础发展出来的政党，必是共产党的同盟者。共产党有了这样的经受过群众运动锻炼的强大的同盟者的支持，它也就可以逐渐有了信心，愿意与各政治党派玩民主游戏，最后放手人民自由地选择，而免除交出政权的恐惧了。若问，共产党有了左翼民运和政党的安全保障，仍然不愿放弃一党专政怎么办呢？我们说过，中国的自由化和民主化是今天中国经济利益多元化后不可避免的大趋势，多元的改变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我们担心的，仅仅是共产党专政崩溃后更黑暗的右派专政。只要避免了这个前景，中国民主化由于左右两翼力量的平衡得以健康到来和发展，其他，就是根本无需担心的了！那么，中国民主化的新思维究竟是什么呢？右派理想的“民主化”，是由它垄断的“民主化”，是共产党向西方支持下的右翼步步退让，最后交出政权，实质由右翼代理西方对共产党和全部左翼群众实行专政和清算的“民主化”。右派是凌驾社会的“胜利者”，西方老板坐在他们的后面，共产党的下场等待他们的发落，他们可以宣布宽赦共产党不予清算，也可以不宽赦要清算，一切取决于右派中温和派与复仇派争斗的结果。但按他们的价值观贯彻的“转型正义”是一定要进行的。历史旧账，右派有右派的“正义”，左派有左派的“正义”。决裂和内战就来到了。社会和国家就无可避免陷入大动荡、大破坏和大分裂。这不是“民主化”成本过高的问题，而是根本就属反民主的问题。总之，右翼旧思维下的中国民主化，是社会崩溃型的民主化。有了东欧台湾经验和共产党自身的变化后，这在中国已经完全没有了和平实现的可能。既然中国民主化一定要来到，而右翼民运由西方扶植和支持，那么共产党就应该有意识地扶植支持左翼民运，使两翼力量一开始就有了均衡，这时开放宪政规范下的民主化，“使两派服从民主规则来竞赛”，就一定能够是社会建设型的民主化了。两派均衡下的社会建设型的民主化，这就是希哲中国民主化的新思维。

2008年4月20日

附某民运朋友的读后评论

希哲先生眼光独到，他尖锐地指出：“这次反藏独暴乱保奥运火炬海内外群众运动的兴起，是中国一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转折点……这次左翼爱国民主运动最大特点，是它团结了海内外华人及时帮助中共政府渡过了难关，但它不会减轻了中共政府民主改革的压力”。回顾最近几年，在很多群体事件发生的过程中，除了当事者和路人巧遇以外，不少朋友都是从手机里，电脑上得到信息而赶去参加的。尤其在这场反藏独保奥运的群众运动中，各地民众通过手机短讯，网络联系一夜之间就能号召千军万马冲上街头，这种斗争方式对任何统治者来说都是致命的威胁。拉萨骚乱是西方的杀手剑，虽然没有击中要害要也让中共出了一身冷汗，以我只见，对西方利用藏独大搞敲诈勒索的流氓行径，中共除了忍让就是妥协，否则别无他途。这种两面手法既需要高超的技巧又要绝对的保密，一但漏怯，反藏独保奥运的广大群众必然要杀回马枪，必然要火烧赵家楼。用不着右翼民运的提醒，谁都知道爱国主义是双刃剑，正如希哲先生所说：“一个刃向外，是对着帝国主义的。帝国主义欺侮中国人，中国人就要反抗，这个刃有什么不好？一个刃是向内的，是向着政府的。如果政府对帝国主义的欺侮软弱，不敢抵抗而卖国，人民就打倒它。这个刃又有什么不好？很好。五四运动使用的，就是这个双刃剑。右翼那么恨共产党政府，要它垮台，怎么忽然又爱护起政府来，深怕它被爱国主义的双刃剑伤害了呢”？

在奥运过后，西方或许降低对中共的压力，藏独或许就此善罢甘休。但是，工人下岗，农民失业，物价飞涨，股票大跌等各种社会矛盾立即就会显露出来，尤其是对共产党内的贪污腐败分子，中国左翼的各路英雄豪杰早就摩拳擦掌，必欲除之而后快。这股新兴势力，这股新兴的左翼势力才是中共的心腹大患。所以希哲先生那句“共产党就应该有意识地扶植支持左翼民运”的话还值得认真推敲。

“两派均衡下的社会建设型的民主化，这就是希哲中国民主化的新思维”。这项新思维的出发点是善良的，结论是正确的。

中国工党主席方圆与工党顾问王希哲旧金山会晤纪要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2-02-12

中国工党主席方圆与工党顾问王希哲旧金山会晤纪要

近日，中国工党主席方圆途经旧金山，与工党顾问王希哲就工党发展和其他中国民主有关

问题交换了意见，整理会晤纪要如下：

一、中国工党香港二大的路线是正确的。这个路线，是使工党尽可能早，尽可能快地进入中国体制内，以参与中国民主进程的路线。中国工党在香港正式注册。工党承认“香港模式”，即“中共领导下的多元政治模式，或曰和平选举模式”，积极投入香港政治，实际锻炼自己。王希哲认为，虽然工党至今尚未能合法进入大陆，但中国开放趋势的发展，已经使这一天的到来，越来越近。今天的互联网络政治，实际已经是一个开放的议会，或曰开放的“政治协商会议”，各种批评、建议、监督中国执政党的意见，已经可以在这个开放的议会，开放的“政协”中，自由发挥，而且明显越来越强烈地实际影响着执政党的政策及纠正着执政党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领导人的作风。同时，人民也可以在这个“网络政治协商会议”中，认识、批评和选择他们对各类民主党派的认同。中国工党必须要以一个正面的、建设性的在野党的形象参与“网络政协”，加强在“网络政协”中的积极亮相和影响。

二、方圆、王希哲共同认为，中国工党公开声明，它继承文化大革命中“全红总”社会主义工人运动的传统，致力于创造一个承认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但独立于官方的全国独立工会，以保障工人和一切劳动群体权益，是完全必要的。它充分肯定中国工人阶级文革以来为维护自己的政治经济权益所作斗争的历史。中国工党，就是一个民主社会主义性质的左翼政党。

三、方圆高度肯定王希哲最近重点提出的民运左右翼相互发展，平衡制约，走向开放民主社会的思想。他认为第一，民主运动是分左右翼的，这点非常重要，纠正了过去人们对民主运动的片面认识，发展了民运理论；第二，民运的左右翼各自承担它们的社会角色，都是必要的，缺一不可的；但第三，今天对中国政治民主改变的推动，左翼的自觉组织和发展比右翼将更能够起到积极的作用，这点，希哲阐发尚不够。王希哲赞成方圆的意见，但表示，为了减少右翼民运的误会，还是强调左右翼民运的角色平衡为好。

四、通过这次反藏独保护奥运圣火和川北抗震救灾，中国共产党大面积赢得人心，凝聚了海内外广泛的人气，使中共再次获得了统治合法性。但中国政治改革滞后于经济改革带来的弊病仍然存在，危机就仍然存在。我们期待中共着手改革，但我们更着眼人民怎样实际改变着社会。“多难”激发的中华民族团结一心抗击灾难的民气，必须转化为优化政治的改革诉求，才能达到因灾难团结奋发而兴邦的结果。中国工党珍惜民气，保护民气，反对一切对中国人民的侮辱攻击，同时呼吁中共明白一切事物发展到顶点都是要转化的。中共必须抓紧时机善用民气，励志改革，清明政治，不可将人民今天对自己的认可，作为掩盖弊病，一切不变，不思改革进取的保护伞，否则救灾凝聚的海内外民心失望而一变，将使中共连同中国，陷入更深刻危机中。

五、对台海两岸关系最近将来的发展，方圆、王希哲略有不同的观察判断。但一致认为，中国工党应该支持马英九吴伯雄国民党和胡锦涛共产党在“九二共识”下，改善两岸关系的一切努力。中国工党对两岸未来一切可能的和平发展和民主统一模式，不作旁观者，而要积极奔走，积极介入，使两岸关系的发展成为中国全局民主化的强大推动力。

2008年6月1日

驳胡平“中国特色爱国论”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2-02-12

胡平，你的意思是，要爱国，就处处爱。不然就不要爱。是吗？为什么人家不可以高兴这里爱，就这里爱，不高兴那里爱，就不那里爱呢？为什么人家就不可以“党要我爱就爱，党不要我爱就不爱”呢？这难道不都是人家的权利吗？凭什么人家说爱国了，就非得处处要人家爱呢？凭什么人家说爱国了，就“胡平要我爱就爱，胡平不要我爱就不爱”呢？胡平，你只能指出人家，在他爱国的那个地方爱错了，或党要他爱国的那个地方爱错了。你无权指责人家，在你认为也应该爱国的地方，人家不去爱。你可以批评人家爱国不彻底，但凭什么你要求人家爱国就非得彻底呢？人家爱国不愿彻底不行吗？你胡平为什么不作出一个“彻底爱国”的榜样出来，给人家示范示范呢？如果你胡平们承认你们是不爱国的，甚至是卖国的，害国的，你们有什么资格批评人家爱国不彻底呢？不彻底爱国，也总比卖国、害国好吧？如果你胡平们认为你们才真是爱国的，彻底的，比愤青们爱国的，上面说了，你怎么不作出一个

怎样彻底爱国的榜样给我们看看呢？

胡平你骂愤青“中国特色的爱国”，为什么你不看看你们的“中国特色的民运”又是怎样爱国的呢？难道不同样是“西方（或台独）金主要我们爱就爱，不要我们爱就不爱”么？中国的台湾主权你们爱了吗？中国的钓鱼岛主权你们爱了吗？中国的西藏主权，新疆主权你们爱了吗？中国驻南大使馆的主权和人员生命你们爱了吗？你们这些通通不爱，只好像很爱西伯利亚的历史主权，很爱蒙古的历史主权，当然也可以。但你们不是同样的选择性的“爱国”吗？胡平你不同样逃不出胡平讽刺的“中国特色的爱国”吗？

决不是说，因为胡平“民运”们，实质也不过是“中国特色的爱国”，所以，愤青们的“中国特色的爱国”就好，就对，就应该向胡平们学，不！老王的意思是：1、尊重愤青们和一切人们爱国不彻底的权利。他在哪里爱国，在哪里不出来爱国，随他们志愿；2、希望他们彻底爱国，在一切应该爱国的地方，都出来爱。不必看党的眼色，但不勉强。我们自己可以作出彻底爱国的榜样来，但尊重人家学不学我的权利。但胡平及胡平们的意思是：愤青们，既然你爱国不彻底，就不要爱国，与我们一起，卖国、害国罢！

2008-06-12

胡平们右派精英不要老作清末革命梦，且去吓唬中共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2-02-12

胡平们不要老作清末革命梦，且去吓唬中共。中共要被这种吓唬嚇倒，就不是中共了。清末革命能成功，是因为拥兵重臣袁世凯利用革命两头通吃，从孤儿寡母手中夺天下。演曹操、司马氏前戏。若老佛爷还在，或换一个强势的清帝王，能轮到他袁某耍这般权谋？能有辛亥革命成功？大大的未必！更大的可能是，清廷镇压了革命，但政治让步，“执行革命的遗嘱”，向真实的君主立宪，跨前大步。今天中共的形势，危机重重不假。但是孤儿寡母的情势吗？恰是这种危机的挑战，才可能使中共再出强势人物。什么清廷不接受类“08宪章”，暴力革命就起来了，清廷就推翻了。如此简单的因果演绎，不过是后来的国民党与共产党编写的故事罢了。右派精英不喜欢国民党共产党写的一切故事，但不知为何，特别厚爱这个故事。还有什么“后意识形态时代”。右派精英没有别的本事，就只有这种创造玄而又玄名词吓唬人的本事从70年代末起，什么“后现代”、后...后...后...，创造了多少了？自己不烦腻？

2009-01-09

警惕胡平们“民运理论”向拉登化的演变！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2-02-12

现在，为7.5少数维人恐怖主义暴乱滥杀辩护，有一个突出的说法，就是根源在共产党专制制度；暴乱有它的“合理成分”。所以，就算“所谓暴徒”（他们现在不得不承认“所谓暴徒”杀人了）无论滥杀了多少各族平民，都应该“谴责共产党，不应谴责所谓暴徒”。胡平就是代表。

我们要问，任何的“恐怖主义”，谁没有“合理成分”？哪一种恐怖主义，深究其根源，不产生在某种制度的弊病上？911 拉登飞机撞楼，深究原因，没有“合理成分”？没有国际资本帝国主义制度数百年对世界弱势民族的压迫，欺侮，阿拉伯民众何来对美国深仇大恨要以死相拼？难道我们就应“谴责造成911
的资本主义罪恶制度，不应谴责911 ‘所谓’暴徒”？911 当时，寻找这样那样“合理成分”原因，为拉登恐怖主义辩护的，还少吗？问题就在，人立场不同可以有不同的认知，但无论你原始的诉求有多少你当然认为的“合理成分”，也无论你的痛苦是怎样由于你认定的“制度”造成，那是另一回事，可以自由讨论。只要你现在，以无辜平民为对象滥肆施暴，达到你威胁或挟制的要求，或纯属向制度报复，你的一切“合理成分”，你的一切对“制度”的攻击，都毫无强辩余地，只能受到全世界一致谴责，甚至反击的。

索马里海盗行为“绝对没有合理成分”？若没有帝国主义操纵的国家分裂、动荡和战乱，会有贫穷到极点的索马里？能有那样多的“海盗”去铤而走险？甚至，全世界的一切刑事犯罪，深究起来，都有它的“合理成分”的：强奸，我们不应谴责“所谓强奸犯”。因为共产党制度或资本制度长期压抑了人们的性欲，才引起了“所谓强奸犯”的正义反抗；抢劫，我们不应谴责“所谓抢劫犯”。因为共产党制度或资本制度长期造成的贫穷，才引起了“所谓抢劫犯”的正

义反抗；杀人，我们不应谴责“所谓杀人犯”。因为共产党制度或资本制度长期造成的杀人，才引起了“所谓杀人犯”的正义反抗；——7.5就是！，9.11 就是！那么，只要中国的共产党还没有被推翻，制度还没有改变，或国际资本制度还没有被推翻，制度还没有改变，就让我们13亿中国各族人民，或全世界60亿各族人种，由胡平们带头，尽量的相互自由强奸，相互自由抢劫，相互自由地杀人吧！这一切，“都是共产党制度或国际资本制度的错”，是对制度根源“正义的反抗”。不应谴责为首强奸、抢劫、杀人的胡平们，而应谴责共产党制度，或谴责国际资本制度！

胡平还在胡扯“谁先谁后”。六四，政府动手在先，“六四暴徒”就有理由去大街小巷报复滥杀北京平民了吗？他们这样做过吗？他们这样作了，还能得到任何同情吗？全世界，包括美国有多少次对民众的示威不是政府先动手？示威者只要“觉得不能容忍的事情，使他们马上火气往上冲，于是就做出一些不顾后果”，就可以有理，甚至有预谋有准备的大肆滥杀平民报复吗？谁这样作你胡平是支持过的，请你说说！

胡平的“民运”理论，已经在拉登化了，已经在为反对“制度”却以报复平民为手段的恐怖主义制作合理根据了。一切中国人和一切憎恶恐怖主义活动的世界人们，必须高度警惕！

2009年7月16日

海外民运从魏京生开始，成了一种捞海外“大奖”的风险投资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2-02-12

民运，从魏京生启发开始，就成了一种捞海外这个奖那个奖的风险投资。其投资动机，与毒奶粉资本家投资追逐利润，哪怕最丧尽良心的利润，没有本质区别。“都是下海，一个经济赌博，一个政治赌博”（彭明名言）。

魏京生来到海外一心一意要赌的就是这个诺贝尔奖。后来的民运人物有了他的榜样甚至要与他争。从此，民运的立场，本质就是那奖金奖主的立场，民运的观点，本质就是那奖金奖主的观点。民运要做的，就是那奖金的奖主要求他做的。例如王丹们“自由派知识分子”要说的，要做的，就是陈水扁要他说的，要他做的。

如此而已！

因此，海外民运的民主，本质就是西方奖金的奖主通过民运的代理，企图来为中国作主！

若胡佳得奖，中共会“气得发疯”？不会吧？恐怕气得发疯的，不会是中共或什么“爱国愤老”，首推发疯的，一定是那位不“爱国愤老”的魏京生先生和他的爱密了。

中国民运，民主墙之前的传统还是文革的传统，是没有任何人懂得搞民运还可以来钱的。没有一人能这样想，民运还可以是一种投资途径。到民主墙大多数人也还是没有明白的。混身民主墙的魏京生先生是最先悟出搞民运还可以来钱的人。来到海外一下飞机第一件事就懂得要及时利用其“名气”成立“魏京生基金会”，好装钱的，也只有这位魏先生。

魏京生最杰出之处，就是为人们冒越小的风险政治投资民运以求获得最大利润，“名气”，再包括各类海外大奖，指明了方向，开辟了条路子！

但客观说，早期投资家魏京生赌本还是拼得很大的，十几年的监狱呀。"我用青春赌明天”，得点利润不容易。后来的投资家胡佳、焦国标们，就真得越来越本小利大了，人人眼红了。

看这场讨伐刘晓波风波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2-02-12

刘晓波说“我没有敌人！”居然一场大风波，大讨伐。

我“有敌人”，或我“没有敌人”，全然是“我”自己的事，像“我有老公，我没有老公”，“我有老婆，我没有老婆”，与一切不是“我”的人何干？要动这么大的肝火？

莫非你有敌人就非得我也要有敌人？你认定的敌人就非得我也认定是敌人？“我没有”还不行？真混蛋了！

有人说，刘晓波这个“我”，实际是“我们”。他把我们代表了。这就不行！好，就算是“我们”（这些人有时还真把刘晓波的“我没有敌人”篡改成“我们没有敌人”），刘晓波什么时候说他代表你们了？你们什么时候投过票选举刘晓波代表你们了？你们没有投票选举刘晓波代表你们，却强要刘晓波代表你们，而且还非要刘晓波按照你们的意志去“代表”你们，你们真是好个“民主派”哟！

或说，刘晓波是前“独立笔会”会长，怎么说，多少总还代表点那个“笔会”呀。此说略通。但查该“独立笔会”章程，没有一字一词说是“本笔会有敌人”，前会长于是多少“代表”那笔会说，“我们没有敌人”，有何大错？是笔会的人请出来说说，刘前会长错在哪里？不是笔会的，闭嘴。

这场讨伐刘晓波风波说穿了，实质就是近年以来，反共极右派极端派（他们多是网上英勇但却匿名天知何方神圣的鬼蜮）绑架、劫持海内外全体民运的继续，他们否认中国右翼民众基础上的右翼民运的不同层次不同政治要求的多样性，他们不许百花齐放，不许一切温和理性路线存在和申辩，只许顺从他们的极端路线，他们要以共产党作敌人，要“革命”“起义”“暴力”推翻共产党，若推翻不了，便“台独”“藏独”“疆独”瓦解中国，大家一起毁灭，完蛋，反正它自己早已不在中国，或早已归化他国。你不顺从，便是“五毛”“线人”“特务”。如果共产党还只是判了刘晓波十一年监禁，则反共极端派“五毛”“线人”“特务”乱飞的罪名，就已经判处了刘晓波永世不得翻身洗刷的无期徒刑。

老王不否定反共极右派极端派存在的必要性，百花齐放，这极右的“花”也有权去放，应该去放。你认定了必须与共产党为敌，你就为敌去；你要“革命”、“起义”、“暴力”你就尽管“革命”“起义”“暴力”去（只要你不可伤害平民和胡平般为杀害平民的暴行辩护）。若刘晓波“没有敌人”派反对你们，指责你们，强迫你们一定要服从他们的路线，要你们与他一样高喊“我没有敌人”，老王一定反对刘晓波，反对他只许放温和的花不许放革命的花，就像今天反对右派极端派们只许放“革命”的花，“有敌人”的花，不许放温和的花，“我没有敌人”的花一样！

但还必须指出，过去我们批评共产党说，共产党大搞阶级斗争是不对的，动不动把什么人打成反革命，打成“敌对势力”专政是极左的错误政策，这个批评，还可以继续，但它只有刘晓波这一派才有资格，在共产党的法庭上面对漫长的徒刑仍然平静而充满信心地宣告“我没有敌人”，这对共产党极左的专制力量是何等有力的批判和打击！但反共极右派极端派没有资格。他们坚定地认定了共产党是敌人，他们就没有理由批评共产党也以同样的坚定认定了他们是敌人；他们声称要以“革命”、“起义”、“暴力”去推翻共产党，甚至瓦解中国，他们就没有道义的说服力去剥夺共产党以同样坚定地决心去以专政的暴力镇压他们，并在“保卫中国”的口号之下，团结广泛的左翼人民加强这个专政。

我不完全赞成《08宪章》，但我完全支持宪章派的言论权利，我更支持刘晓波的“我没有敌人！”

2010年1月30日

“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和朗朗“利用音乐反美”谁的发明？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2-02-12

60年代初，有人写了部小说《刘志丹》。便有阶级斗争觉悟极其高嗅觉极灵的人赶紧去告状“揭发”，“上奏畏却，锻炼而周纳之”。把毛提醒了，龙颜大怒，于是御批：“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今日“习五”的老子一门，便因此倒霉了近二十年，株连不说。这类的事例在当年的中共治下，太多太多。邓后，中国向右转了，右派得势了，右派们，更不说反共右派们便把这作为毛的典型的文字狱罪证，骂了几十年。

该不该骂？该骂，这确是“文字狱”，确是中共专制统治下的恶性记录之一。

但现在我们看到，老王也反复指出了，反共右派的专政也绝不会好到哪里去！

例证又来。

“一条大河，波浪宽...”，朗朗在白宫弹了一首他喜爱的曲子而已，什么大错？轩然大波？“利用音乐反美”？谁的发明？郎朗的发明还是那个一贯强奸“中国民运”，谁也没选他而向西方自称“中国民运联席会议主席”万年的魏某人魏霸天的发明？你反共“阶级斗争觉悟就”那么高？嗅觉就那么灵？一闻就闻出来了郎朗“把美军比作豺狼”？赶紧去向洋大人“揭发告状”？兴风作浪，争取重新得宠？下届诺奖就是你的了？踩刘晓波不成就来踩郎朗？奥巴马“天真”？你老练？你老练在哪里？恐怕就在你这个当年的“共军”手执“猎枪”要打美军“豺狼”的时候，向共军上级领导“揭发告状”反党“郎朗”们的事情没有少做吧？

一样的“阶级斗争觉悟”，不过换了180度方向罢了，所以你“老练”呢！而所谓奥巴马的“天真”无非是他也许是个真自由派，作总统了也没有对艺术家的演出作事先“音乐审查”，政治挑剔，或也许审查过了大度置之，不把乐中的“豺狼”理解为美国，而乐于把美国理解为中国人民今天可以为之捧出好酒的“朋友”罢了。

音乐语言各自欣赏，音乐形象各自在欣赏中再创造。老王赞赏奥巴马。而魏京生反共右派们则何等的穷凶极恶，认定了郎朗的钢琴弹奏一定是阴谋，认定了美国就一定是中国的“豺狼”！所以说，中国反共右派的“文字狱”“音乐狱”伎俩，反共右派得势后的专政，能比共产党专政好到哪里去？

他们的“自由”“民主”？鬼去相信吧！

2011年1月25日

王希哲就所谓“中国茉莉花革命”的谈话提纲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2-02-12

王希哲就世界日报记者陈运璞采访所谓“中国茉莉花革命”的谈话提纲

1、中国必须政治改革。王希哲四十年前就主张国家“民主与法制”。最近，更写文章建议中共政治改革，借鉴美国民主历史经验，就从党内最高核心层竞选总书记开始。

2、但中国民主运动的主流，是维权运动。什么是“维权运动”？就是承认中国现行宪法体制，寻求维护宪法明文赋予的人民权利的运动。因此不是革命运动。中国民主党1998年开始的纲领，是“公开、合法、理性、非暴力”维权，也不是革命党。民主党的纽约王军涛一派拉山头确定路线，也公布它“是一个建设性的党而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革命党。”“我们要通过提出比共产党更好的治国方案和解决社会问题的政策来改变现状，让人们最后选择我们。中国民主党人不是来“推翻共产党”的”。这一点，王希哲与王军涛并无分歧。

3、一个党和运动公开了自己的纲领路线，就要有它的严肃性一贯性，才能有政治信誉。你不能一看“形势到了”，机会来了，，什么“苏东波”了，什么“中东波”了，就摇身一变，一夜之间就好像是革命党了。就在海外去组织集会鼓吹国内“革命”，甚至恍然把自己打扮成“中国茉莉花革命”的推手了。你就根本是机会主义，见猎心喜，自己错乱自己的纲领，结果就是让国内外的维权运动，失去政治主动。今后国内的运动也就不要再打什么合法维权的旗号了，也就不要再埋怨共产党镇压你了，原来你是“没机会就维权，一来机会就革命”，你有什么理由埋怨共产党镇压你？有什么理由埋怨共产党的法院认定你自己宣称的合法“维权活动”骨子里是“颠覆政权”，定罪？

4、我们历来的反对共产党镇压异议人士，镇压民众运动，因为他们是在维护和争取实现共产党自己颁布的宪法中的权利。镇压他们就毫无道理，就是共产党理亏。但既然你一上来就摆明了阵势你的性质就是革命，是什么“花”的革命，也就是你一上来就告诉共产党，我不闹到你下台推翻你就不收场，那就怨不得共产党“反革命”了，就怨不得共产党镇压了。你革命人家当然就要反革命，都站在道理上。实话说，你既摆明了是革命，我当然支持你革命，但也支持共产党镇压你们。看你们谁赢。若民众多数真支持你，你战胜了镇压，推翻了共产党取得革命胜利掌权，天公地道，是你的流血牺牲的果实，你付出了足够的劳动，你就一定爱护这个果实，国家就仍然稳定，就继续发展。最反对的是政治投机取巧，既说是革共产党命，又不许共产党镇压，想不付出多少劳动最廉价地夺权。镇压了就又哭又闹。那么便宜给你革命胜利？这样的“革命”胜利，太轻巧，就鼓舞了海内外一切政治投机家都去投机取巧不顾一切去捣乱，尽可能靠最极端的口号捣乱搏“上位”，就没有人会去爱惜国家，爱惜人民的生活稳定，国家就大乱，陷入崩溃毁灭万劫不复了。

5、海外有没有从来主张革命自己也准备付出牺牲的革命党？有。他们“革命”，无论结果如何，名正言顺，不是机会主义，我肃然起敬，。王炳章就是。最厌恶那些口头激烈，天天煽动国内人士“是时候上街革命”了，攻击抹黑温和派刘晓波，网上搞各种名堂，自己则躲在美国唐人街溜达。人家问他为什么自己不回去带头革命，他说“要共产党给了我安全保证了，我才回去革命”。这种人有谁？网上口头“革命派”几乎都是，太多。你要我举例？那就举一个：“徐水良！”

我希望中国民运的主流，不要机会主义随风摇摆，始终坚持自己的和平性质：“维权运动”，维护和争取宪法明文赋予的人民权利的运动！

2011年2月21日

艾未未是革命人士，还是“异议人士”？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2-02-12

艾未未被拘捕，笔会发布了抗议声明 。如果艾某参与了“茉莉花革命”，他就是革命人士不是“异议人士”。我就不反对官方逮捕他，这是他求仁得仁。你革命官方自然要反革命，有什么委屈？若艾某确未参与“革命”，确属维权范围的“异议人士”，我就完全反对官方逮捕他，因为他的权利和他所维护权利在宪法规定中。

我现在要反对而且蔑视的，是平时要人家“革命”，或自家高调参与“革命”，一到出事，要海外和国际救援了，就不说他是“革命人士”了，而说他成是“异议人士”了，或自己不敢再说自己是“革命人士”了，而是“异议人士”了，要救援也不能对国际社会说：“共产党迫害革命人士”，而要说成“迫害异议人士”了。

这就说明，中国的“革命”者明白，“革命”在国际社会桌面上是不好明说的，虽然它要你这样干。所以，平时要反对刘晓波，要反对“无敌”“异议”，高调要“革命”，出事了，就说是“异议”了，不说革命了。

其实，所谓“带路党”最好学列强连“异议”都不必说，就说是“平民”。明明是轻重武器武装起来的大规模“革命军”攻城略地了，直指首都了，也要把它说成是“平民”，也不许自己不喜欢的他国政府反革命。你反革命了，就是“屠杀平民”，我就好去轰炸人家国家的平民了。

2011-04-07

必须定义一下什么叫做“中国清算毛泽东”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2-02-12

必须定义一下什么叫做“中国清算毛泽东”。今天的李锐、袁腾飞、茅于轼、辛子陵…，“清算毛泽东”的人真不少。但为什么还要问：“中国何时才清算毛泽东？”呢？

就必须定义一下什么叫做“中国清算毛泽东”。

说穿了，无非是右派希望共产党的最高当局，最高执政者出面以政权的强制力来“清算毛泽东”，才算是“中国清算毛泽东”了。右派精英对自己的“清算”没有信心，感到自己的努力“清算”也无法征服中国人民，获得他们大多数的认同，必须要动员政权的力量支持他们的清算，封别人的口，他们才能得胜。其实，就像“彻底清算文革”，没有共产党的最高当局，最高执政者出面以政权的强制力来“彻底清算文革”，右派精英根本就无法像今天在“文革”话语权上获得统治性的压倒性的地位一样，来“彻底清算文革”。但就算这样，他们也打不过“王司令”“红卫兵造反派”们，打不过刘国凯，打不过今天在共产党右派的统治下，举着毛泽东画像和红旗时时回忆起文革造共产党官僚右派反的工农基层群众（右派的“茉莉花革命”还要把他们记在自己的帐上）。

右派精英这就很没有出息。读懂了他们的“中国何时才清算毛泽东”的定义，就能明白，他们日夜盼望的，无非是右派专政的一天来到，这一天来到了，中国就只许他们右派说话，不许左派说话，只许他们“清算毛泽东”，尽情地造谣毛泽东，不许左派和工农群众拥护毛泽东，为毛泽东辩护，为毛泽东辟谣罢了。他们的“民主自由社会”就来到了。

2011-04-29

为中国劳工阶级的权利永远奋斗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2-02-12

（ 王希哲在曼谷中国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讲演）

中国工党是中国现代历史最悠久的工人运动组织，现代工人运动的先驱，文化大革命著名的“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全红总），是它的前身。

现在的右翼精英要“彻底否定文革”，总把文革民众的造反不分皂白说成是“奉旨造反”，是“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造反”，因此没有积极意义。他们没有看到或故意看不到文革的另一面，看不到工人在像“全红总”这样的旗帜下造反，是在独立地为工人阶级的阶级利益造反，是在为劳工大众的权利奋斗。

大跃进失败后，中国经济全面后撤。共产党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政策，形成“两种劳动制度”。大批工人回乡或改变身份成为了临时工，合同工，外包工。他们没有工龄，他们的经济，政治，医疗，福利条件没有保障，随时可以辞退解雇而失去生存权利，他们与国家的关系，赤裸裸成为了雇佣劳动关系，与“工人是国家和企业的主人”的社会主义经典说教，格格不入。这个雇佣工人阶层大多由所谓家庭出身不好的人们构成。文化大革命的基本路线是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坚持社会主义，自然，首当其冲，这个沦为了雇佣劳动者的阶层会最积极地起来造反，向“走资派”争生存权劳动权，改变自己的地位。那时，真是风起云涌啊！改革“两种劳动制度”的主张席卷全国得到了广大工人群众的支持。方圆主席，那时叫周牧，才18岁，与我一样年龄，就领导全红总夺了全国总工会的权，成了事实的全国总工会主席，中央文革和江青支持他们，召开数十万工人大会，以全红总、全国总工会、劳动部的名义发布了改变雇佣劳动制度的《三家联合通告》（方圆插话：江青亲自为我改定了通告），同时，还召开了国际记者招待会，向全世界介绍全红总的造反要求。这就冒了共产党的天下大不韪了。
那时，谁敢自行召开国际的记者招待会啊？

中国文革风暴吸引了世界左翼运动，左翼人士来到中国观察文革运动甚至希望参加到文革中去不得其门，全红总的国际记者招待会为他们提供了机会（方圆插话：李敦白就作了全红总的翻译。周恩来对我们很不满，打电话给我说，周牧啊，你们哭哭啼啼像什么话？家丑不可外扬嘛！）

工人争取自己经济利益和权利的斗争风暴刮到了上海。国家财政收入百分之六十以上来自上海。形势就紧急了。共产党中央把这个全红总刮起的一度主导了各地工人运动的经济主义风暴，称作了“妖风”。上海工总司立场随之而变。在张春桥的策划下，上海工总司等发出了“反对反革命经济主义妖风”的《紧急通告》，又把这顶帽子扣到了上海市委陈丕显等的头上，发起了“一月革命”夺权，得到了毛泽东的支持。之后，中国的文革直至1968“全国山河一片红”，其中心都是围绕了夺权反夺权的争斗甚至内战。可以说，方圆的全红总工人运动，撬动了整个文化大革命。现在看，即便全红总的经济主义要求和政治权利要求超过了当时国家的经济承担能力，过于理想化，但它毕竟是工人阶级的要求，是要社会主义，不是要资本主义。周恩来毛泽东把它打成“反革命经济主义妖风”，取缔全红总，逮捕重判其领袖（方圆插话：我被判了20年），则是完全错误的。文革你怎么否定都行，但在反资本主义路线下文革出现了为劳动者自己的利益造反的独立的工人运动组织全红总，为后来的工人维权树立了榜样，就此一条，文革就不能“彻底否定”！

有人说中国工党是全红总被取缔消失多年后才成立的，全红总怎么算中国工党的前身？大家知道新四军军歌唱：“光荣北伐武昌城下，血染着我们的姓名”。北伐军第四军与新四军什么关系？新四军是多年后的抗战期间才组建的。但叶挺代表了北伐四军的精神和传承。一样，方圆，石应宽，李伯特今天代表了全红总的精神血脉和历史传承（石应宽请代表们起立，为“全红总”工人运动中遭受迫害死难的先驱默哀）。

为什么今天中国特别需要工党？因为今天的中国工人劳动阶级面临着比文化大革命时期更为严峻百倍的社会经济政治地位危机。60年代，中国还仅仅是部分临时工合同工沦入雇佣劳动地位，而改开以后的30多年，是整个工人阶级包括原国有产业工人和数亿的农民工沦为了经济收入、劳动保护、劳动时间、伤病医疗毫无保障的完全的资本雇佣奴隶。这就是全红总与工党面临的中国工人劳动阶级状况今昔的差异之处。

工党三大报告重点谈了民主社会主义理论，很好。但工党的报告不谈中国工人阶级今日状况和中国工人运动，这是报告的最大缺陷。

1976年中共右派政变之后，特别是“89－64”血腥镇压了民众争民主反官僚腐败的运动之后，号称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中共就完全背叛了工人阶级利益，在“市场经济”口号下放手地复辟资本主义，放任和勾结，保护国内外资本力量对工人的残酷经济压榨和政治剥夺。或利用权力鲸吞原国有财产本身成为了权贵大资本家。他们镇压一切自发的工人运动，禁止工人组织自己的独立工会，工人劳动阶级在这些剥削和镇压面前，完全失去了有组织的抵抗手段。

中共作为传统的无产阶级政党它的高中级干部也不是完全没有人留存了一些天良。薄熙来在重庆就曾出动武装警察为农民工讨回欠薪。这恐怕就是一些所谓的“民营企业家”及右派精英憎恶诋毁薄熙来的重要阶级立场原因。薄熙来还敢于在重庆惩罚国际资本巨头危害人民健康利益的违法经营。这在已经资本化的中共中央高干中，真找不出第二。但中共却把今日多少还代表了一些自己传统阶级性质的干部无期徒刑送进了监狱。天地是非完全颠倒。

今天的中国工人劳动阶级及其运动特别需要自己的组织，也就特别需要工党。希哲曾代理领导过中国民主党。因为这个党的领袖那时一批一批都入狱了。这个党的性质是偏右的普世价值党。2002年和2003年间，四川攀枝花钢铁厂，武汉钢铁厂和东北大庆，辽阳兴起了相当规模的工人运动，中国民主党介入了这些工人运动，一些重要工人领袖甚至直接加入了中国民主党，如东北的姚福兴，肖云良，孔佑平等。但希哲感到除了抽象的自由人权口号，很难向他们提出符合下岗工人斗争利益的具体口号建议。因为只要提出具体的口号，其锋芒就必定指向资本化（市场化）“改革”，其方向就必定是社会主义或民主社会主义，也就是其斗争口号就必定属于左翼的性质。右翼的中国民主党就难以承担起捍卫工人阶级利益政治任务。作为工党顾问的希哲就与方圆主席会谈，发布了《旧金山会晤纪要》，提出共识：左翼的民主社会主义的中国工党要把推动国内工人运动的责任担负起来（文件附后）。

但现在，国内的各社会主义工人运动派别，已经大大走到工党前面去了。红色中国网长期以来每天都大量刊登着中国各地工人运动的消息和评论。 红色中国网上一位托派工人运动理论家秋火写有大量的精辟文章，他提出了今天中国工人运动三大基本政治权利要求：工会组织权，罢工权和集体谈判权。很好。工党应该考虑接过来。工党应该提出口号要求恢复文革1975宪法和1978宪法中的工人罢工权利和其他民主权利。工人的工会组织权，罢工权和集体谈判权，也是中国签署了的《联合国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所明文规定了的。全部道义在工人一边。中国工党早已在香港注册，是香港特区的合法政党。中国工党应该立足香港，面向国内。一方面不断抓住国内热点关注和推动国内工人运动，团结广大劳工群众，一方面发扬全红总精神，向全世界的工人团体工会，左翼政团，各国国会以各种外交形式介绍中国的工人状况和工人运动，定期不定期地向他们发布中国工人状况和工人运动简报和白皮书。争取全世界对中国工人运动的同情理解和各种形式的支援，扩展中国工党的国际形象和影响，争取在国内的最终合法地位。

再谈谈中国工党的理论和政治定位。

马克思主义要求无产阶级消灭资产阶级。认为这样才能实现无产阶级的最后解放。民主社会主义的工人运动理解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在长期的必然的经济发展历史阶段是共存的。他们有阶级利益的矛盾甚至冲突，也有阶级利益的依赖。他们首先捍卫自己阶级的利益，也理性地照顾资本家阶级的利益和全社会的共同利益，把它作为谈判妥协的空间。公平正义和效率，确实存在某种社会钟摆效应。但工党的基本立场必须永远站在公平正义一边。

激烈的右翼反共团体尽管去高喊“推翻共产党”，工党不反对他们，各自代表自己的社会群体，各自扮演好自己的角色。中国工党不必天天把“革命”的高调挂在嘴上，他们实实在在站在中国劳工阶级一边，让中国各阶层劳工群众认识到中国工党代表了他们利益。

中国工党应该支持各阶层人民无论左翼右翼，一切争取或落实自己民主权利的斗争，特别是支持他们独立地组织起来，直至拥有自己的政党。

民主社会主义者可以赞成共产党的执政。工党二大提出承认“香港模式”，即“中共领导下的多元政治模式”，其实是个大突破。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基础条件下的左翼共产党执政，有利民主社会主义政策与右翼资本主义政策的左右平衡，也就有利社会各阶级利益的平衡和社会稳定。但这个共产党的中央必须是左翼不能是右翼，更不能是共产党其名的权贵大资本右翼（故它的政治局全部成员必须带头公示自己和家族财产）。否则，它必是法西斯专政。毛泽东早就看到了这一点。民主的形式是多样的，发展的。民主的任何特定形式都不是图腾，它是为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服务的。王鸿宾主席刚才谈到了眼前发生的泰国“民主”教训。混乱中的多党执政恶性竞争，有利外国利益代理势力的加剧混乱夺权上台而危害国家和大多数的人民利益。人们推崇美国民主，但美国民主不是一天从天上掉下来，它有400年的演进历史。希哲早就指出了我们应该深刻认识和借鉴美国民主演进的经验，发展出中国民主化的健康道路。共产党则必须尽快开放各阶层人民的独立组织对它的政治监督和批评。共产党应该把对它执政监督和批评的权力部门，逐步地让渡给社会各新兴民主党派。国家全部权力不应归于一党。

祝中国工党继承全红总传统，在王鸿宾，程远，陈弘莘主席团新班子和荣誉主席方圆的领导下取得辉煌成就。

2014年2月8日

继承江青周总理支持的“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的革命传统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2-02-12

（澳洲“纪念文革全红总五十周年研讨会”的书面发言）

最近读戚本禹回忆录，里面记录了一段江青对维权工人群众深厚感情的章节：

“那时有临时工、外包工起来造反，这些人的生活处境困难，而且也确实因为政策上的原因，造成了对他们的待遇不公平。江青听了他们的诉说，看了他们的材料，难过得哭了。江青有个优点，她对普通的工农群众都很爱护，对他们很有感情。她就对总理说，他们也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为什么不能公平对待他们？总理说，国家财政实在有困难，他一一列举国家财政用度上的缺口，说暂时实在是拿不出钱来解决这些问题。江青听了也没有办法。”（戚本禹回忆录675页）

这里所指的，就是江青文革中曾支持的“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全红总）。

全红总成立五十周年了。为结合今天中国各界劳动人民新时期的维权斗争，我们很有必要提出来纪念它。对全红总，我过去写过不少文章，这篇《为中国劳工阶级的权利而永远奋斗》，是前年在曼谷中国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讲演。没有过时，我将它献给这个全红总成立五十周年讨论会。

“改开”近四十年来，中国社会阶级分野急剧扩展，贫富鸿沟急剧加深。千千万万的失业工人，背井离乡的农民工，基层的教师知识分子，复员退伍的老兵日趋下沉地挣扎在困苦竭蹶的生活环境中，全盘的资本主义私有化剥夺了社会主义曾给予他们的利益。他们的维权斗争一波高于一波，风起云涌。但他们也许不知道，文革中的“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全红总），正是这一维权运动的滥觞。那时，面对劳动群众的维权斗争，江青虽然同情，没有办法，因为“国家财政实在有困难，拿不出钱来”。但现在的国家财政，还拿不出一点钱来，或拿不出一点政策办法来解决劳动群众合理的权利要求吗？仅贪官贪去的钱财就千亿万亿！非不能也实不为也。中国的统治集团早已是大资产权贵阶级集团，哪里还能有一丝如周总理、江青般对劳动群众的阶级感情。他们连他们集团中稍保存了一点对劳动群众情感，愿出手多少维护一点工农民众利益的薄熙来都容忍不下，嫉如寇仇，视为“余孽”，非要拿下送进监狱后快。不能再幻想他们。中国劳工阶级要争取和维护自己的权利，就要向文革中的全红总学习，靠自己串联起来，组织起来的斗争。

2016年11月8日

今天中国有没有任何一个党可以代替共产党？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2-02-12

（在悉尼纪念“全红总”五十周年讨论会上的一段发言）

齐家祯女士说，“有人说，‘共产党垮台了怎么办？今天中国没有任何一个党可以代替共产党’。那是因为共产党不允许人家自由组党，它要镇压人家。如果共产党不镇压，肯定可以有人能代替共产党。”

我不赞成齐女士的这番说法。

按齐女士说法，因为共产党的镇压，今天中国才没有一个党可以代替共产党。若共产党不镇压，就会有了。这本身就已经证明，确实，今天中国没有任何一个党可以代替共产党。

我们想想，共产党当年是经国民党允许的吗？共产党是没有经过国民党的镇压，没有付出千千万万的牺牲，竟接替了国民党统治中国的吗？

在中国，一个没有经过镇压，一个没有经过在镇压和反镇压，迫害和反迫害长期严酷斗争锤炼中成长、成熟起来的党（或团体），没有在这严酷斗争中产生出勇于付出每个人自己巨大牺牲的党员群体，是没有领导中国的资格，甚至没有资格谈什么领导中国的！

在专制条件下，一个反对党要冲破党禁成立起来，成熟起来，最终获得人民的认可，是需要经历锤炼的。有如一块钢坯欲成材，必要经过烈火的猛烧，重锤的锻打，结晶的紧密，渣滓的析出。因此，统治党对反对党的镇压，不过是上帝借统治党之手为锤，对反对党考验，看它究竟能不能经打成材罢了。或一打便鸟兽散？这是一个反对党，特别是中国的反对党产生和立足的题中应有之义。

一个未经艰苦牺牲锤炼却获侥幸可以“合法”竞争政权的“反对党”，必是一个政治投机的党。它必是由社会各类乘势而起的政治投机分子个人野心分子所汇入所构成，哪怕其中原有的优秀分子，也会被他们排挤和汰出（有如台湾民进党）。这样的机会主义党急欲出头，只能靠不断扯高的非理性极端口号甚至族群仇恨口号取胜，全不顾把国家民族推向危险境地。而经艰苦牺牲锤炼立足了的反对党，是政治成熟的党，已经获得了人民的认可，具有了可能领导国家的资格，他们就完全不必靠投机的极端口号冒险，他们竞争政权的政策口号，就可以完全以他们所认识的国家和人民当前和长远的利益为依归了。

今天中国的状况是什么呢？正如齐家祯女士描述：因为共产党不允许人家自由组党，所以还没有任何党可能代替共产党。她要求的是共产党不应该镇压。不镇压就有了。

老王的意思是，共产党不允许你自由组党，对你镇压，是必然的，题中应有的，是上帝对你的锤炼。如果你害怕镇压，不能付出牺牲，经不起锤炼，“人家不允许”你就不干了，不敢干了，正说明你还真不具有组织反对党的资质，更谈不上有什么可以代替共产党的“反对党”了。

所以说，“今天中国没有任何一个党可以代替共产党”，这个论断，完全正确。不要不服气。真不服气，最好自己争气。

2016年11月23日

魏京生能够代表美国政府钦定的“中国民主运动”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2-02-12

徐水良先生在对《魏京生帝王梦》的批评说：“魏京生不能代表中国民主运动”。不对的。魏先生能够代表中国“民主运动”，或者准确说，代表美国政府钦定的“中国民主运动”。

20多年前，老王曾认为，谁能“代表中国民主运动”，是应由中国民众来认可的。这个“认可”，在选票民主制度没能确立前，由中国民众对某知名人物的向心力来判断；在选票民主制度确立后，一般来说，由民众自主选票的多少来判断。

后来，特别是流亡美国，王炳章先生邀入海外民运后不久，才发现，不对了！谁能“代表中国民主运动”，完全不是由中国民众来认可的，而是须由西方国家政府，特别是美国政府，美国国会，美国的国家利益来选择决定的，然后再由美国的主流媒体及附庸它们的海外华文华语媒体，推波助澜，垄断舆论，为之封上“代表中国民主运动”的桂冠的。故，不是中国人而是美国人，决定了“谁能‘代表中国民主运动’”。

例如，魏京生“民主之父”，“民运之父”，“魏”字旗下的万年“海外民运组织联席会议主席”，你批评不得，更反对不得。批评了，反对了，厌恶了，你就是“要与魏争‘之父’”地位，你就是“大闹国会”了云云。你要“民运”么？你只能向魏匍匐称臣。认魏为“父”。他魏京生要诬陷哪个民运组织，要强奸哪个民运组织，要夺取哪个民运组织自封“主席”，一切予取予夺由他。

1997年底魏京生来美。吹喇叭的，抬轿子的一哄而上，热闹非凡。老王会晤老魏对他说：“你不要眼睛光看着洋人。你来美已一段时候了，你应去拜会感谢一下多年来在海外为你奔走呼号的各民运组织，各大佬人物。尊重他们，联络感情，也赢得他们对你的尊重，打好自己在海外民运中的基础。”。老魏回应说：“没必要。只要洋人认我，到时他们都会靠拢过来的！”

后来，果然还真的如此！洋人认了谁，谁便是“中国民运领袖”。老王那时，还真佩服老魏的远见卓识了。

原来，秘密在这里：只要洋人认了谁，美国认了谁，他就能源源不竭得最多的各色政治投资资金，财雄自然势大，鬼都乐来推磨，一切的民运组织民运人物，只能谄媚他，向他“靠拢”而去。所以，徐水良先生说“魏京生不能代表中国民主运动”。不对的。魏先生能够代表中国“民主运动”，且一直“代表”着。老王20年前便大悟了。

不过，那时老王还有一句话老魏没能听进去。老王说：“如果你没能真正在民运打下基础，没能获得海外民运各山头人物的真正支持，洋人终有一天会发现这一点，你的钱很快也就会用完了.....”。

不过也没关系。反正今日老魏也真老了，还剩一点钱，苟延残生，可以了。

2017年12月24日

什么叫为虎作伥？这就是了！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2-02-12

收到阎淮先生代表“清华人”发来的讨伐胡鞍钢,要挟清华校长解聘胡教授的公开信。

胡鞍钢什么罪？原来他曾有一篇提出中国综合国力已超过美国的论文,由此,造下了“破坏了中国的国际环境,捣乱了中国的战略机遇,使中国目前的政治经济处境十分堪忧。”的滔天大罪。

好家伙!世界上有这样一个国,因为人家国家有一位教授,讲了几句“我国经济已经超过你了!”(也总算“言论自由”吧),它就要对人家国家挥舞大棒,横施压迫,步步“制裁”,使这个国家“国际环境破坏”,“战略机遇捣乱” ,“政治经济处境十分堪忧”....。如此骇人听闻,这国算得上虎狼之国了。我倒要问问阎淮和“清华人”了:对中国来说,究竟是胡教授说几句话更有罪,还是那对中国挥舞大棒,横施压迫,步步“制裁”,使中国“国际环境破坏”,“战略机遇捣乱” ,“政治经济处境十分堪忧”的那虎狼之国，更凶恶更有害更有罪？阎淮和“清华人”颠倒是非,为虎狼之国脱罪,该国的侵害中国国家利益之为倒是师出有名,正义之师了:谁要你“胡教授言论惹翻了美国”!

当此国家危难之际,阎淮和“清华人”不是去鼓励人民团结起来,抵抗虎狼之国对祖国的侵害,维护自己国家利益,倒是一派幸灾乐祸,胡搅蛮缠,大刀砍向自己国家的胡教授,“他是招祸之阶”,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乐,这算是些什么东西？算是“伥” !什么叫为虎作伥！不必原始森林去找,这里就是了！

阎淮曾写书标榜他“叛党不叛国”。过去叛过没有不敢说,这次,就明明白白叛了一回了！

近数十年中国,究竟是“超美论”占了统治地位,还是媚美论媚美政策占着统治地位？若没有胡教授的“超过美国”论,从中南海几代衮衮诸公,到海内外遍地奴颜婢膝的类“清华人”公知精英们永远高唱着中国是美国夫妻小妾论,美国的永世跟班仆从论,中国就永远“机遇”,永远能得美国的摸头,中国就永远不会“国际环境破坏”,“战略机遇捣乱”,“政治经济处境十分堪忧”了么?呵呵

胡鞍钢教授的中国经济已经超过美国论,究竟是否准确?或多大程度上可能有虚浮不实之处,完全可以讨论,辩论,以求判断恰当,这正是言论自由之义。形势判断准确,是为了实事求是前进。无论如何,中国人民雄心必须有,志气必须在！中国人民民气可鼓不可泄！哪怕胡教授的“已经超过美国论”真有浮夸了,我们批评他,纠正他，目的，也是为了在脚踏实地的基础上,向中国人民继续鼓气，而不是向中国人民泼冷水，看笑话，夺中国人民之志，泄中国人民之气。这正是毛泽东时代的伟大精神传承！“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中国今天公知精英清华“伥”们，以此“公开信”代表,，趁着美国对中国的压迫之机，要夺的不仅是中国人民之气，更要夺的是中国人民之“帅”。他们刀下项庄之意，绝不止在胡鞍钢教授耳！

可笑的是这阎淮和“清华人”共公开信竟搬出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党章原则”。毛泽东时代的清华,没有也不可能出阎淮和“清华人”这类的为外国强权向中国挥舞鞭子的“伥”们。“改开”这几十年, 不止清华,却一群一群遍地出了这么多的仗外国主子之势扳出凶恶面孔吓唬国人，要国人安作强权国家奴才侍妾的“伥”,这般的无耻，依据“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检验一下两个时代精神,如何?

2018年7月26日

看今日“清华人”公知精英表演，鉴大宋朝亡国故事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2-02-12

我推荐网上的一篇借古讽今，鉴大宋朝亡国故事的文章。

中国历史几千年。其实，只要某种社会条件气候大致相同出现，历史上的那些人物、故事，也都会几乎雷同地再现和表演一遍。现在的中国，就在上演大宋朝的故事。

大宋一朝，北方的强敌要不要抗御？若有人主张，必须抗御，首必须强国，继收复失地，他就是“祸国殃民”。因为他的爱国高调造成了“友邦惊诧”，刺激了友邦，“引起了友邦的戒心和恐惧”。你看,胡鞍钢多坏？因为他的超美言论，友邦便来对大宋下制裁通牒了，关税要加你几千个亿了，航空母舰都要开过来了.....。你“破坏了中国的国际环境，捣乱了中国的战略机遇，使中国目前的政治经济处境十分堪忧。”。怎么办？“清华人”们就要上书朝廷弹劾，要求撤他的职，解他的聘，围攻他，批斗他，驱逐他，流放他，直至最好把他送上风波亭砍头，以清君侧，以靖朝廷。大宋一朝，李纲、胡铨、岳飞、辛弃疾....无不如此下场！

拿岳飞来说，你看他的《五岳祠盟记》，简直大言荒唐：

“自中原板荡，夷狄交侵，余发愤河朔，起自相台，总髮从军，历二百馀战。虽未能远入夷荒，洗荡巢穴，亦且快国雠之万一。今又提一旅孤军，振起宜兴，建康之城，一鼓败虏，恨未能使匹马不回耳！故且养兵休卒，蓄锐待敌，嗣当激励士卒，功期再战，北逾沙漠，蹀血虏廷，尽屠夷种。迎二圣，归京阙，取故地，上版图，朝廷无虞，主上奠枕，余之愿也。河朔岳飞。”

看看哟，“北逾沙漠，蹀血虏廷，尽屠夷种”，这般的高调，比胡鞍钢如何？这还不引友邦的惊诧、恐惧？金人的制裁和大举南下，不都是这姓岳的惹的祸么？岳飞“祸国殃民”呀，还不该杀？

把李纲、岳飞这些召恨惹祸的“清华败类”都清除干净了都杀干净了，我大宋朝只要向那强大友邦卑膝跪下称臣，或称儿，称妻，称妾，友邦即可以安心了，不恐惧了，不制裁了，“战略机遇”又有了，我再年年贡岁币，献财宝，送美女过去，当可永世天下无事，“国泰民安”了。但，这大宋朝结局究竟如何？

那不识相的“爱国贼”苏氏父子两代哓音猪口，早一再地指出了：

六国破灭，“弊在赂秦。赂秦而力亏，破灭之道也。....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然后得一夕安寝。起视四境，而秦兵又至矣。然则诸侯之地有限，暴秦之欲无厌，奉之弥繁，侵之愈急。故不战而强弱胜负已判矣。”（苏洵）

“今国家所以奉西北之虏者，岁以百万计。奉之者有限，而求之者无厌，此其势必至于战。战者，必然之势也。”（苏轼）

但朝廷一心苟安，充耳不听，只听那秦桧、“清华人”一派的。西北望长安把栏杆拍遍的辛弃疾只好警告和劈头开骂皇帝老儿了：

“君莫舞。君不见、玉环飞燕皆尘土。闲愁最苦。休去倚危栏，斜阳正在，烟柳断肠处。”

其实，大宋的儿皇帝和秦桧一派所图的，无非是得过且过西湖金粉一片的苟安，但今日的秦桧、“清华人”一派公知精英，他们趁（或曰盼来了）强国友邦的惊诧制裁，兴奋万状，一哄而起乘火打劫，围剿叫骂今日的“李纲、岳飞”一派人物，是因为他们本来就是想把今日中国国运的“斜阳”，葬送到“烟柳断肠处”去，他们本来就早已衔恨，一心要把今日“李纲、岳飞”一派“爱国贼们”，操起他们常年詈骂的“文革一套围攻批斗”手段，通通驱除干净。现在抓住了个由头了：是你们的“厉害了，我的国”，招来了八国联军！有如岳飞的《五岳祠盟记》，招来了金兵南下。他们早已写下了好多的文章造势，远为秦桧一派翻案，近为汪精卫一派翻案了。说是：“宋朝主和派未必是错（汪精卫的降日更因他忧国忧民）。秦桧杀了岳飞，毕竟为宋金两国的友好，大宋百姓的安宁，争取到了二十几年的和平。”

呜呼！大宋的二十几年后呢？心知肚明，嘴不能说罢。

开首说了，近日网上有位“补刀客”推出的一篇《有多少“投降派”，张口闭口都是家国百姓》文章，就借古讽今很好地回顾了大宋朝发生的这番公知精英围剿清除“爱国贼”的故事。请大家看。

2018年8月3日

评杨巍：今天你的“民主”还是当年的民主吗？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2-02-12

杨巍兄，你指责老王今天已经不再“为民主着急”。我问你，今天你的“民主”还是当年的民主吗？

当年的民主，无论“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大字报，到四五运动，到89运动，是“爱国民主运动”。你们今天的“民主”，还是“爱国民主运动”吗？还是立足爱国的立场，为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和中国人民的利益的“民主”吗？

什么“老王当年确实是常常为民主着急，就像现在常常为老共着急那样”。胡说！

如南海，究竟是中国的还是“老共”的？台湾，究竟是中国的还是“老共”的？新疆、西藏、内蒙，究竟是中国的还是“老共”的？非要把新冠病毒之源强加在中国头上，不惜向西方国家一再捏造谣言来诬实中国，要中国作出无数万亿的“赔款”。这无数万亿的“赔款”，究竟是“老共”来出，还是包括了你们国内父老亲人的十四亿中国老百姓身上来出？共产党在这里维护着中国的利益，你们不是批评共产党的错误面，倒是偏要为外国的利益反对共产党对中国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的维护。“民主”？你们还存一丝一毫中国人的良心吗？

任何的“民主”，是为自己的国家好，而不是为毁灭自己的国家。杨巍，你看看今日“海外民运”的作为，是在为自己的国家好吗？你们早已不是在“民主”，而是在恨国，毁国，在歇斯底里的所谓“反共”叫喊下，几近疯狂不惜把自己的祖国撕为碎片供奉他国而谋自己的私利。

杨巍你坦白说，当年在广场上的学生们，坚持自己是爱国民主运动。因为“当年的“爱国”似乎还很光荣”。也就是说，今天，你和你们已经不再认为爱国是一种光荣，而是耻辱了。你还要老王为你们这不爱国却恨国的“民主”“着急”？

你崇敬海外民运奠基人王炳章。你回忆说“在王炳章时代的中国之春和海外民运，我们的宗旨是很清楚的，我们并没有谋求推翻现政权，我们只是追求在中国出现合法的反对党和压力团体，以对执政者实行真正有效的制约和监督。”回忆完全准确。王炳章为海外民运确定的这个宗旨，正是爱国主义民主的宗旨。所以王炳章始终要求海外民运“高举爱国主义的旗帜！”，争取国内人民的认同，虽百折而不悔，哪怕至今还在狱中。杨巍，你忘了吗？

海外民运早已变质了。中国国内还存在为人民护利益、争民主的民主运动吗？存在。不过它主要的，已经是在由不同程度认同和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左翼民众，来担负起这个任务了。老王从2008年起，就全力地支持它，帮助它，为他“着急”。杨巍呀，从爱国主义民主这个角度看，老王我半世纪始终如一“为民主着急”，不少变。变的，正是杨巍你们自己呀？你有什么资格“要向老王开火”呢？

我也看到，海外民运中，还是有不少人士，杜智富、陈景圣、黄奔等坚守着王炳章爱国主义民主立场。他们才是“中国的良心”，民主运动的良心。杨巍兄，我知道，89民运中，你受炳章所托，曾回国为狱中的希哲奔走呼号过，我感激你。今天我更希望你重拾爱国主义的良知，回到“爱国民主运动”的立场上来。

希哲谨复

2021年2月28日

某海外民运组织所谓“美国亚特兰大枪杀案的声明”的公开信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2-02-12

近来，为反对美国社会各地愈演愈烈的针对亚裔华裔暴力活动，全美亚裔华裔开始发起了大规模的抗议。昨日，在美某海外民运组织就此拟出一个“征求意见”的声明稿，也发给了我，似乎是愿意听听我的意见。

声明抗议对华裔亚裔的种族暴力，这是非常应该支持和参与的。但里面下面的说法，我不能同意，且坚决反对。声明里说：

“新冠瘟疫传播到美国以来，美国社会针对华裔的仇恨犯罪高涨，不仅众多华人受害，甚至许多非华人的亚裔，尤其是日裔和韩裔，也被当作华人遭受攻击。”。“隐瞒疫情以及放纵新冠瘟疫的传播，罪在中共，海外华人没有责任和义务为中共承担罪责；...因为中共隐瞒疫情以及放纵新冠瘟疫的传播，而无差别地仇恨华人，是完全荒谬和邪恶的！”

这是颠倒黑白。

不错，是原川普及其蓬佩奥政府不负责任一口咬定了“新冠病毒”是“中国病毒”，才刺激蒙蔽了许多不明真相的美国民众开始歧视、憎恨乃至发展为一些人不断地发起针对华裔亚裔的各类暴力活动，造成了华裔亚裔社会的恐惧

。

但归根溯源，正是海外的法轮功某些极端人士，勾结班农的***等反共反华人士和海外民运一些勾结台独的极端人士，是他们，首先造了“武汉病毒”、“中国病毒”的谣，再加什么“中共隐瞒疫情以及放纵新冠瘟疫的传播”等恶毒谣言，才为原川普及其蓬佩奥政府提供了最初的诬陷“中国病毒”的口实。川普、蓬佩奥不过是谣言的利用者，海外的法轮功极端人士，勾结班农的***等反共反华人士和海外民运一些勾结台独的极端人士，才是谣言的原始制造者！由此，才造成了美国社会今日愈演愈烈的仇亚裔华裔局面，和针对亚裔华裔的普遍的暴力活动。对此，海外民运不少人是有罪的，是不能脱其责的。

这个打算发表声明的海外民运组织，似乎还不是“中国病毒”谣言的最初制造者。但你们声明支持全美亚裔华裔发起的抗议活动就好，为什么还要继续重复和传播法轮功、***、台独等所造的原始的谣言呢？如果这样，就是你们在继续造谣了！你们才是“荒谬和邪恶的”了！你们就也要负起美国社会当今仇视歧视亚裔华裔的氛围的责任了！

你们这样做对自己有什么好处？不是在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吗？在引火烧自己的身吗？开始时造些中国的谣，说是“反共”，现在火向自己族群烧了过来才惊觉大事不好。你们打的旗号“反共”，说什么是“中共病毒”。想解说“海外华人没有责任和义务为中共承担罪责”。但美国人，世界各国非亚裔人，谁管你说什么“中共病毒”？谁管你是“中共责任？华人责任？”。他们认定了你们说的是“中国病毒”。你们是“中国人”，就是你们把病毒传给了他们，祸害了他们，祸害了他们国家。什么民不民运，什么反不反共，他们不知道。想想，当那罗伯特亚伦满目仇恨冲近你高喊“中国病毒”，向你扣响枪机的时候，你仓皇喊一声“我是反共的！”，有用吗？只要你改不了你亚裔的黄皮肤和声腔，你们都是“中国病毒”，是“中国病毒”的传播者，一样的仇视你，一样的打你，抢你，开枪屠杀你！ 你们哪里独自跑得掉？而全中国的人们，全亚裔的人们，也都会恨死了你们，真恨不得扒你们皮，抽你们筋，请你们这些人渣都去死光。诗曰“取彼谮人，投畀豺虎”。想想吧，你们何苦如此？

所以，即便为了你们自己，你们的声明不应继续造谣传谣。你们支持亚裔抗议活动外，更应向亚裔抗议活动揭露这些谣言的来源，揭发打击法轮功和***招揽的一帮造谣者，揭发打击与台独分子一起炮制了“武汉病毒”“中国病毒”的一小撮海外民运病态的反华极端分子，并向拜登政府和美国国会说明谣言来源的真相。支持不带偏见的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新冠病毒源始调查。这才是你们的声明应该写的，和声明之外应该做的。

老王我“心所谓危，亦以告也”。请三思！

2021年3月22日

（该海外民运组织声明略）

《中国民主党组党史》序言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2-05-19

王希哲

中国民主党忠实的老党员郑存柱先生编辑了一部《中国民主党组党史》，嘱我写个序言。

很难写呀。虽然我曾在这个党初创，她的全部国内领袖被捕无法工作的情况下担起担子，领导了这个党近十年，但现在这个党已经全然不似初心当年的那个“中国民主党”了！当年那个民主党，继承了民主墙精神，是一心为国，一心为了中国人民政治权利民生幸福，不谋私利，不畏牺牲，前赴后继，光明磊落，生气勃勃，遵循“合法、理性、非暴力”，力争作为体制内的反对党生存发展，对国内各省民众有着广泛联系和影响力的党。今日如何了？不说它了！

21年前，中国民主党从浙江突破宣告成立一周月的那一日，我写了一篇《论中国民主党事件的伟大意义》，这样评价她：

“中共政府今年秋天就将签署《联合国公民权利暨政治权利公约》。无论中共是否愿意和可能真正实行这个公约，它的签订，不可能不在国际关系上和统治心理上对中共产生一定的束缚。理论上，中国人民的言论，结社等自由将会得到国际法的保护。中国政治反对派的政治运作空间，将进一步扩大。

但是，人民真实的政治权利，决不是由法律产生的。真实的法律，从来不过是对人民斗争成果的追认。没有人民自己的奋斗争取，再好的法律，哪怕是联合国人权公约来到中国，也不会有任何实际的意义。浙江中国民主党的朋友用他们要求组党注册的公开行动，来向中国人民宣传联合国人权公约和实践这个公约。他们的牺牲及其产生的影响，为伟大的《联合国公民权利暨政治权利公约》来到中国，奠下了第一块基石。”

弹指21年了。当然，中国民主党性质来说，是一个自由主义的右翼政党。今天的中国国内，活跃而迅疾发展的，则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左翼的民主运动，他们揭露批判的锋芒，指向的是共产党“改开”后中国出现的原始资本主义和权贵官僚资本主义严重黑暗面给劳动民众带来的痛苦。他们有的力争组织真正为工人争利益的独立工会，如深圳工运，也有勇敢地尝试组党，如著名的王铮“至宪党”和毛继东的“卫毛党”等。他们的斗争也被压制下去了；他们的领袖也都如当年的右翼中国民主党领袖一样，相继入狱了。右翼运动领袖罹难，总有西方强势国家的各类声援和接应；左翼运动领袖罹难，则几乎得不到国际社会任何的关注和接济，默然无闻。而正如此，方显出左翼运动人物理想主义的真诚、大公无私和可歌可泣。

其实，无论右翼的民主运动或是左翼的民主运动，都是身体力行在为中国各阶层人民真正落实享有宪法第35条人民权利而奋斗努力。须知，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的人民民主制度，
本来就是共产党革命的原教旨和初衷。

毛泽东当年这样说：

共产党“拥护孙中山先生在中国建立民有民享民治之政府的原则。联合国民政府应实行用以促进进步与民主的政策，并确立正义、思想自由、出版自由、言论自由、集会结社自由、向政府请求平反冤抑的权利、人身自由与居住自由。”等

总有人嗤笑说：“这是共产党民主革命纲领，社会主义革命已经超越它了。”此论真个不经！

民主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前提，民主建设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基础。说今天革命“已经超越了”基础，是因为昨天完成了基础，可以检验。十层百层楼房超越了基础，那基础和一层二层楼房就没有了吗？它还在底下支撑着，如磐石，坚固无比，看得见，摸得着。若我们竟不见那基础和一层二层N层楼房，且不许检验，说明你根本还没能完成基础革命的任务，说明你的十层百层楼房都不过是空中楼阁，是虚幻的鬼话。毛主席说，共产党的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分两步走，是上篇和下篇，是上文和下文，难道走第二步了，就不能检验第一步的成果了吗？写下文了，就撕去上文了吗？同理，若我们今天全不见“在中国建立民有民享民治之政府”，“确立正义、思想自由、出版自由、言论自由、集会结社自由、向政府请求平反冤抑的权利、人身自由与居住自由”等，我们就根本谈不上革命“已经超越”，就根本谈不上下篇下文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我们确实还要补上文的“课”。

只要不是沦落为仇视中国国家利益的反华势力，无论右翼左翼，无论当年的中国民主党还是今天的至宪党等，都是中国人民的一部分，都拥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5条所规定的政治权利。我并不主张各政治倾向的民主党派与共产党竞争政权，“政党轮替”，那未必是好的民主模式，甚至可能很糟；我赞成毛泽东周恩来当初提出的“共产党领导下的各民主党派多党协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民主制度建设方针，但应该是真正去落实它。“各民主党派”不应是共产党钦定的那八个所谓“万年民主党派”，“万年政协”，共产党与之“协商”“共存”“互相监督”的，应是伴随社会发展和进步活水般涌出的各倾向的人民社团和党派，只有他们，才能真正代表不尽长江般滚滚向前的中国社会各阶级阶层关系不断变动所发生的新的利益，新的要求，和切身的呼声。如是，“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清舒畅、生动活泼”的最能适合中国国情的中国人民命运共同体的“协商民主”制度，于焉形成。

很高兴《中国民主党组党史》出版。

2019年10月26日

民运的反腐败历史问题 ---读于大海自传的若干评论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2-05-19

在纽约，大海兄惠我一部他的自传《我的中国心》，嘱我阅后“能整体评论一下”。这工程太大。就我印象最深刻处，遵命写点评论吧。

一、读大海书，与我过去印象一样，于大海，确是海外民运中少有的一位正派人。他对陈一咨的批评抵制，他与廖大文财务不清案的斗争，确是有理有据的，是正确的。民运中敢于像他那样与歪风邪气作斗争的，还有一位女士茉莉，也很不错的。但大海似害怕徐邦泰、汪岷们对他的攻击，赶紧声称自己从来就对“毛泽东的斗争哲学很反感”，“我本性上其实不喜欢和人争斗”，这就何必了。 你骂共产党的“贪腐”，民运自己的贪腐可以不斗？

二、NED（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实质包庇了廖大文的财务不清案。大海写道：“我的基本结论是，NED已异化成一个凌势欺人，蛮不讲理的既得利益集团。而美国国务院在这场争斗中的表现，与我们在中国司空见惯的官官相护别无二致”。于是，大海发愤说：“我们从来不是台湾的奴才，时至今日，我们也犯不着去做高宝玲或NED的奴才！”。

把美国国务院也连带揭发了。有勇气。重庆事变，薄熙来人权被温家宝践踏。我就曾想试试美国国务院是否真“普世价值”：无论右派左派，只要人权被践踏，持“普世价值”都应发出抗议。我去了美国国务院座谈此事，发现他们对薄全没有兴趣。于是证实，美国的“普世价值”，无非是对反共右派人士的价值罢了，真不“普世”。大海这一说，我才知道，原来美国国务院对其有利益牵连的下属机构，其“价值”，也不是“普世”的呢！

三、93年华盛顿民联、民阵两组织合并大会的失败，是海外民运最惨重的分裂，也是海外民运走向衰败历史的最重大事件。那时我尚在国内狱中。来美后听到各种的解说，什么“共党特务破坏”、“徐邦泰阴谋”...扑朔迷离，莫衷一是。但此书于大海的叙述，应该是最准确的了。他时是民联主席，参与主导了93大会的全部筹备，更是大会主席团主席和大会主持人。评论，就以他的说法为准。

首先，最最关键之处是，这大会的结果选出了徐邦泰为合并的新组织“中国民联阵”的主席，该大会合法吗？合法！大海自己也承认“我在会上和会后都没有否认大会的合法性”。

既然合法，为什么已宣布解散的民联主席于大海，又要结合胡平、薛伟挟“中国之春”，再影响了民阵万润南等，抵制了合法大会的合法结果，最终造成了海外民运大分裂的大悲剧呢？大海这就严重错了。可见正派人也会犯错的！

大海全部的理由就归结在认定，徐邦泰不是好人，民运不能交在这个坏人手里。

是的，我也清楚徐邦泰不是好人。他后来果然大贪，小的连希哲的稿费和刚抵美困顿中侨界给希哲的个人捐款也都贪去。但他毕竟是合法大会合法选出的，谁要你民主制度也会选出坏蛋？海外民运崇拜、模仿设计和津津乐道的美国民主制度，不是说，哪怕美国大选选出一只狗作总统，也是合法的和无碍美国运作的么？徐邦泰总不是狗，为什么于大海们就不承认了呢？不可以下次把狗选下去吗？真有点像了去年美国大选的川普，咬定了白登是个坏蛋，搞了选举阴谋，死不承认白登当选的合法结果，号召川粉抵制甚至冲击占领国会。幸好还有个副总统彭斯理性，不然，今日的美国就是两个“总统”的分庭抗礼，和极可能的内战和大分裂了。可笑的是，原来川普竟是对28年前同样发生在华盛顿DC的于大海们的复制！

大海强调辩解的是，徐邦泰“背信弃义”。一再说事先，“徐邦泰表示支持王若望竞选主席，这当然是一种承诺”“会争取让他（王若望）当选”。

未必吧！徐邦泰只是“支持王若望参加竞选”，怎能片面理解为“让他当选”？即便“在当时的特定背景下”，你和外界都作了这种理解，为什么徐邦泰就不能会前改变主意，也参加主席竞选，与王若望等几名候选人“竞选”一下呢？筹备让候选人都“争取让王若望当选”，还办什么大会“竞选”呢？制定推举不就行了吗？这不正是民运从来攻击的“共产党假选举”吗？怎么反共的人们一到了某个时候，就自然要学共产党了呢？

大海呀，你不是承认徐邦泰“参选主席这件事本身，尽管是背信弃义的，却并不违反大会通过的有关参选资格的规定”的吗？难道“民主制度”下的竞选，“背信弃义”你没见过吗？马克.吐温在他的那个时代就已见得多了。徐邦泰“搞阴谋诡计”？恐怕有。但你也诚实披露：“我和万润南等人还有另一层考虑，就是希望通过推举王若望来阻止徐邦泰当主席”。这瞒得过拥徐派？这在拥徐派眼里，你搞假竞选推王排徐，不同样是包藏了“阴谋诡计”吗？大家勾心斗角，何分彼此？

要知道，“民主制度”本身，就预留了“阴谋诡计”的空间的，允许你“合法”之下自由地发挥操纵的计谋。倒恰是专制制度才法律上严禁了“搞阴谋诡计”，以保障专制者的权力不受威胁。这正是美国等西方国家那么热衷推动他们欲控制的国家搞自由的“人权民主制度”的最真实的国家利益所在。文中朱嘉明说：“非常大的问题是，如果王若望当主席，真正当主席的不是王若望，而是王若望周围的人！”。嘉明先生把自由“民主制度”看透了。把他这论断延伸一下

可以准确说：“某天中国如海外民运希望的民主化了，非常大的问题是，如果魏京生徐邦泰们当主席，真正当主席的不是魏京生徐邦泰，而是魏京生徐邦泰背后操作的国家，首先是美国！”这一点，希哲还是流亡美国后，在海外民运中亲历若干年，才深刻发现和认识到的！上面大海兄说，“我们也犯不着去做高宝玲或NED的奴才”，难呐！

既然徐邦泰的参选是合法合规的，我们怎样评论王若望的大会退选呢？

原来，“在当时的特定背景下”众人的殷勤劝进下，王若望知道了这华盛顿大会的“竞选”，只是一场假戏，参选者都是来陪他玩，都会“争取让他当选”的。他兴致勃勃。但当他忽然发现徐邦泰也参选了，且明知自己选不过徐，他成陪选了，他“真的气坏了”，感到“被捉弄了”，他“玩不过这些人”了，于是上大会演说臭骂一通，宣布退选，引起一场大地震了。但是，既然决定退选，为什么会前不声明，非要到大会上来掀桌子呢？书中记载石磊披露，在“选举前，徐邦泰向王若望非常诚恳地表示：‘对不起了。由于竞选规则的改变，在谦让和责任面前，我只能选择后者’”。即徐要参选了，告诉王，不谦让了，要与王若望真竞选了。我若是王若望，为什么会认为不可以呢？为什么就会“气坏了”，感到“被捉弄了”呢？很正常呀，人家并非突然袭击，会前知照我了呀。我可以两个选择，一是不怕，激流勇进，就与你徐邦泰真竞选一番，输也于我无大碍；或是便向选委会声明退选不与会了罢，何苦“这把年纪了”，偏要愤愤然到会上臭骂牢骚一番才掀桌子，宣布退选呢？怪的是，随之胡平、岳武也宣布退选，引出全场一片轰动退场，造成了“大分裂”的效果。我看，这背后恐怕真有人策划的阴谋诡计，大海书没有指出，恐怕他至今还以为是王若望退场引发的连锁偶然事件。

大海本是反徐的主将。这时竟“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镇静地要求恢复秩序，继续按程序主持完成了选举，徐邦泰合法高票当选。据大海书载：严家其高度赞扬了于大海会议主席团的表现：“在王若望退场时，他们站在主席台上，坚持把会议进行下去...于大海不满徐邦泰，但于大海认为，需要顾全的是一个比主席竞选更大的大局，那就是民联民阵联合工作的完成。”

严家其是海外民运中最正直人物。他不会不知道徐邦泰是个“坏蛋”。但他赞扬、维护的是民主制度的合法程序，不是徐邦泰，这是“一个比主席竞选结果更大的大局”。若以个人或团体的好恶，来操作制度，制度一被破坏，一切都将被破坏殆尽了！

很早我就听说，严家其在王若望宣布退选准备离场时，站出直指王若望厉声警告说：“你只要踏出这会场大门，你的政治生命也就宣告完结了！”严先生砥柱中流。这时，他实际扮演了28年后“川白选战”最危急关头的彭斯的角色。但他终未能力回狂澜，因为美国的民主制度，毕竟尚牢固，彭斯能挽；而海外民运的“民主制度”则是太虚弱，太不经风波，太不堪一击了！

而于大海，这位在会议主席团位置上能恪守职责，顾全大局，严遵制度的人物，会议一结束，便立即进入了反徐反制度的角色。即从他书中记叙可见，后来，大会结果的最终不能挽救；民联民阵合并的最终失败；海外民运最惨重分裂的最终铸成，显然，都是在这位民联主席，中国之春杂志社社长的实力率领下再带动了万润南麾下民阵反徐派，与大会的获胜派即新产生的“中国民联阵”作错误“斗争”的结果。

希哲可以结论了：过去一直没搞清的93年海外民运大分裂结局的主要责任人，确是于大海兄。若大海兄会后仍坚持了大会主席团角色的顾大局遵制度的立场，薛伟、胡平、万润南、齐墨、马大维、秦晋等，恐也只能跟着走了（书载，争斗中胡平实际是心虚胆怯“担心会输掉官司”的。当徐邦泰朱嘉明们的律师把法院告票送达中春编辑部，传于、胡、薛三人到廷时，胡平竟要求单把他的名字从传票中去掉，图一人弃友先逃。于大海“对此很不以为然”）。

读大海兄自传的评论就写到这吧。竟一写就长。一定冒犯老朋友于大海、薛伟等了。但没有办法，虽是遵大海之命写大海的书评，希哲也只能实事求是，秉笔直书的。也算是为海外民运总结点经验教训吧，谨请谅解了。

2021年11月13日

复原中国社会民主党主席刘国凯信

作者：王希哲 | 发布时间：2023-04-09

按，国凯说他的长信总结了这多年的民运，但须“在适宜时”再公开。遵嘱了。现在，我先把我给他的复信，公开一下，可能对一些老朋友们，有些参考：（但他那个党名记得此坛属禁。只好打

XX

了。请谅）

国凯：

看了你的长信，真感动。几十年，我们一步步一起走过来的。老朋友的真情谊呀。

原来你当年重病，心脏问题。但我去年查出心率过低，才

30

多，我自己还不感觉危险，医生却说很危险，非装心脏起搏器不可，否则通知

DMV

不能允我开车了。无奈，去年六月才手术装上了，确感觉登高行山，好很多了。我们相约再十来年，应该没大问题的吧。

不是

97

，我是

96

流亡美国的。一晃

27

年了！你似乎还能回国一下，我至今不能。

15

年四川安全厅开恩，允我飞泰国“过境”成都三天祭父母。在家乡我留诗一首，最后四句是“羊城别南冠，三藩望神州；廿年家国梦，屈子何首丘？”。宇生为我书写了，至今挂在床前。

海外民运不说它了。烂极了。我也在走我自己的路。工党和社

党，我原希望作为民运左翼，对它很抱有期许的。你还能记得

2007

年我在洛杉矶社

党二大上的发言吗？题目叫“

民运的左翼与右翼

（王希哲对洛衫矶中国社

民主党“二大”的致词）”（附后）。这讲演，国内陈子明注意到了，还在国内民运同仁圈中，热情介绍过。可惜工党方圆的领导问题很大，社

党也在曾大军的祸乱和你的某些失策下，衰败了。于是，你出于身体状况更也出于失望，激流勇退了。我只好网上到国内寻找左翼的民主力量。现在我在国内，还能有些影响。

你不喜刘某某，嘱信不转他看，可给刘路看，我照办了。但也给了草庵看（你没反对）。他们分别向你复了信。下面都转上吧。

反正，我们都朝八十走了。百里奚对秦穆公说，“我才七十。还可以为秦大有作为呢！”，当年曾鼓舞刚入七十的我。现在七十五，望八十了，史书上恐怕只有姜太公事迹来安慰自己了。呵呵。我们都多保重吧，朝前看，保持好身体的健康和心态，年龄就不去管它了！

第三篇 挺薄运动问题

关于挺薄运动及重整政治话语权的思考与见解

欢呼中国右派及其党中央的巨大胜利！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2-02-11

中国右派反共。但他们终于发现，现在中南海的中共中央是他们的党中央，与他们心连心，想他们所想，急他们所急，办他们所欲办的事。反共右派们已经在欢呼他们的党中央倒薄的伟大英明决定了！他们现在表现出了，原来是多么的拥护他们的党中央啊！

老王早就指出，中国近30年多来，是右派专政。邓派中共中央，可以一风吹平反全部右派，给右派强势的话语权和一切可能的舆论阵地和机会，却坚持着专政左派，坚持着不准所谓的“文革余孽”翻身。这种极端的不公平，是很怪异的。所以老王主张当前必须坚定地支持弱势的左派，呼吁左派团结起来，复兴起来，拥戴出他们的左翼领袖，成为中国社会有效制衡右派的政治力量，实现真正的政治多元。有人疑问，“现在不是中共还在统治么？怎么会是左派弱势？”今天，大家可以看清楚了，中国右派，不仅得到全部西方强势国家一贯的奥援，还得到了他们的中南海右派党中央的坚定支持。究竟是谁弱势？真正希望中国实现多元民主化的人们，今天应该坚决地支持谁？

反共右派们欢呼他们的党中央的伟大英明决定，免去了重庆市委薄熙来书记的职务。他们已经在鼓励他们的党中央将薄熙来逮捕入狱，全面血腥镇压左派了。这是反共右派“民主、人权、自由”的最好注脚。这实际就是中国右派全面上台专政后的黑暗政治前景。中国左派同志们须记住1976年的教训，团结起来，不要退缩，不要吓到，动员全国左翼工农市民力量，迎上前去，手执社会主义宪法，对右派及其党中央作坚决的有理有节的斗争。记住毛主席的遗训：“中央出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把社会主义正义的旗帜牢牢抓在自己的手里。

温家宝难道就为了发誓今年“杀开一条血路”？中南海右派党中央不要试图再走镇压、消灭党内政治反对意见，政治反对派的老路了。不要再搞你死我活。这对谁，都不会有最后的好结局。是承认党内有派，合法有派的时候了，在宪法党章的规范下，让各派去平等竞争，放手地让人民去作自己的选择。先从党内、党中央的民主化开始，真正走出一条中国民主发展的合适路子来。

薄熙来书记一直坚定站在中国人民的正气一边，获得了首先数千万重庆人民在内的全中国大多数人民的支持拥戴。值得老王认同他，最坚决地支持他。“敢同恶鬼争高下，不向霸王让寸分”，将中国人民利益置于至高无上的真正的共产党人，就是要有这个气概！这才是真正的英雄！“生子当如孙仲谋”。薄一波老人有此一子，足矣！可羞煞当年毛泽东麾下一切“刘景升”的雍慵富贵“豚犬”子们。

公开化是正义战胜邪恶的最有力武器。置之绝地而后生。希望薄书记丢掉对今天修正主义党中央的幻想，勇敢地树起党内公开的反对派的旗帜，毫不犹豫地团结全党左翼力量，团结全国人民，冲破权斗黑箱政治，号召全党政治家站出来给人民自由公开选择权利，乘此撕开脸皮相搏的机会，开创中国共产党民主化的新局面！玄武门变前，李世民犹豫，张公谨冲入夺龟掷地急云：“卜以决疑。今事在不疑，尚何卜乎！”！还要犹豫吗？不要再犹豫了！

2012年3月14日

附：

2012年3月14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两会记者招待会上罕见地措辞严厉批评和要求中共重庆市委、市政府务必就“王立军事件”进行深刻反思并吸取教训。

2012年3月15日，即全国“两会”结束后的第一天，中共中央对外宣布“薄熙来同志不再担任中共重庆市委书记一职”；并即刻进入软禁状态，此后约一年半时间内完全消失于公众视线范围。

2012年4月10日，中共中央正式宣布，停止薄熙来中共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的职务，接受党内调查。

热烈祝贺胡锦涛先生全退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2-02-12

为什么非要叫“裸”退？这个“裸”字今天怎么就这么时髦吃香？动辄就想到“裸”。这“裸”如此深入人心？深入党心？，甚至深入到共产党中央大员，直至总书记之心？）

无论如何背景，胡锦涛先生从中国最高权力职位上全退，这是中国最深刻的划时代历史事件，超越了江泽民将最高权力向胡锦涛交班的意义，因为那毕竟还留下几年不光彩的尾巴，因袭了威权高于制度的包袱。

终于，数千年中国历史，今天从胡锦涛起，翻开了新一页。中国最高权力，从此有了相对制度化的完全、彻底的和平交接！这是值得热烈祝贺的。

胡锦涛哪怕十年总书记什么成就都没有，他的十八大从最高权力宝座上完全、彻底全退，留下了制度，就已经是他对中华民族的最卓越贡献，就已经是他对中国历史的最伟大的交待，他就已经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丰碑。千年之后，还记在史册上。相比之下，自得什么“科学发展观”入党章笑话，则梁炊未熟早已烟消云散。可见，胡锦涛自己，还未必真知道自己哪件事才是他做的最伟大的。可见，他的全退，不过是大势所迫。而大势是谁造成的？是人民，是推动中国历史前进的人民。胡锦涛之后，人民将继续推动中国历史的前进。

但我们还是祝贺胡锦涛先生。热烈祝贺胡锦涛先生公元2012年从中国最高权力职位上全退。

王希哲

2012年11月15日

胡锦涛温家宝寡头右派党中央的白色恐怖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2-05-12

胡锦涛温家宝寡头右派党中央的白色恐怖

为开放右派欢呼薄熙来被囚的“舆论”和“一律”，为钳制左派的批判声音，胡锦涛温家宝右派党中央一夜之间，将国内仅有的几个艰难存在的左翼网站“乌有之乡”“旗帜网”“中华网”等，一律封杀。这不是白色恐怖？这不是“法西斯前景就在眼前”？这就是你们的“民主、人权、法制”？右派海内外一片大声叫好，不见一句抗议，西方舆论媒体，也不见对左派舆论的被封杀发出惯性的“人权”抗议。说明什么？说明右派共产党中央及其盟友反共右派的“民主、人权、法制”，根本就是他们的白色恐怖右派专政。哪里有一丝“普世”的影子！

这个胡温“党中央”说:

“鉴于王立军事件造成的严重政治影响”？

王立军哪怕“叛逃”又关薄熙来什么事？搞政治株连？从顾顺章、林彪到俞强生、陈希同、陈良宇、文强、刘志军.....株连过谁了？王立军的“严重政治影响”就要撤薄熙来的职？这就是你们的“民主、法制”？

“中央从当前形势和大局出发”？

“形势和大局”由头就可以随意处置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这又是你们的“民主、法制”？什么“形势和大局”，无非是为了任内完成全盘私有化，为彻底侵吞中国人民的全民财富而最后一搏“杀开血路”的需要。这才是你们右派党中央和一心要推翻你们现在则是你们的盟军的反共右派的“民主、法制”罢了。

你们开口就是“中共中央决定”。谁是中共中央？你胡锦涛温家宝寡头就是“中共中央”？中共中央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集体。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薄熙来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全会选出，薄的去留，只能由选举出他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全会决定，不能由你们几个寡头决定。这才是真正的共产党内民主法制。你会说这是毛泽东时代邓小平时代下来的传统。不错。但这恰是革命时代共产党强人威权政治下的不正常的非法制的糟粕传统。你们和社会右派们开口闭口“否定毛泽东”“彻底否定文革”。但现在，恰是毛泽东优秀的东西被你们全盘否定，弃之如敝屣（没有毛泽东，你胡锦涛温家宝是些什么东西！），而毛泽东、邓小平糟粕的东西，文革错误的东西，违背民主法制的东西，寡头黑箱玩弄权术决定党的高级干部命运的东西，你们却当做宝贝，紧紧抓在手里，拉大旗作虎皮继续吓唬共产党全党党员，吓唬全国人民包括重庆人民，不把他们对自己选举的代表的民主决定权利放在眼里。这就是你们的“民主、人权、法制”！

胡锦涛温家宝寡头右派党中央们，反共右派网上兴高采烈明说了，今天就是要依靠你们的手来“掐死真正的共产党人”薄熙来们，明天再来掐死你们，掐死你们这些假共产党。你们就得意洋洋白色恐怖下去吧，有你们报应的一天！

2012年3月15日

中国民主社会主义连线就重庆事变向全国人民无分左右发出的呼吁（王希哲起草）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2-05-12

海内外全国同胞们，当此全国人民高度关注的重庆事变发生后，我们，中国民主社会主义连线向你们发出呼吁：

无论你们对薄熙来、王立军等过去多年在重庆的工作持怎样的评价，

你们能赞成这种真正的“文革”作法，不经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全会的讨论决定和当事人申辩，只需中共最高一两个寡头领袖的“拍板”，就能决定一位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选举出来的中央委员，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全会选举出来的政治局委员“打倒”或“不被打倒”的政治命运吗？

如果你们无论左右，都不能赞成，请站住来公开反对！

你们能赞成这种真正的“文革”作法，不经重庆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的讨论决定和当事人申辩，只需中共最高一两个寡头领袖的“拍板”，就能决定一位重庆市人民代表大会全票选举出来的常务委员副市长“打倒”或“不被打倒”的政治命运吗？

如果你们无论左右，都不能赞成，请站住来公开反对！

海内外全国同胞们，你们能赞成这种白色恐怖的作法，当中共最高一两个寡头领袖“拍板”，决定“打倒”什么人之后，就立即动员专政机关，对一切反对或可能反对他们的，持不同意见的人士，进行监视、整肃，甚至大肆逮捕关押吗？

如果你们无论左右，都不能赞成，请站住来公开反对！

海内外全国同胞们，你们能赞成这种真正文革专制的作法，当中共最高一两个寡头领袖“拍板”，决定“打倒”什么人之后，就立即封报、封网，钳制舆论，公告取缔镇压一切反对的群众活动，只许各级政府机关和人民群众表态“拥护中央”吗？

如果你们无论左右，都不能赞成，请站住来公开反对！

海内外全国同胞们，当此全国人民高度关注的重庆事变发生后，我们更可以看到，中共中央的首先民主化，对中国全国的民主化，是多么的重要和急切。全国同胞都希望中国民主，特别是右翼同胞更希望参照美国的民主。但要知道，美国民主演进的第一步，就是从美国的华盛顿革命党人的党内各派民主化，开始的呀！学习美国民主，要从它的开始学起！镇压了重庆的探索，也就镇压了广东和一切其他地区人民推动的自治探索，也就不可能再有任何的“乌坎”，有了的，也必将偃旗息鼓。这究竟对谁有利啊！右翼同胞请不要机会主义地欢呼眼前的痛快，要把眼光看得长远。

重庆事变发生，所谓“这是十八大总书记之争”，“政治局常委之争”阴谋论甚嚣尘上，似乎无论左右同胞，都能接受这些高论。但为什么却安之若素，不去想想，中国和中国十几亿人民不应再为这些宫廷“政治权争阴谋”所摆布，所戏侮，作震荡了呢？特别是反共的右翼同胞们，我们注意到一贯反共的你们，最近竟也表现出狂喜般的热情拥护胡温中央，证明了中共中央走向对你们也多么重要。那么，全国同胞更应该以重庆事变为契机，将坏事变好事，呼吁中共就从十八大开始改革，政治黑箱就从十八大开始捅破，中共总书记，中共政治局委员、常委都从中共的第十八届全国代表大会上，公开地自由竞争选举产生！为什么薄熙来、汪洋们就不能公开地站出来竞选十八大政治局常委？为什么一切中央委员十八大就不能提名与习近平竞选总书记？他们有这样的平等权利！他们能不能成功，由人民的舆论与全党代表的投票决定。什么“野心家”、“篡权”、“谋反”、“傲慢不懂撤退”莫须有罪名，才真是货真价实的“文革”一套。

海内外全国同胞们，如果重庆事变确使你们感受到了中共中央首先民主化的重要和急切，那么，请你们无分左右，支持中国民主社会主义连线向你们一再发出呼吁：站出来，要求中共中央的民主化改革，就从十八大开始！

中国民主社会主义连线

2012年3月18日

公然主张和叫嚣“杀人立威”的右派党中央法西斯“高参”辛子陵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2-05-12

请网上的同胞们看看，是谁在今天公然主张和叫嚣“杀人立威”了？右派共产党中央的法西斯“高参”辛子陵！

杀气腾腾！

要把党内斗争，国家的政治路线斗争，杀头化！：

“要借黄奇帆的项上人头，以镇天下，而儆效尤。让乱臣贼子知所畏惧。
治乱世要用重典。要把军委主席胡锦涛的权威树起来。”

万恶的文革哦。

文革政治斗争杀头化了吗？没有吧？76年右派官僚政变后，对江青也还是“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现在， 右派党中央的法西斯“高参”辛子陵，却鼓吹“镇天下，儆效尤”，“用重典”，马上就杀，立即就杀，“借人头”来杀，要杀得“让乱臣贼子知所畏惧”！

“乱臣贼子畏惧”了以后怎样？就“把军委主席胡锦涛的权威树起来”了！好一个杀人的权威！好一匹胡锦涛皇上的忠狗！辛子陵们何等渴望着血腥！

且慢。“君莫舞，君不见，玉环飞燕皆尘土！”既然你政治斗争杀戒一开，腥血遍地一溅，薄派左翼就没有卷土重来的一天？天道好还，薄派上台还要不要杀你辛子陵这类法西斯高参呢？

那就互相杀吧。互相杀下去吧！杀出个辛子陵的“民主社会主义”来！

2012年3月21日

右派们当年为何又能欢迎杨曦光的“极左”？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2-05-12

王希哲

杨曦光（杨小凯）比薄熙来太幸运了。

杨曦光当年的“极左”，比毛泽东还“极左”，比中央文革还“极左”。左到什么程度？左到毛泽东、中央文革和康生都不能容忍他，左到他1968年一月的《中国向何处去》，44年后的今天，请大家读一遍吧（附在后面），可以几乎一字不改地作为今日毛派革命家向中南海右派走资官僚集团发动革命夺权的完整理论和策略纲领。如果他们有这个胆魄的话。

但当年的杨曦光获得了海内外反共右派如对今日薄熙来一般的仇视的目光和反对声浪了吗？没有。相反，在海外，反共右派们热烈欢迎他，国内“潜伏”的反共右派们与一般民众，特别是造反派则惊讶他，私下地欢迎他，翻印传播他的《中国向何处去》。

为什么？

因为那时的海内外右派，是根本不会管你说的和写的是左还是右的，这些白纸黑字对他们似乎都毫无意义，他们只看你对中共中央的声音是不是一种“异端”，只看你是不是受到了中共中央的政治打击。只要你是“异端”，只要你受到中共中央打击，他们就高兴你，就欢迎你，别的不管。因为他们感性地就能明白，无论如何，这是对中共铁

幕统治的 一种突破，就是他们的希望的曙光。

杨曦光是这样向极左的方向指出了道路：

“极左派”公社不屑於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我们公开宣佈：我们建立“中华人民公社”的目的

只有用暴力推翻革委会的资产阶级专政和修正主义制度才能达到。

让新的官僚资产阶级在震撼世界的真正社会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阶级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

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

试看明日之中国，必然是“公社”的天下

毛泽东主义万岁！”

右派欢迎杨曦光。

但高兴他，欢迎他的右派们就真的会按他指出的方向走了吗？

不会！

对右派、造反派和一般民众来说，杨曦光的异端只是给了他们一个启发，给了他们一个思想的解放，让他们兴奋地明白：中央文革理论的禁锢是可以打破的！“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今天胡叫作“一盘很大的棋”）”是可以不买账的，中国的发展道路在战略宏观上也是可以自己来探索的！于是下面发生的事情，就是百花齐放了，只要你有足够的勇气。于是，湖北的继续向左反周的“北决扬思潮”出现了；万润南在背后策划的向右的“造反派打江山不能坐江山”的周泉樱“清华414思潮”出现了，然后，是总体向右的挑战中央文革，甚至挑战毛，保周护邓的李一哲《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出现了！最后，直接挑战毛权威，保周护邓的向右纠偏调整文革政策的天安门四五运动发生了...

杨曦光出场，是最极左的异端，但他打开的魔瓶，开出的道路，启动飞奔的主流却是右倾的妖怪。连他自己，最后都莫名其妙地（老王在燕京当面问过他）蜕变为了右派民运理论家，国际行走的普世自由派。

关键是“异端”的启动。只要启动，世界就按照它自然的规律和轨道发展。根本不会问它启动原动力的“左”右。

今天的薄熙来，为强调传统的继承披了一点“左”的色彩。但无论他的经济政策还是施政方针，哪里“极左”了？重庆欣欣向荣，人心向上。薄熙来的“异端”，无非是一名中央大员管治地方，却在为地方独立地探索一条最佳的发展道路，而触犯了中央绝对权威。其意义，正如一位孙律师来信说的：

“薄熙来是什么样的人不重要，甚至他是左还是右也不重要。重要的是，薄熙来现象是中国建政以后从来没有出现过的现象，而这个现象在主要方面是极为正面的。”

“如果因为薄熙来，中共发生分裂，发生地震，使得选举成为不得不采取的产生领导人的方式，那时候薄熙来即使代表我最反对的政治倾向，我都要“山呼万岁”。再说，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薄熙来要恢复文革的那一套。唱红就说明了他的政治归属了？我们的一些朋友头脑是否太简单了？我相信，如果将来中国有选举（我是相信这一天快来了），薄熙来对“普世价值”的接受绝不亚于我们这里的所有的人。这几乎和他的政治倾向无关，与他的为人好坏更无关。”

太对了。这里孙律师对薄熙来“左”的表象后闯出了路子，在大形势下也可能向右的发展，完全符合杨曦光发展的规律。

薄熙来的出场，似乎披着“左”的色彩。但同样的，他打开的魔瓶，开出的道路，各路诸侯向他学样而飞奔起来的主流却完全可能是千百位共产党的“汪洋”。即便有几个真左，百花齐放百家竞争，庸何殇？而薄熙来一去，中央天威依旧，汪洋们只能兔死狐悲，胆战心惊，足将进而趑趄，口将言而嗫嚅，万马齐喑，你以为汪洋们会高兴？

2012年3月25日

重庆打黑与中南海的“黑打”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2-05-12

在全国一片黑的苦难中，为重庆人民刚刚争得了一点安全感的重庆打黑，被中南海诬为必须“反思”的黑打。

究竟怎么是“黑打”？最近才出来了个说法，说是，“公权力组织的打黑”就是“黑打”；或进一步说“对社会进行管控型”的打黑，“存在对法条的滥用”，就是“黑打”。

有个说法出来就好了。

那么我们问，

新加坡李光耀的打黑，是不是“公权力组织的打黑”和“对社会进行管控型”的打黑？是不是黑打？李光耀要不要“被反思”，被整肃，被反攻倒算？

香港麦理浩的打黑，是不是“公权力组织的打黑”和“对社会进行管控型”的打黑？是不是黑打？麦理浩要不要“被反思”，被整肃，被反攻倒算？

“不准运动型的打黑”？在万千香港民众上街愤怒示威抗议，要求“捉拿葛柏”的一波又一波群众运动浪潮下，总督麦理浩发动的香港“廉政风暴”，不是“运动型的打黑”？没有这场万千香港民众发起运动参与和支撑的“廉政风暴”，能够有香港警风政风的彻底扭转肃清？能够有后来至今廉洁的香港？他们都是“黑打”？他们都是“文革余孽”？“文革复辟”？好一顶莫须有的帽子。右派还兴高采烈。你们高兴什么？89你们在天安门，64你们在纪念碑，反腐败反官倒，不是被诬为运动型 “文革余孽”，“文革复辟”？坦克都开了过来？伤疤没好就忘了痛，文革帽子污蔑你们，杀你们，你们痛苦；现在一样的由头污蔑人家，杀人家你们就高兴？就手舞足蹈山呼万岁？

现在，一切能有效揭露打击中国黑暗腐败势力的各类可能的武器手段，都被先诬定为“文革余孽”“文革复辟”，吓唬人民，捆住人民的手脚，放手地让他们黑暗腐败鱼肉人民下去，当然，也会哼哼几句“反腐败呀，反腐败呀！”“要改革呀！”给你们听听！

“存在对法条的滥用”？麦理浩在人民支持下设立廉政公署，直接向他一人负责，一切机关人士无权过问干涉，这没有“存在对法条的滥用”？“廉政风暴”之下就没有“一家哭”？甚至“一路哭”情事？还有上千恐惧自身污点不满廉署“权力无限”的警员包围冲砸廉署的暴乱反抗呢！要对“廉政风暴”吹毛求疵？要攻其一点推翻全盘？“一家哭”，“一路哭”何如香港满城哭？何如重庆满城人民哭？若英女皇也把麦理浩拿下，请他“反思文革复辟”，香港贪渎黑社会，黑势力特别是黑律师的翻案反攻倒算，恐怕决不在今日重庆之下！黑律师最激动的反攻倒算，无非是要把金钱对法律的统治确立下来，把金钱对黑社会势力的保卫，对穷苦无告的平民百姓的压迫地位确立下来罢了。今日的中国，是从中南海起，从温家宝起，彻底的烂透了，彻底的黑透了！

何况，打黑最有力的“法条”，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恰是你胡温的中央，一再拒绝制定出来。重庆提出自家率先搞出来，却被你们切齿嫉恨。所谓“重庆挑战中央，自搞一套”的罪状，背后的原因，其实这是最重要的一条。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地方推动中央让你不得不行，重庆反贪打黑成功，明天你中南海新旧权贵家族侵吞的人民财富还能往哪里逃，日夜坐立不安。故必须要把重庆经验抹黑，整垮，搞掉。

回来再讨论所谓“公权力组织的打黑”，“对社会进行管控型”的打黑就是“黑打”。

就算温家宝势力认定的薄熙来是黑，王立军是黑。你中南海是怎么“打”的？难道不是“公权力组织打”的？难道不同样是“对社会进行管控型打”的？而且是中央对全国“进行管控型”的“打”。那就管控得更广，更黑，黑到了极点，你的定义，怎么你们中南海就不算黑打？

你们对薄熙来、王立军，对重庆打黑的翻案整肃，都是严格在民主与法制的轨道上来“打”的么？没有“对法条的滥用”么？

麦理浩当局发现总警司葛柏有贪污嫌疑问题，他依照法律要求葛柏一周内向香港民众解释清楚他拥有的巨款的来历，并没有说让他消失他就消失，秘密审查，在检察机关法院对葛柏批捕定罪前，无罪推定，保障他的人身自由，辩解权利，你们是按照这样的民主法制方式对薄熙来、王立军们做的吗？为什么不可以先让副市长王立军向重庆人民解释清楚他进入美领馆程序的是否合法及进入的目的和作为，若有嫌疑，再由检察部门介入侦查？却立即封住王立军的嘴，蓄意把决定性的牌留在美国人手里？

你们抓住了机会（很可能是你们设定的阴谋），“一举粉碎”！

“党中央”要打倒整肃什么人，就“一举粉碎”，民主法制管他娘，这不是货真价实标准的文革是什么？！贼喊捉“贼”呢。

薄熙来整肃消失，据说是“王立军案的恶劣影响”。但王立军究竟什么罪？检察院检察了吗？法院判决了吗？事实究竟是什么？人民知情权在哪里？你们听任谣言满天，然后借助谣言的“恶劣影响”整人，却不许王立军、薄熙来出来向公众辩护一句，法院未判先定有罪，先定有罪就急忙秘密软禁先行处分，让人消失，把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党委会当作图章工具，随意解职，大肆株连清洗；军警特务四出，钳制全国舆论，“对社会进行管控”，禁止一切挺薄抗议的声音，这不黑？这就是中南海对中国全面的黑，大大超越了你们诬蔑重庆打黑为“黑打”解说的所谓以“公权力组织的”“对社会进行管控型的”打黑就是“黑打”。中南海温家宝们，按照中南海御用喉舌和黑律师们给出的定义，就是今天中国最大的最恐怖的黑打！！

反共右派们么？他们欢呼他们忽然一夜的“党中央”为他们“一举粉碎”了什么“帮”。终于证明了，他们一贯挂在嘴上的“自由、人权、法制”，“程序正义”、“无罪推定”普世价值之类高调的虚伪：“只要共产党把我觉得最危险敌人打倒，管他什么手段”。反毛？其实毛泽东、邓小平的那套统治手段，他们都是可以拥戴，可以接受，可以欢呼的，只要这统治手段今天合了我的意。明天么？明天再把共产党整个打倒，包括胡温，都统统送上绞架，“民主”“自由”就来了。很好。就不要再抱怨共产党当年“一举粉碎”六四，也就不要抱怨今后共产党再“一举粉碎”什么了罢。他们这一套原来你们并不反对。

2012年3月26日

这次重庆事变的最意外的重大收获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2-05-12

这次重庆事变很有意思的是，长期体制外反共的势力忽然拥戴和认同“他们的”党中央，精神上一夜回到体制内去了，甚至竭力为他们的“党中央”胡温着急“维稳”了！（他们忽然忘了他们长期鼓吹的反对派的“角色定位”，就是无论如何都要反对执政当权的党中央）；而本来拥共或似乎拥共的海内外左派左翼势力，忽然成了被封锁，被监控，被镇压的“反党反共”海内外“民运”了。发展下去，他们中间坚守立场的一部分，很可能就这样被角色定位下来了(假设胡温访美访西方，他们打着标语去呐喊抗议)。老王当年不由自主地被成为了“反共民运”，其实轨迹就是这样下来的。我想，64后许多人其实也无非是这个轨迹下来的。

如果薄熙来真的被彻底打倒，共产党中央不再产生左派领袖了，这个右派专政格局也许就会延续下去（右派“民主自由”的真实解读，实际就是他们现在欢迎的右派专政）。但若薄熙来不能彻底打倒，或共产党中央不可避免地还一定会产生新的左派领袖，并得势，那么，近日被打成“反党反共”的海内外左翼“民运”，就会又一次拥戴和认同他们的“党中央”了。

两个“党中央”博弈和两个“党中央”的基本群众队伍。老王一直觉得中国第一步应该自然走出的民主，就是这样的民主。中国的先两派，再两党的民主政治，就是沿着这样的轨道相互斗争、博弈发育发展出来的，而不会是共产党什么人主观“设计”“搞改革”出来的！要知道，中共要真出个什么人能主观“设计”“搞改革”出来一个中国“民主政治”，他就首先必须使自己成为绝对权威的“毛泽东”！辛子陵就在打这个主意。

就算如右派所宣称的，中共温家宝们是天使，薄熙来们是魔鬼。他们现在极力支持“天使消灭魔鬼”，也真错了。消灭了魔鬼的“天使”（温家宝们）也一定变为魔鬼，而且政权独占利益驱使下必定更加魔鬼，更加法西斯。不要幻想消灭了对手的“天使”就会将民主“改开”给反共右派。右翼自由派忘记了自己一贯信奉的一条正确的规律，魔鬼与魔鬼的争斗，产生民主。民主只能在魔鬼与魔鬼的争斗中产生。魔鬼与魔鬼争斗谁也吃不掉谁，只好协商制定保障争斗公平的游戏规则，各方遵守，这就是民主与法制。

总之，重庆事变，中国左右两派立场似乎都回到了体制内。原来的左翼之外，事变将64后叛出体制外的反共民运势力精神上先拉回了体制，认同了“中央”（最具代表的是万润南给胡总温总热情洋溢充满期待的贺诗和贺词），“64平反”回体制的热气球渐高。这一切，为中国派别民主政治准备了队伍。这是这次重庆事变对中国民主进步的最意外的重大收获。

2012/3/30

论习惯拿钱的中国右派骂左派孔庆东“拿钱”的奇观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2-05-12

最近说是孔庆东曾拿重庆“百万课题经费”。右派轰然一声骂了起来。那个余杰，有意思，跳起来骂：“孔百万...拿人钱财，自然要与人消灾、为人说话”。

好一个余杰，揭发得好！：

魏京生魏百万，拿了多少百万？

刘晓波刘百万，拿了多少百万？

艾未未艾百万，拿了多少百万？

茅于轼茅百万和他的“天则”所，拿了多少百万？多少千万？

你余杰又拿了多少百万？

.....。

右派拿钱的，和拿的天文数字，说得完吗？

茅于轼说得明白：“我根本不在乎拿外国人的钱，我也不在乎拿资本家的钱。我不拿他的钱，我拿谁的钱？谁给我钱？政府的钱，我们很难拿到。有没有老百姓拿钱给我们？有，那是少数，给个两万三万的，靠这个根本活不了。”。”

原来，余杰们透露自己，决“不是因为他们对普世价值多么赤胆忠心”，都是“拿人钱财，自然要与人消灾、为人说话”。对右派，这久已是公开的秘密，司空见惯毫不稀奇。余杰今日以骂“孔百万”的方式，自家招供罢了！

孔庆东究竟有没有拿重庆课题费百万？还不知是否谣言，右派拿外国无数的钱，则早就是无上的荣耀。那你还骂什么？

你右派拿得钱，左派就拿不得？

左派拿钱搞课题研究就是“败坏”，你右派拿外国各色名目的钱搞“配合”、搞“带路”就是“高尚”？

过去中国政府也曾不许右派拿外国的钱，“清查”右派，右派说是“践踏人权”。现在你们甚至不许左派拿国内的钱，要骂，要政府（现在是你们的“党中央”和政府了！）出手“清查”左派拿钱，就不是“践踏人权”？

那个忽然的极右法西斯分子杨帆，居然投名状叫嚷“请重庆方面清查对极左分子的经济赞助情况，全部清退”。这么疯狂？为什么你不喊叫“清查”过去到今天的国内外各类“对极右分子的经济赞助情况，全部清退”？

右派拿钱好像天经地义理所当然，左派拿钱就轰然大波。不恰恰证明了，如果拿钱就是“烂”，右派早已经烂得司空见惯，左派也才刚刚开始学你们，也才刚刚开始烂，你们喊什么！

其实，拿外国政府（及其背景“基金会”）的钱，“与外国消灾，为外国说话”，损毁本国利益，这才是不能允许的，特别是政客，西方国家更是不允许的。中国学者拿中国的钱，研究中国的课题，楚弓楚得，无论左右，都不仅是可以而且必须的，应该鼓励的。

孔庆东的重庆课题费百万（若确有其事），拿少了！太少了，太少了！

问题是左派能拿到一点经费，实在太困难了。

右派余杰、茅于轼、刘晓波、艾未未们“拿人钱财，与人消灾、为人说话”，太容易了，国内国外都容易。外国政府，外国“基金会”抢着送上门来给，成千上万的给。右派正在骂孔庆东“拿钱”的同时，外国又给他们的领袖茅于轼送来了个“弗里德曼自由奖”大钱，奖励他在中国，继续鼓吹“全面私有化”和“卖国并不是什么严重的错误”，“汪精卫是大英雄”，以迎合外国对中国渴望的利益。右派骂他一句没有？没有吧！高兴来不及。国内更不必说，温家宝卖国汉奸政府及一切急迫要把全部国家和人民财产私有到贵族家族手里的权贵和一切勾结他们发财的暴发户，都会积极把钱给他们，请余杰、厉以宁、茅于轼们“为他们说话”，为他们“消灾”。

自从盘古开天地，谁见过中国左派“异议人士”，左派文化人，从西方得过什么奖？而当右派是能来钱的！越损害中国越能“出名”来钱，海内外行走越吃得开，越能来大钱！来这个“著名”大奖那个“著名”大奖。中国的“知识精英”，从1979年看到魏京生开创的这条金色路子起，急于当右派名人，热心当右派名人（包括当“文化名人”的张艺谋类）趋之若鹜，戏法万千，那极大的推动力秘密，就在这里，那是名利双收的啊！所以，1979年以后，中国知识“精英”右派对左派精英占了数量和金钱实力的绝对压倒优势，重大根源就在这里！当然，今日魏京生派极端的仇视诺奖到手的刘晓波派，秘密也在这里。

而左派呢？近年薄熙来在重庆，经济政治路线基本不出邓小平改开路线，仅为鼓励民气和社会正气，略涂了点“红”色，为宣传总结自己，也许还真可能给了孔庆东们一点课题经费，已经少得可怜。这一下，重庆经验被右派扑灭了，“清查”了，左派还可能到哪里去“拿钱”？到广东拿钱？到上海拿钱？到外国拿钱？请余杰、杨帆们告诉我！

外国？

过去十几年，中国国内右翼民运精英一旦遭难，老王（希哲）常去，或常发动对美国国会政要及西方各国政府的游说，请他们维护人权，为罹难的中国民运精英说话。他们非常欢迎，非常关注，而且往往第二天就出来说话。但今天，当中国国内左翼精英遭难，左翼舆论被钳制，甚至过去天天喊人权的右派精英今天呼唤他们的“党中央”彻底取缔、镇压和“清查”左翼精英，老王也试图联络美国国会政要及西方各国政府游说，请他们维护人权“普世”原则，为罹难的中国左翼精英说话，他们却装聋作哑，声称“目前不方便介入”了。左派还指望向他们“拿钱”？

右派国内外逢源，到处来钱。左派则到处没钱，在无际的穷困中坚守立场理念顽强奋斗。一般来说，左派比右派真是可敬得天上地下难以百尺楼计！

即便在美国，为何右派强大，左派永远弱小？因为右派依托的社会力量和阶级力量有钱，太有钱；而左派依托的社会力量和阶级力量太穷，太没有钱！当美国政府当局表示了“目前不方便介入”中国发生的右派及其政府对左派的人权践踏后，老王尝试接触美国左翼党派，请他们考虑是否可以多少帮助影响一下美国政府。这才知道，他们穷得自己都不能相信他们还能有一点这样的影响力量。

老王不是最近才发现这个问题。早就发现了。所以这十几年在海外才想通了：中国毛时代对右派的全面专政，失去右派制约，是错误的，造成了灾难。老王那时就对这种错误专政，作了批评。但问题是，在放弃“全面专政”，向世界开放，走向民主的改变中，中国政府不应该是右翼政府而应坚持是左翼政府，不应专政压迫国内左派，相反，应该适当倾向扶植左派，支持左派，用以平衡世界全部西方国家以其强大的政治经济硬力量和软力量对中国右派的倾力支持、援助和对他们未来中国代理人的投资。没有强大的，站在广大弱势基层百姓群众利益一边，站在中国国家民族利益一边的左派群体对右派的平衡和制衡，中国的“民主化”，结局只能是西方强势国家在中国利益代理人的“民主化”，只能是将中国附庸化，将中国作为危机转嫁地的实际殖民地化的“民主化”。那时开放的“全民选举”，只能选出魏京生、茅于轼这类为西方国家在中国片面利益开路的“汪精卫是大英雄”的“总统”来。

有人会驳说，“未必。右派未必都认同魏京生、茅于轼们。只要开放选举，右派也会有许多杰出人物出来”。不是老王都承认在极端反共的右派里，还有民族立场心的徐水良么？

不，老王早就看出了，这十几二十几年的海外（甚至包括国内）民运状况，就是未来中国在没有强大左翼民主势力下开放“民主”的缩影。从来就不是“民运”在选择领袖，而是西方国家政府及其各类基金会和他们天罗地网的媒体在为中国“民运”选择和强加领袖。西方国家政府、基金会和媒体为你选择了什么人做你们的“领袖”，你们就必须拥戴，只能拥戴，哪怕都是一些极烂极恶极腐败的丑类，你还必须顺从，奉之为“父”，被他“整合”，向他靠拢，为他抬轿。稍有不从或忤逆么？“分裂民运”，“破坏民运”，“不顾全大局”，“野心眼红”，“共产党特务闹场”……詈骂，就将附着于强势媒体和习惯崇拜金钱实力的“民运主流”铺天盖地而来，把你抹黑、压垮、孤立，“徐水良”异类们出头？不会有稍好的下场。最后，民运还只能“选出”西方金钱要你“选”的那些混蛋来。未来的开放的中国“民主”，中国“民选总统”，规律只会如此，不会有更美妙的结局，如果没有在这之先发展出中国强大的左派制约势力的话。老王正是看到了这个前景，才决定了自己坚决支持1976年后中国弱势的左派复兴的立场。

再祝贺反共右派的“党中央”又取得了一次“伟大胜利”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2-05-12

右派民运好高兴哟。兴奋到极点。

祝贺你们，

祝贺你们的“党中央”又取得了一次“伟大胜利”；

祝贺你们能那样兴高采烈拥戴你们的“党中央”，紧紧“团结在”了胡锦涛温家宝党中央的周围，与你们的党中央“保持了高度的一致”；

祝贺你们能“乘胜”主动出击，帮助你们的党中央打击左派的反抗“煽动”，为胡锦涛温家宝党中央“维稳”；

祝贺你们推翻了你们自己曾经那样伟大的一句名言：“共产党没有一句是真话！”从此，胡锦涛温家宝“党中央”的话，都是你们的真话！

祝贺你们推翻了你们自己“司法独立”，“无罪推定”，“法院未判先定有罪就是黑打”等一切屁话。

还有很多该祝贺的。打住。

至于你们的胡温党中央今天的大戏，温家宝记者会激情演出后，早就能料到了，不必今日发现新大陆般激动。

历来是“党中央”要“打倒”谁，谁就只能应声而倒。怎能胡温要打倒薄而竟最终打不倒？此例一开，“中央”从此分裂，从此两个“中央”。因此，无论如何，

一定要整死薄熙来！

怎么整死？

“唱红打黑”？这罪名右派能说出口，“党中央”怎能说得出口？

“路线”？且不说薄熙来路线的全国民意支持度，“路线”能整得死人吗？

“腐败”？中南海今日的洪洞县里谁是好人？能拿得出手吗？

绞尽脑汁，一定要捏造出个“刑事罪”才能将人打死。于是，整个倒薄部署前后都与中南海配合得极好的英国情报机关把及时雨送来了：“薄谷开来杀人！”

昨天网上的“谣言”，今天就忽然成了“中央调查报告”。

反正至今莫名其妙的王立军捏在我手里，秘密关押着。我要怎么说，就怎么说，谁敢说不是？谁能说不是？先把薄熙来整死，把支薄的中国左派力量彻底打垮再说。

老王确有所谓“看走眼”。那是没能充分估计到胡温法西斯中央集团，远远超出了邓后正常的党内路线斗争操作（太善良估计胡温了），利用手中国家专制机器，动用了最肮脏最黑暗的政治流氓手段来对付它的政敌。

但这只是它一时的得计。无论军事或政治，一切阴谋手段的突然袭击，其效用都是不能持久的。薄熙来和他所代表的今日中国左翼力量，不可能被彻底打倒，是中国今日经济形势必须向左调整才能符合民意的大趋势决定的，这才是最终决定中国战略胜败的物质基础。胡温集团早就没有了一点信用，这个法西斯中央对薄熙来祭出了“刑事犯罪”罪名法宝，除了他们今日忽然的拥戴者传统反共右派（他们也未必信），没有人会相信这样的神话，相反，海内外“智者”的人民，认定了这是胡温剪除政敌的最卑劣的诬陷捏造。自此，这个法西斯集团手段已经用尽，达至极点，难以再有后续的力量。它的最猖狂的今天，便是它走下坡路的开始。

最后再祝贺右派“民运”：

薄熙来一家“被”“刑事犯罪”打倒，你们激动雀跃什么？你们的党中央给你们的“民主”就要来到？

现在来到的，是货真价实的文革手段，是货真价实的中南海法西斯专制集权。你们欢呼吧。

2012年4月10日

完全封杀左派言论，HW政权彻底法西斯化！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2-05-12

中国共产党政权从左派专政，演变为挂红灯向右转的灰色专政，直至重庆“反革命”事变到今天，对中国的红色言论、红色灯光的公然的全面封杀，只许右派欢呼，不许左派发言，终于完成了中国共产党政权的右派专政，也就是向右翼法西斯专政的蜕变。

原来，右派盼来的“WJB民主改革”，就是：

“宪法”不得违反！（宪法社会主义路线你可以违反！宪法的“社会主义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你可以违反！...）

“国家领导人”不得“恶意攻击”！

“十八大”不得“妄议”！

不低头就封你！

共产党这样做不稀奇。从来这样做。但过去是对付右派，今天是完全彻底地对付红色左派了！

HW政权和今天忽然拥戴他们，欢呼他们法西斯手段的传统反共右派否毛、反毛，很重要的，好像就是毛有关文革的这两段话，我们可以重新读读：

“我们的干部...甚至敌我不分，互相勾结，被敌人腐蚀侵袭，分化瓦解，拉出去，打进来，许多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也被敌人软硬兼施，照此办理，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

“我们的国家，如果不建立社会主义经济，那会是一种什么状况呢？就会变成南斯拉夫那样的国家，变成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国家，无产阶级专政就会转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而且会是反动的、法西斯式的专政。”

但中国右派不要高兴得太早。不要幻想胡温右派政权会向你们开放政权，赐给你们右派“民主”。这不是中国的传统。中国反共右翼从来不是中国共产党专政的社会阶级基础，也不会是哪怕中国共产党右派专政的社会阶级基础，他们今天，只是机会主义地结成了对付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左翼的临时联盟；中国共产党右派专政今天又失去了党内外人民群众左翼这个传统社会阶级基础。鸡飞蛋打，自毁长城。胡温右派政权的统治基础，将极端虚弱，除了依仗更加极端的法西斯警察手段，没有其他可供选择的稳定统治之术。这也就是毛看到的，共产党的专政若一旦转变为右派专政，为什么就一定“而且会是反动的、法西斯式的专政”。

当然，也依据毛这一点，1974年“李一哲”就指出，如果共产党的左派专政不是真正的“人民民主化”，而是朝向极端的左派派别专政化，也同样“会是反动的、法西斯式的专政”。但40年前那时中国的法西斯危险是“极左”，今天中国的法西斯危险是极右！

老王坚定地相信，中国民主化，只能来自于中共和全中国左右两翼两派谁也吃不掉谁，承认“你活我也活”的共存、博弈、比较鉴别的斗争过程中。

王希哲谈薄熙来事件
---4月12日旧金山湾区华语电视26台《今夜有话说》发言整理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2-05-12

薄熙来事件现在弄得很复杂。我们观察它就要有个基本的立足点。究竟是立足以民为本还是以党为本？也就是以人民的利益福祉为基本立足点，还是以共产党的统治利益为基本立足点？把握了这个基本立足点，多么复杂的事情就简单了。若以共产党统治利益为立足点，那么薄熙来“另搞一套”“挑战中央”“篡党夺权”等等，就很坏了。但若以人民的利益福祉为基本立足点，薄熙来领导重庆建设这么些年，作出很大成就，“五个重庆”，“民生十条”，“共富十二条”欣欣向荣。重庆人民安居乐业，幸福感上升，很爱戴薄熙来，有什么不好？人民根据切身利益只看这个，认为你就是好官，不看别的。你打击了薄熙来，就是打击了人民的愿望。谁错？当然是胡温中央错。其他一切，都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打击薄熙来为了改革？

改革有两条路。自上而下的改革和自下而上的改革。人们总是迷信苏联式自上而下“改革”：出个“戈尔巴乔夫”“叶利钦”，一声令下就“改革”了。但这条路中国走不通。中共建立政权的特殊性外，现在中共的政治已经完全是新权

贵的政治，各寡头家族已经攫取的巨大的经济利益使他们不可能向全民自上而下主动释放权力，让你“民主”。改革只能自下而上。

自下而上又分两条路，一是革命，这不太现实。二是促进共产党在经济利益分化基础上的政治分化，分出两派，这是必然要发生的。再发展出两党。美国民主历史上就是这样走过来的。今天的美国民主、共和两党，历史上都是华盛顿革命党的分化。薄熙来的出现，及其在重庆实际向中央“叫板”，代表的就是这个趋势。无论这种趋势出现的最初形式表面是左是右，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这种向传统一元化的中央挑战的二元、多元局面开始出现了，它就是有利中国社会的民主进步的。所以，薄熙来势力的出现和存在，本身就代表了改革，本身就代表了改革在中国社会内部的实际的发生，而不是把它扼杀了再去指望开明的“中央”发指令搞什么“民主改革”。现在胡温中央在海内外原来的反共右派支持欢呼下，把薄熙来镇压了，也就是把这条改革的路子扼杀了！又回归“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的一元化去了！

这是十八大前的权斗？

我们不必关心中共的什么权斗。我们只支持薄熙来早在重庆提出的，本届共产党十八大出席的代表应该在多大比例上由全党自由选举产生。我甚至提出过，政治局常委和总书记废除指定，全部由党的代表大会自由竞选选举产生。这届十八大就开始改革。让“权斗”公开化、规范化、民主化。

唱红打黑也是罪状？

我们首先不要忘了，薄熙来是共产党员，共产党的政治局委员。共产党员，共产党的政治委员带领人民“唱红打黑”是他的本色。有什么罪？难道要一个共产党员，共产党的政治局委员去“唱黑打红”？张先生，你也曾是共产党员。现在不是了，你要唱黑打红很正常。但若你不认同共产党了又不退出共产党，甚至还是一个共产党的书记，你去迫害一个“唱红打黑”的共产党员，这算什么？这不是假共产党迫害真共产党吗？胡温中央打击薄熙来，就是假共产党迫害真共产党。就像不认同国民党了的李登辉作国民党主席，打击宋楚瑜、郝伯村、马英九等，是假国民党迫害真国民党一样！

“打黑”不能“运动打黑”？“运动打黑”就是文革？

香港廉政风暴是不是“运动打黑”？没有70年代霹雳手段的这场“运动打黑”犁庭扫穴黑社会能有今天清明的香港？

当时，成千上万的香港人民上街示威（运动）要求扫黑。麦理浩充分利用民气，组建廉政公署，赋予权力凌驾一切原警检机关之上，不是曾同样引起反弹？说是“破坏法制”？甚至利用某些打黑失误，煽动上千香港警察包围冲击廉政公署暴乱？能够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否定香港廉政风暴的“打黑”？

薄熙来何时打击了重庆民间企业家？打击的，都是龚刚模、黎强这类重庆人民恨不得食其肉的黑社会头目及李庄这类的黑律师。打黑，正是创造和保护了良好的投资环境，不然，哪有重庆后来百业的高速发展？

唱几首红歌就是文革？这么皮相？文革最根本的特征就是极权的中央践踏法制，要“打倒”谁就打倒谁，运动群众，人民只许表态效忠，俯首听命，不许任何异议，“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胡温现在不正是照本宣科步步这样在做吗？谁是“文革”？胡温法西斯中央打击整肃薄熙来才是货真价实文革，才是货真价实的“黑打”！

你说中央现在打击薄熙来的一套做法是历来如此的，没有改革前中央只能这样做，不算黑打。那么，薄熙来在重庆打黑也不出“一套做法是历来如此的，没有改革前薄熙来只能这样做”，怎么就算黑打了？你不要求中央带头作个榜样却独要薄熙来“按法制来打黑”，岂不是要薄熙来在重庆自己改革，“另搞一套”法制？法制可以是重庆自己定的吗？确实，重庆在被批评中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全国最先作出了《民主法制十五条》决议，但不正是因为这些，又被胡温中央和你们说成是“平西王”在“另搞一套”吗？这也不是那也不是，你们究竟要重庆怎么办？其实，就是要重庆与各省官僚一样，躺着睡觉，坐着贪污，不要打黑，什么事别干，听任老百姓痛苦！

其实，所谓重庆“另搞一套”，还有更重要的，就是重庆率先提出要求各级官员公示财产，并作出了决议，恰是被胡温（特别是财富亿万的温家族）否定了。决心铲 除重庆这个心腹之患的。

薄熙来恢复毛路线？

薄熙来在重庆搞得正是邓小平改革开放路线。而且搞得很好，国、民、外资蓬勃发展，怎么是毛路线？只是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他尝试将邓路线与毛时代的一些好的传统相互结合罢了。这恰是今天一般老百姓最欢迎的。邓小

平也曾警告若改革开放搞到中国两极严重分化，改革就算失败了。薄熙来的强调共富和“分蛋糕做蛋糕”的辩证统一，不正是为正确贯彻邓小平路线而纠偏吗？

“薄上台会搞法西斯集权？”那是用未来的“可能”的猜测来吓唬人的伎俩。在现在的经济基础上，今天的哪怕“毛派”也不可能是过去的毛派，何况薄走的路线完全是邓派。现在，在打击薄熙来的胡温“文革”中现实地复辟着法西斯集权的是谁？正是胡温！用猜测未来“可能”的薄熙来“法西斯集权”来吓唬人，而支持现实正在搞的胡温法西斯集权，难道不可笑吗？

薄熙来事件怎么会发生？

孟子说：“为政之道不难，不得罪巨室”。

薄“罪”为什么该死？就在他为维护人民利益得罪了中国几乎全部“巨室”。

1、他在重庆的成就，使胡温无地自容，把胡温得罪了；

2、他重庆打黑，把纵容包庇重庆黑社会的前任贺国强、汪洋们得罪了；把李庄的后台，通天的黑太子傅洋们得罪了；把整个中国的吃人黑律师集团、黑社会得罪了。

3、他重庆迎合人民呼声提出公示官员财产，把中共从胡温上下全部黑官僚阶层得罪了。

4、他在重庆，全国唯一敢向西方大公司大财团下手，严罚和整顿贩卖假肉，作假商标等的沃尔玛，维护了人民健康利益，却得罪了西方财团。发现薄熙来将是他们在中国攫取最大利润的危险障碍，必欲勾结中南海将其尽早除之。现在就在进行。

薄熙来得罪了如此多的“巨室”，薄熙来“罪案”就不难理解了。但薄熙来的每一项“罪”，都是在维护人民的最大利益！我再问一句：我们判断是非的基本立足点究竟应该在哪里？

“伍德死亡”案？

这样的栽赃陷害，就不值一提了。冷眼让它胡温法西斯中央继续“莫须有”造作下去。

请胡温中央带头现在就公示家族财产，接受独立审计机关的审查。在此之前，无论共产党胡温中央说什么，我们都不相信他们的鬼话。

现在，就必须按照“无罪推定”的原则，在没有独立的检察和司法决定前，薄熙来、谷开来、王立军必须先认定无罪，恢复人身自由，恢复他们直接诉诸人民，向人民解释和辩护自己的一切权利。

勇敢站出来学习王铮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2-05-12

学习王铮，发起全国公民要求会见薄熙来人大代表的维宪维权活动。人人以自己的实际行动，争取中国民主与法制的真正实现！

北京经济管理干部学院教师王铮，是一位女性同胞。她站出来了，一再致信吴邦国委员长，要求会见全国人大代表薄熙来。这是合情合理合法的公民维权行动。这位女同胞的座右铭是：“个人正义才能守护社会正义；个人尊严才能组成国家尊严；社会责任从个人做起.....”。

好啊！“社会责任从个人做起”。我们为王铮女士击节，向王铮女士致敬。自中共中央法西斯胡温集团非法剥夺人大代表薄熙来人身自由权利以来，中国十四亿人，还首先是这位女同胞以公民维宪维权的角度，向全国人大委员长吴邦国公开发出了这维宪维权的正义呼声！

亲爱的中国人民啊，在中共中央违法犯罪面前，难道还真是“十四亿人齐解甲,更无一人是男儿”？！

王铮说：

“宪法规定的是依法治国，不是依党治国。”

王铮说：

共产党“对其党员的处理如果不受国家法律约束，那么跟黑社会和邪教组织又有什么区别？”

“全国人大作为全国最高权力和立法机关，不能纵容执政党违法犯罪。”

中国的民主与法制究竟怎样才能实现？难道是“上帝的赐予”，“中央的改革”？不是，它只有靠千万、亿万“王铮”这样的公民在邪恶面前人人从自己做起，勇敢站出来维宪维权，才可能实现，也必定实现。

全国同胞们，请勇敢站出来学习王铮，发起全国公民人人写信，要求会见薄熙来人大代表的维宪维权活动。人人以自己的实际行动，争取中国民主与法制的真正实现！

中国民主社会主义连线

2012年4月13日

（王希哲起草）

“普世价值”已经被中国右派精英宣布为破产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2-05-12

（也作为冼岩：政治流氓贺卫方一文按语）

右派们兴高采烈，拥戴一夜成了他们的“中共中央”原封不动地开动他们昨天咒骂的全套的专制机器去镇压、钳制中国左派。他们拒绝现在再去高唱什么“普世价值”，他们幸灾乐祸地说：不能对左派有任何“普世价值”，因为他们是敌人，这些敌人过去不承认“普世价值”，所以今天就不能给他们“普世价值”。

这些中国右派及其精英们就等于宣布了自己的“普世价值”的破产。

普世价值之所以是“普世”的，其价值，恰在于它不仅“普世”于自己，更能够普世与自己的敌人！恰在于它不仅“普世”于承认普世价值的人们，更能够普世与不承认普世价值的人们！这才显出它真的“普世”。如果一个被宣称为“普世”的价值，仅能普世于自己，不能普世于敌人，仅能普世于承认普世价值的人们，不能普世于不承认普世价值的人们，那就根本没有所谓“普世价值”，也就当然等于宣告了“普世价值”的破产！也就等于宣告了那些曾经高唱普世价值今天却对胡温中央的法西斯专制作为大唱赞歌的人们，是一群货真价实的骗子。

中国反共右派，口喊“普世价值”，实际完全是反过来的阶级战争和阶级专政主义者。列宁主义-毛泽东主义过去的错误根源，以为实现人民的“民主”理想，必须消灭“反动的”阶级，通过阶级战争和阶级专政扫除了社会“进步”的障碍才能实现。他们没有能够明白，植根于社会特定经济条件的阶级，是不可能消灭的。企图以阶级战争和阶级专政来消灭社会上层阶级实现某种“进步的理想”，结果，只能给全社会各阶级都带来普遍专制的痛苦。它不是列宁-毛泽东个人的错误，实际上，它是人类对自己的发展方式的历史认识过程必然阶段的错误。中国左派的主流，现在已经能够懂得了列宁主义-毛泽东主义过去的错误，已经不再主张阶级战争和阶级专政，相反，被右派视为左派代表人物的薄熙来，无论在大连、重庆的施政，强调的都是各阶级和谐的全面发展和“共同富裕”。其他左派代表人物大体也是这样。

但现在中国的问题是反过来，右派极端地仇视左派，他们也抱了一套他们自己理解的“普世”民主的理想，他们也以为，要实现他们的“普世”民主的理想，就必须先消灭“反动的”阶级，扫除实现他们理想的“障碍”。左派（所谓“毛左”）及其代表人物，便是他们眼里的“反动势力”和“障碍”，是“脑残”，必须先行“扫除”。因此，他们的政治方针和今天的行为，表明了他们实际还是一群反过来的阶级战争和阶级专政主义者，是反过来的列宁主义-毛泽东主义者（其实他们真的大多都是早年接受了列宁主义-毛泽东主义阶级革命教育今天转向以同样思想武器反列反毛的），他们的“普世价值”完全是虚伪；他们反向的列宁主义--毛泽东主义才是真实的！他们所要的“民主”，已经证实完全是右派专政。他们犯了列宁-毛泽东一样的错误，同样地不明白，植根于社会特定经济条件的阶级，是不可能消灭的。因此，代表中国基层广大人民群众阶级利益的中国左翼、左派及其代表人物，是不可能被消灭的，是不可能被当“障碍”“扫除”的，在新“三座大山”压迫下的中国基层民众反对全面私有化，反对全面无节制资本主义化的社会主义性质的要求，是极其顽强的，左派一定会产生，是杀不绝，压不倒的，其代表人物将是不断涌现的，杀了一个薄熙来，将有成百成千成万的“薄熙来”出来。传统的反共右派以为今天终于找到了他们的“中央”代理人胡温，“理想”情景突然就在眼前，于是欢呼拥戴，抛开了“普世价值”的伪装，赤裸裸主张对左派实行法西斯右派专政,支持对左派封网封口抓人，

甚至呼吁杀人灭族“立威”，结果，不会实现他们的右派专政“理想”，极端地倒行逆施下去，只可能又是一场阶级的战争，中国的灾难。

右派应该明白，“障碍”是相互的。左派是实现你的理想的“障碍”，你们右派，同样是左派实现理想的“障碍”。大家都坚信自己的理想代表了“进步”，人家都是“反动”的。为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就去“扫除”别人，不承认别人平等的存在权利，无论左右，都是一样的专制主义，都是违背社会自然规律的。人们走路，摩擦力也是一种“障碍”，你要扫除它，没有了“障碍”，你能走稳路么？甚至你还能走路么？中国代表不同阶级利益的左右两派，都应该用这样的眼光，看待对方“障碍”的性质，承认对方的“障碍”作为社会利益平衡调节和制约机制的积极功能。没有了这种“障碍”和制约，社会必定滑向或左或右的极端和腐败。中外的近代史已经无数次地证明。如果你认为对方“障碍”的存在，使你的“理想”不能明天马上实现，正说明了社会条件还未能成熟到使这“理想”能够明天实现。你急什么呢？在平等承认对方存在权利，相互尊重而又相互“障碍”中，自然走出一条各方都能大体接受的中道发展之路。什么是民主？这就是民主。再争取把这种实际的社会民主关系法制化宪法化，就是民主的宪政。

2012年4月24日

冼岩：政治流氓贺卫方

2011年4月12日，贺卫方发表《致重庆法律界的一封公开信》，以“为了法治，为了我们心中的那一份理想”的名义，批评重庆“打黑除恶”有违司法程序，俨然成了程序正义的化身；2011年7月，针对民情激愤的云南李昌奎奸杀案，贺卫方微博却称：虽然认为判决有误，但出于维护司法独立，防止反复无常，建议不再改判，“虽有抗诉等审监程序，仍以维持滇高院终审判决效力为宜”——总而言之，就是不得改判；哪怕你冤死，也要维护“法治权威”。此时，贺对所谓程序和法治的痴迷，似乎已经深入骨髓，以至于同为法律人的何兵也指责他：“不是维护司法独立，而是维护司法独裁。”

如果能够像这样一直板着脸，装圣人倒也不错，前提是你要能够始终如一，包括愿意为此承受一定的利益损失和牺牲——圣人就是这么来的，甘地、马丁路德，无不如是。然而，贺卫方显然不是这类人。与其说他不愿意承受损失，不如说他心中有比之法治和程序正义更重要的目标。于是，2012年，人们突然看到了贺卫方的另一副面孔：当有人指出对重庆的处理不符合程序时，贺的回答竟然是“结果难道不好吗？”——把他曾经大声咋呼的“法治”、“程序正义”，一下子都扔到爪洼国去了；所谓“我们心中的那一份理想”，也忽然不再是“理想”了。只有打倒重庆的某个人，才是唯一的重要。为了这个目的，其他一切都可以放弃和改变，包括作为他立身之基的法治和程序正义。

这就暴露了，什么才是贺卫方内心的真正坚持。他的目标非法律而是政治，也就是西山会议上所说的“心照不宣”。平常“宣”出来的法治、民主和程序正义，只是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而采用的手段。当手段有利于目标实现时，当然要大举特举，一直举到高大得让人家看不到它后面真正的目标；当手段不利甚至有碍于目标的实现时，则弃之若蔽，不管此前自己曾经怎样地、似乎饱含深情地高举过它，赞美过它。

这种行径，如果放在男女感情上，就叫始乱终弃。贺卫方对法治和程序正义的“始乱”，一方面是为了西山会议上所说的真正“心中那一份理想”，另一方面则是从现实和职业身份出发，为了建构一种法律人的特权秩序——这种特权，既是“法律人”的，也是能够以权、钱、势与“法律人”进行利益交换的那部分人的。李庄案就是明显例证。

现在“终弃”，则是因为程序在此时此点上，已经成了他通向最高目标的障碍。贺卫方在将程序正义弃之于一旁时所表现出的那种理所当然和义无反顾，让人不能不觉得，他是一个始乱终弃的高手——他当然不是寻常意义上的流氓，或许只能称之为“政治流氓”。

什么是“政治改革”？这就是最伟大的政治改革！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2-05-12

人们天天喊“政治改革”。什么是“政治改革”？

共产党胡温中央藐视民意，敌视民意，倒行逆施，强行要造谣栽赃抹黑整倒甚至杀害一位一心为人民鞠躬尽瘁谋利益的好“官”薄熙来，人民纷纷起来坚决抵抗，坚决向“党中央”说“不！”这是什么？这本身，就是政治改革！就是中国历史中国社会最伟大最深刻无比的政治改革！是中国人民自己站起来，自己动手改造现实中国实际的社会关系，将数千年皇权在上，人民在下，皇权一声令下，人民匍匐听命不得违抗的旧关系，彻底颠倒过来的改革！“老子

偏不怕你！”，“老子偏要说‘不’！”，就是要不怕压，不怕抓、不怕死，有理有利有节抵抗到底，彻底挫败一次，打垮一次这个骑在人民头上昏天黑地人妖颠倒的狐瘟“党中央”。让这狐群狗党们彻底知道，什么是人民力量，什么叫“载舟覆舟”。

总之，这场改革，不是什么神仙皇帝“戈尔巴-叶利钦-瘟家饱”自上而下开恩给人民的“改革”。那是主观幻想的“改革”,不是实际社会关系的改革。一个家庭，儿子不能实际改变依附关系，盼望老子的“民主改革”，毫无意义。在中国，没有一场中国人民自己起来动手将政治“主仆”的实际社会关系颠倒过来的改革，一切法律上的主观“改革”，都不会有民主，只会有欺骗。

实际社会关系的民主改革是什么？就是---

党中央，

我人民现在不怕你！

我人民敢公开站出来反抗你！

你倒行逆施下去我人民敢推翻你！

你说薄熙来在重庆如何的坏，请让重庆人民公投说话！你说了不算。

实际的社会关系“改革”成了这样，人民和皇权的中央就有可能谈真正平等的法治了。

现在，这场斗争已经开始。

如果这场斗争胜利了，也就是从此开创了民意决定中国的命运的局面，中国“政治改革”就会走向胜利；

如果这场斗争失败了，也就是仍然由中央皇权随心所欲决定了中国的命运，中国“政治改革”就失败了；

这场民主改革的旗手是中国左派；

标榜“自由民主人权法治”的右派，却在这场斗争中，站在维护中央皇权一边。

老王早就断言，如果中国今天发生革命，一定是左派的革命。

有人说，“改革已死”。没有死，改革正在进行。已死的“改革”，是右派朝思暮想的“戈尔巴-叶利钦-瘟家饱”自上而下布施雨露给你的“改革”。有一种说法甚嚣尘上，说是“中国左派是温家宝改革的障碍。温家宝把左派打垮了，改革就可以进行了”。且不说一个中国政客支持一部分人“打垮”了中国更广大一部分人民是不是可能，也不说在这个少数人“打垮”大多数人基础上的“改革”，能不能是一种“民主改革”，我们问，正在压迫着中国95%以上人民民意（网上多次统计）的狐瘟能给你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结社组党和选举自由、游行示威罢工自由等等自由的改革吗？无情的事实会使右派精英的大多数很快醒悟过来。那些幻想以为“打垮了左派，温家宝就会改革”的反共右派和右翼精英们，对左派幸灾乐祸的暂时欢乐很快就会过去，他们会继续向中共政权要民主自由，于是，就无可避免地将转身与左派结成反对狐瘟中央的统一战线。现在的狐瘟中央，右边是它传统的敌人，左边是它“现行的”敌人，它左右开弓，左右皆敌，四面楚歌，已经失去了全部的社会统治基础和支柱，统治力量和信心已经虚弱到了极端，因此对人民的各种法西斯专制手段也就只能使用到极端。它不能开放社会给你自由和民主，它唯一能做的，是“改革”为名对外更加疯狂出卖国家民族利益，更加疯狂置中国人民于水火痛苦之中，来换取外部国家势力对它政权的支撑。因此，狐瘟中央只能是更加黑暗专制的官僚买办极右派专政，这个意义的“改革已死”。人民，只有人民才是争取和创造中国民主的最伟大动力。打天下你才能得天下，“打”出了民主你才有民主；“打”出了多少民主，你才能有多少民主。不要扯什么人家这个国家哪个国家如何，就算人家的国家能够自上而下的“民主恩赐”，中国不行，中国你只能自己付出劳动牺牲“打天下”！

王铮老师，正是当今中国最伟大的政治改革先锋，最了不起的巾帼英雄。他给全国人大委员长吴邦国的几封公开挑战信，就是有理有利有节斗争为人民争民主权利，以十四亿人每个人“从我做起”改造社会实际关系的典范。我们要仔细再看看（附件）。今天，她再次发出呼吁，请民众5月3日一起站出来，到人大去，到公安部去，为被非法拘押的薄熙来全国人大代表报案，追究中共中央九常委的违法犯罪罪行，请他们下台。全国人民啊，请一定要发扬“四五精神”，发扬“八九精神”，勇敢地站出来，响应王铮老师，支持王铮老师，把中国人民自己动手的这场最彻底的“政治改革”进行到底。民主，必须要靠自己的争取！

2012年4月28日

真是人妖颠倒的世界！倒薄奏效－重庆释放违规使用食品标志案沃尔玛员工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2-05-12

老王注：真是人妖颠倒的世界！果然他们是为了国际资本在中国的超级肮脏利润倒薄。

右派天天骂共产党腐败下的市场假食品毒食品坑害人民，不顾人民死活。但共产党内一旦出了个向人民健康负责，敢向作假害民的国际资本巨头开刀以儆黑社会效尤的薄熙来，右派却一窝蜂颠倒黑白，配合丧天害理的共产党中南海卖国害民狐瘟集团，去咬死这个一心为了人民利益不顾乱箭穿身的人民英雄薄熙来！

这真是一个人妖颠倒的世界！！！

附报道：倒薄奏效－重庆释放违规使用食品标志案沃尔玛员工

中国重庆市当局已释放六个月前在一起违规使用食品标志案中被捕的两名沃尔玛连锁公司(Wal-Mart Stores Inc., WMT)员工。

据沃尔玛一位发言人称，重庆相关部门已决定不对被关押的两名沃尔玛员工提起诉讼，并于上周将其释放。

去年10月份这两名员工因涉嫌将普通猪肉标为价格更贵的有机猪肉被逮捕，另有35名沃尔玛员工被拘留，相关部门已对沃尔玛处以人民币365万元（合572,000美元）的罚款。当时沃尔玛在当地的13家门店停业整顿15天。（华尔街日报

老王注安玛：非法拘捕王铮暴露胡锦涛政治流氓本质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2-05-12

王铮老师等号召到公安部（或检察院）检举胡温党中央违法犯罪行为。这是中国公民自己起来执行监督制约共产党权力的职责。共产党，特别是其中央，其政治局常委会无法无天，为所欲为，视它的各级干部为刍狗，视人民为草芥，受不到任何制约，王铮老师请人民学当年刘少奇主席手执宪法（近半个世纪了，多么可悲！），到国家的职能部门去告发中共中央，结果，还是被逮捕，被关押了。多么黑暗残暴、多么法西斯化的狐瘟“党中央”！

听到了这样的消息，人民多么愤怒。有人留下谭嗣同的诗：

“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表达了与狐瘟法西斯中央不两立的决心。

另一位网友金华，则留言：

“一场反专制的民主联合斗争已经拉开序幕。

国难已当头，无产大众不能再麻木不醒了。想想先烈们为理想死都不怕，我们还有什么好犹豫的。当然也要注意斗争策略，避免不必要的损失。但前提是要斗。”

等等。

要坚持斗争，怎么斗争？各种办法都可以去想、去试，去以各种方式组织。北京维权勇士西单高楼撒传单，就是很好的办法之一。可以直接唤起广大群众，耸动远近视听，给共产党中央以巨大的社会压力。迫使它对人民知所畏惧。共产党不畏上帝，不畏法律，就只能让它在社会遍地的民变甚至革命的压力下，畏一畏人民了。

2012年5月4日

作者:安玛：非法拘捕王铮暴露胡锦涛政治流氓本质

（文章略）

薄熙来政治光谱的性质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2-05-12

对的，薄熙来不是什么“毛左派”。薄的“重庆模式”实际上可说是一丝一毫也没有超出邓的路线。但不假思索地把薄归入所谓“太子党”。这就片面了。实际上，现在不少人带着“朴素阶级感情”向老王解释为什么他要支持胡温，反对薄熙来，只是因为，他们认定薄熙来代表了“太子党”，HW代表了“平民党”。—“我是平民，所以当然要支持HW！”

大错了！

“太子党”血统权贵们，实际是在1976右派政变上台后，在“邓、叶、陈”等带头放任家族特权贪腐下，形成的。他们的基本解释是：“文革我们受了苦，孩子也牵连受了苦，现在我们上台了，就要给我家的孩子们尽量的补偿。”接着，就“改革开放私有化”。改开私有化的巨大经济利益首先给谁？当然是给“我家的孩子们”了。共产党30几年不可挽回的整体鱼烂，就从邓、叶、陈等家族开始，全社会自上而下如既倒之狂澜。

HW集团们不代表所谓“平民”，他们及其家族是后起的特殊权贵。区别只在，“太子党”血统权贵们先走了十几年，把国家的既有经济利益，大体都瓜分完了，胡温集团后来一步的特殊权贵，无法从他们口中夺食，就只能考虑尽可能向外出卖国家主权利益，来换取其家族集团的经济利益和从中创造新的攫取利益的机会了。因此胡温集团色彩特别的买办化，卖国化甚至汉奸化。茅于轼的“汪精卫卖国有功论”，不光为自己辩护，主要功能，就是为卵翼庇护他的胡温买办集团量身制作舆论辩解的外衣的。

但还有相当大一批政治失势的共产党高元老干部及其子女家族，并没有参与或过分参与上述改开私有化以来对国家利益的瓜分，他们相当一部分还坚守着共产党传统的“革命理念”，不愿随波逐流，同流合污。他们不少还相当清贫或清白。把他们不分青红皂白都归入所谓特权“太子党”，是不合适的。

薄熙来，就是这类的“一部分还坚守着共产党传统的“革命理念”，不愿随波逐流，同流合污”共产党元老后人中很积极有为的一分子。他在大连、重庆的执政路线和业绩，他对国内外气焰熏天的权贵黑社会的强硬打击，以及高唱的“共同富裕”理念，充分表明了，薄熙来，才更多的代表了中国平民的利益，才真正是“中国平民党”，而不是“太子党”。所以，他才被中国一切新老权贵刻骨嫉恨，他才被少年同伴的“太子党”出卖，他才会被HW新权贵买办官僚集团与贪腐“太子党”权贵集团联手起来所“打倒”；也就解释了，薄熙来才能在执政时，甚至被“打倒”后，被中南海动员国内和勾结海外全部宣传机器造谣抹黑，封杀一切异议后，仍然受到中国最广大无权无势平民的支持和爱戴。

薄熙来的性质是什么？这就很清楚了！

其实，许多的右派“精英”是很明白的。但他们心里想：“宁可让腐败的共产党在台上，支持他们（虽然一边把“腐败”当作由头骂他们），也切不可让坚守着共产党传统理念的真正打击腐败和代表民众利益的薄熙来们上台。无论他对人民作了多少的好事。”。因为搞垮共产党是第一位的，人民的疾苦无所谓！

2012年5月5日

王希哲按语：“换旗”、“沉船”和中国不得不选择重庆“新改革派”路线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2-05-12

2012-05-15

王希哲按语：这篇文章好在：

1、 它解释了薄熙来重庆模式探索的必然性和合理性。人民支持薄熙来不是支持他个人而是支持一种符合他们绝大多数人利益的相对最合理的中国发展模式。

2、 它合理地解释了为何国内外一切极端仇视共产党，见不得真共产党人的任何成就，坚决要不顾一切推翻和消灭共产党的势力，竟在这次倒薄“右派文革”运动中，与中南海的共产党“党中央”保持了高度的一致，结成一个营垒将仇恨的火力喷向挺薄左派，这样的奇观！

3、 但此文最后，还是寄希望中南海的共产党“高层”，知错改错。这就不知所以了。左派和真共产党人惟一的出路，就是毫不妥协斗争，坚决地让民意打败一次“党中央”，为中国的民主化争取最基础的社会条件。

附：

“换旗”、“沉船”和中国不得不选择重庆“新改革派”路线

作者: 元

重庆事件，引发了至今难平的超级震荡。深观其事，这是“重庆探索”逼迫“换旗宣言”和代表人物突然出现，进而将国家拖入濒临“沉船”险境。（文略）

“中国共产党（乌有之乡）宣言”和老王的按语：“中国的民主化大门，就决然地打开了！”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2-05-12

老王按：

《乌有之乡关于薄熙来事件的声明》，实际是“中国共产党（乌有之乡）宣言”！伟大的划时代的宣言！ 在2012年的政治狂风暴雨之中，一个中国共产党的左翼派别，一个已经被“中国共产党中央”封网扼杀的中国共产主义精神传承的“幽灵”，中国共产党乌有之乡派，终于勇敢站出来宣告诞生了。它引述的“正如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所宣布的那样：“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 ”，支持了它的勇气。我们希望它无论前面将一定来到怎样气焰汹汹的压力，都顶住它，合理合法，有利有节地坚守阵地下去，拿出薄熙来“敢同恶鬼争高下，不向霸王让寸分”的真正共产党人的大无畏气概来。老共产党人革命死都不怕，你今天怕什么！网友共产党人刘金华对这个声明的跟帖说：“在太阳的光辉被乌云遮住的时候，引火烧身，燃烧自己成为一个火炬,是改革者应有的牺牲精神。”，真说得好。

中国共产党（乌有之乡派）一旦诞生，就应该将争取8千万党员对它的理解和普遍支持，放在首位。它应该更加紧以各种可能的方式，将自己的“观点和意图”诉诸全党，直接向全党发出呼吁，推戴出乌有之乡派的代表，参加中国共产党的18大，并在大会发言。争取到了全党对自己普遍的支持，也就争取到了全国十四亿人民绝大多数对自己的支持。人民，只有人民，才是自己立于不败的“铜墙铁壁”。

我们支持“中国共产党（乌有之乡）宣言”，我们也同样的期待“中国共产党（炎黄春秋）宣言”，期待能够不依仗当道的“共产党中央”权势欺人取胜，而凭借平等的向全党全民宣传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争取民意支持取胜的中国共产党右翼派别的正式诞生。在胡温中央封闭了自己的竞争对手“乌有之乡”等网站期间，也自行封闭自己的“炎黄春秋”，直至“乌有之乡”等重新自由开放，以示抗议和对“自由、民主、人权普世价值”的真正坚持。

中国共产党左右翼派别正式诞生了，而且实现真正由全党党意和全民民意的选择，来决定自己的前途了，中国的民主化大门，就决然地打开了！

2012年5月21日

附：

乌有之乡关于薄熙来事件的声明

对于中国人民来说，2012年，本来是充满希望的一年：党的十八大即将召开，社会主义复兴的宏伟蓝图即将徐徐展开，西方资本主义深陷全面危机的泥潭不能自拔，重归社会主义的中国如一轮红日在东方喷薄欲出！

然而，一切腐朽黑暗的势力是不可能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的，一切既得利益集团是不可能轻易交出他们的利益的。就在全国人民和世界进步力量都对中国未来走向充满期待的关键时刻，中国的红色重镇重庆却骤然发生重大事变：王立军、薄熙来先后失去人身自由，并被扣上莫须有的罪名，乌有之乡、毛泽东旗帜网等一大批红色网站也同时被勒令关停，西化卖国派趁机加快了国企私有化的步伐。海内外反共反华势力，包括民运和FL功在内，则无不弹冠相庆，破天荒地一致“拥护党中央”……一时间，黑云压城城欲摧，大有将进步力量一网打尽，陷中国于万劫不复的分裂深渊之势！

在此危急存亡之秋，乌有之乡尽管承受着千钧重压，但本着我们对社会主义的坚定信仰，本着我们的基本政治道义，本着我们对国家民族命运的责任与担当，我们仍然愿意向所有关心、支持过我们的网友，向全国人民，向中国的各派政治力量，旗帜鲜明地表明我们的立场，正如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所宣布的那样：“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

鉴于以上原因，乌有之乡对当前局势发表如下声明：

一、乌有之乡认为，薄熙来同志所开辟的“重庆道路”（我们不愿意使用充满歧义且不符合唯物辩证法的“模式”一词），是恢复中国共产党的人民性，挽救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唯一正确的道路，是全体中国人民共享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革命、建设和发展成果的唯一正确的道路，从长远来看，它还是中国在世界范围内摆脱对美国的政治、经济依附，重建自身主体性的唯一正确的道路。因此，乌有之乡郑重声明，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乌有之乡都毫不动摇地支持“重庆道路”！

二、乌有之乡认为，“薄熙来王立军案”，是改革开放以来最大的政治冤案。冤案的制造者采取了预设陷阱、罗织罪名、移花接木、无中生有等一系列恶劣的手段，严重损害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信誉，动摇了全体人民对党和政府的信心，使中国的政治危机达到了1989年以来最为严重的程度。乌有之乡郑重声明：我们强烈要求立即为薄熙来、王立军平反昭雪，一切污蔑不实之词，应予推倒，并依照党纪国法，严厉惩办冤案的制造者！

三、乌有之乡呼吁，在目前空前严峻的形势的面前，中国的各政党、各人民团体、各派政治力量，除了少数分裂、卖国势力外，都应该在维护国家民族根本利益的基础上团结起来，共同为“薄熙来王立军案”的平反昭雪而努力。因为只要这一冤案一天不能平反，中国就一天不能恢复社会团结，就一天不能实现政治稳定，就有可能被国内的卖国势力勾结西方敌对势力所利用，乘机制造社会动乱，使中国陷入四分五裂、万劫不复的深渊！

最后，乌有之乡愿意借这个机会向所有关心、支持过乌有之乡的网友，向全国人民宣示：无论乌有之乡今后遭遇何种命运，我们的信念是永恒的——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紧紧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为实现社会主义的伟大复兴、并在此基础上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我们将永远与你们同在！

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中国共产党万岁！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重庆道路万岁！

乌有之乡

2012年5月21日

薄熙来“违纪”？好一个“违纪”！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2-05-12

HW中央，宪法是可以违的，法律是可以违的，它的党“纪”，则是违不得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主义公有制宪法，HW中央是可以反其道大搞全盘私有化的；

中国的法律HW中央可以践踏它，其他罪恶不说，是可以动用国家专政机器将“违纪”的薄熙来抓起来，关起来，审起来，任他宰割，封锁镇压一切反对的声音的。（那个W，居然“网照封，影帝照做,花言巧语照说”!）

原来，中国的右派自由派支持拥戴了他们的一夜党中央“倒薄”，不过是支持拥戴了他们的狐瘟党中央维护它们的法西斯“党纪”！支持拥戴了他们的HW党中央强令“全党全国全军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也就是支持拥戴了共产党的集权专制。无论他们如何辩解，这就是客观的结果。

“十四亿人齐解甲，更无一人是男儿”。我们再看看王铮女老师的这篇讨伐共产党HW法西斯中央的檄文，揭露得何等到位，至今千百挺薄文字，无出其右：

“一个政党对其党员的（违纪）处理如果不受国家法律约束，那么跟黑社会和邪教组织又有什么区别？”

“党内调查手段不能超出任何法律。”

“篡党夺权可能违反党纪，但不违反国法，且有利于依法治国。共产党员突破党内一些不合理的制度，会冒违纪的风险，但往往会有利于国家和人民。

说得多么好。她还提出必须追究九常委违法。

是的，无论薄某“同志”是否“违纪”，践踏宪法法律的HW党中央，一定要受到宪法、法律的问责、追究，决不能让他们逃脱。我们这回就看看中国的十四亿众生，八千万党员，究竟是不是“男儿”？有多少男儿？

而共产党的法西斯的“纪”，是一定要鼓励它的党员特别是它的中央大员去“违”的。无论它是从左的形式违，还是从右的形式违，只要违，就好！必须突破它！非如此，不能造成中国共产党内多元竞争派别的发展成形，不能为中国人民提供更丰富的由他们自己决定的选择，不能民意战胜党意，也就无法迈出中国国家民主化的第一步。

2012 年6月20日

在墨尔本讲演会上的有关薄熙来的发言
（因发言常被打断，未能尽言。以下内容按原提纲整理）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2-05-12

王希哲

邀请我来讲演。但来了，却发现我很不受欢迎。总有人变着法儿限制我的发言和打断我的发言。反对我的人，都给予滔滔不绝的时间，一个个不厌其烦地声言：“完全不能同意王希哲的意见”。王希哲何曾要你们同意他的意见？他来，只是为表述自己的意见，并不期望你们同意。他的意见仅仅是揭示中国民主化将必经的一种规律，像美国的华盛顿革命党走过的路一样，中国的国家民主化，中共党内民主化必须先行。中国经济多元化后，中国共产党内利益分化导致的政治分化也就与一切政党一样不可避免了。因此，我们应该支持中共党内多元化的一切萌芽和挑战，而不是站在胡温中央专制权力一边去帮助他们扼杀它、扑灭它，继续它的中央专制大一统！告诉你们太阳在每天清早要升起是一种规律，与你们同不同意有什么关系？你们这里不少人是极端反共右翼，认为共产党应该统统打倒，为共产党的一切“自相残杀”叫好，以为有利你们“革命”。我与你们有差异，老王是造反派，是“文革余孽”，老王自《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起，四十几年是民主社会主义左翼，近十几年在海外为右翼民运做了大量的组织建设工作，对得起右翼民运了，这次来，就是为了向大家告别的。今后各自走自己的路了！

老王反对你们革命？不反对。只是提醒你们，任何革命都只能是左翼的革命。因为一切革命只有最广大的工农市民基层阶级，才能为革命提供战斗部队。你要动员这些阶级加入你的革命，你就要代表他们的利益，你就要提出吸引他们的口号和政策，你就只能是左翼或只能成为左翼，或起码先披上左翼的外衣去骗骗他们。在真正的社会主义左翼民主运动兴起的情况下，右翼是很难骗的了，是很难与左翼争取基本群众的。右翼的本事只是抽象的“自由、人权”口号，没法站到具体的工农市民基层阶级利益的一边，你们就竞争不过左翼。拿近年最典型的通钢工人运动和乌坎农民运动来看，通钢工人打死了资方代表，他们反对将国企全盘私有化，这绝对是左翼的要求而不是右翼的要求；乌坎农民组织起来反对地方权贵与境内外资本勾结侵吞他们的土地利益，他们要求捍卫的是集体所有的土地，不是要求土地私有化，这也绝对是左翼的要求而不是右翼的要求。全国城乡目前的几乎全部阶级利益冲突，都带着这类性质。这是中国向左转，向左纠偏的巨大推动力。薄熙来重庆探索，就是应此运而生的，因此薄熙来民生路线是有不可战胜的生命力的。胡温动用中央专制力量搬到薄熙来一人可以，否定他的路线则是不可能的。既然你们右翼不愿中国左转，你们就不要革命；你们要革命，中国就必定左转。老王不怕中国适度左转，所以老王欢迎革命，老王全力支持左翼社会主义民主力量团结起来、组织起来，坚决挺薄不动摇，击败胡温“党中央”，争取一次民意最终战胜党意的胜利，获得民主的资格，从而为中国共产党的民主化和全中国民主化打通道路。

辛亥革命就只动员了士绅阶级？不！任何革命只要发动，各阶级就都要带着自己的阶级利益和阶级力量参加进来。在社会各阶级利益和各阶级力量充分动员较量有了最后结局之前，革命是不会停止的。所以辛亥士绅阶级革命之后，才有了必定要来的补课，才有了国民党代表地主新兴资本家阶级的革命、战争和接踵而来的共产党发动工农基层阶级的革命、战争，直至1949年有了最后的结局，辛亥革命后数十年的动荡，才算终于稳定下来。我们可以用这个历史的眼光，看待你们今天鼓吹的“阿拉伯之春”革命。

怎样界定左翼右翼？

今天的中国，主张放任资本的是右翼，主张节制资本的是左翼；

在工人与资本的矛盾中，偏向工人利益的是左翼（如薄熙来），偏向资本利益的是右翼（如汪洋）；在民族利益与买办利益的矛盾中，偏向民族利益的是左翼（如薄熙来），偏向买办利益的是右翼（如温家宝）；在国家和地方可持续长远利益与掠夺性短期利益的矛盾中，偏向可持续长远利益的是左翼（如薄熙来），偏向掠夺性短期利益的是右翼（整个胡温中央路线）。

六四平反，是中国左右翼民运的共同心结。六四是谁镇压的？是“毛左”？不是，是“毛左”的敌人邓小平右派官僚集团，今天的权贵阶级。与毛泽东相反，这个阶级敌视一切民众的运动，“反右”最狠手是他们，文革初期的白色恐怖是他们，镇压民主墙是他们，六四令坦克进城也是他们。1976年他们政变上台，通过所谓“清理三种人”，“取缔四大”，彻底消解了文革以来强大的社会主义左翼民主运动后，镇压六四，迫使右翼民运从体制决裂出去成为反共甚至反华民运，就成为顺理成章的了。全国左翼人士也曾大量的参加了89爱国民主运动，他们今天也坚决支持平反六四，绝不会反对，也有少数反对的，理由是89运动是右翼领导的，性质是资产阶级运动。那么，当初为什么左翼不去站出来领导呢？因为左翼运动自1976年遭镇压后，作为整体政治力量，还未能复苏，还处于被专政中，只能在89中作了尾巴，把领导权和对运动的左翼影响让给了右翼。右翼诉求虽在86运动后也被压制，但相对左翼则仍还是宽松得多。故六四后，好像“民主运动”就是右翼运动，右翼运动代表了中国全部的民主要求，这是很片面的。只有香港民运主流，至今还高举着“爱国民主运动”的左翼旗帜。记住，当初香港支联会的核心领导力量是包括共产主义托派势力在内的传统左翼反英爱国民主力量。昨天你国内的左翼放弃了对89运动的领导权，不是你今天继续放弃要求平反六四的理由！更不能是你站在邓小平右派官僚权贵一边敌视六四的理由！这样做，只能使你继续脱离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呼声和要求。平反六四，是打开中国民主之路的不二法门。左翼决不能放弃这个口号，相反，要有坚定的信心，接过这个口号，引导这个口号。89后二十几年，右翼民运不成气候，为什么？上面说过，右翼除了“自由、人权”抽象口号，无法代表广大工农基层阶级的具体利益，而左翼能够毫不犹豫代表，重庆事变后，又与胡温中央决裂了，能够放手地去利用国内的一切爆炸性基本阶级矛盾，发动工农市民运动了，甚至推动革命了，这个优势是右翼无法与左翼竞争的，左翼还害怕什么？左翼完全可以在“首先争取民主”，实现宪法公民权利第35条这点上，与右翼结成统一战线。要明白，中国的左右翼群众，都是中国人民的一部分，都拥有他们的民主权利，任何一派企图得势后压迫专政另一派，都是错误的。问题仅在，左右翼共同争取民主的斗争中，谁现在和将来拥有主导性的影响力？

我这次是因军涛原预定要来，才接受邀请过来的。薄熙来事件后，军涛曾发表与我接近的看法，我打算与军涛在澳洲深入再交换意见。但军涛没来。又听这次会议声称“代表王军涛”出席的那位朋友说，“军涛已经改变了，不再是原来看法了”。据他说，不能再支持薄熙来了，不然薄熙来成为“民运领袖”了，让李克强怎么办？“难道你们不想让李克强上台？”不知此人究竟多大程度代表王军涛，但仍令人深思。

2012年7月1日

墨尔本

左派不要轻言“革命” ---介绍项观奇先生3月挺薄文《只有革命一条路!》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2-05-12

王希哲按： 项观奇先生有点愤怒。他说“只有革命一条路!”了。

这口号，右派也在喊，喊得很久了。右派有很多革命的优势：他们有整个西方阵营的全力支援，经济和精神的支援都不缺，还是他们的大后方，一旦有事，中国国内呆不住了（或本来就想移民），西方国家就可以把他们英雄般接过去，大使馆都可以出面。因此，只要不怕坐几年牢（现在这个机会也愈来愈少了），右派人物全无后顾之忧，反共口号尽管喊。这是多么好的搞革命的条件！但为什么他们又革命不起来呢？因中国今日虽阶级矛盾尖锐，民变遍地，但一般都只是左派能够利用的东西，右派可以抽象叫好，无法向他们提出具体的阶级利益口号，去组织动员他们。

左派呢？几十年了，即便被专政下，也未与“党中央”决裂，自然不能放手动员工农民众革命。“薄案”重庆事变后，开始与胡温“党中央”决裂了，可以放手喊叫和着手革命了，但轻言革命行吗？也还不行。因为缺乏右派所有的那些国际奥援的物质条件和大后方。切勿忽视这一点，老实说，没有当年苏俄的物质支援和大后方的存在，就没有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发展，也不会有中共革命的胜利，哪怕毛泽东的雄才大略也只能无米之炊。毛泽东文革时不断扬言，修正主义上台他就“重上井冈山”，鼓励他的革命后人也敢于上井冈山，这是很误人子弟的。毛泽东声称文革是他要建设起一种人民自己掌握自己命运的大民主制度，但整十年空言革命，从未致力规划和建设一种真能在他身后，人民自己掌握自己命运的具体可遵循可操作的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制度。

现在，左派也要革命了，就要特别严重重视这个问题，从实际出发，承认，在没有国际奥援和大后方的条件下，是很难高调组织起革命队伍的，重庆事变后我们看到，左派一片群情激昂，但连王铮女老师这样敢公开站出来抗议不惧牺牲的，还是凤毛麟角。故左派今天重点还是要在“维权”的旗帜下，尽力扩展自己的力量，充分利用自己最能接近和代表工农市民基层民众的优势，组织各种形式的工会，引导他们的斗争，来积累自己的力量和影响。“革命”，还是先把这件好事让给右派，让他们先出头“革命”。他们有物质条件，国家真到了危机时刻，西方国家连枪炮都能给他们。但他们没有有组织的革命阶级队伍，你们左派有，这就是你们的后发优势；你们可以采取“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策略：右派把革命发动起来，左派带领自己的队伍乘势把革命接过来，完成它！这也是一种“二月革命”发动，“十月革命”完成的故事。关键在左派必须要有充分的精神和组织、领袖的准备。革命以后呢？就会是左派专政？不是，也不能是。因为革命胜利是左右派共同努力的结果，革命后的国家就是左右派民主共和的国家。也许，那时的主要问题，会是西方国家为袒护自己的中国右派代理人而鼓动的内战。但那时会有那时的解决办法，这里就不杞人忧天了。

2012年7月17日

附项观奇：只有革命一条路!！

一切废话都不必说了。薄熙来同志被罢官、被夺权，再次证明，一切善良的愿望，一切试图走自上而下的转变路线的可能，都被修正主义执政者当局毁灭了、堵死了。留给劳动人民群众的只有一条路：革命。自下而上地解决中国的问题。

如果说，1976。10。6政变，意味着修正主义路线将要在全国全面地展开对马列毛主义路线的反攻倒算的话。那么，2012。3。15政变，则意味着修正主义络线对任何党内试图回归马列毛主义路线的尝试都是绝不允许而必彻底剿灭的。

和三十多年来不管人们口头上承认不承认但实际存在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客观规律一样，这不过是又一次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这个斗争是不可调和的。面对这样的斗争，改良主义的道路是走不通的。这已经不是一个需要再进行理论讨论的问题，实践已经作出了明确的科学的回答，而且是残酷的回答。谁要再继续贩卖改良主义路线，那就不再是一个认识的问题，而是内奸。在有了3。15夺权政变的今天，只能这样认识问题。

3。14侏儒瘟的讲话，赤裸裸地表达了资产阶级对中国共产党、对马列毛主义路线的仇恨。这个上世纪八十年代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余孽，再次借助修正主义路线，攻击毛主席领导的建国后的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无耻美化自己参与其中的修正主义复辟勾当。大言不惭地借一个王立军事件，攻击薄熙来同志要反思。但是，这种反咬一口，并不能赢得人心。因为，你们培育了成千上万的贪官污吏，给国家造成了不可胜数的损失，但是，你们从来没有反思过。造福重庆的薄熙来和你们这群危害中华民族的民族败类，无论是从哪方面看，都是无法相比的。

3。14讲话，反映的不是一个小丑、影帝的个人问题。3。14讲话不过是一个传声筒。3。15政变是总书记为首的党中央的决定。幕后的操盘手才是祸首。一是现领导，二是垂帘领导。出面的是相，背后的是君，今上和太上。这才是事情的本质。再也不要美化今上和太上了。修正主义的特色论，两论出自今上和太上。炮打司令部，首先就是炮打党内最大的走资派，炮打今上和太上，炮打猫论、代表论、科学论。那位小丑瘟相，说真的，挨不上号。

我们说过，迎战十八大。结果是，修正主义先下手了。这也好。这就把十八大这条路堵死了。对于人民群众来说，唯一的选择只能是，依靠自己的力量，自下而上地自己解放自己。

我们希望薄熙来同志经得住历史考验。几起几落，不过是在历史的风浪中游泳。薄熙来已经赢得了历史荣光，无愧“父母革命儿接班”，第一笔写定了。现在，历史等待书写第二笔，希望薄熙来同志不负人民的厚望，也希望真正的红二代向薄熙来学习。

问苍茫大地，谁主沈浮？人民，中国人民。今天你们夺了薄熙来的权，但是，不要高兴得太早，明天，你们将要接受人民对你们的夺权。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不愿重新作奴隶的人们。革命，将会改变一切，革命，将会给人民带来一切。

2012年3月15 于剑桥大学

恶劣的右派，恶劣的右派“言论自由”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2-05-12

王希哲

有个叫赵士林的右派，看准了机会给他们的胡HW中央十八大写“建议”。

不出恶劣右派的一贯套路，他也高唱“还公民思想自由言论自由”，接过“普世价值”大旗。但“建议”对左派却是杀气腾腾的：

建议之一：彻底清算文革罪行

针对文革复辟的危险，希望大会就文革问题形成决议，彻底清算文革罪行，允许学术界研究反思文革历史，建文革展览馆，在学校历史课程中编写文革单元，教育年轻人了解文革历史，并以代表大会名义向人大建议立法定鼓噪文革为反人类罪，危害国家安全罪。

建议之二：向文革遇难者道歉

建议十八大就建国以来的历史问题再度形成一个决议，就历次错误运动(从知识分子改造到文革等)总结教训，解密相关档案，开放研究禁区，以党的名义向遇害者(林昭、遇罗克、史云峰、张志新等)道歉。这样中共就能还中国人民以公正，卸下历史包袱，领导中华民族推进改革开放。

建议之十一：警惕有文革倾向的人混进领导班子

薄熙来事件是改革以来出现的最恶劣的事件。改革开放已三十多年，居然还有恶势力上下吆应，妄图复辟文革重掀红色恐怖。薄家族堕落为杀人犯，也正是薄“红卫兵”疯狂凶残本色的延伸。有鉴于此，建议十八大形成决议，凡鼓噪文革的党员，一律开除，特别警惕有文革倾向的人混入领导班子

建议之十二：重新评价毛泽东

改革开放以来，一次次反改革的极左逆流都打着毛泽东的旗号，都以毛泽东时代的一整套极左做法来对抗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为了彻底清除极左逆流，防止文革复辟，建议十八大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评价毛泽东，使中国人民充分认识到毛泽东建国后推行阶级斗争扩大化和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给中华民族造成的巨大灾难，永远汲取这个沉重的历史教训。

这是什么“言论自由”呢？这是什么“普世价值”呢？

老王无数次戳穿了，不过是右派向他们的右派“党中央”要求他们右派的“言论自由”，右派的“普世价值”，却对左派加强右派专政，剥夺左派的一切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罢了。

凭什么资本主义可以复辟，文革就不可以“复辟”？

凭什么你们右派的党中央可以“以代表大会名义向人大建议立法定鼓噪文革为反人类罪，危害国家安全罪”，左派就不可以“以代表大会名义向人大建议立法定鼓噪反文革为反人类罪，危害国家安全罪”？

凭什么你们的右派“党中央”可以作“决议”这样那样，全国人民就必须听命？右派原来那么热爱“党中央”？那么拥护你们“党中央”的专制机器？只要这专制机器能为你们右派所用？

凭什么“警惕有文革倾向的人混进领导班子”，就不必警惕和欢迎“有反文革倾向的人混进领导班子”？

凭什么“重新评价毛泽东”就只许“彻底清除极左逆流，防止文革复辟”就不许“彻底清除极右逆流，防止反文革复辟”？

恶劣的右派！恶劣的右派“言论自由”！恶劣的右派“普世价值”！

真正的鼓吹言论自由和“普世价值”的立场是什么？

就是：

一切人，一切派别，不得依仗任何“中央权势”，反对中央权势有任何钳制任何派别言论、思想自由的权力；

一切人，一切派别都可以站在自己的角度，自己的立场展开自己的思想，和发布任何负责任的言论，即基于事实的言论。一切自己首发针对他人的言论，包括针对毛泽东个人（而不是他的路线政策）的言论，都必须立足于事实并能够承担法律的责任。

在这个基础之上：

你可以自由地攻击文革；你可以自由地歌唱文革！

你可以自由地攻击毛泽东，你可以自由地歌唱毛泽东！

你可以自由地批评攻击历史和现行的共产党及其任何领导人；你可以自由地维护歌颂历史和现行的共产党及其任何领导人

法律平等地保护一切人等一切派别的思想言论自由，禁止对任何派别的歧视和钳制。仅追究全无事实根据诬蔑诽谤他人的谣言。

在这一切自由的批评、攻击、维护、歌唱的社会氛围中，一切的结论交给人民去自主地判断。

这才是真正的“思想、言论自由”和“普世价值”。

十四人质问美国国务院，“左派”朋友们慌张什么？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2-05-12

王希哲

亲爱的左派朋友们啊，你们慌张什么呢？炮弹掉到你们头上了吗？火烧上你们的房顶了吗？又是“辟谣”，又是“澄清”，不亦乐乎，就不可以沉着一点吗？

“告洋状”？

“坚决反对美帝国主义干涉一切国家内政，这是作为马列毛同志最起码应该遵守的立场”？

不得“向美帝国主义请求（乃至“乞求”）为中国人“主持公道””？

这是马列“原则问题”？

呵呵，纯而又纯的左派朋友们啊，

马列主义的中国共产党毛泽东、周恩来们在他们的革命中，在他们夺得国家政权之前，“告洋状”还少吗？请“美帝国主义干涉中国内政”还少吗？“向美帝国主义请求为中国人“主持公道””还少吗？背离了你们的“马列原则”还少吗？

莫斯科方面的不说，战后中共响应美国总统杜鲁门的对华声明，向国民党政府提出各党派政治协商，欢迎美国政府派出马歇尔直接参与中国内战的调停，设立美国与国共三方的北平军调处，甚至欢迎马歇尔参与民主中国政治蓝图的斡旋协商，这是什么？这不是在请“美帝国主义干涉中国内政”？

战场上国军每打共军一拳，哪次周恩来不赶紧去向马歇尔“告洋状”？告了100次有没有？没有，99次总有的吧？没有马歇尔的“干涉内政”，共军特别是在东北战场能够数次的转危为安，最终站稳脚跟？

高调“反对美帝国主义干涉内政”，那是中共得了天下以后的事情。你们今后得了天下也不妨唱唱这个高调，但现在你们没有资格唱，还不能到邯郸去学步，到洛下去拥鼻，因为你们还没有得天下，还很弱小，还在受你们所谓“狐瘟伪共产党中央”的压迫，真敢站出来向胡温下战书的，十三亿国仅得王铮女子一人！你们要与它们斗争争取胜利，就要有最灵活的战略策略和头脑，就要借助世界一切可以借助的力量，壮大自己；而在“马列原则”的高调之下

，将革命置于四面皆敌的孤境、绝境，正是毛泽东不齿的“纯而又纯的左派”们危害革命的法门和历史通病。你们崇拜“毛主席”，但你们对“毛主席”的学习和深刻理解，真还比不上你们眼里的老右派王希哲啊！

老右派王希哲与当今中国最大的右派刘晓波1976年10月共同发布的致国共两党《双十宣言》，就提起过这段往事：

“美国特使来华“强加”西方标准自然引起了某些“中国人民”的不满，周恩来满腔热情地辩护说.

“这次马歇尔将军参加了停战谈判和军事三人小组，如仅仅形式上看，或许有人会认为是美国干涉中国内政，但在实际上，显然是有助於中国和平民主问题的解决，而且符合合作的原则。 ”

中共领袖今天完全忘记了，为配合美国向中国“强加”西方标准，他们的前辈当年怎样与美国的“国际合作”和欢迎美国“干涉内政”

“‘告洋状”会被帝国主义和右派利用？”

老王说过了，世界上哪有不被“利用”又不“利用”人家的政治势力？人家利用你，你就不能利用人家？这正是政治家博弈高下之处。你眼瞪瞪被人利用却不会利用人家，那不是人家的错，是你的愚蠢！

“钓鱼岛是中国神圣不可侵犯领土，根本用不着美国来裁决”？

又是不着边际的高调。自毛泽东周恩来起，与美国无数次的讨论台湾问题，算是什么？钓鱼岛所属的台湾，自甲午战败就曾不是中国领土。恰是美苏英中开罗的《宣言》和波茨坦的《公告》，由四国裁决了日本必须将一切历史侵占的中国领土归还中国，而不是中国一国的裁决。中国自己裁决可不可以？当然可以，那就凭中国自己一家的实力去打败日本将台湾包括钓鱼岛等完璧。行吗？不行！既然不行，是人家帮你打下，是人家美国作为太平洋战场绝对主力帮你打下索回台湾，人家怎能对台湾的前途“根本”没有话语权？

老王早就在《论台湾》中指出，《中美上海公报》所谓：“美国方面声明：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它重申它对由中国人自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关心。”

这是什么意思？这就是说，美国认为它有权对台湾提出“异议”或“不提出异议”，它只是现在“不提出异议”。而毛泽东、周恩来默认了美国“不提出异议”的权利，也就等于默认了它可能“提出异议”的权利。为什么？因为毛泽东周恩来现实主义地明白，美国拥有对台湾前途影响的实力。二战若不是美国为削弱日本，罗斯福力主台湾琉球归还中国，而坚持台湾仍属日本，台湾至今必在日本太阳旗辖下，一切“中国神圣不可侵犯领土，根本用不着美国来裁决”，不过是动人的空话。除非你卧薪尝胆，百年之后。

何况“十四人信件”，不过是敦促美国政府恪守《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立场，履行对日条款义务。何来要“美国裁决”？这是公然的诬陷。

什么“十四人信件”署名人有人不知道。

你怎么知道他真“不知道”？也许是当初他明明知道和参与，一遇某些“纯而又纯左派”起哄的压力，便将头缩了回去呢？这种人和事，我们见得少吗？或许真有不知道的，那是刘金华工作个别的失误，他自己说明便可，你辟个什么“谣”呢？

“更谈不上委托王希哲先生向美方递交相关信件”？要不要老王将那“委托王希哲先生向美方递交相关信件”的email公布出来呢？而这委托老王的email，又正是这位自称十四人信件局外人却又来“辟谣”的左派自己当初就看过了的。事后要妆扮出一副“原则”面孔，好像非他来救场天就塌下。干什么呢？

这信，是老王建议的，不是老王写的。老王受委托递交美国政府。老王准确地办到了，并没有改你的信件本身。老王要见美国政府有关负责机构和官员，他能够说：“美国政府呀，我是代表中国左派来抗议你们，反对你们的。请你们见我呀！”美国政府能见我老王吗？老王只能说，而且作为社会民主主义者他也确持这个立场说：“美国政府呀，我是赞成人权的普世价值的。过去我常来为中国右派说话，今天也带了点中国左派意见来，请你们兼听一下，好吗？”美国政府说，“好啊，来吧，很有兴趣。我们听听！”于是会谈了，左派信件递交了，意见反映了，新闻报道出来了。对谁有利对谁不利呢？对扩大中国国内左派的影响而增长他们的力量有利，对共产党狐瘟专制中央不利，他们会更忌惮日后对人民的压迫。这有什么不好呢？

诗曰：“狼跋其胡，载疐其尾”，在韩愈那里是“动辄得咎”之意。中国左翼反对运动的外交活动，不应被“纯而又纯的左派”们的“原则”所咎窒息，而应更加广泛灵活地开展起来。

2012年8月31日

附文件：

薄熙来必须出席中共中央十七届中委七中全会作出申辩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2-05-12

王希哲

依据党章，被告的中共中央委员薄熙来，有权出席中共中央十七届中委七中全会作出申辩，“其他党员可以为他作证和辩护”，且“必须由本人所在的委员会（即薄在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三分之二以上的多数决定”下，才可以完成“开除”薄熙来党籍的法定手续，否则，一切对薄熙来的处分，全属非法（更何况“开除公职”，党没有这个权力）！

什么叫“政治改革”？千千万万的党员，千千万万的人民自己起来维护自己的权利，实践自己的权利，以自己的行动将社会实际的关系民主化，这才是货真价实的“政治改革”。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温家宝、（盼望中的）习近平口头的，书面的“改革”要不要？也要。但归根结底，是亿万民众，千万党员干部自己实践起来的“政治改革”，才是最现实的改革。

所以我们曾说，薄熙来、汪洋们敢于向中央独树一帜的施政，推进党内依托民意支持的民主竞争，才是共产党真实的改革。

今天，普通共产党员，四川老造反派刘金华就薄熙来案《致中共十七届中央委员会及全体委员》公开信，也体现了他是8千万共产党员中，最伟大的改革家之一。

中国要“依法治国”，必得先“依法治党”。党章不能守，又何能守宪法？除非你推翻了共产党，只要共产党还在执政，你就必须认识到，逼迫共产党去实现它的党内民主“宪政”，才能是实现国家民主宪政的第一步。而共产党只有在全党全民的实践逼迫下养成了遵守它自家党章的习惯，也才能顺理成章自然形成遵守国家宪法的习惯。不遵守党章就决不能遵守宪法。如果全党全民不能自己勇敢站出来，涌现千千万万个“刘金华”、“王铮”，只盼望着中南海忽然出个“戈尔巴”、“蒋经国”来赐给你“改革”雨露，坐享“民主”幸福，那么，你们就老老实实去作共产党中央权贵的奴隶吧。民主？自由？你们不配！

刘金华是左翼人士。但他这致中共十七届中委的信，完全是站在法制的立场。右翼精英们，右翼民运们，为什么就不能在这个法制的立场上，与今天的左翼，获得共同点呢？

在这场拥狐瘟中央“倒薄”的反向文革清算运动中，你们已经把你们的伪装揭开了，把你们赖以谋生欺世的“民主”、“人权”、“法制”、“普世价值”本钱通通全扔掉了，就不可以补救一下么？怎么补救？唯有站出来说一句：

“我不赞成薄熙来，也不愿按什么名言捍卫薄熙来的权利。但刘金华的信依据党章，还是有理。狐瘟中央啊，你们就看着办吧。”

2012年10月7日

请国人给予温家宝总理就温家族大规模贪污案公开申辩机会的呼吁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2-05-12

纽约时报详尽揭露了W家族大规模贪污的报导。温案对国家带来了极坏的影响，对“党和人民带来了极坏的影响”。

因此，

必须审查WJB和WZPL。中共中央要表现出肃贪的决心，就一定要办出一个“经得起历史检验的”铁案来！

怎么办？

我们坚决反对中共中央立即非法对温家宝和温张培莉实行“双规”！

我们坚决反对中共中央警卫局立即非法拘押、逮捕温家宝和温张培莉！

我们坚决反对中共中央即刻封住温家宝和温张培莉及其家族的嘴巴，不许他们说一句话！

我们坚决反对中共中央即刻封闭一切“挺温”甚至只是“擦边球”挺温的一切网站！（现在是相反，封闭了揭露温的网站）

我们坚决反对中共中央即刻压迫民间一切挺温的声音，关押逮捕挺温人士！

我们坚决反对中共中央践踏党章，非法剥夺温家宝和温张培莉一切党员合法声辩权利！

我们坚决反对中共中央践踏法律，非法剥夺温家宝人民代表的合法声辩权利！

我们坚决反对中共中央践踏一切侦查、检察、辩护、审判程序正义，剥夺温家宝和温张培莉一切合法诉讼权利！

我们坚决反对伪自由派、伪普世派“贺卫方”、“曹思源”精英们，为中共中央一切非法“拿下”非法“审查”温家宝和温张培莉的法西斯手段叫好。

我们呼吁，学习香港反贪风暴经验，在发现了总警司葛柏巨贪的嫌疑之后，不是立即侵犯他的人权，而是给他一周时间向香港人民公开解释他巨额财产的合理来源。解释不清，再依法采取措施。因此，我们呼吁，请国人给予温家宝总理就温家族大规模贪污案公开申辩的机会，要求他向全国人民公开解释清楚，他温氏家族数百亿资产的合理来源，及占有这数百亿资产手段的合法性。解释不清，再依法侦查他，惩办他。我们一定要站在一个法制人人公平的立场，而不是站在幸灾乐祸报复的立场，决不能要求中共中央用温家宝对付薄熙来那样的手段对付温家宝，更不能学伪自由派、伪普世派贺卫方、曹思源右翼“精英”们向中共中央鼓吹用温家宝对付薄熙来那样的手段对付温家宝，这些“精英”骨子里是报复主义，不是普世价值主义。中国不能永远再相杀下去。拉锯的报复主义要报复到哪一天？文明总要有一天开始！

但既然我们是要站在一个法制公平的立场，我们就要同样的呼吁，立即恢复薄熙来自由，同等给薄熙来一个就所谓“滥用职权”等罪名向全党全国人民公开申辩的机会。申辩不清，全国人民不能通过，再依法侦查、检察、审判不迟。严格依法，该判则判，该杀则杀。天公地道。

同样，如果温家宝对家族大规模贪污案申辩不清，全国人民不能通过，也再依法侦查、检察、审判不迟。严格依法，该判则判，该杀则杀。天公地道。

那么，给葛柏一周给温家宝两周行不行？若温家宝仗恃中枢特权，冥顽不灵、抗拒舆论，对人民呼声装聋作哑，视机会如敝屣，目无人民，延宕时日拒不出面解释，则是羞辱人民，为全国人民公敌。韩愈《祭鳄鱼文》檄曰：“与冥顽不灵而为民物害者，皆可杀！”温家宝其无悔。

2012年10月26日

热烈祝贺胡锦涛先生全退

为什么非要叫“裸”退？这个“裸”字今天怎么就这么时髦吃香？动辄就想到“裸”。这“裸”如此深入人心？深入党心？，甚至深入到共产党中央大员，直至总书记之心？）

无论如何背景，胡锦涛先生从中国最高权力职位上全退，这是中国最深刻的划时代历史事件，超越了江泽民将最高权力向胡锦涛交班的意义，因为那毕竟还留下几年不光彩的尾巴，因袭了威权高于制度的包袱。

终于，数千年中国历史，今天从胡锦涛起，翻开了新一页。中国最高权力，从此有了相对制度化的完全、彻底的和平交接！这是值得热烈祝贺的。

胡锦涛哪怕十年总书记什么成就都没有，哪怕他临走的非法“倒薄”完全错误，他的十八大从最高权力宝座上完全、彻底全退，留下了制度，就已经是他对中华民族的最卓越贡献，就已经是他对中国历史的最伟大的交待，他就已经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丰碑。千年之后，还记在史册上。相比之下，自得什么“科学发展观”入党章笑话，则梁炊未熟早已烟消云散。可见，胡锦涛自己，还未必真知道自己哪件事才是他做的最伟大的。可见，他的全退，不过是大势所迫。而大势是谁造成的？是人民，是推动中国历史前进的人民。胡锦涛之后，人民将继续推动中国历史的前进。

但我们还是祝贺胡锦涛先生。热烈祝贺胡锦涛先生公元2012年从中国最高权力职位上全退。

王希哲

2012年11月15日

王希哲给张千帆、贺卫方等71自由派学者的《改革共识倡议书》的倡议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2-05-12

张千帆、贺卫方等71自由派学者先生，老王的“改革共识倡议”不多，就一条：

请你们发起倡议，抗议中共中央对薄熙来及人民曾“如日中天”支持，今天在法西斯高压下仍史无前例坚持支持的“重庆模式”的传统非法制黑打手段。要求中共中央不得继续作它“无法无天”、“为所欲为”的中南海模式“的“皇帝”，立即恢复薄熙来一切依宪法，依法律，依党章应有的合法人身权利和政治、司法权利。

无论是谁，包括薄熙来、温家宝，法律的对待必须人人平等！张千帆、贺卫方等71自由派学者先生们，你们若发起了这一条改革倡议，你们才能获得提出什么“依宪执政、落实选举民主、尊重表达自由、深化市场经济、实现司法独立、保障宪法效力”这些很好建议的起码资格。不然，你们没有资格！你们没有脸面！因为你们不但一贯，而且就在你们的这个假惺惺要求什么“依宪执政”“保障宪法效力”的倡议书里，还在公然地肯定你们的“上”皇帝”温家宝党中央在你们支持跟随下，非法逮捕人家，封住薄熙来和人民的口，禁止任何异议的声音，将人家踩在脚下，去“清算”人家的政治流氓行径。人民一看就知道你们虚伪，人民就不会给你们一点点信任。

你们口口声声反对“薄熙来‘土皇帝’”。但在中南海无法无天、为所欲为“上”皇帝存在之下，你们污蔑抹黑的“薄熙来‘土皇帝’”们的出现，本身就是社会关系实际发生的改革萌芽。就像今天社会左右派力量的发生、发展，本身就是中国多党政治改革的实际萌芽一样。你们要求的是抽象“改革”教条，你们却与中南海“上”皇帝一起联手，扑灭了社会本身发生的活生生的实际的改革。老王只问你们：今天中国人民言论的自由度及开放趋势，究竟是比你们和你们的党中央倒薄前更扩大了，更解放了，还是更严厉了，更压迫了？为什么？难道真与你们的非法倒薄无关？你们难道真忘了，你们当年不也曾那么欢呼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么？

2012年12月26日

老王请海内外左右两派认真地读读吴国光先生的这篇《为什么说薄熙来震撼了中国政治》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2-05-12

吴国光说：

因为薄熙来“至少在一定程度上颠覆了现行政治体制的游戏规则，那个规则就是上意决定一切。尤其是在谁应该掌握权力、谁应该处在权力等级制之中的什么位置这个问题上，薄熙来挑战了党国既有的规矩。”

“为了争取自己的优势，他（薄熙来）就多搞了一手，就是重庆的种种折腾。这个就搞到圈子外面去了。对内部分赃的不满，导致了借助社会力量来改变自己的分赃地位，这个“内部分赃”的权力共识就被打破了。”

“官场不公平，是最大的不公平，特别是在官场掌握最大资源的情况下。薄熙来的重庆作为，实际上提出了要解决这种不公平的问题”

太对。

所以，老王第一天就指出，薄熙来才是叛逆中共传统规则的真正的民主改革派。他不是精英传统思维模式下教条的、抽象的，一心乞求中央当局自上而下恩赐自己的“改革”，而是自己动手去“折腾”，在社会生活中现实地挑战不民主关系的真正改革。你把社会生活中发生的活生生的政治竞争性改革的萌芽扑灭了，居然还以为你的“改革”就能来到了，真是天大笑话。看看今天的结果如何？是更专制了，还是更“改革”了？

所幸有了点“任期”的进步。习还能给人一点新的想象。不然。瘟家饱统治下去，以他对内的镇压，对外的贪婪，中国的民主改革进程，还将为他的“倒薄”起码延误十几二十年。

右派精英真不明白这个道理？未必。他们无非是仇视薄熙来的“唱红”。假使薄熙来重庆大肆唱黑为手段折腾，向“党国既有的规矩”挑战，右派精英绝对欢欣雀跃、众口一词“普世价值”，拥护薄熙来、保卫薄熙来，管他哪怕出了一百个跑到美领馆的“王立军”（他们会说，“跑美领馆为何不是王立军的天赋人权”？）。他们就想不到，如果薄熙来唱红挑战“党国既有的规矩”，能够“形成了强大的舆论声势和社会威望。到2011年底，这个态势发展到，谁也不敢说次年的十八届政治局常委，会把薄熙来排除在外”（李伟东称之为“如日中天”）的民意决定局面，此例一开，那么，也就为明天右派的如法炮制开出了道路，右派也就大可推出自己心仪的领袖，例如汪洋，在广东唱黑继续挑战“党国既有的规矩”，也能够“形成了强大的舆论声势和社会威望”，而“谁也不敢说次年的十八届政治局常委，会把汪洋排除在外”。中国的民主制度，不就是这样开始，这样来到了吗？除非是右派精英们自己不敢相信在中国，唱黑的领袖能够得到“如日中天”的民意支持上台。他们不得不幸灾乐祸地要借助和支持中南海右派中央伸出专制的黑手，将自己的政敌消灭、铲除，所谓“彻底清算余孽”。这也就证明了，他们对民主没有信心。他们的心底，根本就不相信自己天天贩卖的“民主”！

老王

2013年元旦

反共右派和“自由派公知”拥戴“党中央”倒薄得到的果实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2-05-12

王希哲

反共右派和“自由派公知”拥戴“党中央”倒薄，一年半终究得到了什么果实呢？

官方现在告诉你们了，

你们得到的是“不许对抗党中央的路线，另搞一套”。你要搞么？你企图挟民意来问鼎党中央么？“薄熙来就是你的下场！”

这“下场”是什么呢？就是在反“文革余孽”幌子下用文革最黑暗面的手段先把你“拿下”，再慢慢罗织锻造你的“罪状”，令“全党全军全民”众口一声拥护“党中央”，歌颂党中央的“法治”和“英明”和“决心”。你有反对声音么？钳制了你，封杀了你。

反共右派总好把自己打扮成“民主派”“自由派”。但你们对“党中央”倒薄的拥戴，带来的这必然的果实，究竟是与你们标榜的理想，更远了呢还是更近了呢？

不是告诉过你们了吗？中国的民主化有赖共产党内发端的多元；而共产党内多元竞争萌芽无论涂装是什么色彩，它都是进步的，开路的，革命性的，都是为全社会的多元撑开缝隙的。任何对它的扼杀，都必将带来大幅的政治倒退。胡温“拿下”挑战中央“另搞一套”的薄，你们欢呼雀跃，以为共产党内讧打倒了唱红的一派总能削弱共产党，使共产党更容易推翻了。你们忘了你们主张的是“普世”“人权法制”，只要倒薄一时迎合了你们对“红”的仇恨，就一切伪装可以不顾了。你们把你们的看家道义本钱丢光了。今日如何？你们沮丧了吧？一个表面似乎没有薄那么“红”，但却要求一切统一于党中央不得挑战的更加强势也未必不红的共产党习近平党中央，站在你们面前了！你们还要再幻想多少年，才能出个“戈尔巴叶利钦--温家宝”帮你们推翻共产党？

于今之计，只能退而求其次了。求什么呢？求中国的司法能有所进步。强势的习近平中央不会把司法权力让渡出来，准其独立，但以公众的强烈舆论要求其在审薄案中，做到依法公开、公正的审理，保障被告薄熙来的一切合

法诉讼权利，“以求中国的法治进步”，总还是右派起码比较理性的右翼团体，可以努力去做的。当然左翼团体和民众就更应该努力去做，在这点上，左翼和右翼就可以一起使力，去争取一个中国司法进步的共同目标。杨建利先生主持的“公民力量”今天发了很好的声明，他这样带头做了。我向杨先生和公民力量致敬，并期望更多的左右翼团体民众向他们学习，跟上他们。

若有极端反共右派幸灾乐祸说：“管他娘！就让它共产党自家杀下去好了。”他们是革命派，不是真的普世人权派。他们有他们的逻辑。这里劝说的，不是他们。

2013年7月27日

全国左中右民众团结起来,坚决击败一次胡温党中央，翻开中国民主法制伟大的新一页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2-05-12

薄熙来政治上无罪,这是中国人民心中早有的定论，哪怕一心莫须有构陷的胡温党中央，也早已在这点上败阵了下来，这是中国左派群众一年半来坚决挺薄不退让的根本原因。但薄熙来在中国右派党中央全面私有化而全党全国全面腐败化的大环境下,究竟能不能苏世独立,处污浊而不多染(只敢说“不多”)，而不致为政敌留下不得不投降的把柄，不说绝大多数沉默观望的中间群众，就是不少左派，也还是心怀犹疑，“足将进而趑趄，口将言而嗫嚅”，尚不敢大声站出来的。

现在好了，现在全清楚了。薄熙来经济案上也是无罪的。无论明天的“审判”还将如何可能的戏剧，这个薄熙来无罪的大盘，已经在8.22公审后的人民心目中，不可逆转了。这是一场“淮海战役”。从今天起，中国的政治形势将大变，中国左翼民众力量将从重庆事变一年半来的战略守势，转为战略的进攻了！长期的中间民众，正直的中共各级干部，精神也将完全解放。他们将大批地公开站到“挺薄”力量一边来，其势将如井喷，将如地火岩浆之冲天迸发，任何力量也将钳制不住了。

右翼如何？

当初中国右翼欢呼拥戴他们的胡温“党中央”“一举拿下”薄熙来，“反思”“如日中天”的“重庆模式”，以为这样可以打击、削弱甚至消灭了中国左翼，为实现自己的右派“改革”、右派“民主”打开道路。结果如何？你们帮助共产党右派中央扑灭了共产党内多元竞争政治的萌芽，不惜剥去了自己看家的“普世价值”道义外衣，换来的却是更高度强化的共产党中央专制集权。

现在，右翼应该醒悟过来了。现在，你们也应该站到支持对簿公正司法的立场上来。拿出你们的“无罪推定”和“疑罪从去”等一系列的“普世”司法说教出来，而不要机会主义地去鼓吹对薄就可以“有罪推定”。这样，你们将更加在人民面前输得一干二净。你们要明白，若因共产党当局一年半罗织的证据如此薄弱不堪一击而薄熙来赢了，挺薄的左翼民众赢了，似乎你们输了，但你们也没有输，因为你们事实长期主张的独立公正的司法，终于在中国翻开了新的一页。你们有这样的眼光和胸怀，才能重新获得人民对你们的“普世”主张的正面理解。

为什么我们还说“击败一次胡温党中央”？因为阴谋构陷薄熙来案，毕竟是习近平前任胡温“党中央”遗下的祸害。习近平中央不负主要责任。这次审薄案司法的相对公开公正，是中国司法的大进步，初步获得了海内外广泛的好评，这个“帐”才可以算在习近平党中央的头上。到底背后真相如何，到底这次审薄的司法进步是习近平足智多谋本来的安排，还是习近平中央本伙同胡温继续迫害薄熙来，中了薄熙来假妥协求机会一逞之计（这是薄一波邓小平的家传衣钵），先不管他。以习近平中央的利益，覆水已难收，若现在还要公然强行以“污蔑不实之词”对薄熙来定罪，实在是冒天下之大不韪了。“煮豆燃箕”一已不智，岂可而再？习近平危矣。不若顺水推舟，由着济南法院宣告薄熙来无罪释放，重新启用薄熙来，收薄熙来于麾下，习薄联手，实现习氏“中国梦”。如此，中国司法，有了薄熙来案例亦从此不“改”自革，民主法制大大前进一步，牵一发动全身，其他改革自必接踵而来。左派及中间群众对习归心，右派亦得以“双赢”，这不是最好的结局么？至于胡温因薄案失败，对习近平中央的利益，就不必说了。

我们反复说过，中国人民的民主权利和法制公正，必须要靠人民自己斗争的争取得来。自己争取得来的东西才是真实的东西。中国人民不打败一次凌驾在他们头上的“党中央”，就没有资格享受民主和公正的法制。全国左中右民众团结起来，行动起来，抓紧这次“审薄”的机会，坚决击败一次胡温党中央，冲破一切后来可能的阻力，翻开中

国民主法制伟大的新一页。

2013年8月22日

薄熙来的妥协，中国民主化进程的深刻挫折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2-05-12

统治中国的共产党的最高领导职位，它的总书记（主席），它的总理，它的政治局常委等的分配授予，不再是由已经占据最高位置的几个寡头按各自背景的利益私下秘密决定，而是可以由有“野心”的党内政治家以各种的工作“模式”发出挑战，以魅力和政绩争取人心，最后，由全党全民来作出选择，这个中国民主化可能的前景，曾一度出现。那时，能担负起这个突破性的历史任务的角色是谁？以各种的条件看，只能是薄熙来。现在，已经失败了。

薄熙来妥协了。他在《最后陈述》向中央输诚说：

“说我有做总理之心，这完全是不实的。众所周知，十七大以后，中央的人选其实已经确定，李克强同志任总理已经是确定的事情（被审判长打断）。说我想做中国的普京，这也完全是不实之词。”

这是中国民主化进程的大挫折。

“说我”？谁说？当然是中南海胡温们向薄熙来的问罪之说。

为什么一个公民，一个党员，一个共产党的高级干部就不可以有“做总理之心”？为什么就不可以想象自己像普京一样去争取得到人民的拥戴和选票“做中国的普京”？为什么中南海几个寡头私下将“李克强同志任总理”，就“已经是确定的事情”，全党全国人民就只能俯首乖乖接受，不得有任何异议和挑战？

“有政治野心”，“企图篡夺党的权力”，是文革的第一滔天大罪。怎么“彻底否定文革”40年了，中南海的寡头们还是一样的不允许他人的“野心”呢？一样的不允许他人“篡夺党的权力”呢？为什么“文革余孽”胡锦涛温家宝们，还至今要将这文革大罪通过问罪薄熙来，“审判”薄熙来而再次继续强悬在全党全国人民的头上，使人民不能解放呢？呵呵，“清算文革”？清算什么？首先就要中南海寡头们清算这个！“忏悔文革””？忏悔什么？首先就要中南海寡头们忏悔这个！

虽然，党内外的左翼反对力量经过挺薄近年来的激烈斗争，已经与右翼分庭形成政派，但薄熙来后，传统的中央寡头私分党和国家最高权力职位的专制格局，要再出人物而得到根本的整体的挑战以致动摇改变，在可见的相当长的时期内，恐怕是极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了。

当时，无论看好看坏“重庆模式”，左派右派都把它视为薄熙来挑战传统格局问鼎中南海的进军。左派欢欣鼓舞，右派心惊胆战。也许薄熙来本心还真并非如此。我们就当今日薄熙来最后陈述所言“说我有做总理之心，这完全是不实的”等，是实话。但这实话，在他“如日中天”的重庆任上说，和他囚于中南海阶下说，被押解于济南城被告席上说，其意义和影响是绝然不同的。

“说我有做总理之心完全不实”？不实如何？他就应是无辜和无罪的了；

“做总理之心实了”，又如何？似乎他就可以承认是有辜和有罪的了！

这一来，济南审判就在无形中以案例为中国人民推出了一条“潜规则”法律：今日中国仍然，谁有“做总理之心”，更不说有“做总书记”之野心，谁敢挑战中央最高寡头私下分配授受权力的决定，谁就是犯罪，薄熙来就是下场！你敢说你没有任何把柄？真没有把柄？“中纪委”锻造就是。

今日右派动不动就骂“毛泽东专制”。但“毛泽东专制”是谁制造出来的？“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不是毛泽东自己提出来的，恰是后来被打倒的林彪们提出，又被无数包括李锐茅于轼们的人们参与拥护和狂喊并去批斗他人形成的社会氛围，所制造出来的，成为了无形的“法律”。英雄的反共右派们今天常到网上和发来电邮骂王希哲，但又恰是王希哲在你们高喊“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时，公开的给毛主席的大字报提出：“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的原则，是“封建礼治原则”。右派今日在骂王希哲的同时，能不能也学一下40年前的王希哲，不要因偏激的仇红政治立场盲目拥戴胡温的“一举粉碎薄熙来的野心篡权”，而应以批判的眼光去看到它黑暗的后果。因此，当“野心有罪”的“文革余孽”性的政治规则，很可能因为济南的审判而再次成为危害社会民主进步的无形“法律”时，站出来揭露它，抵制它

，批判它。不然，你既然支持了“野心有罪”的倒薄，你也就事实承认了“野心有罪”的“法律”，加强了惩办“野心”的专制手段。结果，民主在中国是更近了还是更远了？

右派辩解，他们支持惩办的是薄熙来们红色的“野心”，一定会继续支持推翻共产党向共产党夺权的黑色“野心”，把这野心视作“普世人权”。右派始终不能明白和接受，在中国，在“全面私有化”路线的社会阶级关系变动形势下，能够有效冲击和改变中共中央寡头专制格局的，只能是红色“野心家”率领的“唱红歌”的力量，而不会是唱黑歌的力量。他们当然也是“普世的人权”。

我们会看到，右派的积极倒薄和济南审判薄熙来在“野心”合法性上向中央的妥协输诚，确是中国民主化进程的深刻挫折。

2013年8月30日

挺薄运动应向党内外左翼反对运动发展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2-05-12

挺薄，不仅是支持薄熙来作为一名传统共产党人个人对人民的贡献和忠诚，更是一个向全面私有化又全面法西斯化的伪共产党中央说不的左翼政治反对运动。过去的两年是它的开端。9.22济南法院挑战民意，冒天下之大不韪非法判决后，挺薄运动若不能实际地向党内外左翼反对运动发展，挺薄运动将失去其最重大的意义了。

济南判决，完全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别的伪证不说，一个亲手策划唆使完成了杀人的公安局长，向上级隐瞒案情两个多月之后，忽然（谁背后在策划？）以案情要挟上级，上级愤怒之下打了他一巴掌他就“投敌”了，这上级倒要算是：“渎职罪”！这投敌的倒若无其事成为中共中央的“证人”。天下有这般的颠倒黑白！然后又要以这个杀人的公安局长所谓“我被打，理解是他要压制我重新调查”（他自己杀的人他“调查”什么？）的口供，就坐实其上级“要压制重新调查”而“渎职”。这世界有这样的昏天黑地！！

愤怒的民众包括多年一贯坚守着保卫共产党政权的左派们，都在激动地高呼“革命”了。革命呼声成了风潮。好不好？革命的口号应该要喊，一定要高喊，但运动的引领者和骨干的行动，则一定要冷静谨慎。我们要革命，伪共产党中央就一定要反革命。这是必然的。我们就要现实地估计革命反革命双方力量的对比，来确定我们的斗争策略和方针。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不要轻言反出共产党外另外组党，那很容易“为渊驱鱼，为丛驱雀”，孤立自己。要尽可能调动共产党的传统资源，就宁可在共产党内组织左翼反对派，发展党内外的左翼反对运动，尽可能以合法的斗争，以人民迫切的愿望和口号将“千千万万”和“浩浩荡荡”团结到自己的周围，积累政治转折的力量。

左翼反对运动也最好不要提“打倒邓产党”，全面以邓为敌。虽然今天中国的糜烂局面确是邓路线恶性发展所致，但毕竟不是他亲手造成，这里有他初始的经验认识问题。他也确实提出过反对全面私有化下中国新的两极阶级分化的警告。人民的多数对邓，还是既爱又恨的。薄熙来路线实质还是邓路线左派。左翼反对运动不但要高举毛泽东的旗帜，也应充分抬出邓的虎皮，以他一系列相对正确的论述，作为自己向今日习李右派党中央及其背后的右派温家宝集团合法斗争的有力武器，抓住其利益矛盾，促其分化，无论习近平的“打左灯”是真是假，都要尽可能地迫使他假戏真做，将他争取到左翼政治力量一边来。没有什么不可破裂的“铁板一块”，哪怕蒋集团，“在斗争改变常态而突然以汹涌的阵势向前推进的时候，敌人的营垒是会发生破裂的”（毛泽东）。不必理睬那些“最最革命”的面具们。他们擅长骂这个骂那个，以最革命的方式让人什么都别做或什么都不能做。他们才是真正的革命取消派。

对薄熙来的非法荒谬判决，当然是习李右派中央对薄不投降态度的报复主义决定的。但它自己毕竟没有出面，它要装出一副“法院依法独立审判”的尊重司法的姿态，由济南中级法院为伥作出。那么，今天的挺薄运动或左翼反对运动，就应集中力量打击济南中级法院，打击王旭光法官。在全国和海内外动员各种的民意方式，向各级司法控告济南中级法院和王旭光法官的“渎职”，要求依据“只有嫌疑人口供不能定案”等一系列的法律原则，起诉追究济南中级法院和王旭光法官枉法裁判的“渎职罪”责任，而且永远地追究下去。在这场具体而合法的斗争中，聚合人民力量。王旭光等不得以“上级指令”逃遁。你违心为什么不挂冠辞职？你可惜你那份口粮，你就必得自己负起责任。以其下场为全国法官戒。

左翼反对运动今天一定要把要求“司法公正”“司法独立”的旗帜举在自己手里。右翼伪自由派精英们，一直在欢乐支持从他们的胡温右派中央到习李中央在薄案上的全部黑暗反法制行径。他们就已经明白告诉了人民，他们不是反对专制，他们是反对他们不喜欢的专制，要的是他们喜欢的专制 ----右派专制！左翼反对运动今天把“司法公正”“司法独立”的旗帜举在自己手里，右翼精英一定妒忌，他们会攻击：“你们过去为什么不主张司法公正，司法独立？”不必辩论，只需要回答他一句：“就算过去我们没有主张，今天主张不行吗？你公知精英们今天还主不主张司法公正，司法独立？主张，就请跟随在我们的旗帜下，去共同争取中国的司法公正、司法独立吧！”

左翼反对运动的目标，是彻底地实现全民共享的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提出“司法公正”“司法独立”是实现这个伟大目标的第一步。有一天，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集团和领导人，必须要由党内各派民主提名竞争在全党的选举下产生；中国共产党对国家的领导地位，必须要由全中国人民自由地、民主地确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统（主席），必须要由全中国人民自由地、民主地选举出来。选举的方式和程序，可以讨论。但这明日的前景无论将是长征还是短征，都必须走出第一步。济南非法判决后，挺薄运动的向党内外左翼反对运动发展，就是这实际的第一步。薄熙来书记在伪法庭戴着手镣狮子般的怒吼鼓舞着我们，这是战斗的动员，这是勇士的气节：“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于人曰浩然，沛乎塞苍冥。
皇路当清夷，含和吐明庭。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

“敢与恶鬼争高下，不向霸王让寸分”！

全国左右翼民众力量都团结起来！

2013年9月23日

我们需要的也许是“薄路线”，但最根本的是民主制度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2-05-12

—– 与红二代左派们谈谈

1、最近，你们的典型意见似乎是：“习确实是在走没有薄熙来的薄熙来道路。 那么，有鉴于此，我们挺薄的左翼同仁，在薄公尚未复出之前，为什么就不能先走着薄公之路呢？为什么要对坚持走他路线的习近平采取“革命”的手段呢？”就是说，只要习的路线“确实是没有薄的薄路线”，你们就是可以妥协，可以接受，可以默认，可以“先走着”的了。

但老王从不这样认为。他也许很欣赏薄。但重庆事变发生第二天就他声明了，他挺的不是薄个人，也不是“薄路线”。他挺的是由人民自主地选择的权利！他可以接受薄熙来路线，也可以是汪洋路线，他要的仅仅是由人民根据自己的意志来选择他们最需要的国家路线的那样一种民主和法制的制度。不能再允许共产党中央寡头们的任何人，真正复辟文革最黑暗面的手段，利用他们手中控制的国家机器去“一举拿下”，再栽赃陷害罗织刑事罪名滥用“法律”去迫害乃至阴谋杀害自己的政治路线竞争者和对手。也许，“习确实是在走没有薄熙来的薄熙来道路”。不奇怪。哪怕反革命也往往要“执行革命的遗嘱”。但这不是你们选择的结果更不是人民自由选择的结果，它只是一种人物的偶然。如果有了这种偶然，我们就妥协了，接受了，默认了，可以“先走着”的了，那么5年10年后呢？我们仍然要等待命运的恩赐，仍然要面对不测的风云。你们希望“红色江山永不变色”，云乎哉？

再说，“习确实是在走没有薄熙来的薄熙来道路”，对右派也是不公平的。因为这也同样不是他们民主选择的结果。右派不惜公然背叛了他们一贯欺世的“普世人权”说教，疯狂支持胡温和习李中央一切的黑暗倒薄手段，以为不择手段打击了左派就能向右派专政的胜利迈前一步，结果一场空，习“在走没有薄熙来的薄熙来道路”。右派的活动空间，比党内存在路线竞争时期，更严厉地收缩。他们也只能盼望5年10年后新的右派人物的上台，或新的政变发生，习再被“拿下”，或成为“华国锋”。但那时，右派的天下就大定了？左派民众不反抗了？社会不剧烈动荡了？既如此，为何不中国左右两派两种社会势力在这一点上自然达成一个“共识”：争取一个由人民民主选择国家路线的制度呢？老王始终提出的目标正是这个！

2、要争取到一个真正人民自己做主的制度，不是靠“改革”，根本上，只能是人民自己的政治运动发展聚集出来的力量。你自己的力量有多大，你的“民主”也就有多少。因此，哪怕“习确实是在走没有薄熙来的薄熙来道路”,挺薄运动不能止步先跟着习“走着”。而是应该继续坚定地毫不犹豫地向发展党内外左翼反对运动的方向前进。不然，就

完全失去了“挺薄运动”最伟大的意义。

3、人民对政治人物的态度根据的只能是他实际的表现，而不是对他的猜测。胡温中央时期倒薄的一切，胡温负主要责任；习近平中央时期的一切，包括济南审判，习近平负主要责任。“济南判决”黑白颠倒，昏天黑地，当然习近平负责，挺薄运动的主要锋芒当然要转向习近平！无论“革命”还是批判，都是人民绝对的权利。至于革命的条件如何，是否现实，是另一回事。有一种开脱说法：“本来那些人是要薄熙来死刑的，习近平坚持不能杀才判了无期。”习近平已经皇恩浩大了，你们还反对习近平么？这种逻辑，那么，若薄熙来被杀了，也可以开脱说：“本来那些人是要枪毙薄熙来十次的，习近平坚持不能十次，才判了枪毙一次！”

不错，习近平很可能在上台不足一年里还不具备掌控局面充分贯彻自己意志的力量，不得不违心地向黑暗势力妥协。但正因为此，人民集中地批评他，打击他，才可以是对他真正有力的支持；党内外正义的批评和打击，甚至对他“革命”的叫嚣，才可能是他与黑暗势力摊牌决战之时可资利用的强大民意后盾。张自忠伪“北平市长”时期难道人民不应骂他？骂错了？应该根据对他动机的猜测跟他“走”？不，恰是人民对张自忠“汉奸”“国贼”的愤怒咒骂给了他最后以事实雪耻，慷慨赴敌，徒首奋呼，以一当千，“天地为之震怒，战士为之饮血”以死报国的精神力量。真金是不怕火来烧的。要不，他根本不是真金。

4、真的“如果习近平长期执政下去，走通温和版的薄熙来道路，社会还真的变得更公平了，财富分配更合理了，人们就会渐渐淡忘薄熙来。”吗？

相反，事实必定会这样：

习不走“薄熙来道路”,社会矛盾持续危机，人们会怀念薄熙来，以他的旗帜为旗帜奋起斗争；

习“走通温和版的薄熙来道路，社会还真的变得更公平了，财富分配更合理了”，人们将更加随时提起薄熙来，就像处处见到薄熙来，也就像今日重庆人民见到满城绿化的银杏树一样！

司马迁《报任安书》这样说：

（薄熙来）“常思奋不顾身以徇国家之急。其素所畜积也，仆以为有国士之风。夫人臣出万死不顾一生之计，赴公家之难，斯已奇矣。今举事壹不当，而全躯保妻子之臣随而媒孽其短，仆诚私心痛之。”

5、今天的所谓“红二代”们，已经基本曹爽化了。当年“8.18”天安门上下簇拥在毛和周的身边誓言“捍卫”的红二代“老兵”们，以秦晓们为代表，早已资产阶级化。放任的资本主义经济路线，早已更符合他们的利益。他们既要资本主义的利润，更要保障这利润最大程度由他们独占的政治特权。故，他们对中国经济制度的资本主义复辟，毫不在乎，他们只在乎这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之上必须留下一层“红色”。也即“特色”。薄熙来恐怕是“8.18”天安门“老兵”们尚铭记着若干理想主义的最后一名。薄熙来真不属今日金碧辉煌资本特征的“红二代”，他是今日“红二代”集团的叛逆和异数。近两年“挺薄”队伍中，也确有不少“红二代”，他们也多少尚存理想，他们算是红二代左派。但他们所属的社会阶级联系，决定了他们立场的动摇和软弱，决定了他们的目标只要求“红二代”在台上，还叫着“共产党”。这就可以解释，为何“济南审判”后，他们没有更坚决的反抗，倒是来劝说激烈挺薄的人们，要“有点社会阅历”，因为““昏天黑地”的故事多了，不独薄熙来案。怎么就一定要“造反”？”因此，大家安于“昏天黑地”罢，只要习能如何，就“渐渐淡忘薄熙来”，跟着习“先走着”！

但老王再说一遍：我们需要的也许是“薄路线”，但最根本的是民主制度！

2013年10月2日

回顾重庆事变前夕，中国右翼公知代表人对形势的判断和对“重庆模式”的争相输诚和认识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2-05-12

2013年10月6日

老王社长：回顾。当重庆事变前两三个月，2011年12月，薄熙来领导着重庆唱红打黑，倡导党内外民主，为民众谋福利，高歌猛进，右派们也承认他前途“如日中天”之时，萧功秦、笑蜀等公知们在他们的大本营“共识网对“重庆模式”的评论。从这可以看出，在全国民心所向之下，温家宝右派“中央”，除了动用阴谋，已经根本无法阻挡中

国红色潮流的回归和前进了：

从萧功秦、笑蜀等对“重庆模式”评论，看一种新的动向

2011.12.23

笑蜀：

薄熙来确实是个做事的人，在重庆大刀阔斧，让重庆面貌改变很大。这是要肯定的。广东不然，我有一个朋友就对广东不满，说广东只唱高调不干实事，譬如劳工保护在广东就投做好。这的确让人很无语。所以据说体制内的民意，已明显向重庆倾斜，昔遍认为唱唱红歌也没什么，打黑效果也挺好，不管用什么手段，反正人家能摆平。广东就摆不平，社会冲突此起彼伏，政府根本没招。

我去北京一圈，就听到一种很强大的声音，说广东所谓柔性政策，所谓民主法治，所谓社会建设根本就是药不对症，不解决任何实际问题；未来中国，还是需要薄那样的人才能镇得住台，还是要铁腕才行。而说那些话的人，其实并不是左派，没有意识形态偏见。而最危险恰恰正在这里。连他们都开始挺薄，都开始呼唤铁腕，未来中国，的确不让人乐观。

于建嵘: 笑蜀此文不能让人信服。在我看来广东只是口号式的民主法治，并无实际性推进。关键是，广东的执政者在保障劳工、保护农民权益和底层民众的福利方面也无有效举措。

萧功秦：超越左右两翼，重新审视重庆模式

本文为萧功秦在2011年12月23日召开的“用非意识形态方法看待重庆模式”研讨会上的发言，主持人：中国政法大学杨帆教授。共识网首发

我对重庆模式一直非常关注，今天我也做了准备，我就把重点说一下。我的发言题目也可以称之为“超越左右两翼，重新审视重庆模式”

首先我认为从现在来看，各个省都有了一定的自主性，中国社会已经摆脱了那种原来铁板一块的局面，各省可以利用本省的资源，根据自身条件与可能性来尝试自己的发展方式。这个现象可以说是共和国历史六十年来一个非常大的进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充分肯定重庆模式，在探讨中国现代化道路中它走的道路是非常可贵的，而且它也确实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

在中国这样一个超大型的后发展国家，要走出一条正确的路径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人的理性是有局限性的，所以，地方有它的试错的自主性，这对于中国的成功改革,对于走向自由、民主、法制的社会的进步来说，是绝对不可缺少的，我在很多场合都把中国和日本做一个比较，一直强调这样一个观点，日本的明治维新的成功和中国清末改革的失败，一个最关键的原因在于结构性的原因，那就是日本是由256个小的共同体构成的一个国家，类似于西周中国的封建盟邦体制，清代中国则是一个大一统的帝国，中国的试错选择只决定于最高当政者，决定于道光皇帝，接下来是咸丰皇帝，之后是慈禧太后、光绪皇帝、摄政王这五个人，如果说近代中国是一元试错，那么日本则是多元试错，这就意味着日本成功的概率比中国要多256倍，就这么一个简单的道理，日本的近代的成功和它的多元试错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另一方面，我和很多知识分子、学者，包括很多沉默的大多数一样，对重庆模式确实曾经有过很多担忧，今年上半年在上海召开了一次由于重庆模式的座谈会。那个会上面我大概是唯一对重庆模式作出系统质疑的人，我大概提出了五点，第一，重庆模式的唱红的问题，在没有和左的东西划清以前的那种唱红，会不会为一些反改革的左的势力提供某种打击改革的机会。我提到法治和人治的关系，提到了完全由政府进行一整套的所谓工程设计的改革有它的局限性,也谈到了强人政治的局限性等等。对重庆模式发展过程当中产生一定忧虑的人数相当之多，我想我很大程度上大概代表了沉默的大多数。

这次正好有一个机会，使我能够到重庆参加了学术研讨会，这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我童年就在重庆，这次是我二十年来第一次回到重庆去，三天时间，第一天是理论讨论，第二天是进行参观，第三天是我拜访了四十年没见的老朋友，他是一人普通的重庆市民。我有了一天的时间和他和他的朋友进行交流，我比很多参观者多了一个机会了解底层的老百姓怎么考虑重庆问题的。

对重庆的三点感性印象

下面，我要先谈谈我参观重庆以后的直接印象，首先我要谈的第一点就是重庆给我的印象比我想象当中的要好。重庆并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左。我先谈三点具体的印象。

一、我印象最深的一点就是公租屋，公租屋非常值得看，重庆计划在若干年里建设20个片区的公租屋，每个片区有十几万人，20个片区加起来就要解决几百万中低层的住房问题，能够有几百万的公租屋来供中低层收入者来租赁公租屋，地点选择不是选择城乡结合带的边远地区，而是选择在比较好的成熟地段，和其他商品房混建在一块，这就避免了贫民窟区现象。申请条件很宽，打工者、毕业的大学生、低收入家庭，只要符合相当条件都可以申请。而申请以后，以摇号的方式公开选号，一开始可能是像中头彩一样，成功的机率未必很主，当公租屋建筑量真正达到两百万人可以入住的时候，申请成功的机会就非常大了，而且租金也不贵，一个平方大概十块钱，五十平方左右就是五百块钱，一家收入是三千块钱的话，相当个于1/6的收入就可以把房子租下来，房子里面的装修完全由政府来装修的，装修标准也相当体面。而且你也可以防止所谓的有些人钻空子，有联网，通过联网已经查出哪些已经有房子的不符合条件的，马上清除出去。由于是政府建房，成本每平方大概三千元左右，这三千元包括地价，迁移费、建房费、装修与设备费在内，基本就能够完成这件事情。整个运作、融资手段也是用政府的方式进行融资，公租屋经费来源，一部分是社保基金，还有商业贷款、还有房租的租金，还有底层的商家店铺按商品房的价钱卖掉积累下来的资金，所有这些钱作为可持续滚动的资金。

当时我看到展示厅里有阿拉伯酋长国领导人和其他的一些国家的要人参观公租屋的相片，基辛格等等都来参观过，我就问负责人，那些外国参观者有什么感想，他们说，阿拉伯酋长国领导人觉得这个很好，但是他们根本没办法做到。事实上这种大型建设，牵涉到统筹诸多方面的因素，这只有中国现在这样的强势国家功能才能做到，其他国家的政府缺乏这种强大的整合的能力。对此我的感触非常深。

我要谈的第二个印象是打黑的问题，首先要谈的是打黑除恶确实受到社会各阶层最广泛最积极的支持。我在重庆街头与先后问了大概三十几个不同阶层的人，在街上、在朝天门码头、从普通民工、小商贩、擦鞋匠、小老板到我的重庆老朋友，他们都一致对打黑予以肯定，再加上重庆街头设立的交警平台24小时值班，重庆的安全也达到了很高的安全标准。最近几天，我的一个学生也告诉我，重庆的打黑产生的效果已经超出了重庆本身，他是湖北人，湖北一些搞监理的同学都说，自从重庆打黑以后，湖北的黑社会有所收敛。重庆打黑确实意外地在其他各省也收到了杀一儆百的效果。我曾经听到一些朋友曾经说过，当一个农民原来是每亩地花三十块钱可以请人机耕，黑社会来了，硬要收每亩八十块钱。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农民一点办法没有，打黑以后，这个问题就解决掉了。

一般说来,后发展国家只要进入一个市场经济的过程，就很难避免那种所谓的“苏丹化”，所谓的苏丹化就是退化了的威权政治，治理者用朋党的方式、用恩威并用、世袭家长制与钱权勾结的手段来进行统治，黑社会、利益集团和政府彼此勾结，很多国家很难避免这个现象，某种意义上重庆的打黑除恶，也是避免中国走向“苏丹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

另外我对重庆的警察沙龙也确实有一个新的看法，重庆公安局里有许多长廊，长廊里放有很多藤椅，警察和他的家属在休息的时候都可以凭着他的警官证和家属证来这里享受像沙龙一样的，沙龙里有很多介绍文字与展品，从福尔摩斯到普京以及历史上一些警察出身的重要的政治家，以及各个国家警察文化都予以介绍。在警察沙龙长廊里，还陈列有贡献的警官的铜手印。重庆的警察沙龙是一个独特的文化创新，长期以来，我们建国以后的警察，历来被看作是阶级斗争的专政镇压工具，重庆的警察沙龙和警察文化就是要把警察这个事业，从专制工具的功能转变为维护现代国家的文明秩序的功能，在文明建设中力求增强警察的荣誉感与责任感。我觉得他们有一种理想追求的。

我特别注意到警署内部接待我们参观团的警官都是穿西装，不穿警服，我问他们为什么，他说我们就希望给大众一种亲和的印象。

我对重庆的第三点印象，那就是重庆也并不是我们原来想象的那么左。他们不搞国进民退，用他们的话来说，重庆要做的是“国进民也进”，重庆要做到凡是有二十个人以下的每家小型私有企业，政府要无偿地补助五万元作为发展基金，希望通过私人企业发展，增加社会就业。如果五十万的企业，每一户企业能够雇佣五个人的话，就解决了两百五十万人的就业问题。

重庆强政府模式的政治学分析

谈了我对重庆的基本印象以后，下面，我想把重庆模式从政治学角度做一个分析，我的大体感觉是，重庆模式从政治学角度来分析，它实际是一种强政府下的强人政治，这种模式的特点是，是借助于政府的整合资源的能力，来致力于民生事业，重庆提出“宜居重庆、畅通重庆、森林重庆、平安重庆、健康重庆”大体上能体现他们的民生导

向。

换一种说法，如果说是完全按照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的方式来实现民生的目标，结果会形成不利于中低层民众的分配格局，新自由主义的自由放任，让市场经济自发起作用，不能解决中国民生的深层次问题。自由竞争再如何强调，中下阶层就是没有钱购房。更具体地说，放任的市场竞争往往最先受益的总是有权者、有资本者、有知识者、有人脉者的。在缺乏政府有效整合的情况下的单纯的、自然的自由放任，只会造成越来越严重的社会分化，民生目标更难以实现。因此，重庆实际上是想通过强人政治和强政府的组合来实现这么一个转型。某种意义上来说，重庆具有强人政治得天独厚的优势，比如薄熙来本人是革干子弟、红色贵族，有特别的政治优势，其次，他本人的能力确实也相当强，第三，他在北京高层具有的丰富的人脉资源和政治资源，他还有一个黄市长作为助手，这个市长又是很少见的具有经济与金融头脑的奇才与技术专家，这种黄金搭档对于各省来说，也是可遇不可求的，千载难逢的，强人组合使重庆在动员资源方面有着比其他地区更大的优势。

如何看待这种重庆式的强人政治？我可以引用美国一位新政治经济学家科里在《政府引导的发展》这本书中提出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后发展国家的威权政治，在实现经济现代化过程中，可以分成三种类型，一种是新世袭主义，相当于我们前面所提到的苏丹化的朋党政治。这是最落后的一种发展模式。拉美与非洲许多国家不幸就是属于这种类型。第二种类型就是分散型的多元政治，印度就是属于这种类型，这类国家的特点是社会还没有现代化以前就推行了西方的民主竞争政治，多党体制下，国家根本无法有足够的能力去推进经济转型与资源动员，多元体制反而还会阻挠社会利益分配的合理化。科利认为，比较成功的就是东亚模式，东亚模式被他定义为是“凝聚型资本主义”，更具体地说，就是政治权力的集中运作与市场经济导向的有机结合。政治是凝聚性的，经济是市场导向的，集权政治加上市场竞争经济。科利把这种模式称之为凝聚型的资本主义，凝聚性的政府能有效地制定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产业政策，对金融的有效利用与控制，政府与企业家的积极合作，共同谋求经济发展与资源整合。凝聚性资本主义有着其他类型国家所没有的独特的资源整合与体制动员的优势。

从新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即从经济与政治相互关系的角度来看，我觉得重庆模式似乎是一种比凝聚型资本主义更强势的“政府动员—市场经济“模式。完全可以认为，与其说重庆是通过强政府模式来谋求向极左经济方针的回归，不如说，它是要克服新自由主义的一些弊端，而采取的凝聚性市场导向。可以概括地说，重庆模式就其实质而言，是强势政府主导下的对新自由主义的反向运动。是一种政府主导与市场机制相结合的模式。

其实，近年来，全国各省在经济发展与社会建设方面采取的都是不同程度的强政府—强人政治路径。几年前我去广西讲学，感觉到广西搞的也是这一套东西。广东其实也是这样，我们大家都知道的“仇和现象”，更是作为“强人政治”的一种典型。

第四篇 论习大大历史角色问题

对当代领导人历史角色与国家治理路线的分析

对习新中央的几点估计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2-02-11

1、老王一再地指出：中国的经济基础已经全面资本主义化；中国共产党从中央到地方的权贵也已经全面的资本官僚化（注意，是增值运转中的大资本官僚化，而不仅是消费资料的特权贪腐化）。在这个经济基础之上，中国共产党无论谁上台担任领袖，都无法根本扭转中国共产党的右倾趋势的。习近平不是神仙。

2、只有“毛派”想象的一场新的“毛泽东”式革命，彻底推翻、铲除了今天的共产党特权阶级，新的革命领导人成为了新的中国统治者，这批新革命领导人阶级与今天的共产党上下家族没有了丝毫血肉和情感的联系，才可能以铁腕的革命专政力量重新清算、没收全部共产党上下官僚资本，铲除这近40年的新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重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但这可能吗？已经完全没有这个可能！除非极左翼的空想，一般工农民众，也未必欢迎这样的革命。所谓18大“人民赢了！”？何其浅薄。

3、1978年后，共产党内邓小平右派在批判四人帮（实际也批判了毛泽东）极左派路线的基础上的“改革开放”方针，是符合那时中国社会发展的趋势的，是进步的，受到民众支持的。但它的进步，应该是对毛泽东时代的有取有舍的批判性的扬弃，而不应是“彻底否定”。“彻底否定”，必将走向另一个极端。以专政的手段对付党内政敌（无论这政敌过去怎样错误对待过你）。失去了政治生态必须的制约，就更是必将走向另一个极端。邓小平实际有所预感，他提出“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的是走了邪路了”。党内站在这个立场“改革开放”的，是邓左派；而放任资本主义特别是官僚资本主义无节制恶性发展，放任中国两极分化，放任党内权贵新资产阶级膨胀发展，以此为“思想解放”的，则是邓右派。

4、1976年后，共产党内哪怕非主流的一隅，也早就没有了“毛左派”的地位。党内斗争，特别是89民众反腐运动被镇压后共产党极端右倾腐败化形势下发生的一切党内斗争，实质不过是邓左派与邓右派的斗争。邓左派的实质，不过是对邓右派路线政策的纠偏，绝非要完全回到毛泽东时代的路线去。它符合今日中国最广大民众的愿望和呼声，代表了中国社会辩证发展的进步趋势。

5、薄熙来“重庆模式”的探索，依托民意，基本代表了邓左派对“邓右派”政策纠偏的尝试。它是进步的。当然得到了（甚至在胡温中央的政治高压下前所未有地得到了）首先重庆和全国最广大民众的支持和同情。这条邓左派路线既是当前中国社会需要的，它就是不可被压倒和消灭的。薄熙来可以被消灭，社会进步需要的路线，则不可能被消灭。总有它的新的代理人出来代表这条路线。这种形势下，哪怕“反革命”将革命送入了坟墓，也必将以某种方式“执行革命的遗嘱”。薄熙来的邓左派“政治遗嘱”，也必然有人来继续执行它。这人是谁？

6、很可能就是习近平！

7、毛的文革，是“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狐瘟的“文革”是同样专制手段“整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紧跟胡温中央以反法制反人权“倒薄”的反向“文革”运动中，中国右派精英充分暴露了他们真实追求的，并非全民各阶级普世的人权和平等的民主法制，而是他们右派对左派的政治胜利，他们对左派的政治专政。他们已经没有资格再唱“人权、民主、法制”的高调。但他们若继续要唱，要高喊“政治改革”，左派不应反对他们，而应欢迎他们。因为今天中共任何的有利“人权、民主、法制、宪政”方向的改革，对左派特别是拥有最广泛社会群众基础的邓左派，都是极其有利的。只要是向中国左右翼平等的开放。中国的左翼特别是毛派左翼应该明白，既然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基础决定下的中国社会已经不可能回到毛泽东时代，一切所谓“资本主义性质的”言论（媒体）、出版、结社（组党）、集会、普选等人权自由，对无产阶级民众，都是如水和空气一般，不可或缺的。不要认定了它只有利资产阶级。

8、习近平的新中央将是这样的中央：它站在不可根本扭转的政治右倾化的资本主义经济基础上，但为安定社会，标榜政治传承的正统又必须某种形式和程度执行薄熙来邓左派的“政治遗嘱”。它的政治统治内部就必会在利害冲突下不断发生矛盾和裂缝。“政治改革”就将不断在这党内政治矛盾和裂缝中，发生出来。这“政治改革”，未必是他的主观设计，不过是习近平中央对中国社会左右翼力量已经逐渐争取到的权利的法律承认或事实承认。只要出现

这样的形势，习近平一定比胡温们更勇于实际的改革，右派不必因习沮丧。他的包袱比胡温要少，他的背景比胡温强势，他所受的左右两边进逼的改革压力，则比胡温更发展的强大。右派精英日夜祈盼的温家宝们的“改革”，还真不可能出现，从官僚体制既得了巨大经济政治利益的，正是他们。倒是薄熙来邓左派，为争取民意的支持，更具有突破现存共产党传统官僚体制的内在冲动。而薄被视为党内异端的被扑灭，获罪的正在这一点上。

9、习近平个人，还有一个重大特征，与薄熙来一样，他是共产党打天下最高集团的嫡子。他的接班，在中国人民的潜意识里，就不能不有一种血统继承的意义。父辈打的天下争的财富，子孙继承，天经地义。这种血统继承的正统性，虽经辛亥后的革命涤荡，但仍是顽强深藏于中国百姓乃至东方民族的心理之中。中国的右翼人士，已经把习近平，视为共产党的“少东家”了。在他们的眼里，如果江泽民、胡锦涛两代不过是共产党江山的“经理人”“管家奴”，他们的背后都还有“婆婆”盯着，那么习近平，就是“少东家”的直接当家了。这就决定了习近平掌权必将更加强调共产党的传统，也就决定了习近平的统治地位势必比江胡两代更加的强势和敢说敢作敢为。他将是共产党政权的一个新的时代。

2012年11月18日

看来要写“我们怎样打倒习近平？”了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2-02-12

新总书记习近平先生，无非脱口而出了几句毛主席诗词，据说，就“让网民一阵忧恐”，“引发众多网友忧虑与恐惧”，“实在让中国面临重走文革路的危机”了。怎么办？看来习近平也危险了！从来毫不犹豫自认代表了“全民民意”（或“网民”民意）的右派“公知”精英们，现在，很可能又要寻找中南海温家宝一类代理人去策动阴谋，打倒“文革余孽”习近平了。

呵呵。“习近平的思维深深陷入毛泽东思维”，“让网民一阵忧恐”，“引发众多网友忧虑与恐惧”，“实在让中国面临重走文革路的危机”，这样的罪太可怕了。只要我有了点“恐惧”，我就一心要你死。薄熙来怎么让他们“恐惧”了？无非是唱了几句“红”，提了几句“毛泽东”，就在“公知精英”们这同样的“恐惧”下联盟中南海买办资本化权贵，使其陷入阴谋被打倒的。前軫未平，后軎又来？也有不同，昨日薄不过诸侯大员，今日习则为南面之君。这又如何，便打不倒了么？只要阴谋周密，只要据有东厂的虎符，共产党总书记被打倒的少？“四人帮”何在？华国锋、胡耀邦、赵紫阳何在？墓木今可吊矣！罪名么？何患无辞。在“我们怎样打倒王岐山？”中，早已提供完整，将“王岐山”换做“习近平”，拿过来便是。

既然中国“普世人权法治”的右派公知精英们为了一己的好恶和利益，多次肯定和支持了中共这种宫廷阴谋手段，食髓知味，就没有任何道义和心理的障碍妨碍他们再策动“温家宝”们对习近平多玩一次。

总之，“噫吁嚱！危乎高哉！”习近平先生小心了。

2013年元月3日

习近平的历史辩证思维非常正确！--读习近平划时期讲话的笔记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2-02-12

文化大革命消极面应该扬弃、批判；文化大革命积极面应该坚决肯定、客观肯定。

“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是完全错误的，不但政治上是错误的，思想方法路线上也是完全错误的。“彻底否定”，出于官僚阶级对文革的私怨。完全没有了一点历史唯物主义的辩证法。

习说：

前20年，后30余年，都是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两者决不是彼此割裂的，更不是根本对立的。”

因此，

“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

“不是彼此割裂的”自然是继承发展的；“不是根本对立的”，自然就不能是“彻底否定”的。

两个“不能否定”。习近平就把文革的案，实际翻过来了！

习近平不是说要再来一个“彻底肯定文革”。那就又是一个极端。他不是。他是说“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分清主流和支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发扬经验，吸取教训，在这个基础上把党和人民事业继续推向前进”。

这就非常正确！无论他今后做的如何（决定于各方政治势力斗争的力量消长对他的制约、影响和他本人的意志力及智慧），他这里提出“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就是完全正确的，真正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辩证法的了。

共产党最大问题，总是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纠正一种极端倾向势必要走向反面的另一种极端倾向。自然，这也不是一个唯心的问题，是共产党集团内部利益斗争必然产生的问题。只有党的民主改变才有出路。共产党的民主改变，必将带动全社会的民主改变。这是一条政治路线。习近平还没有提出来。但他现在将一条观察和评介历史及未来的“实事求是”的正确思想路线提出来了。这就很杰出，很勇敢了。

文革的最大消极面是什么？是毛泽东企图找到一种社会主义条件下人民真正可能“当家做主”的新的模式，但他过于迷信“革命”，过于迷信大规模群众运动，混淆了两类矛盾，破坏和抛弃了法制，只好借助“绝对权威”维系社会。没有在任何积极意义上确定下一套保障人民对国家最高当局权力授予和制约的民主权利的法律程序制度。

文革的最大积极面是什么？是毛泽东鼓舞了人民革命造反精神，与中国数千年“畏官”的传统决裂，使人民觉悟到，共产党不是神圣的，它有许多的黑暗，它若发生了路线错误，是可以反对，可以造反的。要使国家的发展路线符合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就要靠人民自己解放自己，自己的奋起斗争。这是文革的正面遗产。没有这样的文革积极面的遗产和深入中国人心的继承，就不可能有席卷全国的89反官僚反腐败民众运动。

中国当年的特权官僚和后来至今的腐败官僚，大资本化官僚最憎恨的，最要你“彻底否定”，最害怕其“复辟”的，真不是文革的消极面，却正是文革的这一积极面遗产。坚持要把它污蔑为“文革余孽”、“民粹”。薄熙来们就是这样被污蔑的；习近平也有危险了！

但习近平究竟会不会最后“危险”，上面说了，全“决定于各方政治势力斗争的力量消长对他的制约、影响和他本人的意志力及智慧”。

煮豆燃箕，则唇亡齿寒。就凭这点，他应该尽快平反薄熙来，重用薄熙来，使“竭其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贞”。现在连右派都能看到，习近平的思想路线与薄熙来，是没有本质区别的。政治路线上，则都是邓左派。都是最能符合今天最广大中国人民的期望和要求的。

最后，如果习近平能将他的不割断历史的历史辩证法思想路线坚持到底，建议他还应深思辛亥以来百余年的中国近代史。不要“彻底否定北洋”（包括袁世凯、段祺瑞们），不要“彻底否定蒋介石”。要知道，他们各自都代表着中国人民探索民族复兴之路的那个认识的历史阶段。不错，他们消极地死守了自己所属的狭隘的阶级利益，反动了，但也为中国的发展和疆域的捍卫做出了各自可能的贡献，留给了后人。究竟是三民主义救中国，还是社会主义救中国，无非还都是为了救中国。为中国的主义之争，今天，应该有个客观的、历史的、实事求是的回顾和评判。诚能如此，真民族团结复兴之幸也。

2013年元月6日

习近平是“倒薄的推手”？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2-02-12

为了挑拨挺薄左派与明显左倾的习近平的关系，网上右派开始设法制造一种谣言，说是习近平才是当初倒薄的主要推手。于是断言左派：“你们挺薄，还有什么希望呢？”

右派总是故意要把“挺薄”解释成一种民众与薄氏的个人关系。他们明明知道，当初人民并没有几人认识薄熙来，更没有几人与薄沾亲带故，薄的死活本来与人民何干？当然，“倒薄之前”，右派都承认（而且一贯用这个词）薄熙来所获得的民意已经“如日中天”，但又恰是在胡温“倒薄”之后，全国更广大的民众才在胡温“党中央”联盟右派这一倒行逆施之举中，越来愈深刻认识到薄熙来的路线及其在重庆的探索，符合他们的利益和国家的长远发展利益。因此，决然选择了以各种的方式来表达对薄熙来的支持（即所谓“挺薄”）。这不就是人们所呼唤的民主么？

当然，用“一人一票”的选票来表达的民主，可以以量化的方式比较准确地（比较而已）计量民意的选择，但是，当今天的中国，还没有能够“一人一票”普选，人民便以各种可能的方式表达他们对薄熙来路线的选择和认同，这不正是在体现人民的意志么？这不正是在实行民主么？右派及其精英（公知）们若真是持普世的价值的，而不是坚守自家狭隘的固执的“仇红”反共立场，他们不恰恰应该去拍手欢迎的么？怎么那么反对而且敌视，仇恨呢？亟欲骂倒、扑灭而后快呢？“普世的”右派及其精英（公知）们怎么不想想，正是这种人民主动民主起来表达自己的意志，进行自由的政治选择的历史主动性和积极性，才可能为今后中国的“一人一票”普选，培养和准备了公民社会的条件和经验，铺平了民主的道路呢？

我们再看习近平。

我们假设习近平确如谣言当初是倒薄的主要推手。那么，他就应该与温家宝一样，是“重庆模式”，薄熙来路线的敌视者和推翻者。但今天我们已经看到习近平事实在提出和延续着薄熙来的“邓左派”路线，甚至，他的“前后两个30年互不对立互不否定”，更远远推进了“邓左派”路线而超越了薄熙来，这是如何发生的？这难道可以与一年来中国人民奋斗坚持不妥协的“挺薄”无关么？

我们又假设习近平并非如谣言当初是倒薄的主要推手。他是真诚支持重庆探索的。他的对倒薄投了赞成票，可能那时

1、考虑到薄敌人的强大。为了麻痹和减轻薄敌人对自己的警惕和敌意，避其锐气，先行韬晦，“一切等我上台再说！”

2、确担心薄出身和风格的强势，会对自己的“循例上台”和上台后的地位，形成挑战和威胁。不如顺水推舟，投个赞成票，反正“最后如何等我上台再说！”。

这样，习与一年来挺薄民众在根本上有什么矛盾呢？没有矛盾，只能使习深刻认识到“民心可畏”和“民心可用”，而更明确坚定了“邓左派”路线的立场。如此，怎不是挺薄民众的胜利，民意的胜利，也即民主的胜利？

习今天上了台了。他究竟能不能在坚持延续和超越了薄熙来路线的情况下，对薄熙来个人的处理，也能表现出实事求是的态度呢？人民当然希望如此。但其实，这对挺薄民众来说，倒还真不是在根本上最重要的，因为挺薄民众运动要的是薄路线，还不在薄个人。虽这对习自己及其今后的8年，倒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薄路线与薄个人，民心毕竟不能分开。人民将以此来度量习近平胸怀的深度和广度，它就将直接影响了习近平对各阶层人民团结的深度和广度。

习近平先生，不说周公“握髮吐脯，天下归心”，便所谓“推赤心于天下，安反侧于万物，将军之所知，不假仆一二谈也”！（丘迟《与陈伯之书》）

2013年2月2日

贺卫方精英们想绑架习近平么？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2-02-12

批评“邓的改革完全是在走资本主义道路”从来是左派的文章，那料得，今日忽然右派精英代表人物贺卫方先生也第一次毫不客气揭发：“邓的改革完全是在走资本主义道路”了！真是“人咬狗的新闻”。

那么，他的意思是不要走了么？不，他不是这个意思。他的意思相反。他的意思是，“30年的资本主义道路，你已经走到这一步了，还敢回头么？”，我“想不通”！

红楼梦里尤三姐说，“提着皮影子上场谁也别戳破了这层纸”。过去，右派精英就从不向共产党中央权贵们戳破这层纸。他们只一个劲地花言巧语引诱邓江胡温们“摸石头过河”，河对面是什么所在，从不明说（瘟们，则心有灵

犀，很明白的，装不知道）。现在，发现共产党中央换了人，好像有点觉悟回头的迹象了，急了，窗户纸不顾了，把真话抖出来了：“‘邓的改革完全是在走资本主义道路”。有点像水浒里什么人，要勾引哪位好汉落草，只管一步步引他走，不让他知道去哪。直到他抬头看见了“梁山泊”几字，吃惊一犹豫，贺卫方便手执钢刀怒目大吼：“你已经落进我土匪窝了。还想回头么！”一样。用30年的功夫今天终露出本像，把共产党赤裸裸绑架。

贺卫方又一次抬出了“中共中央决议”。好像他那么忠实于“中共中央决议”。他们真爱党啊！但他们怎么忘了，“5.16通知”就不是“中共中央决议”？八届十一中全会，九大，十大...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报告就不是“中共中央决议”？只有“永不翻案”的邓小平的“决议”才是神圣不可改变的“中共中央决议”？如果说后一个决议可以否定前一个决议，那么今日习近平为何就不能有新的决议？如果说新的决议还没出台，那么，邓小平当年“彻底否定文革”，反攻倒算文革，是在新决议前，或新决议后？贺卫方竟又装出一副少不更事的纯情少女模样，仰望星空说，“想不通”了！

还有趣的。既然贺卫方右派“公知”精英们心里从来明白“邓的改革完全是在走资本主义道路”，他们为什么不出来弹劾邓小平违宪？他们不是口口声声的“宪政”治国么？难道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哪怕82宪法，规定了中国可以“完全走资本主义道路”？难道宪法不是明白规定了中国必须走的是社会主义道路么？一个公民有言论的自由。他可以反对社会主义道路，主张走资本主义道路，但一个国家的最高领导人，领导人集团可以在国家根本的路线和方针上违宪，走宪法规定的相反的道路么？可以对宪法开展“一场革命”么？这就是贺卫方精英们的“宪政”？

“完全是在走资本主义道路”违宪是可以的，贺卫方们“想得通”，但在共产党新领导集团发现了违宪，有所觉悟时，竟然公然威胁绑架共产党新领导集团不得回头，必得违宪毁宪继续向“完全资本主义道路”走下去，走死方休，这就是贺卫方右派“公知”精英们的“宪政”么？

2013年5月9日

附贺卫方微博：

【想不通】十年浩劫已被中共中央决议彻底否定，何以有前三十年与后三十年不能相互否定说？连那十年都不扣除？谁都清楚，如依照毛的路线和理论，邓的改革完全是在走资本主义道路。终结了文革，告别了专政下继续革命，改革开放本身就是一场革命。这种人为的“前后统一”就是否定改革开放。

习仲勋是左是右？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2-02-12

右派精英为绑架习近平，非要把他老子习仲勋说成是“右”。是他们的同志。

怪了。习仲勋就算是“右”，又与习近平有何关系？莫非精英们今日也信奉了“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老子左，儿子必得左；老子右，儿子必须右？

精英的证据，据说是，“习仲勋从来没有‘左’过”。

从来没有‘左’过，就一定是右了？习仲勋少年就是共产党，这还不左？共产党不左，你们整天闹着推翻共产党，清算共产党干什么？

你说习仲勋算左的共产党里的右，应该与你们亲近。也许可通。但习仲勋右到什么程度？右到了仇毛、反毛、非毛、“清算”毛了吗？没有吧？

若习仲勋右到了这个程度，仇毛、反毛，他儿子习近平今天却忤逆乃父，不听他“窦燕山”的，强调了不可丢掉毛，不可前后30年“互相否定”，右派精英指责习近平：“你老子英雄，你咋这么混蛋？”，有违反毛血统。这说得过去。但习仲勋没有啊！

别的证据不说，老王我就亲身遭到过习仲勋的严厉批评（不止一次）。

1979年“四五”前夕，希哲在一次讨论会上提出，与铁托相比，毛泽东算不上“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毛虽然企图以大规模群众运动的文革否定掉斯大林社会主义国家体制传统旧模式，但始终拿不出新的东西来。16条，他提出了“巴黎公社原则”模式，但上海一月革命后，他又把“上海公社”亲手推翻掉了，最后仍然回到共产党官僚体系专政模式。而铁托的“工人自治社会主义”，无论成功与否，毕竟是实践中对斯大林模式的突破和尝试。云

习仲勋几乎立即就在广东省团委召见了王希哲等人。下面是王希哲自传《走向黑暗》的记录：

“习仲勋和杨尚昆进来了。

习一进会议厅大门，一眼看见了我（王希哲），还来不及循例一个个握手，便一口陕西腔大嚷了起来：

“王希哲，你怎么否定毛主席啊？毛主席的旗帜你还高不高举啦？”他抬臂作着高举的手势。“你怎么说铁托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啊？不错，铁托是很伟大，但你怎么能拿他来否定毛主席啊？”

兜头一阵暴风雨后，他和杨尚昆才同与会者一一握手。

杨尚昆坐下。习却并不坐下。他意犹未尽，转过身来，继续向我嚷……”

老王在文革“九大”、“十大”后，感到中国那时的主要倾向是“极左”了，脱离人民了，因此，支持周恩来邓小平，批评中央文革，甚至批评毛，直到出狱平反后的民主墙，仍批毛的“极左”，为此，受到习仲勋劈头盖脸的责问。

怎么样？习仲勋是仇毛反毛的右派吗？不是吧？甚至也还算不上非毛否毛的共产党内的右派吧？他指责王希哲的“你怎么能拿铁托来否定毛主席啊？”，与今日习近平的“不可两个相互否定”，比较一下，不正是一袭的箕裘，一路的衣钵，一脉的血统么？

习在广东，是“改开”的先驱。但显然，他是邓路线左派（也就是后来的薄熙来路线），绝不是邓右派，更不是反毛右派。今日反毛右派精英为绑架习近平，竟妄把习仲勋与他们归为同志，真个是含血喷人了。

习近平的路线，是今天时代给他的使命和他自己的抉择，反共右派不必以新血统论要求之，更何苦求救于他早已安息于陕西富平青松翠柏山沟沟的老子，还要给他抹黑化妆？

2013年5月26日

今天，领会习仲勋书记当年回答王希哲的一句话有着特别的意义：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2-02-12

“过去国民党的政策是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我们共产党应该反过来，宁可放过一千，不可冤枉一个！”

说话地点：1979年2月某日，广东省委会议厅

习仲勋书记对王希哲说这句话时，在场的有广东省委书记吴南生，省委办公厅主任陈仲璇，省政法委书记王宁等，及李正天、陈一阳、郭鸿志。绝非王希哲杜撰。

当时，王希哲就中国的民主与法制，向习仲勋提到他的纪念毛主席85周年文章《红日照亮了陕甘高原》中，习以毛主席处理子长县某农民诅咒“为什么雷公不把毛主席劈死”的例子，提出，不要轻易把人民对共产党、对毛泽东的不满言论打成反革命。相反，要从这些不满中，把握人民的情绪和愿望，以改进工作。习仲勋听后，非常高兴地回答王希哲的。

重温一遍吧。他说：

“过去国民党的政策是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我们共产党应该反过来，宁可放过一千，不可冤枉一个！”

习仲勋书记又说，“最近区庄那里有人贴反动标语，要打倒共产党。我说把它撕下来就行了，不必去追查。贴这么个标语就能煽动群众反对共产党啦？共产党对自己这么没有信心？”

2013年8月26日

习近平应先手否定1976年政变，彻底堵死任何反反腐败政变的可能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2-02-12

------评点“习近平批准要求全军离退休干部腾退多占住房”

习近平的反腐反贪已经深入到向军队的权贵层（不仅是某个案）动手了。如此，温家宝“27亿”家族们，势必也在劫难逃。但是，大面积腐败由何而来？无他，改开以来，国家公有生产资料的私有化，必然的结果，就是国家各级权力的私有化，随之，才是国家巨额公共财富的当权者私人占有，才是整个共产党上中层官僚及其家族的大资产阶级化。习近平反腐反贪反到这个地步，他就不是向某个个案的贪腐宣战，而是在向整个的共产党官僚新生资产阶级宣战了。而这个权贵新资产阶级已经吞进肚里的既得利益，你要它吐出来，谈何容易！这个阶级对习近平的剧烈反抗和反扑，是必然的。因此岌岌乎，习近平相当危险。人们普遍在议论，习近平何时会被权贵资产阶级的政变轰下台。有人更盼望。

我们相信习近平当然看到这个危险，棋经曰“击左则视右，攻后则瞻前”。他必有他的政治和内卫的周密部署。但是，老王认为，还有更重要的，是今天他必须抢先手，把任何政变的“合法性”借口，坚决堵死。

中共建政以来唯一的一次政变是1976年华叶汪们策划的“一举粉碎四人帮”政变。邓小平推倒和废黜了共产党的一个主席，两任总书记，这是古典权臣的所为，算不上政变。今日习近平背后已不复有“邓小平”，因此，唯一可能阴谋推倒习的途径，只能是再演1976年似的“一举如何习近平”大戏，什么“帮”，则那帽子随时可以锻造出来。

公平说，文革中，中央文革江青们在毛泽东的背书下，不承认党内路线分歧斗争的内部矛盾性质，更不承认反对派合法性，大面积把他们的政敌打成反革命朝死里整（完全听不进李一哲在《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里对他们劝告），最后，天道好还，毛一死，自己也被打成“反革命”入狱，作瓮入瓮。那时，对“不断革命”疲倦了的人民也确实普遍反感他们，民心通过了对这场共产党右派政变的认可。

但是，1976年的军事政变，毕竟是非法的，反传统反程序的，破坏了共产党的传统规矩的。继续对它肯定，就埋下了任何一种政治势力在其危急的时刻声称“正义”铤而走险如法炮制的祸根。中国历代权臣政变扶持了新君，新君一旦坐稳有了力量，一样要治罪政变扶他上台的权臣，为什么？就是警告今后的企图如法炮制。习近平今日应坚决地否定1976年的政变，为“四人帮”，毛远新等平反（可以指出他们当年的错误）。再承认党内反邓路线的毛左派力量的合法存在，依托左派，团结民众，包括团结一切真相信普世价值的右翼力量，健全党内外民主法制制度，将反贪腐，反权贵官僚资产阶级的斗争进行到底。

向整个权贵官僚资产阶级斗争很危险，应该特赦贪官吗？“特赦贪官”，是今日右翼精英们呼声很大的最积极的主张。在共产党大腐败的时候，他们大骂共产党“腐败”，那是由头。实际上，共产党的全阶级腐败蜕变，恰是最有利于他们的。共产党腐败的上层阶级，正是他们政治的同盟和强势后盾。习近平的坚决反腐败，恰是他们最不愿意看到，而希望看到共产党彻底地腐烂到底的。“特赦贪官”要求，本质是什么？就是要求特赦改开30年新生的官僚资产阶级，使其在中国完全的合法。这些，得便再谈。

2014年7月27日

附：习近平批准要求全军离退休干部腾退多占住房，四总部军委纪委发出通知要求强化刚性制约采取有力措施（报道略）

我们要特别注意习近平的这段话“国家领导层能否依法有序更替”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2-02-12

习近平的人大60周年讲演，依例八股甚多。通篇“人民当家作主”，就是不谈在国家全面私有化，恶性资本主义全面复辟的经济基础上，怎样才可能去实现“人民当家作主”。

“人民代表大会”？在这全面私有化的基础上，“人民代表大会”不过是权贵富人名流炫耀的俱乐部罢了，他们“作主”制定的法律，无非是处处依据自己的利益需要量身订作侵夺人民利益的流氓法律罢了。

但最值得注意的是这段话，习近平说：

“一个国家政治制度是不是民主的、有效的，主要看国家领导层能否依法有序更替”。

与通篇不必接受检验的八股套话不同，这番话与习近平直接相关，且若干年后，这段话的实践，要无可避免地摆在习近平面前，他一定要解决。

他后面又说：“经过长期努力”，“我们废除了实际上存在的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普遍实行领导干部任期制度，实现了国家机关和领导层的有序更替。”

请注意，这“实现了国家机关和领导层的有序更替”里，没有了“依法”两字。

就是说，习近平告诉人们，他认为，过去的“我们”虽然“实现了国家机关和领导层的有序更替”，但却不是“依法”的。这国家最高领导层及“核心”的“更替”，现在，还没有法，还无法可依。过去依据的，不过是邓小平的口含天宪。它虽几番“更替”了，但不是合法产生的，而是所谓“隔代指定”或当代指定的，亦即由旧君钦定的。

那么习近平若干年后怎么办？还要无法可依地去“钦定”么？

两年来，习近平正以国内外积极的作为和高度的集权，确立着自己的权威。若得机会对外“一战而霸”，则权威更可直逼邓氏。但集权之下，领袖权威的愈高愈甚，则领袖位置权力的和平顺利更替，其难度则愈大愈不可能，这是规律。胡锦涛能顺利更替，正幸此人是平庸无为全无历史建功立业野心之君（但这最高权位中国历史第一次平顺交接，本身便是胡的历史功业）。他日，即便习对其继承人强钦定了，“更替”了，新君与习近平强势旧权威如何处？恐中南海必旰食之日方长，遗患无穷。

如此，摆在习近平面前的，只有一条路
---“改革”！为中国及共产党的最高领导层的“依法有序更替”，擘划新的制度和制定法律。

这个新的制度必将是，能够保证习近平仍可继续执政十年左右，可以20年的奋斗，领导中国完成他赋予自己的历史使命，中华复兴的“中国梦”；（自注：呀，希哲真预言准了呀！近4年后，2018年，他废除了主席两任制！）

这个新的制度必将是，唯德唯才是举，不受年龄“一刀切”的限制。

这个新的制度必将是，最高领导人，无论“总书记”或“主席”“总统”，由全党全国以某种形式民主地推举再选举出来，赋予权力。

则这个制度，只能是民主宪政。哪怕被称之“社会主义民主宪政”或“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宪政”（右派精英将称之，甚至已称之“红色帝国”）。

在此之后，国家领导层才能真正开始了“依法有序更替”，中国才真正开始走上了一步步全面民主化的演进轨道。

注意到了这段话，故提取出来，请国人特别留意：“一个国家政治制度是不是民主的、有效的，主要看国家领导层能否依法有序更替。”（习近平）

2014年9月8日中秋

附：习近平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节选）

同志们、朋友们！

评价一个国家政治制度是不是民主的、有效的，主要看国家领导层能否依法有序更替，全体人民能否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人民群众能否畅通表达利益要求，社会各方面能否有效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国家决策能否实现科学化、民主化，各方面人才能否通过公平竞争进入国家领导和管理体系，执政党能否依照宪法法律规定实现对国家事务的领导，权力运用能否得到有效制约和监督。

经过长期努力，我们在解决这些重点问题上都取得了决定性进展。我们废除了实际上存在的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普遍实行领导干部任期制度，实现了国家机关和领导层的有序更替。

我们怎样实现习近平说的“找到全社会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约数”？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2-02-12

很好。习近平说，“找到全社会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约数，是人民民主的真谛。”。注意，是“全社会”，而不是社会的某些阶级，阶层和集团。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是不好这样说话的。

“全社会”是谁？当然包括了主张社会主义的左翼，主张资本主义的右翼，和主张新民主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的中翼，及各色意见的国民民众。

现在，无论左翼，右翼还是中翼，谁敢说，它就代表了“全社会”？

但是，当政治协商会议的殿堂还被僵死腐朽的“万年政协代表”占据着，代表着中国今日社会最真实的“全社会”意见的左中右翼在野政治活动家，意见领袖们都未能获得合法地位，未能得到国家给予的国事意见讲坛，未能汇聚到一堂政治协商的情形下，习近平，他能说他可以听到“全社会意愿和要求”，和从中“找到全社会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约数”吗？找不到的。那么，“人民民主的真谛”何在？

因此，今日中国政治协商的第一要务，就是要承认和给予今日代表着中国社会最真实的“全社会”意见的左中右翼在野政治活动家，意见领袖们以合法地位！这是什么？这才正是今日中国“全社会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约数”。这是最基本，最首先的“全社会最大公约数”。

不信，你问右翼团体，比如，去问坚持了十几年的中国民主党，中国工党：“你们愿意合法化吗？你们愿意推出你们的代表参加国家政协会议主张你们的政见吗？”他们一定会说：“愿意！”

不信，你问左翼团体，比如，去问王铮的至宪党，问乌有之乡社团，问各省罢工工人自发工会：“你们愿意合法化吗？你们愿意推出你们的代表参加国家政协会议主张你们的政见吗？”他们一定会说：“愿意！”

不信，你问中翼团体，比如，问中国民主社会主义连线：“你们愿意合法化吗？你们愿意推出你们的代表参加国家政协会议主张你们的政见吗？”他们一定会说：“愿意！”

怎么样？难道这左中右翼一致的“愿意”，“愿意”，“愿意”，还不算是“全社会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约数”吗？明摆在这里，习近平主席，你还需要“找”吗？

不错，这左中右翼民众团体，各有各的政治主张。似冰炭不能。他们坐在一起“政治协商”，必有激烈争辩，这是民主题中应有之义。在这争辩和协商中，只要各方宗旨都是为国为民，总能找到“最大公约数”和妥协的办法。这就是共产党领导的责任和本事了。但这是坐到一起之后的话，现在的第一件事，就是要能让他们，左中右各界人物合法地坐到一起来。这件事不做，一切都是空话。

但这件事怎样能做成？即是说，旧政协改造，社会新兴左中右翼团体意见领袖人物如何争取到进入新政协的权利，这个，单等习近平“大大”的恩赐吗？习能做，不虚言，不叶公好龙，自然很好。但主要的，还是要靠左中右翼人物们自己来奋斗争取。自己争取来的权利，才是最真实的权利。

现在，中国政治协商论坛倡议在曼谷开个民间的“中国各派政治协商座谈会”，以民间促官方，就是给了中国左中右翼团体意见领袖人物们一个自己争取权利的机会和平台。民间的政治协商座谈，促官方政协会议的改造。左中右翼领袖人物们先不说能否一次找到共识，这到曼谷座谈会一坐，无论政见，本身就是意见一致告诉官方：“国家政治协商我们应该有份，我们应该获得地位，万年政协的万年代表们，不能代表我们！不能代表全民意见！”

但若这左中右翼领袖人物们竟不来，或因不愿与自己的反对派或“政敌”坐在一起，或因害怕官方的黑脸。也许，我们的曼谷座谈会就失败了。但那不是我们的失败，是中国左中右翼领袖自己的失败，是中国“全社会”意见代表汇聚一堂政治协商路线的失败。因为官方是不会主动去召开这样的“全民意见”政治协商座谈会的，你又拒绝了民间的发动，这就表明，中国的左右意见精英甚至根本不懂得怎样自己去争取自己的权利。

我们不应失败；我们应该成功。

2014年9月24日

这件事，有请全国人民都来“监督”一下习近平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2-02-12

习近平在关于《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的说明中说：

薄熙来“等人严重违纪违法案件，不仅暴露出他们在经济上存在严重问题，而且暴露出他们在政治上也存在严重问题，教训十分深刻。”

习近平总书记先生，你对自己说的这话负责吗？如果是负责的，请你向人民解释一下，深受大连人民，重庆人民乃至全国无数人民拥戴和怀念的薄熙来，究竟是怎样“严重违纪违法”了？究竟是怎样“在经济上存在严重问题”了？和究竟是怎样“政治上也存在严重问题”了？可以吗？

人民始终不明白，除了“莫须有”三字，薄熙来先生究竟罪在何处！

济南审判？习近平总书记先生，你难道相信那排演的济南审判至今还能糊弄天下人耳目？别的不说，那薄熙来“受贿”大案的“法国别墅”，今日究竟在哪里？主人究竟为谁？中国政府是如何依据对薄熙来的判决，与法国政府交涉将其没收归库？至今为何无法没收？这一切，请你向中国人民作一个清楚的交代好吗？如果你无法交代，就请你不要再对薄熙来先生信口胡说，续泼污水好吗？陷害薄熙来，虽是胡温首祸，但你煮豆燃箕，更是大错，岂可延铁再铸此错，必陷忠良冤狱到底，冷天下人心？

习近平总书记先生，令先尊习仲勋书记当年亲口对希哲说道：“国民党是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我们共产党要反过来，宁可放过一千，不可冤枉一个！”实事求是。有错必纠，冤案必平，难道不是共产党的准则？不是共产党的规矩？“从严治党”，请从习近平始。我们就是要看看，习近平究竟有没有按共产党的规矩对薄熙来冤案的处理，有一个实事求是的态度。

事实上，平反薄熙来冤案，重用黄奇帆，孚天下之望，将更能巩固习近平“核心”，有利中共民族复兴百年事业，而不会是相反。这件事，牵一发，动全身。有请全国人民都来来“监督”一下习近平。

2016年11月3日

习近平面临的第二次“文革”应决定的出路 ----
在中国工党堪培拉《纪念全红总五十周年讨论会》上的发言摘要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2-02-12

王希哲

（前略）

习近平的“反腐败”，在其深刻意义上，实质是他的第二次文革。

毛泽东的第一次文革是干什么的呢？是反中国共产党的官僚化。

1949年3月进北平，毛泽东对周恩来说了一句惊天动地的话：“我们这是进京赶考。我们绝不做李自成。”他实际预感了，夺得天下的中国共产党，有“做李自成”的一种必然性。

中国共产党及其军队，是几乎绝对的农民构成。其阶级成分，与千年历史上的造反胜利得天下的农民军，没有两样。这些得了天下的农民，在一种社会经济的必然性驱动之下，无一不转化成新的统治者，新的皇帝和各级官僚地主，也即无一不做了“朱元璋”“李自成”“洪秀全”，然后等待着多少年后农民新的革命将他们推翻。

熟稔中国历史的毛泽东深刻明白这种必然性。但他要抵抗这种必然性。他认为他有办法有能力抵抗这种必然性，跳出那历史的循环。这就是他手中的“马克思主义”。他认为，他的中国共产党及其军队，虽仍是农民成分构成，但它被灌输进了最先进的科学的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于是这古老的农民队伍，就成了新人，新的革命者，就本质不同了历史悲剧的农民队伍，就足以飞跃成为了可以创造一个没有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队伍了。

但是他错了。他不明白，他的得了天下的中国共产党和军队的农民们，撇弃特殊个人可能的操持，作为阶级本能的趋向，他们的向“朱元璋”“李自成”“洪秀全”的转化，他们对做各级官僚新统治者“朱元璋”“李自成”“洪秀全”的向往，在中国近代的经济条件下，是一种水的向下流淌汩浸的必然性。你可以向他们灌输马克思主义，你可以在他们水的流淌前面筑起一座高耸入云的马克思主义三峡堤坝，但水还是要顽强向下向下，最终漫过堤坝向“朱元璋”“李自成”“洪秀全”奔去，没有根本的办法！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来阻遏这个趋势。他原以为这是“两条道路”的问题。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老百姓会拥护的，他要群众去反“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但发现不对了。戚本禹回忆说：“我一直觉得，毛主席在文革中

有一个信念，他很想让建国十七年在工作中形成的左派，像陶铸、谭震林、王任重、李井泉、陈丕显、刘澜涛、陶鲁笳、宋任穷、林乎加、李雪峰等，能够让他们和造反派站到一起来。可是他的愿望却没能实现。一方面这些人不知怎么，对造反派总是很对立；另一方面，造反派也坚决反对他们。”（《戚本禹回忆录》）。说明什么？说明文革中人民的造反，“反走资派”只是一个借用的由头，他们真正反对的是共产党各级官员的官僚化，反对这日益蜕变成骑在他们头上欺压他们的新的特权统治阶级。看透了这一点，哪怕毛主席认定的十七年“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左派”陶铸、谭震林、王任重等，他们的“对造反派总是很对立”和“造反派也坚决反对他们”，就不是什么“不知怎么”，而是可以恍然大悟的了！

由于中国共产党党政军干部队伍，得天下后整体的都在向“李自成”缓缓转化，向特权官僚化转化，毛泽东欲以一己之力，去阻挡这一转化，文革中的毛泽东，便与整个的共产党官僚阶级为敌了。文化大革命，说穿了，是“毛泽东反党！”

不止文革，1957，1966，毛泽东两次发动人民向共产党的官僚化趋势作斗争，但起来造反的又未必都是一般人民群众，过去共产党革命被推翻的敌人和“社会主义改造”中受损害的社会阶级势力，反共右派，也总要乘毛泽东的号召而起，打着各色“红旗”，来向共产党进攻。这阶级关系就非常复杂。毛泽东为保卫他的革命果实，反官僚之余，又总不得不扭过头来，组织力量，去反击他们。共产党官僚便又乘机抓住“最高指示”，向人民的造反实行报复，镇压他们，引起造反派不满。于是，毛泽东就几乎成为了全社会各派力量的“公敌”。

寡不敌众。文革中的毛泽东最终不得不向官僚阶级妥协。晚年，他无奈地以为只要党的干部们“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只要党的干部们懂得要去“限制”自己的“资产阶级法权”，走他的“五七道路”，能上能下，能工能农，就能解决这个共产党向特权官僚化转化的问题。他没能找到出路，也没能接受人民已经向他建言的“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的出路，即建设起社会主义宪政民主的制度。这其实无他，正是毛泽东当年与黄炎培“窑洞对”所指出的：“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的出路。

毛泽东失败了。他死了。右派官僚政变，邓小平上来，终于顺应水的向下流淌的趋势，引导共产党完成了从农民革命党到特权官僚化党的转变。六四镇压，是他完成了这一质的转变的里程碑。邓赢得了共产党全党官僚至今几乎一致的拥护。

但“做李自成”的转化还没有完成。还差一步。

共产党当年是号称无产阶级的党。它的干部从中央到基层，没有人拥有和可以拥有资本性质的财产，即可以将财产投入经济运作以获得利润的财产。他们的官僚化，只是向特权官僚的转化，即不过多吃多占，特殊供应，走“后门”和抢男霸女的特权，但尚不拥有资本。他们仍然是“无产阶级官僚”。他们必须走出第二步，获取资产，“先富起来”，利用六四镇压后几乎再无制约的官权，贪占社会资本或直接将权力寻租资本化，成为新的官僚资本大地主，官僚大资本家，最终走完“做李自成”的道路。

就是说，1949年后，共产党“做李自成”，要走两步：第一步，共产党特权官僚化。这一步，毛泽东阻挡它，失败了，邓小平完成了它；第二步，共产党由特权官僚化再向前，官僚资本化。这一步，江泽民、朱镕基、温家宝去完成它。谁站出来阻挡它？薄熙来！习近平！

薄熙来失败了，被资本化官僚送进监狱了。我们看习近平。

几乎同样的形势出现了：由于中国共产党党政军干部队伍，在邓小平引导下完成了向特权官僚化的转化，又在江泽民、朱镕基、温家宝们的引导下，急剧再向官僚资本化转化，共产党红色王朝，已近“不腊”。事急矣。红二代习近平登基，欲联合王岐山以二木共砥，去阻挡这一塌方般泥石流般的转化，名曰“反腐败”。于是，“反腐败”的习近平，开始重演了毛泽东，便与整个的急欲资本化的共产党官僚阶级为敌了。

习近平反腐败。说穿了，就是“习近平反党！”。习近平的反腐败运动，实质，就是他面临的第二次文革！我们只要看看今天多少的共产党“老虎”大官僚被“打倒”，收监，多少的共产党大小官僚人心惶惶，朝不虑夕，争相去逃亡、跳楼，回忆文革一幕，就可以知道了。

但物极必反。困兽犹斗被逼急了的资本化官僚们回过神来势必结合，甚至再次联合反共势力向习近平反扑。所谓“鲂鱼赪尾，王室如燬”，习近平形势，还是危机四伏的。

我们已经知道了，1949年后，得天下执政了的共产党“革命干部”队伍整体的向“李自成”缓缓转化，向特权官僚化转化，是一种水的向下流淌的自然趋势，是无可阻挡的。它第一步已经完成了；同样，第二步，共产党由特权官僚化向官僚资本化转化，也是一种水的向下流淌的自然趋势，特别在今日中国全面资本主义化经济和高昂消费的私有化社会生活环境下，它更是无可阻挡的。今天中共从中央到基层干部，谁没有资产？为何不敢公开财产？想象一下，要共产党的官员们，哪怕习近平家族，王岐山家族回到“无产阶级”状态，那真是不可思议的，简直不要官员们生活了！习近平能够阻挡的，不是共产党官僚阶级的资本化，他要阻挡而且必须阻挡的，是共产党各级官僚利用手中的权力去获取财产甚至贪占掠夺侵吞国家大宗财产，实现权贵大资本化。

面对可能的大反扑，又是出路何在？只能直接依靠人民，向民意的支持去获得力量。习近平的从严党内监督和酷吏般的纪律检查自然有效，但不是根本。根本出路还是毛黄“窑洞对”所指出的“让人民来监督政府”。让人民真正有权和有办法来监察共产党各级官员。“让人民来监督政府”不应只是一个空洞口号，必须是一个可行的制度。

一个老板对公司的所有权不必体现在他“选举”经理人，而在他有权监督和撤换经理人；人民对共和国的主权不必体现在它“选举”各级官员，而在它真实有权监督和罢免各级官员。这一切，首先就要让人民拥有自由结社的权利。它是人民实现一切权利的前提。人民不能自由结社，十三亿人就只能是十三亿散沙，十三亿个人，只有组织起来的人民才算是“人民”，才是具有的政治能量的人民。因此，给不给人民真实的自由结社的权利，是真“让人民来监督政府”还是假“让人民来监督政府”的试金石。

“不搞多党制”？可以同意。但人民自由结社，就一定要是开放政权竞逐的“多党制”吗？为什么不可以有共产党执政下的人民各自由结社的依宪法政治监督呢？为什么“不搞多党制”，就不能把对共产党及其各级官员的监督权，放手交到自由结社的人民手里呢？毛泽东黄炎培窑洞对指出的“新路”，为什么就是不肯真正去走呢？

“我们不做李自成”。毛泽东阻挡共产党特权官僚化的第一次文化大革命失败了。他空喊“革命”，大闹十年，却没有按他自己的窑洞对“新路”，将一个可以由人民真实掌握民主武器监督官员的制度建设起来。前轸之覆后車之鉴，习近平“不做李自成”，他阻挡共产党“李自成”化的第二步官僚资本化的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命运如何？若他仍然不能下定决心走窑洞对“新路”，他的最终失败，是洞若观火，无俟龟卜的。为国家前途计，我们不希望习近平失败。我们记得，抗日战争有两条路线之争：片面抗战还是全民抗战？我们希望习近平认识到，反腐败，在这场他与整个急欲资本化的共产党官僚阶级的殊死斗争中，他应该做出决断：“全民抗战”。直接依靠人民，动员人民，建设民主制度，向人民去寻求可以胜利的最坚强的支持力量。

2016年11月8日

注：文革中的“全红总”，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是文革前十七年中国经济发展条件所限，工人阶级中较底层的工人群众为争取自己的阶层利益，求公正待遇而独立地自由结社的组织。它具全国规模，最早夺了全国总工会的权，在江青中央文革支持下，发布维护工人权利通告，直接诱发了上海“一月革命”，影响极其深远。老王曾论述很多。这次，就借坛发挥“李自成”了。

习王之局不可动！ ----我对***“5.29暴料王岐山”后形势的看法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2-02-12

一、习近平、王岐山的团结和合作，乃是当前中国政治稳定的柱石，动摇不得。一旦离析，大厦顿倾。故，体制内外一切政治的贪腐的怀各种利益的所谓“推墙”势力，无不合流，处心积虑，百般用力，朝着离间分化习王，挑起习王猜忌决裂互斗方向用力，先“清君侧”，再覆“昏君”。

二、习近平支持下的王岐山的反贪打黑，有目共睹，是很有成就的（倒薄，则完全错误）。初步扭转了江胡时代全党全国塌方崩堤式贪腐的危局，故王为一切贪腐势力所积怨和仇恨，必欲除之而后快。

三、有攻击习近平王岐山“选择性反贪”。策略来说，“选择性反贪”，有何不妥？反贪，也是打仗。十大军事原则：“先打分散孤立之敌，后打集中强大之敌”，“一切敌人守备薄弱的据点和城市，坚决夺取之。一切敌人有中等程度的守备、而环境又许可加以夺取的据点和城市，相机夺取之。一切敌人守备强固的据点和城市，则等候条件成熟时然后夺取之”，这是“选择性打仗”。军事原则如此，反贪策略原则，也应如此。

四、***“5.29暴料”，提出了骇人听闻的王岐山家族，甚至王岐山本人的“亿万贪腐”问题。指控王岐山“以黑打黑”“以贪反贪”。老王这样看：

假使它基本如实。

也决不可动摇王岐山的打黑反贪。关键在王岐山近年打的那黑那贪，是否真黑真贪。打的是真黑真贪，就决不可以所谓王岐山“以黑打黑”“以贪反贪”，为所打的黑贪翻案，有如重庆倒薄倒王立军后的黑贪人物反攻倒算，戕害民气的局面。

中国今日要不要打黑，要不要反贪？老百姓肯定说“要！”若要，今日中国官场上下，能找出一个全身洁白，一点贪腐不沾，能找出一个自身洁白外，全家族全族洁白，一点贪腐不沾的官员来么？我看几无可能！邓后江胡的“改革”，本质上是要将原无产阶级的共产党改变为资产阶级党，将共产党员首先是高中级干部从无产者改变为“先富”的资产者。覆巢之下岂有完卵，洪洞县里能有好人？这时，要求一个尚存国家安危之念站出来打黑反贪的高官，自家洁白外全族洁白，才可去打黑反贪，否则就攻击为“以黑打黑”“以贪反贪”，这实际就是要你不要打黑，不要反贪，熟视之，放纵之，听他天下大乱，管他洪水滔天！

中国历史留名的改革者，若王安石，张居正者，谁人自身或家族人士不被攻击为“以黑打黑”“以贪反贪”？司马光都说“人言安石奸邪，毁之太过”。著名金融学家卢麒元先生与老王谈起***“5.29暴料”：“说魏忠贤坏，‘陷害忠良’，不过是魏忠贤抄了几个贪官的家而已。魏忠贤触碰了官僚士大夫（代表明末新生资产阶级）利益集团的根本，招致东林党人携手清君侧罢了。”

魏忠贤不坏？据说很坏。但他“以黑打黑”“以坏打坏”，大明朝还能苟延有救，崇祯帝耳软，听东林党揭发魏忠贤坏，列罪状追杀了老魏，放纵了满口“普世价值”“政治正确”的东林党敛财自肥，大明朝没几天玩完，崇祯帝只有形影孑然，上吊一路。

那么，王岐山若如***所揭发，真黑真贪，也动他不得么？不是。只是说，今日形势下不可动摇王岐山，不可动摇习王之局，不可动摇王岐山打黑反贪的路线锋芒所向。待习近平有了新的得力助手得力力量，再动王岐山或其贪腐家族不迟。上面说了，根据形势，有“选择”，有步骤地反贪，是符合“十大军事原则”的。但若***“5.29暴料王岐山”，基本不如实，或全然谣言诽谤，那就不必说了！

须观察的是，冯胜平先生猜测的，过去的习王对贪官尚属客气，请君入狱而已，一个不杀。***之后，习王看出贪腐集团欲置习王于死地，双方彻底撕破了脸，那末，你死我活，恐怕杀戒自此要开的了。

如何避免鲁难？两足之鼎势不能稳。为国家安危计，习王应更加直接依靠人民，相信人民，扶植民众正气，壮大民众“正能量”，实行有序党内外民主改革，方能壮大了自己与贪腐集团势力斗争的力量。平反薄熙来，重启刘源等正直人士。有如此堂堂之阵，团结之局，中国贪腐集团势力，社鼠秋虫耳，只待摧枯拉朽，俯首领罪而已，安能有如郭獠再施其伎兴风作浪也哉？

2017年6月1日

习近平先生能读一读《颜斶说齐王》吗？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2-02-12

习近平好风雅，动辄引古人诗。志得意满。近日又向中外记者诵了一句：“不要人夸颜色好，只留清气满乾坤”。听来，好像近日自家的姓名入了党章，全国官员媒体上下热闹的追捧，“夸（习）颜色好”，都是些见风使舵势利者的作为，他习大大自己，是“不要”的，是人家加给他的，“四个伟大讨嫌”的。他，本来是“不要人夸颜色好，只留清气满乾坤”的。这解说好不好呢？还是好的。虽说中国古来多少名不正或名不甚正却将上位的帝王，俯临劝进的臣民，都会有这么一番耳熟的谦辞，但谦逊一番，让臣民知道自己总还有些“敬畏天”“敬畏乾坤”的底线，总还是比一句谦辞没有，“无所畏惧”的好。

不幸，毛之后，中共的领袖真是“一代不如一代”。近年放眼望去，红二代能差如“孙仲谋”者，薄公熙来，习大大数人而已。薄公去哪里了？不说他。苏东坡赞韩愈有道：“自东汉以来，道丧文弊，异端并起，历唐贞观开元之盛，辅以房杜姚宋而不能救。独韩文公起布衣，谈笑而麾之，天下靡然从公，复归于正，盖三百年于此矣。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习大大如何？誓言“起衰济溺”，兴中华之梦。先生之志则大矣，先生要不慕虚名做出点

真事业给国人看看方可的呀。

多说无益。习近平先生能读一读《战国策》名篇《颜斶说齐王》吗？读读它对你有益的。毛泽东唱和柳亚子诗，开篇第一句就很赞赏了这位绝不趋炎附势的名士颜斶的：“颜斶齐王各命前”，这颜斶喝斥齐王，要大王靠近来听他的训话。

颜斶对齐王说：

“是故《易传》不云乎。居上位，未得其实，以喜其为名者，必以骄奢为行。据慢骄奢，则凶中之。是故无其实而喜其名者削，无德而望其福者约，无功而受其禄者辱，祸必握。故曰：矜功不立，虚愿不至。此皆幸乐其名，华而无其实德者也。”

习大大可书袖而誌之

2017年10月27日

“伟大”还是“耻辱”，十九大后习近平先生对台湾问题的抉择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2-02-12

在台湾，被蔡英文及其幕僚崇敬称之为“怪叔叔”的台独理论家林浊水，应属是最能看透中共对台政策的人了。在他看来，中共的对台底线就是和平。无论你怎样一步步去“独”，“去中国化”，它中共当然会虚声恫吓一阵，过去了，就没事了，让它习惯了，它也就会默认了，然后再来与你讲“和平”，讲“九二共识”，讲“两岸一家亲”....

当年中共闹《反分裂法》，两岸很多人煞有介事，林浊水就气定神闲地说：没事的。这实际是“不反分裂法”“不作为法”。他说：中共若真要反分裂，“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足够了，解放军执行宪法命令就是了，还搞什么《反分裂法》？实际，无非就是放声吓唬一下台湾，掩饰自己的不作为罢了！

所以，林浊水台独理论的中心策略就是：“让它习惯”。你一步一步朝台独走，它中共一定会一步步“习惯”的。习惯到最后，台独国内外形势不可逆转了，就成功了。

林理论有没有道理？很有道理的。

你看，就一个月前，台湾新上任“行政院长”赖清德在立法院宣读上任施政报告声明：“我们台湾已经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名字叫中华民国，我们不必另外宣布‘台湾独立’。”

请看，这不是正式地向全世界宣告台独，又是什么？还要它怎么“另外宣告”？

赖清德很能领会林浊水理论的。他继续说：

“两岸是国与国的关系，互不隶属。我们愿意跟他（中国）做朋友，交流，但如果对方没有这样的认知，我们也是多讲。”

赖清德们知道“多讲”就可以了。他很轻松。他说，这“台湾主权独立”的宣告，“已经代表了台湾社会向中国释出的善意，只看中方如何回应了。”“多讲”以后呢？他很明白，他判定了：中共会“习惯”的！会默认的！

台湾最高行政长官赖清德的这番正式台独宣告，正发生在中共十九大前夕。如此严重的挑战啊！比不上林浊水眼光的人们好多又以为，这回，那习大大一定要在大会上提出一个对台统一或和谈或武统的时间表的了，延颈以待呢。结果呢，什么都没有，还是一大堆的套话应付。什么“我们有坚定的意志充分的信心足够的能力”呀，什么“绝不允许”呀，鼓掌如仪，措施是没有的。最后，还是“必须继续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方针，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果然，林浊水理论又中了，还是一定会“习惯”下去的。习惯了就算了吧！这天下反正已经“习”了。

老王社长前天写一篇文章指出，习近平竭力要想人民承认他“伟大”，承认他“权威”，但靠佞臣吹捧，靠“党章”高压，是行不通的，“居上位，未得其实，以喜其为名者”，结局是会“凶”的。你居了上位，要认认真真建立点功业，才能服天下人。习近平今日面临亟待解决的国家“功业”问题很多，但台湾问题，国家统一问题，乃重中之重。

范例就在眼前。西班牙，加泰罗尼亚今天宣布从西班牙独立，不待明天，几小时后，西班牙中央政府就宣布接管加泰罗尼亚，解散加泰罗尼亚议会，派遣西班牙中央警察，扑灭了“加独”。真个是剑及屨及，毫无二话。习近平“

伟大”政府做得到么？做不到，台湾赖清德政府宣告对中国“主权独立”一个多月了，你解决台湾问题的时间表，总要拿出来吧？！不然，你“伟大”在哪里？

虽然我们知道，在台湾，至今拥有大中华大中国情节的人们、党派（包括国民党人）大多不敢赞成或不能公开提出“武统”，但我们也同样知道，在他们的心底，是期望祖国大陆政府能表现出针对台独民进党政府的“武统”或“以武逼统”的实际表现和动作的。因为非如此，靠嘘声恫吓，是不能遏止铁了心要台独甚至已经宣告了台独的今日统治台湾的日本皇民后裔政府的。“和平统一”早已根本不可能。他们唯一能迟滞民进党台独步伐的，唯一最后靠维持住“中华民国”已死躯壳的，只能是说：“不要台独啊，不然中共要动武的！”。因此，拿出统一时间表，采取“以武逼谈”“以武逼统”的实际动作，有如中国海警船今日对钓鱼岛的步步进逼，是中共政府对台湾大中国民众的真正支持和后援，但若中共政府面对台独，除了高调套话“和平统一”，永不实际作为，永不拿出武统实际步骤，永远“习惯”下去，就是对台湾皇民台独势力的最佳合作，就是对台湾大中国民众的卑鄙出卖。

2017年10月29日

“自立旗帜，标新立异，另搞一套”，以挽救党、军队和国家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2-02-12

习近平“自立旗帜，标新立异，另搞一套”，对其前任江胡，自创了一个“新时代”，据说，“挽救了党，挽救了军队，挽救了国家”。好不好？据了解，老百姓普遍的反映，还是好的。人民真心的反映，是“好不好”的根本标准。人民说好我们也就说它好。祝贺习近平。

但疑问来了：为什么江胡旧时代共产党及军及国那么危险，习近平上任共产党的总书记前，就不能“自立旗帜，标新立异，另搞一套”呢？为什么他上任总书记之前，就只能眼睁睁看着党去死，军队去死，国家去死，而不能一伸手去“挽救”呢？是他明白，只要他稍有心挽救，在他的福建任上，浙江任上，上海任上，政治局常委任上一“自立旗帜，标新立异，另搞一套”，哪怕人民拥护欢呼叫好，他就将即刻如薄熙来，要被“莫须有”？要进秦城？故，先随波逐流明哲保身？或者猜，习近平上任前，竟浑然不觉江胡的路线，江胡的“一套”，正在让党死，军队死，国家死，待上了任才惊觉？才来“挽救”？曹操比杨修的觉悟晚了三十里，曹操很不好意思。这么看，无论如何，这今日的英明领袖习近平，是远比不上薄公熙来的了！

江胡时代如此黑暗，党军队国家正因之而死中，习近平等明哲保身，独薄熙来见大厦之将倾，不计个人荣辱厉害，奋起西南，强挽既倒之狂澜，针对江胡路线的昏悖，“自立旗帜，标新立异，另搞一套”：唱红打黑，建设重庆，服务百姓，官员财产公示，赢得重庆人民，全国人民的欢呼向往（至今！），反共右派亦惊呼其“如日中天”。若以人民的是非为标准，薄熙来之为究竟是“好得很”还是“糟得很”？江胡中国如此黑暗，重庆给人民一线光明一线希望，难道不好？当然是好得很！讵料，在习近平今天暗否江胡，早已“自立旗帜，标新立异，另搞一套”，而“挽救了党，挽救了军队，挽救了国家”的“新时代”下，中南海当局，不为“挽救”的先行者薄熙来平反不说，还续向薄泼污水问罪，诬其“自立旗帜，标新立异，另搞一套”，真不知其居心何在的了！薄公熙来 ----

“常思奋不顾身，以殉国家之急。其素所蓄积也，仆以为有国士之风。夫人臣出万死不顾一生之计，赴公家之难，斯已奇矣。今举事一不当，而全躯保妻子之臣随而媒孽其短，仆诚私心痛之。”

司马迁《报任少卿书》这番话，真可一字不差用在薄熙来与今日污蔑抹黑薄熙来的中共“全躯保妻子之臣”的衮衮宵小身上！

问题应该说，更多地出在制度上。

我们今天被告知了，习近平“挽救了党，挽救了军队，挽救了国家”。但若没有习近平，或习近平轮不到他上台任总书记，如何？就不能有人，也不准有人去“挽救党，挽救军队，挽救国家”？就只能请8千万党员，数百万军队，十四亿人民看着党、军队、国家去死？

对苏共和苏联崩溃，惊奇全苏“更无一人是男儿”。可平时的制度，要你绝对驯服中央，不许“妄议”，更不准许任何一个“男儿”冒出头来。出一个，就扼杀一个，请进秦城“无期徒刑”一个。如此之下，共产党的领袖人物，“一代不如一代”，一代比一代“阿斗”，制度使然也。竟能侥幸出个“挽救”人物，那绝对是偶然，你又何能埋怨不解苏共的下场？共产党如此制度下，党、军队、国家，最终亡是必然。今日不亡明日不亡后日必亡。不亡没有天理了。习近

平若真想“伟大”，真能“伟大”，请改革它。

2017年11月21日

关于项观奇《习近平危矣--习近平政治生涯转折点》文的若干意见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2-02-12

观奇兄：

我不大赞成你在《习近平危矣--习近平政治生涯转折点》一文的观点。

不错，这几年来，习的执政确有许多问题，我们，特别是左翼力量应该站在社会主义和人民利益的立场，给习以严厉的批评，推动他的执政继续朝着有利中国社会进步的方向前行。但总体来说，以我看，习没有脱出新中国60年“两个互不否定”的辩证扬弃路线，因此还是应该肯定的，应该支持的。十九大前后“个人崇拜”刮起一阵歪风，甚至很可能是一种“高级黑”，很快刹住，我相信是他的清醒判断，未必被迫，被“危”，无论如何，这是一段小插曲，未必就是他习近平“政治生涯的转折点”。

你重点批判了他的“集权”。我看，习的集权，恰是顺应了今日中国时代的需要。不集权，无以挽回邓江胡数十年腐败难返的“积重”。又恰因习的“集权”，带来了20大及其后的接班继承危机问题，才可能和必然给习近平以改革现时中国最高权力交接制度的压力，促进中国党内外有序的民主化政治变革。

你还反复批他的“野心”，认为有“野心”不好，最好“谦卑朴实”。我不以为然。我以为，一个政治家必须要有“野心”，没有“野心”你就不要去做政治家。不应继续污名化“野心”。关键在政治家的这“野心”是符合了时代历史发展的需要的，还是逆反了这一需要的。“小拿破仑”的野心逆反了法兰西1848年革命后阶级斗争形势的需要，他失败了。习近平的“野心”和“集权”，我看，正迎合了抓住了中国所谓“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第三阶段民族复兴的时代历史需要，合乎天下人心。只要他保持清醒，在人民各派力量的各类批评下不犯大错，小错不断纠正，他不会太“危”，不会成“第二次出现的笑剧”的“小拿破仑”，目前，还谈不上他已在他“政治生涯转折点”上滑落。我们可以继续观察、批评。

但无论如何，有关习近平发展方向的这个题目对中国真很重，定要探讨。我希望2月底的曼谷座谈会，各路思想精英，当然包括项观奇兄，坐在一起，一定能就这个问题深入地，敞开地交换意见，争取获得共识。

希哲 2017年12月13日

习近平对主席任期制修改的必然性和必要性 ---曼谷座谈会上的发言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2-02-12

我们知道，中共十九大至二十大，大变动一定要来的。这次曼谷会本来就是要讨论这个变动，只不料，它这么快就来了！昨晚上很重要的一个信息，就是中共提出宪法修宪，取消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不得超过两任的制度规定。反对的相当多。而且基本上集中的攻击是类似于袁世凯式的帝制复辟。什么“倒行逆施”。但我不赞成这种观点，因为我一直是从历史的角度，不光是从共产党政治性的角度看问题。对这种混乱，我觉得必须马上有个明白态度，我就写了个声明，说我支持这个修宪。当然，我不是都支持，但是这一条，被大家所最集中反对的这一条，我恰恰支持。我讲讲我的看法。

在第一次曼谷座谈会的时候，我重点谈了中国资本主义复辟的一种必然性。不管毛泽东怎么发动文化大革命，发动群众抵抗所谓资本主义复辟，最后资本主义还是要复辟，而且越复辟越严重。所以我说到它的必然性。当然我又提出，中国一定要有左翼的力量来抵抗这种必然性，但必然性是最后抵抗不了的，左翼的反资本主义复辟的努力，最后只能形成一种合力，一种不是太坏的资本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现在，是最坏的资本主义。

当时我提出这个观点，左翼的代表人物秋石客说，希哲呀，你比右派还要右派，你是有理论的右派。我说确实，我本来不是左派。这段时间我支持左派，我认为左派兴起之后，才能和右派对抗，形成合力。一个社会一定要有

左右合力的路线，这是我的基本观点。共产党过去总是说要消灭反动派，这就错了。实际上革命，就像汽车的引擎，反动，就像地下的轮胎摩擦力和刹车系统，如果把反动力量全都消灭了，刹车功能全都去掉了，革命就没有制约地往前狂奔，最后就一定灾难。但是如果完全没有革命，那也不行。最后总是要达到一个平衡。这是我在第一次曼谷会议上的观点。

现在我讲现在我的看法。中国资本主义虽然有一种所谓必然性，但是应该有一种力量牵制它，使它不要走向一种最坏的资本主义。问题在邓小平上台以后复辟资本主义，他那个时候也强调说，我们还是有制约的，如果改革开放，向资本主义开门，如果发展到一定程度，两极极端分化，新的资产阶级出现，那我们的改革开放就失败了。很明显，现在根据邓小平的标准，改革是失败了。为什么现在上层不承认失败呢？而且还要继续往前推进呢？就是因为资本主义复辟开始以后形成一种新的力量，一种新的内在动力往前推动。八九六四实际上当时是一个比较复杂的运动。一方面它是文革的延续，相当多的工人农民民主学生对官倒，对资本主义出现的腐败极为不满，实际上是左翼的力量在推动运动，阻挡资本主义复辟的黑暗面，另一方面，民间右翼的资本主义的支持力量、右翼精英，也发展起来了，并占主导地位。所以当时邓小平把它血腥镇压下去了。此后整个中国的资本主义往右的发展没有了制约，狂奔了。左翼力量完全被当作“三种人”，所谓文革余孽被完全镇压下去，一点声音不能发出。八九后，没有了左翼的牵制，而邓小平又去世，没有了强人，江泽民到胡锦涛，上层的控制力越来越弱。胡锦涛几乎没有控制力。中国就出现了一个大的混乱局面。表面上中国还是统一的，没有军阀混战。但实际上，用冯胜平过去的说法就是，今天不是军阀割据，是财阀割据。中央所谓九龙治水，各管一摊，完全无政府化，所谓政令不出中南海。下面各地各政客各行其是，很多政策比如房地产政策各行其是。金融大鳄也是兴风作浪。越来越不受中央控制。军队更是腐败惊人。整个军委几乎全烂掉。徐才厚郭伯雄等，差点连范长龙都要牵下去。军委好像只有胡锦涛一个好人。军委一起烂掉，可想而知，下面兵团军师旅团基本都烂透了。买官卖官走门路的，怎么能打仗。

这种情况下中国已经完全处于一种普遍混乱，甚至很可能分裂的局面，在这混乱的局面下，必须要出一个强人，代表一种中央集权的力量，去控制它。这是历史的必然。过去中外历史都是有这个必然性。本来很可能薄熙来担负这个角色，但薄熙来过于旗帜鲜明，很快被右翼代表人物，特别温家宝发现了薄的危险性，待他还没有上升到政治局常委就打下去了，当然，也得到了习近平的默认，因为薄消失符合他的利益。但是这样的强人一定要出现，不是张就是李，因为社会处于混乱之中，这时候习近平出现了。一出现就不断加强中央集权，各个的方面权力都抓在手里，组织权力，经济权力，军事权力，外交权力，警察权力。中央集权化好不好呢，我认为是对的，因为社会有这个需要。恩格斯有一句很重要的话，说，“在社会的普遍混乱中，王权是一个进步因素”，这个王权可以理解为中央集权。因为王权稳定社会秩序，稳定国家，使国家不处于内战分裂。而且他说，在这时，“所有的社会的革命因素都会向王权靠拢”，他说，这个时候的王权，表面上表现是一种封建主义的倒退，但那个时候代表进步力量。所有的革命因素都会向王权靠拢。实际就是历史辩证法。

在进步中间，出现阶段性进步的时候，往往会表现出似乎是一种倒退，被认为“倒行逆施”。当年，74年我们李一哲写《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就说到这个问题。当时我们认为文革发展到极左了，我们支持周恩来。周恩来跟邓小平整顿的政策，后来被中央文革攻击为“复辟回潮”。所以反复辟，反回潮。当时我们李一哲大字报认为这周邓的整顿，表面是“复辟回潮”，实际是进步，是对过左的东西的一种纠正，一种辩证扬弃。今天同样。习近平的中央集权，在江胡三十几年造成的社会混乱中，今天代表一种纠偏，一种进步！

我们可以从近代史世界各国看到这种情况。各个国家都要向民主方向发展，最后的结果，国家的主权要属于人民。但是不是一天能做到的，一定是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这个漫长的过程，每一个国家有它的特殊性，没有一个“普世的模式”，但各国的民主发展博弈中，总有一个基本的矛盾存在，就是恩格斯所谓“王权”，或者你把它理解成中央集权，王权中央集权与自由宪政之间的冲突，不断冲突反复，革命、复辟，最后达到平衡。达到那个社会条件下能够允许的中央集权和宪政民主的平衡，这就是近代各国社会发展的必然。

我们首先看美国革命，美国本来没有王权。美国都是从英国五月花号过来的受迫害的清教徒。但是社会还是有两种力量，因为这是社会的必然性，一种要求维护国家的统一，就是中央集权，王权，由华盛顿、汉密尔顿等代表。独立革命胜利之后，华盛顿和汉密尔顿强调王权，中央集权，要有统一的联邦美国共和国。另一方面就是宪政民主的力量，麦迪逊、杰弗逊，代表自由宪政。这两种力量不断斗争博弈。有人说华盛顿做了两届总统不做了，很伟大。不是他不做，是当时的社会力量斗争对比形势不允许他做下去。最后达到一种王权和自由宪政的平衡。才逐渐产生了今天的民主党和共和党，中间还有林肯血战，林肯平叛，实质也是中央集权和地方分裂势力所代表的自由宪政派的斗争。

英国经验同样道理，英国一开始是高度王权，认为君权神授，不受挑战，然后资产阶级发展起来，它的议会代表宪政民主自由力量，要求限制王权。就反复斗争，最后克伦威尔把查理一世送上断头台。克伦威尔本来代表的是宪政民主派，上台后马上变成独裁派 。不是他个人的问题，是社会需要这样的人物，所以克伦威尔把查理一世砍头以后，上台后自封护国公，马上成为维护国家统一和稳定的王权派，很快又被推翻，他去世后，后人被推翻，又发生王权复辟，英国王权派和自由民主派反复斗争。最后英国“光荣革命”，威廉和玛丽回来，议会拥戴他们做了国王，光荣革命后，英国王权派和宪政民主派的力量反反复复斗争，才做到了大致平衡，才有了后来英国的君主立宪制度最后稳定下来。

法国同样，法国大革命是民主自由平等派推翻路易十六，又经过不断斗争，因为推翻以后，王权的真空需要填补。不断斗争，出现了最极端的雅各宾专政，最后又被推翻。出现拿破仑称帝和专政。拿破仑实际代表了王权。但拿破仑已经向前进步了，他一方面称帝，代表中央集权，一方面颁布《民法》。拿破仑一人身上已经体现了王权力量和宪政力量的中和，但是资产阶级宪政派仍然不满意。拿破仑被欧洲联合战败后又被推翻，波旁王朝复辟，最后七月金融王朝复辟，最后，又是拿破仑三世路易波拿巴政变，他做了皇帝。他身上又好像英国光荣革命后一样，一个人身上同时体现了王权，另一方面，他又不断寻求和自由宪政派的妥协，而且不断进行民主自由的改革。所以拿破仑三世统治下法国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和社会稳定。当然最后普法战争之后他又失败了，这是后话。

回过头来看，一个大的国家一定要有中央集权的力量，否则一定分裂混乱内战。但又一定要向自由民主方向发展。要寻求这两者之间的平衡。而中国又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毛泽东强调高度中央集权，文革，邓小平上来后略略想放松一下，邓本来可以像克伦威尔一样，既是一个专政者，又是一个放松者，但是他年纪大了，很快去世，下面两个，江泽民胡锦涛不能是强人，也没有强人的资本，只好完全放纵，大家就看到了近三十年来中国的大混乱。这样就一定要出现一个新的克伦威尔式的人物或路易波拿巴式的人物。我的结论就是今天的习近平角色就相当于路易波拿巴。他身上体现了共产党对中国的中央集权的加强和控制力，同时又可能向宪政民主方向去发展。实际，中国近代同样。中国近代孙中山同盟会革命，代表宪政自由派，推翻满清。但是孙中山在推翻满清的同时也认识到中国必须有中央集权。“”百代都行秦政治”，超越不了。他的民国组织法确定总统制，强调总统权力，是中央集权的，但是一旦发现力量对比比不过袁世凯，只能把权力让给袁世凯，就立即通过宋教仁起草《民国约法》改为内阁制，总统虚位，又完全强调自由民主宪政了。开了法随人变的恶例。辛亥以后中国也是中央集权和自由民主的长期反复斗争，最后国民党在苏联支持下推翻北洋代表的中央集权。实际袁世凯代表的中央集权对中国的稳定统一非常重要。袁世凯不能完全负面化。过去国共两党都负面化袁世凯，被铁板钉了钉。袁世凯当绝对负面人物出现，实际上不是。袁世凯代表中国王权的必然性。他上台以后保住了中国的五族共和，合为“中华民族”。孙中山所代表的自由势力是要“驱逐鞑虏”的，甚至为了革命经费想把东北（满洲）卖给日本。辛亥革命后出现了对满族人群的大屠杀。袁世凯上台后要求五族共和，制止了屠杀，保住蒙古。如果当时袁世凯总统一直下来，蒙古不会分裂出去，他的帝制复辟，实质上也不过是拿破仑式的君主立宪复辟。他失败，死了。后来国民党代表的自由民主力量把北洋王权推翻，自己又立即变成了一种代表中央集权的王权力量。蒋介石要统一全国，和共产党斗争。共产党当时代表民主自由派，讲了很多美国自由民主好话，今天右翼精英说共产党背叛了当年的自由民主诺言，是背信。但不是这个原因。我和冯胜平反复讨论过这个问题，是一种历史的必然性。共产党推翻国民党上台以后必须加强社会需要的中央集权。发展下来，至今为止中国还是中央集权和自由宪政之间的斗争。中国经过辛亥以后一百几十年，反反复复国民党和袁世凯，国民党和共产党，反共派自由派和共产党的斗争，经过这么长的斗争，最后，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后，党内本身又出现了资本主义派，因为他们一定要求宪政保护资本主义复辟后他们攫取的既得利益。现在习，我看是代表了一种中央集权和宪政民主的中和力量。但正因为是一种中和的力量，他一上台首先就要结束社会混乱局面，必须高度中央集权。进行反腐败斗争。当然有人说他选择性反腐，我辩护说，当然要先选择性反腐。与打仗道理是一样的，要先打容易打之敌，后打难打之敌，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一把抓，同时四面树敌，肯定失败。我上了台也要先选择性反腐，柿子先找软的捏。积累起我的力量之后再捏硬柿子。而且不是所有硬柿子都要一下子捏，还要看情况捏。他上来以后做了这么多事情，用十九大一些党政军头头的话说他挽救了党，挽救了国家，挽救了军队。在一定程度上确实是这样。但正因为这样，他树敌太多。他还有四年多时间。按照原定宪法程序退下去，极其仇恨他和王岐山的腐败势力立即会发动反攻倒算，对中国马上是个大动乱大灾难。

那么，他怎么选择接班人。两年之后他不可能像毛泽东一样指定林彪刘少奇，不可能。因为任何这样的指定最后一定悲剧。任何一个指定下的王储在他的过渡阶段一定会自觉不自觉积累自己周围的新的力量，而各种力量也一定会向他集中。马上就威胁到还没下来的帝王。这是历史的反复教训。二十五史不说，看《戚本禹回忆录》就知道，江青反复跟戚本禹说过，刘和毛的矛盾是从华北政府开始的。解放战争后期，中央分成两部分。毛和周恩来任弼时留在陕北周旋，让刘少奇朱德去了华北。后来由于苏联催着要中共成立中央政府，定都北京的中央政府是在华北

政府的基础之上，也就是刘少奇彭真势力的基础上成立的。那个时候全党基本知道今后代替毛的是刘少奇。全部力量，特别是华北政府权力向刘少奇集中，刘少奇亦俨然擅自以中央发令。解放后毛都调动不了了，北京“针插不进，水泼不入”，才引起毛对刘司令部的不满。毛后来为什么非要整华北，庐山会议重点整华北小组，根据戚本禹的说法，历史恩怨就是这么来的。所以如果习还想四年之内指定某个人，而且我们抬眼看，几乎找不到合适的人，即使找到也很难接班，即使找到一个稍强势的，类薄熙来式的人物，很快对他习有威胁。如果找一个弱势的，像华国锋一样，一点用都没有，上来很快就被搞掉。如果选举呢？四年之内能马上树立起选举制度吗？也几乎不可能。他骑虎难下。如果四年后下来一定整个国家翻烧饼。没有别的办法，所以他只好冒天下大不韪，取消主席两任制度。

我从这个角度，我觉得有必要性，必然性，所以我支持，为了国家稳定，不混乱，不分裂，和制止腐朽势力必然的反攻倒算。但是问题又来了，他代表王权，中央集权的势力。他又必须要平衡自由民主的宪政势力。那么我们怎么判断他呢？他有没有可能朝着绝对独裁的方向完全走下去呢？有可能，但是可能性不大。他任期无限延续下去直到死亡，不太可能。但还是有这个可能性，那只是把中国的灾难往后推移了。我们要看他会不会在掌握了高度中央集权的制度之后逐步改革，逐步向社会主义的民主宪政方向发展。其实，习近平如果高度集权独裁至死，实际是有利右派势力的。因为继承他的强势人物一旦掌握了这台高度独裁的专政机器之后，红色变白色的复辟是一夜之间就随时可以发生的，有如苏联。恰恰是实现社会主义宪政民主，才可能制止这种结果，因为依宪政新上台的人物，必受宪政制约，这才能保证所谓的“红色江山永不变色”，或相当长历史过程不变色。右派精英至今认识不到这一点。

当然，我另有一个观点，一个国家有着你死我活的敌对势力的情况下，是不能搞普世民主的。但是起码你要搞党内民主，人民民主。毛泽东的说法，叫广泛的人民民主，是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承认共产党革命历史价值观，这样一些人的民主。这个过去实际也一直没有解决。那么习近平要逐步解决这个问题。我判断他是可能的。第一，因为历史发展到一百几十年后的今天，他可能会认识到，走了一步袁世凯式终身制，不能再走下去，再走下去危险。第二，看他用人的布局。他用王沪宁、刘鹤，可以看出，他会决心宪政变革。这引起左派不满，觉得他没有回到毛泽东路线上去。所以我说我为什么不是毛派，因为我也不主张完全回到毛的路线上去，我主张中和，合力。习近平强调两个三十年不能相互否定，他肯定了毛前三十年的积极因素，他也在延续这个传统因素，但他又用王沪宁等，本身已经明白告诉大家他下一步集权之后是要改革的。因为王沪宁曾说，希望中国出现一个蒋经国。但我倒很不希望。因为出现蒋经国的所谓宪政改革，最后国民党就完蛋了。蒋经国就是曹操说的：＂图虚名得实祸＂。因为台湾有两个你死我活的敌对势力，民进党代表的是日本势力，它不是代表中国的民主势力。它不是台湾是中国的哪一派在台湾执政的问题，而是台湾究竟是中国人的还是日本人的的问题。但是蒋经国有点迷信他的力量，他临死定了两条，第一，不准宣传共产主义，第二，不准搞台独。但他死后李登辉上来马上推翻掉。宣传台独合法，重点是不能宣传共产主义，但现在宣传共产主义也有所突破。几十年之后台湾有人抓住这个说，既然台湾宣传台独可以，为什么宣传共产主义不可以？这点上还真开放了一点。台独突破后，国民党整个就一步一步完了，到今天几乎无药可救。所以如果在中国还有坚决的反共势力，特别在西方整个强势国家支持之下，如果开放蒋经国式的改革开放，共产党很快玩完了。

但是我希望还是要适度开放民主，民主不是一种图腾，并不是绝对民主就好，而是民主一定要适应那个时代国家经济文化和各社会力量对比发展平衡所能达到的某种程度，民主才能实行到某种程度。而不能一蹴而就去玩民主，这样中国肯定是大乱的。从这一点，我看习近平他的用王沪宁用刘鹤，我认为他可能认识到高度中央集权后，要向民主宪政开放路线走的。他也许自己没有意识到，但他可能会成为中国的＂路易波拿巴＂历史角色。第三，制约他就要靠人民自己了。现在不少攻击他，说你这样是复辟倒退，把辫子都画出来了。我认为这攻击是错的。前面说了，他不能不这样做，没有别的选择。但我认为习近平应该容忍这种攻击。人民越是攻击你，你就越不敢朝你不应该走的方向去走，最后用我的说法，就达到一种合力。就是说，人民的攻击本身是制约和限制，不能让他随心所欲朝个人专制独裁方向走。这三个力量，第一，习近平自己对历史问题的认识，他不可能再走向个人完全专制独裁。高度集权只是政治上改革的过渡，必须要先把这个集权力量拿在手里，才能做一番事业。第二，看他用人布局。第三，看人民的力量，人民能有多大的力量，无论左翼也好右翼也好，对他进行批评，甚至攻击，使他不能为所欲为。归根结底，在我看来，是人民的力量决定中国未来走向。如果要改革，今后中国道路怎么走，民主道路怎么走，我想明天第二次发言的时候我再说。

2018年2月26日

曼谷枫叶酒店

比较严家祺先生文章，谈习近平对主席任期制修改的必然性和必要性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2-02-12

引言：

严家祺先生最近写了篇奇文，问：“谁在习近平心中埋下了连任二十年种子？”他自己回答说，“是万润南！”。因为这老万曾提出，“习同学，你其实有机会比普京更伟大”。严说，这就是“种子”。这“种子”今天在习近平心里发芽了，于是习就修宪废除82宪法的主席任期制了。惊奇。严先生真持这种个人唯心史观？是瞎掰玩笑一番吧？

与不少右翼精英近日的攻击一样，严先生也认为习的修宪废除主席任期制，是习要复辟“终身制”，甚至“帝制”。其实没有道理。废除任期制就一定是终身制了吗？就一定是帝制了吗？并无必然的联系。中国用人的传统是“任人唯贤”，贤能兼备，这是好传统。百里奚相秦，他介绍自己说：“我才七十岁！”。秦果因百里奚而兴。任人唯年龄，唯任期，多少百里奚都只好望国兴叹，无所奉其能，或才未尽展，鸿图未酬，便含恨被迫出局，而荒淫无识的贪官污吏们，只要年轻，便得扶摇直上，满布朝野，好官我自为之好财我自占之了。改开以来，中国中央地方官场现状正是如此了。这闭眼不分贤劣的任期制，真未必是个好东西，废掉正好。

但国家最高权力席的无任期制，是可以潜藏着巨大风险的。它确可能演变为专制独裁的终身制，而将国家的安危系于一人。这就问题很大。严先生指出这点，是很对的。国家的长治久安繁荣发展，必须置于良好的制度之上。但对国家最高权力席无任期制风险的制约，不在任期制，而在共产党全党，共和国全民能在多大程度上真正掌握了他们的民主选举权利，实现“随时可以罢免他们”。我赞成这个意见，认为习可能的二十年执政，会在社会主义民主宪政，即所谓共产党“党主立宪”上，做一番事业（老王论述过，中国近代不断革命造成的社会两大深刻敌对政治势力的存在，使中国的民主只能是党主立宪，不能是“普世立宪”）。敏锐的人士已经发现，习近平似正在悄悄地将中国的党权至上向宪法的国权至上，缓缓转移了。但希哲更相信觉悟人民形成的社会力量对习的推动前进。

老王社长在曼谷座谈会上有个发言，就习修宪问题，与严先生的观察意见有些不同。下面略校正一下再发出来，愿听批评。严先生文亦附网址在此：（

https://www.boxun.com/news/gb/pubvp/2018/03/201803290859.shtml

）。

老王社长

2018年3月31日

太上皇邓朴方倒习的“最高指示”？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2-02-12

邓朴方近日有一个残联闭幕会上的讲话。海内外右派精英兴奋呀！一哄而起，将其抬为邓朴方“吹响了党内反习力量的集结号”，向习发出了警告，要推翻习了。

习的政策也许有他的问题。左派也批评他，这方面先不说。右派精英给习的罪状则是：习南下不提邓，违背了邓的改开路线，抛弃了“韬光养晦”，惹恼了美国，大祸临头。等等。那美国副总统彭斯的著名对华战书也这么说，说习背离了邓。美国下令习须回到邓的路线上来，方能饶过了中国。云。其实彭斯的这些东东，明眼人明白，无非正是中国右派精英私下向他提供的说法。

他们忽然那么热爱邓小平了？！

他们向人们推出了一个他们塑造的他们理想化的“邓小平”，来勒令包括习近平在内的中国人不可背离，必须回归“邓”。

但他们蓄意隐蔽了，下面的这个人，才是那早已逝去的真正的邓小平：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两手都要硬！

-----对天安门广场所谓要求“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学生市民大开杀戒！

-----“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

再说一遍吧，中国人知道，这才是真正的邓小平！

这邓朴方居然要做警告和下令习近平的“太上皇”了。那抱不可告人目的的右派精英们也就一心想把这邓大公子，抬出来权作“太上皇”，将其的“残”讲话，随兴解读奉为中国不可违的“最高指示”了，鼓噪出一片倒习的紧张政治气氛了。要问，邓大公子今日还能有如当年他老爹般的废立由我，予取予夺的跋扈实力？邓大公子与右派精英们恐怕才真个是“妄自尊大”，不“知道自己的份量”了吧？且不说他们塑造抬出吓人的那个“邓小平”根本不是真正的邓小平，即便真是，又如何了？也要“两个凡是”？对毛不得“凡是”，对邓，就必得“凡是”？诗曰，“视尔梦梦，我心惨惨”。真不知今夕何夕！

而这个邓朴方的“改革开放”，究竟是什么呢？陈一咨早就披露过了。希哲曾在《中国的官僚资产阶级与陈云的远见 ---与阎淮的晤谈》中，引述过这个披露。这里再披露一次：

邓朴方曾问陈一咨：

“一谘，你说说看，改革是什么？”

陈答：“任何改革都是利益和权力的再分配。要使那些穷苦老百姓富裕起来，政府就要给每个人创造平等竞争的机会和环境。”

邓笑着说：“你说的是原则。现实地说，我觉得改革就是：谁有本事，谁就从国家那儿捞一块！”

邓朴方接着说：“过去国家把什么都管起来了，现在国家要松绑，要放权，就是要利益共享，谁能捞一块，就让他捞一块。”

陈说：“照你这个说法，那谁离权力近不就可以捞得多，还是一般老百姓吃亏吗？”

邓说：“你看历朝历代，总是能人先得利嘛！”

中国当前“改革”的全部秘密，就都在这里了！由改革“总设计师”邓小平的大公子邓朴方，毫无隐晦大大方方地全盘托出了！：

原来“改革就是”，“有本事”的共产党大小官僚们都去“从国家那儿捞一块！”从原来的无产的共产党特权阶层，转化为拥有资本财产的权贵资产阶级。

这其实是近40年“改开”，人民天天眼见的事情。只是没能想到邓朴方代表的共产党官僚“统治阶级”，早已把它作为自觉的阶级行为罢了！------老王社长《中国的官僚资产阶级与陈云的远见 ---与阎淮的晤谈》

结果呢？这邓朴方“吹响了党内反习力量的集结号”，向习发出了警告，要推翻习了”。结果如何？结果是：“敢批习 邓朴方讲话遭封杀 残联官网休克”。

2018年11月3日

附：法广报道《敢批习 邓朴方讲话遭封杀 残联官网休克》

https://m.creaders.net/news/page/914855

邓小平之子邓朴方为父亲“改革开放”辩护的讲话继续发酵，然而，邓朴方这篇在残联闭幕会议上的讲话已被当局下令封杀，连带残联网站整体休克。（略）

第五篇 文革及89运动问题

回顾当代历史转折事件与八十年代思潮之反思

文化大革命十批判书（纪念文革40周年）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2-02-11

一、毛泽东批判

毛泽东与蒋介石，都是孙中山的学生。他们都是企图为百年来灾难深重的中国寻找出一条救国救民之路，使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先进人物。

十月革命后，孙中山、蒋介石认为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提出和坚持中国的民族、民权、民生三民主义道路。毛泽东与五四后新一代的中国知识分子则更向前激进左倾（三民主义已经是左倾），心仪苏联，简单判定了辛亥革命和北洋议会的失败，认定了西方式的经济发展模式和西方式民主，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毛泽东的一生，为“救中国”和“发展中国”的模式探索，这是理解毛泽东的钥匙。虽然，今天的实践已经证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是今日中国更为正确的发展道路，但我们不能简单以今天获得的认识去全盘否定毛泽东，因为，“所有一切人类思想，都曾经标志着人类或一部分人类所曾处过的阶段，都对人类进到目前状况作出过积极的贡献。最有害的思想也推动过思想斗争，而没有思想斗争，分明就没有进步。”（顾准）

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思想，是逆潮流而动的。王希哲1980年曾指出，从国际范围观察，50年代末萌芽，贯彻于60年代中的毛泽东文化大革命思想，旨在维护斯大林主义，捍卫斯大林主义。而世界潮流的进步，禁锢东方人民的共产主义体系瓦解的开始，正肇端于斯大林主义的动摇。捍卫斯大林主义在中国，实际上是捍卫和加强毛泽东对全党和全中国的个人极权（王希哲：《毛泽东与文化大革命》）。因此，从根本上来说，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思想是应该否定的，批判的。

但毛泽东为捍卫斯大林主义的一切，仍然表现为一种对中国的社会主义模式的探索。他承认斯大林存在许多问题，认为这在西方民主制度下是不可能发生的。但50年代的社会主义还在上升。那时认识条件下的毛泽东，不可能彻底怀疑社会主义，去求助西方民主，他只能致力在社会主义的框架内，企图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中国人民，寻找出一条“社会主义民主”的模式来，以超过马恩列斯对共产主义的贡献，确立自己的“第三个里程碑”。

显然受托派的影响，毛泽东发现了共产党专政下的社会主义体制，很容易官僚化。“官僚主义者阶级”与人民“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是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这是社会主义社会体制内的基本的阶级矛盾和基本的阶级斗争。毛泽东要给工人农民和下层“被压迫小人物”提供一个造反的合法根据和空间。他要“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这就是所谓的“社会主义大民主”，也就是文化大革命。毛泽东认为，这就是他为社会主义民主形式的探索，作出的伟大贡献。

但这个理论包含了一个不可克服的基本内在矛盾和冲突，就是，

“推翻官僚主义者阶级”的阶级政治斗争和革命，却又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进行，也就是只能在共产党专政的统治体系内进行，不得对共产党专政本身挑战。但任何有机的运动，一旦被它的发动者发动起来，就获得了它自己的内在逻辑和发展轨道，它就必然要与发动者原来的主观框框，不断发生严重的碰撞。

整个文化大革命的基本悲剧，就发生在这个基本的内在矛盾冲突之上。

二、共产党官僚批判

这里所说的“共产党官僚”，指的是50－80年代那个中国的斯大林式社会主义管理体制的人格化的阶层。我们这里以彭德怀、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代表性的几个人物，来进行分析。

彭德怀，最能代表理想主义老共产党人的性格，他在庐山挑战了毛泽东，为的是1958年“一大二公”大跃进以来，人民遭受的苦难。他甘冒粉身碎骨也要上书言事。他是“海瑞”。他为人民“鼓与呼”，但他没有也不可能想到要创造一种民主的制度，由这种制度保障人民自己的“鼓与呼”。

刘少奇是典型机会主义官僚。他也曾发现甚至愿意纠正毛泽东的某些错误。但一旦发现毛泽东坚持错误，则立即逢君之恶，甚或发展毛泽东之恶，60年代他把极左阶级斗争推向极致，最后在文革中葬送了自己。

周恩来也是机会主义官僚。与彭德怀一样，他关心中国民生疾苦，忍辱负重，极力希望排除干扰，尽快实现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为此他获得了全国人民上下一致的敬重。但他不能也不敢挑战毛泽东，他必须执行毛泽东。他也差点在文革中葬送了自己。

邓小平，则是从刘少奇、周恩来式机会主义官僚转化的“开明官僚。”他1975年从周恩来手中全面接棒，即开始对国民经济“整顿”，到他1978年再次复出后，提出而执行至今的“改革开放”，看出，他始终把国家的稳定和国民经济的发展放在第一位。

可见共产党官僚阶层的特征是，始终抓紧了中国经济建设的发展，把它视为确立共产党对中国统治合法性的根本。不关心也想不到要关心中国的民主化，不关心也想不到要关心怎样建立保障中国人民的民主权利的模式，相反，他们大多反感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模式的探索，一有机会就毫不犹豫出手镇压人民各种形式的造反，包括57年的“反右”，文革的“造反”，民主墙，直到“六四”坦克的“平暴”。

客观来说，不像今天，60年代的中国“官僚主义者阶级”，总体上说，还没有发展到毛泽东夸张的“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的程度。1957年后，“反对各级领导就是反党，就是右派，就是社会主义敌人”的结果，虽然加剧了共产党城乡基层各级官僚专横作风的形成，对立了党群关系，大饥荒后有限经济产品在此专横作风下再分配的矛盾，更尖锐了党群这“两个阶级”的对立，但中国人民对“官僚主义者阶级”的愤恨，还远远达不到90年代后今天的普遍的水平。文革前夕，广大“解放前”的贫苦农民还没有完全忘记共产党分配土地的好处；特别是大城市新兴大工业厂矿的工人们，还多是刚刚进城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受益者，复退军人，因此，他们还是共产党官僚阶级的基本支持者。

文化大革命爆发了。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代表的共产党各级官僚手里，紧紧掌握了可以最终注定他们胜利的两大基本优势：

⑴ 他们是中国国民经济发展的组织者和代表者；

⑵ 中国大半工农群众还是社会主义的早期受益者，他们倾向保党，站在共产党官僚一边。

三、共产党文革派批判

共产党文革派以陈伯达、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人的中央文革小组为代表。他们也曾是理想主义者。他们紧跟毛主席的路线，要把人民发动起来，提倡人民的历史主动性，去创造出一个新的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模式。他们也曾相信这个模式就是中国式的巴黎公社。因此，他们是刘少奇共产党旧官僚精英们的反对派，是他们的天敌。从站在毛泽东一边纠正刘少奇、邓小平们的“五十天白色恐怖”，到批判“血统论”，批判资反线，要求把运动的重点指向党内各级当权派（毛泽东的“无产阶级司令部”除外），他们始终支持了被“十七年”官僚主义阶级压迫的民众们的造反，成为了造反派的后盾。

但是，“一月风暴”后的“中国式巴黎公社”，上海人民公社被毛泽东以“党委往哪里摆？”的理由取消和“三结合革命委员会的成立”，使他们率先明白了党的统治形式是不能突破的。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首要目标与其是要创造出一个社会主义民主的新形式，不如说是党内翦除政敌的权力斗争。

随之而来的“二月逆流”，他们在中共军事官僚面前的挫败，加速了他们向同样的机会主义官僚集团的演变，不过他们是上升的“新贵”，他们的貌似极左的面具不能丢弃。从此，他们的鼓动和支持造反派对共产党行政官僚和军事官僚的进攻，都渐渐地演变为一个统治集团向另一个统治集团争权夺利和对民众力量的利用。一旦斗争失利，他们随时会把冲在前面的造反派抛出去，作他们的替罪羊。

既然闹事、夺权是共产党文革派的全部使命，中国的国民经济建设完全不在他们的视野之内，与共产党行政官僚的优势正好相反，他们的劣势是：

⑴ 他们是中国经济建设的捣乱者和破坏者。中国国民经济的一切衰落和倒退，按共产党行政官僚的指控，都要由他们承担全责。

⑵ 中国大半保守工农群众原来就不站在他们一边。随着他们中国经济建设的捣乱者和破坏者形像的深入传播，他们更是失去了中国绝大部分群众的支持。

⑶

甚至，由于他们经常地把造反派抛出去作替罪羊，制造了造反派的分裂，也越来越失去了造反派真心的支持。

他们唯一的优势就是能得到毛泽东的直接支持。但正如他们经常地把造反派抛出去作替罪羊一样，毛泽东一旦形势不利，不但常常抑制他们，也常把他们的重要成员抛出去作替罪羊（王力，关锋，戚本禹），这就更使他们处于劣势。

毛派今日之困境与毛泽东文革中的保守主义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2-02-13

中国毛派今日困境的根源究竟在哪里？

文化大革命的最重要文献，也就是文化大革命中的临时革命宪法---1966年8月《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十六条"》，明白规定了文革要达到的中国政治改革目标:

革命之后，中国新型的政权机构

"要象巴黎公社那样，必须实行全面的选举制。"

人民全面选举出来的代表

"可以由群众随时提出批评，如果不称职，经过群众讨论，可以改选、撤换。"

这个决定，是根据毛泽东自把聂元梓大字报描绘为"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北京公社宣言》"以来的一系列革命浪漫主义谈话，作出的。

遗憾的是，正如王希哲1980年《毛泽东与文化大革命》指出的，最终，毛泽东起始的激进主义被他最后的保守主义所消灭。毛泽东这里叶公好龙了，他呼喊的龙真的了，"上海人民公社"可能带来的全国全面选举制度的前景真的来了，他又倒退了。他犹豫几天之后，否决了一月革命的《上海人民公社》。

他说：

"如果都改公社，党怎么办呢？党放在哪里？公社里的委员有党员和非党员，党委放在哪里呢？总该有个党嘛！要有一个核心嘛！，不管叫什么，叫共产党也好，叫社会民主党也好。叫社会民主工党也好，叫国民党也好，叫一贯道也好，它总得有个党。公社总要有个党，公社能代替党吗？"

推到、"夺权"了省市各级基层党委之后，还是要回归到"共产党的一元化领导"体制，不能"一切权力归公社！"

也就是说，毛泽东不断呼唤人民起来"革命""造反"，打倒当权的，甚至在中央当权的"走资派"，但归根结底他要的，他相信的，还是党专政体制下的自上而下的官僚任命授权制度。文革的最终结果，中国的政权制度还是完全复旧。似乎白闹一场，没有积极意义。党内外右派"彻底否定文革"，依据的正是文革只有“破”，没有任何“立”的进步之处，于是咬定了整肃政敌才是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私心目的。左派在这一点上，也很难予以批驳，因为事实，毛泽东手握绝对权力的文革十年，他口号激烈，也发动了人民，但却没有在保障人民与"走资派""官僚主义者阶级"作斗争的民主法制制度建设上，作出一点积极的贡献，留下任何一点有"巴黎公社"影子的人民选举制度遗产！也正因为如此，他一死，右派官僚们政变上台，才足以轻而易举地向人民把文革描述为一场毫无社会积极意义的"十年动乱"。

杨曦光曾猜测毛泽东在"上海人民公社"上的倒退，是一种对官僚主义阶级不得已的让步。是的，我们的确不能苛求历史人物的毛泽东，不能想象中国的政治改革目标能够一天之内达成，但你是革命家，你总要有一点进步给人民，总要留下一点积极的民主选举的制度建设遗产吧？没有！

"李一哲"们也朦胧地感觉到了这一点，他们切身地发现，如果毛主席只是一味地号召人民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去"革命"、去"造反"和"五不怕"，却不在法制的建设上，为人民提供"革命""造反"的民主制度的切实保障，那么，鼓励人"五不怕"造反的结局，只能是让人们最终去作"反革命"，作"革命造反"的替罪羊。因此，中国人民要的，不仅是"革命"的号召，也不仅仅是"四大"的武器（这武器被邓小平右派官僚阶级上台后收缴），更要的是"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这才是根本。于是他们给毛主席写信了，讲这个道理了，结果罹难了！

今天毛派的困境，又是遇到这个问题了。

自1976年以来，当今的中国早已是右派权贵官僚资产阶级专政。左右两边都在反对它。反共右派不用说，想进一步向右，将中国推向非共、反共的西式"民主化"。左派，也天天揭露和攻击权贵官僚资产阶级专政下的修正主义"改开"，给中国工农基层弱势民众带来的痛苦，让他们吃"二遍苦"受"二茬罪"的罪恶。

那么，怎么办呢？

毛泽东曾为左派留下了一段话：

"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那时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话得势于一时，左派则一定会利用我的另一些话组织起来，将右派打倒。"

1968年7月，毛泽东接见红卫兵五大领袖。韩爱晶就当面向毛主席提出了这个问题。毛没有正面回答。他临终前对他身后“腥风血雨”和左派“上井冈山”的判断，算是对韩爱晶“天问”的最终回答吧。

毛泽东没有为他的忠诚的后人留下一套制度化的解决国家最高领导权落到"修正主义"右派手里，又能被"真正马克思主义"的左派依靠民主的途径夺回来的切实可行的办法，只留下了这类貌似悲壮实则虚幻空洞的政治遗言。这遗言，却又正被那发动了十月政变，逮捕判刑了以他妻子江青为首的左派集团的叶剑英，称作了留给他身后的左派发动革命的"锦囊妙计"！多么的戏剧。

在这"遗言"里，毛泽东不是坚信身后的左派"代表了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么？为什么文革整整十年，你就不能将你手订的文化大革命"16条"中国"必须实行全面的选举制"的政治改革目标，坚持到底呢？即便不行，像杨曦光猜的，向官僚阶级让一些步，但坚持一半，或让大半，坚持三分之一，总之，为中国人民也为你忠诚的后人留下起码一点点尚能多少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制度性的政治遗产呢？

有说，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锻造了中国人民的革命造反精神。这是中国不同于苏东而难以彻底变色的重大保障，这就是毛泽东的政治遗产。我同意。但是，留下人民真实当家的民主的政治制度，不是比人民遭难后的"革命造反精神"更为重要，更为切实可行而更有益于人民么？

今日忠诚的毛派，能够按照毛泽东留下的那番"锦囊妙计"来革命，"利用我的另一些话组织起来，将右派打倒"么？真"上井冈山"？真去"南昌起义"？1976年10月，上海马天水、徐景贤们不敢干的事，今日的毛派敢干么？能干么？强人所难！

毛泽东自信说"中国如发生右派政变，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事实如何？毛派已经"容忍"30多年了。为了解释今天还需要"容忍"下去，不需要"上井冈山"和"南昌起义"，于是，毛派中就有了一派辩解说，虽然当今的中国已是右派权贵官僚资产阶级统治，但党的最高领导人胡锦涛（今后习近平），还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共产党还悬有最后的一线希望在他们身上。只要说服胡锦涛们能支持自己，那么我们毛派今天的斗争，还仍然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也就是一种随时注意着观察最高领导人脸色口气变化的"革命"，一不小心，踩在了框架边上，就危险，就要准备作"反革命"去（不是已经有“毛派”人物坐牢了么？）。

理解了这一点，明白了文革中毛泽东激烈的革命主义言辞与他实际的保守主义改革立场这个矛盾留下的结果，才能最深刻地了解今日中国毛派挣扎中所处的艰难的困境！

毛派出路何在？

首先是争取民主。争取民主是第一位的，"反对修正主义"与争民主，是相辅相成的。只有争取到了全民的言论自由、集会自由、结社自由等，你才占据了"反对修正主义"的合法阵地，再向前进，一步一步争取到"16条"规定的中国"全面的选举制度"和"改选、撤换"制度，你才拥有了可能"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民意，用选票合法地将"修正主义集团"请下台的有效手段。

当然，这只是左派的理想。中国的经济基础已经全面回到“新民主主义”多元化，叫"特色社会主义"，它符合今日中国的经济发展阶段的要求，已经是任何力量无法改变的了。左派今日能争取到的民主，只能是对恶性资本主义倾向和路线的制约，使之不至走向极端而尽可能地保障大多数人民的利益，不可能再有所谓“无产阶级专政的民主”。毛派极左派不抛弃这个回到"无产阶级专政民主"的幻想，又事实无法“革命上井冈山”，它就只能流于形左实右的喧嚣，永远无法摆脱它今日政治的困境。

2011年9月9日

“文革鼓励造毛泽东的反吗？”及它的积极面和消极面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2-02-13

网友来问老王:文革鼓励造毛泽东的反吗？

不鼓励，且禁止。但它是有意义的。

历来人民与统治阶级的矛盾，最直接的最尖锐的是与各级官府的矛盾。故农民起义往往也只反贪官反劣官不反皇帝。

一个皇帝如果只规定农民不得反自己，却放手鼓舞人民去反各级官府，打击各级官僚对人民的压迫，让人民出气，使人民爱他，官僚恨他，这就已经是最伟大，最空前绝后的皇帝了。古今中外历史上有吗？从没有。只有毛泽东！你说伟不伟大？

但你要用最理想的民主模式，去要求毛泽东发起文革，连毛泽东自己和中央地方各级官僚，都鼓动人民去反，去打倒，去推翻，你就太理想化地去要求历史人物了。当然，这就势必产生“绝对权威”专制的消极因素，那又是必须对文革实事求是批判扬弃才能更取得历史进步的另一方面的问题了。历史需要肯定的和需要批判的，我们都不要简单化，绝对化。老王肯定习近平的“两个不能互相否定”，就在这里。

事实上，美国的最现代民主它可以允许你反（批评揭露而已）各级官员直至总统，但也还是有个最后的至高无上的“鸟笼”笼罩着美国，维系着美国的最后稳定，不允许你去造反，去打倒，去推翻的。这就是美国宪法。而这个美国宪法，不过是200多年前的华盛顿革命集团及其领袖华盛顿人格的永远的“宪法化”罢了。也就是说，本质上，美国民主允许你反（批评揭露）各级官员直至总统，但不能允许你造华盛顿的反，颠覆华盛顿。这个永远的政治特权，由不受任何历史时期民意决定的美国大法官保障。

因此，美国每届具体的总统，其合法性是由美国人民的票选（至今还不是完全的票选）授予的；而美国历史法统的永远“总统”，则确实，是由二百几十年前华盛顿革命集团的枪杆子打出来，依据自我制定的宪法，自我授予的！

老王

2013年1月8日

改开黑卫兵们，“你们为什么不忏悔”！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2-02-13

右派骂起文革来，开口就是“红卫兵们你们为什么不忏悔”？罪状很多，第一条总是：“文革学生打（死）老师！”

但“改开”30多年来，“老师”又坑了多少学生，奸了（甚至奸死了）多少学生？甚至奸了多少未成年小学生！你们计算得过来吗？改开黑卫兵们，“你们为什么不忏悔”！

开口就是文革“打砸抢”。文革“革命行动”的“打砸抢”，充其量一两年，但“改开”30多年来，黑卫兵们不是遍地的打，遍地的砸，遍地的抢，遍地的骗，遍地的嫖，遍地的奸吗？改开黑卫兵们“你们为什么不忏悔”！

什么是“文革”？文革是16条。一切按文革16条发展的群众运动和发生事件，才是文革，才无论实践对错，都应算在文革账上。不是文革期间发生的一切都是文革。正如不是“改开”期间发生的一切都是改开，都应算在改开的账上，一样。

文革期间，一切违反16条，违反法律的错误及犯罪行为，谁干的谁负责，谁去“忏悔”，凭什么要文革负责？要数千万上亿的文革红卫兵青少年，文革“革命派”（无论造反派保守派）去负责，去“忏悔”？这数千万上亿的文革红卫兵青少年，文革“革命派”今日大多健在，他们可以也应该总结反省自己，但凭什么非要逼迫他们背叛自己的青少

年时代？非要逼迫他们彻底抹黑自己在那革命理想主义年代的全部历史？他们就没有奋发向上可歌可泣的一面？那些逼迫他人“忏悔”的右派精英们，你们自己在文革中又如何？你们能不能拿出那时你们的一切原始相片，原始文字来给大家看看！（老王就这样问过当年成都红卫兵小报主编的胡平）

什么又是“改开”？邓小平说了，中国要发展，这是“硬道理”。但必须避免社会两极的分化和新剥削阶级的出现。这是他改开的“原教旨”路线。 30年一切按邓小平这路线走的中国的变革，也无论其实践的后果如何，都算在改开的账上，违背邓路线的不算。不然，今日中国社会一切骇人的黑暗，“史无前例的浩劫”,莫非都要算在“改开”账上？其实，邓氏的改开，其路线还没有文革十六条如此明确。他的“白猫黑猫，抓得老鼠就是好猫”，当抓得的“老鼠”归谁得利？全民得利还是归权贵得利？他的“摸石头过河”，向什么方向过河？他自己刻意模糊（“不争论”），也被他的后人，暴发的共产党新权贵阶级更刻意模糊，瞒天过海。这么看，相比文革16条的明确，改开30余年史无前例的一切黑暗，还更理所当然地可以算在“改开”的头上！“改开”的权贵及其黑卫兵们，你们为什么不“反思”，不“忏悔”？

事实上，右派精英开口就来的“文革学生打老师”，究竟在号称十年的文革里，打了几天老师？打了几个老师？在几个城市打了老师？哪怕所谓“红色恐怖”，又持续了几天？无非是1966年8-9月的大半个月（所谓“红八月”）。又恰是被中央文革制止。却要抹黑文革整整的十年和千万的红卫兵！而今天的“改开”，不说别的，“老师”“校长”奸了学生无数，只要“改开”，还在继续奸下去！

右派权贵和右派精英开口就来的“文革打砸抢”。究竟打的是什么？砸的是什么？抢的是什么？

“打”确是有两派红卫兵非法打人，武斗，这是错误的。但“砸”，砸的都是各级党委的“档案室”，为的是“抢”。抢什么？抢的是各级党委整人的“黑材料”。这正是人民群众对共产党官僚阶级的革命造反，怎么就“砸”不得，“抢”不得？！那时，两派的红卫兵何曾砸过抢过国家和群众的私人财物一分一毫一草一木为自己占有？我老王当年是“司令”，就严令部属“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而今天的“改开”，不说国家财产的权贵鲸吞殆尽，全国遍城乡的强拆豪夺，那轰轰推土机履带之下，不是无数的民众财产 被砸被碾，无数民众财产被强盗般地抢去？！无数平民百姓的血泪在流淌？而且还在无休止地砸下去，碾下去，抢下去！

今日新生代的年轻人没有亲历文革，他们睁开眼睛来到世界上看到的听到的就是一片右派权贵及其附庸的精英对文革片面的诅咒抹黑和“伤痕文学”的哭诉。他们闭上眼睛一想，文革真是一片黑暗恐怖，于是也就跟着骂。也动不动开口就是：“你想回到文革去吗？”他们就不能开动脑筋设想一下，假设今天，共产党左派领袖发动了政变，把右派领袖统统抓起来“审判”、专政，把社会右派精英的口统统钳制起来，垄断话语权，不许一点反对声音（假设如7-80年代没有互联网），然后决议“彻底否定改开”，社会左派精英不说，原右派精英也纷纷随风倒戈，诅咒抹黑哭诉“改开”，从此30年“改开”只有黑暗。十几二十年后，那时青年的脑海里，“改开”就是这样一幅幅图景：

那是一个共产党上下官僚权贵为所欲为肆无忌惮贪占瓜分鲸吞抢夺国家和城乡人民财产的“史无前例浩劫”时代！

那是一个可以将坦克开进在天安门屠杀百万示威民众的“解放军杀人民”的时代！

那是一个对外奴颜卑膝买办，对美自称“人妻”，对内则疯狂镇压钳制的时代

那是一个学生杀老师，老师奸学生的时代！

那是一个“我爸是李刚”的拼爹特权时代！

那是一个任何老板和上司都可以“潜规则”和无规则随意玩弄奸污女工和女下属的时代！

那是一个迫使数千万女孩、妇女为生存不得不卖身为娼，被“包”，而妓女遍地性病横流的中国有史以来最色情淫乱时代！

那是一个“人民艺术家”重回“娱乐圈”，在“娱乐”市场里只能竞争半裸全裸下贱低俗，卖笑卖肉的时代！

那是一个从中南海到地方官包括法官开口是“性”，是“裸”，可以集体嫖娼，纳数十上百的“小蜜”毫无廉耻的时代！

那是一个从河流到空气环境污染破坏到了人民无法呼吸生存的时代！

那是一个毒食品，毒大米，毒奶粉，毒水果，毒饮水，毒猪肉...无处不毒无物不毒人民谈食色变的时代！

那是一个高楼桥梁见风就倒遇水就垮的“豆腐渣”时代！

那是一个物价天高贿赂盛行，人民活不起，病不起，死不起的时代！

那是每一块煤都浸透了矿工鲜血，隐藏着矿工枯骨的时代！

那是“下岗”“待下岗”工人们排队跳楼自杀的时代！

那是官匪勾结，黑社会横行欺压百姓，“打黑”却倒有罪的时代！

那是一个人人坑蒙拐骗，人人恨不得一口吃掉人人的时代！

那是……（还说得完么？你们自己来往下说吧！）

如何？若那时的“邓右”“改开余孽”竟辩一句说：“但是，改开30年，还是有它积极的一面的啊！”

那时的青年会怎样骂你呢？他们一样的会骂：

王希哲对某左翼组织的建议提纲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2-02-13

1、支持习近平“两个不能否定”。并加以你们的解释和发挥

2、文化大革命对走资本主义道路批判在今天的积极意义

3、文革最应该否定的，是把党内的路线斗争做敌我斗争和刑事问题处理，再由此扩展为全社会派别斗争的敌我斗争化和你死我活的武斗，没有真正建设起人民的民主问政制度和法制。对党内的左右两派和社会各派，都先后带来极大伤害。

4、以上文革的问题，至今并没有很好解决。至今，仍存在着把党内的路线斗争刑事化处理问题，并影响着社会左右两派的尖锐敌对性对立，危害着国家安定。

5、以“两个不能互相否定”为思想指导，认真总结反思文革和改开以来前后两个30年的经验教训，为中国的社会主义特色的人民民主制度建设而努力。

2013年10月

就陈小鲁等的“文革道歉”，再谈我的意见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2-02-13

1、文革的基本路线是“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其基本政策规定是《十六条》。因此，“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路线如果错了。《十六条》的政策规定错了或哪些错了，才谈得上“文革反思”，“文革道歉”。这是可以全民讨论和辩论的。

2、一切文革中，无论任何组织，任何个人由于所处时代的认识局限，所做出的一切有违“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路线和《十六条》政策规定的情事，包括“违反人权”的侮辱性批斗甚至武斗，都应由这些组织的代表者，其支持者和个人去反省，去“反思”，去“道歉”。犯罪的应作出交代和得到惩办。但任何组织，任何人无权将个人的行为强加文革，去所谓“文革反思”，“文革道歉”。这是以个人若干天内犯行后的伪善强奸亿万人曾投入的整个十年政治运动。正如今日“改开”，任何组织，任何个人在改开时代的错误或犯罪（满目都是！），只要你违背了邓小平“既要发展多元经济，又要防止阶级分化”的改开基本路线，那都是你自己的问题。你无权以你个人的错误或犯罪去“改开反思”“改开道歉”…一样。

3、故此，陈小鲁们若确系文革中有有违“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路线和《十六条》政策规定的情事，包括对老师、民众“违反人权”的侮辱性批斗甚至武斗，你良心发现，就应个人向你的受害者道歉，甚至，向当年的干扰文革方向道歉，向文革道歉！不要混扯。不是什么“文革错误”，那是你的错误；不是你伪善的什么“负责任”“大包

大揽文革错误”，而是你在将个人的犯行栽赃文革！让千百万并没有犯你那样错误甚至抵制你那样错误的反对派红卫兵黑头黑脸，有口莫辩。

4、如果陈小鲁们完全接受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决议，否认中共确曾存在一条“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路线，因此，不存在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承认“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文革当然就是毫无意义的“浩劫”，那么他有权“文革反思”，“文革道歉”。但反思和道歉的是他文革中跟随的毛泽东的路线，而不是他个人行为。当然，人们也足可以以今天眼前事实，“反思”文革整“党内资产阶级”路线的正确。

5、如果任何人承认中共确曾存在一条“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路线，也存在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但他肯定或多少肯定这条路线，肯定或多少肯定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老王倾向此），他也有权“文革反思”。同样，他反思的是文革的路线而不是任何个人行为。正如今天毛泽东主义左派们否定“改开”，他应该否定和要求“反思”的是邓小平的基本路线而不是任何违背了这路线的组织或个人的行为一样。

6、实际上，陈小鲁们当年的“红二代”们，有一个很可以值得今天人们讨论的历史文献，叫做《中央、北京党政军干部子弟（女）联合行动委员会通告》。那里面就有文革中人们第一次听到的否定文革基本路线的公然宣告。要说“造反”，这才真是文革中的造反！无论其造反的方向如何，它是文革中“红二代”对毛泽东文革基本路线的惊天动地的公开否定。值得今天无论肯定文革还是“彻底否定文革”的人们，实事求是地去对它加以重新审视和研究。

事实上，这个“造反”，异端的思想，对数年后李一哲的《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深思，不能说没有一点影响。

2013年10月18日

王大宾与王希哲谈文革北京地院东方红温家宝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2-02-13

王大宾：文革时，那时系是连队，班是战斗队。温家宝是研究生。研究生是专门独立的。他们的战斗队叫东方红研究生造反大队。

王希哲：温家宝是头头吗？

王大宾：他是造反大队头头之一。他们头头是三个。一个是钱新，一个是陈学民，一个就是温家宝。

王希哲：那时你就认识温家宝？

王大宾：认识啊。他的裤子的疤疤比我还补得多！衣服扣子也不扣的，样子吊儿郎当。

王希哲：那他还算是穷困学生了？

王大宾：嗯。穷困。穷困学生。

王希哲：不过那时是以补丁为光荣的。我穿的裤子也很多补丁。那时我们李一哲大字报刚出来，省水产厅的领导见我，看见我的裤子满是补丁，都很惊讶。温家宝那时在东方红总部有地位吗？

王大宾：总部还轮不到他。

王希哲：你不是说他很有头脑吗？

王大宾：还轮不到他。那时我们东方红有的是人。不过这个人有心思，不轻易外露。

王希哲：有人说温家宝也参加了批斗彭德怀，是吗？

王大宾：没有，哪有可能呢。那是瞎说。他参加东方红就是保院长高元贵，反工作队。

（下略）

2013-12-02

（王希哲注：最近某网上有人间接向王希哲询问王大宾叙述温家宝文革中参加北京地院东方红造反往事。希望证实。作为历史资料，这里再证实一下。）

宋彬彬“道歉”之后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2-02-13

宋彬彬“道歉”之后，右派多年抓在手里攻击文革的一张极重要王牌，从此没了！

宋彬彬道歉前，右派几十年喋喋不休，王友琴胡平们哭天抹地配合邓小平右派官僚“彻底否定文革”，攻击文革的最重磅炮弹，来来去去就是那大半个来月的“红八月红卫兵打人，打老师！”。十年的亿万人投身的文革，哭来哭去，就哭这几天，哭这位“卞仲耘”。

过去，左派想驳他，不大好说话。因为不知宋彬彬们究竟怎么回事，背景究竟如何。现在好了，宋彬彬们（还有那个陈小鲁）亮相，站到了右派一边，配合右派，就他们当年武斗殴打老师的罪恶，“为文革道歉”。账本一下翻开了。这账本真正一翻开，大家这才看清楚了，卞仲耘被打死在8月5日，恰是毛泽东扑扑回京“炮打司令部”大字报的那一天！

毛泽东大字报这样写：

“可是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和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

毛泽东

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

可见，8月5日前的宋彬彬、陈小鲁（还有邓榕）们的打死“卞仲耘”们，不是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却正是刘少奇邓小平们的反文化大革命，是宋彬彬、陈小鲁（还有邓榕）们跟随着刘少奇邓小平们的反文化大革命路线的作恶——

“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

邓榕当年检举其父邓小平“五十多天”期间在其后操纵其行为的大字报，也交代了这一点。

既如此，宋彬彬、陈小鲁、邓榕们今天还要搅浑什么水？他（她）们搞什么为“文革道歉”？他们转移毛泽东“文革的重点是整走资派”的方向，将运动变成白色恐怖（号称“红色恐怖”），将斗争矛头指向无辜群众和老师，迫害他们，打死了他们，毛泽东写大字报扭转了他们，他们恰是应该向文革道歉，向毛泽东的“整走资派”文革路线道歉啊！呜呼，“无信人之言，人实迂女；无信人之言，人实不信！”

账目这下就全清楚了，那宋彬彬、陈小鲁、邓榕们与“彻底否定文革”右派，原来是一路的人物。右派们多年攻击宋彬彬、陈小鲁、邓榕们，是把他们描画成文革暴力符号，现在，这些“被符号”们为配合右派攻击文革，也就顺水推舟投怀送抱承认了自己是文革暴力符号，舍身“道歉”，将自家的一摊子罪行去栽赃坐实“文革罪行”。好一批右派官僚的“红二代”，好一群“刘景升儿子”。但这一来，右派们却困窘了，不知如何是好了，宋彬彬、陈小鲁、邓榕们这一天起是他们阵营的人了，他们手里几十年的王牌忽然没了，他们不好再攻击宋彬彬们了，倒要开始鼓励他们，“保护”他们了。再要攻击前进的，就须“得陇望蜀”，为宋彬彬、陈小鲁、邓榕们的个人罪行辩解，去要“国家道歉”了。而另一边，左派们也就一下解放了，清楚了宋彬彬、陈小鲁、邓榕们“红八月”罪行，不过是刘邓路线反文革的产物，是被毛泽东愤怒谴责过的“五十多天”里的“白色恐怖”，而可更理直气壮地为毛泽东的文革路线辩护了。从此，中国左右派围绕文革功过评论的斗争形势，将发生重大的变化。

必须再说一遍，那么王希哲彻底肯定文革？不，他一再说了，他否定文革。为什么？他否定毛泽东在文革中，将党内的主张或客观主张某种“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政策意见，作为“你死我活”敌我矛盾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来定性对待，并在发动群众与泛“走资派”斗争的大规模运动中，严重破坏了法制，而又事实没有将他一再提出又规定在“文革十六条”中的“巴黎公社”民主原则，贯彻到“革命委员会”中去。他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的政治多元。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建设上，几乎没有留下一点积极的东西。又恰是这点，有利了他身后的“彻底否定”他的右派政变和

复辟。“毛派”需深思。

2014年元月18日

任志强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吗？-------谈“文革式批判”和“文革式禁止批判”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2-02-13

前段，中国左翼民众对他们认为的任志强的错误言行及作为“优秀共产党员”却背叛党的行径，进行了激烈的批判。忽然，什么方向吹来了风，说是“叫停”了。

谁人“叫停”？先说是王岐山，后说是习近平。搞不清楚。但，右翼为这“优秀共产党员”任志强及保护他的共产党领袖的英明，却大高兴了起来（胡温之后，近年少有现象）。因为，这是所谓“文革式的批判”被“叫停”了。

我要问，“文革式的批判”不好，“文革式的叫停批判”或“文革式的禁止批判”，就好了么？

有人说，他没听过“文革式的禁止批判”。真孤陋寡闻了。文革，就只有“批判”，没有“叫停批判”或“禁止批判”么？

多的不说了。上海红革会批判张春桥，被“叫停”“禁止”了；清华周泉缨批判陈伯达，被“叫停”“禁止”了；广州红旗派批判黄永胜，被“叫停”“禁止”了；杨曦光批判周恩来，被“叫停”“禁止”了；“李一哲集团”批判“中央文革大人物”，被“叫停”“禁止”了.....

为什么？说是因为他们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就批判不得，炮打不得，总之，碰不得的。碰了，你就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反革命。

老王那时就疑惑，文化大革命，不是要批“走资派”么？不是要批“镇压群众运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么？那么，就只应一个标准，就只应问：“他是不是曾走资？”“他是不是文革中执行了镇压群众运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如果还要问他是哪个司令部的人，天晓得！岂不是说，只要他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哪怕他证据确凿“走资”，哪怕他血腥镇压了革命群众运动，也动他不得，反他不得，他“好官我自为之”，你却要为批判炮打了他而粉身碎骨么？只有等明天他莫名其妙忽然被踢出了“无产阶级司令部”，你才可能（可能而已！）翻身。如此，发动群众去投身文革，岂不是发动群众下赌注去参与一场政治赌博？！

有了这疑惑，老王便主张人民群众基于自己的政治经济利益，在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下有权“文革式批判”任何人，包括批判任何“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乃至毛泽东本人，任何人无权对此“叫停”和“禁止”。因此，对人民群众“文革式批判”的“文革式叫停批判”和“文革式禁止批判”，都是老王历来反对，坚决反对的！

当然，有一种“文革式批判”确应否定，就是江青的所谓“毛主席要我咬谁我就咬谁！”。红卫兵造反派的这类“批判”很不少。这种“批判”，就极端错误。这是文革中的负面现象，伤害极大，否定它应该。但因为有了这种批判，就“彻底否定”一切“文革式批判”，不过是为了彻底收缴人民群众手中的民主武器罢了。如果右派认为“文革式批判”是专制而反对，那么，“文革式叫停批判”和“文革式禁止批判”就不是专制了么？更加专制！同样的甚至更加的专制，为什么右派只对“文革式批判”那么抹黑叫坏，却对今日再来的“文革式叫停批判”和“文革式禁止批判”，那么的美化叫好呢？何厚此而薄彼耶？

今日中国的左翼民众批判任志强，忽被所谓“叫停”，为什么？猜，莫非这任某又是今上“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了？管他哪个司令部的人，我看，中国的左翼应只管他任志强该不该批。不该批，就不要批，该批，你尽管去批，激烈去批，“文革式的”去批。王岐山也好，习近平也好，什么人“叫停”，都不要理他！

2016年3月12日

从《师东兵:华国锋访谈录》，看华国锋叶剑英的1976年政变必须坚决否定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2-02-13

无论华叶们怎样巧言如簧，也无论今日仍为华叶政变叫好的人们怎样拾华叶余唾把毛逝世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四人帮企图夺权”的形势渲染的多么“严峻”，紧迫，我们只问：

为什么四人帮就不能向你华国锋“夺权？

难道因为你是“毛主席选定的接班人”，就可以“凡事”了？就不能夺权了？邓小平后来不是就夺了吗？邓小平夺得，四人帮就夺不得？

即便我们信了你，四人帮竟会不顾毛的选定，企图向你华国锋夺权确有其事。充其量，是党内一场政治斗争。说他们会像你们一样用武装政变的极端暴力阴谋手段去逮捕你们，逼得你们不得不“先下手为强”，鬼才相信！你们明知选票政治局选不过他们，中央委员会选不过他们，就拿枪去抓人家，你们还有“道理”？至今还当荣耀被无耻的人们吹捧？这些无耻的人们据说还很要求共产党和中国的“民主”“人权”“法治”？

其实，毛逝世后，中共最高权力的争夺，若华国锋叶剑英们不是用黑暗手段“粉碎”，而是与四人帮们，在政治斗争的合法轨道上作公开的竞争，那时，中共党内的多元民主化，很可能就开始了。社会的多元民主化也将随之开始了。这个可能性，不料30多年后的“倒薄”，又被共产党右派中央真正的“文革余孽”勾结社会上的“民主”“人权”“法治”右派，再扑灭了一次。

华叶政变后的结果呢？后果是文革尚没有被杀的政治异见人物的大批公然被杀。王申酉是华国锋杀的！李九莲，钟海源是华国锋杀的！史云峰是华国锋杀的！孙昭临是华国锋杀的！.....

李一哲大字报，公然挑战批评中央文革（四人帮），中央文革也只是把他们打成“反动思潮”，围剿“批判”他们，没有抓他们（有赵紫阳的保护因素），更没有杀他们。但华国锋上台，出手就抓了他们，将他们定性为“反革命集团”。若不是习仲勋来到广东，少迟几日，“李一哲”及其“集团”，也必将押瘦狗岭随王申酉、李九莲、史云峰等而去！

华国锋用枪杆子政变应付党内斗争此例一开，才真正打开了对政治犯滥杀，社会“严打”滥杀，直至六四开坦克进城对百万民众滥杀的大门！

请大家读读这篇师东兵:《华国锋访谈录 》。里面将华国锋们武装政变的真实动机和面目揭露得一清二楚。有说法怀疑这篇报道的真实，又有说华某的家属也曾出面否认。但是，说师东兵这篇不真实的，你们又凭什么说，华某人家属说的，就一定是真实的？这没关系，我们读了后，都开动脑子，结合后来中国事实发生的一切，来判断一下，这师东兵笔下的华国锋，究竟哪些很可能是真实，或哪些不真实或不甚真实。可以惩前毖后。

2014年8月20日

马晓力女士竟那么仇恨红歌？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2-02-13

一首“大海航行靠舵手”的红歌，什么大事？怎么这个女人就那么仇恨？一再上书共产党中央，满纸的“严查，严查”“追究，追究”？！她是一个反共的女人？不是啊，她叫马晓力，说是一位“红二代”女士。红二代女士竟那么仇恨红歌？不是啊，据媒体报道，这位红二代马女士曾：

“草原恋合唱团团长马晓力用陕北方言演唱的一曲《东方红》，把观众的激情又一次推向高潮，台上唱，台下合着旋律节拍鼓掌。把对领袖毛泽东、对中国共产党由衷的感激之情溢于言表。”

“大海航行靠舵手”马女士说是文革主题歌，《东方红》难道不是首席的“文革主题歌”吗？原来，马女士说，唱“大海航行靠舵手”的人动机是要为文革翻案。为文革翻案是不能允许的，不能容忍的，所以，她要要挟她的“中央”，必须去“严查”，去“追究”。

我们知道，反共的右派对红歌，是极端的仇恨的。他们根本上不喜欢“红歌”所代表的红色江山，他们想推翻这个江山，所以对“唱红打黑”的薄熙来仇恨得眼睛发红，必得拱动他们的中南海代理人温家宝们策划阴谋加之以“莫须有”，将薄“一举拿下”，投入监狱。

而马晓力们这类代表着暴发的权贵“红二代”（相对不少本色的平民红二代）们，则仇恨的是文化大革命。表面的“红色江山”，他们是要的，因为他们的地位，好处全得之于这“红色江山”。文革则不能要。他们对文革的所谓“翻案”已经警惕到了神经质的地步。反共右派的推翻“红色江山”，他（她）们倒不太在意，太神经质，他们甚至可以与反共右派唱和“推墙”，如任志强们，他们以为，换了江山，右派“宪政”了，他们在“改开”中暴发攫取的巨额“私有产权”是一定有保障的，要命的是文革。文革若翻案了，人民的“文革”风暴再起了，他们就知道，一切完蛋了。所以，89全国人民的反腐败运动的罪名首要就是“文革又来了！”，不惜糟蹋“军民鱼水”传统的野战军，上街开枪去打，开坦克去碾。

明白了这些，也就明白了这马晓力们对这场“大海航行靠舵手”演唱会要求“严查”“追究”的本质了：资产阶级专政！共产党内的权贵买办资产阶级要挟他们的右派党中央依据那个“彻底否定”文革的《决议》，继续坚持和加强对共产党内外的社会主义左翼力量的专政，不得有丝毫的放松，不许他们抬头，不许他们翻案，不许他们“挑衅”。

习近平怎么办？中国社会主义左翼力量在近30多年的专政压迫下，奋力抗争，近些年开始了复兴，与习近平没有关系吗？有的，正是“两个三十年不可互相否定”，给了左翼力量党内抬头的依据。“严查政治违纪”？请马女士们“追查”习近平。事实上明眼人可以看到，马女士的攻击“大海航行靠舵手”演唱会的“个人崇拜”云，正是冲着习近平去的。体制内权贵右派联络体制外反共右派企图将习近平如薄熙来一般推倒，早已是司马昭之心。马晓力今日加上了一脚。

在此形势下，左翼要生存，要复兴，要维护自己和人民的权利，就一定要团结起来，给予党内买办资产阶级坚决的回击。有位左大培先生对马晓力愤怒说：你们和反毛分子企图依托权势“的压迫把我的逆反心理挑起来了：老子今后还就要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你愿把我怎样就怎样！”

这不对。

一，不是“老子今后如何”的单打独斗，而是要在坚决的斗争中形成广泛的左翼的抗争阵线；

二，不是消极的“你愿把我怎样就怎样！”，而是人民要做“天下的主人”，重建和发展中国的社会主义民主。

2016年5月7日

附马晓力的唱《东方红》报道：

http://bzrb.newssc.org/html/2009-07/19/content_617395.htm?from=groupmessage&isappinstalled=0

放手让全国人民来“反思”文革，以纪念文革五十周年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2-02-13

“反思文革”“反思文革”.....几十年右派天天喊。最近，他们的同盟军马晓力们因一台《大海航行靠舵手》上书中共中央，要“严查”“追究”文革翻案，还问，“反思文革你准备好了吗？”

早准备好了！请中共中央放手让全国人民来“反思”文革，以纪念文革五十周年。

反思文革，首先有个立场。明白了立场，才有反思的标准。

以中共那个否定文革的《决议》立场？凭什么？为什么不能根据中共开展文革的《516通知》和《十六条》立场？你是反共的，两个决议都不足凭，你是拥共的，凭什么只能拥邓小平的决议，不能拥毛泽东的决议？

我认为，反思文革，不必党的立场，只有一个立场，人民立场，中国最大多数人民利益的立场。

据此，我们以三个层次来反思文革：

一，文革的宗旨和总目标正确吗？

二，毛泽东和中央文革责任；

三，文革中发生的坏事都是文革吗？究竟是谁干下的坏事？

第一层反思：文革的宗旨和总目标正确吗？

文革的宗旨和目标，是反对中国的资本主义复辟，整党内那些主张或实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才是文革，没有别的“文革”。文革中发生的所有偏离这个宗旨和目标的一切，都不是文革本身，它是文革中卷入的各方理解和利用文革衍生的问题。

那么，反对中国的资本主义复辟，不允许将中国劳动人民重新置于资本的深重压迫盘剥下，“吃二遍苦，受二茬罪”，这个宗旨不对吗？不符合中国最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吗？

看看今日中国劳动民众深重苦难的现状吧，我们该怎样“反思”文革？熊蕾女士驳马晓力说，“文革可怕，难道欺压工农大众的资本不可怕？”。这，就是站在人民立场对文革的最深刻反思。很到位。

其实，只要看今天的贪官们，资本权贵“猫二代”们都一色地骂文革，神经质地怕文革，抹黑文革，就已可知文革是不应“彻底否定”的了。

这是第一层的文革反思，是最根本的反思。

第二层反思，毛泽东和中央文革责任

文革在毛泽东和中央文革领导下，几乎全面地整了那样多的老、中级干部，打了许多的“走资派”，错了吗？不是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吗？如果后来的实践证明，文革整的那样多的“走资派”，以邓小平为首（刘少奇死了不算），毛泽东死后，竟全都坚持着领导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这就证明，毛泽东和中央文革错了，真的大错了。但邓小平们不是，他们否定了文革，却一窝蜂向最坏的资本主义无节制“改开”，越来越深也不愿回头地将中国引向资本主义道路了，甚至本人及家族都已成为了富甲天下权贵买办大资产者了，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冤枉他们了吗？整错了吗？没有呀！你们牢骚什么？控诉什么？有整错的没有？也就是当初被打“走资派”，后来证明坚持了社会主义立场的，有吗？有，真不多。但毛泽东中央文革一点没错？也不是，起码，他们不应该将所谓“走资派”老干部当敌我矛盾，当做“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破坏了法制，动不动将人“打倒”，关押。这点，老王早在文革中就“反思”了，向毛泽东中央文革直接提出了批评，要求“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

第三层的反思，这最刺激神经：文革中发生的坏事都是文革吗？究竟是谁干下的坏事？

文革中的确发生了大面积的阴暗面事件。右派“反思”文革，最唠叨不休的，就是这些了。但他们能够证明，这些文革期间发生的阴暗面事件，是文革“整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基本路线下的必然产物吗？不是。

我们看“改开”。放任的资本主义化“改开”路线，有它的必然的社会产物：千百万工人下岗失业，千百万妇女卖淫求生，千百万流离失所的农民工挣扎城市边缘贫民窟，被欠薪，被跳楼，被抓捕，被打死踩在脚下，千百万弱势民众家居被强拆，学生老师相互奸杀斗殴，医生患者相互报复仇杀，从中央到地方“无官不贪”，城乡恶霸黑社会横行，亿万人民天天吸毒气，喝毒水，服毒药，吃毒米，炒毒油，餐毒肉（很快，就要有毒盐上市了！）……。这些，是“改开”中偶发的问题吗？不是，它是放任资本主义化和私有化“改开”的必然。无论你如何的“严打”“严查”，只要这样的“改开”路线不改变，这一切的黑暗，就将随波逐浪无可阻挡地汹涌发生直至冲垮你的最后防线。

而文革中发生的那些阴暗面事件，我们假设“整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群众运动再来，算第二次文革吧，那些右派三句不离口的“毁坏文物”，“斗杀地富反坏”…还将必然地一定地再发生吗？不会了，起码绝不会大面积发生了。它们之间没有必然性。说明什么？说明右派口口声声“反思”的文革，根本就不是文革，恰是文革中某些势力企图挑起混战乱斗，转移文革“整走资派”基本路线的方向。

右派“反思”控诉文革“反人性”“反人类”还有一件最著名罪状，就是“学生打死老师”。老王已经证明，不是什么“学生打老师”，而是“师生打黑帮”。但，即便是所谓“黑帮”，就可以疯狂乱打，就可以将人打死么？这真是“反人性”“反人类”的！但这文革中发生的“反人性”“反人类”的骇人事件，谁干的？现在，冤有头，债有主了，宋彬彬、陈小鲁、马晓力们出来“反思”，承认了正是他（她）们干的！（据说还有个邓榕，尚未听她“反思”）。

问马晓力们，你们干的，就是文革干的么？文革要你们去打死人了？毛泽东中央文革要你们去打死人了？！相反，不正是毛泽东怒斥你们的老子“实行白色恐怖”，“将轰轰烈烈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的么？你们自家文革中干了“反人性”“反人类”的“纳粹，法西斯”罪恶坏事，你们自己认罪便是，向苦家赔偿就是，凭什么栽赃文革，将包括我老王在内的当年数百万千万红卫兵都拉来陪绑“反思”，好像这百万千万红卫兵都“反人性”“反人类”了？好像这百万千万红卫兵都像你们一样地随意打死人了？！

宋彬彬、陈小鲁、马晓力们“反思”文革，将自己文革中的妖魔行为来妖魔化他们敌视的文革，真的是良心发现，忽然同情当年被他们打死的“老师”“地富反坏”了？猫哭耗子。戳穿了，不过是害怕经历了文革“演习”的中国人民再

站起来声讨打倒和清算今天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罢了（89“动乱”呀！）。

把假眼泪抹去吧。诗曰：“啜其泣兮，何嗟及兮”。反思、控诉文革的右派们，你们看见了，你们近半世纪呱躁不休血泪哭诉的文革中“反人性”“反人类”的“学生打死老师”的凶手，正是你们现在的反文革同盟军呀，正是那些邓路线“改开”下的“猫二代”资本化权贵呀。你们找他（她）们算账去！

一定要反思文革！一定要反思文革！左中右派大家都“准备好了吗？”全国人民放手地来“反思”文革，以纪念文革五十周年。

2016年5月9日

推荐夏宁先生《红卫兵整体退出是文革失败重大原因之一》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2-02-13

这篇文章提出的意见是很可以讨论的，老王社长并不完全赞成它，介绍它，是因为文革五十周年之际，向全国当年的老红卫兵们，推荐一颗对国家和人民前途的责任心。

老红卫兵们都知道，依据文革纲领《十六条》，文革的目标是要通过广泛的全民动员的群众运动改造我们国家的政权形式和政治体制，使之按照“巴黎公社原则”民主化，走出一条制度性的由人民管理国家的中国社会主义民主道路来。但这个目标最终没有实现，所以说“文革失败”了。为什么失败？有说，是官僚体系力量太强大了，毛泽东也无力战胜；有说，是毛泽东“欺骗”，他根本就没有真想去实现“巴黎公社原则”，等等不一。这些原因都可以争论，但问题在，改造我们国家的政权形式和政治体制，使之按照“巴黎公社原则”民主化，走出中国模式的民主道路来，这个文革的目标本身，是对的吗？如果是对的，那么，不管文革失败的原因究竟是什么，责任究竟在谁人，我们眼光向前，继续朝前走，朝那个民主目标走就是。这是我们整整几代人的历史责任。不仅是今日中国青年的责任，更是中国当年老红卫兵一代的责任！

曹孟德有诗云：“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但你既然志在千里，你“伏枥”干什么？既然壮心不已，你就应跨过那“枥”，继续朝那“千里”奔去。气力不济么，便跑慢些，但总要向千里一步步跑去，至死方休。

夏宁先生是当年上海中学红卫兵代表大会常委之一，“一月革命”后的上海革命委员会成员。年七十余了。他就是这样一位半世纪不息肩，牢记着老红卫兵对国家人民的责任只管朝向中国千里的民主目标奔去的“烈士”，虽古稀暮年，仍青春永在。

推荐夏先生，就是为了呼唤和鞭策更多的老红卫兵“烈士”们，越过“枥”来，再肩起责任，伴随今天的千千万万青年，继续朝着中国民主化的“千里”目标奔去。

老王社长

2016年8月13日

夏宁：红卫兵整体退出是文革失败重大原因之一（略）

胡德平逻辑一片混乱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2-02-13

胡德平，既然你“发现”苏联确实是“修”了，既然你想起了苏联如毛主席反修文章所说，已经是新资产阶级特权阶级对人民剥削和专政了，因此，它的最终垮台，你“觉得垮台就没有什么了，值不得大家悲伤，也不值得难受”了，那么，逻辑上，你就应为苏联没能发生文化大革命，打击这个新资产阶级特权阶级，而导致的苏联最后的悲剧而难过；你就应为中国在毛主席领导下发生了打击这个新资产阶级特权阶级（当然包括了你的父亲们）的文化大革命而感到庆幸；你就应为中国打击这个新资产阶级特权阶级的文化大革命最终失败于你和你父亲们拥戴的这个新资产阶级特权阶级的最后胜利而悲伤；你就应为今日中国人民被你拥戴的“三中全会”后的特权权贵们下令“手握现代化的武器，驾驶着第三代主战坦克向着手无寸铁的”人民镇压前进，使他们至今不能如苏联人民一般推翻这个特权权贵

阶级统治而愤怒。一句话，你就不应该否定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可是，你的逻辑却一片混乱，你又那么拥戴“三中全会”，拥戴否定文革“拨乱反正”“改开”后特权更为暴发，因此压迫人民更肆无忌惮的特权阶级，不知道你究竟在高兴什么悲伤什么，甚至搞不清你究竟在说什么！

你反对习总的“两个三十年不互相否定”。你耍的是逻辑诡辩。习总的“两个互不否定”，反对的是“彻底否定”，即把前三十年或后三十年截然对立，抹得一团漆黑。一无是处。这是某些特殊利益集团处于政治需要的形而上学否定。习总主张的“两个互不否定”，是不要割断历史的辩证否定，是以人民最大利益为坐标该肯定就肯定，该否定就否定的扬弃和继承。你耍个手段，取其一点不及其余，挑拨性地问：彭德怀、薄一波、习仲勋（点明“习总的爸爸”）能不能否定？好像彭薄习肯定了，文革就必须彻底否定；文革不否定了，彭薄习就只能否定。居心险恶。难道文革就只有彭薄习们？

好，按你的逻辑，“改革开放”要不要否定？你是肯定的。如果肯定，那么，数千万工人下岗失业生活穷困无着多少人被迫自杀也要肯定？数千万女工女青年被迫卖淫“作鸡”也要肯定？无数矿工惨死矿难也要肯定？人民上不起学看不起病也要肯定？在一切向钱看“闷声发大财”下，充斥社会的坑蒙拐骗也要肯定？……。特别是你描述的1989年“手握现代化的武器，驾驶着第三代主战坦克向着手无寸铁的”人民镇压的“三中全会”权贵的作为，也要肯定？

胡德平，你说，

“那我们否定的是什么，否定的是三中全会以来的拨乱反正，否定的是改革开放，不就把我们自己给否定了吗?”

呵呵，胡某，难道你真的认为你“自己”不该否定？你真的认为你们“自己”，也即“三中全会以来拨乱反正”“改革开放”后暴发的如你所引述的毛主席所说的那个“特权官僚阶级专政”，不该否定？太该否定了！你“闹不清”？装什么糊涂。

2016年8月31日

附：胡德华：是不是不能否定文革？

2016-08-29

如果苏共真是像它所承诺的，是一个全心全意为苏联人民，为世界人民服务的，为解放全人类服务的政党。如果苏共像是在战争年代中表现的冲锋在前，退却在后，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如果要是这么好的一个党垮台了，那么我觉得首先是苏联人民太没有眼力劲儿了。这样好的政党垮台确实是值得很悲伤的，不但是苏联人民应该悲伤，我觉得全世界有是非观有正义感的人民都应该感到悲伤。

但究竟事实是怎么样的呢?我想起反帝反修的火红年代， 1964年7月14日中共中央发表的《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一文，毛主席下了很大功夫参与修改、定稿，甚至亲自改写了一大段话，揭露苏联的“特权阶层”：“苏联特权阶层控制了苏联党政和其他重要部门。”

这个特权阶层，把为人民服务的职权变为统治人民群众的职权，利用他们支配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权力来谋取自己小集团的私利。这个特权阶层，侵吞苏联人民的劳动成果，占有远比苏联一般工人和农民高几十倍甚至上百倍的收入。他们不仅通过高工资、高奖金、高稿酬以及花样繁多的个人附加津贴，得到高额收入，而且利用他们的特权地位，营私舞弊，贪污受贿，化公为私。他们在生活上完全脱离了苏联劳动人民，过着寄生的腐烂的资产阶级生活。……他们唯一的考虑，是如何巩固自己的经济地位和政治统治。他们的一切活动，都以特权阶层的私利为转移。”

现任俄共的总书记久加诺夫认为苏联共产党的垮台，源于苏共对于政治权利的垄断，对于经济和一切资源的垄断，对于真理的垄断。他这么一说，我觉得垮台就没有什么了，值不得大家悲伤，也不值得难受。你要是再往下想，有几个问题就要搞清楚了。苏共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党，是不是像它党章里写的那样的一个党。如果不是这么一回事呢?

我觉得我们对于苏联的历史，对于俄罗斯的现状我们到底了解不了解，知道不知道。如果说我们连基本事实都不知道，连俄罗斯人民想什么爱什么拥护什么厌恶什么都不知道，那么我们对于苏共的垮台我们是应该高兴呢还是不应该高兴呢，该难过呢还是不该难过？我觉得我们连一点判断的基础都没有。

大多数俄罗斯人民不拥护俄共

不了解情况就下结论，是不谨慎的，是会闹笑话的。所以我们要首先了解目前俄罗斯的现状还有苏联的历史，这样我们才能够知道是戈尔巴乔夫一个人叛变苏联就完蛋了，还是苏联人民抛弃了苏共。我们埋怨了所有的人，埋怨苏联的领导人背叛，埋怨苏联人民没信仰，埋怨帝国主义的颠覆，而唯独不从内因查找问题。这对吗?这符合辨正唯物主义吗?

目前俄罗斯从历史上讲是进步了、解放了呢?还是俄罗斯人民又回到了水深火热之中，俄罗斯人民又重吃二遍苦，重受二茬罪了呢?反正我知道在俄罗斯选举一人一票，俄共得票百分之十几，只能说明绝大多数俄罗斯人民不拥护俄共。怎么办呢?能不能像国民党那样，励精图治，锐意改革，再选上来，这样执政的合法性源于人民授权，而非枪炮刺刀。

苏联红军都是男儿

至于说苏联人民竟无一人是男儿，那么我想知道什么样的人是男儿，是不是手握现代化的武器，驾驶着第三代主战坦克向着手无寸铁的苏联人民开枪开炮，横冲直撞的军人就叫男儿呢?我不同意这样的看法，苏联红军是保卫祖国反对侵略的，他的对手是外国侵略者，屠杀手无寸铁的群众是英雄吗?是男儿吗?

我恰恰觉得有着反法西斯光荣传统的苏联红军，敢于抗命，不怕上军事法庭，这才是英雄，这才是男儿，所以我觉得苏联红军都是男儿。（会后我听说，政变集团曾命令克格勃抓捕叶利钦，但是有几万苏联人民自动拿着铁锹洋镐保卫叶利钦，克格勃当场还打死了民众，但苏联群众并没有后退，没有害怕，没有散去。苏联有的是男儿，关键是男儿站在哪一边。我心情也挺沉重。）

不否定前30年，是不是不否定文革？

另外还有网上说，“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30年否定改革开放前的30年，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30年否定改革开放后的30年。”这个，我觉得首先我们要搞清楚是谁否定了前三十年，否定了前三十年的什么问题。

我们这一代是跟共和国一起诞生一起成长的，我们对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还都没有忘记。如果大家不健忘的话，前三十年又分前十七年和后十年文革。我想大家都不应该忘记，毛主席认为长期以来，一直有一个以刘邓为首的资产阶级黑司令部在共产党内，与毛主席为首以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在斗争，而且在很多领域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所以要夺权，所以要搞文革。

全部夺权夺完了，刘、邓黑司令部彻底打倒了、彻底否定了，这才实现了所谓祖国山河一片红。为此还出了纪念邮票，听说现在一枚邮票还价值连城呢，是文化大革命彻底否定了文革前的十七年。而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代表开始的拨乱反正，彻底为并不存在的所谓刘、邓黑司令部平了反，为刘、邓、陶平了反，为彭、罗、陆、杨平了反，为薄一波等所谓61个叛徒集团平了反，为彭德怀、贺龙等一大批开国将领平了反，彻底否定了文革加在他们身上的反革命罪名。

我不明白的是；不能否定前三十年，我们是不是文革不能否定，是不是反彭德怀不能否定，是不是反右也不能否定，是不是薄一波依然是革命的叛徒也不能否定，是不是毛主席所说的习总的爸爸习仲勋：“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是一大发明”是不是也不能否定。如果说都不能否定,那我们否定的是什么，否定的是三中全会以来的拨乱反正，否定的是改革开放，不就把我们自己给否定了吗?所以我也闹不清了，我但愿它不是真的。

文革不可“彻底否定”的价值，正是巴黎公社民主原则方向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2-02-13

“彻底否定文革”，理由是，它没有任何建设性。而你要肯定文革，或有分析地肯定文革，理由也就必须指出它具有历史的建设性。这建设性在哪里？就是文革纲领《十六条》指出的巴黎公社民主原则方向，它是文革不可“彻底否定”的唯一价值所在。

“巴黎公社原则”，揭去那洋味的“巴黎”，无非是民主原则，无非说的是国家一切官吏都必须是人民公仆，由人民选择出来，由人民淘汰下去。是人民决定官吏的去留，而不是官吏决定人民的命运。这样的原则是“教条主义”？这样的原则在任何一个真正社会主义理想人士的心里，不是“永存”的？难道它可以被嘲笑？难道它仅仅是几个可用可不用的“措施”、“方法”，而不是是“无产阶级专政”或“人民民主专政”赖以现实的具体体现？甚至，难道这民主原则是与“无产阶级专政”或“人民民主专政”对立的？那些蔑视民主原则却高调“无产阶级专政”的“左派”是些什么人？恐怕

是打着“无产阶级专政”旗号的社会法西斯分子罢了！

文革十年，我们“反修防修”“批判资本主义”，但这都是在“破”，我们“立”了什么呢？我们由此建设了一个人民能够决定自己命运的制度了吗？没有。没有，文革还有什么意义呢？难道不该“彻底否定”？

文革的意义，仅仅因为文革规定了民主的原则，指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方向。正是这目标，指引了千千万万投身文革的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年学生红卫兵和知识分子的奋斗。摈弃了它，嘲笑了它，背叛了它，你就根本没有任何理由再去肯定文革，这文革剩下的，就确实只是一场毫无建设性目标的“打倒”，互斗，相杀的混乱，货真价实的“史无前例的动乱”。

人们提出疑问，毛泽东不是一开始就以“20世纪巴黎公社”，“北京人民公社宣言”和亲定《十六条》来号召文革的么？怎么一月革命，“上海人民公社”真的来了，他倒叶公好龙了呢？

张春桥传达了毛的解释说：

“如果都改公社，党怎么办呢？党放在哪里呢？公社里的委员有党员和非党员，党委放在哪里呢？”

但是，当初毛主席就没有想过这一点？

说明了，人民的选举民主与“党往哪里摆”这个关系，这个问题，毛主席在发动文革之时，其实还没有想好。于是，“还是叫革命委员会好”。这革命委员会有什么“好”呢？三结合，多了个“群众组织代表”和“军队代表”，与“革命干部”一起，由党中央批准授权。与十七年苏式自中央而下任命授权的党官僚制，没有区别。邓小平上台翻手复旧。

老王（那时的小王）记得曾与习仲勋有个争论。王希哲在一次讨论会上提出，毛泽东与铁托相比，铁托看来更伟大一些，毛泽东与铁托都对斯大林体制有所批判，铁托没有搞文革，但他向前实际走了一步，探索建立了社会主义“工人自治”民主制度，毛泽东搞了文革，但却没有向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方向，走出实际的一步。上海尝试走了，他还喝令回头。一步建设性的尝试比十年批判性的运动，更显重要。习仲勋听说了，召去希哲呵责道：“王希哲，你怎么说铁托比毛主席伟大呢？不错，铁托也很伟大。但你怎么能用铁托来贬低毛主席呢？毛主席的旗帜你还高不高举啦？！”

实话说，自“四五运动”被镇压至民主墙时期，是老王对毛最“大不敬”时期。今天，铁托的南斯拉夫已经瓦解消亡，现在看，铁托的“工人自治”制度与后来的南斯拉夫民族分裂是否有关，很有可能，且看作铁托社会主义“工人自治”制度尝试的失败。但毛泽东的文革不也失败了吗？

我们不苛责毛泽东文革中尚未把人民的选举民主与“党往哪里摆”这个关系问题想好，如网友所说，毛非常慎重，党的集权领导对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的稳定统一极其重要，因此他未能向前尝试一步，但是，又半世纪过去了，难道人民的选举民主与“党放在哪里”，真是中国熊掌与鱼永不可解之题吗？毛之后的中国人民，就真的永远也不能想出或发展出更妥善更合乎国情的解决办法来了吗？或者，不再追求人民的选举民主制度？弃之如鱼“目”？甚者把它视为“西方阴谋”？如此，还有什么社会主义呢？没有了社会主义，共产党的统治又算什么呢？

巴黎公社原则，人民选举民主制度的建设方向是文革留下的最重要遗产，是中国人民永怀期盼燃烧其心的丹柯般的追求，有了它，才是文革所以不可“彻底否定”的根本所在。

2016年9月3日

“遇家兄妹”的《出身论》与马晓力胡德平们的《出身论》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2-02-13

堪培拉的会上，又见遇罗文先生。自然，他的发言又谈起了他的哥哥，著名的遇罗克。

遇罗克著名，因为他1966年写了篇《出身论》，反对家庭出身决定一切，反对“自来红”。他是从反对“一幅流毒极广的对联”开始的。这对联是：

“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

老王早说过，撇开“好汉，混蛋”那两个刺激眼睛带侮辱性的价值评判用词，让这副对联中性化，改成：

“老子是共儿拥共，老子反共儿反共，基本如此”，对不对呢？遇罗克先生反不反对呢？可以肯定，遇罗克也一定反对的。他的立论是：

“（对联）错误在于：认为家庭影响超过了社会影响，看不到社会影响的决定性作用。说穿了，它只承认老子的影响，认为老子超过了一切。实践恰好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社会影响远远超过了家庭影响，家庭影响服从社会影响。”（《出身论》）

出身红的可以黑，出身黑的可以红，不能歧视。遇罗克要为“黑”们争取“红”的权利：

“同志们，（血统论）这样可恶的东西，不打倒它，如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打倒它，哪里去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的接班人？不打倒它，中国的颜色就必将发生改变！”

这观点，毛其实早就提出了。组织中央文革的时候，第一批提名没有姚文元。戚本禹说，他提出了。他说：

“希望让姚文元参加进来。江青同意我的意见。但是陈伯达反对。他的理由是姚文元的父亲姚篷子在历史上有变节行为。这个问题就提到了主席那里。主席就说了，老子反动，儿子就不能革命啊？这是两回事嘛。老子反动儿子革命的很多。陈独秀后来叛党，可他的两个儿子是革命烈士！毛主席一锤定音，姚文元进了中央文革。”（《戚本禹回忆录》）

所以，说中央文革因《出身论》迫害了遇罗克是不可能的。也正如当年遇罗文们发布《出身论》的编者按开篇所说：

“目前，北京市的中学运动普遍呈现出一派奄奄待毙的气象，造反派虽然十分努力，群众却总是发动不起来，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依然猖獗如故。这种现象，不由得使许多同志疑惑起来：究竟是什么东西至今还这样有力地阻碍著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批判呢？我们认为，不是别的，正是在社会上广有市场的唯出身论。过去各中学所普遍执行过的那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根子不是别的，也正是反动的唯出身论。”

唯出身论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打倒”。

中央文革奉毛指令开数十万人群众大会批判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放手地支持了声称“老子反动儿背叛”的无数的“遇罗克”“遇罗文”等家庭出身不好的“黑七类”们起来“革命”，起来组织红卫兵，放手让他们“红”起来，让他们竞争红，直至红到不可思议，红到了徐水良“红暴”那样的疯狂程度！为他们撑腰，钦定他们为“革命左派”，瓦解那些“出身成分好”的“保守组织”。文革究竟算几年？若采三年文革论，可以说，文革三年是中国“黑七类”们相对最解放的时期，最舒张的时期！

但令人沮丧的是，文革最终被“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老子英雄”们扑灭，江青中央文革成了阶下囚，但，当年为江青们所解放，声称背叛了家庭出身去“革命”，去争着“红”的“儿背叛”们，却没有表现出一点对当年江青中央文革解放自己的感恩的良心，倒把他们曾受迫害侮辱歧视的一切旧账，算到了江青和文革的头上。非但如此，他们不少还纷纷地再“背叛”，重新回到了“家庭出身”的立场，去反共了。

真建议社会学家们抓紧统计一下，当年“背叛家庭出身”而红，而“革命”的各造反派组织成员特别是其头头，今日坚守拥共拥“红”立场的，比例多少？或反过来，文革后再背叛，回归“家庭出身”立场，高调低调反共反红的当年各造反派组织成员特别是其头头，比例又是多少？以我的观察和感觉，文革由黑争红，文革后由红回黑的那比例是相当相当的大，完全压倒性的。

有了数据，我们回过头看，半世纪前闹的那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或者改中性了，“老子是共儿拥共，老子反共儿反共，基本如此”，究竟是对还是不对呢？好像还有点对吧？老王不敢说。因为不敢不“政治正确”。

但现在，是反共的英雄豪杰敢说话的时代了。网上有位很活跃的反共英雄倒说的直白：

“血统论正确率达95%，遇家兄妹现都是反共反革命的英雄”！

他这一翻案，就把“遇家兄妹”的历史贡献本钱全剥夺了。

血统论正确论是这位反共英雄一人偶得之见吗？还真不是。它已经成为了今日反共革命派组织反共阶级队伍的政治理论基础。现在，我们网上经常看见，反共英雄们发出号召，号召一切“地主、资本家、国军，受共产党迫害者.....的后代们，都联合起来组织起来，革命推翻共产党”。你看，他们的反共号召对象没有包括“红二代”“红三代”，

他们反共革命先行就排除了“红二代”“红三代”。显然，这是今日的血统论。这怎么行呢？为什么出身红就没有黑的权利了呢？为什么红就不能变黑了呢？这时，怎不见“遇家兄妹”出来再写一篇《出身论》，反对这种血统论呢？

当年，“遇家兄妹”写《出身论》反血统论，因为那时，“家庭出身不好”的一切“地主、资本家、国军，受共产党迫害者.....的后代们”，都想表现拥共，都想“革命”，都想变“红”，因为“社会影响远远超过了家庭影响”，那个时代，“社会影响”，红是时髦的，革命是时髦的，越红越革命才可能越有出路。写《出身论》，坚说老子黑儿子可以红，不因为它是什么真理，而因为如此说，才可以为“黑七类”们争得一条出路。不是争反共的出路，而是争“投共”的出路。

但现在，时代反过来了。现在反共时髦了，反红时髦了，向共产党的革命历史反攻倒算时髦了，当然，“遇家兄妹”和一切“地主、资本家、国军，受共产党迫害者.....的后代们”，就不会写《出身论》了，不再反血统论了，相反，血统论是他们召唤反共基本队伍的旗帜了，血统论利于他们号召一切“黑二代”“黑三代”“黑N代”.....们参加他们一起来“革命”，推翻共产党清算共产党了，他们就要提出“老子英雄儿好汉”，黑家庭出身“自来黑”，“血统论正确率达95%”，大大超过当年对联的“基本如此”了。

遇罗克写《出身论》，反对“自来红”。老王想，现在，该轮到谁出面，再来写一篇《出身论》，反对“自来黑”呢？应该是马晓力，陈小鲁，胡德平，任志强们了！风水轮流。红也要有黑的出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他们要为“红二代”“红三代”们争取黑的权利了！

他们可以这样写：

“ 家庭出身不能由己，道路可以选择。我们虽然出身红色共产党家庭，是红二代、红三代，但我们早已是资本巨富。在今天红色成了“余孽”的黑色时代，‘社会影响远远超过了家庭影响’。我们可以背叛我们的家庭，我们可以仇红，反红，仇共反共，臭骂共产党革命历史，直到把共产党送进坟墓。怎么能只看我们家庭出身搞血统论呢？你看，戈尔巴出身农民家庭，叶利钦出身工人家庭，不是他们把苏共送进坟墓的吗？你们发出反共号召怎么可以排除我们，不包括我们呢？血统论不对的呀，重在表现呀。为了洗刷我们过去红的罪恶，我们仇红反共起来，一定比你们更积极更坚决，更心狠手辣呢！”

多妙的一篇《出身论》！四美具二难并，“遇家兄妹”的《出身论》与马晓力胡德平们的《出身论》，真可双璧争辉。

马克思说，历史上不少的“事变和人物，可以说都出现两次。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笑剧出现。”

现在，马晓力、陈小鲁、胡德平、任志强们已被笑纳入了黑色阵营那“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5%之列了。今天，他们既能因红富贵，又能反红争黑，越黑越锋头，早有了名利双收的好出息好出路了。

2016年11月30日

向蒯大富韩爱晶两兄长谈一下希哲的自传《走向黑暗》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2-02-13

近日，蒯大富韩爱晶两兄长微信里都向希哲提到了希哲20年前的自传《走向黑暗》。这里我稍谈谈。

这部自传，记录了希哲自1966年文革始至1981年全国“民主墙”被邓小平取缔镇压和入狱的那段历史。它对历史事实的叙述是真实的，对希哲自己的思想演化过程的叙述，也是真实的。但现在回头看，有一个重要错误，就是对毛泽东主席的认识，那时，是过于向右偏激了。

希哲前不久都说过，文革批林批孔后，他只是对毛和中央文革的一些说法做法开始有批评，主笔写了《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仍然是拥毛的。“小王”对毛最愤怒和背离，始于毛和中央文革对民众纪念周总理的“四五运动”的镇压。后来入狱（第二次入狱），通读了《资本论》，感到了资本主义作为社会发展的不可逾越的“自然阶段”，它的复辟是必然的，无可抗拒的。因此，虽对毛的文革反官僚阶级路线继续肯定（提出了“人民文革”概念），但对毛文革的反资本主义路线（“让资本主义绝种”）的路线，则是否定了。认为毛建国后，应坚持他七大确定的“新民主主义”路线。

希哲这时的全部思想和要贯穿表达的意思，读了《走向黑暗》里“后记”这一段，就全能了解了：

《走向黑暗》后 记

一九九一年夏，从遥远的莫斯科传来“八.一九”政变的消息时，我已在狱中度过第十一个春秋了。罗海星敲响了水管（这是我们的“电话”铃声）。我们各自爬上了窗口。

“怎么搞的？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他有些惶惑。

我兴奋地说：“CP完蛋了。叶利钦胜利了！”

随之，我们看到了共产党政权在苏联和整个东欧令人目瞪口呆的土崩瓦解。

那一天，十二月二十五日，红旗终于无可挽回地从它飘扬了七十余年的克里姆林宫上空飘落下来了。作为政治犯，按理说，我们应该是高兴的。但罗海星告诉我，他有些难过，他曾是一位共产党员。

我也有些难过。望着这零丁飘落的红旗，不免心酸，双目有泪。

啊！红旗！红旗！当年保卫过你的保尔.柯察金们哪里去了？二十年前，我们千千万万的青少年踏进文化大革命的第一天起，就是以保卫红旗为矢志的。我们叫做“红旗派”.像保尔一样，我们也曾经在那鲜红的旗帜上洒下过几滴自已的鲜血。

是我们背叛了红旗，还是“红旗”背叛了人民？

我曾经说过，对本世纪初叶那些追求共产主义理想的先躯者们的奋斗，我始终怀抱一种敬仰之情。人类的美好理想，从孔夫子的“大同”到西方耶稣的“博爱”，都是一种朦胧的共产主义精神。人类几千年都夸父追日一般，追逐着这个伟大崇高的目标。

但是，当共产党胜利了，它把这乌托邦施行於社会，强制人民去实行的时候，我们却看到了它给人民带来了多么巨大的空前灾难。

从纯粹个人的感情来说，亲眼看到这面人民曾为它付出了巨大牺牲的红旗飘落下来，是会感到难过的。但是不要忘了，正是这面鲜艳的、美丽的、似乎一切都是在为人民利益着想的红旗，成为了布尔什维克派共产党对人民实行专制统治的全部藉口。

那末，让历史上应该消逝的东西消逝吧！

“无论古老世界崩溃的情景对我们个人的感情是怎样难受，但是从历史观点来看，我们有权同歌德一起高唱：

既然痛苦是快乐的源泉，

那又何必因痛苦而伤心？

难道不是有无数的生灵，

曾遭到帖木儿的蹂躏？“（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

一九九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希哲现在是怎么认识的呢？希哲仍然坚信，资本主义至今没有释放尽它能容纳的全部社会生产力，它还有长远生命力，那末，按《资本论》所论断的，它将像水的顽强向下流淌一样，无可阻拦。但，任其泛滥么？不！还是需要社会主义的左翼力量去抵抗它，抗御它，筑起高耸云天的大坝去因势利导它，不可任其泛滥汪洋恣肆，给人民带了没顶的灾难。

因此，希哲那时，是片面理解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一个历史唯物主义者，他相信历史的规律，他理解在这历史规律下弱势民众所可能遭受的无可避免的痛苦，他不能纯出于宗教般慈善的心，去希图根本扭转历史车轮，但他又不能在“那都是必然的”的冷酷眼光下对人民的痛苦听之任之。他应在顺其规律的基础上，尽可能地去奋斗，减轻人民的痛苦，为人民谋最可能的利益，支持人民对资本主义弊端的一切反抗。鼓吹放任资本主义泛滥的右派开口闭口“人道”“人权”，咒骂人民对资本主义的反抗对社会主义的向往，诬其为“脑残”“二百五”，其实，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才是最人道，最人权的“人道主义者”“人权主义者”！

这个角度看，毛泽东文化大革命发动人民批判资本主义路线，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运动，是有他深远积极意义的了。由此，我们也可以理解了，今日中国，最坏的资本主义泛滥横流，广大弱势民众苦痛不堪的情况下，毛泽东与文革被污化诅咒三十余年后，人民竟又会那样普遍地怀念毛泽东和他的文革路线了，也就能理解左翼社会主义力量为何能在中国再次地崛起了。

因此，《走向黑暗》，希哲在这点上是认识有了深化的。特别2007年后，希哲一面支持左翼民主运动的兴起，同时，也对自己有所纠偏的。

我认为在“反对新生资产阶级”垄断社会权力，“反对社会两极严重分化”，“共同富裕”的邓左派路线下，共产党是可能走出一条社会合力制约的“可控的资本主义”道路的（这就是民主！）。关键在左翼力量的觉悟、兴起和日益强大。

但是，我们必须注意到左翼中的“革命”倾向。极左翼“革命者”坚信社会主义今日是可以胜利的。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复辟，不过是邓小平和共产党占了统治地位的右派官僚的主观背叛，是对毛泽东文革的私怨报复，是他们个人的品质问题，而不是社会规律的必然性问题。因此，习中央对过去三十年资本主义无节制泛滥的纠偏、“筑坝”，他们不满意，他们要求习中央路线，必须回归毛泽东路线，否则就要“革命”，推翻“特色政权”，咒骂一切不对习路线持“革命”“推墙”态度的左翼人士为“保党救国派”，“保皇派”，“宋江”。这又将是另一个极端。希哲一般不喜写长文，不求一篇面面俱到。这问题，得便专门再写吧。

稍作回答。谢谢蒯大富韩爱晶两兄长。

我们怎样看文革与89运动的关系？ ---对某些左翼朋友就89民主运动质疑的回答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2-02-13

问：89运动究竟是什么性质运动？

老王社长答：

89运动，是社会主义性质的运动。是中国人民文革以来始终为争取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权利而斗争的民主运动。运动的基本口号是“反腐败，反官倒，要民主”，与今日中国左翼的政治要求完全一致，一脉相承。89运动，它是“改开”后，中国资本主义开始复辟，官僚权贵势力开始冒头与中国广大人民群众利益发生的初步的冲突，这个基本矛盾基础上发生的人民运动，反官僚特权运动，当然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民主运动。

问：什么人“操纵”了运动？它可以决定人民运动的性质吗？

老王社长答：

有人说，方励之等一批资本主义倾向人士影响了学生和操纵了运动，故不能肯定89运动的进步性质。错了。任何运动的性质，是参与和构成运动的那些阶级广大群众的利益、愿望，也即他们的阶级向往决定的，而不是少数所谓“操纵”的头面人物所决定的。89运动是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延续，没有文革，就不会有89规模的运动。为何资本主义倾向人士似乎成领军人物？因为，76政变后，中国左翼领袖人物活动人物，悉数遭到镇压，不能抬头，文革虽片面被右派官僚宣布“结束”，“彻底否定”，但群众民主运动的惯性却持续向前滚动，领袖运动的空白，便由随邓变色的“忽然右翼”精英们乘时填补了，他们扮演了头面的角色。但这时的他们，还不能公然提出向社会主义全面挑战的资本主义口号，即便提出一点，也不能为参加运动的百万千万民众所接受。向毛泽东像扔鸡蛋的三人，正是由学生纠察队扭送公安。可见，右翼精英不能改变89运动的社会主义民主运动性质。

四五运动同理。有人说，76年的四五运动，是邓小平右派官僚背后“操纵”的，性质是反文革的。荒唐！席卷全国，起码涌向天安门广场那数十万含泪送上花圈悼念周恩来总理的民众，他们的情感，他们的愿望，他们的要求，难道可以是被几个背后的什么人“策动”“操纵”的吗？不错，民众要求对文革后期出现的政策极左倾向纠偏，特别对中央文革越来越明显将斗争矛头指向稳定全局的周总理不满。但这不正是人民对国家对社会的历史主动性的表现吗？难道这不正是文化大革命所要达成的目标和所获得成果吗？难道人民只能拥毛拥中央文革才是文革，为纠偏批评毛批评中央文革就是反文革？事实上，正因为毛主席和中央文革对四五运动性质的错判和错误处理，为当年十月右派官僚政变得到了广大民众一时的热烈支持，准备了条件。这对左翼政治家应是个极深刻的教训。难道左翼至今还未能领悟四五的教训？

问：邓小平镇压89运动有功吗？

老王社长答：

绝对是罪恶。他将传统的人民子弟兵野战军推上与人民民主运动直接激烈对抗的第一线，迫使他们在双方情绪失控时向民众开枪，严重破坏了军民鱼水血缘关系；他“为渊驱鱼，为丛驱雀”，将满怀热情参与社会主义民主运动的千千万万浩浩荡荡原来决非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民众，打成“反革命暴乱”，将其推向了反共反社会主义阵营的一边，从此海内外才有了反共“民运”（虽然民众的大多数都能逐步认清那是邓小平个人的罪恶，而回头重新为社会主义奋斗）。他的六四血腥镇压，从此为中国资本主义肆无忌惮的复辟，为官僚权贵恶性膨胀肆无忌惮掠夺人民财富，开启了长时期再无反抗力量的大门！雪崩般全面的腐败，就从六四后开始，造成今日全国的鱼烂。

邓不出动军队无法收拾局面吗？不。即便错判运动性质，四五中央文革出动的不过是手持棍棒的首都民兵，六四邓小平出动的却是数十万野战军和坦克。这是明目张胆威吓人民，向人民非法使用国防武力。这当然绝对是罪恶。

问：怎样看待89运动后，部分“精英”和学生领袖人物的蜕变？

老王社长答：

我说了，这是他们的个人行为。与89爱国民主运动原来的性质无关。89运动必须平反，那些流亡海外后，不仅反共且投身反华阵营，收取资金散布谣言颠倒黑白，极力鼓吹支持台独，藏独，疆独，蒙独，放弃南海，分裂国家的人士，若王丹之流，则谈不上平反。不能以为89运动平反，则王丹之流即必平反。这之间，没有等号。

问：苏东原社会主义国家的崩溃与89运动的关系

老王社长答：

有人说，万幸邓小平还总算做了一件好事，镇压了89运动。不然中国就会像苏东国家一样崩溃，一样悲惨。大错！恰是邓小平出动野战军血腥镇压了人民民主运动，在西方舆论的鼓噪误导下，彻底摧垮了眼睛紧盯着中国天安门的苏东人民对社会主义前途的最后信心，才导致了苏东的海啸，摧垮了苏东的社会主义各国。若邓小平能尊重人民的“反官倒反腐败要民主”的要求，在“社会主义民主法制的轨道上”，妥善地，初步地解决人民的宪法权利落实问题，真正依宪放手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监督各级官员的职权，哪能有中国后来的全面腐败？而更能健康地改革开放，苏东各国人民将望风向北京学习，又哪会有苏东社会主义各国全面崩塌的局面？

问：“彻底否定文革”，与“彻底否定89运动”之关系

老王社长答：

邓小平非常准确地认识到，89运动是文革运动的余波和延续，是毛培育的人民造反精神所致。这个人民造反精神不除，党官永无宁日。他仇视文革，甚至仇视包括57向党整风一类所有的人民民主运动。他要“彻底否定文革”，不仅理论上彻底否定，还须在实践上彻底否定。理论上彻底否定，是那个“决议”，实践上最彻底的否定，则是对89运动的军事镇压。过来人都知道，文革时，党官是怕人民的，文革后造反虽被否定，但党官“十年怕麻绳”，总还对人民可能的造反心存畏惧，有所忌惮。89镇压后，党官从此“解放”，从此不再怕人民，可以随时把人民踩踏在脚下。治国，最根本是治吏。毛泽东的文革式大民主，是其欲留给中国人民和其继承者治吏的法宝和“锦囊”（叶剑英扶华国锋初上台时肯定文革语）。89后，此法宝和“锦囊”最后彻底一去，中国之吏，中国之从中央到地方党官，弹冠相庆，黑暗腐败专横跋扈色情肉欲横流，无可收拾矣！

奇异的是，中国右翼，特别是反共右派，随邓小平彻底否定文革，以全面抹黑诋毁文革为能事，却肯定89运动；中国左翼，特别是“毛派”，肯定文革，却相当部分否定89运动。难道他们都比不上邓小平，能认识到文革与89运动的一脉相承？未必。海外民运著名的杨建利有句名言：“民运与文革造反派有天然的血缘联系！”。他们能认识到的。他们必须“彻底否定文革”，不过是为了彻底否定毛泽东，以占据反共的政治制高点罢了。近年苏醒复兴的左翼某些人呢？他们否定89运动，不过只片面看见了运动后蜕变为反共的右派精英和其“民运”，要与其斗争。他们肯定文革，是为了重新高举毛的旗帜，继承其精神，“在这种革命危机时代”，“请出亡灵来给他们以帮助，借用它们的名字、战斗口号和衣服，以便穿着这种久受崇敬的服装，用这种借来的语言，演出世界历史的新场面”（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罢了。其实，他们自己不知道，他们今日的左翼社会主义运动，正是某种意义上回到了89运动前的人民民运。

一个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受这两种片面政治立场观点的束缚，他们会全面地深刻地去认识和把握文革与89运动之间的脉络关系，揭发其规律，将中国人民的民主事业持续地推向前进。

最后有人问：万润南，有对89运动“悔过”吗？

老王社长答：

万润南先生为什么要“悔过”呢？他支持89运动人民争宪法权利的要求，同时希望不要发生对抗，呼吁学生戒严时及时撤出广场，很对的呀！学生们能听万先生的建议多好。老王那时在粤北广东省怀集监狱狱中，握窗北望，多么焦急地希望学生们能听从万先生的建议，和平撤出广场，坚持持续的和平斗争。但不幸，六四的枪声终于传来了。老王愤怒。

2017年2月15日

从韩爱晶对毛主席之“天问”谈起 ----复田力为先生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2-02-13

老田，田力为先生关于40多年前文革晚期的那篇大字报《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提了问题，问得很宽泛，但核心问题无非是，那时我们主要针对什么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它是怎样性质的“民主与法制”？它对今天的意义？

回答有点困难。我思考了几天。必须实话说，那时，我们李一哲（我是“李一哲”思考的主要承担者和执笔者）主要针对的是毛主席和中央文革在文革后期的极“左”倾向，展开批评，提出“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口号的。用项观奇的说法，“李一哲背叛了毛主席”。故今天谈这些似有些不太合时。因为今天中国的主要问题，是左派正在抵抗党内外右派30几年“彻底否定文革”的极右造成的资本主义全面复辟社会困局，极力肯定毛主席和文革，将极右错误倾向扭转过来。而我是支持他们的。但既然来问，还是尊重历史，实事求是地说一说。

必须从1968年7月，毛主席召见红卫兵五大领袖说起。

这次召见，北航韩爱晶壮起胆子，当面向毛主席提出了一个惊天动地的问题，所谓“韩爱晶天问”，这一问，把在座的周恩来、林彪、康生，江青、陈伯达、姚文元、谢富治、黄永胜等衮衮大员，全吓得呆若木鸡，“大家都很紧张，神情都变得很严肃”。韩这样记叙的：

“在毛主席和我们谈话的过程中，我心里在想一个有关中国前途的大问题。这个问题，早已压在我心里很长时间。我想问毛主席，可又不敢开口。几个小时过去了，我想今天不问，什么时候才能有机会问呢？今天不问，今后要后悔的，主席百年之后怎么向人民交待呢？

于是我鼓足勇气问道：“毛主席，我想请教您一个问题：再过五十年、一百年，如果中国出现了分裂----你也说自己是毛泽东思想，他也说自己是毛泽东思想，出现了割据混战局面，那我们怎么办？””

韩问得尽量委婉。其实，大家明白，问的就是一句话：

“毛主席，你要死了，不在了，下次文化大革命还能怎么搞？！”大不敬！

这个问题，正是1968年全国造反派面临普遍镇压，第一次文化大革命显然准备收场，造反派红卫兵中思想敏锐的人士，普遍思考竭力以各种方式解答的问题。韩爱晶代表他们把它当毛主席面提出来了。

文化大革命本来的对象，是揭发“党内走资派”，批判资本主义路线。但在千千万万群众那里，早变成了对欺压他们的当权派官僚的揪斗，对镇压群众运动的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抗批判。但中央上层，可以揪谁批谁斗谁，不是以什么走不走“资本主义道路”来决定的，而是以“哪个司令部的人”来决定的。“毛主席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你是不能冒犯的，冒犯了就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是要被“无产阶级专政”的；只有被“毛主席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透露或抛出某某是“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人”，你才能去揭发、揪斗。因此，当林彪还是“毛主席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副统帅时，他手下广州军区各省的干将们无论怎样的血腥镇压造反派，都不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造反派只能俯首，是不能反抗的。但林彪一倒，忽然成了反毛主席司令部的人，他的手下干将也就忽然成了“反革命死党”，成了造反派不但可以而且被鼓励策动去揭发揪斗的了。

王希哲是造反派。当然赞成文化大革命。但是，这真是人民民主的文化大革命吗？“走资派”和腐败当权派，没有一个客观标准，一切以是否反对或触犯了毛主席为准。这样的文化大革命，“今后还要进行多次”。真的还能“进行多次”吗？真的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保障社会主义的前途吗？毛主席死了怎么办？以谁为“无产阶级司令部”？不是差点就林彪了吗？何况，文化大革命被说成是毛主席不在了，党中央最高权力被修正主义篡夺后的一场演习。但既然党中央最高权力被修正主义篡夺了，它就是“无产阶级司令部”了，你怎能反对它呢？王希哲想的就是这个问题，韩爱晶想的也是这个问题。王希哲没有机会，韩爱晶有了机会。他向毛提出来了。但毛主席没有认真回答。他说：

“ 没啥大事嘛”，“你们要跟人民在一起，把他们消灭干净，有人民就行。”

王希哲对这个回答是不满意的。他想，为什么不可以把人民与修正主义当权派（实际官僚主义者阶级当权派）斗争的权利作为一种民主的法律制度确定下来呢？有了法律制度的保证不是比抽象的“跟人民在一起”更可行吗？韩爱晶问的是，若那时“你也说自己是毛泽东思想，他也说自己是毛泽东思想”怎么办？毛的回答是“跟人民就行”，但那时恰是“他也说自己是人民”，怎么办？国民党和共产党内战，不都说自己是“人民”吗？毛的回答，等于没有回答。

“韩爱晶天问”后几年，王希哲感到，不必毛主席去世，毛主席现在，已经在犯错误了。毛主席庐山会议否定了林彪陈伯达主张的“认为九大以后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的《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的所谓“唯生产力报告”，肯定了张春桥仍置国民经济发展于无足轻重地位的“继续革命”政治报告，明显是左倾错误了，闹出了极大风波。九大以后，人民普遍的愿望已经是安定社会，发展经济文化，提高生活质量，努力四个现代化，又来了林彪事件，中国人民寄予的希望和政治拥护的重心更越来越倾向了周恩来、邓小平。毛主席中央文革人物越来越脱离了人民的愿望。王希哲认为，人民应该有批评毛主席的权利。若在毛主席身前，人民就有了批评毛主席的权利，也就不存在毛主席身后：“你也说自己是毛泽东思想，他也说自己是毛泽东思想”的分裂内战危机了，任何正取或“篡夺”了党和国家最高权力人物，也就都没有资格再宣称自己是可以不受人民批评反对的了。

李一哲的《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大字报，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发生的。李一哲大字报大篇幅揭露和批判了文革后期大量的极左问题，许多人更关注了这方面的揭露和批判，但是《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大字报，其实最重要的是提出了这样几条：

1、给予“光明正大的反对派”合法化。除了刑事犯罪外，“保障人民群众的一切应有的民主权利”。即再没有政治犯。

2、无产阶级专政应是全阶级的专政，即全阶级的民主，不能是一派的专政，一派的民主。“无产阶级专政”若变成了一派压一派，一派专政一派的“派别专政”，无产阶级专政就将变成“最厉害的杀人武器”。也即，无论造反派、保守派；走社派、走资派，“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人”，在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制度下，都应拥有平等的民主权利。任何一方都不应将另一方视为敌我矛盾，予以专政压迫。

3、“谁反对毛泽东思想就打倒谁”的原则是错误的，是披马克思主义外衣的封建宗法原则。它在文革中成为了通行的非法的“法律”，窒息人民，“取消了八亿个大脑”。实行这条封建法律，那末，“任何一个大人物只要他宣布自己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化身，他便从此成为神圣不可侵犯的了！而那“一从撮”竟敢冒犯了他的尊严的革命群众便决不能成为法律保护的对象了！”

这三条，是《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主张的根本。

现在还有左派朋友责难说，李一哲的这大字报，不但为两年后，矛头指向中央文革人物和毛主席的“四五运动”作了舆论准备，甚至为那年十月的中央右派政变，作了舆论准备。这点我不作辩护。我只要问，李一哲大字报对40多年前文革后期的社会各极左现象的揭露批判，他们提出的“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口号，和那几条主要的法制建设主张，是错的吗？即便以40多年后今天的眼光看，他们所提出的，是错的吗？李一哲反对中央文革人物动辄以敌我矛盾处理党内外不同意见，右派政变了，将中央文革人物入瓮亦作敌我矛盾处理，难道江张姚王们自己真的没有责任吗？虽然希哲坚决反对右派对“四人帮”们的政治报复“审判”。今天“毛派”若完全否认毛主席文革期间确曾有过的过左处理党内矛盾的错误，是难以服众争取最大多数人群的支持的。无论左翼右翼，“实事求是”，才是他们争取人心的根本所在。

邓小平为代表的党内右派上台，若毛主席身前就在民主制度之内可以接受人民批评的，邓小平能够成为共产党“第二代核心”的不可批评的领导人吗？邓小平曾支持和向世界作介绍的“民主墙”，不正因为开始了对邓小平的批评，而被取缔镇压的吗？及至宪法权利的“四大”都连带取缔了吗？若民主制度确立到了邓小平不能以个人意志破坏，

而人民有权批评，中国会演变到今天资本主义全面复辟不可收拾，甚至以邓小平自己提出的标准衡量改开，都“走了邪路”了吗？

如今呢？田力为先生问：

“这份大字报发表之后，已经四十多年过去了，中国社会变革幅度之巨大，堪称空前绝后，有了这样的马后炮优势，再回顾我们当初对于政治和社会的想象力，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社会演变和史实，也许能够在很多方面，帮助我们理清一些从前说不清楚的事情。不知道老王社长对于大字报的内容，以及后来的事实演变，有什么样的新看法和认识。”

啊呀。谈如今，那是太敏感的，够了，为了此篇的尽可能不被“和谐”，我也就不多“妄议”了。

至于老田提到希哲“在《走向黑暗》的自传中，说写作的当时就有社会民主主义思想”，这可能有误。希哲那时一直是鼓吹回到中共七大路线的“新民主主义”思想，甚至直到现在。所以他才完全支持习近平的“两个三十年互不否定”，也即两个三十年的辩证否定，这实际是中共这60余年经极端的一左一右两次大幅摇摆之后，寻找出来的一条中间道路，这是一条比较理性的比较符合中国发展实情的道路。这点，希哲与今天他所支持的不少左派还是有距离的。希哲需要检讨的是，当年因毛主席对“四五运动”的镇压所引起的激愤，他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对毛主席文革后期的批评和否定，过于激烈尖锐了。这情绪反映在了他的自传《走向黑暗》中。希哲在纠正它。

但老田有一个问得好，我特别注意到了。他提到法国学者克罗齐埃有本书《法令不能改变社会》，里面说：赋权靠立法解决不了。这为后来的事实演变所证实。

是的，1975年宪法赋予人民的“四大”权利，邓小平不是轻轻一挥手就取消了么？但89民主运动，全国数百万人民一样来使用它，直至六四镇压最后终结。其实，文革期间，人民的大字报权利，结社出版权利等，也是毛主席要之即来，挥之即去的。

民主，要确立为一种不可轻易更变推翻的制度，它的确不是纸面哪怕宪法书写赋予的条文，而是一种社会已经现实的阶级和政治力量对比关系的反映。你可以争取一种民主制度，但它的实现程度，取决于你所代表的社会力量能够将它争取到怎样的程度。你没有某种程度的力量，你就没有某种程度的民主。以为西方民主制度好，可以照搬过来，只能天下大乱（有人又要说台湾。台湾“民主”是中美鸟笼笼罩着。没有了中美鸟笼，台湾早就内战。即如此，国民党也面临了被最后的和平消灭）。

为什么老王如此重视今天左右两翼民主运动在相互的博弈中积聚有形无形的组织和发展？因为它们正是“由群众起来追问政权的公共性目标或者服务方向”的运动。这两种社会力量的发展程度，决定了中国社会现实的民主程度，也愈将有力地影响中共党内左右力量的消长，制约着中共按最大多数人民利益发展的路线，然后，这力量的合力才可能造就一种难以动摇的民主制度。这运动是渐进的，不以革命“推墙”为目的的，也就有利社会稳定的，也许在这里，我们能如老田所问“找到一种不那么刺激统治阶级成员导致低烈度镇压或者不镇压的反抗机制？”

总之，《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近半个世纪了，它仍闪耀着光芒。

为什么老王不赞成在左派队伍中目前深入讨论文革联动问题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2-02-13

文革“联动”问题，其实最简单的叙述是：

1、运动初，毛主席支持了红卫兵兴起，但运动目标尚不清，两个司令部将运动引向两个方向。主持中央工作的刘邓“横扫牛鬼蛇神”的方向占了主导。不少红卫兵（干部子弟多）据此积极冲向社会“破四旧”，发生了不少乱打人抄家事件，甚至打死人事件，引起群众反感和愤怒。

2、周恩来一系为维护社会稳定，平息群众情绪，运动中又不便令军警又出面，便私下多渠道建议了一些高层高干的子弟出面组织“红卫兵纠察队”，帮助政府维护秩序，制止乱打乱抄。因此，“西纠”“东纠”的成立宗旨不是去打人的，而是去制止打人的。“西纠”“东纠”中有无成员打人？也许有，但是个人行为，不是组织行为。

3、文革运动矛头迅速指向共产党各级干部，特别是中央高级干部。中央文革那时严重混淆两类矛盾，纵容鼓动了造反群众（今日已经看到，其中确有不少阶级报复）在批斗各级干部中，用各种残酷的手段将老干部“往死里

整”。引起了干部子弟，大多是红卫兵“老兵”的不满，11月份成立了“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联动），反中央文革极左的做法。而这时，7-8月大规模的打人抄家风潮早已过去。

责难他们“保爹保妈”。难道父母无辜受难，子女不应去保吗？子女“保爹保妈”，难道不是最起码的人性吗？常常攻击共产党“没有人性”的，为什么共产党的子女“保爹保妈”，表现人性了，你们倒认为不正确了呢？不应保了呢？

4、中央文革为将联动（十几岁的孩子们）打成反动组织，就要煽起群众对联动的“仇恨”。要煽起这种仇恨，最简单有用的办法，就是把7-8月大规模的打人抄家风潮发生的血腥事件，算到3个月后才成立的“联动”头上！这一来，恰与社会上对共产党高级干部及其子弟有阶级报复心理的人群情绪不谋而合，上下一起推波助浪，“联动”便几十年被妖魔化了，至今犹如铁案，不得申辩、翻身。

5、首先，清楚了，7-8月大规模的打人抄家风潮血案，与作为组织的联动，根本无关。另外，7-8月大规模的打人抄家风潮血案，现在看到的材料，不少真实。但许多的耸人听闻材料，是否真的真实？大有疑问。社会上的“回忆”，有人擅长造谣夸大渲染不说。中央文革就不造谣了？一样会造谣！共产党党内斗争有个很坏的作风，就是胜利的一派（或绝对优势一派），肆无忌惮造失败一派的谣，竭力污蔑抹黑对方，只顾机会主义的一时战胜对手的需要，全不顾这些谣言最终会给共产党自己整体带来的深重的全局性危害。如76政变后，共产党右派造的什么：“文革国民经济崩溃”“大跃进饿死几千万”....等等。至今，这些谣言都是右派紧握在手不肯放弃的用以推翻共产党的最厉害舆论战略武器。与之辩论，右派就说，“这是共产党自己承认的！”。老王问他们：“你们不是说共产党的话，一句不可相信么？怎么共产党自己造自己的谣，你们又那么相信了？！”

老王坚决认为，文革发动群众反对共产党官僚化，防止各级干部从人民公仆变为人民“主人”，是确有必要的。但各方面都缺乏经验。文革中，中央文革有极左错误，甚至毛主席也确有错误。老王（那时小王）看到了这些，才写《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对中央文革和毛发出批评。

问题今天，40多年得胜的共产党右派将中国推向了资本主义复辟的极端，危难中的人民普遍怀念文革，怀念毛主席之时，就不适宜多谈文革中，中央文革和毛主席的错误缺失之处，而应更多地去维护他们，捍卫他们。

但须注意的是，在今日捍卫和回归共产党革命事业成果的斗争中，孔丹、习近平等“红二代”起着相当重要的砥柱中流作用。有人要推倒他们，就又搬出了“联动”历史问题，企图抹黑。又是上下合流，上面什么陈小鲁‘马晓力“文革忏悔”（你们自己干的事，你们自己负责，污蔑文革干什么？），下面又推出遇罗克文章。遇罗克和遇罗克家族就不造谣或夸大其事了？甚至某些左派为维护中央文革，也在推遇罗克和遇罗克家族提供的东西。骂联动。这就很容易在左派队伍中，引起今日不必的辩论和导致分裂。为防止这些，就正是老王不赞成在左派队伍中目前深入讨论文革联动问题的原因所在。

2017年3月14日

“彻底否定文革”与“89民主运动”----纪念伟大的89民主运动28周年。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2-02-13

二者必居其一：

你要“彻底否定文革”，就只能否定89民主运动，“6.4”也就不能平反；

你要平反“6.4”，肯定89民主运动，你就不能“彻底否定文革”。

何谓“彻底否定”？“彻底”者，里里外外，从形式到内容，无一可取，全盆作污水泼去。那么，在党内外右派，包括支持共产党右派“彻底否定文革”的公知精英们眼里，89运动，难道真的是里里外外，从形式到内容，与文革无一相似吗？无论文革的内容多么多么的“坏”，它的形式，千百万民众上街自由表达自己的意志和诉求的群众运动，难道不正是文革所遗传89运动所继承的吗？没有文革的演练，你能想象，89旬日之间，能有席卷全国的千百万各界民众和大中学生们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大上街、大集会、大示威、全国大串联和纷纷勇敢组织起自己的“学联”“工自联”等，去引导运动吗？

邓小平右派官僚不喜欢文革“反走资派”的内容，更一贯地敌视各类的人民群众运动（毛主席无数次警告他），当然，也就更敌视文革的形式。文革，从内容到形式他邓小平无一喜欢，无一不敌视，要通通否定彻底否定，因此，“彻底否定文革”对他，那是顺理成章，天经地义的。

但右翼公知精英们很奇怪。他们当然也不喜欢文革的“反走资派”内容，他们要求中国走资。但他们难道也反对文革千百万民众各自组织起来自由表达自己的意志和诉求的群众运动的形式么？如果也不喜欢，也反对，那么他们又卖力鼓动、参与，然后追悼89民主运动干什么呢？可见，文革的某些民主形式他们还是要的，不否定的。不否定形式，却又要跟着邓小平官僚们的屁股“彻底否定文革”，为什么？无他，不过机会主义地向邓小平共产党右派官僚们卖乖讨好投靠罢了！不过知道不如此，不能彻底抹黑污化毛泽东罢了！而不能彻底抹黑污化毛泽东，就不能根本动摇共产党政权的根基！但这一来，就把邓小平共产党右派官僚今后镇压一切似文革形式的民众民主运动的“正当性”，交到了邓小平官僚们手里。邓小平官僚们镇压89运动的理由就是：“文革又来了！”

这就悲剧了。既然右翼公知精英们支持邓小平官僚们无论内容形式都“彻底否定文革”，你就不应鼓动、参与承续文革的89民主运动；你鼓动、参与了89民主运动又死不妥协，教唆顽抗，不作退路，在“彻底否定文革”下，你就理当活该被邓小平官僚们镇压（只是你们让无辜学生作替死鬼罢了），你们还喊什么冤，抗什么议，叫什么“平反”？也许邓小平开坦克进北京“平暴”，过分了些，杀人多了些，但那也只是“过分”而已，只要“彻底否定文革”，镇压的基本“正当性”，就仍在邓小平官僚们手里！

28年了。64北京街头千百死者，墓木拱矣，右翼公知精英们年年喊“平反六四”，今日照喊不误，却年年喊天天喊“彻底否定文革”，竟将其作为捍卫邓小平《决议》的“底线”，也即捍卫着邓小平官僚镇压民众民主运动的“正当性”法理。何其虚伪乃尔！

当年，反官倒反腐败的89民主运动，是“爱国民主运动”。至今这几个大字，仍写在香港港支联的旗帜上。89民主运动主流，继承的是文化大革命的正义精神。它是被邓小平官僚们当“反革命”镇压后，才被右翼公知精英和海内外反共势力接过去，歪曲为反共反社会主义运动的。自此，文革以来表现为中国人民历史主动性的爱国民主精神，也即毛泽东时代所培植的中国民间正义的民气，遭到了毁灭性的摧残。民气一丧，全国鱼烂。“改开”数十年，中国表面的繁荣，官民精神却全面的腐化空虚颓败，盖源自对“89民主运动”的镇压。要重植中国民众正义精神的元气，必须平反89民主运动；肯定89民主运动，六四死难者无论学生市民军人，都应得到昭雪。而为此，就首应推倒“彻底否定文革”荒谬之论，重赋中国人民主动关心国家政治，积极投身民主运动的正当性。对文革作辩证的分析、评价和取舍，放手让人民来讨论文革，总结文革，让人民来否定它应该否定的，肯定它应该肯定的。不要吓唬说，是要“再搞”什么文革，而是说，要在“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的轨道”上，继承和扬弃文革至89民主运动的经验教训，发展出中国特色的人民民主政治来。

纪念伟大的89民主运动28周年。

2017年6月3日

我们看赵紫阳是怎样“利用”89民主运动的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2-05-22

请人们，特别是80-90-00后的青年们重读一遍89民主运动最重要最经典的赵紫阳5.4亚行讲话。不读它，就不能理解89民主运动。

89民主运动活该被血腥镇压，因为它是被“反共分子操纵”的吗？是因为王丹、吾尔开希、方厉之们坏，“民主女神像”坏吗？不镇压，中国就要被王丹、吾尔开希、方厉之们和“民主女神像”毁灭了吗？邓小平官僚耸人听闻，某些“左派”至今还要跟着邓官僚们耸人听闻？

听听赵紫阳总书记那天怎么说的的吧：

“我想强调指出，学生游行的基本口号是“拥护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拥护宪法”，“拥护改革”，“推进民主”，“反对腐败”。我认为，这就反映了游行队伍中的绝大多数学生对共产党和政府的基本态度：又满意，又不满意。他们绝对不是要反对我们的根本制度，而是要求我们把工作中的弊端改掉；他们对十年来改革和建设的成绩，对我们国家的进步和发展，是很满意的，但对我们工作中的失误是很不满意的。他们要求纠正失误，改进工作；而肯定

成绩，纠正失误，继续前进，也正是我们党和政府的主张。”.....

“我想，应该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应该通过改革来解决，应该用符合理性和秩序的办法来解决。”

看，一个说，学生们都是反共的；一个说学生们不是反共的，是拥共的。究竟谁对？究竟王丹、吾尔开希、方厉之们是不是反共的？

老王决不相信这几位学运领袖们当年就是反共的。他们是64镇压后流亡海外，逼上梁山，再加西方“基金”引诱，才反共的。这先不说他。

就算王丹、吾尔开希、方厉之们当年“操纵”89运动，骨子就已反共，千百万投身运动的青年学生和各界人民群众也都是反共的吗？你相信这千百万投身运动的各界人民群众(他们还是经受过文化大革命历练的人民群众)就能被王丹、吾尔开希、方厉之等几个反共学生知识分子“利用”“操纵”，到最终推翻共产党政权，埋葬社会主义的结局上去吗？若真是这个结局，也是你共产党的责任，是你应该被推翻了。凭什么投身运动的千百万群众竟就只能被反共的王丹、吾尔开希方厉之等“利用”“操纵”，就不能被你共产党“利用”“操纵”？

赵紫阳5.4讲话的精髓是什么？正是毛泽东的路线，毛泽东的传统。毛泽东历来反对站在人民群众运动的旁边去指手画脚指责他们，更反对站在群众运动的反面去反对他们，镇压他们：“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人都没有好下场！”。毛泽东的路线是，群众起来了，共产党人应该积极主动站到他们中间去，宣传他们，引导他们，最终实现政治上领导他们。除非共产党变质，与人民利益根本敌对。说白了，共产党就是要与敌人争群众。敌人正“利用”“操纵”群众运动么？共产党就更要上去“利用”“操纵”群众运动。共产党既然自信代表了人民利益，它就有，而且一定有与敌人相争，最终赢得绝大多数群众跟自己走的信心。右派专政的邓小平官僚没有这个信心，只懂镇压，是出于它仇视文革而敌视人民的本性，它已经背叛了人民。共产党不去作群众工作，争取群众，是共产党的失职；共产党反对群众运动，镇压群众运动，把“千千万万”“浩浩荡荡”人民群众打成“反革命”，赶到到敌人的一边，被敌人“利用”，博得敌人的喝彩，那是共产党领袖人物的犯罪！若什么“左派”也以为被敌人“利用”的大规模群众运动不能引导向正确方向，只能镇压，他绝不是什么左派！

赵紫阳89所主张的，正是毛泽东的共产党员，共产党领袖应该做的事情。首先，他不承认上街的千百万群众已经被王丹吾尔开希方厉之等几个反共坏人（假若确是）“操纵”“利用”了，他把他们切割开来：“我想强调指出，学生游行的基本口号是“拥护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拥护宪法”，“拥护改革”，“推进民主”，“反对腐败”。我认为，这就反映了游行队伍中的绝大多数学生对共产党和政府的基本态度：又满意，又不满意。他们绝对不是要反对我们的根本制度，而是要求我们把工作中的弊端改掉”。然后，向群众运动指出了他们应发展的方向：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轨道”。

我们对照一下毛泽东怎么说的。毛泽东这样说：

“最重要的是充分发动群众，使我党与人民密切结合起来。只要广大人民的力量增加到我们方面，就会使敌我力量发生有利于我的变化，建立巩固根据地，使敌人无法战胜我们。”（《对东北局关于东北形势及任务决议的修改意见》（1946年7月11日））

89民主运动，共产党若能坚持了赵紫阳总书记的具有毛泽东精神的方针，哪怕运动初始真被王丹吾尔开希方厉之等几个“反共坏人”操纵，但通过共产党的群众工作，就必能“使我党与人民密切结合起来”，就必能“广大人民的力量增加到我们方面”，就必能“使敌我力量发生有利于我的变化”，最终，就必能“使敌人无法战胜我们”，中国就必能进步向“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轨道”推进，更加巩固了社会主义，怎会发生故作耸人听闻的中国社会主义政权的崩溃和国家的毁灭？“苏东”么？那只是因为，那里的共产党已经变质，已经不代表人民利益，已经没有一条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主义的积极的民主的群众路线罢了。

谁都知道，1973-4年，广东“李一哲”向毛主席和四届人大提出了“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的建议，正是广东省委书记的赵紫阳奉毛的批示和中央文革令，组织了全省数百万人对“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批判，打成“反动思潮”。后，胡耀邦习仲勋在赵紫阳支持下对“李一哲”平反。“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思潮，是在文化大革命进行中对文革辩证反思的产物。赵紫阳领导了对《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的批判，实际又理性思考接受了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主张，面对89的大风浪，作为党的总书记，否定了所谓“动乱”的定性，从容将其提为了正确引导和处理人民民主运动的基本政策方针。显然，他没有“彻底否定文革”，他记住了文革的正面意义。同样是一位曾受冲击，被“打倒”的共产党高级官僚，他没有病态地仇视人民，报复文革，他从毛泽东正面的教导毛泽东的文革思想那里学到了、继承了正确对待群众运动的路线，又从文革人民群众涌现的思想进步中，汲取了可贵的营养。也许他在领导中国改革中，也发

生过一些右倾的错误，但在不敢视人民群众的民主运动，事实上也就拒绝“彻底否定文革”。这点上，赵紫阳是真正的左翼共产党人。镇压89民主运动，是“彻底否定文革”的逻辑必然结果，反对镇压，保护和引导群众民主运动，恰是辩证对待文革的逻辑必然结果。所以我敢说，赵紫阳才是真正的左翼共产党人。

邓小平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问题是，他用什么来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是建设性的，向前的，用提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来团结人民，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吗？不是，他一手坚持了几个共产党领袖寡头的集权专制，号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一手却鼓励放纵家族和各级官僚可从中攫取私利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无节制恶性发展，结果将中国共产党演变成资本家阶级党，将中国演变成了权贵资本主义基础的类法西斯主义国家。这就是他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李一哲40多年前的《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指出，“毛主席告诉我们,如果我们这样的国家发生复辟,那就不只是一般的资产阶级专政,“而且会是反动的,法西斯式的专政”。他说:“这是一个十分值得警惕的问题,希望同志们好好想一想。””

毛的预见多么的准确。40多年过去了，法西斯的现实摆在面前了。当年的“小王”今天的老王仍希望人们，特别是今天80-90-00后的青年们，“好好想一想”，读一读赵紫阳亚行讲话，真正了解89民主运动。当然，也非常的希望即将召开的中共十九大和习近平总书记，“好好想一想”，也能读一读赵紫阳亚行讲话。

十九大后，习近平总书记就将面临一个五年后循例谢幕，还是将中国继续领导下去的尖锐问题了。看来，习近平其势不能下，他还将领导下去。这就必将要有一个政治改革问题，与之伴随，也就必有一个人民群众运动再次兴起的问题。天下者人民的天下，国家者人民的国家。人民有权对国家的政治改革前途发言。这是人民的历史主动性所在，是国家的元气所在。如何对待群众运动，是他的一个大考题，是敌视群众运动，还是引导群众运动？是镇压群众运动，还是“利用”群众运动？将决定习近平政治改革将中国继续领导下去所能获得的公认的民意支持度和地位稳定度。将赵紫阳八九5.4亚行讲话拿出评论一番，请他读一读，看如“利用”，可以给他一个重要参考。

下面请看八九文件：赵紫阳会见亚发银行理事会成员讲话:

（新华社北京 5 月 4 日电）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今天说：“现在北京和其他某些城市一部份学生的游行仍在继续。但是，我深信，事态将会逐渐平息，中国不会出现大的动乱。我对此具有充份的信心。”

赵紫阳强调指出，现在最需要的是冷静、理智、克制、秩序，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

赵紫阳是在会见出席亚洲开放银行理事会第二十二届年会的亚行成员代表团团长及亚行高级官员时说这些话的。

赵紫阳在会见出席亚洲发展银行理事会第二十二届年会的亚行成员代表团团长及亚行高级官员时向客人们分析了当前中国国内形势。他说，各位到中国来，大概都知道中国最近有一部份学生上街游行。这是不是意味着中国政局不稳定呢？我想强调指出，学生游行的基本口号是“拥护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拥护宪法”，“拥护改革”，“推进民主”，“反对腐败”。我认为，这就反映了游行队伍中的绝大多数学生对共产党和政府的基本态度：又满意，又不满意。他们绝对不是要反对我们的根本制度，而是要求我们把工作中的弊端改掉；他们对十年来改革和建设的成绩，对我们国家的进步和发展，是很满意的，但对我们工作中的失误是很不满意的。他们要求纠正失误，改进工作；而肯定成绩，纠正失误，继续前进，也正是我们党和政府的主张。有没有人企图利用并且正在利用学生的行动呢？中国这麽大，当然难免，总有人希望看到我们出现动乱，总有人会利用，不利用是不可想像的。这样的人极少，但值得警惕，我想绝大多数学生是会懂得这一点的。现在北京和其他某些城市的游行仍在继续。但是，我深信，事态将会逐渐平息，中国不会出现大的动乱。我对此具有充份的信心。

赵紫阳在谈到如何解决学生的合理要求时说：我想，应该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应该通过改革来解决，应该用符合理性和秩序的办法来解决。分析一下具体情况就清除了：现在学生最不满意的是贪污腐败现象。这本来是党和政府近几年来一直在解决的问题，但为什麽有这麽多的人有意见，而且意见这麽大？两个原因。一是由于法制不健全，缺乏民主监督，以致某些确实存在的腐败现象，不能及时得到举报和处理；二是由于公开化不够，透明度不够，有些传言，或是张冠李戴，或是无中生有。其实，我们绝大多数党和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不仅是低工资，而且除了工资以外并没有什麽其他收入，更没有什麽法定的特殊权利。违法乱纪，搞特权、特殊化的人，有，但并不像人们传闻的那麽多，那麽严重。当然，腐败问题是一定要解决的，但这个问题必须也只能同完善法制、民主监督、扩大透明度等改革措施结合进行。去年以来，我们在几个城乡地区公开政府的办事制度，公开办事结果，鼓励群众监督，并建立群众举报中心，作了一些试验。这样，就把惩治腐败同民主、法制初步结合起来了。现在正在

继续总结经验，准备在较大的范围和较高的层次上一步一步推开。

在谈到如何处理学生游行这一事件时，赵紫阳说：我认为，也同样应该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来解决，在理性和秩序的气氛中解决。现在需要广泛地进行协商对话，同学生对话，同工人对话，同知识分子对话，同各民主党派和各界人士对话。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在理智和秩序的气氛中，交换意见，增进理解，共同探讨解决大家共同关心的问题。

赵紫阳指出，现在最需要的是冷静、理智、克制、秩序，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他说：党和政府准备这样做，我相信，学生会赞成这样做，各界人士也都会赞成这样做。大家都这样做，我们就一定能够达到维护稳定的目的。我相信，这将是新的、更高水平上的团结。在稳定和团结的基础上，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就一定会进行得更加顺利。我对中国的政局的稳定和改革的前途持乐观态度，中国的投资环境将继续改善。我希望我介绍的这些情况能够有助于你们对中国的了解。

（完）

2017年6月8日

教科书对“拨乱反正”的拨乱反正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2-05-22

近日有重头消息说，中共的中学历史教科书，将原文革的“十年动乱”定性，悄悄改为了“艰辛的探索”。一时大哗，骂的，赞的皆有。老王呢？他赞。大赞！北京某友人给老王来了一个提法，说，这是对1976中共右派政变后，所谓“拨乱反正”的拨乱反正。真说得精当。

文革中就没有发生错误或严重错误吗？有的。当今天的反共右派和右翼公知们文革中还在跟着高呼“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时，“小王”已经公开批评了文革中的错误。但文革就真的只是一片“浩劫”？作为文革的宗旨，就一点可取之处没有？一点进步没有？

有的。不说文革“十六条”确定的中国政治体制巴黎公社原则方向，就毛泽东的文革发起此说，我们今日就要特别特别地肯定：

毛说：“过去我们搞了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文化界的斗争，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没有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

正是文革“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的运动，才极其广泛地培育了中国民众关心国家，管理国家的政治觉悟和政治热情，也才可能有了后来的“四五运动”、“民主墙”、“89民主运动”，和今日面对资本主义全面复辟给中国劳动人民带来巨大痛苦局势下，中国社会主义左翼运动的复苏、兴起和抵制。这么看，文革怎么会“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

中共右派“彻底否定文革”，在它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开宗明义否定的，恰正是文革最有核心价值的这一点。这决议说：

文化大革命，毛的主要论点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中央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它有一条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在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门都有代理人。过去的各种斗争都不能解决问题，只有实行文化大革命，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上述 的黑暗面，才能把被走资派篡夺的权力重新夺回来。这实质上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以后还要进行多次。这些论点主要地出现在作为“文化大革 命”纲领性文件的《五·一六通知》和党的“九大”的政治报告中，并曾被概括成为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怎样“彻底否定”毛泽东文革的这一核心理论呢？，中共右派用的武器是“实践”。他们推出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他们决议宣称，“实践证明”，他们不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没有“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他们也没有“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所以，“历史已经判明”，毛泽东错了，文革错了。

问题是，历史没有终结，实践还在前进。“试玉要烧三日满，辩才须待七年期。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老白说中。果然，七年期后，发生了血腥的89“六四”，中国人民开始猛省“辩才”了，再三四十年过去，“实

践证明”如何？“历史判明”又如何？有没有“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通通都已摆在中国十四亿人民眼前了！

当然，历史还在前进，“实践”还在继续。没必要，今日也没可能翻烧饼，请中共又来赞叹文革和毛泽东理论五十年前就那般精准，神乎其神。但是，客观一些，作为历史教科书，去掉那“彻底否定”的“浩劫”说，将文革史纳入中共和中国人民对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道路的“艰辛探索”，还是恰当的。那确是一种对所谓“拨乱反正”的拨乱反正。应该赞吗？应该赞的。

自然，在反共右派和右翼公知那一边，又是一片的骂，什么“倒退”呀，“复辟”呀“危险”呀....。好像他们很不喜欢“倒退”、“复辟”，很不喜欢中共“危险”。让中共去“危险”，难道对你们不好么？那么担心中共了？

最奇怪的是，老王早指出了，反共右派和右翼公知反对中共的一切，要清算中共历史的一切，却独独特别的喜欢和拥护中共右派十一届六中全会的那个“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一有点对文革“浩劫”定性稍不妙的风吹草动，他们就立即要搬出这个“决议”来，聚会歌颂它，写文表扬它，奉其为中共动不得的圣旨，要中共遵守自家党的这决议，万不可违背云。怪了，为何中共的一切决议，包括文革的“5.16”决议和“16条”决议，九大报告，说是“实践证明”其错了，都是可以改，可以否定，可以推翻的，偏偏唯一这个中共右派政变掌权后的“决议”，不受四十年“实践证明”的检验，决不可以改，不可以否定，不可以推翻的呢？邓小平决议才是“圣旨”，毛泽东就不是“圣旨”？若邓小平才是“圣旨”，你们又何必怨恨89-64，邓小平请你们吃枪子？又为何天天盼着中共将六四“动乱”定性翻盘？

其实，对后代青年学子讲授历史的教科书，还是尽可公道客观一些好。所谓“公道客观”有两种，一种是敌对的阶级政治价值观决定的。如当年，国民党杀共产党好不好？站在国民党立场，当然好。对国民党来说，这是“公道客观”的，是“真相”；但站在共产党立场，问好不好？当然不好，抵抗国民党的杀则是好的。夺得政权后，“镇反”，杀曾杀害了共产党的那些国民党，也是好的，对共产党来说，这是“公道客观”的，是“真相”。近四十年来，反共右派右翼公知天天鼓吹要“真相”，甚至自家去制作了不少“历史真相”，无非就是在钻一些糊涂人糊涂历史价值观的空子。

但对于一些历史事实本身的叙述，则大可不必先行加上一些特定价值观的副词。如这回教科书的更改，原来说，“毛泽东错误地认为，党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党和国家面临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决定发动文化大革命。”，现在，去掉了“错误地”，改为“毛泽东认为，党和国家面临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决定发动文化大革命”。右派大愤怒，左派大高兴，都想象，这意味中共中央开始不那么认为毛的文革是“错误地”了。其实未必。教科书并未反向断说，“毛泽东正确地认为，党和国家面临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决定发动文化大革命”。它只是完全客观地叙述了一个事实：“毛泽东认为....”。这“认为”，究竟是“错误地”，还是正确地；其正确有多少，错误有多少，交给人民去根据他们四十年自己眼睛的观察和社会实践，去作出评判，无需中共中央居高临下强加给他们，难道不好？右派不是天天喊着要“民主”吗？这就是民主！右派怎么反对了呢？右派不是天天喊着要“真相”吗？去掉“毛泽东错误地认为....”，客观改为“毛泽东认为....”,由人民自己去判断，这不正是在追求真相吗？右派怎么不高兴了呢？又可见，右派的“民主”啊，“真相”啊，都不过是一些反共的由头罢了。

其实，老王曾提出，不但教科书对共产党历史应该客观叙述如此，对国民党孙、蒋，乃至对北洋人物，袁世凯类，亦皆应如此。如袁世凯复辟作皇帝，教科书全不必这样写：“袁世凯错误地（反动地）认为，杨度们的建议对，帝制对中国的稳定统一有利，于是....作皇帝了”。可改写为：“袁世凯认为，杨度们的建议对，帝制对中国的稳定统一有利，于是....，作皇帝了”，就可以了。袁的复辟作皇帝，错不错，反不反动，人民自有判断。

近日的北京教科书更改风波，老王的“认为”，便是如此了。先无论它是“正确地”还是“错误地”。

2018年元月23日

亚洲週刊编辑黄宇翔就八九民运三十二年，采访王希哲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2-02-13

黄问1. 八九民运至今三十二年了，你认为纪念八九民运，尤其在香港这片土地上纪念，还有那些价值？

王答：八九席卷全国的民主运动，实际是文革最终的悲剧式落幕。文革，无论有怎样的争论，它是毛泽东放手发动民众整肃不良官僚，关注国家前途的伟大实验。76北京政变后文革虽被否定，但它毕竟鼓舞了中国民众对国事

参与的政治主动性。邓小平代表文革中被整肃的所谓“走资派”对文革的心理恐惧，暴力镇压了八九民运，严重摧残了中国民气，使得89后数十年中国大陆社会风气“塌方”式沉沦和腐败。但同时，八九民运在香港却唤起了香港人民空前的爱国心，和关注中国前途的广泛民意。香港人民年年烛光纪念八九民运，正是这片爱国心永怀胸中永不泯灭的体现。我向香港同胞，致衷心的敬意。

黄问 2. 今年香港维园的烛光晚会、支联会面临著被“国安法”取缔的可能。香港民主派在六四悼念议题上，能怎样有理有节的继续民主运动？

王答：不会。我相信香港特区政府不会这样做；我相信中共当局也不会建议和同意这样做。“支联会”，全称是“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一个爱国的香港市民联合会怎会被“一国两制”下的港府取缔？支联会在，它是“一国两制”的重大政治标志。我指出过，虽然支联会在司徒华去世后，一度迷失了航向，甚至被某些港独黑色暴力分子所裹挟，但这错误是一时的。中共历史上所犯路线错误还少吗？支联会的爱国健康力量是定会将支联会的路线，重新扭转到司徒华先生的“爱国民主运动”方向上来的。至于今年香港维园的烛光晚会，一来世界和国内，都面临新冠疫情的严重反扑，二来支联会尚未完成对前段错误的反省和整顿，易为港独黑暴分子蓄意利用所趁，故我建议，还是接受港府警方的不批准维园集会决定为好。来日方长，不在一时。

黄问3. “结束一党专政”成为舆论风口浪尖。支联会五大纲领是“释放民运人士、平反八九民运、追究屠城责任、结束一党专政、建设民主中国”。为了香港的前途著想，是否有些纲领可以放弃、不强调？

王答：毛泽东和中共领袖，从来批评“一党专政”，从来提出和在新中国国家宪法上规定了中国的国家制度，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多党参政及政治协商制度。本来就没有一党专政。“结束一党专政”，无论是大陆自由派的提出，还是香港支联会的口号，一般来说，都无非是对共产党的批评。批评它常没有认真完整落实从历史到今天自己的治国主张和宪法规定罢了。它是人民言论自由权利的范畴，不存在什么“颠覆国家”。香港目前有一个苗头，某些人士怀各种目的，可能从极左的方面去彻底毁坏“一国两制”基本法制度，需要注意。五大纲领，其他更没有多大问题了，我看不必“放弃”。只是纠正路线后的支联会，应在政策上准确把握这个度：你是在向国家提出诉求，决不可破坏法制，诉诸暴力。破坏法制，诉诸暴力，这就是“革命”和“颠覆”了，不是民主运动了。

黄问4. 八九民运被定义为“爱国民主运动”，实际上是以“反贪腐、反官倒”以及“自由化”为主轴的运动？能不能说八九民运的遗产一定程度转化为后来“改革开放”的成果？

王答：我看不是。八九民运被镇压后，共产党曾提出要办一系列反贪腐的事情来安抚民心，如禁止高干亲属经商等，结果，没真办成一件事。我看所谓“八九民运的遗产”，是一部分右翼分化出去，主要在海外，形成了反共反华的“海外民运”；一部分左翼，则坚持了文化大革命传统，逐渐形成了国内左翼的反对力量，程度不等地要求回复社会主义，维护基层民众利益和国家利益，坚决批判抵制资本主义。

黄问5. 你在《论香港民主派和民主运动的再出发》一文中提到，香港的民主运动“右倾”、“渐次成为右翼的自由主义民主运动”，最终香港民主运动在19年质变为“黑暴”主导的暴动，你认为香港民主运动的前途在那裡？

王答：香港民主运动的前途，在与反共反华的“海外民运”坚决切割，不再受他们的各类绑架，而与正在向国内外资本主义势力作斗争的国内左翼民主运动，更多地结合起来呼应起来。其实，支持国内八九民运的香港民运中坚，本来就多是传统左翼甚至马克思主义托派，八九后，他们却长期地与反共反华“民运”结合在一起，
甚至接受他们的政治培训，是错了。

国内最近有人提出讨论前日本思想家北一辉。我也注意了一下。发现这位参与过中国辛亥革命的北一辉，是这样评论反清革命运动中的孙中山与宋教仁的。他说，宋教仁革命的立场是爱国，孙中山革命的立场是反满。因此，孙中山没有特别强烈的要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观念，认为接受外国或外人的援助乃理所当然之事。与此相反，宋教仁革命则着眼于自己的国家，推动爱国运动，警惕与外人的过分接近，对待外国的援助，必须在不损害中国国权的条件下才予接受。北一辉举例说，那时中日之间有块争议领土“间岛”。孙中山的立场是不在乎把这些土地送给日本的，只要能拿到军事的支持和财政的支持，只要自己的事业成功。而宋教仁，则非常强调中国主权。他毅然写了一本《间岛问题》的地理学小册子呈献朝廷与日争辩。北一辉说，要知道，1908年，宋教仁还是一个流亡日本被大清国政府通缉的要犯，竟然写下了《间岛问题》维护中国主权，为大清国赢得了外交的胜利。

北一辉评论的孙中山确否暂不论。但这里的区分，则很能为今日中国的海内外民运借鉴。八九后流亡海外的王丹之流“民运”，其仇共已经仇到了丧心病狂地反华。他们早就排斥了类宋教仁爱国立场的王炳章。为了“反共”和捞取一些外国金钱资助生活续命，他们已经丝毫不惜随时出卖和伤害中国一切政治的和领土的主权利益，亦已全然不

顾中国民众的经济民生和安全利益。2019香港的黑暴，王丹之流是一旁重要推手。他们还在继续歪曲八九爱国民运的性质，将自己与香港民运捆绑博取光环，推香港民运上反共反华第一线为他们火中取栗，置香港人民于险境。难道香港民运还要为他们抬轿子下去，甘心为其廉价利用吗？为香港社会利益计，为香港民运前途计，是与他们坚决彻底切割的时候了。

黄问6. 在疫情期间，欧美民主社会暴露出了疲态，香港若需要民主，需要怎样的民主运动，最终又能怎样有利于神州大地？

王答：欧美民主问题，这里不多说了。香港民主，我多次说过，《基本法》下的香港民主，正是中国“党主立宪”（共产党领导制定宪法和依宪治国）的一场地区试验。邓小平恐怕本来就是这个意思。只要香港民运的路线正确，它是能够成功的。我们也极期盼它的成功。它的成功，可以为国内的民主化建设和发展，提供宝贵的经验和可行性示范。而2019这样的黑暴，只能为民主化抹黑，授民主反对者以柄，断送国内民主化建设的前途。

（完）

2021年6月1日

第六篇 社会焦点事件评论

对社会热点事件、民生关切与公共舆论的及时点评

关于杨佳杀警案的几点意见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2-02-11

一、杨佳杀警案是个人行为的杀人刑事案件。无论怎样的理由，杀害无辜警员以实施个人报复，都是错误的，凶手是应该在公开、公正的审判后，依法惩办的。

二、当今中国警界存在严重黑暗面，杨佳杀警案是否起因于警界黑暗，有待事实真相的揭发和厘清，只要放开舆论的批评，事实是不难弄清的，这是有利于警界的整顿也是有利于人民的。

三、但是，警界毕竟担负着保护社会安全的责任，今日社会和人民的安全，也还必须依仗警界的保卫。广大警员为保卫社会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付出了艰苦的劳动和牺牲，这是主流面。借杨佳杀警案无原则为杀人凶手叫好，将其吹捧为水浒英雄，把中国警界贬斥得一片黑暗，一无是处，似乎警员人人该杀，如此打击警界士气，势必瓦解警界为社会服务之责任心，使警员人人心寒，个个懈怠，今后无论正邪，一律闭眼撒手，不闻不问，人民生命财产，谁来保卫？因此，无原则的吹捧杨佳，显然也是严重不利于社会和人民的安全利益的。

四、无原则吹捧杨佳杀警，表面是抨击中国警界黑暗，实际对中国警界黑暗的改变毫无益处。任何国家地区警界都有黑暗，程度不同。解决之道，只能是独立公正的检察司法制度和自由的舆论。使警察打击的真正邪恶犯罪势力，诬告不能得逞；使警察个人或勾结黑社会无故迫害、残害、冤枉的好人，有可以信赖其公正的机关和途径伸冤，以制裁无良警察的无法无天。中国恰恰就是没有这种独立的检察司法制度，一旦杨佳杀警之类恶性事件发生，人们无从判断它是邪恶势力对警界正当执法的报复，还是受残害冤屈的民众对警界黑暗的反抗，感同身受，想当然认定是好人对黑暗警察的反抗，于是，同步雀跃，一片欢呼，打击了警界也危害了人民自身。这其实保护了警界的黑暗，对尽责守法的警员不公。这是中国警界的悲哀，也是中国人民的悲哀。万方有罪，罪在中共，罪在中共死不改革，它的各级党委掌控各级公检法的一元化政治制度。这种完全失去社会公信力，也就完全失去了社会安全阀功能的各级公检法一元化政治制度，再不改变必将炸毁社会，危害人民，也最后毁灭中共统治自身。

因此，杨佳杀警事件，包括网络的各界舆论不必去对杨佳个人过多探奇，更不应去无原则吹捧杀人，而应集中火力，像瓮安事件一样，抨击中共顽固坚持的僵死的各级公检法一元化政治制度，力争独立公正的检察司法制度在中国早日确立。中国当然还有更进步的改革之道，我们实事求是，先把这件能有全民共识的的事办好。

2008年7月7日

警察都不干了，中国会如何？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2-05-11

网上张鹤慈问："如果今天把中国的警察都杀光了，中国会如何？"马上有人回答："考虑到官匪一家的现实，估计治安会大大好转。"

真的吗？我们不妨作个设想：包围、冲击、打砸、焚烧瓮安公安局的那几万群众里，有甲、乙、丙反警察民运坚决分子三人。正当他们冲击在前的时候，忽然手机得到消息，甲的姐妹在闹事圈外围被流氓分子调戏轮奸了；乙的父母被潜入家中盗窃的贼人杀伤了；丙开的商店被强盗冲入抢劫一空了...。这时，甲、乙、丙怎么办？他们会在一刹那间，从反警察勇敢分子变成支持警察坚决分子，他们会继续向楼上冲锋，但他们已经改变了腔调大喊："警察同志，我们不烧你们了，我们是来向你们报警的！我们已经打了110了！请你们立即出警啊，救我的姐妹，救我的父母，救我的财产！"..."什么？楼下几万人包围着局子出不去？没关系，我们来给你们开路！"..."混蛋们，暴徒们，快让开啊，警察要出动抓罪犯救人了啊！"

这决不是什么导演杜撰的荒诞电影剧本，它是完全可能发生的事情。如果这时楼上的警察也大喊："民运同志，考虑到官匪一家的现实，我们不愿被杀光，但不干总可以吧？110别打啦，估计治安会大大好转的！"

当然，这样的戏剧性故事在那段时间好像没有发生过。几万群众把公安局冲完了，砸完了，烧完了以后，很安全地回到家里，回到商店，父母姐妹无恙，商店也秋毫无人犯过，说明什么？说明瓮安不会有犯罪？不，它只是说明，瓮安潜在的罪犯们慑于警察保卫社会安全的惯性，没有意识到公安局被包围焚烧，警察狼狈不堪的这一刻，是最美好的作案时机；或者他们意识到了，但仍不敢，为什么？因为他们明白今天虽然时机最好，“警察都杀光了”，但明天他们一样会伏法，因为明天支援解围后的警察，一样会踏上门来。

所以，把事情说到最本质处：那包围、冲击、打砸、焚烧瓮安公安局的几万群众之所以能顺利进行他们伟大的抗议起义，而无家中姐妹父母财产后顾之忧，恰是现在被他们包围、冲击、打砸、焚烧，甚至右派要“杀光”的面前这个机关，正在保护着他们！这几万群众的抗议起义是正义的，因为它打击的是警界的黑暗面，人民已经忍无可忍。但人民也必须记住，警界还有它的光明面。如果不分青红皂白地一概抹黑，一概打倒，一概“杀光”，对人民自身的安全，也是绝对不利的。必须有清醒的头脑，不能一种倾向掩没了另一种倾向。

如果有人说，不要吓唬我们，“警察杀光了，它不干了，人民自己组织起来，肩负起社会治安的责任不行吗？”当然可以！“王司令”怎么来的？就是这么来的。文革，毛泽东认为公检法烂掉了，被“黑线”统治了，用今天的话“警黑一家”了，号召“砸烂公检法”。果然砸烂了，广东砸得很烂，1967年7、8、9月公安系统全瘫痪了，警察全不干了。这时的广东，“治安会大大好转”了吗？50岁以上广东人都能记得，那时大量杀人强奸恶性刑事案件到处发生，没人去管，去侦破，群众自行组织起街道联防，滥肆捉拿打杀外来身份不明者，各十字路口、警察岗亭吊满尸体，全城笼罩黑色恐怖，人民怨声载道。这时，控制广州市区的红旗派（造反派）决心把维持社会治安的责任肩负起来。以中山大学8.31武传斌为司令，聘请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为荣誉政委，以公安司法系统红旗派干部为专业骨干的“红色警备司令部”成立了。王希哲以中学代表出任副司令（因希哲负伤住院，陈一阳代理）。这便是马悲鸣首先发现并不断负面诋毁的“王司令”由来。红警司成立后，立即着手了大量维护广州社会治安的工作，包括保障市民供水供电，恢复公共交通和侦破恶性刑事案件。这期间，侦破并逮捕了8.20在三元里绑架杀害了几名铁路中学造反派学生的张金贵。但关押期间被非红警司系统的某中学造反派学生强行抢走，擅自枪杀复仇。这是红警司工作的失误。9月以后，广东军管会和省革筹委会才真正把社会治安重新抓起来，红警司完成使命。可以告慰的是，无论后来党内外右派怎样合伙诋毁文革一切，没有听说广东人民对红警司的这段肩负社会治安责任的工作，有过负面的评论。

现在回过头来。文革有红警司例在先，假使今天“把中国的警察都杀光了”，或警察都躺倒不干了，杨佳之友们，民运们能自行把“红警司”组织起来，肩负起维护中国社会治安，保卫人民生命财产安全，达到“治安会会大大好转”的责任么？谁都清楚，除非发生推翻共产党革命，已经没有了那样的条件。中国的社会治安，只能依靠今天的警察。不错，人民痛恨警界的黑暗。你要乘机鼓动砸警察、烧警察、“杀光警察”，人民很多人都会拍手，为你叫好。但记住，这只是一个方面。世界上的事，都是会转化的。共产党很容易对付作这类鼓吹的右派。共产党只要稍稍暗示已经愤愤不满的警界怠工，放松对治安的控制（有苗头了），闭眼听任一段社会治安恶化，匪盗强霸横行，受伤害最重最直接的还是基层人民。共产党只要告诉人民，这一切都是右派煽动“杀光警察”使警察不敢管，不敢负责的结果，人民生命财产损失的愤怒之火，就将立即一转烧向右派，使右派成为人民公敌！1967年夏，广州的造反派就是这样怀疑军管会撒手不管社会治安的动机，是在阴谋把市民受害的愤怒，引向市民本来支持的造反派的。

历史的经验。那么，我们不要抓住杨佳杀警案大作文章了么？要的。但出路不在把杨佳描画成水浒似英雄，不在在杨佳案的枝节“真相”上纠缠，继续妖魔化警界取胜，这意义不大。根本出路在，抓住事件的机会，引导群众舆论，宣传独立司法制度的重要性，宣传让底层人民有冤有苦能有他们可以相信公正的地方诉讼的重要性，力促中国司法改革，政治改革，老王已经说过，这才是杨佳案作文章的根本之道。但还有一点没有机会说，就是抓住这个改革中国司法的根本，而不是鼓励学习他们杀人，也是符合胡文海－－杨佳这类“好汉”、“义士”杀人的初衷的。我们不能辜负了他们。

2008-07-10

我们的出路就为了学水浒杀人复仇吗？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2-05-11

对老王第一篇杂感，不少人回答：“我们把警察杀光了。警察不干了，还有更多的人排队报名作警察。怕它不干？”

可笑！你们要杀光的现在的警察，是天生的坏人么？难道不是中国现在不合理的或不能使你们信任的公检法制度，才使得他们成了“坏人”，或无论他们是好是坏，都在你们眼里成了必得全部杀光的坏人的么？“还有更多的人排队报名作警察”，就能干好而不是继续干坏么？如果我们不致力制度的改革而一心“杀光”，反正有“更多的人报名作警察”，这意味什么呢？意味我们后面还有一茬一茬无数的警察在等着我们去杀！我们杀得“光”么？

胡文海、胡佳，他们真是杀贪官“除暴安良”的英雄？老王怀疑。下篇再说。这里先随大流，承认他们是水浒似英雄。即便胡文海，不变色枪杀14人，他的初衷也不是为杀人。他原要告发贪官，尽了各种努力，花了很大力气。失败了。问题在，“无论胡文海举报到哪里，这些举报材料最后都被批到两个部门处理：一是乌金山镇纪委，二是榆次区公安局经侦大队。”“据胡文海说，乌金山镇主管纪检的崔副书记对他叫嚷：‘你就是告到中纪委，我崔某某不给你办手续，你也没办法！’”（南风窗记者：石破 刘志明《连杀14人只为除贪官？山西胡文海案始末》）这样无理的告状审理制度，才把胡文海逼上了杀人“除害”之路。临刑，胡文海没有对他杀人后悔，但却告诫他的弟弟，今后要再告贪官：“不管告赢告不赢，千万别走上大哥这条路。”但那时的极端网民和民运们，听不进胡文海的这番遗言，大声地欢呼杀人，鼓吹更多的胡文海出来杀人，而不是重在鼓吹改革公检法制度。好像多几个胡文海多杀几个人，共产党就被推翻了。这么好的事，为什么不见大声喊好的人亲作冯妇自己去杀？净鼓励别人，自己看热闹？真那么有效，孤身一人一把小刀足矣，胡平们怎么不去杀？现在出了个杨佳杀人，又是一片欢呼。但从胡文海到杨佳，7年了，杀人和被杀人不少了，中国法制有多少进步？公检法制度有多少根本性的改良？能给人民信任的告状途径开通了吗？胡文海的弟弟和千万后继者有出路了吗？没有。没有怎么办呢？继续欢呼杀人，盼望杀人？杀吧，还有无数的7年，直到“把警察杀光”，再把新一轮新二轮...的警察再杀光！

怪的是民运振振有词，把胡文海、杨佳类比为可资学习的水浒英雄。水浒英雄不错。但民运的出路，在向水浒英雄看齐吗？水浒英雄杀贪官也滥杀平民，“平头砍去”，只图杀个痛快。我们以微笑和宽容的眼光看待这千年前旧时代的农民和流民无产者的造反，理解他们在黑暗压迫下除了如此，没有别的出路更没有新社会的构想。即便“杀去汴京，夺了鸟位”，也只能是坐在新的压迫者位置上的被农民继续痛恨等待推翻的新的压迫者。贺龙的“菜刀”？如果不是这支队伍后来被共产党改造成以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为政治纲领的新精神军队，那“两把菜刀”的打劫盐务局，也不过是与其他湘西山寨无二的土匪行为，再前进一步，也超不出黄巢、李自成的窠臼。

中国民主运动是新时代的有着明确的以民主手段改造社会目标和纲领的政治运动，不是土匪运动，更进步于当年极端的共产主义运动。但今天的民运“主流”，已经显然对自己的前途失去了信心，没有眼光，没有胸怀，没有纲领，不会帅领人民前进，全然机会主义。忽见胡文海、杨佳孤身一搏杀“贪官”，杀“恶警”，眼睛一亮，以为这便是新的出路，以水浒英雄欢呼叫好，推崇备至，与人争辩狺狺，殊不知已经将自己降低沦落为只知毁灭没有建设，以个人凶杀复仇为楷模的土匪流民无产者团伙！

我们的出路就真的只有学水浒杀人复仇了吗？不，只有建设现代文明的民主与法制，才是唯一正确的出路。中国需要各种根本性的政治改革，许多尚未能达到人民大多数的共识，但独立的检查司法制度，和中共各级执政当局必须接受独立有效的监督和监察，在今天通过人民广泛的努力，已经能够达到共识，甚至连不独立而无法得到人民信任，以至深受其害的公检法机关本身，也将因切身的利害而发出独立依法行使职能的呼声。我们只有这样前进了一步，才算真正改良了社会，也才使胡文海杨佳们和被他们所杀者们的血，换来一点积极的意义。

2008年7月12日

杨佳，中国“人肉盛宴”的又一终结者”和老王按语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2-05-11

这是左派抓住杨佳案鼓吹革命的文章。现在左派和极右派在两个方向都在鼓吹革命。但右派除了鼓噪多出几个杨佳杀人，你看网上不见什么像样的文章论证右派革命的合理性正义性，倒是左派，堂堂正正，义正词严，激昂慷慨，鼓吹革命，为左派革命的正义性辩护立论。从这个信心我们可以看到，一旦真爆发推翻今日中共“走资本主义道路”当局的革命，社会力量大半将站在左派一边，中国将左倾，虽然决不会回到毛泽东时代去，那已经是不可扭转的历史，但不会有右派太多的好处。所以，我劝右派认真考虑一下，其主流是否还是保守些好，不要过多幻想和鼓吹革命，还是与共产党内的右派结盟，抵制左派革命鼓动，促进中共演变。这样，其实对右派未来的生存发展环境，可能更有利的。

2008-07-15

作者竹淡： 杨佳，中国“人肉盛宴”的又一终结者

“大小无数的‘人肉盛宴’，即从有文明以来一直排到现在，人们就在这会场中吃人，被吃，以凶人的愚妄的欢呼，将悲惨的弱者的呼号遮掩，更不消说女人与小儿。这人肉的筵宴现在还排着，有许多人还想一直排下去。扫荡这些食人者，掀掉这筵席，毁坏这厨房，则是现在的青年使命！”——（鲁迅《坟》：《灯下漫笔》）

“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 仁义道德"
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鲁迅《狂人日记》）

正如鲁所说的，中国以至世界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就是一部私有制占绝对统治地位的历史，在这个私有制度占统治的历史中，人压迫人，人剥削人，人吃人，人不把人当人的丑恶、凶残、血腥行为，每年每月、每时每刻都在上演，都在继续，都在不断地变幻着花样大行其道。所有这些丑恶行径，让肉食者变态、狂恣、狰狞、欢呼，不可一世。纵观历史，中华大地，除毛泽东时代外，自古至今，就是一排活生生的如鲁迅所描友述“人肉盛宴”。然“那里有压迫，那里就有反抗”（毛泽东）。在中国二千多的封建社会和近代一百多年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历史中，从秦朝的陈胜、吴广农民起义到清朝的太平天国的农民运动，中国的历史也无一不充斥着那些在“人肉盛宴”中被“吃”的人为了改变自已的悲惨命运，用不同的形式进行不屈不挠的的反抗，汹涌着“等富贵，均贫富”天下大同的思潮，演绎着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正是这些思潮与斗争，正是这些英雄的人民，是他们不停地推动中国的历史潮流滚滚向前，一次又一次地证明了人民是真正的英雄人民是历史创造者的真理。

历史证明，正是这些思想与运动的历史沉淀，正是中国人民的伟大与执着，正是被“吃”者的不屈不挠、英勇悲壮感动了上帝，正是中国人民的智慧勤劳感动了上苍，正是中华大地精秀必然会孕育出英雄豪杰，在上世纪初，中国出了个集中华民族所有大智慧于一身个毛泽东。巨人一出，山河壮色，在他带领下，这场中国“人肉盛宴”中广大被“吃”者——伟大的中国工农阶级，经过二十八年艰苦卓绝的斗争，牺牲了二千八百万烈士，终于掀翻中国这个绵延二千多年的“人肉盛宴”，结终了“吃人”阶级的统治，在中国大地彻底消灭了私有制度，建立了一个没有压迫，没有剥削，人人平等，人民当家作主的崭新的社会主义制度。从始，红太阳照遍东方，中国人民扬眉吐气，中华民族雄居东方。然自毛主席逝世后，中国人民失去了保护神。从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使曾在新中国灭迹的私有制度在“特色猫论”的杏黄旗下又杀回来了。剥削有功了，压迫成为真本事了，掠夺成为致富手段了，无耻成为道德楷模了，卖国叫做为开放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后人又趾高气扬回来了，他们对国家资产狂卖鲸吞，对外卑躬屈膝，对人民横扫一切，横暴暴敛。于是，为新中国富繁荣强奉献了整个青春的工人下岗了，他们失去了最基本的衣食住行保障，他们与他们的子女，只得四处流离。为建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奋斗一生的农民失地了，他们的赖以生存的土地被“吃人”者强占去开发商场，写字楼，楼堂馆所，自已投诉无门。这些强盗，这些“吃人”者踌躇满志，在中国大地又大排“人肉盛宴”，把曾经是中国新主人的工农群众变成弱势群体，当作这个“人肉盛宴”的佳肴，敲髓吸骨，无恶不作。

这些年来，中华大地的“人肉盛宴”排了一场又一场，排了一地又一地，排了一年又一年，中国大地白骨累累，人民血泪斑班。放眼中华，惨景不忍看，不忍想，不堪闻。“改革开放”三十年了，民不堪命矣。于是经过毛泽思想洗礼的中国大地，具有光荣革命传的中国人民，近年来不断发生人民群众自发起来烧公安局、政府衙门斗争，发生民工为讨薪无果怒杀赖老板事件。而2008年6月28日在上海更发生了燕赵义士杨佳在智闯警局后连刺十人六死四人奇迹。壮哉！杨佳。燕赵自古多慷慨悲歌之士，信乎！在这里，我要特别声明，我为杨佳叫好，不是因为那六个警察该死、该杀，相反的，我对于那几个警察的死去，一直认为他们的死也是无辜的，他们是替受罪羊替死鬼，我也同他们的家人一样，一样感到伤心。并且一直认为该杀是教唆中国的警察、当局、强豪等欺凌百姓、敲诈百民、护黑涉恶的“特色猫论”，该杀是中国现行的打着社会主义晃子行血腥资本主义私有制之实的制度，该杀是的这吃尽人类血肉的“人肉盛宴”。然而，可叹的是，死去的这几个警察，好似并没有引起统治者大惊小怪，因为他们并没有从深层次中去思考与探索其中根源，只是轻描淡写，头痛医脚，把它当作意外事件，偶然事件。现在看来一切又将归于往常了。我说，这显示出统治者无知与狂妄，其实这是一叶而知秋，是人民反抗整个暴政的信号，是他们的旗帜遭到已遭人民唾弃，是人民以死捍卫自已做人尊严的壮举，是人民正在觉醒的标志。所以，现在这几个警察也被当他们这场“人肉盛宴”的美味佳肴了，真是可悲可叹可恨。

虽然，白痴归白痴，他们还是会使劲地挤出几滴鳄鱼血般的眼泪以掩盖他们食人的本质食人的行径的，这就是，或许大家已经看到了，他们会对这几个死去的警察追认为烈士或英雄什么，也会有御用文人之类为他们歌功颂德，这就是鳄鱼的眼泪，但这眼泪是骗不了多少人的。我说，这几个死去的人不过是这个人吃人的社会的牺牲品祭品罢了，虽然他们的“谥号”与那些成百成千地冤死在黑煤窑、冤死在黑牢狱、劳死在血汗工厂流落在街头的工人农民不同，因为这些人是没有资格享受这些“殊荣”的，因为他们死了也是白死，活着也是白活，活着与死去都是被这些“肉食者”当作“人肉盛宴”的菜肴，但不管“谥号”怎样冠冕堂皇，牺牲品替罪羊和“人肉盛宴”的实质是抹杀不了的。但本来就是这个“人肉盛宴”菜肴的杨佳与众不同，偏不认命，偏不屈服，偏要反抗这“人肉盛宴”，偏要想掀翻这“人肉盛宴”，他打定决心就算目的达不到也要在作这个“人肉盛宴”的菜肴前要找几坠背的，于是在大上海发生了六死四伤的大命案。杨佳一人杀六个，一人伤四个行为，在我们这个一个公民发一条手机信息讽刺县太爷也被抓去坐牢的“红色恐怖”年代，在我们这个还是“食人者”掌印把子的社会，他注定要被处以极刑死，我想杨佳在他动手前也会想到的。但杨佳的这样的死法与他作为“人肉盛宴”菜肴的死法不同，与其它作为“人肉盛宴”菜肴的人的死法也不同，他这样的死法，还有他生前的壮举，有着重大的社会现实意义。这个意义就是，杨佳怒杀六警察，让人想到到毛泽东麾下哪些熟识的面孔：贺龙、彭德怀、许世友、彭湃、韦拔群、方志敏……，细细算来，越算越多，当时几百万、几千万拎着脑袋跟随毛泽东共产党闹革命打天下的人不都是跟现在的杨佳一样，是被压迫、剥削的工农无产者，在走投无路铤而走险逼上梁山后，从个体反抗，最后投共产党，走上革命道吗？只是他们很幸运，遇上了当时全意全意为人民谋利益的共产党，遇上了人民的真正领袖毛泽东。所以，他们一齐努力，感动了上帝——中国人民，在“上帝”的帮助下，推翻了剥削制度，建立了新中国，当家作了主人。

现在的杨佳没有这么好运了，他行了匹夫之勇，所以他的结局将是很不幸的，他会死的。但他死是光荣的，有现实意义的，是人民解放的先驱者。从这一点来盾，这并不是常人理解的杀有偿命这么简单。他的死与中国革命二千八百万烈士一样光荣，他的“造反有理”精神将为历史与人民所铭记与发扬，历史将证明，他还是中国当代毛泽东思想“枪杆子里出政权”理论实践的先驱者。顺便提一下，由于杨佳连杀六个警察，许多在人们眼中早已名声名狼藉的所谓“法律专家”，一致提议在刑法上增设“袭警罪”来防止这类事件的再次发生。这不禁让人笑掉大牙：杨佳他连杀了六个警察，事前经过了周密的计划与思考，难道他想不到这样做他会死吗？难道他怕死吗？二千多年前，老子就说过“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汉朝 张良的 老师黄石公也说“清白之士不可爵禄得，节义之士不可威刑胁”。毛泽东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革命时，美蒋反动派在中国大江南北设立了无数个“剿匪司令部”、“军统”“中统”，他们杀革命志士如麻，当时有哪个革命人怕死过？有那个“杨佳”退缩过？无产阶级如过江之鲫投奔革命，一律义无反顾，一律大义凛然视死如归。而现在中国人民要掀翻这“人肉盛宴”，就算设一百个“袭警罪”，也不能阻挡人民反抗的行动。

改革开放“三十年了，”中国大地阶级矛盾激烈到了白炽化程度，贫富不均，强豪欺世，民不聊生，民族受欺，国家遭却，国运命悬一线，而那些权贵富豪还在粉饰太平，笙歌沸腾，大摆“人肉盛宴”，还在高举把这“人肉盛宴”排下去杏黄旗（白猫黑猫论），人们不禁要问，要排下的人是谁呢？，我说要排下去的人就是那些打着“改革开放”旗号踩着人民尸体过河的朱老馆、吴市场，厉股份，龙大人、张维迎，张五常，皇甫平之流，还有那些在现在占据中国经济政治部门的官僚买办与汉奸集团，还有那些贪官污吏、不法奸商、地痞恶霸，总之一切与工农为敌与人民为敌的人。中华民族历来有“民为贵，君为轻”，“君视民为草芥，民视君为寇仇”传统。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一个统治者，只有把人民当作人，当做主人，才能使这个社会和谐，才能使人安乐居乐业，才能使社会文明进步。如果一个统治者，视自已统治对象草芥，把自已的统治对象当作自已“人肉盛宴”的菜肴，横征暴敛，欺男霸女，使民不聊生，流离失所，最的结果必将是“水可载舟，也可覆舟”，杨佳的利剑迟早是要他的命的。杨佳，还有李佳，张佳……，这些中国当代青年，代表着青春的中国，代表着中国人民疾恶如仇，士可杀不可辱，舍生取义，视死如归优良品质，这些本质是中华民族的脊梁，是中国人民虽经万难然生生不息的潜质。而这些本质潜质我们可以从中国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铁血中看到，可以从抗美援朝上甘领战役志愿军指战员敢打必胜的壮举中看到，可以从新中国初期中国人民万众一心奋发图强中看到，现在还可以在中国广大网民特别是左派志士面临高压依然不屈不挠为国家、民族、人民的利益呼喊抗争中看到，可以从“改革开放”以来全国各地人民自发起来反对苛政暴政的运动中看到。“中华民族有同自已的敌人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毛泽东。

人民是这个世界的创造者，劳动群众是人类历史的创造者，杨佳们理应是这个世界的主人，他们不会永远是中国强豪“人肉盛宴”的佳品菜肴，他们不会永远屈服于魔鬼的淫威。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历史有惊人的相似。曾经的“人类盛宴”在新中国被毛泽东思想旗帜下的中国人民掀翻过，彻底消灭过，并创建过有二十八年人人平等人民当家作主的“大平盛宴”。我想，现在有人民运动的基础，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有仁人志士的冲锋陷阵，有杨佳们的

铁血铮骨，鲁迅所痛斥的现在中国盛行的“人肉盛宴”一定会中国人民掀翻终结，一个人人平等没有压迫没有剥削的太平盛宴一定在中国重排。到时候，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鲁迅等前辈会念笑九泉，中华大地就会重见天日。

关于支持中国最高法院核准执行杨佳死刑的声明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2-05-11

一、杨佳行凶报复杀害警察多人。若是一般刑事案件，无论他有怎样的报复理由，中国最高法院核准执行杨佳死刑，是完全适当的；若按海外中共反对势力的解说，杨佳是对“中共暴政”的暴力反抗，那末，作为保卫“中共暴政”的最高暴力机关中国最高法院核准执行杨佳死刑，更是完全适当的。手软了，就是失职了。

海外中共反对势力可以哭泣杨佳，可以悼念杨佳，可以发誓继承杨佳，但没有理由认为“中共暴政”的最高暴力机关中国最高法院核准执行杨佳死刑不对，这是他们在尽职。若他们不尽职，若他们对以杀人手段“暴力反抗”“中共暴政”的杨佳施仁政，本身倒证明你们对中共政府的认识错了，反对错了。

二、王希哲四十年不变的立场，是建设和完善中国的民主与法制。法制的制定和修订，必须服从民意和民主的程序，但法制的执行绝对不可机会主义地屈从“民意”。无论有天大的压力，必须顶住，必须按既定的法律执行。不然，谈何建设法制社会？政治反对派的任务是提出和鼓吹修改现行法律，不是阻挠执行现行法律。因此，对中国最高法院这次坚决顶住海内外“民意”对杨佳杀人案的汹涌说项，核准执行杨佳死刑，希哲给以充分赞扬！可以很及时地为台湾司法当前顶住绿色“民意”疯狂为陈水扁家族贪腐脱罪的压力，提供榜样。

三、海内外对杨佳说项的“民意”虽然汹涌，但他们就代表了中国人民的全部民意？或主流民意？我不相信。事实上，当一个社会反对意见汹涌好像代表了“全民”的时候，在那“沉默的大多数”中，才往往蕴藏了真正的主流民意，因为这些沉默的大多数才明白什么是自己的真正利益。台湾今天就是如此。民进党及其大陆跟班永远告诉世界，民进党就是台湾人民，台湾人民就是民进党，它民进党的“意”就是“台湾民意”。事实是如此吗？即便从杨佳案看出，中国反政府的意见和势力在中国国内外已经得到相当自由的发展和长大，这是天大的好事，是中国的福音，我们为它欢呼。但正因为如此，它也越来越走上过去共产党今日民进党的老套路，把自己等同于人民，把自己一派的意见等同人民全民的意见。反对它，或不赞成它，在他们眼里就成了“反民主”“反人民”的“反动势力”。任这种趋势发展，中国只有一派压制一派，永远没有民主社会。反对这种趋势的唯一办法，是中国反对反对派的人们，或反对他们的反对意见的人们，应该积极勇敢地，广泛地站出来大声说出自己的意见，哪怕是为政府当局辩护的意见，这也是另一部分中国人天经地义有权发表的意见。不要怕任何的帽子、棍子，也要形成一派强大的制约势力。

文革中有造反派和保守派，代表了批判中共体制一派的意见和保卫中共体制一派的意见。这实际是中国民主极富创造性的萌芽。它鼓励社会不同阶层利益的两派都公开发出自己的声音，“大鸣大放大辩论”，而不是一派激动，一派沉默，给社会误会激动的一派代表了全部民意。伟大思想家顾准从这里看到了中国“社会主义两党制”。希哲当年就极力主张这两派的平等共存、共和，实现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可惜毛泽东未能将文革中人民有意义的创造在民主基础上真正规范化，法制化而失败。但希哲坚信，中国真正的民主社会，只能从中国当前左右翼两种意见及其代表势力，甚至代表组织的一步步发展中，自然地孕育出来。

四、王希哲赞扬这次杨佳案中国最高法院顶住了压力，没有机会主义地在“民意”面前让步，只遵照法律。但必须指出，中国的各级法院在执行法律的时候，更需要强调不能在“官意”面前让步。既不屈从“民意”，更不屈从“官意”。要有中国独立的司法审判制度，才能重树人民对司法的信任，确立司法的权威。中国独立的司法，不仅组织上应垂直于人大中央，各级司法机关财政决不能受制于各级地方。但做到这一点，就不是司法机关本身的问题，而取决于全国人民，包括反政府民主派共同努力的问题了。

五、王希哲惊讶不少“民主派知识精英”，他们可以那样丑化侮蔑谩骂文革造反派“武斗杀人”，今天却毫无一丝心理罪恶感辩解吹捧鼓励煽动杨佳式行凶报复杀人。要知道文革造反派曾受到不下杨佳一千倍的大规模委屈、迫害乃至屠杀，他们也曾错误响应江青的口号“文攻武卫”，但从未提倡、鼓励、赞赏报复杀人，无论是报复杀害个人还是报复杀害代表政权的“暴政”军人。一旦极偶然出现这类事件，他们是谴责，而不是辩护脱罪，使本派行凶杀人合法化。说明了，被“民主派知识精英”们多年丑化侮蔑谩骂的文革造反派，实际，是要比今天的他们文明得不能以道里计的！

反政府民主派为争取自己改革中国政治的目标，可以而且应该发动前赴后继的各种规模的和平示威抗议运动，哪怕有时难以避免冲突流血，但决不可流于辩护鼓励个人报复杀人。反对派走到这一步，就不是政治运动而将自己降为土匪流寇了。

前段有一个为杨佳杀人辩护的“精英”联署公开信。其中竟赫然有法学老成“于浩成”。希哲难以思议。杨佳杀人确有中共右派官僚集团多年的政策错误导致社会矛盾激化的背景，总结其教训，批判当局，有利社会改革和进步。但它决不是政治反对派辩护行凶杀人的理由。

2008年11月26日

反共极右派怎样利用杨佳？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2-05-11

“你不给我一个说法，我就给你一个说法”，就去杀人，可以是今天反共极右派的革命纲领？革命政策？革命党人提出或推崇的革命纲领、政策、口号是革命的一般原则，不是也决不能是个案。把“你不给我一个说法，我就给你一个说法”去报复杀人的杨佳主义，吹上了天，怀疑不得，反对不得，21世纪了，反共极右派的革命纲领，革命政策就只能达到这么一个个人复仇主义，恐怖主义的水平？

反共极右派要推翻共产党。去读读你们看不起的毛选，看看80年前共产党革命，他们的纲领、政策、策略口号是什么水平？你们一上来就输了，还有什么指望？革命不是要人死，而是要人活。要人活，革命党人就重在改造社会的革命政策而不是“你不给我一个说法，我就给你一个说法”的不分青红皂白“排头砍去”！

反共极右派利用杨佳的错误，就在这里。他们在海外高喊革命，天天盼望国内发生革命，自己不回国去发动和组织领导革命，偷懒而安全的办法，就是抓住国内一切群体的流血冲突事件或个人的血腥杀戮事件，一厢情愿把它解说成“革命”，让杨佳们为他们火中取栗，为杨佳穿上他们编造的革命外衣，替杨佳陈述为杨佳编造的革命故事，满足他们自己的革命幻想。他们把杨佳片面打扮成以共产党政权为敌的复仇主义革命家，要杀尽共产党统治机器的一切“螺丝钉”，这就已经断了杨佳可能还有一丝的活路。他们却要假惺惺救杨佳，已经让杨佳“革命”杀共了，又要煞有介事在共产党的法制体系内纠缠“程序”，来束缚共产党杀杨佳的手脚。

共产党杀了杨佳，杨佳自然成了他们的“革命义士”，若共产党害怕他们的“民意”，居然优待“特赦”了杨佳，从此，中国大开了相互自由报复杀戮的大门，“你不给我一个说法，我就给你一个说法”，难道只能是杀警察的特别优待？在其他的一切社会恩怨矛盾冲突中，都不能使用？不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杀吧，杀吧，尽量地杀吧！

例如，老王过去从未得罪冒犯过“格丘山”，格某人却开口就谩骂侮辱老王，要不要给老王一个“说法”？不给么？“你不给我一个说法，我就给你一个说法”，老王要不要杀过去？杀他个断子绝孙？以后呢？格家的孑遗要不要杀过来？天知道！反正大家都有“特赦”。这不正是反共极右派希望的中国大混乱，大崩溃的乱局么？吓唬什么“杀杨佳将葬送了中共”。诓鬼的话。不杀杨佳才崩溃了中国，更葬送了中共呢！

海内外的反对运动，本来还有一派，是非革命的改良派。这一派，批判中共但承认体制，一般以遵守中共政权现行的法制为出发点，揭露和批评中共违反自己法制的行为，同时积极提出改革要求，使现行法制走向民主化。他们也抵抗恶法。在需要抵制和反抗中共无理迫害的恶法的时候，他们以“和平理性非暴力”为原则，反对煽动和使用任何暴力。这是个根本界限。一过这个界限，鼓吹暴力，你要么宣告脱离改良立场去革命，要么只能承认自己理亏。

老王40年来大体一贯，包括海外一度参与领导的中国民主党，都是这个立场。这个改良派的反对运动，要不要利用杨佳？也要。因为杨佳杀警案，的确反映了当前中国社会日趋尖锐的警民矛盾，反映了中国的警察正在变质，反映了相当部分民众对人民警察金钱社会下正在变质为特权阶级蛮横家丁的愤怒和仇视。因此，这个反对运动要抓紧了杨佳案为例，发起群众的运动和广泛舆论，要求中国司法警察制度的改革和整个中国政治制度的民主改革，形成改革压力，但决不可为杨佳杀警罪行本身开脱，要求什么“特赦”。即便部分群众情绪化下有这种呼声，也不必迎合。政治运动及其领袖，是要引导群众朝正确目标前进的，而不是机会主义地去作群众狭隘短视有害情绪的尾巴。

实质上，格丘山之类的恶势力对老王的谩骂侮辱，不过是在与老王这些传统的改良派民运领袖，争夺对海内外大部分非激进民众的引导影响权。自从某功忽然“反共”以来，便逐渐在世界各地和网络上，形成了一股绑架民运，

强制民运附依于他们，由他们领导，为他们服务的恶势力。他们全然不顾海内外民运长期自然形成的少部革命激进派和大部温和压力团体派，而相安无事，相互配合呼应的格局，强要海内外民运团体和人物甚至领袖人物一律按照他们的调子和步子去“反共”。他们的一切宣传要说一不二，你要么闭嘴要么与它保持绝对一致。稍有忤逆，稍有独立思考，这恶势力便动员他们能够动员的力量，铺天盖地地辱骂你，抹黑你，谣言你，给你们压力，迫你们就范，实现对整体民运的绑架和控制。不说王希哲，也不说刘国凯、徐文立、杨建利，连美国对华利益最忠实的仆人吴宏达，对某功宣传略有异议，曾受到某功怎样的打击，真令人目瞪口呆的了。老王不会闭嘴。老王坚持主张将正确的理论交给人民，由人民来选择是不是跟你走。绑架威胁对老王，是办不到的。

2008年12月5日

石首事件辩论，简评刘路、军涛意见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2-05-11

1、刘路说，“石首事件不是抗暴，是暴乱”。这个判断是对的，实事求是的。

2、但石首暴乱，及近年瓮安等一系列群众暴乱，实质都是群众的一种“暴力化大字报”，都是人民在“揭发我们（共党统治）的黑暗面”。不过，人民已经越来越对文的大字报（上访、网路等）功效失望，而走向越趋频繁的“暴力化大字报”罢了。

3、为什么会有如此社会危机？根子就在共产党至今拒绝作任何实质性的政治改革，哪怕真正可以在制度上限制各级党官的权力，将党官的行政权力与社会商业利益切实切断的改革，更不必说将对党权力的监督权让度或适度释放出来，真正交到人民的手里。不这样作，共产党无论有多少的“纪检”，也无论他们多么忙碌，也无法再获得人民的信任，“暴力化大字报”，就必将星火燎原下去。这点上，军涛是对的，他说：“政府失去了公信力，老百姓不相信政府，这一切都是它们自己招来的。”。人民是历史的推动力。但人民推动历史，中不会是理想化的，书本教科书式的，循规蹈矩的，温良恭俭让的，暴乱倒是常见的。所以，刘路下面的感慨，也是老王的感慨：

4、“维系一个社会的正常秩序，离不开法治，政府不能破坏法治，人民也同样不能破坏法治。如果说这个案件中，政府有什么应该谴责的，那就是，从中南海到湖北省，政府首先带头破坏了法治，上梁不正下梁歪，有不守法的政府，就会产生不守法的暴民。它们（政府）在89年污蔑和平请愿是暴乱，给予无情镇压，20年后，讲理的学生不见了，不讲理的暴民来了，这才是应该深刻汲取的教训。也是一种历史的嘲讽和报应。”

5、但军涛说“我不赞成暴力，但是人民使用暴力的时候，我支持人民，不谴责人民，只谴责政府。”这就有点片面。如果你是革命家，你认为只有革命一条路可走了，那么，你就应支持和领导人民针对政府（不是烧杀平民）的一切暴力。但若你还不是革命家，你还是一个改良家，你就要有分析。政府在根本上就错了，你“不谴责人民，只谴责政府”，这是对的，但也不必无条件支持暴力的人民（群众）。因为你革命了，就要有革命后的法制；既然你不革命而是改良，你“不谴责人民”之外，你还要引导人民走要求改善法制和遵守法制之路，不能无条件支持群众动辄暴乱的无政府主义戾气。

2009年6月24日

附：

作者刘路： 法治是不是一个社会的最高价值？ 最近湖北发生的群体事件，军涛兄是如何看待的？

王军涛：政府的暴力导致人民的反抗，如此而已。

刘路：我发现在这次事件中，政府几乎没有任何过错，尸检是对任何非正常死亡必须进行的程序，老百姓不理解，就可以聚集起来打砸抢烧么？并且我们分明看到，政府根本没有采用什么暴力，甚至武装警察在受到暴民袭击的时候，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受伤的都是他们，如果开枪的话，那些暴民敢如此猖獗么？

王军涛：政府失去了公信力，老百姓不相信政府，这一切都是它们自己招来的。

刘路：在美国，如果出现这样的暴乱事件，我相信不用上级指示，警察早就开枪了，而且是完全合法的。想想1984年的洛杉矶骚乱吧。为什么我们的知识分子要支持这样的暴乱行为呢？您可是一辈子坚持和平理性非暴力的呀。

王军涛：我不赞同暴力，但是，人民选择暴力的时候，我不谴责人民，我只谴责政府。我永远和人民站在一边。

刘路：人民也可能犯错误。

王军涛：人民有权利犯错误。

刘路：别忘了您是宪政学者，是高级知识分子，不能跟着非理性的暴民跑。你们应该用你们的智慧、学识引导人民，而不是一味纵容人民。将来中国大陆烽火连天，您作为宪政学者，政治家将何以面对历史？

王军涛：马丁 路德 金博士也是和平理性非暴力主义者，但是他不谴责黑人的暴力，他只谴责政府的恶法。还有当年波士顿茶叶事件，所谓的波士顿大屠杀，革命者们都玩了花招，最后导致了伟大的美国革命。中国的人民抗暴比他们好多了。

刘路：任何社会，法治和秩序都是最高的价值，知识分子不但应该是社会的灵魂，更应该是社会的良心，应该对国家和人民的最终前途着想，否则跟一般政客有什么两样？

(后文略)

坚决支持乌坎人民保卫农民集体土地的正义斗争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2-05-11

演讲太好了！太好了！坚决支持乌坎人民保卫农民集体土地的正义斗争，坚决支持乌坎人民反击官僚资本勾结国际资本和暴发户（碧桂园！）资本对农民的贪婪侵夺。欢迎一切右派无论什么动机，欢天喜地兴奋异常参与进来的支持乌坎人民当前捍卫毛泽东留下的社会主义最后阵地的斗争。（乌坎人民的胜利最后必然是这个结果。打击了广东的资本主义势力，就是打击了中南海的资本主义右翼势力，就是打击了即将来临的18大的资本主义右翼势力。）

这场村代表的演说，再一次使我想起了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乌坎的斗争就是一场农民自发组织起来“造反”向变黑了的村党支部村委会夺权、自治的斗争。无论文革有多少需要批判扬弃的地方，但是，老王坚信，没有文化大革命对中国全民的锻炼，就没有那样规模的89.就没有今天乌坎人民如此团结而有纪律、有水平的斗争，连今天这样高水平讲演的村民代表的涌现，都是当年风起云涌的文化大革命群众斗争，为今天准备的。（从他身上看见了当年农民造反派领袖在群众大会上讲演的气魄、诉求、政策策略水平和身影）怪不得邓小平官僚右派集团（那个郑书记就是这个集团基层的一员），那么仇视文化大革命和文革的群众“造反”、“闹事”了。什么是“人民文革”？这就是人民文革！

广东，是“改开”30年无节制资本对人民利益侵犯最早、最深的地方。反抗当然从广东开始（就像平英团从广东开始一样！）。希望广东乌坎农民的这场反抗，迅速蔓延全国，成为全国农民的榜样。

2011-12-22

满嘴马列主义，一肚子改革开放！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2-05-11

有中央编译局的衣某搞女人的事闹出来了，忽然，“满嘴马列主义，一肚子男盗女娼”的骂语时兴了起来。特别是右派，骂得兴奋异常。

一琢磨，很有点意思。

这么说，在右派们看来，玩女人是“非马列”“反马列”的专利。马列了就不能玩女人。

证明了右派们嘴上反马列，心底里却是多么尊崇马列。他们认定了，凡研究马列的都应是圣人，不玩女人的。“我右派不马列，所以我就可以理直气壮玩女人，你马列就不要玩。”

啊呀！右派多么希望马列者们坚守他们的原教旨啊。

但马列的原教旨又哪一篇哪一页有过“不准搞女人”一说呢？

查马列的原教旨，篇篇页页都写道，不许搞私有化，不许搞资本主义，但右派们为何又那么希望马列们“与时俱进”，不要“保守”，要“开明”，天天鼓动马列们去搞私有化，搞资本主义，也就是搞“改革开放”呢？

既然你们右派那么欢迎马列们离经叛道，“满嘴马列主义，一肚子改革开放”，为什么你们又那么攻击“满嘴马列主义，一肚子搞女人”呢？

都是一样的离经叛道地“搞”，为什么你们就拼命欢迎马列们“搞”这个，偏要兴奋攻击马列们“搞”那个呢？

“满嘴马列主义，一肚子改革开放”可以是“特色”马列主义，为什么“满嘴马列主义，一肚子搞女人”就不能也是与时俱进的“特色”马列主义？

你们讥讽什么！你们骂什么？

何况再说一遍，马列原教旨没有说过不搞女人啊！

有来帖说：

“老百姓反对的是‘道貌岸然’。克林顿搞小三可以。衣俊卿不行。马列主义是中国的国教。毛泽东，衣俊卿们是红衣主教。”

哦！克林顿们不是基督徒了？不去教堂了？不诵“阿门”了？圣经也“改革开放”鼓励搞女人了？基督徒也“特色”可以搞小三了？“道貌岸然”？真怪了！上帝都能忘了。

好像，圣经倒还真有“不准搞女人”的戒条的，马列主义，倒还真没有。

“红衣主教”？你去梵蒂冈问问，红衣大主教搞女人少？搞儿童的屁股少？

马列与搞不搞女人，本来，毫无关系。是中国的马列们曾经要求自己信徒也要同时作遵守中国传统男女道德的模范。它不是马列，它是中国传统向马列的附加。这种模范风气是从何时大规模崩溃瓦解？正是中国右派得势的1978年“春天”之后。谁鼓吹开始？右派作家张贤亮的“性饥渴”“性解放”和共青团中央报纸的“共产党也是人也要七情六欲”人性解放的宣传开始。然后就是无数争先恐后标新立异国内外得奖未得奖的洋洋得意的右翼性学家，性文学家，性法律家、性教育家、性“异议人士”的鼓吹。于是官员和“人民代表”们听得入耳为了自己的性解放性满足而“通过”了通奸除罪法。直至今天的中国毫无性的底线，“礼崩乐坏”。

其实，这种性关系的“礼崩乐坏”究竟好还是不好？利弊究竟如何？是可以讨论的。老王甚至怀疑过，中国这种性的解放，与当今中国人从官到民，人人急躁着发财致富和中国的急速发展，可能还真有着某种动力的关系（依据佛洛依德的学说）。老王讨厌的只是，中国右派们为了政治的目的，总是要把他们自己的理论鼓吹造成的中国今日的一切后果，又都拿来骂共产党。回头看看，今天右翼精英骂共产党对中国造成的一切恶果，什么环境、贪腐、黑社会恶霸、弱势民众，色情文化色情生活、汉奸舆论...几乎无一不是来之他们自家的鼓吹。你自己鼓吹的结果，你又拿来当棍子打人家？共产党当然自己首要负责：谁要你听了那些右翼精英的鬼话！

反正，一琢磨，“满嘴马列主义，一肚子改革开放”（全面私有化、资本化），与“满嘴马列主义，一肚子搞女人”，没有本质区别的。右派们何兴奋厚此而薄彼焉？

2013年1月22日

就山西恶警凶狠打死讨薪女工周秀云，中国左右翼力量完全可以有抗议的统一战线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2-05-11

老王社长评论：

我们注意到，就最近山西恶警凶狠打死讨薪女工，踩踏其尸体的暴行，中国左右翼力量竟几乎同时，一起发出了强烈抗议的声音，要求严惩凶手，严肃法治，终于开始有了一个统一战线雏形了。

一直说中国左右翼没法找到共识。谁说找不到？眼前就是！

也许立场角度会有些不同。右翼的意见，重在严肃法纪，保障人权；左翼的意见，重在抗议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下，“人民警察”已沦为保护资本家利益，残酷剥削、压迫、迫害无助工人群众的国家暴力工具。但无论如何，对这种残忍的无法无天的警察暴力，都必须异口同声发出抗议，以争取国家的民主法治的进步。

更可引起注意的是，我们下面还可以看到，右翼维权律师发出声音后，左翼网站作出转載

左派网民在他们的网站上开始有了这样的检讨意见了：

“自由派出手了，左派落后了， 不要再无所作为的观望了。 这些律师基本都是“死磕派”维权律师， 张俊杰、唐吉田和隋穆青那都是赫赫有名，几次进出看守所的维权律师...。左派何止落后，连公开信都叫停，他们心中有人民吗？还是只有圣上？口号喊得响，对人民苦难无动于衷吗？”

问得好。大是大非。一切人，无论他怎样的或左或右面目和高调，在人民的苦难面前，我们只需要一个问题来衡量它：“他们心中有人民嗎？对人民苦难无动于衷吗？”！

2015年1月3日

附：山西太原警察打死讨薪女工案中国左翼发表的意见：

李民骐为太原警察暴行案红色中国网致李成瑞、张勤德、巩献田等老同志的信摘要: 我建议，由李老、张老、巩老和其他德高望重的老同志领衔，致信中央，建议中央严肃处理此次太原警察暴行事件，确保凶手依法得到严惩、受害人家属得到抚慰，并以此为契机对全国的公安机关进行整顿，严禁各地公安机关干扰、阻挠、镇压群众用正常方式向党和国家表达意见。

十名左翼社会学学者呼吁习近平关注12.13太原讨薪农民工被打死事件

作者 上海特约记者 曹国星

今天（12月29日），任教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社科院的十名研究“建筑业农民工”的社会学学者联名向中国领袖习近平发出公开信。他们呼吁习近平关注发生在山西太原的“12□13”讨薪农民工疑似被警察打死事件，并建议采取措施，真正贯彻《劳动合同法》，杜绝这类悲剧再次发生。

这十名学者包括：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沈原、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郭于华、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佟新、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卢晖临、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学系教授潘毅、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教授戴建中、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院教授郭伟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沈红、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郑广怀和中山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任焰。

（报道略）

武汉工农兵集会 声援周秀云家属亲友的维权斗争

看了网上周秀云家乡警察深夜进村，恫吓威胁周秀云家属、乡亲的消息，十分震惊。我们坚决反对。

作为受害农民工周秀云家乡的政府和政法机关，理应支持家乡父老乡亲为周秀云伸冤的维权行动，怎么反而对他们进行威胁和镇压呢?这不是为虎作伥么!人民政府怎么能站在资本家一边。

周秀云是在太原打工讨薪而被当地警察扭断脖子致死的。这远不是一起简单的刑事命案，而是资本家对农民的野蛮剥夺和镇压。

.....

周秀云被杀害的案子，一年多了一再延期宣判，人民政府、人民法院，希翼一个什么样的结局呢?习近平总书记说“要让每一起审判，都能经受起公平正义的检验!”那又何必镇压呢?

我们呼吁，人民都来关注这场维护工人权利的审判。

武汉工农兵声援人：古正华：新四军老战士，老共产党员，网名“丑牛”，杨道元：老红卫兵，学生党员，前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柳英发：武汉车辆厂退休工程师，老红卫兵，前武汉市革命委员会常委，罗志先：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团政委，殷学文：原武汉钢铁公司组织部副部长，赵小山：长航船上政委，李玉琴：武汉市工人劳动

模范，王延海：抗美援朝老战士代表，杨精安：部队转业干部，汪松泉：原海军航空兵，耿世生：原某电厂党委书记，高和清：铁路退休老工人，孙邦颜：铁路党员退休干部，曾桃荣：中共党员，武汉开关厂退休工人，刘艳：武昌五金发电公司退休职工，长生：党员，郑祖庆：老工人，郭祝伍：汉南区人大代表农场农工共产党员，邓海桥：武汉市江岸区岱山村原生产队长；（后数十名声援签名者略）

2016年10月16日

关于依法严惩太原公安故意伤害（杀人）犯罪行为的13位律师联名信

12月13日数名河南籍民工到太原某建筑工地讨薪被保安警察殴打，其中周秀云被打致死。该案是多名正式国家工作人员所为，犯罪性质恶劣，我们这些来自国内各省市的律师希望检察机关对涉案的犯罪嫌疑人能够依法严惩，不枉不纵，以正确的执法立场公正处理此案。现联合发表如下律师意见：

（联名信及签名略）

于欢案，现场说现场的，背后说背后的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2-05-11

山东聊城所谓“辱母杀人”案，越挖越复杂，背景越揭发越深。好不好？好。但却容易把原来明明白白的事情，搅浑了。老王的意见是，“现场说现场的，背后说背后的”，我们要把越闹越复杂的事情，再回复到简单：

一帮流氓恶棍非法围住了一对母子，并公然伸出鸡巴对着母亲侮辱亵渎。此情此景，你是人子，你杀不杀人？也许刘邦不杀人（恐怕还掏出自己鸡巴要求“分羹”），也许张良不杀人，他有日后辅佐帝王的大任。但人非皆刘邦张良，我老王就一定抓起刀子杀人。算不算“防卫过当”，想都不必去想。此时还盘算什么是否“防卫过当”，“谋而后动”，那才真是一个不可救药的混蛋。法官可以判他有罪，乃至无期徒刑，但民心，舆论却偏可以判他无罪，赞之为好汉。民心死，国家死。中国今日，太需要这样有血性的英雄好汉。

就这么简单，行了。还有什么好说的？

问题出在“背景”。

这冲突，是社会吃人的高利贷引起的，是社会无法无天无恶不作的黑社会引起的，是国家官方竟曾指示警方对吃人高利贷恶行放任“不介入”引起的，等。

这一切，恰是中国代表性走资右派茅于轼，贺卫方，“南方系”们整个阵营长期鼓吹、倡导、美化的结果。你反对和要求禁止高利贷么？他说“高利贷利国利民”，你被高利贷吞食毁灭，也是你“志愿”的结果；你要“打黑”，打击黑社会恶霸么？他说你是“黑打”，是“文革复辟”，是破坏法制“程序正义”，被打的黑社会头目都是好人，要捞出放人平反。打黑的人倒要进监狱（请看重庆事变，他们如何起哄！）；政府和警察么？最好对他们的一切胡作非为都不要管（“有限小政府”）。好，中共右倾政府听了他们的，样样配合他们的要求“改革”了，社会由此败坏溃烂，恶性事件一出来，抓住大闹起哄的，却偏又正是他们！他们永远“正义”、“良知”、道德高尚。总之，他们绞尽脑汁要早已很配合他们的共产党右倾政府听他们的，去干坏事，再把坏事的恶果倒扣在共产党“专制”政府头上。妙的是，不是扣在现在的配合他们的共产党政府头上，而是扣在半世纪前的的“文革”头上，扣在毛泽东时代头上，到好像“高利贷”“黑社会”“政府警察不作为”如此等等，倒是文革的罪孽，毛泽东时代的罪孽。

不少左派看穿了这些，他们深挖这于某事件的背景，揭露走资右派“公知”的面目，和其不可告人的背后图谋。这当然对，必须。但由此，一些人却提出，因为事件背后复杂，于某母子自己甚至一家，也非善类，可能还是金融罪犯，事件“黑吃黑”而已，所以，于某的因母被辱而拔刀流血五步，便不值得同情和民间舆论的正面评价了，否则便是中了右派的奸计了，影响了法庭的“公正判案”了。这才是放屁。今日“法庭公正判案”在哪里？薄熙来案，“公正”了吗？太原周秀云案，“公正”了吗？对我老王，至今流放，禁止回国，“公正”了吗？至宪党王铮女士被长久非法拘押，戛无音讯，“公正”了吗？人民的正义舆论，才是中国司法走向公正的真正动力，否则，永远不会有公正。

所以，老王主张，于欢案，“现场说现场的，背后说背后的”，不必弄得复杂，黑黑白白搅混一摊。现场，非常简单，于某因母被辱杀人，民间舆论同情他支持他，抨击法院判决不公，很对。而背后，有高利贷黑社会犯罪团伙，有于某一家的涉金融犯罪，有官方警察的黑暗不作为（甚至可能警匪利益勾结），这些很复杂，要揭发，要深挖

，要批判，你真是左派，就一定要鼓励群众寻根问到底，“追穷寇”，把中国社会当前一切昏天黑地事件的根源，彻彻底底挖出来，揭发于天下，迫中共政府俯顺民意，尽可能地改恶向善。当然，还很难指望它在根本上彻底向善。能做的，要尽量做。这正是在与右派争夺人心。

2017年3月28日

六安公安局通报，要害在“接警后”三个字！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2-05-11

安徽六安警察粗暴镇压教师讨薪维权事件，曝光后，全国舆情大哗。社会压力下，六安公安局赶紧发出了一个“关于六安教师维权处警情况的通报”。

这通报的要害，其实更本质，这整个镇压事件的要害，恰就在通报中，“接警后”，这三个字！

既然教师们是依宪维权，你公安局也了解和承认教师们是因“待遇发放”诉求维权，你“警”个什么？谁向你报警？你又接个什么“警”？当然，这是六安市政府当局向公安局报的“警”，六安公安局“接警”。接警后公安局“组织警力”出动，这也未必是公安见猎心喜，在当前中国政治体制下公安们恐怕亦属无奈。责任的板子，一般来说，真不应打在六安公安警察的屁股上。

责任在中国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多年来，特别“彻底否定文革”后，89-64后，永远把人民的一切集会诉求，包括弱势民众可怜的自我维权集会诉求，视为“动乱”，视为“扰乱社会秩序”，视为“文革余孽”，视为“警”。多如牛毛的事件不说它了，这回，几十名手无缚鸡之力的教师到政府门前坐坐，为讨薪和平诉求一下，就不得了了，太岁门前动土，就成“警”了，就要令警察“接警”了，就要动用国家暴力机器来对付教师了。警察们也就不得不“组织警力”，开了警车带了警棍手铐甚至枪支来了（好在没坦克）。什么世道！

人民和平集会诉求，是人民的宪法权利。警察可不可以来？可以来，而且应该来。但来的目的，是保护人民依法和平行使自己的诉求权利，防止和制止任何可能的暴力冲突，而不是先天就视人民集会为“警”，为敌，下车伊始，便去剥夺人民权利，压迫镇压人民。须知，“凡是镇压人民的都没有好下场”。

六安市公安局事后文过饰非的“通报”说：“接警后，六安市公安局组织警力进行劝导处置……。民警多次劝离无效的情况下，公安机关对少数行为违法人员依法带离现场”。

六安市公安局大错了。你们到场，只有保护人民依法和平行使自己的诉求权利的职责，没有任何责任去“劝导处置”教师，和“多次劝离”教师，那不是你们的事，你们也没有这个“劝离”的权力，你们更没有权力对和平集会诉求的教师们，施以暴力，强制“带离现场”。你们这样做了，这就是你们违宪违法，而不是什么教师违法。教师们有权控告你们，而不是你们在“通告”里，颠倒黑白反诬指责维权教师“违法”！据说，在社会沸腾舆论谴责下，你们已表示“不背黑锅”。也对，事件主要责任确不在你们，而在六安市政府。所以，六安受非法暴力对待的维权教师们，应向法院首先控告六安市政府的违法，讨个公道，树个彻底维权的榜样。该政府违法的要害在哪里？就在六安市公安局“通报”里，那“接警后”，这三个字！

2018年5月31日

围剿胡鞍钢，中国右翼公知的“问题”究竟在哪里？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2-05-11

胡鞍钢能不能批评？当然可以批评；胡鞍钢能不能批判、围攻？当然可以批判围攻。你认为他意见不对了，浮夸了，“学术不正”了，“伪学术”了，你就去列出数据，拿出事实去批评，批判，围攻好了，但为什么胡的中国“超过美国论”，在他发出此论前几年的当时，中国的右翼公知嘟囔几句，却不见他们那么大的干劲，发动大批判大围攻，却偏要在美国川普政府向中国发起了经济进攻和凶猛制裁之际，才忽然地兴奋起来，跳跃起来，向胡鞍钢的中国“超过美国论”，发动起了如此大规模的大批判，大谩骂，大抹黑和大围剿呢？莫此为甚，还乘机上书控罪，说什么美国的向中国的经济进攻和制裁，全是胡教授的“超过美国论”招惹来的，提出要将胡教授从清华撤职解聘，清除出

门。这是在“学术批评”么？这是在狐假虎威，仗势欺人！仗美国制裁之势以欺人。说什么胡鞍钢是“清华的耻辱”，我看，这带头起事的“清华人”，才真是清华的耻辱，中国的耻辱！

有秦晖者指点说，“胡鞍钢的问题究竟在哪里？”。其实，最该问的是今天中国右翼公知的“问题”究竟在哪里？

在哪里呢？

我们知道，今天中国右翼公知的理想，不是要在承认中国共产党革命历史及由此革命建立的政权合法性的基础上，去要求改善这个政权制度，逐步扩展更普遍的民主化。他们认为这不可能，而希望明天或最好今天，就发生革命推翻共产党政权，由他们上台。但他们很早就发现，在中国国内，他们没有足以支持他们实现这一革命目标的广泛的社会阶级和政治力量。虽然今天中国民众特别是基层工农、市民对“改开”后蜕变的共产党资本权贵不断出卖剥夺他们的利益普遍不满，常骂共产党，但多骂的是现“邓家”共产党，却对毛泽东时代的共产党反有了更多的美好回忆，工农民众再次成为了中国左翼社会主义运动的阶级基础。公知恨中国民众都是“脑残”。这样，他们只能把他们的希望寄托在美国为首的西方列强国家身上，最希望美国开飞机放炸弹打进中国来，他们“带路”；不行，就经济围困、制裁中国，激起民变压垮中共政权。总之，除了把实现他们理想的力量寄托在外部的美国身上，公知想不出别的办法和出路。

但公知们知道，这就绝对需要两个不能变的前提；

一、中国的国力和国势必须永远远远弱于美国。美国一旦制裁，足以使中国崩溃。

二、中国官民必须永远处于畏美媚美的精神状态中，哪怕认妻作妾，哪怕“投名状”卖友求纳，也不可在美国面前直起腰来。

而胡鞍钢的重提毛泽东半世纪前为中国人民鼓气的超美预言，及今日“已经超美”的论说，所冒犯的，恰是中国右翼公知的这两条图腾大忌，那还能没有罪么？罪莫大焉！恰值美国川普政府又果然向中国发起了制裁经济战，那就一定要使中国向风披靡妥协投降。若这回中国居然不降，顶过去了，中国人的媚美精神状态必将更少了，中美国家关系必更趋平等和平了，如此而后，中国右翼公知精英就真没戏了，绝望了。所以，现在就必须借美国对华制裁之势，吓唬民众，让人民认定了就因为这个胡鞍钢的“超美论”，引来了美国泰山压顶，搞得中国没救了，必败了，完蛋了，只能投降了。胡鞍钢必须搞臭，胡鞍钢必须查办，胡鞍钢必须去死！

但若以为中国右翼公知发动围剿胡鞍钢，目标仅只胡鞍钢，你就太低估他们的策略智慧了。他们的终极目标是习近平。他们项庄舞剑，先打胡鞍钢，借美国制裁之势逼官方抛出胡鞍钢，牺牲胡鞍钢。只要胡鞍钢的“超美论”和“厉害了我的国”影视肇引了美国来犯罪状坐实，胡遭谪斥，他们将立即顺藤摸瓜，“打蛇随棍上”，声称胡鞍钢不过是中南海抛出的“替罪羊”。胡的中南海后台谁人？王沪宁？不行，还是“替罪羊”。罪之魁祸之首，自非习近平莫属也！这替罪羊舆论，网络上下已经在作。胡鞍钢招美制裁之罪，王沪宁为胡后台之罪，习近平必须担责。习近平必须罪己下台，不由“老同志”逼宫下台，便“团派”汪洋胡春华政变驱其下台。甚至习已经流放海外，回不来了。这“谣谣领先的预言”，海内外迫不及待早已甚嚣尘上。所以，这场中国右翼公知围剿胡鞍钢的大戏，若顺利了，精彩还在后面呢！

老王早就一再说过，中国的右翼自由派对中国民主化的推进，有它的积极功能和作用。社会左右翼运动的互存和制约不可或缺。但中国的右翼自由派必须认识到，反华是不能得到中国民众的任何支持的。坚持反华的立场不变，除了没落、离心和最终失败，不会有别的前途。

2018年8月7日

那灌南妖姬不惩，中国必将“亡党亡国”---老王也来危言耸听一下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2-05-11

想不到，那灌南妖妓的亵裤，竟成了今日极左派挥舞号召的旗帜了。

张宏良之流，又来乘机危言耸听。什么对那“被侮辱被损害被玩弄的女孩”的判决是“对穷人的判决”啦，是富人对穷人的阶级压迫（张宏良流则是代表穷人对富人作阶级斗争）；那灌南妖妓案不翻，必将天下一片黑，“亡党亡国”云。

老王也来危言耸听。

我说，“那睡了无数的官多年，再来漫天敲诈勒索的惯妓妖妓不惩，倒成了“左派”正义的代表，成了与“富人”作阶级斗争的“穷人”的代表，成了“左派”的旗帜，中国未来的命运，就总有一天掌握在这类惯妓的手里。中国必将“亡党亡国”！”

为何？

我们知道， 今天的中共中央和国家最高领导人，如中南海七常委诸公，必是冰清玉洁，从小到老，仕途数十年，从无贪贿嫖妓，绝无任何人生污点把柄为人所抓的。我们信任。但今天尚混迹社会各处，明天则极可能升腾为中共中央和国家最高领导人，常委、总书记、主席的张宏良、司马南、孔庆东流，谁敢包票，他们今日绝无贪贿之外，也多年绝无嫖过妓，睡过妞，“玩弄过多少个不眠之夜以泪洗面的穷人家女孩少女”？天呐！中国危险了！若她们（背后还有什么国的中情局早收有情报）看准了机会出手，以追加索要“买春费”“补偿费”“分手费”名目要挟他们， 要他们出卖了钓鱼岛，出卖了台湾，出卖了南海，出卖了新疆、西藏，出卖了核力量，出卖了大飞机，出卖了一切“华为”，承认了“中国病毒”...，否则，妓女们便要如何如何，你要这国家最高领导人“张宏良、司马南、孔庆东”们怎么办？怎么选择？有今日案例在。你要以“敲诈勒索”罪揭露惩办她们，宁自己名誉受损也维护国家主权利益，你就是“对穷人的判决”，是富人对穷人的阶级斗争，是对“被侮辱被损害被玩弄的女孩”“伤天理”的迫害。那么只好，把妓女和那背后主子索要的一切中国国家主权，通通当作“补偿费”，“买春费”“分手费”，出卖出去！交出了还不准收回。如此，国还能在？所以，老王是学危言耸听，也绝非危言耸听天方奇谭。灌南妖妓是非颠倒案例在，总有一天，这样的事是会发生的；总有一天，中国的前途命运把柄将掌握在妓女手里，掌握在某国中情局手里，中国也就必将“亡党亡国”了！

什么“穷人对富人的阶级斗争”。过去，被土匪强抢上山作了压寨夫人的“穷人家女孩”没有过吗？她们初入火坑，尚可算“穷人家孩子”，她们日后作了惯匪匪首，以匪行事，严重危害社会人民，没有过吗？还能算“穷人家孩子”吗？那么，他（她）们在匪伙中的利益分赃争夺，可以是你站队同情的吗？把他（她）们抢掠的数百万数千万人民财产剥夺回来，交还人民，难道是“伤天害理”的吗？难道那曾经是“穷人家女孩”却已睡了多年男匪首得了无数抢掠来的人民财富的女匪首，与睡过她的匪首们发生了分赃矛盾，“以泪洗面”，装扮可怜，便可以是你们“左派”认为的“穷人对富人的阶级斗争”吗？天下之荒唐，莫此为甚！

那张宏良文章最后一句也来威胁说，若灌南妖妓此案不翻，“中国绝大部分老百姓将会被逼成汉奸”。说明，张宏良心里已经在为“被逼作汉奸”作准备了，甚至，自己汉奸外，在煽动“中国绝大部分老百姓成汉奸”准备“合理”的理由了。所以极左，最终必将走向极右！

有不少朋友劝我，如李毅就来劝说：“希哲呀，大陆百姓现在恨官，都对那女人一边倒同情。你就别说话了，不然对你不利的。”我谢谢李毅，但告诉他，为了国家和人民长远利益，希哲从来不怕反潮流。

2021年3月18日

驳为盗贼兼贪官柳传志氏强辩的几条典型谬论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2-05-20

老王社长

一、“柳传志的联想公司生意如何的成功呀，国际如何的知名呀，为国家如何的纳税多呀！”

驳：

我强占了你家的房产，夺了你家的生意，贪走了国家的资产，无论我占后、夺后、贪后，把你家的房子装修得如何堂皇，生意如何的兴隆，国际如何出名，向国家纳税如何的多（真的？），我就不是盗贼了吗？我就不是贪官了吗？我就洗白了吗？就荣耀了吗？你们就可以向我跪拜了吗？而且还要求全民都向我跪拜了吗？

二、“也许他柳氏改制的流程是合法的呢？”

驳：

要害在究竟他柳传志有没有非法剥夺霸占倪光南私人产权？究竟他柳传志有没有非法侵吞国有资产？查了再说。如果确实，而查后这霸占侵吞的流程竟然“合法”，就必须深查严查这个“流程”的炮制者和推出者。因为一切的法律和行政条规不得抵触至高无上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它庄严规定：

“第十二条 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国家保护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用任何手段侵占或者破坏国家的和集体的财产。

第十三条 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当然包括倪光南先生产权财产）不受侵犯。”

三、“清算历史旧账不可取”

驳：

中共全会刚发布的“历史决议”，是不是算“历史旧账”？可不可取？台湾分离了70余年你还要统一台湾，是不是算“历史旧账”？可不可取？昨天的嫌疑人犯罪，今天就属“历史旧账”了，法院还算不算这“旧帐”？当然，一切旧账已经结算过了，并无发现重大偏差，此时再纠缠“清算历史旧账不可取”，但一切尚未结算的历史旧账，那是必须清一清，算一算的！想蒙混过关？不向人民交代清楚？才真是“不可取”的。今天，那些想用“清算历史旧账不可取”来企图包庇柳氏一类恶霸盗贼贪官过关的人，恐怕他自家也必是满屁股尚待清算的“历史旧账”。

四、某某揭发联想柳氏，是“爱国生意”

驳：

即便爱国生意吧，又如何？爱国生意总比柳氏盗贼的卖国生意好吧？爱国生意不祸国，卖国生意大祸国。柳氏的卖国生意他做得少吗？爱国生意，只要确客观有利国家有利人民，国家、人民、个人兼得利，尽管去作。

五、突破柳氏盗国案，波及面大。会把“改革开放”否定了。

驳：

改革开放设计师是邓小平。邓小平改革开放设计，何时要你去盗国？何时要你去贱卖流失国有资产，暴肥了少数人，害苦了70年贡血汗积累了国家财富的真正的主人人民？你们卖国家资产经过人民同意了吗？邓小平说：“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地走了邪路了。”这才是真改革开放，反其道则是伪“改革开放”。不要拿所谓改革开放一定有的“原罪”，来为你们的盗国罪行辩解掩护了。

六、右派以为，网上揭发联想柳氏，是“共产党又要夺人柳家的私有财产共产了”

驳：

错了。这回恰恰是中科所当权的一个共产党内的恶霸柳传志，滥用手中权力，打着“红帽子”的旗号，先夺了科技专家倪光南投资创办的联想公司私产，伪“共产”了，驱赶了主人倪光南，再变换手法，将夺来的“共产”归己，步步变成了柳家私产。即先将私变“公”，再将“公”变私。无论你是“私人产权”右派维护者，还是“国有资产”左派维护者，理该咬牙切齿一同。因此，这回的揭柳，恰应是左派右派，同仇敌忾。

2021年12月5日

我们在什么时候可以骂民主为“民粹”？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2-05-20

“民粹”不好，要被骂。但“民粹”是什么？无非是人民群众中的一种实际并不符合他们自己长远或根本利益的非理性的情绪和主张。而民主好，之所以大家都说它“是个好东西”，只是因为，在政治家和在特别鼓吹它的“普世”公知精英看来，民主，那都是理性的，是必符合他们民主的多数人的利益的。

但“民主”真都是理性的么？就以民主的“灯塔”和“楷模”美国来说，谁敢说它去大选投票的选民们，都是，或起码大多是理性的，是能够理性地选择投票给能够真正代表他们自己长远或根本利益的政客的？川普？白登？无非谁更能口若悬河，漫天许愿，危言耸听煽惑自己罢了。这不是“民粹”是什么？

再拿香港说。前两年香港大规模的黑暴港独运动，发动的口实是“反送中”。什么意思？就是香港人反对把在大陆、台湾犯了刑事罪的嫌犯，送回大陆台湾的刑罪事发地侦讯审判。从香港百年殖民普遍养成的香港人比大陆人地位优越的潜在特权心理看，这反送中是符合香港人的利益的：他们的人在大陆台湾犯了刑事罪，立马逃回香港就没事了，或只受香港英系法律审理了。但这“反送中”却冒犯了包括台湾的十四亿全中国人民的利益：“凭什么你们对我们犯了罪却可以有特权回港逃避罪责，逍遥法外？”。所以说，香港的“反送中”直至闹到黑暴港独运动，才货真价实真是香港的地方主义民粹的。但那时和至今，西方各大国的首脑政客加陆港台的“普世民主”精英们，都咬定了那是“民主”，香港的林郑政府和中国的国安法“镇压了香港民主”。可见，在“民主教师爷”们那里，民粹，就是民主。故，在政治实践上，民粹确实际就是民主；民主实际就是民粹，没有什么区别。

实际上，社会是分阶级族群和利益集群的。即便某时人民真正表现出来了某种理性的符合他们大多数人群根本利益的民主，但在与他们的利益相对立的乃至相敌对的另一部分人群眼里，则这民主，对他们就是危险的，危害的，是抵触了他们的现在的或根本的利益的，于是，这符合多数人利益的民主就要骂为“民粹”的了！

就拿眼前的以司马南、张捷、倪光南、陶勇等义士为首的人民群众愤怒揭发批判柳传志等盗国盗民集团的运动来说，它到底是“民粹”的，还是民主的？当然是民主的，真正的民主！因为他们对柳氏集团的揭发和主张，是在捍卫全中国人民数十年血汗创造积累的巨额国家财富，是在捍卫全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在捍卫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宪法原则。从什么角度看它都是民主。可是我们看到，平时那么“喜爱”民主高调民主的公知精英们却对民众仇恨了，不高兴了，叶公好龙了，要骂司张倪陶们是在“煽动民粹”了，骂揭发批判柳传志盗国盗民是“民粹”了。

上面不是说了吗，人群的“理性”是有阶级分的。柳氏盗国盗民集团和他们的辩护士们自有他们的“理性”和利益。他们的“理性”就是，把人民辛苦积累的社会主义国有资产分光盗尽，完成彻底的资本主义私有化（私有化到他们自家的口袋里），这是合理的，“合规”的；而揭发和反对他们的盗国盗民，阻碍了中国完成资本主义私有化进程和他们的盗国盗民私利，则是“非理性”的，是“清算旧账”的，是“煽动的”，是“不安定企业家”的，是要“搞垮成功企业”的，所以是“民粹”的！

人民啊，不要再朦查查，被忽悠了被吓到了。懂得了这个道理，我们就能知道我们在什么时候可以骂民主为“民粹”了。我们可以向“普世民主”的公知精英们学习：凡是他们乐见的，符合他们利益的一切，都是“民主”；凡是他们不高兴的，阻碍了和触犯了它们的利益的一切，就都是“民粹”。就可以一口血喷人地骂，骂得你真以为是自己错了，自己“民粹”了，不敢再作声了。

2021年12月27日

普选，就是民粹！---复司马南先生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2-05-20

看了司马先生“最近怎么不集中说联想了？”（评联想之三十），敬复先生几点：

1、司马先生与张捷等先生揭发批判联想柳氏盗国盗民集团，把问题的严重性说透，其功能和功劳，在唤醒和觉悟中国民众，懂得和认清了中国对外开放的两条路线：一条是华为代表的独立自主路线，一条是联想代表的盗国买办路线。华为独立自主路线是开门学习，积极利用外资，利国利民；联想盗国买办路线是开门揖盗，有意为外资利用，害国害民而只要自家得利。毛主席在九大说“一个路线，一种观点，要经常讲，反复讲。 只给少数人讲不行，要使广大革命群众都知道。”司马与张捷等先生作到了这点，就很好了，很难得很难得了，剩下如何处理，总结教训，调整政策，就是中央政府的事情了。人民的眼睛还会看着，监督着，批评着的，这正是毛主席《窑洞对》对黄炎培先生描述的新中国的民主，不致使国家“人亡政息”的本意。

2、希哲文章要求自己抓紧主题不旁枝，尽可精炼简短。故对“民粹”一词，没有去追根溯源。它原意是平民主义（populism）。用列宁说法“民粹主义是俄国农民民主派的思想体系”，“赫尔岑和车尔尼雪夫斯基是民粹主义的创始人”。列宁的老哥就是一位暗杀沙皇未成被绞杀的著名民粹派革命家。但今天公知精英们动辄攻击谩骂人民的民主精神是“玩民粹”“煽动民粹”，不是要你去再提升自己作一个有觉悟的革命家，他们根本反对革命，其所攻击民粹的含义一般已经演变成“非理性的民意”，与他们少数人“理性的精英民意”相对立。说穿了就是那句：“凡公知精英们自己乐见的民意表达，就是民主，凡他们不乐见的民意表达，就是民粹”。最明显是他们对“普选”的议论，：无论何国何处，凡普选结果他们能满意的，就是民主；凡普选结果他们不满意的，就是“民粹”。其实，普选，特别一人一票

普选，就是民粹！

3、司马先生这讲座，多次提到了“老王社长”文章对公知精英骂“民粹”的看法。谢谢。但就提老王的网名“老王社长”吧，少提或不要再提老王真名。因为老王至今还没有得到平反，头上顶着“帽子”，尚属“敏感人物”。有朋友说，“怕什么。你看江青、林彪他们也没平反，最近党的新决议仍把他们归入‘反革命集团’一路，但不但网上，甚至电影、文学里，人们都不在乎，都把他们作正面人物议论表现的。”这我知道，无非是今党中央有他们不得不仍其旧说的难处罢了。1979年春，当年的习仲勋书记为我们“李一哲”平反，他笑对我们说：“我自己都还没有平反呢！”。呵呵，还戴着“反党分子”的帽子。他是一年后的1980年春才得中央平反的。但希哲今日处境，总不太好与他们类比吧。再谢司马先生。祝大家新年好，2022年“争取更大的胜利！”

2021年12月30日

“最近怎么不集中说联想了”（视频）

https://www.ixigua.com/7047384195429204510?wid_try=1

第七篇 台湾问题

两岸关系、和平统一与台海局势之研判

洪哲胜先生去世了。再发表“这绿岛像一只船” ---代序言，以纪念洪哲胜先生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2-05-11

我坚决的反台独立场，不能不提到台独革命元老洪哲胜。这部书（《论台湾》）的序言本来我是请他来写的，因为台湾问题上，他最了解我。但被他拒绝了。他对我很失望。这些年里，他鞠躬尽瘁用他的台独理念和其他手段成功俘虏了海外大部“民运领袖”，绿化了大面积的海内外民运人物，但俘虏王希哲他失败了，相反，王希哲成了他传播台独的劲敌，成了他和他的背景势力千方百计封杀的对象，而就在这封杀中，不客气说，王希哲成为了海内外民运中，坚持中国的民族、民主主义相统一立场而坚决反对台独的中流砥柱。

远在广东西北深山的怀集监狱中，度过漫漫无际的黑暗时，我就曾听见窗外隐约传来的不知什么人播放的台湾小夜曲：“这绿岛像一只船，在月夜里摇呀摇 ...”。多么美啊！她给我遐想，她摧我泪下，她使我的思绪伴随着海浪涌出铁窗，去寻觅那艘船，去寻觅那船上的“姑娘”。这是一首政治犯的歌，海峡两岸政治犯的心是相通的。从此，我多么希望早日见到台湾反对运动的英雄人物！

原来，我简单地以为，台湾的反对运动与大陆的反对运动，是一致的，都是反专制的，大陆的反对运动，反对的是共产党专制，台湾的反对运动，反对的是国民党专制。台独，也是因为害怕共产党在大陆的专制而走向极端，主张台独的。1996年10月流亡来到美国，纽约结识了洪哲胜，听了他演说，看了他写给我的信，我才惊讶起来，原来他不是反对共产党专制，他反对的是中国，是“中国人侵占台湾”，“台湾人怀念日本统治”。我赶紧在哈佛图书馆找到了各种台湾的介绍书籍和台独文献，发现，台湾的政治反对运动雷震殷海光等代表的原来的反专制主流，已经在台湾党禁开放后，被民粹的甚至皇民的台独主义所淹没。台湾反专制不反华的早期作了英勇斗争和牺牲的英雄们，一个个的被排挤或失望，离开了绿色民进党。那皇民台独理论，不是洪哲胜个人的荒谬，而是台独原教旨的基础：

“台湾从来不属中国；”

“马关条约有效；”

“台湾主权属于日本。二战日本战败并未把台湾主权归还中国，《旧金山和约》奠定了日本‘放弃’台湾主权后，台湾‘自决’独立的法源基础。因此，中华民国是二战后非法‘占领台湾的外国殖民政权，必须推翻之，赶走之。

于是，我终于明白了，中国民运支持台独势力，是多么的荒唐，它是在支持一个反对和仇视中国的势力，我终于弄清了，中国人民对台独势力的斗争，本质上，是中日民族战争的政治继续，它是一场维护中国人民民族利益的严重斗争。

当然，中国共产党当年对国民党的内战造成的祖国分裂；中国共产党早期为联合对付国民党而对台独的培植和纵容；中国共产党今日在大陆顽固不愿改变的专制制度为台独不断提供的借口，也都是中共对台独走到今天所必须要负下的责任。

王希哲的反专制民主立场，和反台独民族立场，使得王希哲成为了海峡两边的政权都不喜欢，都要压制，封杀的对象。甚至，王希哲也早已被海外绿化的“民运主流”，视为了异己和“伪民运”。

近百年来，中国民主运动的核心是爱国主义。民主主义与民族主义，是统一的。上世纪80年代年前后，以《河殇》思潮为代表，中国异议知识分子趋之若鹜地走向了民族虚无主义，把“民主”视为一种无国界的国际主义。中国的国家利益低于他们的“民主国际主义”，为了这种“普世”的“民主国际主义”，中国的国家利益他们可以在“反共”口号的掩盖下，一点不犹豫地否定掉，甚至出卖掉。为了“民主”，他们甚至可以号召外国侵占中国。他们实际又一次犯了中共历史上早已犯过的错误。中共也曾把他们的“无产阶级事业”，视为“国际主义事业”，中国的国家利益低于他们“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为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中国的国家利益他们可以在“反帝”，“保卫苏联”口号的掩盖下否定掉，甚至大块地出卖掉。

中共走过了弯路，最后还是要回到民族主义的现实中来。因为今天的世界，无论多么美丽的、“普世”的理想，终于还是要落实在主权祖国的现实的土地上。民主，归根结底是民族的民主。失去了民族的附丽，“民主”便是焉附之毛，失本之木。中共大错铸成，悔之无及，如何今日中国民主运动，还要再错？

随着时间的推移，，认同王希哲立场的人们毕竟还是越来越多，甚至，以《坚决支持台湾人民“反贪腐”“倒扁”》运动连署声明为标志，海外民运中，认同或接近王希哲立场的人们，也已经纷纷站出来，形成了一股新的力量，一股中国民运正气的力量。

其实，王希哲并不绝对反对“台独”口号，有如辛亥革命，它仅仅是中国人在中国的土地上，向中央专制政府作斗争的一种政治手段，它的目的，还是中国民主的统一。因为中国每一寸土地的主权，都是属于全中国人民的。地区行政在国内斗争中可以暂时的独立，主权不可以丝毫分割独立出去。

任何的民主，只能民主它有权民主的东西。民主的基础是主权，它的边界也是主权。不拥有主权或仅部分地拥有主权的人们，要对整体主权去实行他们片面的“民主”，这恰恰是反民主，是对拥有主权者的民主的侵犯。台湾的主权，是不能允许“台湾人民”片面的自行去“民主”决定它属于中国所有，或日本所有，或“台湾人民所有”的。捍卫中国人民整体的民主权利，正是中国民主运动的重要任务。

台湾，“这绿岛像一只船”，它将向哪里漂去？

王希哲在《与民进党讨论书》的结束，曾说到：

“台湾是中国近代最早迎接现代化的地区。自沈葆桢、刘铭传时代，台湾的先贤们就立志要以‘一隅之设施，为全国之模范’，面向海洋，勇敢地把示范整个大陆走向现代化的历史使命担在自己的肩上。”

我真诚的希望台湾能把这个历史的使命，重新担负起来。但是，它就必须先切除皇民台独这个与中国人民为敌的毒瘤。但我已不寄希望洪哲胜先生等。

谨此序

王希哲

2006年9月于美西奥克兰

（杨力宇先生为本书作序）

2020年12月纪念洪先生去世再发表

一条一条剥去台独走火入魔的看家谬论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2-05-11

一、“开罗宣言没有签字，无效”

开罗宣言签过字也好，没签过字也好，它是否有效，是要由美英中苏当事同盟国政府来说，由同盟国战争合作造就的近代历史事实来说，不是由台独来说的。完全是常识。任何当事人（国）的契约，可以签字画押，可以君子协定，其是否有效，端视乎契约后有无悔约赖帐，有无共同事实执行。事后既不赖帐且一再确认，又事实共同执行，它就有效。“效”，就在它的共同执行。签没签字，有何关系？没有签字可以有效；签了字的一样可以无效（除非有更强大的力量来保证它）。

《波茨坦公告》，是开罗宣言的再次确认和直接延伸，签了字没有？签了。

斯大林补签了，杜鲁门签字外，受委托为英、中两国首相和委员长代签了。盟国《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执行的直接结果，就是日本天皇的无条件投降诏书；它长期的结果，就是联合国。它的“有效”已经成为了战后60年世界政治的历史构成。若《开罗宣言》无效，则《波茨坦公告》无效，当然，日本无条件投降亦无效，今天的世界现实也全然无效。这正是台独皇民们半世纪每天作的黄粱大梦！

1950年1 月5
日，在杜鲁门总统上午发表了台湾主权早已依据开罗宣言归还中国后，下午，国务卿艾奇逊补充讲演：

“我们的立场是什么呢？在战争期间，美国总统，英国首相和中国委员长在开罗一致认为，台湾属于日本窃取中国领土，应该把台湾归还中国。正如总统今天上午指出的，这种说法包括在《波茨坦公告》中。《波茨坦公告》已作为日本投降的条件之一告诉日本人。他们也接受了它。而且，这是日本投降的基础。”

（《美国总统公开信件：杜鲁门1950年》p11-12）

把《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翻了案，也就是把“日本投降的基础”翻了案。首先是美国大爷能同意吗？天天自慰式的吵闹（甚至到美国去发广告）“没有签字无效”的把戏，能有什么结果？台独们死了这条心吧！

二、“麦克阿瑟委托蒋介石军事占领台湾”

又是笑话。麦克阿瑟是什么人？盟军四国首脑协议委任的对日受降指挥官。蒋介石是什么人？中国元首，美英中苏盟国最高统帅部四大统帅之一。麦克阿瑟的职权本身来自蒋介石元首的首肯任命。不是什么“蒋介石依据麦克阿瑟命令受委托军事占领台湾”，相反，是盟军下属指挥官麦克阿瑟执行包括蒋介石在内的最高统帅部首长的共同指令，依据《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命令太平洋战区日军向中国投降，接受中国对台湾主权的光复。

登陆台湾前后，中华民国政府一再声明，它不是什么“军事占领台湾”（自然台独喜欢鼓吹的什么“军事占领国际法”与它无关），它是在收复和行使对台湾主权。听到了这些声明，正如杜鲁门所说，盟国没有异议，“美国及其盟国尊重中国对该岛行使主权”。

不错，韩战爆发后，杜鲁门一度企图翻案，想把台湾解释成美国委托中华民国的占领。他给在台湾访问的麦克阿瑟的电报说：

“该岛的现实地位是，它是由于盟军在太平洋地区的胜利而取自日本的领土。与其他相类似的领土一样，在没有采取国际行动来决定它的前途之前，它的法定

地位不能确定下来。中国政府受盟国的委托，接受该岛日军的投降。这就是中国人之所以现在在那里的原因”。

麦克阿瑟本人立即回电驳斥了杜鲁门：“（开罗宣言）这是福摩萨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归还给中国的理由。没有必要再来解决福摩萨的归属问题了；就我们方面说，中国是根据开罗协定的条款拥有福摩萨的。”

请看，正是这位执行官麦克阿瑟本人，彻底否定了“麦克阿瑟委托蒋介石军事占领台湾”的胡说。

麦克阿瑟是军人，他的一号命令准确地执行了盟军最高统帅部在开罗和波茨坦发出的关于将台湾主权交还中国的指令，下令日军向中国投降。没有盟军统帅部的指令，麦克阿瑟没有资格和任何权力去“委托中国对台湾占领”。假使麦克阿瑟擅自“委托中国占领”，中国受托占领后竟片面宣布主权，行政管理下去，麦克阿瑟就必须提出异议，并挥军入台。他没有这样作，据说“让中国占有台湾成了既成事实”，他就应该被捕上军事法庭接受失职审判。麦克阿瑟明白，杜鲁门的事后改口的所谓“中国受托占领”，实际是对他的诬陷，因此，他必须为自己辩护，他必须说明白“中国是根据开罗协定的条款拥有福摩萨的”，不是什么“受托军事占领”，就像他在同一个一号命令中，下令库页岛及千岛群岛日军向苏军投降，决不是他一个区区军事长官麦克阿瑟可以心血来潮对斯大林“委托”，而是依据盟国波茨坦协议（战胜国利益分配结果）的指令一样。军人执行的仅仅是国家指令。

三、“《旧金山和约》没有规定台湾收受国，因此中国不拥有台湾主权”

笑话。且不说，《旧金山和约》对中国无效（无论对中华民国政府或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皆无效），我们要问，在这个世界上难道失主从强盗手中收复失物，还需要强盗的背书吗？难道还需要强盗指明“这个赃物我还给你了”，失主才得以“法律上”恢复对失物的主权吗？不必。除非失主打不过强盗需要强盗的开恩，则无话可说。我既把强盗打倒在地，它无条件投降，那么我（中国和盟国）只需要作一件事：命令这头野兽把它的掠夺物吐出来（“放弃”）。吐出来之后，物归原主和怎样物归原主，完全是战胜国的事情，强盗日本只有老老实实，毫无置喙讨价还价的余地。它承认物归原主当然好，是他悔罪反省的表现；它不承认物归原主也罢，反正旧物已事实回到原主手中，原主随时警惕它再来抢便可。如果居然还需要日本明言“放弃”后给谁，谁才能“合法”收回它的旧物，战败国就不是战败国，战胜国就不是战胜国了。为什么台湾的旧皇民喜欢说“终战”避讳说“战胜”。因为“终战”日本还可以讨价还价，而“战胜”（一方是无条件投降），则日本毫无讨价还价余地。这正是台湾皇民们梦想为主子翻案卷土重来的苦心。在翻案的热情上，他们比日本人还要“日本人”的。

如果此说旧金山和约日本“放弃”了的土地，没有指明还给谁，就“主权未定”，那么，俄国的南库页岛、千岛群岛，中国的台澎、西沙南沙，南韩北韩就应该至今通通“主权未定”，不但中国，还有俄国、朝鲜、韩国都尚有待战败国日本的开恩了。因为这些土地在旧金山和约里都一样是“放弃”，日本并无指明由谁收受，为何台独皇民的“国际法”独对台湾有效？

台独分子永远不愿明白，战后中国人民收复台湾，法源不是来自美国，更不是来自日本，而是来自中国人民光复旧物的天经地义。因此，本身违背《联合国宣言》盟国必须共同对日缔结和约不得单独对日媾和的片面的非法的《旧金山和约》对中国人民没有意义。对中国人民来说，1941年向日本宣战，宣告废除包括马关条约在内的历史一切对日条约，就是恢复对台主权的开始，1945年10月25日，日本“台湾总督”安藤利吉依据天皇诏令向中华民国台湾省行政长官陈仪签具受降，便是中国恢复对台主权法律手续的完成。其他的一切，无论美日《旧金山和约》怎么说，也无论中华民国对日和约怎么说，甚至直到1972年北京与东京的中日联合声明关于“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本国政府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国政府的这一立场，并坚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第八条的立场”，都不过是对中国恢复对台湾主权法律手续完成后的程度不等的追认。

而这些追认，有当然好，但并非必须，用中华民国当年驻美大使顾维钧对杜勒斯的说法“（中国对台湾主权）于波茨坦宣言中已明确表示，其归属根本无须日本一一追认。”（《战后中日关系的实证研究》93页）

但在台独眼里，中国是否合法恢复了对台湾主权，全看美国日本的施舍（这是他们的思维习惯），他们看到旧金山和约日本只是“放弃”台湾，甚至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日本也是“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国政府的立场”，没有明言把台湾交还中国，便欢天喜地，声言中国着了道，被美国日本“耍了”，台湾主权未定，要由他们来“自决”了（又是莫名其妙。“未定”可以当事国再定，也没有任何人“明言”可以仅仅由“台湾人”来自定呀？）。他们完全不理解，美日的心计中国人民当然知道，但不在乎。一切靠自己的力量。在中国人民的眼里，台湾主权回归了中国根本无须美国更不必日本去“承认”。日本只要乖乖地“充分理解和尊重”，美国只要“不提出异议”就足够了。以为要日本明言给中国了，中国才拥有台湾主权，倒是对中国的侮辱了，倒是默认日本有这个拍板台湾的权利了！

不须要！结果，美国在旧金山与日本唱双簧的计谋，中国倒把它看作日本对“台湾给谁”根本无权发言的战胜国处理投降国的原则了。

美日《旧金山和约》的心计，1972年到了毛泽东周恩来那里，歪打正着成了中国维护国家主权尊严的国策了。台独不高兴抬出《旧金山和约》此计失效，争辩说，“赃物必须要强盗明言还给你，你才算合法收复。这是国际法！”

莫名其妙。哪里来的这般“国际法”？国际法无非是国际社会，首先是列强造就和承认的惯例。过去究竟如何不辩论，现在，中国（还有俄国韩国）从战败的日本强盗手中收回失土主权，无须它置喙追认（最多听它表示“尊重”），这是世界史的第一例吗？即便是，而今尔后，它就是国际法。

2005年11月25日

美西海湾

国家主权拒绝片面“民主”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2-05-11

陈水扁和台独顽固派们大骂美国，说，美国是民主的榜样，为什么会反对它去“公投台独”？不配作世界民主的“老大”。

真可笑了。美国的这个“民主老大”，它的国家主权，它的哪一片土地，是民主来的？对英国的独立，是战争来的；对南方各州的公投独立“民意”，是战争平定的；德州加州土地，是对墨西哥战争抢来的；阿拉斯加土地是向俄国买来的….。

今天的世界，凡国家主权的争议，解决的办法从来只有两个，一个是战争，一个是实力为后盾的协商（或赎买），哪里有什么自己一厢的片面的“民主”，就可以决定主权？陈水扁们没有这点常识？即便是原来没有建立过主权国家的殖民地人民（住民）的“自决”，也必须是在大国的同意和国际的安排下，没有自行就可以“公投独立”的。除非它准备好了，依靠自己打一场独立战争，取得主权。

陈水扁们故意搞不清楚，美国的民主榜样（如果它真能作为榜样的话），只是政权的民主。政权必须民主化，必须经由人民授权，以体现人民对国家的主权，这是现代文明准则，但它不能决定国家的主权本身。民主的边界是国家主权。民主永远只能在这个边界内民主它能够民主的东西。

陈水扁鼓动台独分子反美，他说：“美国支持台湾的民主、称赞台湾的民主，结果将台湾的民主划一条红线在那里，红线以下可以让你享受台湾的民主，红线以上就不能让你拥有，这样对吗？台湾的民主难道是鸟笼的民主吗？”

“将台湾的民主划一条红线”,这不是太正常了吗？难道“民主”是可以没有红线的吗？如果有红线的民主就是“鸟笼民主”，今天的世界哪里的民主不是“鸟笼民主”？日本的民主，德国的民主被战后战胜国意志的宪法笼罩，红线就是不许其军国主义势力复活，不许翻二战的案。这不是鸟笼民主？美国民主的鸟笼大些，但红线同样是国家主权。超过了这个红线，就必须要祭出霸权，用对内和对外战争来贯彻自己的意志。这是民主？

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公报说：

“美利坚合众国承认(recognize)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在此范围内，美国人民将同台湾人民保持文化、商务和其他非官方关系。”

“在此范围内”，就是鸟笼。也就是说，美国向北京保证了自己与台湾的关系，是在鸟笼内的，是在承认(recognize)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的“范围内”的，台湾在这个鸟笼里面，自然是没有独立于中国的主权。对台湾，美国是在与一个1949年后就undecided的，相对“唯一合法”的北京政府而不合法的中国台北地方割据政府发生“非官方关系”。它没有别的要求，仅仅表达“它对由中国人自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关心”。

这样，美国当然要“将台湾的民主划一条红线”：不涉及中国对台湾主权的，“可以让你享受台湾的民主”,一旦涉及了中国对台湾主权的，“就不能让你拥有”。对吗？很对，很对呀！美国不这样的划红线，倒不对了，是对中国和国际社会的失信了。

当然，只要美国的巨大国家利益在，它从来不会在乎它的失信。但台独对美国有什么国家利益？“未解决的议题中华民国”在台湾的存在，可能最终积极影响大陆的演变，才符合美国的利益。美国不愿片面地，被动地被极端台独分子拖进与中国的战争，请我来流血，你来台独？

所以那“红线”，不是美国为“台湾民主”划的，是为美国自己划的：台湾在自己割据的政权范围内，你要怎么民主，我“支持你”“称赞你”，希望你成为大陆的示范。但你要超出了这个范围，企图用片面民主去解决台湾主权问题，搞“公投台独”，对不起，那是要打独立战争的，就请你自己去打，不要把我拖下水!

陈水扁和极端台独分子们，你们对美国生气什么？反美什么？你们有志气就宣布一切不要你美国管,什么《对台关系法》，废了算了。一手抓住人家的《对台关系法》救命稻草，一手不高兴人家的鸟笼？好事都给你占了？还有什么两蒋的“中国国军”，解散算了。你陈水扁、游锡堃、王幸男们自己扛枪，把对中国独立战争打赢了，才是向美国的好模范学习呢，那时，谁能不让你台独?

2007年9月2日

中国政府应该向日本提出最严重警告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2-05-11

中国政府应该向日本提出最严重警告

王希哲

据报道，日本

“以明确的方式”对联合国提出照会，声称所谓“日本在旧金山和约放弃台湾管辖权，没有论及台湾归属问题的立场”；“日本在一九七二年的日中建交公报，对中国主张的「一个中国」只表示「尊重和理解」，并未同意，这是日本政府的基本立场”。

它是一个极其严重的动向。如属实，中国政府应该向日本提出最严重警告。

美国，韩战以来，它一直对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玩两面手法，玩“模糊政策”，这是中国人民反对的。但它毕竟有一点本钱，有一点资格来玩。因为美国在打败日本军国主义的二战中，特别是太平洋战争中，出力最大，是战胜德意日法西斯同盟的领袖国之一，战后，它又确立了它在世界格局中的霸权。于是，哪怕在毛泽东、周恩来眼里，也是默认了美国在台湾问题上有一定发言权的。在中美联合声明里，毛、周容忍了美国的这种说法：美国对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个立场，“不提出异议”。这本身就默认了，美国对中国的台湾主权可以异议，也可以不异议，现在，它“不异议”罢了。

但日本不同。它是二战中向美英中苏同盟无条件投降的战败国（而不是皇民们幻的“终战”国）。吐出它历史上侵吞的一切亚洲国家的土地，归还原主，是战胜国对它的绝对命令。因此，战后，它没有任何本钱，更没有任何资格来对它吐出的一切亚洲国家的领土置喙，当然，也就没有一点资格来对中国台湾的主权置喙！它敢说一个“不”字，就意味了它企图翻案，企图卷土重来，企图与中国和亚洲各国再战。因此，在毛泽东、周恩来面前，日本，它只有规规矩矩，老老实实承认：“日本国政府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国政府关于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一立场。”说完，还必须加上最厉害的一句紧箍咒：

“并坚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第八条的立场。”

波茨坦公告第八条是什么？：

“（八）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而日本之主权必将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及吾人所决定其他小岛之内。”必将实施的开罗宣言之条件又是什么？：“三国之宗旨，在剥夺日本自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后，在太平洋上所夺得或占领之一切岛屿，及使日本在中国所窃取之领土，如东北四省台湾澎湖列岛等归还中华民国。其他日本以武力或贪欲所攫取之土地，亦务将日本驱逐出境。”看，这一切是在1972年，二战结束27年后，日本政府还必须记住自己投降国的身份，在毛泽东、周恩来面前，在中国人民面前，规规矩矩承诺要“坚持遵循”的。中国人民，中国政府切无等闲忘记了这个“紧箍咒”。它的意义是，日本“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国政府关于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一立场”，不是出于它的“反省觉悟”，不是出于它的“对华友好”，也许有一点，但不重要，根本的是，这是日本作为一个无条件投降才取得饶恕的战败国在战胜国面前，必得“坚持遵循”，不得翻案没有价钱可讲的义务！

但现在，它要翻案了。他也要学学美国来玩“模糊”了，它要搬出那个非法无效的“旧金山和约”，说什么它日本只是“放弃台湾管辖权”，“没有论及台湾归属问题的立场”了，好像台湾主权的归属，还需要它的“论及”了，好像它当初不是在绝对的命令下无条件投降，接受“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那战胜国的权利倒需要它这个无条件投降国来“论及”和安排了！它对中国台湾主权过去“只表示「尊重和理解」，并未同意”，好像尊重和理解不是“同意”（好个流氓国家！），而它现在竟有权打破波茨坦公告第八条的紧箍咒来“同意”和“不同意”了。何等的猖狂！那么，你侵夺的亚洲国家一切其他土地，例如朝鲜，旧金山和约你也是“放弃”，没有“论及朝鲜归属”，是不是你今天也“并未同意”朝鲜主权属于朝鲜，而朝鲜归属谁人的主权仍在你日本手中？参拜靖国神社战犯，体现了日本右翼的翻案心，值得重视，需要压制。但对台湾主权所属的翻案心，更严重千百倍，更千百倍的值得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重视，更千百倍的需要对其苗头给以严重的警告、回击和压制。过去的半个多世纪，除了日本极顽固的少数右翼，日本政府是不敢明目张胆出来唱这个调子的。他们暗中制作这个理论，怂恿台湾岛内外的汉奸皇民来鼓吹。皇民们就把台湾日治复辟的希望，寄托在这个日本主权理论的身上；彭明敏、姚嘉文把这个理论立为民进党台独的“基石”。过去的中国政府，实在是对这种皇民复辟势力极其理论的传播，掉以轻心了，甚至，中共政府长期与这些皇民势力结成事实统一战线，去打击和企图彻底结束“中国势力”的统治在台湾的标志

－－中华民国台北政权。中共政府80年代实际放弃了武力解放台湾的政策，主张和平统一（这本身不错），却又不去扶植和平等对待台湾的“中国势力”，一意要去除台湾中国势力的最后标志，这就为台湾皇民势力的凯歌猛进和今日的坐大，开辟了道路。现在，台独皇民势力在台湾，已经被宣称成了“民意”主流，机会终于等到了，日本政府翻案集团，便从幕后跳到前台来了，与台湾皇民们直接会师合流，公然的唱一个调子了，公然地互相鼓舞，为他们到联合国去推销“合法性”了，鲜红膏药的“台湾国”旗，已经在升起了。所以，希哲哓音猪口早就一再的指出，中国人民与台独皇民势力的斗争，本质是中国人民百年对日抗战的继续！

现在，终于要证实了！

中共政府，你们过去错了，不可再错下去。你们必须立即向日本政府发出最严重的警告；你们必须尽快拿出解决台独皇民势力的最坚强的决心和最坚决的措施来！必须要有毛泽东的决断，不可在列强面前软弱无能。不然，中华民族将又要到了一个“最危急的时候”，而“每个人都被迫发出最后的吼声”了！

2007年9月8日

“台湾民主”对全中国民主的前鉴与沉重思考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2-05-11

一、起源于对“国共两党制”民主的考虑十年前，我曾经设想台海两岸互动最好的结果是，国共两党回到抗战胜利后在共建民主新中国的愿望下，达成的国共《双十协定》和《政治协商会议纪要》的立场上来，创立国共两党竞争轮政的中国民主体制。这也许已经是做梦。十年民进党对中国国民党的摧毁，现在，连梦也作不成了。但我毕竟有过这样的设想，并为此深入考虑过，在这个两党竞争的民主体制中，国共两党应该怎样处理他们的关系。

国共两党，历史上代表了中国社会各不同阶级阶层的利益和愿望。他们曾是兄弟，但决裂后相杀几十年，血海仇深。现在，若把他们放在一个民主框架中，各自可以自由地，没有限制地呼唤和发动群众对自己的支持和对对方的攻击，以争取多数的选票获得政权，我们想象一下，会发生怎样的情景呢？国民党会向不满共产党的右翼人民大声疾呼，“清算共产党农民运动暴力杀地主抢土地！”；“清算共产党南昌反革命暴乱！”；“清算共产党黄桥袭友军破坏军令政令统一，破坏抗战的罪行！”；“清算共产党破坏和平建国发动全国战争叛乱滔天罪行！”,“清算共产党土改杀人！”...“调查顾顺章一家老少血案真相！”，“调查杀AB团真相”，“调查王实味案真相”，“调查长春围城真相”，“调查胡风案真相”，“调查反右真相”,“调查红八月真相”...“选共产党就是选红色暴政”...转型正义...和解必须清算和真相...。口号千千万万。共产党会向恐惧国民党的左翼人民大声疾呼，“清算国民党4.12反革命大屠杀！”；“清算国民党皖南事变对新四军屠杀！”；“清算国民党对日不抵抗卖国罪行！”；“清算国民党发动全国反革命内战滔天罪行！”；“清算国民党228屠杀台湾人民罪行”“反对国民党还乡团对中国工农群众反攻倒算！”；...“调查雨花台真相！”；“调查刘胡兰案真相！”；“调查闻一多案真相”；“调查江南案真相”；“选国民党就是选地主还乡团”....转型正义...和解必须清算和真相...。口号更是千千万万。

“转型正义”？双方都要“转型正义”。“真相”？双方都要真相。国民党有国民党的“正义”，共产党有共产党的“正义”。国民党有国民党的“真相”，共产党有共产党的“真相”。我们以国共相杀的第一枪“4.12事变”为例。谁策划的？背景是什么？怎样执行的？究竟死了几人？捕了几人？又杀了几人？这些情节真相，也许不难弄清。难的是价值判断：谁正义呢？－－自由派说，有标准：“杀人就不行！”，就不正义，就要清算。那么，这第一枪动手杀人的是国民党，当然是国民党不正义，要清算国民党。但国民党驳难：“共产党在农村发动痞子运动斗地主抢财产，杀我们北伐军军官们的父亲老爷子，这不是他先杀人么？我们4.12杀他们几个，才是执行正义的报复呢！”共产党也再驳难：“北伐就是打倒中国封建势力。不发动疾风暴雨的农民起来斗地主，分财产能完成打倒中国封建势力的任务么？能够争取农民支持北伐么？

”谁“正义”？这里能够有超国民党、共产党立场的绝对“真相”和“正义”么？我们再以“千古奇冤”的“皖南事变”为例。怎样清算？“真相”是什么？国民党说，这是战时政府对叛军，国民革命军所部新编第四军一贯破坏军令政令统一，假抗日袭友军扩地盘罪行执行的军事纪律制裁；共产党说，这是国民党假抗日真投降，对抗日最坚决功劳最大的叶挺新四军的屠杀。谁“正义”？这里能够有超国民党、共产党立场的绝对“真相”和“正义”么？没有。国共两党相互仇恨攻击的一切，难以获得一个事件，可以找到人人信服的超党派立场价值的“真相”。但据自由派说，“没有真相，不实行清算，就没有和解”。这么说，国共两党根本就不可能和解了。历史血海深仇不可能和解的国共两党，要把它们放在一个直接诉诸民意支持而获得政权的民主运转框架中，意味了什么？能够意味和平和民主吗？只能意味了政治相骂中，中国再次的大分裂，大混乱，大内战！

那么怎么办呢？只有两个办法：一个是，国共两党永远的隔离，永远不可能有中国国共两党的民主政治；一个是，制定反煽动仇恨法律。一切清算历史仇恨的宣传皆属非法，严厉取缔。历史事件交给学者。当时发生的非政府、政党政治行为违法的个案，法律处理。新建立的国共两党民主政治，必须是健康的，向前看的政治，而不是向后清算的政治。还有别的办法吗？我想不出来了。

二、台湾民进党之乱的教训民进党对国民党的冤仇，本来远远比不上共产党。来来去去，无非一个1947年的2.28。这之后的“白色恐怖”，其镇压，大半加于外省人“匪特”或“匪特嫌疑人”身上。对本省人网开一面，甚至其台独领袖也更偏重怀柔感化。

有数据，在如今已知的所谓白色恐怖受害者中，40% 是外省人，远高于外省人在台湾总人口中所占15% 的比例。对美丽岛暴乱的审判，也并不畸重，很快特赦。但即便这样，在台湾历史重大事件上，民进党与国民党也一样无法有一致的超党派价值判断的“真相”。

2.28“真相”究竟是什么？李登辉、陈水扁连续执政近20年，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对它情节真相的搞清，但至今终于搞清了吗？没有。除了族群仇恨分裂，一无所获。为什么？就在于价值判断。

对国民党，228是共产党利用皇民复仇势力，地方主义势力煽动的民变加军事暴乱，为了保卫中国对台湾主权和巩固中央政府的统治，必须严加弹压。这在大原则上是正义的。混乱下的错杀和多杀，是大原则正义下可以平反道歉和补救的错失。蒋介石是保卫了台湾的英雄，没有什么可审判的。对民进党，228是“台湾民族”四百年反外来殖民统治斗争的爆发，是推翻国民党“外来政权”争取台湾独立的人民起义（共产党也称它是人民起义，所以一样要求清算）。镇压它和大规模的杀戮是绝对不正义的。民主化了，就要“转型正义”，不是补偿几个人，而是要彻底推翻国民党对228的价值观，要把蒋介石和一切杀人元凶，连带他们现在在世的血亲后人，送上审判法庭。各族群人民没有共同感受的历史正义，也就不会有共同认可的“转型正义”。

国民党的228价值观，不是几个“元凶”的价值观，而是整个蓝色族群的价值观，是数百万蓝色族群随“中国外来政权”在台湾合法性的所在，生死进退攸关。民进党上台清算国民党，清算228，去蒋污蒋，去中国化，就等于利用执政地位清算和压迫拥护国民党的那部分台湾人民，民进党只好把这部分人民打成中国“异族”，辩护迫害他们的合法性。这就把“台湾民主”变成了台湾一派人民对另一派人民专政的社会。民主的竞争变成了“民族”的争战，绿色鼓动家所谓“民主内战”，恶斗不止，陷台湾于永远的动荡衰败之中。台湾“民主”不能成功，症结就在这里。

现在，不但谢长廷，民进党的元老们纷纷呼吁“和解”，“共生”；斗得焦头烂额，精疲力竭的顽固台独原教旨头目们，连辜宽敏，也不时唱起了“和解”的调子。但是今后，你们还要“真相”吗？你们说，“转型正义在于真相”，但真相的决定因素是价值观。在人民的价值观对立没有通过平等的讨论和社会的进步达到调和之前，利用选票上台的执政权片面“要真相”，就是要片面清算，要斗争，要仇恨，要报复，就只有人民的分裂和恶斗，没有和解。何况，真的放弃清算国民党？这对民进党也几乎意味了死亡。且不说，这就背叛了它代表的那部分狭隘福佬主义群众的“正义”价值观，不清算国民党了，它还用什么去诉诸绿色群众，争取选票，与国民党竞争？

前面我们说了，假设国共两党民主政治，立法严禁了煽动历史仇恨攫取选票，对国共两党都不会有太大的问题。国共两党都是中国老资格的党，有悠久的执政经验，有大量的杰出治国人才团队，它们不需用极端的清算对方口号来获取执政合法性。国共两党都可以向前看。而民进党，包括大陆民运甚至各国家地区新兴民运的通病，都极端缺乏这些资源，为了选票，他们的野心领袖利于分裂人民，利于煽起人民非理性的疯狂，除了提出排外、仇外，清算政治对手之类各种刺激神经的极端口号，他们没有别的打动群众的手段和出路。国家前途，就被这些政党夺权利益的极端口号所绑架。这些，正体现了民粹式民主制度的恶质面。

我们也希望谢长廷“和解”能够成功，民进党能够与国民党一起，把一个健康的，优质的，良性竞争的民主制度建设起来。但这个民进党就一定是新生的民进党，一个不再是社会破坏的党而是建设的党，一个诉诸理性的台湾民众，扬弃了历史清算和仇恨路线，扬弃了片面“转型正义”的民进党。

三、革命转型与民主转型。台湾“转型正义”碰壁，自由派愤愤不平会说，“东欧国家民主转型后，不都顺利实现‘转型正义’了么”？真是东施效颦，邯郸学步。我问你，你革命了么？东欧国家，是在戈尔巴“新思维”下失去了苏联帝国传统的支持（甚至那时是反向支持），而普遍发生了右派人民革命的结果。革命，就是胜利者对失败者的专政。革命就能旋转乾坤，就能将原来社会统治价值观踩在地上，将自己胜利者的价值观扶上社会统治的宝座。东欧右派革命后，共产党和共产主义者处于被专政或实际被专政状态下，他们是刀砧上的肉，怎能不被你随意“清算”，随意完成你右派的“转型正义”？

民进党吴乃德唠唠叨叨、抱抱怨怨写几万字，就是不能明白20年台湾“民主”为什么始终不能有民进党想要的“转型正义”？无他，谁要你不完成台独革命，就进入国民党的中华民国体制与国民党玩“民主”？你接受了中华民国宪法体制，就等于接受了中华民国统治价值观，或起码妥协于这个统治价值观，民进党的价值观就始终是仆从，你还罗嗦什么？自由派说，“南非没有革命。也是白人统治者开明，主动向黑人开放民主的呀，怎么就能顺利‘转型正义’？”这确有些奇特。南非白人统治，但白人绝对统治的价值观，种族歧视，在白人自己各地的祖国也早已被否定推翻。就是说，南非统治者在持续自己统治的时候，就已经主动向被统治者价值观投降，接受了被统治者的种族平等价值观。白人特权统治自然无法长期维持下去。这样，一旦它的开明者向黑人开放民主，南非全民就已经有了现成的共同的价值观，也就当然可能有了对历史各类种族歧视事件的共同审视的“真相”，也就有了“清算”或“和解”的起码前提

。图图说的，“没有真相就没有和解”也才有了意义。

但必须指出，虽然原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可能价值观达成一致，但历史形成的阶级利益决不可能随之一致。没有革命和实际的社会进步，阶级关系没有根本变化，这也就决定了南非那个被自由派捧上天的执行“转型正义”重任的“真相与和解委员会”，最后也只能不了了之，无疾而终。正是吴乃德告诉我们，它解散之后，南非民意调查是：“三分之二的南非人认为，真相和解委员会让南非人更愤怒、族群关系更恶化。”

民进党陈水扁们8年执政的错误，就在它没有东欧式革命，却想学人家东欧收获一样的革命果实。他在中华民国体制的现实中，左冲右突，天天恶斗，碰得头破血流，一身晦气，不见出路，却始终不能明白毛病究竟出在哪里？（不怪他，比他应该高明些的大陆自由派胡平王丹们，也都始终糊里糊涂，闹不明白）。实际上，你真想对原统治者及其统治价值观实现“清算”和“转型正义”，你就一定要革命。民主化了，你要清算原统治者及其统治价值观正面肯定的“罪行”，要比革命来清算它，更困难百倍!因为革命，你可以运用正确的策略把打击的锋芒只集中到一小撮最高统治者，争取到统治群体中有影响分子和反叛力量对你革命的支持和参与，这甚至是有决定意义的。你看波兰等东欧各国有多少共产党人参加右派革命！革命后再来立法，“清理阶级队伍”，把这些带头反共有历史问题的前共产分子打入专政清算的对象（如秘密警察线人瓦文萨或联动分子魏京生、“纳粹红卫兵报”编辑胡平），请他们尝尝“转型正义”不迟。但民主化了，各阶级集团价值观理论地位平等。在民主竞争中，长期处于社会统治地位的价值观必能更有效更广泛地动员起人民对它的支持，不说它代表了未来的幸福，起码它代表了现在的稳定。而人民是永远拥护稳定的，哪怕能忍受短暂的动乱。

新兴社会集团、政党的价值观要向长期的社会统治价值观挑战，甚至像民进党，企图利用执政地位强势要求片面变天，“清算”，就不能代表稳定，就势必引起各阶级利益面的紧张，挑起社会动乱，也就无法赢得，起码不能长期赢得人民广泛的支持，最终下台。虽然在中国，右派新兴集团价值观可以得到西方国家的大力奥援，但我猜，它也仍然无法抵挡和战胜共产党左派力量对中国上层和下层人民更广泛的动员。共产党未必在民主制度下覆亡。这也是我劝共产党健全法制下，大胆开放民主，不要害怕民主的重要理据。

四、对中国民主的思考。自由派在他们的群落“自激荡”中产生一个幻境，好像共产党已经跪在他们面前，等候着他们的眼色发落。他们开口闭口就是“共产党的罪行”，加顺口溜“土改、反右、文革.....”,开口闭口就是清算中共，讨论来讨论去“要不要宽恕中共？”为此争吵。他们不知道如果不革命，即便他们期盼的共产党开放的民主化真的来到，由他们先来清算、再考虑“宽恕”共产党，也只能是他们永远的梦。

这里不讨论激进民运经常喊叫的革命推翻共产党计划。因为即便设想在某种突发的动乱中，共产党竟然被群众颜色革命推翻，在中国，推翻它的决定性领导力量也一定是共产党内的右翼反对力量，而不可能是反共右派力量。共产党内的右翼反对力量（今天以赵紫阳为旗号）本身还是共产党血肉的一部，不可能对共产党的传统历史价值作彻底的否定。那么，剩下的道路就是中共在全国人民普遍民主要求的压力下，逐步地政治开放。民主化或早或迟地来到已经是中国不可避免的大趋势。

民主不是目的。民主不过是保障公民自由和权利从而达致社会稳定繁荣的政治手段。它不能也不应是党派政治家在“正义”名义下，用以进行阶级清算斗争报复，分裂和动乱社会，谋取党派私利的工具。民主社会中，清算人民共识的罪恶是正义；煽起仇恨，清算非人民共识的所谓“罪恶”本身就是罪恶！人们有权寻求人民对历史“真相”认识的共识，但只能是通过平等的全民讨论，而不是片面以胜利者自居的“清算斗争”。那么，惩“台湾民主”的前轸，能够给大陆民主化怎样的教训呢？

过去，对中国民主化，我们仅仅考虑怎样使中共向民主势力妥协，开放的问题。现在，依据台湾的教训，我们还必须平衡地考虑开放以后，怎样约束在野民主势力，使民主化的过程是一个法制下运作的过程，以保障中国这个复杂多历史政治仇恨的，多民族的大国社会稳定而不出现大规模动荡、瓦解的问题。

1、首要的，社会开放前，人民代表大会就应通过法律，严禁党派政治运作中一切煽动仇恨的言行，无论民族仇恨、阶级仇恨、族群仇恨或政治历史仇恨。一经出现，立即取缔，责任人承担法律责任。

2、同时，检察司法必须独立，只服从宪法法律。为全社会提供拥有崇高公信力的法律强制保障体系。这两条够了吗？似乎还不够。恐怕还应该有一个向全面宪政民主过渡的“训政”阶段。依据台湾的经验，蒋经国开放民主的两个前提是“禁止共产主义和禁止台独”。这两条都是为了保障开放民主后，台湾社会稳定和中华民国国家体制的安全。特别是禁止台独。因为国民党代表的民众，后来称为蓝族，是台湾的“外来”绝对少数族。若开放民主以选票取胜而不禁止台独，就等于确定了国民党自己的死亡，从而中华民国的死亡。死无葬身之地只在迟早。任何一位政治

家，甚至任何一个正常人都不会去做确定使自己死亡的事情，哪怕死到临头，也要拼死一搏。这怎能有社会的和解和安定？

蒋经国制定了《国家安全法》确定了严禁搞台独后，他开放了民主。他以为国家司法机关能够严肃执行这一法律，保障国民党与民进党在非台独的任何议题下平等竞争。这样，哪怕国民党输了下台，也心安理得。不料，他选定的继承人李登辉，却是一位阴谋家。他有意摧毁国民党，他以继任总统的身份放任台独，宣传台独，影响和干涉司法不敢干预更不敢禁止民进党台独活动，使民进党在台独民粹煽动下坐大，实际摧毁了中华民国体制。国民党虽最后清除了李登辉，也已无力回天。20年国民党之所以尚没有被最后消灭，近来甚至有咸鱼翻身的迹象，根本不在自由派吹嘘的“台湾民主”伟大，恰恰因为台湾是“鸟笼民主”，是中国大陆和美国共同高压下，共同管制下的“民主”。没有中国大陆和美国的反台独高压管制，国民党早在“台湾民主”下灰飞烟灭。因为只要台湾国独立以他们的“四百年民族斗争史”彻底否定了“外来政权中华民国”，国民党蓝族就在台湾甚至失去了一切存在和生存的合法性，还谈何“翻身”（复辟！），哪里还能有台湾多党派平等的民主化？

根据这个教训，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应该以法律确定一个全面宪政民主化前的过渡阶段。在这个阶段里，司法独立外，作为社会稳定最后的防线，军队可以暂缓国家化，在一个时期内仍然掌握在共产党的手里，直到一个健康向上的多民族民主社会体制在中国完全确立为止。根据台湾经验，若共产党开放大陆民主。虽然事先制定了保障社会安全的法律，严禁煽动各类历史仇恨和清算，但煽动仇恨和清算毕竟是在野党捞选票最有效的手段和捷径。野心家们为通过捷径取得政权，是一定要竭力突破这条禁止令的。万一某些不能预想的情况下，如党派性侵入中国检察司法造成台湾式失控，失职，也不能有效严厉执行这条禁止令，又怎么办？那时各党派，各民族甚至各地域仇恨的宣传将在全国洪水般冲决堤坝。国家势必陷入危急的动荡，瓦解之中。这时，军队作为国家安稳定的最后防线，就要起作用了。

既然在野党突破了法律，既然检察司法失职瘫痪，派性分裂不能执行法律，共产党就可以依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民主化过渡阶段军队使用权限的法令，实行军事管制，戒严取缔，或暂停失信违法夺权的在野党，恢复秩序。这是保证国家整体安全利益必须的，也是符合世界和平稳定的利益的。这样，在民主化过渡阶段，有独立的司法严格执行法令，共产党又掌握着军队，在野党野心家领袖慑于此，就只能在法制的轨道上运作他们的反对活动。这个过渡阶段的“民主”，其实，本质上还是对共产党和一切在野党进行训练熟悉、习惯民主运作的“训政”。

一段时期后，共产党、在野党和全民都对健康的法制化民主运作习惯了，成自然了，野心家的煽动不会有市场了，也没有必要了，就标志中国的民主制度成熟了，也就可以完全地实现宪政，将军队国家化了。最后，香港从殖民社会向“民主转型”，完全没有社会的和党派的历史仇恨，清算报复问题。香港民主之争完全是怎样建设和发展香港之争，是健康向上的模范。应该放手发展香港民主，使之作为台湾教训的对立面，成为大陆民主的正面借鉴。

2008年1月22日

海外民运观选团在台关于两岸关系和连战路线的几次辩论简述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2-05-11

第一次，会见民主基金会执行副董事长董立文（3 月19日，选前）

董立文：假使这次公投过关，你们说，还需要经过大陆的同意吗？还需不需要经过大陆人民的公投？

盛雪女士发言：“不需要”。“主要是中共的阻挠和威胁”。

杨建利博士发言：“我们尊重台湾人民的选择。说这句话，我没有一点心理障碍。”

王希哲发言：“先不提中共方面。现行中华民国宪法是南京宪法。即便按照现行宪法，台湾公投结果，当然要经过大陆人民同意。谢长廷说宪法一中，宪法没改变

前就要执行宪法。我相信谢长廷当选也不会违背他提出的这个框架。”

第二次，会见中华民国外交家，驻美老大使，“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召集人” 陈锡蕃（3 月21日，选前）

陈锡蕃：国民党两次败选后，民望跌倒了谷底。连战主席毅然访问大陆，一个中国各自表述，开拓两岸新局，才使国民党重新振作，民望也才重新上升，超过了

民进党。

杨博士发言：我厌恶连战。连战在北京说“与共产党殊途同归”使我失去了对国民党的尊重。一个中国各自表述，中共从没有承认过。陈大使能不能告诉我们中共在哪里承认过？

王希哲发言：我支持连战登陆。我可能是民运唯一坚决支持，正面肯定连战登陆的人。连战说的“殊途同归”，是三民主义的殊途同归。只有国民党登陆，国共接触，才能扩大国民党对大陆人民的影响，激起大陆人民对国民党和三民主义正面的历史回忆，从而推动两岸的和平和大陆的改变。“一个中国各自表述”，中共当然承认过。这是我的著作《论台湾》，里面记述了胡锦涛2005年会见宋楚瑜前两岸关系声明里的一句话：“从1949年以来，尽管两岸尚未统一，但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的事实，从未改变，这就是两岸关系的现状。这不仅是我们的立场，也见之于台湾现有的规定和文件。”这里的“不仅是我们的立场，也见之于台湾现有的规定和文件”，就是“一个中国，各自表述”。怎么没有？

第三次，会见陆委会主任陈明通（3 月21日，选前）

陈明通：中华民国是因为打败了，来了台湾。我们弱小，承认打不过你们，所以才要独立嘛。如果真能把大陆包括蒙古西藏统一过来，这么大，我们能不要吗？所以我们现在在搞“中华民国第二共和宪法”，承认现实。说我们“去中国化”，我们是去中华人民共和国化。台湾把中华文化保存得最好。

王希哲发言：陈主任刚才讲得是台独的法源问题。你的意思是，中华民国是因为打败了，弱小，才要台独。第二共和继承的，仍然是中华民国的法统，它的合法

性也来自这里（陈点头：“当然”）。这很重要。但主张台独的法源有两种，一种是陈主委讲的中华民国法统法源，一种是所谓“马关条约”、“旧金山和约”法源。这种法源的立论，认定台湾主权从来不属于中国，故台湾独立，不仅是向中华人民共和国独立，更是向“非法占领台湾”的“外来政权”中华民国独立，即向中国本身独立。陈主任，这不是台湾“民主社会说什么的都有”，它是辜宽敏等陈水扁资政的国策主张，更是民进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当时姚嘉文主席的主张，并写进了民进党决议成为民进党台独理论的“基石”。我想，大陆人民也许可以理解你的中华民国法源下的“第二共和”台独，但决不会容忍“马关条约有效”这样的台独的。我高兴甚至辜宽敏也能赞成你的“中华民国第二共和”，但陈主任能不能告诉我，你的主张，究竟能反映绿营特别是深绿民众多少人的意见呢？也就是说，你的“中华民国第二共和”究竟能得到绿营多少人的支持呢？比如你说，“去中国化，是去中华人民共和国化。台湾把中华文化保存得最好”。但我所知，民进党的教育部长杜正胜，这几年他一系列出台政策，就不是在去中华人民共和国化，而是从历史文化政治各方面“去中国化”呀！“中华文化保存得

最好”，也是国民党做的事情，不是民进党的官员做的事情呀！

陈明通：哦。你讲的就是“台湾地位未定论”。“台湾地位未定论”这个东西当初是美国搞出来的。它在台湾能不能成气候，你只有看美国了。

王希哲：陈主任，我明白你的意思了。（王理解陈明通的意思是：既然美国已经越来越不唱这个“台湾地位未定论”的调子，也就不必担心这论调对台湾政治的

影响了。但为什么美国会越来越不唱这个“台湾地位未定论”的调子呢？）

第四次，拜会王金平立法院长（3 月24日，选后）

王院长也再次肯定连战前主席访陆对国民党重新振作的积极意义。并说，“那时我竞选国民党主席，有人建议我拿掉中国国民党‘中国’两个字。我就反对，坚持要保留。现在，中国共产党也‘中国’，中国国民党也‘中国’，就可以先搁置主权争议，讨论民生等问题了嘛”

王希哲发言：我很高兴王院长肯定连战主席路线。那些要求国民党抵制奥运，要求国民党回到过去的逢共必反，都是不正确的。无论孙中山的联共，还是两蒋的

反共，其实都是手段，其目的，都是为中国的民主和进步（王院长点头：“对！”）连战主席登陆对两岸关系的积极影响是深远的，大陆就出现了“中国泛蓝联盟”。我对泛蓝联盟说，“既然你们认同国民党，就应该认同国民党的路线。”谁影响谁，不是一次两次登陆就可以表现出来的，它是长远的，潜移默化的。你既然相信民主的价值，你就必须相信两岸的接触，最终只能有利于民主的力量和中国的进步。前提必须是和平。国民党这次胜利，就把两岸的和平先奠定了。马总统也许会在某些方面略不同于连主席，但总的方向，我相信马总统是会延续连战主席的路线

的。

王院长说：不错。就像马总统说“德才兼备，德重于才”，我认为“德才兼备，才要重于德。有了才去培养他的德”，这些会有一些不同，但连战主席的路线，马总统是会延续的。说连主席受骗？不会。连主席是一个思想深刻、考虑很周密的人，绝不会受骗。我们的立场是“主权、对等、尊严”，这些都不会改变的。

第五次，拜会国民党大陆事务部主任张荣恭（3 月24日，选后）

王希哲说：连战主席访陆，就是“投共”吗？那么当初毛泽东访问重庆，就是投降国民党？国民党作为一个政党制定自己的政策，只依据国家的，民族的，本党的利益考虑，根本不必在意什么人的指责，你不是国民党你也无权指责。

在“一个中国各自表述”下，国民党应该力争以“中国北京政府”与“中国台北政府”名义的对等谈判。搞好了，联合国里也可以两岸在一个中国名义下共享联合国的席位。民国初期，北京政府是正统，西方列强承认，孙中山的南方军政府虽然与北京政府一直打仗，最后北伐，但对外，南北却一致，可以共组代表团参加国际会议。例如巴黎和会，争山东主权，北京政府的代表是陆征祥、顾维钧，南方政府的代表是王正廷。这个先例，在今后的两岸会谈中，应该是很有参考价值的。

第六次，在民主基金会执行董事长林文程，副董事长董立文的话别宴上

王希哲说：我非常感谢这次民主基金会能邀请希哲访台观选。这个感谢不是客套的，是真诚的。希哲一直是支持国民党的，这点大家都清楚，所以希哲一直不能

访台，这次也困难重重，直到登机的最后一刻。但终于还是来了，所以我感谢民主基金会能容异己的雅量。

胡锦涛要保持清醒头脑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2-05-11

自中国国民党在马英九吴伯雄等的领导下在台湾重新执政以来，接踵而至的一系列重大进展为两岸关系展示了光明前景，是令人高兴的。但我们对台湾问题的症结所在，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

据报道，胡锦涛宴请吴伯雄，高兴之际，忽然提出北京奥运开幕式 两岸共举圣火

进场建议。吴伯雄惊讶。

这是可能的么？首先就是，它以什么旗帜为前导？

设想一下，两岸共举奥运圣火北京进场，只有五种进场的方式：

1、以五星红旗为前导；

2、以青天白日旗为前导；

3、五星红旗与青天白日旗并肩为前导；

4、以五环旗取代两岸旗帜为前导；

5、中华民族龙旗为前导。

五种选择方式虽多，但当前没有任何一种选择是可能的。既然没有任何一种是可能的，两岸共举圣火进场就是不现实的。不现实的，胡锦涛宴中把它当建议提出干什么？是否说明胡锦涛头脑有些不清醒了？倒是吴伯雄听到建议，惊讶之余，还能清醒些，“当下没有立即答应，只表示返台后会将消息传达给马英九”。希望这不过是一则有重大误差的报道。

还有台湾“国际空间”，据报胡锦涛也承诺积极解决。怎样积极解决？根据国民党今天的承认一中“九二共识”的政策去解决吗？本来是很好。但，国民党永不下台

了吗？国民党明天下台了怎么办？这些“国际空间”收得回来吗？收不回来，它不又成了白白留给民进党搞台独的“国际空间”了吗？

怎么办？怎么解决？这一切，只能在解决了承认“一个中国，两个政府”(中国北京政府；中国台北政府)作为一种中国实际统一的历史过渡之后，才可能解决。根

本症结想避开，企图以模糊的“中华民族”来超越政治现实，是经不起这个现实的考验的，也就无法在根本上打破两岸人民自由交流的樊篱的。这个道理希哲已经讲了无数次了，得便还要深入讲。现在，就讲到这里。希望中共

胡锦涛要保持清醒头脑。酒要喝，不可多喝。

2008年5月30日

反台独，中国人民解放军也没有死罪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2-05-11

有种恨煽情的说法，“台独没有死罪”；解放军过海解放台湾，就要杀人，就是让台独去死。这是错误的。他们在《世界日报》发了一篇文章问，“以反台独为由，可以杀人吗？”

好像有理。但我反问，“台独没有死罪”，反台独就有死罪了吗？若解放军不得不过海，从台独手里解放台湾，他们很和平地乘船过海，没遇到有人开一枪一弹杀解放军，解放军怎么会杀人？这时若解放军先开枪杀人，哪怕杀台独一人，解放军就有罪，就是滥杀无辜，因为确实，“台独没有死罪”。但台独军（被强奸的前中国“国军”）会同样和平地听任解放军过海吗？起义的会，估计一般不会。他们会把“台湾国主权”放在“珍惜生命价值”之上，他们会先开枪开炮杀解放军，解放军很多就会死。台独没有死罪，反台独中国人民解放军也同样没有死罪，为什么解放军就应该被杀了呢？你杀了本来很愿意和平过海的没有死罪的解放军，你不是就有死罪了吗？这时，也就只好大家杀了，看谁杀得过谁了，说谁有或没有死罪，都是废话了。

小偷有死罪吗？“没有死罪”，警察会很和平地抓住小偷，把他很和平地送去法庭。警察不能因小偷而杀人。但若小偷开枪抗拒警察，这时有没有死罪？就有了，警察就可以还击开枪杀人了。这个道理，谁不明白？

若你说，“我台独干你解放军什么事，你非要过海？就怨不得我先开枪自卫杀你了！”这就等于说，“我小偷干你警察什么事？你非要抓我？就怨不得我先开枪自卫杀你了！”

问题不在台独有没有死罪，或反台独有没有死罪，而在台独是否与小偷一样，性质都属于在干一件犯罪而依法必须受到惩办的事情。凡是在干一件犯罪的事情，而犯罪者又手执武器准备对警察执法实行“自卫”的话，它的性质就等于是首开了第一枪，就等于是首先杀人，它就没有资格再说“和平”，就没有资格再说它“没有死罪”，因为面对它“自卫”武器的执法警察（例如和平过海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更没有死罪。

所以，台海问题需要讨论的仅仅是自恃武力片面分裂中国搞台独，是不是一种必须惩办的对中国整体人民犯罪？是犯罪，你就绝对和平不得“自卫”；你要“自卫”，你就是首先杀人。

2008年10月6日

民进党手里的共产党的第一滴血！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2-05-11

张铭清台南被打。有什么大惊小怪？消息传来，电视播来，难道不是一个正常得不能再正常的消息吗？需要张开嘴巴惊讶吗？需要“感到愤怒”吗？老王正在吃饭，看到首皓耆老而满面糊涂的张铭清被大群勇武的斧棒手打倒在地翻滚，照样挟菜，一点没有影响原来就指向的那片香喷喷油腻腻烧鹅的筷子的准确性。

老王对你们说了多少遍了？台湾是一个法西斯社会，皇民台独势力是绿色斧棒法西斯势力，你们不信，或将信将疑，现在如何？信一点了吧？知道了台湾是一个

法西斯社会，台南是法西斯大本营，张铭清台南被打，你还会惊讶什么？“意外”什么？复习一下陈水扁法西斯总统当年的总统令：

“陈水扁总统昨天接受三立电视台专访时强调，「两岸和平促进法」严重剥夺台湾对前途的选择，根本是「投降法」，是影响台湾的「重大生死战」，绝对要阻挡，任何人不能作逃兵，（在议会）打也要阻挡，立委们「该流血就要流血！」”

听见了吗？“该流血就要流血！”议会可以流血，哪里不能流血？台南“议员”王定宇率众冲上去了。张铭清不该流血吗？国民党已经在民进党手里流过不少血了，现在该轮到共产党流血了！张铭清是流在民进党手里的共产党的第一滴血！是流在民进党手里的大陆人民的第一滴血！民进党过去常说，他们与共产党没有仇恨，没有血债。从今天起，有仇恨了！有血债了！

如果张铭清明知台南是法西斯大本营，他就是要单刀赴会，“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他是个英雄人物。但他不是，他代表的是王八旦胡锦涛共产党政治局这群阿斗们封闭而颟顸无比的对台南皇民法西斯势力绝对无知而永远一厢情愿的所谓“寄希望于台湾人民”的荒唐政策。张铭清你哭哭啼啼？谁委屈你？胡锦涛委屈你！应该被打的是他！人家斩衣三跃，其实打的正是他胡锦涛，你算老几？他胡锦涛自己不去尝尝被打的滋味，要你去瓜代？哭罢。

以后还去不去？陈云林还要去，还要带着熊猫去笑嘻嘻“和平发展”。那就再去被打一次，被辱一次。看还要打多少次，才能把共产党政治局的昏蛋们打清醒一点？才能让共产党首脑们明白，今天，没有对台湾皇民台独法西斯势力的实际军事打击惩罚，没有明白的告诉台湾绿色法西斯势力，“你今早拳头落在我的头上，我今晚导弹就落在你头上”的决心，是根本无法扭转仇华皇民势力劫持台湾的恶性趋势了！

再打吧。多打早清醒。台湾多几个凌锋、金恒伟们的毒舌煽动，多几个叶宜津、王定宇冲锋队的血腥好。可惜的是，打的不是胡锦涛，若被激怒的大陆人民有一天能把胡锦涛们包围起来，也痛打一顿，那才有趣。

2008年10月22日

陈云林赴台湾将更糟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2-05-11

我断言，陈云林此去台湾，结果只能比张铭清更糟。原因，就在中共对台湾政策的根本错误。错在哪里？

1、若中共的对台统一方针，仍是60年代前的内战方针，它反台独与反中华民国台湾政权不加区分，是可行的；

2、若中共的对台统一方针，改换成了两岸平等协商下的和平统一方针，它就必须实事求是承认自己当年的革命没有进行到底，中国内战的一方中国国民党代表的中

华民国政权并没有被彻底消灭，它还在中国局部疆域的台湾地区存在至今。你只有首先承认了这个客观事实，才谈得上与对方“平等”的协商。既要和平又先行要对方承认自己不存在，这就是企图把当年战争未能达到的结果，用“和平”的口号去实现，这怎么可能？

3、但今日中共恰是一方面实际放弃了对台解放战争的方针，一方面却又完全罔顾平等，企图用“民族大义”、“为台湾人民谋利益”、“寄希望台湾人民”等不切实际的一厢情愿，去“和平”地抹掉台湾的中华民国政权。中共的这个根本的错误政策执行下去，迁延日久，最终将使中国人民失去台湾。这就叫“形左实右”。

为什么？

两岸已经分离60年了。既然你没有决心也不能尽快地解决两岸统一问题，既然你的实际政策是两岸长期的“维持现状”，你就必须懂得，“中华民国”国号和宪

法是使台湾人民无论如何，记住自己终究是个中国人的最后的政治符号，是台湾主权属于中国的最根本标志，是耸立台湾疆域的高入云天的中国界碑！

台湾的两大政治势力在激烈斗争。一派是中国国民党代表的“中国势力”，他们坚守中华民国的旗帜，其意义，一方面，是他们愿意平等协商但不愿意无条件向大陆中共政权投降；一方面，今天更重要的意义是，在台湾第一线拼死抵抗着另一派：以日本皇民原教旨为核心的绿色台独势力对台湾中国主权的根本否定。只要台湾中国主权被推翻。不但两岸的“终极统一”失去依据，连台湾的“中国势力”在台湾的政治存在，都失去了依据。这对他们是生死存

亡的。

显而易见，为了中华民族的长远利益，中国人民，大陆中共政府应该全力地支持台湾的“中国势力”。而支持台湾中国势力，在两岸统一事实长期不能解决的情况下，首要的，就是承认或起码默认在台湾的中华民国局部政权的存在。只有这种承认，才能从根本上撑了台湾“中国势力”的腰，使他们免除了两面受夹击的艰难地位，得以理直气壮地全力以赴地面向台独势力，抵抗它们，打击它们。要知道，哪怕暂时的“两个中国”，也要比彻底脱离中国的“一中一台”好。

但现在的中共错误政策，恰是既不能尽早解决台湾问题，又要铲掉耸立台湾疆域的“中华民国”这个中国界碑，它反对“两个中国”却造成事实的“一中一台”！它表面上在反对台独，实际上在最有力地奥援台独，支撑着台独势力在台湾通过政治消灭中华民国推翻中国对台湾主权的嚣张气焰。中共的错误政策，打击了台湾“中国势力”，使他们绝望，后继无人，而随时光的流逝最终将消磨殆尽。在台湾中国势力强大的时候，中共尚不能解决台湾问题，当台湾中国势力彻底消亡或变质后，台湾内部原有的强大呼应变成了对“中国”一致的抵抗，你相信中共一代不如一代的领袖们还能有能力，有信心和决心片面凭借更强壮了一些的武装力量去解决台湾问题吗？台湾，终将在中共无力解放台湾却又要奥援台独势力，消灭台湾中国势力的极端错误政策下，彻底从中国版图消失！

现在说陈云林。

过去，两岸的所谓两会“民间协商”，可以在第三地进行。于是，“一个中国，各自表述”，还有模糊的空间，可以回旋。现在，官方身份的陈云林要亲赴台湾了，还能有模糊的空间吗？没有了。如果你调整政策了，可能承认或默认台湾中华民国政权了，你就去，若是还没有调整政策，还不承认台湾中华民国政权，你去台湾干什么？你能片面的强行要求中华民国旗帜和中华民国马英九总统在你面前回避吗？你这就是上门的挑衅，不但将更刺激绿色暴民的反华嚣张气焰，也打击了蓝色民众，必将引起台湾内外蓝色民众的广泛愤慨，也许，陈云林会享有严密的安全保护而不致遭到暴徒对张铭清似的殴打，但他的挑衅将蓝色民众推到了绿色一边，他面对的围攻和抗议，将是蓝绿结成了一条战线的围攻和抗议，事态将比张铭清访台，更严重百倍。陈云林不去还好，去了，对两岸关系的影响，必会更糟！

当然，我们也希望出现奇迹。奇迹的能否出现不在陈云林端在胡锦涛。就看胡锦涛十七大所提，“两岸签署和平协议”，究竟是他的深思熟虑还是心血来潮的信口开河。若是深思熟虑，他不能不深一步想到，两岸和平协议，必定以两岸政权的对等承认为前提。不然，什么人能以怎样的法人身份签署这个协议？怎样的政权实体才能实施这个协议？现在马英九回应了胡锦涛要签“和平协议”，陈云林此行也必将与台湾官方探讨协议的可行度。那末，陈云林会否向中华民国国旗致敬？会否称呼“马英九总统”？我们拭目以待。我们真盼望能出现这种好的转机而不是更险恶的局面。但实话说，胡锦涛未必有这种魄力和眼光，我现在更相信

“和平协议”说是他的信口开河。故陈云林此行创造局面的希望很小。

2008年10月24日

马英九必须记住：日本对中国台湾主权没有发言权！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2-05-11

近日，马英九面对台湾皇民势力，特别是它的重要理论代表人姚嘉文等的进攻下，表面驳斥了他们，坚持了中国对台湾主权的立场，实际，则软弱地作出了重大而危险的退让。他居然说，“台湾主权从日本让渡给中华民国”。

-错了！马英九，台湾主权，不是日本“让渡”给中国的，而是中国人民浴血奋战，联合世界美苏英等盟国，打败了战争强盗日本，命令其无条件投降，迫其吐出一切过去战争夺自他国的赃物，而由中国政府昭告全世界光复的。这强盗接受了包括吐出赃物的一切无条件投降命令，这才苟活了下来，它还有什么资格将“台湾主权让渡给中华民国”？它还有什么资格“放弃”了赃物后，还要由它“指定”还给原来的主人，由它“让渡”给原来的主人，原主才能“合法”获得主权？-所以，只需要日本宣布放弃它过去的战争赃物，根本无需它去指定，也不承认它有权指定例如台湾今后的主权归属，恰恰是战胜国与战败无条件投降国签订和平条约最正确的做法！-

国民党马英九立场，从“光复”台湾倒退到日本“让渡”台湾，意味什么？意味了向台湾皇民势力妥协，默认了战后日本对台湾主权是有发言权的。-“光复”，是战胜国对战败国的强制，也是战败国对战胜国无条件的被迫接受，是

老老实实没有价钱可讲的；“让渡”，则是权利平等的“终战”国之间的讨价还价，是自由意志。若说日本是“让渡台湾”，就等于承认了日本当年是拥有全部国家权利下行使的自由意志。马英九在这个堤坝上一开口，下一个问题就必然是：“日本真的将台湾主权让渡给中国了吗？”是日本的自由意志吗？日本若拥有自由意志而“放弃”了台湾主权，就能自由意志捡回台湾主权，就像我把钱包“放弃”在地上，没有指定收受人，没有声明“让渡”给谁，我就随时有权捡回钱包，放回口袋一样，没有任何人因此可以有权声言我将钱包“让渡”给了他。

-把日本战败“无条件投降”改写成“终战”，把接受投降条件而活的日本改写成战后仍然平等拥有全部正常国家国家权力和自由意志的国家，正是企图卷土重来的日本自己想讲不敢讲，却要由台湾的日本皇民来代理鼓吹的大梦。

-马英九必须记住：战后日本对中国台湾主权没有任何发言权！

马英九必须记住：中华民国光复台湾，是历史事实。无论中共今天是否还承认在台湾延续法统的中华民国，它起码承认今天是中国人统治着台湾，这才有了今天两岸的和平。假若你在这一点上开了口子，不能为中国人守护住台湾了，那么，没有办法，就只有大陆的解放军过海，由北京政权去直接接收台湾主权了。

因为日本政府在北京政权面前作出过保证：-“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重申：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本国政府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国政府的这一立场，并坚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第八条的立场。”

注意，“波茨坦公告第八条”是什么？-“（八）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而日本之主权必将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及吾人所决定其他小岛之内。”-

马英九，“日本之主权必将限于...吾人所决定之内”,你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吗？这是日本自由意志的“让渡”吗？日本不但对台湾，且对一切战后其所吐出赃物的安排都是没有发言权的。

-马英九，你读读王希哲《一条一条剥去台独走火入魔的看家谬论》的“《旧金山和约》没有规定台湾收受国，因此中国不拥有台湾主权”的这一章吧：-“《旧金山和约》没有规定台湾收受国，因此中国不拥有台湾主权”- 笑话。且不说，《旧金山和约》对中国无效（无论对中华民国政府或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皆无效），我们要问，在这个世界上难道失主从强盗手中收复失物，还需要强盗的背书吗？难道还需要强盗指明“这个赃物我还给你了”，失主才得以“法律上”恢复对失物的主权吗？不必。除非失主打不过强盗需要强盗的开恩，则无话可说。我既把强盗打倒在地，它无条件投降，那么我（中国和盟国）只需要作一件事：命令这头野兽把它的掠夺物吐出来（“放弃”）。吐出来之后，物归原主和怎样物归原主，完全是战胜国的事情，强盗日本只有老老实实，毫无置喙讨价还价的余地。它承认物归原主当然好，是他悔罪反省的表现；它不承认物归原主也罢，反正旧物已事实回到原主手中，原主随时警惕它再来抢便可。如果居然还需要日本明言“放弃”后给谁，谁才能“合法”收回它的旧物，战败国就不是战败国，战胜国就不是战胜国了。为什么台湾的旧皇民喜欢说“终战”避讳说“战胜”。因为“终战”日本还可以讨价还价，而“战胜”（一方是无条件投降），则日本毫无讨价还价余地。这正是台湾皇民们梦想为主子翻案卷土重来的苦心。在翻案的热情上，他们比日本人还要“日本人”的。-

如果此说旧金山和约日本“放弃”了的土地，没有指明还给谁，就“主权未定”，那么，俄国的南库页岛、千岛群岛，中国的台澎、西沙南沙，南韩北韩就应该至今通通“主权未定”，不但中国，还有俄国、朝鲜、韩国都尚有待战败国日本的开恩了。因为这些土地在旧金山和约里都一样是“放弃”，日本并无指明由谁收受，为何台独皇民的“国际法”独对台湾有效？-

台独分子永远不愿明白，战后中国人民收复台湾，法源不是来自美国，更不是来自日本，而是来自中国人民光复旧物的天经地义。因此，本身违背《联合国宣言》盟国必须共同对日缔结和约不得单独对日媾和的片面的非法的《旧金山和约》对中国人民没有意义。对中国人民来说，1941年向日本宣战，宣告废除包括马关条约在内的历史一切对日条约，就是恢复对台主权的开始，1945年10月25日，日本“台湾总督”安藤利吉依据天皇诏令向中华民国台湾省行政长官陈仪签具受降，便是中国恢复对台主权法律手续的完成。其他的一切，无论美日《旧金山和约》怎么说，也无论中华民国对日和约怎么说，甚至直到1972年北京与东京的中日联合声明关于“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本国政府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国政府的这一立场，并坚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第八条的立场”，都不过是对中国恢复对台湾主权法律手续完成后的程度不等的追认。这些追认，有当然好，但并非必须，用中华民国当年驻美大使顾维钧对杜勒斯的说法“（中国对台湾主权）于波茨坦宣言中已明确表示，其归属根本无须日本一一追认。”（《战后中日关系的实证研究》93页）-

但在台独眼里，中国是否合法恢复了对台湾主权，全看美国日本的施舍（这是他们的思维习惯），他们看到旧金山和约日本只是“放弃”台湾，甚至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日本也是“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国政府的立场”，没有明言

把台湾交还中国，便欢天喜地，声言中国着了道，被美国日本“耍了”，台湾主权未定，要由他们来“自决”了（又是莫名其妙。“未定”可以当事国再定，也没有任何人“明言”可以仅仅由“台湾人”来自定呀？）。他们完全不理解，美日的心计中国人民当然知道，但不在乎。一切靠自己的力量。在中国人民的眼里，台湾主权回归了中国根本无须美国更不必日本去“承认”。日本只要乖乖地“充分理解和尊重”，美国只要“不提出异议”就足够了。以为要日本明言给中国了，中国才拥有台湾主权，倒是对中国的侮辱了，倒是默认日本有这个拍板台湾的权利了！不需要！结果，美国在旧金山与日本唱双簧的计谋，中国倒把它看作日本对“台湾给谁”根本无权发言的战胜国处理投降国的原则了。美日《旧金山和约》的心计，1972年到了毛泽东周恩来那里，歪打正着成了中国维护国家主权尊严的外交国策了。-

台独不高兴抬出《旧金山和约》此计失效，争辩说，“赃物必须要强盗明言还给你，你才算合法收复。这是国际法！”莫名其妙。哪里来的这般“国际法”？国际法无非是国际社会，首先是列强造就和承认的惯例，然后才是大学教授的讲义。过去究竟如何不辩论，现在，中国（还有俄国韩国）从战败的日本强盗手中收回失土主权，无须它置喙追认（最多听它表示“尊重”），这是世界史的第一例吗？即便是，而今尔后，它就是国际法。-

2009-05-01

“人权高于主权”，解放军应紧急登陆南台湾救灾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2-05-11

救人是最大的人权。“人权高于主权”。

美军飞台救灾了，不需知会中国。我们欢迎。这是人权高于主权！

因此，中国人民解放军应紧急登陆南台湾救灾，不需知会台湾。这是人权高于主权！这是海峡两岸全中国都应欢迎，全世界都应欢迎的普世价值。何况台湾与大陆之间根本不存在你我主权。

已经晚了，不能再晚！难道中南海听不见南台湾灾民的哭号么？马英九下令国军救灾晚了一步，面临下台危机；胡锦涛至今未下令解放军渡海救灾，也必须面临下台危机！

“不知会台湾？”那么国军不知就里，打起来怎么办？那也是！知会一下也好。但“知会”，不需要你同意，只是告诉你知道，“我解放军要去台湾救人！”请你配合。救人是最大的人权。你是蓝？你是绿？台湾有没有主权？先不争论，天灾当头，拯民沉溺，“人权高于主权！”！！！

告诉你知道了，我就去。你不可开第一枪，不可破坏和平。开第一枪，就是首开内战，就是阻挡救人，就是破坏“人权高于主权”普世价值！解放军就应前进坚

决彻底干净消灭之。不开枪了，皆大喜欢，国解两军，比肩救人，觅死扶伤，各自争先。南台湾乡亲，自然箪食壶浆，以迎两军。

救灾过后呢？

这时人权问题下降，“主权”问题上升；北京政府不承认“台湾主权”，但还默认台湾当局治权。解放军就应尽快撤回大陆，不留一兵一卒，“不带走一片云”。两岸该干什么干什么，该如何发展，继续如何发展。没事一般。自此两岸救灾，成为模式。大陆有灾了，国军来不来？自然天经地义。

总之，“人权高于主权”，解放军应紧急登陆台南救灾。凡主张“人权高于主权”，又反对解放军登陆台南救灾的，请闭嘴。自己把逻辑想圆了再说。

2009年8月18日

老王这次“60大庆”观后的一点感想：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2-05-11

十余年前，老王企图以两岸和谈统一为杠杆，主张国共两党回到蒋毛重庆双十协定原则上来，建中国两党政治，以孙中山手建中华民国为旗帜，或大陆恢复中华民国国号，或各让一步（后江泽民汪道涵也有此意），既不是中

华人民共和国也不是中华民国，而就是中国。

那时，这个主张，是建立在台湾还颇有一点两蒋留下的实力本钱的基础上的。

拜电视普及和网络发达，这次中共国“60大庆”，两岸人民都在看，这是第一次，过去从来没有，对人民心理影响，极其深远。

老王看了的一点感想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号，不可动摇了，在80－90后青年一代心中也已生根了。如果说过去是中共要人民接受“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国号还可能由它自己去改变，以去年的全球中国青年保卫奥运火炬运动为标志，已经是中国人民中国青年自己去接受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号了。因此，哪怕共产党自己，也难以去改变了！今后，在两岸的统一进程中，中华民国已经没有本钱企图取代中华人民共和国，也没有本钱再要求大陆人民让一步，双方国号都不要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号一定要战胜了。

也就是说，除非“维持现状”，“中华民国”国号，在两岸的统一进程中，已经完全失去了可作争取大陆民主化的一张牌的最后积极意义。以后，它只能成为障碍了。

怎样去除这个障碍？依靠国民党还是依靠民进党？当然只能依靠民进党。依靠民进党尽快弱化台湾人民，特别是青年对“中华民国”国号的心理情感和政治认同，最终消灭中华民国，扫除两岸障碍是最上策。

老王若是共产党决策人，他会怎么作呢？他将一手继续与国民党虚与委蛇，一手暗中大力策划、支持民进党动员各种手段灭掉中华民国国号。陈水扁声称他不过是曾代理美国执政的在台中华民国流亡政府伪总统；台湾实质是美国占领属地，就是在台湾人心中灭掉中华民国极其重要一步。

灭掉中华民国，民进党台独怎么办？放心，台独不了。世界的事情不是“理念”“普世价值”决定的，今天也早不是美国能决定的，是国际和两岸力量对比消长制造的大形势大趋势最终决定的。没有了中华民国这个阻碍两岸接近、统一的最大法统和人民心理障碍，台湾统一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趋势，其将如水之就下，沛然而不可御的了。

老王这次中共国“60大庆”观后，再观察两岸，更确信了。

（2009年10月2日）

承认和维持台海“一中两宪”现状，就是一国两制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2-05-11

“一国两制”，是邓小平当年提出的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处理和解决中国台海两岸两个政府关系的基本方针。这个方针，中共方面长期的解释是，一个北京的中央政府辖下的一个高度自治的台北的地区政府，各自实行两种社会制度。显然，而且三十年的两岸关系实践也已证明，这种解释下的“一国两制”是行不通的。

我们能不能这样来观察两岸关系，并以此对“一国两制”作新的解释：

大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北京宪法，规定了包括大陆、台湾的中国主权；台北的中华民国政府的南京宪法，同样规定了包括大陆、台湾的中国主权。虽然由于60年前内战的遗留，在这各自“宪法一中”的主权疆域内，存在着两个政府的实际治理和两种政治制度的实际存在，但“一个中国”的全面主权，在各自的宪法中则是没有疑义的。因此，台海60年的现状，实质就是中国内战有形或隐形下的一国两制；正式协议结束内战，双方承认一中两宪两个政府，维持台海现状，就是承认和维持了一国两制！

“一个中国”，不能狭隘地解释为“一个中央政府”。一个中国，可以是全中国包括大陆和台湾人民对中国历史、文化、主权疆域一致的认同，但不必强求认同一个中央政府。上世纪30年代中共在江西“苏区”建立的中央政府，相对南京中央政府就是历史实践过的一个中国主权下的两个中央政府和两种制度。在和平解决中国统一问题的方针下，将“一个中国”解释为一个中央政府，对收回原殖民地的港澳是可行的，对内战没有进行到底而遗留的台海两岸两个分治政权，则是不可行的。中共要么就重新确定对台武装解决的方针，但在台湾中华民国宪法尚存的情况下，这实质就是重开内战。中国人民反对一切内战。中共既然确定了对台和平解决的方针，这也是全中国台海两岸人民都能支持的，它就要有一个对内战尚存的台北的中华民国政府真正平等对待的态度。你既要和平，停止内战，又要人

家实质投降臣服，这怎么可能？你既确定了和平方针，对台久拖不决，又坚不承认和要求取消对岸的中国宪法和中国主权政府符号，这就是在帮助和支持“去中国化”的台独势力的膨胀和猖獗，就是在配合绿色台独势力对台湾坚守中国立场势力的夹击，陷保卫中国国家主权的国民党于内外受敌，孤军无援的地位，迫使其加速地衰落、瓦解和趋同台独化，这是中共三十年来对台政策不可饶恕的严重错误。

“一个中央政府下的一国两制”，只能重开内战实现。和平方针下的“一国两制”，就必须对“一国两制”的解释作彻底的拨乱反正，这就是，北京、台北双方承认一中两宪两府，共同维持台海现状，这才真正可能贯彻和平方针下的“一国两制”，并对台湾“中国势力”的生存发展给予最坚强有力的支持！

双方承认一中两宪，共同维持台海现状，不是搞两个中国，而是客观地承认当前在一个中国的疆域内暂时地存在着两个主权都不完整的分治的政府。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华民国国统纲领，它不是两岸人民的最终目标。两岸人民的终极目标是全中国民主、强盛和两岸人民在长期交流中自然走向和融合在一个民主宪法下的

统一的中国。现在，先给两岸人民及其制度各自一个互不约束的自由发展条件，两岸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丰富选择，比较扬弃，对整个中华民族的长远发展，是有

着无穷尽的好处的！如果当年，中国大陆在国际社会处于相当弱势的时候，担心承认“一国两宪两府”，可能导致中国永久的分裂，但在今天，在中国大陆势不可挡地崛起，已经在国际社会处于相当强势的地位，而且还在继续向强势发展的时候，难道还需要担心在一段历史时期内承认“一国两宪两府”，会导致中国永久的分裂吗？若认为还有这种可能，那就对自己太没有信心了。

但既“一中两宪”，台湾方面就不得任何情况下以任何方式自行片面废弃中华民国南京宪法。南京宪法是双方共同维持台海现状的“一国两制”的基石，不允许有丝毫动摇。大陆政府必须声明，在国家完全和平统一前，它全力支持台湾人民保卫中华民国南京宪法的一切斗争，随时准备支援台湾人民粉碎一切对南京宪法的颠覆和叛乱。

在这个基础上的“一国两制”确定后，两岸政府可以开始平等协商如何在国际舞台上，共同享有一个中国主权的适当方式。中国人民是有智慧和创造力的。历史上，北洋政府与南方广州政府就曾创造过在国际外交舞台上共享“一个中国”主权的先例。相信美国和全部国际社会，都将对中国人民的和平和智慧，表示欢迎。

今天的台湾中华民国宪法和大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虽历曲折，但共同的渊源，都出自抗战胜利后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它们的基础，则是1945年蒋毛重庆双十协定。 这个协定里，国共双方都承诺要把中国建设成现代民主宪政的国家。现在，中共已经越来越趋近承认这段历史和政协会议的民主宪政精神（体现如电影《

人间正道是沧桑》《建国大业》等）。这种民主宪政精神还要更加普及地深入人心。“一中两宪”下的“一国两制”确立后，不仅有利台海两岸今天的和平稳定，共同发展，也将更有利于两岸人民在长期的交流中，带着近代历史的眼光，深入认识和客观比较大陆的北京宪法和台湾的南京宪法，最终，两岸人民将共同缔造出一部崭新的、统一的中国民主宪法来，无愧于辛亥以来，抗日民族战争胜利以来，无数前仆后继而对中国独立、民主、统一、强盛前途抱终天之恨的先烈先贤。

2009年12月6日

王希哲辛亥百年台湾访问报告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2-05-11

前言

这次辛亥百年台湾行，自9月21日至10月10日计20天。就中华民国的国家认同问题，访问了台湾蓝绿代表性理论领袖，蓝绿“国师”王晓波、黄光国、石之瑜、蔡逸儒、萧美琴、林浊水、蔡旺诠，台湾最老资格革命家，红衫军总指挥施明德，台湾著名工运民权社会活动家郑村棋及其团队等。还拜会了最独的“台湾日美属”，也即“台湾地位未定论”代表理论领袖、“台湾民政府”“福尔摩沙法理建国会”秘书长林志升先生等。

报告完后，希哲将谈谈自己的看法。

报告如下

除了林志升先生外，希哲向诸先生请教的中心题目围绕的都是：

1、我们希望台湾民主能为大陆的民主化提供一个正面的榜样。美国民主之所以能成为榜样，是因为美国共和、民主两党，无论怎么闹，都有一个共同的国家认同，都承认和尊奉一个共同的美国宪法。这才能是宪政下的民主。而台湾蓝绿，没有一个共同的国家认同，不能承认和尊奉一个共同的中华民国宪法，结果，只能是两个敌对阵营的你死我活的党派恶斗，就不能是“你活我也活”的正常党派轮替，就无法建设起一个健康的民主范例，不但无法为大陆民主化提供积极的榜样，台湾也就只能在这党派恶斗内耗中，沉沦下去。而大陆的国力则相对美日台湾，不断增长，这对台湾的未来，是相当不利的。民进党有可能承认“中华民国”和“中华民国宪法”吗？能或不能，请有以教我。

2、若民进党能够承认“中华民国”和“中华民国宪法”，那么，在这个基础上是否就能与蓝营形成“中华民国台湾共识”呢？

3、蓝绿在中华民国国家认同基础上形成“台湾共识”，是否就可能团结台湾整体，以“维持现状”的台湾主流民意为后盾，在“一个民族中国，两个中央政府（或两个宪法政府）”的口号下，与大陆中共政府，展开协商互动呢？中共的“一个中国原则”与国民党的“一个中国，各自表述”民进党都是拒绝的。因为“国”有两种含义，一个是政权国家，一个是民族的、历史的、文化的传统国家。绿营担心“一国”容易在国际上被解释为一个政权国家，即北京中央政权国家而抹杀台湾政权，不能接受，那么，有了“一个民族中国”的限定定义，是否就有接受的可能呢？

对希哲的请教，诸先生回应及与希哲的讨论，简略如下：

中国统一联盟第一副主席，《海峡评论》主编王晓波先生意见（大意）：

“和平，哪里能有统一？”从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的对台政策看，实际是一步步在接过特殊国与国的两国论了。自从邓提出“和平”的方针，就不会再有统一了。虽然中共现在还不会接受“两个中央政府”的提法。但“一国两制”不过是糊弄十三亿人民。一个口号的价值，就在它要符合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我佩服美国。它玩得很精。它是以民进党制约国民党，以国民党控制台湾，以台湾制约中国大陆。两岸关系总是要符合美国的利益的。

中山与中国大陆研究所教授蔡逸儒先生意见（大意）：

中共不会接受“两个中央政府”提法的。

希哲回蔡先生：

我们先不必考虑中共是否接受。中共不接受的东西现在太多，连“民主”也不接受，我们就不提了吗？现在首先要问，台湾可不可能达到共识接受“一个民族中国，两个中央政府”？只要台湾方面有了共识，我们总能让共产党方面认识到，“和平统一”这个东西，还是需要“将欲取之必先与之”，才可能达到的。

蔡先生说：

台湾民主现在还不能作大陆典范。很多方面是反宪法的。蓝绿能不能达到国家认同共识？两种可能性都有。台湾老百姓弹性是很大的，很难现在看到未来。要看国际国内势力、实力的变化，实力才能最后决定。还要看你提的口号能给他们的好处在哪里？然后才可能改变。我现在是精疲力竭，台湾若没有共识也只能看它内耗沉沦下去。“将欲取之必先与之”，是对的。我同意。对美国，有人总把简单的事弄得复杂化。美国希望保持现状，就是希望马英九上台的。

台湾大学政治学系教授石之瑜先生意见（大意）：

台湾民主，不是工具性的。不是要为大陆提供样板的。

总统府国策顾问黄光国先生意见（大意）：

“一个民族中国”口号是完全可能的。“两个中央政府”，就是要两岸先互不否认。希哲先生与刘晓波先生当年《双十宣言》强调中华民国南京宪法是抗战胜利后包括国共两党和一切民主党派政治协商出来的“举国一致宪法”，这点很重要。我们过去与中共会谈，没有提出过这点，今后要提出来。我会向马英九总统报告。我下周就要与马总统开会，希哲先生这部书（《论台湾》）可以赠送马总统一本吗？我会转交他。

蔡英文主要助手，民进党国际事务部主任萧美琴女士意见（大意）：

我同意民主要成熟就要有一个共同的国家认同。1999年《台湾前途决议文》，民进党早就承认了中华民国。民进党依据中华民国宪法参加各级选举，陈水扁总统向宪法宣誓就职，蔡英文现在竞选中华民国第13任总统，都是承认中华民国。

希哲问萧女士：

有这种说法，民进党承认中华民国是假的，违心的，是一种策略手段。姚嘉文主席在民进党二大报告，提出美日《旧金山和约》奠定了民进党台独理论的基石，就是认定中华民国在台湾是外来殖民政权，是不合法的，不能承认的。因此民进党集会从不见中华民国国旗。最近萧女士陪同蔡英文主席访美，在欢迎集会中，第一次出现了中华民国国旗迎接，希哲认为标志了民进党一个重大转变，却有人认为那是蔡英文一时的选举作秀，或是有人闹场，萧女士怎么看？

萧女士回答：

姚主席的提法，已经是很早的过去了。共产党不是也会改变的吗？现在的共产党在大陆搞得比资本主义还要资本主义，你认为现在的共产党还等同毛泽东的共产党吗？纽约欢迎蔡主席出现国旗，我们事先是知道的，不是作秀。民进党选择了蔡英文主席，就是民进党走向理性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过去民进党群众不举中华民国国旗，是因为老一辈的民进党群众长期受过国民党的白色恐怖，感情上很难接受中华民国。是个情感问题。随着新一代的民进党青年群众扩大，这个情感问题就会越来越淡化而比较容易接受中华民国，慢慢就会有了一个主流的国家共识。现在民进党与国民党的分歧已经慢慢变为国民党主要代表台湾上层阶级的利益，民进党代表下层工农民众的利益。重大争论会越来越集中到社会经济问题上。

“一个民族中国”民进党也是不能接受的。因为国民党和共产党会操弄这个议题，仍然把它解释为“一个中国”。民进担心台湾的主权受到任何损害。台湾的多数民意是维持现状，不会去冒这样的政治风险。台湾的民主化一定能对中国的民主化起到榜样作用的。在这些问题上，你（王希哲）还应该去找我们的“怪叔叔”林浊水谈谈。《台湾前途决议文》就是他起草的。

民进党大台南市主任委员蔡旺诠先生意见（大意）：

蔡英文主席的确代表了民进党理性的转型。说民进党不承认中华民国宪法，这说法对，也不对。因为中华民国宪法不是全对。也不是全错。它是历史的产物，应该根据现实的变化，作出修正。对的承认，不对的不承认。

台湾啊，请你们革命吧！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2-05-12

台湾闹的不是什么“民主”，而是革命。老王十几年喋喋不休地指出了，它是绿色台独势力和亲日皇民势力坚决要彻底颠覆掉消灭掉中华民国法统和国民党中国“外来政权”势力的你死我活的革命。任何国家的“民主”，只能在各派势力对国家法统认同，对国家历史价值认同的前提下运行和展开，国家法统和历史价值是国家宪法的基石。一切企图颠覆国家法统，颠覆国家历史价值的政治斗争，其性质，都是革命。台湾，不过是在中美“不许台独”的鸟笼笼罩下，绿色势力的革命不得不（很不情愿地）披上“民主”的外衣罢了。这个办法很好，可以一步步来，民进党决议说“台湾今天叫中华民国”，明天呢？反正一步步拱，总有革命的明天。

披上“民主”的外衣革命，今天世上大行其道。原因是，这个“革命”真安全，真简单：管你政府当局是不是“一票一票选出来”，只要我在西方强势国家集团怂恿支持下，我就永远是“人民”，我就永远代表了“转型正义”，我就可以随时随意鼓动起我那一派的势力，去占街道，占广场，占国会，占政府，直至冲进总统府，驱逐、“逮捕”民选总统，颠覆宪法政府甚至颠覆国家法统，宣布“民主”胜利。而政府当局方面，则不许对我有任何的强制、镇压和流血。否则，就是“践踏人权”，本身就做成了你是“专制暴虐政府”的证据。在西方强势国家眼里，你这政府就是该推翻的了。你看，这样的“革命”，是不是简单而且何等安全？

这套办法，其实，不就是列宁十月革命的布尔什维克吗？反方向的布尔什维克。只是列宁搞不行，“自由”“民主”“人权”派要攻击诅咒列宁一百年，反过来，我来搞就行：“只许我布尔什维克，不许你布尔什维克！”

你看台湾。学生们的初衷是不是革命，尚不知道（它的领袖则正是绿色革命者），占国会强要马英九民选政府服从自己一派的意志，已经是非民主手段，已经证明了他们要的不是民主，披着“民主”外衣的绿色革命领袖们，更

是怂恿他们去包围冲击总统府，且事先留下了话：

民进党领袖说：“流任何一滴血都要马政府负责！”

李登辉说：“军警不得镇压学生”。

这就要学生放手尽管去革命，为学生打了“安全革命”的包票。

更有趣的是，“太阳花”学生们（想想1979年全中国“忠”字化下的向日葵“太阳花”！）在他们的网上，开始大肆宣传介绍和号召学习“毛润芝”语录了：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他们说，要学毛润芝一样领导共产党赶走国民党。

真好。老王从来主张右派“革命派”们，不要一味全盘打倒毛泽东，“既要革命，你就要多去学毛泽东”。不料，台湾今日的“准革命”学生们，还真学习起毛泽东来（其实，翻开民进党史前的革命党史，其元老谁不学毛泽东著作？）。

问题在，无论列宁的布尔什维克，还是毛泽东的井冈山，他们革命，从来没有算计是安全的，是“前面贴了安全的包票，才雄赳赳去革命”的。

因此，当你要学习毛润芝“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的时候，你就要准备好毛润芝的“朋友”蒋介石同样的“反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反革命也是暴动，是一个阶级镇压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这才公平！只许你革命，不许政府，特别是“一票一票的民选政府对你”反革命？

那么老王站在反革命立场，为反革命说话？不是。

老王是说，你要承认民主，你就在宪法规范的游戏规则内来玩。你要革命，就不要披着“民主”的外衣，来败坏民主名声，求得既快乐又安全的“革命”。革命，是必须要经受反革命的捶打的。是要流血的。革命只有经受了和经受住了反革命的残酷捶打和淬炼赢得了胜利，才是革命真正的胜利。这样赢得革命果实的革命者，才能勇于和拥有资格及权威向国家和人民负起现在和长远的责任。因此，“反动”“反革命”也都是社会进步的必须。你“打天下才能坐天下”，制定你的宪法，请国人都来在这宪法下“民主”，“选举”，有如我们民主的伟大榜样美国一样！有如华盛顿的革命和今日及永远的美国人都要宣誓效忠华盛顿革命后的宪法，才能享受美国民主一样！

而“安全革命”后，能赢得的是什么呢？只能“赢得”国家无休止的混乱，战乱，列强基于自己利益的干涉和国家的分解崩溃。为什么？就因为你“革命”太安全了，太容易了，它将刺激起一切的野心家和民粹势力天天都来宣告“我是人民”“我是正义”而“革命”，恐怖杀戮，直至每一间瓦房的“住民自决”和“独立”。

台湾绿民们和绿色学生们要革命，就革命吧。老王现在真不反对他们。他们把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及其法统推翻了，扫除了，彻底消灭了，就一切万事大吉，也了了共产党近一世纪革命的愿了。只要眼睛稍能透视都能看到，障碍中国两岸和平统一最深刻的壁垒，不是民进党，不是“台独”，正是延祀台湾的中华民国政治法统。要两岸统一，随时间推移，一切都是可能解决的，只有中华民国法统，是无法解决的。过去，江泽民企图用两岸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统和“中华民国”法统都平等取消，来换取“中国”统一，这在两岸绝对威权统治下，可能。2008年中国“保卫奥运火炬”（实质保卫五星红旗）左翼运动兴起之后，中国大陆民间的民主化已经事实发生后，老王指出，那已经不再可能了。剩下的办法，就只能把台湾的“中华民国”法统消灭掉。怎样消灭？最妙的办法，就是假台湾绿民和绿色学生们的革命之手来消灭。这个一消灭，中国两岸统一的最深刻最无法逾越的障碍就彻底扫除，统一的大门就打开了。这正是中共派驻台湾的战略特务凌锋们多年一直在积极做的事情（美国在台协会，倒似乎能看到这“革命”的结局而不安）

“绿民们还会建立独立台湾国来对抗？”笑话，那根本不是障碍。何况那时，绝不是绿民们一统大定的天下，“你能安全革命，为何我不能安全再革命？”台湾将陷于大分裂大混乱，台湾内外的蓝色民众和大量的中间民众，没有了“中华民国”，就只能选择认同大陆中国，有如陈水扁时期的海外传统反共侨界的纷纷挂起五星红旗，“箪食壶浆以迎王师”了。

台湾啊，请你们革命吧！

大陆的右派“民主”派啊，请你们继续欢呼台湾革命吧！

2014年3月31日

这次两岸政府“习马会”对台海未来的积极意义 ------老王社长对习马会的简评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2-05-12

一，请注意，这次习马会，不是国共之会，不是抗战胜利后1945年国共两党最高领袖蒋毛重庆会见70年后的重演国共两党领袖之会。它是1949年后划时代的第一次“两岸领导人”之会。

“两岸领导”？领导什么？各自“领导”着两个政府，一个北京政府，一个台北政府。这北京和台北在哪里？都在两岸宪法中国疆域之内。因此，这习马会，是“中国北京政府”与“中国台北政府”两政府中央最高领导人之会。其性质，毫无疑义。

二、这是一次巨大的突破。在过去，北京的眼里，“一中两府”等同于“两个中国”，“一中一台”主张的台独。今日中国两个政府领导人之会，可以视为北京的让步。但这让步，不是北京对台独软化的结果，而是新的国际力量对比形势下的结果。

陆台因内战分离后，北京和全中国人民最担心的，是台湾重新被外国势力拿走。哪个外国势力？美国？不是。美国从来承认台湾主权属于中国，事实上，没有美国主导的《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和对日战争的胜利，台湾回归不了中国。美国只要求“海峡两岸的中国人”，自己去和平地解决问题。唯一担心的是日本。因为日本从来不甘心它二战战败被迫吐出了它曾吞噬自中国的台湾，而求一旦机会，重新攫取。日本的这一野心，给予了台湾岛内自视日本遗民的皇民势力以希望。台独运动和民进党的初始，就建立在这一对日希望之上。因此希哲早指出，中国人民对皇民台独的斗争，性质正是百年对日抗战的继续。“日本比中国强大。只要台独成为了台湾主流民意，日本就能拿回台湾！”这是皇民台独心理的最顽强支撑，也确实是值得中国人民担心的。故此，北京当然不许“两个中国”，“一中一台”，也对“一中两府”抱持了高度警惕而不退让。

但今日不同了。今日中国与日本国力对比形势，已经根本反转。不但钓鱼岛，甚至琉球，中国都已在对日渐取政治进攻姿态。日本再攫台湾，已全无可能。虽岛内皇民势力的幻想尚存，但中国方面对此已经不再有了太多担心。这个新的国际力量对比形势，才是北京今日有可能主动对“一中两府”作出事实让步的根本条件所在。

三，为何要对“一中两府”作某种让步？

中共自邓以来，一直对台有个根本的错误政策。

我们知道，台独势力，特别是在台日本皇民势力，是极端地仇视“中华民国”国号的。他们视抗战后收复台湾的中国国民政府政权为“外来殖民政权”。“中华民国”国号存在于台湾，就是中国对台主权的界碑矗立于台湾；就是台湾“中国人”维系其认同中国信心之根本所在。是台湾台独势力亟欲铲除而消灭之的。中共邓以来，放弃了对台战争解决的方针（这是正确的），代之以“和平统一”方针。但他放弃了战争手段，却顽固而奇怪地坚持只有战争胜利才能达到的结果：取消“中华民国”，一国两制，要求台湾承认只有北京的政府才是中国唯一合法的中央政府。也就是说，既要和平又要人家投降，消灭人家。这怎么可能？于是，中共政府便用尽一切办法来挤压“中华民国”包括其一切标识物存在的空间，也就是中共政府用尽一切办法，也来铲除矗立台湾的中国对台主权的界碑，摧毁在台“中国人”维系对中国认同的最后信物。这样，无论主观动机如何不同，中共政府与台独皇民势力事实结成了铲除“中华民国”，打击在台“中国人”的同盟和统一战线。我们设身处地想想，“中华民国”无法存在，和平之下，台湾的政权又将“民主”生存下去，那末，民众不认同台独的出路，还能认同什么？！台湾的新生代包括国民党人的孙儿辈整体绿化。什么“越让利越台独”，什么“民进党操弄”，中共的既要和平又不允许台湾的“中国政权”存在的对台错误政策，才是今日台独意识终成为台湾“主流民意”的根本推手。

为今之计，欲挽台湾既倒之狂澜，习近平必须改弦更张，中日力量对比形势也已允许，那么，先事实承认“中国台北政府”，也即60余年前的国共内战并未被彻底消灭的“中华民国”在台湾的存在。以维系和支撑对台和平之下，中国主权界碑在台湾的存在。其他一切，慢慢再说。民进党吵嚷说，习马会“剥夺了台湾人对未来的选择”。这次习马会深刻而积极的意义，正在这里了。习近平，马英九为中华民族作出了贡献，我们赞赏。

四、北京事实承认了“中国台北政府”的存在，民进党上台，会不会无视一切，继续推动去中国化的台独呢？这终究取决于中国与一切国际反华国家力量的对比。当台湾一般民众终于能看到了中日力量的对比已经根本逆转，甚至台湾顽固的皇民势力也对日本的可能攫回台湾前景绝望，而由于中国台北政府，也即“中华民国”政府在台湾得到了北京事实的承认，台湾民心主流趋势必将重新向认同“中国人”反转，民进党没有胆量也没有力量去毁宪（中华民国一中之宪），去台独的。“办不到就是办不到”，陈水扁办不到，蔡英文们竟能办到？民进党与共产党没有历史仇恨，更没有法统障碍，可以预见，形势一变，那时，民进党将与国民党竞争“亲中”，甚至民进党内各派系也将激烈竞争“亲中”。未来，中国的两个政府关系将如何处？不如将它留给后人。至于希哲的意见，早在他2011年《辛亥百年台湾访问报告》的结语中，阐述的清楚了，习马会有这个端倪。

老王社长

2015年11月8日

恭喜共产党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2-05-12

我恭喜共产党。

何喜可恭？

共产党自1927年后，近百年的老敌人，旦夕不能忘怀的老对手国民党竟被民进党30年扑灭，从此不能再起，遑论“国共斗争”？至文革，毛泽东还说，那是“国共两党斗争的继续”。再“继续”斗50年，今年终于完满，这不可喜何事可喜？这不可恭何事可恭？

恭喜恭喜！

人曰：在台湾，国民党是“统”派呀，民进党是“独”派呀。独派灭了统派，台湾危矣，台湾前途不可知矣。

错！真正障碍了两岸和平统一的最深刻壁垒是什么？不是民进党的“独”，而是两岸“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两个国家法统。这两个国家法统，“汉贼不两立”，炉不能兼容冰炭，头不能共戴一天。

可笑又可恨的，是邓小平叶剑英以降的共产党对台政策：“一国两制，和平统一”。“一国”什么意思？就是国民党放弃中华民国法统，易帜归顺共产党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法统。在此之下“两制”。说白了，就是要国民党投降。但要人投降，却又要与人“和平”。那么好的事？当初没能“将革命进行到底”，战争未能取得的果实，想“和平”取得？真个是匪夷所思！共产党几代衮衮诸公真不知用什么去想的。说穿了，邓小平共产党根本就不想什么“统一”，不过是用“一国两制，和平统一”这完全不可能实现的政策去蒙混人民敷衍他们的历史责任罢了。

国民党深谙此中门道，与共产党心照不宣，知道，只要高唱它自己的“九二共识”：“一个中国，各自表述”，和平就能永远下去，两岸“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两个国家法统，就能“和谐发展”，事实永远共存下去。

但民进党不同。民进党仇恨国民党。它要消灭国民党，它的宗旨是要推到和废除中华民国法统。也就是客观要去扫除障碍两岸和平统一的最深刻障碍。歪打正着。这就使得共产党“一国两制，和平统一”的原蒙混政策，在民进党执政下，还真有实现的可能了。如此，为什么不恭喜共产党？

又有说，民进党的废除中华民国法统目标，不是为两岸统一，是其为独立建立“台湾国”的呀。是的。没错。问题是，这目标可能吗？只要使它不可能，而又鼓励其扫除了中华民国法统，这样，台湾就出现了法统真空。真空之下，最终，它就只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法统所填充，所占领了。

民进党蔡英文政府不是也接过了中华民国法统了吗？但想一想，中华民国法统对国民党马英九们，与对民进党蔡英文们，意义会是一样的吗？中华民国法统对国民党是命根子，是通灵宝玉。毛泽东评蒋介石求和说：“中华民国的法统……这个“法统”是万万“中断”不得的，倘若“中断”了，那是很危险的”。近年，无论国共两党怎样客客气气见面，“会谈”，“共识”，中华民国法统，国民党是绝不可能拿出作筹码的。向国民党要拿去此法统，除了战争，别无他法。蔡英文民进党不同。中华民国对民进党，只是权且借壳栖身。崽卖爷田尚心不疼（你看“红二代”的胡德平马晓力们如何“卖田”），况蔡英文民进党更不是国民党蒋介石的“崽”，而是他们的血海仇敌！将国民党家产卖光最好。民进党早已向共产党发起统战了。民进党的老领袖新大员们，不断地提醒共产党：民进党与共产党没有历史仇恨

，不断地呼吁共产党牢记国民党曾杀害千百万共产党革命先烈的血海深仇，民进党前辈（不少台湾共产党员）与共产党一样曾有过被国民党屠杀监禁的惨痛命运。中华民国法统对他们只有黑暗的回忆，没有丝毫可珍惜之处。

蔡英文就职演讲向共产党伸出了橄榄枝。她说：“两岸的两个执政党应该要放下历史包袱，展开良性对话”。

滑稽了。民进党与共产党有什么“历史包袱”？虚晃了一枪。没有“历史包袱”，正好“展开良性对话”。何谓“良性对话”，必是可以做成一笔好生意的对话。蔡英文第一天就送出了秋波。她能拿出什么交换筹码？最有价值的筹码，正是“中华民国法统”。对民进党，这东西，绝非什么不可弃置的命根宝物。但对共产党来说，最最关键处，是要让民进党及台湾亲绿民众知道，“台湾国”建国，无论如何是不可能的。用中华民国法统交换，最好的，只能换“一国两制”，不能换“台湾国”。这就必须要求共产党拿出最坚强的统一意志，对民进党政府施以最强大的政治、经济和直接的军事压力，以此后盾，强势给出统一谈判的时间表。视任何方面的干涉为无物。这是过去的30余年，共产党向国民党称兄道弟时，难以撕下面皮的，对民进党，则没有也不必了这些情面，从此下手可以毫不手软。这恰是民进党上台执政对两岸统一进程带来的极其有利之处。中国统一的条件，愈趋成熟。

解放军需要过海吗？也许需要。但其实全不必打八一军旗，不如海陆空军穿上“中国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军装，打着“中国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军旗过海便可。民进党消灭了国民党，虚化了（并最终废弃）“中华民国”，也就褫夺了“国军” ----“中国国民革命军”的传统军魂。军魂一失，何来战心，更可能的，是国军欢迎“国军”，雪崩式倒向“第十八集团军”，无什战事。。中国的统一，就此完成。

蔡英文上台，有人说要“恭喜台湾”。当然要。但你看，还要不要恭喜共产党？真的要恭喜，真的要恭喜的。

2016年5月21日

关于“武统”台湾问题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2-05-12

近来的形势演变，“武统”台湾的舆论日益升高，甚嚣尘上。各界“武统”台湾的方案，也越出越多。有些相当极端。不好。

对于台湾问题，老王早有《论台湾》专门著作。简要叙述一遍就是：日本滞台皇民台独与“中国人”的反台独，实质是中日百年民族战争的继续。战后中华民国依《开罗宣言》收复台湾，“中华民国”国号在台湾就是中国对台主权的神圣界碑。这是台湾台独皇民势力近70年极端仇视和亟欲推倒铲平的。中国共产党北京政府，要么坚持“解放台湾”方针，武统台湾，取代“中华民国”界碑，将“中华人民共和国”界碑矗立在台湾玉山之巅，你要“和平统一”台湾，你就必须先承认“中华民国台北政府”，作为“一个中国，两个政府”下向最终国家完全统一的过渡，以避免中国主权符号在台湾的长期真空，有利台独。而中国共产党的荒唐政策却是，它既要“坚持和平统一”，又要想象设定“中华民国”政府不再存在，到处不承认，打击的是台湾“中国势力”。这就事实与一心消灭台湾中国主权符号“中华民国”的皇民台独势力站在了一条统一战线上了！这个后果是极其严重的。老王20几年哓音痞口反反复复指出，这政策只能造成台湾一代一代（哪怕蓝三代蓝四代）青年对“中国”观念的淡薄、离心和背叛。果然，现在严重到了似乎不得不“武统”考虑的时候了。这是悲剧，是中共政府几十年对台错误政策的恶果。

若确要“武统”台湾，我提出，最佳的方案是：必须首先将统一台湾问题，变成“台湾内战”问题！

自李登辉始，陈水扁、蔡英文继之，将台湾问题曲解为战后日本对台湾主权的“放弃”，未经“国际法手续”，台湾主权法理仍属日本。因此，一步步否定中国对台湾主权，直至今日蔡政府公然不承认“一个中国”的原国共两岸政府的长期共识。这就公然地撕毁了台湾现行的南京“中华民国宪法”。

因此，我以为，中共北京政府应策动台湾爱国政治家，爱国国军将领发起“护法起义”，“护法战争”。能占领台北就占领台北。不能，就先割据一地，宣告“中华民国护宪政府”成立。

“护法政府”，“护法战争”，这可是国民党孙总理留给国民党的老传统，老办法了。很难做到吗？我们看近期国军数十名退役最高阶将领在北京高唱“义勇军进行曲”，可知难不难了（有说，国军今日基层兵员已是台湾兵了。但须知，一支军队，军魂是难以改变的。当然护法发难也确实越早越好）。对共产党这边如何？不必说，简直是轻车熟路。

起义发起后，迅即，应“中华民国护宪政府”请求，大陆中国解放军海陆空军着“中国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军装，打“中国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军旗，当日渡海，或接受“中华民国护宪政府”授予的军事序列名义渡海，在护宪政府军和民众接应登陆配合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占领全台，逮捕台独首要，取缔台独组织，实行军事管制，直至台湾局势完全稳定。

随之，在“中国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护卫下，由“中华民国护宪政府”（中华台北政府）治理台湾。何时撤销军事管制，恢复党派（非台独党派）活动，自由竞选政府，也许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完全视台湾中国主权观念在台湾统治地位的重新恢复确立程度为准。这期间，即可讨论安排两岸适当形式完全统一的问题。

以上，是“武统”台湾，彻底解决台湾问题的最佳方案。因为它不是两岸战争，它是台湾内战，是台湾内战后的两岸“和平统一”。以此方案行之，美日、西方还有置喙、干涉的的余地吗？完全没有了。只能眼瞪瞪看着。相反，给了他们，特别给了美国这种局势下声明不干涉两岸统一发展的最佳下台台阶。因为：“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它重申它对由中国人自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关心。”

这方案，不是“大陆打过去”，不是两岸的对立战争，是“国军第十八集团军”对台湾护宪政府的岛内支援作战，可以最大程度地减轻台湾同胞对大陆武力统一台湾的敌意和恐惧；可以最大程度地减轻统一战争对我国可爱宝岛台湾的战争破坏，也几乎可以避免了统一战争对福建乃至中国整个东南沿海人民生命财产和国家建设的战争破坏。

何乐不为？！

2016年12月17日

再谈武统台湾必得考虑的几大战略原则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2-05-12

现在看到，各界（包括退役将军）纷纷提出的各种武统台湾设想，都无非是“打过去”。此乃下策，老王期期以为不可！

老王提出：武统台湾，“必须首先将统一台湾问题，变成台湾内战问题！”

这绝不是随兴想出的，是长期慎重考虑的。须知，“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察”什么？察为了国家百年稳定发展的长远之计，武统台湾不可不考虑，乃至不可违背的几大战略原则：

第一、与美国的关系原则。

据中国军方近年常透露的信心，中国近海作战，似已有把握应付美军。但是，尽可能地避免美军卷入，甚至在美国实际也未必真心卷入有力卷入的情况下，尽可能给予美国不卷入的体面下台台阶，不破裂中美关系，不是更符合国家的长远利益吗？如此，武统台湾，是“打过去”好，还是策动“台湾护法内战”好？当然是后者。

第二、与台湾人民的关系原则。

虽说武统台湾，师出之名打的是“台独”。但“打过去”，毕竟事实是大陆一方与台湾一方的战争。它不可能不对台湾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巨大的战争伤害。炮火是大陆的炮火。对台湾人民的心理创伤将是巨大的，也就因此，对大陆人民与台湾人民关系的创伤也将是深远的，难以平抚的。而“台湾护法内战”，则是动员台湾一部分人民自己起来造反，同时，大陆的特种名义“志愿军”再应邀渡海支援。依此法，不是更符合国家的长远利益吗？如此，武统台湾，是“打过去”好，还是“台湾护法内战”好？当然是后者。

第三、保护福建和大陆东南沿海人民生命财产原则。

“打过去”，就不可能台湾的炮火不打过来。你再强大，也不能保证福建和大陆东南沿海人民生命财产不相当严重地毁于战火，蒙受伤害。这个前景必须严重考虑到。尽可能保护福建和大陆东南沿海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就是一条武统台湾必须考虑的重大原则。怎样才能台湾炮火不打过福建来？只有“台湾内战”，它才没有理由打过来。那么，武统台湾，是“打过去”好，还是策动“台湾护法内战”好？当然是后者。

第四、台湾人民自治原则。

“打过去”，台湾人民整体是被动的，之后台湾的管制和治理，只能大陆“志愿军”站到前台，“统治台湾”；而“台湾护法内战”后接管台湾，台湾人民理论上是主动的，台湾的管制和治理，理所当然可由台湾爱国党团站在前台，大陆“志愿军”后台辅助之。这叫“协台湾人民以训天下”，义正理直，让西方社会无可置喙，难以下蛆，制造骚乱。有利台湾社会的尽速安定运转，有利台湾人民与大陆人民的尽速融合，有利全中华民族的百年发展复兴大业。这样看，武统台湾，当然是台湾人民自己发动的“护法内战”比大陆解放军片面“打过去”好。二者高下，不卜可知。

今日，为北京中南海武统台湾献计献策者，多为“打过去”直线思维。诸君请务必慎重考虑上述四大战略原则，围绕这四大原则斟酌利弊。合乎？悖乎？所谓“上兵伐谋”，“老成谋国”。切不可轻躁恃国家实力军力今日的稍振置国家长远大计不顾而逞一时口舌痛快焉。

有问，策动台湾的“护法内战”，办得到吗？我相信这件事对中共，不会有太大的困难。

2016年12月19日

向东关于台湾问题的说法，是极端的形左实右的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2-05-12

他的意见逻辑是（不止他，相当一部分极左派逻辑）：当今习政权是坏政权。坏政权是无权去维护国家主权完整的。你要去维护国家主权完整，你要先变成好政权。好政权才有资格去维护国家主权。在你变好政权之前，台湾的中国主权你无权维护，钓鱼岛、南海，藏南...你这个坏蛋习政权也都通通无权维护，都应听任比你“民主”的国家强占了去！

那么我问，习政权坏之外，中国几千年，曾经有过“好政权”吗？蒋介石政权是好政权？北洋政权是好政权？清政权是好政权？明政权是好政权？.....！

那么，向东们的逻辑，他们千年至今，都不能允许任何一个中国政权，去维护中国的国家主权完整。他们没有资格。因为他们坏。例如蒋介石，他不应抗日，他应投降日本，因为日本比他蒋政权要“民主”。蒋政权更不应收复台湾，收复了台湾，就把他蒋政权的“专制统治”，加到了台湾。蒋介石收复台湾，不是功劳，是他的“千古罪恶”。是吗？中国千年，都不应有任何对外抗敌的民族英雄，因为没有一个“好政权”。是吗？这就是向东极左派们的逻辑。这个逻辑之所以形左实右，因为它的结论，就与中国汪精卫们至今的极右汉奸们，走到一个腔调一个路子上去了！

向东们似乎认为，毛泽东政权是好政权。只有毛泽东政权有资格“解放台湾”，有资格维护国家主权。但是，毛泽东政权真的全中国人人都说好吗？骂他坏的没有吗？骂毛泽东政权“万恶”的，恨之入骨的，多得是。一个政权，有人说好，就必有人说坏；有人说坏，就必有人说好。这一来，哪个政权“有资格”维护国家主权？说毛泽东政权坏的，不同样可以提出毛泽东这坏政权，无权维护国家主权吗？凭什么向东们说好就好，说坏就坏？起码老王我就认为，习政权没有那么坏，它完全有权而且还必须维护国家主权。而且正是看它是否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对人民来说，才是判断他是好政权还是坏政权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标准。

向东及极左派们不是口口声声崇敬毛主席吗？你们什么时候听说过，因为蒋政权坏，毛泽东共产党就攻击和反对蒋政权对外维护国家主权的作为了？因为蒋政权坏，毛泽东就认为蒋政权没有资格维护国家主权了？就认为蒋政权在变好之前，应该把中国的主权土地送给“民主”国家了？或眼睁睁看着“民主”国家把中国主权土地强占了去了？相反，毛泽东共产党不恰恰攻击和反对的是蒋政权的对外妥协投降，卖国和不抗日吗？就算习政权今天已经复辟成蒋政权了，很坏很坏，但台湾今日正在被日本滞台政治余孽篡夺“独立”了去，“回归日本”，“台湾究竟是中国人的还是日本人的？”，危机就在眼前，到底哪个更坏？你们怎么不学当年毛泽东共产党攻击和反对蒋政权一样，起来攻击和反对习政权的对外妥协投降，卖国和不抗日，屈服列强压力，不敢收复台湾呢？倒要反其道而行之，不允许习近平坏政权去收复台湾了呢？认为他们“没有资格”呢？是“千古罪恶”呢？难道你们真想在极左高调的漂亮幌子下，放手和怂恿习政权将台湾主权，出卖给“民主”国家吗？！

一个中国政权，无论它“好”，还是坏，极坏，它都有权站在民族利益的立场上对外维护和捍卫国家主权，而且必须担负起这个义务和职责。做不做这件事本身就可判定它的好坏。一切反对它站在民族利益的立场上对外维护和捍卫中国国家主权的人和势力，无论在怎样的漂亮幌子下，都是汉奸分子或汉奸嫌疑分子。一切认识发生错误的，

应该迅即改变过来。

2016年12月20日

台湾南投元旦升五星红旗典礼之重大意义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2-05-12

中华民国南京宪法，本来是一个很好的宪法。是抗战胜利后，为和平民主建国，中国各大政治势力依据蒋毛重庆双十协议，充分协商相让而达至的成果，是那时中国人民所能得到的最大政治“公约数”。至今，该宪法所包含的条文，不少仍是中共和民盟所提出，如，开章第一条，将奠基国家之孙中山三民主义，解释和新定义为林肯“民有民治民享之民主共和国”，便是中共条文（20多年前，在中共“一个中国原则下什么都可以谈”的对台呼吁下，王希哲和刘晓波曾发《双十宣言》，主张两岸回到蒋毛双十协议原则基础上，谈判民主统一建国）。

由于不堪回首的内战，此宪法为所谓《戡乱法》所冻结，直至蒋经国80年代中在台湾的“解严”。

今日人们常盲目吹捧台湾80年代后的“回归宪政”。大错！台湾80年代后的所谓“回归宪政”，是比《戡乱法》更严重更根本地破坏了宪政。依据中华民国宪法第二条，“中華民國之主權屬於國民全體”。南京政府迁台后，失去了“主權屬於國民全體”的合法基础，在台湾一隅的“宪法增修”，“回归宪政”，本身已经毁灭宪法。没有了全国的国大代表，它再无权作出任何的“宪法增修”，也即台湾80年代后对《中华民国宪法》的一切“增修”，全属非法！

这暂不说它。但蒋经国“解严”，“回归宪政”开放党禁，他是以“国安法”明确规定下了三条戒律：

“不得违背宪法或主张共产主义，或主张分裂国土”。

国安法这三条，被继上的李登辉删去了“不得违背宪法”。也就是李登辉扶植和非法赋予了台湾皇民势力公然违抗颠覆中华民国宪法来搞“宪政”的台独“和平革命”权利。

台湾的“宪政”，就是以埋葬宪法为目标的“宪政”。

但毕竟至今台湾国安法，还保留了“不得主张共产主义，或主张分裂国土”的两条禁令。

其实，蒋经国禁令中“不得主张共产主义”，是违宪的，错误的；禁止“主张分裂国土”，则是维宪的，正确的。

李登辉后的数十年台湾如何？既然违宪合法，“主张分裂国土”的禁令，便成具文，早已被李登辉、陈水扁、蔡英文等带头的台湾皇民台独势力所突破，他们认定了台湾属日本宗主的“主权独立”于中国大陆的“台湾国”了（李登辉甚至和服执杖参与了台湾皇民组织的升“台湾国”仿日国旗的典礼活动）。

宣传共产主义呢？主张中国和平统一呢？虽似也因国安法的实际失效而突破，“统派”团体亦不再受到严厉镇压取缔，五星红旗不时也能在台湾各处出现，但在台湾皇民意识形态长期的实际绿色专政下，反统崇独，是台湾几近绝对统治的“政治正确”，话统色变，打压“割喉”，路人钳口，五星红旗从未能在台湾以典礼形式郑重升起过。矧料乾坤沉浮，前日，2017新年元旦，南投民众魏明仁先生等广告聚会，举行了高奏《义勇军进行曲》国歌，升起五星红旗的郑重典礼。“赫赫厥声，濯濯厥灵”，莫看恭敬行典人不过数百，此举意义重大：

它真正标志了突破台湾国安法禁令，突破了台湾近30年的台独准台独意识形态专政，大声喊出了国家统一的民间声音。随五星红旗的高扬，台湾从此有了一个统派的民间根据地。

有了这台湾统派的民间根据地，便可登高一呼，应者云来。在大陆民间广泛的声援奥助和大陆政府的强势支持下，台湾统派的民间根据地必将全岛各县开花拓展，统派势力必将在台湾迅猛上升，直至足与皇民独派分庭抗礼。

武统台湾，毕竟是迫不得已之下策。发展台湾民间统派势力助其壮大，与大陆民间支统力量结合，很可以走出一条以“民间包围台北，实现和平统一”的新路子来。

为此：

中国的民间力量特别是左翼力量应该闻风迅速行动起来，以各种方式向南投等统派根据地发起声援活动，个人或组团赴台直接访问他们，向他们表达大陆人民的支持和敬意。

大陆北京政府应在“武统”的底线之上，公开地理直气壮地声明对南投等统派民众组织的支持，明白地指出，台湾民众认同“一中”力量的壮大，才是台海两岸和平的根本保障。全国人大应通过法律，取缔台湾认日本为宗主的极端台独党派团体，令台北民进党当局保障台湾认同“一中”民众的政治安全。大陆政府应尽快安排魏明仁等人士访问北京，习近平张德江等中央领导人应予接见。

赴台的中国的民间人士应该注意，不可对台湾哪怕台湾统派根据地同时出现的“中华民国”青天白日旗表现敌意。这面旗帜，七十年多年至今，毕竟是中国主权在台湾的界碑和标志。它也曾在保钓运动和全球保卫08奥运火炬激烈斗争中，由两岸人民并肩擎起，双旗争辉。应告诉台湾人民，我们尊重孙中山先生的这面旗帜。是台独皇民叛逆早将它践踏在了脚下，并几十年处心积虑刻骨仇恨要将它彻底砍倒。没有大陆人民的坚决反独，这青天白日旗在台湾早已灰飞烟灭。但这面旗，如今已无力承担“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主权保障，能够向中华民族千秋后人承担起这一主权历史责任的，只能是今日南投魏先生等在台湾升起的五星红旗！

我们要谅解台湾人民的心理，要以最大的善意和最大的可能团结最广大的台湾民众，汇合成最广泛的两岸民间和平统一祖国力量的阵线。南投的升旗，标志台湾民众开始起来了，大陆民众更应该迅速动员起来，中国的左翼力量，要走在最前面。

2017年元月2日

是台湾“宪政”赋予了魏明仁等升五星旗“叛国”的权利？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2-05-12

有人坚称元旦南投民众魏明仁等典礼升起五星红旗，是行使“宪政”下的民主自由，是“宪政”赋予他们的自由表达权利。

错了。不是什么“宪政”赋予的权利，是台湾乱政下社会默认的国家乱象。

宪政，首先是宪，没有宪，不承认宪，何以施政？何来“宪政”？

上篇说过，南京政府迁台后，失去了“全体国民”的宪法基础，根本无从在“中华民国”名义下“行宪”。但即便蒋经国解严，在台湾一隅片面“行宪”，他首先强调的是宪法。你必须承认中华民国宪法，认同中华民国，“不得违宪”。这是宪政最最最最起码的基础。

这个“宪政”的基础首先是被谁破坏的？当然是民进党皇民深绿派。随着他们的政治代理人李登辉、陈水扁、蔡英文的接踵上台当了“总统”，更是下手将承认中华民国宪法，认同中华民国国家的“宪政”基础毁坏无遗。作为“中华民国总统”，他们公然声称“中华民国是外来殖民政权”，是“中国对台湾的非法殖民占领”，台湾的宗主权在日本，由于“战后台湾地位未定”，台湾今日还是“美国的军事占领地”云云，甚至公然参加仿日“台湾国旗”升旗典礼。这就是李登辉等在“中华民国总统”职位上的公然叛国，是世上大小各国闻所未闻的奇观。

南投魏明仁等典礼升起五星红旗后，网上右派一片哇然，反共革命家徐水良愤怒说“应该以背叛中华民国叛国罪或叛乱罪审判这批中共在台别动队”。

老王笑笑说：

“是的。是“叛国罪”。但李登辉、陈水扁、蔡英文先后三“总统”及整个执政民进党早已率先叛国罪，叛了中华民国，不追究不审判，却“审判魏某”，何以为据？”

他不能答。

李登辉上台，出手就废了蒋经国行宪三戒律的最根本一条：“不得违背宪法”。其目的，当然是要为包括自己在内的皇民台独的“叛国”----“叛中华民国”，打开合法大门。但这一来，也就实际为今后的台湾任何一种方向的“叛国”打开了合法的大门！机关算尽。

自此，台湾地区成了一个下自平民、政党上至“总统”可以随意不承认宪法，随意国家认同，随意“叛国”，乃至随意“建国”，竟还被吹嘘为民主样板的“宪政国家”。

先是，台湾皇民认同日本，坚称台湾主权属日，要建立日属“台湾国”，在凯道总统府前广场典礼升起了“台湾国”国旗，弹冠相庆，没人说要求判罪；

再来，台湾极端亲美派认同美国，坚称台湾主权属美，要求加盟美国成美国第“51州”，在桃园设立了“民政府”，各县任命议长官员，颁发“美国台湾州民政府护照”，升起了美国第“51州”州旗，欢天喜地，也没人说要求判罪；

好了，现在南投的魏明仁们认同大陆中华人民共和国，要求回归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名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省，典礼升起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高奏义勇军进行曲国歌，虽举世惊诧，据魏先生介绍，台湾情治部门高阶也曾表达关照，但毕竟未闻治罪，倒是大陆的民主自由人权不离口的反共右派，“看不下去”，说是台湾“警总”太“宽容”，严厉要求“应该以背叛中华民国叛国罪或叛乱罪审判这批中共在台别动队”了！

且慢。但这“国”，你能叛他能叛，接二连三的“总统”都能叛，我魏某人就叛不得么？！

我魏某人“叛国”治罪，你李登辉、陈水扁、蔡英文及执政民进党全党叛国，可不治罪么？！何以服天下？

所以说，魏明仁南投民众升五星红旗，认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是什么台湾“宪政”赋予的权利，是台湾乱政下社会不得不默认的“国家”乱象。是台湾认中民众在社会的政治混乱中勇敢站出为自己争得的自由机会。

台湾的“中华民国”，李登辉始作俑，早已是一个人人能叛，党党能叛，“总统”能叛，叛国无罪，也无法治罪的乱政“国”了。北京的中共政府须深入认识这一特征，在对这一特征的充分认识上寻出规律，制定出解决统一台湾事业的最能和平的最佳战略策略来。

回头说一句大陆海内外的反共右派精英和民运。你们推崇台湾“宪政”，悬为大陆样板。大陆真可以实行这样一种不认宪法，不认国家，人人能叛，党党能叛，“总统”能叛，叛国无罪，也无法治罪的“宪政”么？中国将是怎样的结局？这究竟是“宪政”还是“乱政”？也许这正是你们要的？

2017年1月3日

台北东吴大学讲座：二十年来,台海两岸关系的演变和展望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2-05-12

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大家好。

怎样能实现台海两岸和平民主下的统一,20几年来,始终是希哲关注的问题。它有三个阶段。希哲因民主与法制大字报和民主墙入狱先后十五年。93年希哲出狱,仍考虑中国的民主化道路问题,3年后,1996年发生台海危机。希哲就想,能不能把国家的统一问题,与中国的民主化问题,结合起来。

文革结束后,台海两岸统一问题,中共又开始提了出来。开始是“叶九条”,后来,邓小平与华裔学者杨力宇谈一国两制,进一步提出,只要和平统一,什么都可以谈。再后,汪道涵代表江泽民提出:国旗国号都可以谈。既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也不是中华民国,就是“中国”。那是两岸走向和平民主统一最好的时机。因为那时,台湾的经济实力军事实力对大陆,都还占相当优势。记得叶九条出来,说台湾经济遇困难,大陆可以给予支持,这说法,还被海内外嘲笑。希哲便约了刘晓波,在广州越秀山兰圃商谈,认为既然两岸谈统一,什么都可以谈,那么最好是呼吁国共回到抗战胜利后,蒋毛□庆谈判签署的双十协定民主原则上来。这个双十协定非常□要,后来的政治协商会议和南京国大制定的中华民国宪法,都是建立在这个双十协定的基础之上。这宪法包括了不少共产党条款。今天的台湾宪法,还是这部南京宪法。我和刘晓波提出,过去内战谁对谁错,不必提了,向前看,共建一个民主统一的国共两党制(两大党及其他小党)中国。我和刘晓波发出“双十宣言”,主张这个。这是希哲对两岸前景主张的第一阶段。刘晓波因双十宣言被捕,希哲经香港流亡美国。接触了海外和台湾不少人士,才发现此路已经不通了。一是,台湾片面民主化,台海已不能是国共两党能决定的问题了。而强势上升的民进党是个自外中国的台独党。二是,看到了民进党就228事件对国民党的清算追杀。要知道,国共两党在历史上相杀2-30年,是有血海深仇的。台湾一个228,民进党又要清算国民党“屠杀台湾人”,又要“转型正义”,又要割蒋介石的脑袋,闹得国民党灰头土脸,狼狈下台,下台不算,民进党还要操弄舆论:“不许中国势力复辟”,“割喉割到断”,要对国民党赶尽杀绝,这么看,若国民党真回到大陆与共产党选战竞争政权,历史仇恨一挑动回忆起来,什么“412屠杀”“皖南事变”“抗日谁是主力”“土改镇反”。。。,政客再兴风作浪火上加油,一定翻脸,全面内战,中国那会有什么和平竞争的选战。故国共两党兄弟登山,还是各自分居在台湾大陆为妥。三是大陆台湾力□对比的消长,大陆的经济军事实力崛起,已经开始超越台湾,直逼世界强国了。它强化了中国人对自己国号的荣耀感。。2008保奥运火炬,更是一个标志。20

08中国举办奥运会,火炬全球传递,疆独藏独和各国反华势力纷纷出动暴力堵截抢夺火炬,激起全中国和留学全世界的中国青年愤然而出挥舞五星红旗拼死奋战,保卫奥运火炬。经此一役,中国青年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号和“五星红旗”在心理上,真正有了共同体的情感认同,从此,就不是胡锦涛等共产党首领个人可以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号,说改就改的了。

希哲考虑另寻出路。

辛亥革命百年希哲访台,拜访了蓝绿统独不少人物,如萧美琴、林浊水、施明德、黄光国、王晓波,还有极端台独的“民政府”秘书长林志升等。我问他们意见,建议一个民族国家两个政府:北京政府,台北政府。都是中国宪法,类似宋楚瑜主张的一个民族大屋顶下的两个政府,实际维持现状,各自分治,对外国际场合,北京政府和台北政府共同派出代表团。这是有先例的。上世纪20年代,孙中山二次革命在广州建立南方政府,与北洋的北京政府对立。国际列强承认的是北京政府。但外交场合,如巴黎和会,南北两个政府便共组代表团出席,北京政府是陆征祥,广州政府是王正廷。二战胜利前夕,旧金山创立联合国,中国代表团里就包括了中共华北政府的董必武。但希哲这建议不能获得民进党人士赞同。他们坚决不能同意哪怕大屋顶下的一个中国。他们幻想可以永远靠着美日实现台独,他们不能认清两岸形势乃至中国,在国际关系中实力对比的快速消长。但主要还不在这里,问题在,民进党的核心领袖是,或自视,他们是日本人,站在日本立场。他们的台独,不是大陆人民总一般想象的是生活在台湾的那一些中国人,中国同胞不喜欢大陆共产党而在闹分家,他们是遗民在台湾的日本人在为日本争权利,为日本争夺台湾,为日本鸣战后台湾被中国收复的不平,要翻二战中国人民对日胜利的案!台湾问题的要害正在这里。这是我今天要谈的主要问题。民进党的本质,是日本皇民化。1988年4月,诞生不久的民进党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台湾主权独立案”,它的主

席姚嘉文,“斩钉截铁地”肯定了日本首相池田在参议院答词中声称的,“法律上言,就日本的观点看,台湾并非中国的领土”,党代会上肯定了池田此论奠定了民进党台独理论和法源的“基石”。因此,民进党从其诞生,就确定了自己党的性质-----台湾日本主权的代理人。后来吕秀莲的“马关条约有效论”,李登辉的“台湾地位未定”,是“美国军事占领地”

论,及岛内林浊水,海外洪哲胜等民进党头目的“开罗宣言无效”,“旧金山和约台湾日属”,“中国非法殖民台湾”,“台湾住民自决”。。。一切为日本争台湾的理论,其源,盖出于民进党日本皇民性质,决非个别人的怪论。因为要台独,就要涉及台湾主权所属问题。民进党鼓吹“公投独立”,美国国务卿鲍威尔曾对台湾说,“公投不能产生主权”。什么住民自决,住民公投都不能产生主权。公投,只能是领土主权确定之下的人民对国家的政治方式选择。这个道理,台湾最最皇民的“民政府”秘书长林志升倒很明白。老王访问过他。他说:“台湾人很蠢。他们不懂国际法。他们不懂独立和建国都要建立在国际法理上。我问台湾人“台湾是谁的?”他们都说是台湾人的。不通。就像台湾人住了一间房子,他们只是住客,房东不是他们,房子怎么能是他们的?他们怎能独立建国?要房东的批准授权。

林志升大体正确地指出了“台湾住民房客”理论。但他却认为台湾的房东是美国,“台湾主权在美国手里”。为什么?他说,因为二战是美国打赢的,日本败给美国,根据“战争法”,台湾主权就属于美国了。国民党占据台湾非法。所以他们过海去美国法院打官司,要求美国法院把台湾判给日本。据“民政府”说,美国法院还真按他们的要求判了。不知真假。老王问他,有这样的“战争法”? 谁打赢就是谁的,这不是鼓励大陆来打吗?中国打赢了美国,台湾不就是中国的了吗?林说,“你放心,中国打不赢美国的”。老王问,“那么十年后呢?五十年后呢?一百年后呢?也打不赢么?”林说,“那就不知道了。那时有那时的战争法”。林志升还真可爱。

希哲把他那十几年与各类台独人物台独理论的辩驳,集成了一部书《论台湾》。这部书,有一篇集中批驳了皇民台独四大荒谬:1,开罗宣言无效论;2、麦克阿瑟

令蒋介石占领托管台湾论;3,旧金山和约日本“放弃”台湾未声明割让给谁台湾仍属日本论;4,“战争法”,谁打赢主权就是谁的论。今年64皇民“民政府”大游行,开动前,它的新闻发言人向媒体解说,开口就是这几条谬论:先说“开罗宣言没签字无效”论。开罗宣言签过字也好,没签过字也好,它是否有效,是要由美英中苏当事同盟国政府来说,由同盟国战争合作造就的近代历史事实来说,不是由台独来说的。完全是常识。任何当事人(国)的契约,可以签字画押,可以君子协定,其是否有效,端视乎契约后有无悔约赖帐,有无共同事实执行。事后既不赖帐且一再确认,又事实共同执行,它就有效。“效”,就在它的共同执行。签没签字,有何关系?没有签字可以有效;签了字的一样可以无效。《波茨坦公告》,是开罗宣言的再次确认和直接延伸,签了字没有?签了。斯大林补签了,杜鲁门签字外,受委托为英、中两国首相和委员长代签了。盟国《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执行的直接结果,就是日本天皇接受波茨坦公告无条件投降诏书;它长期的结果,就是至今的联合国。它的“有效”已经成为了战后70年世界政治的历史构成。若《开罗宣言》无效,则《波茨坦公告》无效,当然,日本无条件投降亦无效,今天的世界现实也全然无效。这正是台独皇民们半多世纪每天作的黄粱大梦!1950年1月5日,在杜鲁门总统上午发表了台湾主权早已依据开罗宣言归还中国后,下午,国务卿艾奇逊补

充讲演:

“我们的立场是什么呢?在战争期间,美国总统,英国首相和中国委员长在开罗一致认为,台湾属于日本窃取中国领土,应该把台湾归还中国。正如总统今天上午指出的,这种说法包括在《波茨坦公告》中。《波茨坦公告》已作为日本投降的条件之一告诉日本人。他们也接受了它。而且,这是日本投降的基础。”(《美国总统公开信件:杜鲁门1950年》p11-12)把《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翻了案,也就是把“日本投降的基础”翻了案。首先是美国大爷能同意吗?天天自慰式的吵闹“没有签字无效”的把戏,能有什么结果?皇民们死了这条心吧!再说麦克阿瑟命令蒋介石占领和托管台湾论麦克阿瑟是什么人?盟军四国首脑协议委任的对日受降指挥官。蒋介石是什么人?中国元首,美英中苏盟国最高统帅部四大统帅之一。麦克阿瑟的职权本身来自蒋介石元首的首肯任命。不是什么“蒋介石依据麦克阿瑟一号命令受委托军事占领台湾”,相反,是盟军下属指挥官麦克阿瑟执行包括蒋介石在内的最高统帅部首长的共同指令,依据《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命令太平洋战区日军向中国投降,接受中国对台湾主权的光复。登陆台湾前后,中华民国政府一再声明,它不是什么“军事占领台湾”,它是在收复和行使对台湾主权。听到了这些声明,正如杜鲁门所说,盟国没有异议,“美国及其盟国尊□中国对该岛行使主权”。不错,韩战爆发后,杜鲁门一度企图翻案,想把台湾解释成美国委托中华民国的占领。他给在台湾访问的麦克阿瑟的电报说:“该岛的现实地位是,它是由于盟军在太平洋地区的胜利而取自日本的领土。与其他相类似的领土一样,在没有采取国际行动来决定它的前途之前,它的法定地位不能确定下来。中国政府受盟国的委托,接受该岛日军的投降。这就是中国人之所以现在在那里的原因”。麦克阿瑟本人立即回电驳斥了杜鲁门。他说:“(开罗宣言)这是福摩萨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归还给中国的理由。没有必要再来解决福摩萨的归属问题了;就我们方面说,中国是根据开罗宣言的条款拥有福摩萨的。”请看,正是这位司令官麦克阿瑟本人,彻底否定了“麦克阿瑟委托蒋介石军事占领台湾”的胡说。麦克阿瑟是军人,他的一号命令准确地执行了盟军最高统帅部在开罗和波茨坦发出的关于将台湾主权交还中国的指令,下令日军向中国投降。没有盟军统帅部的指令,麦克阿瑟没有资格和任何权力去“委托中国对台湾占领”。假使麦克阿瑟擅自“委托中国占领”,中国受托占领后竟片面宣布主权,行政管理下去,麦克阿瑟就必须提出异议,并挥军入台。他“让中国占有台湾成了既成事实”,他就应该被捕上军事法庭接受失职审判。麦克阿瑟明白,杜鲁门的事后改口的所谓“中国受托占领”,实际是对他的诬陷,因此,他必须为自己辩护,他必须说明白“中国是根据开罗宣言的条款拥有福摩萨的”,不是什么“受托军事占领”,就像他在同一个一号命令中,下令库页岛及千岛群岛日军向苏军投降,决不是他一个区区军事长官麦克阿瑟可以心血来潮对斯大林“委托”,对斯大林“下令”,而是依据盟国波茨坦协议(战胜国利益分配结果)的指令一样。军人执行的仅仅是国家或国家同盟统帅部的指令。所谓旧金山和约日本“放弃”台湾未声明割让给谁 ,台湾仍属日本论。笑话。且不说,旧金山和约违背了同盟国不得单独与日本媾和的盟约,不但对苏联无效,对中国(无论对中华民国政府或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皆属无效。我们要问,在这个世界上难道失主从强盗手中收复失物,还需要强盗的背书首肯吗?难道还需要强盗指明“这个赃物我还给你了”,失主才得以“法律上”恢复对失物的主权吗?不必。我既把强盗打倒在地,它无条件投降,那么我(中国和盟国)只需要作一件事:命令这头□兽把它的掠夺物吐出来(“放弃”)。吐出来之后,物归原主和怎样物归原主,完全是战胜国的事情,强盗日本只有老老实实,毫无置喙讨价还价的余地。如果居然还需要日本明言“放弃”后给谁,谁才能“合法”收回它的旧物,战败国就不是战败国,战胜国也就不是战胜国了。为什么台湾的老皇民喜欢说“终战”,避讳说日本“无条件投降”。因为“终战”,战争双方还是平等的,是可以谈判讨价还价的,而无条件投降,则日本毫无讨价还价余地,只有老老实实接受战胜国安排。将“无条件投降”说成“终战”,这正是台湾皇民们梦想为日本主子翻案,卷土□来的苦心。在为日翻案的热情上,他们比日本人还要“日本人”的。再看,如果此说----旧金山和约日本“放弃”了的土地,没有指明还给谁,就“主权未定”,仍属日本,那么,俄国的南库页岛、千岛群岛,中国的台湾澎湖、西沙南沙,南韩北韩及至南极,这些日本战前掠夺地,就应该通通“主权未定”,通通“法理”仍属日本。因为这
些土地在旧金山和约里都一样是“放弃”,日本并无指明由谁收受,为何台独皇民的“国际法”独对台湾有效,对 俄国,朝鲜,韩国无效?台独分子永远不愿明白,战后中国人民收复台湾,法源不是来自美国,更不是来自日本,而是来自中国人民光复旧物的天经地义。因此,对中国人民来说,1941年向日本宣战,宣告废除包括马条约在内的历史一切对日条约,就是恢复对台主权的开始,1945年10月25日,日本“台湾总督”安藤利吉依据天皇诏令向中华民国台湾省行政长官陈仪签具受降,便是中国恢复对台主权法律手续的完成。其他的一切,无论美日《旧金山和约》怎么说,也无论中华民国对日和约怎么说(请阅该条约第十条,日本对中国台湾主权的承认),甚至直到1972年北京与东京的中日联合声明关于“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本国政府充分理解和尊□中国政府的这一立场,并坚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第八条的立场”,都不过是对中国恢复对台湾主权法律手续完成后的程度不等的追认。这些追认,有当然好,但并非必须,用中华民国当年驻美大使顾维钧对杜勒斯的说法“(中国对台湾主权)于波茨坦宣言中已明确表示,其归属根本无须日本一一追认。”(《战后中日关系的实证研究》93页)。但在台独眼里,中国是否合法恢复了对台湾主权,全看美国日本的施舍。这是他们的思维习惯。他们看到旧金山和约日本只是“放弃”台湾,甚至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日本也是“充分理

解和尊□中国政府的立场”,没有明言把台湾交还中国,便欢天喜地,声言中国着了道了,被日本“耍了”,台湾主权未定,要由他们来“自决”。他们完全不理解,在中国人民的眼里,台湾主权回归了中国根本无须美国更不必日本去“承认”。日本只要乖乖地“充分理解和尊□”,美国只要“不提出异议”就足够了。若以为要日本明言给中国了,中国才拥有台湾主权,倒是对中国的侮辱了,倒是默认日本有这个拍板台湾的权利了!皇民理论说,“赃物必须要强盗明言还给你,你才算合法收复。这是国际法!”莫名其妙。哪里来的这般“国际法”?国际法无非是国际社会,首先是列强造就和承认的国际关系惯例。现在,中国(还有俄国韩国)从战败的日本强盗手中收回失土主权,无须它置喙追认,最多听它表示“尊□”,这是世界史的第一例吗?即便是,而今尔后,它就是国际法。最后是所谓“战争法”,谁打赢主权就是谁的论。前面已批驳了林志升。不赘。严□的是,日本政府眼见它背后怂恿的遗台皇民闹腾似乎有了气候,2007年9月3日,竟悍然“以明确方式”向联合国照会, 以所谓“旧金山和约立场“为据,台湾主权回归中国,为皇民台独正式背书撑腰。这是战后日本最严□的事态。第二天,王希哲个人发布声明,要求中国政府“关于执行波茨坦公告第八条应向日本提出最严□警告”。指出,中国人民反台独斗争,实质是反台湾主权日本化和皇民化,实质是中日百年民族战争的继续!很明显,这之后,中国政府对日外交,开始特别强调日本必须“执行波茨坦公告第八条”了。

再谈谈所谓可为大陆民主化“灯塔”的“台湾宪政”台湾不是宪政。宪政,是一国国民咸与认同的宪法下的政治。民进党甚至它的当选“总统“都不承认宪法,它的目标是利用选举夺取政权后,再以政权的力□去否定宪法,颠覆宪法,毁灭宪法,这是阴谋,怎能是宪政?台湾是乱政。是血统或心理归化认同日本的台湾皇民对中国1946南京宪法的颠覆性革命,民进党早已突破了宪政。有如希特勒对魏玛宪法的颠覆。 德国人民本来是著名理性的。希特勒借魏玛宪法赋予的民主选举权利夺取政权后,利用政权力□宣传纳粹将德国人民煽动得完全失去理性而疯狂,终毁灭了魏玛宪法,这能是“宪政”吗?民进党毁宪之策与希特勒是一个路子。效果已经出来。十年前,皇民“台湾民政府”还被认为是笑话,掉以轻心,现在你看吧,规模队伍已经相当庞大
,动辄数万人集会,“台湾属于日本”大标语大看板满城挂,今年2017-64游行,台湾“民政府”“黑熊警备队”已经全副武

装化上街,举太阳旗,唱日本歌,穿日式制服,喊日语口号,轰轰隆隆,气势汹汹。随时可以为民进党的黑衫冲锋队。

但是,事情做到极端就会有反面的结果。台湾皇民要消灭中华民国,消灭中国国民党,对中国两岸统一还是有着他们未必想到的作用的:

1、 其实,最根本妨碍中国完全统一的,是延续台湾的“中华民国”法统,及蒋介石形象和中华民国在台文化。台湾皇民倒蒋,推了蒋介石像,割了蒋介石头,改了中

正纪念堂,甚至倒孙,步步扫除中华民国,中国国民党在台湾统治文化标识,将这一切国民党时代的神圣在台湾民众和青年心理中彻底负面化妖魔化,实质是替中共

先行发动了清扫统一障碍物的台湾文革;

2、 可以使大陆人民明白,武统台湾,不是打台湾的同胞,而是打企图日本化台湾的皇民日本人。中国人对是否容许国民党的台独,从来有争论甚至多少容忍,但决不会容忍日本人的台独,这点绝没有争论。皇民台独,为武统台湾扫除了“中国人打中国人”的心理障碍。这是极其□要的战前政治动员。“中国公知”也无话可说。国民党呢?它节节败退。马英九从“终极统一”,败退到“台独是选项”。察中华民国宪法,台独可以是“选项”吗?承认“台独是选项”,就已经破坏了宪政,就已经代表国民党向皇民民进党投降。至洪秀柱,“统一”,已经是中国国民党入木回光返照的绝响。洪秀柱在旧金山国父纪念馆对王希哲说,党内压力,她已经不能再提“一中同表”。吴敦义上台,标志了国民党的断代。中国国民党自此为“本土派”垄断,蜕变为台湾本土国民党。“中华民国”已经无力抵挡皇民台独和台湾的日本化沦陷,用洪秀柱说法,现“中华民国”不过是被人“借壳上市”,以掩护尚未完成的台独。

中华民国青天白日旗帜在台湾既已无力抵抗皇民台独。那就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五星红旗了。近年来,台湾出现了中华统一促进党张安乐先生,彰化县二水乡魏明仁先生等在台湾揭竿高举五星红旗,抵抗台独,队伍逐渐壮大,可以预见他们将成为台湾抵抗皇民台独的中流砥柱力□。中国大陆政府,大陆人民应该大力支持声援台湾的五星红旗。但为了团结台湾最大多数民众,五星红旗不应敌对排斥青天白日旗,还是应该共同挥舞,并肩战斗,抵抗皇民台独日本太阳旗。多年前,五星红旗与青天白日旗是有我无你不能共戴天的。2008年,为了共同保卫奥运火炬,在旧金山,希哲说服了亲国民党和亲共的两方侨社,共举五星红旗与青天白日旗集会,让两旗并举挥舞,捍卫奥运火炬,体现中华一个民族的共同意志。很成功。旧金山带了头,洛杉矶,纽约全球各大城市纷纷跟上,从此,两旗可以并肩争辉。台湾新党是中华民族党,是坚决反对日本皇民化台独的,五星红旗完全可以与郁慕明李胜峰新党手中的青天白日旗团结起来,共同对抗台湾皇民的日本太阳旗的。台军政战元老“许老爹”许历农,近日宣称为反台独,“不再反共”。受到攻击。他是有道理的。

国共两党上世纪20年代从合作到分裂,其实,始终有着一个共同的东西,就是“救中国”。共产党认为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国民党坚持认为三民主义才能救中国。为此内战厮杀。共产党胜了,国民党败了。但后来呢,共产党发现社会主义还是太急了些,“改革开放”,政策很大程度回到了三民主义路线上,也即毛泽东当年所说的“新民主主义”路线,甚至比一般资本主义还资本主义,这样,国共两党的主义路线,愈趋接近,现在又面临了台湾日本势力对中国台湾主权的侵夺,中国国民党生死一线,有民族心的在台中国人,中国军人,若许历农将军等,反台独不再反共,正是中国国民党人合乎历史逻辑的义举。恐怕蒋公再生,民族大义在前,也必抉择此路。须知,孙总理三民主义,第一位便是民族主义。失民族家园,民权民生焉附?

从“许老爹”事迹,亦可知今日“台军”士气。一支军队的战斗力,是需要它的传统支撑的。传统是军队的灵魂。当中国国军蜕化为皇民“台军”,它昔日战胜的敌寇,竟成了它的首长统帅,它的传统天天受到抹杀侮辱,它的待遇不停受到蚕食侵夺,这支失去灵魂的军队,还能有战斗力吗?民进党政府和台湾皇民早已自毁长城。王晓波很早对希哲说过,台湾的状况,“和平,是根本没法统一的”。今天,蔡英文仍在强调和坚持 “台湾主权”,赖清德说要“务实台独”,都是坚持要把“台湾主权”从中国整体主权分割出去。但“台湾主权”法源从哪里来?无他,这个“务实台独”,只能一步一步从“台湾日本主权”那里,寻求法理支撑。刚才有同学问,“你承认台湾学生天然独吗?”表面看,台湾学生会“天然独”的,洪秀柱指出了,它实际是人造独,操弄独。正如当年的德国青年不会天然纳粹。一般来说,统治阶级统治集团的价值观意识形态就会是那个社会民众和青年“天然”的价值观意识形态。也许一开始台湾青年学生的“天然独”,还不至于认为自己是日本人,不过是因两岸隔绝久远,政治文化差异,他们对共产党统治的不满和对大陆的抵制情绪。但民进党统治集团的意识形态终究要决定它们这情绪化的“天然独”的所趋方向。它们的“天然独”,迟早要演变为理论化的“日本主权”独。这是非常危险的,是玩火的。前面说过了,台湾人若是对共产党不满,恐惧,要求“独”,大陆相当的民众是能理解,是不赞成对台武统的,但若你是以日本人的立场敌对中国台独,武统那是全大陆人民不会有太多异

议的。打你是不会手软的。“宁可中国人在台湾独,不可日本人在台湾独”。和统已经完全不可能,武统又是最下策。我估计,中共看来只有“以武逼统“一路。没有以武逼统,无法阻遏台湾的最终日本化沦陷。过去台湾有说法,大陆越武统压力,民进党的选票越多。没这事。不要相信。那过去武统从没来真的。如果中共政府下决心来真的了,兵临城下了,民进党还会有选票?

习近平说了,“统一不能无限期拖下去”。大家知道,习近平是有做一番事业的抱负的。他决不止再干五年。中国百姓传说,如果毛是“太祖”,邓江是“文景之治”,习近平的历史角色就是武帝。梁启超说过,在中国,一个最高统治者要有抱负干一番垂史的事业,没有武功是不行的,是不能服众的。习近平的武功,最可能的,就是以武逼统台湾。

如何以武逼统?将台湾事务以武力为后盾内政化。你看,钓鱼岛是日本占据宣称了主权的,中国不承认,派了退役军舰改装成的海警船一步步逼近去巡航,宣示主权管理,最近已常进入12海哩,就是要逼你日本开第一枪。中国解放军的飞机已常绕台湾飞行,军舰航母也将常绕台湾航行,还将步步逼过所谓海峡“中线”,也就是要逼你开第一枪。最近美国通过了什么“国防授权法”,可能美舰要停靠台湾。解放军军舰即可向台湾当局提出要求停靠澎湖,停靠高雄,花莲,宜兰等港。中国领土美舰能停,解放军如何不能停?停靠后,下令蔡英文当局取缔民进党,逮捕其台独首要。若不从,则相机占领澎湖,占领了澎湖,就相当林彪平津战役占领了天津,只待北平“和平解放”了。蔡英文能不谈统?总之,我觉得,根据今天的台海形势,大陆应深入解释反台独口号,把反台独,解说为大陆和台湾人民一起反台湾日本化皇民化维护台湾中国主权的共同斗争。台湾

的中国同胞特别如在座的台湾青年同学,应记住台湾的抗日女英雄,南京第一届国大代表谢娥女士的话:“作为一个中国人,国家民族是长久的,政权是短暂的”。东吴大学,东吴是中国的东吴。“天低吴楚,眼空无物”。大陆同学的眼光总是看全中国全世界的,台湾同学眼光,也应突破小岛,看中国看世界。斯大林不是俄国人,是格鲁吉亚人;拿破仑不是法国大陆人,是科西嘉小岛人,但他们的胸怀则是欧洲是世界。许信良曾说,他要做中国的拿破仑。我就写信给他,很欣赏。中国的和平统一,一定能够在海峡两岸中国人共同的奋斗和努力中实现。同学们可以不赞成我的讲演,可以批驳我,批斗我,这些我都经历过。但我希望不要发生如昨天台大发生的那样的流血事件。

谢谢

2017年9月25日

台湾解放问题，驳某些汉奸化“左翼人士”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2-05-12

中国究竟要不要维护中国对台湾主权？今日，在台湾的日本后裔势力企图、竭力和已经将台湾一步步“去中国化”，“回归日本”的紧迫形势下，要不要提“解放台湾”，这是一个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

这里不说反共右派。他们本来就否定国家主权，当然反对。这里说的是某些面目“左翼”的人士，他们也反对。

他们揶揄说：“请要解放台湾的人们看看....”。看什么呢？无非罗列一些“台湾中国文化保存的如何如何好；台湾的民众福利如何高；台湾的全民医疗如何保障...”云云。

我要问他们，这些台湾保存中国文化之类的一切的好，究竟是台湾的中国人（其代表是中国国民党人）做的，还是台湾的日本人做的？他们究竟是真不知道还是假不知道，这些长期被中国国民党人保存的中国文化，正在被台湾的日本人甚至已经掌了权占了统治地位的“日本人”抹黑、侮辱，践踏，从教科书中取消，一步步地“去中国化”吗？他们难道不知道，这些掌了权并一心最终消灭中国国民党的“日本人”，已经在台湾压迫中国人，驱赶中国人，不许自称中国人，肆意撕裂台湾，拖垮台湾，毁坏台湾，已经使得过去台湾的中国人为台湾人民创造的民众福利，医疗保障面临了崩溃吗？“解放台湾”，就是要将台湾从非法占据了台湾的日本人手里夺回到中国人手里（哪怕国民党手里），解放台湾的“中国人”，保卫中国人在台湾创造的以上“左翼”罗列的有利全中华民族的积极的一切，不至被台湾日本人毁灭，这难道有什么不对吗？有什么值得你面目“左翼”的人士去揶揄，去讽刺，去反对吗？

这些面目“左翼”的人士还会说：“就算日本人拿走了台湾，统治了台湾，只要那里的人民生活好，感到“幸福”就好。”

这就已经是汪精卫似的汉奸立场，汉奸言论了。

1949前，所有各帝国主义在华殖民地里（包括港澳）人民的生活，一般来说，都会比殖民地圈外的人民，生活要好些，“幸福”些，殖民地就不要收回了吗？港澳还应在英国人葡萄牙人手里吗？

918，日本强占了中国东北。若干年后，那里的人民的生活比关内全国各省人民的生活，更坏了吗？似乎好得多了（这才是东北抗联难以立足的根本原因）。看曹聚仁的文章，他当年就曾惊叹，日本人管治东北，那是比两张军阀统治东北，有条理多了！再看钱钟书的汉奸小说《围城》，日本人统治的上海比重庆，那真是商家和民众的天堂啊。使得那方某逃出上海到了“围城”重庆，便知道错了，要竭力突围，重新投奔回到日本人统治的天堂上海欢乐去。

那么，难道中国人民的抗日，驱逐日寇，解放一切被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强占的失地，包括了东北、上海就是错误的了吗？这个中国人民抗日胜利的案，就应该翻了吗？

台湾同例。1945年前的日本统治的台湾，比国民党统治的大陆，人民生活难道更坏吗？难道因为日本的统治比国民党更“好”，抗战胜利的中国政府，就无权也不该收复台湾了吗？就该不但被右派反对，还要被面目“左翼”的人士去挖苦，去反对了吗？他们的这些“理由”，正是今日台湾日本后裔（无论血统的，还腼颜是自认的），要“去中国化”，要翻抗战中国人民胜利的案，要宣称《开罗宣言》无效，要声称中国侵占“殖民”了台湾，要压迫驱赶中国人，要台湾的中国人不许再自称中国人而归化日本的同一所持的“理由”。因此，指出那些反对提解放台湾的面目“左翼”的人士，今日实际已经站到了汪精卫似的汉奸立场，冤枉他们了吗？一点也没有冤枉的。

“解放台湾”，未必一定武统。办法很多的。但目的只是一个：让台湾重新回到中国人手里。本来这是台湾的中国国民党的责任，但他们已经堕落变质无力。全看今天北京习中央决心了。

2017年11月6日

会见台湾前总统马英九先生交流感想五篇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2-05-12

（文中马英九先生话语加引号者，皆据录音原话）

“不论是从统到独，还是从分到合，都非打一仗不可，没有例外” ----晤谈马英九感想之一

马英九前总统说：“你要了解，我们中国历史上，如果以三千年作为一个时间的架构的话，大概有百分之七十是统一的状态。罗贯中不是说吗，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这个话大家都朗朗上口。但是他没有讲的是，不论是从统到独，还是从分到合，都非打一仗不可，没有例外。”说明了，马英九原来非常明白，所谓“坚持和平统一”，是根本不可能的。你要和平，就没有什么“统一”，你要统一，就不要想什么“和平”。古往今来千年，“都非打一仗不可，没有例外”。其实，老王早就，而且无数次地指出了，共产党的对台“坚持和平统一”政策，说穿了，实质就是容许台湾独立的政策，实质就是纵容台独势力在台坐大的政策。李登辉、陈水扁以来，台独势力乃至皇民台独势力在台湾的发展直至今日在台占据了绝对的统治地位，咸拜共产党“坚持和平统一”政策之赐赐。

那么，王希哲希望战争？不，老王不希望战争，这点上，老王还真支持共产党，真支持共产党的对台“坚持和平”政策，也就是共产党的实质容许台湾独立的政策。这个意义上，老王是个“独派”。老王坚决反对的，甚至支持对台解放战争的，仅仅是日本势力在台湾的“独”。这点容后再说。

共产党又很奇怪。他们既要“和平”，又要“一国两制”，即要1949后尚存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和平”地自我消灭，归顺北京的“中央政府”，台湾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体制内一个“特别行政区”存在。且不说“和平”之下这全然一梦，就算国民党它肯了，细想长远，这对共产党在大陆的统治，其实是极其危险的！试想一下，若当年蒋经国竟低首下心能屈能伸，就降下中华民国旗帜，国民党率台湾进入中共“中华人民共和国”体制，获得合法地位，大陆蛰伏的广泛的反共势力，今日的所谓“国粉”，必将望风向心，云集来归。国民党卧薪尝胆，十年生聚，再演勾践灭吴兴越复国故事，沼中南海于邓后，则是完全可能！“一国两制”，国民党获合法地位之下，终能复国，蒋经国能，谁曰马英九不能？共产党当年如何得天下？不是西安事变，毛泽东咬紧牙关，降下红旗，归顺南京中央政府，率共产党“边区”及“八路军”进入中华民国体制，获得合法地位，放手发展，能有十余年后，推翻国民党政府将其赶入台湾的本钱？蒋经国对“一国两制”“三不”，他缺了毛泽东的雄才大略罢了。为共产党统治长远计，这“一国两制”实在危险，要不得的。共产党今日领袖竟智不及此？

要“和平”不要战争，就只能让台湾去“独”；“一国两制”更要不得。则王希哲又为何献策马英九“一国良制”？容老王感想二再谈。

2018年3月11日

国民党不如放手一搏，求死地而后生 ----晤谈马英九感想之二

马英九前总统说：“我执政八年，两岸和平稳定，台独的民调却高了；蔡英文执政，不承认九二共识，两岸紧张，中共的军机绕台湾飞来飞去，人心惶惶，要求统一的民调倒反而高了。”

老王那时一听，心里就想，“这么说来，中共一定发现，你马英九今后还是不要再上台吧，让民进党蔡英文折腾下去，恐怕更好。”只是这话，没说出来。

过去每台湾“选战”，民进党就常吹嘘说，他们希望大陆共产党打飞弹（导弹）过来。因为飞弹一打，他们的选票就能猛增，“大陆的飞弹是在帮民进党助选！”。这说法，在台湾早已耳熟能详，无人置疑。但老王那时就为文指出，“哪有这回事。吹牛皮罢！”大陆的飞弹所谓为民进党“助选”，是因为他们知道，江泽民、胡锦涛的飞弹，不过是嘘声恫吓，他们没有那个武统台湾的决心。若共产党真下了决心，飞弹打了过去，真要砸到头上了，你看民进党还敢不敢当作“助选”，你看它民进党还有没有选票？早就鸟兽散了！

其实还真是这个问题：共产党，今日习近平下了武统台湾的决心了吗？若下了决心，民进党在台湾的执政和折腾，是最有利的。其利略在：

1、民进党不承认自己是中国人，其骨干皇民势力更自标榜日本人，要驱赶在台“殖民”的中国人，这就激动了大陆人民的民族情结，解除了大陆人民“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心理障碍。武统台湾成为了百年抗日民族战争的延续，打你就毫不手软的了。

2、民进党的敌视“中国人”政策，深刻分裂了台湾，痛苦了相当多数的民众。近来台湾街谈巷议，已能听到越来越多的台湾民众戏言，“让共军早点过来收拾他们！”

3、民进党的敌视“中国人”政策及黑蒋的宣传纵容，早已瓦解涣散了台湾军心，失去了传统精神，自毁了长城。

4、民进党执政“去中国化”，首先是全面去蒋去国民党化的文化革命，客观上为共产党武统台湾后的在台统治，先行扫清了无数的“反动”历史文化遗迹，先行为台湾青年一代作了精神洗脑。

如此等等。

但老王不希望看到台海战争，他希望和平。他希望中国国民党能在台湾的再次和持续的执政。虽然连国民党自己，也已普遍地对国民党前途绝望，但他仍对马英九前顾问黄光国老师说，“就死马当作活马医罢！”。于是，他才拜会马英九，向马英九谏言，反正是死，不如放手一搏，国民党应在今后的选战中，提出“一国良制”的口号，求死地而后生。

2018年3月13日

你就不能对中国大陆老百姓的统战吗？ ---晤谈马英九感想之三

希哲注意到，马英九前总统晤谈中，反复提到了与习近平会见时，习的说法：“习近平不是说嘛，不能一代代延下去。”“说这样一直搞下去的话遥遥无期，习近平讲的。我们说，遥遥无期因为我不晓得你要统一台湾，是搞个什么东西嘛。我看不见嘛。”“（习）说你如果坚持不跟我统的话，我就要打”等等。

这么听来，马英九还是有危机感的。他能看出，习近平是一个想和决心要干一番事业的人。

问题在，马英九总还是消极地要坐等中共方面先拿出统一的方案来，再来问台湾人民“同不同意？”。他说：“台湾的人民要能够同意大陆所提出的统一方案，一定是和平的，第二，必须是台湾人民可以接受。这个就难了，台湾人民很挑剔啊。我就是不接受。是有可能啊。”

但，为什么你马英九吴敦义国民党，就不能向中共先提出一个起码原则性的意见出来呢？

希哲对马英九说，你们总在猜中共的这个那个对台政策，是在“对台统战”，但是， 你们为什么就不能去“对陆统战”呢？“如果你提出一国良制，你就是做中国大陆老百姓的统战工作。一国良制口号提出来，大陆老百姓心里一定会赞同你们，这个时候，对中共就是一个强大的压力呀！”

英九先生，你说了，“统一后，实际上是一国一制才对。而且不一国一制的话，问题就非常多。香港就是这个问题。”你看的太对。那末，向中共提出“一国良制”。什么样是良制？你们只提原则，不必具体，具体可以由中共去考虑，去提出，把球踢给中共。他们拒绝吗？他们道义上就输了，你们就占据了道义制高点了，他不好打你了。不是“一个中国原则下，什么都可以谈”吗？我是承认一个中国的，赞成统一的，为什么“良制”不能谈，要打？

这点，马英九倒有点赞成。他说，共产党的“良制”内容，若“台湾人不会同意嘛。怎么办呢？退回现状就好了嘛。所以对台湾人民来讲，要台湾人民愿意接受的。我们告诉他说，统一不成就退回现状。大陆就会说好，千方百计想出你会同意的方案。这个时候就是良制了。”

你看，你提出“良制”原则，“大陆就会说好，千方百计想出你会同意的方案”呀！多好！

就美国通过“台湾旅行法”，质问中共习近平中央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2-05-12

美国近日通过的“台湾旅行法”，其内容， 实质是美国与台湾的“中华民国”恢复准外交关系法。它片面地公然毁弃了中美建交公报，毁弃了美国承诺的对华“一个中国”原则：

“美利坚合众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在此范围内，美国人民将同台湾人民保持文化、商务和其他非官方关系。”

其后果极其严重！

现在，全世界各国政府，特别是美欧日澳各列强政府，都在看着你们，中国的共产党政府，习近平中央究竟如何应对。若你们仍打着“大局”的幌子，什么“坚持战略发展机遇”，什么“维护中美友好大局不动摇”，什么“中美夫妻关系”，假惺惺抗议几声，吓唬几句，然后，压制中国人民的愤怒，婊子般吞下国家被奸受辱的苦果，继续对美谄笑

迎合，那么，美欧日澳看你中国无非黔驴，技亦止此，纷纷带头，各中小国紧随其后，将塌方雪崩多米诺骨牌似地纷纷与台湾“中华民国”恢复准外交关系，当然，跟着，就是或早或迟恢复全面正式的外交关系。你一个一个断交去？届时，“两个中国”的国际存在，便由不得你了！

其实，世界各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那首先因为是毛泽东时代中国在全世界树立的声望，再是，以为中国将在不久的时期内，完成对台湾的统一事业。但是，当世界各国发现，中国对台湾的统一事业逾大半世纪之久无影至今仍遥遥无期之时， 谁都会不耐烦的，又怎怨得他们早就想抛弃“一个中国”政策，恢复对台外交关系，实行“两个中国”的政策？中国对台统一事业若再无限拖延下去，这是必然要发生且无可阻遏其发生的事情，今日美国不过捅破了纸带了个头，开始了这件事情罢了。

为什么拖延？邓时代以来中国的对台最大错误政策。错在哪里？错在又要人家投降归顺你“北京中央政府”，却又要“坚持和平统一”政策。这哪有任何的可能？！你既要和平，你既然那么害怕美国，你就干脆早日承认“一个中国，两个政府”（希哲一直主张的），早点主动；你既不承认“一个中国，两个政府”，非要人家归顺你，投降你，你就应坚持“解放台湾”的武统方针，毫不可以放松，不作为。

又要人投降，又要“和平”，拖延了下来，才有了今日的被动。

现在怎么办？错误政策造成的危机已经严重摆在眼前。
中共习近平中央，你们打算怎样向中国人民作出交代？质问你们！

应该说，对刚获得了无限期执政的习近平来说，如果他真决心为中华民族作一番事业，这可能还是送给他的一个机会。

2018年3月17日

“台湾国”的不当国产-----与民进党政府“转型正义委员会”曾建元先生等的座谈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2-05-12

摘要：

但是，国民党的党产，难道仅仅是从台湾人民（包括台湾被迫害人士）那里没收的，而不是1927年起，从全中国人民（包括全中国被迫害人士）那里没收的么？难道国民党手里没收的最多的“日本人的财产”，不应该是属于十四年艰苦抗战战胜了日本的全中国人民的胜利品么？“这个应该是国家所有”！----哪个国家？曾先生不要含糊其辞。应该是包括大陆台湾的全中国国家所有，而绝不应是归“台湾国”或披着“中华民国”躯壳却自居“已经是台独”的“台湾国”所有！只有全中国国家才有资格没收清算国民党“不当党产”！否则，你夺自国民党的党产，就还是你“台湾国”非法的“不当国产”，还需等待着全中国人民的国家向你清算！

不仅此，台北的故宫，也是“台湾国”的“不当国产”；台湾的台湾大学、清华大学、交通大学、东吴大学等等，都属“台湾国”的非法“不当国产”，总之1949年国民党从中国大陆搬去台湾的黄金财富等一切，包括这一切财产的数十年运作增值，都属“台湾国”的非法“不当国产”；再甚至，“自黄埔建军”的中华民国国军，也都是“台湾国”的非法“不当国产”！都需等待着全中国人民的国家的没收、清算！要说“转型正义”，这才是真正的中国国家正义！

建元兄带来了什么题目？我谈三个问题：一台湾的“宪政民主”问题；二台湾前途两千万台湾人决定的问题；和所谓“转型正义”问题。

首先是台湾的“宪政民主”问题。

我认为宪政民主，就应该在宪法的范围之内活动。如果你要突破宪法，就不是民主，而是革命。要么通过革命手段，推翻你面对的整个体制，夺得政权。如果要民主，就应该承认宪法。民进党的前身人物要革命。蒋经国解禁了，后来民进党的代表大会就说，好，我们承认宪法，但是策略性的，暂时承认加入中华民国宪法，以后进去改变它。这种手段和希特勒的手段是一样的。希特勒在魏玛宪法下当选后，就突破魏玛宪法，推翻魏玛宪法。人问，你既然进入魏玛宪法，就应该按照魏玛宪法办事啊，希特勒说，“我诉诸民主。人民要怎么样就怎么样。”实际上，一个人取得最高政权以后，他要“诉诸人民”，操纵民意，是很容易的，这是“民主”积累的经验教训。不然为什么总统

要换届，不然一届两届，三届四届终身还是他总统，很容易操纵民意的。罗斯福就这样。罗斯福不死，第四任总统还是他，不会马上改变。所以民进党上来以后，它致力要否定、推翻中华民国宪法，实质是希特勒式的革命，不是什么“宪政民主”。李登辉就说，我们是“宁静革命”，表面上很温和。革命，实际上就是把一部分人群的意志强加于另一部分人民。今天我执政，“诉诸民意”，把宪法颠覆了，明天反对党上台，又“诉诸民意”，恢复原宪法，不是要大乱了吗？辛亥革命后的“废约法”，“复约法”，军阀打来打去，我帝制复辟，你“再造民国”...不就是玩这套吗？

社会主义民主法治、资本主义民主法治，都是宪法之下的。既然你承认了中华民国宪法，而国家处于分裂状态，就应该像李登辉刚上台还不敢背叛蒋经国时搞的《国统纲领》来办：“目前状况下，我们建设自由地区，争取国家统一”。实际上在1979叶剑英发九条的时候，台湾还占优势，经济军事都占优势。我记得，那个时候九条说，如果台湾以后有什么困难，我们大陆可以帮助，还受到台湾嘲笑：“你不要我们来补助你就好了”。后来邓小平、江泽民、汪道涵提出，只要一个中国，国旗国号都可以谈。那是台湾最好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刚刚出狱，看台海紧张，觉得很着急，跟刘晓波发《双十宣言》，重新把毛蒋的重庆《双十协定》拿出来。那协定第一，承认民主宪政，民主建国。甚至还承认中国国民党领导，军队国家化，地方自治，等等。这些半个世纪中国形势大变化了，不能刻舟求剑，但既然国共再和谈，协定的大原则还在。因为这个双方都从没有否定，46年内战了，蒋介石说共产党违背了《双十协定》，共产党说你撕毁了《双十协定》。我就与刘晓波说，不管当年谁撕毁谁违背，是历史不管它了，现在再拿出来，大家都别再违背就行。但，共产党把刘晓波抓去劳教去了，我就流亡出来了。当时我还以为李登辉还是能够坚持蒋经国的国家统一路线的。我就说，我去说服国民党罢。倒不是我完全认同国民党，而是我愿意作为一个桥梁推动这个事情。但是李登辉这个老皇民完全台独化了。还是新党的人后来告诉我的。与两蒋时期形势大不相同了。我一直观察，后来和洪哲胜等激烈辩论，写了《论台湾》这部书。这书是说，既然台独民进党已经用希特勒的方法，假民主钻进宪法体制再颠覆宪法，不承认一中宪法，台湾就已经是台独革命体制，而不是什么中华民国“宪政民主”体制了，台海两岸和平统一的基础，就已经不存在了。

第二个，所谓“台湾前途两千万台湾人决定”。我不同意这种说法。这种说法的前提是，“台湾人拥有台湾的主权，所以台湾前途两千万台湾人决定”。我对政大李酉潭就提醒过，你的“台湾主权“是怎么来的？是两岸分裂来的。两岸是怎么分裂的？是国共内战造成的。因此你的“台湾主权”不是你台湾人原有的，而是捡了国共内战的便宜来的。捡了便宜就是你的？天下哪有这么便宜的事情？

如果当初中国台海两岸的主权分离是两岸民主的结果，或是台湾人对大陆独立战争胜利，并得到国际承认的结果，“台湾人拥有台湾的主权”，便是合理的，合法的，“台湾前途由两千万台湾人决定”便是天经地义的。大陆要对台湾统一，就需民主地征得“台湾人的同意”。但当初两岸的分裂不是民主的结果，也不是台湾人对大陆独立战争胜利的结果，而是国共内战的结果，那么两岸的统一，就本应是国共负责继续将内战打完，而获得的一个最终结果，这根本无需征求什么“大陆人民的同意”或“台湾人民的同意”。总之，当初分裂是一种民主的分裂，那么统一就应该以一种民主的方法，尊重两边。如果当时你的分并不是和平分的，而是战争分的，你的最后解决也应该战争解决。但现在我们不要战争了，要和平了，那就应该两岸双方共同协商解决，而不可能一方片面宣告，“我有主权了。你要统一须征得我的同意！”这实际是在片面宣战。

而且，如果你说，国共内战将台湾与大陆分裂了，所以就“台湾拥有主权”了，这实质上就是肯定了当年内战的合理性，肯定了当年国共战争分裂了国家的结果是合法的。“两千万台湾人决定台湾前途”，是台湾人从当年国共炮火中捡到的合法的便宜。这太搞笑。

后来台独又说，大陆人民没有在台湾纳税，没有在台湾生活，所以他们就对台湾没有权利。那我就说，大陆人民为什么不能自由迁徙在台湾生活，在台湾纳税呢？是因为战争分割的。本来像大陆各省人民的流动一样，几百年大陆一代一代百姓可以移民过来台湾，他们也可以在台湾生活啊。为什么1949后不行呢？并不是因为他不愿意移民，不愿意在台湾纳税，是国民党的“古宁头大捷”、国共的“8.23炮战”和各自的滩头工事，边关警察把两岸人民活生生撕裂了，分割了。现在你却说“大陆人民没有在台湾纳税，没有在台湾生活，所以他们就对台湾没有权利”，这本质上是把国共战争结果强加于大陆十四亿人，也就同样强加于我老王。老王我是一九四八年出生的。我一岁的时候还是中华民国的公民，为什么我被剥夺了，是战争剥夺的。“台湾主权是两千万台湾人的”，就等于利用国共内战结果把十四亿大陆人民对台湾的权利剥夺了，这是什么“民主”？

当然，要和平，要协商，就不能片面。台湾不能片面，大陆也不能片面。所以我也反对共产党解释说一国两制，台湾就要听北京政府的，臣服北京政府。这也不对了。那就打嘛！当年全国人大香港的廖瑶珠常委就说，台海分裂，是“因为你共产党没有将革命进行到底嘛”。打过了长江，没有打过东海。既然昨天没有革命到底，怎么能够幻

想今天不用战争的方法就让人投降呢？你既然说和平统一“不是一个吃掉一个”，要平等。那就不能说一定要听北京政府。不能说我十四亿人，你两千万。如果这么说，就没有平等了，只能打，干脆战争解决。共产党的做法又要和平，不下决心打，偏又要人家投降，这样的矛盾，结果只能是七十余年两岸分裂延宕，有利于台独势力的滋生猖妄了。

第三个问题，就与我们的建元兄很有关系了。就是所谓转型正义。建元兄是民进党政府的“转型正义委员”。

你要“转型”就转型好了，谁“正义”？如果两造敌对政治力量政权竞争，你有你的正义，我有我的正义。你的历史“正义”与我的历史“正义”是完全颠倒的。转型正义，它就是对执政党过去的一种清算，那还是革命。实际你要革命。革命以后要清算前朝。这次蔡英文双十节还说我们要坚持转型正义，“要把前面政府的错误纠正”，说得很漂亮，实际是血淋淋的。对大陆的示范作用很坏的。李登辉，美国，一直到蔡英文，说台湾可以是大陆的“民主灯塔”。不要说别的，不说你破坏宪法，你搞转型正义，就很不“灯塔”。国民党和“本土”只一个228仇恨，就年年借机闹，闹得天翻地覆，直到把国民党闹垮。想想，如果当时蒋经国和邓小平谈好了，一国良制，国共两党政治，那好，一到竞选就“转型正义”，国民党就说你共产党杀了多少地主，抢了多少财产，发动了多少次“叛乱”？镇反，文革，89你又杀了多少人？血海深仇！共产党这边就说，你“四一二政变”又杀了我多少人，皖南事变你杀了我多少人？雨花台杀了我多少人？我共产党比你仁慈。你们国军的被俘将领高官我一个都没杀。毛说我只杀小反革命，不杀大反革命。你有没有听过这句话？他说小反革命要杀，因为他有直接的民愤，大反革命，将军啊，溥仪啊，我不杀，因为他们有影响。跟老百姓没有直接的仇恨。所以我就不杀。有些小反革命喊冤说，你怎么杀我不杀大反革命，毛说，“谁让你是小反革命，你是大反革命不就行了吗？”他很诙谐的。但共产党彭湃瞿秋白等领袖，你们国民党抓了就杀。这各自都要“正义”，年年清算，逢选举就挑起历史仇恨清算，国还有宁日吗？绝对爆发冲突、内战。

民进党和共产党没有历史的血仇，但也有牙齿印的，你们搞台独嘛，对不对？所以我说，你要么就革命，推翻政权，由你专政，你清算，搞你的“正义”。你既然接受了宪法，执政党也容纳你一起玩竞争政权了，就朝前看，不能再朝后看挑历史仇恨。民主的目的是为了国家好，向前搞建设，人民过幸福的生活，而不是去破坏。因为人性有善和恶，人的集合体，阶级团体政党，也有善和恶。民主不是去调动恶，应该调动善。“转型正义”是调动仇恨，就是调动人性恶。国家没有宁日的。

过两天，最台独的“喜乐岛”要鼓吹台独“公投”，准备十几万人到中正纪念堂斩蒋介石的头了，这边在大规模动员去捍卫。发展下去一定内战。台湾这样能是大陆的“民主灯塔”？之所以现在还没有内战，第一，国民党这边相对还是比较西化绅士一些，民进党一般草根一些。第二国民党力量相对弱小，毕竟所谓外省人党。第三，中共和美国在外部压着，不能动乱。用陈水扁说的，鸟笼民主，台独“办不到就是办不到”。如果台湾这个模式搬到大陆，大陆之上没有鸟笼，国共竞争政权，搞台湾式“转型正义”，血海深仇啊，还能不内战，国家崩溃，四分五裂？有人说，四分五裂好啊，分八大块，国家越小越好搞民主嘛。国家小，是有它的好处，但是在整个国际竞争分工中间，国家小，资源不足，最后只能做大国低端的附庸。这次美国向中国发难，就因为美国本来以为中国“改开”了，就能够服服帖帖地永做它的附庸小妻，剪羊毛对象。后来发现中国不愿意，想发展，甚至还妄想经济技术超过美国，这就不允许了，就要动用贸易、政治直至军事的大棒来压制了。毛泽东上世纪三十年代就说过，中国要靠搞资本主义求发展，西方列强是不会允许的，一定要来压制的，这路走不通的。现在果然说中了！但如果中国这次顶过去了，美国发现排除军事手段，一切手段都不能压住你的了，实话说，下一步中美就能真做好朋友了。那时候可能真会把台湾拿来与共产党作交易了。

我基本就讲这三个。第一个，民主就应该尊重宪法。进入民主制度后去毁坏宪法，是希特勒不是民主。第二，战争分裂的两岸，就不能一方片面的“民主”，自我决定前途。第三个，转型了，就应向前看不要回头搞什么“转型正义”。你这搞法不但不能做“灯塔”，反而会对大陆民主进程影响非常坏。共产党会说：“我不民主你要我死；我民主了你利用民主还是要我死。我干嘛民主自己找死？你就革命推翻我好了！谁死还不一定呢！”

我讲完了，想听听建元兄的意见。

曾建元：我是1966年生的。民进党成立的时候我刚好大三。那时候学校风声鹤唳。我当时在东吴大学，法律系。我的老师章孝慈就是蒋经国的儿子。我们有点仗着他的势，我知道他是蒋经国的儿子，敢造反。他是我的导师，很疼我们。民进党发展的过程，像朱高正，东吴大学的老师，这些人都很熟悉。他们挑战的是中华民国的宪法，但他们没有挑战中华民国的宪政，还是致力宪政民主共和，但是希望一个新的秩序。

1992年之前，台湾的国家考试，律师这些专业人员，还是按照宪法的规定，按照大陆的省区来分配录取，所以为什么台湾的公务员法官啊高官啊都是外省人，是因为他们很会考试吗？不是啊，是中华民国宪法保证大陆各个

省区都有人到政府工作。对台湾人真的非常不公平。所以民进党反应台湾本省人的意愿，希望在一个新的秩序之下，共同经营整治共同体的生活。虽然挑战中华民国宪法，但是基本上是维护宪政的。民进党就算要台独，也说要在中华民国宪法架构之下，通过公民投票，多数人支持，才会走向台独。就算“喜乐岛”，也主张透过公民投票。台湾独派，再夸张和张狂，都没有主张武装革命，都是要通过公民投票，获得多数公民支持。你看他们走向三十年，支持台独的，增加是没错，但到变更国号、修改宪法，还有很大的距离。可是独派或者这些台湾本土的力量在这个过程中也在学习成长。

民进党很吊诡，民进党反而成为维护中华民国宪政制度、主权，现在成为他们很重要的工作，在这个地方受到台湾本土独派的攻击。当国民党式微，寻求共产党帮助，民进党开始抢占中间的地盘。民进党变成维持现状。蔡英文和陈水扁两届民进党政府，比如对中华民国国家的象征、国号，细微处有很大的差异。比如蔡英文，去军校检阅，要唱国歌，唱陆军军官学校校歌，蔡英文都能唱啊，“三民主义，吾党所宗”，陆军军官学校校歌也是讲国民党的，党军嘛，有这个色彩，蔡英文也照唱啊。就是说他们现在就算台独的话，也一定要在民主宪政的基础上达到这个目标，如果达到台独，但是换来是专制的国家，也不是他们的价值，台湾人民也不会支持。这样看民进党在面对中华民国这个问题上，路线是大幅调整，而且相当理性和务实。因为它不是一个真正的革命党，其实是一个选举党。这次希哲兄来要求与民进党座谈，中央党部都跑去选举造势了，空城了，找不到人了。对他们来讲，选举选赢了，才有政权，才有其他他们想发展的主张。如果是革命党的话，还去算几票几票？把总统府攻打下来就好了，或者我现在有政权，我宣布紧急状态改国号，很多国家就这么搞，中华民国就推翻了。就是喜乐岛也不会这么干。

其实我觉得台湾的独派是相当理性的，也是相当温和的。这点你可以放心，统派或者是反对独立的言论，也在台湾的政治市场上竞争，独派要面对这些不同意见的挑战，有本事就赢得多数。但是如果连反对独派的言论都没法说服，他们就自己要检讨，更加努力。就是怎么样让更多人民支持他们的理念，不能打打杀杀的。老百姓还是希望安定的环境。这个中华民国的宪政制度，某种程度驯化了过去希望推翻中华民国的革命家。当然中华民国在过程中也变化了，从大中国变到和本土结合起来了。中华民国在台湾的政治光谱中获得多数人的认同，虽然以前大家说它是外来政权，现在大家都认同。中华民国在本土化。本土政治力量也在被中华民国驯化。所以我觉得台湾没有革命的问题，宁静革命呢，在价值上没有问题，就是宪政，就是民主法制人权。只要在这个架构之下，不要担心不依照宪法来达到它的政治目的，不可能的。一定想办法在现行宪法的规范之下，赢得政权，再透过多数的支持来改变这个规范，只有这一条而已。靠大家竞争民意。这是第一点，我的看法是这样，很多人对台湾的政治过虑，看起来很紧张，其实一点不紧张。也不会打架。独派和统促党，在西门町，各站一边，不会打。

第二点，两千万人民决定的问题，这是从人权的角度出发。我们现在面对的是一个专制政权，大陆人民的声音出不来。现在台湾又被共产党压制不要讲主权，国际上的人权被共产党打压得很厉害。各种国际的组织，不要说官方的，非官方的都进不去。台湾是小岛，资源又有限，一定要走出岛外和世界交流，才有发展空间。从人权角度去突破台湾面对中国大陆政治上的局限，是不得不为的选择。因为你讲主权的议题，和讲到台独问题一样，有客观上面的限制，主观上面还要说服很多人。从人权，自决权的角度来说，后面带出《世界人权宣言》和《国际人权宪章》，一整套的东西来保护台湾人民。为什么那么强调自决权，重点放在人权高于主权这个脉络下谈的。至于自决的结果是独或统，现在还未知过早。独现在是比较多，但是有前提，是保持现状，和平安定民主能长期保持住。至于未来怎么样，自决权不一定是我自己这一代行使，下一代、下下代都没关系，可是这一代要维持现状，让未来的人有机会去行使这个权利，这是台湾多数老百姓的想法，我相信也是现在蔡英文政府的想法。所以为什么民进党在自决的问题上和喜乐岛有一些差异，甚至蔡英文叫她的党员不要支持喜乐岛。蔡英文不是主张自决吗，怎么这样呢？她要执政，要怎么样让现在的生活方式维持下去。

民进党把自决权当成一种被动式的、防御式的。我不轻易启动。民进党认为现在中华民国的现状，就是我所定义的台独啊，不管你们同不同意，反正我现在就是台独，所以要维护中华民国的现状。所以如果要改变这个现状，只有一种情况，就是中国大陆的侵略。不是我要改，我认为没有变更的必要。可是如果中国大陆要侵略我的话，那时候我打不过你，但是我要表达我的意愿。防御公投只有那时候才会发动，当然这是天方夜谭了，战争的时候怎么可能发动公投。你可以看到他们根本不想发动公投，根本不想改变现状。这是台湾现在的主流。民进党现在全面执政。对台湾人来讲现在没有自决的迫切性。但一旦共产党逼我，我不可能跟专制政权在一起，逼我我就选择独立。但是不逼我，目前这样的状态，对台湾是最理想的状态。这是第二个问题。

第三个，转型正义。我觉得大家对转型正义的概念有误解。我觉得民进党要负责任。转型正义对台湾来说非常重要。为什么？我承办这些案件，我给你做个报告。国防部把它过去判决有罪，叛乱案，他送了多少件过来，一万三千件。这其中大部分是主张统一的，因为台独是很后来的时候。一万三千个家庭。当中43%是外省人，56%是台

湾人。外省人遭到政治迫害的比例，远远超过它的人口比例。民进党讲转型正义，不是要去清算外省人，是要清算国民党。按照当时的法律，当时的军事审判，当然当时的法律有它的落后性。这些法律最残酷的地方，是为了巩固统治，鼓励执法者强化对这些人民的迫害。很多人只要涉嫌，只要送上审判台，就一定被判有罪。还有匪谍条例。对匪谍，是抄家。按照民国20年通过的中华民国刑法，没收犯罪所得，可是国民党那时候对只要是台湾有点钱的人，就陷害你，说你是匪谍，财产全部没收，不是犯罪所得。通过这个方法来整地主、资产阶级。那时台湾很普遍的。还有军队，怕军队叛变，海军，只要涉嫌，直接丢掉海里去。这些案件我们现在在清查，并不是说要去那个人抓出来要处罚，都几十年前的事情了，可是受害者还活在这片土地上，判决有罪一万三千个家庭，没有判决被处死的，更多了。让台湾社会重新认识过去，有一个新的开始，安慰那些受苦的灵魂。他们后代在台湾社会当中长期受到歧视，财产被剥夺。

过去国民党为了反共，相当程度牺牲了这些老百姓的人权，现在台湾民主化了，国民党不做没关系，现在民进党来做。我觉得这是应该的，因为政府有能力做到这一点。现在国民党很抗拒，觉得会清算到他们的官员，这个说法是对的，也是不对的。过去国民党执政，所有不法的执法者，基本上都是国民党，清算也清算到它。国民党党产也是一样的，从人民没收的财产，当然要归还国家、归还人民。这个也没有问题。只有国民党有党产，别的政党没有党产。你说针对国民党来清算，这个也不对。这个是有对象的，因为谁干的，很清楚。那个时候中华民国形式上是一个法制的国家，每一个案件都几乎有档案。我们花了很多时间清理这些档案，这些档案送交国家档案局，成为这个国家共同的资产。我们从这个当中得出一个教训，过去有权力的人可以恣意妄为到这样的程度，把这些揭露出来，对有权力的人是很大的警示。台湾社会很清楚，不能有权力就拿来迫害异己。现在转型正义是寻求真相，抚慰受难者，寻求社会的和解，不能去制造问题，用制造权力去迫害那些过去的加害者。其实他们大多已经死掉了，现在是他的后人，父债子还，现在没有这种观念。谁做的谁负责。人死掉了没关系，历史上会记载。这些事情大部分人都不在了或是年纪很大了。现在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把真相揭露而已。这就是转型正义。这涉及到国民党党产的问题，国民党对党产的问题处理很糟糕，国民党没有真正处理党产，党产没有归还给原来的所有权人，没有归还给国家，马英九的做法是把党产卖掉，他其实是在脱产，这是违法的。他很多公司。

{王插话）：为什么说国民党的党产是违法的呢？

曾：它取得党产没有对价。从国家直接拨用到国民党，很明显利用国民党作为执政党，把国家财产拨给国民党，我们要看有没有对价。第二点，没收。日本殖民政府的财产，应该中华民国取得所有权，怎么跑到国民党手里去呢？国民党手里最多的财产就是日本人的财产，这个应该是国家所有。还有一个，有钱人，有一些异议的思想，就说他们是匪谍，没收财产。通过国家拨用，变成国民党，或者是官员的。这个我手上国防部转过来的，有三百多件，价值非常庞大。这些家人的财产全部被充公，只剩下基本生活费。远远超过中华民国刑法对没收的规定，是非常不公平的。马英九处理党产，都没有处理这些问题。他只是脱产，廉价脱产。还侵害到投资党产的投资大众的权益。这很糟糕。脱产只是财产形式的转换，把不动产变成现金，事实上没有解决问题。转型正义国民党非常抗拒，在言论市场当中叫得很大声，大家觉得民进党就是要来清算国民党。但我是支持转型正义的，因为这样才有机会让国民党脱胎换骨。大概就是这几点。

老王社长：那我再谈谈我的意见。

高雄“九二共识”之后如何？----王希哲呈韩国瑜市长信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2-05-12

韩市长国瑜先生：

向你祝贺。

但客套话就不多说了。这里想向市长谈谈高雄“九二共识”之后如何。此题迫切。

在下的一点芹见是：

先生的这次胜利，实际标示着台湾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的开始。过去七十年，台湾大约经这几个阶段：

蒋与毛的时期，是台湾与大陆“谁解放谁？”的问题；

小蒋与邓时期，是“谁和平统一谁？”的问题；

李登辉至陈水扁蔡英文时期，是“中国人的台湾，还是日本化的台湾人的台湾？”的问题。

而韩市长你这次高雄的胜利，将会很快使海峡两岸人民看到，台湾与大陆又重新回到了“中国人的台湾，但两岸怎样来统一？”的问题！

你的这次胜利，是先生奋发努力的结果，故祝贺你。但更重要的是，这胜利，背后反映的是这七十年特别是近四十年，大陆台湾力量的消长，及中美日之间国力消长的结果。台湾社会“不承认中国人”的压倒形势，还可能变回去吗？难说。但只要中国的国力增长形势仍稳步向前，不发生大的逆转（这次美国发动的对华贸易战就是企图造成这个逆转，现在可以看到了，美国没能成功），台海形势就变不回去了，甚至民进党都势将发生分化，除非极端亲日的皇民类顽固派，其稍理性者都很有可能回头拾起“九二共识”了。“形势比人强”。

大陆中共与国民党的矛盾，是怎样理解和解读九二共识；根本不承认九二共识，不承认台湾大陆属“一个中国”，则是大陆中共与民进党的矛盾。李陈蔡时期，民进党不承认自己中国人，不承认台湾大陆同属一个中国的矛盾，长期掩蔽了中共与国民党怎样理解和解读九二共识的矛盾。韩市长的胜利之后就不同了，很快，中共与国民党怎样理解和解读九二共识的矛盾，就将愈来愈突出地显示出来，和尖锐起来了，特别是2020国民党若重新夺回台湾执政权之后。

韩市长，你选战的胜利，建立在挑战蔡政府，突破两岸“台独”壁垒，公开承认九二共识，立足“拼经济”，让高雄人民在与大陆的经济交流中获得利益，“发财”的基础口号上。人心思变。高雄人民热烈拥护了你，蜂湧把票投给了你，下一步，你就要兑现了，你就马上要面临我开题所说的“九二共识之后如何？”的问题了。你选战中，胜利前，你面对的对手是民进党，所以，你只要高喊“承认九二共识”就可以了，内容尚不必问。但你胜利了，要向高雄兑现两岸经济交流了，大陆中共，大陆人民就势必要问清楚你：“你的九二共识内容是什么？”了！

国民党原解读的“九二共识”，是“一个中国，各自表述”。马英九曾附一句“终极统一”，但在民进党的大举围攻下，昙花一现，他拿掉了“终极统一”，只说“不统”。因此，在大陆人民的眼里看穿，国民党“不统”的“一中各表”，无非是巧言下的独台罢了，与民进党的台独，没有本质区别。韩市长还能在“一个中国，各自表述”的国民党旧解读框架下，打开高雄与大陆经济畅通交流的局面？玄了。再说，韩市长年前的一番“中美日三男人追美女台湾，台湾不可随便结婚嫁人”的傥论，在大陆网上传播甚广，影响极负，早已引起了大陆人民的疑忌。你上台，问清楚你对“九二共识”的解读，是势所必然的了。

但你能现在接受大陆中共方对“九二共识”的解说：“一个中国，一国两制，和平统一”吗？恐怕也强你所难。因为你毕竟还面对着虽势力在消减中但仍十分强大的挺民进党台独势力，和对统一心存疑惧不安的大部台湾民众。如临于谷。

怎么办？建议你提出“一个中国，一国良制，终极和平统一”。马英九前总统对我说：“哎呀，一国良制？共产党会说，它大陆的制就是良制呀！”这没有关系，可以讨论的。

共产党提出“一国两制”，“一国”是根本，是不可讨论的。“两制”则是方案，是可以讨论的。邓小平说，和平统一是“平等协商”，“不是一个吃掉一个”。若共产党提出了统一方案就是不可讨论的，是必须两岸强受的，那就不是“平等协商”，那就是“一个吃掉一个”了。

“一国良制，终极统一”口号的提出，好处极多。为什么？一来，它承认了“一国”的终极统一，排除了台独前途的障碍，两岸人民经济文化的交流，自然放心畅通，韩市长富高雄富台湾承诺的兑现，自不必言；二来，“良制”的讨论和如何实现良制下统一的讨论，必有时日，即可缓解了台湾一般民众对“急统”的疑虑。

“良制”，并不是说，就定要改变大陆的现行制度，它可以是经过两岸全民的讨论后，加以改“良”的制度。这不正是邓小平当年“改革开放”的题中之义吗？中南海常有人热衷“杀开血路，倒逼经济改革”，曷不“一国良制”，不必血路，倒逼政治改革？另，台湾当前的“民主”制就好么？也未必的。国统翻覆，宪法实废，政党恶斗，民怨政困，经两岸全民的讨论，也加以改“良”从善，难道不好？而“一国两制”本身，也可能经讨论被两岸人民认定确是一种“良制”，适合实行，那就实行罢。这样的对未来国家统一良好制度的民主讨论，两岸人民一定欢迎，特别是大陆人民一定欢迎。若共产党竟不欢迎，不允许，强要贯彻它一党寡头的意志，它就首先在政治道义上输了理，它就不能号称自己的“统一”，是代表全中国人民意志和利益的正义之师了。但反过来，若国民党、韩市长高雄大胜之后，陶醉胜利，不思危机，仍虚称“一国”，实则“不统”，蹉跎独台，拱手将“一国良制”的天下道义高处弃如敝屣，不知其实为生死所系，恐不数载，“虞不腊矣”！习近平对马英九说：“统一不能无限期拖延下去”。这是其决心。须知习近平大不匙修宪废主席任期制，正为将完成国家统一的历史责任担之己肩而不待后人。台湾既弱军力，又违道义，莫非值中共

军兵临淡水舰抵澎湖机凌玉山之际，方望美日军越洋来援，火中取栗？试看今日之乌克兰，岂可得乎！坐昧先几之兆，必贻后至之诛。“北平方式”不在远！

呜呼，韩市长，号国瑜。中国之瑜也，殊非高雄台湾一隅之瑜也！瑜需中国，中国需瑜，“和氏之璧，焉得独曜于郢握；夜光之珠，何得专玩于隋掌？天下之宝，当与天下共之”。

又闻，今日中国“天下谈士相聚而言曰:生不用封万户候,但愿一识韩荆州。何令人景慕，一至于此耶!””

希哲流寓海外，山之高矣，水之远矣，愚之不可及矣，负暄言曝，如塗塗附，是辱钧听。尚乞台湾如日初升之韩市长幸阅三思为盼。

王希哲再拜

2018年11月30日

于美西旧金山湾区

习政府第一要务必须给台湾统派力量以最坚决的支持！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2-05-12

习近平这次元旦对台讲话，最重大的特点是，他说：我们郑重倡议，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共同政治基础上，两岸各政党、各界别推举代表性人士，就两岸关系和民族未来开展广泛深入的民主协商，就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达成制度性安排。

什么意思？民间各界＂推举代表性人士与大陆民主协商＂？这就是号召台湾在野各民间力量无视蔡中央，越过蔡中央，直接派遣代表与大陆政府对话。也即鼓励台湾民间架空蔡中央，地方包围蔡中央，逼迫，直至推翻蔡政府。图穷匕见。

但我们看到，蔡英文抢先的元旦讲话显然早已预见中共此着（有内奸透露习讲话稿？），先声言了台湾民间与大陆的交流，必须经她蔡政府中央的授权，否则＂国安法＂伺候！剑及屨及。习讲话随后几小时，蔡英文再次登台，冷脸强调她的政府绝不接受“中国”的“九二共识，一国两制”，恫吓台湾任何人和团体，未经她的“政府授权”不得与“中国”协商对话 ，不得被中共“分化”。如此短兵相接，这是向习近平的最严重挑战。2019此两造较量的矛盾必极尖锐。习近平这一策略建议还能够得到贯彻吗？

只有一个办法，针对蔡，中共必须再拿出后手，宣告：一切敢于出面压迫迫害赞成和走出与大陆政治协商的台湾人士、团体的蔡政府负责官员及＂国安＂人等，专业打手，都将是大陆政府严厉制裁的对象，包括了经济、政治、永远刑事追究的制裁。没有这个后手，白白看着前段如魏明仁、张安乐、郭冠英及各新党人士等遭到的迫害无所表示，听之任之，如坐壁上观，只能冷了台湾统派人士之心，视“统一”之议如畏途，若陷阱。习的建议也就只能落空！例如，那个开推土机碾平了五星红旗二水基地的彰化县长魏明谷，就必须是制裁对象。这实际是台湾反台独统派人士心中最热切却在台湾绿色恐怖环境下难以说出的期望。中共长期忽略了这点，这次回应蔡英文对习的挑战，若能有效补足这点，制裁打手，必能使台湾各界统派力量士气大振，鼓舞勇气，冲破牢笼，百川归海， 使蔡英文政府挟“台湾民意”之说，无地可容。但若中共仍不出此胜负手，习的话说完就完，无可落实，就还是去“洗洗睡吧”！

第二重点，是习终于把他曾对马英九会谈说的话，这回公开说出来了：国家统一问题，＂不能一代一代传（延）下去＂。透露意思当然是，他习这一代手里就必须解决。随之，他提出了对台武统选项。这算是亮点。但仍没明确提出时限，这就必然失之空洞。

马英九与老王社长会见时说过：“罗贯中不是说吗，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这个话大家都朗朗上口。但是他没有讲的是，不论是从统到独，还是从分到合，都非打一仗不可，没有例外。”这话，说明了马英九非常明白，所谓“坚持和平统一”，是根本不可能的。你要和平，就没有什么“统一”，你要统一，就不要想什么“和平”。古往今来千年，“都非打一仗不可，没有例外”！马英九明白，习近平能不明白？

其实，老王早就，而且无数次地指出了，共产党的对台“坚持和平统一”政策，说穿了，实质就是不自信之下默认台湾独立的政策，实质就是纵容台独势力在台坐大的政策。李登辉、陈水扁以来，台独势力乃至皇民台独势力在台湾的发展直至今日在台占据了绝对的统治地位，咸拜共产党“坚持和平统一”政策之赐赐。

这次好，习近平再把对台武统选项提出来了，而且解释了什么是“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你是中国人（九二共识就是这意思），那是不应打的；你不是中国人却窃据了中国台湾，那是一定要打的！”

马英九又说：“我执政八年，两岸和平稳定，台独的民调却高了；蔡英文执政，不承认九二共识，两岸紧张，中共的军机绕台湾飞来飞去，人心惶惶，要求统一的民调倒反而高了。”老王那时一听，心里就想，“这么说来，习近平一定发现，你马英九们今后还是不要再上台了吧，让民进党蔡英文折腾下去，恐怕更好。”

过去每台湾“选战”，民进党就常吹嘘说，他们希望大陆共产党打飞弹（导弹）过来。因为飞弹一打，他们的选票就能猛增，“大陆的飞弹是在帮民进党助选！”。这说法，在台湾早已耳熟能详，无人置疑。但老王那时就为文指出，“哪有这回事。吹牛皮罢！”大陆的飞弹所谓为民进党“助选”，是因为他们知道，江泽民、胡锦涛的飞弹，不过是嘘声吓唬，他们没有那个武统台湾的决心。若共产党真下了决心，飞弹真要打了过去，真要砸到头上了，你看民进党还敢不敢当作“助选”，你看它民进党还有没有选票？早就鸟兽散了！

但老王并不认为武统，就必得先飞弹打过去，飞机兵舰开过去。最上之策，应是将对台湾的武统先行化为台湾的内战，人民的起义。战起萧墙，后解放大军继而援之，台湾民众响而应之，箪食壶浆迎而接之，夺取台北政权自而治之，随与大陆政府协商制度安排之。这是对台湾大陆，对国际社会震动最小，亦可最难外来干涉借口的武统方式。民进党几十年“去中国化”的倒行逆施，早已为自己培植了台湾遍地的反对力量，特别是民进党媚日皇民台独势力，更是与抗日历史传统荣耀的中华民国国军，水火不容。民进党早已自毁了长城。因此，大陆中共政府无论尚持最后一线幻想的对台和统，抑或势不得已下的武统，今日，必须下了决心给台湾各界统派力量以最坚决的支持和扶植，壮大他们。此事，真乃习近平政府对台的第一要务！不然，蹉跎下去，一切皆空。

2019年元月1日

习近平政府何必刻舟求剑？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2-05-12

“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邓小平当年的异想天开。它的实质，是要台湾的国民党和平投降，完成1949年的共产党苦于隔海，不得不停下“宜将剩勇追穷寇”的脚步，而未能“将革命进行到底”的任务。

为什么说邓这是异想天开？战争未能让人投降，却想“和平”请人投降，这不是异想天开，是什么？

邓小平异想天可以开，那时，也不是完全没有理由。他以为，中美建交了，美国抛弃了台湾，国民党失去了最后的靠山已无路可走，只有投降一途。只要他向他的“老同学”蒋经国喊喊话，请廖承志写封信：“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见故国之旗鼓，感平生于畴日”，蒋经国便可动情，欣然作第二个张学良，宣告台湾“改旗易帜”，归顺北京，其他一切照旧，国家统一便算大功告成。

美国真抛弃台湾了吗？《与台湾关系法》转身就打脸，这个先不说。邓小平的异想天开还有一个可能实现的条件，他以为，就像共产党永远可以在大陆说了算一样，国民党也可以永远在台湾说了算的。邓小平完全想不到这条件是可能发生改变的。两岸都是一党专政，强人政治，只要他邓小平把蒋经国说服了，愿投降了，台湾谁能有话可说？

因此，邓小平的“一国两制”，先行就把国民党已经投降，残存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已经不存在的想象，包含在这个“和平统一”方针里面了。由此，这个两岸“和平统一”的谈判不能，也不存在政府与政府的谈判，只能是共产党国民党“党对党”的谈判。党说了算。

蒋经国死了，李登辉上来。这个蒋经国面前韬晦多年，骨子是日本皇民的岩里政男李某人，老谋深算，声称结束“戡乱”，回归宪政，“政党轮替”，扶植民进党上台。三下五除二，台海形势沧桑大变，自此，台湾前途就不再是哪个党能说了算，也更不再是哪个强人能说了算了，而据说是“民主授权”，“民主程序”说了算了！

这下尴尬。“党对党”谈判没戏，台湾的政府北京又不能承认，怎么办？只好两岸各自弄一个“基金会”，来个其妙莫名的“基金会对基金会”协商。但这基对基的“协商”又能商出什么可执行的权威性结果？说是香港商出了一个“九二共识”，但人家政党一轮替便不承认了，你吓唬他一句“地动山摇”，又能奈何？

先行就包含了人家投降的“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根本行不通了。国民党那里行不通，因为美国事实没有抛弃台湾，国民党绝非“无路可走”，他们绝不可能自行覆灭了自己的“中华民国”法统，承认投降，他们选择了“维持现状”，马英九就说，台湾“这个现状是最好的”。民进党那里更行不通，他们非但不肯自行投降，还要搞“台湾国”，叫嚷归属日本。不认为自己是“中国人”。所以他们宣告了，他们“绝不接受九二共识，一国两制！”。

现在，摆在习近平面前的台湾政策就只有两条路；一是，放弃先行想象对方已经不存在政府的“基金会谈判”政策，而改为中国北京政府与中国台北政府谈判的政策；二是恢复“解放台湾”政策，立足武力统一。要知道，武力统一与和平统一，是完全不同的性质。武力统一，完全不必去问对方的意见，径直以军事的暴力将国家的统一意志强加于地方割据势力，迫其投降或消灭，完成国家统一使命；但你要“和平统一”，则首先需要承认对方割据政府的存在，征求该割据政府及其管治下的人民有关如何统一的意见，不可将自己单方的统一方案强加于对方，也即所谓“平等民主协商”。我们已经知道，那第二条路，是完全走不通的了。

有说，若洪秀柱国民党非主流派或郁慕明新党上了台，愿与大陆谈和平统一，又如何？即出此奇迹，首要的麻烦也不能是“基金会对基金会”的谈判，只能是中国台北政府与中国北京政府的谈判。最好的结果，也不能想象洪秀柱郁慕明们同意并能“民主程序”征得台湾社会各方认可，自行屋覆了自己的中华民国法统，归附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辖下的一个特区，而只能是北京政府退回到江泽民汪道涵时代开出的条件，“国旗国号都可以谈，共同缔造一个新的中国”，即改了国号的包含了北京政府与台北政府的类联邦性的中国。可能吗？恐怕今日台海两岸的态势下，又是一种异想天开。再退步，若这异想之下天真开了，这联邦性的中国统一达成了，我恐共产党自此救死扶伤噬脐之日方长矣！洪秀柱郁慕明们共产党和大陆一般民众喜欢，不过是看不到他们今后将给共产党带来的更大的麻烦罢了！

今日习近平政府应该认识到了，“和平统一，一国两制”，不过是邓小平那时的异想天开。但那时多少尚有点作此幻想的理由哦，若值今日，习政府仍不思易辙，颟顸效颦，开口八股老调，“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那就真个是刻舟求剑，愚不可及了！习近平近日在他的对台政策讲演中，又提到了武力统一的可能性。他是有些反省了吗？我们且拭目看看。

2019年元月5日

用香港一国两制的“失败”，来吓唬台湾？兼谈张亚中两岸统一设想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2-05-12

近日《明镜》大记者陈小平视频采访了台湾宣告参选总统的张亚中。感觉小平先生不太专业。既是记者采访，就不应向对方提出自己辩驳性的的意见，有疑引导对方。

陈小平向张亚中提出，台湾不应相信“一国两制”。因为香港一国两制失败了，中共违背《中英联合声明》和“五十年不变”承诺，已经变了，“狼吃羊”了！云。

我问陈小平：《中英联合声明》和香港“五十年不变”，至今，中共哪条将它变了？

联合声明中共承诺，“香港的现行社会、经济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这是一国两制最核心的基本承诺，它变了吗？没有变呀！香港不是资本主义制度了？邓小平还承诺，香港五十年“马照跑，舞照跳”，变了吗、没有变呀！

倒是有一个重大的变了：英国对香港百年殖民统治，香港人民有搏命打工，争取发财出头的自由，却全没有任何政治的自由和民主。他们没有选举议员的权利，更没有选举统治他们的殖民总督的权利，也不能反对英皇和英国对香港的殖民统治。

既然中英联合声明“香港的现行社会、经济制度不变”，那么，回归五十年内，香港人也应无权选议员，无权选特首，沿袭英国前例，由北京委派， 你有什么话说？！怎么这就变了呢？怎么香港回归后就选了起来，且已经选了20余年了呢？无他，这恰是北京中共政府违背了《中英联合声明》，在回归后，通过《香港基本法》将这些英国统治百年未给的选举议员和推选特首的民主自治权利，赋予了香港人民。怎么海内外的“陈小平”们，从不见从这个角度去攻击指责香港的“变”和“失败”，相反，倒是不停地攻击和指责中共在这方面没有将香港“变”得更快一些呢？例如“普选”。《中英联合声明》没有“普选”一字。北京赋予香港人民权利的《基本法》，规定的普选是“循序渐进的原则

，最终达至由一个有广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员会按民主程序提名后普选产生的目标。”因此，只要香港回归五十年的最后一天，还没有“循序渐进，最终达至”普选，你就不能说中共违诺，香港“一国两制”的失败！

但海内外的“陈小平”们还是指责香港一国两制“失败”，诸多抱怨，问题出在哪里呢？主要出在回归后，中共对香港反共势力的打压上。但这没有违反中共的承诺呀！回归前，邓小平就先把丑话说了，香港马照跑舞照跳，但“不允许香港成为反华反共的基地”。用江泽民的说法是，“井水不犯河水”：回归后，我不要求改变你们，你也别要求改变我们。两边相安无事。但我们知道，香港民主派89后年年维园的口号是“平反六四，结束一党专政”。“结束一党专政”，这就是香港民主派在先侵犯了“一国两制”本意，要求国内制度改变，执意挑战中共，将香港变为“反共基地”。

既然香港民主派你先侵犯了“一国两制”，要求改变国内制度，又怎能怨得中共警惕你，不断设法打压你，特别是延缓了“普选”的进程呢？如此，又怎能算是中共“违诺”，“一国两制失败”呢？莫非在海内外“陈小平”们的意见，就只能香港民主派反共，要求改变国内共产党制度，共产党却只能束手听之，压制不得？片面了吧？

老王早就对海外民运讲过这个道理。他有一篇文章《既要革命，就不要抱怨反革命》这样说：

（国内国外和香港）“反共革命派有没有革命的权利？当然有。过去共产党有革命推翻国民党的权利，反共革命派怎么就会没有推翻共产党的权利？革命是天赋的人权。问题在，革命是天赋的人权，反革命就不是“天赋的人权”？上帝的设计会不平等？反革命一样是天赋人权！你既要革命，就不要抱怨人家反革命。因为权利平等，天公地道。

孙中山容共。共产党当年在国民党体制内，算一党之内的左派。“4.12”国民党右派动手杀共产党（“清党”）了，共产党确实抱怨过一下，因为杀同志太没道理。但共产党一旦确定了革命的方针：“敌人手里拿着刀要杀我们，我们也要拿起刀来！”，上了山，下了决心要推翻国民党，从此也就不再埋怨国民党杀共产党，镇压共产党了。“他们从地上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看谁战胜谁吧。你看那时，共产党何曾年年开4.12周年纪念会，要求国民党“平反4.12”？上了天安门以后，4.12这事就根本不必提了，反而呼吁与国民党“第三次合作”了。”

所以我的意见是，既然香港民主派出手在先，要求改变国内共产党制度，激进的甚至提出“推翻共产党，建立民主中国”的革命口号，侵犯了“一国两制”，“陈小平”们也就不必抱怨指责中共“一国两制”失败，压制香港民主派，什么“吃羊”了。

你看澳门，就没有这个问题。澳门没有强势的要求对国内中共政治制度革命改变的激进民主派，澳门与中共就两造相安无事，至今20年和谐共存，从不见北京去干涉澳门什么。澳门的“一国两制”，不就成功了么？澳门此例可见，海内外的“陈小平”们抱怨香港“一国两制失败”，“狼吃了羊”，恐怕还应反诸己问问，是否自己想“羊吃狼”惹了事才对。

什么意思？难道老王主张香港人不要过问大陆政治？不要反共？“井水不犯河水”？

不是！江泽民提出大陆香港“井水不犯河水”第二天，老王就写文章反对。老王说，香港人是中国人，为什么不能过问国内政治？香港人认为共产党不好，应该推翻，为什么 不可以主张革命推翻？当年孙中山黄兴们不就是把香港作为推翻满清政府的革命基地的吗？井水一定要犯河水！老王只是说，你犯了河水，就不要抱怨河水来犯你；你呼吁革命推翻共产党，就不必满世界去撒娇，讲“人权”，好像共产党就不应该来压制你，应由着你去推翻它。革命与反革命，推翻与压制，都是天赋自然的题中应有之义，都是社会进步所必须的。过去革命者常说：“我决心革命，就先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了！”你怕被压，就别嚷嚷革命。

现在说台湾。

台湾实行香港似的“一国两制”，即中华人民共和国下，北京中央政府，台北地方政府，可能成功吗？老王早断言过，这种模式的一国两制，除非武统，不可能实现。现在，连最统的张亚中也对陈小平说，这模式除非中共“兵临城下”，不可能实现。但，我们假设它能实现。实现后可能成功吗？那就端看台湾与大陆是否能如澳门一般的两岸“井水不犯河水”了。难呐！别看今天民进党台独闹得凶，中共最头疼的似是民进党，但若真“一国两制”了，最安静本分不闹事的，必是民进党。因为民进党本来就主张与大陆“井水不犯河水”，“睦邻友好”。他们与中共本来就没有法统的敌对和历史的血海深仇。而这些，国民党通通都有，“反攻大陆”“法统重光”，这些是深入了国民党传统的骨髓的。即便早已台湾化的国民党自家想安分守己，不再有心问大陆“鼎之轻重”，大陆不少的反共“国粉”们也绝不

甘心，必以唤醒国民党“复国”，挑起两岸争端对抗为职事。这潜在的危机，是比香港民主派对中共的挑战更严重千百倍的。故老王说过，恐怕那时，共产党祸起萧墙，救死扶伤旰食之日方长。国无宁日矣！如此看，台湾实行香港模式的“一国两制”必败，民疑国危。

于今之计，还不如张亚中先生拿来参选中华民国总统所主张的，现两岸宪法皆为“完整中国”（Whole China）宪法，都覆盖全部中国领土。先商定以更高阶的两岸《和平协议》将其确定下来（三宪）。主要是台湾一方，不得擅改宪法推行台独。这就首先在理念上实现了和保证了两岸的“一中两制”。然后再创造条件“，疏通渠道”，一步步向两岸一宪一制的国家实质统一进展。先务虚再务实，不着急。我赞同张先生此议。去年3月8日，希哲晋见马英九前总统，马英九就已经向希哲表露过类似的先理念“一中两制”的想法。但他失之消极，志在“保持现状”。张亚中先生的先理念“一中两制”三宪，则有着扼制台独，走向和最终完成国家统一的明确路向，是很积极的，是不同于他所讥讽的马英九的“不戰、不和、不死、不走...”的叶名琛主义的。

士不可不弘毅哦。这“张亚中设想”，中共方面会同意吗？也许可以商量。但恐怕更困难的，是如何能说服台独党纲的民进党和整个绿色势力。因为他们眼里，台湾主权只是他们“台湾人”的。包括张亚中的台湾“中国人”不过是“外来殖民者”。台湾前途只能由他们的所谓“两千三百万台湾人决定”。他们的台独选择权是不能受任何约束的。张亚中的最高临时宪法性质的两岸《和平协议》，正是为束缚他们的。那绝对是“卖台”。这台独党纲的民进党和顽固的皇民“喜乐岛”群体只有什么能说服他们接受两岸《和平协议》呢？只有解放军兵临城下！张亚中先生，你看呢？

2019年元月9日

中共应支持张亚中教授的“和平协议”主张，恢复对台湾的象征性炮击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2-05-12

老王社长：

内战造成两岸分离之后的和平，是为了统一。如果不能统一，久拖无期的“和平”，就是对分裂独立事实的纵容和默认。国际法正是如此认定。中国的台海两岸，正处在这一极其危险的形势之中！民进党台独势力的振振有词，说：“台湾早已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正建立在在台海两岸40余年无一枪炮声的“和平”之中，并竭力加速走向完全的独立。北京对台稍有不耐，仅宣示一句“不放弃武力统一”，便引来民进党“捍卫台湾主权”的叫嚣和各列强的呱噪干涉，其病，也正因这海峡40余年寂无枪炮声的“和平”。

1978年底的邓小平太乐观了，以为中美一建交，台湾不日便可如熟透的桃子落下，落入其手中。有了这错误的判断，便令徐向前发布公告，停止了毛泽东1958年以来20年的对金门海涂“单打双不打”的炮击。这战争史上的奇观，正是毛以象征性又不停顿的炮击，向世界强调，中国还是一个处于内战状态下的主权不允分裂的国家。蒋介石心领神会，相应配合，也来象征性回炮。就有助于他抵制了美国令他撤守金马，远离大陆，将台湾独立出去的图谋。

2016年，强国论坛有一篇文章，谈毛泽东的对金门炮击的意义，写得很好。后面推荐大家再好好看一下。

近日，台湾张亚中教授宣布竞选“总统”。他最突出的主张是：在中国完全统一前，大陆台湾先以“整体中国”的两方签订最高阶的和平协议，结束两岸战争状态，杜绝台独，确定国家终极统一的方向和路径。这个张亚中“台湾方案”，是很积极的。估计共产党国民党都有可能接受，最不能接受的是民进党台独势力。因为他们在根本上就不承认自己是中国人，不承认台湾主权属于整体的中国。他们认为，台湾在法理上仍是日本主权。国民党政府是二战后“外来的中国殖民政权”，在大陆被共产党击败后流亡台湾。国共内战与他们毫无关系；中国人本来就应被赶走；中国对台湾主权的界碑“中华民国”国号本来就应铲除，由“台湾人”独立建立台湾国。他们怎么可能赞成作为“整体中国”的一方，去与大陆政府签订和平协议，死了台独之心，实行终极统一？总之，一切可能导向两岸统一的方案，都将是他们坚决拒绝的对象。但这一撮骨子皇民化的台独顽固势力毕竟是少数，虽经李登辉、陈水扁、蔡英文20余年台独绿色高压的统治和洗脑，台独思想已经在台湾占了绝对优势地位，台湾大多数民众还是希望和平的，但不能让他们继续错以为这台湾上空40几年的和平，是天然的“现状”，因此所谓“台湾早已独立”，也是天然的“现状”。不是，必须告诉他们，这和平是大陆方面为了台湾人民的福祉，而在40年前暂停了内战的炮火。如果台湾人今天仍听不到一点炮火声，却被告知“内战尚未结束”，他们是不会醒悟不会相信的，就不会关注张亚中教授哓音瘏口的两岸和平协议呼吁的。“本来现状就是和平，何须什么和平协议？”张亚中教授的一切警世危言在台湾人那里，都将是耳边

风，是“神经病”。为了推动台湾人的警醒，理解、赞同和投票支持张亚中教授的和平协议主张，就必须先让台湾人和世界舆论重新听到海峡的炮声！

不可“一代一代延宕下去”了。我们建议，中共北京政府，应慎重考虑，恢复毛泽东式的对台象征性炮击。宣告定期地向台湾海峡中线以东海域，向澎湖左近的无人滩涂，实行不以杀伤为目的的炮击。以此实际措施支持张亚中教授，犹如当年毛泽东对蒋介石抗美立场的支持。

2019年元月16日

台湾当局必须恢复“国家统一委员会”及“国家统一纲领”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2-05-12

近日，反对台湾日本皇民势力的的“中华民国军政府”发出公开呼吁，要求台湾当局恢复“国家统一委员会”及“国家统一纲领”。这十分正确和及时。我们呼吁海峡两岸全体同胞给予该军政府的呼吁以最坚决的，最广泛的支持！

当年，沿蒋经国路线台湾制定的《国家统一纲领》，开章明义宣告：“中国的统一，在谋求国家的富强与民族长远的发展，也是海内外中国人共同的愿望”。海峡两岸应“共同重建一个统一的中国”。这宣告，完全符合海峡两岸全中国人民的愿望和利益，也完全符合海峡两岸政府各自的宪法规定。著名的“九二共识”，就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民进党陈水扁政府上台后，为走向台独，于2006年蛮横将其“终止”，这完全是违宪的，毁宪的，因此是无效的。民主宪政，是宪法体系之下的施政。毁宪的政府，哪怕它裹挟“民选”出来，也是非法政府，叛乱政府，它不是标榜“民主自由”可以开脱，为所欲为的。

民进党陈水扁政府“终止”国统纲领的最根本理由是：国统纲领只规定了中国终极统一的目标，没有台独的“选项”，就所谓“剥夺了台湾人对台独的选择权，自主权和自决权”。

是的，台湾人没有也不可能有彻底分裂中国实行台湾独立的“选择权，自主权和自决权”。

民进党陈水扁蔡英文们要记住；台湾与大陆的分离撕裂，其源始，不是“民主”的结果，不是两岸人民或政府协商同意的结果，而是战争造成的结果！是国共内战造成的结果！这战争至今没有结束！不是败退台湾的内战一方自行宣布“结束戡乱剿匪”，就可以片面算是结束了内战，自此“互不侵犯”，然后在战败盘踞之地就有了“台湾独立的选择权，自主权和自决权”的。天下哪有这样的道理？哪有这样便宜的好事？！承认了这个，就等于承认了战败的一方，可以用战争残存的结果，来赋予自己权利，同时即用战争残存的的结果，来剥夺另一方十几亿大陆人民对中国的台湾本来拥有的主权权利。这难道是可以允许的吗？这难道是“民主自由”吗？设想，若当初台湾与大陆的分离，是民主程序的结果，今天要统一自然也应以民主程序进行；但当初台湾与大陆的撕裂，是战争的结果，今天要完成统一，当然也就应以战争进行，没有“民主”可言！一切战争造成的结果，本来就应该战争最终解决。70末-80年代，大陆战胜的一方宣布停止炮击，谈判和平统一；台湾战败的一方宣布“结束戡乱反攻，三民主义统一中国”，这本来是好事，是双方的善意，和平统一国家有了曙光。但李登辉陈水扁蔡英文们，却把这双方善意停战的和平，恶性解释为因内战割据，由炮舰守护而分离生活在台湾的那“两千三百万台湾人”就有了“选择”台湾独立的“自决权利”，甚而宣称中华民国宪法及国家统一纲领剥夺了他们的台独“选项”，而加以毁坏和“终止”。故民进党陈水扁蔡英文们的台独政权，性质是违宪毁宪的叛乱政权，绝非什么“民主政权”。

有人搬出了“住民自决权”来为台独辩护。错！联合国提出的所谓住民自决，指的是二战后原殖民地人民或尚未建立自己主权国家的那些地区住民，可以在联合国的监督下举行自决，但它明确指出了，任何在“住民自决”口号下旨在分裂一个主权国家的企图，都是错误的，违反联合国宪章的，不能允许的！

民进党其实懂得这些道理，他们知道，在中华民国的全中国宪法体制下台独，法理行不通。他们中的媚日皇民顽固派，则干脆翻二战的案，宣称台湾主权仍属于日本，中华民国不过是非法占领台湾的“外来殖民政权”。民进党前主席姚嘉文在民进党成立后的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中，就作此宣称，为民进党铸就了日本皇民台独的性质。这一来，台湾独立理论全部理顺：台湾独立与中国的内战结果完全无关；台湾独立运动，就成了台湾的日本人后裔推翻、驱逐“外来殖民政权”中华民国，驱逐“滞台支那人”（除非你承认归化“台湾人”），和在台全面“去中国化”的对华“民族”独立斗争了。但这一来，中国人民的反台独斗争性质也就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它就主要不再是中国人民与国民党流亡台湾的内战割据势力的斗争，而是与爱国的中国国民党人、在台“中国人”蓝色民众团结联合一起，反对在

台日本皇民势力，维护中国对台湾主权，将中华民族的百年抗日战争继续进行到底的斗争了！

2019年元月23日

张安乐吴敦义，两种不同的“安乐侯”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2-05-12

近日，吴敦义见中华统促党总裁张安乐，握手笑呼其“安乐侯”。

古之著名安乐侯（安乐公）者，为亡国被虏的蜀后主刘禅。刘禅丢了江山，囚居在魏，荒唐嬉戏终日，乐不思蜀，司马昭放心了，请魏帝封其为“安乐公”，终死他乡。

吴敦义此呼其意何在？ 莫非将张安乐笑比刘禅？

那就大谬了。

张安乐者，号白狼，赴汤蹈火而来，声震宇内，大英雄也。组中华统一促进党，奋臂聚义，志在祖国统一，决不安于台湾一瓯之分裂，更坚决地反对台独，特别反对在台日本皇民的台独阴谋。口号是：“告别中华民国，拥抱中华人民共和国！”，惊耸台湾内外。这般的豪杰人物，怎可以“乐不思蜀”刘禅比之？若呼张安乐“安乐侯”，那必是“安定台湾之乱，乐求祖国统一”之侯！功在千秋，庙享百世。

而吴敦义，却有一段名言。他说：“你想统，你就去福州住，到上海住，你今天就被统了呀，何必拖累两千三百多万同胞！”

于是，这旧称“中国国民党”却早不敢再冠“中国”的国民党主席吴敦义，便言必“一中各表”，声称“统一霸道”，只要“和平”。到底谁是“刘禅”？恐怕这吴主席才名副其实，欲为乐不思蜀的“安乐侯”吧！

但最近在台海大形势下吴似有进步，敢声称“国家统一纲领”未废，国家终极统一目标未变，国民党再执政后将推动签署两岸和平协议云。只要这“和平协议”，是在确定了国家终极统一大方向，大目标，大步骤下的协议，吴敦义主席的进步，还是值得鼓励一下的。

2019年2月18日

王希哲先生与记者谈所谓“武统团”问题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2-05-12

我已声明过，我不是什么“武统”学者。我是为了“百家争鸣”，自由交流而个人名义联络了几位大陆海外思想界对台有各色代表性看法的学者，打算赴台与蓝绿各界座谈交流。不料，李毅先生因他人的炒作而沸沸扬扬后，台湾蔡政府竟杯弓蛇影、惊惶无度，胡乱“裁示”，禁锢言论。如此，无论事实我们对台湾前途认识和主张如何，都将被蓄意者炒作成“武统”颜色，我们就很难再与各界台湾人士团体自由交流。故遗憾，我们只能暂时放弃月底的赴台了。但为正台湾民众乃至天下视听，这里希哲先把自己本打算在台演讲的思路，大概介绍一下：

希哲不赞成“一国两制”。这种不赞成，历来台湾和外界都是从“一国两制”如何对台湾不利来观察，来界说的。但希哲这次在台，打算要从“一国两制”长远来看，如何对中共自己的统治不利，更如何对中国社会的稳定不利和潜藏的中国大动乱来说的。

香港的“一国两制”，对中共的统治已经是沉重包袱，因为香港存在反共势力，中共不得不出手压制，而台湾存在更比香港无比强大的反共势力，甚至“两制”下保留军队。这样的台湾，台陆本各自政府，划峡而治，亦可相安无事，一旦“一国两制”，拥有如此强大反共传统势力的台湾，作为地方政府进入中共北京中央政府体制内辖下，貌似投降归顺，但其实对中共统治来说，无异“引狼入室”，祸伏肘腋。平时台湾必积聚不满，时日一长，只要中共国内政策和对台政策一旦有误，引发经济政治危机，台湾动乱必作，更与香港不同是，香港的占中式“老广”动乱，引不起大陆的呼应，而大陆明暗的认中华民国正统的“国粉”遗老遗少反共势力，麕伏遍地，磨牙日久，台湾火星一燃，大陆“国粉”反共势力必向风群起揭竿呼应。那时的中共政府，焦头烂额救死扶伤无暇，大叛乱发生矣，中共的军事“

平叛”发生矣，西方各国的各类干涉亦发生矣！中国的大动荡，大分裂，大崩溃亦必接踵而至矣！这是怎样触目惊心前景！其实，国民党若不受台独民进党掣肘，“反攻大陆”无望后，接受中共“一国两制”，学习民进党钻进中华民国体制内颠覆中华民国体制的好办法，谁敢说勾践降吴终复国的故事，不能再现于今日中国？邓小平提“一国两制”，是他未能看到这里面深藏的对中共统治的长远危险罢了。若这情景终发生，希哲不为中共统治的悲剧哭，希哲为中国的苦难哭，为中华民族的苦难哭。故希哲不赞成“一国两制”。希哲赞成什么？他赞成两岸和平协议后的“一国两府”，再走向终极的“一国良制”。

“一个中国，各自表述”和“一国两府”，其实，正是毛周在与美国修复关系的系列文件中，所默认的。

再讲，中共和毛泽东的历史承诺：“三民主义为今日中国之必须。本党愿为其彻底的实现而奋斗”。孙先生三民主义：“民族、民权、民生”，哪一个主义不仍是“中国之必须”？三民主义这伟大任务并未在中国彻底的完成和实现。邓后至今日习近平的“特色社会主义”，其内容正是孙中山三民主义。欲求中国的国家统一，先求中国的思想统一。我们可以把孙的三民主义。毛的新民主主义，与邓的“特色社会主义”，将其内核，统一起来，为中国最终国家统一，奠思想基础。

但障碍是民进党的台独主张。

要求台独，必先提出其台独法源理由。一种理由是台湾“住民自决”，这是所谓自由主义台独；一种理由是台湾“日本主权”，这是所谓皇民主义台独；自由主义台独以中共为敌，相对理性。可以讨论；皇民主义台独以中国为敌，甚非理性。易肇战争。最危险是皇民主义台独。

希哲本打算把上述思路在台演讲座谈交流一番。殊不料蔡苏政府却如此虚弱惊慌，三人成虎，渲染谣言，不惜祭出行政杀手压制言论之下策，自毁“民主自由”面具。希哲只好这里，，拜记者采访之便，粗略介绍一下，以清大众观瞻视听焉。

2019年4月16日

就被蔡英文政府拒我登机飞台湾入关，王希哲对记者谈话要点：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2-05-12

一，我原来以为，台湾蔡英文政府将我们王希哲、郭岩华、冯胜平等说成是“武统宣讲团”，宣称将拒绝我们入境，只是一场误会，解释清楚就可以了。因为我们是主张两岸和平，走向最后的终极统一的。孰料你越解释，它越要造你的谣，越要诬实你是“武统团”。这才明白，蔡英文它是借我们的头来炒作，拉抬自己选举地位。以一个“国家总统”之尊，倾全政府之力，如临大敌，以公然地反复造谣诬蔑栽赃手段，来对付几位渺渺言论学者，天下之卑鄙无耻黑暗，莫此为甚！民进党蔡英文政府不是标榜“自由民主价值”吗？原来这就是它们的“自由”：它一朝执政在手，就只许宣传台独的“言论自由”，不许发表“终极统一”的言论自由。而中国的“终极统一”，正是中华民国宪法的命令！一个真正主张自由的人，是“我反对你的意见，但我誓死捍卫你发表意见的权利”！有人说，“共产党在大陆也不许宣传台独呀。”那么你要学共产党吗？何况共产党只禁止在大陆宣传台独，从未因为某人在台湾或海外主张台独，而禁止其进入大陆或进入后驱逐。看来这点，共产党比民进党尚文明得多！

二、美国在台协会（AIT）有义务保护美国公民的人权和合法权利。台湾蔡英文政府以公然反复造谣栽赃诬蔑的手段，严重侵犯王希哲、郭岩华、冯胜平等美籍学者人权，又依据自己制造的谣言，非法剥夺王希哲、郭岩华、冯胜平等美籍学者依据美台互免签证入境协议，入境台湾的合法权利，我们请求美国在台协会（AIT）出面保护美国公民人权和合法权利，向台湾蔡英文政府提出交涉，并保留向美国国务院提出申诉的权利。

三、台湾蔡英文政府反复通过媒体强调拒绝我们入境，是因为我们接受的是台湾“统派”团体的讲演邀请，因此可能“危及国家安全”。但中华民国宪法和法律恰恰规定的是国家统一和“不得主张分裂国土”。因此，我们认为，若明天台湾蓝营党派胜选上台，忠实中华民国宪法的台湾新政府亦更应参照民进党蔡政府今日先例：禁止曹长青、王丹、金美龄、阮铭等一切主张台独甚至“武独”的“危及国家安全”的人士入境和宣传。已经入境台湾和宣传的，应比照李毅前例，立即驱逐出境！法不可双重标准。

王希哲

2019年4月23（24）日

“一国两制”错误政策与台湾统独前途在湾区的讲演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2-05-12

一、缘起所谓“武统宣讲团”

今年一月，习近平讲话说不放弃对台武统可能后，国内武统声浪渐高。最风头是福州大学教授李毅。我太相信台湾的“自由言论”环境了。想，百家争鸣嘛。于是约了李毅、李肃、冯胜平、郭岩华几位对台不同主张的海内外学者，想去台湾与各界交流一下，听听他们的意见。李毅要先去。我对李毅说，我们去之前你不要太高调。你太高调可能会影响我们后去的。他听了我的话，去了台湾以后就游山玩水，还没有说一句话。就有人向当局报告说，“大陆武统宣讲团”要来。好紧张。蔡英文、苏贞昌，你看一个总统，一个行政院院长出面，下令驱赶，几百人的大阵仗，把一个手无寸铁的学者押解了出境。我想，我不是武统派的呀，我还是去呀，结果不行，陈明通的陆委会和台湾绿营媒体，铺天盖地把我渲染成“武统宣讲团长”，我百口莫辩，还是把我和另几位不分青红皂白，通通拒在台湾门外了。

“武统”名声在外了。那好，我现在就从“武统”这个题目，宣讲起啊。

我是不赞成武统的，而且一直反对这个。中国过去内战了，今后不应再内战。习近平说“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但武统的危险确实存在呀，而且日益迫近。你总不能把头埋在沙子里，不听它，它就不存在呀。你要知道习近平为什么要冒天下之大不韪，修宪取消任期制？他就是想要在他的手里，完成统一台湾这个历史任务的呀。除了这个，他就没有任何修宪取消任期制的正当理由了。

去年我见马英九，马英九对我说，新加坡他与习见面，习就对他说：“统一总不能一代一代拖下去呀，不行就只好打了”。马英九说，“你要打那就不要谈了呀。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中国历史几千年无论分还是合，最后总非得打一场不可的”。马英九还是很了解武统的危险性的，

但问题在，为什么两岸就非要打一场不可呢？为什么就不能谈起来呢？为什么台湾的台独势力越来越增长，承认自己是中国人的越来越少了呢？我认为，跟共产党的错误政策是直接关系。

二、“一国两制”，只能战争

“一国两制”政策是台海战争的根源。为什么呢？因为一国两制就是要人投降；要存在于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取消自己，归顺大陆北京政府，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属下的一个行政区。但，这只能是你战争打赢了人家，人家投降了的结果呀。你“解放战争”没得到的结果，怎能想象能你能“和平统一”得到？

毛泽东那时很明确，打过长江去，打过东海去，解放台湾，“将革命进行到底”。蒋也不含糊，“反攻大陆”。他们私下有没有交流，也有的，但公开很明白都是要打。

到后来，1979年，中美要建交，邓小平说不打了，要和平统一了，“一国两制”了。这就很矛盾。你要与对方讲和平，就应与对方先平等。“一国两制”却是要对方投降，归降你北京“中央政府”。既要和平，又要人家投降，这怎么可能？台湾问题的全部症结就出在这个矛盾里。邓小平那时为什么以为可以让人和平投降呢?因为他天真地想，大陆与美国建交了，台湾失去了依靠，无路可走了，只能和平投降，邓小平宽大降者，可以“一国两制”。你台湾政府像张学良一样，换个旗，宣告臣服我北京中央政府，就统一大功告成，天下无事了，你原来的日子照过。行不行呢？事实根本不行，人家不肯投降。

有人说香港不是一国两制吗？不存在投降问题呀！怎么同。香港是殖民地回归，它没有中央法统政府。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是1912年至今的中央法统政府，它在大陆战败，播迁台湾，仍在中国主权领土的一隅存在，统治主权不完整罢了。性质有如中国历史南渡的东晋，南宋，南明（收复台湾的郑成功即南明将领）。它并没有被你彻底消灭。用当年人大常委会香港委员廖瑶珠的说法：“谁要你没有将革命进行到底呀”？谁要你没有“宜将剩勇追穷寇”呀？

如果你说，我们没法打过去呀，美国干涉了呀，我们海空力量不够呀。既然打不过去，长期分隔对峙了，你就应该明白“中华民国”这个牌子在台湾存在的意义：它是台湾属中国领土的主权界碑，最重要的界碑。两岸相隔，年深日久，只能靠“中华民国”这块矗立在台湾的界碑，才能不断地提醒台湾一代又一代的人们记住，或尚能勉强记住，或不情愿地记住，自己还是个中国人！台湾是中国的领土。如果不承认中华民国，践踏它，淡化它，隐藏了它，

推翻了它，那么台湾一代一代的年轻人，只能“无可奈何花落去”地仅认识自己是“台湾人”，而落入“天然独”了。这正是台湾今日情景。

三、“一国两制”的恶果

民进党，特别是党内皇民台独派仇中，一心要彻底消灭“中华民国”这个中国对台湾主权的界碑，不必说，而中共“一国两制”政策，恰也是一心要彻底消灭“中华民国”。中共的错误政策便事实与民进党皇民台独派结成了推到“中华民国”这个中国对台湾主权界碑的统一战线。台湾的中国派群众，要抵抗台独，手中挥舞的武器是中华民国国旗。但立即又会遭到大陆方面的践踏敌视。台湾坚强的中国派两面受敌，处境艰难，可为之泣。例如近日郭台铭，帽徽上一面中华民国国旗，便被大陆央视马赛克遮去，台独幸灾乐祸，笑话台湾中国派又“被中国打了一巴掌”。愤怒的郭台铭质问：“如果说中国大陆不正视中华民国存在，那么他们希望我们是什么？”这问得实在痛心！

总之，中共既然过去没有力量打过去，今天要和平了，就不应该与民进党站在一起，抹掉中华民国。两岸统一前，在台湾抹掉中华民国，就空白了中国对台湾主权在台湾的界碑和根本标志，只能为台独势力的恶性膨胀，畅开了大门。你怕“两个中国”？两个中国也总要比“一中国，一个台湾国”好。“两个中国”亦总有融和一日，“一中国，一个台湾国”，则终难有融和之望！看蒙古便知。

网上看，大陆青年现在最欢迎的台湾统派，首推洪秀柱，再是郁慕明等。但无论洪秀柱、郁慕明等，他们坚持民族大义，反对台独，承认九二共识，但他们又都何曾明白接受过“一国两制”？接受了“一国两制”就必否定中华民国存在，他们又如何能在台湾起码名义尚存的中华民国体制内活动，争取选票，争取话语权和执政地位？除非张安乐式的“告别中华民国”革命派。韩国瑜、郭台铭们，只要言论稍涉中华民国，立即被大陆青年目为“独台”。如此，马英九、宋楚瑜、吴敦义、王金平谁不是“独台”？更不必说曾“宪法一中”的谢长挺，“大胆西进”的许信良，“一国一制”的张俊宏，八宝山祭奠台湾统派先烈的陈菊，谁不是“台独”或“独台”？即蔡英文，也承认过“中国人”，承认过九二共识。后来的转向，几乎全卡在“一国两制”上！“一国两制”政策，真所谓“为渊驱鱼，为丛驱雀”“把千千万万和浩浩荡荡”都赶到了台独一边，只博得了最顽固的皇民台独的一片喝彩！亲痛仇快。

海外来看，我举个例。过去，大陆的五星红旗与台湾的青天白日旗是不共戴天的，有你无我，你死我活的。二00八年。那年中国争取到了办奥运会。奥运火炬要全世界传递。各地各种反华势力结合疆独藏独等要去破坏奥运火炬传递。全球各地的华人就都想要出来保卫奥运火炬。中国大陆的华侨和留学生们举五星红旗出来，这容易。但认同中华民国的海外华侨华裔在这民族盛会当前，虽也很愿意出来保卫奥运火炬。他们又不愿打五星红旗，这就困难。我想，为什么五星红旗与青天白日旗就非得这么不共戴天呢？为什么不可以为保卫中华民族的共同民族利益而双旗并肩呢？我去找了旧金山孙中山当年所在的五洲洪门总堂的首领“虾仔”周国祥，又找所谓“亲共侨领”池洪湖，请他们拉队伍举五星红旗与青天白日旗并肩上街，去保卫奥运火炬。成功了。旧金山开了头，随之洛杉矶、纽约、欧洲、日本、澳大利亚都跟上，这是1949年后，第一次五星红旗与青天白日旗双旗争辉，民族一心，成功保卫了奥运火炬的传递（请看相片）。所以，五星红旗青天白日旗若始终势不两立，对动员世界范围所有华人来保卫中华民族的共同民族利益，也是非常不利的。

四、“一国两府”

我完全赞成自邓小平以来中共的对台和平统一方针。要和平统一，就要与人家谈。要与人家谈，你就要有一个平等待人的态度。不能说，现在我强势，所以就与你没有什么平等，你就必须臣服我。这就打好了，“中国人打中国人”好了。邓小平开始也提出两岸“对等谈判”。国共党对党谈行不通后，对等谈判就只能政府对政府，才能谈出可行的结果。“海协会”“海基会”这样奇怪名堂的机构，能谈出台海的前途来吗？但你又不承认现实存在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北京政府跟谁“对等”谈？马英九提出，两岸政府互不承认（其合法性）是可以的，但应先互不否认。这意见很对，也是符合中共一贯的提法的。外交场合，中共总是强调：“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这耳熟能详的老生常谈，大家都不经意了。其实透露了中共从否认中国还客观存在着唯二的政府，它在台湾。不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罢了。中提醒国际社会，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属中国的“不合法政府”，但它存在！

互不合法承认，但互不否认在一个中国的主权领土之上，事实存在着两个宪法皆规定一中的政府，是两岸可能坐到一起“对等谈判”的前提。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九二共识的“一个中国，各自表述”（一中各表）的确认，才是非常重要的。辜振甫回忆说：“没有一中各表，两岸新加坡怎么可能坐到一起来？”。中共，首先是唐树备出来否认，说“92新加坡只有‘一个中国’的共识。各自表述四字不见之92会谈文件，所以没有。”。那时的总统陈水扁高兴了，跳出来说，“你这么讲，九二共识四个字也不见之92会谈文件呀！你找出来看看！所以九二共识也没有”。这点上，

阿扁机智，驳得有道理。所以中共对台极左的一套，打击的总是台湾统派，总是能得到民进党台独派的欢呼，正中其下怀。

其实“一个中国，各自表述”，哪里是什么1992年两岸在新加坡才有的共识？20年前，尼克松、基辛格在毛泽东、周恩来面前，在那时他们的上海公报里，就概括出了台海两岸两个政府的共识了。请看公报：“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尼克松基辛格是说：“毛主席，我们认识到，你们与蒋介石是‘一个中国，各自表述’的呀！”。毛泽东、周恩来不但赞成了，还高度赞赏了基辛格的智慧。只加了一句“我们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20年后，新加坡“一个中国，各自表述”的九二共识，恰完全是建立在上海公报毛周尼基和蒋的这个“七0共识”之上！

台海两岸两个政府互不否认了，才能坐下谈起来。谈什么呢？谈“一国两制”安排？也不妨谈。但关键在“一国”。如果你坚持“一国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家也只好坚持“一国就是中华民国”。上面说了，除了打一仗，“中国人打中国人”，把人家打投降了，才能有结果，和平谈，是不可能谈出投降来的。

但既要统一，又要和平，怎么办呢？江泽民、汪道涵时期比较通情达理，提出只要追求国家统一，国号、国旗、国歌都可以谈。那时台湾还相对强势，大陆还没有那么强。李登辉、陈水扁把时机错过了。现在，再提这个不容易了。但我觉得，为了和平，为了两岸人民福祉，为了平等待人不仗势欺人，这些还是可以谈谈的。国旗、国歌我不表意见，国号，我觉最好改一改，就称“中国”是了。“人民共和国”原来是苏联卫星国的通称，留下苏联卫星国遗迹，不好。再说，为什么共和国要加“人民”？是为了要排斥那个国家的“非人民”。中华人民共和国，是1949年新政协的基础上成立的。1946年抗战胜利后的政协，是举国全民的政协，制定了台湾至今施行（虽被李登辉肆行阉割）的宪法。马歇尔说，这部宪法是中国很好的宪法，“它几乎包括了中共方面所提出的全部条款”。可惜发生了内战，国民党战败，政府播迁到台湾，中共战胜，再召集了“新政协”。毛泽东、周恩来说得很清楚，这“新政协”是“排除了反动分子”的政协，这些“反动分子”不是“人民”！

哪些是“反动分子”呢？撤去台湾的“国民党反动派”当然不是人民，大陆的反共人士也不是人民。所以这“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开始就不是举国全民的“共和国”，而只是拥共人士的共和国，他们才有资格是“人民”。而后更甚，将无数并无反共，或拥共，仅对中共提出过各类批评意见的人士，无分其意见立场左右，随意拘押逮捕打成“反革命”，划入非人民，施以专政。别人不说，我王希哲十九岁就被打成反革命（请看相片！），五十余年，一再地被捕打成反革命，至今都还是“反革命”，不是“人民”，流亡海外，不能回到自己的祖国！有总人对我说，“国家不要你，你还爱什么国？”我说，不管国家如何对我，我还是爱我的祖国。因为那里生息着养育我的人民。我只是一个案例。现在，北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要求当年被自己宣称不是人民的播迁台湾的“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后裔，谈判统一，认同一个共同的中国，那么就应该开诚布公地宣告，这是共同缔造一个新的中国，一个新的全民的共和国。这个共和国里，不再有政治上被排斥，被专政的所谓“反革命”“反动派”。如果没有这样的改变，“一国两制”，长远来看，必对中共在大陆的统治隐藏着巨大的动乱风险，对中共自身，也是非常不利的。我对此专文谈过，这里不再多谈。

有人建议，就恢复称“中华民国”，它是联合国至今的中国注册国号。也不妥。本来，毛泽东的革命，并不以推翻中华民国为目标。相反，他认为他的革命是因为“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背叛了孙中山先生。中华民国不是“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缔造的，是孙中山先生缔造的。他的革命是要一个真正的中华民国，“货真价实的中华民国”。倒是致公党司徒美堂等“民主人士”的撺掇下，1949把中华民国国名改了。因为致公党洪门不喜欢孙中山，认为孙中山过河拆桥，革命时利用洪门，募了洪门多少钱财，牺牲了多少洪门兄弟，得天下了就一脚踢开了洪门。但为什么恢复称“中华民国”不妥？毕竟还有个大陆方面政治心理上的难堪要照顾。假设“中华民国”国号是个菩萨，梁启超先生就讲过这个道理：一尊菩萨你把它推到了踩烂了，再扶起来让人拜，就不灵了，没人肯了，没人信它了。所以，还是就叫“中国”吧。

叫了“中国”，中国北京政府和中国台北政府，还是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在两岸人民自由的经济、文化、思想的交流融合中，才好逐步地促成国家终极的一个政府一个良制的实现。外交怎么办呢？这历史期间，中国北京政府仍在国际社会代表整体中国。国际会议场合，北京政府可以向当年北洋政府学习。当年的北京北洋政府，是国际社会承认的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孙中山革命的南方广州政府，不被承认。孙中山想以政府名义截留广州海关“关余”，也不能成功。南北两个政府是敌对的，互相“讨伐”的，但巴黎和会召开，事关中国全民族利益，南北两个政府便立即共组代表团出席和会。北京政府代表是陆征祥、顾维钧；
南方政府是王正廷。历史有先例在。这样的好范例好风度后人应该学。

五、什么是“一国良制”？

我看，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建设中国， 就是“良制”。

不少左翼青年一听三民主义，想也不想，就说它“过时了”。三民主义，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究竟哪个主义“过时”了呢？我问青年：民族主义过时了吗？没有呀！除了反华“精英”，今天没人说它过时；民权主义过时了吗？也没有呀！今日的中国，无论左中右，无人说民权主义过时；民生主义过时了吗？更没有呀！中华复兴，全民奔小康，热火朝天，谁敢说民生主义过时？三个主义，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没有一个过时，皆在时兴中，怎么一综合成“三民主主义”，就说它“过时”了呢？成见而已！

习近平前两年在纪念孙中山大会上引用毛主席的话说：“三民主义是孙中山对中华民族最伟大的贡献”。中共是“孙先生事业最忠实的信徒和继承人”。确实，中共在历史上一再地宣言：“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老王读毛选，最爱读的就是这句话，因为不但过去，它也太符合“中国今日之必需”了！我相信中共确实是愿意为三民主义在中国的“彻底实现而奋斗”的，无论当年革命称之为新民主主义还是今日“特色社会主义”，都不离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的内容。中共走过弯路，走过过急的路，但还是矫正，走了回来。我相信中共具有与孙先生的国民党一样的为国为民的初心。当年的国共内战，是历史认识阶段下的主义之争。我本来还想谈谈习近平“特色社会主义”与孙中山三民主义之异同，这次就不多谈了，大概来说，孙先生称他的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即是大同主义”，与习近平的特色社会主义“人类命运共同体”，异曲同工，最高追求的都是人类大同。只是我希望习在他追求“人类命运共同体”之时，先把“中国人民命运共同体”，强调起来建设起来。“特色社会主义”比较抽象，三民主义十分具体。我们可以用具体的三民主义去衡量习近平的“特色社会主义”究竟有无将民族、民权、民生三个主义一个一个去“彻底实现”。比如，孙先生民生主义，主张发展资本，节制资本，“特色社会主义”作到了吗？中共向资产阶级党蜕变，官商勾结，就无法“节制资本”；又比如，孙先生民权主义，让人民有权“管理政事”，“特色社会主义”作到了吗？如此等等。习近平能作到了，做好了 ，他的主义是叫三民主义还是叫“特色社会主义”，有何关系？金门岛上尚矗立的“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宣传板，两岸游客会心一笑看看就是，就
不必太较真了。

从“真永”先生的退群，再谈几句“一国两府”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2-05-12

真永先生退群了。他是一位很坚定，很优秀，信息视野大，看问题深刻的毛派立场网友。群里，他与俞力工先生发生了历史观的冲突。俞力工先生是一位爱国主义的著名国际问题评论家，台湾出身背景，故历史观上显然更多是“中华民国”立场。在现在的许多问题上，如台独问题，香港动乱问题，真永先生与俞力工先生可以有许多共同看法，所以，在老王社长主持的左翼爱国主义者为主的“国是论坛”群里，一度可以共处。不幸，一发生有关近代历史观上国共各自立场所决定的对某些历史问题的看法、结论，就立马对立冲突起来，且越趋激烈。老王想用“求同存异”来平息这种极可能失控的激烈，维持和平，都难以成功。须知，要谈清今天的问题，又怎能完全截断不涉及历史的问题？真、俞二先生似终归难以两立，不是你退群，就是我退群。于是，真先生退群了，且把竭力希望平衡两方，保持和平共处一坛的老王拉“黑”了。遗憾！可见这政治矛盾之深，之尖锐难以调和。

老王其实20年前就发现这个问题了。以小可以见大，察微可以知著。胡连握手时老王就写到，别看国共两党隔着海峡高谈和平统一，在北京南京握手，称兄道弟，“炎黄深情”，那恰是因为隔着海峡，吴越肥瘦不相及。真要把民进党台独问题解决了，国共真要统一到一国一个政府的大屋顶下了，历史观决然敌对，无法回避，恐怕不消几天，就将翻脸叛乱，打了起来！大陆的“国粉”“共粉”各自站队，分了阵营来打，中国内战必将重起，中国必将崩溃！绝非危言耸听！请看，国共两“粉”，一个网站一个微信群里尚不能和平两立，必有你无我，不共戴天，两党能在“一国一政府”内和平两立，和和气气共建国家？难呐！以今度之，想当然耳。

今天我们既然不能再要战争了，国共两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中华民国政府不要再“一个吃掉一个”了，但国家又需要统一，怎么办呢？最妥的办法，只能是“一国两府”：领土主权覆盖大陆台湾全中国的国家下的北京政府和台北政府。两个政府分头登山，共同为中国的繁荣昌盛努力。这状况，它必须存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才能完成一个中国一个政府的整合。除非你要武统战争（民族之大不幸！），一个吃掉一个，然后对失败者的历史观实行政治专政，不然，即便解决了台独势力，国共真和平统一于“一国（政府）两制”之下了，实际，也就是把中国未来大动乱大内战的祸根，埋下了！

今天，亲见了我主持的“国是论坛”国共两粉真、俞的冲突，昨天，又见了台湾新党提出“一国两府”。看它的“一國兩制台灣方案”第八条：“八、和平統一後，繼續推進兩岸“共寫史書、共享史料”，客觀呈現國共兩黨及兩岸同胞對中華民族復興的貢獻，共同傳承中華兒女的光榮歷史。”，颇为感触。“共写”？“客观”？可能吗？心所谓危，不得不对两岸关系的未来方案，再说上几句。祈两岸诸公切勿以春蝉秋虫之鸣视之为幸！

2019年8月18日

大陆在台湾根本找不到谈判和平统一对象吗？----与李毅的断言商榷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2-05-12

李毅在他的讲演和各网站论坛上反反复复强调了他的一段最能代表他的意见的名言。他说：

和平谈判统一台湾，最大的问题在于，大陆根本找不到谈判对象，在目前和可以预见的相当长的时间里，被洗脑毒化的台湾选民，永远不可能选出愿意与大陆和谈统一的台湾领导人。不是无法实现和谈统一，而是根本无法开始和谈统一。

为什么大陆在台湾似乎根本找不到谈判和平统一对象？李毅没有深究。其实，这不是“最大的问题”。真正“最大的问题”不在台湾，恰在于“一国两制”。

是“一国两制”政策，使台湾今天“已经没有中国人”了。

台湾“没有中国人”了，自然“大陆根本找不到谈判和平统一对象”了！

此话怎说？

除江泽民汪道涵时代解释略松动过一下外，邓小平至今，特别是今天，中共大陆方面从来对“一国”毫不含糊的解释是，“一国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 = 中国”！这等式已经那样深入人心，以至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十四亿中国人几乎不必思考，歌颂那一天是“中国的生日”
“祖国的生日”。

那台湾人民又怎么办呢？你要台湾民众承认自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人”？不说蔡英文、马英九流，你要大陆一般公认为的“统派”郁慕明、洪秀柱们承认自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人”，他们能承认吗？他们当然承认自己是“中国人”，但这“中国”的内涵，是中华民国，他们至多能承认自己是“中华民国人”。

问题来了：

大陆中共方面将立即驳斥：“哪里还有什么中华民国？中华民国早在1949年被我们消灭了，不存在了。全世界没有谁承认它了！坚持中华民国就是独台，与台独没有本质区别。”

台湾民进党方面立即嘲讽：“哪里还有什么中华民国？中华民国早在1949年被老共消灭了，不存在了。全世界没有谁承认它了！坚持中华民国就是独台，与我们台独没有本质区别。”

两面夹攻！

两蒋去后，经四十多年这大陆和台独两方面口吻一致的事实的统一阵线挤压，在台湾，
坚守“我是中国人--中华民国人”的人们，还能剩几个？墓木拱矣。只能都不是“中国人”而是“台湾人”了！

一国两制的“一国”只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唯一解释， 本质上，就是在逼使中华人民共和国事实没能统治台湾，台湾仍在中华民国政府治下的台湾人民，不要再承认自己是中国人了！

因此，台湾“今天已经没有中国人”了，怪谁？怪你北京中共政府自己！怪你狭隘片面的“一国两制”解释的错误政策！

李毅像发现了什么。他说，“台湾选民，永远不可能选出愿意与大陆和谈统一的台湾领导人。”

莫名其妙。台湾“选民”，在台湾的中华民国宪法体制内去选举他们“领导人”（总统和议员），当然只能选出中华民国身份的“领导人”（总统和议员），怎能选出可以代表他们去“与大陆和谈统一”自灭中华民国，归附中华人民共和国辖下作特别区的“领导人”（总统和议员）？当然“永远不可能选出”，这还需要发现？

为了让台湾能够“理性选出愿意与大陆和谈统一的台湾领导人”，李毅开出药方，第一建议“废除台湾的总统直选，恢复台湾省长直选，恢复运行台湾省政府。”。这就有点好笑：谁来“废除”呢？北京去废除？若统一后“废除”，这事已经不存在了。

其实，在台湾，要找到“中国人”，要找到“愿意与大陆和谈统一的”“谈判对象”，还是可以有的。“最大的问题”仅仅在于“一个中国”的内涵。“一个中国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本是对国际上说的。中国自家的海峡两岸，你既然要“和平统一”，要“平等协商”，“不是一个吃掉一个”，那么一个中国的内涵定义，你就不能先行片面固执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而强加于台湾。为什么说江泽民汪道涵时代解释略松动？恐怕他们也发现了这个问题严重，提出“一个中国”既不是中华民国，也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而是海峡两岸人民共同创造一个新中国，所以“国号、国旗、国歌都可以谈”。如果至今仍有这个坚持，除了最顽固的李登辉一类日本皇民台独，在台湾，怎会“根本找不到谈判对象”，怎会“根本无法开始和谈统一”？

李毅也说得对，江汪那个时机台湾错过了，机会已经不再有了。大陆与台湾，不但人口地域从来占绝对优势，经济、军事力量压倒性对比，社会条件今日也已根本不可能再因求与台湾的统一而改国号、国旗、国歌了。

是的，老王我2008北京奥运至2009中华人民共和国60周年大庆时段也已发现并写过文章，那一年是中国国运的关节点，中国人民特别是中国青年，通过全球自发保卫奥运火炬和60周年大庆，他们的情感已经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号、国旗、国歌深深融为一体，血肉不可分割了，那个北京可能改国号、国旗、国歌求统一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但如果这样，“一国，只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不必再谈和平，只有战争武统一路了，为什么还要提“坚持和平统一”呢？

李毅讲演提出“ 北平方式统一台湾”。王希哲提问问他:“北平方式那叫和平解放，怎能说是和平统一呢？”北平方式，是攻克天津在前，林罗兵围城下，逼傅作义降而和平解放。解放，绝无“平等”一说，而和平统一，不是降，不是“一个吃掉一个”，则必须讲求协商平等。两者截然不同性质。李毅却回答说：“和平解放就是和平统一！”。这自然是李毅一家之言，北京官方是否也这样解释的呢？尚不知。

老王还问李毅：“你认为习近平在他的任期内，真能下定武统台湾的决心吗？”

李毅回答：“形势比人强。当台湾台独形势到了习近平无法向大陆人民交代的时候，不到他下不了武统的决心。”

我看似乎未必。

初，习近平说台湾当局不承认九二共识，将“地动山摇”，结果如何？蔡英文挑战习公然不承认了，地未动，山不摇，对台和平怀柔政策至今有增无减；又说，外国对台干涉了，更将“地动山摇”，结果又如何？美国对台保护交往法律一出再出，几接近建交，地亦未动，山更不摇。他向人民交代了吗？看来，要他下这个武统决心，那怕“北平方式”武统的决心，还真难呀!

下不了武统决心，又不能眼看着台独发展到不可收拾，那么，只有对“一个中国”的内涵，重作调整一路了。金尧如公子金建一对老王说：“两个中国，也要比台湾国好呀！” 似乎还不到这一步。那么，回到“一个中国，既不是中华民国，也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去？习近平做不到了。大陆民意不会同意了，习近平也还没有毛泽东、邓小平可以一言定邦将国号国旗改变人民无声的绝对权威。思来想去，看来，只要承认“一个民族中国”的大屋顶下，“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中华民国政府和平共存”，“一中两府”，互助发展，便是排除武统决心之后的中国统一唯一可能的解困出路了！是的，形势比人强。一定形势下所抉择的道路，不取决于任何个人或群体的愿望和意志，它决定于中国和世界各介入力量的综合的平衡。

近期，台湾拥有国军前将军群背景的“中华复兴党”及其“军政府”，在多次访问大陆和交流后，大胆提出了历史阶段性和平统一的“台湾方案”：“一个大中华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中华民国政府”（一中两府），作为其党的纲领口号。我想，应该是有来头的，不像是忽然异想天开，它一定反映了某种动向。这“中华复兴党”的前将军们，肯定是“中国人”无疑，也毕生奋斗追求中国的统一，他们及他们代表的台湾统派力量，正是大陆可以找到的“和平统一谈判对象”。他们是“中国人”，但又坚持是“中华民国人”，不要把他们视为“独台”，这样做，无异把千千万万心底仍自认中国人的台湾同胞，驱赶到真正的台独敌人一边去。相反，中共大陆政府应该支持他们，壮大他们，以各种可能方式帮助他们重获台湾政权，以他们为对象，开展国家的和平统一谈判，平等协商找出国家统一真正可行的道路

来。我们希望，这能是习近平对国内外各力量综合考量下的新思路。

李毅断言，“大陆根本找不到和平统一谈判对象”。真的找不到吗？毛泽东1933年在中央苏区的报告《必须注意经济工作》中这样说：

我们看民进党台独政府打算怎样政治迫害郭冠英先生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2-05-12

郭冠英先生近日有几段讲话，轩然大波，台独民进党威胁要惩办。

郭先生说了什么？首先他说，“大陆要武统，也是符合中华民国宪法的。”

说得有错吗？没有错呀！

中国现在两个政府，无论中华民国政府的宪法，还是大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都是要求国家统一的宪法，都是全中国近千万平方公里疆土不可分割的宪法。中国的国家统一，是宪法的至高无上命令。

大陆方面是要求统一的。如果台湾今天还是两位蒋公的路线，要求统一，决志反攻大陆或三民主义和平统一中国，两岸还没有谈好，大陆就要武统打过来了，那当然不行，我们在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和国军就应该坚决抵抗，战至一兵一卒。

但今天在台湾的民进党政府，是台独政府，它无视宪法，根本反对中国统一，更拒绝与大陆谈判统一，它们甚至心里根本不愿承认中华民国宪法，想颠覆中华民国。台独，就是叛国。不但叛中华民国，而且叛整个中华民族。以中华民国宪法的角度看，台独的民进党才真正是危害国家的叛乱团体。为了执行宪法的命令，台湾的一切中华民国国民，包括全体国军将士，都有绝对的权利革命，推翻台独民进党政府，追求实现中国的统一。如果这条在绿色法西斯恐怖高压下做不到，或很难做到，大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解放军，打过来台湾，武统台湾，就是在代替台湾的中华民国国民和国军，执行中华民国宪法的命令。因此，“大陆要武统，也是符合中华民国宪法的”，郭冠英说得一点不错。我们中华复兴党，欣赏和支持郭冠英先生这一无所畏惧，石破天惊的真言。

至于郭先生说，他“代表中国共产党监督台湾省选举”，这不过是戏谑之言。言论无罪，戏谑之言更无罪。中共不会请郭先生来代表它在台湾监督选举，即便请他了，也无罪。

当年的国民党专制时期，所谓“白色恐怖”时期，民进党是非常反对“国安法”的，企图摆脱国安法对台独犯罪活动的惩治。现在，他们窃取了中华民国政权，就爱“国安法”了，时时处处挥舞他们非法加码和制作的的“国安法”“中共代理人法”等，来威胁迫害真正维护中华民国宪法，主张和追求中国统一的正义人士、正义团体，大搞绿色的法西斯恐怖，法西斯高压，自由放行和直接推行一切颠覆中华民国宪法的台独活动，把他们的“民主、自由、人权”面具丢得一干二净。

现在，郭冠英先生言论风波出来了，我们拭目以待，看民进党台独政府打算怎样政治迫害郭冠英先生。要明白，迫害郭冠英先生，就是迫害我们；我们不起而捍卫郭冠英先生的宪法权利，明天受迫害的就将是我们。民进党法西斯需要的正是绿色恐怖下全台湾的寒蝉效应，以行其台独之奸。我们中华复兴党和全台湾维护中华民国宪法正义人士和团体，将团结和动员一切手段反对。

2019年11月25日

驳乔良台湾论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2-05-12

这个乔良，前些年曾主张，为了“复兴”，可以放弃南海；今天又来主张，为了“复兴”，可以放弃台湾。明天呢？这共军“鹰派”少将必将还会主张，为了“复兴”，可以放弃香港，放弃西藏，放弃新疆，放弃一切人家，主要美国认为中国不应该主权拥有，应该任其独立出去的地方！为什么？因为“复兴”！---“没有比实现民族复兴更大的事业！一切都必须给这一大业让路，包括台湾问题的解决。 ”

好家伙，“复兴”就这么不得了？“兴”成什么样，才算“复”了？这乔将军说“在领土问题上，大多数国人还是传统的思维，说到底还是小农眷恋土地的情感意识”。为了“复兴”，国家的领土疆域是可以不要的。你要南海么？你要台湾么？你就是“小农眷恋土地的情感意识”，就是不要“复兴”。熊掌与鱼不可兼得。且慢，乔将军，“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国家的“土地的情感意识”可以不要了，国家的领土疆域可以任其分裂拱手让人了，皮没有了，你的“兴”究竟要“复”到哪里去？你“复”给谁？难道中国领土领海疆域的金瓯无缺，统一完整本身，不正是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首要标志吗？满口无边大话，却不肯守土收土，人民要你这类狗屁“将军”干什么？奇的是，这般的投降“将军”，竟乔扮自称为所谓“鹰派”将军。真羞煞鹰也！

乔良台湾论的表象什么？是超级地吓唬中国人民必须害怕美国，把毛泽东抗美援朝一战后为中国人民扫去的恐美病恐洋病，重新笼罩在中国人民头上 ，再培植中国人民的畏祸畏强弱势心理。

乔良台湾论的实质什么？他告诉中国人民，台湾问题不是中国的主权问题，实际是美国的权利问题。中国要解决台湾问题，必须看美国脸色，必须经美国批准。

乔良台湾论的功能作用是什么？是擅自修正本来就属“不作为法”的人大《反国家分裂法》，将武统的三情况（已属具文，不引出了吧）改为一条：等美国批准！

等美国批准了，才可武统台湾。否则中国的“复兴”就完了。

当然，他不敢这么明说，他换一个漂亮说法，要等“最佳时机”，要等到“中美角力分出高下之时”。什么时候才算“中美角力分出高下之时”？不知道。但他说“等到猴年马月也得等”！乔将军呀，你就干脆明说，为了“复兴”，把台湾让出去得了。他又说“千万不要以为只有领土主权关系到国家的核心利益”。那么，乔良们的“国家的核心利益”是什么？是今日中国权贵和新贵们富可敌国的坛坛罐罐罢了。千万别为了台湾，把我们坛坛罐罐打烂了，没法“复兴”了。乔良的连篇累牍恫吓，代表了今日中国权贵和新贵们利益和心理恐慌。。

国际社会允许你“等到猴年马月”吗？一片疆土，不在你的行政管辖之下，治权不及，哪怕你声称对它的主权，国际惯例，五十年之后，国际社会便可承认它的独立。因当年的中国内战，台湾分离大陆仍以“国家”的形态存在70余年。国际社会之所以还未能承认它是独立国家，程度不等至今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完全是因为当初相信了你中国能够很快解决台湾问题，统一了台湾。但你却“猴年马月”地自己等下去，还强要求国际社会各国也跟你“猴年马月”等下去，不得与台湾外交来往，这就是对人家国家的压迫，人家国家乐意吗？人家不愿等。反弹将越来越广泛，越来越激烈，又美国的越界榜样在前，“乔良”们的“复兴”绥靖在后，各国的对台实质外交甚至正式外交将越来越不以你中国的抗议声明为转移，最后的结果，不必“猴年马月”，就可等来为了乔良们的“复兴”，把台湾独立的苦果生吞下去！

这位乔良“将军”，还有一番对台湾人民的诬蔑。他说，统一了台湾，“二千多万不认同甚至敌视你的人口，用什么方式管？难道一直军管下去不成？”

台湾人民都反中？台湾就没有了认同中国统一的力量了吗？虽已趋弱，但仍大有人心在。之所以今日台湾台独势力似占据了压倒优势，根本之源，是中共政府长期的对台“乔良主义”，畏首畏尾，不敢作为罢了。桓温北伐，军至灞上，长安一箭之遥，见关中父老并不热情相迎，问道：“难道你们都认同台独吗？怎么好像二千多万人都不认同统一？”关中父老侧目答道：“你们汉家官军若是真要统一，一鼓作气坚决行动来统一，我们关中人民一定多么欢欣鼓舞相迎。但看你们不像真有决心，萎萎缩缩，犹犹疑疑，前怕狼后怕虎，诸多艰难说词，美国一吓便退，你叫我们怎敢公开站出认同中国的统一？”呜呼，我们只要看乔良“为复兴不要台湾论”一出，台湾的台独势力受何等鼓舞，大报小报，兴高采烈，弹冠相庆，而台湾统派之士闻之心伤，愤慨莫名，就能知道，今日台湾台独势力似占据了压倒优势，究竟是因为什么了！

只要中国政府真痛下决心统一了台湾，无论武统还是智取，台湾的管治根本没有问题。统派管治人才有的是，并非蒋经国麾下独有。乔良不必假惺惺忧天。随之，香港的管治，也就根本没有了问题。香港的问题，恰因台湾的恶榜样在。台湾、香港问题彻底解决了，中国卸去了包袱，西方列强失去了扼制玩弄中国的命门，中华民族在完成祖国疆土完全统一的基础上，才正可向民族的全面复兴，迈开无可阻挡的大步了！

2020年5月9日

台湾问题解决的立足究竟在美还是在我？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2-05-12

不知何时起，中国的一些“战略家”们谈起台湾，总有一句口头禅，信口就来：“台湾问题的本质是中美问题。美国问题解决了，台湾不是问题。”煞一听，非常“战略”，似站位极高，高深莫测，但只要想想，你再问他一句：“这‘美国问题’怎么解决？怎么算是解决？”他怎么回答？：与美国打一仗？把美国打败了，或打平手了，签了不干涉台湾协议了？或拿出一些中国的国家重大利益与美国交换了？或干脆拿出多少万亿美债美元钞票向美国赎买了？让美国点头首肯，不管台湾的事了？你再去解决台湾了？这些可能吗？能行得通吗？无论在中美两边，在可见的将来，都是不可能的，行不通的。还有什么办法？请“战略家”们说说！若再说不出别的办法了，“美国问题”解决不了了，他的意思就是，台湾问题，就别谈吧。所以，高深的中国“战略家”们的这口头禅“台湾问题的本质是中美问题。美国问题解决了，台湾不是问题”，实质就是，“美国问题既然永远解决不了，台湾问题也就永远算了吧！”。我们只需永远地遇事出来“抗议”一声，“坚决反对”一下，让它台湾“独”去吧。

台湾问题解决的立足究竟在美还是在我？当然应在我。台湾问题的本质决不是什么中美问题，而就是一个中国的内政问题。它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90年代前。是“台湾海峡两岸的中国人都承认只有一个中国”，这两岸的两个政权争执的是对全中国统治的合法性。这是中国内战的延续；第二个阶段，90年代后，是台湾内部由外国扶植的皇民势力以违宪阴谋手段颠覆了台湾的中国人的统治，攫取了台湾政权，“去中国化”，妄图将台湾彻底脱离中国完成“台湾国”的独立或附属他国。这则是海峡两岸的中国人共同的对外抗战的延续！（请记住，已不是内战的延续，是对外抗战的延续！）。但无论如何，其本质，都仍是中国的问题，不是什么“中美的问题”。之所以解决台湾问题，须考虑了美国因素，不过是美国当年和现在以它的霸权政策动用强势的军事力量，阻遏了中国台湾问题的解决，中国北京的包括美国获全世界承认的“唯一合法”中央政府长期未能拥有足够的海空力量过海罢了。但这不能说，台湾问题就此“本质”成为了“中美问题”了，解决它，就必须看美国脸色，必须经美国批准的问题了！

那么，70多年后今天的中国，仍没有足够的海空力量过海吗？有了。可以说早有了。为什么不过海？为什么要眼睁睁看着台湾一步步“独”下去，就是不作为？“战略家”们就来说，“不行呀。美国还没有批准呀，‘中美问题’还没解决呀，美国力量还是很凶的呀，它会掐断你的生命线的呀，打断你中华复兴呀.....”云云。你那么害怕？毛泽东50年代都不怕，你今天还怕成这个样？真个是“生子当如孙仲谋。刘景升儿子若豚犬耳！”。

当然。我们也须尽量地减少震荡，尽可能地少给美国等国际霸道列强干涉的借口，例如，就不可以策动和支援台湾内部军民在民族大义的旗帜下起义，夺取政权，与大陆谈判统一吗？这不是中共70年前的轻车熟路吗？或者，台湾皇民政权在美国怂恿下采取“温水煮青蛙”“小片切香肠”的渐进台独，大陆解放军就不可以采取步步进逼，步步蚕食，不准台军“开第一枪”的方式抵近台湾，进入台湾，最后相对“和平”解放台湾吗？这样，会要比解放军海空力量大规模大张旗鼓地四面围攻激烈战斗过海，震动要小得多的，国际关系的危机，亦较易应付得过去的。总之，办法总是有的。关键在你到底有没有决心，有没有毛泽东式的面纸老虎而藐之，咬紧牙关，顶住困难，战斗到底， 顽强不拔的意志！有了这个决心和意志，你可以想出一百条一千条解决办法，但你没有这个决心和意志，总借口和托词于“美国问题解决了，台湾不是问题”，那就一个办法也不会有，台湾一百年一千年都是问题，最终作为异国，独立出去，中共成为民族的罪人。

现在，美国已显然在打算不久与民进党政府建交了。还要唱什么“美国问题解决了，台湾不是问题”的调子？彻底解决台湾问题，必须抢在这个的前面。

2020年9月18纪念日

高举和平旗帜，在台湾上空和平演练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2-05-12

看到近日，中国解放军的空军，飞越台海“中线”，又飞抵近台北上空演练。这本来是件很好的事，台军方面却觉得不好，他们也起飞，大喊，说是“你们越过中线了”，“你们进入台湾领空了”，还威胁喊，快回头，否则“后果自负！”什么意思？就是说，台军很可能要“开第一枪”了！又听说解放军空军机师回话：“没有什么中线！”。

还是这样好。我建议中国解放军军方总部应出来发布正式声明：中国台湾省的疆域从没有什么“中线”，更从没有什么“台湾领土”，“台湾领海”和所谓“台湾领空”。它们全都是中国领土领海领空的部分。即便台湾的现行所谓“宪法”和一切法律，都没有任何“台湾领土”，“台湾领海”和所谓“台湾领空”的规定。故，台军的呼叫所谓“你们越过中线了”，“你们进入台湾领空了”等，即便按台湾方面，也是违宪的，非法的，无据的，胡乱喊叫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在中国的台湾省上空进行演练，是和平的演练，决不会“开第一枪”，无所谓“后果自负”，台军方面也决不可“开第一枪”。威胁“后果自负”，若开了第一枪，就是破坏了台海的和平，就是破坏了台海现状的“和平稳定”，台湾方面才真正必须承担一切严重的“后果自负”！

如此声明了，说明白了，中国解放军空军，就天天地去全台湾上空和平演练吧。当然，随时警惕台军放出第一枪，为此作好一切的准备，使其不敢放出第一枪。放出这第一枪，就意味了它没有了第二枪的机会，就意味了台湾问题的最后解决。

这空中开始的和平演练方式，完全可以作为海上和陆地的示范。中国解放军的海军，可以和平地开进澎湖、花莲、屏东海域，甚至和平地开进台北那条美丽清秀两岸群山鸟语花香的淡水河进行和平演练。开饭了，可以上岸就近在基隆棚户买点海鲜吃吃；中国解放军陆军，可以和平地登陆开进太鲁阁、成功岭、日月潭乃至台北高雄等周郊进行和平演练。中国解放军军方总部同样声明，这都是例行的和平演练，可以邀爱国台军一起和平演练，决不“开第一枪”，台军方面也决不可“开第一枪”。若开了第一枪，就是破坏了台海的和平，就是破坏了台海现状的“和平稳定”，台湾方面必须“自负”破坏和平的一切严重的“后果”！

这样地和平演练下去，习惯了，最后台湾大陆也就“和平统一”了。看来这又是个办法。老王说过，只要你有了决心，办法总是有的。

故高举和平的旗帜，今日在台湾上空和平演练，真是一个非常好的开端。据台湾方面发布的消息，美军未经它承认的中国“唯一合法政府”批准，尚能在中国台湾领土领空领海上“和平演练”了，中国“唯一合法政府”的军队，怎可以不去和平演练？还要被威胁“后果自负”？没有道理。一定要去。但必须把话说在前面，都不得“开第一枪”。这话台军方面也说过的，要守诺言。

也许有说，“那台军方面是否亦可循例，开到长江、北京周遭去和平演练？”老王社长认为，可以的，没事，应该平等欢迎。当然，都必须和平！

2020年9月20日

中国解放军的和平进入台湾与反对民进党政府的内战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2-05-12

解放军高举和平旗帜，进入台湾的空域、土域、海域和水域进行和平操练，“国军”可能始终“不开第一枪”吗？会开枪的。但我们首先来弄清这“第一枪”的性质。

这“第一枪”的性质是什么呢？是民进党政府要求“国军”“保卫台湾的领土，领海，领空”。但民进党政府面对解放军和平进逼的最大困境，就在这里了：民进党政府企图独立，但事实尚未能独立，未能将台湾独立为“台湾国”，它还不得不借壳“中华民国”的名号。台湾的现行＂宪法＂和一切法律、条例、规定，都没有＂台湾领土，台湾领海，台湾领空＂一说。它要下令台湾的“中华民国国军”向和平入台的解放军“开第一枪”，解说这是为保卫“台湾国”的战争，便于法无据。它开了“第一枪”，就仍然是中国的内战。这是民进党政府所最不乐承认的。民进党历来向全世界装可怜，求救援，总要把它说成是“中国对台湾（国）的侵略”。把内战歪曲成国战，才好去求国际霸权的救命。一定要抓住和戳破民进党政府的这个要害，让它公开地失去开枪抗拒解放军的“国家”法理依据。它开枪，依据只能是内战。逼它民进党政府承认了＂内战＂，国际强权对台的一切干涉，特别武装干涉，都失去了正当的借口！大陆方必须在两岸舆论和国际舆论上，充分利用这一点，占据和平解放台湾的道义制高点！

毛泽东为什么决策久久让金门等前沿小岛保留在蒋的手里，而又至死不渝坚持了对金门不断的象征性炮击，就是要时时向全世界宣示和提醒着台海两岸是内战持续的关系，不可因年久和平而演成两国。毛眼光长远。邓后，停止了对台炮击，片面强调了“和平”。和平而又事实分离分治，半世纪多过去，两岸民心疏离，岛内台独猖獗，李登辉作俑，首唱“两国”，国际各国对“一个中国原则”渐失耐心，也就蓄意或试探视两岸为两国，视台湾为独立国家了

。这局面也不能全怨他国。现在，必须将这一危急局面扭转过来。怎么扭转？恢复象征炮击？必要时亦不妨。但现在看来，最好的办法，就是中国解放军总部向世界公开发布声明，台湾没有所谓“领土，领海，领空”。台湾全部的空域、土域、海域和水域，即按两岸的法律，都是全中国领土，领海，领空，领水的部分。中国解放军的陆海空军和海警有权在台湾全部的空域、土域、海域和水域，进行和平的演练和联合台军的执勤，这是中国和平统一的必须步骤。台湾地方当局不得向和平演练的解放军和海警开出第一枪，破坏台海和平，重新挑起内战。解放军有了这样强势的声明和行动，才足以振聋发聩，让全世界各国，包括海内外的中国人惊觉记起：台海两岸的关系，决不是国与国的关系，而是一个中国内部的和平统一与反和平统一，内战与反内战的关系。现在，解放军已经声明了“没有海峡中线”，这是好的开端。明明白白的汪辜会谈“九二共识”，民进党政府都可以推翻否定，扯什么这从不存在的“海峡中线”？

解放军的入台和平演练，必须作万全的准备。一旦民进党政府悍然发起内战，下令台军向解放军开出了第一枪，就是民进党台独政府的彻底毁灭和全部台独战犯的落网。

但必须切记，无把台军，原中华民国国军与民进党政府视为一体。为了台独和“去中国化”，民进党对国军官兵历来的经济侵夺、政治的压迫、抹黑、歧视，对原中华民国国军传统的侮辱和践踏，是无所不用其极的（奇怪它又要“国军”保卫，又要拼命自毁长城）。国军与民进党皇民台独政府，是深藏着类民族对抗性质的仇恨的。中国解放军为和平入台，应立即开始对台军开展强大的政治宣传攻势，把台军与民进党台独政府剥离开来，分化出来，号召台军继承原中华民国国军的抗日爱国牺牲精神，拒绝和抵制民进党政府任何的内战指令，绝不向解放军“开第一枪”，相反，在民进党政府发起内战之时，起义配合解放军，推翻民进党政府，捉拿蔡英文赖清德苏贞昌等一切台独战犯。中国解放军应直接邀请台军现退役将领，参访解放军各类军事演习，交流管控治理台湾的意见，及至绕过民进党政府，秘密接触台军驻防各军团和情治单位首长或代表， 秘密签订解放军登陆台湾，进入台湾各域进行和平演练之时，互不敌对的协定，学习当年红军和八路军在西北，为了共同抗日，曾与多路国军有过的协议。

总之，解放军高举和平旗帜入台和平演练，不遇一枪的抗拒，是不可能的，但尽量的和平，尽广泛的团结台军民，尽少的流血，是可以争取的。

2020年9月21日

老王社长按纪硕鸣文：担心被消耗战拖垮 台军陷入两难境地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2-05-12

按：纪硕鸣先生这篇文章披露的台海上空情况，真又进一步启发老王了。解放军飞机不停地和平进入台域演练，台湾“国军”飞机必“应急”起飞出动。但台军方前两天也已说了，不能先开枪，要“判断对方已有‘明确攻击行为和威胁’，就会评估行使‘自卫权’，且在获得授权后才会执行。”“若受攻击，“我们一定反击”。这台海双方的双簧唱得好呀。解放军飞机进入台域演练，是和平的呀，不会有主动“攻击行为和威胁”呀。建议解放军进台域演练遇“国军”喊话，就不要再喊“没有中线”了，这已喊过了。就喊“中国人的地方中国人来玩玩。‘国军’弟兄可别开第一枪。我们也不会开第一枪”。然后，放放邓丽君的歌《阿里山的姑娘》《路边野花不要采》之类，“咚咚锵咚咚锵...千万不要把我来忘怀...”。气氛多么和平！还打什么？“国军”不想打，蔡英文那老太太恐怕也下不了开打的决心。“国军”飞机就这么老陪着白玩白听音乐下去，耗着，疲于奔命，二鼓衰，三鼓竭，真是“消耗不起”的，“被消耗战拖垮”的。这叫什么？这可以叫“和平消耗战”。解放军的海军海警直到陆军，都可如法赴台炮制。在“国军”的双簧协作下，直至和平解放台湾。

这法子，美国也只能干瞪眼：“人家又没有开打，你忙乎什么？狗咬耗子？”

2020年9月22日

（纪文略）

很严重地回答一个问题：“台湾普通老百姓为什么大部分支持台独？”(又题：时间并不永远在大陆一边)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2-05-12

坛上有朋友几次来问“台湾普通老百姓为什么大部分支持台独？其心理动机和原因是什么？”

这个问题很严重，必须严重地回答。

我先问，今天中国东北的老百姓，会“大部分”支持或要求东北独立吗？不会。他们会非常地热爱自己的祖国中国，和维护国家的统一；会坚决地反对中国任何局部地区的分裂和所谓“独立”的要求。

但我们假设，当年日本侵占中国东北，炮制了溥仪伪“满洲国”，得到了苏联等国的承认。若它竟一直存在下来，存在了70多年，一直存在到今天，我们再问今日“满洲国”的东北人民：“你们把‘满洲国’国号去掉，回归中国，完成祖国的统一，好吗？”。我敢说，东北绝大绝大部分“普通老百姓”一定回答你：“笑话！我们早就满独了。我们是满洲国人，不是中国人。请你们中国不要侵略我们！”

实际上，不说少数民族地区（不想再痛苦地提起外蒙古），就算是中国汉族的任何一个省或地区，如广东，山东吧，你让它拥有一个实际运作的“中央政府”，分离于祖国母体五十年以上，你再去问那里的“普通老百姓”，大部分也一样一定会告诉你：他们都支持“粤独”、“鲁独”。他们是“广东国人”、“山东国人”，不是中国人。“请你们中国不要侵略我们！”

为什么呢？一个脱离了母国母体，拥有自己的“国号”、中央政府和特定管治区域的政治实体，就会成为一个独立的有机政治生命体。它有自己的呼吸；它的血液在这个独立的有机政治生命体中自我循环，与母体已没有了任何血肉关系。它区域的人民，就会渐渐地“爱国”：爱自己独立的生命体国，而不是去爱它的母国了。哪怕它知道，自己生活其中的这个生命体国，是从原那个母国分化独立出来！

为什么脱离母体一般五十年后，这个问题才严重了呢？因为五十年左右是两代人。这两代人还多少在原母体生活呼吸过，浸透了母国的精神文化和传统，或还浓烈地能记住父母的母国，当分裂发生，某独始作，他们大多还会认同母国，反对某独，起码支持独者不多的。但五十年后，七十年后如何？一百年更如何？不必说它了！

台湾则更严重无比。它曾甲午后“割让”日本五十年。1949它再裂出祖国母体时，它的居民已两代人属“日本国民”，少数坚定爱中国者外，他们不少已渐渐地心理归属了日本，又不幸经七十余年的分割脱离了母国，加拥有自己的“国号”和实际运作的中央政府，一代又一代人老去死去，三代、四代、N代年轻人上来，一百几十年了，你要他们还怎么能认同自己的祖籍身份---“中国人”？时至今日，你问，“台湾普通老百姓大部分支持台独”，还需要奇怪吗？还那么难理解吗？幸运的是，这个七十余年脱离了母国的台湾的“国号”，仍叫“中华民国”，它原是统治全中国的政权，“民国三十八年”它内战战败播迁台湾。七十余年至今它没能在根本上改变原产生于中国南京的宪法。因，此它是矗立在台湾的“台湾主权属于全中国”的最伟大的界碑！正是这块中国主权界碑，屏障了台湾愈趋强势的台独势力实现彻底“去中国化”，完成台独的步伐，也这是这块界碑，使得台湾残存的“中国人”得以据宪力争：“这台湾是中国的土地，我们是中国人！”他们是中国无论和平统一（已经全无可能），还是武力统一台湾的最后内应力量。这台湾最后的“中国人”力量，虽已经很小，但还在艰难地奋斗着，呐喊着，牺牲着。台独势力对之恨之入骨。过去，他们叫嚣要杀尽统派，现在，甚至已经公然叫嚣要杀尽据说必会做中国统一台湾内应的全部“外省人”了。而近日带头出面叫嚣要杀的，竟本是第N代“外省人”的一位女孩。这些已向往“台湾国”的 N代“外省”年轻人，连他们，都已经红了眼要杀自己“中国人”的父母祖辈了！他（她）们的父母祖辈何其可怜。真个是“遗民泪尽胡尘里，西望王师又一年”了！

最可恨的是大陆那帮颟顸的政客或“战略家”，他们七十年如一日唠叨：“台湾不是最紧要问题。再拖下去，台湾也还在那里，跑不了...”。颟顸的政客和荒唐“战略家”们呀，地理上，台湾“跑不了”，但人心呢？台湾的“中国人”人心，跑不了吗？还能有吗？还能时间无限地拖延残存下去吗？难道你们就真一点不懂“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的道理吗？要解决台湾统一问题，就真不需要了一点台湾内部的响应了吗？当今天，笼罩台湾的台独绿色恐怖，已经不但在叫嚣要杀尽“中国”统派，甚至要杀尽中心尚存一念的“中国人”时，你们再唱下去：“台湾不是最紧要问题。拖下去，台湾也还在那里，跑不了...”，你们就不是颟顸和荒唐，而是犯罪！对台湾的中国人犯罪，对全中国全中华民族无可饶恕的犯罪了！！

2020年9月26日

就江氏国民党提出和通过所谓“台美复交”案“求美助抗中共”案的简评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2-05-12

一、 江启臣国民党这两案的提出和通过，标志国民党已彻底地变质和沦落为了台独党。已经完全不是孙中山先生的国民党，也不再是两蒋的国民党了。

二、台湾仍忠于孙中山先生中华民族爱国主义传统的国民党人，蓝营人士团体，是彻底割绝江氏国民党，向张安乐总裁学习，向高安国将军、魏明仁先生等学习，组织广泛统一战线的“中华民族反独促统联军”，以各种可能的方式，起而推翻蔡英文民进党台独政府，易帜向陆，以自救及救台湾人民于战火的时候了！

三、大陆中国共产党政府，应立即依据宪法，启动《反分裂法》，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迅即进军台湾，发动和支援、配合台湾人民的起义，解放台湾，完成国家的统一。台湾问题上，中国共产党政府在邓后，已经犯过不少错误，甚至严重错误，事实纵容了台独滋养了台独。事到如此严重关头，中国共产党不能再错误下去了！不能再犹疑寡断，怕狼怕虎，一再错误下去了！你们领导中国的合法性，就此考验了！

2020年10月6日

“台湾是中国一部分”承认的严重动摇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2-05-12

近日，蓬佩奥称“台湾不是中国的一部分”。语出惊人。但我看是有道理的。他违背中美公报美国对“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承认了吗？似乎违背了，但深究起来，没有违背。我们先看看当初那基辛格代表美国政府就台湾问题对大陆中共政府的最基础的表述，是怎样的：

“美国方面声明：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

表述非常清楚，“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之所以“不提出异议”，只是因为“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隐藏的背后，也就是说：若有一天，台湾海峡两边的人只要有一边不认为只有一个中国了，甚至不认为自己是中国人了，不认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了，那么，美国政府就可以对“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提出“异议”了，就可以不再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了。当年基辛格运心机设下的这扇后门，今日由蓬佩奥来钻了。蓬没有道理吗？有他的道理的！

台湾民进党，其实深明个中奥妙。故二十多年来，无论长期的执政或短期的非执政，他们全部的努力，在台湾全部的施政方针，全部的教育宣传，施加的全部绿色恐怖压力，都集中在推翻“台湾人也是中国人这一点上”---“台湾人不是中国人！”。国民党为“选情”步步后退。终于，民进党成功了，今日的台湾，“中国人”即尚有，亦属老弱“孑遗”，甚至用李毅先生的说法，“台湾已经没有中国人了！”

“台湾没有中国人了”，美国政府怎不能提出“异议”？怎能再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于是，蓬佩奥出手捅破这层纸了；“台湾不是中国的一部分”，有什么好大惊小怪！

今日美国号称世界老大，是强势国家。不少国家是看着美国的风头走的。当初中美建交，便大体如此。如日本等，一看中美走近了，争先恐后，便一脚抢到了美国前面。那时他们与中国建交，承认“一中原则”“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首要当然是对美跟风，也因为七十年代，去49不远，中国内战，两岸分离，世界亲见，大陆台湾一个国家主权，毫无疑义，记忆犹新。他们自然认为，两岸的统一，当在不远。故爽快地承认了“一中原则”“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但斗转星移，岁月蹉跎，七十余年了，你两岸仍未统一，两岸两个国号两个政权仍客观存在，人家便渐不耐烦了。各国与台湾的商业文化关系年久日深，愈趋需要发展政治外交关系，在他们看来，你既似永不事统一，即便按国际惯例，五十余年的分离，也应当承认人家的独立了，何况人家台湾都已不再承认自己是“中国人”。又是美国带头，这试探与台外交交往的苗头近年已在多国反复出现了。对美国，中国政府是忍而又忍，坚持“定力”“大局”，除例行的“坚决反对”，更常装视而不见，但对他国，则怒目相向，常出手打击，这就成了一种外交上的不平等对外压迫，给世界的观感是你中国也无非欺小怕大，屈强凌弱罢了。

中国政府错在哪里呢？错在一味地所谓“坚持和平统一”，错在错误地以为“时间在大陆一边”。对台“和平统一”，可以是武力后盾下的宣传口号，不可当真。当了真的“和平统一”是不可能的。明明不可能，却要当了真长期“坚持”，就误国了。那么，“时间在大陆一边呢”？更是误国不浅。

不错，所谓“时间再长，台湾跑不掉”；也不错，所谓拖得时间越长，大陆势必越强盛，两岸力量对比将愈加悬殊。但是“人和”呢？统一和战争不仅在军力的对比，更在道义的存否和人心的向背。当“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之时，你以武逼统，或挥军统台，道义在你手里，两岸人心，各国人心多不以为悖，你师出有名。但你拖到了“台湾已没有中国人”，世界各国都对“一中原则”不耐烦而乐于承认台湾，助力台湾之时，你的统一台湾还能有多少道义的力量？所以一再蹉跎，昏然陶然于“时间在大陆一边”，却不知统一台湾，拖得时间越久，军力对比可以越悬殊，但道义的力量却可随之反向流失殆尽！今天，蓬佩奥已经挑衅地否认了“台湾是中国一部分”，胜选上台的白登民主党也已公然删去了其党章对“一中原则”的承认，各国的跟风势必纷至沓来，中国政府，看那时，你十指如何按下这满地的跳蚤！看那时，你又能如何动作？你将如何向全中国人民交待！

毛也没有武统台湾？是那时毛手里确还没有足可过海的海空力量。不得已。不是因为害怕什么。今天的中共，还没有足可过海的海空力量么？有了，早有了。但钢多了，气却少了，前怕狼后怕虎了，什么“中华民族复兴大局”领土领海都可以不要了！且武统台湾，非得如49年解放军百万渡江？非得如美军诺曼底大举登陆？智取不可以？威虎山可以智取，台湾岛不能智取？不想干不敢干，什么办法都没用；要想干要敢干，什么办法都是有的。“非不能也，是不为也”。

台湾期望祖国统一的人心，甚至期盼大陆武统的人心，今日真全然没有了么？还是有的，不过对大陆政府统一台湾的决心拿不准，在民进党政府法西斯绿色专制的高压下，大多不敢声明罢了。民进党对台湾的“中国人”压迫越烈，台湾“中国人”望大陆早日武统之心便越切。台独势力最

怕他们内应“王师”，正在鼓吹逮捕他们和完全消灭他们。这已经是大陆武统台湾在世界上所占道义的最后的时机了，不能再错过去了。再高唱什么“两岸和平发展”，“和平统一”而延宕下去，就是扑灭了台湾仅存的“中国人”的最后希望，就是对忠于祖国的台湾“中国人”的叛卖，也就是对全中国人民的叛卖了！

2020年11月13日

赵少康须救的是中国国民党，“中华民国”已经无救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2-05-12

少康这个名字好呀！“少康中兴”。赵老爹给儿子取名有远见，韩国瑜恐怕也是看中了这名字的吉兆。

赵少康欣然应允出山“中兴”。他说“台湾不能这样下去了。再这样下去就要亡国了！”。他要不但救党，“还要救国”，“让台湾再伟大”。林正杰就问他：“你这调子不是与民进党一样吗？你要救什么国？救台湾国？救“泡沫化的中华民国？”

林正杰问到了要害。“中华民国”你还能救吗？陈水扁们早就宣告了它的死亡。现在的“中华民国”不过是民进党那个“早就主权独立”的“台湾国”的僵死外壳。不是因中美的“鸟笼”管制，民进党早就弃之溷藩。赵少康，是难得尚存一线中国心的外省“陆二代”。且不说这“台湾国”你救不了，祖国决不能允许它的存在，你要救，你就要去选“总统”，你就要在几十年早已占据了台湾意识形态统治地位的绿色语境下，与台独民进党竞争所谓“爱台湾。抗中国”，不然你怎么选？你就只能也台独化，只能将国民党与你一起更拖入毁灭深渊。即便你自毁如此，你也赢不了。你有数不清的“中国人原罪”，抓在民进党台独势力手里，你将被攻击得遍体鳞伤，老本输尽，无疾而亡。韩国瑜便是你前鉴。退万步，即使你奇迹赢了，与民进党高调竞争“抗中”，选上“总统”，你能是推动中国统一的“台湾国”“总统”？你只能是更可恶的台独代理人罢了！总之，原中国的国民党想靠卖身自己台独化，妥协、求饶、投降绿色意识形态，去在今日的假“中华民国”实际的伪“台湾国”体制内，与民进党竞选“总统”，来“救中华民国”，实现“中华民国中兴”，国民党就死了这个心吧！

怎么办、只有处死地而求后生。少康先生，你不是说你“无欲而刚”吗？你不是曾横目怒对民进党说“造反又怎么样！”吗？那就造反吧！只有一条路走，率领国民党联共！学统促党张安乐总裁，“告别（已死亡的）中华民国，拥

抱中华人民共和国”。

请记住，国民党是孙中山总理缔造的党。联共，是孙中山的基本政策。国民党本来就是联共容共的党，旨在共同“扶助农工”。国共当初是怎么分裂的？是因为共产党激烈的农民运动。不是蒋公所代表的国民党主流右派反对孙总理的“耕者有其田”，而是国民党主张温和地推进土改。但温和地推进土改国民党在大陆也无法做到，他们所属的阶级与乡村地主有着血肉的联系。为此，共产党指责国民党“背叛了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国共内战了。蒋公的国民党在大陆失败了。但到了台湾，国民党与台湾的本土地主没有了血肉联系，就能下手了，就终于能够在台湾完成温和的“耕者有其田”土改了。这样，就不能再说，国民党“背叛了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了。而另一方，大陆的共产党，取得了经验和教训，也开始了“特色社会主义”，其内容，也即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也即毛所解释的孙中山“革命三民主义”了。这样，今天，国共两党实际已没有了敌对的意识形态。西式的“自由民主”？它本来就不是孙中山的主义。相反，孙中山认定他的三民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今日，中华民族的民族、民权、民生，早已成了国共两党的共识。共产党为国家统一盛意联“国”，国民党又为何不可以联共？台独民进党是外敌。它虽部分代表了台湾狭隘地方主义势力，实质更严重代表了历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割据中国敌视中国的皇民遗台势力。当年对日抗战，“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国民党蒋公是把民族原则置第一位，坚决联共的。在台湾，更是镇压台独，警惕美日，毫不稍软。今日台独民进党乃日寇后裔，不但事实最终消灭了“中华民国”更将最后消灭中国国民党。中国国民党与台湾原中国抗日国军奈何竟伈伈睨睨，低首下心，与贼共舞为民族羞，苟偷活于台湾邪！

故，国民党想靠赵少康出面竞选夺回“总统”宝座，“中兴中华民国”，此路是完全走不通的了。“中华民国”已经无救。现在可能救的，是对中华民族尚有过功劳的中国国民党。国民党尾随民进党走下去，只有死亡。要活路，只能联共，起义，动员国军夺回台湾政权，完成祖国的统一大业。

害怕民进党诬你“叛国”“内乱”？检调侦办？怕它什么？道义在我一边：颠覆了中华民国全中国宪法，声称“台湾早已独立”的民进党才是叛国，台独才是内乱。民进党皇民把持的伪“台湾国”立法院推出的一切反中国的法西斯法律，都是非法的“法律。我们要向英勇无畏义正词严坚守了民族立场的中华统一促进党张安乐总裁学习，“敢与恶鬼争高下，不向霸王让寸分”。这是真需要“无欲则刚”的。联共起义，消灭台独，惩办台独罪犯，和平完成中国国家统一，使台湾免于统一战火，才恰是真正的定国平乱。大陆政府应给予台湾各力量反台独起义以最坚决的支持和援助，直至军事援助。平乱之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台湾特区基本法之下，一国两制（即所谓一国良制），在一个长时期内，台湾由中国国民党一党执政，直至“去中国化”遗毒在台湾得到彻底的清除反正。台海两岸，出现中国特色的国共“两党政治”。如此，中国国民党才能真正获得新生，并为全中华民族的兴盛，重新贡献自己的力量，而无愧孙总理、两蒋及无数“本党先贤先烈”在天之灵。

但，“强而有力领导人”赵少康领导的国民党能够决心走这条路？我希望，但知道很不可能。这里，只是给它指一条生路而已。国民党自己要死，那是无人可救的。诗云“毋教猱升木”。国民党需自慎重思量。

2021年2月3日

大陆人民特别是官方，应坚决地明白地声援中华统促党张安乐总裁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2-05-12

台湾绿党法西斯早就以所谓“国家安全法”来迫害台湾的爱国统派人士和团体了。近日，更有所谓“台湾高等检察署”向中华统促党张安乐总裁发出了“刑事传票”。

对此等迫害，张安乐总裁从来置之度外（他已到达“台湾高等法院檢察署”）。为了祖国的统一和台湾人民的安全福祉，七十余岁的张总裁已献出了自己的毕生。现在，面对法西斯的“检察侦办”，他泰然决定说，过去“我們缺乏面對大眾的發聲管道，無法把聲音傳達給廣大民眾。這次台獨當局要以國安法辦我，正好給大家一個機會，清楚認識到這攸關台灣人民生死的嚴肅問題”。

即是说，他要把民进党台独当局对他的审讯台，当做反台独，护台湾，争取国家统一的大讲坛。沧海横流，方显出了英雄本色！

我呼吁，大陆人民应高度关注台湾中华统促党张安乐总裁的这场“刑事检察”案，声援张总裁；我更呼吁大陆政府，在当前国际形势下，应公开地明白地出面支持中华统促党张安乐总裁，坚决地向台湾民进党法西斯当局发出强

烈警告，警告他们住手，不得迫害台湾张安乐总裁在内的一切主张和支持国家统一的人士和团体。其施行迫害的上下责任人，将视为分裂国家的刑事犯罪，永远不能逃脱祖国统一后的刑事追究和惩办！

2021年3月29日

張安樂：我在乎的是台灣人民生命財產的安全，不在乎什麼國安法！（略）

《施琅大将军》电视剧风波谈“中华民族”主义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2-05-12

我至今没能看到该电视剧。仅从网上争论，谈点对风波本身的看法

一、世界有近代意义，由世界体系承认而保障的主权民族国家，是世界资本主义兴起后的事情。体现在中国，则大约是以清俄《尼布楚条约》为标志的事情（《尼布楚条约》以拉丁文为正本，对中国是划时代的。说明中国开始懂得近代主权国家边界的确定和保障，要有国际的承认）。而“中华民族”及中华民族共和的国家概念，则是在继承了前清全部国家遗产的基础上，由“中华民国”正式确定。因此，现代“民族主义”，由孙中山先生定义，共产党人接受，指的是“中华民族多民族共和的民族主义”。对内它讲求各民族的平等和融合；对外，它强调反抗帝国主义强权的侵略和压迫，维护国家统一。这种民族主义，不同于自远古到近代前夜的中原汉族民族主义，虽然因中国汉族的主体地位，它存在了基本的精神传承。

二、世界，包括亚洲中原地区及周边，进入近代之前数千年各民族的开拓疆域，征战，都不过是进入近代主权国家前的漫长的熔冶过程。它民族的忽兴忽灭，它疆域的或巨或细，都对进入文明后的由世界体系承认而保障的近代主权国家，没有实际法律意义，可资参考，不能为据。

三、施琅是个矛盾人物。他恰处在世界和中国从古代进入近代的关节线上（康熙时代）。他以汉官降清，站在古代汉民族主义的狭隘立场，他的形象应是反面的；但站在近代中华民族共和的大民族立场，他代表中央政府粉碎郑家台湾独立国企图，挥军平叛，正式纳台湾于中国行政版图，千钧一髮抢在了世界近代主权国家确立的历史临界线上，他主观当然无论如何意识不到这一点，但他客观为中华民族立下的历史功勋，则是彪炳千秋，可享万世之祭的！

四、站在近现代大中华民族立场上肯定施琅，与传承从屈原、田横、苏武、岳飞、文天祥到史可法无数英烈的古代中国汉民族主义的爱国精神，并不矛盾。因为我们需要继承的，是他们身上体现的威武不能屈的反抗外来侵略压迫的汉民族精神，而不是拘泥他们那个历史时代的楚国、齐国、中原国的狭隘爱国立场

五、总会有人拿日本说事。说是若二战日本赢了，占领了全中国，日本也是“中华民族一部分”了。我这样回答：谁要你古代不成功？

日本民族与中原汉民族，系出同源。“大化革新”全盘接受唐的典章制度后，更是全面中国化。与中原周边强悍少数民族一样，也历来有入主中原当一回“天朝皇帝”的企图心。从丰臣秀吉的计划可以看出，他打算灭明朝后，定都北京，在中原分封诸侯，自己坐镇宁波，显然，还是把日本视为中国战国秦汉时代的一个有霸主心的诸侯国。他没有成功，满族的多尔衮成功了。大清帝国进入近代倾覆，满族熔入中华民族一部分，大和民族仍在圈外，历史不能再来，这个格局，就只好定下来了。

而二战时的日本，早已不是一个心理上“中国诸侯国抢占中原”的日本，而是一个早已厕身帝国主义列强，视“支那”为口边肥肉的强权，又处于一战后，早已确立的近代世界国家保障体系中。这就决定了它若二战对中国胜利，不可能再熔入中华民族，而只能成为中华民族的奴役国和殖民压迫国。

今后，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日本才可能完成千年历史宿愿成为中华民族的一员，就是在中国充分强盛的前提下，一个中日等东亚国家平等自愿联合的“东亚联邦国”的诞生。在这个基础上，再花千年，一步步走向没有民族国界的世界大同。

2006年4月2日

台湾“现在还只能算是美国军事政权手下的一块土地”吗？ ---看李登辉的台湾主权论

作者：王希哲 | 发布时间：2022-09-16

台湾“现在还只能算是美国军事政权手下的一块土地”吗？ ---看李登辉的台湾主权论

王希哲

台湾的主权属于谁？历来有争论。但争论无非是，台独派（特别是台独原教旨派）认为，台湾的主权是日本的。日本战后“放弃”了台湾，但据说没有“明言”归还谁。所以，“台湾主权未定”，它的前途自然由台湾住民自决决定。因此，台独的法源，归根结底，来自台湾日本主权。

反台独派坚决认为，台湾主权是中国的。日本曾通过强盗战争掠走了台湾，但它最终被中国人民战败，无条件投降，迫使它从口中吐出了台湾，交回给了中国。它究竟有没有将台湾“明言”归还中国，根本就不是一个需要讨论的问题。因为这头战败的野兽，根本就没有了任何资格对台湾主权多说一句话！

但近日，台独首席教父李登辉，却令他的台独追随者目瞪口呆的提出了第三种台湾主权论，就是台湾主权属于美国！---

“李登辉说，台湾现在想加入联合国根本就是不可能的，因为当年台湾退出联合国的时候，

其法定地位不确定，现在还只能算是美国军事政权手下的一块土地

。”（多维新闻）

李登辉变了？

其实，“台独法源来自日本主权”一论虽早，它本来就是李登辉认可并授意它的御用“学者”系统“发现”出来，再加以推波助澜兜售的。现在，他显然发现此路毕竟不通，睡觉醒来灵机一动，又提出把台湾算作是“美国军事政权手下的一块土地”了。

“台独法源来自日本主权”这条路走不通，其实稍有脑袋想一想的台独人士都是应该明白的，因为它逻辑的推论，例如所谓“《开罗宣言》无效”论，势必要翻整个二战的案，要翻盟国对日战胜的案。台独要依靠日本，能行吗？它只能指望美国。指望美国而又要翻盟国对日战胜的案，不是更绝望吗？所以，李登辉今天的“台湾美国主权论”，确实是恢复了一点聪明之举。

我们知道，台湾主权历史上属于中国，这是不争的；后来台湾主权被日本割去，属于了日本，这也是不争的。但再后来日本被打败了，“放弃”了台湾，问题就来了：究竟是谁打败了日本？谁打败了日本，台湾就是谁的战利品，台湾的主权就属于谁。今天的世界，哪一块土地是属于哪一国或哪一方住民的“天然主权”？哪一块土地不是军事占领，或最后以军事占领为后盾，达到国际合法领有的结果？

二战中，中国人民对日抗战作出了巨大的民族牺牲，获得了巨大胜利，但仅此足以最后战胜日本，夺回台湾吗？显然不行。历史事实证明的，美国才是在亚洲太平洋战场击败日本的主力。

因此，若不讲道义，纯论功行赏论实力排队，台湾必是美国的战利品，战后的美国可以对台湾拥有第一的发言权。

我们设想，假使当年美军食《开罗宣言》之言，不许中国军队登陆台湾而是自己分兵登陆占领，最后通过玩弄“台湾公决”，达成台湾“托管”，“独立”，甚或明目张胆收成美国的远东一州，中国又能如何？可以生气，可以愤怒，但你没有办法，恰如今日之琉球、钓鱼岛。

所幸的是，中国人民毕竟对盟军的最后战胜日本作出了巨大贡献，美军不能无视这一贡献；所幸的是，美国人民、美国罗斯福政府是对中国人民友好而善意的人民和政府，它（由杜鲁门）兑现了《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对中国的保证，对中国军队的占领台湾和中国政府宣布收复台湾，在台湾恢复行使中国主权，从无发出任何异议。（后来出现的一点非主流异议，也是出于担心台湾落入中共政权之手，而不是出于敌视中国本身）。直到1972年 ---

“美国方面声明：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

我们要充分注意“不提出异议”这几个字。就是说，美国心中一直认为，对“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它是有资格“提出异议”的，但它今天“不提出异议”。因为今天“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这就隐藏了如果明天“在台湾海峡两边的人们并不都认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了，它就可能作出改变

）。而英雄如毛泽东和其外交巨擘周恩来，也听任美国把这几个字写进联合公报，

即实际默认了美国对台湾有“异议”权，而只赞赏它“不提出异议”！

日本呢？对照《中日建交声明》就能发现，它只有老老实实承认自己是战败国：日本国政府“坚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第八条的立场。”“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国政府“关于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立场”。日本如此可怜，日本派的台独主义者不是更可怜了么？

好，现在回到李登辉“台湾美国主权论”上来。

我们说李登辉有点道理了，是从相对“台湾日本主权论”来说的。今天的世界，日本对台湾毫无发言权，美国则有。从这点看，李登辉这位台独原教旨教父总算有了点醒悟（他的日本派台独走卒们醒悟了么？），但李登辉仍然远离了真理。为什么？既然台湾“实质上接受美国的保护”，“现在还只能算是美国军事政权手下的一块土地”，那么台湾的主权（或者军事占领权）就至今是美国的，台湾的何去何从就要听美国的命令，获得美国的批准，且不说大陆的中国人对台湾没有权利，台湾的“二千三百万人民”也同样没有权利，但李登辉们又要急忙台独，又要催着“制宪”，法理何在？于是李登辉还是要回头耍弄“台湾地位未定”。奇怪，你说了，台湾是“美国军事政权手下的一块土地”，这“地位”不是已经“定”了吗？怎么还说“未定”？如果“美国军事政权手下的一块土地”还不算“定”，那么谁来定？自有美国人来定，干你台湾人什么事？你哪里来的权利“定”？你的片面“制宪”，就能获得对台湾的主权了吗？

台湾的主权属谁？若是只有美国人能定的话，美国人早就“定”了：它尊重中国对台湾的历史主权和中国人民对战胜日本的贡献，本可以通过“军事政权”强行获得台湾主权的它，战后押解日本，将台湾拱手归还了中国。当中国发生了分裂，美国也从未对台湾主权属于中国提出任何“异议”，它甚至直接“承认中国的立场，即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中美建交公报》）它只是“重申它对由中国人自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关心”。这是美国坚持至今的立场（注：2022年9月的今天变了！）。

我们可以注意美国国务卿鲍威尔最近对记者的一番谈话：

“媒体问到，美国官员曾表示，台湾议题的最终解决方案必须为台湾人民所能接受，但是否应该也为中国大陆十余亿人民所能接受？鲍威尔答覆说，必须双方都能接受，这才是和解的意义。”（中央社记者林文集华盛顿30日专电）

我认为，这是美国政府对美国近半世纪的对华政策的最精辟的阐释。我们常常听到台独主义者们的假惺惺，什么“统一可以是一个选项”。“只要台湾二千三百万人民同意，不排除两岸发展任何的关系”云云。那么，不要大陆十三亿人民同意了么？只有“台湾二千三百万人民”才对台湾有权利？这就已经把台独要争取的结果，当成了不言而喻的前提了。

李登辉、陈水扁台独主义者们注意了，一切海内外支持台独鼓吹台独居然跟着绿党谩骂“中华民国外来政权”，要求美国改变“一个中国”政策的曹长青们“自由知识分子”们注意了，你们奉为对台湾拥有至高无上发言权的美国，早就把台湾主权，交到了海峡两岸双方人民的手里。台湾主权不仅是大陆十三亿人民的，也不仅是台湾二千三百万人民的，台湾主权是中国海峡两岸人民共有的！任何企图片面的“公决”“制宪”（或支持“制宪”）来片面剥夺中国大陆十三亿人民对台湾的主权，都决不是什么“民主”，而是对大陆人民专政，大陆人民必将鞭策中国政府，以统一战争对付之！

有人会不满，“你王希哲也承认美国对台湾有如此之大的发言权么？假使美国翻案了，不承认台湾主权属于中国了，又怎么办？”（注：今天果然翻案了！）。不是我要承认的，是美国历史的和现实的实力决定的。你不听中国政府的喉舌们张口就来“台湾问题，实质是中美问题”么？这不就是承认了美国对台湾“有如此之大的发言权”么？

我们武统台湾，究竟是以政治立场为号召，还是以民族立场为号召？

作者：王希哲 | 发布时间：2023-04-07

我们武统台湾，究竟是以政治立场为号召，还是以民族立场为号召？

---再谈陈先义先生敦蔡英文等投降书

如果我们以政治立场为号召，武统台湾，如陈文所说“是1949年人民解放军进行的伟大的解放战争的继续”，那么，我们敌人，就将是全台湾几乎所有的政治势力乃至所有的社会阶层。他们会背城借一，与解放军死战。且，我们将无法得到海外最广大的华人世界的认同和支持，只会有反对，最多观望。

如果我们以民族立场为号召，武统台湾，如希哲所说，是“包括台湾人民在内的全中国人民百年抗日民族战争的继续”，那么，我们敌人就仅是可以被最大孤立的窃据了中国台湾政权的民进党日本皇民一小撮。我们可以得到，或完全可能争取到台湾尚存中国心的“国军”大部现退役国军将领、公教阶层、“中国人”蓝色民众的支持和最广大台湾平民起码的中立。 且，我们还将能得到海外最广大的华人世界的认同和热烈的支持。

毛主席说“统一战线的策略和关门主义的策略，是正相反对的两个不同的策略。一个要招收广大的人马，好把敌人包围而消灭之。一个则依靠单兵独马，去同强大的敌人打硬仗。”

究竟怎样更好？

当我提出了这个问题：“我们武统台湾，究竟是以政治立场为号召，还是以民族立场为号召？”正在台湾街头率队与台独作着英勇斗争的中华统一促进党张安乐总裁毫无犹豫回答我说：“

当然是民族立场啊！没错，反台独就是抗日战争的继续。

回顾一下，自毛、周、邓小平时代提出和平解决台湾问题以来，

中共的基本方针，难道不从来都是以民族立场为号召的？

政治立场号召，谁来？

政治意义的“国共内战”，05胡连北京会谈，继之15习马新加坡会谈，国共双方最高层达成在九二共识基础上谋求国家和平统一的愿景后，就属结束了。

只要国民党方面的后继者没有彻底推翻九二共识，没有彻底拒绝谋求国家和平统一，中共方面，就没有任何理由对国民党再次发动“解放战争”！

有人说“国民党暗独了呀。应该与民进党一起‘解放’掉”。

民进党的明“独”，性质是日本皇民或认同日本人的“独”， 是要把台湾从中国割裂出去，附属日本；

国民党的“暗独”，即便是吧，也是中国人的“独”，无非是中国历史常见的地方割据。

这两者是可以没有性质区别的吗？谁是主要敌人？

确实，马英九洪秀柱之后的国民党，愈趋向民进党言行靠拢。缘故我上文说了。但若朱立伦等的模糊九二共识言论，就一定代表了国民党对九二共识彻底的背叛了吗？马英九不是即刻出面驳斥朱立伦，坚持九二共识了吗？

有人说，“国民党不接受一国两制，就是台独”。怎能这样说呢？“一国两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号”，“北京是中央政府”，就是蒋介石能接受吗？他不接受，蒋介石就是“台独”？

“但蒋介石要反攻大陆呀”。那么，你是要今天国民党也提“反攻大陆”，来证明它不是台独吗？

邓小平、江泽民时代对国民党提出的要求是：只要承认是一个中国，什么都可以谈。汪道涵甚至出面说，“国旗、国号都可以谈”。这才符合邓小平说的，国共“平等协商”“不是一个吃掉一个”。你不接受“一国两制”的方案，你可以提出你的“台湾方案”呀。只要能坐到一起谈怎样实现统一就好。习近平今天也这么说。

但国民党已经无法去谈了。因为它失去了政权，无法代表台湾去谈，

不是它拒绝谈

。既还没能谈，国民党自然不能说就先全盘接受了中共的“一国两制”方案，是连战、马英九、洪秀柱也不可能。如此，怎好就说国民党是“台独”或“独台”了呢？

是谁阻碍两岸谈？是民进党。因为这个党根本不承认自己是中国人，只认自己是日本人。

与大陆去谈统一，本身就承认了自己是中国人。它不干

。它更不准国民党去谈。

所以，国务院白皮书才严重指出了，

是民进党，而不是国民党，才是“争取和平统一进程中必须清除的障碍

”。请“左派”们不要违背中央的政策策略精神，擅自扩大打击面，去“伟大解放战争”。

民进党台独理论和“法源”的基石是什么？

作者：王希哲 | 发布时间：2023-12-31

按：老王

22

年前的这篇文章，相当重要。却发现在文集的台湾部分，竟遗漏了。现必须补上。

民进党台独理论和

法源

的基石是什么？

王希哲

民进党前主席姚嘉文在他的代表著作《旧金山和约台湾的释放令》中，载明有这一句话：

在姚嘉文主席的主导与坚持下，民主进步党于

1988

17

日第二届全国党代表大会通过《台湾主权独立案》，确立民主进步党的主张，奠定了《台湾主权独立运动》的基石

就是说，姚嘉文主席的立场观点，才是民进党和台独运动的

基石

根据姚嘉文的观点，民进党怎样看待两岸问题的呢？

、民进党从来不提中国是否分裂以及分裂的责任。因为这不干他们的事，

中国是中国，台湾是台湾

、姚嘉文主席

基石

著作的核心，斩钉截铁地引用了日本前首相池田在日本参议院的答词：

法律上言，就日本的观点看，台湾并非中国的领土

据此，姚主席解释了

日华和约

旧金山和约

确定了台湾的主权

完成了台湾的国家人格

为他此书写序的黄昭堂说，姚主席

主张的特点是认为旧金山和约奠定台湾的独立主权。

、既然

台湾并非中国的领土

第八篇 港澳问题

一国两制实践与港澳社会变革探讨

请刘达文先生，吴光来先生转司徒华先生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1-12-21

敬谢来问。

一、“湾区通讯员新海川”的《严家其司徒华斥王丹派攻击倒扁》一文，并非我撰，并非我贴。我也不知谁向贵刊投稿。我当时参加南湾倒扁活动，后期才到会。但我询问过争论当时在场的汪岷先生，此篇通讯所说，包括司徒华的意见是否属实。他说属实。现在司徒华先生否认，也许当时记者误听（包括汪岷也误听），澄清就可以了，何必声色俱厉“必须交代”，大作小题？

二、我原以为这篇通讯报道的司徒华先生意见确属实，对司徒先生肃然起敬。但现在得知原来并非如此。那么，司徒先生的意见究竟是什么呢？我想请教司徒华先生：

1、六四的学生反对台湾反贪到扁运动是应该的吗？

2、六四的学生学当年共产党的调子，说倒扁运动受共产党操纵，所以是动乱，是可以思议，是应该的吗？ 即便当时王丹没有说这样的话，难道司徒华先生没有听到过王丹们在台湾反贪到扁运动初起时，说过这样的话吗？

3、王丹会上确有评论台湾反贪倒扁运动，大意是说“过去国民党的总统可以为什么今天陈水扁不可以？”以及“马英九也贪什么特支费”等，而遭到了黄伟成即时的反驳。也许司徒华先生刚好听不到？

4、假使“杨力宇教授说陈水扁贪污事件，是台湾民主的倒退和受挫”，司徒华说“我并不同意这样的意见，予以辩驳”。我这里不明白什么意思。莫非司徒先生认为“陈水扁贪污事件是台湾民主的进步”？甚至认为今天陈水扁夫妇因贪污遭到了检察起诉，而抵赖死不下台，也是“台湾民主的进步”？

5、 香港支联会，是支持民主运动的支联会。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也应在支联会关注之列。那么，香港支联会应该支持台湾的反贪倒扁运动，还是反对台湾的反贪倒扁运动？

真要请教司徒华先生了。

我尊重司徒华先生，但我更尊重真理！

敬答

王希哲

2006/11/8

附司徒华信：《前哨》编辑部刘达文先生：

贵刊二00六年十一月号（第189期）第126页，刊出了“湾区通讯员新海川”的《严家其司徒华斥王丹派攻击倒扁》。该文所述，不副事实，尤其是关于本人的言论。

该文说：“香港支联会主席司徒华指出，‘六四的学生反对台湾反贪到扁运动真是不应该。’甚至还学当年共产党的调子，‘说倒扁运动受共产党操纵，所以是动乱’就更不可思议，更不应该。”

其中引用我的说话，用了引号，亦即是说，那是我原来的话。其实，我完全没有说过这样的话，也没有对王丹有任何的批评，因为王丹没有评论台湾反贪倒扁运动。反而研讨会主持人杨力宇教授，说陈水扁贪污事件，是台湾民主的倒退和受挫，我并不同意这样的意见，予以辩驳。

这位“湾区通讯员新海川”为什么捏造事实，编撰谎话，散播流言呢？言论可以自由，事实不容歪曲，该文起了挑拨离间的作用，敢问作者有何居心？

我特此郑重要求，请贵刊将本人此函，于最新出版的一起期，全文刊登，以澄清真相，端正视听！我更严正要求这位“湾区通讯员新海川”，不得回避，必须交代他的消息来源是怎样的？他撰写这一篇歪曲事实的谎言，动机何

在？

专以布达，并候

编安

香港支联会主席司徒华 谨启

2006．11．8．

老王回答：“民主派为什么从来不敢向英国殖民者要民主？ ”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1-12-21

网上有人来问：为什么香港民主派从来不敢向英国殖民者要民主？

老王回答你：

香港民主派是中国人。中国人怎能向英国人的主权要民主？要香港中国人民主，首先要从英国人手里收回中国主权。这只能北京政府去办，民主派没有资格，除非它发动香港民族独立革命。港英时期民主派的任务只能是反帝反殖民。这些民主派怎么没作？一直是民主派在做。中国要收回香港主权，最坚定支持的正是今天民主派。要知道，今日香港民主派领袖在港英时期，大多是反帝反殖的社会主义左派。64后才转向批判共产党的立场。恰恰是今天的以曾荫权为首的绝大多数特区首脑，大资本家人物，当年才是亲英的“哈巴狗”，要求英国政府不要放弃对香港的治权。97后，才“忽然爱国”。一点香港历史常识没有不要紧，但不要想当然胡说八道。

你要问“民主派为什么从来不敢向英国殖民者要民主？ ”，你就要首先问中国政府，为什么1997年才收回中国对香港主权？中国政府不是从来不承认帝国主义不平等条约的吗？1997年要英国人提醒才想起收回香港，这本身不就是变相承认了不平等条约吗?不责问中共政府为什么1997年才收回中国人对香港主权，却要责问中国人的民主派 为什么1997前“从来不敢向英国殖民者要民主？ ”这不是莫名其妙吗？

中国民主党全国联合总部就司徒华主席先生逝世致香港支联会唁电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1-12-21

香港支联会：

“天丧予！天丧予！” 矣。惊悉华叔逝世，世上最不应死去的伟人竟遽然离我们而去了，无限悲痛。数十年，特别是89后二十几年，华叔团结海内外香港人民，为中国的民主进步，为坚持香港的民主阵地，鞠躬尽瘁，吐尽了最后一口血丝，耗尽了最后一分心力。多么杰出的贡献，多么伟大的人格啊。我们中国民主党人，将把华叔永记在心，继承他的事业，立誓完成他未走完的争取全中国民主化的路程。当此与贵会同声一哭之时，相信贵会亦定与我们同一此心，我党将与贵会一同努力。我党已全权委托我党香港负责人万宝按贵会的安排，趋前吊唁，并请万宝转达我党总部和徐文立主席对贵会和华叔家属的深切慰问。望为中国民主事业的前途节哀。

肃此痛电

中国民主党全国联合总部

2011年元月2日

中国政治协商论坛关于香港“占中”运动危机的意见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1-12-21

1、是全体香港人民都反对香港2017年特首选举方案吗？是全体香港人民都支持以“占中”来强求中央政府改变2017年特首选举方案吗？不是。起码，我们看到早已有一百数十万香港民众实名签名，表达了相反的意见。

2、那么，有什么理由“学联”和“占中”运动发起人要把他们的意见，强要说成是全“香港人民”的意见？把他们的运动说成是“香港人争民主权利”的运动？而且可以“通牒”“勒令”香港特区政府必须按时按刻按他们的意志办，否则“梁振英下台”。这样，他们起码置另百数十万香港民众意见于何地？这是“争民主”吗？这是暴民专制。这是在以“争民主”的口号下企图以冲击法制的暴力运动（美其名“和平”，实质是“我可以侵暴法制，你不可对我强制执法”），绑架和胁迫全香港人民。

3、如此形势已经证明，香港今天还真不能实行所谓“一人一票”的“普选”（民主演进200年的美国今天也非如此）。我们假设今天中央政府和特区政府示弱让步，立马“一人一票普选”，学联人士和占中派选输了怎么办？他们服输吗？今日他们天然地已经自命自己代表了全香港人，他们怎么可能服输？一切其他香港民众意见和选票都不在他们眼里，都不算人民，只有他们是“人民”。他们会造作出一切理由和借口来推翻选举结果。他们会煽起它那一派的民众以更百倍凶猛的暴力和内乱来要挟达到他们上台的目的。而口号仍然是“争真民主！”这样的大戏，我们今天放眼各“茉莉花”或什么花的内战国家，难道见得还少吗？若所谓“退无可退”的暴力“抗命”一开，就能得胜，今后各势力必将群起效尤，东方之珠还能有安宁之日吗？所谓“真普选”“真民主”，云乎哉？

4、因此，不要说香港，我们看来，一切国家和地区，只要那里存在任何一派势力在外部国家强力奥援下，坚持要把自己打扮成“全民代表”，把自己的要求打扮成“全民要求”，企图以各种手段强制推行自己的意志，无视其他民众意志，这些国家和地区都决不可实行所谓“一人一票普选”。只有任何一派势力都能实事求是承认自己不能代表全民，和平地表达自己诉求外，都能平等地尊重其他民众的意志，这，才可以是那些国家和地区开始实行“一人一票普选”的起码要件。当然，你要革命和革命后你的专政可以，但不要打“民主”的旗号。

5、有人问：“六四不是走的更远吗？”

89运动的口号是“反腐败，反官倒”，这是全民的民主口号。当然会有部分人支持腐败，支持官倒。但他们并没有形成一派站出来正式表达自己的意见。何况89运动和学生领袖只是表达自己的诉求，要求人大召开会议讨论他们的诉求，并无“勒令”政府必得如何。邓小平却动员数十万野战军来对付民众，民众面对坦克被迫反抗。这怎与香港今日相同？

更重要，中国不是法治社会。民众没有自由表达自己意见的言论、集会、游行示威的法制保障。“特别是”邓小平复出后，取缔四大，人民更完全没有了哪怕你说“毛泽东时代那是假的”的“四大”自由。自由的法制保障，正是89要争的东西。

而香港呢？香港传统是法治社会，民众拥有充分的言论、集会、游行示威的法制保障。保障什么？保障你在法制之下，自由地言论、集会、游行示威，宣达你的诉求，同时保障了反对你的民众的诉求。因此，就不能保障你以任何理由，冲击法治，破坏法治，强要以自己一派的意志加诸全民。香港的法治传统是极为宝贵的，珍惜它，维护它。对整个中国民主法治建设的借鉴都是极为有利的。今天，它却在香港部分激进人士派别“争真民主”的口号下，遭到践踏破坏，遗祸无穷。我们怎能不反对它？！

6、香港的民主派对香港的民主化推动，多年来是有著巨大贡献的。我们历来支持它，最近也肯定过它。但这次率众冲击香港法治，是越界了，我们就要表示反对。历来对香港民主运动同样给与了坚决支持的严家其先生，也婉转地提出了批评。他说：

“香港是一个‘法治’社会，不同于没有‘法治’的内地，在香港一切行动要有利于‘法治’。而‘法治’正是‘民主’的基础。我在‘六四’后说过，‘六四不翻案，中国无国庆’，我对《基本法》第二十三条等条款持反对意见，但我认为，对有长期法治传统的香港来说，在《中英联合声明》和《基本法》有效的情况下，任何‘公民抗命行动’，包括‘佔中’在内，都无法改变《基本法》有关‘提名委员会’的规定。‘提名委员会’的作用是最后决定几个‘候选人’，在美国进行大选时，有一套漫长的、产生二、三个正式‘候选人’的提名过程，这是产生‘正式候选人’很高的‘门槛’。香港没有强有力的政党政治，无法象美国一样由两党产生‘行政长官候选人’。.....八月三十一日有关‘提名委员会’和‘候选人’资格这一决定，并没有违反《基本法》。今天，二0一七年普选的‘提名委员会’将有一千二百人组成，而不是只有三百人，正是北京在事实上‘屈服’，是前一阶段香港‘公民抗命’运动的重要成果。我希望，‘佔中运动’的发起人——法律专家戴耀廷、陈健民及牧师朱耀明有责任把这些情况告诉‘佔中’支持者和无数为香港民主而努力的热血青年。”
（严家祺：预测“佔中运动”后果）

7、有左派批评，认为这次香港占中运动危机，是“共产党长期在香港屁股坐在大资本家一边，依靠大资本家阶级治港，不依靠工人基层市民治港的结果”。因此要支持“香港人民民主运动”，迫使共产党从此改变政策依靠香港工

人阶级治港。

这意见是偏颇的。

既然要“一国两制”，保持香港资本主义制度不变，这点，香港各派民众似乎并无反对。那么当然只能以依靠香港资产阶级，主要是大资产阶级为主“治港”，它也就必然要反映在选举程序设计上，如行业“功能组别”的强调。你若要依靠工人阶级基层市民治港，选举程序设计向绝对占市民多数的“劳”方倾斜，则只能搞社会主义。

问题在，国内“改开”就放纵恶性资本的共产党，其中央政府支持的香港特区政府，在施政政策上，被认为过于偏袒资本家阶级的利益了。这点，则应该通过这次“占中危机”，有所反省和调整，也应该在今后继续向“真普选”方向逐渐扩大的设计上，有所反省和调整。

8、习近平主席最近说：政治协商，“实实在在的、而不是做样子的”，就要“有效组织各党派、各团体、各民族、各阶层、各界人士共商国是”。我们建议，中央政府和特区政府，应该在香港立即这样做起来。香港的建制派，民主派及全社会上下各界别代表人物，都应应邀与中央政府代表和特区政府代表平等地坐下来协商，“找到（香港）全社会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约数”，找出香港未来政治和经济发展路线的共识来。为内地全国人民的政治协商，提供经验和榜样。这样，香港仍将永远是“东方之珠”。

“占中”所犯的，正是“争取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冒险主义错误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1-12-21

香港“占中”运动和海外民运激动万分的支持，犯的是什么错误呢？犯的正是当年所谓“立三路线”“争取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冒险主义错误。

希望和以为这场“雨伞革命”就能夺权把香港特区政府推翻了，然后推向全国，“迎接全国革命胜利的高潮”。

当然，现在有人开始出来否认这是革命了。辩解说：“占中从来没有说过自己是革命呀！”

向国家最高政权权威（人大决定）及其代理人（梁振英）连番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其限时限刻无条件投降。这不是革命还能是什么呢？哪一场“花”的革命是先把革命挂在嘴上的呢？区别仅在于最后是否成功。成功了，被称“革命”，无限荣耀，自己也必抢“革命”的创意第一人。失败了，有点害怕了，就赶紧声明：“我从来没有说革命呀！”“我们是要和平的呀！”，“你们别害我们呀！”（确有人想煽动人家替自己“革命”的）。

有点像今日老右派：

当年被共产党压住打，乞求平反就表示要“掏出心来”说：“我是为党好的呀！”“是诚心诚意拥护党的呀！”近年形势大不同了，反共时髦了，看来要成功了，就英雄了：“我当年就是右派呀！”“我当年就是反共的呀！”“我当年（红暴）是打著红旗反红旗的呀！”一个路子。

“争取一省数省首先胜利”不可以吗？当然可以。以政权为标的的街头政治运动，实质就是特定力量对比下的政治战争。问题在，你有决战胜利在手的力量了吗？不打无把握之仗，不打拼消耗之仗。更不能在不能决战，不利决战的形势下，去盲目地提出决战的口号和发起决战。不然，下文必是失败。这是毛泽东最终取胜的战略战术思想。“民运”怎么总不愿意虚心去学一学呢？

“占中运动”，在有著保障民众各项诉求自由表达权利的法治传统的香港发动，声明要以违法冲击的手段争取更强烈的社会关注效果，已经错了，尚无大错。进退运用得当，也不失一种在野政治势力耸动听闻的斗争策略手段。但以激烈后果要胁，一再向国家最高政权权威发出无条件投降的通牒，则大错了。梁振英听占中之令“下台”，国家最高政权权威听令撤回决议，退让，妥协，投降，意味什么？意味中共国家权威首先在香港崩溃了（“一省首先胜利”了！）随之，当然是中共全国国家政权权威的全面崩溃。这就是决战。向中共政权发动的决战。对此决战要求，精英们信心满满，认定了中共“只要不敢开枪，就只能退让，抛出梁振英作替罪羊”。那时老王在网上指出，习近平在这里“后退一步即无死所！”。根本无需开枪，甚至89，也根本无需开枪，更无需坦克。邓小平另有所谋而已。而年轻学生不说，其背后策划军师，海内外“精英”及“民运”，却似真以为“占中”若干万人一上街，他们手中就拥有了足够的实力来与中共国家政权权威决战，赢得“一省数省首先胜利”了。结果如何？冒险主义！

其实，毛泽东也未必从来“英明”。他也赞成过立三路线去打长沙。但他一旦发现问题，就能够立即作出战略上的调整，率队脱险而最终取胜。占中领袖要不要从这里学点什么？祈“占中”领袖们深思。

2014年10月3日

在国家怎样的状况下，才可能试行“一人一票”的“真普选”？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1-12-21

近网上指出，香港一百数十万人反占中和支持人大2017普选方案的联署，就不算”香港民意“了吗？有人驳曰：“既然你是多数，为什么不敢一人一票真普选？”

老王近年恰正思考这个问题。

近年的观察老王愈相信，“你是多数”也不能搞（香港之类）“真普选”。只要国内存在著敌对的两派；只要国内一派顽强地只认为自己的意见代表了“人民”，代表了全部“正义”，认定了一切反对的意见都是“官方的”“不正义”的，视其为政治敌人，只要两敌对派别势力处于你死我活斗争状态中，“真普选”就是毁灭一个国家之道。因为任何一派势力，特别是自命“正义”一派势力，既坚信自己代表全民，一旦选败，都绝不会承认选举结果，绝不会承认选败。海外支持操作他们的强势国家也不会允许他们轻易承认选败。民主对强势国家来说是拿来干什么的？是便于在他国选择代理人的。强势国家选择扶植在该国的利益代理人，怎能选败？。借口随时可以找出来：“黑箱操作”，“做票”，“贿选”，“程序”……。于是，要求推翻选举结果，被胜选一派当然拒绝，便发动“正义的”大规模某花“民主”革命。最后，就是全面的动乱和两派在外部国家枪炮武装下的血腥内战，及敌对派的相互屠杀。国家毁灭下去。哪里来的什么温良恭俭让的“普世价值”“真普选”？

要实现“真普选”（所谓一人一票。至今实行“选举人票”的美国也都不是），起码的条件，是那个国家内部，没有处于你死我活敌对状态的敌对派别势力，任一派都能实事求是地承认自己仅代表国家多元民意的一个部分，承诺对异己民意的尊重，自然对选举结果的尊重。且必须承认到这个地步：选民的多数选择了你认为的“不民主”，本身就是他们的民主，必须尊重！任一派也都没有外部强势国家的利益支持和资金奥援（有的，必须申报和不得参与选举）。

香港今日有这个条件吗？“占中”运动要求一人一票普选，本身没错，是他们的权利。但强要将自己一派意志强加全香港民意之上，不承认香港异己民意平等权利的激烈举动，本身证明了香港尚不具备“一人一票真普选”的起码条件。“真普选”的结果，只允许“正义的”，“民主的”占中派得胜，若败，便发动“民主革命”，香港从此没有安宁。不若“占中派”旗帜鲜明今日就革命，推翻特区政府灭此朝食，一劳永逸，何苦“一人一票”？

英国的允许苏格兰公投，若苏格兰外部有强势国家的利益，需要苏格兰独立而幕后操作，苏格兰公投结果，哪有如此平静的美事。英国今日已经在内战中。幸运的是，今日世界，美国没有必分裂英国的国家利益，美国外，世界也还没有足以陷英国选后内战的外部强势国家。

台湾，有著“你死我活的敌对两派”。之所以几次“大选”临界动乱而终于没有内战，完全是因为有外部的强势的“鸟笼”中美两国利益笼罩著。“（台独）办不到就是办不到”（陈水扁）。台湾根本没有“民主”，只有中美做主。而中美的谁究竟最后为台湾做主，全看中美两国力量对比的消长和利益的博弈。

今天的“占中”运动完全将自己一派的意志，强加于另一派香港民众之上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1-12-21

刘路的道理不足。

黑人反对白人种族歧视，要求平等权利。罗莎带头的反抗，当然正义。但美国革命后近200年还存在种族歧视法律，证明了，相当部分（不敢说大部分）白人，有利 于保持这种对黑人不平等权利。而这本身就是白人们的权利，他们也自然认为“正义”。这两种权利究竟哪种真“正义”，谁应该保持或废除，及如何废除，完全取决于黑人白人之间的斗争博弈。而这过程，也就是美国民主的过程。

罗莎及其支持者黑人运动，马丁路德金运动，不但在那时的法律范围内斗争，也常突破法律允许范围斗争。也就正如刘路所言：

“任何一场大规模的民主或民权运动，都不可避免地会跟某些具体的法律条文如游行示威法等相碰撞，如果行动中把自己的行为局限在这些具体条文所规范的鸟笼之内，则行动根本不可能取得任何成果，甚至不可能展开；没有罗莎的“违法”之举，就不会有美国民主人权的进步。”

这点，老王也指出了：““占中运动”，在有著保障民众各项诉求自由表达权利的法治传统的香港发动，声明就是要以违法冲击的手段争取更强烈的社会关注效果，已经错了，尚无大错。进退运用得当，也不失一种在野政治势力耸动听闻的斗争策略手段。”

但是，罗莎黑人运动发展至马丁路德金运动，他们的冲击法律，只是一种让美国内外更多人了解他们的要求，理解他们的要求，支持他们的要求（包括了毛泽东的声明支持）的激烈手段，并没有第一天起，就向美国当局发出通牒，勒令必须限时限刻废除种族歧视法律，给他们与白人平等权利，向他们的要求无条件投降，否则便将如何暴烈。若他们这样做，当局居然投降，就等于侵犯了白人歧视他们的权利，侵犯了白人不平等对待他们的权利，哪怕你今天看来这些权利并不正义。但这就不是民主了。

黑人们坚决而又耐心的斗争，运动经十几年之久，才终于起码在国会，赢得了白人议员们多数的理解和支持，通过了民权法案，废除了种族歧视。这才是民主。这样的争民权的斗争，哪怕曾冲击当时法律，在胜利之后去评估它，才能认为可以理解的。

而今天的“占中”运动对中央当局和特区当局的限时限刻“通牒勒令”，则完全将自己一派的意志，强加于已经表态支持中央当局和特区方案的起码一百数十万香港民众之上，还不算沉默的广大市民（已经开始不沉默）。“占中”这样的冲击法律，破坏香港法治传统，便没有正当性。

2014/10/5

现在，特区政府应该请反对和支持2017普选方案各派代表一起来协商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1-12-21

“学联”周永康们坚持著占中，却要求与特区当局“对话”。特区当局予以拒绝，是完全正确的。

在香港法治社会下，你是民主，表达了诉求就请离场。你是革命，你就无限期“占中”逼政府投降。

什么“和平占中”？“占”，就已经不是和平而是挑动战争。“占”就已经是下的战书，邀请政府当局镇压流血，借以发起“革命”。

和平“占”？如此妙法。我可和平“占”人妻女，和平“占”人国家
----只要我“手无寸铁”去占，你不得对我回击动手，动了，就是“过度使用暴力”？

海外“革命”右派鼓噪支持，立场不敢明说。无非是鼓动香港学生为你们流血“革命”。盼共产党出手镇压学生：“一镇压流血，西方就制裁了！中国就崩溃了！不崩溃，北约飞机就一定来轰炸北京。中国就全民起义了，革命就成功了！”

把肚子里的话明说出来吧（其实几乎明说了），何必躲闪，装作“和平”？

“占中”，兵临城下要与特区政府对话。对话什么呢？对话中央投降？政府投降？政府首长下台？这些都是革命要求，不是民主要求。革命要求，请去拿枪造反革命，不要企图以伪“民主”手段去达到革命目标。这点，特区政府丝毫不可退让。一个国家（特区）政权，被武装革命推翻，人民是幸运的，被“民主”革命推翻，人民是绝对不幸的，灾难的。革命成功如此轻易，“革命之滋味，足以诱人”，必将鼓励各色“好乱之辈”革命家们“一革再革”（梁启超语），香港永无宁日，国家永无宁日。遍视今日之世界，岂有外乎？

特区政府拒绝与伪“民主”的革命家对话，就完全不对话了么？应该对话的。但对话的对象，绝对不应片面是“占中”一派人物，而应是邀集包括占中，反占中，反对和支持2017普选方案的香港民众各派各方面代表，坐下一起来对话。也即是香港全民各派的政治协商。这特区政府邀集的政治协商第一好处，就是站在制高点上，剥去了“占中”

政治战争发动者“代表香港全民”民意的桂冠和战争精神支撑。将其意见，老老实实降为香港的“一派意见”。这样的全民协商，得出的“全社会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约数”意见，才应被看做对2017年香港普选方案是否应作一定修正的香港真正民意，才应是北京中央，香港特区政府必须考虑采纳的意见。

呼呼，“予口卒瘏。风雨所漂摇，予维音哓哓！”

2014年10月11日

梁振英讲话证实了老王的评论：中共对香港的管治只能依靠资产阶级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1-12-21

据各媒体报道，关于香港特首选举，不能“一人一票”普选，梁振英说：

“谁得票最多谁当选的方法，是不可接受的，部分是因为那有让较贫穷的居民主导政治的危险。 ”

“你需要尽可能地照顾到香港所有的行业，”他说，“如果完全是数字游戏和数字代表的话，那么显然你会与那一半每月挣不到14000港币（约合11000元人民币）的香港市民谈话。” “那你将会得到那种政治和政策，”

梁振英表示，毫无疑问，香港将进行普选。但他警告说，如果按照学生要求在普选行政长官时实行公民提名，选举将变成“数字游戏”，选举将由劳动人口和收入低于入息中位数的普通市民主导，做法并不可行。

他指出，25年前起草的香港小宪法《基本法》，就是以维护大企业信心、抑制希望创建一个欧洲式的福利国家的公众压力为主要目的的。

作为一个例子，这位行政长官说，在寻求这个最高职位时，他曾花大量时间争取委员会中20名成员的支持，这20人由教练和香港体育界的其他人士推选为委员会成员。梁振英说，“如果这是一个完全普选的选举”，即任何人都可以出现在选票上，“那么体育界精英就不算数了，他们就不会得到我的注意，我也不会花时间坐下来和他们谈话。”

好，我们看看老王执笔的：《中国政治协商论坛关于香港“占中”运动危机的意见》是怎么说的：

.....

7、有左派批评，认为这次香港占中运动危机，是“共产党长期在香港屁股坐在大资本家一边，依靠大资本家阶级治港，不依靠工人基层市民治港的结果”。因此要支持“香港人民民主运动”，迫使共产党从此改变政策依靠香港工人阶级治港。

这意见是偏颇的。

既然要“一国两制”，保持香港资本主义制度不变，这点，香港各派民众似乎并无反对。那么当然只能以依靠香港资产阶级，主要是大资产阶级为主“治港”，它也就必然要反映在选举程序设计上，如行业“功能组别”的强调。你若要依靠工人阶级基层市民治港，选举程序设计向绝对占市民多数的“劳”方倾斜，则只能搞社会主义。

问题在，国内“改开”就放纵恶性资本的共产党，其中央政府支持的香港特区政府，在施政政策上，被认为过于偏袒资本家阶级的利益了。这点，则应该通过这次“占中危机”，有所反省和调整，也应该在今后继续向“真普选”方向逐渐扩大的设计上，有所反省和调整。

我们知道，中共上世纪五十年代进军和统治西藏，依靠的是下中层藏民和“翻身农奴”，改造，打击的是“上层农奴主”阶级。终于，酿就了西藏农奴主裹挟部分藏民的暴乱和叛乱，至今后果犹在，藏难未已。但那也正常。因为共产党要搞的是社会主义“改造”，自然就要有这样一种阶级路线政策。

但共产党在香港，反过来了。既然要维持资本主义不变（邓小平那时在国内，就正引进资本主义），他的基本政策“当然只能以依靠香港资产阶级，主要是大资产阶级为主“治港””，害怕香港工人市民“一人一票”，起来闹社会主义色彩的福利社会。这心思，现在，终于由梁振英被迫说出来了：“25年前起草的香港小宪法《基本法》，就是以维护大企业信心、抑制希望创建一个欧洲式的福利国家的公众压力为主要目的的”。

老王的评论，真没有错。

因此，说共产党要改变香港“一国两制”为一国一制，真毫无道理。倒是现在极力要在香港搞“一人一票”“真普选”的（运动的领导是香港传统劳工左派），确是有无意中改变香港自由资本主义特质的社会主义倾向。反共右派极力支持“占中”，“真普选”，以为一人一票就能选倒了共产党，实现反共革命。他们是稀里糊涂只看表面的浅薄之士，不说他。而“毛派”和一般社会主义左派，也极力支持香港“占中”运动和争取“一人一票”普选，他们才是看穿了，共产党在香港完全改变了自己原来阶级属性的本质。支持“一人一票”普选，这才能够迫使共产党在香港回到依靠“工人阶级”和贫穷市民阶级的阶级路线政策上。即便香港不走向社会主义，也有利促使中国回到社会主义。

但香港中资产阶级，大资产阶级，是完全明白自己利益所在的。所以，他们坚定不移“亲共”（！），坚定地支撑梁振英特区政府，无论怎样的风浪，你看，他们毫不动摇。而西方的各强势国家的大资产阶级政府，也很能明白这里的奥妙。他们在自己的国家，也从不玩也反对玩“一人一票”的“真普选”。他们知道，一旦玩了“真普选”，保障资产阶级丰厚利润的各项国家政策甚至制度，很快，就将被穷人的“一人一票”淹没，国家就“有让较贫穷的居民主导政治的危险。 ”社会主义的“灾难”就将来临（其实，反共民运的许多理论家在西方国家，早已纷纷站到了怀疑美国等国家搞哪怕接近“一人一票”普选带来“黑人治国”危险的立场）。故此，西方大资产阶级政府可以鼓动“占中”，但对占中的政治要求“一人一票真普选”，并不热心。共产党有香港大资产阶级支持，和跟随大资产阶级走的一般中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支持，这是香港稳定的根本。完全不同西藏。香港“安啦”。

不过，“安啦”是香港全局。再说一遍：特区政府不应片面与“占中”派对话。这只能鼓励他们。虽然

“中央政府支持的香港特区政府，在施政政策上，被认为过于偏袒资本家阶级的利益了。这点，则应该通过这次“占中危机”，有所反省和调整，也应该在今后继续向“真普选”方向逐渐扩大的设计上，有所反省和调整。”

但，

“对话的对象，绝对不应片面是“占中”一派人物，而应是邀集包括占中，反占中，反对和支持2017普选方案的香港民众各派各方面代表，坐下一起来对话。也即是香港全民各派的政治协商。这特区政府邀集的政治协商第一好处，就是站在制高点上，剥去了“占中”政治战争发动者“代表香港全民”民意的桂冠和战争精神支撑。将其意见，老老实实降为香港的“一派意见”，请全世界看。这样的全民协商，得出的“全社会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约数”意见，才应被看做对2017年香港普选方案是否应作一定修正的香港真正民意，才应是北京中央，香港特区政府必须考虑采纳的意见，才是全世界可以看到的香港民主的真实进展，才可能为全中国的民主改革进程，提供积极的示范。”

也只有这样，香港“占中”才能无可争议地和平落幕，并不再发生。

香港政改这样的“假普选”，难道不好吗？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1-12-21

我们假设一下，现在，共产党提出了几个人选，例如就是习近平等七常委，交给全国十三亿按宪法有选举权的公民去“一人一票”选出中国国家主席。这是不是“假普选”？按香港泛民的定义，自然是假得不能再假的“假普选”。但它对今天的中国是不是一种进步？中国人民经过长期的斗争努力，已经能够向前走出这一步了，难道我们还要去否决它吗？

但香港的方案还没有这么假。

我们再假设一下，现在，中共中央委员的二百多人组成“选委会”，提名和选出了若干名包括习近平，薄熙来等的中国国家主席候选人，交给全国十三亿按宪法有选举权的公民去“一人一票”选出中国国家主席。这是不是“假普选”？按香港泛民的定义，自然也是假得不能再假的“假普选”。但它对今天的中国是不是一种进步？中国人民已经能够向前走出这一步了，难道我们还要去否决它吗？

但香港的方案还没有这么假。

我们再假设一下，现在，由共产党支持下的中国社会各界功能组别（自然亲共为主），选出了“选委会”，提名和支持了若干名社会知名活动家，交给全国十三亿按宪法有选举权的公民去“一人一票”选出中国国家主席。这是不是“假普选”？这正是香港的2017政改方案。按香港泛民的定义，当然是“假普选”。但它对今天的中国是不是一种进步？中国人民已经能够向前走出这一步了，难道我们还要去否决它吗？

我们想想，假如香港2017年就如政改方案，全港人民一人一票“假普选”起来了，难道真的就不会对中国大陆人民的争取普选权斗争，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吗？

但若我们一定要被反共激进派挟持，除非得到完全不受共产党控制，因而利于煽起“颜色革命”一举推翻共产党的“一人一票”“真普选”，其他方案一概否决，我们可能前进一步吗？这究竟是在要革命决战，还是在要民主进步？泛民总说，“中央干涉香港，违反一国两制”，但客观来看，泛民年年月月集会要求中央“废除一党专政”，这不是在“干涉”中央？这不在违反“一国两制”？江泽民说什么香港内地“井水不犯河水”。大错。都是中国人，香港泛民当然有权“干涉”中央，当然有权要求中央“废除一党专政”。但你既然偏要犯“河水”与中央斗争，你就没有理由反对中央与你斗争；你既然要求中央“废除一党专政”，违反了“一国两制”的“两制”，你就不能反对中央来设法限制你，走向港独，违反“一国两制”的“一国”。中央这限制，你就应该“预呸”，你就不必喊叫委屈不平。

不错，香港旧的选举法与2017新普选方案，确有一个共通点，就是各界功能组别相对亲共，其产生的提委会和选委会在政治可靠性上，控制著“出闸”候选人，它自然使泛民活动家难跨“门坎”。但获得“出闸”候选人的最终胜出当选毕竟由过去的数百万香港人民完全无权参与到数百万香港人民得以投入参与决定，这怎么不是民主的进步？选民民意就不可能不左右著“亲共”胜出者的施政政策，且随形势的发展这选民意志左右的力量将愈趋强大，如果说“出闸候选人”不是全民“一人一票”选出，那么，今天的美国总统选举，总统“出闸候选人”是全美国人民“一人一票”选出的么？它也是“假普选”？“选举人团”制度，大法官最终裁决制度等，正是保障著美国的资本国家性质不被“一人一票”“真普选”颠覆掉的有效制度。而美国的民主选举制度发展迄今，已经二百几十年。

什么东西一上来，就要求最合理想化的“真的”，不要理想稍欠缺的“假”的，你就要看看你自己力量到了吗？没有这个力量却强要最“理想”的，那就始终什么都没有。是穷人都懂得，没有那个钱，你就不要理想到一步把“西施”“杨玉环”娶回家，你就老老实实先娶个丑女以后再说。我们看，改革开放”，当年邓小平出的定义与今日中国发生的一切，是相同的吗？如果当年的右翼精英以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是“假改革开放”为由，他们非要“真改革开放”，即资本主义的经济政治“普世”制度在中国立即全面实现，不然便否决掉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假设他们有这个本事），否则一切宁可不动，还能有今天的“改革开放”吗？任何事情除非不动，只要动起来，各种新因素出现，事情就将顽强地按照它的内在规律发展，各方就将顽强地进行著他们的利益博弈而推动社会车轮，不以发动者的原意志原定义原方向为转移，这样的道理，很难懂吗？说什么“袋住先”就是“袋永世”，全然是政治幼稚病的胡说八道。

香港的2017普选方案，对于香港数百万合法选民权利实现，明明是有进步意义的东西，明明是可以使香港数百万人民获得了进一步前进的基地，明明是香港人民动起来了就势必积极影响大陆人民争普选民主权利斗争的东西，却仅因为对泛民人士的“出闸”候选，有著控制，，被诬为是无意义的“假”东西而否决，竟博得大陆右翼“民主”派的一片欢呼，那么我要问，我们的观察，究竟是以香港数百万人民的权利利益为进步标准，还是以部分泛民活动家的政治利益为进步标准？

2015年6月19日

我终于踏进了香港“特区”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1-12-21

1996年流亡经香港不算，那时香港还最后一年在米字旗下。这回，我终于第一次入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区”。感谢特区政府关照，也感谢林郑长官，这不说他。

“特区”这个词，还真是当年李一哲平反期间，我向习仲勋、吴南生提出来的。其实更早，是向赵紫阳提出来的。那是1974年“批林批孔”，省委怕大字报上街太乱，李一哲建议赵紫阳设“大字报特区”。赵还真设了中央公园等几个。1979年初，民主墙兴，广东省委又是怕乱，时值李一哲平反，我当面向习仲勋、吴南生提出设大字报特区，还进一步建议两位书记向中央提出，广东作“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的先行实验特区云。这本是政治特区设想，没有结果，倒是深圳、汕头（吴南生老家）作改革开放的“经济特区”，被两位书记提了出来，获邓小平批准，搞了起来。后香港回归，又来了个“香港特别行政区”，这就应算作是中国的政治特区了。

政治特区，是为了向全中国今后的政治改革，提供经验和作一个良好的示范。台湾不行。因为台湾社会两大政治力量是敌对的，你死我活的，在国家认同这个民主发展最基础的问题上，不可调和。香港没有这个问题。香港的爱国传统很深很感人。今日所谓建制派和民主派，主体都是爱国的有民族心的，希望国家好，香港好的，这点没有

问题。社会基本的矛盾，是主要依靠上层资产阶级治港，还是偏向依靠中下层市民和广大贫民层治港的问题。围绕这个矛盾展开，就是怎样推进香港根据《基本法》规定的普选制度落实的问题。是有序渐进呢，还是一步到位？我是主张有序渐进的。2014年我就赞成对中央的831方案“袋住先”再求推进的意见，认为激进对抗的“占中”，全盘拒绝所谓“假普选”也不会有什么立即的“真普选”，最后只能“一拍两散”，香港民主长久不能前进一步。那时，我针对国内左派对占中的支持写到：

“既然要“一国两制”，保持香港资本主义制度不变，这点，香港各阶层各派民众似乎并无反对。那么当然只能以依靠香港资产阶级，主要是大资产阶级为主“治港”，它也就必然要反映在选举程序的提名委员会设计上，如行业“功能组别”的强调。你若要依靠工人阶级基层市民治港，选举程序设计向绝对占市民多数的“劳”方倾斜，完全“一人一票”则只能搞社会主义。”（王希哲《四谈香港“占中运动”》）

这次到港，受入境承诺的约束，遗憾不能与更多的香港民主派老朋友们就此问题作深入的讨教，但我知道他们大多还是持稳重理性的态度的。于是我问曾与我一起坐了十年牢的刘山青：“有长期政治运动经验的民主派朋友，为什么不去说服一下那些“占中”的激进青年呢？”得到的回答是，“他们根本不会听你的；他们认为你们搞了二三十年一事无成，现在只有轮到他们搞激烈对抗，甚至港独一途”。我默然。我知道他们是在向台湾的民进党学样，有人引导著他们去学。但台湾的民进党台独也搞了几十年，搞成了吗？“办不到就是办不到的”。但激进的青年确不易听进老成意见。89运动，若天安门激进大学生能听进一点王军涛、万润南们的意见，结局便不会是64之夜那样了。难道这是民主运动的宿命？但我相信香港不会。激进的青年学子逋离学校踏进社会，立马会理性起来，这不足虑。香港的历史、地理、心理文化和经济的地位结构，决定了理性路线必定是香港政治永远的主流路线。香港的民主派在运动中积累了更多的经验和教训，必能与所谓建制派一起，探寻和开创出既稳定香港资本主义基础又能充分照顾到中下层民众和青年利益的普选民主制度来，为中国大陆提供榜样。“特区”，理应担负了这个政治和历史的角色。

我又飞离香港了，往下看，茫茫伶仃洋上是蜿蜒无尽的港珠澳大桥，它刚开通。它通向我依稀遥望还不能踏进的祖国大陆！再见了。

2018年10月28日

王希哲致香港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女士，保安局长李家超先生公开信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1-12-21

香港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女士，保安局长李家超先生：

我前天2019年4月15日，自美国飞香港，请问香港入境处为何在羁留盘问我达五个小时后，宣布拒绝我入境，竟强行无理将我遣送回美国？

2011年，我被香港入境处拒绝入境遣送回美国过一次。去年4月，我写信给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女士，表示承诺入港不会参与街头活动，不接见媒体、不会见香港敏感人士等条件，请问能否将我从香港入境处的黑名单中剔除。林郑长官讲信转保安局，保安局黄永衡代保安局长李家超先生回信我，明确表示香港入境处没有黑名单。过去不准入境的人今后未必仍不能入境。明显是让我再试试入境的暗示。我于是去年2018年10月经台湾试入境，电脑一扫护照，立即请入“黑房”。经3小时羁留盘问，最后终获入境。入境处长官林某对我说：“你对林郑长官，保安局长所作的承诺很好。希望你遵守。如果遵守，今后入境就容易了。”然后亲送我出关上的士。

那么请问林郑特首，保安局长，入境处长，难道我上次入港没有遵守承诺吗？有过任何差错吗？为何这次又拒绝我入境香港？难道我入境“遵守承诺今后入境就容易了”，不同样是你们对我的承诺吗？为什么你们对我可以不遵守承诺？这次为什么不允我入境？入境处官员不说任何原因，只说每一次都是个案。我愤怒问道：“这么说，能不能入香港事先完全不能知就好似搏六合彩？上千美元的机票，来回近30个小时飞行的时间，就当落注去赌一次六合彩？”保安局长说，入境处没有“黑名单”。真的没有黑名单吗？为什么保安局长可以公然撒谎？

林郑长官，李家超局长先生，你们的下属不讲道理，无奈，这里给你们写信外，我只能请求香港媒体揭露香港入境处此次对我的无理执法，请求香港正义议员代我质询香港保安局：究竟入境处有无黑名单？黑名单制作的法律根据是什么？为什么王希哲在黑名单中？香港入境处为什么可以不信守对王希哲的承诺？这次究竟是什么原因香港

入境处拒绝了王希哲的入境？可否入境香港是否应有明确的指引而不是让人靠运气“博彩”？

如果香港入境处拿不出任何依据法律这次拒绝王希哲入境香港的理由，请向王希哲道歉，并给予造成王希哲全部损失的赔偿。

王希哲

2019年4月17日

香港“一国两制”的变与不变 ---与金尧如公子金建一谈香港问题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1-12-21

老王社长按：五月二十八日，王希哲在洛杉矶与中共原香港重要领导人故金尧如先生的公子金建一，深谈了香港问题。谈未几天，香港便发生了号称百万人的“反送中”大游行和骚乱。希哲觉得，应该把这次的谈话整理发表出来，有利各方对香港问题的深入了解和交换意见。建一先生原说过，他的谈话部分不便公布。故这里只发表希哲的谈话部分。

王希哲：

我可能跟老兄看法不太同。当然，这点先确定，我不会片面站在共产党的立场。共产党迫害我，到今天还没结束，大陆和香港今天都还不让我进去。我是实事求是的立场，完全是客观来分析香港这件事。为什么我谈香港，因为最后落脚还是台湾问题。

总有人攻击，说共产党承诺香港五十年不变，没有多久就变了。过去说是两制，现在强调一国。我认为共产党这一边，本身是不想变的。变，其实，倒是英国人要变，香港人要变。中共建国，毛和周本来根本不想收回香港。新中国与西方断了关系，香港是中国人社会，又留在英国人统治下，它就可以是中国或明或暗打通西方国家的唯一通道。毛周要长期利用香港。正如你爸爸（金尧如）在《香江五十年回忆》里说的，香港问题，毛不是从国家主权角度去考虑的。中共从来不承认包括《 南京条约》割让香港等历史上的一切不平等条约的。香港收不收回，是从长期打算，怎么对中国发展有利，对全体中国人民有利角度考虑的。那个时候英国就曾经有人提出要变，周恩来廖承志都坚决说，不能变。香港总督本来英皇钦定，立法会英国政府委派，且只是个咨询机构，如果要变成民选立法会，在英国人殖民地下肯定会出现一个独立分裂倾向的香港，所以毛周和廖都强调香港不能变。最近我又把你爸爸那本书看了一下，对这点印象很深。

邓小平时代本来也会把毛周的这个香港不变方针延续下去的，他想都没想过香港的事。但天下本无事 ，庸人自扰之。倒是英国人找上门来了，说是香港当年割让，新界租借99年，现在快到期了，怎么办，要续约。这就给邓小平找了麻烦：延续毛周过去对港英不理睬不收回的政策？人家是认条约的；你不收回，就要续约，续约，就是继承了“李鸿章”。邓不能担这个名声，于是决定收回。不过，原来想的是收回，但香港一切不变，“就换一面旗帜”。邓对钟士元这样说，中共接管香港后：“香港现行的社会经济制度不变，法律基本不变，生活方式不变”。这便是中共对香港“不变”的最初始承诺。

但“一切不变”行吗？你接管了香港，制度一切不变？：特首你北京委派？立法委员你北京任命？司法终审权在你北京？...,香港人倒害怕了， 他们要求变了，他们要“民主化”了！

本来香港就有反共势力，由港英政府限制著，风浪不能闹大 ，却没有反共反华的右翼民运。相反，只有中共地下党或直接领导或间接影响的左派爱国民主运动。闹得最凶时是文革的“反英抗暴”。记得直到中英谈判，英国当局要求中国承认《南京条约》合法性，香港民运，司徒华等为首，是站在反对英国观点，主张香港民主回归的立场上的。79年李一哲平反。民主墙兴起，香港各大学进国内来联络我们的团体，都是认同中国的左翼立场，还有更激进的列宁主义托派，如刘山青、吴仲贤等。连《争鸣》的温辉，吴南生都对我说，他是“我们自己人”。

后来形势为什么发生变化呢？主要是89。

本来八九根本不是反共运动，它是文化大革命的尾声，要求完善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实质还是社会主义民主运动，学生民众运动中非常理性。当然也出现所谓资产阶级自由化，想全面搞资本主义一套，但绝不是运动主流。完全可以和平解决 ，让中国的民主法制前进一步。但邓小平要报复文革，杀人立威，坦克上街，用毛的话，他是

“为渊驱鱼，为丛驱雀，把千千万万浩浩荡荡”打到反共一边去了。香港各界前所未有地发起了声势浩大的爱国民主运动，支援国内民运，反对对国内民众镇压，与国内人民的呼声融成了一片。这是香港人压抑百年迸发自心底的爱国表现。邓的北京屠杀严重打击挫伤了香港人民的认同中国心。形势自此发生了颠倒性的转变。面对香港即将来临的无可奈何的回归，香港人开始想改变香港，改变港英殖民时代“有经济自由，无政治民主”的状态了，要民主了。

为了可以通过“民主”继续影响香港， 过去百年从来未给香港民主的港英当局，彭定康带头，改变香港了，把香港过去咨询地位的立法局变成真正立法机构，香港制度原所谓“行政主导”变为立法主导。鲁平骂他“千古罪人”，反对他变。但实际上，北京为了安抚香港人心，显示自己的“开明”（那时的总理是赵紫阳），也作了让步，在大方向上同意了香港的改变。上面说了，若按中共的原打算和承诺，香港只换一面旗帜，一切不变，那么就应按邓小平80年代初承诺“不变”时的香港政治制度状态，定义这个“不变”：在回归的五十年内，按原港英制度，特首由北京委派，立法委员由北京任命，职责仅在咨询，司法终审由北京裁定等等不变！但在中英联合声明和基本法里， 北京让步，承诺了特首和立法委员最终“循序渐进”地实现普选，司法终审权下放交予香港。于是，“香港制度五十年不变”，香港回归前就已经不存在了，已经变了。不必赖在共产党身上。不过是香港人自己要求变，英国人乘机变，中共被动变。于是，香港的问题就似乎成了怎样理解基本法中普选制度“循序渐进”这四个字，究竟这“变”应该更快些还是慢些罢了。

但问题远不止此。89后香港蔓延的恐共情绪，使得香港人普遍达成了这样一种共识：香港回归后，香港仅自己变，自己民主化还不行，还必须整个大陆变，整个中国内地民主化，才能保障香港的自由民主，否则，香港的自由是没有保障的。 自此，香港民运开始反共，它们维园年年喊出的口号是：“废除一党专政！”香港人的政治要求辐射入了内地。这一来，共产党还怎能放心放手香港去发展民主呢？你说，你怕共产党侵犯你的自由，所以要反共，“守护香港”；你不想共产党同样怕你侵犯它的“专制”，当然要压制你，“守护大陆”。就这么简单。本来，共产党还真不想管香港的事，用江泽民一而再的代表性提法，就是内地香港“井水不犯河水！”。说公道话，我们看澳门。澳门没有反共民运，没有什么有影响的澳门政治势力要求改变大陆制度，干涉大陆政治，共产党与澳门就回归后相安无事，不听共产党干涉过澳门什么，澳门也发展得不错。政府年年发给市民大红包。“一国两制”就算在澳门成功了。这么看，若香港也如澳门没有反共民运，也没有什么有影响的政治势力要求改变大陆制度，干涉大陆政治，共产党干涉你香港干什么？共产党与香港就将如澳门同样相安无事，一国两制”在香港也就成功。

那么，希哲什么意思呢？难道王希哲主张香港人不要关心大陆，不要过问大陆政治？要香港与大陆真的“井水不犯河水”？不！恰恰相反，当年江泽民一提出“井水不犯河水”，希哲就写文章批驳说，香港与大陆绝不是“井水河水”关系。香港人也是中国人。是中国人，就有权关心有权过问大陆的政治事务政治前途。他们认为共产党应该反，他们就有权反共；他们认为大陆的政治制度应该改变，他们就有权要求改变。只要不是蓄意地策划暴力暴乱和港独分裂，香港的一切争进步的民主运动，希哲一概支持。王希哲只是说，香港人不必撒娇，不要以为，自己可以反共，共产党却不可压制自己，压制了就满肚子怨气，找洋人去诉说。老王早写过文章说：你既要革命，就不要抱怨反革命；你既要争取进步，就不要抱怨对你的反动。革命与反革命，进步与反动，相辅相成，都是社会前进所必须。只有革命，没有反革命，社会就会失控翻车；只有反革命，没有革命，社会就将奄奄窒息。专制政权的反革命是对革命的锻打。不经这种锻打，革命团体的渣滓不能剔出，革命团体核心不能精粹，革命也就不能胜利。

但有了革命与反革命，进步与反动的博弈，想“井水不犯河水”的一国两制还能成功么？就不能成功了。小小的澳门，只是一种特例，没有太大意义。只要某地是中国主权下的一个地区，只要那地区的居民是中国人，而他们对中共的统治方式心怀疑忌，就不可能有“井水不犯河水”的一国两制。

你刚才也反复谈到，香港问题，毛和周不是从国家主权角度去考虑的。他们是从长期打算，保留一个与西方交流的渠道，对中国发展有利，对全体中国人民有利角度考虑的，所以一直不提收回香港，只提“ 保持现状不变”。现在回头看，当初中英香港前途谈判，英国提出“主权换治权”，倒是很符合毛和周对香港问题的考虑的。若1997，香港上空真的只是“换一面旗帜”，五星红旗，其他一切不变：治理还是英国人，总督还是英皇定，立法会英国政府派，司法终审仍在伦敦枢密院，香港人还会闹著要变吗？不会了。彭定康也不会去变了，北京也更懒得去管了。没有包袱上身没有烦恼，各方皆大欢喜，香港仍是一个毛周蓄意留下的西方国家对中国严密封锁中无法堵上的漏洞，大有利于中国的发展，有利于后来的开放，更有利于再后来今天、明天，很可能再次遭受的封锁。这“主权换治权”，算不算“一国两制”？怎么不算呢？主权复归我中国，治权由我委托你英国继续，恐怕这才是最适合香港的“一国两制”。今天不少人说，香港问题的根源在回归后没有“去殖民化”。但他们不记得，当初共产党被动收回香港，本来就是只打算换一面旗，其他一切不变的呀，怎能想象邓小平那时“去殖民化”？要去殖民化，一切都是要变的了！

香港已经是这样了，今后怎么稳定香港？网上呼声很高要回到原港英制度的“不变”上：特首中央委派，终审权在北京。但今天主要不讨论这个。我说了，落脚点还是台湾问题。陶渊明有诗：“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对台湾搞香港式“一国两制”，北京是中央政府，台湾是特区地方政府，行不行？不行。因为这是要人家孑存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投降臣服，自己覆亡掉自己的法统，怎么可能？我说过了，那只有武统战争，才有可能。武统对中华民族的伤害极大，我是不赞成的。这先不说，就算台湾被迫同意了香港式的“一国两制”，能成功吗？后患是很大的。你自居“中央政府”，就把特区地方政府的一切责任包袱背负在了自己身上。台湾存在著比香港强大得多的传统反共势力，且一旦风吹草动，还能得到海外和大陆广泛存在的所谓“国粉”的呼应，这中间潜伏的全国性的动乱风险，就将远远高于香港。这样的“一国两制”，无异引狼入室。根据香港经验，一般性的争民主运动，在恐共的居民氛围下，在外部反共反华势力的诱导、煽动、扶植下，将很快发展为旨在颠覆特区政府，进而企图推翻共产党国家中央政府的革命性质运动或台独分离运动。无论特区政府出台怎样的政策，无论这政策确是有利于特区人民或是间有瑕疵，也无论这政策是否确出自特区政府自己的规划，都将被反共反华势力咬定了解读和宣传为出自北京中央政府的压迫、剥夺特区人民自由民主的阴谋。示威、冲击、暴乱就将接踵而来。若香港当年实现了“主权换治权”的一国两制，这一切就都不会发生了。多少发生了一些，矛头朝向的是港英管治当局，港英当局自会搞定。但现在你包揽了一切，中央政府是你，香港、台湾特区在你的体制内，矛头指向的就是你，稳定香港的最终责任就在你。“井水”犯了“河水”，河水也就无法不犯井水。最后逼得你不得不出手处置香港台湾动乱，像58年西藏平叛一样，在港在台武力“平叛”，流血遍地，而这正是海内外反共反华势力推动激烈的革命性“民运”，本来要达到的政治目的。

所以我的结论是，今日中共真不必对邓小平的“一国两制”搞“凡是”。明明行不通的，应该要改。与其将香港式的“中央地方”一国两制模式推行台湾，无可避免地必将带来叛乱和“平叛”的后患和结局，伤害中华民族的未来，不若对台改行“一国两府”方针：两岸宪法皆为主权覆盖全中国领土的一个中国，杜绝台独分离的可能，相当时期内维持“中国北京政府”“中国台北政府”的两个政府对中国领土疆域各部分的实际治权现状。“中国北京政府”国际上代表中国“唯一合法政府”，“中国台北政府”为中国唯二的不完全政府。只要两岸宪法皆为全中国宪法，两岸人民自由往来无碍，“分久必合”，两岸终究能和平融合为一个完整的“一国良制”的中国！读懂了毛周金瓯故留一缺的对香港方针的用心，我想，对台“一国两府”，也是符合他们的战略思路的。

我们为什么应该为港澳洪门站出来回击港独暴力动乱势力叫好？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1-12-21

香港眼前正发生著什么？发生著港独暴乱势力欺香港特区政府软弱，香港司法漏洞，剑及屨及，步步进逼，朝著恐怖活动运作的方向发展。看不见么？你是智叟，你可以坐在墙上“政治正确”，提出“香港要港独了，它为什么？”，各种看法可以很多， 但现在不是这个时候，现在是救火的时候。有如眼前汹汹火灾，首先是救火，动员一切办法将火先扑灭，将纵火者缉拿，一切火灾的“为什么”看法和研究，应是在将火扑灭之后。

今日，正值港独暴乱势力气焰冲天之际，你装出一副“公允”可鞠貌，反对救火，反对包括港澳洪门的香港民众站出来回击港独暴力动乱势力，倒质问人家“香港要港独了，为什么？”，似乎有了这个“为什么”的理由 ，共产党有错的理由，香港就可以暴乱了，恐怖活动就可以有理了，乱港暴徒们就可以为所欲为不受谴责了。智叟们那么“公允”？说穿了，主观不论，客观，他们不过是为港独暴力动乱势力打气张目罢了！

海内外的中华洪门，数百年是对国家对人民对中华民族有责任感，有担当的社会忠义团体。为孙中山提供庇护和革命后勤基地的是洪门，黄花岗烈士是洪门，辛亥革命义士是洪门，福建事变逼蒋抗日的军事领袖们是洪门 甚至1949坚持改国号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也正是司徒美堂领导的致公党洪门，更不说今日包括台湾的海内外坚决反对台独支持国家统一的华人群体，又正是洪门！虽在后来的发展中，洪门有些人有过一些黑社会性质的活动，但洪门为国家为民族敢站出敢奉献敢牺牲的主流精神，终始不变。今天，正当港独暴乱势力嚣张万分，欺香区政府软弱，欺中央政府尚不便干预，朝著恐怖活动方向发展，意图将香港推入毁灭深渊之际，以尹国驹先生为领袖的港澳洪门呼吁人民站出来，以民意对“民意”，不许港独暴乱势力强奸和片面垄断“香港民意”，维护香港公义，这是平息香港骚乱，矫正国际舆论的好法子。港独暴乱势力动武，便以武坚决回击之，有什么不好？好得很，不是糟得很！讵料，那些“公允分子”，竟大惊失色，跳出诬蔑洪门是“黑社会”，诬蔑香港或中央政府动用“流氓黑社会”来对付“香港民主”。真要问了，今日谁是“黑社会”？集群蒙面，冲击打砸香港公共机关、公共安全设置、毁污国家标识，伤害香港警察，暗备爆炸物，意图将香港推入中东式毁灭深渊的港独暴乱势力才真是“黑社会”“流氓黑社会”。莫非他们不是

？起来反对骚乱，保护香港人民，维护香港和平的人民团体，反倒是“黑社会”“流氓黑社会”？颠倒黑白，莫此为甚！

所以，我们应该为港澳以尹国驹先生为领袖的洪门团体呼吁民众站出来回击港独暴力动乱势力叫好！好得很！

那么，要不要研究香港动乱发生的背景原因，即“为什么？”呢？当然要，而且一定要，要深入地研究，将动乱真正原因找出来，加以改进或改革。其实， 恰在这次香港动乱发生前不久，老王社长发表的与中共香港前地下领导人之一的金尧如老先生公子，金建一先生的洛杉矶对谈，就谈到了香港乱源的症结：中共从镇压89民运，到香港回归开始的的一系列政策错误。千错万错，起码大错，都错在中共身上！但已经错了，我们只能在已经错了的基础上，逐步校正，不是也决不能是以“共产党错”为借口，发动骚乱暴乱，毁灭香港。今日港独暴乱势力的图谋和作为，早已越出了和平争民主运动的界限，司徒华在，相信也将割席不允混同。今日香港分配不公，阶级严重对立，是共产党政策错误结果，但香港今日经济的落后，归根结底是大陆全面对外开放的结果， 香港失去了昔日特殊的优势。香港的出路，恰在经济与大陆的深入融合（大湾区），共同发展，而不在香港“独立”。因此，“香港独立”运动，撇开国家主权考虑，也不是进步的运动，而是反动的运动，一条拉香港走入死路的运动。

不错，这一切，都是应该考虑，应该研究，应该改进和为香港找出最佳的出路的。但老王社长上面说了，这一切，都应在今日以一切方式平息了香港骚乱和暴乱之后。不提平息暴乱，开口闭口便是：“他们为什么要港独呀？”貌似公允，其实在为虎作伥！

2019年7月23日

从香港近期的动乱，先谈香港的“变与不变”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1-12-21

香港到底应不应该变？最近， 不少名人，如金一南、郭松民先生等都提出，香港早就应该变，去殖民化：去香港的司法殖民化，教材读物殖民化，地名街名殖民化等。说是这些殖民化社会遗物在香港回归时没有去掉，是中共香港政策的根本“失误”，带来了今天香港许多问题云。

好像不是。

什么叫“失误”？应该作的，可以作的而没有去作，才叫“失误”。问题在，当初中共收回香港，邓小平定下的政策就是照旧，只换一面旗，其他一切“五十年不变”。他本来就没打算变，里面就包括了不动香港殖民化社会遗物，五十年一切不变的（还说是五十年后也就没必要变），所以，香港回归没有去殖民化，怎能说是中共“失误”？它恰是五十年受保障的雷池。你勇敢点可以说，香港回归“五十年不变”，这政策本身就大误！

其实也未必大误。保留香港不变，留一条与西方的经济通道，对新中国建设有利，这是毛周就定下的方针。萧规曹随。要回归了，不变也行。但“五十年不变”，是邓小平80年代初中英谈判开始时说的话，
这“不变”，当然就应以80年代初香港所存的社会经济政治制度状况和治理方法为准不变。 那时的香港怎样状况呢？资本主义自由经济下，香港人有自我奋斗谋发财争出头的自由，没有政治意义的自由和民主：港督由英皇任命，立法会是咨询机关，立法员由英方指派，司法终审权在英国。若真“五十年不变”，回归后这个状况就应继承延续下去五十年，如此了，今日也未必有多大的搅扰。问题在，香港人要求变，要求“民主回归”，要求香港民主化。赵紫阳时代的共产党颇开明，也就答应变了。香港《基本法》规定赋予了香港人过去殖民统治没有的普选特首及立法委员的权利，司法终审权也赋予了香港，只规定了“循序渐进”。

这就是说，香港“五十年不变”，从97回归尚未开始，就已经不存在了，就已经变了。不是共产党“食言”变，而是香港人自己要变，要朝民主化变，共产党只好顺应它变罢了。

但回归20多年，从第一天至今，香港人却一直在骂共产党“变”，好像他们本想不变。真怪了，明明是共产党真不想变，英国人百年殖民统治方式多好呀，香港人自家要变，怎么反倒骂共产党“变”呢？冲突焦点在哪里呢？寻根溯源，就在“循序渐进”四个字上。

香港人完全忘记了港英殖民时代自己完全没有政治民主自由权利的历史。他们（特别青年学生）先行在自己的幻想中，把97前的香港想象成如他们的西方宗主国一样的“充分民主自由”的社会。因此，他们看来，回归的第二天，香港社会就应该是“充分民主自由”的社会了。任何的“循序渐进”，都是不允许的，任何的“循序渐进”都是对他们幻

想的原西方宗主国一样的完美社会的倒退，就都是“变”，都是共产党要朝著专制的方向“变”。所以，在香港人或准确说“香港民主派”那里，骂共产党“变”的涵义实际就是，我要将香港怎样变，什么速度变，共产党就必须听我的怎样变。共产党要“循序渐进”，就违背了“高度自治”，就是共产党在“变”了！20多年骂共产党“变”，骂的其实就是这个！

那么回头看，当初回归，香港人要求“变”，将香港人一百多年没有政治权利的殖民社会 变成自由民主社会，好不好呢？是好的！北京赵紫阳中央政府接受了香港人变的要求，将香港民主化方向写进了基本法，对不对呢？也是对的！但基本法又明文规定了必须按香港“实际情况和循序渐进的原则……最终”去变，那更是正确的！任何社会欲和平地作根本变革，没有“循序渐进”，是一定要翻车的。今日香港不息的骚乱乃至港独口号下的暴乱，其背后势力的目标，正是要香港翻车毁灭,。这是违背香港人民的利益的，当然也是违背全中国人民利益的。

到这个关头了，我认为，共产党不必再去背那个“五十年不变”的包袱了。共产党应该明白向香港和全世界说明，“五十年不变”，早在97回归前，就已经在香港人自己的要求下，不存在了！就已经在朝著民主化的方向“循序渐进”地变了，变得幅度很大了。不满意，心怀怨恨，欲夺权港独，则是不可能逾越的国家主权底线。香港人现在只有两个选择：

1、如果你们打出当初殖民宗主国英国的旗帜，怀念当初殖民宗主国英国的统治，认为那是对你们最好的统治方式，要求回到那种统治方式，这诉求甚至你们已经“代表香港人”亲自上门送达至原殖民宗主国英国政府， 并不见号称“百万人”的任何抵制意见，证明了恢复英国殖民统治方式已经是你们示威的主流意见。那么，北京中央政府可以宣告，接纳你们的诉求，回头落实履行80年代初邓小平的承诺：香港经济政治制度“五十年不变”，查上世纪80年代前，英国人对香港怎样统治， 北京就恢复怎样的统治。特首由中国国家主席任命，立法会回到咨询性质，立法员由北京指派，司法终审权收回北京。自2019年从新算起，五十年不变！北京俯从香港“民意”，皆大欢喜。

2、如果你们觉还是要变，要朝民主化的方向继续变，很好。就请承认是你们香港人自己要变，就不要再把“变”的帽子扣在共产党头上。就请你们守法来变，依法来变。守法依法这本是香港社会的传统。本来，“循序渐进”，无非是个民主化的速度问题，没有你死我活的矛盾和“抗争”。你可以要求变得快一些，你可以呼喊，可以集会，可以游行，可以示威，给大陆人民的民主化方向，作一个好的示范和榜样，而不是敌视大陆人民，给出一个坏的榜样，大陆人民会羡慕你们，学习你们，不会对立你们，更不会反对你们。
但若你们自恃后台强大，非要“港独”仇中，暴力不止，动乱香港
，毁坏香港，这个良性的选择就没有办法了，覆巢之下就没有完卵的了，噬脐何及？

香港的“变与不变”讲完了。我下一篇，再讲香港动乱，对中国大陆民主化的负面影响。

答金建一先生问：“为什么香港人在英治时期可以接受英国统治，没有港独？”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1-12-21

答金建一先生问：“为什么香港人在英治时期可以接受英国统治，没有港独？”

金问：

为什么过去英国人统治的时候没有港独，回归了倒出现港独了呢？

我觉得老兄应该分析一下为何香港人在英治时期可以接受港督由英国委派，终审在英国裁决……。而要回归了，港人要求特首能由港人选出，终审要在香港完成…，是港人无事生非吗？你只有思考出这个根源才能切中要害！否则读者还是看不懂数百万港人这样“作”是为了什么？

王希哲答：

太简单的道理。甚至问出这样的问题，都是很奇怪的。

记住：自1840后，前清连连对英战败，香港割让，九龙新界百年租借。香港地区，是英国领土，不是中国领土！无论辛亥后民国政府或共产党政府是否承认清英“不平等条约”，国际法上它就是英国领土。因此，居住香港地区的华人，身份不过是“中国侨民”。在他国领土上的侨民，怎能不接受该国的统治？怎能在他国领土上闹“自决独立

”？香港这块英国的领土上，“中国侨民”怎能不接受英国的统治？“中国侨民”怎能在英国领土闹“自决独立”？正如今天美国的许多城市，纽约法拉盛、洛杉矶，旧金山.....华人那样的多，满城的中文招牌，市长甚至都可由华人一届一届选出，但他们能够不接受美国宪法法律的统治吗？他们能够向美国闹“自决独立”吗？或者再看，无论西伯利亚的华人居民今后将会如何的多，他们能够不接受俄国宪法法律的统治吗？他们能够向俄国闹“自决独立”吗？不能，不可能。这就已经回答了金先生你一半的问题了。

更有一条，1949后，香港居民人数急剧膨胀，大多是大陆中共革命被逐的敌人和难民；1960后，香港居民人数再急剧膨胀，大多是大陆中共继续革命伤及和经济政策过左灾祸下偷渡逃亡的难民， 他们大多对中共的统治心怀各层次的不满、恐惧乃至仇恨。可以说，60年代后的香港，是恨共、仇共、反共华人的逃生地，超级难民营。这就太明白了：他们身份，是逃出了中共统治，大多是偷渡来到了英国领土香港的难民，再居住下来转为英国属土的居民，他们怎能不接受英国统治？他们有什么权利不接受“港督由英国委派，终审在英国裁决……”？他们闹独立？他们向谁闹独立？这香港不是他们华人的，是英国人的。若他们闹独立是为了回归中国，他们又何必偷渡逃亡出中国？

金先生，现在回答你后半部问题了：为什么回归了，香港人倒出现“港独”，且越演越烈了呢？，

那恰恰是因为回归了，香港自1997属于中国领土了，香港人回复了中国人的身份了，不再是英国领土上的侨民了，与全中国人民一起，共同拥有了对香港的主权了，这时，也只有在这时（！！！），香港人才有可能提出“香港独立”的条件了。正如一套房产，金先生一家族老少兄弟都住在那里，但这房产金家祖上已卖给了（或割让给了）我老王，房产权是我老王的。你们金家一族，只是我老王房产的房客，你们金家任何人有什么资格和权利向我要求那房产哪怕任何一间房的“独立”？只有在那房产产权在某种原因下，回归给你金家了，你金家一族住户不再是老王的房客，而全族都是房东了，住在某间房的金建二，金建三兄弟，才有了条件可能去向大哥金建一先生闹自己所住房的独立（分家产）了！ 但这只是有了共同产权的条件，还不一定。若再加上那金建二，金建三兄弟历来就不满乃至仇恨大哥金建一，再加“外部势力”建二，建三兄弟的妻族、朋友不怀好意的撺掇怂恿，于是，老王百年统治时期从未有过的金家建二，建三闹“房独”的事，到那房产回归金家之后，金家建二，建三倒闹起“房独”来了，且越演越烈，金建一先生会感到很奇怪，不理解，还需要一再去问老王为什么，要求老王“只有思考出这个根源才能切中要害！”吗？

那么怎么办呢？怎么解决？还是回到香港来。

既然香港大体是中共统治下逃亡人士的难民营，他们不愿意接受中共的统治，而香港又必须回归，所以老王说过了，当初还真不如接受英国的建议“主权换治权”，香港只换一面五星红旗，其他一切，仍由英国人行政治理。这是事后诸葛亮。邓小平那时也明白香港人反共，但他以为“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我共产党不管），就可以解决，但香港人不信任你呀，你怎么说你的政策为香港好，香港人也不领你的情呀？处处怀疑你，反对你，骚乱，暴乱，甚至要港独呀。共产党还能退吗？没法退了呀？香港人港独能赢吗？更不要想呀（有人就是要推不知天高地厚青年学生去作炮灰），闹下去的结局，恐怕一国两制也不可得了。看来，只有学澳门一法。澳门其实也不少是大陆政治经济难民，但他们觉反共没出路 ，一边自治一边与中共合作，澳门的一国两制就能相安无事发展得不错了。但香港人愿学能学吗？难，很难！我们真看不到香港向好的前途。

敬答毕。谢谢金建一先生。

2019年8月4日

党主立宪，与香港的动乱和出路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1-12-21

自由派左翼提出“党主立宪”。普林斯顿学者冯胜平先生近年这个主张最力。怎样党主立宪？大体是，共产党领导主持下，经普遍的人民协商制定和通过宪法。自此，全国人民在宪法下依法自治，共产党与全体人民一起，一体平等遵守宪法。

能不能行得通？本来，香港是一个很好的实验场。基本法下的香港，几乎完全符合了“党主立宪”治国的特征：基本法由北京中央共产党领导下提出，经香港普遍的包括了后来的著名反对派领袖们的人民协商制定，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通过。之后，香港人民在基本法下依法自治，共产党与香港人民一起，一体平等遵守基本法。

如果基本法下的香港民主自治治理能够终获成功，那对全中国民主化的推动，将是一个多么好的助力和推动！当然，自由派们会反对说，为什么要“党主立宪”？全民立宪才是最理想的。但世界至今，哪有什么“全民立宪”？美国宪法，也是独立战争胜利了的“华盛顿革命党”们聚集在费城，一党“党主立宪”。今日的美国民主、共和两党，无非是当年“华盛顿革命党”分化的两派。这个先不争论。无论如何，“党主立宪”，总要比共产党制定了宪法，却将自己凌驾宪法之上，随心所欲要进步一些，好一些的。我们希望香港成功，给出一个好榜样。今天如何？香港持续的骚乱暴乱，把这个前景扑灭了。真不明白，为什么海内外的“民运”“民主派”还要为香港的暴乱叫好。

他们认为，这是香港人在向共产党争民主。这是在争民主吗？民主的底线，是宪法法制下的和平诉求。任何禁止和压制人民和平诉求的政府都是错误的，但任何一部分的人民，无权将自己部分的意志装扮和宣称为全民的意志，强制政府服从自己的意志，否则便煽动和组织自己这部分人民的群众性暴力，打砸抢烧和不择手段迫害反对自己的那部分民众，以达自己的目的。这就不是在争民主，而是在向政府和反对他们的人民的宣战，这就是颠覆和革命了。今天香港的“激进反对派”向特区政府提“五点诉求”。他们可以提出任何诉求，但他们无权以暴乱为要挟强制特区政府必须接受他们的“诉求”，这实质无非是敦令特区政府的无条件投降书。“逃犯条例”的轻易死亡，已经是示弱，刺激了激进派的得步进步，若软弱的特区政府接受了投降，事情就完了？不会，下一步的“诉求”，就是夺权！司马昭之决心已下，志在颠覆。他们也已经为自己的暴乱毫不掩饰地定性为“时代革命”了。若这就是“民主”或“争民主”，它能为全中国的民主化提供榜样吗？施行这样的“民主”，中国将是怎样的结局？

“民主”之名，再为香港的暴乱所污。金灿荣就笑嘻嘻说：“你看，搞民主就是这个样子的。中央就是要让大家看看这个反面教材！”更有人又把89民主运动翻了出来，声称：“万幸邓小平、李鹏果断镇压了89民运，不然，中国就是今天香港这个局面！”。

89运动，在邓小平令野战军坦克进北京前，有任何骚乱暴乱吗？没有！那是全世界从未见过的最完美最典型的民众和平诉求。89民运是文化大革命传统的余波。经历过文革正反经验历练的中国民众，特别是北京民众，哪怕百万人上街，他们表现的和平理性和对社会秩序的主动维护，是举世有目共睹的。他们的“反腐败，反官倒”和加强全国人大民主决策权利的诉求，完全可以在“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的轨道上，获得解决，使中国有序的民主化进程，向前一大步。若能完满落幕，民气不遭摧残，哪能有后来中国从上到下崩堤似的腐败和几乎全民的道德堕落！邓小平等右派官僚是出于对文革病态的仇恨恐慌和报复来镇压和平的89民主运动的。是他先行的无理镇压才激起了北京市民愤怒的反抗和暴乱，怎能将今日香港港独和极端分子预谋的颠覆性暴乱，相提并论？

右翼自由派为今日香港的暴乱叫好，实际强化了官方反民主派对民主的污名，这是一方面。另一面，左翼也有不少支持同情香港暴乱的理由。他们的主要理由是，港独极端分子是少数，从阶级斗争的角度看，是香港平民和青年学生对中共依靠和勾结香港大资产阶级治理香港，使富人暴利，穷人更加贫穷困苦，学生没有前途出路的反抗，是大陆民众对特色资产阶级阶级斗争在香港的延伸，因此，中国左派应给予其支持或同情。于是不少左翼学者提出，中共应改变对港政策，不应只依靠大资产阶级，应该向依靠和照顾香港平民阶级利益的方向倾斜。

但在“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原则下，你要共产党不依靠香港大资产阶级，而依靠平民阶级，这可能吗？

金建一（金尧如公子）给我讲了一个故事：香港经济萧条了，大陆开放自由行来帮香港。但大陆来的都是有钱人，到港抢购的都是金银珠宝和名牌衣物，这下，把香港高档市场带旺了，旺角一带的高档商店蜂拥而立，把原来的小商铺百姓日常店都挤垮了挤走了，香港富人得了好处，却更苦了香港一般老百姓了，底层群众就更不满了。这情况金灿荣先生也说到了，说是自由行这一来，香港平民的饮食住房交通的日常成本就更高了，收入并无增长，“好心办坏事了”。但想想，你说怎么办呢？难道不要“自由行”？或自由行，共产党只放大陆穷人到香港去买低档商品，不许大陆富人去香港买高档？共产党既要“关心”穷人，又要关心富人，两边都要讨好，难呐！什么房子、地产问题，也是这样，你既要共产党“关心”穷人，想法解决穷人房子，又要共产党照顾富人利益，保障富人房价稳定高企，两边都要讨好，难呐！能不能找到一个照顾穷人富人的政策平衡点？可能。欧洲民主社会主义就大概能办到。但前提，必须是共产党全面接管香港，直接管治香港。有了这个前提，香港搞不好，达不成穷富利益平衡，你可以问责共产党，若共产党无权全面管治香港，你自家“高度自治”，却香港有事就骂共产党，说共产党“逼”你反，公道吗？但共产党要全面接管香港，又是你香港人不分穷富，一个声反对的，你要共产党怎么办？

香港人不愿共产党管制香港，共产党也未必想管香港，它能依靠谁？真去依靠平民阶级？这不是社会主义了吗？那还得了？别看今天香港平民阶级为自己生活的困苦闹得欢，“阶级斗争”，但所谓“狮子山精神”，他们又无不希望自己的拼搏明天能发达出头，上升为富人，上升为大资产阶级，李嘉诚之路是他们的榜样。所以他们坚决反对社

会主义，害怕共产党来香港搞社会主义，断了他们上升出头之路。

那么，共产党只能依靠香港大资产阶级来管制香港，让香港人放心它不搞社会主义。既然共产党只能依靠香港大资产阶级来治理香港，又怎能想象香港大资产阶级会让渡自己的利益去照顾平民阶级利益呢？或要求共产党责令香港大资产阶级去照顾平民利益呢？现在左翼提出的共产党在香港没能依靠和照顾平民阶级及其利益的批评很对，但他们没想到，要共产党在香港照顾平民阶级利益的近社会主义的政策，又恰是香港无论富人穷人一致警惕和反对的，不准共产党“变”的。这么看，造成共产党在香港不能照顾平民利益的，造成香港财富分配不均，阶级两极急剧分化的，正是包括香港平民的香港人自己！这就能解释一个大陆人很疑惑的现象：明明是香港大资产阶级剥削损害了香港平民阶级，香港平民阶级“阶级斗争”的矛头却并不向著香港大资产阶级，却向著并没有直接管理香港，也无权对香港政府的治理政策直接发号施令的北京共产党，香港大资产阶级倒坐在一旁，无事人般悠闲地看热闹了！

香港的骚乱暴乱必须平定下去。但平定之后怎么办？这才是最根本的。

如果一切不变，1997后的香港管治体制照旧，那么骚乱暴乱的平定，不啻扬汤止沸，压抑下去的矛盾只待下次的爆发。

既然认识到了香港社会的深层矛盾，是大资产阶级与平民阶级利益的不能平衡，平衡它，才是釜底抽薪，但平衡它，既无法依靠平民阶级，又不能纯依靠大资产阶级，便只有共产党自己出面直接管治香港，提出政策，强势平衡香港近期和长远的各阶级利益了。香港在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制度“五十年不变”基础上的一切改造，也只有共产党自己出面对香港的直接管治，才可能做到。否则一切空谈。

那么，全国人大应立即修改基本法，在香港管治体系中，新设“中央代表”，职能相当于当年英治下的总督，由北京中央政府分届委派，向北京中央政府负责。香港行政长官和立法会委员，尽快地达至普选产生，向中央代表负责。司法的改造另议。中央代表在香港，不得有自己和家族的一切特殊利益。

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回复了英治香港的制度特征。也迎合了这次骚乱中激进分子挥舞英国旗表达的回复英治香港制度的诉求。求仁得仁。北京必须向香港人民讲明白，80年代邓小平提出（不是他“承诺”，而是他提出！）的“香港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制度五十年不变”，指的，是80年代时香港所存的英治香港制度不变。后香港人要求的民主改变，和基本法顺应香港人要求而规定的“循序渐进”的民主改变，恰是不符合邓小平当初的“五十年不变”的设想的。今后不是不变了，而是须在中央代表的政策指引下，按照基本法，行政、立法、司法真正向著越来越民主的方向改变。

派出中央代表，打破了“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回归邓小平本来意义的“五十年不变”，一定会遭到某种抵制和强势的抗议，但如果它是保证香港长治久安，繁荣兴旺和循序渐进民主化的唯一之路，就应坚定地走下去。

2019年8月8日

宋鸿兵《香港问题深度解析》这篇文章很值得参考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1-12-21

第一,它准确地揭示了造成香港骚乱暴乱的社会阶级矛盾,根本之处究竟在哪里。第二,它能告诉我们,“人民”不必满目崇拜。街头民众运动的锋芒所向,未必是准确的,合理的。使今日香港平民绝对贫困,青年看不到前途而造反的压迫者剥削者是谁?是大资本大地产商。民众运动阶级斗争的锋芒本应朝向的是这些吸血的他们。可恰相反,每当特区政府和中央政府想要调节阶级矛盾为贫民舒困,政策可能对大资本大地产商略不利的时候,这些长期操纵著社会舆论(将青年洗脑)的大资本大地产商便随意抓出一个廉价的反共借口,这回以“反送中”为名,点燃导火线,将民怨的怒火,烧向特区政府和中央政府,图穷匕见,不推到政策对地产不利的林郑政府不肯罢休。而本应反对他们的香港贫民和青年,反倒在他们的策划下去斗争本希望为他们谋利益的特区政府和中央政府,倒作了真正在压迫和剥削著他们的大资本大地产商的炮灰!

有人说,香港社会深层的矛盾确是这样,但有了一人一票“真普选”,这个民众跟著盲目反共的问题,就能解决。真的吗?今日香港立法会并非清一色“亲中”派,反共的“民主派”历来占相当比例。他们提出过反对大资本大地产商对贫民压迫盘剥的议案吗?或者提出过反对大资本大地产商对贫民压迫盘剥的议案,被“亲中派”否决过吗?没有!我们听到的,恰总是相反,无论特区历届政府提出任何有利民生的住房土地计划或发展香港计划,跳出反对的,都是他们。因为他们不

希望特区政府在这点上得分,当然更不希望中央政府在这点上得分。他们是“逢共必反”,他们根本不会去顾及人民真正的民生利益。老王在海外民运中多年,这点看得很清楚。最典型是薄熙来案。明明薄熙来的政策(特别住房政策)有利重庆人民,得到重庆人民的普遍拥护热爱,甚至薄被打倒后人民至今怀念,海外民运就是要与中共的贪腐温家宝集团和重庆的权贵地产集团黑社会地产集团站在一起,恨薄、骂薄、倒薄。为什么,就因为薄熙来的政策为人民所拥护,他成功了可能为共产党加分!

其实,香港今日的阶级矛盾也是中国大陆普遍的相当尖锐的阶级矛盾。香港大资本大地产商背后,往往勾结著“北大人”中的权贵金融地产商,他们利益一体。这些“北大人”权贵金融地产商,也同样地会利用锋芒本应向著他们的中国社会的阶级矛盾,去煽动朝向北京的中央政府,香港的骚乱和暴动会启发他们的灵感。只待导火线。北京有没有感觉到香港局部的骚乱暴乱,有在中国全局上演的危险?!

2019年8月13日

（宋文略）

香港之乱在政改，政改之错在违反了“五十年不变！”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1-12-21

首先搞清，香港是个什么特征的社会？

香港是个共产党革命难民的社会，是个反共社会。香港回归后，又纳为共产党统治下中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共产党的统治，和反共的社会，这两者如冰炭，如水火，怎能相容？ 不能相容，又怎能在香港搞什么政改普选，特别是什么“一人一票”的“真普选”？不需怀疑，“真普选”了，必定最终选出一个反共的特首，一个反共的立法会，一个反共的特区政府，一个反共乱华的香港基地，一个无可避免的事实的“港独”。这点，邓小平可说早就看到了。下面再说。

若问，反共好不好？对不对？这是个价值观的问题，我们先假设反共好，很对，应该反共。那么，你与共产党统治的关系，就不会是你活我也活的民主关系，而必是你死我活的颠覆关系，革命关系。如此，你就不必向共产党要什么“真普选”，你就应该革命，穿黑衣戴口罩拉队伍上大屿山打游击去，推翻共产党。反过来，共产党也不应该答应你们搞什么政改“普选”。双方都错了。

双方都错，造成了香港20余年无休止且多少年也不可能休止的动乱！

一个国家要玩民主，前提是参与游戏的社会基本力量双方，都必须拥有一个共同的国家历史价值观，一个共同的国家认同，因此，也才能有一个共同的宪法承认和服从。我们学美国民主。美国独立战争后，胜利的华盛顿革命党人驱逐、剥夺、专政了效英的保皇党，在费城一党制宪，经二百余年的社会博弈演进，才从当初的华盛顿革命党人中，分化出了两派即后来至今的共和民主两党，相对稳定下来玩民主了。这两党原是一家，无论如何互斗，他们有共同的美国独立战争建国正义性的历史价值观，有对美国这个国家，和费城宪法的认同，再加不受民粹选举左右的终身大法官对宪法至高无上的保障，也即对华盛顿独立革命成果的永久的护卫，保证了美国后继的无论多少任民选总统和议员，都只能是华盛顿革命的政治血缘继承人！这一切，才是美国民主玩得转的要件。不具这类要件的国家东施效颦强玩美式“民”，结局必是灾难。

台湾的民进党不承认中华民国，不承认自己中国人，不承认中华民国宪法。他们志在消灭中华民国，得“台湾国”独立。这本是你死我活的双方。他们为什么可以与国民党一起玩“民主”？这是他们的革命策略：先表面承认中华民国体制（所谓“现在叫中华民国”），钻进体制，占据了政权，再利用政权体制的制高点煽动灌输“本土台湾”意识以对立“外来中国人”，一步步销蚀掉颠覆掉甚至他们自己正任“总统”的中华民国。这是用表象“民主”的手段，达到革命颠覆的最终目的。李登辉说，这叫“宁静革命”。今天，他们实质已经成功了。但不是如吹嘘的民主在台湾成功，而是宁静革命阴谋在台湾成功。为什么未能完全成功？陈水扁说了，“办不到”。因为台湾始终笼罩在中美角力的“鸟”里，飞不出去。如此，台湾只能不停地“鸟笼”内你死我活斗争动乱，却又只能在不死不活的状态里，沉沦下去。

现在香港的“民主派”，受到台湾民进党经验的启发、培训，也想在香港玩这一手，走台湾阴谋革命之路。他们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也来学煽动“本土”民粹，不承认自己是中国人，宣称自己是“香港人”，骂你“亲中卖港”，更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香港基本法”。台湾的民进党钻进体制革命，虽然在游行集会的街上可以把青天白日

旗踩烂在脚下，但在“总统府”、在立法院和各级政府殿堂，还是能暂曲身段对青天白日旗和中华民国宪法鞠躬如仪，誓词照读不误。但香港的民主派人物，即便当选，也拒绝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鞠躬，拒绝依法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宣读效忠誓词。这倒诚实（你说他天真，不比民进党老到奸猾也可以），他们内心是反共的，怎能向共产党领导的国家和宪法宣誓效忠？

香港居民到底多少人反共？大家知道，这次香港民主派号“‘时代革命’”与汝偕亡”的大动乱大暴动，是从所谓反修《逃犯条例》的“反送中”开始的。这修例内容究竟如何，先不管他，我们据民主派危言耸听宣传，这《逃犯条例》一修，香港数百万居民，“人人都可能被送中”。大陆公知也跟著这样说。我们一定要相信他们说的，确有这个危险。但细想，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民主派告诉我们，香港数百万居民，是人人反共的。人人反共，所以才有了“人人都可能被送中”的危险。惊心动魄！但，香港数百万居民自己相不相信呢？我们看见了，号称数百万的香港居民竟也都不依不饶无休无止上“反送中”了，这又说明什么呢？说明香港数百万居民确完全承认了民主派的说词，进入角色，自认了他们人人都是反共的，人人都可能算是“逃犯”，因此，修了“逃犯条例”，他们真的“人人都可能被送中”了！他们要上街“拼死一搏”，民主派说，是要争“重启政改”要“一人一票的真普选”。他们为什么不反向想想，既然你人人反共，就害怕“人人都可能被送中”，共产党就不怕你人人反共，给你数百万居民“一人一票的真普选”，就将他们共产党的统治“送终”？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呀！这矛盾冲突无解。

所以，香港的反共社会条件，还真不能搞什么“普选”。共产党发现这个问题晚了些，还是发现了，故2014年人大决议确定了香港普选的高门槛，要求候选人条件必须“爱国爱港”（解读为“拥共”），意欲将反共反中“民主派”尽量落闸于门外，以保证香港政权不发生反共反中的变质。民主派自然不干，他们恰要求开闸取消门槛，“一人一票真普选”，便于让反共人士尽多地当选，“光复香港”。由此引发了“占中雨伞”运动。

邓小平不是说香港经济政治制度“五十年不变”吗？他是1982年开始说的。他指的是香港80年代初现存的英国人管治制度不变。那时英国人怎样管治香港？：总督英皇委任，没有普选，立法会是总督咨询机关，司法终审权在伦敦。查邓小平著作，从未主张回归后变香港制度为“普选”。相反，他对香港变“普选”质疑。他说：“对香港来说，普选就一定有利？我不相信。比如说，我过去也谈过，将来香港当然是香港人来管理事务，这些人用普遍投票的方式来选举行吗？我们说，这些管理香港事务的人应该是爱祖国、爱香港的香港人，普选就一定能选出这样的人来吗？”（1987年4月16日《会见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的讲话》）

还真是邓小平能老成谋国，他明白地洞察和预见了，香港的社会条件下，普选是不能够保障选出“爱国爱港”也即诚心拥共的特首和立法会来的。不能如美国民主般地保障民选特首和立法会是共产党立国法源的拥护者，香港普选将后患无穷！

但“循序渐进实现普选”，还是写进基本法了。究竟是谁违反了邓小平的“五十年不变”原意，在香港尚未回归之前就允诺改变香港制度了呢？那时，我正在粤北深山狱中，不甚了解，只能估计，是正主持中央工作的赵紫阳了。

但那时的赵紫阳中央允诺香港普选，也还不算大错。70年代前，香港虽早已是中共革命受损而仇共人士流亡的境外难民营，但在港英法律的管制下，反共尚不成为运动，反倒是中共地下领导的左翼运动，颇具规模，社会左翼爱国民众也不少。基本法草委会里，便都是左翼社运人士或“爱国”工商人士。他们都批评港英当局。恐怕是在这情景的鼓舞下，赵紫阳中央允诺了香港“循序渐进普选”，写进了基本法，邓小平也只好随他。

但风云突变。89-64的镇压，一夜间，不但香港原沉寂的反共势力起来了，连原左翼的阵营，共产党香港的机关媒体人士，也几乎全营反水，开始反共或站在反共阵线一边了。可以说从那夜起，香港真正成为反共社会了！邓小平处理89运动真错了，把“千千万万，浩浩荡荡”香港人都赶到反共一边去了（还不说国内和海外）！

我们批评邓小平89错了，但错已如此了，怎么办？我们只能从错已造成的的既成事实出发，来考虑问题了。

香港的反共社会，与共产党对香港的宪法统治，没有政治妥协的余地。一个在外部势力的怂恿支助下，希通过“普选”夺得香港政权，保障自己的反共权利和连接西方，作其乱华的筹码；一个坚持有限制的“普选”，控制香港政权的“爱国爱港”拥共性质不变。这般的敌对目标之下，普选，怎么可能，又有什么意义呢？除了动乱再动乱，不会有任何积极意义。香港的民主派想学民进党，但他们比民进党更没有前途。香港“鸟笼”更为沉重。台湾民进党曲身钻进中华民国体制，占据政权来挑战清算国民党的中国观，实现台独；有了台湾之鉴，共产党能允许香港的“民主派”通过普选，占据了香港政权，来如法炮制，挑战共产党，去中国化，港独吗？香港民主派自知难有这个前景，他们再学民进党玩“悲情”，喊出了“与汝谐亡’的悲情口号来动员香港民众不停地上街暴力动乱，吓唬共产党，图刺激共产党动手，制造大规模血案和更全面的暴乱。可笑了。香港不过中国一丸之地，且愈无足轻重，暴力自残只能香

港自家沉沦败落，共产党与你“谐亡”个什么？看香港人还很吃这类口号。真不知香港人今日何如此的不辨是非，不明事理？

最近黎智英明说了，他们动乱，就是为了著眼“重启政改双普选”；其一再加码逼港府非接受不可的“五点诉求”，核心也就是这一条。我一位朋友配合说，香港问题是特区政府没有处理好民生问题。普选应该降低门槛让民主派们都进来，解决香港民生问题。他是“为香港劳苦大众著想”的。真的？香港民主派在立法会，有提出过任何反对香港大资本大地产垄断，为“香港劳苦大众”谋利的民生提案吗？谁人见过？他们扰攘不休的都是反共提案，这是他们的票源。相反，责任在身，特区政府首长任何有益香港民生的建议，都在他们否决阻挠之列，他们不许特区政府纾民困由此得分。而所谓工商“建制派”们，为生意利益计，表面“亲中”，心中实际也乐得民主派封杀了特区政府有益香港民生的各项建议，好维护他们自己的利益。“黄台之瓜我摘了，你们就不要再摘”。若台湾尚有韩国瑜能提出有益高雄民生的口号获胜，香港，无论“民主派”“建制派”，谁真正关心过“香港劳苦大众”的民生？即便在政治议题上，那些所谓“亲中建制派”与反共“民主派”亦往往唱得是双簧，配合默契，红脸白脸。他们的表皮和心底，是不同色的。这正是被反共政治压倒、劫持的香港普选政治的必然现象和结果。

明乎此，要真正“为香港劳苦大众著想”，就需在香港立即结束政改普选争斗，以中央集权之力关注解决香港民生问题，首其冲是土地的释放和平民居屋问题，就应该接受香港民主派示威挥舞的英国旗帜所表达的意向，恢复港英当年在香港实行的管治制度：中止普选进程，特首由北京中央政府委派，香港立法会性质回复特首咨询机构地位，司法终审权回归北京，禁止自由游行示威等，“五十年不变”。这邓小平的“五十年不变”讲话，是香港民主派一再向美英各国游说强调的。中共应夺回“五十年不变”解读权，正确回复邓小平80年代原意。

这样做了，香港特区政府才可能摆脱反共“政治正确”干扰，强力平衡香港各阶级利益，全副注意力集中到发展香港，纾困民生的各项政策中去。直到“香港劳苦大众”得到了安定建设的利益，渐次改变了对北京中央政府的观感，人人不再将自己神经质地视为“逃犯”，香港不再是病态的反共社会，香港人与全中国民众有了共同的国家认同，那时，才是香港重开普选进程直“一人一票”的合适时候了。

有人会问难：虽然回复港英管治制度，是找回了邓小平当年“五十年不变”的原意，但赵紫阳基本法毕竟规定了“循序渐进的普选”和“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中止它，不违背了承诺和“契约精神”了吗？

是的，中国政治的传统，“信用”非常重要。诗经说，“大无信也，不知命也”，孔子说“自古皆有死 民无信不立”。承诺一般要守。但若那承诺错了，违背了或伤害了国家人民的重大利益了怎么办？还有一个改错的原则。《左传》说“过而能改，善莫大焉”，又请读柳宗元《桐叶封弟辨》。柳先生说了个故事：成王轻易许诺，发现错误了，想改正。周公却说，“天子不可戏”，要成王继续按错误的承诺执行。柳宗元批评道，这是不对的。是错了就应该改嘛：“凡王者之德，在行之何若。设未得其当，虽十易之不为病”。周公要天子不改变错误的承诺，“是周公教王遂过也”。其实，毛泽东、邓小平也都强调过“为人民的利益坚持好的，为人民的利益改正错的”，从无说错了也不可改。我们再看另一方，中美联合声明，中美建交公报，美国都信守它对华“契约”“承诺”了吗？若信守了，早就不存在对台售卖武器一事了。李登辉的《国统纲领》，国家终极统一，是对两岸前途的宪法性承诺，陈水扁上来不是把它“终止”了吗？各有各的利益坚持，大家都不以他们的违背“契约”“承诺”为怪，怎么北京政府认识到香港反共病态的社会条件下，推行普选不适宜，对香港有害无益，徒增香港动乱沉沦前景而改错，就不可以了呢？

若有人再质问北京为何不“重启政改普选”，建议北京大声回应：“五十年不变！”

2019年8月22日

老王社长评《中国精英在香港拥有巨额资产 乱起来损失巨大》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1-12-21

老王社长把下面这篇文章《中国精英在香港拥有巨额资产
乱起来损失巨大》转给一位我猜也有财富利益在香港的“红二代”朋友看。他回复说：“
你看，证明了中国的权贵精英们才是真正不希望香港乱的人！”

老王社长回答：

不是的。想乱的重要角色正是他们。他们攫取了中国人民的财富，藏到哪里呢？藏到外国，外国常翻脸，并不安全，最好藏到香港。但要香港能够完全摆脱中国政府的控制追查才好，假“一国两制”的事实独立，这才能安全，不然还是有危险。因此，这就决定了他们的两面特征：参与或乐见煽动香港乱，须乱到共产党对香港只好放手（“一人一票双普选”），但又不能乱到完全失控，毁灭了香港，那也不好。总之，中国的权贵精英希望一个通过骚乱完全落到他们手里，联合附庸他们的本土大地产金融家族出面掌控的天堂香港。故他们必须把握这个“乱”的度，见好就收。这有点难度。因为他们把火煽起来后，这火就有了自己的发展规律，最后控制权就必落到比他们更有控制实力的西方强权国家手里。而西方强权国家是非逼著共产党出手不可，不在乎毁灭香港的。但西方估计不到是，共产党这回对香港还真无所谓，无足轻重，不向国家交税，又“一国两制”，隔著皮肉，由你去闹（只苦了香港警察），你自己毁灭了香港拉倒。反正我还有深圳上海，不信什么“香港不可替代”。况，更能让国内的公知精英多年高唱的“自由民主人权”闭嘴，在国内彻底负面化，从此没市场， 何乐不为？这下，香港的“李嘉诚”们和国内的权贵精英“红二代”们感到不对，才紧张了，开始呼喊“黄台的瓜不可二摘”了，“香港金融地位不可替代”了，不要毁了香港了。哄共产党说，“让步吧，只要一人一票双普选，香港问题就全解决了”。那有这么好的事？这回看 他们的决心是不达港独不罢休的。我希望共产党不要上当，他们这回似乎也不会上当。香港人失去了理性，就让他们自残去，无药可救。

2019/9/7

附：中国精英在香港拥有巨额资产 乱起来损失巨大（文略）

香港或者“五十年不变”，要变就一切该变的都变！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1-12-21

香港的闹，有一个现象很怪，就是香港究竟“变”还是“不变”？

从97回归至今天20几年，我们耳熟常听到的一句“香港人”骂共产党的一句话就是：“什么五十年不变？n年就变了！”这么看，香港人是要求“不变”的。

但回归后，“香港人”又天天向共产党要港英统治百年从未给过他们的政治民主，要美国也至今也未能实行的“一人一票双普选” ，这么看，香港人又是要求要“变”的。甚至动辄号称百万人数百万人上街，要求变。

这怎么回事呢？说穿了，“香港人”的意思无非是，一切的变与不变，都要由我来说了算。我不许变的，你北京就一切不准变，不说一点真变不准，哪怕一点风吹草动，一点杯弓蛇影也不准变！我要求变的，你北京就必须按我的意志变，且马上变，不变不行，“循序渐进”变也不行， “五项诉求一项不能少”，不然，我就无休无止上街黑衣蒙面打砸抢烧，毁坏公共设施冲击政权机关，侮辱国旗国徽暴乱。

今天，暴乱派们一边在香港暴乱，一边似乎很站在理上去满世界宣传、控告，说是中国“违反了中英联合声明”和“基本法”，没有兑现2007年的承诺，在2017年实现香港“一人一票双普选”。

是的，全国人大2007年确提出，香港2017年可以实行行政长官和立法会的普选。但是，它同时规定和不断强调了，这普选，必须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基本法”，由一个能代表香港各界别利益诉求的1400人组成的“选举委员会”选出候选人， 再交由香港选民普选。且参选人必须书面明确立场：“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爱国爱港”。这两条不是什么新东西，是香港回归前，北京早已定下的政治原则，并明载《基本法》。

但香港的“激进民主派”坚决拒绝这两条，开始大闹，指这是“假普选”“小圈子选举”。提出“宁可不要2017假普选，也不能接受这两条。”民主派出现了分歧，另一部认为，争民主也要一步步来，2017的普选方案可以“袋住先！”海外一贯支持香港民主运动的严家祺先生写文章，提出2017扩大为各界1400人的“选举委员会”选出特首候选人再普选，已经是香港人民争民主的阶段进步果实了，应该接受。老王社长那时写文章，赞成了严家祺。香港爱国民主运动元老领袖司徒华，更严厉批评激进反对派提出的所谓“五区公投，全民起义”号召，是孤注一掷的冒险的“形左实右机会主义”，支持港府（即北京）方案。为此，司徒华被梁国雄等詈骂为“癌症上脑”“出卖香港民主”。华叔气愤，郁郁而逝。从此香港民运失去了正确的舵手。

说明什么？说明不是北京对“香港2017普选”违诺，恰是香港的“激进民主派”今日的港独派、暴乱派自己的破罐破摔，“一拍两散”，宁可不要2017普选，也不肯接受“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爱国爱港”两原则，失去了2017

香港普选。今天你“控诉”谁？

确实，“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爱国爱港”两原则，虽是北京早有的规定，但提出2017普选方案后，更作出了强调。为什么呢？因为北京发现，在没有特别强调两原则的香港回归早期，一些当选的立法会议员就职时竟悍然拒绝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基本法宣誓效忠，或拒读誓词，或擅改誓词，或恣意侮辱国家。全国人大不得不出面解释法律，强调了参选议员和特首，必须先行书面明示“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爱国爱港”两政治原则。之后，北京在各场合和文件都对此作了明确坚持。

这有错吗？没有错的。

美国的总统选举也不是“一人一票真普选”。基本，它是两大党推出候选人，经各州“假普选”，再交由全国“选举人团”去依据“选举人票”选出。更重要是，总统参选人的“拥护效忠美国宪法”和“爱美国”是没有疑义的。不能想象，一位总统当选人就职可以拒绝向美国宪法宣誓效忠和公然侮辱美国。事实上，香港的“各界别选委会”正是参照了美国的各州“选举人团”设计。若说“普世价值”，恐怕这才是普世价值。

“激进吗民主派”批评说，“各界别选委会”选特首，是为了保证北京对香港的控制。这有什么罪过呢？难道这不是任何一个国家的中央政府对地方选举的应有之义？美国的“选举人团”制度是为什么设计的？不受民选的美国最高大法官制度又是为什么设计的？难道不正是为了保证美国性质的千秋万代“不变颜色”么？若“一人一票真普选”，有一天穷困的黑人、墨西哥人等在美国居民人数构成上，绝对压过了白人，怎么办？美国能不改变颜色？

以色列也是“普世价值”阵营国家。为了保证它永是“犹太民族国家”，在它的基本法里明白规定了只有犹太民族，犹太人才“专享以色列的自决权”，即犹太人专政，没有包括非犹太人的“一人一票”，以此保证了一旦以色列的阿拉伯人在居民人数构成上，绝对压过了犹太人，仍能保证以色列是“犹太民族国家”。故内塔尼亚胡盛称：“我们在法律之石上刻下了这些话：这是我们的国家，这是我们的语言，这是我们的国歌，这是我们的国旗。以色列万岁！”我们不见美国总统和美国国会去批评以色列，相反，很支持以色列，为什么，因为这才是他们真正的“普世价值”，对中俄等国说的，那是另外一个“普世价值”。

我们指出过了，香港是一个近代共产党革命后遗症下的反共社会。我们先撇开价值观，不论反共对或不对，应不应该，回归后，香港毕竟是中国主权下的一个自治地区。为了维护国家统一，不致因地方的选举制度带来国家的分裂冲突危机，共产党中央政府一方面允诺了普选，一方面借鉴了美国、以色列等“普世价值”国家对选举制度的设计，以保证香港在反共（甚至反华）居民占多数，亲北京居民相对少数的“实际情况”（基本法用语）下，自己对香港自治下的立法行政控制权，这是完全没有错的。事实上，一千四百人“各界别选委会”推出候选人，再交由香港三百几十万登记选民普选出特首，是要比美国的“选举人团”选出总统，更要民主进步得多的。那时，不少的西方法律专家也指出，即便一千四百人的“各界别选委会”推选出的几名特首候选人都是亲北京的，但他们毕竟还要再经香港三百几十万选民普选，此时，他们之间就不可能不发生亲多数选民的竞争，他们就会尽可能弱化自己的亲北京色彩，最终胜出的特首，必将反映亲北京与亲多数反共香港选民的相对政治平衡。这才是香港之福。那种司徒华批评的“宁可全盘不要，也不肯一步步争取得到”的“形左实右冒险主义，实际是逃跑主义”的主张，是要不得的（记住，司徒华是自青少年时期就熟读毛泽东著作出来的）！

但“激进民主派”不听，他们恶性发展为“港独”“归英派”，他们到从未给过他们民主的老主人英国那里哭诉中国“违反中英联合声明”，没有给他们承诺过的“普选”和“港人治港”。但是，“港人治港”不是反共仇华的港人治港，而是北京的共产党中央代理人的港人平衡港人意见治港，这是没有二话的。“普选”和“一国两制”的诠释，只能是中国的全国人大，而决不是可以由“香港人”自己随心所欲片面界定发挥的。

其实，香港这样一个反共社会，又在共产党的北京中央政权统治下，这样矛盾的社会状态，一时还真不适合搞什么普选的。80年代初，邓小平定下的回归后“香港制度五十年不变”，确是正确的。查邓小平论香港，知他不相信也不赞成香港“普选”，不知后来究竟是谁允诺了香港的未回归就变和“普选”。这不管他了。但既然已经允诺了普选，已经应香港人的要求变香港管治制度了，那就再无所谓“五十年不变”了。“变”，就没有理由是香港人控诉共产党违诺的罪状，而是香港人自己天天的要求了。香港的闹总要平息下来，北京应该乘这闹再明白问问香港人：香港究竟变不变好？你说“不变”，北京就应立即退回到你们喜爱的港英80年代前对香港的百年管治方式去，“五十年不变”；你说要变，要民主，要普选，那就一切该变的都要变，一切的港英殖民遗迹都必须变！牵一发是要动全身的，新制度是要配套的。决不能是你香港人要变的，就必须变，马上变；
你香港人不准变的，就一点风吹草动也不能变。不可能的呀。

驳为“反送中”暴乱辩解的两个问题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1-12-21

有来辩护说

一：今日“反送中”的香港人中有几人回大陆？须知，反送中运动的主力是香港的年青人，其中的主力又是大学生和中学生，而勇武派又以大学生和中学生为主。也因此，香港暴警集中警力围攻香港中文大学、理工大学。请问，反送中运动的主力——香港的年青人——尤其中香港的大学生和中学生，有几人回大陆？回过大陆的香港大学生和中学生占反送中运动的香港大学生和中学生的比例是多少？参加反送中运动的香港大学生和中学生为什么要参加反送中运动？为什么要成为反送中运动的主力？

二，被秘密绑架回大陆的铜罗湾书店股东和员工是在大陆犯罪才被秘密送中的吗？中共凭什么秘密绑架他们回大陆？

我答

一：正如文革，主力是大中学生，激进武斗死亡的，更多是中学生。这大学生中学生1966-67年有几人知道什么是“走资派”？是那些自己“天天回大陆”“自我送中”的父母和大人教他们的。

答二：铜罗湾书店事件，相信你和我都未必了解真相，特别是你一贯的喜欢造谣或传谣。这不说他。先既定，确“中共秘密绑架他们回大陆”。

不说世界强权国家特务机关家常便饭。中共在国外和香港等“秘密绑架”什么人，97前没有吗？金尧如生前就告诉过我，港英治下，中共就不知数次在香港绑架过“敌特”，作特殊处理。十几年前，中共还在越南秘密绑架过王炳章。甚至，我大清朝还在美国旧金山
绑架过孙文。因此，中共秘密绑架铜罗湾书店人士回大陆，与“一国两制”有无，毫无关系。

文革时，老王批评共产党，就写文指出了：说国民党特务秘密暗杀李公朴、闻一多，恰说明了国民党还能尊重法律，起码还忌惮法律，忌惮舆论，所以不敢明抓明杀，只好“暗杀”。若共产党，则管他什么法律、舆论，需要了，认定他是“反革命”了，明抓明杀就是。我还说，若共产党有一天也学国民党暗杀了，倒说明共产党有进步了，能开始忌惮法律，忌惮舆论了。

故，若“中共秘密绑架铜罗湾书店人士回大陆”确有其事，正说明了中共97后还真能尊重“一国两制”，起码还忌惮基本法法律，忌惮舆论，不敢无视一国两制基本法，到香港对谁明抓明收捕。它认定了铜罗湾书店是造谣大本营（确实是。刘路都可以作证），想要抓他们， 也只好视香港与当年港英治下一样，悄悄地去“秘密绑架他们回大陆”了。所以说，中共秘密绑架铜罗湾书店人士回大陆，与“一国两制”存废，毫无关系。

反送中了，反修例了，修例终止了，刑事犯和政治犯一概纸面不能合法“送中”了，就“守护香港”了？共产党要在香港抓“敌人”就不能够了吗？笑话！相信即便在美国的“敌人”，共产党他想要抓，都能抓回去。而有了修例，公开明定了只遣送国际公认的刑事犯罪，不涉及一切政治思想事项和人士，倒还能在法律上、舆论上给予香港所有政治思想反共人士，更多些的人身安全保障呢！

香港“民主派”白闹腾了，白怂恿青年学生第一线去为他们火中取栗送死了。幼稚得很。反送中，几月暴乱，除了激起全大陆民众对“香港人”的反感，没有一点好处。

老王社长

2019年9月25日

老王社长按李伟东先生对当初香港“激进民主派”的批评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1-12-21

老王社长按:李伟东先生是著名自由派领袖之一。他的这篇文章,从自由派的角度,呼应了老王社长前些天对当初香港“激进民主派”的批评。他也认为2014激进民主派以所谓“假普选”为由,拒绝了北京2017双普选方案是“何等失策”

。举例吧,简单说,就像中共同意了全中国的双普选,只提出,由一个中共中央委员会全体委员200余人组成的“选举委员会”,协商提名3-4人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候选人(即便他们都是中共党员或“亲共”),再交由全国约七亿登记选民“一人一票”普选选出,这将是中国何等巨大的民主进步!绝大多数的中国民众,难道会拒绝,不同意吗?不会的。竟有人不同意了,可能谁呢?魏京生、王军涛、杨建利之流,他们提出这是“假普选”,因为那中共中央委员会全体委员200人组成的“选举委员会”绝不可能提名他们。如果同意了这个方案,一成定制,他们便永远出局了,没得玩了。因此,他们宁可将这中国巨大的民主进步方案砸烂,,全盘不要,也不允许通过。他们要求全国7亿选民人人有权“公民提名”,再由7亿选民“一人一票”普选。他们称这才是“真普选”。否则不干。于是他们煽动全国人民起来大闹直至暴乱:“五项诉求一项不能少”。而全国人民竟也像今天的香港学生市民一般的荒唐昏乱,居然还真信了他们,被他们的“真普选”口号煽动起来闹了。全国各城市打砸抢烧毁坏,多么巨大代价,其实是为谁而闹呢?为魏京生、王军涛、杨建利之流的可以上位而闹罢了,同理,今天的香港人,忘了当初方案1200人各功能界别选委会推出的候选人,还是要经他们3百几十万登记选民普选的,那么为谁而闹呢?也无非为何俊仁、戴耀庭、梁国雄之流的可以上位而闹罢了!

过去老王很敬重香港人,现在,刮目看了,觉得他们那么多人真太无头脑了!

下面是李伟东先生文章

2019/9/26

附李伟东：香港的“半民主”模式和“中间道路”（文略）

老王社长欣闻香港林郑长官宣布引用紧急法，立法禁止蒙面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1-12-21

一：香港暴乱团体宣布对港府和港警发动所谓“以暴制暴”，并付诸街头暴乱，这实际已经是向香港政府正式宣告了暴力战争。而蒙面暴力，更是恐怖团体和恐怖分子向政府的暴力恐怖战争。林郑长官宣布引用紧急法，立法禁止蒙面，这是港府正义地坚决地向邪恶应战 保护香港市民安全利益的正确步骤。是好消息。

二、香港暴乱反对派及其团体发动暴乱的借口，是所谓中央政府未兑现基本法承诺的“双普选”。叫嚣所谓“五条一条不能少”。但基本法是一个有机整体，承诺普选的同时要求香港必须“自行立法”，通过保障国家安全的基本法第23条。这同样更是“一条不能少”！不通过该23条，不能保障香港地区是一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承认香港是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国”管制下的“两制”地区，承认该地区参选人必须宣誓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香港基本法效忠，中央政府就无法落实普选，中央政府就有权依据基本法普选项前提所定的“循序渐进”“实际情况”两原则，延迟乃至取消普选。责任不在中央政府。香港反对派不能对基本法随心所欲， 你们不要的就可以示威不要，你们要的就非要不可，不惜暴力乃至向港府实质向中央政府暴力宣战。港府和中央政府应战之外，可以向香港反对派明确回应说：“要普选吗？很简单，请立即通过23条！”，否则免谈。基本法不可割裂，“一条不能少”。

三、香港暴乱已经在向港独猖狂发展，严重危害中国国家整体安全，特别在香港基本法23条尚被拒绝通过的情况下。保卫国家安全本应属于“国防”范畴。国防不应仅指外敌明的战线，理应包括内外敌勾结作乱的暗的战线。中央政府应将国家安全纳入国防管理。国家安全部门应立即接管香港国家安全事务，依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在香港行使职能，进行侦查，追缉和起诉，而不是什麽“独立调查委员会”片面对忠于职守的港警“调查”，打击港警士气。

林郑长官走对了引用紧急法立法禁止蒙面这一步，应继续向正确方向走。软弱退让只会鼓励暴力反对派，不会有出路。

你们的“自由”就是对全中国人民自由的剥夺！ ---驳香港叛乱者的“临时政府宣言”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1-12-21

香港的叛乱者们，你们口口声声称自己的暴乱“抗争”是在争什么“自由”。你们的“临时政府”宣言说，香港特区政府“受中华人民共和国及中国共产党所控制”，剥夺了你们的自由。所以你们要暴乱，要夺权，要港独，要“宣告成立香港临时政府”。

我们就来看看你们争的“自由”是什么货色？

这回，你们的发动暴乱叛乱的由头，是所谓“反修例，反送中”。就是说， 那些在中国内地和台湾杀人越货，强奸诈骗，绑架贩毒刑事犯罪无恶不作后，又逃回了香港的犯罪分子，你们要保护他们，包庇他们，反对将他们送回犯罪所在的内地和台湾付诸审判，他们犯罪逃回香港就没事了，让他们在香港逍遥法外，让香港成为对国内和台湾民众犯罪的天堂，法外之地！这就是你们的暴乱“抗争”所要争的“自由”，难道不是吗？其他一切只是蛊惑的借口。在你们深藏的意识里，一个半世纪洋人殖民下的你们，从来高大陆人民台湾人民一等：“就是我香港人对你大陆人台湾人犯了罪，也不许你们奈何我们”！何其蛮横！原来，你们争的这个“自由”，就是对全中国人民包括台湾人民自由的剥夺！ 你们照抄美国《独立宣言》，什么“人人生而平等，上天赋予全人类某些不可剥夺之权，包含生命权，自由权、尊严权及追求幸福之权。”很好。但是，全中国人民包括台湾人民就不是“人类”了吗？全中国人民就不能与你们“人人生而平等”了吗？“上天”就只“赋予”了你们“生命权，自由权、尊严权及追求幸福之权”，却允许你们“反修例，反送中”，听任你们中的犯罪分子去剥夺全中国人民的“生命权，自由权、尊严权及追求幸福之权”，让他们日夜生活在随时可以被你们“香港人”刑事犯罪却又无法追诉你们的恐惧之中吗？！全中国人民包括台湾人民，能够允许你们“争得”这样的特权，可以凌驾于他们的人权利益之上的“自由” 吗？

在这个世界上，任何部分人所争的“自由”，都是对另部分人自由的侵犯和剥夺。就拿独立宣言来说，华盛顿独立革命党们所争得的对英独立自由， 就是对当年占美国三分之一人口的“效英派”反对独立的自由的侵犯和剥夺，就是对英国人殖民美国的自由的侵犯和剥夺。华盛顿革命党的独立战争在法国助力下打赢了，历史就记录下来，华盛顿革命党所争的自由，和对美国“效英派”，对英国人殖民美国自由的侵犯和剥夺，都是正义的了。今天，香港叛乱者发动的以暴力打砸抢烧，毁坏瘫痪交通为手段的对中国准热战的“独立战争”（海外民运称之），能够打赢，分裂中国，获得港独，历史将记录他们侵犯剥夺全中国包括台湾人民人权利益的“抗争”，是正义的吗？我不相信！他们必定失败！

“自由，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而行！”。叛乱者诡辩说，不止这个，我们还“抗争”争取好几项“自由”呢！

哪几项呢？：

他们要争取蒙面暴力打砸抢烧，毁坏瘫痪交通的犯罪分子不受司法追究的“自由”，却要“独立调查”“追究”，实际侵犯和剥夺维护香港社会秩序和民众财产人身安全的香港警察的自由；

他们要争取那些拒绝宣誓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拒绝效忠中国国家和香港特区的一切人士“一人一票普选”的“自由”，就当然侵犯和剥夺了要求你必须宣誓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效忠中国和香港特区才可参与普选的全中国人民，中国政府和香港特区及香港人民的自由。全世界哪个国家的参选人当选人，可以拥有拒绝向该国宣誓效忠的“自由”？

这全部，就是香港叛乱“临时政府”宣言所争的项项“自由”。

左传《郑伯克段于鄢》里，大夫祭仲对郑庄公说：共叔段叛乱了，赶紧平叛吧，“无使滋蔓。蔓难图也”。庄公回答了一句著名的话：“多行不义必自毙，子姑待之”！

2019年10月8日

驳刘梦熊、黄中的胡说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1-12-21

一、北京（中共）“违反了一国两制”了吗？

一国两制最根本之处，是所谓“大陆实行社会主义制度（今天还是吗？） ，香港保留资本主义制度”。北京违反了吗？香港现社会主义制度了吗？只要香港还是资本主义制度，“一国两制”就没有任何“违反”。其他的一切，如何解释“两制”，如何实行“两制”，都不是你刘梦熊、黄中来界定来解释的，更不是可由香港的“民主派”和暴徒们来来界定，来解释的。

“两制”的一切界定、解释和根据形势发展的政策调整，都是，也只能是北京中央政府来决定的。刘梦熊、黄中和香港的暴徒们不要胡说了。你们无非是想向北京争夺“一国两制”的解释权，由你们在香港来随心所欲罢了。

二、北京（中共）“剥夺港人权利”了吗？

北京（中共）剥夺了港人什么“权利”？ “普选权”？港人原来有吗？回归后“被剥夺”了吗？睁著眼睛说瞎话！

“普选权”英国人统治百几十年从没有给港人，倒是一回归，共产党给港人了。虽然还没有全给，只部分给，那也是给，怎是“剥夺”？且回归基本法说得清楚，列得明白：要“循序渐进”给，一步一步给，怎算“剥夺”？美国给全民普选权，也是“循序渐进”，花了多少年？至今也还不是“一人一票普选”。你们怎么说？它剥夺美国人？

再说，本来普选权北京早有决定给港人。只要求依据基本法“一国两制”的“一国”，参选人必须宣誓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香港特区政府（爱国爱港），但所谓的民主派的极端分子不接受，拒绝宣誓，或典礼中擅改誓词，或肆意侮辱国家，这在世界哪个国家允许？美国允许吗？西方各“民主国”允许吗？你们真不知道？香港“普选”只好暂缓下来， 这是在“剥夺港人权利”吗？这“剥夺”怪谁？怪北京政府，还是怪你们和暴徒们自己？你们先“剥夺”了“一国”，却妄想玩你们片面界定的“两制”？

三、你们喜欢反复引用朱镕基当年某话：“香港在我们手里搞坏了，我们就是民族罪人”。云

问题恰恰是，香港在“我们”手里吗？香港回归20多年，除了换一面旗（现在旗都被扔海里），一切几乎都在港英的奴才们手里（公开的奴才或私心的奴才）！香港是在他们手里搞坏了，不是“我们”搞坏了。这些港英的奴才和今日的暴徒，才是“民族罪人”。

若香港真早在“我们”手里。还需要什么“修例”？还会有什么“反修例”、“反送中”吗？笑话！

所以，今日的香港，“我们”为了搞好，不作“民族罪人”，最最重要的，恰是要把香港收回真正握在“我们”手里，从新解释“一国两制”。不可再所谓“港人治港”。邓小平的片言只语，不是无上的不可改变的圣旨。“港人治港”，才真是必造成分裂国家的“民族罪人”的错误政策。

四、你们喜欢满世界炒热的所谓“北京违反中英联合声明”

何处“违反”了？上面说了，香港实行社会主义制度了吗？再说，中英联合声明，无非是中国、英国各自对香港前途的自家立场的外交表述，形势变化了，各家当然可以改变。你们看“中美联合声明”，美国不是再三再四地“违反”，几成废纸吗？你们怎么不说？

黄中可笑说，若“中英联合声明无效了，英国就可以收回香港。”可以的。你请它派兵打过来！

五、刘梦熊反复说，“香港暴徒是少数，所以不是暴乱”。少数？你要多少暴徒打砸抢烧杀才算是暴乱？“民主派”们都上街打砸抢烧杀才算是暴乱？希特勒本人也并无上街杀犹太人，纳粹党徒就不算暴乱？只要香港的“民主派”包括你这位前“政协委员”不与暴徒割席，不听你们谴责暴徒凶行，与暴徒为伍，继续支持他们， 欢呼他们，纵容他们，你们，包括你刘梦熊，就通通都是暴乱的暴徒！不少了。

六、刘梦熊反复辩护香港的暴徒们不是“港独”。

暴徒们“革命”，“香港临时政府”都成立了，向香港特区政府夺权文告都发布了，还不是“港独”？怎样才是“港独”？我看你刘梦熊正是一名“港独”。

七、香港暴徒是“民主战士”？

我们退一步。就算当初的“反送中”（意在将香港变成在大陆犯罪危害大陆人民的犯罪分子，逃回香港后不受法律惩治的法外“天堂”）是所谓“争民主运动”，是“战士”。但它开始无差别打砸抢烧毁坏香港公共设施，香港商业，恣意殴打伤害乃至放火杀害香港平民，行凶欲杀反对派政治人士，性质就变了，他们就不再是“民主战士”，而是土匪、强盗、暴徒了，应人人得而诛之了。

有如历史“农民起义”。起初，农民及其领袖尚算是“正义战士”。但当他们对胜利无望，变为流寇，变为败兵，对自己原阶级的平民一路烧杀奸抢， 他们还能是“正义战士”吗？他们就是百姓人人咬牙切齿的强盗、土匪了，百姓就盼望“王师”快点来消灭他们，肃清这帮强盗土匪了。这点历史常识还需要教你刘梦熊黄中们吗？

民主事业，对自己的事业抱有坚定信念信心的真正“正义战士”“革命队伍”， 哪怕处最艰难困苦的斗争迹近绝境，也绝不改变“和平理性非暴力”的初衷，或“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铁的纪律的！这是一条试金石！我们正是依据这一试金石，来判断某运动的参与者，究竟真是“正义战士”，还是强盗、土匪、暴徒。

2019年11月13日

“香港人”，你“抗争”的是什么？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1-12-21

(注：这里“香港人”，是那些自号和自命“高等”的香港人渣)

“抗争”！多正义凛然的动词。香港的暴乱者们和他们的支持者们，海内外为之叫好捧场者们几月来不绝于口。人们只要一听“抗争”，好像便必得肃然起敬，好像便在这些“英雄”前矮了一截，短了一气。

我倒要问，“香港人”，你“抗争”的是什么？你在向谁“抗争”？

你们“抗争”的是“反送中”。

“反送中”，好抽象哦，可售其奸。翻译成大白话就是：“反对将在大陆刑事犯罪的香港人遣送回大陆追究审判”！

你们这是在向谁“抗争”呢？是向特区政府抗争？是向北京中央政府抗争？不！你们是在向大陆和台湾十四亿中国国内人民“抗争”；你们的锋芒实质是在向着他们！

你们实际是在宣告：

我“香港人”可以在大陆在台湾任意犯罪，任意地杀人放火强奸拐骗贩毒绑架....，为所欲为，只要我逃回了香港，你们国内人就不得追究我们“香港人”，不得审判我们“香港人”。我们“香港人”从来是高于你们“中国人”的人上人，从来是是拥有法外特权的高等人，准洋人。现在。 你们居然要“修例”，要将我们“香港人”在大陆台湾的犯罪人遣送回大陆台湾接受你们的追究审判，那还了得？那不是将我们“香港人”与你们大陆人台湾人平等了吗？那不是剥夺我们“香港人”历来就优越的特权了吗？这还有“一国两制”？这还有我香港人“人权”？我们就要“抗争”！我们就要“暴乱”！我们就要“守护香港”，“光复香港”！我们就要“革命”，成立“临时政府”港独，暴力夺权！

“香港人”，你们的“抗争”，戳穿就是这个。老王几月来给你们面子，忍着，没有戳破你们，因为支持怂恿你们的不少“民主派”，都曾是老王的朋友，批评只好委婉些。现在，
你们的烧杀打砸抢掠毁坏恐袭，昏天黑地，忍无可忍，必须戳破你们了。

昨天，我就戳破了那个香港的前“全国政协委员”刘梦熊（北京瞎了眼！）。他居然辩说，为追究几个在大陆犯罪的犯罪分子“修例”，而引起“香港人抗争”，失去了香港对大陆的金融特殊地位，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以此理由，一直辩护暴徒们的暴乱和港独叛行。

好个“芝麻、西瓜”。大陆台湾全国十四亿人民的人身财产安全是“芝麻”？香港那点金融特殊地位是“西瓜”？为了保住那“西瓜”， 就可以任由夹持着“西瓜”的“香港人”，将大陆台湾全国十四亿人民的人身财产安全这“芝麻”，置于他们不受追究的法外刑事犯罪的恐怖之下？刘梦熊，你凭什么？！“香港人”，你凭什么？！！凭什么你们可以如此轻侮国内人民？就因为那一旦西方

刘梦熊说，香港犯罪人是少数几人。

犯罪人少，就不要法律了？只要“香港人”有了对国内人民犯罪可逃避追究的法外特权，少数人就会变多数人，国内人民就必将处于“香港人犯罪”的恐惧之中。当然，这些是“芝麻”，金融是“西瓜”。

有人辩解说，香港人人人反共，是害怕被作为政治犯“送中”，只好连刑事犯一起反对“送中”。这是由头，老王早批驳过，不赘。这里只再说一句，今日“反送中”的香港人，几人没回大陆？他们天天自我“送中”，却装作害怕作“政治犯”被“送中”？无非“香港人”的优越心理，要维护自己的历史特权罢了。如果你真的只为保护“政治犯”，并不意在保护对大陆人民的刑事犯罪，就请你支持特区政府修例，因为它明明白白规定了，“送中”排除一切政治事项。

好的，弄明白了。现在，究竟谁应该“抗争”？是大陆人民台湾人民应该起来抗争，应该起来争自己的人权。应该大声地向“香港人”说：“必须修例！过去没有修例而无法引渡对我们犯罪的香港罪犯，使之逍遥法外是大错。今后，就必须将你们在国内犯罪的分子遣送回国追究审判。香港人没有法外特权。你们的特权，就是对我们国内人民人权的剥夺和侵犯！

还应该大声地向北京，向香港特区政府说：“必须修例！你们屈服于‘香港人’的暴动叛乱，终止送中修例，实质是默认了香港人对国内人民拥有刑事犯罪后可逃避追究审判的特权，这是完全错误的，本身，就是对十四亿人民不可接受的犯罪！”

这才是正义的抗争。

2019年11月18日

香港的暴乱策划者们，也应该学习毛选呀！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1-12-21

香港的暴乱注定失败。港独的方向已经是根本错误了，策略上也铸大错。

其实他们的策略错误，毛泽东早在近百年前，他的毛选第一卷1928年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信《井冈山的斗争》中，就为今日香港的暴乱策划者们指出来了：

毛说：本来，井冈山的斗争，红军的政策和策略还是“比较地执行得好的”，所以根据地取得了不少的胜利和发展。但 ---“三月湘南特委的代表到宁冈，批评我们太右，烧杀太少，没有执行所谓“使小资产变成无产，然后强迫他们革命”的政策”，

结果搞得很糟。这种打击面过大的“过左的政策，把小资产阶级大部驱到豪绅一边，使他们挂起白带子反对我们”了。

怎么样？

本来，这次香港动乱，选择“反送中”（反对将香港在大陆犯了罪的分子送回中国受惩）作运动由头，已经错了，但毕竟还能得到号称百万反共忌共疑共香港资产小资产阶级市民的呼应和支持。但小小得手便冲昏头脑，要价越来越高，全不顾现实的力量对比状况，什么“五项诉求，一项不能少”，否则，便诉诸对全港社会和市民无差别的打砸烧杀破坏，这还不行，号召“三罢”（罢工、罢课、罢市）。但市民们要生活呀，要吃饭呀，要养家呀，不能像你们无生活负担乐得罢课的学生天天上街闹事呀，响应不多。于是便堵路、阻巴士，毁地铁，烧隧道，破渡轮，围攻殴打烧杀清障市民，手段无所不用其极，目的什么？就是要使市民们无法上班开工，强迫他们只好跟著你们“三罢”。也就是毛泽东所指出的共产党早期极左分子的荒谬：“批评我们太右，烧杀太少，没有执行所谓“使小资产变成无产，然后强迫他们革命”！呵呵，---烧了人家的房子，杀了人家的老头老太，然后逼人家跟你去“革命”。

结果如何？大失民心，最后落得个一小撮被围于理工大学，呼救无援，在港警高奏“十面埋伏”“四面楚歌”音乐声中，束手就擒（港警诙谐）。

唉，谁要你们早不好好读读毛主席著作？

香港民运，可惜数年前失去了舵手“华叔”，司徒华。华叔是学毛主席著作指导香港民运的大家。他若在，香港民运虽也仍会受李柱铭、梁国雄之流极右极左的干扰，但总体不会发生方向路线，政策策略上的根本性的错误。

老王十几年前还在海外民运中担负领导角色时，就反复向民运头头们提出，北宋名相赵普说，我“半部论语治天下”。民运头头们能学好半部毛选，学得一点毛如何与国民党争民心，恐怕才能有与共产党争天下的一点希望。无论你是主张中国体制内的改革，还是主张体制外的革命，都要认真去读读毛泽东著作，才可能有一个正确的民运方向和路线，政策和策略。“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但民运没人听，他们只听只信西方哈耶克、波普尔、章家敦们的。没法。

2019年11月20日

我们能否看到香港暴乱“时代革命”的最终胜利？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1-12-21

香港区议会选举，反对派加暴乱派压倒性大胜，一片欢呼。事实证明了老王社长开始就提醒的，香港社会是一个反共社会。他们的“主流民意”，无论如何要反共，有如台湾，“肚子扁扁也要选阿扁”，根本没有什么是非观念和所谓“公义”可言，只要反共，甚至自己的生活利益受损也可以在所不顾的。除非你的本意就想让它动乱直至港独，共产党怎能在这样一个反共社会里，赞成搞什么“普选”呢？查邓小平当初就不赞成。谁搞出来的？不知道。所以老王就指出了：“香港之乱在‘政改’； 政改之错在违背了‘五十年不变’！”五十年不变，邓小平的原意就是，回归后，香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不变，政治统治方式，则英国原来怎么统治，共产党接手就怎么统治， “五十年不变”。你看暴乱派们不是打著英国旗吗、证明他们欢迎英国式的统治呀，这点香港“民意”，共产党怎么就不听了呢？

有人会不服，他们会说，“香港人怎么没有是非公义？他们反送中，他们要双普选，他们五项诉求，他们“暴力求义”，这些难道都是不义？”

当然不义！

你们“反送中”，反对的是将在大陆台湾犯罪的香港人送交大陆追究审判。你们心理自视香港人有政治特权，这特权就该凌驾于大陆台湾十四亿人民安全利益之上。香港人可以在大陆台湾随意犯罪，逃回香港便不受追究，置大陆台湾民众于恐惧之中，你们这是“义”？“义”在哪里？

北京中央政府早就提出了香港双普选的方案和时间表，只要求参选人和当选人宣誓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香港基本法，不得擅改誓词和恣意侮辱国家，这一条，世上哪个国家，哪怕是你们认为最民主自由的国家，没有这项规定？是你们反对这条，你们拒绝，你们“一拍两散”，才至今没能“双普选”，你们闹什么？反什么？你们“理”在哪里？“义”在何方？！

你们无理而闹，无义而暴，却提出“诉求”，不得追究暴乱犯罪分子，必须“特赦”他们，反过来，倒逼令港府“调查”追究那些忍受打击侮辱，已经最温和地阻止暴乱，竭力保护香港社会安全的警察，你们“理”在哪里？你们“义”在何方？！你们的“五项诉求”，无一项有理，项项无理反义！

你们无理无义的“五项诉求”不能得逞，便蒙著面疯狂诉诸对香港全社会无差别的暴力，打砸抢杀烧毁坏，逼港人“三罢”，无恶不作，美其名“非法求义”，你们围攻火烧打死清理路障的老头老太乃至西人，你们已无一丝的人性和天良！正如那位清障被围的老阿婆痛骂你们的，这阿婆的骂，与某奶奶著名的骂，一个唱腔：“我问你，你忠在哪里，义在何方？你们是汉奸走狗卖国贼，少廉无耻丧尽天良！”

可是，那些明明自己在暴乱中交通、公共设施和生活利益严重受损的香港市民主流，却偏偏要把自己的票，投给了这些直接损害了自己利益的无理无义，少廉无耻丧尽天良的反对派暴乱派。说明什么？说明在他们那里，反共就是一切，什么是非和公义，是可以完全不要的！

香港人那么坏么？不，作为广东人的香港人本来是善良和幽默的。过去，他们大多受到过共产党历次革命和运动的不同程度的伤害，偷渡香港避难。因此他们恨共仇共忌共，日久积累成一种狭隘的极端心理，完全无视国内形势的变化，这种无理性的反共极端心理，促成了他们今日明明那“五项诉求”是无理的，明明自己在暴乱中交通、公共设施和生活利益严重受损不便，却偏要把自己的票，投给了这些直接损害了自己利益的无理无义，“少廉无耻，丧尽天良”的反对派和暴乱派。

所以，“民主”并不一定是个“好东西”。全看民众的理性或非理性。这回香港的以凌辱全中国人民安全权利发端的无理暴乱，和“民主选举”结果，给全中国人民的感受，恐怕最直接就是这个。当然，还有西方强权国家对中国的真实用心，中国人也看到了。另外，89民主运动。我们也很难再为它说话和辩护了。

过去，我们从来把89运动，视为文革以来，中国人民为争取将文革的人民大民主法制化的一场最成熟最理性最秩序最广泛的群众运动，认为镇压它是错误的，污蔑它是暴乱的“颜色革命”更是错误的。现在，89代表人物，鲍彤、王丹、项小吉等的支持香港暴乱和肯定它的“独立革命”“成功”的立场言论，为邓小平李鹏们当初对89的定性和“预见”，再提供了充分证据，证实了邓小平李鹏们的“英明”，证实了鲍彤、王丹、项小吉和89的名人们，原来， 确本意就是要将中国带入今日香港的混乱局面去；证实了邓小平李鹏们若“在国家紧急危难时刻”不及时出手镇压，国家确有被颠覆的危险。89的名人们今日终于配合和证实了邓小平，我们还如何为89辩护？今后，中国人民争取人民民主（不是什么西式的“普世民主”）权利，将会愈加困难了。

香港的暴乱实际早已发展为公然的叛乱。他们宣告成立了“香港临时政府”夺权。但街头的暴力终究是难以实现夺权的，必须在暴力殴打凶杀谩骂和仗持西方“人权支持”“制裁法案”造成的社会恐怖氛围高压胁迫下，利用“民主选

举”，攫取议席多数，进入体制，才好完成夺权。德国的纳粹党是这样干的，台湾的民进党也是这样干的，今日香港反对派暴力派有样学样，甚至受过培训，走的是纳粹党，民进党一个夺权的路子。这点，老王社长早就指出和严重警告过了。果然，他们这第一步成功了，他们在暴力高压下夺得区议会选举压到胜利，欢呼“时代革命”胜利了。从此，“五项诉求”（或更多）不再是反对派和暴乱派街头运动的诉求了，而必是各区议会厅的诉求了，并将无碍通过了，香港各区议会已经实质变身为“香港临时政府”了，暴徒将被“特赦”，警察将被惩办，特首和法官将更首鼠了，人妖是非将全颠倒了！

但这只是第一步，下一步，他们将势不可挡地去夺取具有香港真实立法权的立法会压倒多数议席，再向特区长官府进军。

北京中南海的中共领袖们，你们究竟在想什么？你们看不到这样一个危急形势吗？早请你们以香港发生了暴乱和叛乱为由，暂缓各区议会选举，你们不听，你们现在接不接受选举结果？你们已经很被动了。若再不出手控制住反对派暴乱派向立法会选举的全面进军局面，你们就将对香港完全失控了，那时，只有两条出路：妥协，听任香港事实独立，为中国各区域的分裂肢解中国势力提供“革命”成功的榜样；要么，流血，让解放军与香港市民全面地武力冲突，镇压，这对香港人民对全国人民，有什么好处？为什么非要放任到不可收拾才来流血收拾？是的，“多行不义必自毙”。但是，为什么要蓄意放手让人家去“多行不义”呢？那左传典故里，祭仲早就提醒过郑庄公说：你的母亲和弟弟是贪得无厌的。不如早点制止他们的不义，“无使滋蔓。蔓难图也。蔓草犹不可除，况君之宠弟乎？”。你故意让你的弟弟多行不义，再来出手消灭他，实际是很阴毒和不仁的呀！郑庄公不听，就是要放手让他的母亲和弟弟“多行不义必自毙”。这成语是流传后世了，但后世受责难更多的，倒还不是行“不义”的庄公的弟弟共叔段，倒是放手让弟弟“多行不义”再行剿灭之的郑庄公，责他对亲人太不仁了，手太阴狠了。今日香港人，毕竟是我们的同胞亲人呀，怎能郑庄公的手段？

港乱以来，海内外各路有良知人士，早已向中共献计献策平乱。人家要听才行呀。不听。习近平喜欢国内外满世界到处讲话，每讲演必是“要、要、要.....”，第一要，第二要，第三要.....要这样要那样，面面俱要，什么都要，但如何去实行这个“要”，如何去落实这个“要”，他是不管的，没听说他拿出过什么可行的操作办法去实现他的“要”。近日，他又对林郑月娥说了，要“止暴制乱、恢复秩序”。各方人们都肃然了一下，以为这会真“要”了。结果，还是“要要”而已，香港反对派和暴乱派习“要”为常，还是在习近平的“要”中，获得了他们的“革命”大胜，并将继续在习近平的“要”中，趁胜暴乱前进，获取最终胜利（或流血？）。

我们能否看到香港暴乱“时代革命”的最终胜利？没法。香港人民，全中国人民，还是自求多福罢。

再谈香港通过暴乱实现的事实的反送中“法律”，对大陆人民的危害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1-12-21

我香港的一位朋友支持“反修例”“反送中”的。他来帖说“
若香港修例通过，理论上，中共可在港拘捕全世界的任何人！”

昨天我这样回复了：

我不知你和所有那些以反修例吓唬人煽动人的＂香港人＂作出这番论断，＂理论上＂的根据究竟是什么。但我能确切知道，若反修例得逞，将在大陆台湾一切刑事犯罪的罪犯都反送中，加以保护，香港犯罪分子在大陆台湾肆无忌惮刑事作案毕，即刻逃回香港，便可逍遥法外，受到＂反送中＂庇护，如此，＂理论上＂，则全国十四亿人民，都将笼罩在香港犯罪分子随时可能加害的恐惧之中。非但“理论上”如此，事实上也必将如此！

又有一位朋友质疑了，说是，过去没有修例，也“没有使大陆怎么危险”呀！似是老王言重了。

是的，过去没有修例，刑事罪犯无正式法律根据“送中”，确尚“没有使大陆怎么危险”。但今日大规模反修例“反送中”得逞后，就十分危险了。因为香港犯罪分子若过去还有所忌惮，不知在大陆台湾犯罪后将如何，这回的反送中暴乱的＂胜利＂，就使他们看明白了，他们犯罪后只要安排好及时逃回香港，香港数百万市民都会来庇护他们保护他们了；若过去他们送不送中，前景还是灰色不清的话，今后，他们犯罪后不会被送中，就成了香港暴民通过发动暴乱实现的香港事实的“法律”了！特区政府不能再“送中”了，这暴乱“法律”凌驾于特区政府和立法会之上了！从此，罪犯们就受到鼓午而将在大陆和台湾肆无忌惮了。这样明朗的犯罪前景，今后，怎不起码在＂理论上＂，置全国

十四亿人民笼罩在香港犯罪分子随时可能加害的恐惧之中？！老王只是预见了，哪里“言重”了？

这道理有如所谓“碰瓷”。过去，中国也许有人“碰瓷”讹诈得逞过，尚“没有使大陆怎么危险”。但改开后，中国法律界好学不学，专向西方社会西方法律界坏的学，偏袒犯罪方，一而再判了被碰瓷的好心人败诉，一旦“法律”告诉你它保护坏人，即刻使中国社会的道德风气一落千丈，想侥幸讹诈发财者，谁不跃跃欲试去“碰瓷”一番？从此，全国十四亿人民就被随时笼罩在可能被“碰瓷”的飞来横祸的恐慌之中了。事实不是这样吗？

又有香港朋友提出说，“也许你老王这里说得对。但我们反修例，开始并不是笼统反送中，并不是为保护对大陆台湾的刑事犯罪，而是认为特区政府提出的修例案有不合理处。”

也许有不合理处。那么你们提出更合理更完善的送中修例案，交立法会讨论通过呀！为什么就可以干脆“反送中”，以此由头，先动乱后暴乱，再叛乱，举英美国旗， 成立所谓“香港临时政府”宣告对特区政府夺权港独呢？

你们看到特区政府原修例案有不合理处，你们不是去完善它提出新议案，作到既保护政治自由又惩治犯罪，却干脆煽动闹一场无论青红皂白的一体“反送中”，这不是蓄意的保护对大陆台湾人民的犯罪，又是什么呢？即便不是恶意保护犯罪，你们为什么只考虑自己，不考虑一下大陆人民对此的感受呢：你们的“香港人”对大陆人民犯了罪，却被你们“香港人”保护不得交给大陆人民依法惩治，逍遥法外，你们怎么不想想大陆人民将怎么看你们呢？

所以，如果你们想证明你们本意并不是为笼统了保护一切对大陆台湾人民的犯罪，你们今天就应该到立法会拿出你们的完善的合理的修例案来，而不是“反修例”“反送中”。同时，向大陆人民承认错误，立即停止一切所谓的“反修例”“反送中”动乱暴乱活动，并与大陆人民站在一起谴责之，制止之。

“能攻心则反侧自消”。大陆民众应对“香港人”发起一场直接的攻心攻势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1-12-23

香港所谓“修例风波”以来，数月至今，游行示威暴乱不断。虽大势已江河日下，但可见“香港人”心中是不服的、因为他们总自认他们的“抗争”是在为“公义”而战。这个“公义”的心理支撑着他们。我们知道，治蜀有一句著名格言是：“能攻心则反侧自消”。若对港乱不是扬汤止沸，就必须攻心。就必须首先把香港人闹修例风波的“公义”心理推倒。

老王其实早就将其推倒了。老王曾写道：

“香港人”，你“抗争”的是什么？你在向谁“抗争”？你们“抗争”的是“反送中”。

“反送中”，好抽象哦，可售其奸。翻译成大白话就是：“反对将在大陆刑事犯罪的香港人遣送回大陆追究审判”！

你们这是在向谁“抗争”呢？是向特区政府抗争？是向北京中央政府抗争？不！你们是在向大陆和台湾十四亿中国国内人民“抗争”；你们的锋芒实质是在向着他们！

你们实际是在宣告：

我“香港人”可以在大陆在台湾任意犯罪，任意地杀人放火强奸拐骗贩毒绑架....，为所欲为，只要我逃回了香港， 你们国内人就不得追究我们“香港人”，不得审判我们“香港人”。我们“香港人”从来是高于你们“中国人”的人上人，从来是是拥有法外特权的高等人，准洋人。现在，你们居然要“修例”，要将我们香港人在大陆台湾的犯罪人遣送回大陆台湾接受你们的追究审判，那还了得？那不是将我们香港人与你们大陆人台湾人平等了吗？那不是剥夺我们香港人历来就优越的特权了吗？这还有“一国两制”？这还有我香港人“人权”？我们就要“抗争”！我们就要“暴乱”！我们就要“守护香港”，“光复香港”！我们就要“革命”，成立“临时政府”港独，暴力夺权！

.....

老王这样揭露过了。

但真要收到把“香港人”动乱暴乱的“公义”心理完全推倒的效果，就不能只老王个人来说。老王个人的声音太小，必须有更大的声音。香港特区政府来说吗？他们很难，他们不便直接站在大陆人民利益的立场发声来批评香港人的特权心理。由大陆官方来说？本来可以，但他们就是不为不做。且官方来说，香港人未必服气。最好，是大陆民

众自己起来做，来说。大陆人民应向香港人发起一场讲道理的“攻心”攻势；他们可以一批又一批组团到香港去，召开各类形式的讨论会，辩论会，公开邀请反修例头面人物与会，邀请香港大陆媒体采访；或更勇敢，他们可以在港警的保护下在香港街头发表演讲，质问香港人“你们反修例‘公义’究竟在哪里？”：

若香港人辩解说：“我们反修例，并不是为了保护在大陆台湾刑事犯罪的香港人，而是为了守护香港政治自由，不得遣送政治犯。”

那么大陆人可以问它：“既然如此，为什么你们不可以提出新议案，只准遣送刑事犯不得遣送政治犯呢？”

若香港人辩解说：“林郑特区政府的修例案，已经包含了这个内容了呀！”

那么大陆人可以问它：“既然特区政府的修例案，已经有了保护政治犯内容，你们还闹什么呢？！”

若香港人辩解说：“因为我们不相信特区政府和北京中央政府呀！”

那么大陆人可以问它：“难道你们因为不相信特区政府和北京中央政府，就可以不分青红皂白，一体保护对大陆和台湾人民刑事犯罪的香港罪犯了吗？！这就是你们的‘公义’？难道我们大陆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就不是人权了吗？”

若香港人辩解说：“我们只是反对铜锣湾书店式的绑架。”

那么大陆人可以问它：“你们可以提出一个反绑架法案呀，为什么以这个借口反修例，
就要保护一切对大陆台湾犯罪的刑事罪犯呢？”

如此直接面对的质问，看他们“香港人”还有什么话说？还有什么心理支柱可以支撑？大陆人民大批地勇敢地进入到香港第一线发起这番“攻心”攻势，诉诸海内外媒体，便必能全面推到、摧垮“香港人”反修例以来表面的“为公义抗争”，实质为维护香港人对大陆人的历史特权“抗争”的荒谬心理了。“能攻心则反侧自消”，古人的治国智慧，今人也应该有，应该去做。且如此做，对提高大陆人民的民主素质，增进大陆民众与香港市民的沟通交流谅解融合与团结，也必大有裨益的。

有人已经问了：“老王，你为什么不带头去？”。北京政府和香港特区政府不允我进香港呀！若允我老王进香港，我立马就去。“虽千万人，吾往矣！”，老王不缺这点勇气。

2019年12月13日

平息香港之乱，我认为当前最重要的，是中央政府必须迅速占领道义制高点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1-12-23

汤兄：平息香港之乱，我认为当前最重要的，是中央政府必须迅速占领道义制高点。

支撑香港动乱暴乱的学生市民，心理总认定他们的要求“真双普选”是“公义”的。必须在这点上根本推到和摧垮他们的“公义”心理，让全国人民包括港澳台湾人民知道他们是无理的。这就必须向全国人民公布香港至今未能实现“双普选” 的真相：香港的所谓“民主派”拒绝了全国人大2014年的831决定，拒绝了参选人资格必须“爱国爱港”，和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宣誓真诚效忠。这是任何一个国家实行民主的最起码条件和要求。香港“民主派”当年拒绝了这人大决定，才导致了香港至今无法实现按基本法规定的双普选。责任在香港所谓“民主派”，不在中央和特区政府。

拒绝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宣誓真诚效忠，却要求“双普选”，结果必将导致否定“两制”的“一国”前提，和终极走向港独，这完全是无理的不义的。这个真相，现在必须让全国人民包括港澳台湾人民都知道，发动全国民众来批评和谴责香港所谓“民主派”的无理无义要求，更谴责他们不惜煽动青年以不停止的动乱暴乱和叛乱来要挟实现这样的无理无义要求。

然后，宣布重启政改，但坚持，必须按基本法，按全国人大2014年的831决定中所提的参选人资格条件，循序渐进实现香港行政长官和立法会委员的“双普选”。让全国人民直接看到，究竟是谁在阻挠香港的早日实现双普选。

汤兄，总之，除非修改基本法，中央政府直接管治香港，若仍不得不坚守基本法的“一国两制”，上面的建议，是当前平息香港之乱的最根本之策。各界人士其他许多的建议，即便很好，很多都可以实行，但都不具有根本之策的性质。

希哲

2019/12/21

“香港警察也应该下跪”吗？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1-12-23

有苏某来信说，“美国警察下跪了，香港警察为什么不下跪？”她的理由是，“都是暴力执法，都是警察暴力”。

莫名其妙了。“警察暴力”？警察本质就是暴力，它代表了国家对暴力的垄断，它“不是什么仁慈的东西”。警察暴力可以无限吗？也不是。在违法犯罪正在进行或威胁进行中，警察的暴力是可以而且必须递进至无的，直至违法犯罪嫌疑人或群体明示投降，放弃任何挑衅和抵抗。若违法犯罪嫌疑人或群体明示了投降，服从管制，放弃了抵抗，警察仍继续使用足以伤害和致死嫌疑人的暴力，才能算是“警察过度暴力”，应追究警察法律责任。

现在，我们再来搞清民主、法制、革命的关系。

民主，它的前提是在特定国家政权的宪法和法制下，提出诉求。它必须首先承认这个国家政权。它的目标，是完善、充实和落实该国家宪法和法制下的各阶层人民权利。因此，表达这类诉求的形式，无论集会、游行、示威都可以是和平的且必须是和平的。它若受到任何的压制镇压，一般来说，都是国家的错误。

革命，则是不承认特定国家政权，要否定和推翻这个国家政权。因此，它不但不会遵守该国家的宪法和法制，它还要且必须突破该国的宪法法制和一切束缚它的法律。因此，表现其革命的形式，无论集会、游行、示威都不可能是和平的，而必须是和必然是预谋了暴力和极力挑起暴力的。离开暴力，它无法实现革命目标。

我们看香港。89事件后，香港的民主运动有两条路线。一条是早年共产党人司徒华团结香港传统左翼为核心的“爱国民主运动”路线。这条路线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对英国殖民当局，坚持在香港《基本法》框架下，开展运动，逐步推动香港民主的进展，最终为大陆的民主化改革，树起一个良好的榜样。一条是假洋人律师李柱铭聚集所谓“港英余孽”为基本盘的港独“民主”运动。无论如何掩饰，其最终目标是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国”，实现脱离中国的“完全自治”，实质的港独或完全的港独。

很明显，司徒华的路线，在法制之内，其运动可以是和平的，香港回归后确也多年是和平的。司徒华路线主导时期，香港十万数十万人集会常举行，没有发生过任何警民严重暴力冲突事件。司徒华灵活地掌握了斗争进取和适当妥协的尺度，为此，他癌症重病中，还不断受到李柱铭路线分子的恶毒攻击和人身侮辱。

司徒华去世后，李柱铭港独路线开始上升为主导。这条路线既然最终目标是突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香港基本法实现脱离中国的港独，其运动就不可能是和平的了，而必须和必然是需要挑起暴力的了。

必须提到杨建利。杨建利这位海外“公民力量”的策划人和推手，早年就十分欣赏台湾民进党的暴力打斗和流血，他对我说：“必须打。不打，没有流血冲突，弱势力量就不能引起社会的关注和国际的声援，就没法变成强势赢得选战和政权”。这其实就是希特勒的老路子。希特勒夺权要突破魏玛宪法框架束缚，民进党夺权要突破中华民国宪法束缚，不用极端口号煽动民众跟着它去制造暴力流血，在现行宪法下，它就无法强势，攫取政权。于是，杨建利在神秘资金资助下收集编撰运动讲义，伙同王丹等的“书院”，募集了台湾和香港各路青年，对他们进行了多轮培训，如何集会，如何以激进口号激进行动制造事端，挑起与警察的冲突和流血，争取“国际声援”，皆为课程。结业便想在国内试试“茉莉花革命”。网上呼风唤雨一阵，本以为成功率高，甚至把美国驻北京某大使都吸引到了现场观察，但失败了，应花者寥寥。于是转阵台湾鼓噪，号“太阳花运动”。小试牛刀，竟在马英九的软弱退让下得手了，士气一振，再来开辟香港。李柱铭路线恰正有需要，一拍即合。这便是香港“雨伞运动”与“反送中运动”的来历了。

“雨伞运动”的口号是什么呢？是“真普选”。什么是“真普选”？就是参选人可以否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拒绝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基本法宣誓效忠的无条件普选。本来，北京定下了2017年香港可以按基本法的规定普选，参照美国“选举人票”间接普选制度，制定了香港社会各功能界别推出候选人，再交香港全体合法选民普选的二级普选制度，但规定，参选人必须“爱国爱港”，即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基本法，宣誓效忠。这是西方包括美国任何一个“民主榜样”国家选举制度的起码要求。不能想象任何一位美国当选总统可以拒绝承认美利坚合众国和向美国宪法宣誓效忠。但这普选方案被李柱铭路线“民主派”拒绝了，他们要的是最终必将走向港独的可以公然否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拒绝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基本法宣誓效忠的无条件自由“普选”。他们自我界定这才叫“真普选”。台湾民

进党运作台独步步走过的路就是他们的榜样。“一拍两散”，香港普选就如此被拖延了下来。他们却把香港至今没能普选的责任推到了北京头上。“雨伞运动”要求所谓“真普选”。上面分析了，这个“真普选”要求的实质既然是不承认国家政权，要求突破国家宪法和基本法， 终极目标是分裂国家的港独，它的性质就不是民主运动而是革命运动了。既然是革命运动，它就不可能是和平的，而只能是和必然是需诉诸暴力的了。无论何地，暴乱发生后，人们常常纠缠于“先镇后暴”还是“先暴后镇”，争执不休。其实，只要看活动组织者的煽动口号是在法制可容之内还是必得突破法制，就可知谁先谁后了。

“雨伞运动”开始了暴力的试探，发现港府软弱，“反送中运动”起始便是一场有预谋有策略有后勤有严密组织调度指挥的暴力革命运动了。

反什么“送中”？反对将在大陆国内刑事犯罪后逃回香港的香港人送交大陆依法处理。这本是一个由头。港府的送中修例案明确规定了政治犯不送中。但不分青红皂白也要通通反对将香港犯罪人送回大陆审判的“反送中”，迎合了香港人殖民百余年积淀形成的人格高于大陆人一等的特权心理意识。凭什么香港人进国内对大陆人犯了罪逃回香港就可逍遥法外？这反送中运动，本身就是对大陆人的蔑视和欺侮。但这样的口号能迎合香港“民意”，号称得到了香港百万人支持，李柱铭“民主派”便加码再提出“真普选”等要求，“五项诉求一项不能少”，似香港独立，在此一战，组织黑衣冲锋队暴徒全副武装起来，冲击占领立法会，庞大后勤支撑了长达近一年的对港打砸抢烧杀，破公物设路障，无恶不作，香港满目疮痍，及至灭此朝食猖狂向特区政府发出交出政权投降通告，号称“光复香港，时代革命”，成立“香港临时政府”，宣告政权转移，发布独立宣言。闻之髮指！

既然你暴力革命了，国家政权，国家辖下的香港特区政府，香港警察怎能不以暴力镇压你的革命暴力？天经地义。老王社长早就写过文章：《你要革命就不要抱怨反革命》。哪有只许你革命不许人家反革命的道理？于是李柱铭“民主派”和黑衣暴徒们便哀嚎指控香港警察“黑警暴力”了，要“国际独立调查”港警了。无非是只许他无法无天暴力，不许警察以暴力压制暴力，保护香港罢了。而这本来就是杨建利们的“革命”培训策略步骤：伪装弱势，反诬警察，博取国内外舆论同情，打击警察士气，剥夺警察暴力权，瓦解国家机器。警察本来就是暴力，“警察暴力”当然。香港警察过度暴力了吗？一点没有。因为香港没有过一暴乱者在已经明示投降，服从管制的情况下，香港警察仍对其施加了足以伤害的暴力，更无致死一例。可以说，相反，对暴徒正在进行的暴力和挑衅，香港警察因背负可知的包袱更属偏于过于容忍过度克制，为此前线手足重伤累累。

现在回答苏某问题。香港警察的“警察暴力”，只有不足，没有任何过度，你要他“下跪”什么？向谁下跪？向暴力革命的暴徒下跪求恕？

那么美国呢？再说美国。美国警察同样代表了国家暴力。有没有“过度暴力”。有，不少。过去记录不说了，近日明州某警察明显过度暴力，致死了一位并无反抗，已明示服从管制的黑人，引发了全美性的大规模抗议运动。抗议的诉求是“公正”和“种族平等”，这本是美国宪法法律的应有之义，完全是民主权利范畴要求，没有对国家政权的任何挑战，，没有任何革命性质，抗议运动本完全可以和平进行，但却发生了无休止暴乱。不少暴乱者，疑多是黑人趁机打砸烧抢，洗劫商场，冲击政府机关。该不该出动“警察暴力”镇压，维护和恢复社会秩序？完全应该。所以，川普总统说，若暴乱分子冲击白宫，他将动用恶狗和“最凶狠的武器”镇压，有错吗？是没有错的。这点上，我赞成川总统。但为什么美国警察镇压暴乱中途又要来作一次下跪秀呢？因为事件的起因导火线，是他们的警察兄弟有错在先了。香港警察无此错。美警向民众下跪，代有错弟兄认错，祈求和平谅解。很好，很感人，对争取人心有效。但这其实是先礼后兵。能看出，下跪的警察眼中是冒着杀气的。这下跪决非好兆头，凶多吉少。这是在警告暴乱者：“我们下跪求谅了，你们收手吧，再不收手，我们就不客气了！”。下跪之后站起，操起警棍枪支，他们就是“哀兵”了。“哀兵必胜”，将开杀戒在后。所以，什么“美国警察下跪了，香港警察为什么不下跪？”完全是混淆是非，胡扯八道！

有人疑问，为什么当年的马丁路德金争黑人平权运动，都大体是和平理性非暴力运动，甚至马氏被暗杀，都未见造成如此大规模全国性暴乱呢？溯其源，恐怕是因为上世纪八十年代后，“西风压倒东风”，美国自家稳定，便将原东方阵营国家和第三世界对美不听话国家发生的一切旨在颠覆推翻国家政权的革命运动，都解说成“民主运动”“人权运动”，蓄意抹去了法制内的民主运动人权运动与突破法制的革命运动两者的质的区别。突破法制的革命运动必将发生和现实发生的一切暴力颠覆活动，美国政府，美国政客都依美国的利益为之袒护，加油，乃至美化其为“一道美丽风景线”，威胁暴乱发生国和地区政府不得镇压，若镇压，便将使用一切手段“制裁”云。殊不知，这搬起的石头总会反向砸了自己的脚的。就近说吧，既然香港正发生的一切打砸抢烧杀，破公物设路障的暴乱，都算是“民主”、“人权”、“美丽风景线”，不得镇压，我们美国黑人争种族平权，而去打砸抢烧杀，破公物设路障暴乱，自也应算

是“民主”、“人权”、“美丽风景线”呀，怎么便活该镇压了呢？据说，还有香港黑衣暴徒真这么去教唆他们的。这是“普世价值”，不能双重标准呀！我怕美国政府不肯为此反省的。

我也不赞成中国的某些政治名嘴以“美丽风景线”对美幸灾乐祸。回报性趁机讥笑美国政客几句难免，但还是应分清是非。我们可以而且应该支持美国黑人为主的民众当前的争种族平权运动，但必须同时指出，一切的违法暴乱，破坏社会秩序，危害美国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活动，都是错误的，应该停止；美国共和、民主两党的政争，不应以美国人民的安危为赌注。即便美国政府不肯对香港问题反省，我们都应赞成美国政府美国警察对暴乱的依法弹压，和为恢复美国社会秩序而作的包括政策调整的一切积极努力。人家双重标准，我们不应双重标准。

又有一个动向，中国的某些毛派认为，美国当前的暴乱，是美国国内长期积蓄的阶级矛盾爆发的产物，它是阶级斗争，它已经在走向政治革命了。我不这样认为。但若真如这些毛派朋友所说，那么，我还是那句话：“你要革命，就不要抱怨反革命”。

2020年6月1日

究竟谁在香港违反了“五十年不变”？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1-12-23

“五十年不变”原指的是什么？邓小平说的非常清楚，是“香港资本主义制度五十年不变”。

现在香港资本主义制度变了吗？没有呀！连中国大陆都在兴盛资本主义制度，何来去变香港？香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在，“一国两制”就在。你们骂什么？骂共产党“变”？

共产党该不该骂？该骂。应该骂的是：既然香港“五十年不变”，那么一切不变。英国人当年在香港怎样统治，共产党接管了就怎样统治。英国在香港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百年统治方式全盘接收。港督（特首）中央任命；立法会特首委任，咨询性质，通通不变！这些，你共产党怎么就变了呢？同意搞什么“普选”呢？闹得今天自家里外不是人。

但查，当初是谁要求变的？不是共产党自己要变的。邓小平原就不赞成香港普选。恰是香港“民主派”自己要求变。赵紫阳时代的共产党想扮“开明”，也就同意变了。

所以，香港回归，一开始早就没有了什么“五十年不变”。但一开始不是被共产党变，而是被香港“民主派”或曰“香港人”自己违反了，自己要求变了！

共产党错在哪里呢？错在太相信香港“民主派”了。因为半个多世纪传统的香港民主运动，都是所谓“亲中”反殖，高举爱国主义旗帜的左翼民主派主流。讨论回归，香港“民主派”提出要变，共产党一开始就没有想到向“香港人”讲清楚：“既然你们现在要求变，那么，变，是牵一发动全身的。变了一处，就必将影响原配套的全部统治体系，都不得不变。治理制度，就不可能再有什么五十年不变了。请你们想好！”。共产党没有如此有言在先，稀里糊涂就同意变了，只强调了“循序渐进”，方铸成了今日局面。所以，共产党的错，不是错在“违反了五十年不变”，而是错在当初没有向“香港人”讲清楚：“要么香港五十年不变，要变就一切该变的都得配套变！”

现在有人说，如台湾赵少康就说：“与时俱进呀，不能英国人当初没有给香港人民主，你老共也不给呀？”。但不是“五十年不变”吗？既然香港人要变，要从英国人的不民主变共产党接管下的民主，就只得一切都变。总不能你要变的就变，你不想变的就不变呀?你赵少康都不能懂“牵一发动全身”的道理？

香港的问题就在这里了：

“香港人”这两年无休无止上街黑衣人蒙面打砸抢烧，毁坏公共设施冲击政权机关，侮辱国旗国徽暴乱，骂共产党“违反五十年不变”，满世界控诉共产党“违反五十年不变”，怎么回事呢？说穿了，“香港人”的意思无非是，一切的变与不变，都要由我来说了算。我要求变的，你北京就必须按我的意志变，且马上变，不变不行，“循序渐进”变也不行，“时代革命”，“五项诉求一项不能少”；我不许变的，你北京就一切不准变，一点不准变，哪怕一点风吹草动，一点杯弓蛇影也不准变！不然，就是“违反五十年不变”！

天下哪有这样的事情！

最关键的例子是：香港人要求把英国殖民统治的港督、立法会任命制变为“双普选”。好呀，共产党“开明”，同意变了，且商定了2017年实施普选，只要求了一个配套：普选参选人必须书面明确立场：“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爱国爱港”。这两条不是什么新东西，是香港回归前，北京早已定下的政治原则，并明载《基本法》。全世界哪个“民主国家”普选当选人可以拒绝宣誓效忠宪法？但香港的“激进民主派”坚决拒绝这两条，开始大闹，指这是“假普选”。提出“宁可不要2017假普选，也不能接受这两条”。香港爱国民主运动元老领袖司徒华，严厉批评了激进反对派，表示支持港府（即北京）普选方案。为此，司徒华被梁国雄等詈骂为“癌症上脑”“出卖香港民主”。华叔气愤，郁郁而逝。从此香港民运失去了正确的舵手。香港2017双普选也就此流产，“一拍两散”。

这说明什么？说明香港的问题根本不在五十年变不变，要害正在香港“民主派”（所谓“香港人”）总以为可持着西方国家的双标撑腰，无限蛮横，非要变不可，且香港：“老子要变的就必须变，老子不许变的就不准变。一切变不变，如何变， 老子说了算！”

结果如何？迎来了《国安法》和香港选举制度的正式修正。这怪得了谁？怪香港“民主派”（所谓“香港人”）自己。如司徒华当初批评的“形左实右”（其实形右实左），满世界去骂去控告共产党干什么？！

那么香港从此就没有了“与时俱进”“循序渐进”的民主了么？还一定会有的。下篇再谈。

2021年3月15日

论香港民主派和民主运动的如何再出发？ --致香港民主派老朋友们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1-12-23

香港的民主派和民主运动，在港英时期，其主流是爱国反殖的左翼运动。虽经89-64事件的打击，它开始右倾，渐次成为了右翼的自由主义民主运动，但在前共青团员准共产党员爱国者司徒华（华叔）为中坚的领导下，它仍在尊重香港基本法，希望和争取香港和全中国更加民主化的爱国主义运动框架下进行。

变化主要发生在华叔去世3年后的2014年。这一年，香港民主派的某些“资深”们，竟与香港的偏激青年学生一起，向台湾的台独运动去取经学习了。他们羡慕民进党台独运动的“成功”，羞于自己十几年不成。想把台独运动通过“民主暴力”获得成功经验照搬到香港来。杨建利成了他们的引路人。

杨建利非常崇尚民进党初生就显示出来的“民主暴力”方式。早年在哈佛，他就对希哲说，他欣赏朱高正在台湾立法院的大打出手。他说：“弱小的反对派只有靠打，才能吸引社会的关注，获得力量”。他一年又一年，在美国著名基金会和台湾“民主基金会”的资助下，在世界各地，办了十几届中国各“族群领袖研习营”。发布讲义，讲授培训操练港澳台、藏疆蒙各处的颜色革命“领袖”如何有组织有策略有技巧地使用“民主暴力”手段获胜。当然，声称是“非暴力公民运动”。“非暴力”掩饰下的暴力。参加过该研习营的北京之春主编陈伟健都曾曲折地承认，2013-14新疆大发的恐怖主义暴力屠戮平民事件，与杨建利这“研习营”实难撇清关系。

2014年春，又是由杨建利训练营培训出来的几名台独学生带头，发起了对抗马英九政府的“反服贸太阳花运动”。冲击占领了台湾立法院，造成流血冲突事件。当年夏，杨建利立即在台湾组织了第九届研习营，藏疆蒙独人士例行参加外之外，专门邀请了港独激进学生“领袖”和华叔去世后接棒的老牌民主派人士何俊仁等，到台湾“研习”，向太阳花“暴力民主”方式取经，简锡堦、林保华讲授，台独教父李登辉亲临训话。再邀“太阳花”领袖林飞帆、陈为廷直飞香港顾问指导。何俊仁表示，学到了台湾太阳花经验了。回香港后，就将如法炮制，发起“占领中环”运动。果然！

香港街头直到占领立法院的流血“暴力雨伞运动”，就是自此接续台湾暴力“太阳花运动”开始。它实质已不再是民主运动而是完全师法拷贝台湾民进党的暴力港独革命运动了。于是，我们看到了2014香港的“占领中环”，直至2019-2020越年不息的“反送中”运动。打砸抢杀烧杀“时代革命”，发布独立宣言，宣告成立港独过渡政府，向港府发出接管政府的最后通牒，“五项诉求，一项不能少”。何其嚣张，头昏脑涨、似乎港独胜券已经在握。

他们想来，在外部力量的支持下，台独革命能赢，如法炮制的港独革命怎会不赢！但他们估算错了。香港没有李登辉。

台湾民进党的胜利，不是民主的胜利，是台独革命的胜利。民进党不承认中国对台湾的主权。他们不是在承认中华民国宪政体制内争取更多的民主权利，而是最终目标毁灭中华民国宪法，颠覆中华民国，在《旧金山和约》日

本对台主权理论下“台湾建国”。他们是以“民主”的表面手段达至革命颠覆的目的。若蒋经国在，即便开放党禁，民进党台独革命也不可能得逞的。而终得逞了，是因为有占据了台湾和执政国民党最高权力的李登辉与民进党里外的阴谋配合。李登辉自己清楚，他不是在搞“民主”，他是在“宁静革命”！民主，前提是承认和运行于现行国家宪政；革命，是敌视和意在推翻现行国家宪政。何俊仁等台湾“研习”回港即发动的“占领中环”运动，其由头，就是拒绝原计划2017年双普选议案中的当选人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香港基本法宣誓效忠的规定。即是说，就此起步，开始了变质的“民主派”结合激进学生敌视中国国家宪政，夺权香港政权的港独革命。他们真完全没有“李登辉”的配合么？也不是。香港的最高法院外籍法官，多是他们的“李登辉”。这些外籍法官手中掌握着当初北京中央政府随心失误让渡给他们的司法终审权。他们用手中的这司法权力，包庇了无可计数的港独暴力犯罪，无限纵容了港独气焰。万幸，香港基本法的解释权和修正增补权，还在全国人大手里，这是捍卫国家对香港主权的最后长城，港独“时代革命”最终的失败就撞在了这堵墙上。香港“国安法”和“特首选举法”的相继出台，彻底堵死了“港独革命”的出路。香港“泛民主派”的联合战线“民阵”已大难分飞，各寻出路，土崩瓦解。今日香港民主派已处惶惶不可终日看不见前途之中。怎么办呢？难道没有出路了吗？有的。唯一的出路，就是推出一位新的舵手，将香港的民主运动重新扭转到司徒华“爱国民主运动”的路线和方向上来！

早期追随华叔的何俊仁，也曾是一位反殖支持香港回归和英勇保钓的爱国人士。香港半世纪余的民主运动，它产生的新老领袖，并不都在后来迷失了立场而被海外杨建利、王丹等误导，被港独青年学生裹挟，失去了理性而盲目偏激。有人只是无奈退出或避让。今天，是他们勇敢站出来，整顿民主队伍，清除包袱，再行出发的时候了。希哲最近向一位香港民运资深领袖写信说：

“兄，现在香港局面，非常需要一支真正爱国为民的香港民主队伍出现。香港人民很需要。而现中南海中央也一定非常乐意看到香港出现这样一支新的民主派队伍，有助中国在香港问题上的国际发言权。如此，必能吸引更多香港理性民主派人士聚集过来，到你们身边。中共的《国安法》并不意在彻底扑灭香港民主派，只是为了扭转暴力港独的危机。兄站出来，在整合旧队伍基础上的新民主队伍，应高度强调司徒华的“爱国民主运动”路线，强调司徒华过去一切正面的东西。就像毛泽东当年高举孙中山旗帜一样。有利香港爱国民主统一战线。我知司徒过去与你有过过节，打压过你。没关系，他人死了。他死了，一切我来解释。搞政治不计个人。必须放弃个人恩怨抓住旗帜。孙中山不死，也未必后来不打压共产党。毛和中共一直以共产党革命的需要，向人民解读孙中山，解释“新三民主义”，争取了各阶层民众和国民党内孙派，赢得政治主动和最后胜利。这个道理，想我兄不难理解。...罗健熙有转型倾向，但知名度低，包袱重，难孚此任。真希望兄等站出来，发布香港民主重振宣言。今日香港需要新民主派！中国需要香港新民主派！”惜此兄尚未果允。

香港民主的成败，对中国特色的民主化前景，实在是太重要了。香港民主的特色，实际就是一种“党主立宪”。是在共产党中央的主持下，领导人民制定和颁布宪法。然后，共产党和全体人民一起遵守宪法，共同在宪法的制度下，依宪运作国家的一切政治经济文化活动。香港，便是党主立宪（基本法）的实验。邓小平的香港“五十年不变”，本意是一切不变，自然，英国在港的百年统治方式不变。他本来不赞成“普选”。后来为什么又没有阻止了呢？恐怕，也是想不妨看看，让香港在共产党主持立下基本法后推行的普选民主，究竟能不能成功。若失败，香港普选面临了反华派夺权港独的紧急危险，当然可以改过来；若成功，香港普选能够稳定选举出“爱国者”治港，民生建设顺利发展，则可以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设计和推行，提供宝贵的经验。我们当然的非常期望香港民主实验的成功。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完全可以在共产党“党主立宪”下，法定共产党一党执政不变，开放各参政民主党派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竞选。各民主党派的人大代表在各级人大，代表全国各阶层人民的意愿呼声，对共产党各级组织和官员的依宪依法执政，实行监督问责。“领导权归共产党，监督权归于人民”，这就是特色的中国民主。它正是毛泽东伟大《窑洞对》所指出的道路：“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所以，香港民主实验的成败，对全中国民主的未来所能提供的正负经验，真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

香港民主派回到“爱国民主运动”路线。我注意到，何俊仁，李卓人等在司徒华逝世十周年纪念会期间提出了疑义。“谁来定义爱国？”。李卓人说：“华叔的定义是，‘爱国不是爱党，是爱人民’”。很对。党主立宪的《基本法》并没有要求香港人爱党，只要求爱国。人民生活在“国”的疆域土地上，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爱民，则必然爱国；爱国则方能爱民。李卓人先生呀，拒绝宣誓向国家效忠，你能说是“爱民”的吗？与分裂国家疆域的藏疆蒙独人士组织勾结一起，“研习”“时代革命”，运用暴力的打砸抢烧杀迫使独立香港，你能说是“爱民”的吗？“反送中”，将香港人的特殊优越，凌驾于全国人民之上，反对将在大陆、台湾刑事犯罪的犯案人（“送中法案”明确规定了政治犯除外）送交其犯罪所在地侦办受审，严重危害了全国人民的安全利益， 你能说你是“爱民”的吗？

卓人兄曾在旧金山一次与希哲的会见时说：“你们当年的《民主与法制》大字报，是对我民主的启蒙，是它把我引上了追求民主的道路。”谢谢卓人兄。那么，请今天再听希哲一句：我们民主派提出任何的政治诉求，都可按华叔提出的“爱国是爱民”的定义衡量一番：它是对香港人民和全国人民有利的吗？还是有害的？是有利的，就是爱民的即爱国的；是有害的，甚至严重有害的，就是害民害国的，甚至卖国叛国的。民主是拿来建设国家的，不是拿来毁灭国家的。杨建利的“研习营”，显然不是在建设国家，而是在毁灭国家，亦即在害民的。一个华人，可以不爱国，但不可害国；一个中国政治家政治组织，则必须爱国，这是他的底线，否则便是人民公敌。海外民运，大多已走错了路，香港民运，不可跟随其走错了路！杨建利兄等，也应该醒悟回头。

司徒华华叔生前说，他最爱读的一篇毛泽东著作是《论十大关系》。这十大关系，贯穿了辩证法的思维方法。香港的民主派，也应该学华叔读读这篇《论十大关系》。辩证地掌握好诸如爱国与爱民，反对立场与建设立场，香港利益与全国利益等等矛盾的基本关系，确定政策。“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能认识如此，才能成为一个政治上真正成熟的民主党派。不但能在香港举足轻重，亦必能正面地影响全国，成为民主榜样。

关于澳门“民主派”问题及辜鸿铭的“民主”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1-12-23

（复澳门理工学院某退休教授）

一：先生来微指教说：“我们不会因为一个政党自称是共产党就把它认作是共产党，同样，也不会因为一群人自称是民主派就把它认作是民主派。一件事，仅仅是因其打着民主的招牌，就自动地成了民主运动”。敬受教。

但希哲原说的是，澳门应否因香港的事件，也顺带否定了澳门全部民主派参选资格的问题。

先生对。不应根据什么人自认自己是什么它就是什么。自命共产党未必是真共产党，自命民主派未必是真民主派。我的意见仅仅是，无论你是真共产党假共产党，无论你是真民主派假民主派，不必辩论这个。只要你接受和愿意效忠香港澳门的基本法，只要你没有支持或参与违法暴力事件，成为所谓“反中乱港（澳）”违法犯罪分子，你是假共产党也好，假民主派也好，你的所有作为，都只在基本法基础上的言论意见层面，那么，你都不应被剥夺在港澳参选获选的资格。在我看，这正是邓小平战略上设计“一国两制”的原意和基本法的规定。《国安法》出台，平息暴乱叛乱，稳定香港，没有违反一国两制，恰是为维护一国两制的健康长远运行。但历史经验，解决一种极端倾向常会出现另一极端倾向，就是完全取缔港澳的反对派（就算他们是自称“民主派”罢）从政，从此港澳政坛舆坛没有了反对声音，这倒是确实的违反了基本法和“一国两制”了。授人确可攻击，你无可自辩之柄。

二：先生再指教说：希哲“此次这篇文章在理论上较以前有个大进步，就是把“窑洞对”里的民主概念引进来了。这就有点接近辜鸿铭的民主概念了。发去辜文，供参考。”

民初辜老学究此人希哲略知一些的。其文极少看过。但先生所赐辜文，我颇有其属伪撰之感。不考证它了。只是先生奇异地把原文希哲所“引进”的毛泽东先生“窑洞对里的民主概念”，称其为“大进步”，“有点接近辜鸿铭的民主概念了”。希哲实不敢苟领。亦不猜先生此是否反话正说。

这“辜文”，那辜学究文末最后总括一句这样说：“最后，在结束拙稿之前，我想指出的是，我们东方文明中所说的“王道”指的就是民主社会的理想，也就是拥戴有德君主之治。”

不多说了，希哲只增一句。希哲“民主概念”只是：“民主社会的理想，人民可拥戴有德“君主”之治；更可有权依据制度化的程序，监督直至罢免这或曾经有德，后来却失德或败德，或德不足在位为人民服务的国家上下各级“君主”之治”。

由此，先生能认为希哲引进和所持的《窑洞对》的“民主概念...有点接近辜鸿铭的民主概念了”吗？

先生教授，请有教无类为幸。

希哲拜

2021年7月18日

（来信略）

第九篇 爱国主义及中国各边疆问题

边疆稳定、民族团结与新时代爱国主义论述

爱国主义辩论提纲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2-05-12

一、近代形成，并由近代国际法确定的的民族或多民族国家分为自然构成和政治构成两个部分。领土和领土上的人民为其自然构成；统治该领土和人民的政权（政府）为其政治构成。

二、政府作为国家法人，一般代表了国家。

三、近代以前的政府，没有任何一个是经它统治的人民授权的。近代以后，世界分为了经人民以各种形式授权的政府（民主政府）和未经人民授权的政府（专制政府）。

四、未经人民授权的专制政府，它的职能并非如列宁主义断定的，仅仅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完全是阶级压迫的工具。它也分为两部分：立法和执法本质上首先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但另外它也必须调节社会各阶级矛盾，多少照顾被统治阶级利益，以保障社会安定；对外它必须担负起维护领土、人民安全的责任。因此，专制政府它在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时候，它是阶级国家政府，它在调节社会矛盾，维护领土人民安全的时候，它是民族国家政府。

五、不能强求任何人都必须爱国。自由主义者和国际主义者就一般不主张爱国，哪里舒服哪里就是他的祖国，哪里合于他的理念哪里就是他的祖国。但不能想象一个在民族的土地上主张民主，为民主奋斗的民主主义者，会反对爱国。这不合逻辑。

对国家的自然构成，即对国家的领土和人民，民主主义者的爱国是无条件的。它反对一切对国家领土完整和人民安全的危害，无论这种危害来自国家内部或外部，无论来自怎样的花言巧语，高妙理论。但对国家的政治构成，即对国家的政府，民主主义者的爱国是有条件的。条件如下：

◆如果是专制政府，这个政府压迫人民，民主主义者抵抗它，改造它，甚至推翻它，建立一个人民授权的政府，由这个民主的政府来管理国家的领土和人民，这是最大的爱国。相反，支持和跟随政府去压迫人民，则不是爱国而是害国。

◆如果这个政府，哪怕专制政府对外执行民族的职能，维护国家领土和人民安全，民主主义者就应该全力支持政府（如林则徐的抗英战争，国民党的抗日战争和共产党的抗印抗苏抗越战争）；它作得不卖力或有缺失，民主主义者就应该肩负起反对党的责任批评政府攻击政府；若这个政府背弃了维护民族利益的职能为稳固自己统治的私利出卖国家领土和人民，民主主义者就应该采取更加激烈的手段反对政府甚至用革命推翻政府，象马关条约后，民主主义者对清政府的立场一样。反政府的孙中山为代表的民主主义者当然是爱国者。

◆如果这个政府对内并不是出于阶级压迫，而是反对某些极端地域主义者认同外族敌人，对国家领土分裂，而打击他们，甚至最紧急时用战争手段讨平他们，这也同样是在执行维护民族整体利益的职能，民主主义者同样应该全力支持政府（如可能的共产党政府反台独战争），它作得不卖力或有缺失，民主主义者同样就应该肩负起反对党的责任批评政府攻击政府！

◆如果认为这个政府对外卷入或发动了有害他国人民利益的不义战争，其判定应该特别谨慎。民主主义者可以批评政府促其改正错误，但决不应如列宁主义鼓吹的，使用一切手段危害本国使本国战败。列宁第三国际“使本国战败”的策略要求，是从所谓“一国无产阶级斗争的利益必须服从国际无产阶级斗争总利益”的方针出发制定的。而“国际无产阶级斗争总利益”说到底，就是苏俄的国家利益。

今天人们经常对中共历史上亲苏的卖国行为很不理解，如中俄东北冲突提出“使张学良战败，保卫苏联”口号。其实，公道来说，它不过是早年幼稚的中共领袖们所受的列宁“国际主义”的理论所误罢了。中共后来的一切事涉苏联的退让误国行为及直延续到七十年代的为了他国“革命利益”不惜中国承受“最大民族牺牲”的错失，其根源无不出自此。无论如何，共产党的历史客观责任，毕竟是无法用“幼稚”来开脱的。

六、列宁的“工人没有祖国”（原马克思语）的“国际主义”是极端空虚的，从十月革命前后列宁本人对沙俄掠夺的中国领土的态度的转变可以看到。极端台独主义者洪哲胜欺负青年对历史教训的无知，利于其中共早期式的幼稚

，今天还在向中国民主主义者花言巧语兜售列宁主义的“国际主义”，以便偷运和为其骨子里的“台湾国家主义”开路，更是极端虚伪极端丑陋的。

七、国家的政治构成（政府）不掌握在人民的手里，不等于人民就没有自己的国家。根据大西洋宪章和联合国宣言，一句话，根据近代民主国际法，国家的一切自然构成属于它的人民，国家的政治构成最终也必须还给人民。因此是专制统治者窃夺了人民的国家，不是人民没有国家。不是要象洪哲胜欺骗的那样等人民“拥有了这个国家”后才来爱国，相反，正是人民因为爱国，正因为这个国现在不属于人民但她本来应该属于人民，人民才需要起来斗争从专制窃夺者手里夺回自己的国家！因此，“民主运动必然爱国，不爱国决不会是民主运动”，是天经地义的命题。

八、据洪哲胜说，“民主运动，本质上就是要让人民自己从此拥有自己的国家的一个运动”。错了！应该说，“民主运动，本质上就是要让人民夺回自己的国家的一个运动”。

两者区别在哪里呢？

如果蓄意抹煞国家自然构成和政治构成的区别，哄骗人民在国家的政治构成不掌握在自己手里的时候，就应该先无条件的不爱国，听任国家的领土和人民在“不爱专制统治的国”的幌子下被分裂，被瓦解，被“独立”，被侵夺，被流失掉，那么，人民今后还要建一个“自己的国”，然后来“爱”，请问洪哲胜，这个“国”建在哪里？建在天堂云霄之上？听信洪哲胜的“不是人民的国就不要爱”的花言巧语，丢掉现实的领土，最后到云霄去建立“人民拥有的自己的国家”，才是天字第一号“傻瓜蛋”（洪哲胜语）！

2004年2月15日

于美西海湾

论能不能卖国？以及我们应该怎样“卖国”？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2-05-12

“国”能不能卖？当然能卖。边界土地零星能卖，大片土地批发能卖，最后推着棺材衔璧北门江山主权连同人民，还有心爱美人整套也都通通能卖。问题是谁有权来卖？那要看谁是国的主人了。是主人，你爱卖就卖，不是主人，你要偷偷或怂恿主子卖了，你就留下千古骂名。周天子避戎及分封诸侯，这些太早，不去说他，自秦以后，中国的国，就是皇帝的。开国皇帝打了江山坐江山传之后世，国是他皇家的私产。他（雄主）开疆拓土有多大，他家的皇产就有多大；他（弱主）被人蚕食鲸吞有多大，他家的皇产也就剩下多大。故此，中国史籍，汗牛充栋，卖国最后拍板的虽都是皇帝，但有谁人被骂为“卖国帝”来？被骂的永远只是帝下面的“奸臣”，国不是他们的而卖故为“贼”，号称“卖国贼”。

既然“国”是皇家的，卖或不卖是他皇家的事，应该与人民无关，又何以解释数千年“爱国”成为了人民蕴聚于胸中的“最深厚的情感”？（反爱国的列宁语）

表面看，这是因为统治阶级利益决定的社会统治意识形态（时髦语叫“话语权”）长期教化着人民，成为一种人民不言而喻的道德，道义：“家奴应该爱护主人的财产”。旧式国家，无非就是极端扩大的地主庄园罢了。

但深层来看，生活在这个“国”土地上的人民，包括大小地主，贫民、市民，他们祖辈在这里繁衍生息，有了自己不等的私产。国，毕竟又是保护他们家园的屏障。这个国越强大，开拓的边界越遥远，他们就越能获得对自己家园的安全感。反之，这个国越弱小，边疆越被蚕食，更不必说外敌入侵，他们就越对自己家园的安全，感到担忧。这就是“保家卫国”口号，能够迸发出人民巨大力量的秘密所在。爱国！保卫皇家的财产与保卫自己的家园，在这里获得了利益的一致性。

虽然“天下”不应是皇家私产的观念，已经在蒿目变乱兴亡的明末清初忧国忧民的士大夫们那里萌芽，但人民共和思想，即国家的疆域主权，应该属于人民的思想，在中国，还是在近代西风东渐之后。

甲午北洋一役，马关割去了台湾，还要续割辽东。俄德法“三国干涉还辽”。在过去，这也本是他皇家的事，老百姓不满，扰攘一阵，也就无奈何过去。但现在不同了，“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皇帝老儿要割地么？百姓们不干：这国家咱百姓们也有份儿！于是，恰是从这割地卖台湾发端，革命党蜂起，直到武昌城头炮响，把这二千年帝制，三百年大清送进坟墓。

从此以后，皇权转变为民权。中国这块土地，便叫了“共和国”，无论是“中华民国”，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也从此，中国的土地能不能卖，怎样卖，也就不是由皇帝来决定，也不是由最高统治者来决定，起码宪法（约法）上，要由人民通过它的议会来决定了。

我们先不说辛亥以后，近百年的中国究竟是不是真正的共和，我们先假设现在的中国已经是一个真正的民主共和国，而且是由今天网上网下，海内海外反对“卖国”的“爱国者”政党执政了，他们如何？中国祖传的版图在他们手里就容不得一点变更了么？中国自己坚持的边界海界在他们那里就只许扩张，不许缩小，甚至此失彼得的一些变通，都不许可了么？任何一个对自己的国家人民和国际关系负责的政治家，都明白若要国家长治久安，这是不可能的。

中华民国宪法是这样规定的：“中华民国领土依其固有之疆域，非经国民大会之决议，不得变更之。”中共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没有领土变更的直接规定，但须由人大常委会“决定同外国缔结的条约和重要协定的批准和废除”，当然就包含了这个意思。

所以，“国”（这里按通行的狭义理解，即边疆海疆无争议或有争议的领土领水岛屿），不是不可以卖（定义为“交换”“出让”），而是在一个共和国里，执政者要尊重人民主权；在“卖”之前要报告人民，让人民知道，这“国”为什么必要“卖”？是在外国军事政治压力下或国家经济危机压力下的卖，还是在稳定边疆合情合理平等互利下的“卖”？卖了以后，中国有没有得到补偿？补偿在哪里？从中国目前和长远的利益来看，这补偿是否足够？等等。还要通过自由公开的舆论弄清，这“卖”的合理理由后面，有没有隐藏执政者（党）的私利？这些都搞清了，基本服众（总有激烈分子会不服）了，议会讨论批准了，你就“卖”吧！

现在中国的问题在哪里呢？问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还不是一个真正的人民主权的共和国。国号虽说“人民”，但在共产党的心里，在它们的眼里，中共的“江山”是它共产党打下来的。中国的领土主权仍然是它共产党的党产。卖与不卖，何时卖，怎样卖这都只有它党家的几个最高寡头有权决定，人民是无权也无须事先知会，更不容置喙的。蒙古，国民党卖了又反悔，共产党完成了“卖”的国际手续。反对卖的成了“右派”。至与苏联反了目，又心血来潮对日本说：“大约一百年以前，贝加尔湖以东地区才成为俄国领土，于是，海参崴、伯力、堪察加等地也就是苏联领土了。这笔账我们还没有算。”珍宝岛打了一仗好像真的要算，邓小平江泽民上台，又好像不必了。

最近媒体风传说是，中俄百年边界争端就要“完满结束了”，大家都在猜测中国最东北尖端的那个“鸡咀”，黑龙江乌苏里江汇流处的抚远三角洲黑瞎子岛，究竟归属了谁？共产党江泽民胡锦涛究竟是“卖国”了，还是“得便宜”了。其实，这都不是关节所在。关节所在是，中国的人民主权，究竟体现在哪里？

满清末年的几个片面强加中国的“中俄条约”，俄国熊择肉东方，夺取了大片的土地。对这些中国失去的北方领土，至今大约两种观点：

一种是，近二百年了，俄国人早已在那里大量建城移民，俄国又是一个巨大的强国，后来的中国人要据理收回北方领土，像二战后的台湾及90年代的香港、澳门一样，这要看国际的机遇和国家的实力，现实来看，是不容易的。因此，为了两国睦邻友好和平发展的大局，在指出清末的几个中俄条约是强加中国的不平等条约的前提下，在现存实际边界的基础上，依据国际惯例划清边界的位置和走向，厘清两岸岛屿的归属缔定新约，是必要的。这是一种讲求实利的现实主义观点。

第二种是，中国人民应该永远保留索回被沙俄侵佔的領土的权利。这派以严家祺先生为马首：“在中俄边界问题上，中国政府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承认，也不能变相承认1858年以来中俄之间的几个不平等条约，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不能放弃索回中国国土的权利。江泽民总将下台，江泽民、李鹏、钱其琛等亲俄帮势力正在消逝。北京的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要追究江泽民在中俄边界问题上损害中国的责任”。（严家祺：《中俄边界问题必须再议》）

严家祺先生这种立场观点，百年前梁启超也曾激昂表达过：

“敌而谋我者，占领可也，以条约承认其权利不可也。我力不敌，宁可听敌人占领我全国，不能以条约承认尺土寸地为其所有权。”果如此，“百年前已亡之波兰，何尝不可再造于百年后？”（《外交失败之原因及今后国民之觉悟》）这是一种传统中国士大夫的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观点。

我的观点是前一种过于实利，后一种过于浪漫。应将其两者结合起来。但此文先不讨论。此文要质问的是，无论哪种观点，都是中国人民权利的表达，但今天，为什么中国政府办外交还要把人民蒙在鼓里？历史不平等条约的承认，中国的领土变更，为什么中国人不能事先知道？为什么甚至可以不经那怕虚有其名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

讨论？

因此，不是北方领土能不能“卖”的问题，也不是卖之中，究竟亏了还是赚了的问题，而是中国人民决定国家大事的权利能不能继续被共产党独自代办的问题。这才是今天中国问题要害之所在！

再谈台湾问题。前面说了，台湾被当作爱新觉罗皇家私产卖过。中国人民不服，先推翻了卖台湾的“大清”，后打败了抢台湾的日本，把台湾又收了回来。现在同样的问题又来了：台湾能不能再卖？

王希哲是反台独的。人们会以为王希哲反对再卖台湾。那倒不。在我看，台湾卖给日本，卖给台独，卖给美国，或不卖，这些都可以是选一选的“选项”。我的全部立场仅仅是，台湾主权是海峡两岸全体中国人民共有的，卖不卖，卖给谁，怎样卖要由全中国人民来决定，而绝不是由什么“台湾两千三百万人民”来决定。即便今后某天共产党改变政策也妥协台独了，私下同意卖了，也不允许！

在今天还承认自己是中国人（哪怕入了外籍）的中国人里，主张把台湾卖给台独（实际卖回给日本）的有谁呢？只有曹长青一类“自由知识分子”。怪的是这个曹长青最近却要装腔作势写文章问：“江泽民为何再次卖国？”。我要反问，“为什么只许你曹长青卖国就不许江泽民卖国？”。你们口口声声“尊重台湾人的人权和台湾人民的自决权”，那么，住在中国北方领土上的居民也是人，为什么你们不主张伯力、海参崴、黑瞎子岛住民的“人权”和“自决权”？既然你们声言“中共独裁，台湾民主，所以台湾最好独立出去。”那么俄国民主，中共独裁，江泽民“卖国”把北方领土送到了民主光明地方不是正中你怀吗？若你们首尾一致坚持“反民族主义”的“人权”立场，你们应该鼓掌欢迎共产党卖国才是！你们也来凑热闹骂个什么？无他，你们（曹长青、凌锋一流）反对共产党“卖国”是假，你们的意思无非是，“共产党，你们卖国为什么只卖北边不卖南边呢？如果你们共产党北边南边一样的卖，我们就不反共了！”

王希哲的立场比“自由知识分子”光明正大。他是一贯的：南边北边的“国”都可以卖，但“卖”的主权在全中国人民。

李登辉陈水扁台独头目一再伪装“善意”：“任何" 选项" 只要要台湾两千三百万人民同意”。奸诈！这就已经把你们要争取的台独目标作为前提强加给中国人民了。默认了这一条，就等于一夜之间把全中国十三亿人民对台湾的主权剥夺掉了。你们要台独？要“自决”？好办，这个权利本身就要向全体中国人民来买。

2004年10月24日

国家继承权“法律文件”问题，老王回答施化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2-05-12

你问老王：“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华民国的继承者，不知道有没有这方面的证据文件。也就是说，两者的继承关系有没有法律依据。如果有，最好能举证。如果没有，你的文章立论就全部垮了。”

老王答：没有双边文件，但有革命的大炮。这革命的大炮是比任何“继承文件”更权威万倍的继承文件。联合国1971年终于正式承认了革命大炮写下的中国政府继承文件法律有效性，把南京中华民国在联合国的位置和全部国家权利交由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这就最终完成了国际法律依据。

你问：“台湾是中国一个省的定论，是建立在哪一个国家的法律基础上，最好能够举证。”

老王答：台湾是中国一个省的定论，建立在中国前清帝国政府的法律基础上。日本要夺取台湾，必须得到大清帝国政府签字画押，这还不够“举证”？同样，辛亥革命的大炮写下的权威法律文件《中华民国约法》第一章第三条规定：“中华民国之领土依从前帝国所有之疆域”。当然就包括了被日本非法暴力夺去，而于二战胜利后光复的台湾省。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国际承认下继承了中华民国的全部权利，自然也就继承了对台湾省的领土主权。因此，现在的“台湾是中国一个省的定论”，就建立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基础上。

所谓“两岸分治”，管制权互不及对方。不对！台湾是中国主权疆域中由于内战发生的某政治集团非法武装割据之地。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允许国际任何主流国家承认台湾是主权国家并与之建立外交关系，国际任何主流国家就乖乖不敢承认台湾是主权国家并与之建立外交关系，这就已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管制权及于了台湾。而其他的一切台湾地方管制问题，和平协商解决最好，若有必要，就用解放的大炮把它的法律文件写完就是了。

2008-02-12

在当前西藏暴乱事件上，老王对自己意见的纠正声明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2-05-12

一、前两天，西藏骚乱刚发生，老王以为只是一些藏人和平抗议闹了点事，不甚在意，又看到了海外诸民运团体例行的反共声明，谴责中共“屠杀”，知道是瞎扯，也不在意，便信手写了个帖子，批评中共对达赖方针的不妥外，主要却是呼吁希望见到左翼的“民主人权人士”能够组织起来，发表对右翼民运团体针锋相对的意见。因为老王近来特别注意民运左翼对右翼平衡的重要，并没有真介意西藏发生的事情。

二、但事实显示，西藏发生了严重的藏独主义者预谋并突然发动的，针对汉回等民族无辜平民的打砸抢烧杀的极端暴力行为。这就无论如何，是必须谴责的。我认为，哪怕右翼民运，只要它是真正主张运动的“和平理性非暴力”宗旨的，例如中国民主党，它就应该站在公正的立场上，谴责这些藏独主义极端分子的暴力行为及其对无辜人民造成的生命财产的伤害。支持中国政府依法而克制地平息暴乱，恢复秩序，保护人民生命财产的正当措施，不应乱骂。哪怕明天中国民主党执政，它也必须这样做。至于中共是否应该更明智改变对达赖的方针，属另一个问题。

三、哪怕主张对中共革命的激进民运，我认为，也同样应该谴责这次藏独极端主义者针对无辜平民的打砸抢烧杀暴力行为。现代恐怖主义者，为扩大他们狭隘的“正义”诉求影响，往往自己身上绑上炸弹与无辜平民一起死亡，让自己与无辜平民一起为他们的“正义”殉葬，他们已经恶劣。但这次，藏独极端主义者更为恶劣，他们自己不死，却去把人家无辜各族平民杀死烧死，让人家无辜者为他们的“正义”殉葬，他们活得好好。这是一批更加黑暗恐怖而无耻的恐怖主义分子。奇怪的是，胡平等一大批一天到晚哭诉“红八月杀人”的民运和自由派们，却毫不犹豫为这些杀人暴徒们欢呼叫好，支持他们，倒去谴责保护在藏各族正常经营的平民不被杀害的政府，指责他们“屠杀”。这种不问青红皂白“逢共必反”的态度，不应是一个真正有自由主义立场人士的态度。有人要类比“六四”。六四学生有为他们的“正义”预谋而主动地向无辜平民发动烧杀吗？简直是侮蔑。前两天，由于情况不明，老王对西藏当前暴乱意见有所偏颇，特此声明纠正。

2008年3月17日

王希哲关于东海中日“共同开发谅解”风波的几点紧急意见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2-05-12

一、中国东海大陆架专属经济区划线要求是合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和国际法院的判例的(1)，是占理的。但它与日本所谓东海中线划线要求一样，毕竟都还是未经

当事国双方协商有成最终确定的界线。在这大体两线交集的区域范围内，中日政府达成谅解“共同开发”，这其中，中国究竟能得到怎样的利益，又究竟可能带来怎

样的损害，甚至危害，胡锦涛温家宝政府是怎样权衡这两方的利弊，而作出决策的，这一切，强烈要求胡温政府立即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公开报告，人

大常委会应在充分参考网上人民民意反映的基础上，开展负责的讨论和审议，作出最后合理的决定。

二、王希哲认为，今天无论有一千一万条“互利”“和谐”的理由，在日本当局尚非法占据中国台湾省宜兰县钓鱼岛的情况下，仅此一条理由，中国政府不得考虑和必须坚决拒绝任何与日本“共同开发”东海中国大陆架专属经济区的要求。任何这类的“谅解”，都是严重危害中国东海长远利益和台湾人民利益的。中国人大常委会务必拒绝这类的谅解要求，直至日本退出钓鱼岛方才具有了考虑这类要求的初步条件。

三、中国北京政府应该全力支持台北马英九政府维护钓鱼岛中国主权和保护台湾渔民钓鱼岛海域生产作业安全的一切积极主张和行动。中国人民解放军海空军第二炮

兵应该积极调整部署，成为台北政府中国国军保卫和收复钓鱼岛的坚强后盾。国共两军第二次睨墙御侮共同抗日，此其时矣！钓鱼岛问题解决，中国两岸人民同意的

任何一种形式的统合，都将水到渠成。中共政府不在维护钓鱼岛中国主权斗争中，坚决而实在地站出来，想台湾人民所想，急台湾人民所急，作台湾人民的强大后盾，

反而在台湾人民维护祖国主权艰苦斗争之际，去与日本亲热无原则“谅解”，就将失去海内外民心，也就失去了主导完成祖国统一的合法性和资格。

四、这次中共政府外交软弱，对日失原则在东海“谅解”的做法，刹时间在海内外网上受到中国人民广泛的严厉批评，这是前所从来未有的，既令人惊讶，也是必然；它是继今年春夏以来中国海内外爱国民众广泛组织奋起反藏独暴乱，保护奥运火炬和支持川北抗震救灾，凝聚起的民气，在向自然的中国民主改革和“多难兴邦”方向发展的极其重要的一步。网上的批评，是一个全球范围的中国人真正的“政治协商会议”，中共外交在这个“政治协商会议”里受到了中国人民自由的审查、挑剔、质问和严厉批评，从此不能“圣心独断”，为所欲为，这件事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这样的批评还将继续发展成熟从网上世界到真实世界，规范和完善起来。与右派民运不同，这是另一翼的爱国主义民主运动，是建设的运动。中共政府不应该害怕它，封锁它，而应该积极地欢迎它！

2008年6月18日

东海对日如何“谅解”，必须报告人民，经人民批准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2-05-12

东海对日“谅解”，现在除了极左派（极端爱党派）和极右派（毁国反共派）之外，中国的左派右派都在骂中共“卖国”了。

其实，老王早就论述过，“国”（国家主权利益）不是不可以“卖”（让渡，交换）的。全看怎样去卖。今日国家主权不是皇帝老儿的，也不应是任何一个党或它的权力寡头的，它是全中国人民的，因此，要卖，就一定要有两个原则必须坚持：

1、必须报告人民（现在是它的全国代表大会），获得它的批准，决不能背着人民，由任何寡头私下说了算；

2、必须向人民解释，这“国”为什么必要“卖”？是在外国军事政治压力下或国家经济危机压力下的卖，还是在稳定边疆，睦邻求发展，合情合理平等互利下的“卖”？他国给我的补偿是什么？从中国目前和长远的利益来看，这补偿是否合理，是否足够？等等。获得人民的理解和同意。

这两条，就叫做民主“卖”国的原则。

这两个原则之外，还要通过自由开放的舆论弄清，这“卖”的冠冕堂皇合理理由后面，有没有隐藏执政党（执政者）的私利？例如，就为了买个奥运的风光，天大的价钱都不顾了？这些都搞清了，基本服众（总有激烈分子会不服）了，人代会讨论批准了，你就“卖”吧！

东海中日“共同开发谅解”，还不算是一种严格意义上的“卖国”，它是在卖应该属于中国独享的外围利益。因为12海里之外，不是中国领海；中国的东海大陆架专属经济区划线要求，毕竟还是中国单方面的要求，与日本东海中线划线要求性质一样，也只是日本单方面的要求。虽然中国的要求，合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和国际法院的判例，是占理的。但我们要看到，今天的世界，国际法本身，没有强制的约束力，它只能提供当事国解决他们之间争端的参考。即便将争端提上国际法庭和接受国际法庭的裁决，也必须有当事国各方的同意。国际法的强制，只有在战后，战胜国同盟对无条件投降的战败国，才能发生它的绝对效力。

大家记得台独皇民对战后中国收复台湾省不服，总要抬出什么“开罗宣言无效”，“旧金山和约如何如何…”来喋喋不休，企图否定中国对台湾主权的合法性。它不明白或装不明白，什么“国际法”，战胜国收复国土了，有效占领了，按自己的利益解释它收复和行使主权的合法性了，国际承认了，这就已经是国际法了。

日本对钓鱼岛也是企图用长期的实际控制来获得合法性：无论钓鱼岛历史主权渊源的“争议”如何，牢牢地控制它再说。缺国际承认么？中国官民还对钓鱼岛主权不断挑战么？日本不管。日本知道，只要它始终牢牢地实际控制着钓鱼岛，除非战争，中国的让步和国际承认总要来到。

今天的东海也是这样。中国既然宣布了是自己的地方，又占着道理，你就要有军事力量去加强实际控制。丝毫不能客气。你看中国周边，印度、前苏联和日本，谁不这样做？只有中国温良恭俭让，一副迂腐像，口口声声的“

争议地区”，却一个兵不派去实际控制，听任人家去实际控制。想搏一个“爱和平”的名声，却得实祸，人家未必称赞你爱和平，倒反赚了个“中国威胁”。因为人家控制，你在“争议”。你把“争议地区”实际控制住，自己不争议了，把“争议”留给别人，也就把“某国威胁”留给别人了。“国际法”，是为强者服务的，国际承认，是为实际控制服务的。

中国大陆架线和日本“中线”交集海域，是今天中日争夺实际控制权的区域，即便今后为了“和平友好”，各让一步，也只能是在这交集区域的中线，讨价还价，而决不能听任日本随心所欲，立足在他们片面提出的所谓东海“中线”，去讨价还价，实际承认“中线”。无原则退让求“和平”，只能助长日本和周边国家欺我软弱，诛求无已的野心而埋下战争的祸根。中国海空军，必须加强对东海交集海域的实际控制，实力略逊于日本军力，不是消极退缩的理由。从中日全局的态势看，日本军力虽略强于中国海空军，它也不敢因东海交集区控制，与中国轻易开战。中国实际控制的区域越大越牢固，未来中日各让一步得到补偿的筹码，也就越多。

现在中国最需要逼迫日本让步的地方在哪里呢？在钓鱼岛。但显然的，钓鱼岛已经在中共脑后，中共视钓鱼岛主权，已经越来越官样文章，已经越来越不把自己定为两岸全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代表者。日舰钓鱼岛海域撞沉台湾渔船，主权所系，人命关天，海内外华人义愤填膺，莫不欲争先登岛宣示主权，台湾人民几不惜一战。反观中共隔岸观火，我行我素，其外交部发言，犹如秦人视越人肥瘠，全无台湾人切肤割肉之痛。

东海要“卖国”，要为“和平友好”而在大陆架中国专属经济区适当让步，可以。第一的考虑，就是要日本拿本来就是中国主权领土的钓鱼岛来交换。这已经是吃亏，但没办法，钓鱼岛毕竟日本控制着。日本不肯交换，这笔“卖国”的买卖就不能作，中国海空军就要去实际控制，寸海不让。靖国神社，日本要拜鬼，由它拜去，什么关系？当天大的事吵闹多年。东海大片的利益，却这么好说话？

现在，海内外包括台湾十几亿华人的任务，就是要强烈要求中共领导人站出来解释，东海中国所属资源的对日“谅解”和让步，究竟中国得到了什么？不要空谈什么“中日友好”“和平之海”，中国人民需要知道，东海的让步，日本拿出了什么东西来与中国交换？难道就是为了福田来参加奥运开幕会？

必须抓住焦点。焦点不是卖不卖国的问题。一切国家都有外交部。外交部职能的本质，就是国家利益买卖部。焦点是人民是国家主权所有者，一切事关国家主权的重大“买卖”，主事人都必须向人民报告，由人民监督，审议，批准或否决。体现主权在民，人民最大。无论今天中国的全国人大它的产生是否能够充分体现民意，它毕竟是现时中国的最高合法民意机关和权力机关。胡锦涛温家宝政府必须立即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公开报告，解释东海中日“共同开发谅解”，问答人民的质问。

让中国民主，就从东海开始！

2008年6月26日

虚伪而罪恶的王力雄们！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2-05-12

对75发生的疆独恐怖主义暴乱，成百上千滥肆杀戮各族无辜平民，我们听见这个王力雄发出过谴责吗？听见他发出过要求政府严惩犯罪，保护各族人民的声明吗？没有。他的民族良心何在？他“痛心”？他为谁“痛心”？现在，为侦破暴乱背景，这个什么伊力哈木“教授”因煽动暴乱嫌疑被拘侦讯，他就迫不及待跳出来，要发动公开签名为他呼吁“不应该被当作罪犯”了。

-王力雄，你怎么知道伊力哈木“不应该被当作罪犯”？你怎么知道他不应对75暴乱负责？他说的话？任何人对自己说什么话就可以信，天下还有罪犯？-

不错，任何人，特别是自由派知识分子（他们首先应关心对无辜者的杀戮），他们有权不相信政府拘捕的任何人是罪犯，他们有权发出呼吁，就像他们不相信刘晓波是罪犯，为刘晓波发出呼吁一样。-但是，如果他的呼吁真正出于自由主义和人道主义，不是别有用心，他完全不必去强调他呼吁对象的民族身份！-王力雄，你现在的“呼吁”，那样的强调伊力哈木“教授”的维吾尔族身份，动机究竟是什么？难道他的维吾尔族身份，就是特权，就是护身符，就是免罪牌，就动他不得么？难道不正是这种长期的汉维两族人士犯罪法律对待的不平等政策，维族人实际享有的的法律特免权，才是酿成今日暴乱的让汉维两族人民深受其苦的重大根源么？难道不是我们今天正要力促政府改变的么？如果不改变，难道不必然要出现再次和再再次的暴乱杀戮么？你王力雄们倒偏要借伊力哈木“教授”的维吾尔

族身份来维护这个造成民族痛苦的不合理特权，你究竟要干什么？

-请王力雄和大家看，王力雄的公开信和“呼吁”，这些话，是什么意思？究竟居心是在维护民族平等，还是在蓄意挑动民族矛盾和仇视：

“一直致力于架设汉族与维吾尔族友好桥梁的伊力哈木教授却遭拘捕，令人惊诧我们的当政者究竟要把已被搞到如此地步的民族对立继续推多远。”-

王力雄，为什么维吾尔族的教授就不能拘捕？“当政者已搞到如此地步的民族对立”你王力雄为什么还要继续搞？你要把汉维“民族对立继续推多远”？

“对于伊力哈木的被拘押，我们应该可以发出声音。修复民族关系需要从每个具体局部开始，”

王力雄，暴乱杀戮发生了，“修复民族关系”必须从严格平等执法开始。对此你为什么不发出声音？

“应该让维吾尔民众看到我们对正义和公平秉持不分民族的要求。我们的呼吁对当局也许只会当作耳旁风，相信维吾尔人却会看在眼里，记在心中。”

好个“公平秉持不分民族的要求”。王力雄，为什么你只提出“应该让维吾尔民众看到我们对正义和公平秉持不分民族的要求”，毫不提也“应该让汉族及各族民众看到我们对正义和公平秉持不分民族的要求”？拘捕嫌犯伊力哈木，这不正是“对正义和公平秉持不分民族的要求”？你是忘记汉族和的其他民族也应享有“正义和公平”啦？绝不，你不提汉族只提维吾尔族，你是蓄意在挑起维吾尔群众张开对汉族和其他民族仇视的眼睛！甚至恶毒地要他们“看在眼里，记在心中”。好个虚伪而罪恶的王力雄！

再看：-“伊力哈木教授是……知名维吾尔知识分子，不应该被当作罪犯”

为什么“知名维吾尔知识分子”就“不应该被当作罪犯”？这是民族平等？这是你们的“公平”“正义”？

“对伊力哈木教授的任何不当处置，会进一步加深民族敌对，缩小理性对话与建设力量的空间。”

为什么？难道就因为他是维族教授？你们吓唬谁？除了你们挑动的少数人暴乱，哪里来的“民族敌对”？若伊力哈木确需对75暴乱负责，不惩罚他，放纵了他，就没有“民族敌对”啦？就有“理性对话与建设力量的空间”啦？说穿了，“民族敌对”不正是你们要的吗？不正是你们好在此掩护下兴风作浪的吗？你们完全清楚，轻纵了犯罪，不更加深了“民族敌对”吗？没有了“民族敌对”，你们哪里去找饭吃？

“对伊力哈木教授的任何不当处置，会进一步加深民族敌对”？

你们不过反话正说，把你们心里需要的，假惺惺倒装扮成你们忧国忧民而反对的罢了！

再看：“若对伊力哈木教授开展司法过程，务必以透明方式取信于民，尤其要取信于维吾尔人民。”

又在险恶挑拨民族对立！为什么司法非要强调民族背景？“尤其要取信于维吾尔人民”？为什么司法就不“尤其要取信于汉族人民”？你的“维吾尔人民”就有司法特权，汉族人民就在司法上低一等，不必“取信”于他们？

再看：“我们要对政府提出警告——如果连伊力哈木·土赫提教授这样的致力于汉维沟通的知识分子都被当作敌人，那么维吾尔民族中除了奴才，全部都会成为敌人！”

图穷匕首现！原来这个“公开信”和“呼吁”，就是要以伊力哈木作要挟，更加深挑起民族对立，煽动全维吾尔族（除了他们所谓的“维奸”）去“全部成为”汉族人民的“敌人”！

告诉你王力雄们，我们也警告政府，若这次政府一被吓唬，连伊力哈木·土赫提伪教授这样的犯罪嫌疑人都因他是维族人身份背景，不敢公平严格执法而放纵（自然其他75罪犯也就不得已放纵），那么，愤怒的中国十三亿汉族和各族人民群众，除了伪自由派汉奸，“全部都会成为”你们软弱腐败政府和王力雄们的敌人！

王力雄们会挑动，让咱们也来同等挑动一下！

2009年7月12日

附：王力雄罪恶公开信和呼吁

诸位朋友：新疆发生的事情让人痛心，一直致力于架设汉族与维吾尔族友好桥梁的伊力哈木教授却遭拘捕，令人惊诧我们的当政者究竟要把已被搞到如此地步的民族对立继续推多远。我和伊力哈木见过面。给我的印象是，对

于汉维民族修好的前景，他比我乐观很多（我虽不像他以为的那样认定只有崩溃和仇杀的结局，但至少认为在现体制下没有解决的可能），也远比我更亲力地做事。与他关系密切的媒体人黄章晋对他做了细致的描写，黄文随信附件发出，诸位可以自己判断。目前新疆事件的信息尚不充分，也许不足以做出全面判断。但是对于伊力哈木的被拘押，我们应该可以发出声音。修复民族关系需要从每个具体局部开始，应该让维吾尔民众看到我们对正义和公平秉持不分民族的要求。我们的呼吁对当局也许只会当作耳旁风，相信维吾尔人却会看在眼里，记在心中。这个时刻，不要小看每一个签名的作用。如果你愿意签名，请发信到 foryilihamu@gmail.com 。签名请写四项：姓名、职业、居住地、民族。24小时内的签名作为第一批名单，随呼吁书一同公布。也感谢你将此信转给其他朋友。让我们为各民族的未来共同祈祷。王力雄2009-7-12---关于维吾尔学者伊力哈木·土赫提遭拘押的呼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主席努尔□白克力于2009年7月6日就乌鲁木齐“七五事件”发表讲话时，指控“维吾尔在线”网站进行煽动，传播谣言。7月8日凌晨，“维吾尔在线”站长、中央民族大学副教授伊力哈木·土赫提失去音讯，至今未知下落，被认为已遭拘押。我们呼吁：一、伊力哈木教授是致力于民族友好、消弭冲突的知名维吾尔知识分子，不应该被当作罪犯。（参见黄章晋纪实文章《再见，伊力哈木》

http://www.bullogger.com/blogs/huangzhangjin/

）二、“维吾尔在线”作为维吾尔人与汉人以中文进行交流的重要民间平台，加强民族理解、反对分裂和暴力是其自始至终的宗旨。三、网站参与者的个别言论不能由网站负责，更不能作为指控网站负责人的罪名，这是互联网性质决定的，也是互联网的业界规则。四、政府应当首先反省接连导致了西藏、新疆事件的自身失误，而非以权力操纵司法，寻找替罪羊来逃避自身责任。五、对伊力哈木教授的任何不当处置，会进一步加深民族敌对，缩小理性对话与建设力量的空间。六、若对伊力哈木教授开展司法过程，务必以透明方式取信于民，尤其要取信于维吾尔人民。七、请尊重伊力哈木教授在公开声明中提出的要求，由他自己聘请律师，而非由当局指定律师。八、我们要对政府提出警告——如果连伊力哈木·土赫提教授这样的致力于汉维沟通的知识分子都被当作敌人，那么维吾尔民族中除了奴才，全部都会成为敌人！签名：真实姓名、职业、居住地、民族2009年7月 日

中国民主党为保卫钓鱼岛主权运动告海内外同胞暨两岸领导人书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2-05-12

我海内外中华同胞们，两岸领导人胡锦涛主席、马英九总统：

日本攫我钓鱼岛形势急矣！我们不要争上世纪那场抗日民族卫国战争，究竟国共是谁的功劳大，是谁领导的了，历史早有定论。我们更看重的是现在。现在保卫中国国土钓鱼岛是谁肩起了重任，历史尚未书写。谁能号召和领导两岸中国人和全世界华人同胞，保卫住了中国钓鱼岛主权和东海主权，他就是今天中华民族的“中流砥柱”，就是今天的中国人民的功臣！

胡锦涛主席，你是中共的军委主席，闻说你还要在这个三军统帅位置上干多几年。但若中国钓鱼岛主权竟在你的任上丢掉了，你还有什么脸面面对三军？面对全国人民？你就是民族罪人。与其作民族罪人，不如早下台吧！

马英九总统，你是中华民国三军统帅，是七十年代老保钓青年，数十年热血犹在。但若中国钓鱼岛主权竟在你的任上丢掉了，还有什么脸面面对台湾父老？面对海内外华人同胞？你就是民族罪人。与其作民族罪人，不如早下台吧！“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海内外中华同胞们，我们认为，胡锦涛主席，马英九总统和两岸政府不应作民族罪人，应争作民族功臣啊。

我们中国民主党谨建议：

一、坚决拒绝日本当局在中国钓鱼岛主权海域以日本国内法“执法”和“司法”的非法行为，必须完全粉碎它将这种司法既成事实化，迫使中国和世界默认它对中国钓鱼岛主权海域第一次成功行使完整“行政管理”而完成主权的日本领有的图谋。中国两岸政府，必须以最坚决的准备，最紧迫的时间，以最适当的手段在钓鱼岛海域体现自己的行政管理。同时，支持和保护两岸四地人民和海外一切华人保钓组织奔赴钓鱼岛宣示主权的正义活动，不可压制和阻扰，反击日本当局对这些正义活动的一切侵犯。闻知马英九总统刚刚给中华保钓论坛发去贺电，我们向马总统致敬，希望马总统继续坚定立场，不可对日示弱倒退，致失天下人心。也恳切希望胡锦涛主席向走在了保钓运动前面的马英九总统学习，后来赶上，赢得民心。

二、釜底抽薪。进两步，才能稳保一步。中国两岸政府，应该向日本政府重申《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

《开罗宣言》指出：“三国之宗旨，在剥夺日本自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后，在太平洋上所夺得或占领之一切岛屿，及使日本在中国所窃取之领土，如东北四省台湾澎湖列岛等归还中华民国。其他日本以武力或贪欲所攫取之土地，亦务将日本驱逐出境。”

《波茨坦公告》指出：“第（八），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而日本之主权必将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及吾人所决定其他小岛之内。”

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日本政府向中国政府郑重保证：“日本国政府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国政府的这一立场，并坚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第八条的立场。”

这就是说，日本政府1972年仍向中国政府保证了它日本的“主权必将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及吾人所决定其他小岛之内”，不得扩张！

1971年美国私下将琉球连带中国钓鱼岛“行政权”交予日本，是违背盟国对日作战宣言和《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的，是非法的。何况交予日本的也是“行政权”而不是主权。中国两岸政府除坚持钓鱼岛中国主权外，现在，是向联合国提出遵循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第八条的立场，给予琉球群岛独立和复国的正式要求的时候了！

三、兄弟睨墙外御其侮。两岸领导人应尽快会见和协商，或尽快设置电话热线、专职特使，共同谋划携手保卫中国钓鱼岛及东海主权的久远之策，更深谋两岸和平。此次钓鱼岛主权冲突后，中国政府应回到东海大陆架主权区域不容谈判立场。在保卫钓鱼岛和东海主权的大战略上，两岸政府不能合作对日，而为日本所趁所间，贻害无穷。过去已错，不可再错。

四、中国民主党呼吁全球华人行动起来，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声出声，共同支持援助以台湾为前沿的两岸四地的保钓运动的开展，使其轰轰烈烈持续下去，在两岸政府的坚强后盾下，最后成功。

五、中国民主党呼吁中共政府厉行改革，开放党禁，开放报禁，开放保钓运动在内的中国人民一切和平的政治结社和政治诉求活动，使全国人民振奋精神，万众一心，共同为中国的民主、统一、富强而奋斗。

敬告我同胞

中国民主党全国联合总部（王希哲代执笔）

2010年9月13日

王希哲支持中国船长詹其雄先生将日本政府告上国际法庭的声明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2-05-12

王希哲支持中国船长詹其雄先生将日本政府告上国际法庭。

但王希哲紧急指出，詹其雄先生上诉国际法庭的四条主要依据，还遗漏了一条最最重要的依据，就是一九七二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联合声明》中，日本政府向中国周恩来政府作出的国家保证：

“日本国政府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国政府的这一立场（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并坚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第八条的立场。”

《波茨坦公告》第八条说得什么？就是 ---“（八）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而日本之主权必将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及吾人所决定其他小岛之内。”

因此，詹船长上诉国际法庭，根本不是去上诉中国钓鱼岛及其海域主权属于谁。钓鱼岛及其海域主权属于中国，历史归中国台湾省管辖，这是毋庸置疑的。詹船长上诉的应该是，退一万步，先不管钓鱼岛主权属谁，二战的法西斯轴心国日本，不能恪守战败国无条件接受《波茨坦公告》的义务，特别是不能恪守1972年再次以国家声明的形式，向中国政府作出的保证：“坚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第八条的立场”，“日本之主权必将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及吾人所决定其他小岛之内。”今天，将自己的国内执法船，开出了“日本之主权必将限于”的领域，去非法扣押中国渔船，绑架、逮捕甚至以日本国内法“审判”、判处中国船长，这就严重违背了国际法，破坏了国际法，就是海

盗性质的国家恐怖行为，也是公然企图翻第二次世界大战盟国对日战胜，迫使其严守波茨坦公告条款的历史公案的行为。是国际法庭绝对不应坐视和放纵的。

国际法庭是什么法庭？是联合国法庭。联合国哪里来的？是二战对德意日轴心作战而战胜的美苏英中盟国发展来的。国际法庭就是战胜国组织的。因此，国际法庭负有保卫世界和平，敦迫日本政府严守《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条款的义务，当然，更有敦迫日本政府严守其1972年向中国政府再次做出的“坚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第八条的立场”的国家保证的义务，不得违犯。日本政府在中国海域迫害中国船长詹其雄的海盗行为，是日本政府毁弃了它向国际承诺的国际义务的行为，是日本政府犯罪的最有力的证据。我们为此，支持中国船长詹其雄先生将日本政府告上国际法庭。

我们知道，当年的日本，是接受了《波茨坦公告》向同盟国无条件投降的。《波茨坦公告》是日本的一块心病，是压在它身上的不许它军国主义复活的五行山，是戴在它头上不许它胡作非为的紧箍咒。日本政府绝不会乐意轻易再提起它。但为何在战后将近30年后的1972年，日本政府还要对中国政府作出国家声明，向中国和全世界保证“坚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特别是）第八条的立场”？没有那时中国周恩来政府对日本政府毫不妥协的严厉要求，日本政府肯自己主动对中国作出这个承诺和保证的吗？绝不会的！这是周恩来政府留给后来中国政府、中国人民的对日关系最坚强有力的紧箍咒和杀手锏。但中国政府甚至至今也从未提起过这个1972年日本对华保证其主权范围的紧箍咒和杀手锏，而中国民间，广泛的爱国民众爱国团体，也少见提起，不见引用这个周恩来留下的对日紧箍咒和杀手锏。对如此珍贵的镇国之宝，中国朝野十几亿人居然好似全部忘记得一干二净！这是多么奇怪，多么不正常和骇人听闻的！

王希哲借此支持中国船长詹其雄先生将日本政府告上国际法庭之机，紧急提醒中国政府和全中国人民、海外华人，切不要忘记了这1972年日本政府的对华保证：

“坚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第八条的立场”，

“日本之主权必将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及吾人所决定其他小岛之内。”

王希哲

2010年9月26日

希哲关于对日强调“波茨坦公告第八条”的声明意见，已经迅速开始成为了国家主张！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2-05-12

王希哲关于对日强调“波茨坦公告第八条”的声明意见，已经迅速开始成为了国家主张！这本身就应该是中国民主运动的题中应有的义务。

欢迎中共政府当局的虚心接受民间意见的进步开明态度。这是值得赞赏的重要一步。我们真诚希望中共当局政治改革，先回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共同纲领》立场上来，依照宪法保障人民的自由结社组党权利，使中国的多党政治合法化。逐步使中国政治真正成为全民政治，中国真正成为民主文明的现代国家。

附：新华社解读中俄二战声明 吁彻底清算法西斯罪行

2010年10月02日04:33 解放军报

两国元首发表《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65周年联合声明》。在二战胜利65周年之际，这份《联合声明》具有鲜明的现实意义。

不仅如此，美国还出于一己私利，背弃同盟国之间的共识和协定，损害同盟国的合法权益。比如，1945年7月26日同盟国政府发表的《波茨坦公告》曾明确指出：“日本之主权必将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及吾人所决定其他小岛之内。”日本理应归还战争中侵占的一切领土。但到了1971年，美日却不顾中国的反对，擅自签订《归还冲绳协定》，将日本从中国窃据的钓鱼岛及附属岛屿的管理权“归还”日本。

正因为历史的正义得不到伸张、罪行没有得到清算，才酿成今天的一些怪象。人们看到，在欧洲，极右势力继承了纳粹的衣钵在鼓吹种族谬论，通过煽动仇恨和偏见攫取更大的政治影响力；而在亚洲，极右势力甚至否认侵略、美化军国主义的罪行，堂而皇之地继承侵略中获得的“赃物”。

回顾历史是为了更好地应对现实。正如中俄两国元首在《联合声明》中所指出的那样：《联合国宪章》和其他国际文件已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作出定论，不容篡改，否则将挑起各国和各民族之间的敌对情绪。人们应该看到，只有伸张历史的正义，彻底清算法西斯罪行，才能彻底消除今天极右分子生存的土壤，维护国际社会的团结，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和威胁。而出于私利纵容罪犯、不清算侵略行为者，很有可能因为短视而付出代价，最终咽下自酿的苦酒。

再附：关于执行波茨坦公告第八条，王希哲2007年文章：中国政府应该向日本提出最严重警告

王希哲

据报道，日本“以明确的方式”对联合国提出照会，声称所谓“日本在旧金山和约放弃台湾管辖权，没有论及台湾归属问题的立场”；“日本在一九七二年的日中建交公报，对中国主张的「一个中国」只表示「尊重和理解」，并未同意，这是日本政府的基本立场”。

它是一个极其严重的动向。如属实，中国政府应该向日本提出最严重警告。

(下略)

2010-10-03

中国南海疆域的“欺人太甚”问题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2-05-12

作者:老蝎 要说欺人太甚，看看中国出版的南海疆域图。几乎把南海一网(兜)打尽。假如南海是个哈蜜瓜，按这个地图中国是把瓜瓤全部切走，给其它主要周边国家只剩下薄薄的瓜皮。而无论是南海西侧的越南、东边的菲律宾、还是南面的马来西亚，其面对南海的海岸线长度都不亚于中国。中国这个分法是欺负到人家门口去了。假如韩国地图把黄海90%划归韩国，日本地图把东海90%划归日本，中国人会如何感受？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记得上大学时，班里有个为人很霸道的爱国愤青，他的好处是不说昧心的话，连他也觉得对南海这个划分对周边国家太不公平。

老王：

不对！完全不赞成老蝎和一些所谓自由派的说法。这说法是莫名其妙地把陆疆与海疆看做两回事了。海疆与陆疆一个性质，都是一个国家的主权领土。一个是土，一个是水罢了。

只能说，中国的南海海疆领土与周边国家接“壤”（二战后确定领土，已经把这点确定下来），怎能说“中国是把瓜瓤全部切走，给其它主要周边国家只剩下薄薄的瓜皮”？原来就不是他的，谁占了宣布了主权，国际承认了，就是他的。今天的世界秩序就是如此。并不是各国边界谈判下的平均分配。无所谓公不公平。

若老蝎这说法可成立，为何海疆此说可成立，陆疆的划分就不成立？那就天下大乱了。

例如，我们可以打开地图学老蝎说：“要说欺人太甚”，印度为什么把南亚大陆“一网(兜)打尽”？“假如南亚大陆是个哈蜜瓜，按这个地图，印度是把瓜瓤全部切走，给其它主要周边中国，只剩下薄薄的瓜皮（藏南薄薄的瓜皮都被强占了去）。喜马拉雅荒寒高原都是中国的，南亚大陆肥沃大平原都是印度的。”“印度这个分法是欺负到中国人家门口去了”！行吗？可以这样说吗？

至于“假如韩国地图把黄海90%划归韩国，日本地图把东海90%划归日本，中国人会如何感受？”谁要你二战战后没有这样划分，而得到国际承认？若这已经确定了，中国人无论“感受”如何，也只好认了。而中国这样不得不认的边界，实在太多了！你看，东北靠日本海边连个出海口都没有！中国人“感受”如何？请朝鲜、俄国“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2011-06-21

日本政府必须“坚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第八条的立场”，及解放军彭光谦少将向香港保钓人士致敬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2-05-12

按：希哲高兴看到，王希哲近十几年无数文章（见《论台湾》）呼吁中国对日外交中的台湾问题和保卫钓鱼岛问题，应该站在保卫二战盟国胜利果实的《波茨坦公告》第八条立场上，然后，于2010年9月为中国民主党联合总部起草发布的《中国民主党为保卫钓鱼岛主权运动告海内外同胞暨两岸领导人书》，以政党的名义公开发布了这一重要意见，从那时开始，已经渐渐成为了海内外全国人民包括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越来越强烈的公开主张！

坚持《波茨坦公告》第八条立场意义非常重要：

1、这不仅是捍卫中国利益，而且是站在保卫二战盟国胜利果实，反对日本对二战结果翻案的更高立场上，美国无话可说。尽可能分离美日，中立美国；

2、1972年中日恢复邦交，在《中日联合声明》中，日本向中国（也就向全世界）作出公开保证：“日本国政府.....坚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第八条的立场。”而这“波茨坦公告第八条的立场”白纸黑字非常清楚：

“第（八），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而日本之主权必将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及吾人所决定其他小岛之内。”

这是毛泽东、周恩来当年有心为日本戴上的紧箍咒；是日本政府必须兑现不得翻案的承诺。只要它敢说琉球和钓鱼岛主权是它的，它就是在翻《波茨坦公告第八条》的案，翻二战结果的案。可惜，中国人民和后来的中国外交家却对日本政府当年向毛泽东、周恩来，向中国和世界作出的这个重大保证的意义不求甚解，漫不经心，希哲没有大声呐喊提醒之前，几乎从不见人们在台湾主权和保钓运动中提起它，遑论琉球归属问题。

现在好了。现在大家都懂得要求日本政府必须“坚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第八条的立场”的意义了！在这场保卫钓鱼岛主权运动中，中国人民应该最响亮地把这个口号喊出来。让中南海听见，让东京听见，还要让华盛顿也清楚地听见。

2012/8/20

附：解放军彭光谦少将：向香港保钓人士致敬

8月15日下午，7名香港保钓人士登上钓鱼岛。他们随身携带了中国国旗、台湾、香港、和澳门地区的旗帜，并在钓鱼岛上竖起中国国旗。

中评社香港8月21日电（记者 刘晓丹）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国家安全政策委员会副秘书长彭光谦少将接受中评社专访时表示，钓鱼岛问题不仅仅是一般单纯的领土纠纷或海洋权益争端，它涉及更高层次的战略内涵，包括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正义性及其胜利成果的否定还是捍卫问题。

彭光谦少将说，《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庄严宣告日本必须无条件投降，无条件归还一切窃取的领土，日本领土只限于本土四岛及战胜国规定的其他岛屿。日本强占的钓鱼岛和其他岛屿理当在无条件归还之列。今天日本顽固坚持所谓“钓鱼岛是日本固有领土”，就是要翻反法西斯战争的案，就是要挑战国际正义。美国应该拿出自己的道德勇气，站在历史的正确一边来。若继续态度暧昧，一面声称“不选边站”，一面暗中支持日本闹事，实际上是在背叛自己反法西斯战争的历史，站在了历史的错误一边。因此，钓鱼岛问题不仅仅是中日两国之间的问题，而是日本对所有国际正义力量的挑战。中国应联合所有正义力量，在国际上进行理直气壮的斗争，坚决捍卫二战胜利果实。

向香港保钓人士致敬

彭光谦昨天接受中评社记者专访，对于香港保钓人士于8月15日（日本投降纪念日）登上钓鱼岛宣示中国主权，他认为这是中国民间保钓活动的又一次标志性事件，意义重大。

他指出，当前日本正处于“四面楚歌”的形势，在国际上和国内都面临不少压力，在左右为难的情况下，不敢太放肆。因此，对于突破日方封锁、登上钓鱼岛的香港保钓人士，日方未敢采取更大的行动，而是尽快放人了事。

他认为，这次香港保钓人士的登岛行动，具有双重意义：不仅再一次宣示了中国对钓鱼岛的主权、打破了日本所谓钓鱼岛主权归属“不存在争议”的谎言，同时也显示了中国民间蕴藏的巨大的爱国主义能量与激情，以及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精神。

“我们应向这些勇士们表示敬意！”彭光谦说。

美国态度暧昧就是否定自己参加的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正义性

在彭光谦看来，钓鱼岛问题不仅仅是一般的、单纯的领土纠纷或海洋权益争端，从更高的层面上看，它涉及三个方面的战略内涵：

第一，它涉及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反法西斯战争正义性质的维护或否定的问题。二战是一场反法西斯的正义战争，二战后期发表的具法律效应的《开罗宣言》中，明确规定日本必须归还“在太平洋区域所窃取的一切岛屿”。日本无条件投降之后，它的领土应该只限于本土和战胜国规定的其他岛屿。作为人类史上最大规模的正义与邪恶的较量，战争中用血写的结论，不能被推翻。否定这一结论，就是否定反法西斯战争的正义性。二战胜利的果实必须被维护，日本“翻案”，是对人类社会正义力量的挑战。而美国态度暧昧，则是在背叛自己的历史，否定自己反法西斯战争的正义性。因此，钓鱼岛问题不仅仅是捍卫中国领土的问题，而是事关二战历史的定性和国际正义的问题。

第二，当前的钓鱼岛风波，大背景是美国战略重心东移。日本是美国亚太地区的战略支撑点。美国需要日本，日本也想趁此在美国卵翼下坐大。美日互有需求，互相利用。如果没有美国战略东移的大背景大气候，日本没有胆量蓄意在钓鱼岛问题上制造事端。无论是否有意策划，美国都是脱不了干系的。

第三，钓鱼岛属台湾宜兰管辖，因此它不光是中国大陆的问题，而是跟台湾问题是联系在一起的，是中国国家统一和中华民族复兴大业的一部分。

“虽然钓鱼岛只是一个小岛，但事关大局，有重要其战略价值和战略内涵，我们没有退让的余地。”

彭光谦表示，由于有美国战略东移的背景，钓鱼岛问题变得愈加复杂，问题或会“长期化、复杂化、僵持化”，不是一天两天能够解决，我们要做好长期斗争的准备。他强调，如果日本陷入战略误判，实行战略盲动，只会自食其果。中方必然会采取相应举措。

中国应唤起国际正义力量 共同捍卫二战胜利果实

“钓鱼岛问题不仅是中日两国的问题，我们应在国际上进行理直气壮的斗争。”彭光谦建议，中国应该唤起国际上的正义力量，组成国际阵线，一道捍卫二战胜利的果实。明年将迎来《开罗宣言》70周年，应该适时召开国际会议，重新审议日本战后处理问题，包括日本的领土归属和国际地位问题，重申《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等重要法律文件的正确性与有效性，彻底解决二战遗留问题。

他最后说，美国不只是“不选边”，更不是站在错误的一边，它要对历史负责，应该站在国际正义的一边，站到历史正确的这一边。

老王驳两个方向攻击保钓的典型荒谬论调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2-05-12

1、极右方向：“俄国霸占的中国领土更大，为什么要与日本争一个荒岛，不去收复俄国霸占领土？”

驳：

你祖上的房产在你祖上时代被霸占了，难道妨碍你现在从一个现在正在霸占你的的钱包的强盗手里，将钱包争抢回来？哪怕里面一个钱没有？你与现行的强盗争抢，我护着强盗对你说：“你先去把你祖上的房产抢回来再说吧！”行吗？到底是历史的被抢劫需要你立即做出反应，还是此时此刻的被抢劫，更需要你立即作出反应？你那么热爱历史被霸占的祖产？也很好。那么你就站出来，大声呼喊，领头去争去抢啊！卖国政府压迫你，你就抗争啊！上百年了，你躲到哪里去了？怎么人家对国家现行的被抢作出反应，你就那么仇视？那么攻击？还要打着“爱”祖产的幌子？现在的国家领土被抢了你不爱，不保卫，偏那么爱祖产？掩盖你假反共真汉奸的本质面目吧？

历史的祖产被抢夺，金瓯有缺，可以“卧薪尝胆”，十年百年待机复国；现行的被抢夺则必须立即作出反应。卖国政府不作为或作为不力，国民就必须站出来尽责。这是国民的义务和权利，你攻击什么！

2、极左方向：“明知有共产党政府保护你，没有危险，你才敢去作秀，意图给共产党政府制造难堪，唯恐天下不乱。”

驳：

数十年的海内外中国人保钓，共产党政府保护了谁？奋身怒海的陈毓祥烈士共产党政府保护了吗？不错，在钓岛立场上，共产党政府近年是对日本政府增大了压力，也就对保钓勇士客观提供了一定保护。但没有海内外人民在保钓勇士数十年牺牲精神的感召下民情激愤澎湃对共产党政府的压力，这个卖国买办的共产党“改开”政府能够对日本政府增大什么压力吗？它乐意对他的“战略伙伴”和黑幕背后的金主增大什么压力吗？不！不是共产党对日的压力保护了保钓勇士，是海内外中国人民对共产党政府的压力，保护了保钓勇士。归根结底，是人民自己的斗争保护了人民自己！

“唯恐天下不乱”？你又为什么那么“唯恐天下乱”？唯恐天下“乱”了，买办卖国的狐瘟集团的统治就坐不稳了？

2012年8月17日

谁在企图堵死中国收回“克里米亚”的机会和权利？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2-05-12

“俄国在中国领土制造过多少个“克里米亚”！”？什么意思？难道因为俄国在中国领土曾制造过多少个“克里米亚”，现在，它就没有权利收回它自己的克里米亚？

就算俄国是强盗。这强盗抢了人家多少东西，它就无权拿回自己被人抢去，占去的东西？什么逻辑！强盗抢了人家东西他是强盗，“强盗”被人抢了东西，他就是“被强盗”。这都不能分清？

克里米亚原来就是俄国主权领土。赫鲁晓夫喝醉之下作为内政权力，胡乱将它划给乌克兰。乌克兰要主权“独立”出去，本来就应把这不是自己主权的克里米亚交还俄国才是，它自己无端占有了去，俄国军事出兵抢了回来也是天经地义，现在，克里米亚人民百分之95以上公投要求回归俄罗斯，求得国家统一，俄国人民接纳了，倒成了“不义”？倒成了俄国的“吞并”，“扩张”？那么明天台湾等一旦有变，中国大陆兵发台湾，求得国家统一，是否也是“不义”？“吞并”？“扩张”？台湾的绿色皇民们，和一切企图永远分裂中国的势力（包括国内右派带路党），不是早已把这帽子准备好了吗？其实，混账们“俄国在中国领土制造过多少个克里米亚”的蛊惑，用心，正在这里。他们真那么想收回“俄国在中国制造的“克里米亚””？剥夺了俄国收回克里米亚的权利，不就等于剥夺了中国收回“克里米亚”的权利？

“刺刀下的公投”？老王从来就不认为公投就“合法”。但刺刀下的公投也是公投。不是每个克里米亚人背后都顶着一把刺刀。强权国家玩“刺刀下的公投”，“炸弹下的公投”外，还玩“银弹下的公投”。其威胁效用更百倍“刺刀下的公投”。“刺刀下的公投”非法，“银弹下的公投”就合法？

混账们还有王牌。说是，“克里米亚主权原属土耳其的！要回归就回归给土耳其”。呵呵。这么说，今日世界万国，谁的“主权”历史的历史，就属于谁的？中东主权属于谁的？该回归给谁？北美“主权”属于印第安人的，该回归给印第安人？“俄国在中国制造的“克里米亚””，你告诉我，历史的历史就属于中国？

老王十几年一直指出，近代国家主权的认定，要有一个界线。第一条界线是，威斯特伐利亚合约后，国际法意义的世界近代主权国家概念形成。之前一切民族混沌的征战杀伐，疆域的占有变迁，可以参考，都不能算数。第二条界线最重要，是二战后的“战后格局”。地球上除了极少数尚待联合国主持住民公投确定主权归属的地区外，战后，一切主权国家，都已由准“世界政府”联合国的承认，颁发了“产权证”（国家主权）。克里米亚主权战前属俄，战后仍属俄，其主权当然就“本来”属俄。所谓主权“本来”所属，就只在这个意义上。

“俄国在中国制造的“克里米亚””，典型如外蒙，本身是二战的结果。谁要你蒋介石国民政府为争取苏联的出兵驱日，而同意了外蒙的“公投”？又谁要你毛泽东共产党政府为“一边倒”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向联合国承认了外蒙的主权独立？怨谁？怨你自己！前清“俄国制造的克里米亚”不算，既然“克里米亚”蒙古的公投独立是你自己战时向

苏联和战后联合国做出承认，它就属二战的结果，它就是今日世界既定“战后格局”的一部分。你要翻局拿回，请再次发动战争（邓小平就威胁对英战争拿回战前百年就“永远割让”的香港）；你要和平，就不要想去拿回。除非你明天也有本事以银弹或各种形式的影响，去鼓动不要说百分之95，哪怕百分之60以上蒙古国人，“公投”回归中国。而俄国今日的克里米亚“公投”收回故土，正是为中国明日和和平平地如法炮制，开了大门，创造了机会和合法性。但假惺惺以“俄国在中国领土制造过多少个“克里米亚”！”为由，反对俄国的收回故土，正是堵死了（他们本意就如此）中国明日收回一切“克里米亚”故土的大门！其实，他们又怎么从不反对战后主权分立的西德“公投”“吞并”了东德？

混账们还有话：那不是为台湾、西藏、新疆“公投”，也敞开大门了吗？中国你该害怕呀！

胡扯！台湾、西藏、新疆，“战后格局”，就已铁定主权属于中国。保卫西藏、新疆，捍卫中国对台湾主权和对钓鱼岛主权，要求琉球独立，正是维护“战后格局”，维护联合国权力法律基础的《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的有效性，和联合国宪章“敌国条款”的严肃性。在战后格局下，台湾、西藏、新疆，没有任何片面住民“公投”可言。美国也无法翻案。因为美国翻了或容忍翻了《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的案，就等于翻了日本当年接受波茨坦公告“无条件投降”的案，就等于承认了美国占领日本和至今控制日本的非法，也就整个地翻了二战的案，翻了世界“战后格局”的案，也就整个地颠覆了联合国。联合国也就坍塌，没有了存在和行使准“世界政府”权力的合法性了。当然，中国捍卫战后格局的最终力量，还是要靠自己的强势。混账们以为煽动岛上几个皇民的闹事，鼓动几个西藏、新疆（应改为“天南省”“天北省”）的暴徒杀害一些平民，中国就该退让请台湾、西藏、新疆去“公投”，或害怕克里米亚式“公投”了吗？那是你们的愿望。哪有这等事。

2014年3月25日

捍卫中国南海主权，就是捍卫战后中国的胜利果实！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2-05-12

现在，又有些黄皮的反华分子，多是些反共至上的“民运”“精英”在那里吵嚷说：你蒙古，西伯利亚可以丢了“一大片”，为什么今天南海不可以丢“一点点”？

什么逻辑！

昨天丢了一大片，今天就可以，而且就应该“一点一点”地丢？

昨天丢一大片，对不对？不对，你可以骂昨天，你就应该坚持今天“一点”不能再丢。为什么中共政府不丢了，你倒要骂？要中共政府屈服国际强权去丢？

若昨天丢一大片是对的，是爱和平的“韬光养晦”，你又骂昨天的丢干什么？国家领土主权究竟是丢好不丢好，你们的立场究竟是什么？你们除了“反共”，没有立场！不，你们有立场，就是死心塌地的反华立场，汉奸立场！

“丢一大片”？是什么时代丢的？是满清时代丢的，是二战战后国际强权确定的雅尔塔体系战后国际疆界的安排下丢的。

因此，“丢了一大片”，是战后雅尔塔体系安排的结果。后来的中国政府，包括中华民国政府和中共政府，只能屈从这个安排，渐次地默认了这个安排，最后，谈判承认确定了这个战后的疆界。这是无奈的，你无法根本挑战它。挑战它，就意味了推翻雅尔塔体系，就意味推翻战后划定的疆界安排，就意味了你必须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只有第三次世界大战你获得了完胜，才可能由你去安排战后疆界和保障新的战后国际安全体系，才可能拿回你“自古”曾有而后来失去的一切领土。但这现实吗？符合今天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和世界和平利益吗？不现实的，不符合的。如此，又怎能过分地指责战后两代的中国政府“丢了一大片”呢？你只能为自己的民族，中华民族昨天的积弱椎心苦痛而今日奋发图强。当然，你可以指责蒋介石政府屈从斯大林承认了外蒙古“公决独立”，也可以指责毛泽东政府为“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最终正式承认了蒙古国，但你的指责，逻辑上只能是“昨天丢了，今天就不能一点再丢”，而不是反共反华精英最喜鼓吹的：“昨天你丢了，为什么今天不可以丢？”

但也同样是这个雅尔塔体系战后安排，决定了：“剥夺日本自从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后在太平洋上所夺得或占领之一切岛屿；在使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东北四省、台湾、澎湖群岛等，归还中华民国”。南海诸岛礁主权战前早就U线归属中国，战后中美海军并肩共同光复收还，天经地义。

故此，今日台湾、澎湖，钓鱼岛，南海西沙、中沙、南沙“一点不能丢”，决不是因为什么“自古”。当然，捍卫它们，也确因为它“自古”是中国的主权领土，但更具历史界线意义的，更重要的因为它是二战战胜国强制日本无条件投降从口中吐出的它曾吞自中国的骨肉。也就是说，捍卫台湾、澎湖，钓鱼岛，南海西沙、中沙、南沙中国主权“一点不能丢”，恰是在捍卫战后国际秩序的安排，完全是大陆台湾海内外全中国人民在捍卫百年对日抗战付出巨大民族牺牲所获得的战后的胜利果实！无论中国昨天曾“丢了一大片”，今天这胜利果实就一点不能再丢！

又有说，“中共建政后，不是还丢过一些给越南，丢过一些给朝鲜，丢过一些给缅甸...吗？”确有其事，但性质不同。满清的“丢”，民国战后安排的“丢”，是中国积弱之下被帝国主义强权国家侵略掠夺压迫欺侮下的丢，是被迫的丢，中共建政后的“丢”，是所谓睦邻友好政策下的“让他三尺又何妨”的丢。任何国家之间的疆界，都是可能在互惠之下作一些交换调整的。“寸土不让”指的是针对强权压迫的方针，不是睦邻友善的外交政策。你可以批评指责中共建政后的那些领土的“丢”，因为它究竟是不是互惠的，合不合理，中共那时完全没有向人民说明解释，更没有经人民代表大会真正的审议和授权，它决定于党寡头的意志，甚至只决定于毛泽东个人意志。这是绝对错误的。今后不能允许。但也绝不能允许今日反共反华“民运”“精英”们拿着这个作由头，去叫嚷什么“昨天可以丢，为什么今天不可以丢？”

当然不可以再丢。因为南海是中国人民流血抗战的果实。

海内外全中国人民团结起来捍卫中国的领土领海主权，“一点”也不能再丢！

老王社长

2016年7月13日

老王社长推荐驭风：点评中国与东盟南海问题联合声明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2-05-12

确实：最重要的“中国最大的成果，就是重新确立了领土和管辖权争议只能双边谈判解决的原则”。这是毛周以来，中国外交最重大的原则。中国的反共“民运”和精英们，为了机会主义的需要（借西方强势乃至武力来帮助“中国人民”推翻中共实现他们的“民主”），在这次南海危机中，花言巧语，危言耸听，故作玄奥，把“国际法”吹到天上，不断高调鼓噪，强要中国将自己的国家主权交出去，交由“国际仲裁”。以此打开一个缺口，继推其余。全不惜此例一开，于国家民族利益后患无穷。这类跳梁，此坛以胡平、徐水良，何清涟（有人转帖）们为先锋。

右派不是常骂共产党“卖国”、“汉奸”？也许共产党过去曾“卖国”，曾“汉奸”，这点老王从来不为中共曲义辩解。他们在过去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下，历史上确对中国部分主权的丧失负有责任。但这次，现在，中共捍卫了国家利益，获得了成果，它应该得到中国人民的支持。而那些口骂中共“汉奸”，却现在，当前，一心要趁机浑水摸鱼把中国主权奉送出去，甚至呼叫强势国家武力来打中国的反共“民运”和精英们，特别是此坛的胡平、徐水良，何清涟们，才是现行的汉奸嫌疑分子！

现在的问题是，“双边谈判解决的原则”下，为南海和世界长远和平利益，“让他三尺又何妨”不是不可。但鉴于过去的教训，这类谈判和可能的让步，必须对中国人民透明，听取全民民意意见（在互联网下），必须最后起码得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认真讨论和批准。不能允许黑箱操作，寡头拍板决定的历史前科再次出现，

2016年7月26日

驭风点评中国与东盟南海问题联合声明（略）

中国应明白告诉印军，“来由得你，走由不得你！”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2-05-12

近日，中国外交部、国防部发言人相继发出对印侵略行为坚决的言论，敌未退出中国国土绝无谈判。好的。我们支持。陈嘉庚先生声震敌胆彪炳史册的提案说得好：“敌未退出我国土即言和，当以汉奸国贼论”。

但是还有问题在。印军退出去了又如何呢？就让它安安稳稳大摇大摆退出去了么？那结果是什么？那就是印度向全世界宣告了而且成功实行了：“中国的领土，中国与他国历史从无争议的主权领土，我印军是想进就进，想走就走的，想强奸就强奸”的。这成怎样一个先例？若中共当局私下竟与印度有了点交易，承诺你走了，我也不再在洞朗地区修路了（近年改开特色当局常暴露这类背着国人出卖国家利益的勾当），那就更坏了，印度的安然“撤军”，也是印军的全胜了。印军出兵我国洞朗，威胁讹诈，恐怕其本来要达到的目的，正是这个！它就是要取得这个今后有中印法律效果的惯例：边界我印度一侧工事道路我要怎样修就怎样修，你中方一侧，要修什么，都必先经过我印度的同意，不然，我就随时派兵进来，毁你设施，逼你妥协。若如此，习近平当局啊，且不用国家统治者品格要求你，你只问问自己，还是个男人吗？！

因此，中国应明白告诉印军，“来由得你，走由不得你！”。中国的对印方针，应坚决立足于打，立足于将入侵洞朗印军全歼。这才能告诉世界且让世界信服，中国的主权领土，决不是任何人想进就进，想走就走的。中国的边境建设，决不是任何人想干涉就干涉的。也许会冒与印全边界战争乃至全面战争的风险，但无论怎样的风险，中国人民没有害怕的理由，你纵巧言如簧拿出千条风险万条理由，坚决歼灭一切入侵之敌保卫国土，是唯一不可动摇的理由。

怪的是国内外反共右派们却表现出那样的关心中国共产党的安危了。他们放出五花八门各种论调，却不离其宗，声称中共“不敢打”。因为一打，腐败的中共军就瓦解，中共就即刻垮台完蛋。真莫名其妙了。“共产党垮台”，不好么？不正是你们天天时时嚷嚷，梦寐以求的么？你们没办法请共产党垮台，就让共产党去打印度而垮台，不是大妙么？不正中下怀么？这么好的机会，怎么人家一敦促共产党对印侵略军要打，你们就纷纷跳出来，吓唬共产党，也吓唬一切中国人，好像对印度千万不要打呢？你们怎么忽然那么爱共产党了呢？不想让它垮台了呢？

更怪的是，从来标榜爱国的极左“革命派”，当前竟也与国内外反共右派们唱出一个调子，也是，声称中共“不敢打”。因为一打，腐败的特色中共军就瓦解，特色中共就即刻垮台完蛋了。比右派调子多一个“特色”修饰而已。

特色共产党它“不敢打”？也许。但你要问的是“应不应该打”？你是中国人，不是所谓“赵家人”，你为“赵家”考虑那么多？面对印度侵略，中国人只应问“该不该打”？！难道你认为不该打么？认为不该打，你还是中国人么？若你是中国人，有中国人起码立场，认为该打，而特色共产党“不敢打”，你的任务，不是去吓唬共产党请他更不敢打，而是应逼它去打，敦促它打，有如当年9.18后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的“逼蒋抗日”。国民党对日能不能打？敢不敢打？“打不过日本国民党会不会垮台？”，这是蒋介石汪精卫们考虑的问题，你为它想那么多？！

其实，这些国内外反共右派和一个调子的极左“革命派”，国家利益不在话下，也根本不是在为共产党着想，那是假的。他们根本是害怕习近平共产党中央抓住了这次机会对印真打，且打赢了，可能产生的后果。这后果网友们评论得好：

“印度挑衅，坚决打！打，对习有极大好处，习由此能控制一支能打胜仗的军队，任何内外事情都能搞掂，否则，别人不服，很难搞掂内外事情。”

“通过抵抗外来侵略，对中国底层人民争取基本权利以及中共健康力量的复兴，都是天赐良机。现在只有在国外有利益的资本家反共精英和官僚集团反对对印战争。”

“立足于打。中国如能以优胜者姿态解决洞朗问题，不仅有利于把不丹拉倒中国一边，而且十分有利于中国国内形势的稳定。”

当然，网友们也很赞成老王说的，要打，但，

“时机与战法要掌握好。记住林彪的四快一慢。”

“要打就要充分准备，要能够将印军打痛为止。锡金境内有五万印军，应该必歼之。”等等。

无论如何，这样的立场和态度，才能算得上是一个真正的中国人。

2017年7月24日

坚持不停步自卫反击，“继续中印战争”，取得真实胜利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2-05-12

为了掩饰甚至还粉饰今日中共政府的丧权辱国行径，官家的喉舌们竟又发明了一个杜绝批评，钳制人口的法子，说是：“印军撤了，反共媒体和公知炒作，继续鼓动中印战争”了。好棍子！你要敢再批评习近平混蛋中央这次的对印入侵行动处置的丧权辱国，要求知道其背后的交易么？你就是“反共媒体和公知”了！

“继续鼓动中印战争”？印军侵入中国边境，盘踞数月，蛮横践踏中国领土主权，不是挑起和实行了“中印战争”，中国人民要求中国政府中国军队将其赶走，赶走之外，还要给予“惩罚”（邓小平对越战争语），使其记住教训，不敢，或起码若干年不敢再来挑衅，这倒成了中国人民“继续鼓动中印战争”了？倒成了“反共媒体和反共公知”了？

颠倒黑白，莫此为甚！

那么，当年日军“进入”东北，进入“华北”，国民党政府不抵抗，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愤怒声讨，“逼蒋抗日”，倒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继续鼓动中日战争”了？

那么，当年越军并无侵入中国，越政府仅迫害越境内华侨和入侵柬埔寨，邓小平便挥军打了过去，克谅山，下同登，直逼河内，这算什么？算“对越自卫反击战”， 还是算“鼓动和发动中越战争”？

你忽然那么爱好无原则投降主义的“和平”了？忽然不要“中印战争”了？为什么就在昨天，你们还那么高调，肯定了1962年伟大毛主席发起的对印“自卫反击战”，甚至要印度“记住1962年教训”？

你还吹嘘你“大胜”。人家印军强奸了你的国家，要来就来，要走就走，不失一兵一卒，披露你还有卑躬屈膝对他的私下承诺和贿赂，你“胜”在哪里？“胜”在你无耻，“胜”在你阿Q精神罢了。你们“不战屈人之兵”？狗屁！是人家印度“不战而屈你中国之兵”罢了。这支曾将印军打得屁滚尿流的毛泽东缔造的英雄军队呀！

你们为粉饰兼马屁这回丧权辱国的习近平中央，竟慌不择路，把感觉受骗而正义愤怒的中国人民，打成“继续鼓动中印战争”的“反共媒体和公知”，你们，就实际是在为一贯反华的“反共媒体和公知”平反了，高抬他们了。

下面，是你们所污蔑的“反共媒体和公知”网上的一篇很好的短文。这短文，从历史角度很好阐述了为何今天印军撤了，也还必须“继续中印战争”。老王社长曾表示他尚未对习完全绝望，就是希望习不要阿Q,总要有一点中华古人的“寇能往我亦能往”，和毛泽东的“宜将剩勇追穷寇”的精神，印军虽撤，也坚持不停步自卫反击，“继续中印战争”，取得真实胜利，为祖国争回主权尊严和边境安宁，为自己争回多少声誉。不要瞎诈唬什么对美对日“大棋”，金砖“大棋”，十九大“大棋”。谁今日侵犯我们今日就打谁。自卫反击，“继续中印战争”，取得真实胜利，这才是今日压倒一切什么“棋”的最大大棋看看：

作者: 松萝

【 首先说戎】：兵法说，上之上策是“不战而屈人之兵”。那么，被别人不战而屈兵如何呢？是下下策，还是无策呢？（文略）

习近平对印侵略军究竟打不打？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2-05-12

对中国西南洞朗地区的印度侵略军，习近平究竟打不打？

不打，由它占据，既成事实，你就别干了。什么“国家主席”“军委主席”“总书记”或据传十九大要任的党主席，就通通别干了！还有什么“习近平思想”、“习近平主义”、“核心”、“中国梦”、“阅兵”....这些捞杂子，也就通通别提了。再干？再提？你怎么见人？你就羞死了！

古今中外，哪个国家的欲有作为的最高统治者获得可服天下的权威，是不经战功的？华盛顿、林肯、罗斯福；克伦威尔、拿破仑、彼得大帝、斯大林。再看，秦皇汉武，光武曹孟，唐宗宋祖，忽必朱元，康熙雍正乾隆、孙文蒋介毛泽东，谁人能外？在中国，没有战功，你就休想得到统治国家令行禁止的声望和权威，你就休想完成历史赋予的大事业大成就。现代民选大总统，梁启超也曾高论中国人可以信任托付他的条件，他必得“试以大任，以养其望，假以实力，以重其威”，“整军经武，尝胆卧薪，遇有机会，对外一战而霸”。

因此，对外寻求战机，正是谋实现“中国梦”的习近平今日之急切所需。印度侵略军罔顾地厚天高，狼窜我境，指天画地，，予取予求，警告再三，竟开挖工事，据地不退，此敌不灭，何谓国防？此时不打，更待何时？！

要敢打，必打。千条万条，这是第一条；千理万理，这是第一理。

有多虑者曰：

“打则易，恐收则难收”。此忧天之论。

中国军的打，不以占领印地为目的，甚至在战略后勤保障基础建设尚未总体完备之前，暂不以收复藏南我土为目的，痛歼今日入侵我境之敌即止，主动在我，如何难收？敌纵败而不服，欲不断来犯，我对印防御，居高临下，以逸待劳，印度是何国力？印军何能旷日持久？

又曰：

“今日未必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了，恐中国周边狼烟四起了。”吓唬自己罢了。

今日中国周边的战略总态势，中国国力上升中，美国收缩，日本自保，南海初定，越南可羁，朝鲜乃西方“铜豌豆”，俄美中东角力正酣；台湾么，不过南明小王朝形势，内斗苟延，长城自毁，只待多尔衮南下收割而已。何来四处狼烟？只要外交得法，对印小试一刀，其他方面，中南海足可安居平五路矣。

又曰：

“今日军中腐败。解放军已不复是1962年毛泽东时代“要压倒一切敌人，而不为任何敌人所屈服”的军人了。”

这确是个问题。钢多了，气少了。但解放军战斗传统毕竟久远，加习近平近年大力反腐整军，亡羊补牢，尚未太晚。况今日中印之战，不在江胡军中放纵腐败的年代，而在习王严打军中腐败时期，战力恐反可提升。如何此说？不是已百十高级将领畏贪腐之罪纷纷跳楼了么？设一西部战区某军，其首长自知贪腐在身，已计跳楼，但当此东窗未发之际，得令率军对印作战，他还跳不跳楼？不会跳了。“与其跳楼而死，不若战死”，将功赎罪。恐怕这将军，战场上更能精心指挥，勇猛百倍的了。

故此虑可忧，不必大忧。

还有一忧：

说是“新中国前几次战争，人民万众一心，国内不存在一个庞大的亲美亲西方政治经济利益集团，不会出现前线将士浴血奋战，后面配合敌对势力兴风作浪的情况”。

今日中国社会已呈多元化，过去中国对外作战，国内万众一心，没有异声的时期，已难再现。中国的对外战争，确实要在这种新状态中经受考验了。但是想想，美国的哪次对外战争，国内没有异议？不是还有“反战浪潮”吗？但前方的仗该打，美军一样的打。当然，这在很大程度上要靠国力资源和武器技术的优势了。中国毕竟是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只要中国对外战争旨在保卫国土，站稳了正义立场，国内异议掀不起恶浪。至于严重越界的汉奸言行，“配合敌对势力兴风作浪的情况”，平时可稍宽，战时则必立法严厉取缔逮捕，镇压不贷。正义战争及其胜利，足可振作人民，动员人民，团结人民，荡涤社会一切黑暗势力，污泥浊水。这恰是中国今日最需要的，也恰是与习近平今谋求大业之需要，一致的。

那么，没有可忧的了么？有的。古代著名战略家曹刿就曾提出了一个国家何时可以对外作战的条件：“小惠”不行，“小信”也不行，必得司法公正，人民信服，才“忠之属也，可以一战”。

“改开”以来中国，司法腐败，难觅公正，民怨极大。怎么办？难道不战了么？箭在弦上，还是要战的。好在是中印边境小战。为中国前途计，为中国未来可能的与敌国大战计，习近平中央应下定决心，改革司法，交人民民主监察监督，依宪依法公正办案，以救民心，以聚民气。此乃国策重中之重。民气顺，国家顺，敌国惧，“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

对印入境侵略军，说了，必须一战。要想打，敢打，这是第一条。但何时打响，则不是本评论可置喙的了。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慎重初战，初战必胜”。这是毛泽东一贯战争思想。毛泽东出茅庐未久总结第五次反围剿失败教训，就因“全不知初战关系之大”。（《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根据毛的思想，林彪有一个著名的“四快一慢”原则。什么是一慢，林彪说，就是“指总攻发动时间这一下要慢（但总攻开始以后就要快）。在这一问题上要沉住气，上级催骂，派通讯员左催右催，这就要沉着，反正我要准备好

了才打”，反正“地形，敌情对我有利才打”。

我们相信，习近平军委总部，中印边境前线的解放军，一定能沉着，不受国内外任何急躁冒进或激将法的干扰，准备好了再打，而且打好。

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再次对印作战胜利！

2017年7月21日

中国这回，真是奇耻大辱了！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2-05-12

中国的主权无争议领土。印军要来就来，要走就走。要你不得修路，你就答应不修路。你要修么？老子就再来。你奈我印军何？

这不是中国的奇耻大辱，又是什么？

自此，原无争议的中国主权领土洞朗，今后，在国际的视野舆论中，就成为了“中印有争议地区”了；自此，有今日先例在，印军洞朗再来，你中国只能循例口水抗议了，甚或自此，有了先例在，印军于中印千里边界任何原无争议的中国主权领土，都可任意出入，将其纠缠为“中印有争议地区”了；你那时要再打么？你就“破坏了国际惯例”了。要知道，国际双边，多边之前例一成，往往就成惯例。惯例即可为国际法。所谓《国际法》怎么来的？就是有了“先例”，而后再国际默认，至正式承认的。

老王社长原以最大的善意观察习近平，认为这回印军将机会送上门来，于国于习近平的个人利益，都是必打不可，打而有利的。国家主权利益不必说，没有对外战功，习近平如何能获权威？如何能改制将共产党和国家的第一宝座长期坐下去实现他的“梦”？为他吹喇叭抬轿子的什么鸟“习近平思想”，如何服得天下人？学毛？效毛而不提毛。志大才疏，畏敌如鼠。貌有冲天之志，却无冲天之翼，更无冲天之胆。

老王社长原以最大的善意观察习近平，以为印军侵洞朗数月习近平不动，恐为老成，暗中部署调兵，沉着不轻发，寻找最佳时机地段，发起攻击，一举歼敌。若如此，必千方百计拉住印军，不让其轻撤。但消息传来，印军之撤，因习近平为了他的“十九大”安然，为了他的“金砖峰会”圆满，竟与印作了暗中交易。他的“十九大”利益，他的“金砖峰会”利益，竟可高于一切，压倒一切，压倒了国家利益和国家荣誉。悲乎？诗曰：“我视谋犹，伊于胡厎”？

但老王社长仍愿以最后的一缕善意来观察习近平。若习近平确曾决心一战而早已调兵部署，只待时机，未及战，印军在此形势下撤退。习近平如何？就不打了么？据中方外交发言人说：“鉴于现场情况已出现变化，中方将根据现地情况作出必要调整和部署。”。什么意思？答应不修路了？那是丧权辱国的奇耻大辱。若是说，“印军撤了，我们的作战部队也承诺撤了”。那怎么行！箭在弦上，怎能不发？人家入境几十人，你向高原边境调兵数月，人家一撤你便撤，人家明年再来若何？你又调兵数月？人家再走你又走？不走？久屯大军于高原冰川之上？这正是中国千年古战法疲敌兵耗敌国的车轮之计。毛泽东十六字诀经典：“敌进我退，敌疲我打”，莫非印军学了去？车轮法一而再三疲敝耗竭中国之后，只能最终默认和维持印军可随意进出中国境内耀武扬威颐指气使的“惯例”和“现状”。习近平，你今后还有脸阅个什么兵？你的兵，只用来天安门广场作战？我们善意的观察是说，若习近平真已调重兵边界准备了打，那就应不管你印军撤与未撤，必须打！一定打！切不可撤军自折了锐气。

打必洞朗？不，“寇能往我亦能往”，在最有利中国军队军力火力展开和后勤支援的中印边界地段上，制造事端深入印境，择敌师团聚而歼之，战后亦不轻后撤，“伤其十指，不若断其一指”。挟胜利之威在印国城下的和谈，方能为中国争得最大的利益和长久的边界和平。你要学毛么？须如此学。

习近平究竟是辱国还是威国，我们来观察习近平。

2017年8月28日

关于蒙古独立，中共方面的责任问题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2-05-12

这个问题是比较敏感。但我们实事求是地回顾历史，不是为了所谓“反共”，而是为了人们了解，一个革命党，在它的青少年时期，也多是会犯错误的。但它会“为人民的利益坚持好的，为人民的利益改正错的。”共产党就是这样。面对事实向历史学习，有了更多的经验教训，对今天的人们，特别是对今天的“小青年左派”们，会更是有益的。

“左派”们一听到“关于蒙古独立，中共方面的责任”，就立即跳起来，大骂老王。说：“蒙古独立，是国民党承认的，与共产党有什么关系？”

有关系的。国民党承认了，是它的责任。你共产党立国了，你承认没有？你承认了，就是你的责任了！

香港是一百几十年前大清割让出去的，与国民党有什么关系？更与共产党有什么关系？但共产党必须收回它。邓小平说，“如果不收回香港，我就是李鸿章了！”说明了，邓小平明白，哪怕是前朝，前前朝政府卖了国的东西，如何应对，责任就在你的身上。你要承认了，你要不收回了，你就是“李鸿章”了！

中国共产党革命，宣言要废除前朝一切与外国列强所定的“不平等条约”。当然就包括了国民党与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政策下签订的将蒙古从中国割裂出去的不平等条约（国民党后又撕毁，不予承认），重订维护国家主权新约。但中共毕竟没能这样做，建国没几天，便与“蒙古人民共和国”建交，正式承认了蒙古从中国的分裂出去，独立建国。这怎么不是中共的责任？为了向国民交代，中共权威人物，权威报纸连续发表文章，为蒙古独立建国辩护和中蒙建交欢呼，这怎么能说，中共方面没有责任？

中共这个错误，其根源，就是在其青少年时期，教条地全盘接受了列宁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民族自决权”主义。

我们看：

一九二九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杂志《布尔什维克》曾指责国民党说：

“最无耻地，到現在国民党政府还不承认外蒙古是独立自主的人民共和国，而把外蒙古看成中华民国的附庸”

1931年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明定：“中华苏维埃政权承认中国境内少数民族的民族自决权，一直承认到各弱小民族有同中国脱离，自己成立独立的国家的权利。蒙古、回、藏、苗、黎、高丽人等，凡是居住在中国的地域的，他们有完全自决权。”

中共没能否定国民党与苏联的不平等条约，很快承认了蒙古的独立，归根溯源，就在这里，非一日偶错。所以，当中国人民发生了怀疑之时，1950年2月24日人民日报这样解说：

“蒙古的独立，就是在民族自决的原则下，一个新国家的诞生。...承认蒙古独立，不但是伟大领袖毛主席英明指示，同时对每个真正爱国的中国人来说，是天经地义的事。值得欢呼的事。只有国民党反动派才痛恨蒙古独立。事后又大肆造谣，侮蔑人民的蒙古，侮蔑苏联与伟大的世界领袖斯大林。并说，‘蒙古独立是中国领土的丧失’。反动派这样说原也不足为怪，可怪的是，我们人民中有的人居然也有宗主国的情绪，似乎蒙古也非得划在中国版图上不可以似的。这实在是中了大汉族主义的毒。”

（郭沫若就此事的著名文章，附后面）

但这人民日报说，“承认蒙古独立是伟大领袖毛主席英明指示”，我尚未查到直接资料。我印象，毛泽东确立共产党的地位后，对盲目“民族自决”，似是不感冒的。七大报告，已经不提“民族自决”可以脱离中国独立建国。当刘伯承邓小平进军大西南入藏在即时，毛发现邓还在唱“少数民族自决”的高调，立即批示给予了纠正，要求今后不可再提（见毛泽东年谱）。这期间，建国前后，毛泽东多次向米高揚直至直接向斯大林，试探提出过蒙古回归中国的问题，遭到决绝。毛无奈，只得表示：“不保护大汉族沙文主义路线，不再提出蒙古统一的问题”。可见，蒙古从中国领土的分离和独立，是共产党内长期占统治地位的“国际主义”路线的结果。建国前后，毛虽然已在中共党内确立了权威，但对苏，仍无法坚决对斯大林说“不”。直至斯大林去世，中苏共的决裂。这是中华民族沉重的损失和教训。

再说一遍：我们实事求是地回顾历史，只是为了获汲取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为人民的利益坚持好的，为人民的利益改正错的。”

2020/10/5

附：

民國38年8月14日，人民日報第一版刊載郭沫若在8月12日為《中蘇同盟四周年: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四周年紀念日在北平新華廣播電台對全國的廣播詞》的文作，名為《我們應該怎樣認識外蒙古獨立？》，內容如下:

【我們應該怎樣認識外蒙古獨立？】

郭沫若

這些歪曲中的另一個例子是關於外蒙古的獨立的。在這一點上我想多說幾句。反動分子企圖煽動某些中國人的大漢族主義的感情，反對外蒙古人民建立自主的人民國家。但是請問。外蒙古附屬於中國的時候，中國人對於外蒙古人民究竟給了些什麼福利呢？難道不是某些中國的侵略主義者，派兵攻入外蒙古，在政治經濟方面壓迫外蒙古人民，這才激起外蒙古人民脫離中國而獨立的要求嗎？我們自己在封建主義與帝國主義雙重壓迫之下差不多不能自保，難道一定要強迫外蒙古人民跟著我們殉葬嗎？我們在雙重壓迫之下，稍微有點覺悟的人便知道要求解放，難道外蒙古人民就不應該有點覺悟，不應該有解放的要求嗎？

認真說，倒是外蒙古人民比我們爭氣些，比我們覺悟的早，比我們更清醒地能和社會主義地蘇聯做朋友，因而得到了幫助，而比我們早解放了。我們假如是站在大公無私地立場，我們倒應該向外蒙古人民告罪、向外蒙古人民致敬、向外蒙古人民學習地。更那裡有什麼理由跟在美帝國主義和蔣介石反動地後面，來對蘇聯「憤慨」呢？再請問，由於外蒙古的獨立，在蘇聯方面究竟得到了些什麼呢？豈不是和我們一樣，僅僅得到了一個鄰邦？ 問題應該是——外蒙古脫離了我們之後，外蒙古人民是不是更加幸福了？事實告訴我們，外蒙古人民是更加幸福了。前幾年國民黨政府派到庫倫去監視公民投票的一位姓包的，事畢回重慶，曾經在報上發過談話。「庫倫街頭差不多每家人家都有了無線電。」這是國民黨說的話，而且是有報可查的。在得到解放之後，外蒙古人民的生活和生產不是都已經充分地提高了嗎？

人民中國和人民蒙古今後應該是親密的兄弟，我們不能夠固執著那種宗主和藩屬的落後觀念了。那是絲毫也不足引為光榮的！

今年四月，我們中國代表團到歐洲去，在捷克的布拉格參加擁護世界和平大會的時候，外蒙古代表團的團長齊登巴而先生，曾經為我們革命戰爭的輝煌勝利向我們致敬。他說：「日本帝國主義在遠東稱霸的時候，蒙古人民是寢息不安的，今天民主中國做了東方的盟主，我們蒙古人民就可以放心了。」

請看看蒙古朋友們的這種坦白的風度吧。難道我們不應該有同樣坦白的氣概嗎？

第十篇 保卫08奥运火炬斗争

海外华人保卫北京奥运火炬与爱国护圣斗争纪实

保奥运火炬海外群众运动的兴起，是中国海外形象一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转折点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1-12-23

保奥运火炬海外群众运动的兴起，是中国一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转折点。德国时代周刊《西方应该对此感到高兴》这篇写得真好。它说的正是我计划这次海外两派大较量结束后要写的文章。反藏独暴乱，保奥运火炬海外群众运动的兴起，是中国一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转折点：海外多年骄横不可一世的右派民运，结合各国各类反华势力第一次遇到了广泛自发组织起来的左派民运特特别左翼留学生的强大抵抗。现在，全世界都在惊奇地看着这场较量，评估着中国。今后，左派民运应走向自觉的组织。这样，中国民主开放的条件才开始有了成熟的端倪了。一旦中国不可避免的政治开放到来的那一天，就难以再有复仇主义右派在背后势力的操纵唆使下走向极端带来的社会大动荡的危险了，因为右派民运从今天开始，有了它的天敌－－强大的左派民运去制衡它了！

2008-04-08

附：《西方应该对此感到高兴》德国《时代周刊》4月6日：

就像中国政府不曾对达赖喇嘛的追随者在点火仪式上的捣乱事件有任何准备一样，西方同样惊讶于中国人对西方媒体对现在不实报道的过激反应。西方媒体习惯了面对笨拙的、没有创造性的中国媒体。但这次他们遇到了一个新的对手，即中国国民。对于大多数参与者来说，这场战斗无关政治和经济，而是对不公正的反抗。中国人民以自信、有理有制、创造性的方式追求公正。西方媒体被中国人民的强烈不满和抗议惊呆了，至今仍没有找到合适的回应。中国的这股新鲜力量来自新一代，他们受过良好的教育、懂得如何获取信息、自信，最重要的是他们具有独立思考的能力。只有“党的忠实士兵”才为中国和中国政府说话、“所有的中国人”都是没受过教育的、闭塞的民族主义者，这样的观点是大错特错了。中国人的抗议行动以高科技的交流技术为依托，他们利用虚拟媒体，在各个论坛、使用世界各种语言顽强地追踪着西方媒体关于西藏问题的不公正报道，他们据理力争，追根溯源、提供证据。即使少数几个人例外，但绝大多数参与者在这场战斗中恰到好处地理解了民主和人权的意义。其实西方应该对此感到高兴，因为他们祈祷了很久的中国民主和人权的改善终于初露端倪。但西方只是没有准备好，自己会成为民主和人权原则批驳的对象。如今，西方媒体的双重标准终于埋葬了中国人民对它的信赖，某种程度上也让西方媒体失去了本国人民的信赖。这次对峙有很多后果，首先会改变传媒界的整体形势，逼迫西方媒体更加客观。政治上，中国将更加自信。可以预想，这次的事件会加速中国民主化进程的脚步，因为自信的中国民众将同样针对自己的国家维护其自身权利。

----------真的，保奥运火炬海外群众运动的兴起，确是中国和中国民众形象在海外一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转折点。另有报道：

伦敦的中国学生爱国游行后，藏独势力倍感失落外国老头老太太:“没想到（中国人的）反对声音这么大，没有遇到过的”。早上与一藏族后裔通了个电话，以前关系还不错，他是个藏独份子，但还比较客观他在海外读书，在伦敦工作，英语不错，汉语几乎不会。他说，没想到你们昨天来了那么多留学生，而且情绪都很激动，人数也比我们多很多。因为3 月下旬他们在伦敦组织几次活动，组织工作严密，而且事先联系好媒体，也没有不同的声音出来对抗，所以效果都不错。因为这次伦敦火炬传递线路长，反华组织也多，而且英国政府对藏独也比较宽容，所以，他们“很重视这次机会”，包括一些外国朋友也来支持他们。（笔者注：这些外国朋友有的是头脑比较简单，有的是花钱雇佣来的，连西藏在哪儿都不清楚）。他也说，认真分析，这些外国朋友中下层比较多，一般英国人及中上人士至多抱以同情，大多不会轻易卷入这样的宗教纠纷并亲自出马呐喊的。昨天他也在现场，他说，事先想到中国学生会来支持，但没想到那么多人，而且情绪都很激动，五星红旗也很多；很多人和我们就面对面喊口号，辩论，抗议，人数比我们多好几倍（我心想：不止好几倍吧）；而且有的几十个人追截我们几个人。尽管他们事先也和友好媒体打了招呼，有的媒体也没怎么报道中国留学生的抗议，但回家后有的媒体记者事后问他，“西藏到底怎么回事呢？”他能感到那些怀疑。有一外国青年女帮他们举支持藏独的牌子，但她泪流满面的对他们说“为什么这么多中国人经过我的身边，都说我是LIER（说谎者）呢？”还有一些事先来助威藏独的外国老头老太太就干脆坐在广场的椅子

上，也不上前支持，他们说“没想到（中国人的）反对声音这么大，没有遇到过的”。虽然媒体还是偏向性报道，但这位藏族后裔朋友也承认：“事情就发生在伦敦街边，那么多路人看了，会回去向他们的家人说他们看到的一切，包括力量对比。），这个不好否认。”我问他，“你认为我被中共洗脑后才来抗议的吗？”（我们之间探讨过很多次西藏问题），这个朋友还比较客观，“恩，你们在英国的学生应该比在国内受中共压制的有更多的民主，我也知道你喜欢这个国家，不是吗？”我又问，前天达赖喇嘛在新闻中发表了《告西藏同胞书》，要求藏人不要去破坏奥运会活动，可遗憾的是，根据对我们有偏见的西方媒体报道，昨天在伦敦，有35或36名藏独人员因破坏火炬传递而被英国警方逮捕。所有的表演都在电视中，你们的组织者怎么解释呢？“他说，组织者会有解释，这里面很复杂，我也尊重个人的选择。最后他说，第一次在英国和反对藏独的声音接触，没想到对方力量这么强大。“我们的组织者和一些朋友事后很失落，因为一切都真实地发生在伦敦街头。”

左翼民运竟能由中共领导，太好了，谢天谢地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1-12-23

老糠说 ：

海外左派“民运”是中共领导下的“民运” 。这次针对西方媒体的抗议活动百分之九十都是使馆布置，由官办学联或爱国侨社出面组织的。你总不能说这也是“民运”吧？

老王回答；

现在中国需要的是足以抗衡右派民运的左翼民运。这个左翼民运由谁领导不重要，关键它有力量抵抗右派民运的极端化，特别是中国必然要走向开放的明天显得重要而紧迫。如果这个左翼民运竟能由中共领导，太好了，谢天谢地，说明中共回到了毛泽东的路线而不是邓小平官僚右派路线，仇视一切人民运动了，重新懂得发动拥护自己那一部分人民去平衡(而不是镇压)另一部分人民，特别是平衡实际由西方国家利益领导下（今天由魏京生吴宏达等代理）的那部分人民（民运？），来维护整体国家的利益，而不要一味靠专政机器的镇压手段来对付右翼的人民了。当中共拥有了这部分人民有组织的拥护（和监督），它也就可以有了信心，逐渐不怕站出来，放手人民自由地选择，而免除对民主改革的恐惧了。

2008年4月9日

王希哲刚从旧金山海关大楼奥运火炬现场回来。简单报道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1-12-23

先是天上两边的飞机拖着长长的的标语，绕着海关大楼飞。不久，被警察直升机都赶得远远的。大道两边从海关大楼向渔人码头，一路旗海，喊声震天。人群都站在道旁。但两旁没有铁栅，也没有拉线。我就知道不妙。这形势，火炬根本不可能通过，来时，必是两边人群一踊而上，水泄不通。有抢旗有护旗，我的经验，这一来，不可能不发生肢体暴力冲突。五星旗多很多，一路稳定地排在道旁延伸。雪山旗下藏人也多，但队伍百分之七八十是激烈支持藏人的白人。他们组织的好，有喇叭，肯几小时不停的喊叫，精力充沛极了，而且游行喊口号，大多不固定在一处，因此声势不弱五星旗。时间过了，火炬就是等不来，走上前面看，原来白人一大片躺在了大道中央，外面层层各色旗围住。这时已经大乱，没有街道空间了。我想，火炬接力估计只能作罢。但现场得不到任何消息，遥见五星旗和雪山旗都似乎在撤退，于是也打算走了（回来上网，才知就里）。这时，我身边不远的1号码头骚乱起来，原来藏人与汉人全混杂一起。1号码头大楼前，原是五星旗汇集区。藏人游行过来。其中白人想攀上码头大楼高处悬挂藏人横幅，汉族学生发现，排列五星旗阻挡，不让出大楼攀援处，藏人和白人愤怒，冲击“红旗防线”，于是发生冲突，藏人白人开始抢旗撕旗。此前，也发生过藏人抢五星旗，但很快平静，这回骚乱似比较大，五星旗扯烂了，仍在挥舞，汉人学生开始齐唱国歌。群情激昂。“防线”中，一位女学生被一群藏人包围，逼到墙边，藏人妇女黑着脸，开始动手，那女生旁边竟没有一个自己同学在，但毫无惧色，坚强镇定挥舞五星旗不已。我见不妙，忽起“救美”之心，挤上前，伸胳膊隔离开，护住了她。终藏人怒骂，我一声不吭（我本只打算观察，不介入，也无本事用英文骂）。藏人反觉我可疑，在下模样不像汉人颇像洋人可能占了便宜，其估计以为是便衣警察，便互打眼色，退了下去。这时，女孩的同学来救她，我便离去。但想，后面这类冲突必多。平心说，互相对骂多，但未见汉人学

生抢藏人旗。也见十几个新疆人士，打着星月旗，不时喊汉文口号。昨天匆匆写几个字报道不能详细：

1号码头大楼前，原是五星旗汇集区。后来混杂。有白人想攀上码头大楼高处悬挂藏人横幅，汉族学生发现，排列五星旗阻挡，不让出大楼攀援处，藏人和白人冲击红旗“防线”，于是发生冲突，藏人白人开始抢旗撕旗。昨报道中那坚持不动，挥舞旗帜不止的女学生，就是“防线”中，被分割孤立围困的一员。我观察，各区域发生冲突，总是白人表现凶恶，有攻击性。汉人藏人一般对骂推挤，双方少有主动的激烈攻击。我感觉这次旧金山警方维持秩序工作很有问题美国是群众示威家常便饭地区，更大规模的，激烈的两派群众对立的示威也不少见，为什么这次护火炬警戒部署如此没有章法，好像旧金山是一个从来没见过和处理过这类已经预知的两派对立群众大型示威抗议活动经验的警察当局。

1、火炬传递道路两旁许多地方，特别十字路口不设栅栏或群众站立警示线。这很奇怪。老王到了现场第一眼就觉得怪。拉警示线，这是警察处理任何小案子都必然第一要做的事情。警察好像觉得两派群众会很自觉很守秩序地站在大路两旁不越雷池半步似的；

2、不分割示威区，不把预知激烈对立的两派群众的示威区适当区隔开。任由一派群众队伍在另一派群众聚集区呼喊穿行，这是非常危险的，甚至是玩火的。我记得过去参与的美国地区示威活动，警察都是把诉求严重对立的群众大体区隔开的。这次怎么就完全放任？当然场面大情况复杂，也总会有少部分混杂，但那一般就不会出大问题大冲突，也就不至于影响全局的秩序。但这次就反常。现在事后猜，警察当局好像已经预知火炬改道，不会在这里经过，故部署漫不经心，但他们忘了

3、数万（可能近十万）情绪激动的，对立的，而又焦虑不知发生了什么事的两派群众在现场，这是巨大的火药桶。警察当局要向他们的安全负责。火炬路线改变多时了，为什么不用一切可能的方法通知在场群众有秩序疏散撤离？把他们不管不问地遗留在危险的现场？后来发生的许多群众冲突。多在这时发生。旧金山警察当局是不是需要检讨，负起责任？我看，旧金山警察当局只要是正常地负起警戒保护的责任，昨天的火炬传递完全可以正常进行，不会出大乱子。什么“示威障碍，临时改变路线”，就从警察表现迹象看来，似乎是早就预设的借口。

老王

4月10日

达赖喇嘛走到哪里，抗议的声浪就应该跟到哪里！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1-12-23

达赖喇嘛走到哪里，抗议的声浪就应该跟到哪里！过去有这种事吗？没有。海外华侨和留学生们过去并不关心达赖。从西藏暴乱和全世界到处组织冲击破坏奥运火炬传递，自以为得计，捣乱中国人民本来高高兴兴的日子起，就不同了。今后达赖走到哪里都会有这样的抗议了。达赖无宁日了！给共产党找麻烦共产党恨你。这是你的政治信仰，求仁得仁；给全中国人找麻烦，全中国人恨你。何苦？这叫种瓜的得瓜，种豆的得豆。

达赖喇嘛抬头看：“达赖喇嘛，请停止支持暴动！”今天达赖在西雅图演讲,一架小飞机拖拽"Dalai Lama, PLS (please) stop supporting riots!" 的横幅，连达赖本人都抬头看了,在场的人也看到了,晚上就有老美的BLOG发表文章要求达赖解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效果非常非常好！

2008-04-13

老王曾在波士顿会见达赖，交流西藏问题意见

就奥运火炬传递到港致香港泛民主派朋友的一封信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1-12-23

朋友们：

北京奥运的顺利召开和奥运火炬的顺利传递，在中国人民眼里，是一场喜事。无论你有什么理由，捣乱中国人民的喜事，使他们愤怒，总是大不应该的。遗憾的是，当前全世界围绕奥运火炬传递，事实已经分成了反华和爱国的两大阵营。香港民主派，特别是香港港支联一贯地支持和争取着中国的民主进步。可歌可泣。香港港支联全称叫作“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开宗明义，循名责实，支援的是爱国的民主运动，即民主地去建设和发展中国的运动，而不能是任何反华毁华为宗旨的运动。当王丹们堕落到不遗余力为反华台独站台，打气时，你们早就不应该支持他们了；今天当王丹们又是站到了一再地在全世界用暴力冲击手段阻扰中国奥运火炬传递的藏独及反华势力一边时，你们就更不应该再支持他们、附和他们了，不然，“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你们就应该考虑改名字了。对中共政府一切错误政策的抗议，香港民主派当然要继续做，应该做。但可以到中联办去，可以到维园去，不应到奥运火炬传递现场去。你在那特定的场合发动抗议，你的“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的旗子很奇怪地与雪山狮子旗并肩挥舞，无论你的诉求是什么，你都在事实上，站到了全世界反华阵营的一边，与全中国大多数人民的愿望和情感相敌对了。所以，香港民主派朋友，当奥运火炬传递到港之时，我希望你们，应该去欢迎火炬，保护火炬，与香港绝大多数人民同呼吸，同欢乐，使香港人民更广泛地认同你们。

谢谢

王希哲

于美西海湾

2008年4月18日

洛衫矶抗议CNN的集会“双旗同辉”的重大意义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1-12-23

旧金山4.9迎接奥运火炬集会,老王知道不少台湾人士都参与了进来，还有很多人士因为觉得不便打出青天白日旗而没能参与进来的。这真是遗憾。两岸中国人的力量总是不能在这两面旗上取得突破，而凝聚到一起。

这回，洛衫矶抗议CNN集会，五星旗与青天白日旗第一次在同一条战线上，并肩而立，“双旗同辉”了！这真是一次“无心插柳柳成行”的大突破。其意义太大，太深远了。

1、它是两岸民间群众第一次自发的，朴素的，自然的认同了“一个中国，两面旗帜”。

2、这一个中国两面旗帜下的人民，在对外御侮，捍卫全国人民整体主权的时候，是一致的，是可以搁置歧异的。当年中华民族的八年民族抗战，就是在这面青天白日旗帜下全民一致对外的。

3、青天白日旗出现在反藏独，抗议CNN辱华言论的抗议阵营前沿，本身就是“一个中国”的宣言，就是反台独宣言，就是全世界的中国人可以大团结共同开辟未来的宣言。

4、青天白日旗能够出现在五星旗队伍中，在“谢谢台湾朋友，我们血浓于水”的欢迎声中被包容而和平相处，一致对外，也是与马英九国民党的重新执政，两岸关系出现重大转机的大气氛大环境分不开的。它给了中共政府胡锦涛和国民党马英九一个强烈的信号：两岸人民的融合，已经远远走到政治家设计的前面去了。

5、中共政府胡锦涛和国民党马英九应该立即深刻研究和解读这一重大信号，找出坚守一个中国原则下，搁置争议，“先把双方人民拉在一起”（马英九）的当前最妥善，最适当的两岸政策来。

4月21日

王希哲去信向旧金山侨领池洪湖建议两岸“双旗同辉”支持和保卫奥运火炬后，池先生组织了集会，特邀希哲现场留影

干得好啊。堪培拉的同学们！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1-12-23

干得好啊。堪培拉的同学们！

“为保证传递当天秩序，堪培拉学联已经对传递路线上的观众按悉尼、墨尔本等地区划分区域，并制定了人群流动的方案、统一口号及爱国歌曲等。而在会上，组织者更屡次强调安全问题，要求大家在占据有利地形的同时，用红旗和声音从气势上压倒破坏分子，但应避免肢体上的冲突。当然，如果破坏分子企图抢火炬，则可以对其进行围堵。此外，还细心布置了交通、卫生间、保暖、饮食等的解决方案。这一切都记载于火炬传递指南中，并随时更新信息。”

堪培拉的同学们！你们这样的周密计划，组织调度，真是比4/9旧金山的同学们，大有进步啦！4/9旧金山尚无经验，只说呼吁人们去，但去了以后如何？没有事先的通告，没有统一组织，没有现场有效率的调度，似乎也没有在设想各种突发情况下的应变预案。以为光靠人多可以取胜。但现场两军一对阵，，显然比不上藏独队伍在白人指挥下的机动善战。他们人数虽少但气势不输五星旗，就在他们的高超的游行调度和战前充分准备。这是与藏独特别是他们的白人指挥官们长期的大型群众示威活动策划、组织和指挥的实践经验所达到的艺术分不开的。但现在好啊，堪培拉的同学们有了前面世界各城市部署指挥的教训，这一回，显然就大有进步了。真个是“打一仗，进一步”，“战争中学习战争”。通过这回的“反藏独保奥运运动”轮战的锻炼，中国遍布世界的留学生们，都能把组织指挥调度大型群众示威活动，掌握成了一门熟练的艺术，那个意义，可就太深远啦，今后海内外大有用武之地！

4月23日

附报道：圣火抵达堪培拉，堪培拉学联战前总动员本报堪培拉电（特派记者/
罗彦军）“奥运圣火告急，堪培拉请求支援”！

这条在网上流传甚广的帖子，相信很多人都已经看过。昨天，记者专赴澳洲国立大学，参加堪培拉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召开的准备会。据了解，当天由悉尼出发前往堪培拉的学生达到3000人，分乘150
部车；由墨尔本出发的达1500人，分乘50辆大巴，由于路程较远，头一天晚上9 时便要出发，次晨7 时到达，历时10个小时。另外，距堪培拉约1700公里的阿德莱德及在澳洲另一端的佩斯都有留学生前来助威，总人数将超5000.为保证传递当天秩序，堪学联已经对传递路线上的观众按悉尼、墨尔本等地区划分区域，并制定了人群流动的方案、统一口号及爱国歌曲等。而在会上，组织者更屡次强调安全问题，要求大家在占据有利地形的同时，用红旗和声音从气势上压倒破坏分子，但应避免肢体上的冲突。当然，如果破坏分子企图抢火炬，则可以对其进行围堵。此外，还细心布置了交通、卫生间、保暖、饮食等的解决方案。这一切都记载于火炬传递指南中，并随时更新信息。会议结束后，干部们负责分发国旗、奥运旗和印有奥运图案的T 恤。

由于人数众多，事先准备的东西竟然不够用。幸好后方支援将陆续涌来。据悉，由于澳洲取材困难，从国内寄到悉尼的国旗已达到近万面。今天下午，堪学联将再次举行准备会，敲定最后事宜。目前，藏独分子和其他反华激进团体已经通过英文媒体宣称，将组织数百人要在堪培拉进行阻挠圣火传递的活动，借此机会破坏北京奥运，对抗中国政府，此外，他们还将联合反其它国家反政府势力与无政府主义者，企图要挟中国以实现其各自的政治诉求。作为澳大利亚的政治中心。堪培拉人口稀少，华人尤其势单力薄。当地的华人组织和社团已经发出呼吁和倡议，希望澳大利亚各地区的华人一同前往堪培拉，捍卫奥林匹克精神，维护华夏民族尊严。人民日报澳洲版作为媒体支持也将鼎力支持保护圣火的活动。

反藏独保奥运是爱国民主运动不是保党运动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1-12-23

这次由藏独暴力集团策划发难，西方某些势力趁机一哄而上大规模干扰破坏奥运火炬传递的反华浪潮，被愤怒的海外留学生和华人以空前团结的力量发动的更大更广阔的反击浪潮压倒了，顶了回去了，表现了中国人民伟大的爱国主义力量。

有说，这只是爱国群众运动不是民主运动。不对。这个运动让片面听惯了海外右派一面之词的西方列强第一次震耳欲聋地听到了另一翼中国人民的主张，爱国主义的主张，而且还将听下去，迫使其不得不正视这一翼中国人民的主张，修正其对华政策，这就是民主运动。

火炬传递很快就要胜利结束了。但是，这就万事大吉了吗？就可以“各自回去做好自己的工作”就是爱国了吗？

我们要问，这次世界性的反华浪潮发生，中国共产党政府究竟有没有一点责任？如果也有责任，中国人民的爱国民主运动有没有必要追究其责任，要求其承担责任，并落实在纠正错误上？

如果共产党确有责任，反藏独保奥运的爱国民主运动“双刃剑”却只朝外，不朝内，那就是姑息纵容了共产党政府的错误，就不能通过这场运动使中国社会前进一步，甚至这种姑息纵容还会使中共政府忽略自己的错误而更倒退一步，反藏独保奥运爱国民主运动就将失去她本来的伟大意义，就真变成了对共产党政府单纯救驾保皇性质的保党运动了。

中共政府的错误在哪里？我看，就错在它失信于天下，没有兑现它申奥时，向全世界一再许下的改善和发展中国人权的诺言，起码两大具体诺言：新闻自由和人民示威抗议自由。其实这本来就是中国宪法上的自由。

中共政府失信。藏独暴力集团勾结右派民运，联合西方政府和反华势力乘机企图绑架奥运，以奥运为“人质”，甚至不惜以暴力冲击和侮辱的手段干扰火炬传递，胁迫中共政府妥协，达到分裂国家主权的目的。这就激怒了中国人民。因为奥运不是共产党的，是全国人民的。中国人民对火炬寄托了民族情感，侮辱了它就是侮辱了中国人民的情感；西藏也不是共产党的，是全中国人民的，割裂了它就是割裂了中国人民的主权，中国人民当然要奋起抗争，众志成城，让全世界看到了自己的爱国主义精神力量。

但是，毕竟事出有因，人家有人家抗议的合理因素在，中共政府确有责任，不能辞其咎。

由于中共失信的大错，爱国学生和华人在这场奋战中，最感吃力的是西方人对“中国不民主”，“中国没有兑现奥运承诺”的指责。学面对指责，学生和华人们怎么回答？他们能够理直气壮说：“不！我们就是不要民主，就是不要人权，就是不要兑现承诺”么？他们拼命要捍卫自己的国家，捍卫自己国家的形象，但他们在这点上又实在理曲，说不出响亮的话来。他们多么痛苦，多么悲伤，多么委屈。他们只能艰难回应：“中国正在改革，中国人权会一步步好起来的。”

中国共产党政府！你们听到了吗？你们听到不为之动容吗？你们不感到你们的良心受到谴责吗？你们不必对这些因你们的过错而深受屈辱的人民悔过吗？你们对得起这些挺身而出帮助你们度过了这场危难的可爱而伟大的人民吗？他们为你们在全世界争回了一些面子，让世界看到了一些你们对中国统治的民意合法性，但他们不是要你们照旧地统治下去，贪污、腐败、官僚、教条、颟顸加上全部的专制，他们要你们落实一步步改革，给他们一个光明的中国，民主的中国，不但物质上强大起来，更要精神的普遍光明，这才能使海内外中国人真正抬起头来，自豪起来，理直气壮起来。

无非就“新闻自由”和“人民抗议示威自由”这两个承诺，中国共产党政府，你们就那么困难，那么害怕，自食其言，不敢兑现么？“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你们对自己的统治就那么没有信心？“刘景升儿子若豚犬耳! ”你们就那么一代不如一代，连毛泽东敢于放手让人民“由下而上揭发我们的黑暗面”的勇气和魄力，也没有了么？如果你们得到爱国运动的保驾后，就不去兑现承诺，岂不是让千千万万在与白人理论时保证的“中国正在改革，中国人权会一步步好起来的”留学生和华人们，都被你们所陷，全都成为“liar”了么？

其实，现在是你们最好的改革兑现诺言的时机。海外蔓延国内的声势浩大的爱国群众运动，是左翼的运动。他们是你们中共的盟友，是中共政府的基本群众，是中共政府的政治基础，它对中共政权没有根本威胁，不会动摇社会的稳定，运动的事实已经存在，只需要承认它的合法性，就是初步兑现了新闻自由和人民抗议示威的自由，剩下就是将其依法制的轨道规范化。只要把人民的民主权利真正严格法制化，哪里会有什么大乱子。说有，是吓唬人。当然，抗议示威合法化后，右翼的抗议活动也会展开，但左翼运动已经形成了强大的气势，足以制衡右翼诉求，因此不会也不可能动摇社会稳定，只会有益于社会意见诉求多元化，有利中国人权形象的正面化，这才是中共政府送给奥运，送给全世界的大礼！

但若中共政府以为危机过去，可以鸟尽弓藏，天下大定。那就大错了。树欲静而风不止。奥运还有3个多月，左翼运动一退潮，右翼运动挟中共不肯兑现承诺的道义优势，必又席卷而来。西方支持下的右翼运动本来的策划，就是藏独暴力发难后，挟奥运为政治人质，觑定中共不敢大肆镇压而大喊中共镇压，四处生事，八方点火，以一波一波的抗议浪潮，逼中共步步退让，效法韩国前戏，直至推翻了事，中国再混战一场，在国家大分裂废墟上，实现右派专政的“民主”。不料，人算不如天算，以藏独暴力为先锋发难，棋错一着，激起了左翼人民反分裂护火炬始的爱国主义运动浪潮，一下把右派气焰压了下去。他们本来料定奥运在即，他们闹起来，中共不敢在全世界面前镇压，现在，却眼睛发红地期盼中共对左翼爱国运动快快动手镇压了，好了却他们心头之恨，好为他们除去这比中共难对付得多的天敌了！

若共产党劝退了，甚至压退了左翼，脱离、涣散和伤害了自己的基本群众，使右翼气焰万丈得空间卷土重来，新的严重危机发生，左翼还会来“保驾”么？不会了，左翼中的不满者会大量投入右翼阵营，左翼基本群众，也只会袖手壁上观，中共政权就真的危如累卵了。

老王并不喜欢中共专政，希望实现左右翼制衡下的广泛民主。但若只能在中共专政与右派专政之间选择，老王宁选择中共专政。因为老王看透了右派专政比中共专政对中国普罗人民，更要黑暗得多，危害更严重得多！中共专政，是一个站在民族立场的有了错误的经验，正在纠正错误中的专政；右派专政则是一个不要民族立场的，从未执政因而贪婪专制而又充满复仇主义妄想的专政。

总之，中国的政治改革，起码中国对奥运的政治承诺，这个任务是一定要完成的。中共将怎样完成？是批判地学习继承毛泽东，坚定相信人民的大多数，依托左翼爱国运动浪潮来主动完成，还是压制了左翼爱国运动，砍掉了自己的盟军，自毁了长城，却必然要面临在西方支持的右翼反共势力的步步进逼下，去被迫完成？这就真要考验中共的智慧了！

2008年4月24日

再谈韩国暴徒必须对暴力负责的道理，与六四谁应该对暴力负责的道理一致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1-12-23

王希哲

就像六四，向和平静坐的学生进军“戒严”的野战军，无论谁放“第一枪”，无论谁先扔第一快石头，军队及其命令者要负暴力的全责，被指为“屠杀”，道理完全一样。否则，那就去调查谁扔第一块石头吧；那就由那块石头来决定六四暴力的性质吧。

而老王绝对相信，向军队扔出第一块石头的，一定是学生或市民。

若调查确证，某学生（市民）：是扔第一块石头的；是放火烧军车的，或毁坏一切公物的；是残杀军人的，他应该受到逮捕，受到审判，受到刑罚。这是严肃法制必须的。

但这一切，不能改变六四全面暴力冲突发生后，全局上，军队及其命令者要负暴力的全责，被指为“屠杀”的基本性质认定。不从这个大原则把握，为六四学生辩护，就失去了任何道义的正义性。不从这个大原则把握，陷入枝节的、局部的“真相”，六四就根本没有“真相”。

共产党辩护说，野战军开进广场，是维持秩序。89天安门运动一直是和平的运动，没有任何骚乱。维持秩序，甚至依法清场完全不必野战军，也违背野战军的使用性质。动用野战军向和平学生“开进”，本身就已经没有了和平，下令者就已经必须对后来的暴力冲突，负起根本性的全面责任，而无论“谁先动手”！

同样的，奥运火炬传递活动，是和平的活动。欢迎奥运火炬传递的各国中国留学生和各国人民，都是和平的人民。任何为某种政治诉求的抗议示威，当然也是他们的权利，但也必须是和平的抗议示威，而且。保障和平，不致发生暴力冲突的主要责任，必须要由这一方承担。因为他们是进攻方。他们的组织策划者若真出于和平抗议的宗旨，就需要特别谨慎地约束自己一方，不可有任何进攻性的挑衅。

但现在的情况恰恰相反，抗议奥运火炬传递活动的全世界各地组织策划者，都不是旨在和平示威者，都是在按着向和平火炬暴力进攻、挑衅、侮辱、抢夺的方向策划、鼓动，甚至实施。特别在韩国是如此。这样策划鼓动的结果，怎能不发生与欢迎群众的暴力冲突？这样，暴力冲突的全责，怎能不由鼓动策划实施对和平火炬暴力进攻抢夺的一方承担？

暴力冲突发生，双方都有被打和流血。任何“先动手”打人的，后动手打人的，无论韩国人，某国人或中国留学生，都必须法律面前平等，受到应有的法律处分。但与六四认定原则一样，这一切枝节的、局部的“真相”，决不能改变对欢迎和平火炬的和平人民，策划和发动暴力进攻的集团，应负整体暴力后果责任的基本性质！

如果不确认这个原则，右派们今后就不要为六四辩护；

如果不确认这个原则，右派们就必须承认，对野战军开进“先动手”的学生市民，

是必须对暴力冲突甚至屠杀负责的“六四暴徒”！你们还“纪念”什么？

我们不是反对“双重标准”吗？六四纪念很快要再来。我们看右派们怎样把六四认定逻辑与韩国暴力事件认定逻辑标准，统一起来。

2008年5月2日

保卫奥运火炬后，这次杨建利与达赖的会见有建设性意义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1-12-23

保卫奥运火炬，抗议藏独暴乱后的这次杨建利与达赖的会见很有建设性意义

希哲、炳章等一贯坚持，中国的民主运动必须是在维护中国领土主权完整和中国人民整体利益的基础上，向共产党专制争民主的运动。建利与达赖的这次会见，完全建立在这个基础上，不但方向是对的，看来还很可能有成效，希哲完全支持！

前所未有的重要建设性有两点：1、杨建利建议达赖“从推动全中国民主化的角度重新确定自己的位置”，这样，既“可以为争取藏人的自由而且也可以为争取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包括汉人在内的所有民族的自由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而且，“两人都认为这样也会使汉族人民确信达赖喇嘛不追求独立的真心实意。”使达赖超越藏族也获得汉族人民的信任，成为中华各族人民争政治民主的形象总代表。建利推动的这一步，是极其有大格局大眼光的。2、建利具体建议“达赖喇嘛发挥领导作用，号召团结合作，建立中国的人权爱国联盟”。好啊，有领导，有团结，有合作，有人权，有爱国，这个联盟就完整了。但是不是先还是统一战线的政治联盟好，试验一段，不要急于实体组织？达赖跟着就说，“我们要搞统一战线”。显然，达赖还是政治老成的。

今年3月的西藏残害无辜平民的暴乱和西方各国极端藏独组织暴力抢夺奥运火炬事件，达赖推得一干二净，说是自己没有一点干系，包括希哲在内的许多人都是不相信的。由此激起了本来对达赖并无太深反感的海外华侨和广大留学生对达赖奋起的抗议和抵制。这大大削弱了达赖与北京谈判的本钱，至今不能恢复元气。但只有这样，才能教训了达赖最终明白，藏独的路确是走不通的，暴力藏独的路更是走不通的，必须寻找新的道路。这才有了杨建利向达赖作战略建议而可能获得成效的机会。没有那样的教训，任你杨建利怎样英才天纵，也是没有机会的。其实台湾一个道理。希哲反复说过，民进党非要在台独路线上碰个头破血流，最后发现真走不通，才能回头的。但那时，两蒋遗留的本来尚可与中共叫叫板，讨价还价，因此不但对台湾也对全中国人民有好处的那些本钱、元气，可惜也就早已消耗丧失殆尽了。达赖现在已经晚了一些了。但还不算太晚。

2008年7月22日

附报道：

杨建利与达赖喇嘛会见：达赖喇嘛希望团结（略）达赖喇嘛一开始就开诚布公的说，他很悲观失望，和中国政府的谈判一点进展都没有，他说他对中国政府不再抱什么希望，对西藏问题的最终解决他寄希望于汉族人民。他说，他非常爱汉族人民，而且希望和汉族生活在一起，但是中国政府一直抹黑他试图让汉人相信他反对汉族人民仇恨汉族人民。他很想听听杨建利的建议。

杨建利表示非常赞赏他寄希望中国人民的想法。藏人想就西藏问题单独与中国政府达成协议，这看上去是一个捷径，其实是一条弯路，因为中国政府不可能只给藏族自由而不给汉族自由，也不可能只给汉族自由而不给藏族自由，西藏问题与中国民主化问题分不开，推动中国的整体改变看似绕路，其实是唯一的路。所以他建议达赖喇嘛从推动全中国民主化的角度重新确定自己的位置，以他的国际道义威望和影响力，他不仅仅可以为争取藏人的自由而且也可以为争取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包括汉人在内的所有民族的自由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达赖喇嘛对此表示赞同，表示未来要积极参与促进中国民主化的工作，两人都认为这样也会使汉族人民确信达赖喇嘛不追求独立的真心实意。（后略）

第十一篇 抗疫斗争问题

全球公共卫生事件、防疫治理与社会心理关照

新冠病毒出自武汉病毒所谣言的最早版本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2-02-11

老王社长按：下面是一篇耸人听闻的谣言，说冠状肺炎是共产党高层“内斗”，王岐山和“江派”放毒。稍有智商的人都不能相信它。老王已经确实地了解到，它是台湾某些不良居心人士编造出来的。可是它却冒用了海外民运中国民主党的名义，说是中国民主党全国联合总部洛杉矶第四次代表大会“秘书长”韩武在大会所作的“秘密报告”披露云。这次代表大会我列席了，韩武根本就没有这样的报告。在我询问下，韩武也告诉我，这“报告”，“没有一个字是我写的！”。报告里所谓“依据本党在中国内地的可靠地下党员的情报，他们不怕死的揭露真相，他们是一群在武汉P4国家生化实验室工作的资深科学家，”，全是台湾某些险恶居心人的杜撰，是“一篇耸人听闻的谣言”。此“报告”已为台湾数家媒体如获至宝报道。但韩武至今没有出面揭露谣言，清白自己，是不妥当的。不但有害自己，也极有害中国民主党全国联合总部形象。

海外民运中的某些极端人物，喜欢“造谣反共”，他们的理由是“过去共产党革命也造国民党的谣。”这造谣手段是否正当先不讨论，但当前的冠状肺炎病毒，是危害全中国人民甚至已威胁到世界不少国家人民的。海外民运不少人反共但毕竟大都热爱中国人民，愿与国内人民共患难克时艰的。正是中国民主党全联总的副主席郑存柱，就带领了海外党员在洛杉矶街头为武汉人民募捐买口罩，寄回中国。拳拳之心。但今日却被台湾某些人冒用中国民主党全联总名义蓄意造谣，图制造和扩大国内的混乱，加深人民苦难，如此，在团结一心艰难抗“疫”的今天国内人民和海外华人眼里，“中国民主党”将会是一个怎样被糟蹋的形象？韩武至今没有公开辟谣（可能正在洛杉矶飞纽约的飞机上），老王社长先帮他辟谣，以正视听。

2020年2月12日

附：台湾神秘人士转给韩武在中国民主党四大会议上发布的＂秘密报告＂：

惊人内幕：武汉肺炎病毒 系北京当局为压制香港乱局而蓄意放的生物武器又是中共高层内斗的产物

地点：洛杉矶喜来登大酒店

演讲时间：2020年2月7日，晚上8时至8时30分

演讲人：中国民主党全国联合总部秘书长韩武

(谣言内容略)

老王社长倡议发起，武汉市民联署的向美国政府质询信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2-05-12

武汉市民联署向美方质询：

美国政府：当前严重的危害全球的新冠肺炎病毒，究竟是否原始出自我们武汉，我们感到疑惑。联系到去年十月武汉的军运会美军参会运动员曾数人发病入我市医院。他们的健康状况与病况究竟是否与随后武汉发生疫情有关。

我们作为疫情首先受害的武汉居民，特向贵政府发出质询：

1，请公布去年武汉军运会参会美方运动员和后勤人员全部名单和参会前后，身体健康状况记录。

2，特别是请公布在武汉发病入院急诊的那几位美方人员回美后至今的身体状况记录。

武汉居民：

1：田力为

2：邱琳洙

3：刘莎

4：田贵兰

5：李丹

6：陈道明

（后数十人署名略）

2020年3月16日于中国武汉市

US Government:

We are group of concerned citizen from WUHAN. We are wondering whether the current new virus COVID-19, which is severely jeopardizing the world, originally originated from Wuhan. Some U.S. military athletes who participated in Wuhan Military World Game 2019 in October last year got treatment because of illness in our hospital. We are wondering if their health and illness are related to the subsequent outbreak in Wuhan.

As the residents of Wuhan who were the first victims of the epidemic, we hereby ask your government:

1. Please provide the full list of US athletes and logistics personnel participating in the Wuhan Military Games last year, and their physical health records before and after the Game.

2. In particular, please provide the physical condition records of those US personnel who were admitted to the emergency department in Wuhan.

Wuhan residents:

1: Tian Liwei

2: Qiu Linzhu

.....

（此质询信已寄美国驻北京大使馆和中国外交部）

老王社长：“阴谋论”与实事求是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2-05-12

怎样区分？举例说吧，张三掉进一个坑里，王五说；“那可能是李四故意挖的坑害张三的！”这是阴谋论。

若另一位赵六去问李四：“老李呀，那坑是你挖的吗？”这就不是阴谋论，这是希望了解真相，是实事求是的态度。

若李四答说：“是我挖的。但我不是蓄意挖来坑害张三的。”这就不好听一面之词了。但无论如何，这走去问李四的赵六，绝不是什么“阴谋论”。

蓄意和非蓄意。但现在，却总有些人要把这两件本来非常清楚可分的事，混淆起来：因为王五有了“阴谋论”，所有的人们，就都不能去向李四问一下了，只要一问，你就是“阴谋论”了，
你就似乎与王五一样，认为那就是李四故意挖的坑害张三的了。

这混淆有什么好处呢？这无助于让人们弄清真相，只会更加深人们的怀疑。你解释清楚不就行了吗？为什么那么冒火别人来问呢？

现在这“新冠肺炎病毒”就存在这个问题了。其现象爆发于武汉，但来源究竟是哪里？至今并无定论，为什么某些网上华人也要跟着一口咬定是“武汉肺炎”“中国肺炎”，就是不能允许疑问一下还有没有别的可能呢？人家一提出

疑问，就骂是“阴谋论”呢？就算是提出疑问去年十月的武汉军运会美方人员有无可能有人已隐患此炎来汉，也不是什么“阴谋论”呀，他没有说一定是呀，更没说是你故意带来的呀？他若说你故意带来的，才是“阴谋论” ，人家没有这样说呀，只是疑问有无无意中带来的可能呀，只是为了了解真相，实事求是呀，美方将当初参加武汉军运会美方人员前后的健康状况公布解释清楚，不就行了吗，清白了吗？怎么就一口要将人的疑问堵死，咬定人家是“阴谋论”呢？紧张什么呀？这样做，上面说了，还是“无助于让人们弄清真相，只能更加深人们的怀疑”。

我觉得，这新冠肺炎病毒，其最原始来源究竟是哪里，留给专门科学家去研究讨论，今天各国之间不应先贴标签挑起争拗，最重要的，是同心协力，同球共济，动员各国民众一心去战胜疫情，保护各国人民为是。

2020/3/17

“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2-05-12

朱升向朱元璋献的这九字方针，现在又到中国真需用它的时候了。当年毛主席曾将它改几个字：“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但意思是一样的。

“高筑墙”，就是说，中国今天亟需加强国防，倍加警惕备战，以防和应对可能之变了；

“广积粮”不必说。粮食和一切战略物质，今日都更须“广积”，储备充足了。

要在这“缓称王”，是不可昏了头脑，中国疫情痛尚未定，便以为“上天赐予中国的良机”来了，急要去作“世界领袖国家”了！

什么“把三、四万医护人员派往国外。还有防治新冠的医疗物资的极其巨大的储备和生产能力”，都去“帮助他国抗疫
就是帮助中国自己”。帮中国自己什么呢？原来是帮中国“称王”，成为“世界性大国、世界领袖国家”！豪气冲天。

这个时候，怎么就把邓小平的“韬光养晦、决不当头”忘了？

西方国家不会感激你，你成功的一切在它们眼里都是致命威胁。它们正要你“赎罪”“赔偿”呢！天价的国家官司纠纷还在后面等着你呢！泥牛入海，你的“援助”，就能鹤立西群，成“世界领袖国家”了？

“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好漂亮的辞藻！我们早就看到，即便中国，人民的眼睛常也未必是“雪亮”的，在话语权完全不在中国手里的西方，人民的眼睛不但不“雪亮”，相反是绝对带色的而且很深色的。你把“三、四万医护人员派往国外”， 就是将他们置于险地，“人民”随时借口，便来“医闹”，而且将上升国家层级的医闹。这论者，只知“世界领袖国家”梦，对几月来艰苦奋战疲劳已极的“最可爱的人”的健康生命安全，全无责任之心！

是的，“世界各国疫情严重影响到中国”，“外贸订单大减”。但你“把三、四万医护人员派往国外。还有防治新冠的医疗物资的极其巨大的储备”都送去西方“援助”， 订单就大增啦？你真把自己当救世主了？中国有个医生说得好，不必去为美国等西方国家担忧，人家的国家潜力强大得很呢！没多久，它们能恢复。原来制裁你的，不会给你；需要给你的订单，自然会给你。急什么？国内会有些阵痛，恰应在此时，调整国内经济布局，眼向内需扩展，立稳在自力更生风浪不摇的基础上，再求全球化。

那么“医疗物资的极其巨大的储备”就不能援助他国一些了吗？不可过多无偿援助。只能是贸易。一切医疗物资。严格按国际和中国的质量认证标准及国际市场价格出口。这时怎么就把神圣的“市场调节”忘了呢？怎么就唱起反对“民族利己主义”，要求中国“白求恩国际主义”的高调来了呢

有人说，医护人员个人去可以吗？当然可以。个人行为，风险自负，国家无责。

总之，“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这朱升的九字方针，现在是中国真需用的时候了。特别是“缓称王”，或永不称王，这几个字，是可以用来为那些脑袋今天极度发热，满嘴豪言，急欲趁“天赐良机”称王，作“世界领袖国家”梦的人，泼点凉水的了！

2020/4/1

李文亮医生是伟大的，但请不要再亵渎李文亮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2-05-12

我们当然反对官僚主义的祸民及官僚主义得以发生的体制弊病，需要改革。但这次武汉疫情萌发之初，武汉卫生官员和武汉当局未能作出紧急处置，甚至错误“训诫”了率先发出警号的李文亮等医师，这失误，我觉更多的是经验问题。应当问责，但无需所谓“问罪”。过去，谁见过后来才见到的如此严重的瘟疫了？谁有过如此瘟疫萌动之初便能作出紧急处置的经验？事后，是人人都可以自以为诸葛亮的，但人人都可反躬自问，事萌当初，你处那官员之位，你能是诸葛亮？况还有曾在美国参加过疫情秘密讨论会的中国控疫权威高福院士的来源很可疑的判断：“疫情可控，不会人传人”。若警号发出紧急措施了而疫情竟真如高福所言可控并无大碍，社会的大恐慌大损失谁来负责？ 还不说误了若干天之后的武汉紧急大封城，还受到了那时多少国内国际无端的攻击指责！

诸葛亮就不失误吗？不说他。缺乏某特殊状况的应对经验而失误，随举例吧，勇猛无比的常胜将军梁兴初初战遇所谓“黑人团”，略生犹豫而误了战机，不是几乎要被彭德怀“斩马谡”吗？但知过而更勇，立功于后，不一样是“万岁军”吗？抗美援朝，牵新中国生死国运的决策关头，伟人如毛，不是也曾思虑再三，几度变策的吗？这几度的犹豫改变，就一点战机没误了吗？事后的诸葛亮同样可以责毛问罪：“你若不误那几天，麦克阿瑟就未必打到鸭绿江边了！”即斯大林金日成也不敢这般问罪的。

毛远新曾预报了地震，挽救了辽宁海城多少万人的生命。但看他当时怎么说：

得到地震警讯毛远新提出必须播出警报，“李伯秋说：“电台一播，全世界都知道了。如果几天之内地震还不来，岂不要闹大笑话。”毛远新说：“关键在于要让群众离开不结实的房屋，特别是晚上，不能在室内过夜。”当时室外零下十几度，地震如果几天不来，是要冻伤人的。发出地震预报，可能造成恐慌，生产必然会受到影响。鞍钢很多工人的家就在海城、营口一带，影响鞍钢生产，也是不得了的事情。”

但毛远新承担了风险，挽救了辽宁百姓。事后，毛主席与毛远新有对话：

毛问远新：“据说有预报，损失不大？”

毛远新回说：“别提预报的事了。发了预报后，我心里更加紧张，如果大地震迟迟不来，影响了生产、群众生活，成为茶余饭后的笑柄不说，省委还有何面目去见关东父老。”

毛主席说：“那也没有什么了不得的，无非是后人再给你编一个‘辽人忧地’的故事。”

伟人视重若轻。但我们再想，若当初毛远新真犹豫了，没敢发出警报，误了时机，七级地震发生，海城营口数十万百姓伤亡，毛远新需被问责外，还需问罪吗？

我们再看美国川普总统，在已经有中国两个月的疫情警号在先，美国本土亦已显席卷传播形势下，不是尚一再向美国人民发出不必紧张的错误讯息吗？结果，今日美国疫情竟难以收拾。问罪川普总统？我看，主要的，还是川总统的经验问题，这位过去的商人，没有见过这般严重局面。

有人说，这不是与美国“比烂”吗？“美国烂中国就可以开脱烂”？不是什么比烂，确实是中美两国（甚至世界各国）政府，都缺乏处置这场近代史无前例瘟疫的经验所致。疫情早期的失误，可以理解。甚至，疫情初萌时中国官员的失误，应该比美国和世界各国在已获警报綦月情况下的慌乱或内争下的失误，更可以理解和谅解。

李文亮医生是伟大的。他能以一位专业医生敏锐观察到的危险，恪尽职责，不顾“权威专家”的谬判和不明状况官员的“训诫”，毅然吹哨发出警讯，再奋不顾身坚守抗疫第一线阵地，终以身殉职，可歌可泣，是中国真英雄，真烈士。但别有用心地消费这位为中国人民殉职的李文亮医生，不惜配合乃至极力怂恿国际反华仇华势力借李文亮之死加罪和无底线危害自己的祖国和祖国人民，就才是真正犯罪了！ 请不要再亵渎李文亮。

2020年4月3日

上帝制作的病毒向上帝要求赔偿罢！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2-05-12

谁制作的病毒并造成了危害，就应向谁要求赔偿，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道理吗？

新冠病毒是人为的吗？有说法是美国某生物实验室制作的，也有说法是武汉某生物实验室制作的。无论谁制作的它是怎么跑出来的？是人为放毒还是操作失误？联合国组织都应该调查，这不是什么“阴谋论”，这是对世界人类负责的实事求是。据悉联合国秘书长主张“待疫情结束后，对新冠病毒起源展开全面调查。”应该如此。但现在既然还没有展开这个调查，还没有结论，我们就只能先认定这新冠病毒是自然界的产物，也即“上帝”的产物。中国诗经《小雅·节南山》里说：“天方荐瘥，丧乱弘多”。既然是上帝制作的病毒并造成了“弘多”危害，就应向上帝要求赔偿，你向上帝病毒的受害者中国要求赔偿干什么？！

即便中国武汉是上帝病毒的第一受害者（这已普遍疑问！），凭什么第二受害者第三受害者等就可以不是向病毒的制作者“天”， 上帝要求赔偿，而要向上帝病毒的第一受害者中国要求赔偿？若此理可通，那么，第三受害者可向第二受害者要求赔偿，第四受害者可向第三受害者要求赔偿，依此类推：谁要你没能将这上帝的病毒传播到你时“操作正确”制止住了，再传给他国了，却非要第一受害者赔偿？

现在要求中国赔偿的最热闹理由是中国政府“隐瞒疫情”，操作不当。

这新冠病毒是上帝新制作过去从没见过从没出现过的病毒，它究竟有多大的危害，任何人，任何政府总要有个认识过程吧？总不能一发现任何病毒的萌芽，就立即紧张封城，无限扩展全国的恐慌吧？“事后诸葛亮”的谴责，能服人吗？试想艾滋病毒一出现，还不知它能在多大程度多大范围危害人类，政府就宣布暂停婚姻隔离一切夫妇情人？就禁止一切做爱性交？不错，12月30日，李文亮医生私下小范围发出了危险的警讯，但第二天，12月31日，中国的疾病防控最高权威，最高负责人，刚参加完美国病毒研讨会议的高福院士及其机构却告知中国政府“未发现人传人证据”，说明这时，中国的疾病防控权威界还在对此新出现病毒的危害处认识阶段，你要中国政府能如何认识？信谁的？如何作决断?信无名小医生李文亮私下警告的，还是信国际大权威高福院士及其机构报告的？今天的“事后诸葛亮”们， 你们站出来说说，你们若当时处中国政府地位，你们能信谁的？信李文亮的、信高福的？事实，即有高福报告，中国政府仍是谨慎的，期间不断向世卫组织和美国发出疫情通报， 直至派出中央调查组赴武汉调查，1月20日，钟南山医生才最终确定并代表中央调查组宣布新冠病毒“人传人”，疫情形势严重。立马，中国政府通报了世卫；立马，1月23日中国政府决定武汉封城！这是认清疫情性质后才两天内的决定呀！多么艰难多么重大的决定呀！何等的果断！何等的及时！何等的胆魄！然后全国警戒，立即紧急动员各省和全军支援武汉，上下一心，这才保住了武汉，两三个月内将武汉和全国疫情损失控制到了可能的最低，获得了武汉人民和全中国人民海内外的衷心赞誉和前所未有的向心，那些“事后诸葛亮”们， 那些国际的反华仇华势力们，你们还有什么可对中国政府叫骂责备的？还要“赔偿”？你们在有了中国的经验，并早知了新冠病毒传播的严重危害性质后，你们的政府又做的如何？有没有“隐瞒疫情”？有没有操作不当？有没有“没有人比我更懂新冠病毒”？有没有传播国外？或者，有没有奇怪地误解疫情，以为那新冠病毒只危害黄种人？这些，全世界都正在看，就不必多说了。

不少人们奇怪，说是古往今来世界疫情传播灾害多有，没听说一受害国向另一受害国要求赔偿和对其“制裁”的。我看，这危害中国的始作俑厉阶，就出自“海外民运”的王丹王军涛胡平们的游说鼓动，近日还搞什么“联署书”。王丹王军涛们啊，你们反共有你们的道理，你们何苦危害自己过去的祖国和同胞？你们何苦挑拨毒化中美的关系？你们也在纽约。你们鼓吹“中国病毒”，纽约闹反华了，华人覆巢之下你们能独有完卵？ 你们黄皮肤的脸上写明“我是反共人士”就能得另眼看你啦？那杨安泽、骆家辉们在你们煽起的反华气候下，不是也都灰头土脸？你们也读过诗经吗？那里面有一段骂得痛快：“彼谮人者，谁适与谋？取彼谮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在中国人民眼里，你们将是豺虎都不食，荒野都不收的！

哦， 前面引的诗经“天方荐瘥，丧乱弘多。民言无嘉，憯莫惩嗟”。再解读一下：“天方荐瘥”， 上帝制作的瘟疫病毒，带给了全世界的“丧乱”，我们克服它，战胜它，取得经验教训了，今后可以更警惕它，防范它。但要受害国去“赔偿”，则没有道理，。还是去向上帝要求罢。

2020年4月16日

关于方方问题的两条回复网友的意见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2-05-12

很久有一种流行的辩解说法：“我手里（或什么人手里）没有权力。我卖不了国，也无法卖国。”

不对。你手里没有官员的公权力卖国，但你可能以各种私人方式危害国家利益。蓄意危害国家利益，特别在国家危难时刻蓄意危害国家利益，危害祖国人民根本利益行为，就是卖国。

有为方方辩解说：“方方日记是言论自由”。

不错，新冠疫情初起，方方闭门造车，谣言加阴暗言论尚属“言论自由”。所谓“国家不幸诗人幸”。而批评和揭露方方谎言，亦同等属言论自由。辩论一番未尝无益。但，当国际敌意国家看中方方谣言之作，刻意将其作为严重危害中国，严重危害中国人民利益的宝贝“证据”，那方方竟主动加以配合合作之际，性质变了，这时的方方就不是“言论自由”，而是彻底的卖国汉奸国贼行为了！

中国近代史上有个“最伟大的提案”---陈嘉庚提案：“敌人未退出我国以前,公务员谈和平便是汉奸国贼”。提案前，汪精卫便表示不赞成陈嘉庚意见， 认为主张与日本谈和是“言论自由”。陈嘉庚立即愤怒向国民参政会手书正式提案道：“在敌寇未退出国土以前公务人员任何人谈和平条件者当以汉奸国贼论！”

即是说，在敌寇尚未实际危害中国之前“谈和平”，尚可以是“言论自由”，但在敌寇已事实正侵害中国且未结束危害之时“谈和平”，特别是“任何公务人员”妄“谈和平”，便 不再是“言论自由”，便“当以汉奸国贼论！”了。

“公务人员”方方的情况便是如此了。已不是“言论自由”。且陈嘉庚提案时，汪精卫尚未跑去越南，他的与日言和主张尚是汉奸国贼言论而已，今天的方方，已是跑去“越南”的汪精卫了！

重庆的国民参政会通过了陈嘉庚的提案。记载在中国近代史上被称之为中国“最伟大的提案”。

2020年4月21日

奇怪的“源头负责”论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2-05-12

“源头负责”论，此鼓吹早已有之，本来就不通。但近日美国川总统以总统之尊将它提了出来，这就正式地奇怪了。

一条大河，中下游泛滥了，一片泽国，大水灾大灾难了，要“源头负责”？比如吧，黄河长江，数千年人们有记忆起，多少的水灾，人民受到过多少无尽的生命财产损失，按川总统说法，倒不是中下游自家的抗洪水利工程没搞好负责，不是中下游的国家政府自己负责，倒要追究黄河、长江的源头？要黄河、长江的“源头”去负责？

近代我们知道了，黄河、长江的源头何其平静哦！青海草原上千条的泉水小溪汩汩而淌，风烟俱净。苏东坡的弟弟告诉我们说：“江出西陵，始得平地，其流奔放肆大。南合沅、湘，北合汉、沔，其势益张。至于赤壁之下，波流浸灌，与海相若。”水利没弄好，造成灾难的，都是中下游自己的责任，怪“源头”干什么？你说奇也不奇？

现在，美国，英国，欧洲及世界其他各国政府，对流到本国的新冠肺炎疫情“大河”，各有各的“水利”处理方式，都按照自己国家的国情民情去做，哪些算做得好，哪些算做得不好，不太好，死了人多少，各国人民自己去对政府评批评，怪什么疫情“源头”国家？英国等国且算是疫情传播的中游国罢，他们提出搞什么“群体免疫”水利处理，说白，无非是顺其自然，让疫情洪水面前该死国民死，不该死的会有了抗体的自然不死，这处理多好呀！但我问，凭什么中国政府就不能作如此好办法的处理？凭什么说，中国政府在那疫情初起，还不知源头，尚不清情况的20多天里，没能做紧急处置，就算是“隐瞒疫情，处理失当”？也许，中国政府那时也想搞搞“群体免疫”呢？也想顺其自然，让疫情面前该死的老弱死，精壮不该死的自然不死呢？他们真没有后来的英国政府聪明？他们不可能这样想？也许他们开始就是这样想的呢？20天后忽感不妥了，觉还是对国民生命负责好，“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人不独亲其亲”， 无论精壮老弱，最好通通救护防御，人人一律平等尽可不死，于是紧急处置封城，全国卫生戒严，终成功扼制住了疫情，行如此人道政策，这一来，反倒开始的想搞搞“群体免疫”，成了须被问罪的口实？中国人是可以问罪的，你外国政府向中国问什么罪？凭什么你的政府可以搞“群体免疫”，搞“没有人比我更懂新冠病毒”等名堂，都不算“隐瞒疫情，处理失当”，中国政府无非就在那疫情初起，还闹不清情况的区区20来天里，稍动了下“群体免疫”的念头，稍轻视了一下疫情，就算是“隐瞒疫情，处理失当”了？就是滔天之罪， 就要向全世界担责，向全世界天文数字赔偿了？你怪中国是“源头”，“疫情没处理好”传染你了，你作为中游，“群体免疫”就算处理好了？你始终不封城，“不自由毋宁死”，无可厚非，人家的国家“为不死毋宁不自由”又怎么办？你国的人再传染给下游它国了，算不算是它国疫情的“源头”？下游的乙国丙国丁国要不要向你问责？向你“索赔”？如果“源头负责”此论通，世界各受疫国凭

什么证据都可认定是由中国传染来？谁直接传来谁负责。各国都应调查清楚握有证据己国的直接传染源究来自何国，指其为“源头国”，前后相互“索赔”，世界混战一番。川总统，就算美国是疫情中游国罢，你推得那么干净？你自己不负责，非要“最源头”负责？

况新冠肺炎“最源头”定论了吗？没有呀。还有个奇怪的是，过去一有人稍疑这“最源头”可能出自美国，即刻有人跳出说这是“阴谋论”，甚至连中国的大使崔某人都说有此怀疑则为“疯狂”；但为何至今并无科学定论下，有人咬定说这“最源头”出自武汉，出自中国，要中国负责，要中国巨赔，连川总统都这般信口开河了，却无人说一句这也是“阴谋论”呢？那峨冠高耸的崔大使也不见出来说半句川总统此论“疯狂”呢？

好在，川总统也提出这疫情的最源头须要调查。这个对，老王从来就主张应该调查。任何的结论应在科学客观实事求是的调查之后。不在这种调查结论后的妄断，包括崔大使的“疯狂”论，都是胡说八道！但这种调查，应是全面的调查而不是片面的针对中国的调查。不可欺人太甚！片面针对中国的调查，是有罪推定，违背了“无罪推定”的西方价值观和西方司法调查取证原则。所以，疫情一切可能的“最源头”，包括了中国、美国和其他有疑国家，联合国应独立地开展平等的调查。一切受调查国家，应平等配合，没有不受调查特权。这调查是为了人类的健康福祉，不是为了证明阴谋。

2020年4月28日

介绍张博树先生文章《大数据与举国体制，中国抗疫经验的是与非》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2-05-12

张博树先生是海外著名自由主义教授。他近日的文章《大数据与举国体制，中国抗疫经验的是与非》，是持一种比较客观的眼光来对中西方体制下抗疫表现的经验作评论的。值得推荐。

我们设想，若这回新冠肺炎真只止步于中国，如西方不少政治家原以为的他们白人国家不会有事，那今天海内外的舆论场，特别是中国，必是方方们得意的天下，“蝈蝀在东，莫之敢指”。不幸，这新冠也在西方国家肆虐传播了（其源头究出哪里，至今仍扑朔迷离），这下世界有了同时的比较与鉴别了，人们眼前明白看到了东西两方体制下处置结果的长短优劣之分了，海内外的方方们才颇感沮丧背时了，而一些较持理性客观研究事物态度的自由派学者人士，如张博树先生等，冷静下来，也就可能拿出这样一些有客观分析的值得人们进一步深入思考的文章了。

其实海内外的自由派人士也是不同类的。有些人莫名其妙地极端仇华，中国不能好。中国一切的好都是他们刻骨的痛，所以中国无论如何，他们要骂，要发泄仇恨。但还有不少自由派人士不同，他们历来的批评中国，哪怕尖刻，还确是出自他们自由主义的理念信仰，并不或并不完全出自仇恨。所以他们在明白的事实面前，还是可能持较客观的两分法批评态度的，这样，他们文章中就常能有可取，或可启发深入思考之处的。我认为张博树先生的这篇文章，就是如此了。中国内外存在这样一些批评者，是有益的。中国民众，哪怕左派人士，不应完全拒绝听取他们。

2020年5月3日

再论李文亮“吹哨”事件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2-05-12

眼科医生李文亮得到了私下小道消息，12月30日在他的同事微信群里传，出现了SARS，提醒同行注意自己保护，要求消息不再外传。这被认为是“吹哨”。1月3日，他受到官方训诫，认为他传播了“不实消息”。这即被网上剧烈地解说为“压制吹哨人”， 最后至今，又被国际敌意国家拿作中国政府“隐瞒疫情”的最具杀伤力“证据”了。

但不要忘了，就在眼科医生李文亮微信私传小道消息的第二天，中国的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这方面的最高权威高福院士及其团队，即否定了李文亮，却向官方报告说“未发现人传人”。老王早就问过，
你是中国政府的各级领导，这时，你能听谁的？听眼科医生李文亮私传的？还是听国家疾控最高权威高福们的？
这时的官方基层派出所“训诫”了李文亮，怎能算是“压制吹哨人”？怎能算是“隐瞒疫情”？

我们知道，一场抵抗剧烈传染性病毒的大战，牵动国家全局乃至世界，动员和发动它，其决心下定的困难，等同于一场战争，乃至不亚于下达一场世界性战争的决心！

一场普通的战斗，一个团长、师长、军长难道可以根据一个基层士兵听说而流传的敌情情报（哪怕事后证实是准确的情报），就可以即刻进行战斗的动员部署，和下达作战的命令？他难道不需要获取更多渠道的情报，加以甄别和判断，才能形成决心？

军事家毛泽东说：“ 指挥员的正确的部署来源于正确的决心，正确的决心来源于正确的判断，正确的判断来源于周到的和必要的侦察，和对于各种侦察材料的联贯起来的思索 。”

请注意，是“对于 各种侦察材料 的联贯起来的思索”，而决不能是仅依据一条线索，一个士兵私下的流播。严肃说，若李文亮是那位士兵，他有关敌情的私下传说可能恐慌了军心，他不但将被“训诫”，甚至极可能枪毙。再说一遍，哪怕事后证明士兵“李文亮”的私下敌情传说确实，也无法动摇他当初私传敌情恐慌了军心而受到军法严处的正确性，更不可能去追究什么他的团长、师长、军长“隐瞒敌情”。

普通战斗如此，我们上面说了，一场抵抗剧烈传染性病毒的大战，牵动国家全局乃至世界，动员和发动它，其决心下达的困难，不亚于下达一场世界性战争的决心！

共产国际间谍左尔格早就向斯大林密送了希特勒进攻苏联的巴巴罗莎计划情报，斯大林没有听。他怀疑这是西方挑拨苏德关系的假情报，他手里可能还没有更多线索供判断的情报。他失误了。德军闪电突入莫斯科城下。苏联几乎亡国，但没有人指责他“隐瞒情报”，更没有人事后向斯大林“问责”。因为最后是苏联胜利了。

戴笠军统，早就向罗斯福传递了日本将突袭珍珠港的情报，罗斯福也没有听。有怀疑说是罗斯福蓄意死一些美军，好让他易于动员美国卷入二战，这是“阴谋论”，不信它。但说明罗斯福手里可能也还是没有更多线索的情报。他不信戴笠。他失误了。珍珠港被炸个不亦乐乎，太平洋舰队几覆灭。但没有人指责他“隐瞒情报”，也更没有人事后向罗斯福“问责”。因为最后是美国胜利了。“胜利者是不受指责的”。一个战略统帅，不在他初期的失误而在他最后的胜利。

奇怪的是，明明中国政府在这场抵抗新冠病毒的大战中下决心果断，动员部署和指挥得当，终取得了最后的决定性胜利，且不幸还有了西方不少医疗强国相对失败的反衬，却仅因疫毒初现，“敌情”不明之时，有过短暂20天左右的研判和发生过基层官员“训诫”私传流言的非专业疾控眼科医生李文亮的微型失误，便可全不顾中国最后胜利的结果，而倒要被加罪所谓“压制吹哨人”，“隐瞒疫情”，“扩散疫情”；要“追责”，要被控，要强索向各国天文数字的国家赔偿呢！ 无他，恰因为中国政府胜利了。若中国政府失败了，世界敌意国家可以攻击你，嘲笑你，煽动颠覆你，但不会恐惧你。结果你胜利了，而且是在我敌意国家同时发生的抗疫之战失败面前胜利了，世界看见了制度的长短比较了，这就心生恐惧了，哪怕你中国仍一心对我友好，我也必须罗织莫须有的罪名来讨伐你，消灭你了。
危险在这里！

但初始批评中国政府压制“吹哨人”李文亮的，并不是西方政府，而是中国海内外的反共“民运”、右派自由派，和反对中国“改开”路线的激进左派。他们的批评都错了吗？也不。李文亮医生虽并非“吹哨”，也无权公开“吹哨”，但他私下传播的病毒发生且危险的信息，事实证明毕竟是准确的，且他被委屈“训诫”后，仍坚守在抗疫第一线不幸牺牲以身殉职，他是英雄，是烈士。 无论中国左右两派都抓住了李文亮事件批评攻击中国政府的动机、方向如何的不同，但都对中国人民反对各级政府官僚主义，敦促中国官僚体制的改革和民主制度的完善有利；对促进中国政府痛定思痛，吸取和总结抗疫经验教训有利的。但是， 当疫情扩展至世界，不少西方国家抗疫相对失败，不省自责，反恼羞成怒，在中国海外反共“民运”不断的挑唆下，也捞起了李文亮事件作稻草，无限消费李文亮，将李文亮事件作为中国政府“隐瞒疫情”“扩散疫情”而问罪“索赔”的证据，这是在危害整个整个中国了。在这形势下，性质就变了。 一个有中国人民利益良心的人，就应站在中国人民的立场，实事求是地看待李文亮事件了，就不能允许西方敌意国家利用李文亮事件来危害中国人民的利益了。若这时中国的右派左派无论“方方”们，还是自诩“毛派”们还在继续歪曲渲染李文亮等事件，闭眼编造各种谣言“日记”，蓄意和主动为西方敌意国家提供更多的向中国“问罪索赔”的“刀子”、“炮弹”，就不再是什么“言论自由”，就难以辩白自己的今日汉奸分子之嫌了！

2020年5月4日

老王社长介绍刘刚关于新冠病毒疫情的文章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2-05-12

老王社长按：刘刚关于新冠病毒疫情的不少文章非常好，非常好。值得海内外华人乃至中国各级政府官员都认真看一看。这里推荐他一篇《中国是新冠病毒的0号医生，但未必是0号病人》。

刘刚，是六四被通缉学运重要头头之一，流亡美国。立场是很反共的甚至常极端。著名的是，他将他来美后先后迎娶且为他生子的两位美丽妻子都控告为“共产党间谍”，诉诸法庭，喧闹一时。被揶揄为“真有艳福。美人计怎都落到了他身上！”。这些好事不管他了。但刘刚毕竟是一位专业有成的物理学家和数学家，他又常能对事件，甚至中国事件持一种理性的科学的客观态度，为此，他甚至敢直接揭露批评挑战美国政府，又不留情面批驳怒骂因疫情反华害华已属丧心病狂的王丹王军涛们。但他的文章本身，又是立足讲科学讲道理，制模型作分析，有价值的。所以推荐。

前天推荐自由派教授张博树文章。友人就疑问我，为何推荐右派自由派的东西？我答，在国家危急时刻，右派自由派甚至反共派，是会发生分化的。一部分人可能甚至已经站到了愿意客观认识评论中国和世界抗疫之战成败得失的立场上，不是一味偏执仇共反华，这对今天形势下的中国和中国人民总是有利的。我们可以通过介绍他们，把右派自由派甚至反共派尽可能多地争取到客观立场上来。“政治，就是把朋友弄得越多越好；把敌人弄得越少越好。”请左派们特别是自诩毛派们记住：“在日本炸弹的威力圈及于全中国的时候，在斗争改变常态而突然以汹涌的阵势向前推进的时候，敌人的营垒是会发生破裂的”。绝不要以为，“哪有猫儿不吃油，哪有军阀不是反革命？”，“这样，就不能把敌人营垒中被裹胁的人们，过去是敌人而今日可能做友军的人们，都从敌人营垒中和敌人战线上拉过来。这样，就是在实际上帮助了敌人，而使革命停滞、孤立、缩小、降落，甚至走到失败的道路上去。”（毛泽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

2020年5月6日

附刘刚文：中国是新冠病毒的0号医生，但未必是0号病人

目前，很多人都在讨论“0号病人”，我这里是要介绍一下“0号医生”。

搞清楚了“0号病人”和“0号医生”的区别，我们就会发现中国是新冠病毒的发现者，而不是新冠病毒的传播者。

美国新泽西贝尔威尔市长麦克·迈尔海姆说他在去年11月就感染了类似新冠肺炎，但医生就是按照通常的流感来治疗，现在检测出他已经有新冠肺炎抗体。

美国应该是在去年年中就已经开始有新冠病毒，只是美国都将这些病人算作是流感或是电子烟肺炎。

如果中国也将新冠肺炎当成是流感来治疗，这个世界可能永远都不会发现新冠病毒。也就不会出现新冠瘟疫了。

中国只是最早将新冠病毒同流感分离出来的国家，不再将新冠当作流感来治疗。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就是新冠病毒的发源地。从医学上来讲，任何一种传染病都有一个最早患病者（0号病人），同时还有一个最早发现这种病毒或病菌的医生，不妨称之为0号医生。0号医生最早诊治的病人未必就是0号病人。0号医生可能就从未见过0号病人。0号医生所在的国家未必就是0号病人的所在国家。你不能将0号医生同0号病人相混淆。

我们以艾滋毒为例，来看看何谓0号医生。2007年6月，德國科學家宣佈成功從人類細胞中分離出愛滋病毒（HIV），令細胞再次變得健康。这些德国科学家就是发现HIV的0号医生。你不能将德国看成就是HIV病毒的发源地！

同样地，新冠病毒也有0号病人和0号医生。

目前公認的数据统计认为，就中国范围内来说，首宗感染個案发病时间是2019年12月1日。首位前往医院就诊的患者可能出现于12月12日。12月26日，武汉市呼吸与重症医学科医生张继先最早发现和上报此不明原因肺炎，并怀疑该病属传染病。

根据这些数据，我们只能说中国的0号病人是出现在12月1日，中国的0号医生是张继先，但0号医生张继先所诊治的病人并不是0号病人。在张继先之前，世界各地所有的医生就根本不知道还有什么新冠病毒，当然就将所有的新冠病人都当成是流感来治疗。

但我们需要强调的是，张继先不仅是中国的0号医生，而且是全世界的0号医生。张继先发现新冠病毒，这就相当于牛顿发现万有引力一样，或是象居里夫人发现镭元素一样，是科学史上的重大贡献，也是中国对人类文明的重

大贡献。张继先有资格获得诺贝尔医学奖。

另外需要强调的是，在2019年12月1日在中国发现的新冠病人，只能算是中国的0号病人，还不能就认定是全世界的0号病人。这就相当于德国首先隔离出HIV病毒，你就认定德国就是0号病毒的发源地一样。

不能因为中国发现了新冠病毒，就认定中国是新冠病毒的始发地，

中国最早发现新冠病毒，只能认定中国出了新冠病毒的0号医生，让世界从此认识新冠病毒。只有认识和了解了新冠病毒，人类才有可能去防止这种病毒在全世界的扩散，也才有可能针对这种病毒去研究疫苗和特效药。发现新冠病毒，这是比发现疫苗和发现特效药还要重要的医学成就！中国是新冠病毒的发现者，这是对人类防止新冠病毒的扩散做出的最大的贡献，是对人类文明作出了巨大贡献。但并不意味着中国就是新冠病毒的策源地，更不意味着中国就是刻意传播新冠病毒。

我在很多文章中论述过，0号病人是病毒的受害者，而不是病毒的制造者，更不是恶意传播病毒的罪犯。0号病人应该受到同情、理解。我们寻找0号病人只应该以科学研究为目的，为了追踪病毒传播途径以及为了更好地防治病毒的传播，而不应该是为了向0号病人去追责讨债，或是甩锅推卸责任。

见链接：

大灾大难面前，全世界都应该齐心协力，共同防疫抗疫

https://jasmine-action.blogspot.com/2020/03/blog-post.html

所以，发现病毒的0号医生是对人类做出巨大贡献的人，发现病毒的0号医生的所在国家也是功不可没。人类应该感谢和重奖0号医生张继先，人类也应感谢0号医生的所在国家中国。

至于全球新冠病毒的0号病人，是中国，还是美国，或是法国，或其它国家，都还有待于调查。见链接：

新冠是天生还是人造？川普和情报总监唱双簧相互打脸

https://jasmine-action.blogspot.com/2020/05/blog-post_1.html

是哪家实验室首创新冠病毒？哪里是新冠策源地？

https://jasmine-action.blogspot.com/2020/04/blog-post_24.html

法国确认去年就有新冠患者，建议川普先起诉法国

老王社长再论：谣言造于“智者”，和止于何处？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2-05-12

针对一种久流传的说法：“谣言止于智者”，老王早写过文章说“不！”，相反，“谣言造于‘智者’”。

什么闫丽梦，似乎还不是最早的所谓“中共制造病毒”的始谣人。大家应记得，今年2月初，武汉封城不久，在洛杉矶海外“中国民主党”的大会上，该党秘书长韩武大会讲话，就宣读了一份所谓中共武汉某病毒研究所内部人士发出的“秘密报告”，说新冠病毒是中共某副主席因香港问题与某大的内斗，而蓄意泄出社会的，云。我有疑，即追查来源，韩武说是台湾吴某给他的消息并首在台湾多家绿色媒体发布的。我认识这吴某，即询问他，他回避不予回应。可见这谣言，正是台湾某些绿色分子伙同海外民运极端反华分子首先共同所炮制。他们制造这类谣言，打的是“反共”旗号，但对中国人民（海内外一切华人，无论政见立场）造成了多大的危害和伤害，后来已经能看见。

***们这些“智者”，恐怕是嫌台湾的“秘密报告”谣言无影，便又推出了一个香港的女人闫丽梦，现身造谣，供给班农。班农们见猎大喜，再供给美国各大媒体。以班农那时的身份，各大媒体自然信他，他们也有此需要。这些美国各大媒体难道不是“智者”？谣怎不见“止”住？可见，老王真说得不错：谣言真不是“止于智者”，相反，“谣言造于‘智者’”，且大肆传播于“智者”！终于，美国最智的“智者”总统川普，也声言握有“中国制造病毒”的“证据”，提出要向中国天文数字“索赔”了。而全世界不少国家的总统总理“智者”们，也一哄而上，跟着川普，要向中国“索赔”了！

但为何近日，美国原也相信过班农的著名“智者”《纽约时报》，竟反戈一击了，开始刊登文章，说是“以西媒罕见的视角和口吻关注了***和特朗普（Donald Trump）前战略顾问班农（Steve Bannon）两人是如何结合雄厚的资

金和政治影响力形成反共联盟，并助推包括闫丽梦这样所谓的‘吹哨人’，实现政治目的”的呢？因为这回美国大选，***、班农和美国一大帮反共反华“民运”，尝到了谣言的甜头，头脑大热大昏，押宝川普，竟不惜以命为赌，要将其大造谣言弄谣为“真”的本事一再地加到了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白登的头上，终于撞到了铁板上了！这些人必然的下场，不足道。我们只兴趣美国媒体这样的“智者”，是怎么真有点“智”了起来，不但不再相信***、班农们的谣言，还要发文章揭发他们了呢？无他，因为白登赢了，川普输了。可见，谣言，确不是“止于智者”的，而是制造于“智者”、传播于“智者”，和必要时才止于“智者”政治集团的经济和政治利益的考量的。

附一篇网上文章，供阅读参考：

闫丽梦不是新冠吹哨人 她是***爆料的“终结者”

郭茂辰

2020-11-25

《纽约时报》近日刊登文章，以西媒罕见的视角和口吻关注了***和特朗普（Donald Trump）前战略顾问班农（Steve Bannon）两人是如何结合雄厚的资金和政治影响力形成反共联盟，并助推包括闫丽梦这样所谓的“吹哨人”，实现政治目的。

何必把耻辱判给了自己，把荣誉留给了法官？---致王军涛老朋友的信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2-05-12

军涛：

新年好。无恙？

据何频报道，昨天你说“美國官方掌握武毒所洩露了病毒的情報。因為有中國人向美方提供了信息。”。你不知道这是民运最早造的谣？你今日还要搬出？

这谣是去年武汉疫情发生后不久的2月，韩武首先在洛杉矶的民主党大会上讲演造出来的。我很吃惊，立即查了。韩武对我说，是台湾吴某编造出来，却用了“中国民主党”的名义发布到台湾的各台独新闻媒体上的。我再去质问吴某，他不敢回复。后来，在这谣言的基础上，一些反华分子又编造了香港某人的新版本。我批评了韩武之后，徐文立和汪岷也都批评了韩武。这些你不知道？你应该是知道的！

只要不是蓄意的反华分子，头脑想想，中共会将自己的病毒研究所研制的病毒，故意散布到武汉害自己国家，再传布危害全世界吗？能这样作的世界最大嫌疑国是谁，人人心里清楚。

美国至今一口咬定中共“隐瞒武汉早期疫情”，其依据的谣言就是来自海外的反华民运。就拿民运炒作的李文亮来说。他是前年底12月30日听说病毒传染，私下微信提醒朋友注意。这算“吹哨”？不要事后诸葛亮。那时，谁能立即认识到这过去从未见过的新型病毒后来的巨大危害？且就在眼科医生李文亮微信私传听说的小道消息的第二天，中国的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国家这方面的最高权威高福院士及其团队，即否定了李文亮，却向官方报告说此病毒“未发现人传人”。老王早就多次问过，你是中国政府的各级领导，这时，你能听谁的？听眼科医生李文亮私传的小道消息？还是听国家疾控最高权威高福们正式报告的？这时的武汉官方为稳定人心，防止疫情未搞清楚前的社会慌乱，由基层派出所“训诫”了李文亮，怎能算是“压制吹哨人”（有今后汲取教训处）？怎能算是“隐瞒早期疫情”？1月20日左右，一旦钟南山等中央派出专家确认和报告了“人传人”的疫情，初明了情况，仅两天后，1月23日，中央立即下雷霆之决心武汉封城，报告世卫，动员全国驰援。从疫情武汉初发现至严控，前后方不足20天！这反应已是何等的迅速，魄力是何等惊人，其后效又确实何等快地控制了武汉乃至全国的疫情！何来莫须有之“隐瞒早期疫情”？与后来的疫情早已明明白白的各西方国家特别美国川普的作为相比，其政府的处理，两方优劣如何？后果如何？这样的事实，全国人民都是看在眼里的。即“反共铁汉”刘刚们，和尚存理性的海外自由派学者张博树、李伟东们对此都能实事求是。因反共而疯狂仇华恨国的“民运”不顾事实，坚持谣言，不去管他了，军涛呀，你怎么也如此呢？你不应该呀！把制毒泄毒，“隐瞒疫情”的谣言硬加在中国头上，鼓动美国和各国向中国作数十数百万亿的天文“索赔”，图问罪搞垮中国，这究竟是在“反共”还是在反华，反中国人民？你何必如此为虎作伥，危害中国人民？让中国人民怎么看你们？看你王军涛？

长远来看，中美最终只能走向友好。作为海外民运的领袖人物，为什么偏要以反华搞垮中国为己任，不肯为中美的互助、合作和友好，同时便必定有效地促进了中国的进步，做些积极的事情呢？今日拜登政府的政策基本也还是反华的，只是在你们眼里，拜登的反华比不上川普，你们非要美国按照你们的意志去反华。你们已那样深入地卷入了美国的分裂和内乱，不惜把身家性命都押了进去，至今还在“挺川”，声称拜登政府是“伪政府”。美国人民又将怎么看你们？看你王军涛？不会很久，到拜登政府忍无可忍，动手收拾你们之时，你们何以自处？何地自处？

军涛呀，你曾是“四五英雄”，是共青团中央的候补委员。你曾率先走上天安门广场维护周总理；你曾是共产主义者。我们曾在北大未名湖畔班荆席地恳谈。我们都有一颗为国为民仗义之心。后来在哈佛，你也仍自居为“中国建设性反对派”。现在，你全变了。你对中国，对中美，还有一点“建设性”吗？前几天，你在你的推特上纪念写道，“三十年前...是我人生中重大纪念日”。“我并没有犯罪。在法庭向我宣布二审（判刑十三年）结果后，我感谢法官”：“把荣誉判给我，把耻辱留给自己”。

军涛呀，你现在能扪住心问一下自己，你至今这样偏要造中国的谣，严重地危害中国和中国人民，对得起当年四五、八九的初心吗？对得起敬爱的周总理吗？恐怕今天，法官可以驳斥你说，王军涛，正是你今天的言行证明了当年我的判决没有错。恰是你王军涛，“把荣誉判给了我，把耻辱留给了自己”!

希哲这点与你不同。希哲当年第三次坐牢被判了十四年。他在法庭上向张锐法官们宣告说：我无罪，“让历史来检察，让人民来审判”！他始终记住了自己为国为民的初心。无论何时何地， 可以批评共产党，甚至反对共产党，但决不可反中国的国家民族利益和中国人民的利益。只有这样，才能最终证明是共产党的法庭把希哲判错了。若是希哲自己变了，反华了，倒证明法庭当年是判对了。不是法官“把荣誉判给我，把耻辱留给自己”，相反，正是王希哲或王军涛之变，“把耻辱判给了自己，把荣誉留给了法官”了！历史，将这样记录我们。

试玉辨材之期，常在数十年间啊！军涛请慎思之。

希哲拜

2021年2月16日

第十二篇 中美斗争和美国内斗

中美大国博弈、地缘政治与美国内部社会分裂观察

是联合国挑起了朝鲜战争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1-12-23

金日成、李承晚都想要越过三八线统一自己的国家。金日成先动手而已。这是内战。性质与1949年4月毛泽东下令解放军渡江南下，没有区别。人们大多承认了这个事实：当年是美军的登陆朝鲜，介入朝鲜内战，才引发了国际性的“朝鲜战争”。就有不少人抬出了“联合国”，义正辞严，说“是联合国军，有联合国决议。这点要搞清楚”。

老王觉得他们说得很对。于是回答：

“对了，那就是联合国挑起了朝鲜战争！”

联合国是个什么东西？无非是个二战后美国牵头发起的一个世界各国俱乐部，为协调国际事务。二战主要战胜国美苏英中加二战降德的法国，五国自己授权自己为具有“一票否决”特权的常任理事国。决定性的特权长期在实力最雄厚的美国手里。典型的拳头大加“打天下坐天下”。因此联合国，它不是什么世界立法机关，更不是什么世界政府。若是世界立法机关，世界政府，常任理事国谁授的权？为什么不是全世界数十亿人“一人一票”选出？起码，需一国一票选出？不是“普世价值”吗？怎么“普世价值”国际上就不要啦？！就不必啦？！

即便如此，联合国宪章也为自己定下了规矩，“不得干涉任何国家内政”（《联合国宪章》第2条第7款），但它后来的发展，却常为以美国为首的不少强权国家，挟联合国以令天下，自己授权自己，干涉甚至军事干涉他国内政。这是违背联合国宗旨的，因此，它不是正确的，是错误的，是应为一切正义国家正义人士所批评抵制的。

朝鲜半岛分裂的朝韩两国政权，1991年才分别加入了联合国。虽然1949年联合国已经在美国的意旨下，承认了朝鲜南部片面选举产生的韩国政府是“合法政府”，但即便它的《决议》也并没有认为朝鲜已经分裂南北为两个主权国家，南北都认为是主权包括对方的一个国家，联合国也认为，朝鲜是一个有待统一的一个国家，它只是片面承认了南方选举出来的政府而已。但，这只是它的片面承认，与朝鲜人民自己承认与否，有什么关系？凭什么联合国有权将自己的片面承认，强加于全朝鲜民族，强加于全朝鲜人民？

1949年前的美国和联合国，承认南京政府是中国合法政府，但从不认为南京政府与江西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和再后的中共“华北政府”，是两个主权国家，从不认为南京蒋介石政府军的多次围剿“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和再后的“光复延安”，是一国对一国的侵略，反之，也从不认为中共华北政府军在国共谈判破裂后的渡江占领南京，是一国对一国的侵略。那么，你又凭什么可以随意认为，即便你没有承认的平壤金日成政府军南下攻占汉城，推翻你承认的李承晚政权，统一朝鲜国家，就不是朝鲜国家的内战，不是朝鲜国家的内政，却是一国对一国的侵略？于是你联合国就片面通过“决议”，破坏联合国自家的宪章，以美国为首，多国出兵去干涉朝鲜内政了，于是中国军介入，朝鲜内战变为国际性“朝鲜战争”了！谁挑起了“朝鲜战争”？当然是联合国。这不是联合国的光荣，是联合国的错误，是联合国的耻辱。中国的公知“精英”们还要拿来作“联合国”侵略朝鲜“正义”、“合法”的论据？

今日的联合国承认北京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不承认台湾政府。台湾今日已没有本事更没有愿望而已，若有还本事“反攻大陆”，打过来，中国的公知“精英”们会指责说，那是“中华民国侵略”？决不会的，他们会“箪食壶浆以迎王师”；但若北京政府军打过去台湾呢？则对不起，他们一定会随西方国家一起跳骂，说那是“侵略”了。中国的公知“精英”们就会这点双重标准的实用主义。

也有些左翼朋友以金日成军南下前夕发生的海州之战，竭力证明是南方军对北方军打响第一枪，挑起的战端。上当了。这不重要。就像中国内战究竟是蒋介石军还是毛泽东军打响第一枪，这重要吗？无论谁打的第一枪，都是内战，国际无权干涉！

又有说，金日成是苏联的“马甲”。因此，金日成的“南侵”算苏联挑起朝鲜战争。

谁是谁的“马甲”，由你去说。李承晚不是美国的马甲？中国的军阀混战，世界各国的内战，哪方背后不站着一个或几个帝国主义国家，哪方不可以被认为是某帝国主义国家的马甲？那你就让马甲和马甲去打好了。胜败在天。马甲和马甲打，你不出面，仍是内战，你赤膊上阵亲自去打，你就是国际战争的挑起者。

还有什么把联合国的“核不扩散决议”当作圣旨。世界强权国家自己不彻底销毁、全面禁止核武器，却决议“核不扩散”，无非是自己手里有大棒子不许人家手里有根棍子。那么神圣？违反不得？连张召忠都笑眯眯屁颠颠地把它说成圣旨。若毛泽东当年也俯从美苏两家的这类条约或美苏挟持联合国的这类决议，还能有中国的核武？怎么忽然“联合国决议”今天就那么神圣了？不得了了，非服从不可了？不服从中国也要赶时髦装逼去参加“严厉制裁”你了？如此高抬联合国，将其视为世界政府政令，若明天联合国也搞个“决议”，不许你中国“解放台湾”，或你武力统一台湾之际，联合国“决议”你是“侵略”，要“制裁”你了，要“联合国军”出兵干涉你了，你怎么办？也跪地接旨了？若你说，“不可能通过。我中国有否决权”。好意思说！那是你违背“普世价值”的国际特权，不过欺负朝鲜等小国没有你这样的一票否决的特权罢了。

有一位很好的左翼朋友也指责老王说：“既然如此，中国为什么还要参加联合国”？

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不是为了也挤进去分霸主一杯羹，小媳妇熬成了婆也去欺压他国，而是为了改造联合国，使之真正成为世界各国平等相处，共谋世界和平发展的国际民主机构。邓小平代表毛泽东1974年在联合国是这样宣告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的目的的，请听：

“中国现在不是，将来也不做超级大国。什么叫超级大国？超级大国就是到处对别国进行侵略、干涉、控制、颠覆和掠夺，谋求世界霸权的帝国主义国家。一个社会主义大国如果出现资本主义复辟，必然会变成超级大国。....中国永远站在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一边。如果中国有朝一日变了颜色，变成一个超级大国，也在世界上称王称霸，到处欺负人家，侵略人家，剥削人家，那么，世界人民就应当给中国戴上一顶社会帝国主义的帽子，就应当揭露它，反对它，并且同中国人民一道，打倒它。”

现在看，不是中国改造了联合国的霸权，倒是联合国的霸权改造了中国。要中国参与美国一起去“制裁朝鲜”？中国也成了媚霸欺小的妻妾之国了。

今日北京的习近平特色政府不是更在毛泽东之上，把邓小平奉为自家的不祧之祖的吗？那末，请记住邓小平联合国的这番话，重温邓小平这番话，实行邓小平这番吧。

请看高善文将邓小平对美“投名状”，建言献作今日对美国策的奇文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1-12-23

近日网上流传一篇“高善文”的奇文。奇在哪里？奇在他把中国乃至举世人们认为最无耻，最卑鄙，最残忍，最黑暗，最见不得人的一种事情，亮了出来，却不是去谴责它，而是去美化它，正确化它，甚至要他的国家领导人，中国，继续去选择干下去这种最无耻，最卑鄙，最残忍，最黑暗，最见不得人的一种事情。

什么事情呢？高某明白说了，当初，“小平同志打越南就是送给美国的投名状，使得美国愿意拥抱和接受中国 ”，“迅速把中美关系推升到非常高的水平”，让中国作为美国的棋子。后来，更卖身作了美国的跟班马仔喽啰，作了“夫妻小妾”。这种倒戈叛友，卖友、杀友，续再卖身的黑暗行径，从来国人就颇多耳语网诽，高善文这回开会演讲，竟第一次公然把它挑明了。人们会以为，这是在高级黑邓小平了吧，殊不料，他真是在抬邓小平呢！他提出，“小平同志打越南就是送给美国的投名状”，这是邓小平为近代中国作出的最伟大最正确的选择，“回顾鸦片战争至今，一次又一次的历史转折关头，中国总是做出错误的选择
（1949年和苏联搞一起），毛泽东的选择都是错的。只有在小平同志的主导下我们对了”。

他说：

“苏联之所以解体，是因为中国的背叛。中国在苏联背后插了一刀，这条共识是正确的。”

现在，中国这个“可怕的敌人在政治制度的选择上向着美国期望方向的反方向大步前进，如果现在再不采取措施，美国以后也许会丧失机会和能力去扼制中国 。”

“美国也要有决心，在中国还没有能力彻底挑战美国的时候，把中国摁住。现在不摁住以后可能没有机会了，20年以后中国的经济总量可能是美国的1.5倍，到2028年中美的经济总量大约接近30万亿美金，按照中国制造2025规划，我们很多技术都会和美国很接近。所以美国要摁住中国一定要趁现在！”

高善文好替美国捉急呀！捉急呀！

高某说：“中美关系维持过去40年正常交往的政治基础已经荡然无存。中美关系将进入长期非常动荡，充满对抗的不确定时期，中央需要对此做好充分的准备。回过头来看
。中央其实没有做好准备，直到现在，也许我们的准备仍然没有做好。”

那中国应该怎么做呢？高某来献策了。他说：“中国的领导人战略家需要在此体现出40年以前小平同志的胆识和手腕”了，就要再去找一个“同志加兄弟”去叛卖，去打杀，去“背后插一刀”！
将它或它们再作“送给美国的投名状，使得美国愿意继续拥抱和接受中国 ”（找谁？可以想想），让美国继续放心地作丈夫，骑在中国这个永远“韬光养晦”，永远闭眼享受“战略机遇”的老婆身上睡觉， 上下其手，为所欲为！

现在“中国的领导人战略家”听不听他高某的计策呢？高很自信，他说：“中国能否做出正确的选择，需要拭目以待。”

我们现在拭目“待”了一下了，看样子，这“中国的领导人战略家”真好像是很听的呀。因为邓小平的向美国卖友送投名状的政策，是中国“鸦片战争至今 ， 一次又一次的历史转折关头 ”唯一作对了的选择。

不错，中国历史上背信弃义卖友以逞的卑鄙人物，那是有的。但无一不是把它作为不择手段存己待机，亦自知其耻，秘不敢告人的曲身之计，“提着影戏人子上场——好歹别戳破这层纸”，哪能如得今天，早已不知何为廉耻的中国“领导人战略家”，及其公知精英谋臣策士，竟能把这向美国卖友杀友送投名状以取媚的政策，公然视为和提出作为中国历史和未来国家民族
“唯一作对了的选择”。啊呀呀，“地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天也，你颠倒了忠奸枉作天！”

----“稳定中美关系就是稳定改革开放的大局，中美关系一旦稳定不下来，国内什么事都不用干了”。“如果这次错了，大家就只能回去洗洗睡吧。”

“回去洗洗睡？”与谁睡？“中国的领导人战略家”们和高善文们，和“清华人”们，和中国海内外“公知精英”们，没有了美国这个唯一选对了的老公可以卖身陪睡，床上春心无托，春梦难圆啊！

2018年8月1日

最后，老王社长注：老王不认为邓小平的决策打越南，全为献身美国的投名状。有这个重要因素，但更因为越南的企图侵吞老挝柬埔寨，傀儡其两国，建立起一个它越南为霸主的强势的“印度支那联邦”，这当然是中国的南疆大患，必得用兵以阻之。这个意义上，不可全盘否定邓的对越反击战。牺牲在祖国南疆的解放军英烈，不可受辱，仍当享人民之祀，永垂不朽。

（高善文文略）

2018年7月29日

孟晚舟事件，决不能让它成为一个先例。极端危险！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1-12-23

美国可以依据它的国内法，在他国满世界随意抓人回去“审判”。过去，美国虽然早干过这类事情，甚至把人家国家总统抓回去，但这回抓到华为公司头上，抓到七十年前毛泽东宣告“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之后，从未发生过也简直不敢想象可能再对中国发生的中国的头上，这是第一次！民情激愤。

怎会发生这样的事？几千年前，就另有一位姓孟的解说过。他说：“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家必自毁，而後人毁之；国必自伐，而後人伐之。 ”！就不多说了。

但中国，决不能任由此事件成为一个先例。真极端危险！

今天人们谈起国际事件，言必称“国际法”。强权国家要欺侮人家，也言必“国际法”。什么是“国际法”？至今这个世界没有大同的世界政府，谁来制定和颁布“国际法”？哪有什么“国际法”！所谓“国际法”，无非是世界先发达的强权国家，把它们在近数百年国际交往中，它们觉得对己有利，能够认可的各类惯例，以经济的强势和武力为后盾，通过国家间双边、多边或国际性组织的协议、条约，将其上升为“国际法”，解说为“国际法”，然后交给大学教授们写成教义去讲课，让学生们都以为这就是“国际法”罢了。

“国际法”来源既如此，这些强权国家在这些“国际法”对己有利无害，又能制约他国时，它们大体也能强调这些“国际法”，做做样子遵守这些“国际法”，维持它们对世界安稳的统治和掠夺。但一旦出现对己不利，他们必先片面按他们的意志去蛮横解释“国际法”，再不行，便加以毫不犹豫的“无视”、“退出”、“撕毁”、“践踏”，无所不用其极。

故此：先例---- 惯例---“国际法”。只要一个国际事件你让它既成了先例，默认了它，下一步，便可以成为了国际法性质的“国际惯例”了。

所以说，孟晚舟事件，中国政府必须抗争，决不可例行作态抗议几声，再以“大局”、“友好”、“战略机遇期”等等美词为名，饮下苦酒，放水过去，让它成为了一个既成的先例。否则，极端危险！今后在外的中国的公司，中国的商人、外出的官员、科学家，学生，惶惶然谁能安全？

但反过来，若此事件真成了先例演成惯例，中国政府亦可如法炮制。如人大颁布法律，严禁世界各国对台湾军备销售。颁布后，便去制裁对台湾军售的国家、公司，和去满世界抓捕与一切对台军售有涉的负责人士。各国亦可有样学样。这世界将成怎样的世界？

人们会笑话说：“啊呀，你中国哪有这样的实力，哪有这样的本事呀！”

说对了！所以说，我们要认清了，今天的世界，真还不是什么“普世价值”的世界，“现代文明”世界。还是一个认拳头的，认实力认强权的，弱肉强食的世界！

2018年12月6日

在美国经济协议的要胁下中国就只能投降吗？——-洛杉矶与草庵的谈话简要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1-12-23

你对中美贸易战的那篇讲话,传播很广,影响很大。你这篇最大的亮点,是透露了这次美国对华贸易战策略的谋划和枪手，背后有不少反共的华人,包括了杨建利、韩连潮等。他们最大的成果，即促成中美协议面临签约最后一刻的决裂崩盘。是他们要美方强令中方必须将所签协议公开。如你说,这真"稳准狠"地要了中方权贵的命，只好拒签崩盘。

看到了。对他们，中国的国家利益和政治经济主权，高官们是可以出卖的，起码可以谈的，但切不可让世人特别是中国人民知道内幕而已。“你却偏要我将其公开，这岂不要我的命?”。没法签了！只好解说,是坚持了“爱国主义”原则才不签了。所以，,这次与其说建利他们作了件坏事，真不如说他们对中国作了件好事，大好事！从，,北京的高官们对外有什么"协议"，中国人民都不再信任他们，都要用怀疑的眼光审视他们了，都强烈要求他们公开，强烈要求他们必须经人大的公开审议和批准，不得再在枱底暗中有如当年WTO，瞒着中国人民违宪向外国胡乱承诺，作秘密交易，来所谓"倒逼"中国了。

但你最后的结论还是中国应该向美国投降。要不没办法。这我不能同意。投降,只能诱使得陇望蜀，诛求无已，是得不到中美长远的友好和平等互利的。过去错了，今后不可再错下去。你认为的中国不得不投降因为两大困境，一个芯片，一个土豆。我看都是可以解决的。会有些短期的困难，但不至天塌下来。现在一些公知就说，中国经济危机要到了，中国要崩溃要动乱了。快投降吧，早投降比晚投降好，晚了连投降的机会都没有了!

其，,经济危机有什么可怕。既然中国已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周期性的经济危机规律加之于中国也就是不可避免的了。危机过了，又会复苏的。中国既然搞了资本主义，就要有迎接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心理准备，积累应对经济危机的经验。

草庵你记不记得，十几二十年前我与你在旧金山第一次见面，我就对你说过,马克思十九世纪初为什么就误以为资本主义丧钟响了，要灭亡了？因为那时资本主义刚来了经济危机，马克思便以为资本主义要被其内部不可调和的矛盾炸毁了，崩溃了，只能社会主义了。后来如何？恩格斯发现，资本主义所能容纳的社会生产力还远未充分发挥出来，经济危机不过是无计划下的社会生产周期性以资源和生产力破坏方式实现的盲目的经济调节。对经济危机第一次到来的恐惧，尤如不经事少女对月经初潮的恐惧，这么多血，以为自己就要死了。再后几个月发现，这血月月来，人没事,，就明白那不过是女人生理规律，不再恐惧了。

现在公知精英们,就是在用"中国特色"资本主义发展途中极可能快要到来的第一次经济危机来吓唬人民和官方，要他们快投降，不然中国就崩溃了，大乱了。真不必被他们吓死。没那么可怕。其实，中国特色的中央集权资本主义体制，应对经济危机，其强力调节手段，比自由资本主义一般还更有优势。罗斯福新政就是先例。

(其他略)

2019年5月27日

对某左派不赞成老王意见，认为川普行为还“不算对美国政治制度破坏”的回复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1-12-23

老王答：

法治国家，国家制度的最后的防线是最高法院判决（戈尔就服从了它）。你也可以不服它的判决，但你不能对抗它，更不能煽动民众对抗它，更更不能以总统之尊散播大量谣言去鼓动引导暴民运动推翻它。你这样做，就已经是对国家制度的造反，对国家的叛乱，怎么不是“破坏美国政治制度”？何况，白登当选，选举人选举和国会的认证，全部宪政手续完成，你还在公然对抗和煽动民众对抗，这怎么不是“破坏美国政治制度”的叛乱？怎么还没有“出格”？美国国会弹劾川普，对川普行为的定性，完全准确。

站在美国体制立场看，川普和暴民的行为已经是造反和叛乱。你站在反美的立场，可以说它是革命。所以中国的不少左派领袖那个兴奋呀，希望美国越乱越好之外，更希望美国的“无产阶级”和他们的革命领袖川普忽然有了马克思主义的觉悟，美国的伟大社会主义革命就来到了。梦想呢！美国早已没有了经典“无产阶级”，有的，也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化的敌视社会主义的“工人阶级”。我们假设川普革命成功，美国也不可能是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社会主义国家”，而只能是川普党（未必共和党）一党专政的极右中央集权的法西斯主义国家。与中国左派领袖愿望一定相反，它将是中国更强大更可怕的劲敌。

就美国暴乱，中国极左派攻击胡锡进我的简短意见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1-12-23

我赞成胡锡进对美国当前暴乱的立场，反对中国极左派张宏良等对胡锡进先生的攻击。

我主张，一切国家，无论中国美国等，或地区如香港，人民的和平集会示威表达诉求，是人民的权利，都是应该受到警察的保护的； 一切国家，无论中国美国等，或地区如香港，凡借集会示威之机，无论以任何“政治正确”的借口打砸抢烧杀，严重危害该国该地区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都是应该受到警察果断的压制，直至最坚决的镇压的。不应有双重的标准。

把香港的暴乱解说成“民主普世价值”，反对中国和香港政府的镇压，是错误的；现在，把美国的暴乱解说成“黑人抗暴革命”，是说到底的“阶级斗争”，要求中国政府公开支持美国的暴乱“革命”，攻击胡锡进反对发生在无论香港美国的一切群体暴乱的正确立场，我感到这些所谓“中国极左派”的用心是危险的。极左必然归入极右。实际上，张宏良们已经与美国那些“一道美丽风景线”政客，站到一个阵营上去了。

美国的部分黑人泄愤暴乱，根本不是什么“革命”，什么“阶级斗争”。张宏良们昨天居心叵测把香港的暴乱美化为“阶级斗争”，又今天把美国的暴乱美化为“阶级斗争”，反对中国政府昨日为恢复香港社会秩序，和美国政府今日为恢美国社会秩序采取的强制措施，根本是错误的。

现在，中国国内的极左派张宏良们与海外的反共极右派徐水良们，这回果然走到一起去了（这反共极右派徐水良也曾自称是“毛主席的龙种”），他们都声称“革命”就免不了香港和美国发生的这类暴力打砸抢烧杀，只要“政治正确”，只要口号是“反共”或“阶级斗争”，或“黑人革命”，便可为所欲为，便可置该国该地区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于不顾，只能眼睁睁看，都不得镇压。

我不这样看。老王从来认为，民主，就应该是法制下和平理性非暴力的。革命，也可以。你要以革命的名义去暴力打砸抢烧杀狂欢也可以。但你“既要革命，就不要抱怨反革命”。你有革命的权利，政府也就有反革命的权利。

不要兴奋疯狂的时候高调“革命”，胡作非为，一遇镇压，便哇哇地叫，说你是在“民主”，不该镇压，还要装模作样要人“下跪”。

胡锡进的过去我未必都同意，这次，我支持胡锡进。

不必“阶级斗争崇拜”---谈谈所谓“黑人抗暴解放运动”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1-12-23

人类的历史，本质上说，是阶级斗争史。但不是一切阶级斗争都是进步的。阶级斗争，只是在与社会新的生产条件和由此发生或必将发生的新的生产关系相联系，反映了新的生产关系与腐朽的，正束缚着新的生产力的发展的现存旧生产关系的斗争，才是进步的。我们不必“阶级斗争崇拜”，望阶级斗争而激动之。历史上的并无与新生产关系相联系的阶级斗争，即便胜了，不过是“改朝换代”。它可能使新坐了天下的原被压迫阶级人物，开始压迫他人了，因多少看到一些过分剥削压迫底层阶级的严重后果，而一个时期内稍放宽了压迫，人民和国家经济获得了一些喘息和发展，这类“阶级斗争”的进步意义，就这么多了。百来二百年后，再循环一次。

现在社会“公知”和某些准左派都喜欢嘲骂义和团。有没有道理？有一点。因为义和团的斗争只是一种“笼统的排外主义”，它本身除了愚昧的破坏，真没有多少积极意义。但共产党为什么肯定它？是把它放在中国人民近代发生的与新的生产关系相联系的阶级斗争的初级认识阶段来考察的。毛泽东这样说：

“中国人民对于帝国主义的认识也是这样。第一阶段是表面的感性的认识阶段，表现在太平天国运动和义和团运动等笼统的排外主义的斗争上。第二阶段才进到理性的认识阶段，看出了帝国主义内部和外部的各种矛盾，并看出了帝国主义联合中国买办阶级和封建阶级以压榨中国人民大众的实质，这种认识是从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前后才开始的。”

人民的阶级斗争不经初级阶段常表现为“排头砍去”的造反和惨烈破坏的盲目，也就难以发生出后来的理性的觉悟和以新制度建设为目的的革命。所以一切都要有分析。不可简单肯定一切亦不可简单否定一切。

美国社会当前的黑人暴乱，不是什么阶级对阶级的斗争，更不是什么“黑人解放运动”。近代的“解放运动”有两个层次，一层是民主解放运动，其实质是争各阶级各民族（种族）的政治平权运动；一层是社会主义解放运动，其实质是经济关系公有下的阶级消灭运动。

美国黑人的“反种族歧视”平权运动，是第一层次运动。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在二战胜利后联合国“人权宣言”的影响下，在当时国际“东风压倒西方风”的形势下，特别在苏联和毛泽东中国对美国黑人“反种族歧视”运动的巨大支持声援下，早就已经获得了胜利。今日美国，早已没有了制度上，法律上对黑人种族的歧视。歧视言行在美国，甚至已是一种犯罪，起码不“政治正确”。因此今日美国，已经不存在民主解放运动意义的“阶级斗争”。那么，没有对黑人的歧视了吗？有！但它不是制度和法律，它只是一种社会存在的观念和氛围，它是社会软件，是空气，它是无法用所谓“反抗运动”甚至“革命”去打破和消除的。正如共产党可以号称用“革命”使天下穷人翻身，废除一切对穷人的不平等制度和法律的歧视，但她永远无法根除社会观念对“穷人”的歧视。共产党只能“扶贫脱贫”或希望“先富带后富”，来逐渐消减和抹平这种社会歧视。当然，这“扶贫”或“先富带后富”，只能是“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在政策上，精神上鼓励穷人穷区自力更生，发奋上进，改变自己穷困状况。但若那穷人穷区自暴自弃不思上进，只想得鱼不愿去渔，那么，它长期处穷的地位，遭社会白眼“歧视”，就怨不得他人和政府了。反抗？你“反抗”什么？

美国黑人正是这种状况。我们实事求是说话而不是先验地按“政治正确”说话：少数黑人优秀分子外，作为整个种族，黑人确实缺乏一种不甘堕落激励自己发奋上进的精神。哪怕美国社会制度法律已经对他们平权，且又有了林林总总利于他们上进得渔的政策和机会，他们如何？他们确只想得更多的鱼而不愿去渔。这点与过去同受歧视的华裔墨裔真很不同。墨裔上进心不如华裔，但他们大多能靠自己劳动谋生，华裔更是宁自己打工吃苦一生，也要后代受良好教育，出头上升。华人杰出人才在美灿若群星。故，华裔墨裔等在观念氛围上受美国社会的歧视，远比非裔黑人为轻，甚至得愈来愈多的尊重，并不因为他们的肤色不黑。我们只要看这次美国黑人暴乱愈趋升级的口号目标，并不是朝向已经不存在的制度法律的不平等，这第一层次的解放运动早已完成，他们没有向前走，而是要求平白得到更多鱼的特权，以弥补他们仅是在观念氛围上受到的社会的歧视，我们就能知道，这场黑人暴乱，完全不具备任何历史进步意义，更谈不上所谓“黑人解放运动”了。某些中国左派们，真不必去煽情。且这种不反求自己种族上进以争得它种族的尊重，却图以暴乱强求更多得鱼特权的“运动”，实质，不过是黑人种族的自我歧视运动：“我低，

你们应该下降与我一样低”！它不但不能解除或减轻社会观念氛围对他们的歧视，恰相反，将更激起了白人外，“你得更多特权就意味我失更多平权”的其他种族对黑人的歧视和敌视。这歧视和敌视，暴乱后，不幸将更深更甚！

上面说了，近代“解放运动”有两个层次，一个是民主解放运动，其实质是争各阶级各民族（种族）的政治平权运动；一个是社会主义解放运动，其实质是经济关系公有下的阶级消灭运动。现在网上又有左派提出期望这场“黑人抗暴解放运动”将转化提升为社会主义解放运动。

第一，我看不到当前在美国有这个前景。哪怕多城市已经开始了要求清算和推到美国各色历史人物塑像的被曲解为“美国文化大革命”的运动。

第二，即便我们想象美国共产党足够强大，能接过领导这场“黑人抗暴解放运动”，将其转化为社会主义解放运动，革命竟获得胜利。问题在“胜利以后如何”？建立斯大林-毛泽东式社会主义国家？还是建立邓小平式“特色社会主义”国家？“特色社会主义”，无非是社会主义外衣下的资本主义。美国何必如此再折腾一番？斯大林-毛泽东式社会主义么？前途如何？这个题目太大，这里就暂不谈了。

有人质问：“你不希望美国崩溃？”这本是个可不可能的问题。但既问主观，我不希望。我希望中国美国都能度过难关，中美终能友好，取长补短，“环球同此凉热”。我们不必幸灾乐祸，亦不必见猎心喜，对美心中有气，隔岸观火便可。

更有激进左派反对胡锡进的“事不关己”主义，提出要像毛泽东时代一样，国家公开站出支持“美国黑人革命运动”。既然你要中国回到毛泽东时代的支持世界革命路线，那么。你也就没有理由反对美国等西方国家今天站在他们的立场，以它们的价值观和定义，公然煽动中国的颜色革命，支持香港、台湾、西藏、新疆、蒙古、“满洲”的一切“民族解放和独立运动”了。这对中国的利弊究如何？自以为食了满肚马列毛“革命”和“阶级斗争”教条而不知实事求是消化的“左派”们，真爱国的，应该仔细想想。

2020年6月21日

蓬佩奥先生怎样才能使中国人民相信你反对的只是中共而不是中国？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1-12-23

把中共与中国切割分开，让中国人民知道美国政府反对的只是中共而不是中国，据说是蓬佩奥先生从谏如流，采纳自国宝余茂春等华裔顾问的献策。最近，蓬先生据此讲演，果然大受欢呼。

但我还是有些疑问。首先，例如南海问题，西沙、中沙、南沙那些岛礁，难道只是中共的不是中国的，不是中国人民的吗？是中国的。历史久远不说，那是二战胜利，依据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的规定，由中国政府从日本的侵略占领中，收复的。是美国海军陪同中国国民党领导的中华民国政府海军，并肩一起去收复的，自此，于战后再次确立了中国对南海及各岛礁的主权，归入中国版图，那时共产党在哪里？既然南海及各岛礁的主权是中国的，是全中国人民包括台湾人民的，蓬佩奥先生今日竟宣称代表美国“干脆拒绝”承认中国对南海主权了，这究竟是在反对中共还是在反对中国？中共今日，无非是在捍卫中国对南海的主权罢了，有什么错呢？蓬卿如此讲演，怎能使中国人民相信你反对的只是中共而不是中国？还有西藏问题，新疆问题，台湾问题，香港问题等，都可是以此类推的。

把中共与中国分开，这个办法本来很好，中共确不等于中国和中国人民。蓬卿们要采用这个办法，首先就应仔细分清哪些是中共的特殊利益，哪些则本是中国和中国人民的民族利益。中共作为今天中国的统治者，只是有责去代表中国和中国人民维护它。若蓬卿要在这些领域称是反对中共，褫夺中国主权，究竟是能分化了中国人民与中共，还是其反，推动了中国人民更团结于中共？这里，我也来为国务卿蓬佩奥先生献计，他应该这样做：代表美国政府宣告西藏、新疆、台湾、香港、南海等都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主权疆域，反对中国境内外一切对之分裂侵犯的各类危害中国人民利益的活动，它只反对中共对中国人民的政治统治特权，例如，为什么至今中共不能给予人民普遍的选举监督罢免权利呢？为什么中共不能致力司法公正抑制权贵呢？为什么不能给予无论左派右派充分的言论自由呢？为什么中共就是不肯顺应民意官员财产公示呢？如此等等，这样做了，中国人民还会怀疑你吗？不会了，中国人民就会相信，你反对的真的只是中共而不是中国了，你就真能成为中国人民的朋友了！

另外，蓬卿，蓬佩奥先生全面否定了尼克松总统以来近五十年历届总统的对华接触交流，促其改变的政策，认为是“失败”了，中国“没有改变”，也是偏颇的。

怎么没有改变呢？五十年来，中国共产党早已从一个无产阶级阶级构成的政党，变为了一个从中南海巨头到基层官员，几乎人人拥有巨额的可增值资产的资产阶级政党，中国社会，已经是一个号称“特色社会主义”的极端资本主义社会，这还不算改变么？

中国人民从普遍的反美到普遍的亲美，被称为“中美国”，中国的中央政府官员把中美关系形容为“夫妻”，那位汪洋副总理粉妆打扮一番，上门撒娇将自己比为美国的妻房，这还不算改变，还不算“友善与合作”么？甚至，美国今日必欲置之死地的华为，其总裁任正非也还反复声言他是很“亲美”的呢！

民间有笑话说，若今日哈佛、普林斯顿通知开学生家长会，明日，中南海政治局大员们将齐齐全数飞美到会，这还不算改变么？

文革时，中国的“黑二代”们争着要红，今日中国的“红二代”们，争着变黑。毛泽东曾说，一定要让杜勒斯演变中国共产党人的第二代第三代的计划破产。破产没有呢？很成功呀！ 怎么说是“失败”了？蓬卿呀，你就看看你身边的那些你致敬的反共“勇士”，为你出谋献策的魏京生、王军涛、杨建利们，有几位不是中国共产党的“红二代”?

过去，对中共和中国政府政策稍有批评的人士便不免被捕入狱，今日，即美国政府公开列明赞扬的中国“公共知识分子”，遍地都是，且官运财运亨通，地位口气不可一世，把持着中国各类的公共媒介，压制着中国左派，毛派的抬头，这还不算改变么？

如此等等，不胜枚举。当然，也许与蓬卿理想的改变，还有差距。但为什么那么着急呢？慢慢来嘛。尼克松们的政策，无非施行才近五十年，中国变化已经那么大了。我们看看美国立国后的五十年，19世纪初叶，自由、人权、民主的状况如何？它是200多年至今，才一步步演化出来的呀。蓬卿对美国历史的了解，绝对比希哲更为熟稔的。为避班门弄斧，我讲讲中国。

中国辛亥革命，要建立一个宪政民主的中国，初期，袁世凯和北洋政府表现很不理想，于是孙中山国民党认为辛亥革命失败了，要再革命；再革命成功后，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表现还是很不理想，毛泽东共产党还要再革命，革命后，甚至被认为更糟。所以，中国的“公知”教授们便提出了一个看法：中国的改变是无法激进的，不能幻想一个晚上的革命就能掉下个完善的宪政民主来。若当年政治家们不要心急，辛亥革命后不要因北洋政府的不理想而一再革命，一再折腾，只是动员社会各种进步力量推动中华民国慢慢改变，说不定不需美国的200年，100年至今，中国的宪政民主，恐怕已经很不错了。

这虽是中国“公知”教授们的一种依据近代历史经验的推想，我觉还是有些道理的。蓬卿似是个急性子，看来川总统还没有那么急。所以我建议蓬卿还是淡化掉一些对华过于情绪的提法，回到尼克松后历届总统的对华交流促变的政策上来，“不要招急，照过去的方针办”，中国一定会慢慢改变的。

若蓬卿说，“一百年？来不及了呀。我们现在不改变中国，中国就要改变我们了呀！”惊讶。国务卿蓬佩奥先生居然对自己的“自由世界”制度也如此没有信心？上面列举了，中共的中国已经改变成这个样子了，必将继续改变下去，它还能改变你吗？它还会想着去改变你吗？若中共已变质成这个样子了，它还能战胜和改变“自由世界”且“必然称霸”，这“自由世界”也太无能了吧？

不错，如魏京生所说，蓬卿讲演后，“网上一片欢呼”。但他没有说，除了海外的反共右派欢呼外，中国的左派和毛派更是一片欢呼。毛派们从来爱称川总、蓬卿为“建国同志”，为什么？因为中美“脱钩”，交流中断，冷战开始，中国的向“自由世界”的妥协、认同和转变的大趋势，也就中止了。难过痛苦压抑，不见欢呼的是谁，正是中国国内的自由派“公知”和党内原占了主流的亲美派，“夫妻”派！

蓬佩奥先生，不要被魏京生们骗了。你指责尼克松以来的多位总统们“数十年无视或轻描淡写处理了”魏京生们的反华游说。其实，这些总统们才是睿智的，他们对自己的“自由世界”更具有必胜信心的。他们明白，只有中美的友好充分深入的交流合作，才有利于中国的有序改变，有利于中美两国人民，更有利于世界和平。中国需要美国，美国也需要中国。不错，魏京生们坐过中共的牢狱，他们亟欲将中美推向危险的对抗和战争，无非是想火中取栗以报对中共的私仇罢了。近日，魏京生的网上小秘“铁梅”利令智昏，竟称“美国应该趁中共没有恢复过来一举拿下中共政治局解放全中国，然后中国分裂十八瓣各民主国分摊”（《独立评论》）。这正是魏京生们历来的幻梦。他们才真不代表中国人民，甚至，在十四亿中国人民眼里，他们更可能是中国和中美两国人民共同的敌人！

蓬佩奥先生，中国的“民主之父”是孙中山先生，不是什么魏京生。若按中国的政治伦理辈分，他魏京生是“民主之父”，我王希哲便是“民主之爷”了。我曾倡导“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和批评毛，三次入中共之狱共十五年，至今

流亡美。按说，我也与中共有仇。但私仇对我不足道。我只关心中国怎样才能走在正确的发展道路上， 有利于中国人民的福祉和中美人民的友好。中共做得对的，我赞成它，中共做得错的，我反对它。我认为这才是当今中国最需要的建设性的反对派，事实它正在中国形成。我相信蓬卿，蓬佩奥先生今日在魏京生们哄然一片捧场之下，还能听得进一点我的不同意见，算不算“异议人士”？也许他们会到你那里告状，要求美国再驱逐我。没有关系。过去中共迫害了我，美国收容了我，我心存感激，但不能因此改变我一个真正“异议人士”无论处何时何地，为人民利益坚持真理、砥柱中流的立场，哪怕为此全世界流浪。但我相信美国，也相信中国终将改变。

蓬国务卿可能想象不到，“列宁主义”在中国很可能是他的反华盟友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1-12-23

一个有托派主义特征的“红色中国”网站，有“仗义执言”者在老王致蓬卿文的后面，发一个惊人的跟帖（此类帖还不少）：

==========

特色是争霸，美帝是维持称霸，这点弄不清，什么都搞不清。蓬佩奥无论讲什么目的是维护称霸地位，特色无论讲什么，都是试图增强争霸能力。当前特色是法西斯社会，美帝多少还保留些资产阶级自由民主，可以说多少类似于1940年德国和美国的对照关系。作为中国人，作为中国的马列主义者，应该希望中国争霸失败，从而促进中国社会主义革命，为和美帝的真正斗争开辟道路。

http://redchinacn.net/portal.php?mod=view&aid=42746

==========

你看，蓬佩奥国务卿号召全世界包括中国境内外的华人反共“勇士”站出反共反华，“中国的马列主义者”即急不可待响应号召，开始配合，网上呼吁“应该希望中国失败”！如何？配合得多么好呀！

蓬国务卿不喜欢马列主义。在他的演说里，他解释他反共反华，就因为他发现了中共是“马列主义”。但他想象力再好，恐怕也没能想象到，华人首先起来呼应他的反共反华号召的，海外传统反共人士外，竟然正是“中国的马列主义者”！

好漂亮的解说呀：“作为中国人，作为中国的马列主义者，应该希望中国争霸失败，从而促进中国社会主义革命，为和美帝的真正斗争开辟道路。”----好办法！现在先配合美国把中国搞垮掉，然后，再“和美帝作真正斗争”。蓬卿呀，你不知道，这套办法正是当年列宁发明的办法，是最著名最正宗的“列宁主义”：让俄国战败，再发动俄国革命，再世界革命。世界托派就最喜爱这些东西。蓬卿长见识了吧？可见中南海当今还真不是“马列主义”。我只是惊奇：中国的托派们，你们配合美国先把中国搞垮掉了，那时能站在哪里，又凭籍什么，去“和美帝作真正斗争”？相信你们的“马列主义”，不如相信鬼了！

所以，极右，最终是必要与极左同盟的；极左，也最终是必要与极右同盟的！故今后中国的形势，国内的主要政治危险，恐怕暂不再是右翼“公知”，倒极可能是那些满脸凶横的“真正的”“百分之百”的“中国马列主义者”了！警惕啊！

2020年8月2日

老王社长评李伟东先生提到的一帮华人骗子靠造谣支持川普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1-12-23

我不想评论这场美国选举。我只注意到伟东先生提到的这段：美国这场选举进入最紧张时刻的一场为某方助选攻击对手的大谣言大抹黑，“居然是一帮华人骗子帮忙发动的。从香港苹果到郭骗媒体到某功媒体再到一众骗子自媒体，全都开足马力参与了造谣。总统居然在第二次辩论中利用这些谣言攻击对手，并成功地将民调颓势拉升了十天，使选情出现胶着；”。

海外反共民运特别是其中一些极端分子造谣言属家常便饭。但这回是利令智昏，造谣直接介入美国大选，

且对美国政治造成事实恶劣结果了，某些人的大祸可能临头了！

他们为何如此利令智昏了？因为特别今年初新冠疫情首先在中国武汉被发现，又很快被中国控制、战胜以来，他们在“反中共”的旗号下造谣，造得实在太顺了。他们里应外合大肆谣言，说这新冠病毒是“中国制造的”，是“中共掩盖的”， 是“中国病毒”等等。这类谣言，很快被美国有心的川总统和蓬国务卿接过去所用，作“证据”，更接着被世界各反华国家政客所用，不但可掩盖自己的抗疫失职，且更作为了反华的重武器，向中国要求天文数的超巨额“索赔”和战争威胁。他们这明明已经是与全中国人包括全海外华人为敌了，他们却以为得计了，以为这下靠造中国谣成功傍上了美国政治“大款”，就都能如余茂春一般，得到美国的重用和数不尽的利益了。于是，竟忘乎所以，头脑昏昏倒了要在这场美国大选中，用谣言来介入下大赌注了，简直是赌命了！这回，闯大祸了，可能还真玩完了。“海外民运”不少人已经在与他们赶紧“切割”了，甚至向美国FBI当局去告发他们真是“中共特务”了。他们简直已经是惶惶不可终日的丧家犬了。诗云：“取彼谮人，投畀豺虎”，就说的是他们了！

这次美国选举的白川之战，只是美国社会久蓄矛盾爆发的序幕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1-12-23

近日，有台湾洪门朋友问我，“这次美国大选怎么那么像了台湾选举：族群分裂，阶级仇恨，造谣抹黑、妖言惑众，奥步作票，动乱不休....”？

过去，我早就在不少文章反复说过，民主，特别是选票民主，必须是且只能是在一个国家或社会的法统观，历史价值观、政治价值观等，不存在不可妥协的，只能你死我活争斗的社会条件下实行。否则，必是灾难。美国民主，历经波折和内战，二百年发展，号称“灯塔”，为什么可以实行？因为美国的两党政治，实质是一党专政，是当年华盛顿独立战争胜利的革命党---联邦党人分化出来的两派（民主党、共和党）的专政。这由不受民选的最高法院保障其统治地位的华盛顿革命党的两派，他们的宪法法统观，历史价值观、政治价值观长期都是没有根本区别的，更没有你死我活矛盾的。于是，美国的民主就“成功”了。但要作“灯塔”，强行把它无条件输入他国 ，动乱就来了。

我怀疑美国的上层政客精英，应该是懂得这个道理的。所以，在美国的听话国家那里，无论它怎样的“不民主”，如沙特、以色列，美国是不会去推行“一人一票”的。但在它意在搞“颜色革命”的国家，它是一定要去宣传“普世价值”，鼓动“一人一票”的。因为那些国家，一般总存在或潜藏着不同社会势力的法统观，历史价值观、政治价值观等的敌对对立，乃至你死我活的。“透明，公平的选举”？不可能！誓必夺权置对方死地的“一人一票”敌对双方，是不可能有什么真正“透明，公平的选举”的；且无论你如何做，不能服输的一方总能找出或造出胜方“做票”“作伪”“不公”的“证据”来，为“正义”而发动“抗争”的。动乱和“革命”就发生了。又加只要美国是偏袒或支持这输的一方的，胜方“作伪”的“证据”总是会非常充足，动乱就势必不息而向暴乱发展，最后，“革命”就成功了。向敌对国家输出“普选”的功用，就在此了。

台湾，在两蒋专政时期，国民党法统观，历史价值观、政治价值观等占着统治地位，没有问题。社会稳定。但在美国压力下，又想做给大陆看，蒋经国开放“民主”了，李登辉“一人一票”了，问题就来了。不像美国，民进党不是国民党分化出来的另一派，它的基础和中坚，是国民党历史的敌人，日本侵略者殖民者的政治后裔甚至血缘后裔，裹挟台湾狭隘地方族群势力组成的政党。它完全敌对国民党的法统观，敌对中国历史价值观和三民主义政治价值观。它不是“中华民国”内的一个建设性反对党，而是根本不承认中国人，不承认台湾主权属于中国，认定中国人是对台湾的殖民者，而旨在消灭国民党“外来势力”，消灭中华民国而建台湾国完成台湾独立的敌对党。它与国民党和台湾“中国人”的矛盾，就是不可调和的，是你死我活的。这样敌对状态下“一人一票”的选举，当然是“族群分裂，阶级仇恨，造谣抹黑、妖言惑众，奥步作票，动乱不休....”。这便是台湾“民主”的常态了。

那么美国呢？美国不是两党作为价值观共同体没有问题的吗？怎么今日也“族群分裂，阶级仇恨，造谣抹黑、妖言惑众，奥步作票，动乱不休....”了呢？

美国独立革命党当年《独立宣言》立国标榜的价值观“人人生而平等”，本来原教旨的解释，是创立美国的白人精英“人人平等”，并不是真的各色人类的“人人平等”。但近代，更近年，美国的自由派为与社会主义竞争，将“人人平等”解释为各色人类不分种族阶级，一律“人人平等”的“普世价值”，开放给蜂拥移民而来愈趋居民构成比重倒转的各种族人群以接近的“一人一票”普选权，“民主”危机就来了：美国究竟是白人的，还是移民的？美国究竟是白人利

益至上，还是移民利益至上？究竟是应优先维护和照顾白人精英的利益，还是应更多从白人精英身上剥去更多的利益去补贴各色族群移民？这个矛盾就发生了，尖锐了。“白人利益之上”，“普世价值”就完了，灯塔就灭了；“各色族群平等”，政治正确了，美国就不能是原来那个美国了，长此以往，美国也就玩完了。这两者所代表的美国不同阶级人群的矛盾，就越来越发展为不可调和，不可妥协，不可让步而必你死我活不能解决的矛盾了。社会矛盾出现了类似的性质，社会的冲突和斗争也就必会发生相同的现象。美国的社会矛盾既然今天出现了与台湾，与它曾热衷“颜色革命”的国家接近的你死我活性质的矛盾，于是，它的“民主选举”，同样地出现“族群分裂，阶级仇恨，造谣抹黑、妖言惑众，奥步作票，动乱不休....”这类现象，也就是题中必有之义的了！马克思说过，历史上某种社会现象和人物，往往出现雷同的两次，“一次以悲剧出现，一次以笑剧出现”。其实，不止两次，常是无数次。只要你发现你眼前的社会矛盾与历史上造成某事件的社会矛盾有了类似的性质，你就可以预料，那类似的历史上的事件，很快就将在人们的眼前发生了。不信，读读中国历史各代王朝反复的治乱，就能知道。这次美国选举的白、川之战，事还没完，动乱还只是可能，尚在人们的焦虑中，也许后果还不至太严重，因为这只是美国久蓄矛盾爆发的开始，一场序幕。厉阶既成，萧墙多难，“鲁自此奉奔走矣”！

美国的大选与“人权高于主权”或“主权高于人权”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1-12-23

前段对美国这次大选不甚关心。因最近的热闹，才把这回白川两党两派大闹的来龙去脉网上粗略回翻了一下，发现，原来白川两党从开始就闹，直闹到今天不休，且已经开始流血，还要上最高法院决斗的焦点，大选能否邮寄投票，邮寄选票是否合法选票（合格选票）的问题。这焦点问题，老王我往深里挖，竟无非就是一个美国“人权高于主权”还是“主权高于人权”的问题！

美国的大选具体怎样选，据美国宪法，是可以由各州议会自己决定的。民主党，由于疫情严重和它的最大支持群移民民众居住、文化、习惯的诸特点，主张可以邮寄选票参选。这样，较易获得最广大的票源；共和党，特别川普，坚决反对，他明白民主党粉群的特点，而他的中坚支持群，白人中、基层民众，大多习惯了亲赴投票站投票。若只准亲赴投票站投票，川普坚信他一定赢，“输很难”。但不少民主党控州已经“非法”通过了邮寄投票方式，他无法，于是暂退一线，片面坚持11月3日投票日结束的4日凌晨到达的邮寄选票都是不合法选票，应立即停止计票。他就赢了。果然，4日凌晨他得票多，他就口含天宪要求计票停止，开酒会宣布和庆贺他自己已经当选了！

但邮寄选票，总不会那么准时到达的。而且，川普智商很高，很有计谋，早作部署。5月，他就将美国原邮政总局局长开了，强行换上了自己的铁杆粉丝兼募款人德某作局长。翻看那时的媒体舆论，川普这样干，普遍已经很怀疑他是要蓄意大选时假手新邮政局长拖过邮寄选票于大选日到达时间。而新上台的邮政总局局长，不负所托，果然立马施行了一些奇怪做法，如忽然撤去全国大量的路边邮筒，缩短邮局员工作时间和取消邮寄分拣加班等，则是明显可延缓一般信件的收取和送达时间了。

果然现在官司要打起来了。

川方控诉认为，邮寄选票过去只限于服役军人和残疾人士，普遍邮寄选票，很难判断他是否“合格选民”，故这些票是“不合法选票”，是不合法的，违宪的。且过了选举日时间。

白方坚持认为，疫情传播严重时期，各州自定可以普遍邮寄选票，是完全合宪合法的。前总统克林顿甚至说，普遍邮寄投票是“自古以来大选的惯例”。

这场美国宪法法律官司究竟是非曲直如何，最后究竟可能谁输谁赢，老王并不关心。白川谁上台有何大关系？老王有兴趣的倒是从此看到了另一个更深层的问题：美国的大选，究竟是“人权高于主权”还是“主权高于人权”？

因为按川普共和党的坚持：选民必须亲到投票站验明正身，是“合格选民”，才具有投票选美国总统的权利，才是“合法选票”，这是“主权高于人权”！

按白登民主党的坚持，不必那么严格验明正身。不管你是注册选民或未注册选民，不管你是合法移民还是非法移民，只要你在美国生活，处在美国总统的行政管治之下，你都拥有投票选美国总统的权利，你都是合格选民，你都是“合法选票”。这是“人权高于主权”！

不是说，美国的价值观：“统治者的管治权力必须来自被统治者的选票授权同意。这是普世的价值，是人生来不可剥夺的天赋人权！”吗？依这个标准看，当然是白登民主党的选举主张政治正确，川普共和党则政治错误。依了这个普世的价值，人权标准，那么川普共和党坚持的选举主张下，他当选了总统，就只有权管治美国被他验明了正身，是“合格选民”的那部分美国居民，而无权管治他认为是“不合法”“不合格选民”；而被他剥夺了“天赋人权”的那部分美国居民。民主党可以管治。按“普世价值”道理，白登当选了总统，他就有权管治美国屋檐下生活的一切无论合法不合法居民！

但老王疑问又来了：美国不是总自居世界各国之上，是世界的领袖国家吗？美国总统不总俨然自己是全世界各国的超级总统吗？世界各国的事只要不合其意，他不是都要管，都要派钱派兵去干涉吗？据说这叫“长臂管辖”！既然美国有全世界的“长臂管辖”，怎么没听说有全世界的“长臂选举”呢？没有世界各国，没有全世界人民“一人一票”的长臂选举，美国总统的“长臂管辖”权力，源自何来？吧不经世界各国，世界各国人民选举授权同意，就去“长臂”管治人家，这符合“普世价值”吗？符合“天赋人权”吗？故世上有评论称，美国是国内的民主国家，国际的专制国家，此说，有没有道理呢？好像是有点这模样吧？

其实老王倒是比较倾向赞成川普共和党这次的选举主张的。既然今日世界还是一个各分为自己国家的多元世界，那么各国的主权，当然高于所谓普世的“人权”。若真“人权高于主权”，就应撤去一切国家的边界海关。边界海关是干啥的？就是限制“普世人权”的。各国不说，既然美国还存在它的边界海关，且不断地“筑墙”，加强着严密管理，那么当然，美国总统的选举，就理应验明正身，只能是合法合格选民，才有权投票。必须“主权高于人权”！老王只是希望，若川普真能翻案成功，蝉联了总统，祝贺他，他应把他的选举原则坚持到底，坚持贯彻广播于全世界：既然世界各国没有选举美国为世界领袖国，既然全世界人民没有一人一票选举他川普为世界总统，依普世价值，他的美国就只应管美国的事，不应再“长臂管辖”，随意管治干涉他国的事务。认为不对，批评质责他国当然是可以的，但派钱派兵去强管人家，就不妥当了。另，老王又希望，若白登选举最终成功，当了总统，祝贺他，他也应把他的选举原则坚持到底，坚持贯彻广播于全世界：既然美国不止管了美国的事，还要“长臂管辖”，去管治干涉他国的事务，他就应建议世界各国发起投票选举美国是世界领袖国，全世界各国人民“一人一票”选出他白登为世界总统，获得授权“同意”。否则，依据“统治者的管治权力必须来自被统治者的选票授权同意”的普世价值，他白登的美国就不应再去横加干涉他国内部事务。不然，它的民主党就违背了它的“政治正确”了！

2020年11月18日

洪门忠义 ---就尹国驹先生比照人大副委员长级被美国政府制裁说几句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1-12-23

自“反清复明”以来，洪门忠义，忠义于国家忠义于民族（当然，那时洪门理解的民族只是汉族，尚未能理解为中华民族），便是洪门数百年不变的传统。当年没有洪门，孙中山何处立脚？何能筹款革命？何得黄花辛亥舍命义士？何来洪门致公党昂首政治协商会议大门？

确实，长期的江胡浮沉，洪门流派的部分曾沦入帮派的“黑社会”。干过一些坏事。但改邪归正，洗心革面愿为国家人民重做好事的洪门及其领袖，亦大有人在。但我惊讶看到，他们竟常不为美国政府所容。

美国旧金山洪门（孙文入堂处），掌玺龙头周国祥（虾仔）因08年率洪门子弟举五星红旗偕青天白日旗，双旗并肩击鼓上街，支持中国大陆举办奥运会，保护奥运火炬，便受身边传统反共人士侧目嫉恨，密告美国当局，以各种证据不实甚或构陷罪名，将周国祥拿办，冤判入狱千年！

讵料今日又来。港澳洪门老大尹国驹（号崩牙驹）兄，尚不明“罪名”为何，仅闻说是出力支持配合了中国的“一带一路”建设计划，便受到了美国政府的煌煌“制裁”，升与中国的十数名峨冠博带人大副委员长国级高官同列！石破天惊。这真奇了。江湖“崩牙驹”是何人物？竟国际上一朝跻身中国副委员长待遇，受美国政府如此高视，如此隆遇？ 必有文章！道路相传，说是因为他去到了太平洋一渺远小岛帛琉投资。一小人物到小岛投资有何奇处？需美国大动干戈“制裁”？大翻其旧账，却不说出今日其究为何罪名？想象，此投资也，必是大有利于中国（其利之大到达了副委员长国家级别），而此又极可能稍动了一点美国方面的奶酪？很可能。我猜而已。洪门忠义，果然不虚。

川普总统“军管”“戒严”“逮捕”.....取得胜利后如何？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1-12-23

川普总统发推亲身号召支持他的人们一月六日去华盛顿大集会，向国会的总统当选认证施压。这是一个在职的总统，国家最高统治者，公然鼓动人民在体制外向国家体制的依宪职能发起最后的威胁、最严重的抗议和造反。

历史和近世，什么人才这样干过？想想！

我们祈祷一月六日的华盛顿DC，不要发生大规模的街头广场的冲突。武斗和流血。不要由此而发生美国人民的撕裂和结下两造自此难解的血腥仇恨。我们期望美国和平。“上天保佑美国”！

我们不敢说川普阵营可能的失败。说这个，太可怕。我只想问问，川普总统的发动川粉集会造反，川普总统在疯狂川粉的支持下“军管”、“戒严”“、逮捕”.....取得胜利后，又将如何？

今后，美国还能有选举吗？还能有所谓的“公正”“公平”，没有“大规模舞弊”“窃选”的选举，选后的失败者绅士般地承认败选吗？不会再有了！

民主党再选胜了，它必定还是“大规模舞弊”“窃选”，必须造反；

共和党再选胜了，它必定是“红色恐怖下的选举”，“刺刀下的选举”，必须造反；

那么，根本就不能再有“选举”，美国，只能是今日共和党“军管”、“戒严”“、逮捕”.....后的永久的共和党专政，最后，只能集权于伟大光荣正确的川普总统。废除任期制，实行终身制实现川普总统的绝对独裁！今日的川普总统，已经在要求它的共和党，要求他的似已全无理性的“粉丝”，不是去忠于美国宪法，而是必须忠于他个人了，为他和他川普家族的利益斗争献身了。

这还能是那个“灯塔”“火炬”的美国吗？没有了！

造反的人们口口声声“挽救美国”。今日究竟是哪一派势力，在毁灭美国？！

我们等着看看一月六日。

2021年元月2日

论“一六”美国国会山的陷落及其未来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1-12-23

拥川暴民蜂拥攻陷了国会山，占领了议场，驱散了议员。彭斯、佩洛西避走躲藏。认证会自然开不下去。晚6点，市府通告宵禁清场，国民警卫队开入。佩洛西宣布8点认证会继续开。

老王以为，8点后，暴民第二波的冲击又将开始。“宵禁”？你要禁，宵就能禁了么？“清场”？你要清，场就能清了么？依我的经验判断，很难。暴民煽起不难，收场很难的，除非大流血。

但现场电视画面意外看到，入夜后，国会广场，人越来越稀了，似乎也不太亢奋了。8点多再开会了，也不见人去冲了。想想也只能如此罢。四面八方，远道吆喝而来的号百万实不过数万的乌合之众，号称“勤王”，但没有人组织后勤，没有吃的，没有喝的，摇旗呐喊冲击一整天，师老兵疲，何能久持？租来的大巴到时就按喇叭催促要走了，你不走，在此露宿？无营无寨，没吃没喝，元月的华盛顿DC是什么气温？广场露天过夜，你决心冻死？不撤有什么办法？

所以8点之后，国会认证会再开，很顺利。没人再去冲了。凌晨，会开完了，白登没如川粉预言“白等”，其胜选总统终被认证了。川普和川营失败了。

川普和川营这“最后的一战”，本来要怎样才能胜利呢？学十月革命的布尔什维克？学炮轰国会的叶利钦革命？有这个想法，没这个能量。稍可行的，是占领国会后不撤，坚持占据下去，在有强大后续和后勤力量支撑下，组织一波又一波的冲击，让国会认证会始终无法进行，白登的胜选总统法律认证手续始终无法完成，直至坚持到1月20日，美国的两个总统出现。总之，必须让白登的当选总统合法身份始终虚悬不决。一旦认证完成，“君臣之分已定”，便无戏可唱了（但哪怕到了那天，还是要面临必须推翻美国宪政制度的革命决战，否则仍没有出路）。川营这个

力量也没有。2006年施明德包围台北总统府的百万红衫军倒是有这力量有条件的，但没有冲。老王后拜访施明德，问他为什么不冲？他说，“冲进去就是革命了”。他倒扁不是革命，是抗议。一月六日，川营暴民冲入和占领国会，性质就是“革命”，只是没有力量“将革命进行到底”罢了。你革命了，又没能将革命进行到底，没能“夺了鸟位”而失败，你就“不是抗议，是叛乱！”了。成王败寇，中外一理。已取得认证胜利了的候任总统白登，已经发话为你们一月六日的造反如此定性了！

视频上，我们看见一群冲进国会的华人兴奋大喊“我们占领国会了！”。这些人要小心了！不止他们，那些这一两个月来，天天在美国网上网下各公众媒体上反反复复不惮其烦造谣惑众，直至鼓动怂恿川普滥用总统权力，“军管”“平叛”“戒严”“逮捕”....的那些卷入极深的“民运”“法轮”“大纪元”“新唐人”及什么“***”“刘三妹”们，更要小心了，你们多不是“赵家人”，却不但在美国肆无忌惮煽动叛乱且已经事实投入大叛乱了。你们要逃亡去哪里？逃回中国去？不能，你们就势必几天后要面临白登新政府FBI的调查、整肃、逮捕和重刑了。你们不可能在美逍遥法外。你们头脑热昏，不知天高地厚，不能听劝，只能这个下场了。你们今天，居然还有人幻想川普还能掀什么风浪，继续嘴硬，那就真是顽固得不可想象了，因为你们知道，是自己跳上了贼船，没有回头路，下不来了。

另外，押宝川普的台湾的蔡英文“政府”也要小心了。当年蒋介石错看形势押宝押在杜威身上，得罪了杜鲁门，杜鲁门一气之下上台断了对蒋的输血，终使蒋失了大陆江山，台湾恐怕也前轸可鉴的了！

另：有人问89学生为何又能在广场坚持一个多月？那是因为时令初夏，有文革前辈的经验组织，又有香港支联会等的强大后勤援助。吃喝扎寨无忧。但事实后期，在广场的已多是外地流散学生，疲惫不堪难以久持了。邓根本不必出动大军乃至坦克，再拖若干天，截了香港后勤，广场学生也就云散了。

川普还能胜利吗？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1-12-23

网上，继续还有一种顽强的意见，说是，川普还有力量，能最后胜利。持这种意见的华人，是本来截然相反的势力。

一种是极端的反共右派，一种是最坚决的拥共左派派（马列毛派）。

难道就川普的共和党反共？白登民主党不反共？决不是。都反共。

白登民主党的反共，是战略性的，是“奶头”长线经营，重在中国的内部瓦解。近四十年，这经营实际已很有成就的了。

川普共和党反共，是战术性的，是猛烈短促突击，重在给中国立马可见的打击。实际，它只会更重打击了中国内部的亲美内应势力，反有助中国反美左翼的强势，团结巩固了中国。

但这些海内外极端的反共右派短视，他们把“宝”全部押在了川普身上，数月来造谣煽动，无所不用其极，下不来了，不能失败了。川普真失败了，其身家性命都会完蛋了。所以无论如何，哪怕幻想，也要抓住一丝的稻草嘴硬，坚称川普最后必胜。

坚决的拥共左派（马列毛派），则寄希望美国“无产阶级革命”，希望川普继续大闹，越闹越好，乱子不怕大，直到美国内战，闹到分裂瓦解。故想出各种理由，搬出马列主义理论，证明川普一定最后胜利。

这些马列毛左派最近散布最广的一种理论是，根据马克思的说法，资本主义危机的时候，资产阶级是会向无产阶级寻求援助的，而受跨国超大资产阶级压迫沦落成社会“深层阶级”的美国无产阶级是可能与传统资产阶级结盟的。川普代表了美国无产阶级利益。有了美国无产阶级力量的强大支持，川普是能最后得到胜利的。云

老王不敢反对这种说法。他只指出，所谓“胜利”，是分为两种的。一种是体制内获得的胜利。但自1月6日国会总统选举认证在风浪中结束，白登当选总统全部宪法程序完成，这叫“君臣之分”已定，已不可能有任何的翻盘了。川普已经完败。1月6日之后，向白登选胜的任何挑战行动，法律性质，都是叛乱。另一种，是体制外造反、通过革命获得胜利，那就是另一种性质的胜利了。不可混淆。上述马列毛左派理论下川普的“胜利”，可不可能？不知道。但即便奇迹胜利，也是体制外革命的胜利了。

有如1946年的“国大”。重庆谈判后吧，国共两党在中华民国体制内争斗，达成了协议又发生新的矛盾，互不让步。国民党不顾一切，召开国大，共产党拒不参加了，要“上疆场彼此弯弓月”（国大虽给共产党留了位置）。从中华民国体制看，共产党被排除在外了，共产党失败了，但战场上，作为反出中华民国体制的革命，共产党却最终胜利了，国民党的“中华民国”被推翻了，被共产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替代了。所以必须分清两种性质的“失败”，和两种性质的“胜利”。

其实，共产党当初要反出中华民国体制开战，这个与国民党彻底撕破脸的决心也不是那么容易下的。虽然毛泽东自信有了人民特别是有了分得土地后的农民阶级的支持，有了八年抗战积聚的百万军事力量，但到底能打得过中华民国体制内的数百万美械“国军”吗？毛泽东是举棋再三的。胡乔木说，这曾是他所见毛泽东两次最艰难下决心的时刻之一（另一次是出兵朝鲜）！

川普如何？他体制外造反（1.6暴乱试了一次），真能获得美国“无产阶级”“深层阶级”的倾力支持吗？他手里可能握有几个民兵，但打得过数百万“天下无敌”的美军和武装到牙齿的警察吗？最要命的，川普有毛泽东那样深远的政策策略智慧和千年不世出的雄才大略吗？

也许我小看了川普，所以我不敢说川普究竟能不能最后胜利。但我希不希望他最后胜利呢？老王也不敢说。因为川普体制外造反革命的胜利，也就是美国的瓦解和败落。但看来，他和他的反体制势力，是难收住脚步的了。

2021年1月11日

美国川总统大众媒体的被封号，谈谈中国的微信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1-12-23

近日，美国川总统被推特脸书等大众媒体封了号，引起各方（已经不是反共拥共左右派之分，阵线乱套了）的大争论。连欧洲的政要们，如默大妈者，都表达了疑惑。

我的意见是：一月六日暴乱前后，川总的几番演讲确是很不妥的，属公然的煽动。6日华府攻陷国会的暴乱，与此煽动，直接因果，对美国国家安全造成事实严重危害，越出了总统“言论自由”范畴，已显是有待法院追问的刑事问题了。而正因川某身份为总统，煽动己粉叛乱，作为私人企业的推特脸书等大众媒体若仍放任其继续利用自家这类公众平台煽动叛乱，必负连带责任。故，这川总被推特脸书等大众媒体封了号，是没有错的，是及时的、正确的。但据闻那川总是被“永久封号”了，这就又有些不妥了。合适应该是，宣布总统职位典仪交接完成，美国国内局势稍定之后，予以解封，方为合适，亦较易为各方理解和接受。

但，我这里想说的是中国。中国的微信等，大约已经是海内外十几亿华人日常使用几已须臾不可离之大众交流媒体。但其公司腾讯要封什么人的号， 那是更加随意的。常常莫名其妙。社会各界诉苦不说，如我老王社长主持的“国是论坛”，便至今被封可计十次，又重建了九次！究竟是什么原因被封？完全不知，只能靠猜。传说是出了什么“敏感词”。但哪些词为“敏感”？如何可以不犯天条？腾讯全然“不教而诛”。当然，中国的体制下，微信等决不能学美国封号到中国老大的头上，但理论上亦不是不可，因其完全没有章法可循。孙中山说，国家须“节制资本”，不能由着大资本操纵国民生计。毛主席非常同意，一再肯定孙说，定为新中国基本国策。毛后几十年中国“改开”，对资本大资本是过于放纵有误。近来，对有企图心“操纵国计民生”的马云阿里公司，稍“节制”了一下，是好的。但腾讯之类大资本握之于手的微信，今日已不可一世至可随意操纵生杀海内外十几亿中国人之思想舆论，国家如何不加以“节制”？

“节制”之要在，国家应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规定，出台对微信等大众媒体的正式法律管理条例：在怎样的情形下，腾讯等公司才可对微信用户个人或微信讨论群，实行封号或宣布封号的“刑期”。被罚微信用户，可依规向何机关申诉申辩，陈述理由，维护权利，要求撤销或减轻腾讯惩罚。惩罚应执行否或如何执行，由国家所设大众媒体纠纷申诉受理机关，依法裁决。不服裁决，可上诉至法院。这才是人民法制国家应有之义。

川普总统推特在太平洋那边的美国被封，虽与中国风马牛万里，但争论已遍全球。我中国人亦不会“若越人视秦人之肥瘠，忽焉不加喜戚于其心”的了。于是老王也抓住此题，发挥一篇，希略有助于中国公众媒体管理的法制化，文明化为幸。

2021年元月15日

中国左派对川普的被封推等，不要也玩双重标准！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1-12-23

美国前总统（昨天开始）川普被推特封了，海外特别是反共华人势力一片大呼小叫，说是他们的反共反华“总统都没有言论自由了”。怪的是，中国国内外不少著名左派乃至响亮的“左派领袖”人物，竟也跟着反共势力合唱，质问什么“美国的言论自由呢？”“总统的言论自由都可以被剥夺了？”。甚而为川普叫屈评功摆好：什么“代表普罗人民”的呀，“把美国经济搞好了”呀，只拿一美元总统薪水呀，这样的好总统竟也被剥夺，“没有言论自由”了呀！好痛惜。虽然左派下面会跟着说，“可惜他对中国不好，反华，倒团结了中国”。

我想问问这些左派，一个总统，竟带头煽动民众对抗国家法制，毁坏国家体制，更公然鼓动暴乱和叛乱为自家火中取栗，对美国的国家安全造成了事实的严重危害，为阻止他继续作恶根本上动摇颠覆国家，推特封了他的账号，限制他的疯狂犯罪言论，有什么不对？若在中国，一个人，一个官员，甚至“老大”，也发生了这种疯狂，请问左派，你认为该不该封他的微信，限制他的言论？ 你们不是从来都认为对“反革命言论”该封，“无产阶级专政”有理么？那么，为什么美国川普的“反革命言论”就不该封了呢？就算是“没有言论自由”了呢？这不是双重标准是什么？你们从来对美国政客向中国玩双重标准不满，为什么你们对美国，也就要学了美国政客玩双重标准了呢？如果这是所谓“以其人之道还其人之身”，那么今后，你们就不要再谴责美国政客“双重标准”了，彼此彼此！

在中国，当然公然煽动暴力活动，颠覆国家的言论必须限制，依法封掉，但今天中国的状况是，无论你是左是右，只要你言论稍有“妄议”，稍涉“敏感”，便被随意封掉，随意限制，社会消声，即便你左派领袖们也不能免，常身受其害，多吃其苦。但你们从没有川普般公然煽动暴力活动，颠覆国家的言论的呀（或很少人有），如何今日你们倒为川普身为美国总统却煽动暴力活动，颠覆国家宪政的言论被封被限制抱不平呢？须知，中国政府未必理解你们这是在对美国玩“双重标准”，很以为你们是在为在中国也可以自由地暴力煽动言论，自由地颠覆言论争合法权利呢！

所以左派们对美国也不应“双重标准”。你们正确的批评应该是：理解和支持美国的推特等对川普事实已造成社会严重危害和可能继续危害的违宪违法，煽动暴力对抗言论的封杀。指出，这类言论，任何体制的国家都是不能允许的。无论在美国不允许，在中国不允许，在中国的特区香港等，都不允许，没有双标！但在美国，只要没有这类暴力煽动言论，则包括川普总统在内的自上而下的美国人民，一般来说，都还是能享有，起码网上平等享有可以不惧“妄议”，不惧“敏感”的言论自由的。这方面，中国应该向美国学习，确实保障中国人民的包括言论自由的各项宪法民主权利！

2021年1月21日

中美阿拉斯加会后,再读孙中山遗嘱有感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1-12-23

中美阿拉斯加会后，希哲不禁又想起了孙中山遗嘱。

即将辞世。孙先生念念在兹，对革命后人遗嘱的第一句便是：

“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

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向谁求“自由平等”？向西方列强求中国发展的自由和国格的平等。

怎样去求？“唤起民众”外，“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

孙先生逝世近百年了。加他“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150年了，“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在哪里？！

杨洁篪阿拉斯加之怒，怒从何来？正因面对的是那不能也不愿“以平等待我”之民族！

“以平等待我之民族”，中国人民一个半世纪多么美好善良的愿望哦！

记得几十年前，文革后期，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遇到了严重挫折，发展资本主义成了国人一时时兴的向往。希哲读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看毛主席说：“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反对中国独立，反对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历史，就是中国的近代史”。

他说：

“欧美资产阶级走过的老路，..这条路是走不通的。...要在中国建立资本主义社会，首先是国际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不容许。...它是要把中国变成殖民地的”。是西方的帝国主义国家要在“中国发展它的资本主义，却不是什么中国发展资本主义”。

我没弄懂。那时我想，帝国主义“不容许”中国发展资本主义，中国就只好听它的“不容许”，不发展资本主义了么？帝国主义向中国输入资本主义，是想“要把中国变成殖民地”，但中国就不可以不变么？

经这四十年向西方资本主义全面“接轨”，借西方资本主义“倒逼”中国的“改开”，其结果，我终于看见了，明白了，理解了，弄懂了。毛主席说得是对的！无节制的，完全抛弃了社会主义原则要素去全面追求发展资本主义，在中国确是走不通的。帝国主义不允许。你中国要发展自己的资本主义来赶上它，超越它，就违背了它的本意。它要中国靠拢它，是要中国事实成为它西方帝国主义经济的附庸、苦力和“妾侍”，并最终完成“颜色革命”，成为它们的经济加政治的殖民地的。中国不听话么？不愿变么？它就打压你，“以实力地位”步步紧逼“制裁”你，全面扼杀你。这就是我们现在能看到的，和从阿拉斯加听到的。

还是毛主席说得对，只有社会主义经济为主的有节制地发展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义”，才是中国正确的道路，才是正确的“特色”。

中山先生遗嘱我们“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一百年了，就列强来说，这世界哪里有什么“以平等待我之民族”？竟还能与我“共同奋斗”，去“求中国之自由平等”？没有。哪怕前苏俄。孙先生是空想了。我现在反过来想，恐怕是中华民族要自己先团结“共同奋斗”，靠自己的奋发图强求得了中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站在列强前面“自由平等”了，“平视了”，之后，列强们才可能勉强成为“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罢。

2021年4月10日

第十三篇 中国左翼发展问题

中国左翼力量的发展沿革、理论建构与实践探索

中国左翼力量的“零八宪章”在哪里？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2-02-11

王希哲和胡平在海外张贴了中国右翼精英们的“零八宪章”。这个宪章，是中国的右翼势力站在他们的立场，以他们的价值观、历史观对共产党，特别是毛泽东创立的“新中国”，发布的控诉书。该书发布以后，按照近二十年世界“颜色革命”的老套路，就是希望中国共产党内出现一个“戈尔巴”，“叶利钦”式的人物，接受他们对共产党的控诉和判决，利用共产党现成的中央集权机器（或叫“威权统治机器”）本身，自上而下片面强制执行他们的判决，推行右翼的“民主化”，把共产党和共产党的“新中国”送进坟墓；然后，“民主”了吗？不！然后对“拥共”、“亲共”、“五毛”...这些他们眼里的“共产党残渣余孽”、“复辟势力”实行右翼的专政。

中国右翼有没有发布这样的对共产党“新中国”控诉书和判决书的权利？有，他们说，这是他们的“天赋权利”。任何对他们的压制、取缔、迫害都是错误的。但右翼没有权利把自己一翼的观点，自己一派的价值观历史观，冒充为全中国人民的观点，甚至冒充为全人类的观点，全人类的价值观和历史观，冒充为全人类的“普世价值”，吓唬他人，要胁他人。为什么？因为中国右翼对共产党新中国的控诉和判决，任何一个事件，从来就有争议，并不是全中国人民的全面的民意，它仅仅是右翼方面的民意；中国，还有另一方面的民意，左翼或泛左翼方面的民意。这部分民意，对共产党新中国的历史，结合他们自己所属阶级的利益和感受，他们也许也会有深浅不同的批评、不满、愤怒甚至批判，但不会作全盘的否定，哪怕土改、反右、大跃进、文革这些右翼开口就来的共产党“罪状”，左翼群众也会给以主流的肯定。因为今天全世界都能看到的伟大的中国，是不能割断毛泽东时代全国人民参与的艰苦奋斗的，是毛泽东时代打下的基础，积累的本钱的。你可以批判毛泽东，但不可全盘否定毛泽东。为了抵抗中国右翼冒充全国民意甚至“人类价值”，对共产党新中国的控诉和判决，中国左翼应该拿出自己的社会主义零八宪章来。这同等是他们的天赋权利，同样，任何对他们的压制、迫害、侮辱、谩骂都是错误的。

中国左翼，他们代表的民意虽然拥有广泛的阶层基础，但相对右翼，他们今天的力量还是弱势得多，这是1976年10月事变以来，他们遭到毁灭性摧残的结果；他们更不如右翼，可以得到西方国家强势的奥援。这使得他们与中国右翼的政治竞争，处于非常不公平的地位。正因为这样，中国左翼力量才更需要顽强地站立起来，组织起来，形成力量，发出自己的声音，决不能让全世界全国人民只听到右翼的声音，听任右翼把他们一派的声音，冒充为全国人民整体的声音和“人类”的声音。这是非常危险的。失去两派力量和声音平衡的“民主化”是极可能走向法西斯化的。什么是法西斯？就是“民主”一种，就是在极端势力煽动和制造恐怖氛围下，一部分将自己的意志认定为“全民意志”的强势群众利用“民主制度”，对弱势群众的压迫、迫害及最终实现的专政。

民主运动不是法西斯运动，法西斯运动一定是“民主”运动。右派精英在他们公开的文告里，如这篇“零八宪章”里，是不会公开他们的“民主”背后隐藏的对左翼群众的专政意图的。相反，他们会冠冕堂皇说，他们的民主共和是“大家共治，和平共生”，“就是多种利益成分、不同社会集团、多元文化与信仰追求的群体，在平等参与、公平竞争、共同议政的基础上，以和平的方式处理公共事务”。这种天花乱坠老王过去也有些相信过，后来不相信了。什么时候不相信的？“苏东”不说，就是从所谓“台湾民主”始。中国右派精英是那样热情洋溢推崇“台湾民主”，他们喋喋告诉人们，“台湾民主”，是大陆民主的“榜样”和“灯塔”。那么，“台湾民主”，就是零八宪章所有冠冕堂皇背后的蓝本了。

我们来看看“台湾民主”！基础于福佬地方沙文主义的皇民台独势力，一贯把他们的意志冒充为台湾全民的意志，把他们片面的割裂中国主权的台独要求打扮为“普世”的“人权”。国民党的“戈尔巴”和“叶利钦”放弃了“威权统治”，向他们开放民主了，那么，就应该在共同的宪法下，互相尊重，平等竞争，“大家共治，和平共生”了吧？不！在他们取得政权前，他们美化日本殖民统治，借助所谓“悲情”煽动仇恨“外省人”、“中国人”，要赶走中国“外来政权”；他们攫得掌权后，片面不承认“海棠”宪法，执政党可以自行宣布“番薯宪法”；变本加厉制造绿色恐怖，要赶走“中国人”，“改造中国人”，“消灭国民党残渣余孽”，“不许中国外来政权复辟”；一切反对他们贪赃枉法的群众运动，都是“暴民运动”（请回忆胡平零八宪章的人们，那时对这绿色恐怖的吹捧！）；在他们下台后，“台湾民主”又立即随著他们的下台而不再存在。“民主制度”就是它，它一身就是“民主制度”。他们立即宣布国民党威权统治已经复辟，昨天他们用

来维护“来之不易的宪政”，镇压红衫军运动，把施明德送上法庭的同样的法律，今天在重新执政的国民党手里，就是“人权倒退”、“侵犯人权”的法律。因为他们就是“台湾民意”。他们宣告他们有一切权利，包括暴力、流血、“革命”的手段，推翻国民党“复辟政权”。在他们派性“民主”利益下，他们的头目所干的一切最丑恶的震惊世界的刑事罪行，都可以政治化，派性化获得英雄式的开脱，辩护，一切对这类罪行的追究，都是“政治报复”，“政治清算”。总之，在台独的派性口号和利益的掩护下，一切罪行可以合法化。

原来，这就是右派精英们，在零八宪章背后向中国人民推出的“民主灯塔”和“民主榜样”！这样的“民主榜样”，搬来中国大陆会对中国产生怎样的毁灭性后果，难道是很难想象的吗？提出这个标准够了：中国的右派精英们只要没有对“台湾民主”作出任何批判，只要他们没有以对“台湾民主”的批判，向中国人民表现出他们的“大家共治，和平共生”真的是真心主张反共右翼与“亲共”、“拥共”、“五毛”左翼群众平等尊重，和平共生“大家共治”的民主共和，中国人民就只能用现在的绿党必以消灭国民党“中国势力”实现自己的专政为职志的“台湾民主”作底本，去读懂他们的零八宪章，读懂他们的“转型正义”，就切记不可相信他们在零八宪章中所说的一切天花乱坠！

有人会驳难，“无论台独绿色势力怎样派性疯狂，08年选举他们输了，还是下台了呀！”那只是因为在“台湾民主”之上，还有一个“鸟笼”，中国与美国对台湾的实际强制共管，使绿色势力有所忌惮。失去了这个“鸟笼”的控制，国民党“中国复辟势力”不要说再上台，恐怕连葬身之地都难再有了。这么说，“台湾民主”的榜样，如果还能提供点积极的教训的话，就是在一个长期存在两大敌对阶级和群众势力的地方，要开放民主，必须相当的一段时期内，在这“民主”之上，须有一个“鸟笼”存在，不然，必将社会失控，暴力、内战，导致终将的一派压倒专政一派的最后结局。“台湾民主”可以有个中、美“鸟笼”，中国大陆民主，能有怎样的“鸟笼”？美国吗？且不说从国家主权意义不可能，美国能维持对中国左右翼群众的平衡吗？不可能的。看来，中国民主化发展的“鸟笼”，还只能是中共的“威权统治”。也许这是一种历史必经的“恶”。今天的中共，已经不是毛泽东时代的中共，它的主流右派集团与社会资本－精英右翼有著深刻的呼应和扶持；但它历史的渊源和统治的利益，特别是它党内的非主流反对集团的存在，又使它不能不尽可能地照顾工农弱势阶级和左翼势力的利益；中国经济条件的变化使中国已不可能回到毛泽东时代，也就意味共产党左派不可能再重掌中央权柄。中共威权统治的这个左右皆备的特征，恰好使它有可能发挥平衡中国左右翼势力发展的“鸟笼”的条件。我现在更加相信，中国的民主化，不是右派精英朝思暮想出现共产党的“戈尔巴”，“叶利钦”接受和推行他们的“宪章”实现的，更不是右派暴力革命实现的，而是随社会经济条件的发展，在共产党不得不越来越扩大其自由的“鸟笼”中，中国左右两翼政治力量的长期互动发展中，自然孕育出来的。它的自然来到的过程，就是共产党“威权统治”鸟笼弱化和消亡的自然过程；也就是中国左右两翼群众在长期互动中学会和习惯了尊重对方，愿意与对方真正平等“大家共治，和平共生”的自然过程。

现在。中国左翼力量最重要的是，尽快拿出自己的社会主义零八宪章来。与右翼宪章一对立，中国两党政治的雏形就出来了。也许今年还不行，力量还不够，泛左翼的共识尚未成熟，那就零九，一零，也不要紧。但一定要尽快发展起来。

2008年12月10日

毛派今日之困境與毛澤東文革中的保守主義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2-02-11

中国毛派今日困境的根源究竟在哪里？

文化大革命的最重要文献，也就是文化大革命中的临时革命宪法---1966年8月《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十六条"》，明白规定了文革要达到的中国政治改革目标:

革命之后，中国新型的政权机构"要象巴黎公社那样，必须实行全面的选举制。"人民全面选举出来的代表"可以由群众随时提出批评，如果不称职，经过群众讨论，可以改选、撤换。"这个决定，是根据毛泽东自把聂元梓大字报描绘为"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北京公社宣言》"以来的一系列革命浪漫主义谈话，作出的。

遗憾的是，正如王希哲1980年《毛泽东与文化大革命》指出的，最终，毛泽东起始的激进主义被他最后的保守主义所消灭。毛泽东这里叶公好龙了，他呼喊的龙真的了，"上海人民公社"可能带来的全国全面选举制度的前景真的来了，他又倒退了。他犹豫几天之后，否决了一月革命的《上海人民公社》。

他说：

"如果都改公社，党怎么办呢？党放在哪里？公社里的委员有党员和非党员，党委放在哪里呢？总该有个党嘛！要有一个核心嘛！，不管叫什么，叫共产党也好，叫社会民主党也好。叫社会民主工党也好，叫国民党也好，叫一贯道也好，它总得有个党。公社总要有个党，公社能代替党吗？"

推到、"夺权"了省市各级基层党委之后，还是要回归到"共产党的一元化领导"体制，不能"一切权力归公社！"

也就是说，毛泽东不断呼唤人民起来"革命""造反"，打倒当权的，甚至在中央当权的"走资派"，但归根结底他要的，他相信的，还是党专政体制下的自上而下的官僚任命授权制度。文革的最终结果，中国的政权制度还是完全复旧。似乎白闹一场，没有积极意义。党内外右派"彻底否定文革"，依据的正是文革只有“破”，没有任何“立”的进步之处，于是咬定了整肃政敌才是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私心目的。左派在这一点上，也很难予以批驳，因为事实，毛泽东手握绝对权力的文革十年，他口号激烈，也发动了人民，但却没有在保障人民与"走资派""官僚主义者阶级"作斗争的民主法制制度建设上，作出一点积极的贡献，留下任何一点有"巴黎公社"影子的人民选举制度遗产！也正因为如此，他一死，右派官僚们政变上台，才足以轻而易举地向人民把文革描述为一场毫无社会积极意义的"十年动乱"。

杨曦光曾猜测毛泽东在"上海人民公社"上的倒退，是一种对官僚主义阶级不得已的让步。是的，我们的确不能苛求历史人物的毛泽东，不能想象中国的政治改革目标能够一天之内达成，但你是革命家，你总要有一点进步给人民，总要留下一点积极的民主选举的制度建设遗产吧？没有！

"李一哲"们也朦胧地感觉到了这一点，他们切身地发现，如果毛主席只是一味地号召人民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去"革命"、去"造反"和"五不怕"，却不在法制的建设上，为人民提供"革命""造反"的民主制度的切实保障，那么，鼓励人"五不怕"造反的结局，只能是让人们最终去作"反革命"，作"革命造反"的替罪羊。因此，中国人民要的，不仅是"革命"的号召，也不仅仅是"四大"的武器（这武器被邓小平右派官僚阶级上台后收缴），更要的是"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这才是根本。于是他们给毛主席写信了，讲这个道理了，结果罹难了！

今天毛派的困境，又是遇到这个问题了。

自1976年以来，当今的中国早已是右派权贵官僚资产阶级专政。左右两边都在反对它。反共右派不用说，想进一步向右，将中国推向非共、反共的西式"民主化"。左派，也天天揭露和攻击权贵官僚资产阶级专政下的修正主义"改开"，给中国工农基层弱势民众带来的痛苦，让他们吃"二遍苦"受"二茬罪"的罪恶。

那么，怎么办呢？

毛泽东曾为左派留下了一段话：

"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那时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话得势于一时，左派则一定会利用我的另一些话组织起来，将右派打倒。"

1968年7月，毛泽东接见红卫兵五大领袖。韩爱晶就当面向毛主席提出了这个问题。毛没有正面回答。他临终前对他身后“腥风血雨”和左派 “上井冈山”的判断，算是对韩爱晶“天问”的最终回答吧。

毛泽东没有为他的忠诚的后人留下一套制度化的解决国家最高领导权落到"修正主义"右派手里，又能被"真正马克思主义"的左派依靠民主的途径夺回来的切实可行的办法，只留下了这类貌似悲壮实则虚幻空洞的政治遗言。这遗言，却又正被那发动了十月政变，逮捕判刑了以他妻子江青为首的左派集团的叶剑英，称作了留给他身后的左派发动革命的"锦囊妙计"！多么的戏剧。

在这"遗言"里，毛泽东不是坚信身后的左派"代表了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么？为什么文革整整十年，你就不能将你手订的文化大革命"16条"中国"必须实行全面的选举制"的政治改革目标，坚持到底呢？即便不行，像杨曦光猜的，向官僚阶级让一些步，但坚持一半，或让大半，坚持三分之一，总之，为中国人民也为你忠诚的后人留下起码一点点尚能多少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制度性的政治遗产呢？

有说，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锻造了中国人民的革命造反精神。这是中国不同于苏东而难以彻底变色的重大保障，这就是毛泽东的政治遗产。我同意。但是，留下人民真实当家的民主的政治制度，不是比人民遭难后的"革命造反精神"更为重要，更为切实可行而更有益于人民么？

今日忠诚的毛派，能够按照毛泽东留下的那番"锦囊妙计"来革命，"利用我的另一些话组织起来，将右派打倒"么？真"上井冈山"？真去"南昌起义"？1976年10月，上海马天水、徐景贤们不敢干的事，今日的毛派敢干么？能干么？强人所难！

毛泽东自信说"中国如发生右派政变，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事实如何？毛派已经"容忍"30多年了。为了解释今天还需要"容忍"下去，不需要"上井冈山"和"南昌起义"，于是，毛派中就有了一派辩解说，虽然当今的中国已是右派权贵官僚资产阶级统治，但党的最高领导人胡锦涛（今后习近平），还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共产党还悬有最后的一线希望在他们身上。只要说服胡锦涛们能支持自己，那么我们毛派今天的斗争，还仍然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也就是一种随时注意著观察最高领导人脸色口气变化的"革命"，一不小心，踩在了框架边上，就危险，就要准备作"反革命"去（不是已经有“毛派”人物坐牢了么？）。

理解了这一点，明白了文革中毛泽东激烈的革命主义言辞与他实际的保守主义改革立场这个矛盾留下的结果，才能最深刻地了解今日中国毛派挣扎中所处的艰难的困境！

毛派出路何在？

首先是争取民主。争取民主是第一位的，"反对修正主义"与争民主，是相辅相成的。只有争取到了全民的言论自由、集会自由、结社自由等，你才占据了"反对修正主义"的合法阵地，再向前进，一步一步争取到"16条"规定的中国"全面的选举制度"和"改选、撤换"制度，你才拥有了可能"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民意，用选票合法地将"修正主义集团"请下台的有效手段。

当然，这只是左派的理想。中国的经济基础已经全面回到“新民主主义”多元化，叫"特色社会主义"，它符合今日中国的经济发展阶段的要求，已经是任何力量无法改变的了。左派今日能争取到的民主，只能是对恶性资本主义倾向和路线的制约，使之不至走向极端而尽可能地保障大多数人民的利益，不可能再有所谓“无产阶级专政的民主”。毛派极左派不抛弃这个回到"无产阶级专政民主"的幻想，又事实无法“革命上井冈山”，它就只能流于形左实右的喧嚣，永远无法摆脱它今日政治的困境。

“毛派”们，你们坚持认为林彪的案可以翻应该翻的吗？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2-02-12

对近日九一三和庐山会议，围绕毛林陈（伯达）等的争议，我想还是说几句好，再“暴露”一下老王的“真面目”。

我一再说过，我不是“毛派”。毛是伟大的。但近日的所谓“毛派”极力要再把毛神圣化，一点错误没有的，我从来不同意，五十年从来认为毛是有错误而且影响很大的。绝不应如右派一笔反化毛，也不应如“毛派”一笔神化毛。对世上一切都要有分析。所以，老王不是所谓“毛派”，他始终是实事求是派。

简要来说，我要问“毛派”：

为什么党的全会，林彪陈伯达就不能提出他们与毛不同的意见？

为什么林彪陈伯达就不能主张设国家主席？为什么他们提出了设国家主席的与毛不同的意见，就是“反党纲领”？

为什么林彪陈伯达就不能主张九大后，国家的重点就应转向“为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

说陈伯达“跳船”，从毛泽东的船跳去林彪的船？为什么就不可以跳船？难道共产党内关系是封建人身依附关系？“一仆不能二主”？“从一而终”？共产党是“无产阶级党”（当年），一切党员，党的干部，不应有人身依附。只要认为党内谁的主张、谁提出的路线正确，他就有权“跳船”去支持谁拥护谁。遵义会议后那些年，不是原来不在毛泽东船上的人，认识到毛的正确了，就都渐渐纷纷跳到毛的船上去的吗？庐山，陈伯达认为林的主张正确了。他赞成林，为什么就不可以跳到林彪的船上，非要留在毛泽东的船上？跳了，就要被打倒？无产阶级党有这个道理？

说是毛也怀疑汪东兴“跳船”，吓得汪东兴跪在毛的面前啼哭求饶。这是什么情景？毛那时已经把党内关系封建化到了什么程度？怎么能说毛没有错误！

说是林彪陈伯达“有野心”，主张设国家主席，实际“是自己想做国家主席”。共产党的一切党员，一切党的干部，为什么都不可以“有野心”？为什么都不可以“自己想做主席”，“自己想做总书记”“自己想做总理”？这本来是大好事情，全党人人有上进心，人人有对全党全国人民前途负责心，是全党生气勃勃的表现，这才能保证了共产党的最高岗位接班人不至“一代不如一代”而衰败下去，走“人亡政息”的周期律老路。但毛自己遵义会议前后做过的事情（做得对！），得天下后却不许党内其他人可能来做。稍有嫌疑，便把人打成“反党分子”“反党集团”“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这是毛泽东文化大革命中的最大最根本错误。这个错误的恶根一直影响到现在。薄熙来案就是如此。

薄熙来的“罪”，无非是怀疑他“有野心，想做总书记，想做总理”。必须把他打下去。怎样解决？
不能通过法制化的党内民主， 不能通过正常的党内争论方式，由全党甚至全民来作民主选择取舍，就只好用阴谋手段，用锻造莫须有罪名的文革时期惯用手法，强加他“贪腐”罪名羁之入狱，且“无期徒刑”，以防其翻身。何等黑暗！此归根溯源，它是毛及中央文革文革时惯用手段。而今日再动用这个手段的主使人和叫好人，正是大骂“文革余孽”的温家宝和党内暴富权贵，及海内外右派公知精英！所以重庆事变那时老王就尖锐指出，那些天天叫喊“彻底否定文革”，深怕肯定文革一点积极意义的人们，一旦对付起政敌，就毫无了“普世价值”，而毫不犹豫毫无廉耻地拾起了文革时期那恰是最应彻底否定，彻底摒弃的那些最黑暗手段！

“516通知”，第一次正式把党内不同意见不同路线主张之争，当做敌我矛盾规定了下来，叫做“反革命修正主义”。戚本禹记录，周恩来一开始就有疑虑，认为这提法不同了党内斗争分清不同性质矛盾的传统，而这个传统，又恰是毛手订的。所以文革他一方面紧跟了毛的路线，一方面又事实上尽可能地补救了毛和中央文革许多过左过于极端的错误。保护了不少干部群众，也极力挽救了国民经济和教育科技（这才有了今天左派所谓“文革时国民经济没有崩溃呀，还是不错的呀，两弹一星...”），真个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人民是看在眼里的，痛在心里的， 故文革后期，人民拥周已高于了拥毛。才有了后来的“四五”。文革时的激进“毛派”杨曦光们，和后来至今的“毛派”，如张宏良们要再把毛神化，全无错误，周便是他们最大的阻碍。所以，他们必须反周，一定反周。这点，认清就行。

现在再说林彪。林彪作为党的唯一副主席，确凿证据是自己爬上的飞机，带着武器，机密文件和大量外币金钱，胁持了无辜工作人员，投奔那时的敌国苏联。这是什么行为？这就是叛国。还有什么案可翻？

他过去有多大功劳？张国焘、龚楚等没有大功劳？可以实事求是肯定他们过去的功劳。但据此可以翻他叛国投敌的案？黄永胜都恨恨骂他：“跑什么跑！”他这一跑，这一叛国投敌，就把他的重要下属，全坑害了。

现有的证据材料我们可以感到，“571”政变谋害毛主席的图谋，可能还就是林立果私下拉拢的一批“小舰队”计划的，黄吴李邱大员们未必知情，他们是无辜（吴有一定责任）被疑，被牵连的。林彪呢？说他“政变手令”？证据不足。恐怕林立果背后的事，林也未必清楚。那他为什么要跑？

归根结底，是他“作法自毙”。

“516通知”，把传统的党内民主斗争定为了敌我矛盾的斗争，已开其祸端，林彪更是兴风鼓浪，提出了“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到谁”，“谁反对毛主席就全党共诛之全民共讨之”的口号。

“反对”有各种性质。有敌对的反对，但人民群众，特别党内更多是不同意见主张的“反对”。怎能捕风捉影抓住人家“反对”的辫子，就去“打倒”，就去“诛之讨之”迫害之呢？经历文革的过来人，都能知道林彪这个极左口号事实造成的巨大危害性！

那时，“李一哲”（王希哲执笔）向毛主席写信，后抄成大字报就冒死严重指出：

“还有什么能比“谁反对毛泽东思想就打倒谁”的原则更能成为维护林彪体系“礼治”的神圣支柱呢？如果林彪能够“名正言顺”地上台的话，岂不成了“谁反对林彪就打倒谁”（他实际上不是已经实行了〕了吗？而且任何一个大人物只要他宣布自己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化身，他便从此成为神圣不可侵犯的了！而那“一小撮”竟敢冒犯了他的尊严的革命群众便决不能成为法律保护的对象了！

如果我们不去反对这种封建宗法性的“君臣父子，不得犯上”的礼治原则，我们能够把无产阶级专政的“镇压敌人、保护人民”的法制原则真正实行起来么？”.....

“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应当怎样保障人民群众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对党内的走资派和错误路线斗争的权利呢？这是摆在“四届人大”面前的一个大课题。

不用说党的领导应当细心倾听人民群众的意见，也不用说人民群众有对党的各级领导实行革命监督的权利，更不用说对走资派造反有理，即使群众的意见是错误的，过火的，或者由于对党的政策某些方面不理解而发生不满，

难道就可以“说不服就压，压不服就抓”吗？而且香花和毒草，正确与错误，革命还是反革命又常常是不那么容易鉴别的，要有一个过程，要经历时间的检验。因此，我们不应当害怕光明正大的反对派，界限是服从纪律和不要搞阴谋诡计。”（李一哲：《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

黄永胜骂林彪“跑什么跑！”，就是认为林彪应该做一个李一哲主张的“服从纪律和不要搞阴谋诡计的光明正大的反对派”，坚持在党内斗争，哪怕倒下，也不应该跑去投敌，害惨了他们。

林彪为什么要跑？正因为他不主张党内可以有民主的“光明正大的反对派”，而要“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到谁”。按照他的这口号实行，他前面的彭德怀、习仲勋、刘少奇等的悲剧下场他看见的，现在庐山忽然轮到他自己被视为“反对毛主席”了，陈伯达入狱秦城已经为他打了前站了，“小棒则受,大棒则走”，保命要紧，此时不跑更待何时？于是跑了，带着武器、机密文件和大量外币金钱，胁持了无辜工作人员，叛国投敌去了。这就是林彪“跑”的内在逻辑。是他自己的石头最终砸向了自己的头，是他的自作法自受毙。自诩的“毛派”们，你们还坚持林彪的案可以翻应该翻的吗？还鼓吹什么“否定林，就是否定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吗？真不好说你们什么了！

2021年9月13日

附有网友来帖说：

“林老虎的小舰队，他的四大金刚可能不知道，但林总未必不知。 说不定是他指示的。要不，他跑什么。”

对。我其实也有这怀疑的。但即现有资料，证据不足呀。我只能说，他是 " 作法自毙”：自己提出的“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一旦自己被说“反对毛主席”了，怕被诛被讨，就要跑。

但深想，为什么要忽然跑得那么极端（投敌），跑得那么紧急仓惶呢？连黄永胜都想不通，埋怨他，“跑什么跑”呢？不跑，大不了垮台，不至有杀身之祸的呀，却一下子跑得那么紧张，只能说明了，他心中有鬼，而且鬼得很厉害。于是，我们只能猜，林立国的那一套，他林彪不但知道，且有他的指示布置。他是久经战阵和政斗，老谋深算城府很深的人。黄吴李邱，他把他们分别安置在了掌控全军陆海空后勤总参的全部要害位置，571却不透露给他们，知道人心难测且规模大容易走漏风声。只要林立国小舰队一动起来，全军被他们控制不动，就足可以了。他仓惶跑，说明他得了情报，所布署的南方对主席行程动手的活动暴露了。这才有杀身之祸，这才有了与此杀身祸等级相对应的表现出不顾一切的发疯般保命仓惶逃跑！

但这都还只能是猜。始终没有林知悉和指示571的有力证据。老林小林，许是面对面，口对口吧？

老王社长在“利用”你们左派吗？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2-02-12

左派们偏要与老王辩论，什么“无产阶级专政”呀，什么“三民主义--马英九”呀。暂时不要辩论这些好不好？难道非要把老王“揭露”、“打倒”不可？审薄案就在眼前，这是决战前夜，这才是你们左派当前应该最关注的呀，与老王辩论“理论”，不如多写好像“钢筋水泥 ”这样的文章更好，多学王铮老师真名实姓站出来作一些抗争的实事更好。老王不是你们左派，既没有“左转”，也没有右转。老王是在“利用”你们左派。利用什么呢？利用你们来制衡右派。因为中国近三十年共产党从中央到社会到“民运”，右派力量太强势了，搞得中国太腐烂了，连薄熙来这样一位尚存最后一线为人民服务良心的人民爱戴的“好官”，也容不下了，要整死了，需要你们左派的制衡。

但要“利用”你们制衡，就需要你们的强大，就需要你们先具有力量，所以近年和现在，老王才那么卖力“煽动”你们。如果你们说，“哦，是这样啊？我们不干了，不被你利用！”那也没有关系，你们就不干好了。但不干，你们的“无产阶级专政”又能在哪里？你们的“毛主席革命路线”又能在哪里？你们的“社会主义战胜三民主义”.....又能在哪里？都在你们的网络口水里？你们要“无产阶级专政”，要“毛主席革命路线”，要“社会主义战胜三民主义统一中国”.....，都很好，老王乐观，但你们要这些，首先就要使自己拥有足以得到这些的实际的战斗力量，不然一切都是空话，何苦与老王纠缠不休？你们有了贯彻意志的力量，老王被你们打不打到有什么紧要？不管老王是不是“暴露了真面目的右派”，不管老王是不是在“利用”你们，老王说得对的你们要听啊，你们要把精力集中到即将来临的决战上，要尽一切可能围绕薄案去揭发狐瘟中央的黑暗和反动，你们是真共产党人，就要像种子撒到群众中去，宣传群众，发动群众，组织群众，让最广大群众相信你们，跟你们走。不然你们最后只有泡沫的下场。

总之，不要被老王干扰，要干起来。你们不是很听毛主席的话的吗？毛主席说：

“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反抗，就斗争，就干社会主义。”，“不干，一点马克思主义也没有！”

2012年8月6日

“左派”混蛋要扒香港登岛保钓人士的“皮”？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2-02-12

这些所谓“左派”们也是够混蛋的。人家站在中国人民的最前列满腔义愤，不畏牺牲，几十年如一日一次次冲向钓鱼岛去捍卫中国的主权国土，你们却要去“扒人的皮”？就因为你们是“左派”人家是反共“右派”？告诉你们，人家香港民主派的核心主流力量，64前的多年，一直是香港反英反殖，捍卫香港中国主权的爱国民主力量。是六四邓小平右派官僚的杀戮，将他们推向了反共产党专制争民主的立场。有什么错？错在共产党至今不敢正面面对64，为89爱国民主运动平反。人家反共了，就不能爱国？就不能保钓？人家爱国保钓就要“扒一下这些人的皮”？你们的民族立场哪里去了！想想，你们才真是今天盘踞中南海的那些胡温买办“汉奸卖国贼”的走狗吧？

你们不满人家反共的抢了保钓的风头，你们自己站出来呀！你们举着国旗自己冲上去呀！你们躲到哪里去了？还要咬牙切齿扒人家的皮？你们与日本皇军一路的？今天是“8.15”。“8.15”是“大日本皇军”最想扒中国人皮的日子，他们抓了登陆钓岛的中国人，还不敢扒皮，你们替“皇军”来动手扒皮？！呵呵，你们呀，“取彼谮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呢！

2012年8月15日

骂老王“民运分子”？张宏良先生，只有在实际斗争中永远站在人民一边的，才是真正的左派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2-02-12

“民运分子”？张先生，难道你不是“民运分子”吗？你是反民运分子？

文革，就是一场人民大民主运动。文革造反派、“保守派”，都是“民运分子”。19岁的老王是“革命造反派”，是广州红旗派。你说是左派还是右派？

1973年，老王发现文革倾向走向极左，主张“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主张人民民主应该是全民的民主，“无产阶级专政”不应是一派压倒一派，一派镇压一派，而应是容纳全阶级左右翼反对派共同的人民民主专政。你说老王是左派还是右派？

今天，老王坚决主张“重庆模式”、“广东模式”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无论往左走，往右走，积极探索，最后由人民自由和自主选择。坚决反对以中央专制权力堵死人民自主选择的愿望和要求，坚决反对祭出传统的甚至违反党章本身的共产党的“私法”，以先行的莫须有的罪名，利用中央当权者手中的专制权力，将本应民主展开的路线斗争、政治派别斗争污名化、刑事化。故坚决维护薄熙来的合法权利，坚决维护左翼群众支持重庆路线的权利，坚决维护民主与法制的原则和建设。抗争就在眼前，你说是左派还是右派？

只有在实际斗争中永远站在人民一边的，才是真正的左派。张宏良先生，当然，你是“左派”。你擅长写一些面目激烈吓人，长而又长，拉拉杂杂的东西。虽有些还是不错的。你也喜欢引用毛主席的话。但毛主席的这句话，你忘记了吗？或没见过？：

他说，

“什么人站在革命人民方面，他就是革命派，什么人站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方面，他就是反革命派。什么人只是口头上站在革命人民方面而在行动上则另是一样，他就是一个口头革命派，如果不但在口头上而且在行动上也站在革命人民方面，他就是一个完全的革命派。”

凡四十余年，老王，始终不但口头上，而且“在行动上”，站在中国人民利益方面，从无动摇。但张先生你呢？你“则另是一样”。这次挺薄和重庆路线的左翼人民民主运动（它就是“民运”！）中，你不但沉默，忽然不激烈了，口头上不站在人民方面，现在，居然污蔑左翼群众“绑架”了你，倒好像你的胡温中央没有“绑架”任何人似的。呵呵，算是你抓住了机会的投名状吧。那么，你在“口头上”和“行动上”究竟算作什么派？依据毛主席给你的标准，你自己比照一下，好吗！

2012年11月5日

评刘金华先生提议左翼组织起来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2-02-12

四川老造反派领袖，左翼运动思想家刘金华先生提议左翼组织起来。当然好，中国民主的发展十分需要。右翼方面的民运，早就组织有中国民主党，坚持了十几年，特别她的浙江组织，执着理念，维护民权，前仆后继，其精神令人钦佩。而左翼组织文革后至今阙如。莫非社会主义信仰的左翼人物，献身精神，竟比不上右翼人物？

但我似觉得，今日“左翼组织起来”的口号，不如提“左翼联合起来”。因为

一、左翼，“左”的各层次还很不同。刘先生下面的提议里也说了，很多重大问题，尚不能一致。邓小平路线性质外，眼前的，对习近平中央，究竟是“革命”，还是“促字当头，促，帮，看”（被骂“保皇”），这还在争辩攻讦中，如何统一组织？

二、左翼精英人士，大多是共产党员。是共产党员，到党外另搞组织“反修”，弱化自己，何必。真比不上就在共产党内，推举自己的政治领袖，依托利用党的实体和精神的传统资源，团结成“反修”连线，更有影响和力量，更有以党内民主“轮替”邓小平右倾路线的可能。

各自努力登山，大目标统战和联合。各有各的角色。如海外的《红色中国网》，在宣传反资本剥削的工人运动方面，有声有色。甚至猜测它对国内工人运动已经有了实际的的组织和策动。一步实际行动比一打纲领重要。故“左翼联合起来”的口号，是比“左翼组织起来”，更合今日左翼为总目标而斗争的实际需要的。那些什么不做，只会“革命”高调，只会“批判”戴帽他人的左棍，终将被这联合的战线边缘到角落去。

又如“延安儿女联谊会”，她的角色，将越来越吃重。很可能演变出一个中国的“上议院”来。老王从来说，民主政治，不应是也不能是什么改革家“设计”好，“搞”出来的，而必须是也只能是中国社会各阶层各派力量依据自己的经济政治利益要求，在长期的斗争、博弈中，演变出来，事实形成，再争取法律承认，而“民主化”的。

老王社长

2014年8月7日

附：刘金华提议左翼组织起来

诸位： 很久没有联系了。现在来打扰诸位安宁，请看我最近在红歌会网站上发表的几篇文章，都是谈左翼自己的事情，提出是不是考虑组织起来，请诸位考虑。

我知道，这几篇文章的观点，并不为左翼所有人同意，还会遇到激烈的反对。我希望同意的同志能够付诸实践，反对的同志能够理智地交换意见。

这是交换意见，征求同志，希望获得比较多受信者回复，以确定我要不要把组织起来的事情继续下去。

等候回复。

刘金华 2014-7-29

毛泽东及一切“为穷人翻身解放”的左派最终失败悲剧的根源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2-02-12

王大宾曾对希哲说：他出身凉山彝族贫苦农民家庭，能北京上大学，他是永远“感恩毛主席”的。这也是一种“阶级感情”吧。

有范某反对说：中共政權在某個階段，的確改善了一部分工農的社會地位和他们家的處境，但放眼看去，大多數家庭都受到了迫害，整個社會都受到了摧殘。所以他们骂共产党是“贼”，是“匪”。

王希哲答：这正是共产党（不是假共产党）及一切左派党的政策，革命时，得底层老百姓拥护而为富人阶级仇恨的根源。真共产党（其实包括一切想为穷人翻身的左派）的悲剧就在于：他们为穷人翻身奋斗牺牲。失败了不说，他们永远被骂。被骂为“贼”，为“匪”。他们成功了，跟共产党革命的穷人翻身成了上层，最终他们亦将成为富人。“艰苦朴素”“保持阶级本色”的说教能有特例，但不能阻挡新阶级的上升，更不能阻挡他们的子女后代谋求的上升。新富的他们和他们的子女，也要开始骂共产党和一切历史和今天想为穷人翻身的左派了。杨白劳翻身成了“黄世仁”，也一定会骂“杨白劳”的。因为，这时，他们需要压迫在他们底层的穷人了！这时的“杨白劳”（新黄世仁）及其后代将合流与当年被推翻的对共产党怀着刻骨仇恨的旧黄世仁们及其后代，联合一起骂，骂共产党是“贼”，是“匪”，成为奇观！

没办法。这是“社会一定经济文化发展条件下”的历史规律。任何人，任何革命党逃不出这个规律。

毛泽东看到了这一点。他想让共产党逃出这一规律。他想“反复辟”，甚至“文革”。能成功吗？不能成功的。乌托邦的强制，更加剧了矛盾。

所以，他一死，“改开”了，“彻底否定文革”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革命的穷人翻身成了上层最终成为富人”的一切毛式束缚松绑了。“全国上下的史无前例的腐败”（本质是中国阶级关系的地震式剧烈翻转），不过是这一49年后久受的束缚忽然获得的解放罢了。

新黄世仁骂他，为证明自己“新”的合理；旧黄世仁骂他，为发泄自己的积恨和证明从新黄世仁手里夺回自己历史财产的合理。

真共产党和一切想为穷人翻身而奋斗的左派党（首先是他们的领袖毛泽东），将永远被新和旧的黄世仁们骂为“贼”，骂为“匪”。

而希哲，永远向他们致敬！

2014年12月26日

左翼革命派革命成功之后怎样？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2-02-12

“改开”路线下，邓后的共产党中央，包括今日的习近平中央，对他们要不要革命？要不要推翻？是当下左翼革命派与左翼“保党救国”派（保救派）争论的一个焦点，相当对立。老王不是革命派。这里，愿与左翼革命派聊聊天。其实，这里有三个层次问题：一是，今日共产党政权应该革命推翻吗？；二是，中国左派革命派有力量有可能将今日共产党政权推翻吗？；三是，推翻了，革命成功了，之后怎样？

老王重点要聊的是，“革命成功之后怎样？”

第一个问题，今日共产党政权应该革命推翻吗？这对左翼革命派来说，是个无需讨论的问题。因为左翼革命派是“坚定的毛派”。根据毛泽东的主张，他身后共产党的中央若搞修正主义了，资本主义复辟了，人民就应该起来再革命，推翻它。邓后的党中央越来越甚地搞了修正主义，最坏的资本主义都在中国全面复辟了，这是有眼睛的人人都看到的。不应该革命吗？不应该推翻吗？应该。不必讨论。所以，老王不与左翼革命派讨论这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中国左派革命派有力量有可能将今日共产党政权推翻吗？老王认为没有可能。完成中国新的社会主义左派革命，一需要国内各社会主义阶级力量的发动，二需要国际强大的社会主义力量的支持。缺一不可。这两条，中国左派革命派能得到吗？得不到！起码国际支持得不到！右派革命派为什么对他们推翻共产党政权有信心？因为他们坚信也事实长期得到国际强大的反共反社会主义西方力量的支持和奥援（虽然这信心越来越弱）。西方国家是反共右派革命和流亡的大后方，左派是没有的。但左派革命派很可能争辩说，“没有国际的支持我们革命也能胜利”。老王笑笑不打算争论，故也就不与左翼革命派多讨论这个问题。

老王最要问左翼革命派的问题是：“革命成功之后怎样？”

我们假设，今天的左翼革命派革命成功了，改开路线邓江胡习共产党修正主义中央政权竟被推翻了，再怎么做？那末，左翼革命派立即就要面临毛泽东1949革命胜利至1976文革失败所经历的全部问题，就要把毛泽东那近三十年的道路再走一遍：他们就要土改，将“小岗村”式的中国农民重新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化；他们就要没收改开暴发的共产党权贵手中的大中小官僚资本，就要将城乡全部私人工

商业公私合营化，再国有化；他们就要镇压一切共产党权贵官僚资本联合城乡资产阶级，反共知识精英群，传统反共势力的反抗；更棘手的是，他们就要应付他们自己掌权后的阶级蜕变，“不作李自成”，就要警惕和不断揭露、整肃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新生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防止他们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于是，就要再次发动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文化大革命，而最后，几乎一定，不幸，失败，“华叶”右派政变，将左派送进监狱，再来一次“改开”！.....

很好玩很可笑的天方夜谭吗？不是，左派革命胜利那天起，一切必将循路发生。因为它是社会发展的自然规律。我要问问左派革命派，以毛泽东空前的权威、伟大和气吞山河的魄力，尚不能障江河之东下挽狂澜于既倒，捍卫住他的革命路线和社会主义成果，最终复辟，你们谁能超越毛泽东，取得革命胜利后，又取得理想主义的社会主义事业在中国的最终成功？道理在哪里？我们再回头看看文革史家徐海亮先生曾提到的：“毛泽东询问过田家英和戚本禹，对社会主义能不能胜利怎么看，田说一定能胜利，戚说困难很多，但主席老人家在就能胜利。毛的回答是，年轻人没有说真心话，其实社会主义很难胜利”。不少左派朋友争辩说，毛这话不见经典，不作数，戚本禹自传也未提到此句，若毛真说过，戚自传一定会有云。未必。1966年12月生日家宴，毛举杯“为明年全国全面内战乾杯！”面面相觑的中央文革大员那时，也是思量再三也不敢公开披露它的。不在是否载入经典，而在这句存疑的毛的断言本身是否符合实际。20世纪理想社会主义的失败和资本主义的复辟，绝不是什么少数共产党内阴谋家的操作，它是革命的主体阶级工人农民市民阶级在革命胜利后，本能地自发地向往着资本主义的必然结果。----“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文化发展”。资本主义在今日社会经济发展阶段下，还具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和吸引力，它吸引着社会主义国家工人农民市民知识分子憧憬艳羡能像“外国人”（资本主义下的外国人）一样富裕和发财，出人头地。边界的铁网警犬或柏林墙哨兵的枪口挡不住他们，起码挡不住他们的向往。我们早就知道，特别是文革后期的“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知道，农民的自发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革命胜利后掌权的共产党干部，基本由他们构成，他们“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官僚资本主义。而工人，列宁告诉我们，这个阶级也不能本能发生社会主义意识，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列宁《怎么办？》），“工人阶级单靠自己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联主义的意识”，也即资本主义意识。社会存在，才能决定意识。对任何阶级作意识的“外部灌输”，即所谓“政治思想教育”，对阶级整体来说，是根本无法持久的。市民阶级和知识分子，则不必说他了。农民小生产决定的资本主义自发性容易理解，工人阶级资本主义自发性哪里来？就从劳动力价格构成来。《资本论》里，马克思断言工人出卖劳动力所得工资只是劳动力再生产成本，全部剩余劳动作为利润为资本家攫取。因此，工人

阶级只能积累贫困，无法积累原始资本使自己上升为资本家。但实际上，由于各种的条件，工人出卖劳动力，得到劳动力成本外，薪金中多少也能包含一点微薄的利润。这点蝇头利润，正是工人阶级资本主义自发性的源泉。穷困的工人家庭把他们上升出头的希望全部寄托在这工资中微薄利润的积累上，省吃俭用，相信总有一天能积累起可以作点小生意起步的原始资本。作为整个阶级，他们上升为资产阶级的希望是一定要破灭的，失败的，但不少的个人，经过吃尽千般苦的拼搏努力，经过对自己过去的工人兄弟的比老资本家更残酷无情的压榨，还真能成功了，变身小资本家了，甚至上升为大资本家富豪了，这就成为了工人阶级资本主义自发的榜样，他们遥远的出路，激励着他们。要明白，工人农民是在自己身受着资本主义深重压迫无法出头时，才要求革命和社会主义的。一旦革命胜利，解放，他们将立即自发地向往资本主义，向往自己阶级地位的上升成为凌驾于其他人头上的社会新的上层阶级。理想社会主义者以为，只要以革命和专政的手段彻底铲除掉私有制，挖了根，绝了工人农民市民自发资本主义的望，社会主义就能巩固了。大错了！阶级和资本主义是一定经济条件的产物，它不是刺刀能够消灭的。消灭了，它如野草还将顽强地生长出来。而正因为你绝了工人农民市民自发资本主义的望，断了他们上升的路，他们感到没了出路，他们会不满你，普遍地愤怒你，抵抗你，最后，在西方资本主义的奥援下推翻你。东欧的社会主义及其政权，不是别人，恰是被工人阶级运动埋葬的。虽然埋葬之后，少数人外，最终倒霉的还是作为阶级的工人。文革过来人只要客观，那时都能看到，包括“割资本主义尾巴”“让资本主义绝种”等等极左社会主义政策已经遭到工农市民民众普遍的不满。76右派官僚政变，“四人帮”被捕，人民的敲锣打鼓欢天喜地买酒庆贺，是发自内心的，是真高兴的。三中全会后新年，胡耀邦首贺人民“恭喜发财”（这贺词就那时起在全中国走红），邓小平瓦解社会主义，“让一部

分人先富起来”，解放城乡对资本主义的束缚，鼓励私人资本主义，为民众的资本主义自发性开了门，给了他们各自发挥自己本事去发财的机会，是真顺应了文革后的人心，得到民众拥护的。问题出在共产党各级被毛泽东长期压制的当权者在资本主义市场化下，迅速将权力投入市场寻租，转化为个人牟利的资本，自己演变为权贵官僚资产阶级，鲸吞国有资产，聚敛了惊人财富，便放任了资本主义泛滥，造成了中国严重的两极分化和阶级对立，这时，左翼社会主义思想和左翼社会主义力量，才重新兴起和聚集起来，日益强大。明白了道理，明白了社会主义在中国兴衰的历史过程，我们才能明白新兴左翼今天的历史任务究竟是什么？是革命推翻共产党修正主义政权，回到“毛派”的理想社会主义去吗？上面说了，不可能的，走不通了。让你一万步，即便你革命成功了，仍然要来一次必然的历史大回环，你自己又必将成为新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成为新的革命对象，何苦？革命派或曰：“革命胜利了，我们会有总结了教训的不同于毛的新政策的”。但是，这不正是薄熙来、习近平们正在探索和着手的事业么？我说过，毛的“其实社会主义很难胜利”，已经透露他在深思这个教训和历史规律问题了：“他在艰难斗争中似乎也感觉到了马克思当年所断言的，人类不可能因为资本主义的罪恶而可以通过革命人为越过资本主义取得社会主义成功的社会历史发展规律，他感觉到了这规律的无可抗拒。毛泽东开始像大禹一样，从他的前人

和自己与资本主义之“水”长期搏斗的经验和挫折中深思其中的教训：“无产阶级专政”的“息壤”，真的能够永远地将洪水堵住吗？----“很难”！如果资本主义的“水”真的靠堵堵不住，“社会主义很难胜利”，那末就要像禹一样完全改变治水方针，改堵水为引水，按水的本性将它朝向相对对人民最少恶果最多好处的方向去引导了！”（王希哲：《关于毛泽东晚年“走西方英美资产阶级民主路”的思考》）这么看，修正主义的“中国特色”本来未必有什么不好。邓启动的改革开放，恐怕也未必不是延续毛晚年最后的思考。只是邓，特别是邓后的共产党，在六四彻底剥夺了人民民主运动权利，摧毁了人民监督机制下，竟走向另一个极端，放任了原始资本主义特别是官僚买办权贵资本主义在中国的泛滥成灾罢了。

故此，今天中国左翼的历史任务不是“革命”，回到原教旨理想主义的毛路线去，而应是重新聚集“文化革命”的民主力量，给共产党中央以压力，给共产党内左翼力量以支持，促其纠偏，矫正路线，修复“水利”，在尽可能保留社会主义经济要素的基础上，节制和调节资本主义洪水，减轻危害，让它有序地朝向有利国计民生的方向奔流。最终，是一个共产党执政的，马克思主义左翼意识形态制约下的社会资本主义经济体国家。这便是它的“特色”。它不是人为地主张和设计出来的，而是社会和自然规律各种力量的博弈制约下，自然发展出来的。左翼革命派就完全没有存在必要了么？也不是。喊喊“革命”、“推墙”给共产党压力，吓唬一下，还是需要的。百花齐放，无妨。但左翼的主流，应该是“保党救国派”。一个党，哪怕上层变质了，只要它传统的阶级基础在，它法定的传统意识形态在，这就是巨大的制约力量，也就是左翼能够占有的强大的政治道义力量，左翼就决不能放弃“保党救国”口号去另起炉灶。放弃“保党救国”口号，空喊完全不能实现的“革命”，是愚蠢的，是无法将自己与民众

广泛的维权诉求运动结合起来的，也就必将吓走民众，脱离民众，陷自己于孤立的。但“保党救国”，必须高举政治民主改革的旗帜。越是要在共产党执政下发展社会资本主义，就越是紧迫要求要将人民对共产党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官员的监督监察罢免的民主权利，交回到人民的手里，建设起民主制度，就越是要争取为完全实现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5条规定的各项人民民主权利而斗争。这就是宪政。至于你称它“社会主义民主宪政”还是“人民民主宪政”，都可以讨论。

2017年2月8日

文革中的“张春桥主义”与今日的秋石客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2-02-12

秋石客来微：希哲兄，理解历史事件必须站在历史高度才能看明白。什么叫继续革命？继续革命的主要革命对象变了，不再是蒋介石地富反坏右，而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有功却不想干社会主义革命的共产党内走资派和官僚派。联动的老爸老妈们多是民主主义革命功臣，他们反对中央文革，不想继续革命，他们是文革的上层主要的工作对象，而地富反坏己不是文革主要的对象，春桥讲文革是革民主革命功臣的命，道出了文化大革命性质是社会主义革命。就是这批民主派在林彪事件后复辟了，成了反毛拥邓的主力，这是基本的政治史实。兄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派，自然一方面即反对蒋介石旧中国，另一方面也反对继续革命，我现在知道，你为何与多数右派不同了，因为多数右派拥蒋，也知道你为何与多数造反派也不同了，因为多数造反派是社会主义革命派，不是资产阶级民主派也不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功臣派。

王希哲答：

秋石客给希哲的这段微信，是文革中典型的张春桥主义。是在坚持文革中，中央文革的基本错误问题，且显然对当前左翼运动有着现实的危害。必须辩论几句。

首先问秋先生，就算“继续革命的主要革命对象变了”，文革，据张春桥主义，是要“革民主革命功臣的命”了。但秋先生的“革命”与这些被革命的“民主革命功臣”之间的矛盾，究竟是敌我性质的矛盾，还是党内路线矛盾，人民内部矛盾？不得回避，秋先生必须回答清楚，因为这正是中央文革，甚至毛主席文革中的严重错误所在。正是这一根本性质错误，导致了文革最终的失败。

老王为什么反对秋先生？

首先，中共七大路线规定得很清楚，中共在革命胜利之后，要建立的是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中国是一个国营经济主导下多元经济的新民主主义社会。但取得政权建政后，毛泽东要求迅速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全面的社会主义改造。我们先肯定毛泽东是对的，正确的。但为什么正确的，就不能有反对的意见存在呢？为什么就不能允许党内仍坚持七大路线，坚持新民主主义国家政策的的意见和代表人物存在呢？这明明是党内不同意见的内部矛盾，它应靠党内民主来解决，凭什么就要把它上升为“革命”和“被革命”的敌我矛盾呢？在这根本的一点上，毛主席错了，混淆两类矛盾了，自然中央文革也就错了。老王1974年这样认为，批评了毛和中央文革，40多年后的今天，仍这样认为。所以反对秋石客。

第二，根据什么说，“联动的老爸老妈们”，这些“民主主义革命功臣”们，也就是共产党老干部们，“不想继续革命”了？就从戚本禹的书看到，毛主席认为的跟着他搞“社会主义革命”的左派老干部还真不少。戚本禹这样说：“我一直觉得，毛主席在文革中有一个信念，他很想让建国十七年在工作中形成的左派，像陶铸、谭振林、王任重、李井泉、刘澜涛、陶鲁笳、宋任穷、林乎加、李雪峰等等，能够和造反派站到一起来。可是他的愿望却没能实现。”，因为“造反派坚决反对他们”（《戚本禹回忆录》）。

这些毛主席认定的左派老干部有谁不是“联动的老爸老妈们”？怎么秋石客倒指说他们“不想继续革命”了？不是他们“不想继续革命了”，而是造反派的“张春桥主义”管你共产党老干部想不想“继续革命”，先把你当敌人打倒再说。

即便是不理解，跟不上毛主席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老干部，他们是“不想继续革命”吗？他们不过是在革命阶段论上，也即在社会主义的发展规律上，与毛主席有差距，有分歧罢了。是革命进程的快慢之分，阶段之分，而绝不是什么“不想继续革命”了。秋石客凭什么断言，文革前的共产党老干部们，“民主主义革命功臣”们，除了毛主席和张春桥几人，都“不想继续革命”了？都成为了张春桥所谓“文革是革民主革命功臣的命”了？

第三：秋石客先生说，文革，“继续革命的主要革命对象变了，不再是蒋介石地富反坏右，而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有功却不想干社会主义革命的共产党内走资派和官僚派”了。

我要问，张春桥、秋石客不革“蒋介石地富反坏右”，而是要革共产党“民主主义革命功臣”的命了。“蒋介石地富反坏右”就会坐在墙上看，袖手旁观，不乘火打劫了么？那么老实？事实上，大批的“蒋介石地富反坏右”乘着中央文革张春桥、“秋石客”们混淆两类矛盾“革命”之机，也扯起了“誓死保卫毛主席”“红色暴动”造反旗号，或混进革命造反队伍，疯狂地对共产党老干部们，“民主主义革命功臣”们，实行阶级报复，残酷无情地批斗他们，殴打他们，侮辱他们，折磨他们，捏造各种罪名将他们朝死里整，直至真正整死。实际上，共产党老干部们普遍抵制文革，恰是因为中央文革张春桥、“秋石客”们一上来就混淆两类矛盾，把“民主主义革命功臣”的他们当做了“革命主要对象”来整，而且明明面对的是大量的“蒋介石地富反坏右”的阶级报复，绝不是什么他们“不想继续革命”。结果，变成了这样：你把我当成“革命主要对象”，当作敌人，我只好低头承认是敌人，任你斗，任你打，任你侮辱，这样，我倒成为“想继续革命”的了；若我不承认是敌人，我抵抗，我不任你斗，不任你打，不任你侮辱，这样，我便成为“不想继续革命”的了，就理应成“革命对象”了。这是什么荒唐逻辑！

不错，76右派政变后，共产党老干部们基本“成了反毛拥邓的主力”。但，真是为拥护邓小平的资本主义复辟路线吗？不是。他们支持邓，“打倒四人帮”，只是出于对中央文革当初严重混淆敌我矛盾的愤怒，一旦发现邓路线走向另一个极端，真的将中国引向了全面复辟道路，除了极少数跟着邓家暴富的权贵，他们的大多数不是都纷纷醒悟，程度不同地对邓路线表达了反对，越来越深地理解了毛主席对资本主义路线的批判，也就越来越广泛地站到了社会主义左翼一边来了吗？今天，还要把他们视为“继续革命的主要革命对象”，煞有介事搬出张春桥早已造成了严重错误的理论，不说目的是什么，起码，其客观效果会是什么？不是分明要把回归社会主义路线的一支极其重要力量，共产党传统老干部，继续推向反面，堵死他们向左翼靠拢之路，陷左翼运动于孤立和分裂吗？老王为什么觉得一

定要与秋石客先生就此辩论，因为秋石客今天搬出的这个“张春桥主义”，对现实的左翼运动，危害极大！呵呵。老王在秋石客先生那里，也成了“反对继续革命”的了，自然，也就成了秋石客先生们的“革命对象”和敌人了。

秋石客先生评论老王说：“知道你为何与多数造反派也不同了，因为多数造反派是社会主义革命派，不是资产阶级民主派也不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功臣派。”真的吗？不说当年造反派的基本组织成员，请秋先生拿出一个文革全国各大省市主要造反派组织主要领袖人物今日政治立场今日政治态度的调查清单来，看看能有几人今日还“是社会主义革命派”。我可以告诉你，根据老王的观察，他们今日大多，都是反共反社会主义“民主派”！他们或声称，他们是后来“反思醒悟”了，或宣称，他们当年就是“打着红旗反红旗的”！

2017年3月18日

毛泽东主义与孙中山主义，及特色社会主义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2-02-12

一、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就是孙中山的革命三民主义和完善

只要认真读了最代表性的孙中山的国民党一大宣言和毛泽东的中共七大报告《论联合政府》，就能看到，毛为新中国画图的这报告里，他所确定的新民主主义中国的无论政治、经济、外交政策，无一不是依据的孙中山的革命三民主义。且他一而再再而三无数次地强调指出，他的“新民主主义”没有一处超越了孙中山的革命三民主义。新民主主义之“新”，只在于这孙中山的革命三民主义，已无法由国民党去领导实现，而必须由共产党去领导实现。去领导建立和建设一个“真正三民主义的中华民国”！

二、三民主义“过时了”吗？

今日“左派”开口闭口就是“三民主义过时了”。请“左派”不要东拉西扯，明白回答：

三民主义的三个主义

第一民族主义，过时了吗？今天的中国，不需要反帝国主义压迫，“制裁”，不需要争取国家的完全统一和独立了吗？

第二民权主义，过时了吗？今天的中国，不需要再争取和完善人民的民主权利了吗？

第三民生主义，过时了吗？今天的中国，不需要全民的“小康”，再繁荣富裕了吗？

哪个主义“过时”了？请“左派”回答我！

不要把三民主义等同于国民党。一说“三民主义”好像就是说国民党。不是的，三民主义是共产党早年协助孙中山先生确立的一种政治主义，不等同国民党。相反，倒是国民党蒋介石集团曾背叛了孙先生的革命三民主义，而毛泽东反复强调中国共产党才真正是孙先生革命三民主义的忠实信徒和忠实继承者。污蔑孙中山，竭力倒孙中山的，按毛的说法不过是“中国一小撮反动分子”，哪里是什么“左派”“毛派”！

三、共产党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

有“左派”不能否认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出自孙中山革命三民主义，但强调它是共产党的最低纲领。共产党还有自己的最高纲领。对的。这也是毛泽东指出的，并常将这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解释为文章的上文下文，行军的第一步与第二步的关系。

最高纲领的基础是最低纲领；下文的基础是上文；第二步的基础是第一步。

毛泽东说：“”

既然今天我们是“最高纲领”了，也就意味我们的“最低纲领”必然已经实现了，摆在那里了，全国人民都看得见享受到了。不要从先验说教出发，从现实出发检验一下，这三民主义（新民主主义）的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都实现了吗？人民都享受到了吗？我们的最高纲领是盖一百层楼的房子，难道可以不先实现第一第二层吗？难道可以说第一第二层纲领“过时”了，这一百层楼的房子，就可以不要也不准问第一第二层了吗？这是什么房子？空中楼阁？“豆腐渣工程”？大厦没建好“最低纲领”就谈不上“最高纲领”；文章没写好上文就谈不上下文；行军没走好

第一步就谈不上第二步！中国事实还没能实现三民主义，中国共产党就必须按照她的“初心”，她的宣言“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为今日中国之必须。本党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

四、革命三民主义的专政，是人民民主专政，不是“资产阶级专政”

有人说，孙中山三民主义的中华民国是“资产阶级专政”。大错！孙中山三民主义所主张的专政，正是劳动阶级专政，是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一再地引用孙中山的经典：“近世各国所谓民权制度，往往为资产阶级所专有，适成为压迫平民之工具。若国民党之民权主义，则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者所得而私也。”

孙宣言又说“盖国民党现正从事于反抗帝国主义与军阀，反抗不利于农夫、工人之特殊阶级，以谋农夫、工人之解放。质言之，即为农夫、工人而奋斗，亦即农夫、工人为自身而奋斗也。”

“谋农夫工人之解放。为农夫工人而奋斗”，民权“为一般平民所共有”，这会是“资产阶级专政”？当然是劳动阶级专政，人民民主专政。孙中山甚至直接将三民主义解释为社会主义。

六、蒋介石国民党对孙劳动阶级专政的背叛

“四.一二”后，共产党指责蒋介石背叛了孙中山。蒋背叛了什么？背叛了孙三民主义劳动阶级专政的革命。蒋介石反对共产党的工人农民运动，杀共产党，搞大地主买办资产阶级专政。如果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主张的是“资产阶级专政”，蒋介石就不存在“背叛”了。

把国民党蒋介石集团背叛孙中山劳动阶级专政革命学说，窃据了中华民国政权后，施行的大地主买办资产阶级专政，加在孙中山头上，断言孙中山三民主义共和国性质是“资产阶级专政”，若不是蓄意歪曲，则是对孙中山的无知，对毛泽东的无知，对历史的无知。

五、孙中山当然是新中国的缔造者之一

自“四.一二”共产党上山革命，到1949毛泽东向解放军发布渡江命令，共产党从没有说，他们要推翻的是中华民国，要消灭的是国民党。这点，共产党严格分开。中华民国是孙中山缔造的，国民党也是孙中山缔造的。鲁迅说“中华民国存在，就是他（孙中山）的丰碑”。共产党要打倒的，仅仅是背叛了孙中山“自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反革命政变至现在的二十多年”“以蒋介石等人为首的中国反动派”和国民党“反动政府”。共产党始终与忠实于孙中山的国民党左派合作着，在革命的各阶段都坚持着孙中山三民主义。甚至南昌起义，打得都仍是宋庆龄等的名义。孙夫人宋庆龄与共产党合作终身，临终前如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她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永远副主席代理主席和名誉主席。毛泽东尊称其“国母”。中共中央正式认定宋庆龄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之一”。宋代表的是谁？是孙中山。当然，孙中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之一和奠基者。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是对中华民国的推翻，而是对中华民国的继承。故天安门设毛泽东孙中山画像，联合国“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席位。

七、毛泽东与孙中山身后遭遇的一个重要共同特征

有这样一个奇特的历史现象：孙中山革命，不但各路军阀敌对他，他的革命根据地广东，他的老战友陈炯明代表了华侨资产阶级反对他炮轰他，商团叛乱，西关的买办资产阶级武装起来也反对他，他刚去世，西山会议派背叛了他，不多时，他最器重的门徒蒋介石和助手汪精卫也相继背叛了他。为什么？因为孙革命依托的阶级基础是中国地主资产阶级，但他的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却是要为工农的利益和解放而奋斗，要联共。李大钊都很惊讶，说“列宁主义者可说就是中山主义者；中山主义者也就是列宁主义者！”。党的阶级基础与党领袖取向的这个矛盾十分尖锐，背叛必然。但背叛后，因孙的威望，仍要打着孫旗。

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拥护的少，反对的多”。他一去世，他的接班人，他的顾命臣、他的大警卫们立即政变，请回了他的“军师”邓，“彻底否定”了他后半生最看重的事业，背叛了他，这背叛竟几乎得全党拥护。事变同样源自党的基础与党领袖取向的深刻矛盾。为什么？因为毛文化大革命，声称是要更多地维护“小官百姓”的利益，而冲击伤害了共产党大官官僚们的利益。也同样，因毛的威望，背叛者仍要打着毛的旗帜。可幸的是同样，孙夫人庆龄毛夫人江青，都忠实了自己丈夫的主义不失节。这是妇女的伟大处。

八、在台湾的蒋介石国民党如何实行三民主义

汪精卫解释分共“清党”说，蒋介石把他从海外叫回来，说要分共“清党”。汪问为什么？蒋说，共产党的农民运动过火了，共产了。蒋上海动手之后，长沙也动手。他一看，确都是因为共产党的农民运动。国民党的文官军官，都是地主儿子，父母在乡下被农民批斗糟蹋，他们如何忍得下去？于是汪精卫也在武汉动手了。但那时的农民运动

，还没有“平均地权”，还没有没收地主平分土地，不过农会减租减息，强力打击豪强地主罚款罚捐而已。用毛泽东的说法，根本还没有超过孙中山的主张，国民党就受不了了，就要分共“清党”杀共产党了。

但到了台湾就不同了。这时“外来势力”的国民党与台湾本土地主，没有血缘联系了。于是这时，就可以堂堂皇皇作孙中山信徒，比较顺利地按三民主义解决台湾农民土地问题了。续当家的蒋经国更是早期共产党员，颇多共产党亲民和建设遗风。于是六十年代后三民主义在台湾还确是颇有成就了。民族主义，国民党虽不得不依靠美国保护，但毕竟在台湾坚守了“一个中国”的民族底线；民权主义，开放党禁，渐次开放自县市到省级直至“总统”权位的选举；民生主义，土地工商金融交通问题解决后，经济起飞，跻身亚洲“四小龙”之列。但危害出在台独上了。其实按孙中山设想，党禁可以开，可以多党合作，但国民党领导实现三民主义的地位，是不可动摇的（共产党后来领导新政协建国，也是按孙中山这个路子：多党合作，联合政府，但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地位不受挑战）。蒋经国把这条动摇了。就为李登辉后的台独扩张，洞开了大门。民进党台独，践踏了三民主义之首要的民族主义，本来颇可以作为示范的台湾三民主义，再次失败，更向大陆败坏了三民主义声誉。非此为甚，马英九后的国民党，今日亦已台独化，完全背弃中华民族主义，不说孙中山，甚至早已不再是两蒋的国民党了。最近表态，不反对民进党“去孙中山”。而残存的坚守孙中山三民主义立场的蓝色力量在台湾顽强抵制着，守护着台湾中国主权的最后防线。他们是统一台湾的内应力量，绿色法西斯分子正威胁要杀尽他们。怪的是，今日中国大陆，不少的“左派”，竟也要彻底否定孙中山，推倒孙中山，这是在干什么？是在替民进党和台独化国民党斩断中国大陆与台湾残存的内应统派力量的最后的精神纽带么？！

论左派历史观的辩证思维问题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2-02-12

要知道，我们写文章作讲座，都是为了说服人，征服人，让更多的人接受我们的意见。但我们着眼，不是那些已持固定立场固定意见的人。这些人，无论如何，无论其更左更右，也无论你说得是否有理，他们不会赞成你。所以，我们写文重点是在争取尚未持固定观点的观望的中间群众，一般说，这些中间群众总是多数。这样，我们就必须非常的讲求实事求是，对所论事件要有辩证的思维和辩证的分析，讲道理，不走极端。总之，要使人感到你是公道的。

今天左派为什么重要？因为改开以来，共产党的路线、政策和不少做法很有些向右偏了，所谓背离“初心”了。很需要左派去批评、抵制纠偏。就拿近年天安门庆典或祭奠来说，左派的意见是对的：既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庆典或祭奠，当然首先应突出纪念和祭奠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毛主席。但显然有某些势力，总想回避淡化毛泽东主席，甚至别有用心地去过分突出孙中山。于是左派不满，提出强烈批评。相信绝大多数中国民众，会支持左派的这个批评，他们也并不是反对孙中山，只是感到轻重因摆对。但有些颇有影响的网上左派人物，却走了极端，似乎为了突出毛，就要彻底倒孙，黑孙，否定孙，“过时”孙，甚至把孙描绘为“卖国贼”、“无产阶级敌人”和“留着日本小胡子的”丑角人物了。这怎么能服人呢？只会有反效果。你号称左派，“毛派”，要知道毛写文章作演说，那是“言必孙中山”，比引证马恩列斯，更要多无数倍的呀；更自许是孙中山事业最忠实继承人和发展者的呀。

这几位有影响左派朋友大多文章很好，但有时确有极端化毛病。例如，一说抗战，反共极右派不用说，一定只肯定国军，抹黑共军；要反对他们，左派最有力量的，不是反过来的极端，只肯定共军，把国军黑得一塌糊涂一无是处，而应是实事求是地指出国军共军在一致对外民族抗战中的战略分工，各自所作出的贡献。当然，在肯定国军大部官兵为国抗敌英勇流血牺牲的同时，也应指出蒋介石当局出于买办资产阶级的软弱，在抗战中的的动摇妥协和战略战役失当造成中国多次的严重损失和溃败。这才能服人和正面影响海内外同胞，团结更多的人们。一见肯定国军抗战的作品，如“八百”，立即一棒子打下去，非完全否定，打死不可。好像不彻底否定，不打死，现中国共产党政权就危险了，可能被颠覆了。怎么对共产党那么没有自信心？这种思维的效果，是很不好的。

再回来说孙中山。某些左派极端地把孙说成“卖国贼”，主要指他曾在满洲问题上的错误。老王指出，那确是孙的错误，但它是早期孙的狭隘旧排满三民主义尚未得到共产党协助下获得改造时的错误。哪个政党在它尚不很成熟的青少年时期，都是会出这样那样错误的。在对待外蒙独立问题上，共产党不是也曾有一定的责任和错误的吗？于是不少左派就跳起来为中共辩护，说什么“弱国无外交”呀，“有什么办法？难道要和苏联打一仗吗？现在也还没有这个能力”呀！云云。我哑然失笑：为什么这同样的理由，不能为国民党辩护呢？斯大林要裂蒙古而去，蒋经国在斯大林面前也据理力争了呀？但“弱国无外交”呀，难道国民党那时是强国，比共产党强？可以不妥协？“有什么办法？

难道要和苏联打一仗吗？”，难道那时的国民党就有能力“要和苏联打一仗”了？同样的强弱形势，可以骂国民党，却又可以为共产党辩护，这公道吗？在强权面前，国民党也好共产党也好，你弱国你无力，这是常有的，但当年梁启超的意见是：“敌而谋我者，占领可也，以条约承认其权利不可也；我力不敌，宁可听敌人占领我全国，不能以条约承认尺土寸地为其所有权。国民若具此决心，乃可与语此次失败之补救，乃可以求立国于今日之天下！”（梁启超《外交失败之原因及今后国民之觉悟》）。老王赞成梁先生的意见。

何况老王指出，共产党当年外蒙问题的失误，不全是“弱国”和“无力”的问题，而主要是幼年共产党天真地接受了列宁主义的绝对的“民族自决权”理论问题。瑞金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时期，共产党就宣言主张中国境内各民族皆可以“自决”直至独立建国了，而且还指责国民党不承认外蒙“自决”独立，这时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策，与“弱国”外交有什么关系？与有没有能力“与苏联打一仗”，有什么关系？这样不顾历史事实的辩解，能服人吗？能“可以求立国于今日之天下！”吗？其实列宁自己也未必全相信这些。十月革命胜利不久，他令加拉罕发布对华宣言，称旧俄时代一切对华不平等条约全部废除，割取的所有土地和满洲攫取的不当利益都还给中国，但没两年清醒了一些，就不作数了。中共自己，亦从不讳言自己有过的错误而强调为人民的利益不断纠正错误，今日左派又何必遇事必“为尊者讳”？

所以说，还是那句话，真正有力量的，能征服最大多数人人心的，不是走极端，不是高帽吓人取胜，而是辩证地实事求是的分析，实事求是的论述。这是我希望左派理论家的。就“左派”对孙中山一贯的不读书不动脑筋信口开河的污蔑，向“左派”挑战什么是孙中山？什么是三民主义？毛泽东在他的《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等所有的基础性文章反反复复定义得很清楚：孙中山致力革命“凡四十年”，但过去的一切旧的论述都不能算数，都过去了。只有1924年，在共产国际的直接指导下，在中国共产党特别是孙中山亲手提拔的青年毛泽东的直接帮助下，召开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发布的《宣言》所阐述的三民主义，才是真三民主义，才是真孙中山！

毛泽东这样说：

“这种三民主义不是任何别的三民主义，乃是孙中山先生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所重新解释的三民主义。”“孙中山先生在这个宣言中说道：“国民党之三民主义，其真释具如此。”就可知只有这种三民主义，才是真三民主义，其它都是伪三民主义。只有《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里对于三民主义的解释才是“真释”，其它一切都是伪释。”（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

也就是说，只有这个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起草，孙中山审定，国民党候补中执行央委员、国民党代理宣传部长毛泽东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积极推动通过的宣言所确定的“三民主义”，才是真三民主义，才是真“孙中山”。离开这个宣言的一切“别的三民主义”，别的“孙中山”，都是伪三民主义，伪“孙中山”。

必须先搞清这一点。搞清了这一点，我老王就可以挑战今天一切信口就来胡说八道污蔑孙中山的“左派”，和质问这些“左派”：

一、你们信口就屁话说“孙中山代表的是资产阶级”。我要求你们这些“左派”，请你们去《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找出“孙中山代表的是资产阶级”的根据来，好吗？不！在这宣言里，孙中山代表的是中国工农劳工阶级！

二、你们信口就屁话说“孙中山的革命是旧民主主义革命”。胡说八道！我要求你们这些“左派”，请你们去《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找出“孙中山的革命是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根据来，好吗？不！在这宣言里（自1924年起），孙中山的革命，是新民主主义革命！

三、你们信口就屁话说孙中山的革命，“是资产阶级领导下的革命”。不，这宣言是世界无产阶级共产国际指导下的宣言，是中国共产党特别是毛泽东直接帮助支持下的宣言，因此，从这时起，孙中山的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革命！

四、你们信口就屁话说孙中山的革命，“其目的是要建立一个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共和国”。胡说八道！我要求你们这些“左派”，请你们去《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找出“孙中山的革命目的是要建立一个资产阶级领导（即资产阶级专政）的民主共和国”的根据来，好吗？不！孙中山的革命，用毛泽东反反复复几乎一百次的说法，是要建立一个“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的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即人民民主专政的“真正三民主义的中华民国”，也即今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今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正是“一个真正三民主义的中华民国”！

“左派”们不动脑筋信口荒谬的根源在哪里？就在他们把蒋介石国民党右派背叛孙中山二十余年所为的一切，都加在了孙中山的头上了。

不错，蒋介石、胡汉民、林森、张继、谢持等国民党右派过去的跟随孙中山革命，的确，性质是“资产阶级革命”，“旧民主主义革命”，“其目的是建立资产阶级专政国家”。孙中山原始的阶级基础是他们。但1924年后，孙中山背叛了他们。孙中山背叛了他原属的阶级。他发布《宣言》，阐释新三民主义，自此站到了工农劳动阶级立场上（有如绝大多数的共产党第一代领袖人物）。究竟谁背叛了谁？是孙中山先背叛了他原属的阶级，然后，他原属的阶级，地主资产阶级，各军阀、陈炯明、西关商团，最后以蒋介石汪精卫等为代表再纷纷背叛了他！今日“左派”也常跟着共产党的教科书照本宣科骂蒋介石“背叛”了孙中山，但这个“背叛”的阶级涵义，他们根本就从没动脑筋去搞清楚，至今是一盆浆糊！

孙中山的学生毛泽东则非常清楚1924年《宣言》所代表的孙的立场和革命性质的根本转变。他一再明确指出，1924年后孙中山的革命已经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争取工农各革命阶级联合的人民民主专政，而不再是资产阶级专政。这革命孙逝世后，由共产党来继承和完成。毛泽东全部的新中国蓝图，一至四卷，无论政治经济，不厌其烦反反复复围绕引证的，都是孙中山《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毛终其一生，都决无动摇自许为孙中山革命事业的“最忠实的继承人”。他推倒了背叛孙中山的蒋介石国民党右派集团，重建了“真正的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这“真正的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奠基的主义是孙中山，实践的创造是毛泽东。中华人民共和国庆典，天安门孙、毛肖像巍然矗立，遥相呼应，天经地义！什么“ 改开以后，中国资改派和社会主义的反动派，一直在寻找解构社会主义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现政权的理论基础”“每逢重大活动推出孙中山和对国民党兵抗战的褒扬”.。。。没有比这种胡说八道更胡说八道了。是忍无可忍。故老王向一切这类“左派”挑战，要求他们从真正的孙中山，真正的三民主义《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找出他们全部的向孙中山污蔑的根据来！找不出根据，请不要再屁话！

也的确不错。我们今天正本清源强调真孙中山，真三民主义，就是要告诉全国人民，孙中山真三民主义的任务，至今在中国还远没有完成，中国共产党还需要不忘初心为它的“彻底实现而奋斗”。今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是在为它的“彻底实现而奋斗”。当然，在“节制资本”方面，尚需纠偏。

2020年10月22日

就“左派”对孙中山一贯的不读书不动脑筋信口开河的污蔑，向“左派”挑战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2-02-12

什么是孙中山？什么是三民主义？毛泽东在他的《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等所有的基础性文章反反复复定义得很清楚：孙中山致力革命“凡四十年”，但过去的一切旧的论述都不能算数，都过去了。只有1924年，在共产国际的直接指导下，在中国共产党特别是孙中山亲手提拔的青年毛泽东的直接帮助下，召开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发布的《宣言》所阐述的三民主义，才是真三民主义，才是真孙中山！

毛泽东这样说：

“这种三民主义不是任何别的三民主义，乃是孙中山先生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所重新解释的三民主义。”“孙中山先生在这个宣言中说道：“国民党之三民主义，其真释具如此。”就可知只有这种三民主义，才是真三民主义，其它都是伪三民主义。只有《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里对于三民主义的解释才是“真释”，其它一切都是伪释。”（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

也就是说，只有这个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起草，孙中山审定，国民党候补中执行央委员、国民党代理宣传部长毛泽东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积极推动通过的宣言所确定的“三民主义”，才是真三民主义，才是真“孙中山”。离开这个宣言的一切“别的三民主义”，别的“孙中山”，都是伪三民主义，伪“孙中山”。

必须先搞清这一点。搞清了这一点，我老王就可以挑战今天一切信口就来胡说八道污蔑孙中山的“左派”，和质问这些“左派”：

一、你们信口就屁话说“孙中山代表的是资产阶级”。我要求你们这些“左派”，请你们去《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找出“孙中山代表的是资产阶级”的根据来，好吗？不！在这宣言里，孙中山代表的是中国工农劳

工阶级！

二、你们信口就屁话说“孙中山的革命是旧民主主义革命”。胡说八道！我要求你们这些“左派”，请你们去《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找出“孙中山的革命是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根据来，好吗？不！在这宣言里（自1924年起），孙中山的革命，是新民主主义革命！

三、你们信口就屁话说孙中山的革命，“是资产阶级领导下的革命”。不，这宣言是世界无产阶级共产国际指导下的宣言，是中国共产党特别是毛泽东直接帮助支持下的宣言，因此，从这时起，孙中山的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革命！

四、你们信口就屁话说孙中山的革命，“其目的是要建立一个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共和国”。胡说八道！我要求你们这些“左派”，请你们去《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找出“孙中山的革命目的是要建立一个资产阶级领导（即资产阶级专政）的民主共和国”的根据来，好吗？不！孙中山的革命，用毛泽东反反复复几乎一百次的说法，是要建立一个“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的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即人民民主专政的“真正三民主义的中华民国”，也即今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今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正是“一个真正三民主义的中华民国”！

“左派”们不动脑筋信口荒谬的根源在哪里？就在他们把蒋介石国民党右派背叛孙中山二十余年所为的一切，都加在了孙中山的头上了。

不错，蒋介石、胡汉民、林森、张继、谢持等国民党右派过去的跟随孙中山革命，的确，性质是“资产阶级革命”，“旧民主主义革命”，“其目的是建立资产阶级专政国家”。孙中山原始的阶级基础是他们。但1924年后，孙中山背叛了他们。孙中山背叛了他原属的阶级。他发布《宣言》，阐释新三民主义，自此站到了工农劳动阶级立场上（有如绝大多数的共产党第一代领袖人物）。究竟谁背叛了谁？是孙中山先背叛了他原属的阶级，然后，他原属的阶级，地主资产阶级，各军阀、陈炯明、西关商团，最后以蒋介石汪精卫等为代表再纷纷背叛了他！今日“左派”也常跟着共产党的教科书照本宣科骂蒋介石“背叛”了孙中山，但这个“背叛”的阶级涵义，他们根本就从没动脑筋去搞清楚，至今是一盆浆糊！

孙中山的学生毛泽东则非常清楚1924年《宣言》所代表的孙的立场和革命性质的根本转变。他一再明确指出，1924年后孙中山的革命已经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争取工农各革命阶级联合的人民民主专政，而不再是资产阶级专政。这革命孙逝世后，由共产党来继承和完成。毛泽东全部的新中国蓝图，一至四卷，无论政治经济，不厌其烦反反复复围绕引证的，都是孙中山《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毛终其一生，都决无动摇自许为孙中山革命事业的“最忠实的继承人”。他推倒了背叛孙中山的蒋介石国民党右派集团，重建了“真正的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这“真正的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奠基的主义是孙中山，实践的创造是毛泽东。中华人民共和国庆典，天安门孙、毛肖像巍然矗立，遥相呼应，天经地义！什么“ 改开以后，中国资改派和社会主义的反动派，一直在寻找解构社会主义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现政权的理论基础”“每逢重大活动推出孙中山和对国民党兵抗战的褒扬”.。。。没有比这种胡说八道更胡说八道了。是忍无可忍。故老王向一切这类“左派”挑战，要求他们从真正的孙中山，真正的三民主义《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找出他们全部的向孙中山污蔑的根据来！找不出根据，请不要再屁话！

也的确不错。我们今天正本清源强调真孙中山，真三民主义，就是要告诉全国人民，孙中山真三民主义的任务，至今在中国还远没有完成，中国共产党还需要不忘初心为它的“彻底实现而奋斗”。今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是在为它的“彻底实现而奋斗”。当然，在“节制资本”方面，尚需纠偏。

2020年10月22日

简论两个孙中山 ---回复几位“左派”的谩骂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2-02-12

没有办法。我挑战的“左派”对孙中山，除了八股的废话，就是咒骂。完全不拿出起码他们的道理来。

没有什么＂国父之争＂。科学的提法是＂缔造者＂。毛当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缔造者。虽然他继承发展了孙的事业，但完成＂缔造＂是毛。若说“国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父当然是毛。争论不在＂国父＂，而在如何认识孙中山。

＂左派＂总搞不明白有两个孙中山。一个是蒋背叛后仍打着他招牌的旧孙中山，一个是接受了共产党毛泽东改造成新民主主义者的新孙中山。＂左派＂误读孙的根源，在蒋国民党背叛新孙中山后，全国执政二十多年，掌握了统治的话语权和解释权，流亡台湾半多世纪，仍把他们作招牌的孙中山解释为旧孙中山，而继承新孙中山事业的毛共产党长期没有统治地位的话语权和解释权，无论毛的著作和政策怎样对新的孙中山作了反反复复的准确解读和解释，定位1924后的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革命是新民主主义和新民主主义革命，但社会统治地位的印象，孙还是那个旧民主主义者。这个蒋国民党造成的对孙的错误印象，一直影响到今天从不读书不读史，更不动脑筋的＂左派＂。所以他们一开口对孙的评说，自觉不自觉就跟随了蒋国民党对孙的解释。大陆台湾的国民党开口闭口就是“国父孙中山推翻满清，建立民国”。完了，从不提后来的“国父孙中山反帝、反封，扶助工农，致力工农平民专政”。结果，今日“左派”也是开口闭口就是：“孙中山推翻满清，建立民国，有历史功劳。但他是旧民主革命。今天已经过时”。而后来的孙中山革命，反帝反封，扶助工农，致力工农平民专政，他们就全不知道了。所以，这些“左派”才把早就背叛了孙的蒋国民党，仍称为孙的＂徒子徒孙＂，竟咒骂什么“这些孙中山的徒子徒孙杀了多少共产党！”。他们在诬蔑孙。其实，国民党反共派也会在他们的党史中提到孙中山后来的“联俄联共”，只是认为那是孙中山“犯了晚年错误”，不必提，就像后来的邓小平们认为毛的文革“犯了晚年错误”，一样。但这孙中山犯的反帝反封“晚年错误”，毕竟国共两党党史皆有记载呀，怎么今日“左派”就一点不知道，一点没读过，一点不承认呢？

“左派”他们也不得不说一句＂孙是先行者＂，那只是因为毛说过了话，他们不好否定，只好敷衍应付，虚晃一枪，私心是不认同的。他们根本不能理解毛说的孙＂先行＂者，他先行了什么？不只是先行了“推翻满清，建立民国”的旧民主主义，而且1924-1927大革命，在孙中山的旗帜和共产党帮助的领导下，先行了新民主主义！先行了新民主主义纲领下的反帝、反封工农运动，北伐战争，致力建立绝不是“资产阶级所专有”的专政，而是“为一般平民所共有”的专政的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他们根本不懂，总信口实际跟着蒋国民党的解释去评价孙中山，而把毛对孙的评价，视为今天应抛弃的“过时”的＂统战手段＂。实际也污辱了毛！

2020年10月28日

关于“红色网友联谊会”呼吁“千万红友联署”请求中央为江青平反的一些建议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2-02-12

一、我认为这个联署呼吁意义很大。它是一次极重要的拨乱反正，是把中国近数十年政治上是非颠倒，人妖颠倒的状况开始扭转过来。对中共党内民主，对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法制的进步，对中国“红友”的政治成熟，都是一个很好的锻炼。

二、希望国内一些政治比较成熟、稳重的革命“老红友”，能出面牵头，组织操作好此事。

三、但是，反共右派“公知”不说它，肯定会有不少的同志、朋友提出反对。认为江青文革中不是没有错误，她也伤害过不少的无辜干部群众，也曾受到过毛主席的批评。

四、老王认为，那确是事实。老王（当年“小王”）自己当年，也曾大字报公开批评过江青等人，受到过“百万人批判”和入狱。因此，若红友呼吁为江青平反，认为江青文革中一点没有错误，认为她所打击的人通通都是坏人，势必会引起相当程度的反感，是不利说服、动员最广大的干部群众面来赞成、支持和参与到你们呼吁中央为江青平反的活动中来的，就不易取得成功。

五、所以，呼吁为江青平反，诉求最关键的，是要求分清两类矛盾，分清“延安西安”。谁会没有缺点错误？这个不辩论。呼吁为江青平反，不是说她没有缺点或可能的错误，而在于长期的中国革命路途中，作为毛主席忠实的助手和妻子，她究竟是不是“反革命”？是不是应该受到刑事审判和竟处以极刑（缓刑两年）？这样的处分，有没有违背和破坏了党内的思想路线斗争传统的规矩和社会主义的法制？活动要求重点分清的，是这个！紧紧抓住了这个关键，不纠缠其他，相信就一定能说服和动员最广大的干部群众面赞成、支持和参与到呼吁中央为江青平反的活动中来的，也更有利于中共中央对此作出积极慎重和全盘的考虑的。

老王社长

2021年元月5日

介绍郭松民先生这篇《美国露出了“资产阶级专政”的底色》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2-02-12

郭松民先生这篇《美国露出了“资产阶级专政”的底色》文章，有错误部分，也有精彩部分。错误部分不全转载了，只批评两句，重点在介绍精彩部分，即对中国的民主思考问题。

先谈错误。

他错误一，将美国一月六日的“占领国会山”暴乱，隐喻类比为中国文化大革命的“一月风暴”。与张宏良们“左派”类似，都一厢情愿把去年的“黑命贵”运动和现时反转过来的川粉暴乱运动，视为或类同为美国“文革”伟大的“大众民主”和美国“无产阶级的觉醒”云。认为“黑命贵”或“川粉暴乱”的被镇压，是遭到了“资产阶级专政”，而不是美国资产阶级的内斗，或美国资产阶级一派对另一派的专政。

错误二是，他提出美军“下级军官表示要拒绝服从美军总司令（川普总统）的命令，这居然不是叛乱或者政变？”。也就是说，他赞成今日美国暴乱者川粉们和海内外大部反共右派们的说法，是白登派在叛乱，而不是川普派在叛乱。

郭先生也曾是中国解放军军人。他不明白中国军队里，政委是干什么的？重要职责是监督各级军事长官包括总司令行为，不得违背党的宗旨和宪法。若有严重违抗，政委有权下令“下级军官”逮捕你司令总司令。谁是“叛乱或者政变”？美国亦是如此。美军的最高总司令是宪法，不是总统。总统毁宪，美军当然应该抗命甚至逮捕你。今日美国谁在煽动暴乱毁宪？郭先生看不见吗？郭前军人不懂军人职责吗？

怕长，郭文这些错论，就不转载了。只突出转载此文下面精彩部分，目的为了抛玉引砖。因为受他这段据近日美国的民主经验教训想到中国民主问题的启发，我明天要重推出我十年前的一篇我自己最看重的文章：《美国民主演进的经验与中国民主化的进程》。看了这篇文章，我想许多左派会用砖来砸老王的。右派早就砸过。明天见。

2021年1月10日

附郭松民：美国露出了“资产阶级专政”的底色

……

资产阶级民主（我指的主要是选举式民主），本质上是这种“成熟的资产阶级”选择的结果，这种形式对他们非常有利：便于他们用金钱和舆论操控政治，便于平衡资产阶级内部不同集团之间的利益，选举政客成为他们和无产阶级之间的一道防火墙……

最重要的是，如果哪个政客胆敢违背资产阶级的利益，由于资产阶级亲自掌握着大部分的资源和舆论，可以很容易让他灰头土脸，寸步难行，乃至黯然下台。

所以，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一般不太担心“中央出修正主义”，因为资产阶级可以作为一个阶级采取决定性的政治行动，来确保他们的专政和利益，总统不过是他们的工具罢了。

一个国际共运史上“天问”一般的问题是：为什么十月革命之后出现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没有采取选举式民主？

其实，只要和资产阶级略作比较就明白了。

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时，远没有资产阶级夺取政权时强大和成熟：无产阶级没有掌握生产资料，也没有掌握舆论工具，甚至整个上层建筑都不在自己手中，大部分成员在政治上仍然处于“自在”的状态，离开了先锋队的组织领导，就无法采取有效的政治行动……

所有这些因素决定了，无产阶级无法像资产阶级那样实行一种用民主形式包装起来的专政，而必须在先锋队的领导下实行一种直接的、没有“包装”的专政。但这种状态是不稳定的，从根本上说，无产阶级也必须成熟和强大起来，最终用民主的形式来实现自己的专政。

只有这样，才能够真正解决毛主席最担心的“中央出修正主义”的问题，无产阶级的国家，社会主义的制度才是稳定的。

美国，作为最强大、最成熟的资产阶级“灯塔”国家，一般情况下是不会露出“专政”的底色的，这次不得不露出来，证明资产阶级的统治已经遇到了非常大的危机，非常接近列宁所指出的“统治阶级不能照旧生活和统治下去，

被统治阶级也不能照旧生活和被统治下去”的状况。

历史向何处去，端看无产阶级是否成熟，是否能够采取有效的政治行动了。

操他张宏良的娘！：将特川普比与中国的＂屈原、商鞅、岳飞＂齐名的大英雄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2-02-12

张宏良称川普下台讲演，为“40年来最卓越的总统演讲”。

左派喜欢川普，分两种。一种认为川普对中国干尽了坏事，实际帮助了中国，促进了中国的左转回归，是坏事变成了好事，故大赞川普，称其“川建国同志”。一种，就是张宏良了，不得了，那是真崇拜川普：川普是美国＂最卓越的总统＂，是他“发动了美国的文化大革命”，爆发了美国的＂大众民主革命＂。他不是资产阶级分子，他原来是资产阶级统治中的＂阶级异己分子＂，实际当然是美国无产阶级的革命英雄。不！他不但是美国最伟大最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英雄，而且竟还是与中国的＂屈原、商鞅、岳飞、特朗普＂齐名的大英雄！（我操他张宏良的娘！如此污辱我中华的民族英雄）

原来川总是这么了不起，一定要介绍给川粉队伍构成的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疯狂反共反华人士看看：你们的领袖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呀！你们又是些什么？不转给你们看，你们受蒙蔽，对不起你们了。

附张宏良：40年来最卓越的总统演讲——对特朗普告别演讲的点评

2021-01-21

看到特朗普的告别演讲，我们不得不承认，这是自20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人类历史上最卓越的总统演讲。特别是与目前满嘴胡说八道和谎言的拜登总统胜选演讲相比，特朗普的演讲更加具有厚重的历史分量。40年来唯一能够与这篇演讲相媲美的，就是四年前特朗普他自己的总统胜选演讲。区别只在于四年前特朗普的胜选演讲充满了新鲜思想和磅礴激情，而如今这个告别演讲也就是败选演讲，留下的这是一种感慨和无奈。

特朗普演讲多么出色，随便抽一句话就足以说明，比如他说：“对自己的价值观、历史和英雄失去信心的国家，是不会长久繁荣昌盛的，因为这些才是我们团结和保持活力的源泉。”特朗普看似随意的这句话，概括了一个国家强大的三个最根本要素。这句话不仅概括了美国强大的真正根源，也概括了俄罗斯的历史教训，更是让中国人感到深深的不安和忧虑。因为支撑国家的“价值观、历史和英雄”这三大因素，中国早就已经丢了。仅仅从这句话就可以看出，虽然特朗普没有普京那么好的运气，能够领导国家二三十年，甚至连十年任期的惯例没有得到，但是特朗普的历史视野却绝不亚于历史强人普京。

大概正是特朗普超越常人的历史视野，导致他一上台就发动了美国版的文化大革命，并且在他任期内爆发了美国大众民主革命。这也是美国精英集团不惜冒着发生内战和分裂的危险也要把特朗普置于死地的根本原因。美国精英集团的阶级利益决定了他们无法容忍特朗普。如果按照美国总统任期惯例让特朗普再干四年的话，那么美国人民推倒的将不仅仅是各大城市作为殖民文化象征的历史人物塑像，冲击的也将不仅仅是美国国会，而很有可能会将美国的精英政治制度彻底脱胎换骨。统治阶级经常会犯这样那样的错误，但是在维护阶级统治方面，统治阶级从来都不会犯错误。即便是偶尔疏忽会漏进来个把“阶级异己分子”，如屈原、商鞅、岳飞、特朗普等等，一经发现也会立刻清除掉。

美国精英集团不惜把宪法和法律踩在脚下，不惜用尽最卑鄙下流的各种手段，甚至不惜冒美国发生分裂和内战的风险，也一定要干掉特朗普，就是实行自身阶级净化的结果。虽然在道义上我们同情和支持特朗普，为美国失去这样一个真正追求自由民主，并且把大众政治的原则和口号带进美国的领导人而感到惋惜，但是站在中国国家利益的角度来讲，我们却感到十分庆幸，庆幸美国终于干掉了中国这个最可怕的对手。虽然特朗普是二战后唯一没有对外发动战争的总统，也是今后对中国发动战争概率最小的总统，但是，特朗普准备对中国实施的“党群分离战略”，将给中国带来的灾难性影响，肯定会超过自北宋以来任何一场民族劫难。特朗普是历史上所有西方国家领导人中真正抓住中国软肋的唯一总统。

幸亏美国精英集团及时干掉了特朗普，在特朗普刚刚出台这个战略还没来得及实施时就把他干掉了，让中国躲过了一场真正的历史劫难。与通过“选举政变”夺取了特朗普总统职位的满嘴胡言乱语的拜登相比，特朗普的下台解除了中国所面临的最大的道义和政治威胁。已经完全“中国式官僚化”的拜登，除了传统的帝国主义战争手段之外，对中国已经没有了任何政治威胁。只要中国能够遏制住拜登对中国动武的冲动，美国在其它任何一个方面都不会再对中国构成威胁。美国精英集团干掉特朗普，也就等于是干掉了美国在政治文明方面的历史优势，干掉了能够让美国继续强大的新的政治血液和精神力量。美国已经老了，衰了，疯了，比他新上来的总统拜登还要腐朽老迈。连特朗普这一点儿文明创新都无法容纳的美国，一只脚已经踏进了坟墓。

接下来的问题对中国就简单了。一是中国有没有能力和胆略遏制拜登对中国的动武冲动;二是中国有没有能力和运气在道义上和政治文明上占领世界制高点，把美国变成一个在道义上和政治上双双落后的反动国家。只要中国能够做到这两条，中国就一定能够粉碎美国等西方国家阻挡中国崛起的所有努力，就一定能够带领世界走向以公平正义为基础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可以说，美国用充满坟墓腐朽气息的拜登取代了充满文明活力的特朗普，给了中国一个弯道超车和绝地反击的最佳历史机会。希望中国一定要抓住这个历史机会。

至于怎样才能抓住这个机会?历史和人民已经给了一个十分清楚的回答，这就是回归毛泽东，回归社会主义，回归东方文化，回归大众政治文明。通过这种先进政治文明的回归，彻底消除中华民族面临的种种劫难，真正搭建起公平正义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美国精英集团突然发生自杀式历史逆转，而给中国提供的一个难得的历史机会。虽然历史的道路十分漫长，但是能够改变命运的历史转向机会并不是很多。所谓浪子回头金不换，并不仅仅是指浪子很难回头，而是浪子回头的机会并不多见。

现在这个机会来了，一身绝顶武功的特朗普走了，换上了一个除了走历史回头路什么都不懂的白丁拜登，中国大显身手的时候到了。看来基辛格博士说的不错，上帝造人很不公平，特别偏爱中国人。用拜登换掉特朗普，就是一个典型例证。大概上帝坚信，中国人对付拜登应该不成问题。

2021年1月21日

从习近平昨天的讲话，想起了前天的陈洪涛案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2-02-12

昨天，3月1日，习近平主席在中央党校讲了一番话。他说：“共产党的干部要坚持当老百姓的官，把自己也当成老百姓，不要做官当老爷。”

这是自毛泽东以来，共产党对它的干部（党官）一贯的要求。因为共产党的官，是人民的公仆，不是老爷。人民有监督批评共产党上下各级官员的宪法党章权利，各级官员不得官威压制，更不得公权私用，擅自动用专政工具对批评进行迫害，以包庇自己，这样干就是犯罪。这点太重要，是治国根本，文化大革命就是为此发生的。因为“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才能跳出人亡政息的国家衰败“周期率”。习近平昨日的讲话，不过是对此再次作出了强调罢了。

为什么会想起了前天的陈洪涛？因为恰是习近平讲此话的前一两天，发生了河南南阳方城的警方，把一位全国著名的左翼维权人士陈洪涛先生抓进了警局事件。仅仅是因为他在网络公众号上含蓄地批评了他的“老百姓官”---南阳市委书记张文深等。

他批评了什么呢？他其实没有批评，只是含蓄地，用幽默的笔法，质疑了为什么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列入“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个人”称号的南阳7位人士中，只有南阳市委书记张文深为首的几位书记主任长官，而没有一人真正奋战奉献在扶贫第一线的基层干部？

他说：

“不看不知道，一看真骄傲！咱南阳此次被评上的7个“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个人”，竟无一人是工、农、兵、学、商等等普通劳动者！更没有什么村支书、村主任，就连从2017年开始，全南阳深入农村扎根三年的1700多名驻村第一书记也没推选出来一个。代表1000万南阳人民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接受党和政府表彰的，乃是以市委书记为首的7名领导！

这说明什么？这自然说明我们南阳能够在2020年底如期实现78.65万贫困人口全部脱贫，方城等7个贫困县全部摘帽，1100个贫困村全部出列，根本原因乃是在于市委领导有方啊！身为南阳人，我们能不为自己遇上这样的父母官、好领导而骄傲吗？”

有所不满不平。不平则鸣，揶揄几句，如此而已！因为据了解，这种地方首席官员抢先居功突出自己的情形，这次表彰，“在河南省乃至全国都是绝无仅有的”。但就因为这还不算得批评的几句，“文章发出后几个小时，陈洪涛先生就被南阳市公安局和方城县公安局以‘寻衅滋事’立案调查”抓走。那天是元宵节，正是中国人民讲究阖家团圆欢欣之日。闯入陈家，带走陈生，抄去手机电脑翻腾追查，采集生物信息严词审讯，以犯罪嫌疑人对待，折腾整整一天24小时。实在找不出更多“犯罪”证据，才公安局长亲出警告之后，释放陈先生回家。

陈先生被抓当天，网上左翼人士就非常关注，消息广传，议论纷纷。现在陈先生放出来了，这事就这样了了吗？不好。人民对共产党各级官员监督的权利，是国家根本。这道理，毛主席当年反复说过，今天习近平主席又再说。为什么人民群众总还是常受到不少“老爷”官员这种无理的压制甚至专政手段的报复，不能改呢？因为陈洪涛先生这样的敢于站着反抗斗争，争取维护自身和群众合法权利的人士，还是不多。未能形成强大的社会正气。

人民共和国，人民的各项政治权利，是宪法党章写明的。但它的真实实现，还是要靠人民群众自己的斗争争取。你能根据宪法党章现实地争取到多少合法权利，你才能真正享受到多少权利。它不是“天赋”的，也不是写在了纸上就能受恩赐的。所以，左翼人士应该继续关注此事的后续。最好以各种形式就此事向党的中纪委提出对南阳市委的投诉，请求调查南阳市公安局和方城县公安局非法以专政手段迫害对南阳市委书记张文深等人的批评，此案，是南阳市公安局和方城县公安局本身的错误，还是有张文深书记的指示而滥用公权力，迫害人民群众，庇护张书记？作出处分。这等事有了积极结果，才可不但因有了习近平主席对党的干部的教导，更有了人民群众自己的斗争，才可能让共产党党官们对人民的力量知所敬畏，得所教训，有所约束；才可能使党领导人民，人民行使权利监督各级官员的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制度，真正实行和健全起来，理直气壮地让全世界确确实实看到中国的“制度优势”。

南阳，是出英雄的城市。毛主席曾痛快淋漓地写过一篇《中原我军占领南阳》，历数了曹操、刘秀等纵横征战创业于此城的历史英雄，笔锋一转，更报道了“中原我军”王近山兵团摧枯拉朽，所向披靡的“今朝”英雄。现在呢？南阳还出英雄吗？陈洪涛先生能否算上辈出今日的南阳英雄？我看很可能可以的。

2017年，《红色参考》主编陈洪涛为维权上访人士高保刚被截访殴打昏迷丢弃高速公路一事作了报道，而被方城公安局无搜查令大肆抄家迫害后，他这样简要介绍过自己：

“我的父亲解放前跟着毛主席为人民打天下，解放方城他就流过血，上甘岭他打过美国鬼子；文革中跟着毛主席继续革命，毛主席逝世后他被关进监狱。他什么也没给我留下，就给我留下了这股子精神！有人视我为“文革余孽”。我倒认为，我这样的人才叫红二代！”或“永远的造二代”，造反派二代！

啊呀呀，曹操是南阳的英雄。他就慨叹过：“生子当如孙仲谋！”

2021年3月2日

不能让极左再来危害我们的国家 ---灌南妖姬案的实质是什么？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2-02-12

看来，极左又将再次成为危害我们国家的重大危险了。

灌南妖妓案的实质是什么？是“权势官员”与“穷人”“弱势女子”的阶级斗争？不是。是一群贪腐官员结合了一个女流氓惯妓，以非法的肉体交易方式，合伙疯狂吞噬国家和人民财产，而国家和人民应不应该没收剥夺他（她）们多年非法所敛财富的斗争。

这灌南妖妓多年与贪腐官员肉体交易，到底收了多少钱，多少好处？不知道。从交易后再追加勒索的370万看来，其值应不低于500万，也许1000多万。谁知道？算它500万吧。她占有的这近千万的财富，是那些官员的合法收入吗？包括司马南先生在内，谁都知道不可能！那么当然是国家人民的财产，是人民的血汗。人民血汗，怎能由这无耻妖妓非法通过自家肉体的一个洞洞，便轻松汲取了去！为什么不能追回？为什么不能罚没，将这巨额的人民财产回归国家和人民？你们闹什么？！

“白嫖”？这声浪冲天，简直义愤填膺，包括了什么省的检察官都出面愤愤不平，
说是罚没了那妖妓的巨额非法收入，便是让了那些官“白嫖”。叫嚷：不能让他们“白嫖！”

我们知道，警察扫黄，若扫到了正在“啪啪”嫖中的男女 拘回警局处理，没收嫖资。那妓女能对警察要求说：“他嫖了我，还没付我钱呢？请你将嫖资给我！不能让他白嫖。”警察能给她吗？她告去法院，法院能将嫖资判给她吗？给了她，就是承认了嫖这交易的合法！因此，今天大喊大叫义愤填膺， “能让人白嫖”，反对国家罚没这灌南妖妓非法巨额收入的人们，实际，就是在要求国家承认嫖交易的合法，为了让那妖妓不至被“白嫖”，而逼迫国家和人民将自己被窃走的财富，不可收回，而拿去为那些贪腐官员支付天价的嫖资！

“不能白嫖”？这些人怎么就为此那么激动、就那么心疼这灌南妖妓？怜香惜玉？依据弗洛伊德潜意识心理学说，他们恐怕是对那些居然“白嫖”了的贪腐官员，有了极端的妒忌又恨恨自己没得了白嫖机会的曲折心理罢了。

不要信这些鬼话：他们是在保护“穷人的孩子”，“弱势的女孩”，“以泪洗面的母女”。那女，你若初是被权势玩弄，你就应反抗他们，揭发他们，起码离开他们。你却收下了他们的钱财，食髓知味，一年一年，快快活活，睡了无数官员，乐此不疲，贪得无厌，无限勒索追加，且明知这巨额的钱财来自官员的贪腐，原是国家人民的血汗，你由他去贪，由你来得，你就已经是对人民犯罪的合伙人，你就是惯犯。你已经汲取了人民血汗数百万，上千万，如此巨富，你怎么还能无耻装扮和被无耻张宏良们装扮成一个“可怜的”“穷人的孩子”，“弱势的女孩”，“以泪洗面的母女”.....？说灌南这妖妓“无罪”？你们将鼓励什么？

张宏良们，这些已经在准备“被逼成汉奸”的极左面目人物，他们为包庇实际早已与贪腐权势官员结成一伙，以性交易方式共同榨取人民血汗的惯犯灌南妖妓，写文章作视频，特点总是不顾国家人民利益，不去讲清道理，没有别的套路，先把妖妓打扮成“受欺压玩弄”的“弱势穷人”，再用充斥满篇的情绪词汇不断去挑动人们的“阶级情感”，刺激左派的“阶级情绪”，“阶级义愤”，要求人们不要站在“特色资产阶级国家法律”的立场，而要站在阶级斗争的立场，站在“弱势”“穷人”阶级的立场，去与“权势阶级”作斗争，实际是在借题扩大向国家作斗争。他们面目口号极左，却实际不断与海外的极右反共反华势力紧密配合着。他们支持香港的黑衣暴乱，说香港黑暴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革命”；他们支持方方日记和西方奖项，夸赞她及日记是真实揭露了武汉和中国的“黑暗”。现在，又在借妖妓案，煽动在仇官社会氛围下容易情绪化的人们同样配合着海外极右势力的宣传对国家法律发起“穷人对权势的阶级斗争”！

文革中的极左祸害过国家和人民（我从不“全盘否定文革”），邓后一度被打入地下。近十几年，人民因对邓路线“特色”过右的不满，左翼开始复苏，英勇抵抗了资本主义极端向右复辟的倾向。这是积极的，要支持的。但一种倾向的克服往往出现另一极端倾向。拜近年川普反华刺激的帮助，右派难以出声，左翼迅猛地强势起来，极左倾似以开始成了气候，又要开始对国家的正常发展带来实际危害了。不少学校出来热衷学马列毛却只知几条本本的青年，已经显然具备了当年王明教条主义产生和一度得以吓唬收伏全党的思想特征。再加张宏良们这些面目极左居心叵测人物的误导，就很有危险了。这回灌南妖妓事件张宏良们转移实质煽情的“阶级斗争”表演，我们真看到了危险！人民要警惕呀。

2021年3月19日

中国绝大部分老百姓将会被逼成汉奸”？---张宏良的危险怪论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2-02-12

中国绝大部分老百姓将会成汉奸？或者加个“被逼”：“中国绝大部分老百姓将会被逼成汉奸”？

中国从来只听过“官逼民反”，“逼上梁山”，从未听说过“逼成汉奸”！这是张宏良的创造，“新时代”的创造。

官逼民反。你被逼上了梁山， 你可能被称为“匪”，被称为“盗”，也可能被称为“英雄”“好汉”，全看那人的阶级立场，但它毕竟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内的阶级斗争。汉奸，则是背叛了国家民族的人彘、豺狼，无论在本民族的哪个阶级眼里，它连“匪”连“盗”都不是，它是野兽，是畜牲，是狗屎堆。

张宏良今日却说，“中国绝大部分老百姓”，只要被“逼”，就将通通变成了野兽，变成了畜牲，变成了狗屎堆。注意，不是个别人，是“绝大部分”！

张宏良，你不要太侮辱“中国绝大部分老百姓”了！

汪精卫，谁“逼”他成汉奸的？蒋介石谁“逼”他的？共产党“逼”他的？

“吴清华”、“杨子荣”、“韩英”、“郭建光”、“李玉和”...被“逼成汉奸”了？不，他们被逼造反，逼成了革命阶级战争卫国民族战争的英雄。

共产党也曾被“逼”得凶。4.12被杀了那么多人不算，还被“逼”了二万五千里，逼到了穷山恶水的延安，怎么就没有张宏良说的，“被逼成汉奸”？相反，还一心一意劝说逼她上山为“匪”（“共匪”）的蒋介石国民党，结成统一战线，共同抗日，共同消灭汪伪汉奸？

毛泽东谈起他的身后事，说过，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复辟了，左派被“逼”，可以造反，可以“上井冈山”，谁听他老人家说过左派可以“被逼作汉奸”？这还是“毛派”？他老人家更不会相信“中国绝大部分老百姓将会被逼成汉奸”

“被逼”，不是作汉奸的借口。作汉奸没有任何借口！

今日海外民运，不少人仍坚守着民族的立场，保持着中华民族的气节。也确有少数人一心作了无论如何也要反华的汉奸。他们的借口大多就是“被共产党64逼的”。逼，你可以造反，可以反共，你反华干什么？你把中国的国家利益台湾、香港、南海、西藏、新疆...通通奉上迎合西方势力拿来糟践干什么？你们有时也假说“要把中国与共产党分开”。你们分开过吗？台湾、香港、南海、西藏、新疆...这些中国的国家主权疆域利益，究竟是共产党自家的，还是1949前的“自古”，便是全中华民族的？全中国人民的？当共产党在这些领域坚决捍卫着国家民族利益的时候，你反对她攻击她干什么？你将自己置于何地？

张宏良的“被逼成汉奸”有理论，正是为海外民运的汉奸分子，以“左派”的身份，向他们提供了“正当”的依据。张不但事实为海外这已经作了汉奸的少数人辩护，更恶劣的，更危险的，还在为“中国绝大部分老百姓将会被逼成汉奸”，预制有理的舆论。怪不得他的这篇为那伙同贪官共犯侵吞了国家巨额财产的灌南妖妓喊冤的“是对穷人的判决 ”文章，不但博得了海外民运汉奸分子的叫好，且获得了“美国之音”的大力传播。老王反复提醒过，貌似极左的，终将一定会合了极右。

老王也说过，张宏良因貌似左，还是写过一些不错的值得肯定的文章的。他今后若有好文章，还是可以肯定。希望他是真左，不要形左实右的极“左”。真左，就是理性的，掌握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对事物辩证分析思想方法的左。而不是片面追求“语不惊人死不休”，面目穷凶极恶，板斧“排头砍去”的“左”。这样做，是会严重误导今日不少出校门不久又读了一点马列教条的左翼青年，让他们成为今日的“王明”的。张宏良，我劝你一句而已。听不听由你。

2021年3月24日

附：张宏良：《这不是对个人的判决，而是对穷人的判决》有关一节：

.....

可见，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讲，从法律的角度来讲还是从伦理的角度来讲，或者从社会稳定等任何角度来讲，这些顶着官员头衔、披着公职人员外衣的邪恶势力，才是当今社会蠹国害民的蛇蝎猛兽，才是危害我们党和国家的最大毒瘤，才是把中华民族推向深渊的最大祸害，才是把中国老百姓弄得麻木不仁，变成行尸走肉的最大元凶，才是美国等西方国家敢于遏制中国、挑战中国，阴谋解体中国的最大依靠，才是中华民族崛起的最大障碍。只要不铲除这个最大毒瘤，我们党和国家将会越来越没有力量应对外部挑战，一旦发生民族冲突，中国绝大部分老百姓将会被逼成汉奸。

2021年3月16日

秋石客先生身上，代表着今日中国“左派”极大的空想毛病和潜藏的危险性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2-02-12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是科学社会主义，不是空想社会主义。根本的，是因为它是从社会现存的经济状况和特定经济条件决定的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产生的社会中关系中，来历史地观察它必然的也即“自然的”发展方向，从而发现它的社会主义必然性的。它与道德情感无关。而空想社会主义，则立足于“道德”“正义”而想象出一种天堂的“社会主义”。

今日中国不少的“左派”们，如秋石客先生，正是要标榜着“正义”“政治正确”，把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扭回到空想社会主义去。

老王的文章《谈“斯大林模式”的改革和“新社会主义”》，逻辑链很清楚：

马克思提出的科学社会主义，是一种社会条件成熟，只待无产阶级斗争冲破已成熟的外壳所得的社会主义，故是“自然历史过程”的社会主义。

而列宁（他有所发现而后退一步）、斯大林、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是“不自然”的社会主义。它不能后退。只能在社会经济条件不成熟下，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政权的强制性），将工人、农民、城市市民、知识分子和一切不敢视社会主义的阶级阶层，强制推向社会主义的山顶。于是便有了“斯大林模式”。既然搞了社会主义了，这没有别的办法。

要知道，“自然历史过程”生成的社会主义，是不会有所谓“复辟”的。斯大林、毛泽东的社会主义之所以随时存在“复辟”危险，正因为，它不是自然发生的社会主义。

但社会主义毕竟符合社会一切阶级阶层长远的理想利益。故只要共产党的强制加利益加教育的政策得当，一般不会遇到工人、农民、城市市民、知识分子太强烈的不满和抵抗，甚至可以得到相当广泛的拥护的。但又由于工人、农民、城市市民、知识分子各阶级阶层都具有本能的资本主义自发性，“水向下”的阶级性本能，共产党的政策若一旦失当，就会遭到它们的不满和抵抗。再加外部势力的鼓励，中央一旦出了个“戈尔巴”，斯大林、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就将一夜之间轰然复辟。“更无一人是男儿”。

老王又指出，只要共产党的政策一直无大错（颠覆性错误），斯大林、毛泽东“主观能动”的，强制的社会主义，未必失败，即未必不能最后成功。只要它能把这社会主义建设到经济状况终于赶上或超过了世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人民的平均生活水平赶上或超过了世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那时的社会主义就无需强制，而可以是一种“自然”过程了。

最后，老王指出，“斯大林模式”需要改良。要“共产党的政策一直无大错”，懂得适度的后退，特色社会主义（国家节制的资本主义，给人上升之路）和“强制加利益加教育”的度掌握适当，这就绝对需要“党的领导”和“人民监督”的辩证对立统一，国家方可长治久安，最后到达社会主义“自然”的山顶。

老王可以说毕生思考的这文章的这个逻辑链，有任何问题吗？希望左派朋友在批评的时候，不要光是空洞的，立足“政治正确”的指责，而是讲出你们反对的道理来。

那位秋石客先生很勇敢。他干脆反对马克思主义。他说：“秋石客认为马克思主义阶段论、生产力论、唯物论缺陷是修正主义的好宝贝和防空洞说法是成立的。.....所以，当代新社会主义的任务就是批判马克思主义唯物论、阶段论和生产力论片面说教，使当代新社会主义革命具有合理性。”

真了不起比马克思伟大的秋先生。我期待尽快可以读到秋先生的批判马克思主义的雄伟文章。

韩愈的《祭鳄鱼文》里说，鳄鱼呀，你回到南海去吧，别在这里危害老百姓了。你“三日不能，至五日；五日不能，至七日。七日不能，是终不肯徙也”。我也说，秋先生呀，你这批判马克思主义的雄文，下个月能见吗？若不能。半年呢？一年呢？不要“终不能见”吧？

可以说，秋先生身上，代表着今日中国“左派”极大的空想毛病和潜藏的危险性。

老王社长

2021年5月21日

第十四篇 中国的政治经济改革问题

经济结构转型、体制改革与公平正义思考

我对《惩治汉奸言论法》的几点意见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2-02-12

一、《惩治汉奸言论法》，特别是对日本侵华史及其罪行翻案的惩治汉奸言论办法，政协、人大可以提出，可以讨论，但尚不必交付审议通过。

二、可以提出，可以讨论，是因为维护社会的公义准则禁止为二战纳粹罪行翻案，是“普世价值”，东方也应该适用。但尚不必交付审议通过，是因为当前是和平时期。和平时期，应最大限度地开放言论，最大限度地容忍一切不会即时对社会造成混乱的言论的提出，及对言论的批评反批评。

三、但一旦捍卫中国国家主权利益的战争发生，严厉的《惩治汉奸言论法》则必须立即通过立即施行。因为无论发生的是与侵华帝国主义的直接战争，还是与其代理人的战争，如与日本对华复仇主义的代理人台独皇民势力的战争，这时的一切为帝国主义侵华，特别是为日本帝国主义侵华史及其罪行翻案、张目、鼓吹的言论，都已经成为了实际的为外敌宣传的助敌犯罪行为，其应为民族公敌无疑。

抗战全面爆发，陈嘉庚提议：“敌未退出我国土即言和，当以汉奸国贼论”，群情呼应，获得国民参政会通过。也是因为，战争已经发生，外敌已深入我国境内。若是战前，汪精卫似的“言和”言论，自然应属虽须抨击，尚可以容忍的言论。道理一样。

2007年3月6日

对郑义兄中国农民土地所有权问题疾呼的疑问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2-02-12

对郑义兄中国农民土地所有权问题疾呼的疑问郑义兄抓住土地所有权问题疾呼，确是抓住了中国问题的根本。他是考虑中国社会问题极深刻的人。但这个问题确不是简单的，我几年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也一直设想不出一个真能相对公道，而又能避免社会大混乱的解决办法来。我们现在，已经不应该是抓住一面正义旗帜就发出战斗号召，而不顾尚没有找出合适的办法和政策解决它，而必将带来的后果的热血青年了。

从郑文看来，农民所要求的土地所有权无非是：1、原集体所有的土地；2、“国务院划拨归农民的”土地。没有要求为土改前地主收回土地。那么；现在假设农民宣布收回了，就能收回了。又如何呢？回到集体所有制去？不会，农民还会继续分下去，落实土地所有权私有。郑文也显然这样支持。但是，怎么分呢？凭什么分呢？还能凭当年“谁承包，土地所有权归谁”的设想么？那时，从各级官僚到农民都还不知道土地今天那么值钱，现在知道了，它是暴利的源泉，还能这么分么？还行得通么？早承包了大片土地的强户自然高兴（但不会满足），当年未能承包多少土地，或无力承包土地的弱户，能感到公平么？再说，30年来，多少当年的集体农民和他们的子孙流亡进城离开了他们理论上仍然拥有所有权的集体土地？“谁承包，土地所有权归谁”，凭什么进了城的农民他们家乡的所有权就可以被剥夺？；凭什么他们不能分到土地？他们能赞成么？这些矛盾不理顺，都要平分，就势必把无论已经经营如何的土地重新割裂，就势必有一场剧烈的中国农村大混乱，大动荡，生产力大破坏发生。

上面说的，是边远典型农村。若是城镇周边农村土地，甚至早已经大城市化，大工矿化的原农村土地，其私有化解决的复杂性，就更是难以想象了即便分下去了，马上又有问题，土改前原地主同样有权提出收回他们的土地所有权。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这一来，集体农民便会又一次站到毛泽东共产党一边，维护土改后他们土地所有权的合法性了，因为他们今天自行宣布收回土地的合法性就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他们的新五月花文告“不言而喻”的合理性和伟大，就建立在原地主尚未站出来发出他们的同样“不言而喻”的合理和伟大的新五月花文告之上。黄世仁的五月花出来，杨白劳的五月花就烟消云散。于是，又是一场更深刻的社会大混乱在后面。

我想，社会前进了，是不能再倒退的，只能在继续前进中，寻找合理解决新的社会矛盾的新方法，新政策。究竟怎样好，还是开始那句实话：希哲真没想好。我真想回国去农村认真作一番调查。而这一切，假如郑义兄能想好了，有了相对妥善的解决办法了，我们才回到初始的那个问题：土地所有权，农民自行宣布收回了，发了“五月花文告”了，就能够实现收回，合法确定他们的所有权了么？政府不承认怎么办？不仅是政府，农民自行宣布收回土地所有权涉及的利益另一方社会群体反对怎么办？难道除了政府，真的社会各阶级各阶层都能与郑义拥有同样的“良知”，而能响应郑义的号召“和农民弟兄站在一起，声援他们，传递、张贴他们的宣言、文告，拦住伸向他们的棍棒刀枪！”么？相反，他们自己那个利益群体的“良知”，不会因自己利益与农民利益相冲突的驱动去支持政府的“棍棒刀枪”么？“介乎暴力革命和维权运动的中间道路。”？“只要各地农民迅速响应，只要政府当局顺应历史潮流，中国就有希望不流血地实现制度转型”？“只要”？天下有这么好的事么？

2008年1月4日

郑义：自由中国的奠基石——评三省农民宣布收回土地所有权的文告（文略）

再谈郑义《三省农民宣布收回土地所有权的文告》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2-02-12

几天前，希哲曾对郑义的提法，有一些疑义。经过再三的思考和对各方面文献的阅读审视，现在，我可以有了一个基本的明晰的判断：郑义的呼吁方向是对的 。其理由是：1、中国农民今天强烈要求收回和捍卫的是宪法和法律确定属于他们而被侵占和面临侵占危机的原集体所有的土地。农民们是在捍卫宪法和法律，而不是无政府主义的动乱，更不是阶级清算革命。2、农民捍卫自己集体所有的土地，不是仰仗恩赐，而是自己站出来明确宣告了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性质，是有利中国社会的稳定和发展的。3、农民以民主的，“自己解放自己”的方式明确了自己对集体所属土地的所有权，就可以在这个基础上，发育和生长出真正的经济共同体民主自治这个未来中国民主社会的细胞来。

需要注意的倾向和运动特征：

1、中共革命后的农村土改，曾使中国农业人口的70%， 获得了土地和经济利益。今天要求归还和捍卫自己集体土地的农民，正是这70%当年的贫苦农民和他们的后人。他们今天要求的合法性，就建立在土改将地主大部土地剥夺而分给了他们的合法性上面。因此今天农民的土地要求，实际是中国人民左翼的要求。右派乘机提出的彻底否定和清算土改，实际就是否定了今天农民捍卫集体土地运动的合法性，就是在中共的新“土豪劣绅”剥夺农民的同时，企图从另一个方向，对农民实行剥夺。右派与中共新“土豪劣绅”对付农民的统一战线可以用一句话建立起来：“那土地原来就不是你们的。要归还，轮到地主也轮不到你们！”因此，右派乘机提出的彻底否定和清算土改的要求，是与中国绝大多数农民利益对立的，是完全错误的。

2、中国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是宪法和法律长期的，至今未有根本改变的规定。今天农村城镇土地所有权矛盾的尖锐化，基本的根源（不是全部），是人民公社三级所有经营体消亡后，没有确立新的体现和保障集体农民所有权的农村经济共同体，土地集体所有权虚化，实际落到了乡镇政权机关的手里；进入经济大开发的时代后，农村土地变成了乡镇政权机关的金库，乡镇干部成了新的土豪劣绅，与官僚背景商人相勾结，，滥用政权强制力，攫取了土地增殖利益的绝大部分，土地法律的主人集体农民，只能得到极少的利益或得不到利益，由此造成了今天愈趋尖锐的所谓中国“三农”问题。新土豪劣绅不但危害了农民，也危害和动摇了国家中央宏观统治的基础。于是，反对基层政权干部剥夺农民，要求归还和保障农民集体的土地，便成为了中国农民和中国中央政权的共同利益要求，有了共同的语言。这一切特征，决定了中国今天的农民土地运动可以在保卫和落实宪法、法律的口号下进行，也就可以在法制的轨道上进行，甚至在中央当局一定的支持、肯定或某种默许下进行。中国左翼民主力量应该去积极影响这场运动，推进这场运动，号召农民起来“自己解放自己”，而右翼力量企图把运动引向对共产党的政治清算革命，则是破坏性的，也不可能得到农民响应的。

3、这场集体农民土地所有权保卫运动与中央当局结盟，共同反对新土豪劣绅，是完全可能取得中国社会发展的积极成果的。各种形式的农村土地集体股份公司可能普遍地创建起来，农民将在利益要求的驱动下在这些股份公司里受到民主的训练；在这一切新发生的基础之上，乡镇政权将势必进行民主的改造，使之成为人民的各级民主自治体，并向上发展。这样，郑义所预言的“自由中国的奠基石”就真的出现了，它必将成为未来全中国民主化政体的

曙光。

2008年1月11日

胡锦涛不可回避毒奶背后的制度问题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2-02-12

给中国奶制品工业甚至整个食品工业造成毁灭性打击，对中国儿童生命安全身心健康造成恐怖性危害的毒奶事件，背后的根源，究竟在哪里？

就在中国现行的无制约资本主义。再问，为什么中国现行的资本主义会是“无制约资本主义”？这无制约的根源在哪里？

答曰，就在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是一种无制约的执政！

中国共产党的无制约执政加资本主义化的改开，造就了中国今日无制约资本主义的发展。

中国现在一定要发展资本主义。只有资本主义才能充分调动起全民致富的积极性，强国富民。但资本主义毕竟是一种恶，它必须受到节制。它建立在人性自私基础上的疯狂而无限追逐利润的本性，使它一旦处在一个无制约或制约弱化的环境下，就必然要表现出它是“每一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无穷罪恶的东西。

谁来制约资本主义的罪恶？政府执政当局。执政当局站在资本运转的局外，其职责是运用公权力充分保障人民享受资本主义的好处，同时又保护人民尽可能地免受或减轻资本主义罪恶的戕害。

但是，当资本主义向各级政府公权力寻租，各级执政当局及其负责人士将其公权力投资转化为运转的资本，公权力本身成为了与资本家一起不计后果疯狂攫取利润的资本有机构成，共产党官僚与资本家一起成为了资本的人格化，从此，节制资本罪恶就是节制官僚自己的利润，就是节制官僚的生命。它不会去做。相反，它要无限地扩张资本主义的罪恶，利用权力保障这些罪恶的通行无阻，为它开放一切绿灯，翦除一切人民对这些罪恶的不满、揭发和反抗，这时的资本主义就是世界上最黑暗的资本主义，就一种“还让不让人民活了？”的极端罪恶的资本主义了。

怎样才能使政府执政当局的公权力不被寻租而资本化？必须在各级政府执政当局的旁边，站着一种只垂直服从宪法和法律的监察、检察、审判的独立司法力量。中国只有出现了这种独立的司法力量，才能使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成为一种有制约的执政，才能从制度上根本解决无制约资本主义罪恶泛滥的问题。

改革开放，资本主义发展了，有权威有强制力的独立司法还未能建设起来。腐败和罪恶大量发生了，暴露了。这不要紧，只要确定了民主法制的方向，可以一步步稳健地建设。不少国家和地区也是这样过来的。但要命的是，中共执政者根本就没有打算要把独立的司法建设起来。过去搞经典社会主义它要坚持一元化权力，搞自由资本主义了，它还是要坚持一元化权力，不肯让度出一点权力，哪怕向人民让度出一点独立监督、制约它的执政权力的权力，也不愿意。要知道，向人民让度出独立监督、制约的权力，不但对人民有利，对共产党执政长远的健康、安全本身，也是有利的。不然，一元化的权力加资本主义，只能使共产党彻底地烂下去，使国家彻底地烂下去，无可收拾，直到政治大地震和大海啸的到来！

胡锦涛出来说话了。胡锦涛是当今中国政治权力的顶峰。他的见识如何？他一大通党八股之后，骂了几句他底下犯事的共产党官僚。骂了什么？骂他们“缺乏宗旨意识”，骂他们“麻木不仁”，没有“始终把人民群众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如此等等。好像他的官僚们只要“把人民群众安危冷暖放在心上”，就什么事不会有了，自然不会再有“重大生产安全事故和食品安全事故”了。还是作风问题，不是制度问题。但为什么这些官僚们没有“把人民群众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呢？胡锦涛完全不能明白，坐在他面前一边听训话一边打瞌睡的官僚们，已经是资本的人格化，他们的心已经是资本利润的心，他们的“宗旨”已经是资本利润的“宗旨”。他们只能把向他们寻租的资本的利润放在心上，完全不可能把什么鸟“人民群众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了。

也许有几个“好党员”的还不是？但是，只要把这些“好党员”放在田文华的位置上放在郑筱萸的位置上，甚至放在陈良宇...的位置上，他们手中无制约的权力在他们具体代表的官僚群体利益的推动下，或早或迟将必然被寻租而资本化，他们的人格也将随之异化而资本化，他们的作为也将无可避免地罪恶化。这是资本主义黑洞的力量，是资本和利润俘虏无制约权力的一种无往不胜的力量。资本主义下一元化无制约权力制度，是将“好党员”变鬼的制度。

武则天的宫人说，“鬼朴又来矣！”将人变鬼的制度在，你捉多少，杀多少，有用么？

毒奶事件爆发出来了。抓住事件的本质而从根本寻找解决之道可以是中国重大的转折。胡锦涛不可回避毒奶背后的制度问题。

2008年9月20日

当前土地流转“改革”的要害在哪里，和司法独立(王希哲答某网友)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2-02-12

你问：“一直没明白，名义上的‘集体所有’无非为村官勾结开发商圈地大开方便之门，农民不仅照样失地，而且根本没有跟开发商讨价还价的资格。中国现行‘集体所有’土地制度如何能为农民提供最后的保障？”

要害在哪里呢？

今天商业资本和权贵资本勾结想一口把农民土地廉价吞掉，但他们只能做到如你所说“开发商与村官勾结大开方便之门”，宪法和法律上这一关则过不去，因为无论真假程度如何，土地所有权是集体农民的，在宪法和法律上是禁止自由买卖、自由流转的，因此无论权贵开发商与村官勾结怎样将土地抢掠到手，也是最终不合法的，没有产权保障的，无法安全吞噬到肚子里去的。在这时，哪怕实际已经虚置的“土地集体所有”的法律，也竟成为了提供给农民保障自己权益的最后防线。所以，商业资本和权贵资本及其御用理论“精英”才那么积极地高喊“土地私有”、“土地自由流转”，为的就是突破这道最后防线，得以放手地、自由地而且合法地全部吞噬农民的土地。你说，“真把土地分给农民私有了，农民不就会保护自己土地了吗？”

1、这在中国是不可能的。“土地私有”？中国的土地本来就是私有的，是共产党以革命暴力为后盾从地主富农手中夺取过来分配给农民，再将其“集体化”的。现在你重新肯定私有，而且要“化”，天公地道，你就应将集体农民的土地法律上再剥夺，反过来革命，交还给土地的原主地主富农，共产党你就等着上绞架（花言巧语的右派精英就是这样一步步引导共产党最终无可逆转地上绞架的）。凭什么私有化，这土地要私有给原来就不是土地所有者的集体农民（当年的贫雇农）？

谁承包了就属谁？若是这样“私有化”，这集体农民得到的土地所有权也不是心安理得的，是脆弱的，仍属强权恩赐的，因此，也就随时可以被强权再次夺走，没有理由为自己的土地所有权辩护和反抗的。

要求法律上的土地私有化在中国还做不到。所以商业资本权贵资本及其“理论精英”代理人今天特别只要求“土地使用权流转”，先走五十步。只要土地能合法“流转”到他们手里，他们知道，实际所有权也就到了他们手里了。剩下五十步也就不急了。

2、中国司法不独立，官府是与权贵资本勾结的，司法是为权贵资本服务的。土地今天“私有化”到了农民手里，上面说了，明天就可以轻易地被权贵资本的廉价强买夺走。权贵资本今天需要的正是这个“私有化”以方便掠夺。所谓自由“跟开发商讨价还价”，城市市民尚保不住他们“世上最牛”的钉子户，对无助的单个农民，更完全是天方夜谭。土地强迫一次廉价卖了，以后怎么生活？权贵资本和他们的御用“精英”们昨天这样算计剥夺了工人和城市市民，今天轮到要算计和剥夺农民了！

毒奶粉事件后，老王指出，

“必须在各级政府执政当局的旁边，站着一种只垂直服从宪法和法律的监察、检察、审判的独立司法力量。中国只有出现了这种独立的司法力量，才能使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成为一种有制约的执政，才能从制度上根本解决无制约资本主义罪恶泛滥的问题。”

是回应吗？几天后，温家宝总理在国际上总结中国毒奶粉教训时，竟然也一再指出，教训之一，就是在中国“必须改善司法系统，讲求法治，并建设独立与公正的司法制度。”我希望，温家宝这个“建设独立与公正的司法制度”不是敷衍国际舆论的面子话，而是必须首要提出和落实的真正国策。它是中国一切改革能够走上正路的根本保障。

有人认为土地私有化和流转是不利中国发展的，有人则认为是有利中国发展的，这都是可以讨论的，但一切的前提必须是政治的改革，首先是司法独立化，有独立公正的司法可能为经济改革中的弱势民众提供法律保障，没有这一条，任何的“改革”，无论提倡它的人怎样说得天花乱坠，切勿相信，其实质，都是在为权贵集团肆无忌惮地剥

夺吞噬弱势民众扫平法律障碍，大开方便之门。

北宋王安石的改革，立意是好的，内容本也不错可以利国利民的，但苏轼反对的理由是，不先行改变黑暗腐败的吏治，任你多好的改革政策颁下，层层到了贪官污吏、权贵豪强的手里，都只能变质成为扰民祸民，巧取豪夺鱼肉百姓的罪恶渊薮，最后失败和败坏改革的声名。北宋改革最后结局的资治之鉴告诉我们，苏轼的意见是对的，对今天是很有现实意义的！

现在的中国，没有先行的政治改革而允许土地“买卖”、“流转”，导致的结果不会是真正市场规则的自由买卖，而只能是以权贵利益为根据的强迫“买卖”。不仅如此，任何美其名的“改革”，只能是使国家和社会的资源财富进一步集中到权贵家族集团手中。这便是当前甚嚣尘上的土地流转“改革”争论的要害。

2008年10月4日

倡言剥夺农民集体土地产权者，敬请革命！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2-02-12

一、谁有权剥夺中国集体农民土地产权？

非常骇怪的一件事情：现在无论支持还是反对中国土地私有化的左右派双方，他们都只是在激辩，将现在的中国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分配给农民个人，实现私有化，究竟是好还是不好，结果将如何等等。似乎没有任何人想一想和提出来，“可以这样作吗？”“谁有权这样作？”

财产权不是神圣至上的吗？任何财产产权，更不要说土地产权，难道是可以这样的被人任意地设想出一种剥夺和再分配的方案，就可以任意地去剥夺和再分配的吗？

中国宪法规定，中国农村土地产权属农民集体所有。五十年代初的农民土地集体化，是该集体产权的历史来源。产权的历史、法律如此明确，谁能有权去剥夺它？右派精英吗？或国家有权去剥夺它吗？没有权利！

“改革开放”？改革不是革命。改革，是国家和政府对它的政治结构，施政政策实行改良性的调整和完善，人民的财产所有权不能是任何国家、政府和政治团体的“改革”对象，对任何一部分人民的财产所有权的片面改变，其性质，不是“改革”而是革命！无论其形式是暴力剥夺的革命还是“和平”剥夺的革命。

革命是天下最有权威的东西。只有革命才有权改变社会财产所有权。共产党当年以革命暴力剥夺了旧式宗法地主富农土地，片面分配给无地少地的贫雇农，接着，“继续革命”，又以“引导、动员”背后的国家强制力，和平剥夺了个体农民的土地，将土地产权集体化。共产党明白说了，这是在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你可以说，这种革命下的“集体化”是非自愿的，是一种“被集体化”。但被集体化也是集体化。“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半个世纪下来，农民土地集体产权早已确定。右派精英们怎么可以以当年农民集体化是非自愿的“被集体化”为理由，唆使共产党今天又要在农民非自愿的情况下“被不集体化”，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再一次剥夺农民？既然右派精英已经劝导中共不再作革命党了，共产党也赞成不再作革命党了，为什么你们一旦想把土地私有化，剥夺集体农民，就一点不觉得有任何不妥要共产党再作革命党？

也许过去，共产党对旧式地主富农的土地革命是错了；也许后来，共产党对个体农民的社会主义革命也是错了。但财产所有权这个东西，哪怕你转移错了，确定下来了，国家政权半世纪承认它合法了，你就不能随心所欲地去再次转移，要转移，就是革命。故此，倡言剥夺农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右派精英们，为实现你们的土地私有化理想，敬请你们坦白向集体农民宣布革命！

二、因为“虚化”就可以剥夺？

右派精英主张剥夺集体农民所有权的基本理由是，今天中国农村原集体农民的土地产权，实际早已虚化。

不错，情形属实。但人家的产权无论什么原因下“虚化”了，就可以成为你乘机进一步彻底剥夺的理由了么？

中国农村原集体农民的土地产权虚化了，你是一个尊重财产所有权的人，或换自由派的喜欢的说法，你是一个尊重人权的人，你就应该奔走疾呼保护集体农民的土地产权，你就应该想方设法献计怎样将虚化了的原集体农民的土地产权重新实化起来，健全起来，而不是乘虚打劫，乘虚下手，唆使国家一不做二不休，干脆从法律上也彻底剥

夺集体农民产权！

三、土地私有化应私有给谁？

土地的集体农民产权，就是集体的私有权。无论它当初是“被集体化”的，还是“自集体化”的，现在，法律上它就是集体私有的。假使中国真的只有土地的个体私有化才是唯一出路，也必须先实化了现在的集体农民所有权，然后征询农民意见，在他们自愿的基础上，请他们自己去选择继续“集体化”，还是“不集体化”将土地所有权分到个体。若他们自愿选择了坚持集体化，那么即便历史上他们曾经是“被集体化”，现在，也就是“自集体化”了。

右派精英骨子里实际蔑视集体农民，认为农民的土地集体所有权根本不值得尊重，在右派精英眼里这些当年“穷棒子”的土地不过是“共匪”以暴力从地主富农手中夺来恩赐给他们，又再“被集体化”的，，自然今天的“共匪”政府就仍然有权随意将土地产权再从集体农民手中剥夺过来，去重新“私有化”。

但是，如果集体农民的土地产权因为来源于恩赐而可以不被尊重，轻易剥夺，明天，同样来源于恩赐，来源于“被不集体化”的分散个体农民的土地产权就将更不被尊重，而更轻易被与政权豪强勾结的资本豪强剥夺、吞噬。

有说，当土地产权分到个体农民手中，他们遇到了强权，就会本能地坚决抵抗。笑话！个体农民的土地产权既然仍然是共产党国家恩赐的，明天资本强权勾结“共匪”站在他们面前说要回去，他们有什么资格抵抗？有什么力量抵抗？

那么，唯一值得尊重的土地产权，就是历史上老地主富农的土地产权。不搞土地私有化则罢，既要土地重新私有化，天经地义，产权就应该归还他们，向他们赔罪！不然，何以服天下？

右派精英也常辩说，土地分给农民私有也是今天农民要求的。哪些农民要求？一看精英拿出的那些《农民宣言》，也还是集体农民要求归还集体的土地，重作集体土地的主人。这才是今天集体农民主流的要求。有要求分地私有化的，占比例多少？不足30％。他们没有想到，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土改前原地主或其后人同样有权提出收回他们的土地产权的要求，且更具合理性。只要私有化一启动，这个要求就无可阻挡地要提出来。那30％集体农民将集体土地产权私有化分给自己的要求的“合理性”，在地主富农要求收回原始地权的合理性面前，立即烟消云散。

而这一来，共产党革命从它历史的第一天开始，就彻底失去正当性了，过去被骂是“匪”，今天就自我承认确凿是“匪”了。细查今天土地私有化呼声，农民并不积极，最积极的倒是右派精英和他们代理的共产党新权贵及与之勾结的土地开发商。共产党今天在右派精英开导下明白了中国土地制度的唯一出路在个体私有化后，竟然不把土地产权还给老地主富农，而将它仍然分给当年非法取得老地主富农土地产权的穷棒子，便于共产党新权贵对土地产权合法再剥夺的过渡，这就把农村新老各阶级全得罪完了，就真正是彻头彻尾不可救药的“匪”了。原来统治的历史价值观的大翻转，结果，必是社会阶级关系和政治统治的大翻转，中国社会革命和反革命的大混乱也就来临了！

四、在实化的集体农民土地产权基础上培育中国民主社会

为什么中国农村原集体农民土地产权会发生虚化呢？根本原因在中国经济市场化后，地方政权不愿失去它对基层乡村经济资源的控制。人民公社三级所有废除后，农民依法民主选举成立的自治组织村民委员会理应成为农民包括土地在内一切集体产权的代表。但地方政权不愿承认，甚至大面积拒绝按照《土地管理法》第十一条的规定颁发给村民委员会“土地所有权证书”，相反，不断强化自己对集体农民土地的控制和吞占，淡化农民对土地集体产权的意识。使得中国农村土地从那时起，虽然宪法法律上还是农民集体所有，事实上却似乎“国有化”了。

中央政府割断乡镇政权对村民委员会的行政领导关系，强调村民委员会的民主自治性质，原意在尽量削弱地方政权对农民所有权的干涉。但地方政权毕竟承担着许多必不可免的控制社会基层的政务功能，村民委员会不能切断这些功能，甚至它选举出来的干部还必须倚仗县乡政权的政务功能，才能有效对村务实行管理。市场经济下，基层政权的社会治理功能越来越与上下经济利益的交换结合起来。企图切断或削弱这类功能，又要办成事情，就必然要有乡村黑恶势力的滋生来填补。这正是基层社会黑恶势力常常是基层政权的代理势力的原因。

自由派精英解释说基层政权对村民自治的干涉和代庖，是因为集体所有制无法抵抗，以为只要土地归属农民个体，彻底私有化了，基层政权对农民事务的干涉就完全切断了，使之无能为力了。他们错了。他们不明白那时，基层政权对个体农民管理的政务功能多少还将存在，而它的利益因直接的管理被切断而削弱了多少，就会有基层政权扶植的的黑恶势力将它从因个体而更加软弱无助的农民手中，加倍地掠夺回来，交到基层政权豪强手里！

没有别的办法。只有在基层政权和集体自治村民的旁边，站立着垂直于中央或省级人大的独立的监察机关和司法审判机关。它们与平行的基层政权和集体自治村民没有任何管理依存关系和经济来源关系，监察首长必须定期轮

换。一方面，监察机关监察基层政权对社会的依法治理，不得逾权，防止一切权力资本化的滋生；同时，监察村民自治民主程序的依法实行，防止一切对政权权力的寻租和黑恶势力的萌芽。独立司法审判机关，是监察机关的后盾。这样，既能保障基层政权对社会的依法合理治理，又能保障集体自治村民的一切合法权利。集体农民感到自己的权利有了切实的保障，体现自己权利的民主自治程序有了真正的落实，曾经虚化了的他们的集体土地产权重新实化起来，健全起来。他们怎能不珍惜他们的土地产权？怎能没有从此对他们土地的长远投资和最佳经营方式？也只有这时，集体的，各种合作形式的农民才具有了力量和自信携带着他们的土地和产品，昂头挺胸进入流转的市场，按照国家的法律去与国内外各类商人平等争取自己最大的利益了！

国家只需要根据全民长远的利益为农业制定一个总体的发展战略，其他，完全可以无为而治。在这个总体发展战略方向的政策引导下，农民的事务无需各类精英们太多的操心，他们自己会很有办法，一定能走出自己最好的发展道路来赢得中国农业的成功，而中国未来民主社会的细胞，也将在成千上万乡村农民集体土地产权基础上的民主自治中，得到培育。

2008年10月9日

当前中国民主发展的最重大标志和改革方向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2-02-12

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公报，没有提将中国土地实际私有化的“土地流转”政策。其《决定》，至今也没有公布。还会有吗？恐怕也不会有了。但将中国土地实际私有化而允许买卖，的确是中共最高核心集团为十七届三中全会既定的决策。不然，不会有胡锦涛的小岗村“土地流转”谈话，不会有随之而来的力主私有化“土地革命”的右翼精英在各媒体连篇累牍的欢天喜地。但中国土地实际私有化的“流转”车轮，结果在十七届三中全会上刹住了，停止了，无声了。为什么？因为遭遇到了中国左翼力量舆论上已经相当有组织的强大抵抗。右翼精英在海内外媒体上，已经完全不掩饰他们的挫折和沮丧。非主流政治反对派能够挽狂澜于既倒！这是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最重大的事态，也是当前中国民主发展的最重大标志。它标志了中国社会左翼力量已经强大和成熟的程度。标志了代表社会不同利益势力的中国左右翼两个政派甚至政党，一定会在今后长期的反复的激烈的政策斗争中，自然地发育和形成。这两派两党的斗争，将结构中国民主化制度的未来。“海外民运”如果长期与中国社会内部经济发展而发生的这种斗争绝缘，只会唱年年唱不完的“六四”哀歌，它就只能是越来越少，越来越老去的几个可怜的人在远离中国的角落敲敲边鼓的角色了。那末，到底还要不要改革下去？十七届三中全会将土地实际私有化的“土地流转”暂时刹车了，今后怎么办？中国土地问题，究竟要朝什么方向去解决？无论朝什么方向和采取怎样的政策，它只能建立在这样一个基础之上，就是保护和发展农民及全国最大多数人民的最大利益，当然，也兼顾少数人们的合理利益，有利全社会和国家的发展。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发现，右翼左翼的意见，其实有相当大的交集：右翼说，必须加紧土地私有化，不然，就要被权贵们吃光了！左翼说，必须反对土地私有化，落实集体化，不然才真要被权贵们吃光了！你看，双方都定位自己是农民利益的真正保护者，都在反对和抵抗他们与农民共同的敌人 ---侵吞抢掠农民土地的权贵、豪强。既然土地私有化可能被权贵吃掉，土地不私有化仍然可能被权贵吃掉，左右翼精英们，你们都是保护农民利益的，为什么不先联起手来，共同提出“先政治改革”的口号？你们都是大公无私为农民的，为什么不一起去推动共产党改革，先建立起这样一种公正严明的制度来，无论土地私有化还是不私有化，在这样一种制度下，任他什么权贵，都不能或不能轻易将农民的土地吃掉？利益的大头都只能在农民手里？司法独立制、人民问责制、新闻自由制、共产党各级官员财产阳光法案制，等等，这样一些足以保障农民和全国人民基本利益，限制、打击贪官污吏权贵豪强的好制度，真的是无法建立起来的吗？“非不能也，是不为也”。据报，现在各地的农民们都这样说，共产党这也改革，那也改革，像老牛把地犁了个遍，但就是不愿改革政治！为什么？借“改革”之名搜刮百姓罢了！现在，我们必须悬出一个试金石来，无论中央地方，无论左翼精英右翼精英，无论你提出怎样的改革口号，“私有化怎样怎样好”，“不私有化怎样怎样好”流转好不流转好，天花乱坠，人民只用一个试金石来测验你的主张背后真实的

意图和动机，就是，“你赞成政治改革先行吗？”“你赞成无论怎样的经济改革之前，先建立起一个公正严明，足以保护人民基本利益不受强权超经济盘剥抢掠的政治制度来吗？”

赞成的，你提的一切改革政策，可以讨论，因为你的心是红的；

不赞成的，你提的一切改革政策，大可怀疑，因为你的心必是黑的！

2008年10月16日

敬请HJT带头抛弃为祸全国的D八股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2-02-12

HJT先生，你现在不是当年的团支部书记了，不是当年的大学政治辅导员了。当那些小官，你要紧跟上面的“精神”和宣传“口径”，一句套话不能少，由不得你，也许你就养成了讲话的习惯？但现在，你能不能改一改？你是共产党的总书记、国家主席了，是政治的首脑了，怎么说起话来（而且“重要讲话”），还是一堆一堆的套话？无论多少年，无论多少篇，又无论什么场合，千篇一律，一句套话不能少？

请看昨天：“HJT指出，当前，海军建设和发展已经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希望海军官兵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大力弘扬我军听党指挥、服务人民、英勇善战的优良传统，深入研究新形势下海军建设的特点规律，借鉴吸收各国海军建设的有益经验，全面推进海军现代化建设，不断提高履行新世纪新阶段我军历史使命的能力。”-哪一次接见部队，你不是一篇同样的套话？又哪一回的党大会党小会，这一篇套话改几个对象的字，便可以口袋掏出，照念不误？你乐此不疲，你全国的大小官员也乐此不疲。奈天下苍生何？“楚王好细腰，国中多饿死”，锦涛好套话，会议多睡觉。“君子之德，风也”，上行而下效，你怨得了哪个？误国误民啊！误国误民啊！

毛泽东在延安要“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他说，-“一个人写党八股，如果只给自己看，那倒还不要紧。如果送给第二个人看，人数多了一倍，已属害人不浅。如果还要贴在墙上，或付油印，或登上报纸，或印成一本书，那问题可就大了，它就可以影响许多的人。而写党八股的人们，却总是想写给许多人看的。这就非加以揭穿，把它打倒不可。”-而HJT的党八股，是要电视台通讯社互联网拿给全党全国全世界去看，去作今日中国文风的最高榜样的啊。其祸何如？-

毛泽东又说，党的各级领导人，各色的理论家，不应党八股，应该言之有物。怎样言之有物，他说：-“他们能够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正确地解释历史中和革命中所发生的实际问题，能够在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种种问题上给予科学的解释，给予理论的说明。我们要的是这样的理论家。”-胡锦涛总书记，HJT主席，你不能作这样的理论家么？你不能有这样的对中国实际问题的分析么？不能。那么，不要面面俱到，少说两句套话不行么？非要一句不少么？怕说少了一句，便得罪了什么人，得罪了什么势力么？怕什么？你作了那么多年的总书记、主席了，还要跋前疐后，畏首畏尾，看公婆眼色行事，小媳妇一样？作总书记了，不能说自己风格的话，挥洒自己风格的文章，有什么味道？你就那么没有出息么？邓小平胡耀邦八股不多，赵紫阳江泽民八股已开其端，祸尚未烈，呜呼，以今观之，共产党真是一代不如一代？-套话八股，遗祸全国。

现在说“毛主席”如何不时兴了，共产党自己都不时兴了。那么就说韩愈如何？韩愈老先生排拒腐朽八股，不遗余力。苏轼说他，“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为什么？就因为“自东汉以来，道丧文弊，异端并起。历唐贞观、开元之盛，辅以房、杜、姚、宋而不能救。独韩文公起布衣，谈笑而麾之，天下靡然从公，复归于正，盖三百年于此矣。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夺三军之帅。此岂非参天地，关盛衰，浩然而独存者乎？”韩愈那么大的成就，那么高的地位，真弄明白了，其实，也就是他自家淡淡总结的这三两句话：“当其取于心而注于手也，惟陈言之务去，戛戛乎其难哉！”（《答李翊书》），“然而必出于己，不袭蹈前人一言一句，又何其难也。”（《南阳樊绍述墓志铭》）。

敬请HJT主席今天或学学毛泽东，或学学韩愈，带头抛弃党八股！善莫大焉。

2009年4月25日

宪章派不为陈国君伸张权利，听任中国红色恐怖的再次萌芽？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2-02-12

建龙集团通钢总经理陈国君，主张私有化，不但如此，还站在阶级斗争风口浪尖的最前线面不改色誓死不后退实践私有化，英勇牺牲。

他有没有签署过胡平们的08宪章？不知道。但毫无疑问，他是真正的08宪章派，是中国全面资本主义私有化右派的最杰出代表。他被成千上万愤怒的“国有情节”的通钢工人活活打死了，吓坏了的吉林官僚赶紧让步。左派自然是一片欢呼，再欢呼，认为这是工人阶级的胜利，是工人维宪保卫社会主义公有财产，保卫工人阶级自己利益的胜利，它不是打死了一个人，是打垮了一次资本主义的进攻，这进攻是资本代理人陈国君们在西方国家及其卵翼的右翼精英掩护下向工人发动的---“打死了陈国君，就是打死了08宪章！”---他们认为。

但08宪章派们并没有因此死绝，作为中国社会一派主张全面资本主义私有化的右派势力的主力，打死一个算什么。他们仍然人多，必将继续坚持他们的主张。他们有他们主张的权利，也必定要维护自己的权利。但陈国君可以被打死，08宪章派任何一个人也就可能被打死；他们要保护自己主张和继续实践私有化的权利不被打死，面对陈国君事件，他们就应该有人有团体站出来为陈国君说话，为陈国君伸张权利，反对非法打死人，要求惩办打人凶手。奇怪的是，08宪章派，甚至整个右派阵营，事件以来，全队噤声，除了只要看到共产党治下出任何乱子都不分青红皂白起哄的反共极右派，混着左派叫好外，听不到一句右派公知站出来抗议的声音。-

难道宪章派发现自己全面私有化的主张错了吗？正在反省吗？不，不是。因为08宪章派，虽然是右派，但他们从来声称他们的要求是“全民的要求”，他们的人权是“全民的人权”，他们从来宣言他们代表的是“普世的价值”，普世的利益。这样，他们怎好出来谴责工人“暴行”，伸张陈国君的权利呢？他们声明了，他们就只能曝露他们08宪章派的真实阶级属性了，就只能曝露他们的私有化主张与基于阶级利益的“国有情节”工人群众立场和利益的对立了，就只能曝露他们的“人权要求”、“普世价值”，不过首先是中国新生资产阶级的“人权要求”和“利益”、“价值”了。所以为难啊，他们只好选择不做声。-

陈国君就该死？陈国君就不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就没有父母妻儿家小？工人无论如何正义和愤怒，陈国君无论如何“嚣张”，都不能是将他劈头打死的理由。打死陈国君毕竟是非法的暴力犯罪，是群众私刑，是中国红色恐怖的再次萌芽。-

我曾经说过，中国若发生共产党政权失控后的颜色革命，而那时若社会左翼力量尚不够强大、自觉，不足以抗衡压制右翼势力，越来越激进的右派极端派将会把一批批的共产党人、左翼人士送上断头台，制造白色恐怖，为60几年的仇恨反攻倒算。所以，左翼今天必须要发展自己，成为强大制衡力量。-但反过来，若共产党中枢政权终于发现了他们“改革”30年来叛离他们原来依靠的阶级基础工农基本群众的危险，而改变路线，重走社会主义道路，取缔资本主义（共产党常常这样，从一个极端跳到一个极端），千千万万的吃人煤矿、吃人钢厂，吃人工地的工人们、民工们和千千万万受尽凌辱的“邓玉娇”们，就会蜂拥起来找那些昨天压榨欺侮他们的权贵资产者算帐，找那些为这个权贵阶级的掠夺出谋划策提供“理论”的精英算帐，追踪他们，打杀他们，红色恐怖也就来到了，这将是笼罩全国的新的“红八月”恐怖。打杀陈国君，不过是它的预演。-

人们奇怪共产党政权这回怎么在通钢工人造反面前，表现得如此软弱，一打就退？于是有人断言，共产党释放出了一个信号，就是它今天“只愿向暴力屈服”。真皮相之见。共产党何曾害怕过暴力？远的不说，就看新疆75暴乱，暴徒们杀了多少人？共产党害怕过吗？秘密就在，通钢造反的特征，不是社会个别人，个别群体在某个导火线上偶发的极端行为，也不是某民族族群极端分子的极端行为，哪怕它有海外他国势力的背景，虽有麻烦，也不可怕，可怕的是，通钢工人的造反是阶级的造反，是由通钢工人爆发出来的整个中国“国有情节”工人阶级为维护阶级利益而不是个案利益对“无产阶级先锋队”共产党政权的离心和叛乱。这对共产党才是最可怕的，要赶紧让步的。“同志们，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过去共产党不怕暴力，文革“内战”不说，甚至敢把坦克开进天安门，错误对付学生，它依仗什么？依仗的是它自信，中国基本的工农群众还站在它的背后，是它的“铜墙铁壁”。但现在，它眼见自己的“铜墙铁壁”在坍塌了，甚至造反了，它能不害怕吗？-若因此，共产党中枢政权不敢得罪工人而不能坚强法制，这类打死资方代理人陈国君事件不能得共产党中枢政权的决断处理，甚至得不到右派舆论方面的谴责压制，那么，中国的红色恐怖就无可避免地有一天还要到来了！

我们既要坚决地反对白色恐怖，也要坚决地反对红色恐怖。-中国今日之经济，有社会主义成分，有资本主义成分，有公有，有私有，以社会主义公有成分为主体的多元经济的和平共存和平竞争，是完全必要的，合理的，有利中国社会的发展的。因此，社会各利益阶级、利益群体之间的斗争，就不应是你死我活的暴烈斗争，革命斗争，而应是公正法制下的和平斗争，民主斗争。无论左派右派群体，一切维护他们自身权利和利益的抗议示威活动，都应和平进行，拒绝任何暴力，谴责任何暴力。即便受到官方不公道的压制，所谓“先镇后暴”，暴力反抗的对象也必须是直接的压制者，而绝不能刀锋蓄意向着无辜平民泄愤。这道理，必须深入人心，成为中国左右两派势力一切政治活动天经地义的指南，这是中国民主的“训政”，这个“训政”，不是共产党政权自上而下的“训政”，而是中国左右势力

在相互的斗争中，利用各自的舆论批评，自己对自己的“训政”，即自己对自己的教育。-正如制止可能的白色恐怖，必须要有左翼足够的制衡力量一样，制止可能的红色恐怖，也必须要有右翼强烈的舆论制衡力量，右翼政治平衡的功能作用，就在这里。

右翼精英不要再把自己伪装成全民利益的代表了，是什么就是什么。为私有化牺牲在前线的陈国君是你们的英雄，他被害，你们就应该出来说话，你们不说话，就等于放弃了自己的功能作用。左翼工人势力打死陈国君后，只听到一片声的喝彩和官方的退让，失去了你们右翼的强烈谴责制约，这种工人运动今后的发展对你们，就会更危险了；对整个中国和平民主化的前景，也是不利的。-宪章派们，你们不为陈国君伸张权利，是要听任中国红色恐怖的再次萌芽吗？-

2009年8月5日

民主改革，请先从习近平、BX来、汪洋等竞选中共中央总书记开始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2-02-12

近来，“民主改革”的呼声很高。五中全会能开成怎样？不清楚。风传，习近平仍不在这次会议上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各种猜测就来了：究竟谁在中共18大上接任胡锦涛的总书记？

今天已经有了中共政治派别多元化的条件了。依我看，共产党与其幕后神秘下去，不如一不做二不休有个决断，今天民主改革，就请先从习近平、薄熙来、汪洋等18大公开竞选中共中央总书记开始！

胡锦涛的总书记是邓小平“隔代指定”的。是人治高于宪治，是违反中共党章法规的恶习。恶习，为什么要使它永远凌驾党法之上成为惯例？江泽民的所谓“扶上马，送一程”和“隔代指定”习近平，学的是邓小平，就是在把邓小平的封建恶习，形成惯例，为什么胡锦涛就不能打破它？

胡锦涛十七大报告承诺，要“改革党内选举制度，改进候选人提名制度和选举方式。”说了就要做。一届大会五年，都做不了么？请现在就改！请中共中央带头改！18大就从习近平、薄熙来、汪洋等竞选中共中央总书记一职开始，“改革党内选举制度，改进候选人提名制度和选举方式。”此其时矣！

江泽民最能载入史册之处，是他中国千年历史第一次哪怕以不完备的，尚存钦定严重封建恶习的准“民主”制度，完成了国家最高权力职位的和平移交。

胡锦涛靠什么载入史册？无他，只有坚决废去封建余绪之钦定恶习，翻开国家最高权力职位民主竞选制度，哪怕初步在最上层精英圈内民主竞选制度的历史新页。胡能这样做了，其历史功绩将大大超越前人。

习近平很优秀。基层磨练，甘苦备尝，圆熟沉稳。颇能克绍乃父开明、进取，团结全党之风，足可掌舵。但在21世纪的中国和中国共产党内，作一个钦定几年如履薄冰的“王储”和终奉“上皇诏”正位的“总书记”，究竟有何滋味？有何光彩？只恐有辱习门矣。“生子当如孙仲谋”。习近平有志执鼎领导全党，何不宣言废置丹书铁券，欢迎民主竞争，学父亲靠真本领击楫中流取胜。是真金又岂惧火炼？

薄熙来更是了得，“敢与恶鬼争高下，不向霸王让寸分”，倡红打黑，将混沌一方的重庆硬是改造成了“解放区的天”，一帜独树，耸动四方，观其志不在小，决非屈居池中物。“民生为本”之民生十条建设，近更腾誉全国。使各省百姓，望薄如望云霓。党心民心，“天命在吾”矣。岁甲子矣，不我待矣，不再来矣，何不今日挟民意之所归奋起逐鹿要求18大民主竞选总书记耶？于党于国于民于历史民主潮流创它个新篇章有个大交代，真英雄之所为也，薄公子岂有意乎？

南粤汪洋，出身贫寒；初鸣于铜陵，冲天于重庆，砸“三铁”敢改革获赏识于老邓，解放思想，“杀开血路”得威名于广东。肃贪，缚南霸天问罪于阶下，上网，迎众剑客拍砖于虚拟。腾龙换鸟，拒压力之哓哓，创新广东，仗前卫之少帅。18大之役，总书记之争，汪少帅迎战薄秦王、习“太子”，各述己见，各展宏图，必亦精彩纷纭令人目不暇给，而开共产党全党代表自由投票选择自家领袖之广阔天地矣！

此例一开，此风一树，中国政治民主之潮流，势必如长河波澜之向东岂可御乎？

故民主改革，今日请先从习近平、薄熙来、汪洋等中共精英18大面向全党代表竞争选举中共中央总书记开始！

此致中共中央

2010年10月16日

美国民主演进的经验与中国民主化的道路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2-02-12

一、美国革命胜利者集团建立的国家法统和民主的起步

二、国家法统与政党政权

三、辛亥后的中国革命法统

四、民主的过程，就是国家政权公有化的过程

五、“打天下坐天下”问题

六、中国共产党发生民主分化的必然

七、中国民运的地位和前景

一、美国革命胜利者集团建立的国家法统和民主的起步

美国独立战争，是美利坚新兴民族对英争取自身独立经济利益的革命战争。这场暴力革命战争的结果，赢得了独立但并没有民主。革命，本身就是反民主的，它是一

部分要求独立的北美居民将自己这部分居民的意志，以革命的方式强加给了另一部分不愿或反对独立的北美居民。但革命又是民主的，它是以枪杆子为“选票”，为

北美渴望独立的那部分多数居民赢得的武装选举的胜利。打天下者得天下。自然的，新建立的美国，是以华盛顿为首的革命胜利者集团专政，或曰“独立革命党”专政。一切反革命的，即反北美独立的，拿起武器站在亲英立场配合英军与华盛顿革命军和法军作战的反革命阶级政治势力（包括印第安人反抗势力）及其代表人物，战时和战后，都被迫害、镇压，没收财产，或强制遣送回英国，或驱赶至加拿大，大西洋海岛。甚至因害怕那些被驱赶而聚集加拿大的亲英反革命势力的对美复辟可能，这个革命集团“宜将剩勇追穷寇”，不惜各种借口下发动对加拿大战争，即所谓对英“第二次独立战争”。然后，胜利者着手制定宪法。这个宪法要确定美国立国的国家法统。费城制定宪法的代表清一色是革命家代表，不是也不可能是北美全民“一人一票”选出的今日所谓“经被统治者同意”授权而具有“合法”性代表。他们不但是革命家，绝大多数还是独立革命的债权人。他们最关心的是他们投资革命的金钱，在革命胜利后，能不能连本带利收回。而唯有建立一个能强力收税的中央联邦国家，才可能保障他们投资的回收。因此，必须把这个国家建立起来。为了确保这一点，他们甚至希望将革命领袖兼革命大债权人华盛顿拥戴为国王。只是这时，北美移民数百年自治的传统精神起了作用，华盛顿拒绝为国王，主张胜利者的共和。反复的折冲之后，费城宪法终于确立了独立革命胜利者集团民主执政的国家法统。这就是美国的开始。后来呢？后来的美国统治集团一步一步走向了民主的扩大化。由于背景和利益的分化，华盛顿原来希望不分党派永远保持下去的他的团结一致的革命统治集团，终于发生了不可避免的政治分化，为了选举的胜利，竞争最高执政权力的两个政党，联邦党和民主共和党，开始出现了。然后的几十年，同样由于利益的不断分化和重组，这两个原始的党也随之不断地分化重组，直至南北战争的硝烟散去，现在的统治地位不可动摇的美国两党，共和党、民主党，以及这两党轮番上演的美国政治才从那时起正式地确立了。

南北战争，是美国独立革命后至今二百余年的发展，在它的统治集团中，唯一发生的一次向费城美国宪法法统的根本性挑战。19世纪中叶，南方各州为维护奴隶制发动了独立叛乱（你仍叫它“独立战争”也行，全看你站在胜利者还是失败者的立场）。这场大规模叛乱被林肯总统以超出了总统宪法权力的铁腕军事手段坚决地镇压了下去，维护了美国的统一和完整。林肯后继者更以长达十几年的对南方的军事管制，强制改造了南方的政治生态，彻底稳定了美国的中央权威，这才奠定了美国在这之后迅速崛起成为了领导世界大国的基础。

同时，在美国人民民权运动斗争长期而不断地冲击下，民主权利也步步扩展：约19世纪30年代，美国大部分的州取消了对白人男性选举权的财产资格以及其它条件的限制；

19世纪中叶，南北战争结束后，黑人被赋予公民权，男性黑人公民的选举权从宪法上得到了肯定；

上世纪初，美国通过宪法修正案，给予妇女以选举权； 同时，承认了北美土著印第安人的美国公民权。上世纪60年代，宪法修正案将有选举权的公民年龄从二十一岁下降到十八岁。 于是，美国的共和民主，才接近具有了全民民主的意义。这一切，走过了二百年。但美国的民主，无论怎样的扩大，无论形式上怎样越来越接近了全民的民主，本质上，仍然是二百几十年前的那个以华盛顿为首的革命胜利者集团的民主专政！今天美国两党民主之上，有一个国家法统的“鸟笼”，这“鸟笼”，就是美国不可动摇的“费城革命胜利者集团宪法”。这部宪法，由终身的，权威至高无上的，不受民选挑战的几名最高法官看护。对这部宪法的最后解释，至今，还必须以当年的革命胜利者兼债权人为制宪辩护留下的《联邦党人文集》为最高范本。

你可以发起运动向政府争民权和各种利益，你可以号召不要这个党或那个党的执政，你可以在高的几乎无法逾越的门槛前提出任何宪法修正案，你不能挑战国家法统本身，你不能毁灭宪法本身。宪法没有赋予你合法毁灭宪法的任何条款。

今天的美国人民，按费城革命者集团为他们制定的选举人团方式去选出总统（争议时由最高法官裁决），选举出的总统，必须宣誓效忠那部二百年前革命胜利者集团制定的宪法，人民必须承认华盛顿们是这个国家的“国父”。今天想归化成为美国人的一切外来移民，必须宣誓“完全放弃我对以前所属任何外国亲王、君主、国家或主权之公民资格及忠诚；我将支持和捍卫美利坚合众国宪法和法律，反对国内外一切敌人”，即以这部宪法制定者的敌人为敌人，通过宣誓，法律上和精神上都加入到那个历史的革命胜利者集团中去，成为它的革命法统继承人。

所以，美国的国家法统是稳定的，不受挑战的，不可改变的，它不承认“民主”。你要“民主”毁灭国家法统，如19世纪中叶唯一一次的南方，我就武力平叛，实行军管。美国民主的适用范围，它能够改变和调整的，是这个国家法统内部的两大基本政党的执政或在野的地位，以及这个国家法统下的社会各阶级各利益群体的政治关系。而这一切民主的内容，就是我们要说的，都不过是二百年前那个因武装革命胜利（不是因选票）而独掌了北美统治权建立了美国的国家法统的胜利者集团分化、发展、演进而来。今天，我们要向中国移植美国的民主，就必须明白美国民主的幼苗从哪里开始。

二、国家法统与政党政权

政党政权可以轮替，国家法统不可以轮替。政党政权的更变，可以来自民主社会的选票，可以来自政变，国家法统的建立和更变，则一定来自革命，来自枪杆子。枪杆子里面出国家法统。哪怕在极特殊的情况下，以颜色的革命“和平”更变国家法统，背后也一定隐藏了枪杆子或外国撑腰的枪杆子。

有人说，改变国家法统，也可以民主，只要设立一个很高的门槛。怎么没有？从杰佛逊到毛泽东都设立了这样的门槛：“对专制的政权革命推翻有理”！只要你拥有了足够的“枪杆子选票”，你就能“民主”地跨过这道极高的改变国家法统的门槛。但这样的门槛只能设立在革命家的理论宣言中，不能设立在宪法里。任何一个国家的宪法法统，都没有“合法”推翻自己的设计。杰佛逊就没有把他的革命浪漫主义主张，以具体的宪法规定，如，在符合怎样的条件下美国人民可以认定美国政府已经是“专制主义统治”的政府而合法地推翻美国政府，写进宪法。就像更加革命浪漫主义的毛泽东，无论怎样说得天花乱坠，也同样不会以具体的宪法规定，如，在符合怎样的条件下中国人民可以认定中共政府已经是“压迫人民”的政府而合法地推翻中共政府写进中共宪法，一样！

法统是什么？一个国家立国的法统，说明了它的历史合法来源，解释了它或以“天命”或以“天赋权利”或以“人民名义”的理由革命建立自己这个国家的合法性。它不仅有全套的宪法和法律加以保障，更有以革命胜利者的立场、视角、价值观书写的历史，及以此正统历史观为核心，确立的全部国家统治意识形态。国家全部的政治理念、历史价值观、文化艺术、学校教育都必定笼罩于这个国家统治意识形态之中，这个国家才能稳定。也可能出现异端，也可以宽容异端，但不妨碍国家法统决定的国家意识形态的统治地位。故此，你要再革命，再建立一个新的国家，你就要致力将异端的力量无限扩展，翻案其正统历史，颠倒其价值观，搅乱其意识形态。“欲灭其国，必先乱其史”。什么原因？史，就是国家法统合法来源解说的核心，是全部国家意识形态赖以稳定的基础。试想，稳定如民主的美国，假设异端的扩张占领了国家政治理念、历史价值观、文化艺术、学校教育的统治地位，将华盛顿、杰佛逊的反英革命到林肯平叛的历史全部翻转过来，描述为了非法的暴君匪徒，今日的美国还能和平存在下去吗？

说说台湾。台湾总有人说它是“转型”为民主的成功，甚至将它悬为大陆楷模。这真是糊涂不可救药。台湾不是民主，是革命，是在“民主”掩盖下进行且在继续进行中的尚未完成的革命。为什么？因为民进党台独绿色势力志不仅在“政党轮替”，其志在最终变更49年后播迁至台湾的中华民国国家法统，非如此不能实现台独，因此它必须搅乱

、颠倒和污化中华民国法统得以在台湾合法存在的全部历史和意识形态。民进党一直在这样做，李登辉一直在这样做，陈水扁上台后绿色意识形态几乎占据了台湾统治地位，历史、文化、艺术、教育都在颠覆性地剧烈改变，“总统”陈水扁甚至亲口否定了中华民国国家法统在台湾的存在，宣告“中华民国早已灭亡”。而民进党之所以至今未能革命成功，台湾之所以至今没有发生全面性的流血冲突革命，完全因为中国和美国的政治笼罩，设下了底线，不允许民进党在台湾为所欲为，才维持了一个台湾“民主”的假象。但民主的前提，毕竟是参与民主的各方有一个共同的宪政认识，也即有一个共同的国家法统的认同。台湾没有这个，没有国家的认同，因此台湾的政治乱局，决不是“民主的不成熟期”所致，而是民主的表面形式与革命的实质内容的根本冲突所致。只要民进党尚未绝了台独的望，而回过头来承认中华民国国家法统，与国民党有了共同的国家认同，台湾之乱，就将永无息。而能使民进党绝了台独望的只能是中共。故从这个意义说，还只有中共才能成全台湾的民主。

一个国家开放实行民主会不会大乱？全看有没有社会认同的权威国家法统在。这是民主得以有序地萌芽生长的“鸟笼”。明确的国家法统，才是这个国家真正的主”。西方民主，美国民主，是在国家法统确定下来后的民主，也就是在国家主权“有主”下的各党派争夺执政权的“民主”。丢弃一个钱包在街上都会“大乱”，丢弃权威的国家法统，将国家政权作真空无主状态扔出来任由敌对党派势力去自由争夺，怎能不大乱？周失其鼎，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中国有史以来的大乱，莫不从此开始。法统不乱，实行民主不乱，或至多局部小乱；法统乱了，“民主”势必全局大乱，且终将引向强人的专政，以重建国家的稳定。人们批评中共的“封锁新闻”和“控制意识形态”，不解地说，在世界互联网络的时代，封锁已经是不可能的了，只要开发各种软件把反共信息输送进大陆，只要大陆人民“翻墙”充分获知了大量的反共信息，共产党的统治就会瓦解，革命就会发生了。他们错了。他们不知道，共产党明白，所有的这些反共信息哪怕国内百分之百的老百姓特别是青年们“翻墙”都听到了也并不重要，事实上他们的大多数也听到了或能够听到，重要的是，共产党要让你必须“翻墙”才能得到这些信息本身告诉了人民，什么是这个国家肯定的正面新闻和正面的意识形态，什么是政治不正确的新闻和意识形态，以此保证了国家立国的意识形态始终处于统治的地位不动摇，因此在国家的主流思想中不乱。国家主流思想不乱，国家法统就不乱，革命煽动也就无从着手。这也就是哪怕今日网路信息已经无远弗届人人可得，共产党也要坚持“封锁新闻”和“控制意识形态”的根本原因所在，也是右派精英总感到自己无法得到颠覆共产党统治意识形态的充分自由，而永远对共产党“改革派”失望的根本原因所在。右派精英常喜欢高唱“和平转型”，但却永远在讨论转型后是“清算共产党罪行”还是“宽恕、特赦共产党罪行”。好像“共产党的罪行”已经被他们定案，只待“转型”后如何判处发落。这就意味他们心里明白，他们的“转型”就是革命，不仅是“政党轮替”，不会有什么“和平”。

共产党有什么“罪行”？无非决定于你观察的立场。站在共产党革命法统之内考察，右派精英至今喋喋言必控诉的一切什么“反右”“大跃进”“文革”，恰都是共产党革命的必然，或在这革命的必然中出现的政策失误哪怕严重失误。可以纠正也已经纠正，无所谓“罪行”。你“清算”什么？或要你“宽恕、特赦”什么？你要确定共产党所为的一切是“罪行”，而且得到“清算”，你就已经站到了共产党革命法统敌对的立场，站到了对这个共产党革命法统再革命的立场上。正如台湾民进党，它要“清算”还是“特赦”国民党蒋介石统治的“罪行”，他就必须如共产党1949年在大陆那样先推翻掉国民党的国家法统，实行绿色专政，建立绿色法统。它做不到这条，它被中美反台独鸟笼笼罩，它就无法推翻掉国民党的国家法统，他也就谈不上“清算”或“特赦”国民党统治的“罪行”，只能无可奈何混在这它又不承认的国民党的国家法统内挣扎、哀鸣：“做不到就是做不到！”（陈水扁）

三、辛亥后的中国革命法统

中国辛亥之后的半世纪，相继出现了三个革命法统：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华民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根据美国经验，有序民主的基本胚芽，必须从统治集团特定的革命法统内部发育出来的规律，我们审视一下这三个法统。

以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为标志的国民党辛亥革命法统，是同盟会--国民党革命集团为主的革命历史价值观建立和解释的国家法统。袁世凯不属于这个革命集团，他本属于这个革命集团的反面。辛亥革命潮起，他借势入伙了这个集团。但国民党革命集团的实力，远远比不上他。鸦片战争后风雨飘摇了近百年的满清实际是亡于他。在他的哄骗逼迫下，满清末代孤儿寡妇哭哭啼啼所颁下的退位诏书，写明了是将国家大统交由他处置。在他眼里，他的“中华民国总统”权力不来自国民党革命的革命法统，而来自他的政治军事实力和前清朝廷的“禅让”。他不能受国民党革命法统的束缚，相反，他要根据自己的历史价值观建立以他为中心的新的国家法统。决裂和战争的冲突就不可避免了。这有点像后来的台湾。土著的民进党与历史的中国国民党革命集团无关，从不属于这个集团。民进党在“民主”的口号下进入了中华民国体制，也就是入伙了中华民国法统。但它从不承认这个法统，一心颠覆这个法统。在民进党眼里，中华民国是外来的殖民侵略集团，因此中华民国法统是殖民者法统，民进党要建立的是“台湾人民反抗中国

殖民侵略”的台湾国新的法统。从哪里寻找历史合法性根据？只能从日本法源寻找，从所谓“旧金山合约”寻找，从《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无效”性中去寻找。而《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又恰是中华民国收复台湾统治台湾合法性的全部基础！台湾的全面决裂和冲突也就是不可避免的。而之所以至今没有，上面说了，不过是民进党不拥有袁世凯般的政治军事实力和中美强势反台独“鸟笼”的笼罩罢了。袁世凯头上则没有这样的鸟笼，又挟帝国主义列强的支持，他敢下手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代表的国民党辛亥革命法统，便被他颠覆了。中国的民主，未能从这个法统中萌芽发育出来。

今日反革命的右派史学精英，埋怨孙中山不该对袁革命，认为孙势力对袁忍让了，中国的宪政共和民主，就能从那时开始了。他们不懂历史。

第二个，就是以1947年中华民国宪法为代表的新国民党革命法统。这个法统起始于20年代孙中山联俄改造国民党后国共合作的南方革命政府和北伐重新统一中国的胜利，初定于抗日民族战争胜利蒋毛重庆会谈后共同建设一个民主国家的双十协定和政协决议。但在它最后完成的时刻，破裂了，两党的猜忌使得一方不得不尽量保存自己的实力和扩张实力，一方则要尽可能地限制和消灭对方的实力。内战爆发了。中华民国宪法终于未能成为中国近代两大最基本政治势力国共两党共同的法统，从中发展出民主来，而只能片面成为蒋介石为人格代表的现代国民党的法统。

看延安儿女联谊会《对十八大的建议》后，老王的十八大后改革建议提纲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2-02-12

1、毛邓后，中共最高领袖（主席、总书记）已经越来越非神圣化而趋平民化，越来越不具有党内一言九鼎的绝对权威。因此，上任对下任甚至“隔代”的指定模式，不但不合党章，有违党心民心，且越来越行不通，只可能蕴藏乱源为党内致祸之道。建议十八大就开始着手改革，总书记一职由中共现政治局委员主动参选，政治局推荐，党的代表大会民主选出。总书记只应有任期限制，不必有过苛年龄限制。

2、保持国家宪政法统稳定下的民主发展进程，恰恰是要由原革命党人集团的最高精英层开始，再步步向下延伸扩展的。美国民主就是这样发展出来至今天的。中共这样着手启动民主改革进程，一切人包括西化崇美右派精英，甚至美欧各国，无话可说。

3、民主改革进程切不可自下而上设计进行。地方（县、市、省）“民主”选举出当地党政最高首长后，首长在地方狭隘利益，地方主义群众支持和个人野心驱动下，势必走向挟地方“民意”以自重，对抗中央，形成“独立”，中央无“民意”支持，势必对地方软弱，步步后退。强枝弱干，藩镇割据，历史数千年从来是中国分裂祸乱战争之源。苏东，则近有叶利钦之鉴。民主改革进程自下而上设计且实施，中国必乱必分裂必衰败，必亡！

4、不可再“彻底否定文革”，丢弃毛泽东。文革的最大错误是没有将“人民自己起来民主监督政府”的正确思路设计好并将其法制化，秩序化，而片面迷信无序的“革命”。现在，只有在国家宪法和改善了的法律框架内，重新肯定“人民自己起来民主监督政府”，才是根治党内外腐败，走出“政权兴亡周期律”的根本之道。在中国宪法框架内，中共早已给了西化右派极大的自由空间，却始终没有给予江青、毛远新等人平反，中国社会主义左派一直被排斥于国家政治生活边缘，这是不适当的。失去党内左翼制衡，是近三十多年各类腐败泛滥工农基层民众不满中共的重要原因。

5、发展国家宪政法统稳定下的民主，必须建立在社会左右翼力量平衡的基础上。近十几二十年国内外的经验我们可以看到，任何国家发生了西方势力背后支持下的大规模群众运动和骚乱，这些势力总是把自己打扮成全国民意的代表，西方势力也乐于把他们的诉求解说成该国全民的民意，内外夹攻，步步进逼，迫使该国当局只能在“开枪”和“下台”被推翻之间选择。但只要该国的另一派民众运动代表的民意出现，形势就立即改观，政府当局立即从被逼至第一线的被动角色回到维护国家法治秩序的调节角色。有利国家民主改革进程真正建立在全国各阶层各派民意平衡的基础上。1989若不是因“彻底否定文革”，敢于让另一派群众意见也来到天安门广场，绝不可能发生后来的将人民军队置于冲突第一线的悲剧。中共应该清醒了解中国多元经济利益形势下不可避免的多元政治力量发展形势，未雨绸缪，着手扶植中国左翼社团力量，在宪法法律的框架内也容纳右翼的社团力量。由于右翼社团往往得到西方的各种支持，容易强势，在中国左翼社团力量成长尚未足以制衡右翼社团力量之前，政府应该依法给予右翼社团较多的抑制。

6、执政党纪检和国家司法的权威公信力，是设置在人民心中的国家稳定的最后防线。必须改革，将其独立出来，各自只服从党章和宪法，完全摆脱各级党政地方局部利益的束缚。

附：我们对十八大的建议——延安儿女联谊会学习中心座谈会发言材料之一

2011-01-21 来源：中红网

共产党员们要为党的建设、对十八大建言。我们要开动脑筋，不要怕说错话，不许打棍子、不许扣帽子、不搞一家之言，真正地实行党的民主建言。

改革三十年了，执政党一路跌跌撞撞走过来。现在党内党外社会政治经矛盾重重，人民群众积怨很大。潜在的危机随时会发生，再不能熟视无睹了，再不能沉默了。我们需要想办法、说真话，大胆尝试解决党的危机。

第一，我国我党我军最大的矛盾是什么？

也就是说，主要矛盾是什么？矛盾焦点是什么？人民群众对执政党最不满意是什么？

是腐败！

我党自我纠错的能力、制度一直是缺失的，在这方面人民群众已忍无可忍。

第二，选择解决主要矛盾的方法。

很多同志说用我党的老传统——发动群众、依靠群众、联系群众，这是我党我军在革命战争中工作成功的经验。在建议之前，举个例子，让我们从中得到一点精神，一点启发。以色列面积是中国的三十分之一，无淡水无资源，唯一有的是沙子、头脑和意志。建国24小时就开战，但今天以色列生活水准全世界排名第23. 这个民族有一个特点：争论思维。他们对一个问题往往是你这样想，我就偏那样思考，从不人云亦云。无论生存条件还是政治条件，以色列都比别的国家困难得多。我们今天也是困难多多，我们要大胆动脑筋拿出办法来应对。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任何政党长期只有一种声音就会离真理越来越远，应有多种声音的碰撞，才会更加接近真理。

发动群众反腐败，能否从思想、制度、根源上解决问题？平时开一个研讨会，因认识程度不一样，同一观点都会分几个派别，争得剑拔弩张，如搞群众运动就很难把握。发动群众、依靠群众、联系群众是我党制胜的传家宝，在现阶段是否考虑另一种方式，采取在原有各级党委会、中央委员会的盘子上增加百分之二十的直选党代表。在直选党代表中选拔20% 的优秀分子，进入党的核心领导机构——中央委员会、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和中央政策委员会（第四条专门解释）。这种方式要依靠群众、发动群众、联系群众、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把我们最优秀的党员，最负责任、最正派、敢于讲真话、坚持原则不和稀泥、有工作能力、能代表大多数人民群众利益的优秀骨干，在公开、公平、公正的选举下，推选到党的三个委员会里（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纪委，中央政策委员会）。

第三，关于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提高到与中央委员会平行的机构的建议。

列宁在世时，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联共中央监察委员会是两个平行的机构，监察委员会是监督、检查中央委员会的工作。列宁逝世后，监察委员会机构降格了，发挥不了原定的监督作用，出现了很多问题。历史的实践证明，权利的天平必须要有监督的砝码才能平衡，权利的马车必须要有监督成本来匹配控制。

十八大应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提高到与中央委员会平行的机构，权力相当，地位平等。两个委员会的常委、委员级别相等，排序从书记到常委，应是一对一，总书记为一把手，中纪委书记为二把手，中央常委为三把手，中纪委常委为四把手，依次而排。

各级纪委在各省市县也是如此排序，并应垂直领导，包括任免、工资、人事管理。现在纪委监察部门处于各级党委领导之下，人事、工资、住房、退休安置都制约于监督对象，如何能发挥作用？对中纪委建议应有如下理念和措施：1 、清理整顿内部，高标准严要求重新整合队伍。纪检行业是高风险、高压力的岗位，提高纪检监察、公检法待遇，应按当地公务员人均工资的两倍以上发放岗位津贴。如发现违纪不合格人员坚决清理出队伍，始终保持纪检队伍的高素质、纯洁性。

2 、保护纪检人员在办案中的合法权益、人身安全，遭诬陷打击报复、家属受到伤害等，要有一整套的保护措施和赔偿制度。

3、实行全国公民安全信誉记录，启用身份证数字技术功能，为每一个人建立法制备案，对违法犯罪不良行为进行记录，可为组织部门、工商部门、

银行机构等提供信息，大大减少犯罪率。

4、纪检工作的重点是对犯罪分子的打击和惩治，放松惩治，会导致案发不断，是今天大腐败的最终根源。中国的反腐败工作是否应从这里去深思？

第四，组建中央政策委员会。

为了强调建党安邦治国的连续性，决策的长远科学性和检验是否代表民意，并纠正执政党发生的偏差和失误，要有一个与中委、中纪委平行的机构——论证委员会。他们中的成员应来自各领域的专家和基层支部的选举，代表广大人民群众党员的利益。经基层实践历练、有远见卓识、品质优秀的工农兵党员，由他们论证、筹划执政党的制度建立、政策出台。

第五，当选的常委、委员，各级政治责任要挂钩。

老王坚决支持左派反对铁路私有化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2-02-12

老王坚决支持左派反对铁路私有化。连孙中山先生都主张铁路必须国有化。不是因为什么“宪法原则”，中国今天哪有什么“宪法原则”，而是因为铁路一私有化，必将立即给中国广大工农基本群众生活再次带来极深重灾难。

右派及其私有化理论家鼓吹手勾结共产党内右派当权者已经在私有化上干了大量的坏事了，灾难深重了，而且右派反过来，却要把他们的一切鼓吹造就的恶果，给人民带来的灾难，反过来高调什么“茉莉花革命”的“请求”，向共产党问罪了。老王已经指出过了，今天共产党右派当权者向人民犯的罪，恰恰是因为听了右派的教唆无节制私有化！连同手中的各级公权力也随之私有化（家族化、帮派化）。

现在右派精英借刘志军事件又在乘机试探闹“铁路私有化”了。老王再次指出，看吧！只要铁路一旦私有化，不需要多久，右派“茉莉花革命发起者”挥舞工农的乞食袋时就会在他们的“最卑微的请求”里再增加一条了：

“我有一个最卑微的请求：

我是离井背乡的农民工，（煽情渲染一下我多么多么可怜），一年就春节带着血汗钱回一次家，你能不能让火车票不要飞一样涨价？即便涨价，你能不能让我买上一张车票？你能不能....”

火车票价外，还有全国一切货物和人民生活必需品必因铁路运输费的飞涨而飞涨。从这里面，还能编出无数煽情的“我最卑微的请求！”来。革命就一定要来到了。但它必定是左派的第二次中国社会主义革命。

2011-03-08

附：

作者亿通：叫嚣铁路私有化是对中国宪法原则的公然挑战

刘志军被拿下后，网上有极少数人在叫嚣中国铁路私有化，这些叫嚣的人，有一部分是在网上长期做“民运”工作的，有极个别是所谓的代表、委员和专家教授，他们的动机何在我不管，但有一条我必须明确指出：这些叫嚣者，均是对中国宪法原则的一种公然挑战。

宪法原则是国家意志，挑战宪法原则是违宪行为，必须引起国家安全部门的高度重视.宪法是一个国家的根本大法，公民的所有行为以及法人的所有作为抑或领导的所有决策，都应当遵循根本大法的基本原则。这是治国理政的基础，也是国家各项法律、规定制定的基本依据。更是依法治国应当遵循的基本原则。

社会主义中国或者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的法律规定，是体现在宪法意志上的。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相适应的经济制度，是我国宪法规定的基本原则。

中国铁路作为公有制为主体的基础工程和产业，体现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基本原则，不断叫嚣中国铁路私有化，是典型的违宪言论，实施国家铁路私有化决策，是典型的违宪操作。这是一个原则问题，我们应当看到这个问题

的严重性，更应当看清楚叫嚣铁路私有化是典型的资产阶级自由化言论，清醒的民众必须坚定地站出来予以坚决反击。

这些年来，借网络平台以及各类新闻发布会、教授专题讲座等名义，大肆宣扬违宪言论达到个人别有用心的目的，或者同国外民运势力遥相呼应扰乱社会稳定的人，我们常常可以在网络中获知，特别是境外恶势力，招聘网络打手，利用一些敏感事件，疯狂发帖诋毁社会制度、攻击党和国家领导人，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言论，欺骗不明真相的群众，在网络上搞乌烟瘴气，我们的国家安全机关应当给予高度的重视，要重点关注有些人的刻意作为，抓典型予以惩治。

铁路私有化是中国人民的劫难，为避免中国人民遭受劫难，旗帜鲜明地反对铁路私有化是有识公民的责任和义务

铁路是国家的经济命脉，叫嚣铁路私有化，就是要让中国经济进入一种劫难之中。

刘志军获罪，是个人贪腐问题，是一个有没有依法执政的问题，同中国铁路国有化没有联系。今天，借着刘志军的下马叫嚣铁路私有化，他们的目的是要毁损中国的经济动脉，使们的铁路大动脉经济大动脉控制在利益集团和少部分人手里，遭受损失的是每个普通的中国人的利益和国民经济，这是我们不能答应的。

我们可以看看我们身边的事实。每当春运来临的时候，不提票价的是中国铁路，而公路运输呢？由于大量的公路运输工具都掌控在个体或者个别私企公司里，尽管国家有明确的提价限定，但哪个车遵循了这个规定？这种不可控的事实再一次告诉我们，凡国有的都是在替国分忧解难，凡私有的都是唯利是图大涨其价，中国人这种现实还没有认清么？

在事关国计民生问题上，在事关宪法根本原则问题上，我们不能让步，哪怕是用生命去捍卫这种存在也在所不惜。革命前辈抛头颅洒热血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一种社会制度的建立么，这种高尚理想的追求和向望，是现代中国社会的每一个有认识的公民所必须坚守的一种基本原则。

2011/03/07

“刘少奇走资本主义路线”不是今日“血腥改开”的必然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2-02-12

质疑者问：“既然老王赞成刘少奇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路线，那么老王就应当支持血腥的改革，就应当支持全面私有化，就应当支持胡温倒薄。否则，老王自相矛盾。”

老王答：不！老王赞成的是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路线，是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报告为中共提出的七大路线。这条路线的内容是（请一定耐心阅读）：

“现在的中国是多了一个外国的帝国主义和一个本国的封建主义，而不是多了一个本国的资本主义，相反地，我们的资本主义是太少了。”

“在中国建立这样的共和国，它在政治上必须是新民主主义的，在经济上也必须是新民主主义的。

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归这个共和国的国家所有。“凡本国人及外国人之企业，或有独占的性质，或规模过大为私人之力所不能办者，如银行、铁道、航路之属，由国家经营管理之，使私有资本制度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此则节制资本之要旨也。”这也是国共合作的国民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的庄严的声明，这就是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经济构成的正确的方针。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的性质，是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力量，但这个共和国并不没收其它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并不禁止“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这是因为中国经济还十分落后的缘故。”

“中国的经济，一定要走“节制资本”和“平均地权”的路，决不能是“少数人所得而私”，决不能让少数资本家少数地主“操纵国民生计”，决不能建立欧美式的资本主义社会，也决不能还是旧的半封建社会。谁要是敢于违反这个方向，他就一定达不到目的，他就自己要碰破头的。”

“在中国，为民主主义奋斗的时间还是长期的。没有一个新民主主义的联合统一的国家，没有新民主主义的国家经济的发展，没有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合作社经济的发展，没有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即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发展，没有几万万人民的个性的解放和个性的发展，一句话，没有一个由共产党领导的新式的资产阶级性质的彻底的民主革命，要想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来，那只是完全的空想。”

“有些人怀疑共产党人承认“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似乎不是忠诚的。这是由于不了解我们所承认的孙中山先生在一九二四年《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里所解释的三民主义的基本原则”

因此 —-

“现在所要建立的中华民主共和国，只能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们联合专政的民主共和国，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也就是真正革命的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义共和国。”

……

谢谢耐心读完。

老王赞成这条路线，绝不是教条主义地从本本出发的，也不存任何阶级偏见和私利。不错，他读《资本论》坚信了马克思的：“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的历史过程”，它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这个自然的过程。更重要的，是他上山下乡后所作社会调查，对“逃港风”及对农民、工人、市民愿望和要求的亲身深刻感受，得出的。

1949革命胜利后，毛泽东很快违背了自己亲手提出全党通过的这条七大路线，并不断批判刘少奇周恩来们企图巩固这条路线，最后发展至把刘少奇们视为必以对敌人的革命手段打倒的“走资派”，原因很多，国内外急迫的因素都有。但老王感到最根本的，是毛泽东发现：剥夺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后，农民很快地发生分化。新富农、新地主的兼并重新出现，随之，新雇农新佃农的贫困农民也就大面积重新发生。哪怕那些曾参加过共产党革命的新富农、新地主（“刘介梅”们）也不会感谢共产党，他们要无拘束地发展和辩护自己新剥削的合理，就必须翻共产党革命的案，准备革共产党的命（有如今天的党内外资本精英一样！）；再次失去土地陷于贫困的农民自然也不会感谢共产党，他们会“埋怨共产党见死不救”（毛泽东语）！这样，中国共产党以“土地革命”为中心的数十年革命，就毫无意义，最终失败了。

于是毛泽东很快抛弃了他的新民主主义路线，急剧地开始了“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革命”，步步堵死了城乡民众一切资本主义发生的路子。以后发生的事，就不多说了。

毛泽东似乎没有看透这一点：人民，包括农民市民和“无产阶级”，都是两面性的。他们在自己贫困受剥削受压迫之时，他们反对剥削和压迫，似乎很向往社会主义；但一旦他们被解除了剥削压迫，他们就立即想积累资本上升为“出人头地”的富人，去剥削压迫别人，过上别人过不上的特权和富裕的日子！特别在资本主义世界包围影响下的社会主义“一国”，堵死了城乡民众一切资本主义发生的路子，就等于堵死了城乡民众求上升求“发达”的路子，堵死了一切他们靠自己的拼搏和运气“出人头地”成为富人，甚至成为像“香港河那边”，太平洋那边的富人的指望。他们就会一起来不满你，埋怨你，反对你，仇恨你，向宝安铁丝网那边逃亡，向鲨鱼遍布的大海那边拼死游泳，不仅是他们的精英。压抑越久，民众情绪也将越加激烈。

这就是1976年中共右派反文革政变足以利用的民意，和人民确曾广泛地欢呼拥戴了邓小平复出上台后的“改开”路线的深刻原因。

本来算是顺应民意的，怎么又把人民拖入了“血腥改革”的苦难了呢？问题出在哪里？

就出在共产党官僚体制下从中央权贵到依附他们的知识精英基于利益驱动的思维极端化。中央当权者一左，他们就呼啦一声跟着左，竞相比赛“左”，越“左”越显示革命“立场坚定”；中央当权者一右，他们就呼啦一声跟着右，竞相比赛“右”，越“右”越表现“思想解放”，“解放思想”。

陈小鲁们就是眼前的典型：文革“红八月”时，他琢磨要闹点名堂表现左和“革命”，打斗之外，“勒令民主党派解散”；

改开年头向“右”时髦了，就琢磨要再闹点名堂紧跟“普世”，表现形象“开明”，赚钱之外，来个“文革道歉”，讨个海内外喝彩。

老王的倒霉，就在共产党极左的时候他批判左，左派打他反动，请他坐牢；共产党极右的时候他批判右，右派打他反革命，也请他坐牢，至今流亡。

本来，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路线也好，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也好，他们共同强调了一个“要旨”，就是“节制资本”：

“中国的经济，一定要走“节制资本”和“平均地权”的路，决不能是“少数人所得而私”，决不能让少数资本家少数地主“操纵国民生计”。

邓小平的改开路线，也未必没有“节制资本”。他强调的仍是社会主义的公有经济为主，警告不可造成两极阶级分化。但特别是89后，共产党官僚取得了对人民运动镇压的最后胜利，“彻底否定”了文革，摆脱了人民一切民主监督束缚，完全放开了手脚，“杀开血路”，毫无节制地向“最坏”，最野蛮的官僚资本主义狂奔。庞大的国家资产和资本利益，越来越集中于“少数人所得而私”，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大电力，大通讯，大铁路，最后集体土地，不断地私有化，请国内外“少数资本家少数地主“操纵国民生计””，甚至民族命脉。这就成就了“血腥的改开”和“血腥的私有化”。对此，老王怎么会支持呢？老王当然反对。但他反对的是今日疯狂掠夺人民毁灭国家的无节制的官僚资本主义，不是毛泽东提出，刘少奇坚持的有节制发展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义路线。

今天，“节制资本”，首先就要节制共产党的权力。资本的目标和驱动力是无限的利润，不是人民的福祉。全面市场化、私有化下，不受制约的共产党各级权力将无可阻挡地转化为资本。资本运作的轨道就规定了权力运作的轨道。人民的利益、安全和生存环境，当然就淹没在无限利润的“从头到脚，每一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之下。

左派常断言，刘少奇邓小平这些“走资派”们心思很坏，他们早就盘算着要把中国人民重新拖入“新三座大山”压迫下的苦难之中。今天的情景，证明了他们过去坚持资本主义路线罪恶的心思。

这是唯心的。我看未必。他们的心没有那么坏。新民主主义路线，未必必然就会是今天的结果。今天的局面，完全是共产党官僚为报复文革，经济路线偏要处处与毛泽东时代对着干，做“右”的比赛以标榜“思想解放”，拒绝分析，走向极端的结果。极端化加权力一旦不受节制转化为资本，则更全国鱼烂，不可收拾了。

所以，根本问题，在新民主主义路线下，如何斩断资本与共产党各级权力的结合，资本和共产党的权力两者如何能受到人民至高权力的有效监督节制。多元的经济必定要求多元的政治。即便暂时不能容多元竞争政权的政党，也必须有共产党内反映社会各阶级利益的多派合法竞争国家领导路线，以制约国家航向左右极端化的格局。挺薄的意义也就在这里。这就是一个政治制度民主化的问题了，民主社会主义是它的方向。

2013年10月21日

应该从愈趋强烈的呼声中发展出要求民主改革“两会”的全民诉求运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2-02-12

我国是论坛介绍了民主改革“两会”（全国人大，全国政协）的张宏良，秋石客先生的意见后，又不断看到了更多的更强烈的民主改革“两会”的意见。这里再介绍孙锡良，昆仑岩，司马南，罗援诸先生的意见。

我们希望听到全国更多的有识人士的意见，更希望从这些“庙堂”内外发出的呼声，尽快地发展成要求民主改革“两会”的实际的全民性的诉求运动。首先就是，两会的代表，特别是各级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必须依宪公开地，透明地民主选举和协商选举产生。两会的其他也都要抓紧改革，但辟头之急，首先是这个！

我们把四位先生的两会代表产生改革意见，先摘要在下：

孙锡良：

“两会”代表的组成与产生过程必须改革。目前，代表存在官员多、明星多和财神多的“三多”现象，本该议官员，官员代表多了就不合适，明星多容易让“两会”演变成媒体的秀场，群众反感情绪明显，财神多更不合适，财神即资本家，不管是国有还是私有，中国的企业本质上都接近于私有，财神的脑子里只有利润，“两会”应该以议民生为主，利润的事应该放在经济工作会中去讨论。不改变代表“三多”的局面，“两会”很难发挥为人民议事的功能。

昆仑岩：

代表构成不合理。本来人大代表应该在我国人民群体构成中具有广泛代表性，而我国现在人大代表构成几乎都是以大官为主体，再加部分大款和大腕。当然，还有个别被民众称之为“陪衬代表”(含大腕)，往往是高度集成，即集基层代表、英模代表、女代表于一身，可重复计算，以便腾出比例给大官。(这是官方布置进行弄虚作假安排的无奈行为!)本来政府官员是被人大选举和监督的，现在官员大量成为选自己的代表，集立法权、用人权、行政权、监督权于自身，难怪人大一开就成为领导工作会议，批评意见少，歌颂表态多。

基层群众代表名额，近年已多被大款富豪占用。(网传本届全国人大代表组成中203名富豪的净资产4万6千多亿，仅前18位代表的净资产，就超过了美国国会全部535名议员、最高法的9名大法官及政府所有内阁部长加起来的财富。论人均收入，中国仅是美国十分之一;但比较两国议会成员的财富，中国可谓遥遥领先。)这种状况十分可怕!广大劳动群众看不到真正代表自己说话和投票的人，如何体现人民意愿?

司马南：

依照法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由民主选举产生，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几千名代表委员是怎么产生的?每个代表委员的情况又怎么样?在今天的互联网时代，完全可以把他们的情况仔仔细细地公布出来，以便于群众监督，也有利于代表委员更好地为选民服务。

罗援：

人大政协它是我们的一个参政议政的议事厅而不是明星荟萃的一个嘉年华，我们的两会主要为国家制订一些大政方针去献计献策，这是它的主要的政治职能。....我们现在的两会参会人员要和两会的功能相匹配，两会的功能就是参政议政，现在我们提出协商民主，协商民主其中就是要通过我们的每一个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由他们来体现，我们每一个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都要发挥他们自己的功能，我们将近14亿人口就产生这么几千个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含金量”太高，期望值太大，不能虚设、荒废，每一个人都要体现出他的价值、他的分量。

2015年3月8日

我们怎样证明毛泽东错了？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2-02-12

中央文革最后一位老人戚本禹先生辞世了。左派高度赞扬他，推崇他，认为他是真正的“忠王”，他始终信仰毛主席不变，信仰文化大革命不变，哪怕他是被毛亲自打倒送监的，也不变，甚至半世纪后，污毛，仇毛，骂毛成了时髦，特别是可以以反毛为资本自诩为“与时俱进”的“精英”而时髦了，戚也仍然初心不改，坚决地维护毛。

但左派有没有想想，戚本禹这里恰恰以身作则证明了，“毛泽东错了！”：毛主席他老人家将一个真正忠诚于他，真正忠诚于他的文革事业，也就绝不可能是“反革命”的人，半世纪后盖棺也最终证明了他戚本禹不是“反革命”，错误地打成“反革命”了，整肃了。他真错了！

对毛，现在的社会分两派，一大派认定毛泽东绝对地错了，这是右派，前些年中国社会完全是他们一统的天下；一派，特别是原教旨毛派，认为毛泽东绝对地无错。从戚本禹的范本，我们可以看到，毛的究竟有无错，完全不是一个经院争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客观检验的问题。

比如，毛泽东的文革，要整“党内的走资派”。后来，邓小平们“彻底否定文革”，作决议说是，毛泽东把阶级斗争形势估计的太严重了，根本没有什么“走资派”，所以，文革要“彻底否定”。但要真证明毛泽东错了，邓小平们最好不要走资（华国锋本打算这样证明的）。结果呢，结果邓小平及其后人，30几年都一窝蜂越来越去走资了，你说毛泽东错不错？看来还真没错。恰是邓小平们自己用实践，去证明了毛泽东的估计是对的，文革的目标没有错。

若你说，“还是毛泽东错。走社本来就不对，走资才对。”这可以讨论。但这已经是另一个问题的讨论了。

又比如，57年的“反右”。今天是右派反毛言出必数的罪状之一。毛泽东错没有呢？胡耀邦那时认为是毛错了。因为那时的右派，几乎个个都向共产党表忠心，个个都是“牧马人”，个个都声称自己当年的“向党提意见”，完全是“谔谔之士”一心为党好的忠言善言，自己实际是左派，是共产党冤枉自己了。这还不是毛的错？于是，胡耀邦一风吹平反。后来呢？右派们要真证明毛泽东错了，就应该一如诺言始终表现得忠党爱共，如此，“毛泽东反右错了”这

个案，就真不能翻了。但不是，一旦邓小平们走资否毛时兴了，右派们又忽然地反水高调起来，纷纷地宣扬，“老子当年就是真右派了！”这么一看，毛泽东反右错不错？没错呀。恰是茅于轼们自己用实践，去证明了毛泽东当年对右派反共进攻形势的估计是对的，反右还真没错。毛泽东当年是要你向党提“善意的批评”，谁要你反共来？

若你说，“还是毛泽东错。反共又如何了？反共理所当然，是人权，应该受保护。反右才不应该。”这也可以讨论。但这又已经是另一个问题的讨论了。

如此等等。

看到河南袁庾华来的一个短信，说是曾探访戚本禹问到：“戚老师，左右都有不少人认为主席不应该整王、关、戚，你自已今天看？他（戚）说，‘主席没有整错，是我们自己犯了严重错误。’”

戚本禹此说就不对了。你“犯了严重错误”，但只是“严重错误”，总不是“反革命”吧？毛泽东怎能把你当反革命来整呢？如此整法，怎说“主席没有整错”？事实上，整个文革，毛泽东和江张姚中央文革，都严重犯了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错误，即便真“走资派”，也不应当做敌我矛盾，更不可将人朝死里整，“李一哲”早在《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公开信里，向毛和中央文革指出来了，并发出警告，若你们不听，总有一天你们要被《请君入瓮》的（李一哲与广东省委宣传部的论战文）。结果如何？果然！李一哲，才真是当年毛泽东和中央文革的“谔谔之士”。但也进了监狱。

反右也是。虽然茅于轼们今日的反共，证明了毛的反右没有全错，但丁玲，林希翎们贯彻一生的社会主义立场，确又证明了，毛的反右，其中确实很有不少的错。

肯定其该肯定的，否定其该否定的，毛的一切和历史的一切都要有分析。“分析好，大有益”。这才叫实事求是。

2016年4月21日

附袁庾华：与戚本禹谈毛的倒戚

2008年夏，我和郭维、张舸一起去拜访了戚老。我问他，戚老师，左右都有不少人认为主席不应该整王、关、戚，你自已今天看？他说，“主席没有整错，是我们自己犯了严重错误。”

我说，1967年夏，北京流传两句口号，说当时的主要矛盾是筆杆子和枪杆子的矛盾、是新文革和旧政府的矛盾，这就同时把矛头指向了林、周。这是当时我们和官僚主义者阶级的力量实际上仍十分悬殊的条件下，我们左派犯了四面出击的严重错误，也使主席的領导陷入不利的状况，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不牺牲你们就得牺牲江青，那就要造成更大的震动，就象主席吟用罗隐的那句诗，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我说至今公布的有关主席对待王、关、戚事件的唯一正式资料，也只有对您的检查的批语，其口气是十分亲切的！戚老同意我的看法。

向王铮主席领导的至宪党学习，行动起来，自觉捍卫人民自主选举的宪法权利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2-02-12

今年，2016年是中国的选举年。王铮主席领导的至宪党发通报提醒中国人民注意，中国政府一直在向人民隐瞒或以敷衍低调的形式隐瞒。中国人民必须行动起来，自觉捍卫人民自主选举的宪法权利。

人民的民主权利，不是什么人赐予的，是要自己争取来的；宪法已经赋予人民的权利，更不是要等待什么“改革派领袖”来落实的，而是要靠自己依法去斗，去争，去捍卫，来为自己挣得落实的！你能为自己争得多少民主权利，你才能实际享有多少民主权利。

王铮主席领导的至宪党，更揭发了山西省已经低调开始的人民代表选举进程中的严重违法事实和系列破坏选举的涉嫌犯罪的行为。呼吁民众根据刑事诉讼法规定站出来：任何个人和组织都有权利和义务向有关部门举报。

王铮主席领导的至宪党还指出，从山西的人民代表黑箱选举情况一斑，可见全国的情况了：“如果其他省份也像山西省选举一样荒唐，那么，全国最终直接选举产生的 250 多万名县乡两级人大代表究竟能有多少是合法的？在此基础上产生的各级人大及政权机关，将有多少合法性？最基层的选举都如此不依法，现任国家领导人的选举又能有多少人信服？”

好哇！好一个了不起的至宪党，好一位了不起的王铮主席！这才真叫做“雄鸡一唱...”！

我们想起了习近平主席前年秋的政治协商讲话。讲得多么好啊！他说：

“人民是否享有民主权利，要看人民是否在选举时有投票的权利，也要看人民在日常政治生活中是否有持续参与的权利；要看人民有没有进行民主选举的权利，也要看人民有没有进行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权利。

……

找到全社会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约数，是人民民主的真谛。”

我们发现，习近平主席（总书记）近年几乎天天有“重要讲话”，通古博今，动辄万言数万言，大多也确讲得很好听。但他的风格似乎是：“讲完拉倒！”。落实不落实，或怎样才可以落实，他是不太管的。人们也就越来越不把他讲过的话当回事了，“习”了！

能不能劝习主席这回振作一次，听到至宪党的“谔谔”之言，认真落实一回自己的政协讲话如何？“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习主席读书十车，莫非真没读过这句？习主席不必为此再作洋洋万言讲演，只需一句足够：“严查山西人民代表选举中的违法情事；今年全国人民代表选举，必须严格依照宪法和选举法进行，违法必究。”习主席，全国人民看着你！

另外，应该依宪承认至宪党的合法地位。至宪党应该进入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这才应是反映今天的中国社会人民多元真实要求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所谓“八个民主党派”的“万年政协”，早应结束了。

向王铮主席领导的至宪党学习，全国人民行动起来，自觉捍卫人民自主选举的宪法权利

2016年5月24日

王铮发中国至宪党2016年4至5月情况通报（略）

再谈王铮女士的至宪党和左翼人士的“脱党组党”问题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2-02-12

下面是王铮女士失去自由前，向至宪党组织发出的最后一份党的文件（部分相片）。这文件，是至宪党对其各基层组织党员积极参加全国县乡两级人大代表选举的指示和情况反馈。可见，至宪党是在多么认真地行动着，推动中国人民宪法权利的落实，多么认真地向前推动着中国人民自主管理国家的民主事业。这是多么可贵！可是，执政的“特色”共产党当局，偏就害怕他们，偏就不能允许，偏就要把至宪党的领袖王铮女士送进监狱，及恫吓至宪党各骨干人物。

其实，老王并不赞成现在的民间人士贸然组党的。暂不必要去冒这个风险，各种资源条件也不足。不但现在不赞成，19年前，1998年，国内中国自由派人士组织中国民主党，老王开始也是不赞成的，曾建议首难的浙江党人。可以与当局协商让步，“退党为社”，争得民间社团依宪自由组织的首先突破为好。老王现在，还是这个意见：利用现代英特网络便利，将各种无形有形的民间社团，广泛地联络组织起来，走上网络建群学习交流，走下网络实际斗争锻炼。需不需要组党，什么时候组党？真不必急。

是共产党员的，更不要左倾盲动搞什么脱党（美其名“退出特色党”），另行组党。应该向魏巍、李成瑞、马宾等老共产党员学习，向党史遵义会议前的毛泽东经验学习，手持党章，坚守原则，贴近民众瘼痾，不断抓住党内外热点问题，广泛联络党员签名上书中央和党的各级大会，特别如即将来到的十九大，批判各类违背社会主义原则搞资本主义复辟的错误倾向，实际形成党内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左翼群体，争取社会主义左翼路线在中共最高当局的回归。这才是可行的。“退出特色党”另组党（且不说其可能），拱手抛弃了党的传统资源，组织资源和党内斗争舞台，开始貌似热闹轰烈激进，最后，决脱不出台湾“新党”，宋楚瑜“亲民党”的冷清清边缘化泡沫结局。宋楚瑜当初若不另组“亲民党”，坚守国民党内，国民党早就是他的舞台了，未必轮到马英九。

还是回到王铮“至宪党”来。下面大家看看她失去自由前最后发出的至宪党文件：

（略）

为什么今天中国的国情下还不能实行普世的民主宪政？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2-02-12

国情？中国的国情是什么？

为什么今天中国的国情下还不能实行“普世的”民主宪政？

不是因为什么“中国的传统”，也不是什么“中国人的素质”。而是因为仇恨！中国社会存在着两大不共戴天，你死我活仇恨的敌对政治势力。

这两大敌对政治势力怎么来？

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革命，通过血与火的战争和“社会主义改造”，夺取了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地主豪绅政权，剥夺了他们的财产，继而又公有化了城市资产阶级的财产，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为巩固这个国家，又镇压了力图反抗的许多人，这就埋下了仇恨。仇恨共产党的势力一方，无时无刻不想复辟推翻共产党，清算共产党，把共产党及其支持者送上绞架。

而得到了共产党革命果实和恩惠的一方，绝大多数的中国工农基层群众，，却反对复辟，愿意保卫共产党政权。这不是红色书本告诉我们的教条。文革时期，甚至毛泽东和中央文革都更多的站在了“造共产党反”的造反派一边（造反派队伍构成事实比例很大的会合了对共产党十七年统治不满甚至仇恨的社会阶层人员，“趁机造反”。现在可以看到，当年有多少骨子仇共的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徐水良”们却被毛泽东视为军队必须支持的造反左派），即便这样逆境，绝大多数的中国产业工人仍顶住了毛泽东中央文革把他们当作“保守派”瓦解的高压，忠心耿耿地拥戴共产党，拥戴毛泽东。这是经历文革的人们亲眼看到的。

五十年代，毛泽东真以为中国人咸与拥护共产党了，发动整风，号召向共产党提意见，结果呢？只要运动的矛头对着了共产党，要杀共产党的呼声越来越高，毛泽东不得不发动工农把“右派”打下去。

六十年代，也以为都是“红卫兵”了。都是高喊着“誓死保卫毛主席”造“走资派”反，保卫红色江山了。后来才知道，那些被毛泽东视为军队必须支持的造反“左派”里，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徐水良”们还真不少！

七十年代，胡耀邦们也以为过去“阶级斗争”过左了，地富都“改造好了”，“右派”也都打错了，都是对党忠心提意见的“牧马人”被冤枉了，一风吹平反“向前看”了。结果呢？十来年后，“茅于轼”们一发现得势，立即反水宣称，他们当年就是右派，就是反共的了。

你看现在网上，微信群里，左派右派，能够“普世民主”地共聚一堂吗？能和平地“普选”吗？那真是有你无我，不共戴天的。反共右派对左派是恨得眼睛流血，要“杀左族毛”的。反共右派由于对共产党的仇恨，对共产党革命及其革命领袖人物、英雄人物的仇恨，延烧到了对国家对民族的利益，都仇恨到了极端疯狂，毫无理智的程度。网上一言不合，就骂爹骂娘喊打喊杀，要“踢出去”，也就是要被他们的“群”（也即他们盼望的未来的政权）所专政的。

在这样一个历史价值绝对对立，政治利益不可调和绝对仇恨的社会，怎么可能，怎能想象可以去和平地相互尊重地无差别普选竞争国家执政权，实行什么“普世的民主宪政”呢？

美国么？美国立国之初，哪里是实行的“普世民主宪政”。它是华盛顿独立革命派一党专政。反对独立的占美国人口三分之一的对英效忠派是绝对被剥夺，被压迫，被驱逐，被侮辱，被专政的。后来才开始了美国政权竞争游戏的两党，民主党共和党，不过是华盛顿独立革命派一党自身的历史分化，他们各有州权和联邦权的不同诉求，但这两党对领袖华盛顿有一致的崇敬，对华盛顿独立革命的价值有一致的认同，没有不可调和的必你死我活的阶级的，政治的历史仇恨。后来的扩大了政治权利范围的穷人、妇女、黑人社会阶层，也都可以接受了华盛顿革命党的价值观，参加进去。于是，这血缘两党之间，自然可以有“普世民主宪政”。不是还可以自由组党竞争么？这些党，也都必须承认和接受华盛顿独立革命的历史价值和由此革命所建的现行美国宪法法统，你才获得权利。美国人并不感到因此自由和人权受到剥夺。效忠派呢？他们的自由民主人权呢？二百几十年，当年被专政的对英效忠派早已消灭消亡殆尽，美国社会已经几乎找不到他们的遗迹，美国人民已经确确实实地咸与“华盛顿革命派”了，因此，他们的民主，也就以为“普世”了。

普世的民主宪政，必须是那个国家普世的即所有的社会阶级，所有的政治势力，都承认和接受他们面前既定的国家宪法法统。他们在这个既定的国家宪法法统之下，民主地博弈竞争他们各自代表的社会利益。观之今日中国，汲汲要求开放“普世宪政民主”的右派精英和反共斗士们，你们承认和接受毛泽东吗？你们承认和接受毛泽东共产党

的革命历史价值吗？你们承认和接受毛泽东共产党的革命所建立的现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法统吗？

大家知道，玩民主，必须参与民主游戏的各方先行承认规则，守规则。不然，没法玩。即便赌场，你不承认赌场的规则你就不要玩。中国的规则谁定的？毛泽东共产党定的。右派精英和反共斗士们，你先说好，毛的规则，共产党的规则你能遵守吗？若共产党应你们的要求开放了民主“普选”，你们将首先是在外部势力的支持下否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法统，不承认和破坏规则，要按你们的意志“转型正义”去“民主”重定规则。还能有和平普选吗？只能有仇恨、混乱、厮杀和内战。这难道不是你们的既定方针和必然前景吗？

“转型正义”？既然你们“转型正义”的一贯要求，是清算审判毛泽东共产党的。如此国情之下，又怎么可能照搬移植今日美国的“宪政民主”来到中国呢？你们“转型”要求的性质就不是民主要求，而是革命要求。你们就应该去革命获得政权，而不是喊什么“普世民主”。

台湾？对了。台湾民进党特别是其核心皇民台独势力，他们仇恨蒋介石，他们是根本不承认中国国民党的历史价值观，根本不承认中华民国国家宪法法统的。他们视国民党为中国“外来殖民势力”，他们要根本否定和推翻中华民国国家宪法法统，“彻底消灭中国势力”来实现“转型正义”。他们的要求是革命要求，不是民主要求。奇怪，台湾又如何能“民主”呢？无他，是因为台湾外部台湾上空，有两座巨大的中美反对台独的“鸟笼”笼罩着它。台独势力无法在中华民国国家法统外部革命，它不得不尝试暂且虚拟承认“现今叫中华民国”，先钻进中华民国国家宪法法统体制，在内部来进行“和平革命”，颠覆该法统政权。

以“民主”的形式，行革命的内容。这是极可怕的。它比外部战争更为可怕。因为这种体制内革命可以以体制的合法性运作，运用体制的全面动员力量去在全国范围内“合法”地不断煽动全社会各利益背景群体的仇恨和撕裂。一旦政权宪法体制处于最后颠覆的临界点，全社会敌对双方集聚的力量处于你死我活的最后关头，必将爆发全面内战。这种内战比外部革命党发动的内战要惨烈得无比。外部革命党的内战对整个国家，总是局部性的一时性的，哪怕“辽沈”“淮海”战役。无论革命党军决战是胜是败，胜利一方的专政终能将国家和社会稳定下来。而体制内利用“民主”长期反复煽动的社会敌对分裂和仇恨爆发的内战，则是深入全民全社会性的轮回报复仇杀，直至国家最后崩溃瓦解不能止。这点，我们看南斯拉夫和中东“茉莉花民主化”经历的惨绝人寰局面，就可以知道。但台湾为何至今没有发生这种全社会内战仇杀？台湾真是“亚洲民主榜样”“民主灯塔”了？不是。一，也许爆发的时机还没来到；二，更重要的是，“中美鸟笼”始终紧紧笼罩着它，使自李登辉-陈水扁-蔡英文不承认中华民国法统却钻进体制长期把持了中华民国执政权分裂社会的台独势力，始终不能也不敢迈出最后颠覆中华民国宪法法统的临界一步。我们看“数百颗将星”的也走上街头的反蔡政权大游行吧。它预示和警告了什么？台湾“民主”，不是什么“榜样”“灯塔”，陈水扁看透，它是中美“鸟笼（下的）民主”。

中国右派精英鼓吹“愿今日台湾是明日的中国”。要问，中国大陆头上，能够有一座保障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法统的“鸟笼”吗？谁来作这个“鸟笼”？美国？中国大陆头上，没有也不可能有这样一座“鸟笼”。那么请问中国反共右派，你们学民进党进入中华民国宪法体制一样进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体制，你们能保证进入这个体制后，在年年各类不胜其繁的上上下下的“竞选”中，不去以各种谣言抹黑手段，否定、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历史价值观，及以此价值观为基础的政权合法性，从而煽起社会人群的分裂和仇恨，达到最终颠覆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体制的目的吗？民进党都拒绝保证，你们愿保证吗？但民进党头上有“鸟笼”，你们头上有吗？没有。开放普选竞争之后，这时的美国，不但不会作压制你们不得颠覆共产党革命法统政权的“鸟笼”，相反，一定会做你们背后推翻的大力推手。你们的“竞选”一定胜利。因为哪怕结果显示败了，你们也会在美国和整个西方强势国家的怂恿支持下，宣布共产党方面是“黑箱”“贿选”“做票”而无效，重选，直至你们“选胜”。中国上空没有“鸟笼”，你们背后有强势的推手，整个中国社会只能陷入全面的混乱、内战、仇杀和最后的分崩离析。这是一定的结局，前面说了，也是你们今天已经毫不隐晦公开为中国计算好的结局，绝非故作耸人听闻。

老王曾设想过国共两党在国家民主统一下的选举竞争。上世纪初，孙中山先生曾把共产党人作为国民党内的左翼一派纳入国民党。毛泽东在国民党内的地位曾高于蒋介石。对辛亥革命和孙先生缔造中华民国的历史价值，国共两党相与认同，蒋毛有抗战后民主建国的一致意向和《双十协议》，南京中华民国宪法大体是国共两党偕各民主党派协商共同的制定。那末，能不能在这样一个历史价值观和宪法认同之下，完成国家的和平统一和国民党回大陆开展国共两党的宪政民主选举竞争呢？不是“一个中国之下国旗国号什么都可以谈”么？老王约刘晓波发布《双十宣言》想推动试试，甚至表示，必要时可参加国民党，推动两岸回到蒋毛双十协议原则基础上的和平谈判。但老王知道，国共两党有过几十年内战厮杀的历史，血海深仇。要两党共处一体和平竞争国家执政权，就必须抛弃历史仇恨，向前看，不准任何势力蓄意挑揭历史伤疤。这就要用法律确定下来。如同西班牙当年的《缄默协议》。

但是老王错了。大错了。这错，不但因为蒋经国逝世李登辉后的国民党，已经加速地“台湾化”，“去中国化”，“一边一国”，与大陆划鸿沟唯恐不及，而且后来明白，要有历史血海深仇的两大势力永久和平共处相安无事地以选票竞争执政权，是十分的天真和不可能的。敌对势力相杀，必各有各的价值观和“正义”。随着形势和社会力量对比的变化，你不可能永远压制甚至法律也无能为力压制逐渐优胜势的一方，不断在“转型正义”的叫嚣下挑开历史仇恨的伤疤，去煽动民众博取选票。西班牙“左派”就是这样破坏了《缄默协议》，来了个《历史记忆法》要对佛朗哥势力进行“转型正义”清算的。

对此，老王与瑞典茉莉女士有过一场辩论。老王说：

“既然（西班牙）双方有了历史的协议，无论社会力量变动如何，也就永远不可由任何势力片面推翻。”茉莉怎么回答？他辩护说：

当初，“即使这些政治人物有过“永远不准提及”的约定，他们也无权剥夺广大受害者要求追究的权利，也无权剥夺三十年后，参与西班牙政治的当今政治家要求清算的权利。一个民主国家对不合理的历史，即使有宪法明文规定，也可以修改宪法，否则还叫什么民主？”

““缄默协议”的存在表明，这个国家的民主制度是残缺的，是有瑕疵的。当年西班牙人急于摆脱令他们痛彻骨髓的过去，选择了遗忘，掩盖了伤痕，只是一种权宜之计。一旦这个国家的民主走向成熟，人们痛定思痛，就需要寻求和反思真相了。”

“这就令人想起南非的“真相与和解委员会”。1994年，南非黑人从种族隔离制度下解放出来，一年之后，曼德拉领导的政府便设立“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处理1960年到1994年之间所有人犯下的罪行。当图图大主教领导这个委员会开始工作时，他谴责了遗忘，强调真正的宽恕要建立在真相的基础上。”

茉莉就是一句话，敌对双方互吃不掉时，为“急于摆脱令他们痛彻骨髓的过去”，就定下协议法律“缄默”“遗忘”，“掩盖伤疤，权宜之计”，一起玩民主。年岁过去了，形势有利某方了，就片面撕毁协议法律，挑开伤疤挑动民众要“真相”，又来个恢复“历史记忆法”，玩“转型正义”，清算对方。这就是民主，这就是“转型正义”！那时，网上的反共右派跟着茉莉和老王热烈大讨论啊。讨论什么？讨论“转型正义”后要不要“宽恕”共产党或可以宽恕几个共产党，绞杀几个共产党的问题了。后来，更是要“杀左族毛”了。那么，共产党就没有他们的“正义”了？就没有他们的反绞杀支持力量了？内战！！！

老王于是暗想：万幸共产党没有听取老王的意见，请国民党回大陆一起玩“民主”了。

近年有一本很著名的书，《历史的先声》，编辑了大量的抗战胜利前后中共方面向国民党政权要求实现美式“民主宪政”的领袖言论和新华社社论。其实，这正王希哲为宣传与刘晓波的“双十宣言”，在广东中山图书馆和哈佛费正清图书馆收集最早发送到国内外网上的资料。笑蜀受到启发，将它再收集成书罢了。于是，右翼公知精英们据此书不断作文宣称，共产党“欺骗”了人民：得天下之前要求美式“民主宪政”，得天下后，就“人民民主专政”了。不是的。老王后来醒悟了。八年抗战，国共大体是友党，虽有摩擦并无决裂，共产党承认“三民主义为今日中国之必须”，又有美苏（以美为主）的对华中立调解“鸟笼”。抗战胜利，蒋毛重庆会谈，签双十协议，决和平民主建国。若国民党方面真有诚意，共产党抗战胜利前后主张的美式“民主宪政”，是真可能实现一段时期的。但不幸内战终归爆发，国共撕脸分裂，共产党逐鹿东北中原决战获胜，以战争得了天下，这就再没有了国共“民主宪政”的条件。国民党内外势力不服，竭力复辟“反攻复国”。国共两大势力已你死我活，炮来炮往，截然敌对。如此形势下，中国怎可能再玩美式“宪政民主”？

所以我们看到，中共向国民党政权要求实现美式“民主宪政”的全部言论鼓吹，都发生在内战全面爆发之前。这之后还有吹过吗？没有了，只能有内战胜利一方的“人民民主专政”了。时移世变而已，谁要你内战又战败了？中共并无“欺骗”。因此，今日右翼公知精英拿着《历史的先声》，宣称中共“欺骗”，不过是拾老王牙后之慧，重复老王早已发现的自己的错误罢了。

老王还看到一个事实：国共敌对时期，共产党是不承认国民党主体抗战的；国民党同样不承认共产党抗战。为此，美苏各国将中国战场的二战地位，看得很低。为国共两党的接近，特别在胡锦涛、连战时期，共产党正式肯定了国民党正面战场的抗战，国民党也多少承认了共产党敌后的抗战。这本是减轻敌对拉近两党，提高中国二战国际地位的好事。但反共右派乘着共产党承认国民党正面战场抗战之机，大肆挑动伤疤，造出无数“真相”，攻击共产党方面全无抗战，竭力剥夺共产党政权的民族道义资格；拥共左派立即反攻，竭力全面再抹杀淡化国民党的抗战，也推出无数“真相”，图将国民党重新送回到“假抗日真反共”的卖国祸国形象上去。及至张灵甫抗战记功碑演一场大风

波，将初获承认毕竟抗日有功的张灵甫的记功碑砸去。惜乎哉！悲乎哉！华人所痛，日人所快。总之，中国敌对势力双方都须要各持极端取胜。老王呼吁双方实事求是的声音没有人听。一个极端必须要由另一极端来抵抗。

左翼民众和全国人民行动起来捍卫自己的权利，改革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选举制度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2-02-12

辽宁被揭露的惊心动魄的人大代表贿选案，据报：

“这是什么概念？

第一，……在按照惯例在选举之前已经确定的入选代表之外的需要通过选举产生、存在可操作空间的人大代表名额，基本上都是通过贿选产生的。

第二，辽宁省84％的省人大代表收受了贿选财物，这意味着一个地方的省级权力机关的绝大部分成员都烂掉了。

第三，省人大常委会的61％都涉案，意味着这个省的省人大权力机关已经无法正常运行了。”

那么全国其他省市呢？都清白的么？要不要查？一定要查，给人民一个交代。

如果查了，全国各省市大多或相当多省市12届人大代表的贿选情况都类似或接近了辽宁的严重情况，已经有左翼人士提出，那么就要深入质问回答，这第12人民代表大会产生的现在的一府两院是否合法？

但这样的一块巨石投入水中，似乎不见太大的波澜。中国人民就这么麻木吗？连号称最捍卫人民民主权利的左翼群体，也这么麻木吗？只会吵闹一些自以为高明的理论吗？

其实，王铮主席领导的至宪党，早就开始眼睛盯着社会实际，盯着和揭露某些省市的人大代表得黑箱运作和贿选问题了。国是论坛也早就高度评价和推介了他们的活动。可见，人民自由的社团和组党对国家政治的监督，多么重要。人民的民主权利必须捍卫，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选举制度必须改革。现在，我们将至宪党的报告再发布出来，结合辽宁的贿选案，请大家都想想自己应该怎么去投入实际的斗争。

2016年9月18日

烈士，是国家烈士，其名誉首要当然应由国家来保卫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2-02-12

最近，这类批评国家检察机关渎职不作为的文章很多，民情激愤不平。其实，非常简单：烈士，为国家利益牺牲，是国家烈士，其名誉首要当然应由国家来保卫，这是国家检察机关的重大职责。对国家烈士侮辱造谣亵渎者，必须国家检察机关侦查起诉。不作为便是严重渎职甚至蓄意渎职，就需追责究办。因此，“狼牙山五壮士”名誉侵权案，原判决应予撤销，由国家检察机关重新起诉交法院审判。审判

2016年9月26日

附：：王立华：英雄的尊严，我们该如何捍卫——国家有责任保护英雄的名誉

环球时报 作者：王立华 我在代理“狼牙山五壮士”名誉侵权案的过程中，深深地感到，在一个法治社会要维护英雄名誉，中国现有的相关法律还不够健全，有必要尽快制定捍卫英雄和先烈尊严的法律，这具体体现在：

第一，必须改变当前英雄名誉受到糟蹋后只有亲属后代才能起诉的被动局面。在我代理五壮士一案过程中，五壮士子女非常明确地提出：我们的父辈为人民打天下，难道他们的荣誉还需要我们这些后代来维护吗?难道国家没有维护先烈的责任吗?这个问题是非常尖锐的。像雷锋那样的英雄，上无父母，中无妻子，下无后代。他的荣誉如果受到践踏，没有任何一个组织和个人能够通过法律手段为他伸冤。

第二，法律必须明确相关单位的职责。我们在代理过程中发现，有很多部门事不关己，坐着烈士打下的天下，享着他们的清福，对先烈的名誉受到践踏无动于衷甚至说三道四。我建议，在实际捍卫先烈荣誉的过程中，通常由

一些相关者提出诉讼建议的，应由地方民政部门或者军队的军委政治工作部提起公诉，如果相关部门对侮辱先烈的行为置之不理的，应该以渎职罪被问责。

第三，应以公诉为主要手段。首先，国家机关相对比较慎重，代表集体意志，相对比较客观，同时也防止国家机关不作为。如果确有肆意践踏英雄的言行，由公诉把握标准，把嫌疑人送上法庭。其次，个人起诉存在经济能力、法律能力等条件不具备的问题。比如，“狼牙山五壮士”之一葛振林的后代在广州，宋学义的后代在河南，都是退休的老同志，连来往的火车票和住宿费也负担不了。这次如果不是这么多见义勇为的人站出来，他们是没法担负起维护先辈荣誉的责任的，必须由国家有关部门负起责任。

第四，必须对违法行为进行描述和界定，区分故意侵犯英雄名誉与正常学术研究之间的差别。只要不是故意践踏历史，评述历史和先烈当然是允许的。一些新的历史材料和新的观点，是可以在学术研究范围内存在的。学术研究应该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进行，在这个范围内允许研究的过程有不足和缺陷。但学术研究不能颠倒黑白、造谣污蔑。历史虚无主义不是学术。洪振快的问题不是发现了史料而不让他谈，而是置众多历史材料于不顾，把烈士说成“土匪”，触犯了道德底线和相关法律。即使相关法律还不完善，法律原则也是清楚的。

第五，有必要明确群众举报和监督程序，以及对相关机构不作为的监督程序。

最后，立法部门必须高度重视。践踏英雄人物和党史国史，已成为一些人去史亡国的重要手段，这种行为在世界上任何国家都是罕见的，只在苏联解体前大量出现。维护英雄和先烈的名誉，需要全党全社会都起来斗争。(作者是昆仑策研究院副院长兼秘书长，“狼牙山五壮士”名誉侵权案代理人)

2016年9月24日

（注：《中华人民共和国英雄烈士保护法》（简称《英烈保护法》）于2018年4月27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 通过

论“陈云的权贵资本主义” ----评李伟东六四视频谈话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2-02-12

李伟东生是中国右翼精英当今最有思想深度的政论家和韬略家。他最近有个六四的视频访谈，邀我听听作点评论。也好，正好发挥一下。伟东兄健谈，滔滔好几个小时。先把伟东的所述，简要梳理一下：

李伟东认为，89前，中国存在三条改革路线，邓小平路线，主张市场化改革，共产党行政方式改良，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陈云路线，主张计划经济为主的“鸟笼市场”改革，政治体制坚持毛时代不变；赵紫阳路线，主张更激进更全面的市场化改革和共产党领导体制改革。共同点是，三者都并不根本放弃共产党的领导权。89，和之后的几十年，都是这三条路线的博弈斗争，最后，以陈云路线胜利告终。陈云“笑到了最后”。今日中国的权贵资本主义模式，或曰“红色帝国”模式，就是陈云路线胜利的体现。

老王社长简评：

李伟东先生没有说，其实89还有一条路线，这条路线那时是暗的，不能说出来的，就是后来看到了，鲍彤和“李伟东”们一批反共公知心中要求的彻底请共产党下台，中国经济政治完全资本主义化的改革路线。这条路线，六四受到打击暂时失败后，公开化了。它还在国内外与“红色帝国”斗争，因此，不能说这条路线完全失败，因此，也就不能说是陈云的“红色帝国”路线“笑到最后”了，“以最后胜利告终”了。

伟东兄否认广场部分激进学生在反共路线影响下造成的结局，葬送了赵紫阳路线的改革，实际也中止了邓小平的行政改良路线的改革，他认为激进学生是在为赵紫阳的改革“助力”，是在“鼓励赵紫阳与现体制对决”，激进学生“代表了强大的民意”，是“革命色彩的抗暴运动”。要怪的是赵紫阳软弱，不敢“对决”，而那时的各界“改革派”们，也“没有作好与共产党体制决裂的决心”。于是才“改革死了”。

伟东兄讲得慷慨动情。但他怎么忘了他自己的分析呢。“改革”，这个词在不同人那里，内涵是不同的。你的“改革”是反共，人家的“改革”不是反共，是改良共。你怂恿部分失理性学生激进，要赵紫阳与学生与共产党“对决”，“决裂”，闹出一场大悲剧，最终，以什么样的改革都停止和失败的结局收场，你怎么不算是葬送了人家那内涵的“改革”呢？

再谈“陈云路线的最后胜利”。陈云主张权贵资本主义吗？没有呀。没有，今天的权贵资本主义，怎么算作是“陈云路线最后胜利”呢？

陈云根本反对资本主义。他主张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大鸟笼”下的小市场，伟东兄的说法，是要回到建国初“新民主主义路线”去。今天中国是这样的社会形态吗？ 不是。不是，陈云路线的“胜利”在哪里呢？

据伟东兄说，89六四后，邓小平要加紧搞市场经济，即加紧推行资本主义，还南巡，逼在邓小平陈云前首鼠两端的江泽民加紧搞资本主义（美其名“特色社会主义”），不然要“换人”，连换下三个“总书记”。陈云看挡不住了，于是提出，换人也好，但要换上我们自己的红色子弟。“接班人还是我们自家的子弟可靠，今后总不至于挖共产党祖坟”。于是，派一位“太子党核心人物”与江谈判：可以支持江，但江必须让红二代上位。江泽民赶紧同意交易，将“省部级以上与中央密切的国营大企业，元老家族一家安排一个，进入这些企业的核心管理层”，“一家提拔一个红二代局级干部”。其中有两位最著名上到中央委员政治局的，一个是后来斗败了的薄熙来，一个便是“今上”习近平。一个家族分一个国企的结果，就是今天权贵资本主义的滋生和发展。伟东兄说：“这也是邓小平始料不及的”。

这样，我们客观来看。今天这个“权贵资本主义”，究竟是谁的路线的结果呢？谁的也不是。上面四条路线，四种势力，谁也没有想到过，谁也没有提出过中国要搞“权贵资本主义”。那末这个“权贵资本主义”是怎么来的呢？是四大势力89后博弈厮杀交易妥协退让演变的自然结果，是中国社会各政治力量理想发展方向相互斗争合力的现实结果。一般来说，社会合力的结果，总是那个社会最合理的结果。“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因此，“权贵资本主义”，恐怕是当今中国最自然最合理的了。

关键的问题在，中国要不要发展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在中国的全面发展，是不是一种历史规律下无法跳跃过去的必然阶段？

陈云没有这样认为。今天的左翼毛派也绝不这样认为。因此，左翼根本上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当然更反对“权贵资本主义”。

右翼精英特别是反共右翼呢？他们当然是主张中国全面的资本主义。他们不接受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他们认为发展资本主义，不过是人人追求发财的人性的自然。共产主义是“反人性”的。

问题就在这里了！我们先顺着右翼的人性历史观来做一番分析。

毛泽东是不允许跟随他打下天下的共产党干部们去搞资本主义，追求私人和家族的发财显贵的。他要求他们必须是“无产者”。即便有点特权，也无非是多吃一点多占一点，不能发财大富。即他一直压制着共产党干部这部分的“人性”。压制到了极点，便是“斗私批修”的文化大革命。毛泽东的旧官僚们敌视毛泽东对他们“人性”的压制，毛泽东一死，他们彻底否定毛泽东的“文革”，邓小平江泽民放开了共产党新旧官僚们的手脚，放手让他们去搞资本主义，“先富”起来。毛泽东的官僚无论大小原来都是无产者，工资外，两手空空，你要他们从摆地摊起家，一点一滴积累起资本吗？他们自然要利用他们或他们的父辈当年打天下获得的权力，将毛泽东时代属于人民共有财富的“国企”，先“股份”化再私有化，攫取到自己手里，将自己迅速转化为大资本家。因此，要么你如左派，根本反对资本主义。你既主张资本主义，认为资本主义是符合自然人性的，那么在中国条件下，这共产党干部演变而来的“权贵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也就是符合自然的、人性的了。这“人性”如此势不可挡，连号称最保守的陈云等八大元老家族，也只得收声，随大流放自家子女亲属同时代一漂而暴富去！伟东兄和右翼精英们，不要埋怨了。

右翼会说，“不。我们主张资本主义，但反对红二代们吞噬原国有财产，成为权贵。”

社会主义的原全民财产（后转换概念，说是“国有财产”）要不要私有化？不私有化怎能完成中国的资本主义改造？那么，私有化给谁？都给外国人？行不通。都平分给全民？也行不通。老王早就问过胡平：“胡平，你那么主张资本主义，主张私有化，那么私有化给谁？能私有化给你胡平们吗？”

胡平是所谓“黑二代”。“黑二代”显然希望中国的私有化能私有到非红二代的“平民”，最好私有到因共产党革命，家族曾被剥夺的“黑二代”手里。这是“转型正义”，是迟来的正义“清算”。胡平们“黑二代”在文革中是极力地反对“血统论”“自来红”的。认为“血统论”“自来红”剥夺了“黑二代”的道路选择，背叛家庭，争当红色革命接班人的权利和前途。毛泽东时代，红色时髦，社会主义时髦。但当今日邓小平“改开”时代，资本主义时髦了，黑时髦了。当年争着要红的“黑二代”们，便纷纷退红复黑（解说自己当年是被“洗脑”或“打着红旗反红旗”），回归家族阶级立场，接过“血统论”反向宣扬“自来黑”，要与“红二代”们争夺谁最有权占据原国有财产，谁最有资格“先富”成为大地主资本家，也即谁最有权“黑”的权利了！

如果真发生这样一场对共产党革命历史和所得江山财富大清算，大翻个的全社会财产权利和政治权力再争夺再分配的革命，中国的大动荡大毁坏是不可避免的。上面不是说了吗，“权贵资本主义”作为中国四大势力89后博弈厮杀交易妥协退让演变的自然结果，各种力量斗争合力的结果，恰是中国社会最合理的结果。合理在哪里？正因为它避免了中国一定要资本主义化前景下，本来无可避免的大革命大翻身大动荡大毁坏。

陈云是睿智的。他预见到他已不能阻挡的中国不可避免的资本主义化下，若共产党自家的孩子不能现在迅速利用政治权力转化为占据国家主要财富的私人资本家，仍然由他们掌控住国家全部经济命脉，那是非常危险的。若教条地让自家孩子守住“红”的本色，坚持要他们作资本主义化下的“无产阶级接班人”，如李敏李讷般处社会底层，国家财富就只能急速地私有化到非红二代乃至“黑二代”手里，中国阶级力量阶级关系就将发生颠倒性的变化，“颜色革命”就不可避免了，对共产党的清算、报复就不可免了。到那时，“红二代”将空有愤怒没有任何财富力量作抵抗了，统治地位的中国革命历史价值观就将大颠倒了，共产党就是“匪”了，共产党的“祖坟”就要被挖了，就要接受复辟上位的“黑二代”们的“正义审判”，上绞架了，内战也就不可避免了。

共产党“自家的孩子”作了大资本家，就不颠倒革命价值观了么？也会的。“存在决定意识”，新的阶级地位决定了他们必须要有新的阶级意识阶级理论来为他们的阶级转化辩护。他们有人早已不断地“反思”共产党革命，甚至不断地跟着反共右派恶骂毛泽东。但作为一个阶层，他们的血脉使他们毕竟不能彻底地否定共产党和清算共产党，也即陈云所断定的，他们毕竟不能去“挖共产党的祖坟”。因为这一挖，就挖空了自己的立足之地，就什么都说不通，他们也就什么都将没有了！

掌控国家经济命脉和雄厚官僚资本的“红二代”资本家不挖共产党祖坟，不颜色革命，哪怕国家已经质变，没有政权在手的非红二代的或黑二代的新资本家及右翼公知，实力还是相对软弱的，哪怕有西方的奥援，还是无力发动颜色革命的，只能徒唤奈何。况，大批非红二代或黑二代的新资本家，还只能依附共产党权力或依附“红二代”垄断性大资本家，才能获得有限发展空间。于是，中国的大动荡由此获免。这正是当初西方观察家误判，以为中国“改开”，资本主义发展了，“中产阶级”壮大形成力量了，颜色革命就必将来到，却至今失望、不解的根源所在。

简要来说吧，区别就在：若认识到中国的资本主义复辟不可避免，让“黑二代”先富，掌握了国家经济实力命脉，随之无可阻挡掌控了国家政权，而“红二代”仍是基层“无产阶级”，共产党“匪”的历史就要被清算了，共产党的祖坟就必要被挖了；但让“红二代”先富，利用父辈的权力影响，捷足抢占了国家经济实力命脉（被认为“腐败”），接班掌控住了国家政权，他们至多“反思”他们父辈的土地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是犯了可以谅解的“左的错误”，是历史认识的局限，决不会认为他们的父辈是“匪”，更不会去挖他们父辈的祖坟了！国家也就避免了阶级关系的大颠倒和社会的大动荡了。

台湾就是这个问题。国民党退到台湾，掌握住政权，为羁縻本土势力，定政策让“外省人当官”，经济上开一条路，去让“本省人发财”。日据时期，本土已经颜、林、林、辜、陈五大财阀。台湾土改，大批地主农家子弟获得土地补偿，投资工商业发财，什么王、蔡、张、徐、吴数十家旧“望族”新财阀更先后涌出，掌握住了台湾主要财富。他们便成了立志埋葬国民党的民进党的后盾和金主。长荣张永发便曾是陈水扁的直接雇主。国民党没有本土财阀支持，只能依靠政权。本土“民主化”政权一失，便大势去也，只剩点“党产”苟延。民进党不手软，“割喉割到断”再在党产做文章，“转型正义”之名下，将国民党“党产”查封没收，国民党在台湾便只剩进坟墓一路了！坟墓？若没有共产党对台独民进党的威胁在，国民党恐怕葬身之地也难有了！洪秀柱前日为选举来美向华侨“革命之母”化缘，才募得区区数万美元，还被“海外党部”截胡了不少去。老王眼见着可怜，想想两蒋时国民党的财大气粗，真个是“忽喇喇似大厦倾，昏惨惨似灯将尽”了。

看国民党，再看共产党，不得不说，陈云确是眼光老辣！

但“权贵资本主义”必伴随腐败。共产党不亡于反共的颜色革命，就不亡于腐败了么？是个问题，但也未必致命。

共产党当今的所谓“塌方式”“崩堤式”大面积腐败，本质上，是资本主义化下，共产党从一个无产阶级党转化为资产阶级党，它的高中级乃至各级干部，从无产者转化为资产者的一个必然的必经的阶段。这个阶段任务的完成，不会长久。腐败不会永远。共产党大体完成了资产者转化后，他们就会资产阶级法制起来，严厉的监督制度就会建立完善起来，就会重拾“节制资本”，就会严禁后来者的腐败了。大面积的腐败就会停止了。所谓“逆取正守”，此之谓也。

当然，伟东先生最后还有警告。说是，“红二代”的“红色帝国”模式近似纳粹帝国模式。纳粹帝国内政建设上是成功，它的失败是对外侵略扩张过度的野心。中国这个“红色帝国”模式一定崩溃。它虽没有对外侵略扩张，，但纳粹帝国能成功所有的三大关键优势：“意识形态”、“廉洁”、“团结”，是“红色帝国”没有的。不但没有，而且是它致命弱点。此外，还有现代互联网呀，“八千万党员”呀等“天敌”。习近平这个“孤独的共产主义者”，也无法挽救。云

其实，这些还真不是什么“红色帝国”不可克服的大问题，总有办法的，这里不必多作分析了。伟东先生企图用这些来吓唬说：“习大大呀，你十九大上把权力拿到手了，就要‘华丽转身’呀，就要主动改革呀，要把共产党分裂成几个板块，完成“民主化转型”呀，共产党才能平安落地呀，不然你就是与全世界为敌与全人类为敌呀。”等等。伟东兄好像对共产党很善意。其实，反共右翼怎么会希望“共产党平安落地”呢？它总希望共产党快死。习近平怎会受这样的吓唬？

习近平十九大前后一定会有所改革。但这改革，不是吓唬的结果，不是他主观愿“华丽转身”的结果，一定是“特色”资本主义发展新阶段下形势的需要和逼迫的的结果，这形势的逼迫，就包含了中国各社会力量继续的斗争博弈在他身上体现的合力。合力决定了中国的走向和进度。不是英雄决定历史，是人民全部力量体现的合力决定和推动历史，这是老王信奉的历史唯物主义。为推动习近平的改革，全国人民各阶级、各派政治力量各自都要加油。

撼宋楚瑜易，撼王岐山难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2-02-12

近日，不少朋友总来问正兴头无两的***对王岐山的“爆料”攻击，能撼动王岐山吗？很是热闹。看来说几句好。

首先还是要问，中国究竟要不要反腐，中国老百姓支不支持反腐？

那郭某，***是认为不要反腐的。他说：你王岐山自己如此的腐，如此的窃国，你还反什么腐？你应该把你抓的那些人通通放了，通通平反了（大意）。就是说，他主张给予贪婪腐败完全的解放，不要反腐。

若郭某辩解说，他主张的是“自己清白才能反腐”（这是当今很时髦的提法）。那么，我问，今天所有大骂腐败的人们不是都在这么说：“今天共产党的官，无官不贪无官不腐”，包括了习近平王岐山上上下下通通都“腐”么？通通都腐，无官不腐，而又要“自己清白才能反腐”，那怎么办？请谁去反腐？那么他实际主张的就是“贪腐解放，不要反腐”！

老王社长主张，假使真个是今日官员“通通都腐，无官不腐”，中国人民又要求反腐，那没办法，只能让自己不清白或不那么清白的官员，先去反腐，以毒攻毒，后话再说。

其实，只要看穿，今日那些貌似激愤大骂“无官不腐”的人们，包括郭某，N某在内，也几是“无人不腐”的。他们的骂，不正是在反腐么？为何自己腐，自己不清白，就反不得腐？换了他们上台，就更能反腐了？笑话。

所以，中国人民今天特别特别要警惕郭某N某这类打着“自己清白才能反腐”的旗号幌子，去要求释放平反一切贪官污吏，放纵贪腐，破坏王岐山反腐，稳定国家的大局。

其二，王岐山此人究竟贪不贪，腐不腐？我相信他不贪不腐。薄熙来、习近平、王岐山一流，皆为谋国之人。谋国之人不谋财，不甚谋色。这是古往今来识人的通例。观刘邦入咸阳如何？毛泽东进北京如何？若李闯王辈，志根本不在天下。亲属则难说。“三代表”前后，共产党全面资本化，官员小贪已属“清白”。谁人即便守住了自己，谁能守得住管得住远近亲属下属？王岐山昨日以谷开来王立军之罪罪责薄熙来，铸了错。今日，郭某等恐正欲请君入瓮呢。

至于什么“海航”“贯君”“纽约慈航基金会”又如何？明眼人如普林斯顿冯胜平先生指出的，那显然不过是中国政府要在海外特别是美国，动用某些不便言明性质的资金的“白手套”罢了。那被强指为所谓王岐山私生子的“贯君”，亦不过是曾代持这部分资金的近虚拟人物罢了。

看《戚本禹回忆录》知道，1966年“红八月”，红卫兵在北京大抄家抄出了大批金银钱财，去哪里了？戚本禹曾问周恩来。周恩来要戚不必问，“有人管”。谁管？“后来知道，这些抄家物质都是由‘首都工作组’统一收缴的。”“首都工作组”有几人知道？它是世人闻所未闻的叶剑英负责的秘密机关。这些钱财都算叶剑英贪了？显然不会是。它用

在哪里？是可想而知的。

当年，王炳章海外树民运旗，蒋经国在，经费大力支持王炳章，“只要有项目，钱要多少有多少”（王炳章告诉王希哲）。但台湾当局不能直接给钱，负责经办的蒋经国秘书宋楚瑜，只能通过在美的台湾“白手套”商人“捐赠”给什么基金会，再转入王炳章“民联”账户。这些钱渠道秘密，不可公开，王炳章不能说，自然，便会发生不少的有意无意之人指控王炳章“贪污”的疑案，闹出不少的风波。

再看常经手秘密款项的宋楚瑜本人，所谓“兴票案”如何害了他。1999年，宋楚瑜与陈水扁争“解严”后台湾首次总统选举。宋楚瑜人望高当选本可笃定。选战正酣之际，忽国民党有人跳出揭发宋楚瑜的长子（不是“私生子”）宋镇远，有巨款购买上亿元中兴票券，且帐户还留有一亿四千多万。这钱当然，是宋楚瑜任国民党秘书长期间所贪无疑。

这款是秘密资金，宋楚瑜不能亮明，开始只能含糊应对舆论说，“钱是长辈给的”。群情哗然，宋选情急转直落。不得已，宋楚瑜只好明说了，这些钱，是“奉国民党主席李登辉指示，成立‘秘书长专户’，做为照顾蒋家遗族及政党运作之用”的。也许，就包括了给纽约“民联”和王丹们的钱。但他只能以儿子宋镇远名义开户。

谁又能料到，这时宋楚瑜的当事长官，国民党主席李登辉，正图谋把国民党两蒋的残存江山送给民进党，而那出面“检举”宋家的人恐怕正出其指使，竟翻脸不认，卖了宋楚瑜，出面作所谓“证人”，指宋是“侵占国民党党库公款”。长官“作证”其贪，宋楚瑜百口莫辩，愤恨至极，要求与李登辉当面对质，并逐一驳斥李登辉。最终，台湾北检侦结兴票案词指出：宋楚瑜宋镇远“相关资金确为用於照顾蒋家遗族与政党运作，国民党利益并未受损”。宋楚瑜得清白，但结果呢？选落孙山，嗟亦何及，李登辉阴笑，陈水扁唾手白得大位8年，“蓝天变绿”，放肆台独，直至2008年被马英九拉下马不提。

言归王岐山。当下甚嚣尘上的王岐山“海航资金案”，正常人都能看出，若王岐山贪，这样的资金数量及王作为金融里手的运作，简直不可思议，那“慈航基金会”资金，必别有背景。郭某就想不到？能想到的。恐怕，正是郭背后藏镜人学步台北，谋划在大陆再上演一出王岐山“兴票案”罢了 ----明知那资金秘密，海航和“贯君”们必有口难言，先泼你一桶污水，激起不明真相的民愤或疑问，让你十九大上不得台，连不得任，这是已发和未发的对王岐山恨之入骨的万千贪官们，今日急欲达成的目标，哪怕日后真相可白，王岐山终已落寞岐山矣，贪官们早已弹冠相庆了矣。

关键在习近平。形势迥异。李登辉利于宋楚瑜蒙冤，要落井下石；习近平利于王岐山清白，正倚为干城。

老王社长早为文指出，习近平支持下的王岐山的反贪打黑，有目共睹，是很有成就的。初步扭转了江胡时代全党全国塌方崩堤式贪腐的危局，故王为一切贪腐势力所积怨和仇恨，必欲倒之除之而后快。习近平、王岐山的团结和合作，乃是当前中国政治稳定的柱石，动摇不得。一旦离析，大厦顿倾。故，体制内外一切政治的贪腐的怀各种利益的所谓“推墙”势力，无不合流，处心积虑，百般用力，朝着离间分化习王，挑起习王猜忌决裂互斗方向用力，先“清君侧”，再覆“昏君”。

但向台北学步，设计一个“海航资金兴票案”来打击王岐山，就适得其反了。作为政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必支持王岐山。此案了不起高层内部通报资金真相，对外，则由海航解说设立境外的慈航基金会原因：“由于海航境外业务和公益项目越来越多，所以在美国纽约注册了该基金会，便于海航更好地开展境外慈善公益类活动以及股权捐赠”。“贯君”究为何人？便就是王岐山“私生子”，你管得了那么多！有了敌人的刺激，有了习近平的支持，王岐山反腐和效忠习近平，将更是肝脑涂地，义无反顾，习王的政治联盟将更加紧密不可挑拨不可动摇，正可谓撼宋楚瑜易，撼王岐山难了。十九大后王岐山的续任，当无疑义。

那末，郭某人，***在海外的这类“爆料”，就没有意义了么？有的。他开出了一条中国新兴资本家反叛中国国家政权，向国家政权作斗争的一条新的路子（海外民运何其兴奋！）。无论这类资本家出于什么动机目的，只要他的揭发中国官方黑暗面的爆料，是真实的，大体实事求是的，都是有利于中国人民整体的民主斗争的。不要“彻底否定文革”，毛泽东曾说，我们过去搞了各种斗争，“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没有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今天的一些中国新资本家，受了贪腐官僚们的欺侮压迫，吃不下这口气，要跑出海外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有什么不好？还是好的。

2017年8月1日

国家宪法必须大于党高于党，是国家永不变质的根本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2-02-12

国家宪法为什么必须大于党，高于党？

宪法是什么？宪法是胜利缔造了一个新的法统国家的那一群革命领袖的“初心”，体现了他们的意志，也代表了拥护他们革命的那些阶级和人民的意志。这第一代的革命领袖们付出牺牲建立了国家，它当然希望这国家千秋万代延续下去，但他们会死去，他们要求他们的继承人、接班人永远执行他们的意志，不得违背他们的建国初心，他们就要为自己更为后世制定宪法。依该宪法延续的国家政权体制，就是国家的法统。宪法，代表了缔造国家的第一代革命领袖精神永远不死，其精神永远统治着这个国家。后世接班的一切领袖和执政者必须对建国第一代革命领袖制定的宪法萧规曹随，决定了建国的第一代革命领袖地位，永远高于后世接班的一切领袖和执政者。服从宪法就是服从缔造国家的第一代革命领袖的意志。

不错，如鼓吹“党大于法”的黎阳们所说，当代中国是共产党缔造，当代中国宪法，是共产党制定。应该“党大于法”。但他恰忘了，这国家和宪法，不是今天的胡锦涛习近平们缔造和制定的，那是毛泽东等第一代共产党人所缔造和制定的。毛泽东们会死去且早已死去，但共产党会延续，而没死去的共产党会变质。难道变质了的共产党，也可以大于宪法，高于宪法吗？鼓吹绝对“党大于法”，就意味变了质的共产党可以随意地毁灭毛泽东等第一代共产党人所缔造的国家和制定的宪法，就意味黎阳们，随时可以为变了质的共产党毁灭毛泽东等第一代共产党人所缔造的国家和制定的宪法，作合法辩护！因为你只要打着“共产党”的招牌，就什么都可以干！

故此，正因为要保证中国红色的社会主义国家法统不在后世被颠覆，被毁灭，被“改旗易帜”，才必须确立体现毛泽东等第一代共产党人建国初心和精神意志的宪法，高于一切，大于后来的党，高于后来的党。后世共产党的一切背叛社会主义宪法原则的政策作为，皆属违宪非法！

宪法，就是“限法”，是用来限制执政者的权力的。而最根本的限制，是对执政者变动宪法的限制。当然，为因应时代的变迁，宪法在设计极高程序门槛下可以增修。可以附加，但不得根本改换根本毁灭。任何宪法，没有自毁的条款。只有确立了“宪法大于党”，才能使变了质的共产党的毁宪“转型”，将自己先置于了非法地位，否则，按黎阳们的“党大于法”，它干什么都随心所欲，合理合法。

美国宪法，体现了第一代独立革命领袖华盛顿、汉密尔顿、杰佛逊联邦党人们和支持独立革命的那部分美国人民的意志。这部宪法所体现的华盛顿们的意志，高于后世的一切。美国人民可以较民主地选择每一届的政府总统，但无权民主毁灭华盛顿革命领袖缔造的国家法统，去建立另一个国家宪法和法统。这国家宪法和法统，由不受民选的终身大法官维护，任何政党和总统不得违宪，它保证了美国的“永不变色”。这九名宪法大法官是华盛顿们不死的延伸，他们才是美国政治真正的主人。因此本质上，数百年至今及永远，是华盛顿革命党精神专政着这个国家！

蒋经国的解严和允许民进党的合法，无所谓“民主转型”，并没有改变宪法，恰是承认了“法大于党”，回复了中华民国宪法。这部基础于抗战后蒋毛重庆“双十协定”的宪法，相当大程度上体现了国民党、共产党和全国各民主党派共同的意志，体现了近代中国民主革命第一代领袖孙中山们的意志。这部宪法同样没有自毁条款，没有可以通过“公投”等将其根本毁弃的规定。因此，本质上，今日台湾，还是“孙中山”们在统治着，无论皇民台独们怎样仇视这部宪法，不承认这部宪法，竭力根本推翻这部宪法，挟所谓“多数民意”宣称台独，他们所做和企图做的一切，包括鼓吹的“公投制宪”，都属非法。但反过来，两岸要“和平”统一，也只有在两蒋“党大于法”，高度独裁，国民党说了算之下，才有争取的可能，重启宪法，回归“宪政”之后，台湾就全无“改旗易帜”，承认北京中央政府达成统一的任何合法性了。所以，蒋经国的解严，“法大于党”，才真正堵死了它的后代国民党人可能改旗易帜，“和平投共”的路径。统一除了战争，台独除了“革命”，别无他途。

文革以来，老王社长始终在这点上批评毛泽东：毛担忧身后可能的资本主义复辟，但却把出路寄托在“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手里”，而不是致力发展完善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将国家宪法置于他自己和党之上。他未能如华盛顿们一样，在缔造国家，制定宪法后，就身体力行恪守宪法以为百代后世立规，相反，常“无法无天”，无视宪法，突破宪法，直至闹出随机改宪“不设国家主席”的庐山政治大地震。由此引发的林彪事件，正是他威望从极盛向衰颓滑落的转折点。结果呢，哪怕“你办事，我放心”，他还是未能阻住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落到了不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手里，而因他带了头，党，与他身后领袖的地位仍高于宪法，可以随意改变宪法乃至视宪法为无物，于是，也就不能阻止资本主义在他身后的中国复辟了。

故论，党大于法，高于法，对于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政权来说，恰恰是很危险的。当然，资本主义复辟在中国今日还没有完全完成，社会主义性质宪法的基本框架还在。中国的党内外右派，特别是反共右派极力想将其迅速完成，他们提出了“民主转型”“宪政”的口号。但他们的“民主转型”和“宪政”，实际是要根本毁弃1954年共产党领导立宪后虽经几度修改已被塞入不少“私”货的社会主义宪法，由党内外右派上台主持“公投”，推出全面资本主义宪法，实行实质右派专政，“清算共产党历史罪恶”的资本主义“民主宪政”。这就引起了坚守社会主义阵地的左翼对“宪政”口号的警惕和敌视，将“宪政”视为了资本主义复辟阴谋的同义词，一见“宪政”，攻击无余。

这些左派大错了。他们不能深刻了解，要中国“戈尔巴”“叶利钦”上台举办“公投”毁灭现行宪法，推出资产阶级专政宪法，绝对需要的条件，是共产党党大于法，高于法的党专制机器存在。但若在中国的社会主义宪法还存在的前提下，提出“宪政”，实行宪政，就是要将共产党1954年立宪以来，已经开始却未能落实的社会主义宪政，去落实实行；就是要共产党在宪法之下，依据宪法去实现它对多党民主协商（而不是政权轮替竞争）的国家政治体制的领导。这宪政一旦实现，后世无论谁上台，他也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即“戈尔巴”“叶利钦”，亦无所施其伎了。因此今天，提出“宪政”，宪法至上，其实，是大有利于社会主义左派而不利于资本主义右派的。

总之，可以结论，对于反共右派来说，只要中国“党大于法”，他们就还能心存终有变天的一天，终能有“戈尔巴”“叶利钦”上台和平革命的希望，这个机会相当大。但若中国实现了社会主义宪法高于党的宪政，“和平革命”“和平转型”就只能绝望了。具体说吧，今天右派非常专注习近平会不会“倒退”回毛泽东。他们认为这对他们非常可怕。其实，他们真正应该怕的，是习近平竟推动宪法大于党的社会主义宪政的落实，若习近平坚持“党大于法”，实践也表现出他“党大于法”（如这次朱日和阅兵国旗事件）的态度，右派倒应该偷乐，因为还有指望，习近平哪怕真“退回”毛泽东，他总有离职，去世的一天，继承人说变就变，党大于法，党说了算，改旗易帜，可以就在一夜之间。

为什么老王社长那样热烈支持上海左翼活动家，第一代共产党革命烈士后人陈钰堆先生发出的推动全民护宪运动的号召，和成立国家宪法诉讼法院的建议，道理就在这里，因为这才是根本。

2017年8月8日

陆弃同学南街村调查提出的问题，正是十月革命后俄国面临的第一大问题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2-02-12

陆弃同学是一位90后，一位非常优秀的青年。他优秀，不止是他对当今中国各种社会问题肯动脑经思考，这点很多青年特别是左翼青年，都能做到，这里说他优秀，是说他特别还肯按毛主席说的，迈开双脚深入下去，去对社会的矛盾典型，焦点问题，作调查研究，写出报告。他的这篇《亲历：南街村的共产主义道路将走向何方？》调查，就值得推荐。

陆弃这篇调查和思索后所提出的上面的问题，极其深刻。它实质正是俄国十月革命成功后，摆在列宁，特别是摆在列宁死后斯大林面前的那个决定世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生死存亡前途问题。这问题是：“本以为十月革命后将连锁发生的世界革命没能到来。在强大的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包围下，一国社会主义，是可以存在下去的吗？它将走向何方？”现在，中国青年陆弃，提出了完全同一个问题，只是把它微型化了。这就是：不说世界，在中国，“改开”四十年，中国已经全面资本主义市场化发展的大包围下，南街村的社会主义，“一街社会主义”，是可以存在下去的吗？它“将走向何方”？也即红旗究竟能够打多久？

最近贵州王宏甲先生在共产党中央领导人的支持下，正在全国仆仆奔走大力推广“塘约经验”“塘约道路”，如果顺利，也许可以突破南街村等“一街社会主义”困局，发展出中国农村的“多街社会主义阵营”来。但只要中国全面资本主义市场化大包围的形势不变，这“多街社会主义阵营”前途，又将如何？最终成功？还是最终瓦解？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的社会主义左翼应该怎么办？这些，都是很值得深刻思考的。

我们希望左翼青年们，不要光会在网上争论，要学陆弃同学，抽出时间，深入社会工厂、社区、农村，去对各种有关国家政策路线的各阶层民众切身关注的焦点问题，作调查研究。懂得中国的工人、农民和各阶层人民，这是有志青年的基本功。要知道，世界“归根结底是你们的”！

最后说一句，文中的所谓“王宏斌的弟弟王宏甲”，与当前推广“塘约经验”的王宏甲，不是一人。

2017年8月22日

陆弃｜亲历：南街村的共产主义道路将走向何方？ （略）

当今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究竟是什么的一点思索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2-02-12

近日北京的几大群情关注事件，老王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当今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究竟是什么？

从中国右翼公知们向中共发出的公开信，可以看到这样一个显著特点：他们历来主张中国全盘的私有化资本主义制度，但就这类恶性事件向中共政府提出的要求，却大多是社会主义下才能贯彻实行的。这点与当前的特色中共当局一样。中共中央铁了心要将中国引向“市场决定一切资源配置”的资本主义道路，但一旦因此发生了恶性的社会事件、社会问题，又要对它的各级干部特别是具体执行政策的中下级干部，以社会主义的要求问责！这样，中共的各级干部，首当其冲的中下级干部的恐惧，惶惑，不知所措，难作为，及至情急之下的走极端，便是可以理解的了。

社会主义的基本路线，是为人民服务的；资本主义的基本路线，是为利润（赚钱）服务的。你要各级干部为人民服务，甚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你就只能坚持社会主义路线。你要贯彻市场决定的资本主义路线，你就不能也无法要求你的各级干部“为人民服务”！它只能为大小资本的利润服务，为赚钱服务。否则，便是非常矛盾，非常滑稽的。而出了恶性事件，又要以社会主义的政治和道德要求去问罪各级中下级干部，则就是非常的不合理，非常的荒唐的。

拿近日炒的汹汹的幼教虐童事件为例来说。过去，社会主义下，幼教是人民特别是城市干部职工的福利。各大机关单位工厂学校都办有自己的幼儿园。这些幼儿园，绝不存在“赚钱”问题，绝不存在“市场决定资源配置”问题。因此，除非特例，不会发生幼儿教师的欺侮虐童，只有服务得好或不太好的问题。但既然全盘私有化，将大中小学教育甚至幼儿抚育教育，都扔向市场，那么，私有化幼儿园老板的“资源配置”，它的利润，便是第一位的了！一方面幼儿园学费飞涨的天价，一方面幼教师资品质要求的压低，幼教教师工资的微薄和待遇尽可能地被压榨，便是不言而喻的了。“市场决定”路线下，具体政策官员不能约束他们，相反要站在资本一边，自己“解放思想”也鼓励老板们“解放思想”，甚至勾结资本获取利润多少的分沾。若约束了资本，无论在中央的路线或是右翼公知眼中，都是“政治不正确”，都是“薄熙来黑打”。在这样的资本压迫下，于是，一些品质低劣的幼教教师，便将被老板压榨的阶级愤恨，以各种方式发泄到她们手中的儿童身上，欺侮虐待他们，便是不难想象的了！但一旦恶性事件曝光，右翼公知们便又要占据社会主义的政治和道德高地，去问责中共；中共中央又要自己卸责，以社会主义的政治和道德要求，去问罪中下级政策执行干部们了。

或问，为什么那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幼稚园未必发生这类虐童事件？那因为，它们是发展了数百年的早已严格法制的国家，而中国当前则是最原始最野蛮再加特权官僚玩弄着从宪法到各类法律的“特色社会主义”实质资本主义国家。

其实只要深入想想，今日中国社会各类的社会恶性事件，都与这个既要“杀开血路”搞放纵的资本主义，又要提社会主义政治、道德要求的不可调和的矛盾有关。这才是当今中国社会一切矛盾所出自的基本矛盾。

老王很想在国内就各类典型事件，作一些具体的社会调查，以免肤浅片面。但至今黑名单在海关，有国回不得。只好将以上思索，初步提出，供网友们更深入的思考研判。

2017年12月4日

第十五篇 各色人物的思考和论辩

与思想界各方论者、历史人物之交流论辩

女人的裤子与国家的国防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2-05-11

老王2017年的按：那年，芳名“张钰”的女士，据说与导演脱裤子上了床却不能上戏，愤愤然不平揭发了演艺界有无数这类的艳事，号曰“女演员潜规则”。这风波很艳。老王看到卻别有用心，想到此事似与女人裤子风马牛不及的国家的国防。便写了这一篇《女人的裤子与国家的国防》。近来。影视界又闹《芳华》了，艳的背后藏了文革的争议。于是有网友提起了这篇，说今天还是蛮有现实意义的。故找出来大家再看看罢：

本来，女人的裤子就是女人的“国防”，深沟高垒。想要她撤防，把裤子脱下，似乎过去是很不容易的。《水浒传》里，王婆便向西门庆论述过这类事的难处和代价。

怎样才能不费什么力气就可以轻易脱下女人的裤子呢？这是个千年的难题。但现在，获得了充分创作自由的大导演、大作家、大画家、大.....们，他们想出了办法。很好的办法，英文叫“古德爱低儿”（good idea），就是在他们的“艺术创作”中，塑造出一个个前卫的女性正面模范形象。这些大导演、大作家、大画家们在现实生活中，怎样希望他们面前的女人能够轻易地脱下裤子，他们就把他们笔下美丽娇艳性感的女主角描绘得或导演得能够怎样的轻易脱下了裤子。他们告诉女人们，“这就是前卫”，“这才是时尚”。女人的手在裤带前稍有犹疑么？他们就训导你 ---

“什么时代了？还这么封建？这么僵化？思想还这么不开放？这么跟不上潮流？”

于是越来越多的女人们，就跟上潮流了。

大导演、大作家、大画家们先在他们虚幻的作品里，获得了想象的满足，改造了世界，然后自然也就优先地在他们现实的床上，获得了对一心向他们作品中的模范女人学习的女人的真实的满足。

有时，巾帼不让须眉。也会有张珏这样的比较精明的女人。她们想，“跟上潮流就跟上潮流罢，但我不相信那些大导演、大作家、大画家们说的，那是‘无私的奉献’，我看脱裤子应该是一种交换！”。她留了心计，摄下录像，于是便闹出了今天这样一大场“潜规则”风波。

女人的裤子风波尚事小，我由此想起另一种事大：

过去，一个国家的国防，想要毁坏它，逼它撤防，那也是很不容易的。你要跨过人家的国防，占领人家的国家，你就要准备战争，小大，大打，死多少人，流多少血，航空母舰轰，甚至原子弹炸。

怎样才能不费什么力气就可以轻易脱掉人家国家的“裤子”---国防呢？现在，也有了办法。就是用也许不到造一架兵舰的钱，设各种的“国际大奖”，去收买他国的“作家”、“导演”、“公共自由知识子”们，去制造出各种各样的“新思潮”来：“国家主权过时论”、“民族主义反动论”
、“人权高于主权论”、“民族自决普世价值论”“打仗死的都是小百姓论”、“投降合乎人性论”……。
总之，你想让人家的国家怎样自行的撤掉国防，娘化其民气，堕毁其士气，放弃抵抗，便于你的“进入”， 你就花钱让那国的“自由知识分子”去制作怎样的舆论，让这些舆论占据了他国话语霸权的地位，被推崇为“人性的觉醒”“时代的潮流”“思想的解放”。你有怀疑么？你就太“僵化”，太“OUT”，太不合时宜，太跟不上“时代的潮流”了。

这是危言耸听？不。欲破其防，先破其心。女人的裤子与国家的国防，看似风马牛不及，其实道理是一样的。

想到一点，信手写下。

2006年11月25日

问胡平“毛搞大跃进饿死了三千万人”问题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2-05-11

你基本说得对。关键在这“暴君”的作为，是出于无社会进步意义的个人淫乐还是自觉或不自觉肩负了历史的使命！

秦始皇筑长城、强制统一文字度量衡，当时一定是“暴政”，一定镇压了不少反对的“知识分子”，一定带来过千千万万，万万千千“孟姜女”丈夫的悲惨死亡。当时的孟姜男孟姜女们，一定对他恨之入骨，最终起义，推翻他。但历史向前推移百年、数百年，数千年后，人民会发现秦始皇是不自觉肩负了历史的使命：他统一了必须大一统治水（黄河、长江）的中华民族，奠定了这个民族生存繁衍的基本家园，和保卫了中华民族北疆的安全。

毛泽东同样。他继续了孙中山的理想和其未能完成的民族历史使命：将一个数百年落后积弱而在世界丛林法则下受尽列强欺侮瓜分的中国，以大跃进的步伐迅速赶上，成为一个富强的平等自立于列强的国家。毛泽东确实有无数“暴政”，他心急，如斯大林所形容，要鞭策催逼这个民族向前，但他确实是在自觉地肩负历史使命（这点与秦始皇不同）。他的“大跃进”口号，正是中国历史使命的强烈要求，完全符合中国人民近代的渴望和梦想，这才能振奋和迸发中国人民五十年代“天上没有玉皇，地上没有龙王。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喝令三山五岳开道...”那样巨大的建设热情和疯狂般的干劲。他的乌托邦错误，是摸索中国前进道路上的错误，代表着中国人民对自己发展模式的幼稚的认识阶段的错误，因此，是任何一个中国政治家那时执政都或重或轻，必然要经历的错误。只是螺杆这点说得对，发现或感觉了自己的错误，坚持不改，就是个人的问题了。而毛，明明庐山会议前已发现了刘少奇等第一线工作左的问题，打算纠偏，却因彭德怀的批评和党内外右派伺机进攻而恼怒，变本加厉，一不做二不休反更坚持了左倾政策几年，加重了灾难（但哪有“饿死几千万”这样事！这是党内右派后来勾结社会右派无限张大其事联合编造攻击毛的弥天谣言），这就是毛的个人罪错，是必须受到严厉批判的问题了。老王80年的《毛泽东与文化大革命》，就阐述了这个观点。

但无论在中国今后多年的政治沧桑中，毛的命运如何，历史向前推移百年、数百年，数千年后，老王坚信，毛的地位，必将是中国人民承认的历史伟人。不为其他，就因为他在这个世界的20世纪时，肩负了鞭策中华民族大跃进赶上西方的历史使命。无论他在这个过程中，曾犯下过多少错误，是不是“暴君”。要知道，当世的受到鞭策痛苦的人们，只记得“暴政”，因为疼痛及身，但他们终会整代的逝去，而年轻的人们，越来越遥远的后世的人们，则越来越不会记得当年人们的疼痛和“暴政”，只会记得他留下给民族今日享之不尽的历史遗产，和他肩负完成民族历史使命的伟大精神。今天的带着疼痛骂他的人，都会死去，毛留给后人的宝贵遗产，不会死去，后人会继承，且会永远记住他！秦始皇是如此，毛泽东更是如此。

2007年9月17日

略讨论毛泽东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2-05-11

你基本说得对。关键在这“暴君”的作为，是出于无社会进步意义的个人淫乐还是自觉或不自觉肩负了历史的使命！

秦始皇筑长城、强制统一文字度量衡，当时一定是“暴政”，一定镇压了不少反对的“知识分子”，一定带来过千千万万，万万千千“孟姜女”丈夫的悲惨死亡。当时的孟姜男孟姜女们，一定对他恨之入骨，最终起义，推翻他。但历史向前推移百年、数百年，数千年后，人民会发现秦始皇是不自觉肩负了历史的使命：他统一了必须大一统治水（黄河、长江）的中华民族，奠定了这个民族生存繁衍的基本家园，和保卫了中华民族北疆的安全。

毛泽东同样。他继续了孙中山的理想和其未能完成的民族历史使命：将一个数百年落后积弱而在世界丛林法则下受尽列强欺侮瓜分的中国，以大跃进的步伐迅速赶上，成为一个富强的平等自立于列强的国家。毛泽东确实有无数“暴政”，他心急，如斯大林所形容，要鞭策催逼这个民族向前，但他确实是在自觉地肩负历史使命（这点与秦始皇不同）。他的“大跃进”口号，正是中国历史使命的强烈要求，完全符合中国人民近代的渴望和梦想，这才能振奋和迸发中国人民五十年代“天上没有玉皇，地上没有龙王。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喝令三山五岳开道...”那样巨大的建设热情和疯狂般的干劲。他的乌托邦错误，是摸索中国前进道路上的错误，代表着中国人民对自己发展模式的幼稚的认识阶段的错误，因此，是任何一个中国政治家那时执政都或重或轻，必然要经历的错误。只是螺杆这点说得对，发现或感觉了自己的错误，坚持不改，就是个人的问题了。而毛，明明庐山会议前已发现了刘少奇等第一

线工作左的问题，打算纠偏，却因彭德怀的批评和党内外右派伺机进攻而恼怒，变本加厉，一不做二不休反更坚持了左倾政策几年，加重了灾难（但哪有“饿死几千万”这样事！这是党内右派后来勾结社会右派无限张大其事联合编造攻击毛的弥天谣言），这就是毛的个人罪错，是必须受到严厉批判的问题了。老王80年的《毛泽东与文化大革命》，就阐述了这个观点。

但无论在中国今后多年的政治沧桑中，毛的命运如何，历史向前推移百年、数百年，数千年后，老王坚信，毛的地位，必将是中国人民承认的历史伟人。不为其他，就因为他在这个世界的20世纪时，肩负了鞭策中华民族大跃进赶上西方的历史使命。无论他在这个过程中，曾犯下过多少错误，是不是“暴君”。要知道，当世的受到鞭策痛苦的人们，只记得“暴政”，因为疼痛及身，但他们终会整代的逝去，而年轻的人们，越来越遥远的后世的人们，则越来越不会记得当年人们的疼痛和“暴政”，只会记得他留下给民族今日享之不尽的历史遗产，和他肩负完成民族历史使命的伟大精神。今天的带着疼痛骂他的人，都会死去，毛留给后人的宝贵遗产，不会死去，后人会继承，且会永远记住他！秦始皇是如此，毛泽东更是如此。

2007年9月17日

爱国主义也像女人一样，一肏进去，一切立场都改变了。是这样吗？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2-05-11

陶杰凌锋吹捧李安的《色戒》，是是说女人一肏进去，一切立场都改变了。是这样吗？你爱什么国？爱国有什么用？都是虚的，---“爱国的情操，经不起色欲的考验，一夜高潮，就冲垮了救国锄奸的大计”。张爱玲说，要改变女人的心，男人必须“通过阴道”。李安陶杰凌锋和他的同貉撑台独，深谙此道，更发挥了张爱玲理论。通过《色戒》，他们暗示了台湾人为什么不再爱国，因为日本人早就“通过”了台湾人的“阴道”，早就“抽送”进了台湾人的“黑洞”。于是台湾人“在性爱中得到了快感，什么家仇国恨、锄奸诛恶的大计，通通可以放到一边”了。

都是这样的吗？也许吧？ 老王忽然领悟，曾反日割台的“台湾人”被日本人肏进去，就爱日本了，至今不断的爱。那么，就让共产党也肏它台湾一下吧，台湾就必爱共产党了。

2007-09-23

附陶杰 《色戒》几场情欲戏露了些什么底？

满城争论《色，戒》里的三场性爱戏，香港的观众，比较热衷观赏男主角梁朝伟暴露的性器官面积多少、露骨的动作长几秒，男女主角是不是“来真的”，在市场学上，这些话题有助于热炒票房。一个以四十年代上海沦陷时期为背景的故事，这一代中国人不感兴趣，在银幕上，如果梁朝伟的阳具能把一代中国观众抽送进中国现代史的黑洞，协助他们恢复这段时期的记忆，那么不仅男主角没有白白牺牲，而且编导还功德无量。如果只对片中的色欲场面有兴趣，不妨以此为缺口，深入探究编导想说什么。

故事讲女主角王佳芝，在大学话剧团跟一批爱国学生一起，立志暗杀上海汪政府的特工头目易先生。女主角奉命深入虎穴，当易先生的情妇。第一场性爱戏，由于王佳芝没有性经验，由一位曾经嫖妓的男同学代劳。这场戏女主角的经验是冷漠，把自己的初夜成为国家民族的祭品。

第二场性爱戏：王佳芝勾引了易先生，干柴烈火。这个特务头子一搞缠上手，没想到却施以暴力的性虐待。因为当年的上海，太平洋战争已经爆发，美国参战，汪政府自知朝不保夕，其政府要员，在夹缝中惶惶不可终日。易先生把一腔焦虑和压抑，化为床上的暴力，这场戏，男主角自后进袭，如“龟□”之态，女主角措手不及，对于性的经验是厌恶。

第三场性爱戏，男女交欢，王佳芝抱膝蜷身子，易先生正俯而深探之，成“猿搏”之姿，由于角度刁钻，王佳芝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潮。《色戒》的情欲场面，就此开展一场性心理的辩论：女人在性爱中得到了快感，什么家仇国恨、锄奸诛恶的大计，通通可以放到一边。因为任务在身，才与易先生欢好的，是性高潮令王佳芝爱上了易先生，而不是对易先生的爱而产生性高潮。此一意识，在张爱玲的原作中隐藏至深，表达得很隐晦，导演李安把张爱玲的性心理刻划出来了。

《色，戒》的海外版，一刀不剪，原装推出，三场性爱戏，亮点正在于此。法国人喜欢享乐，法国的观众，必能看得会心微笑，中国的观众，自陷于道德的深渊。只怕不但看不出名堂，许多“道德塔利班”分子，难免愤怒吼叫

。然而这不是一般的“四级”镜头：三场性爱戏，有如阳关三□，三道门槛，女主角跨过每一道，心境随之一变，走上一条自毁的不归之路，爱国的情操，经不起色欲的考验，一夜高潮，就冲垮了救国锄奸的大计，《色，戒》表达的就是此一人性的讽刺。

“色”不但是色欲，还有大千世界的千般色相，包括易先生送她的粉红钻石。“戒”不但是戒律，还有“汉奸”情郎用粉红钻石嵌造的一只戒指。小说这个题目，语妙双关，只有张爱玲的幽魂附体，方有如此神来的画面。凡女人从政，都要面对《色，戒》的两难。女人是感性的动物，对人事的判断，鲜有“对错”之分，多凭“喜欢”或“不喜欢”作别。慈禧太后喜欢李莲英，不因为李莲英的“政见”，只因为这位老太监侍候梳头的功夫好。慈禧太后厌恶康有为和梁??超，他们口讲的一套治国道理，她一句也听不进去。当年戊戌维新之所以失败，谭嗣同与其劝诱袁世凯杀荣禄，硬桥硬马地政变，不如把李莲英争取到自己这一边，让李莲英一面给太后按摩，一面在耳边细说变法的好处。然而一来清朝严禁太监干政，二来康梁等一介读书人，看不起李莲英这等奴才，只有走光绪路线，“六君子”对性心理的无知，落得个鱼死网破的悲剧结局。

中国人的脑海中有太多禁忌。“存天理，灭人欲”，像《断背山》之解放同性恋，看了固然摇头，如《色，戒》之为女性的性自主权请命平反，也一样绷□一张脸孔，拍桌子不许。张爱玲当年写了这篇小说，遭保钓分子留美小说家痛批为“歌颂汉奸”，张爱玲女士罕有地反击，指小说家有刻划人性弱点的自由，不必凡写到抗日战争必握拳喊口号。刻划这个时代，不可以只准出产《黄河大合唱》之类的“主旋律”。人人都“文以载道”，这样的社会精神生活有何创意和情趣？

《色，戒》的性爱戏，一对男女主角翘屁股露毛的缠绵得一片火热，露骨之中，别有含蓄的大义，不由得令人对张爱玲和李安这对百年中国热爱自由的创作人致敬。

民族主义也是个好东西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2-05-11

民主主义是好东西。民族主义呢？也是个好东西呀！

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民族、民权、民生，第一个主义就是“民族主义”，怎么不是好东西？为什么国内外的“精英”们要那样的敌视民族主义，要竭尽力气从历史和现在，去侮蔑它，诋毁它，妖魔化它呢？

极端民族主义不好，是个坏东西。因为它障碍了中国走向世界，拥抱现代世界文明，但正当的民族主义，却是个万不可缺的好东西，因为它支持中国人民站起来，无论经济、政治、文化，都以坚强的自信武装自己的精神，而求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那么，“极端民族主义”和“正当民族主义”怎样区分？孙中山先生有一段著名的话。

他说：“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

这里，“平等待我”四个字，我认为便是“极端民族主义”与“正当民族主义”的根本分际。人以平等待我，我以平等敬之；人不以平等待我，甚或侵略我，压迫我，侮辱我，我以抵抗对应之。有理有节。这就是中华民族最正当，最正义的民族主义。若人并没有侵略我，压迫我，侮辱我，我无故傲慢他国、他民族，或出于自卑的阴暗心理敌视他民族，无理将本国的狭隘利益凌驾他国利益之上，这才是要不得的“极端民族主义”。

用这个标准来衡量一下这次席卷海内外的中国国人民反藏独护圣火爱国民族主义运动，它是正当的正义的民族主义，还是“极端民主主义”？

今年三月以来，是海内外的中国人无理挑衅西方列强，冒犯它们，侮辱了它们吗？不。恰恰相反，是顽固偏见的西方列强，在某些势力的唆使下，首先无理向中国发难，企图以北京奥运为“人质”，借助预谋的西藏暴乱，纵容暴力干扰和侮辱奥运火炬传递，公然支持分裂中国势力，这就冒犯了中国人民的主权利益和尊严，引起了中国人民普遍的愤怒。他们发动起来，组织起声势浩大的坚决抵抗运动，回击了对中国人民的冒犯，使西方列强和他们的仆从舆论工具意识到中国人民不可轻侮，认识到中国海内外各界华人可以不喜欢共产党，但在维护中华民族国家主权利益上，是完全可以与共产党站在一条战线上的。

这场运动，不是什么“极端民族主义”。它是最正当最正义的中华民族主义。是西方列强的极端反华主义，引起的现代中国人民正义的反抗。只要西方列强发现了自己的错误，愿意修正自己的错误，改变极端反华辱华行为，站在“平等待我”的立场帮助中国，理解中国，因而采取恰当方式批评中国政府（这次布什政府应该说就相对的有分寸

），今日海内外中国人民的主流，决不会敌视西方，不会有任何的所谓“反西方”，更不必说几十万的海外青年留学生了。

现在海内外的自由派“精英”们却在极力地攻击这场爱国民族民主运动，把它歪曲为反西方运动。自80年代《河殇》以来，侮蔑、抹黑、妖魔化民族主义，并成功地负面化了民族主义，成了精英们的职业。不彻底负面化民族主义，精英们代理西方列强对中国利益，就难以使自己获得合法性，就难以克服包括自己在内的心理残存的最后一丝良心。

按照精英们的说法，这场爱国民族民主运动是被煽动的“民族主义”。那么，海内外华人不被“煽动”又该如何呢？难道眼睁睁看西方列强趁西藏暴乱，纵容暴力抢夺和侮辱奥运火炬传递，鼓动分裂中国，冷冰冰旁观而无动于衷，不敢对西方老爷说个“不”字，才是本分应该的么？西方奥运火炬辱华事件发生，海外华人留学生尚未动员之时，精英们不是已经大声欢呼，说是中国人民都支持西方的辱华行径么？人民一动员，不合你们的期盼，你们就开骂。怎么你们只许自己的极端反华主义，却要抹黑和侮蔑海内外中国人的正当正义民族主义呢？骂“义和团”？义和团是中国人民蒙昧时期反抗帝国主义侵略欺侮的初级抵抗。不错，它带有很大的消极面和野蛮面。但是任何成年人都有他的儿童蒙昧时代，任何成熟的运动都有它早期的粗糙原始的非理性阶段。义和团的主流，则代表着中华民族在帝国主义侵略面前的不屈不挠的反抗精神。骂义和团，骂今天的爱国民族民主运动，从历史否定到现在，将“民族主义”妖魔化负面化，这一切，无非是精英们对中国人民实行精神缴械，要去除中国人民精神的武装罢了。还有“民族主义是双刃剑”，唠叨不休。老王说过，双刃剑？有哪两个刃？一个刃向外，是对着帝国主义的。一个刃向内，是对着政府的。如果政府对帝国主义的欺侮软弱，不敢抵抗而卖国，人民就打倒它。这个刃有什么不好？五四运动使用的，就是这个双刃剑。精英用“民族主义是双刃剑”天天吓唬中共政府，天天盼着中共政府出手

去镇压“民族主义”的人民爱国运动，说穿了，无非是想拉着中共政府入他们的伙，去共同出卖中国的民族利益罢了。精英们明白，其实共产党内的右派，早就与他们是里外呼应的一伙了，因此需要“民族主义双刃剑”的提醒。虽然右派专政了，精英们未必就会特赦这些共产党右派。精英们口里的“人权”，无非如此。

人们常说，“台湾比大陆更好地保存了中国传统文化”。深究一下，为什么呢？因为三民主义，因为三民主义的第一主义：中华民族主义。台湾中华民国蓝色的知识分子，无论老少，几乎都是具有强烈爱国主义精神的中华民族主义者，没有断层，这点与大陆很不相同。而大陆知识分子，特别是80年代前后登场的“精英”，却几乎是整一代的反民族主义反爱国主义的“普世民主”国际主义者。他们似乎是共产党的叛逆，实际上，本身就是共产党右派80年代抛弃了社会主义而又没有民族主义填空的混乱时期统治路线的产儿。

中华民族主义推动下，70年代爱国保钓运动在波士顿孕育了今天的马英九，我们坚信，经过了今天几乎是一场“世界战争”的风云汹涌的反藏独保奥运爱国民族民主运动，从伦敦、温哥华、渥太华、巴黎、旧金山、堪培拉、长野、汉城…漫长战线的“80后”青年留学生中，一定能产生出杰出和优秀过马英九百倍的未来民主中国的“马英九”来！

2008年5月10日

驳胡平“中国特色爱国论”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2-05-11

胡平，你的意思是，要爱国，就处处爱，什么都爱。不然就不要爱。是吗？

为什么人家不可以高兴这里爱，就这里爱，不高兴那里爱，就不那里爱呢？为什么人家就不可以“党要我爱就爱，党不要我爱就不爱”呢？这难道不都是人家的自由权利吗？凭什么人家说爱国了，就非得处处要人家爱呢？凭什么人家说爱国了，就“胡平要我爱就爱，胡平不要我爱就不爱”呢？

胡平，你只能指出人家，在他爱国的那个地方爱错了，或党要他爱国的那个地方爱错了。

你无权指责人家，在你认为也应该爱国的地方，人家不去爱。

你可以批评人家爱国不彻底，但凭什么你要求人家爱国就非得彻底呢？人家爱国不愿彻底不行吗？你胡平为什么不作出一个“彻底爱国”的榜样出来，给人家示范示范呢？

如果你胡平们承认你们是不爱国的，甚至是卖国的，害国的，你们有什么资格批评人家爱国不彻底呢？不彻底爱国，也总比卖国、害国好吧？

如果你胡平们认为你们才真是爱国的，彻底的，比愤青们爱国的，你怎么不作出一个怎样彻底爱国的榜样给我们看看呢？

胡平你骂愤青“中国特色的爱国”，为什么你不看看你们的“中国特色的民运”又是怎样爱国的呢？难道不同样是“西方（或台独）金主要我们爱就爱，不要我们爱就不爱”么？

中国的台湾主权你们爱了吗？

中国的钓鱼岛主权你们爱了吗？

中国的西藏主权，新疆主权你们爱了吗？

中国驻南大使馆的主权和人员生命你们爱了吗？

你们这些通通不爱，只好像很爱西伯利亚的历史主权，很爱蒙古的历史主权，也可以。但你们不是同样的选择性的“爱国”吗？胡平你不同样逃不出胡平讽刺的“中国特色的爱国”吗？

决不是说，因为胡平“民运”们，实质也不过是“中国特色的爱国”，所以，愤青们的“中国特色的爱国”就好，就对，就应该向胡平们学，

不！老王的意思是：

1、尊重愤青们和一切人们爱国不彻底的权利。他在哪里爱国，在哪里不出来爱国，随他们志愿；

2、希望他们彻底爱国，在一切应该爱国的地方，都出来爱。不必看党的眼色。但不勉强，我们自己可以作出彻底爱国的榜样来，但尊重人家学不学我的权利。

但胡平及胡平们的意思是：愤青们，既然你爱国不彻底，就不要爱国，与我们一起，卖国、害国罢。

2008年6月

对三峡大坝：不必兴风作浪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2-05-11

1、三峡大坝利弊如何，绝无必要政治化。李鹏64杀人是坏的，一定要反对，李鹏坚持三峡大坝若是好的，就一定要支持。现在有人总变着法要把它政治化，企图把它作为石头打共产党。这使得三峡大坝的真实利弊，反倒很难判断。这也是民主的坏处，民主之下，党派的夺权利益总是会高于人民总体利益。为打倒政敌自己上台，为反对而反对，完全不顾某件事是否真对人民有好处，煽起舆论胡搅，真真假假，谣言加恐吓，使人民无所适从，国家昏头昏脑，这正是“民主”的极大坏处之一（当然，这里不是说专制就好。也许专制更坏）。也因为如此，今天反共右派指责三峡大坝的一切，都不能轻易相信。

2、从猿人把石头磨砺作为工具开始，人类改造自然，使自然为人类所用的每一步，自然都是要“报复”人类的，即把某些“弊”加给人类的。因为这“弊”，人类就不要进步了？就不要改造自然了？“为了尽早开始恢复被破坏的环境，”就今天继续吃水果住山洞了？就要把汽车、飞机、一切工厂特别是化工厂全拆掉了？甚至以利润刺激不停地鞭策人类掠夺自然资源扩大再生产的资本主义制度也废掉了？其实，无非是看两条，一是利大还是弊大？二是即便今天弊大，但长远来看利大还是弊大？要真弊大于利，另论，要是今天和长远都利大于弊，就坚决继续前进，在前进中解决新出现的问题，将自然界的报复（弊）本身转化为有利人类再进步再进取的动力。人类就是这样前进的，非要倒退拆坝才是办法？若如此，三峡大坝出点原来就估计到的问题，或者会严重些（或某些根本就不是大坝产生的问题），有什么大惊小怪？无非是右派要政治挂帅，“阶级斗争为纲”，借此兴风作浪罢了。

3、不搞大型水电工程，电力怎么办？三峡电力已经覆盖了中国多大范围？拆了三峡大坝，今天已经用上三峡电的地区，一片漆黑，怎么办？反正贝女士们不黑就行？今天“拆坝”喊得高兴。明天再来叫苦连天？那么核电？日本危机就在眼前，不是一样反核电声浪连天？核电不是更危险？核电不能搞，水电要拆掉，大家就去睡觉吧，一直睡到绝对安全的绝对有利无弊的大规模发电技术发明之后。

2011-05-23

中共不会翻船的了,不必有杞人之忧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2-05-11

（黄）纪苏先生：

我的看法是，中共不会翻船的了。不必有杞人之忧。自江泽民划中国历史地将中国的最高权力，按最初步的制度和平移交给胡锦涛开始，而且将制度维持下去，而且必将改良下去，中共就不会再翻船了。中国今后一切的可能的混乱（除非发生大的对外战争），都只是这船上的民主制度，在各种力量的斗争博弈中，逐步的扩大、完善罢了。

中共，甚至一般共产党“翻船”的唯一最可能的阶段，是它的权力还高度集中在一个威权人物手里的阶段，他它控制着共产党统治的全部机器，全党全国唯他之命是从。而这个阶段，中共已经离它远去，而且越来越远去了。利益和党内派系已经分化。人们对这些派系的斗争忧心忡忡，以为它会导致天下大乱而“翻船”，他们不知道恰恰相反，正是这些派系的斗争，虽导致了船左右颠簸，却绝不会翻船。因为这“船”，已经不是某一个人的，而越来越是全船各派系大家的了！

社会民主主义很好。我们都乐意宣传发展它。其实，中国（中共）的各派系只要在现在法统的船上斗争博弈的日趋合法化，制度化，你叫它什么主义，它他实际都是社会民主主义了。

XZ

2011/7/15

评马勇《晚清“太子党”——从改革先锋到反革命》文章精到和俗论的所在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2-05-11

这篇文章精到所在，是它认识到和罗列出了晚清皇贵族在君主立宪活动中，坚持自己阶级利益的合理性。

文章说：

“（皇贵族）在新政—预备立宪这一系列政治改革运动中始终走在前列，是晚清政治改革的主力。如果没有他们的呼吁、推动，没有他们那样近距离影响最高统治层，晚清的政治变革当然也会发生，但肯定不是已经发生的这个样子。”

“满洲贵族这个特殊的群体在政治上的影响力随着这场政治变革在上升。”

“载沣出使德国其实也有提升皇族成员世俗政治地位以推动政治发展的意思。”

“他们（皇族太子党）可能没有汉大臣在科举道路上一步一步爬行的艰辛，没有汉大臣的文史功底和才华，但是他们从小长在深宫大院，从小就在政治高层长者身边玩耍，经多见广，举止谈吐也颇有令人自叹弗如之处。所以他们在政治改革中大胆昌言，痛陈旧体制弊端，呼唤新体制，这些都是发自真诚，也确实都对政治发展作出相当重要贡献。”

“如果不是这些皇亲国戚开始觉悟，如果不是他们出面游说，预备立宪或许也会开始，但不可能这么顺利这样迅速。”

“可见，预备立宪不仅在推动力上，而且在后来实际运作中，皇族和那些满洲贵族高干子弟都起到了别人无法替代的重要作用。”

“但这些反对（立宪改革）声音恰恰不是来自皇族，而是来自汉人来自庶族。”而假如“当皇族成员出面反对时，谁最有力量出面反击或劝阻呢？当然是皇族自身。”

“大清国就是这些皇族和贵族一起打下来的，现在改革了，要君主立宪了，原本就是要让大清国更加好，凭什么要让他们这些达官显贵皇亲国戚退出政治。（注意！注意！马勇借古讽今最经典就是这句！--xz注）而且，既然在预备立宪时就要实现满汉平权，既然立宪了除了皇室，再也不存在什么皇亲国戚皇族贵族，那么他们这些政治舞台上已经站了位子的人为什么不能一如既往继续站下去？至少这是一个既成事实，何况在过去几年时间里，他们这些皇族贵族在预备立宪运动中也是中流砥柱改革先锋呢？”

“立宪国家的政治改革，是泯灭一切种族身份，所有种族一律平等，所有出身都不再区分贵贱。汉人可以出任内阁总理大臣，满洲人乃至满洲贵族也同样可以出任内阁总理大臣。立宪政治人无分贵贱，是对所有人而言，那么为什么要限制皇族成员出任政府要职呢？更何况，从当时实际情况看，这几个出身皇族的内阁成员，也并不是五谷不分的草包饭桶吧？他们毕竟在过去几年预备立宪运动中冲锋陷阵，做了不少事情。”

“立宪政治就是要逐步削弱乃至剥夺皇帝的绝对威权，如果上来就这样做，又有多少可能呢？所以说，皇族内阁的出现，在当年中国是个不得已的“赎买政策”，既然先前那么多年都容忍了皇族成员对现实政治的干预、介入，现在又有什么不可以呢？”

好，马勇罗列了这些。相当精彩了。

但为什么晚清皇贵族在君主立宪活动中，坚持自己的阶级利益，有如此多的合理性和社会必要性，晚清皇贵族最终还是失败，大清朝终究还是被革命覆灭了呢？

马勇看到了一个极其重要的关节点。他说：

“然而到了1908年之后，光绪帝不在了，强势的皇太后也不在了，强势的权力中心被弱势的摄政王监国载沣和隆裕皇太后组合所取代”。

但他没有在这个力量变化点上深究发挥下去，而是一刹那又转化为俗论：因为晚清皇贵族太顽固，不肯向汉人势力分权，所以，这个也起来闹，那个也起来闹，朝廷“顶不住了”，最后完蛋了。

老王早就不这么看。老王早就发现，而且一再写文章指出过，若不是晚清剩下了龙椅上的孤儿寡妇和优柔寡断的摄政王载沣（也临阵逃跑了），大清中枢仍掌控在强势的慈禧太后和恭亲王奕䜣集团手里，什么“这个那个”，那就只有服服帖帖的袁世凯，哪能有反骨的袁世凯，遑论什么张绍曾、段祺瑞！又哪能有南方叛乱党人的“革命成功”！充分照顾了发起积极改良的晚清皇贵族在君主立宪改良中的阶级利益的“皇族内阁”，必能推行无大碍。

这是政治斗争中各政治力量投入较量的力量对比状态决定的，而不是什么人们顽不顽固，决定的！

马勇也能看到和指出““大清国就是这些皇族和贵族一起打下来的，现在改革了，要君主立宪了，原本就是要让大清国更加好，凭什么要让他们这些达官显贵皇亲国戚退出政治”？既然如此，改革对大清就有一个底线，“皇族内阁”，可以说已经是这个底线，它可以是今后向非皇族内阁转变的开始。若慈禧老佛爷在，谁敢对这个“皇族内阁”说个“不”字？怎么现在就算“顽固”了呢？怎么大清丢了天下，就说因为是“顽固”了呢？

我们知道，任何原统治势力，即保守的权力既得势力与新兴的权力要求势力，在某种社会危机条件下共同启动的政治改革，新兴的权力要求势力在阶级欲求的内冲动下，必然是诛求无已，得寸进尺，没有理想的止境的，因此在他们眼里，保守的权力既得势力在他们的每一步进逼面前，永远是“顽固”的，永远不会有理想的“开明”境界的。假若历史能够向后来的人们显示了这样危机条件下的某次改革，竟然有了一个这两种势力都能接受的“理想”止步点，获得改革成功，开启了后来，那一定是那个社会危机条件下，双方力量对比的相对平衡点！与顽不顽固无关。晚清王朝的悲剧，恰是它已经虚弱到这个地步，无论它怎样后退，无论它怎样连“君主立宪，原本就是要让大清国更加好，凭什么要让他们这些达官显贵皇亲国戚退出政治？”这样的“改革”极限已经不能顾了，还是不能逃脱新兴权力要求势力对它“顽固”的指责，直到把它覆灭，无他，是因为除了覆灭，晚清的孤儿寡妇和公子哥们，已经完全没有了这个力量的平衡点了！

这篇文章，无论是作者马勇还是看客，心领神会的，无非是借古讽今。老王也不妨附庸风雅一番：

今日“中共朝”的“皇贵族”，哪怕都赞成了“党主立宪”，他们也都有与马勇上述所列几乎一样的维护自己阶级利益的合理理由和社会必要性（马勇本来就是为今天的中共皇族太子党开列理由的）。

那么，他们会不会因为“顽固”，而最终被徐水良们的“革命”推翻，或被焦国标们带路的美国大兵们覆灭呢？

不会！这是老王的判断。

因为中共朝的中枢皇权，根本，也从来不可能有任何机会落到孤伶伶的孤儿寡妇手里。只能落在某个寡头领袖小集团手里。而这样的寡头小集团，无论相对如何弱势，对社会控制，仍是强势。事实上，“团派”胡锦涛集团已经是中共最弱势最没有作为的集团。今后的中共寡头集团，只可能比胡锦涛集团更强势（理由这里不分析了）。

更重要的，满清皇贵族对汉族势力，真是极少数。一旦中枢弱势，毫无反抗汉族势力的力量。而中共朝的“太祖”毛泽东，是中国的农民皇帝，甚至是中国农民加一切基层弱势阶级的皇帝，因此是中国绝对大多数人群的皇帝。毛泽东是他们的“救星”，已经成为了他们根深蒂固的观念。因此，无论今日的中共多么资本化和腐败，支持基层工农民众反抗的最有力精神武器，还是“毛泽东”，无数民变抗议的是“违背了毛泽东”的今日中共，，而不是要推翻中共皇朝本身。

自由派空想家一天到晚讲的是普世“理念”，政治家理念之外，首先着眼的是政治斗争力量对比的现状和趋势。把自己与整个的中共集团相敌对，甚至与中共集团历史传统代表的今天对它还抱有深刻迷信的社会力量相敌对，要取消和剥夺他们的一切权利和利益，能有一丝取胜的可能吗？

正出于此，老王认定，今日在中国想上演本来就是国民党共产党辛亥后联合宣传出来的：“满清顽固，所以革命就起来，就被推翻了”的旧戏，是空想主义的，是行不通的。能通过努力行得通的，只能是全面妥协照顾了包括中共朝法统和权贵阶级利益及最广大民众利益的社会民主主义，将它与今日中共改革派皇族“太子党”主张的照顾了中共革命传统的“新新民主主义”接轨起来，充分调动马勇借古讽今罗列的中共改革派皇族“太子党”的一切政治优势（承认他们的理由），才可能积聚中国社会上层下层最广大的力量，现实地将中国的宪政改革，启动起来，推向前进。

2011年11月13日

中国共产党“平民阶级党”与“富贵阶级党”的分化
----哥伦比亚大学与黎安友教授（ANDREW J.NATHAN）的交谈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2-05-11

现在中国政治的特点是，左右翼两边都公开反对中共中央了。右翼一直在反对中共不能全盘私有化全盘资本主义化；左翼则反对中共全盘私有化和全盘资本主义化，甚至权贵资本主义化。左翼过去其实也一直反对，但1976年政变左派被专政后，左翼的批评意见就一直被邓小平的“不争论”压制着。邓的“不争论”，实际是不许左翼争论，右翼意见，只要不太出格，还在体制内发出，邓和他的继承人30余年是放手给他们自由发挥的空间的，也就是30余年右翼在中国占据着所谓“话语霸权”。实际这就是毛在文革时指出的“右派专政”。

右派专政下，89民众运动，自然右翼思潮占据主导地位，有些太激进了。邓小平认为“出格”了，开出军队，打了右翼一棒子。于是激进右翼造反突出了体制，开始形成了体制外从右边反对共产党专制的海内外“民运”。被邓整肃的赵紫阳成了他们的精神领袖。但左翼批评，仍然被压制着，几乎没有声音。这样，右翼的全盘私有化和全盘资本主义化意见，就长期以代表全民的民意出现，他们自己也很有信心他们要求的“人权”，是中国各阶级普世的人权。但今年3月的“倒薄”，中国历史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激进左翼反对“倒薄”，认为“重庆路线”是当前救党救国的正确路线，认为红色的中国“唱红打黑”居然成了罪状，这性质就是一场“反革命政变”。既然中央已经是“反革命”了，他们也就不再甘于俯首接受“中央”的压制宰割了，中央权威比邓也大为削弱了，也无法绝对压制他们了，于是以“反倒薄”为转折，继89右翼突破体制成为公开反对派后，今天激进左翼也开始造反突破体制成为中共中央的公开反对派了，开始从左边来反对中共中央的专制体制了。被胡温整肃的薄熙来成了他们的精神领袖。

左右翼各自都公开了自己的政治诉求，形成了各自力量，又各自有了自己的旗帜和精神领袖。这就是中国今天政治形势的特点。从此，右翼就不能以“代表全民的民意”出现了，他们也无法再将自己的“人权”打扮成“中国各阶级普世的人权”了。右翼“人权精英”们在薄熙来案人权维护上极其恶劣的“反人权”表现，戳穿了他们自己“普世”的虚伪。他们今后只能与左翼一样，直截了当地提出自己所实际代表的那些社会群体的利益，来进行政治博弈了。中国政治的多元民主化，就必将在这党内外左右两翼的政治博弈中形成。

（黎教授问：“谁是改革派呢？”）

谁是“改革派”吗？左右两翼的领袖及其运动，只要实际体现着中国政治多元的趋势，便都是“改革派”。中国的改革不会再是幻想的中国出个“戈尔巴”有了个“新思维”，想好一个“改革方案”自上而下来强制推行的了。这种“改革”，它的前提是中国还有政治强人和他手中高度集权的共产党专制机器还能完好运转。现在的中国，这个条件已经不存在了。中国改革的动力，就在中共内部阶级利益矛盾的分化。内因是它决定的因素。我曾多次写文章谈到，我们看看美国。今日美国多党政治，也不是华盛顿革命党人当初就按照一种主观的“改革方案”去按图实施出来的。“国父”们当初建国根本就没有多党政治的怪想法，相反，不仅华盛顿，甚至杰佛逊都是不赞成政党政治的。华盛顿革命集团把“反动派”赶回英国和加拿大，没收了他们的土地财产后，就在费城一党立宪，一党专政。后来怎么搞起政党呢？是华盛顿革命党内所代表的社会不同利益集团的分化。为了联邦征税的权利，华盛顿，汉密尔顿一派坚持加强中央政府，杰佛逊，麦迪逊则维护州权。自然还有许多深层矛盾。州权派老是斗不过联邦派。这样，原来不赞成搞党的杰佛逊发现没有朋党，很难有力量选举取胜赢得总统大位，便开始搞PARTY，组党了。杰佛逊依靠搞党终于夺得政权后，又设计除掉了劲敌汉米尔顿，彻底瓦解了联邦派，才终于巩固了他的州权党达到几十年的极盛。掌权几十年的州权党失去了联邦派的制约走向极端，为保存奴隶制竟要瓦解美国，引来了林肯平叛的南北战争，联邦派的党共和党诞生了，胜利了，这才最终发展为今天我们看到的美国民主、共和两党制。总之，美国的两党不是华盛顿主观人为地“搞民主”将它的革命集团分为两党，而是在内部的利益分化斗争中演变形成的。中国共产党两派两党的分化演变，也必定要走这条路。有人说，中国共产党与华盛顿的革命党不同，它的意识形态不会允许这个党的两派两党的分化。这是把意识形态看得太重了。共产党一元化的意识形态是由一元化的经济条件决定的。当中国的经济条件已经多元化，甚至全面资本主义化后，中国共产党的多元分化，也就逃不脱一切基础于资本主义经济条件的政党分化演变的规律了！如果共产党的原教旨意识形态如何，共产党就能“不允许”如何，也就连邓小平白猫黑猫的“改开”也没有了！

（黎教授问：那么中共会分化为怎样的两党呢？“腐败党”和“不腐败党”？）

中共会分化为“平民阶级党”和“富贵阶级党”。

中共的革命战争实质是农民战争。如果不是共产党号称自己是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的党，它革命胜利得了“天下”，也就是不但得到国家政权还得到了“天下”全部国有财富和敌对阶级财富之后，他们将理所当然地占有这些财富。毛泽东便是刘邦朱元璋式的皇帝，各级跟随毛泽东打天下的将帅士兵将论功行赏，分得财富成为大小新有产者。你不服可以再革命，却不能说什么。但问题在，辛亥后，理论上已经“天下为公”，共产党更号称自己是社会主义的新阶级无产阶级的政党。它就只能在“走社会主义道路只能由共产党领导”的理由下，仅将国家政权占为党有（“党天下”），理论上和法律上，则无法将国有财富特别是生产资料在所有权上，据为自毛泽东到各级将帅士兵私有，而只能宣布为“社会主义公有”或“全民所有”、“集体所有”，并以宪法宣称其“神圣不可侵犯”。

因此，毛泽东时代，各个时期，无论也存在怎样的腐败，它只能是各级官员对社会消费资料的“多吃多占”，而不能私人占有任何资本。只要不能占有社会运转中增值的资本，特别是权力护佑下恶性增值的大资本，“腐败”就是有限的，而后者的腐败，则是无限的，剧烈扩张的。所谓“毛泽东时代有没有腐败？”准确地说，“毛泽东时代没有官员占有资本的腐败”。

共产党垄断国家权力，也就是垄断国家财富支配权的制度下，你要么就决不能搞“私有化”，你鼓吹私有化，你要搞私有化，首先能私有化给谁？当然首先只能私有化给共产党，实际首先私有化给共产党各级掌握着国家财富支配权的顶层和上中层权贵及其家族。这是必定的规律。你既然信奉“自私是人的本性”，因此共产主义是不可能的，你又怎能期望掌握着国家财富支配权的权贵能一旦摈弃了共产主义教条的羁绊改行私有化，能将财富“公平”私有化给你？邓小平“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本意似乎是为农村和城市的“能人”先行致富松绑，但他却符合规律地很“人性”地由自家的家族带头，为共产党顶层上层权贵在私有化下，大肆瓜分，将国有财富特别是大公司资本首先私有化给自己的家族亲朋，打开了“合法””的大门。陈香梅指出，现在中国的腐化，是邓小平带的头。这种腐化，不是纯占有消费资料的腐化，而是占有权力资本和生产资本，在资本的不断扩张滚动中追求无限利润，盘剥榨取人民无限血汗的腐化。30年，共产党内一个富贵阶级已经形成，而且已经强大。江泽民提出“资本家入党”，其意义，不是吸收民间资本家入党，而是要求党章承认原来党的上层“无产者”，“先锋队员”们，在摇身变为富可敌国的大资产者后，仍然留在党内掌握国民生杀权力的合法性。毛泽东说：“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他是说早了。按马克思的定义，私人占有生产资料的资产阶级，“改开”后才真正的“就在共产党内”。

另一方面，共产党毕竟传统是个“无产阶级”政党，工农基层阶级，长期是它的支柱。无论右翼精英怎样不乐意承认这点，但这是事实。文革我们可以看到，甚至在毛泽东中央文革一再号召民众向共产党的各级组织造反的形势

下，大城市大工厂产业工人的“党团员、劳动模范、老工人，技术工人”总是以绝对的多数，自发站到了保党的“保守派”一边，构成“保党”队伍的基本成分。造反派的社会基础，一般来说（它的领导人自然也会有真正的毛派），则是城市小资产阶级市民，失意的知识分子、职员干部、合同工人或历次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中吃过共产党亏的小业主们及其子女（解放军奉命“支左”，早就发现了这一点！）。这个社会基础，一般来说，正是今天右翼民运所得支持的社会基础。故右翼民主派今天骂文革造反派来“彻底否定文革”，真是毫无道理的！改开三十余年，共产党富贵阶级在“改革”的旗号下，自己私有了生产资料，却剥夺了工人阶级一切社会主义公有制下原来享有和保障的一切，新三座四座“大山”使他们不堪重负，他们的子女要作苦工、童工、妓女来谋取生存。但这个阶级，仍在8千万共产党员中，占据着最基本的构成成分。他们早与共产党的上层离心离德。遍地的工潮和民变总有他们带头。他们是共产党内的平民阶级。如果说共产党内富贵阶级今天的基本政治要求是“维稳”，共产党内平民阶级今天的基本政治要求则是“维权”。在共产党内两个阶级尖锐矛盾的“维权”“维稳”和“共同富裕”“少数人先富”的斗争中，必定将分化为“平民阶级党”和“富贵阶级党”。

（黎教授问：薄熙来不腐败吗？他能够领导“平民阶级党”？）

自共产党“改开”私有化以来，整个共产党权力上层阶级已经全阶级腐败。“覆巢之下岂有完卵”？贪占多少而已，有个民众尚能原谅的界限。哪怕个别的高级干部企图守住共产党人理念的底线，也管不住也不可能遏制其妻子子女兄弟姐妹叔伯家族在其整个阶级依傍权力的私有化浪潮中，争先恐后去参与瓜分和追逐财富。今天哪个家长能因为“我要守住某种理念”就能管得住谁？89运动反腐败口号开始就是朝着赵紫阳来的。赵紫阳家族子女，似乎是民众反腐败的首选对象。谁能料，正是赵紫阳成了89运动及其延续的精神领袖？同样可以问：“赵紫阳不腐败吗？”不在赵紫阳及其家族本身有否腐败，而在赵紫阳自己在社会阶级斗争中，迎合了哪些阶级的呼声，代表了哪些阶级的利益。共产党是“无产阶级党”，但创党和领导它的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周恩来们，谁是“无产阶级”？今天全国，首先是重庆的工农基层民众从薄熙来“唱红打黑”“共同富裕”，“民生第一”的独特施政中，看到薄的路线迎合了他们的呼声，较多代表了他们的利益，也事实为他们带来了利益，多少有了希望。因此支持薄熙来。“沛公入关，财物无所取，妇女无所幸，此其志不在小”。凡有志于大事业的人绝不可能是个贪钱的人。薄熙来在古老的共产党内，第一次向西方政治家学习，企图以政绩争取民意直接的支持获得竞争上升的机会，而不是听命于党的安排。这就极端危害和动摇了共产党正统统治的传统体制和规则，他就是最危险的叛逆者必须被权贵们除去。薄熙来，才是实践的真正的民主改革派，而不是口头的“改革派”。这次他若能在普遍民意党意的坚挺下，度过危难，党中央打他而终于不倒，划时代地第一次中国民意党意战胜了党中央，他就真把中国改革了，他的政治前途真的将从此有了新的开始，时势必造就他成为共产党内与“富贵阶级党”对垒的“平民阶级党”的领袖，而不必问其主观意愿当初是否。

担心薄熙来恢复毛的路线？薄崇敬毛主席，但他的路线完全是左派邓小平路线，即坚持改革开放，鼓励扶植公私多元经济，又警惕和反对严重两极分化，提倡“共同富裕”的路线。支持他的工农基层群众，也曾从改革开放的初期得到过好处，他们的绝大多数也不会赞成完全回复毛的路线。薄的政策不过是对30年极右倾的纠偏，是对过去无节制资本的节制。资本的本性是追逐最大的利润可以破坏一切而不是利国利民。“节制资本”甚至是孙中山的政策。当然，中国今天首要不是节制民间资本而是节制权贵买办资本。薄熙来的“打黑”，打的是“官黑勾结”，以保护民众利益和正当资本的运行。正因为如此，才得罪触怒了权贵。

事实上，哪怕薄真想完全回复毛的路线，也已经完全不可能。中国的社会经济条件已经全然改变。“专制的君王也不能向经济条件发号施令。”毛泽东的挫折和失败，归根结底，恰在他常试图向中国的经济条件发号施令。毛以革命绝对胜利者的压倒之势，可以没收地主的土地和国民党的官僚买办资产，甚至强制民间资产“公私合营”，实现“社会主义改造”，今天的薄或任何更强势的人物能够办得到吗？起毛泽东于水晶棺也是办不到的了！国民党蒋家也想土地改革，但只能败到台湾，才能实行，大陆为何不行？因为国民党与地主阶级血肉相连。而今天共产党任何的强势人物强势集团也必定与共产党“富贵阶级”血肉相连（包括薄熙来），谁能下手？谁能有力量下手？除非平民阶级党再出一个“毛泽东”重上井冈山将暴力革命道路再走一遍。那是极左派网上泄愤的天方夜谭。有人说，富贵阶级党最担心他们私有化到了手中的财产。不必担心，只要过去30年的私有化方针本身已经不能被任何人宣告非法和清算，他们的的财产也就不能被任何人宣告非法和清算，甚至谈不上“大赦”。今后，必须要有节制私有化的政策，但新政策不能追诉既往。除非你是公然利用权力的受贿。

中国平民阶级党与富贵阶级党的斗争，将是中国未来最基本的两个阶级政党的斗争。现在的民运，其右翼将逐渐依附于富贵阶级党，或成长期漂泊边缘的泡沫，其左翼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只有与平民阶级党结合，才能获取成长的力量。

中国平民阶级党与富贵阶级党的斗争，最终决定的中国社会经济政治走向，只能是既有资本主义又有社会主义，既保护资本利益又保护劳动权利的社会民主主义。

2012年8月29日

于纽约哥伦比亚大学

黎安友是漢學家費正清的學生，而他本人也指導與影響了當代華人知識群体許多學者。

我们怎样打倒王岐山？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2-05-11

王岐山也要“反腐败”了。他是真要反腐败还是假要反腐败？

他要假反腐败，就会很安稳。没人会天天密室算计如何打倒他。

如果他要真反腐败，他就不安稳，他就必倒了。

我们看看，怎样打倒王岐山。

王岐山反腐败就必去打黑。黑与腐败，是一个连体。他就必是黑与腐败誓欲除去的敌人。若王岐山真敢打，打了赫赫权贵或与其有直接牵连有直接利益的黑与腐败，得罪了“巨室”，这巨室们的权势聚集起来压倒了王岐山，王岐山焉能不倒？

“王岐山自己坐得正就能不倒。”

我们假设王岐山自己以外，上上下下，内内外外，百分之百都“正”，权势们就不能捏个罪名，先把王岐山抓起来，“打倒”了人家，封了人家的口，剥夺了他一切合法权利，再慢慢“审查”（“彻底否定文革”哦！）？“审查”不出东西，就教唆王岐山打黑反腐的敌人“李庄”、“陈有西”、“贺卫方”、“文强”、“龚刚模”们单方面去制作谣言，大肆翻案，摇身一变成“受害者”，而听不到任何王岐山的申辩。还愁打不倒王岐山？再不行，就权势者官方直接制造伪证假案，还愁打不倒王岐山？

况，可怜得很，私有化“改开”以来，共产党全党资本化，官僚特权化，狂澜既倒之下，自昨天的胡温，今天的习李以降，谁敢说自己的现在和昨天没有过一点“不正”？没有过一点腐败？说了，谁敢相信？你就相信真反腐败的王岐山，他的敌人要打倒他，竟会找不出他身上的一点确有的“腐败”？

更可怜是，王岐山的内亲外戚就真能人人清白？即没有几百亿搜刮的财富，就没有十万百万的不明财产？王岐山就没有他的“谷开来”、“王立军”（先不说此二人是否假案）？若不幸有了，或干脆被王岐山的敌人引诱、陷害了，那么怎么办？王岐山能够不倒？再说一遍，王岐山若假反腐败，或合伙腐败没有敌人，则他出多少“谷开来”、“王立军”也一定不倒。温家宝、俞正声类便是。你权势的敌人那么多，则无论你三七二十一，“包庇”、“滥用职权”的罪名就加到了你王岐山的头上。甚至不说说王岐山究竟如何“包庇”，如何“滥用职权”。反正抓了你不得申辩，一切由着我说。你社会的支持者也都被封口。

我们就这样，一定能打倒王岐山。

据说，这就是右派自由派精英们支持叫好的“人权”、“民主”、“法制”！

结果呢？结果只能是官员们人人看在眼里，度量自己，虚晃两枪，明哲保身：“算了。打什么黑，反什么腐败！”高官我自作去，或干脆合伙大贪大腐去。黑社会给人民的痛苦？则由他去！全国家的腐烂？则由他去！（其实那正是右派自由派精英们最需要的）

2012年12月13日

既要革命，就不要抱怨反革命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2-05-11

共产党开始打击谣言了。有朋友说，这是共产党“又回到多少年前去了！”

但两者是不相同的。

“多少年前”最典型的一次追查“打击”的谣言，是四五前后的《总理遗嘱》。这个“谣言”中，对周总理的敬爱，对邓小平路线的支持和对“四人帮”极左路线的反对，确实典型代表了那个时代，从李一哲大字报到四五运动，到民主墙，直至89运动前期反对运动的特征：没有要求从根本上否定和推翻共产党，而是企图依据共产党统治下的宪法和法律，去争取实现和维护扩张人民合法的民主权利。因此，它是体制内的反对运动，用今天某种描述：“不把自己当外人”，更没有把共产党当敌人。对这样的反对运动，共产党当局却偏要把它视为敌人，视为“敌对势力”而一再镇压，直至军事镇压，是极端错误的，应该在民主法制的轨道上给予保护。不应该打击镇压。打击错了，就应该平反。人家没有敌对你，只是争取合法权利，你干什么要平白把人家打成“敌人”而镇压呢？对共产党这样的质问和抱怨就是站在理上的。四五是平反了，而“平反六四”，20余年一直是香港民主运动的口号。

今天“谣言”的特征是什么呢？是要从根本上全部彻底否定和污化共产党的革命历史和法统，甚至盘算先依靠谣言“带路”，争取西方“联军”的飞机炸到北京城，达到借外力推翻共产党的革命目的。造抗日英烈“狼牙山五壮士”的谣等，无非是为扫平“带路”心理障碍必先摧毁中国人的民族情怀总战略的一环罢。这样的不但对共产党“敌对”而且对中华民族“敌对”的势力，是不是如“多少年前”一样，是共产党平白无故将人“打成”的呢？不是！确实是今日反共右派们明白无误，一再地公开宣言的。他们不但自己公开宣言，而且不许传统的不以共产党为敌的（“无敌”的）那部分反对运动领袖人物存在，更不许他们与其争夺“民运”的领导中心和话语霸权地位。香港的“平反六四”口号和“爱国民主运动”口号，他们坚决否定。因此，当共产党再次错误地把“我们没有敌人”而仅仅是扩张自己的合法意见权利的刘晓波抓起来判重刑，甚至刘晓波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的国际声援下，反共革命派们也要坚决地围剿打击刘晓波。无他，就因为他主张“无敌”。

反共革命派有没有革命的权利？当然有。共产党有革命推翻国民党的权利，反共革命派怎么就会没有推翻共产党的权利？革命是天赋的人权。问题在，革命是天赋的人权，反革命就不是“天赋的人权”？上帝的设计会不平等？反革命一样是天赋人权！你既要革命，就不要抱怨人家反革命。因为权利平等，天经地义。

孙中山容共。共产党当年在国民党体制内，算一党之内的左派。国民党右派动手杀共产党（“清党”）了，共产党确实抱怨过一下，因为太没道理。但共产党一旦确定了革命的方针：“敌人手里拿着刀要杀我们，我们也要拿起刀来！”，上了山，下了决心要推翻国民党，从此也就不再埋怨国民党杀共产党，镇压共产党了，“他们从地上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看“谁战胜谁”吧。你看那时，共产党何曾年年开4.12周年纪念会，要求国民党“平反4.12”？上了天安门以后，这事就根本不必提了，反而呼吁与国民党“第三次合作”了。

反共右派既然那么的英勇豪气，容不得刘晓波等真主张“普世”的“无敌派”，下了推翻共产党的宣言书，决心用包括谣言在内的一切手段（甚至包括袒护声援边疆民族分裂的滥杀无辜恐怖活动手段）来革命推翻共产党，就应该学习一下当年共产党革命的气概，不必再埋怨共产党对你们的包括谣言在内的打击和镇压，因为你们有推翻共产党的革命权利，共产党也就有同等的对你们反革命的权利。都是天赋人权。老王一再劝你们，既要革命，就要虚心学习毛泽东，不要全盘否定毛泽东。毛泽东是成功革命家，他的革命三大法宝，你们不会用不能用也起码要懂（现在看“蒋公日记”，就比你们虚心）。右派总喜欢编造一些故事到网上，把毛泽东共产党的革命历史及无数献身牺牲的英雄说成是这个不是“真相”，那个不是“真相”，都是“欺骗”，只有信了你们的故事才是真相。但毛泽东共产党最后上了天安门莫非也不是“真相”？毛泽东总不能靠全部不是“真相”，全部是“欺骗”的历史，就能上了“真相”的天安门吧？

反共右派又想革命，又怕镇压，又不敢牺牲。听到共产党一些风吹草动，就大喊“又要抓阶级斗争了！”“又要打击敌对势力了！”“又要搞政治运动了！”“文革又回潮了！”但为什么人家不可以呢？当初共产党中央右翼方针占了上风，要求不再搞阶级斗争了，不再打击敌对势力了，不再搞政治运动了，彻底否定文革了，不正是因为那时包括你们在内，都纷纷向党表示效忠，都几乎人人要挖出心来给党看“多么红啊！”，整你们都是“冤假错案”啊，而骗取了胡耀邦们的相信（那时包括老王在内的一般人们也都信了），认定搞阶级斗争“扩大化”了，而一风吹平反的么？

你们想要共产党胡耀邦这种右翼方针继续地占上风，想要继续证实共产党过去“阶级斗争”方针的确实错误，就应该继续地表现出你们对共产党的“忠诚”才对（如丁玲、林希翎等），但你们反水了，今天纷纷表示“老子就是右派”，今天要革命推翻共产党了，又怎怨得共产党，首先是党内外左派醒悟过来，重新“又要抓阶级斗争了！”“又要打击敌对势力了！”“又要搞政治运动了！”“文革又回潮了！”呢？完全是你们自己的反水新方针带来的人家新的应激反应嘛。大惊小怪什么？

也许你们会想，革命是可以的，反革命是不可以的。推翻共产党是应该的，共产党保卫自己镇压我们则是不应该的。这是一种美妙的理想。但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真有这么好的事，你革命，人家不反革命，听信了你的花言巧语，拱手将天下让给你，这个国家就能安定？绝对安定不了，血腥的苦难必定在后头。一定果实的得到，必须要付出相应的劳动和牺牲，这是铁的自然规律。一时的特殊状况可能，就必定要有漫长的动荡历史去补课。辛亥革命那么容易？辛亥后至1949内战外战，实质就是对辛亥革命的补课。

所以，我们希望海内外右翼民运主流能够回归到刘晓波“无敌”主义的路线，与左翼一起寻求共识，开辟中国民主社会主义道路。但若反共右派一定要坚持革命推翻共产党立场，就希望他们认识到革命和反革命都是“天赋权利”的道理，也能“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不必再埋怨共产党打击你们的革命，镇压你们的革命。一惊一乍，什么习近平“几号几号文件讲话”，这是题中应有之义。莫非你们推翻共产党革命还指望共产党中央人物听任乃至鼓励串通你们革命？也许有，温家宝近似。但粱炊不长。一时的特殊总不是规律。

当然这里说得是右派。若不满“修正主义”党中央的左派也真决心革命了，同样地也要有“既要革命，就不要抱怨反革命”的思想准备。

2013年9月16日

王小宁不是带着着复仇主义的眼光去偏执地看世界，他的的了不起正在此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2-05-11

王小宁说：毛泽东是功高过亦大的伟大的政治家。

于是有人不解说：“但愿这个王小宁不是与
师涛同时受雅虎迫害的王小宁。不然，这个王小宁几年监狱白蹲了”。

老王告诉你：难道你们认为“坐了几年牢”，就应该带着复仇主义的眼光，去偏执地看世界而不是始终以独立的思索去实事求是地看世界吗？王小宁的了不起，正在此。

毛的伟大，在他开天辟地地顽强地以某种人类理想，企图在中国创造一个底层的劳动阶级作统治阶级的国家。他失败了。因为违背自然的经济政治规律：底层的劳动阶级是不可能，或不可能长久地作社会统治阶级的。能够稳定作社会统治阶级的，只能是那个社会经济文化所达到的条件下发生的富人阶级。为了强行实现他这违背社会规律的理想国家，毛必须且不惜高度地个人和党的集权，但这一来，又与他的理想本身发生了冲突。因为那个集权的党的官僚，革命胜利后，在社会经济规律下，本能地要利用权力将自己上升为富人阶级。毛，不仅要压迫旧富人统治阶级，还要发动新的革命打击压迫本来应是他的政治基础的党官僚新富人统治阶级。于是毛，就不仅为被他打倒的旧统治阶级及其社会基础（今日之社会反共右翼）所咬牙仇恨，一心报复，也为他自己的新富人党官僚阶级所害怕所忌恨（邓小平朱镕基温家宝们）。他怎能不失败？怎能不被新旧富人统治阶级及其基础和“精英”的反毛同盟在国际强势的富人统治世界的奥援下，千方百计地诋毁和污名化？

毛的失败（实际上，真还不算完全失败。另论），毕竟为人类留下了宝贵的经验财富：无论理想多么崇高伟大，要违背规律去强制实现它，会带来社会多么巨大的痛苦。因此，必须将理想和现实结合起来，要承认社会和国家只能由富人阶级去统治，又要能制约富人阶级不能随心所欲肆无忌惮地压迫剥削下层劳动阶级。这就是社会民主主义（私有为主），或民主社会主义（国有为主）。毛可以批判，应该批判；也可以捍卫，应该捍卫。各阶级群体各有他的道理。反映了各阶级各群体利益的综合的道理，才是那个社会最接近真理的“道理”。毛是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伟大的失败的英雄。上层阶级及其文人可能会永远诅咒他，下层劳动阶级及有辩证历史眼光的学者，会永远纪念他。

老王

2013/9/19

希哲的民主社会主义是“请党从善”吗？ —-答韩德强教授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2-05-11

首先，谢谢韩教授的批评。他说：

“一旦承认民主社会主义的路子，不但意味这共产党要改名，更意味着要从思想理论上承认错误。”“有苏联东欧解体的先例”。

未必吧？

毛泽东承认“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今日中国之必须，本党愿为其彻底的实现而奋斗。”那时，他不是也坚持认为共产党不必改名的吗？“今日中国必须”的“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在共产党“为其彻底的实现而奋斗”之下，不正是民主社会主义吗？毛泽东说，孙中山三民主义（他又把它称之为新民主主义）与布尔什维主义的彻底消灭私有制的社会主义区别，不过是第一步与下一步的关系，是“最低纲领”与“最高纲领”的关系。说得很清楚了，怎么就要“承认错误”呢？怎么就要“对党的历史进行重新解释”了呢？怎么就要“解体”了呢？恐惧何来？

毛的失误，不过是第一步事实没有走完，三民主义在中国还远没有“彻底实现”，就急迫地去推动走第二步罢了，当然，也是那时的国内外许多因素逼迫他不得不去加紧走这第二步。他取得了成就。但无论如何，也造成了极大的社会问题。邓小平的“特色”，为的是补课，但他仅在民生政策上企图补一补三民主义，民权政策上，却不补三民主义。但即便在民生政策上，邓，特别是邓的后人为特权阶级的走资利益所驱使在全面私有化和党的权贵资本化上也走得太远太右太放任（美其名“开放”），完全没有了孙中山的“节制资本”：“凡本国人及外国人之企业或有独占的实质，或规模过大，为私人之力所不能办者，如银行、铁路、航路之属，由国家经营管理之，使私有资本制度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的民生主义政策要旨。带来了更严重的社会阶级分化和矛盾冲突。相比之下，现在国民党倒是左派，共产党是右派。中国需要一个向左的“纠偏”（不是完全回到毛时代）。薄熙来路线显然代表了这个社会的要求，我支持薄熙来。若习能代表这个社会要求，我也支持习。无论习对薄是否有更多个人的权力利益上的考量。

再谈“请党从善”。

民主社会主义是今日中国之“善”。老王当然希望共产党择善而从之。

但“请”，乃希哲的主观；“从”，乃共产党的主观。主观再加主观，失之虚幻。这是谏议士大夫的路线，不是希哲的路线。希哲着眼的，是“内因是变化的根据”，是毛泽东“一分为二”的辩证法，是根据党的内在矛盾寻找出党在这一矛盾自身运动的基础上不得不演变的客观规律而促进之，推动之，以臻党于“善”境。故，希哲不是“请党从善”，而是“推党演变”！

演变的客观规律，希哲根据美国华盛顿革命党演变的经验早已向共产党指出来了。他写了文章《美国民主演进的经验与中国民主化的道路》及《中国共产党“平民阶级党”与“富贵阶级党”的分化》等。希哲看来，这才是中国出路之“正道”。

韩教授率学生远离嚣市，躬耕定兴，设网对策，指点国势，准备人才，颇有古风。竟遭官方嫉而封杀，然韩教授之名竟海内向风矣。呜呼，李白曾感慨写道“闻天下谈士相聚而言曰：“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何令人之景慕，一至于此耶！岂不以有周公之风，躬吐握之事，使海内豪俊奔走而归之”？呵呵，虽千年希哲今一字不差可用之韩德强先生。

2013年9月20日

“红二代”不应该站出来吗？----对王小宁《红二代应该站出来，挽救国家危难，推动中国政治大变革》的按语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2-05-11

很敢发人所不敢言的王小宁这篇《红二代应该站出来，挽救国家危难，推动中国政治大变革》一出，骂声一大片。骂什么呢？骂他这篇是“血统论”，而且说是“文革批判过的血统论”。

文革初起，批“血统论”，是从一副著名对联起。那对联曰：“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

其实，撇去这对联“英雄好汉”“反动混蛋”之类表象的价值评判，它其实是说：“父辈革命儿也将革命，父辈反共儿也会反共。基本如此”。那时辩论吵闹得很凶。但50年过去，现在看看，社会各政治成分政治立场分野如何？实话说，还真是“基本如此”！时间和事实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但那时反“血统论”，吵得是什么呢？焦点吵得不是上联而是下联，对上联：“父辈革命儿也将革命”，没有人反对，遭最激烈反对的是“父辈反共儿也会反共”。“那是血统论！”。大群大群的“成分不好”的同学们十分义愤，他们也要革命，也要“跟党走跟毛主席走，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他们声称他们早“背叛”了“反动家庭”或“剥削家庭”传统，“划清了界限”。而“父辈反共儿也会反共”的“血统论”却等于剥夺了他们投身文化大革命的权利，他们反“血统论”，首先就是要争取“成分不好”同学们的“革命的权利”。中央文革批判对联，支持了他们的“革命要求”，他们也就组织起来造反了，往往表现得比“红五类”们更激进，更“革命”（后来著名的胡平也参加了这场“革命”比赛，徐水良更是“红色暴动”）。现在，徐水良们解释他们文革时代的“革命”“激进”，说是当年“打着红旗反红旗”。但是，文革起码给了你们这些“当年就反共”的人们一个“打着红旗反红旗”的机会了呀！邓小平后你们还有这机会吗？今天，你们还能有这机会吗？就凭这一点，你们总还应该感谢一点毛泽东，感谢一点中央文革，总还应该有分析地肯定一点文革吧？

这个先放下，得便再发挥。今天，王小宁写文章，要“红二代站出来，挽救国家危难，推动中国政治大变革”，自称“非红二代”们，也即当年“成分不好”的人们一看就恨得眼睛发红，怒火中烧，大骂“血统论”了。但仔细辨认，骂的，已经不是下联了，“父辈反共儿也会反共”，在今日看来，是理所当然的，不如此，就不“普世”不时髦不合“潮流”了，“老子反共儿反共”就不再是“血统论”了，他们现在骂的是上联：“父辈革命儿也将革命”。那不行！你们老子“红”，你们第二代第三代就应该“背叛”，只许黑不许“红”。你要红，你就是“血统论”；你要红？薄熙来就是你们的下场！

也有这样驳的，说“什么红二代？他们已经是鲸吞人民亿万财富的权贵阶级了”。这就要分析一下。谁最能代表共产党的红一代？当然是1949年率共产党“进京赶考”的毛刘周朱任五大常委，这五大常委的后人，也即这五大家族，谁家今日暴发了？谁家今日是坐拥亿万财富的权贵？没有一家！毛家，更是蓬门荜户苦哈哈每日提篮买菜的平民。这类平民红二代家族还有无数。这才是真正的中国红二代。“坐拥亿万财富的权贵”是什么人？是“改二代”，即邓小平叶剑英这些共产党“改开一代”的家族后人。邓叶“改开一代”已经不是红一代，他们早已用“特别是”，将自己与毛刘周朱任红一代加以了本质区分，他们是把无产阶级共产党变为资产阶级“共产党”的第一代，把无产阶级官僚（这是文革16条提出巴黎公社原则要改变的目标）全阶级蜕变为资产阶级官僚的第一代。他们凭籍权势暴发的家族后人，自然，只能被称之为“改二代”，而绝不能鱼目混珠继续称之为“红二代”了。王小宁这里向之发出呼吁的是“红二代”，不是“改二代”，反共右派人士骂什么呢？你们向王小宁骂的那些“权贵”污行，正是邓小平家族以降“改一代”“改二代”们的所为，但你们实际喜欢他们，称他们是“改革派”，你们的同盟，你们仇恨的警惕的却是保持着或多少保持着无产阶级本色的那些真的红一代，红二代。要求他们像你们文革初起誓言“背叛”自己的家庭传统一样，去背叛毛刘周朱任所代表的真正的红一代传统。这里的奥妙，只要想一想，不难明白。

王小宁文中所具体主张的，这里暂不评论。

2014年8月13日

附王小宁：红二代应该站出来，挽救国家危难，推动中国政治大变革

中国处于国家危难时期，中国或者出现大的政治动荡，进入大衰退期，或者出现政治大变革，解决国家危机，继续以较高速度发展。在此关键时期，所有中国人都不可能置身事外，我们红二代对国家、对人民是有责任的，更不能置身事外，而应该站出来，发挥作用。

红二代是中国的一个极其特殊群体，他们是中共领导的民主革命和革命战争的参加者的后代。包括解放前参加革命的干部的子女和革命战争年代去世和牺牲的革命者的子女。红二代不同于其他家庭出身的人，也不同于现在常说的“官二代”。官二代是解放后参加工作，并成为领导干部（官员）的子女。江泽民、李鹏、朱镕基等这一代领导干部及以后的领导干部（官员）的子女都是官二代。官二代不是红二代。红二代年龄，年青的也有五十几岁，多数六十岁左右，少数年长的有七、八十岁了。多数红二代已经退休，或准备退休，但并不意味着他们退出了中国政治舞台。在中国，红二代的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影响力远超过其他社会群体。在当今中国的政治舞台上，红二代还是可以大有作为的，但这已是最后的机会了。

红二代与其他家庭出身的人最大的不同是：他们受到父辈的影响，既有优越感，又天然关注政治，同时他们比较勇敢，敢担当。当然随着岁月的流逝，很多红二代已与普通人没有什么区别了。但是，还是有一些红二代，仍在

关心着国家、中国共产党的命运、前途。不必讳言，红二代中少数人大肆贪腐，坚持专制，已经成为了无产阶级的叛徒、共产党的叛徒，成为了人民的敌人。红二代中真正继承了中共的思想和革命传统的人，仍然具有革命的理想、抱负和精神，有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意识、舍我其谁的使命感和不怕政治风险的勇敢精神。在红二代中有较多具有政治才华的人，但很多人并没有得到重用，甚至一直在江湖之中。（因对六四镇压不满，很多红二代退出政界）红二代经常在一起议论政治，多数人对现实极为不满，对现在的中央领导、各级领导极为不满，他们非常不甘心，总在思考和谈论国家应该向何处去，希望能够有所作为。

红二代总体是好的，大量红二代既未当官、也未从商，成为了普通人；既使是当官、从商的人，也有很多没有干坏事。红二代中成为坏人的人是少数。但是，一粒老鼠屎坏了一锅粥。少数人的恶行造成红二代在人民群众中总体印象很不好。要注意，大量的贪腐是官二代所为，而不是红二代所为。红二代既为红二代中少数贪腐分子背了黑锅，也为官二代背了黑锅。

有人总渲染红二代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的错误（罪行）。我们并不回避这些错误（罪行），最近，陈小鲁做了公开的道歉说明了红二代还是敢于承担责任的。1966年8月北京的中学纷纷建立以红二代为主的红卫兵组织，以后影响到大学和其他城市。这支红卫兵自称“老红卫兵”。老红卫兵的错误主要在“红八月”，“破四旧”、抄家打人，打死逼死一千多人。红二代应该负这个责任，但是也应看到，当时他们还是孩子，（大多数是未成年人）更应该负责任的应是党中央、有关领导、公检法和他们的父母。到10月以后，红二代开始对中央文革小组不满，对文化大革命产生了怀疑。他们成立的“联动”,成为了文化大革命第一个“反动组织”,大批人被抓。老红卫兵只存在了五个月。以五大学生领袖为首的“造反红卫兵”则存在了两年多,造反派存在了近十年，还有大批军管人员，各级革委会成员及下面的专案组、打手,所谓“三种人”等。谁的罪恶最大,时间最长？而这些人又有谁出来道歉了？有必要抓住红二代的错误不放吗？红二代在文化大革命中，应该说是有过也有功。他们是最早怀疑和反对文化大革命的。文化大革命应该彻底否定。这是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严重错误，江青集团、林彪集团是最积极的推行者。不抓上头，错误的源头，过度地指责下面的人是不对的。

红二代是一个特殊群体，但不是一个政治派别。他们中间的人政治立场和思想差异很大，左中右都有，并且尖锐对立。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他们走了不同的道路，成了不同的人。人的社会地位，经历决定人的思想、情感，决定人在政治上站在哪一边。

现在的红二代已被坚持专制独裁制度和专制统治，搞权贵资本主义，侵吞国家、人民财产，搞贪腐的红二代代表了。这些红二代实际已与权贵阶层、贪官污吏、奸商、专制制度和专制统治的支持者搞到一起，离工人、农民越来越远了，离真正的共产党越来越远了。如果红二代再由这些人代表，就彻底完蛋了。不但辱没自己，也要辱没我们的父辈----红一代。我们应该让红二代中的哪一派人代表？毫无疑问，我们应让主张民主、反对权贵资本主义、反对腐败的红二代来代表，应该跟着他们走。

在此国家危难时期，中国或者出现大的政治动荡，进入大的衰退期，或者出现政治大变革，解决国家危机，继续以较高速度发展。在此关键时期，如果中共中央有任何政治改革的诚意，采取了任何政治改革的行动，我们还可以期待。但是没有，完全没有！在这个关键时期，红二代不应该退出中国的政治舞台，而应该发挥我们的作用,挽狂澜于既倒。中国如果像现在这样下去，中国共产党将被人民认定为是一个以革命起家，最后以贪婪、暴虐、无耻、虚伪、欺压和剥夺人民为终结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将整体地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红二代也将整体地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每一个红二代对可能发生的结果都应想一想。

红二代与中共有着紧密的联系，形象地说，是吃共产党这碗饭长大的。我们对共产党有着深厚的感情，我们都不希望共产党下台，更不愿意看到共产党被清算。怎样做才对共产党最有利呢?靠压制和禁言是绝对不行的。只有靠改正错误，还清历史欠债才行。改正错误，就是要承认中共、毛泽东所犯的严重错误。还清历史欠债，就是实现中国共产党七十年前对中国人民的承诺:建立民主自由的新中国。红二代如果真的爱共产党的话，就应该站出来促使，甚至是迫使中共接受民主。现在的共产党还是我们的父辈----红一代建立和参加的共产党吗？共产党大船正在驶向何方？红二代应该站出来改造中共，调转共产党大船航行的方向了。

多数红二代应该可以达成以下十点共识：

1、坚决反对贪腐，用妥善的办法解决中国的极端腐败问题；

2、反对权贵（特权）资本主义，实行人民的、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重要标志为贫富差别不可过大，建立对穷人的完备的社会保障体系；

3、在国际关系中，坚决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奉行爱国主义，反对汉奸思想。绝不能使中国成为美国、西方国家的附庸；

4、恢复和保持经济、社会的较快发展，不能使中国出现经济、社会的大衰退，沦为二流国家；

5、我们要维护的是人民的利益，而不是中共的一党利益，更不是中共特权阶层的私利。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立党宗旨，也就是毛泽东所说，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6、绝不允许编造政治谎言，对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对中共前领导人肆意污蔑。他们的目的是要打倒中国共产党，清算中国共产党，我们要坚决地与他们斗争；

7、对中共的历史错误、对毛泽东的历史错误，我们要认账，要坚决纠正。这样才能赢得人心；

8、认同民主、自由、人权、法治、平等的原则。应该承认这是普世价值，是中国必须要走的道路；

9、现行宪法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这是宪法最基本的原则，绝对不能违背。人民行使对国家权力的主要内容就是全民大选、全民公决。现行宪法第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这是宪法最基本的自由原则，绝对不能违背。言论自由包括发表政治言论的自由，实行新闻自由；出版自由包括不得禁止批评政府、执政党和政治异议出版物出版，出版不用事先审查，改为事后惩罚；结社自由包括组织政党、工会、社会组织的自由；集会、游行、示威自由包括不得禁止集会、游行、示威，除少数以外，集会、游行、示威不需要事先批准，只需要登记。我们要遵守由全民公决认可的宪法；

10、实行民主政治制度。这是使国家长治久安，而不是动乱，使社会、经济发展，而不是停滞不前的基础。

一些红二代不肯认同民主、自由、人权，认为一搞民主，天下就会大乱，中共就会下台。我们应该想一想，在现今的情况下，坚持专制独裁制度和专制统治保卫的是什么？我们应该想一想，现在的中国还不乱吗？社会矛盾尖锐，积怨甚多，继续这样搞下去，是会崩盘的。毛泽东说：资产阶级就在党内。他早讲了三十年。现在中共中资产阶级还少吗？这些人是想变天的。如果变天，现在的一些共产党的中高级干部会摇身一变，成为反共政党成员、领导，出来清算真正的共产党，他们要否定中共的全部历史，要把红二代、把工人、农民打成新的黑五类，对我们实行资产阶级专政。最危险的不是社会上的政治右派，不是海外民运，不是海外反华势力，而是中共党内的握有很大权力的，伪装的当权者，他们是真正的政治右派、是真正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驳马立诚“防止'既得利益集团'阻碍改革”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2-05-11

谁的“既得利益”？为什么“既得利益集团”就不能阻挡你的改革？“阻挡”了你的“改革”，你又凭什么有权去“防止”？

人家的“既得利益”，你要去“改革”，说明了你想要改掉人家的利益而得到你的利益。你得到利益之后，你就是新的“既得利益集团”，还要不要被“改革”？如果你的既得利益，或你改掉人家的既得利益之后获得的既得利益，就不需改革，凭什么人家的既得利益就必须改革？人家“阻碍改革”，你还要“防止”？你的既得利益就可以不改革了？

“邓小平你也有一个巢，我把你的巢搞烂了，你要不要叫几声？”毛主席问。这是什么？这就是“‘既得利益集团’阻碍改革”！这样的“阻碍改革”，不应该吗？

“改革”为了什么？为了全社会最大多数的人们得到好处，获得利益。这利益获得后便成为他们的“既得利益”。

“前30年”，中国工人所获得的“铁饭碗”，共产党中央右派及其右翼精英跟班，有什么权利可以去“砸烂它”？有什么权利可以“防止”工人“利益集团”“阻碍”砸烂？

铁饭碗外，“前30年”，中国人民在医疗，教育，住房，文化各方面所获得的“既得利益”，共产党中央右派及其右翼精英跟班，有什么权利可以去片面“改革”它，剥夺它？

若有人不要这“铁饭碗”，要自己去创出一番事业，社会应该给他们支持和天地。但怎能因此，就可以去“砸烂”所有工人的铁饭碗，剥夺所有人民的“既得利益”？

有没有什么“既得利益”要反对？有。只是因为这些“既得利益”妨碍了全社会最大多数的人们得到好处，获得利益。

而这“既得利益”有两种：一种是非法获得的既得利益。对这种既得利益及其“集团”不是“防止”其“阻碍改革”，而是应依法严厉剥夺其“既得利益”，为改革扫除障碍。一种是在社会发展进程中合法获得，而今天已妨碍了全社会最大多数的人们进一步获得利益的“既得利益”。对这些“既得利益”，社会无权去“防止”它“阻碍改革”，只能以政府的政策，调节引导其利益，使之与全社会最大多数人们的进一步的利益，获得协调、整合和双赢。

因此，故意含糊其辞，处心积虑掩盖掉“谁的既得利益”？这个“改革”的最根本的要旨，所谓“既得利益阻挡改革”，把“既得利益”抽象地作为罪恶咒骂，似乎站在“改革道义”的制高点上倚势凌人，借以鱼目混珠剥夺去人民的一切“既得利益”，剥夺人民了，还要让愤怒的人民以为是自家理亏，自己犯“既得利益”原罪了，不能反抗，不敢反抗，听任共产党右派权贵及其仆从攫取他们的私利，。好一伙右派精英！----

“剥我身上帛（既得利益），夺我口中粟（既得利益）。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钩爪锯牙食人肉”？

2014年8月23日

就王伟光文再谈一次，“既要革命，就不要抱怨反革命”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2-05-11

王伟光的文章，右派激动，跳脚擗踊而骂：“你们又要搞斗争，搞专政啦！”

其实，不必假装学究式地吵嚷那文章里的什么“阶级斗争”如何界定，干脆把这层纸戳开，明白说了，王伟光文无非是说：“右派要推翻我们共产党政权搞革命，我们共产党政权就不能袖手，就要回击，就要压制，就要反革命”。这，“并不输理”。

于是，问题就在，今日的右派，是不是正在斗争，要“推翻共产党政权搞革命”呢？如果不是，那么王某的此文，就应该如30多年前右派包括茅于轼们向共产党“表忠心”的年代一样，被认为是“极左的”，是“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扩大化”的（老王我本人那时也是这样认为的），应该被否定的，不必要的。

但今日的右派，不是天天都在网上网下开明車马鼓吹革命推翻共产党吗？右派中主张“无敌”的，也就是不主张革命的刘晓波都为他们所不容吗？反共革命那么必要，右派又怎么会认为共产党对他们的革命实行反革命，却是不必要的呢？

你正在对共产党斗争，革命，却又要共产党不可对你斗争，反革命，不然就要“绞死”人家。你们自己不觉得有点滑稽吗？对王伟光拼命地骂，说穿了，无非一方面要自己放开手脚革命推翻共产党，一方面要竭力缚住共产党手脚不许它反革命罢了。既英雄又安全，“零伤亡”获得右派革命成功。有那么顺当的“革命”？革命越顺当，革命后的“补课”就越动荡。有怎样的果实，就必得有怎样的付出。这是一定的社会规律。

老王早在《既要革命，就不要抱怨反革命》一文里说过：

“反共革命派有没有革命的权利？当然有。共产党有革命推翻国民党的权利，反共革命派怎么就会没有推翻共产党的权利？革命是天赋的人权。问题在，革命是天赋的人权，反革命就不是“天赋的人权”？上帝的设计会不平等？反革命一样是天赋人权。你既然要革命，就不要抱怨人家反革命。因为权利平等，天经地义。”

右派说，“啊呀，共产党掌握着国家机器呀。我们弱势。这怎么公平？”这话真没出息。毛泽东当年革命，国家机器在谁手里？在你们反共右派手里呀！被你们追杀两万五千里，亡命奔北，“招安”改编，不是“弱势”？现在轮到你们革命，怎么不公平？你们把毛泽东骂得一无是处，但这书生两手空空上井冈山为“匪”，20年终于把你们推翻了，这个奇迹，总还算他的本事吧？老王一直劝你们，不要“骂倒毛泽东”。你们既要革命，就一定要学一点毛泽东，连老蒋小蒋到台湾都总结教训虚心学，你们怎么就听不进去呢？

老王真不希望看到右派与共产党及左派之间的“革命与反革命”搏杀。国之不幸。他希望右派的主流回到刘晓波“无敌”立场，积极地回应习近平谋求“全民意见要求公约数”的政治协商。右派们现在还很不乐意。他们认为只要没有夺得政权，政治协商便是“招安”，是“花瓶”。不“招安”不“花瓶”怎么办呢？就要坚持反共革命的立场，将共产党推翻为止。他们至今很有信心。其实他们心中并不认为他们“弱势”，他们的革命必胜信心，并不建立在国内广大民众支持上，而建立在西方联盟国家强势的奥援上。他们坚信，只要有一天闹出什么大的事件，西方盟国的飞机就能呼啸飞来把北京炸平，“自由、民主、人权”和“普世价值”就随这炸弹落下，革命就成功了。他们认定这是“时代潮流”，迷

信很难破除。所以现在对他们除了劝说，还需要耐心等待。等到反共右派的主流什么时候感到他们革命的成功真的没有希望了，宪法下的全民政治协商在右派一方的障碍（还有左派一方的障碍，得便再谈），才可能被清除去。

王伟光的文章提醒共产党需要对右派的革命作出反革命回应，是有利动摇右派革命必胜的信心的，右派憎恶王某，老王社长则认为戳破了那层理论纸，王某的文章有它的积极处。

2014年9月27日

老王社长对冯胜平曼谷座谈会发言“党主立宪：政治走出丛林，军队退出政治”评语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2-05-11

老王赞成“党主立宪”提法。什么叫党主立宪？是说：共产党主持下制定宪法和依宪治国。有人说，共产党早就制定了宪法，还提什么“立宪”呢？还是提好。因为“党主立宪”这口号，是为争取中国两方面政治势力的妥协。“党主”，是说给左派听的，告诉左派（也提醒右派）：“这宪法是由共产党主持制定的，当然起码在方向上是社会主义性质宪法，请你们赞成”；“立宪”，是说给右派听的（也告诉左派）：“既然立了宪，当然就宪法至上，国家一切大政按宪法办。请你们不要太反对”。肯定两边都不会满意。但两边总还可能有点妥协余地。

右派会说，“凭什么要共产党主持制定宪法？”

凭什么？凭这中华人民共和国共产党打的天下。“打天下坐天下”，你可以不乐意，但这是社会规律。民主楷模美国宪法，就是打下了美国天下的华盛顿革命胜利者集团自家制定，沿袭至今且似乎“千秋万代”永远的。费城的制宪会议，就是毛泽东1949年的政协会议。有何不同？区别只在，今日美国，反对和企图彻底否定、推翻华盛顿革命胜利者集团的革命成果、革命价值及其垂世宪法的那些敌对势力，早已被华盛顿革命胜利者集团所毫不留情地剥权，消灭，驱逐，不再存在了，人们就忘记了，只看见“民主”了。而中国，反对和企图彻底否定、推翻毛泽东革命胜利者集团的革命成果、革命价值及其宪法的那些敌对势力，从来没有被彻底消灭过，“改开”以来，更复燃了罢了。在这种条件下，两种势力立场你死我活敌对性对立，中国还能实行美国式的民主吗？很难的，不可能。可行的办法，似乎只能是共产党“党主立宪”。这里面确包含了一定的“共产党专政”的意义。但没有别的办法。将美金从外滩高楼撒下，底下一片狼藉踩踏，将国家政权从中南海高楼扔下，说“你们都组党去抢吧，谁选票多归谁！”天下不乱，鬼才相信！不要国民党宪法，台湾必濒临内战，但总有“中美鸟笼”管着。不要共产党宪法，中国只能内战，“外部”非但不管，还必有利推波助澜，最后，由反共右派打赢了天下去“立宪”，右派专政。你说是“丛林法则”。今日世界，哪里不是“丛林法则”？私有制，市场经济，它就是丛林法则！你们那么崇拜？只有遥远的全世界的社会主义，才能最终结束“丛林法则”，才能有真正的民主。

除了这个“党主立宪”口号，冯先生文中不少主张，还有赞成的，如，“政治改革需要權威，但真正的新權威主義，應該是樹法律的權，立憲政的威”。但还有许多，老王是不赞成的。例如“军队退出政治”。军人也是穿军装的人民，为什么要“退出政治”？等等。不赞成的太多，就不一一去按语了。人们自己去看，自己去想。曼谷座谈，本来就是各家争鸣，寻求共识。

2015年2月10日

（此评语会上与杨建利先生有辩论）

关于毕福剑批毛，老王“指正”一下高洪明兄：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2-05-11

高兄说：“毕福剑视频事件，把能否批判毛泽东的话题公开摆到了中国官方与民间舆论面前”。

不对。

毕福剑风波不在“能否批判毛泽东”。邓小平早就带头批毛，“改革开放”本身就在“批毛”，邓后的资本权贵及其右翼社会基础都在“批毛”。近30多年来，哪有“能否批判毛泽东”的问题！老王40年前的《民主法制》呼喊时代，才真是不能“批判毛泽东”的时代，所以那时，老王才公开挑战提出“‘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的原则是封建礼治原则”。毛

去世了，邓后的比赛高调“批毛”，不过赶时髦，是“墙倒众人推”，装出一副正义模样，算什么“批毛”好汉！

毕福剑的问题，在“打着红旗反红旗”。在央视公开装着红的面孔，背后“反红旗”（徐水良说这是他文革中作“红暴”的一套），作两面人。人们反对他的是这个。中国今天非要骂几句毛才能“进步”？不然不能“进步”？狗屁！就算是，你退党退红，公开来骂推动中国“进步”好了，茅于轼，袁腾飞们骂毛，共产党并没有专政他们嘛，还常是座上客，你毕福剑为何非要蒙上一副红面孔来背后骂？两边好处都占？高洪明兄们喜欢这样的两面人？高兄自己就不是这样的人嘛。毕福剑们就应该学高兄，堂堂正正，站出来骂毛，骂个痛快。

我们不妨反证一下：假设毕福剑今天在任何场所再骂毛，骂得更凶，还会有风波吗？不会再有了。因为现在他的骂毛，他的面目与他的立场已经一致了。而这类的骂，司空见惯，谁还会关注他一眼？毕某算个什么垃圾？有兴趣的人，也许会反问他毕福剑一句：你说共产党解放军对国民党“反动派”和座山雕土匪“打得赢人家吗？”，若没有打赢，“人家”还在南京总统府和威虎山坐着，你共党海军复退军人，“红军大使”怎能风光在北京城共产党央视的舞台上笑呵呵主持“星光大道”？

其实，这回事情的实质真不在今天右派“能否批判毛泽东”。而在右派害怕了左翼民众复兴的力量。他们习惯了过去30多年只许右派骂毛，批毛，反毛，而左派被共产党右派中央“清理”、压制不能发出一点反对声音的政治生态环境。一旦左翼民众的声音“出土文物”（查建国语）了，趋强烈了，政治生态有了右派们不再能一家独鸣的反对意见了，他们就责问“今天能否批毛”，但为何他们过去和现在就不能平等地问一句：“今天能不能反批毛？”。今天的共产党当局并未出面专政毕某们，官方媒体，甚至查某天天批判的“环球时报”都在曲意护毕，仅仅是左翼民众强烈的民间舆论在声讨两面人毕某，这不正是民主吗？左翼一民主就不行了？就要责问今天“能否批判毛泽东”了？因此，戳穿了，右派不过是只许自己批毛，反毛，不许左派反批毛，拥毛罢了。这十来年老王看清的正是，右派所要的“民主”，无非就是右派专政！

2015年5月3日

从华盛顿，毛泽东的“功成身退”论中共的政派轮替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2-05-11

“华盛顿功成身退”了吗？他两届后不作总统，他的反英独立革命集团战友亚当斯、杰佛逊、麦迪逊们不是继续作总统下去的吗？他的费城宪法法统的党不是200几十年一直将美国统治到今天吗？华盛顿两届后不作总统，算“功成身退”，这么说毛泽东没有“功成身退”？他不是也只是作了两届国家主席，1959年就“功成身退”了吗？1970年人们要他再干，他也不干了吗？

你说，“他还统治他那个党呀，华盛顿没有”。但毛不是很快就死了吗？死了不就彻底地“功成身退”党领袖换人了吗？华盛顿五十步退，毛泽东一百步退，无非也就一百步五十步之差罢了。毛的党49后60几年也一直统治到今天，还要统治下去，与华盛顿的党有何不同？革命党的领袖个人可以“功成身退”，即使不退，死了也就“退”了，一个革命取得政权的党，怎可能“功成身退”？功成了就退，谁上来？让它的敌人上来，它革命干什么？华盛顿的革命党能“功成身退”，让独立战争中的对英效忠派上台吗？孙中山可以功成身退，他的党却不能退，为此才酿成了宋教仁的死和“二次革命”。华党毛党不同只在，毛泽东不许他的党与华盛顿的党一样，“功成”之后，自身合法分化成两派去竞争执政，“政党轮替”，让人们感到“民主”罢了。 你可以骂毛泽东这点上比不上华盛顿，但究竟是允许自己革命“功成”的党不“身退”，分化为两派竞选轮流上台统治好，还是不许党合法地分为两派坚持“党的统一”好，还真是需要较长的历史实践来证明的。

其实，中国共产党就没有分化为两派来竞争轮替执政吗？有的！早就有了！至今还在进行：

1959年，中共刘邓派在早击败了可能接班的毛派高岗后，“轮替”了毛泽东派上台执政，毛派“退居二线”；7年后文革，毛派“轮替”了刘邓派上台执政；10年后政变，刘邓派再轮替了毛派上台执政；30年后，毛派复兴，正企图再轮替刘邓派卷土重来（当然，这30年内，刘邓派也分化为了邓左派与邓右派的竞争）。

大历史的回顾，让我们看到，一个“功成”了的革命党，在将国家向什么方向和路线引导的问题上，是一定要发生党派的分化的，这分化基础于反映在党内的参与革命的社会各阶层的利益追求，它就是必然的规律，是绝不以革命党哪怕最权威领袖的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华盛顿个人，曾决不赞成多党制，反对他的“党”分化竞争。但他没有阻

挡历史规律，他顺其了自然。今日的自由派要恭维华盛顿，真不必恭维他“功成身退”，只能恭维他对他的党“顺其自然”。

毛泽东的问题在，他没能认识到革命党建国后的分派竞争，是一种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他不能顺其自然。他虽然也知道，“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但他不允许这些党内外的派别组织成型，合法竞争，以削弱了党的最高领袖的中央一元化集权领导。为此，他甚至将党内的路线派别竞争视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必须政治打倒的“野心家”，敌我矛盾。文革中，刘邓派官僚的悲剧盖出此。但既然党内的派别胜负竞争“你死我活”，毛死后，他留下的这政治遗产也就理所当然地被他的反对派所用，用来将文革最跟随他的毛派政治人物一网打尽，也同样地打成“反革命”而被专政至今了。中国共产党“功成”六十余年不是没有“政党（派）”竞争和“轮替”，只是这轮替的途径你死我活，极其惨烈罢了。遗祸不止此。30多年后，“改开”按邓小平当初的限定也显然走了“邪路”，统治主流的邓右派开始面对新兴的邓左派。锋芒毕露，风云叱诧的薄熙来，其“重庆模式”和诉诸民意的政治竞争呼声使邓右派心惊胆战，寝食不安，也竟故伎重演，全不顾人民对薄“重庆模式”普遍的支持和向往，锻造罪名，以“莫须有”审判送其无期徒刑入狱了。这套老把戏，竟得到了鼓吹“普世”的反共右派精英们的欢呼叫好，这是老王极端鄙视这帮右派“精英”的重要原因。

能不能获得教训，超越毛邓，将共产党内的路线派别竞争轮替合法化，文明化，制度规范化，交给人民去选择呢？这是当前习近平中央面临的考验。从政策趋向看，习近平中央显然是邓左派政权。近年，他相当程度得到了人民的认可，但也不断受到社会右派和毛派左右两方的激烈批评。目前看不出，他会以专政的手段取缔他们。他会强势地以“核心”凌驾各派之上领导中国下去。今后怎么办？可以学普京，变换点办法，突破江胡成例，长期执政，但能够终身？如何换班交班？这一天总要来，还待上演“你死我活”？制度规范下的党内派别良性竞争，人民选择，是唯一的出路。国家的安全，习近平历史地位乃至个人的安全，全视乎此了。中华历史不缺大国“崛起”，萧祸深藏，动乱寻至，一时的“崛起”灰飞烟灭终归衰败。国家之本真不在某个杰出领袖时代的“崛起”，更在他为国家长治久安运转留下的良性的法典制度。华盛顿可为此骄傲，拿破仑可为此骄傲，毛泽东似不能。习近平呢？

（注：毛派认为，毛泽东为国家“永不变色”留下了“革命”“造反”的遗嘱。但有多少现实的可行性？能为国家带来的究竟是动荡还是安定？）

2016年2月1日

任志强们何不去另组一个党？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2-05-11

任志强及们，有没有不相信共产主义的权利？当然有。有没有声称共产主义骗了他几十年的权利？也当然有。但他为什么还非要留在共产党内呢？要留在共产党内，他就没有这样的权利了，或者说，他就自动放弃了不相信共产主义的权利了，和保持了去“骗”别人相信共产主义的权利了。有人为任们辩护说，“共产党的党章保护了任志强们反对共产主义的权利”，这真莫名其妙。

任志强们不相信共产主义了，发现共产主义“骗”了他了，他何不去另组一个党？有个怪现象：若李锐反毛，却总要在反毛前标榜自己是“毛泽东的前秘书”，抬抬自己，已经够无耻了，任志强们反共，却总要在反共前标榜自己是“老共产党员”，“红二代”，且是现行的“共”，现行的“红”，没有“前”，就更无耻了。

“党的媒体姓党”，题中应有之义。任志强们若自己有一个党，也办媒体，他会反对他的党媒姓任？因此，不在“党的媒体姓党”，而在党的媒体之外，还应有民间各派的媒体；不在党的媒体应是党的“喉舌”，而在民间各派都应有自己的“喉舌”。不应只有党的媒体，党的喉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当然，一切媒体的言论自由，有应在宪法法律的规限之下。任志强反共却不退党，要求党的媒体不姓党，这就错了。他真勇敢，挑战习近平，他就应另去组党，另去办他的地产资本党的媒体，鼓吹穷人该穷，鼓吹把过剩的房子都炸平了也不能降价让平民买得起去住，等等，这才对了，何必忽然代表“人民”？邓路线三十几年“改开”，共产党内早就产生了一大批任志强类的富贵资本家，他们早就应该另有一个富贵阶级党了。

还有热闹的传闻，说是此任某的敢叫板习近平，是王岐山给了他“底气”。所据何在？查，原来五十年前，王岐山曾作过北京某中学初中二年级生任志强的高班“辅导员”。任志强津津乐道，王岐山称他“任老四”，常“半夜打电话”云。这算了什么？北京哥们好吹，天下谁人不知？魏京生也吹“江青阿姨抱过他”，王军涛也吹李克强当年与他如何

的亲密，如此，可以成追究他们反共民运“底气”所自的根据？王岐山嫉恶如仇，敢作敢为，是个人物，能为半世纪前的那个“任老四”与习近平反目？又阴谋论者曰：或是王岐山一面打虎积恨，一面纵虎咬习？其祸心不在小。但王岐山真蓄谋如此，其得利何在？徒授渔翁他人而已。习王盟，乃今日中国高层稳定之基石。习王稳，则天下稳。以任某之谣，欲挑拨习王猜忌而离间分裂之，“谁生厉阶”？无非是衔恨习王常恐天下不乱之徒而已。亦有朋友忧心忡忡，来电问我。老王答：“且学谢安，小儿破贼。下棋如故便是。”

2016年2月27日

“中国允许组党吗？”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2-05-11

老王社长《任志强们何不去另组一个党？》文一出，左右两翼人物竟都纷纷同声来责问曰：

“中国允许组党吗”？

“共产党不允许你组党，你要任志强们组党，可能吗？”

及至认为老王多年海外“不接地气”，完全不了解中国国情：“你老王回国来组党试试！”。

呵呵，这么说，原来你们是共产党“允许”你们干什么，你们才敢干什么；共产党不“允许”你们干什么，你们就不敢干什么的了？这么的乖？这么乖，共产党的天下不早就大定了吗？你们还在闹什么呢？

那末请问了，共产党“允许”“优秀共产党员”任志强公然反党中央，反总书记习近平了吗？好像没有允许的吧？没有“允许”，任志强们又为何能反？

共产党“允许”你们天天造谣，抹黑共产党的历史及人物了吗？怎么你们天天能做，敢做？

共产党“允许”你们天天煽动推翻共产党了吗？怎么你们天天能做，敢做？

为什么共产党别的不“允许”，你们照做，敢做，共产党不“允许”组党，你们就不能做，不敢做了呢？就那么乖了呢？老王要你们做，你们倒要来骂老王了呢？

任志强是“共产党员”。这共产党当年是北洋政府“允许”了，国民党“允许”了，才去组党的吗？！

你们那么羡慕台湾。那台湾民进党是国民党“允许”了，才去组党的吗？！

今日中国如何？

1998年6月，中国民主党在浙江公开组党挑战党禁，要求依宪注册成立，浙江党人18年前赴后继坚持至今，旗帜不倒，任志强们怎么就不能向中国民主党人学习一点呢？

2012年薄案后，王铮“至宪党”组党，亦要求中共政府依宪注册承认，亦艰难奋斗至今，任志强们怎么就不能向王铮至宪党人学习一点呢？

“中国允许组党吗？”你们真好意思出口！“任志强们”不说，就任志强一人，据传有三千余万“粉丝”。这三千余万的一半，一千五百万粉丝拥任组党，难道还真突破不了中共政府的党禁？

怕坐牢？怕流血？怕牺牲？这么多的怕，你们还真无资格向当年为共产主义革命理想而付出“成千成万先烈”代价的共产党手里夺天下。无怪得你们在共产党面前那样的色厉内荏。

“你老王回国来试试！”？我老王早试过了，早“牺牲”过了。你们那时还真不知在哪里！你们吓唬不住老王。

任志强反共，却又赖在共产党内作“优秀党员”，不敢跳出自行组他的地产资本财阀党，不是因为共产党不“允许”，不过是既想捞尽“共产党红二代”的“改开”好处，又同时海内外捞“反共大炮”的名利好处罢了。

又有人辩护说，任志强反共留在共产党内，是为了“改造共产党”成西方型“现代文明的党”。那末，这不过是一种向共产党作性质颠覆斗争的政治手段。无非，也就是“打着红旗反红旗”。共产党的党义和党章给了任志强们这种在共产党内向共产党作颠覆斗争的“合法权利”了吗？没有！既然没有，一切共产党内外的反共右派可以蜂起支持任志强的反共“政治手段”，但却没有任何理由声称他们是在维护“优秀共产党员”任志强的党员“合法权利”。

至于左翼人士也来质问，说是毛派的“反保党救国”派组党，曾遭到怎样怎样的挫折云。我要说，若是非共产党员的左翼人士组党，只要不极端，老王当然支持。遭到挫折，就承认失败放弃，你还算什么“毛派”？但本是共产党员的左翼人士另行组党，老王则从来是非常不赞成的。真信仰共产主义、毛泽东主义的共产党员，应该坚守共产党内阵地，决不可轻弃阵地。你们是打着红旗捍卫红旗的，道义在你。应在党内形成强大的左翼力量，以抗衡党内资本权势势力将共产党性质向极端右倾的“转型”，以利中国最广大的劳动人民（他们是资本权贵任志强们最蔑视最践踏的）。必须吸取宋楚瑜离开国民党另组党终失用武之地而一事无成的教训。

听我再说一遍：中国的民主政治，是中国的各派政治力量为自己的利益斗争博弈生长出来的，而不是也不能是什么强人设计推行出来的。

2016年2月28日

从于建嵘先生“文革处决高级知识分子”的“反思”想起的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2-05-11

于建嵘先生为号召“反思”文革，近日介绍了一位文革中被处决的陆洪恩先生。他安了一个题目，叫《文革中被处决的第一个高级知识分子》。非常耸动眼目。

原来，这陆先生是一位音乐指挥家。在文革中的上海被处决了。于建嵘先生很肯定他是“文革中被处决的第一个高级知识分子”。他要人反思。

但“反思”什么呢？反思文革不应该处决高级知识分子么？文革，什么时候说过它的方针是要“处决高级知识分子”呢？读了于先生的题目，也许我们能够反思：“文革不应该处决高级知识分子”。但要问，“高级知识分子”不能处决，谁能处决呢？工人能处决？农民能处决？干部能处决？低级知识分子能处决？学生能处决？若都不能处决，那么我们的反思就应该是：“文革不能处决任何人！”，如此，又何必单挑出“文革中被处决的第一个高级知识分子”，来激人神经，耸人眼目呢？要知道，公知们若是写“文革中被处决的第一个普通工人”，那就太没劲了，太掉价了！

陆洪恩先生文革中的死，就不需要反思了吗？要的，一定要的！据于先生介绍的文中说，陆洪恩先生被处死，因为他被打成了“反革命”。为什么打成“反革命”？因为他为吴邓廖“三家村”鸣不平，他高呼“修正主义万岁！”

原来，陆洪恩先生文革中的被处决，不是因为他是音乐指挥家，不是因为他是“高级知识分子”，而是因为他是“反革命”。

但，

“反革命”就应该被处决了吗？

怎样才算是“反革命”呢？

像陆先生这样，仅仅为吴邓廖“三家村”鸣不平，高呼了“修正主义万岁！”，就可以算是“反革命”了？就可以被逮捕，被“处决”了吗？如此等等

我们应该对文革反思什么？反思的，应该是这个！

因此，被处决的陆先生不在他是否“高级知识分子”，而在他是否“反革命”，以及即使他是反革命，以如此的言论，是否罪该处决。

我老王（当年小王）在文革中也因“反革命集团”险被处决。但决不会认为是“文革处决学生”，而是“小王究竟是不是反革命”？

“小王”40多年前反思文革，写的《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就向毛泽东和四届人大提出了：

“四届人大应明文规定除了杀人放火，流氓盗窃等刑事犯和挑动武斗，组织阴谋集团等分子必须实行专政外，应当保障人民群众的一切应有的民主权利。”

这意思是明说了：即便所谓“反革命言论”，也不应受到专政。这才是真反思文革。

从于建嵘的标题，又想起了所谓文革“学生打老师”。这也是公知精英30余年来“反思”文革，最喜爱使用的刺激神经，耸动眼目的题目。

我们眼看，“改开”几十年来，“老师奸学生”，“学生打老师”数不胜数，怎不见“反思”，倒是文革初起无非那一两个月里的某些学校“学生打老师”，就“反思”的那么痛苦，没完没了？

其实再深想想，文革学生何曾打过老师？或者说，文革中哪位老师，是以老师的身份被打的？以著名的卞仲耘来说，她的被斗，被打，被死，难道因为她是老师吗？若是，为何北师大女附中的老师们不见通通都被斗，被打，被死，全中国的老师们不见通通都被斗，被打，被死，偏偏只有卞仲耘，和“卞仲耘”一类老师被斗，被打，被死？说明，卞仲耘和“卞仲耘”们被斗，被打，被死不是因为文革要学生去“打老师”，而是文革（刘邓路线时期）要学生去揪斗老师中的“反革命”和“修正主义黑帮”。因此，学生打的，不是“老师”，而是他们所认为的（或被刘邓路线工作队抛出来的）“反革命”“黑帮”。

于是，我们才能弄清我们究竟应该“反思”什么。

不是“反思”什么“文革学生打老师”，文革根本没有什么“学生打老师”，只有学生打“黑帮”。但是，我们可以像文革中那样随意把人（比如把某些老师）打成“反革命”或“黑帮”吗？即便是所谓“反革命”或“黑帮”，就可以随意目无法制地去斗人，打人，直至把人打死吗？

这才是对文革实事求是的反思，所应提出的问题，所应总结和得出的教训。那些诉诸煽情的所谓“文革处决高级知识分子”，“文革学生打死老师”类，不是真要反思文革，不是真要得出教训以利将来，而是蓄意要把文革描绘的一片黑暗恐怖，让认为文革总还有它另一方面的积极意义的人们，左翼的人们，不敢说话罢了。

2016年4月27日

何新先生，你现在才来“悲鸣”？ ----对何新最近一文的短评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2-05-11

何新先生，你现在才来“悲鸣”？据你说，“十年前”，你还是相信社会主义能在中国胜利的。现在，才来“无奈的悲鸣”？莫非这一两年，或这几天，才发现了“尽管中国的官僚体系极其庞大，表面上权力很大，但是当今和未来，官僚体系已经无法控制市场力量、金融力量，资本的力量。”？

你还真比不上陈小鲁。

对邓小平的“改开”，这陈公子说得深刻：

“很清楚，当时改革开放已经是“潘多拉的盒子”，打开了，你收不回来了。老邓厉害就在这个地方。比如搞股票，他表态说，“允许试”、“不行就收”嘛。其实，允许试是真的，不行就收是假的。他早想清楚了，别人可能没想清楚。允许试，就试呗。反正后边有句话，不行就收。收？怎么收？靠行政命令收？收得了吗？你发了那么多股票，要花多少钱再把老百姓的股票买回来？你花钱买，正好给大家“解套”。再者，你有这笔钱吗？你政府要是有钱，何必搞这个呢？所以没法收！老邓这个人，比较聪明。战略上他想透了，后一句话，就把那些反对者的嘴堵上了。别的老头一听，啊，允许试，可以收，好啊。可一试，就“开弓没有回头箭”。”

……“不说别的，看看这些领导人的子女，他们在想什么？看看这些人的生活方式，他们能够回去吗？不要说“右派”了，就看看那些“左派”们的子女，他们能回去吗？他们要真是“清如水，明如镜”，倒让人害怕了。

所以，资本主义在中国的胜利，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失败，邓小平“改开”那天起，早已经是注定的了！

何新先生又是似乎现在才发现，“这些左翼都是历史唯心主义者，他们忘记了经济基础决定政治和意识形态上层建筑这个马克思的基本原理。”但是，包括89，多年那样支持邓小平的何新先生自己，难道昨天还能是记得“马克思的基本原理”的历史的唯物主义者？

请何新读一读老王1978年在狱中读《资本论》写下的笔记。那时“改开”还远远没有开始：

一，“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的历史过程”。它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这个自然的过程。因此，无论是苏联的社会主义抑或中国的社会主义，无论建立它的动机多么崇高，试验多么伟大，在自然的经济运动规律

面前，它们都是要最终失败的。

.....

强大的自然的高效率的资本主义世界市场最终要把行政强制的“社会主义市场”吸引过去，淹没过去，迫使它按资本主义的面貌来组织生产和交换(即后来的所谓“改革开放”和加入世贸），并进而迫使它不得不按资本主义的面貌来改造它国内的经济和政治的关系。这样，社会主义阵营的瓦解，社会主义国家的“复辟”，就是命中注定的了！

老王早就是懂得了“马克思的基本原理”的“历史的唯物主义者”。所以，面对中国的资本主义复辟，他不“悲鸣”，也不“无奈”。他记得马克思在《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中是这样说的：

“无论古老世界崩溃的情景对我们个人的感情是怎样难受，但是从历史观点来看，我们有权同歌德一起高唱：

既然痛苦是快乐的源泉，

那又何必因痛苦而伤心？

难道不是有无数的生灵，

曾遭到帖木儿的蹂躏？”.....

但是，难道我们真的就眼睁睁看着中国人民在资本主义复辟下挣扎的痛苦而一点不伤心吗？不是的，任何一个对中国人民怀着深厚感情的良心人士，都会伤心的。我们不能扭转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必然胜利，但我们可能通过自己的抗争，使中国的资本主义不致发展为最坏最野蛮的资本主义，用以尽可能减轻中国人民的痛苦。这就需要把中国一切不同层次的社会主义左翼力量唤醒起来，动员起来，统一战线起来，直至组织起来：“无产阶级在争取政权的斗争中，除了组织，没有别的武器”。老王为何近年那样的支持左翼力量？就为这个。

同时，我们还应该看到，执政的沿资本主义路线走去的中国共产党，特色变了，历史传统毕竟是一个曾经为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翻身解放奋斗的党，这个无可磨灭的传统，使这个党内的许多杰出领袖人物，一方面不得不走着邓路线下无可逆转的资本主义道路，一方面，良心的驱使，使他们也在尽着自己的努力，图竭力减轻人民的痛苦。薄熙来“唱红打黑”，虽然有给人民幻想的一面，但也确有解救人民在最坏的资本主义黑社会笼罩下所受痛苦的一面。老王为何支持薄熙来们？也就为这个。社会主义左翼力量抗争资本主义的统一战线，应该包括他们。“哪有猫儿不吃油，哪有军阀不是反革命？”。高调的“革命”左派幼稚病，是错误的。

陈小鲁还说：

“恩格斯有个观点，认为社会的运动是“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的“对角线”。如果这儿有一个力，那儿有一个力，它们合起来，合力就是它们的对角线。”

动员左翼对资本主义复辟必然性的斗争，博弈，争取一个对劳动人民尽可能好些的“合力”的结果。在必然性面前发挥反对力量的主观能动性，这样，就全不必“悲鸣”什么了。

何新竟作老态，“无奈悲鸣”。可笑。老王想起了《世说新语》“新亭堕泪”故事：

“过江诸人，坐而叹曰：‘风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异！’皆相视流泪。唯王丞相愀然变色曰：‘当共戮力王室，克复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对！’”

何新们听着！

2016年5月15日

“爱国流氓”（爱国贼）与“民主流氓”（民主贼） ----与李伟东兄商讨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2-05-11

李伟东来微信：

嘿嘿，打着民主旗号的流氓，确有，但比较小众化，属于自娱自乐，没人理睬，也没有政府支持纵容，自生自灭，无关大局。爱国流氓则不同，政府纵容，山呼海啸，危及国家民族安全。所以应该是主要关注对象。

老兄觉得是把几个民主流氓教育好，让他们恢复道德形象重要呢，还是抑制爱国流氓别让他们重演害民误国的义和团更重要呢？

老王社长：

流氓不会爱国，只有冒充爱国的流氓。正如流氓不会民主，只有冒充民主的流氓一样。现在更多的是冒充民主的流氓，往往正是他们同时冒充“爱国”的流氓。

很高兴先生居然提到“国家民族安全”。认为“国家民族安全”是不可“危及”的，是不可“害”不可“误”的。这样好。这样我们就有了一个共同的价值标准：“国家民族安全”。就好讨论了。没有共同的价值标准，怎么讨论？

今天的冒充“爱国”的“爱国流氓”（爱国贼），是怎样的“政府纵容，山呼海啸，危及国家民族安全”了？伟东先生能向我们举出一两个具体的例子吗？谁人打着爱国旗号，破坏社会秩序，阻碍商业正常运作，损坏公民个人财产，却被“政府纵容”了？伟东先生能指名道姓一下吗？政府可能去“纵容”他们吗？

若他们的“山呼海啸”，没有破坏社会秩序，没有阻碍商业正常运作，没有损坏公民个人财产，只是提出了他们认为的爱国诉求和口号，呼吁民众响应，不正是他们的民主权利吗？哪怕你不认同这些诉求和口号，凭什么骂他们是“爱国流氓”，是“爱国贼”？难道“山呼海啸”的爱国民众运动中混迹了几个来历可疑的流氓或贼，爱国就是流氓？爱国就是贼了吗？伟东先生不是也认同“国家民族”价值的吗？不是也爱国吗？一个真心认同国家民族价值的人，一个真对国家民族有感情的人，会把“爱国”这神圣的词语与“流氓”和“贼”嫁接起来，混同起来，恶毒咒骂起来的吗？

你说，也有“打着民主旗号的流氓”。但一个真心向往民主的人，是不会因此将“民主”与“流氓”嫁接起来，骂什么“民主流氓”，“民主贼”的。所以，我们今天，只听到仇恨国家民族，反对爱国的势力，骂什么“爱国流氓”（爱国贼），却从未听见抵制所谓“普世价值民主”的人们，骂什么“民主流氓”（民主贼）。为什么？恐怕他们，才是真心向往民主的人们，他们珍惜“民主”这神圣的词句，绝不因今日实在不少的打着民主旗号的流氓，而骂“民主流氓”，骂“民主贼”。

但现在且请君入瓮，暂借用一下“民主流氓”这词。

伟东先生断言：

“嘿嘿，打着民主旗号的流氓，确有，但比较小众化，属于自娱自乐，没人理睬，也没有政府支持纵容，自生自灭，无关大局。”

真的吗？

“打着民主旗号的流氓”，李锐不是？茅于轼不是？辛子陵不是？李银河....们不是？他们“没有政府支持纵容”吗？

“打着民主旗号的流氓”艾未未不是？张贤亮不是？张艺谋不是？莫言....们不是？他们“没有政府支持纵容”吗？

他们不但常有中国政府的“支持纵容”，还一定有国际强权国家国际资本势力的“支持纵容”，不停地给他们发奖金赐奖号呢！这还不“危及国家民族”？

即便真“没有政府支持纵容”的海外民运，你看从魏某人起，屈指数数，有几个头面人物不是“打着民主旗号的流氓”？你现在每天打开电脑，一定也收到的长达半年没完没了不堪其扰的“盛雪”艳闻互骂，骂阵双方，几人不是赤裸裸“民主流氓”？他（她）们真“属于自娱自乐，没人理睬”，“自生自灭，无关大局”？他们没有国际强权国家国际资本势力的各名目“基金”的支持？没有这些，你伟东先生能煞有介事常作上宾，去参加他们的各类会议？

今天的海内外“民运”主流事实已经不是争民主运动，而是以推翻共产党为目标的“革命”运动。，他们没有信心从国内的各阶级阶层中争取到基本的“革命”支持力量，他们只能越来越指望和挑唆西方强国的飞机大炮寻机会打进北京，他们来“带路”。但毕竟多少有些心理障碍。因此，他们必须先污名化爱国，必须把爱国骂为“贼”，以减轻自己的心理障碍，为今日的精神带路和未来的持枪带路，制造“正当”的说辞。不知伟东先生是否认为这将“危及国家民族安全”？

再看，今天国内的“民主流氓”，一旦受到政府打压，他们多预有退路，多能仗恃国外西方“大后方”的认可、声援、资助和风光，今日国内的“爱国流氓”，若真是一些神经质过激分子，他们一旦受到政府打压，他们能有国外西方的“大后方”仗恃，认可、声援、资助和风光吗？没有的。他们没有退路。仅此可知，真神经质的“爱国流氓”，绝

不可能多的。谈何“山呼海啸，危及国家民族安全”？伟东先生在杞忧天了。进而言之，中国今日严厉批判中共资本化的毛派左翼“革命党”，也是破釜沉舟，没有退路的。西方没有他们的容身之地。剔除那些伪激进可疑分子，他们是真可贵的。

其实，今天的中国大量产生“民主流氓”，真不是“属于自娱自乐，没人理睬，也没有政府支持纵容，自生自灭，无关大局”。它是中国政府“改开”放任资本化市场化的必然结果。

全面市场化是“普照的光”，它将一切都化为了可以出卖和必须卖出的商品。中国的思想家生产的“思想”，哲学家生产的“哲学”，经济学家生产的“经济学”，法学家生产的“法学”，政治理论家生产的“理论”，文学文艺家生产的“艺术”，娱乐圈家生产的“娱乐”，在这市场普照的光下，都同等地必须将之化为可以出卖和必须卖出的商品。“与国际接轨”的市场化，更是鞭策了中国的这类“家”们，争相将自己的精神文化商品拿到西方市场去兜售。

为了极大扩展西方市场卖得好价钱，他（她）们就要揣摩西方买主的口味，迎合西方买主的需要（适应市场），来生产和装饰自己的商品，他（她）们就必得先各施手段炒作自己成名。最捷径有效的成名方法，自然是把自己打扮成“民主的”“人权的”“自由主义的”，最好还是“受中国政府迫害封杀”的精神文化商品生产者。必定得大奖，货则必定好卖。

这些在西方市场上兜售自己的“思想”“哲学”“经济学”“法学”“政治理论”，“文学文艺”“娱乐”商品的精神文化商人们，你能指望他（她）们良心发现站在伟东先生很想维护的“国家民族”利益的立场，照顾到“国家民族安全”，起码，考虑到“国家民族”人民的自尊，尊严，实事求是地去生产他们的商品吗？如果能，市场的规律，商品追逐最大利润的本性规律，就不起作用了。利润能够泯灭一切良心。相反，他们也要污名爱国，起哄骂“爱国贼”。因为爱国主义，随时可能危及乃至断掉了他们的财路。

这就是今日中国生产各类精神文化商品的“著名”商人中，不断地，大量地产生打着“民主”“人权”“自由”旗号却在严重地危害着“国家民族安全”的“民主流氓”（民主贼）的深层的根源！这也就是国际接轨市场化下，四面八方人士都要骂“爱国”为“贼”的根源。他们真不是“比较小众化，属于自娱自乐，没人理睬，也没有政府支持纵容，自生自灭，无关大局”的呀。

李伟东老兄，反问你，为了你也要的“国家民族安全”，你是“觉得是把几个所谓爱国流氓教育好，让他们恢复道德形象重要呢，还是抑制中国民主流氓的大量产生，别让他们害民误国更重要呢？”

2016年8月2日

我们怎样悟出历史必然的规律 ----对秦晋、李伟东二先生的简复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2-05-11

对我的《为什么今天中国的国情下还不能实行普世的民主宪政？》，秦晋、李伟东先生分别提出了若干意见。需要发挥。特简答如下：

第一个问题，

秦晋承认，现在的民运，对共产党政权法统确是在进行“革命”。他说“我们正在做的也是革命，渐进革命，非暴力革命。革命不一定非要用枪炮进行，但凡根本上改变一种状态，不论用何种方式，在弟眼里，都是革命。”

他又说“向共产党要民主，也就是争取民主，无需承认它的革命法统。要是一个说辞，争取也是一个说辞，结果和效果都一样。视力量对比而定。”

老王答：

对的。老王文指出了，89后的“民运”已质变为反共“民运”，也就是对中共政权以推翻为目标的革命。这革命确实直至当前，还是“渐进革命，非暴力革命”（更多是网上“谣言革命”）。李登辉民进党也早就承认，他们进行的，是在对国民党“中国人殖民政权”的“和平革命”。这点没有问题。

老王的意思是，既然反共民运是革命，不承认共产党政权革命法统，向共产党争民主只是一个“说辞”，那么，共产党就应该拒绝这个说辞。不承认现存法统和规则开放民主竞争政权，国家将立即陷入绝对无政府状态的混乱。

你们吓唬说，“共产党，你再不改革转型，我就革命了！”你就革命好了，你本来不就是革命吗？你革命，共产党就反革命。决不可向你们让步，因那绝对会是一场无可止步的席卷全国的大崩溃大灾难。

老王指出了：

“以“民主”的形式，行革命的内容。这是极可怕的。它比外部战争更为可怕。因为这种体制内革命可以以体制的合法性运作，运用体制的全面动员力量去在全国范围内“合法”地不断煽动全社会各利益背景群体的仇恨和撕裂。一旦政权宪法体制处于最后颠覆的临界点，全社会敌对双方集聚的力量处于你死我活的最后关头，必将爆发全面内战。这种内战比外部革命党发动的内战要惨烈得无比。外部革命党的内战对整个国家，总是局部性的一时性的，哪怕“辽沈”“淮海”战役。无论革命党军决战是胜是败，胜利一方的专政终能将国家和社会稳定下来。而体制内利用“民主”长期反复煽动的社会敌对分裂和仇恨爆发的内战，则是深入全民全社会性的轮回报复仇杀，没有尽头，直至国家最后崩溃瓦解不能止。这点，我们看南斯拉夫和中东“茉莉花民主化”经历的惨绝人寰局面，就可以知道。”

台湾有“鸟笼”罩着。中国上空没有鸟笼，只有相反的外部强势国家的推波助澜。

万幸。你们战胜了共产党的反革命，成功推翻了共产党，你们就迅速建立革命专政，镇压共产党和拥共民众的反抗。把社会稳定下来。没有战胜呢？就不说它了。

第二个问题，秦晋说，他是善良的，民运内斗中他都不主报复的。因此，民运革命胜利之后，是不会“对共产党赶尽杀绝”的，“不主张冤冤相报”清算共产党的。原来，秦晋是个好人，他是只要“转型”，不要“正义”的。

老王答：

秦晋呀，这怎么说呢？你是好人。但大势到来之时，不是好人能决定的，恰是一个比一个更激烈的分子和集团所牵引的。那时的“秦晋”好人，恐怕自己也要被送上断头台的。忘了法国大革命了？或者你忘了89天安门广场，人们是更听万润南这些温和的“好人”的，还是更听柴玲等一个比一个激进的“英雄”人物的？你可以看看张宏良的文章《中国左翼走过了最凶险的激流险滩》，那里面揭露了是些什么人今天就咬牙切齿要“民主后”杀人？如果你说，这是“快乐快乐嘴巴。千万别当回事”。那么，薄熙来案重庆事变后，辛子陵上书胡锦涛，要求杀黄奇帆人头“立威”，莫非这也是“快乐快乐嘴巴”？

秦晋呀，去看看老王文中，与茉莉的那番辩论。听听茉莉讲的“转型正义道理”吧。那才是革命民运的正解。

第三个问题，李伟东说：

“普世价值的真谛是尊重基本人权（人类的天赋权利），我们只追求这个，未来也不要谁的专政”。

老王答：

伟东兄呀，“人类的天赋权利”？人类哪些权利是“天赋”的？吃喝拉撒性，共产党剥夺你了吗？一度嫖赌淫荡毒骗满地....中国比任何一个国家对这类“人性”都自由放任。共产党剥夺的。仅仅是你所要求的一些政治权利，包括革命推翻共产党的权利。但这些政治权利是“天赋”给你的吗？是“天”赋给你的，怎会共产党可以不给你？“天”赋给你的权利共产党不给你，你就找“天”，让“天”找共产党去，你找共产党干什么来？！

共产党的权力也不是从“天”那里攫来的，它是革命战争胜利，靠本事从国民党手里得来的莫非国民党是“天”？

国民党的权力，也不是从“天”那里来的，是革命和战争从满清政府，北洋军阀手里得来的。又莫非满清政府，北洋军阀是“天”？

华盛顿杰佛逊们对英战争要独立，是自己动手并不靠天的。高唱“天赋人权”不过是对英“叛乱”，自己为自己“赋”上神秘的正义性鼓舞自己罢了。

政治权利，没有“天赋人权”，只有人赋人权。革命党人赋予自己革命的人权所获得革命果实，他自然要捍卫。这就会专政。专政，本身成了他的的人权。因此，你的革命和他的反革命，都是同等的“人权”，双方都不理亏。

李伟东说，“我们只追求这个，未来也不要谁的专政”。真的吗？你们革命推翻了共产党，共产党和拥共的人群就不反抗了？它们反抗，你们不镇压了？听任他们把你们的革命再复辟过去吗？那你们革命干什么？闹着玩吗？不说你们“未来”革命胜利之后，我们看文革被“彻底否定”，并不是你们反共右派争得的胜利，你们不过搭了一点共产党右派的便车。就这样，当“文革余孽”抬头了，你们那样捉急呀，恐慌呀，仇恨呀，想杀人又还没有刀，不是就紧张地一再一再呼吁当道的共产党中央赶紧去“取缔”去“镇压”甚至去杀吗？人家唱唱红歌就是“文革余孽”，温家宝们设

下诡计“一举拿下”“文革余孽”，你们高兴呀，不是“人权、法制，程序正义”什么都不顾了一片声叫好吗？难道你们自己革命胜利，竟然会“也不要谁的专政”了？谁信？共产党不是也曾说“未来也不要谁的专政”吗？结果呢？你们都说共产党“骗人”。你们现在不也正在骗人吗？谁能保证你们今天所说的“未来也不要谁的专政”，明天不是照旧骗人？

其实，共产党和你们（包括伟东先生）都不是存心骗人，胜利前相信民主都很真诚。但专政，是一切革命党革命胜利那一天不以原有意志为转移的必走之路，必然的结局。民主，只能是胜利的革命党人及其拥护阶层开始的民主。然后从它的内部，走过漫长的道路，逐步发育扩展出愈趋接近“普世”的民主来。一切的欲速都是不达的。人们，特别是公知精英们，总不能明白历史的奥秘。他们总把近代史上一次又一次为民主的革命胜利后，来到的总是专政，视为革命党领袖的“欺骗”，“背叛”，归咎他们个人是坏人。他们总以为“专政”是可以主观想要和“不要”的。他们总不能悟出“现实的都是合理的”，里面深藏着的历史必然的规律！

2016年9月16日

司马南快来快来，将那笔钱也带了来给我老王！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2-05-11

前几日在纽约，偶听李洪宽说，薄案那段期间，司马南曾来美，专程湾区访希哲，给了老王一大笔挺薄的钱。我说，“都是瞎扯。我听闻过一些，没当回事”。洪宽说：“没有这事？这里人传的很广，都信了。”云都信了？呵呵。那就说几句；

司马南先生过去如何并不多了解。只知是反对气功神秘化的。后与希哲通过电话，说是得机会见见。再后微信至今，却素未谋面。知此公善辩，曾美国之音擂台舌战胡平、杨建利和卷入站边胡杨的主持人龚小夏（当年也算李一哲集团分子罢）三博士等，极不对称，竟“三英战吕布”而不能少得上风，海外已是播笑编氓，腾嘲人口矣。看来，这司马着实了得，不愧夺了他曹家天下的司马氏之后。对司马南先生，希哲虽还谈不上“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到底为未得一觇仙容，拂面春风为憾。

呜呼

今忽闻“司马南曾来美，专程湾区访希哲，“给了老王一大笔挺薄的钱”，言之凿凿。想必一定是有的了。司马公快来，快来，将那笔钱也带了来。老王正需要呢！

老王社长

2016年10月10日

“别了，我的同学群！”--- 微信群正在分裂甚至撕裂社会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2-05-11

微信群正在分裂（甚至撕裂）社会。微信群，就是未来中国“民主社会”的预先版。它先行证明了，未来的“民主社会”，不可能有什么“普世的民主”。只可能有占统治地位那一方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民主（请看台湾！）。群上非主流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人物，除非顽强抵抗，是没有自由说话的余地或根本不敢说话的。否则就要冒着与你这群上亲人、朋友、同学、同僚这部分本来亲密社会关系撕破面皮决裂的风险。最后，必被排挤至边缘直至自行退出群，或被拉黑驱逐。这就是群的“专政”。这位“天狼孤星”显然入了左翼专政群，但如果去右翼群看看，难道不是反过来一样的专政吗？

稍能给左右翼意见说话相对自由的地方，只能是“群主”“版主”高度专制集权，却又是比较开明的人物（他也必有倾向）。他不是全群“一人一票普选”出来的，他创造了这坛和群，“打天下坐天下”，不受挑战不受“轮替”地作了版主或群主的。他以他的喜好制定和随时增加坛规或群规，并随意解释它，来维护和偏袒他导向的主流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但也适当保护非主流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于是，这坛或群就能相对言论自由了。

所以可以发现：真正相对言论自由的地方，必是高度专制而又能开明的地方；真正放开“民主”的地方，必是“意识形态多数暴政”，言论极度不自由的地方。

充分自由就不能民主，只能开明专制；充分民主就不能自由，只能多数暴政。

向未来的“民主社会”努力，一定要先意识到这个规律。

2016年11月27日

关于毛泽东晚年“走西方英美资产阶级民主路”的思考（评徐海亮和项观奇两先生意见）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2-05-11

徐海亮：

过去听说毛泽东询问过田家英和戚本禹，对社会主义能不能胜利怎么看，田说一定能胜利，戚说困难很多，但主席老人家在就能胜利。毛的回答是年轻人没有说真心话，其实社会主义很难胜利，如果我们失败了，可能是三种前途：走德国的路，走苏联的路，或者英美的路。德国的路，法西斯主义，不赞成，苏联，搞修正主义，贝利亚、法西斯，也不赞成。相比之下，倒可能走西方英美资产阶级民主的路，倒不如走西方民主的路。

项观奇：

徐海亮提出的自然重要。我的看法是，一，以主席有据可查的讲话，文字为准。二，这个说法，是个大事，主席应有解释。只有现在提供的结论，不足为据。三，文革十年，特别提出理论问题时，未涉及此看法。四，我和戚老有过几次深谈。一再要我写的关于社会主义的书。书出版后，立即给他，他几日内读完五本，给我发三条短信，高度评价。但戚老一直未向我透露主席有这个想法。真有这个想法，那要看怎样表述。人都不在了，无法落实。两件事说法，我有考证，毛远新有证明。可定论。此想法有，那段文字，造的。

多年前，我听吕加平同志说，在文革中，主席也曾向姚、王等人提过类似提问，主席不满意他们的回答，自言自语地说可能走美式民主道路。吕说他是听谢静宜说的。真伪如何待考。

老王社长：

观奇兄：毛主席的话，当然要以“有据可查”的为准。但流传的戚本禹、谢静宜关于毛的这方面想法，我觉得，还是很值得思考的。因为你是知道的，我的想法，就与戚、谢流出的这尚待考证的毛的想法，十分接近。

我对列宁、毛泽东这些20世纪的社会主义理想家革命家，始终抱崇高敬意。但我还是坚信马克思所说，资本主义在它能容纳的社会生产力尚未充分发挥殆尽之前，是不会被人为消灭的，因此，社会主义新的生产关系形态在这之前也就不可能成功取代它，得最后胜利的。列宁、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各国事业在20世纪末期的全面失败，复辟，不是什么某些共产党的领袖很坏，“篡夺了权力”，“背叛”的偶然结果，这太肤浅，它背后推动它走向复辟的是一条沉重的，悲剧性的（实际正好证实了马克思断言的）社会发展规律。列宁、毛泽东革命的胜利与斯大林理论“一国社会主义成功”那几十年，对人类历史长河，我说过，就像是人向天空一跃飞起那一两秒钟，或大坝拦住水流的那若干天，人很快要摔回地面，水终归要向下奔流而去。人为“消灭”的资本主义终究要“复辟”的。这些，你是听我说过的，曼谷座谈会我还详细说过，虽然你始终不会同意。

毛泽东是意志极其坚强的伟大革命家，他不畏惧革命前途中的任何困难，勇于向它挑战。但我还是相信毛对戚本禹、谢静宜们说过“其实社会主义很难胜利”的话。因为，他不是惧怕困难，他是在艰难斗争中似乎也感觉到了马克思当年所断言的，人类不可能因为资本主义的罪恶而可以通过革命人为越过资本主义取得社会主义成功的社会历史发展规律，他感觉到了这规律的无可抗拒。毛泽东开始像大禹一样，从他的前人和自己与资本主义之“水”长期搏斗的经验和挫折中深思其中的教训：“无产阶级专政”的“息壤”，真的能够永远地将洪水堵住吗？----“很难”！于是，我认为，毛主席开始考虑如果资本主义的“水”真的靠堵堵不住，“社会主义很难胜利，如果我们失败了”，那末就要像禹一样完全改变治水方针，改堵水为引水，按水的的本性将它朝相对对人民最少恶果最多好处的方向去引导了！

毛设想了三个可能的方向，“三种前途”：“走德国的路，走苏联的路，或者英美的路。德国的路，法西斯主义，不赞成；苏联，搞修正主义，贝利亚、法西斯，也不赞成。相比之下，倒可能走西方英美资产阶级民主的路，倒不如走西方民主的路。”

所以，我绝不相信戚、谢等毛主席身边的人流出的毛主席的这番极其重要的话，极其重要的他老人家晚年思考，是空穴来风。所以建议大家，特别是左翼朋友不可对此掉以轻心不去作认真的省思。

毛说“倒不如走西方民主的路”好。但老王主张，现在看，还是选择“搞修正主义”的方向对中国较为妥当。因为无论当初对错的剧烈阶级斗争的社会主义革命缘故，中国延续存在了你死我活两大敌对政治势力，他们无法和平政权竞争。老王反复论述过，这种社会条件下，绝不宜人为去“设计”，去“搞出”一个西方多党竞争政权的“民主体制”来。起码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还是共产党一党执政，不许反共右派问鼎，不开放政权竞争，但须开放自由的多党社团对共产党执政的依宪法法律的政治监督和监察。这才是正道的中国特色的政治“修正主义”。“中国特色”本来没有什么不好。邓启动的改革开放恐怕也未必不合毛的晚年思考。只是邓，特别是邓后的共产党竟走向另一个极端，完全拆毁毁弃了“节制”资本主义洪水的毛时代的一切大坝，放任了原始资本主义特别是官僚买办权贵资本主义在中国的泛滥成灾罢了。水，是必须让它顺势而行的，但又必须控制的。不控制就将是滔天的水灾。今日中国左派成长壮大所负的历史任务，老王之见，不是要重回“无产阶级专政”（已经不可能了），去堵住资本主义之水，而是力促40年共产党右派中央纠正路线，修复“水利”，在尽可能保留社会主义经济要素的基础上，节制和调节资本主义洪水，减轻危害，让它有序地朝向有利国计民生的资本主义方向奔流。

今天认真省思毛泽东晚年对中国发展前途的这番难得一见的思考，还可以有助制约中国社会主义左派某些人可能走向的另一个极端。

老王社长

2016年12月13日

附徐海亮评《戚本禹回忆录》节录：

有个说法没有证实弄清。过去听说毛泽东询问过田家英和戚本禹，对社会主义能不能胜利怎么看，田说一定能胜利，戚说困难很多，但主席老人家在就能胜利。毛的回答是年轻人没有说真心话，其实社会主义很难胜利，如果我们失败了，可能是三种前途：走德国的路，走苏联的路，或者英美的路。德国的路，法西斯主义，不赞成，苏联，搞修正主义，贝利亚、法西斯，也不赞成。相比之下，倒可能走西方英美资产阶级民主的路，倒不如走西方民主的路。

之前，我曾找到金敬迈，询问他，戚本禹说过这个事吗?金把他听说的也讲了一遍，大致是这个意思(但金是个文学作家，我不敢就真信)。我见了戚以后，也专门询问他有没有这个对话，他承认确实有过，即，与其……不如……。但我在这次文稿中没有看到这个记载，这么重要的事他居然没有写，在深圳时我想问他为什么没有写进去，但时间紧迫没有问。出门后敖本立说，可能上海与他对话的人年轻，不知道有这件事，没有问他，他没有想起来，也就没有录音留下了。这样重要的对话，戚本禹会忘记吗?我觉得他对于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记忆和表述，大多还保持在文化革命时期我们大家信仰的朴素范畴，有涉及研讨毛思想的话题，他既往言论和留下的文字，是非常谨慎的，敏感问题或探讨问题，他大概还不愿放开——和我们一般的研究者议论毛主席，他特别把住不出格——(传统表述的)列宁主义和党的原则，怕有什么呢?从总体上看，他未能(或做不到)提纲挈领地去回顾文革派和毛泽东在文化革命中的教训，他似乎没有真正抓住晚年的机会，辨证、琢磨史实和史观问题，去完成从一个文革大员到一个文革史学研究者的身份转换(也可能不需要这样要求他)，我估计即便是和其他人座谈后他还能坚持一段时间，也难以在病榻上做一个全方位的经验教训的理论概括。我感到这是这本回忆录最大的不足地方。而这个深沉的研究和表述，本应该由虔诚的文革派来做的。

刚写完此文，项观奇兄又来电：

“希哲，看来确有此事了。

今上午到加平同志处，转达了你的问候后即核对那件事。他说确有此事，2001年在北京香山居住时，静宜同志之子亲口转述给他的。当时，主席在与文革小组几位同志谈完正事后，突发此问，得不到满意答复方自言自语说出来的。我嘱吕赶快核实时间、地点、人员，吕已应充，特告。”

袁庾华先生错在哪里？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2-05-11

袁庚华先生说，“自由派和毛派共同维护了权贵的稳定”，这是错的。

错在哪里？

把今天的中共政权整体地视为“权贵集团”，视为“毛派和自由派”共同的敌人，必须推翻，不可“维护其稳定”。这就大错了。

中国正在发生着资本主义复辟，中国正在产生着官僚资产阶级性质的“权贵集团”。这是共产党错误路线的产物。在这条错误路线上，有两种社会力量在对它发生作用：一种是推着共产党继续沿着这条错误路线走不回头，直至全面彻底复辟资本主义，共产党及其政权最终灭亡。这是所谓“自由派”实质反共右派正在做的事情；一种是反对共产党继续沿这条错误路线走，企图挽救共产党的革命性质，挽救社会主义事业。这是泛左翼和所谓“毛派”正在做的事情。

正是这两种方向截然相反的激烈敌对性政治斗争的合力，使得了共产党近年来一方面被迫放缓了向全面资本主义复辟的方向也就是向自己死亡方向狂奔的脚步（右派沮丧：“改革停滞了”！）；一方面，共产党在反共右派和党内新兴权贵的联合攻击下，没有，也无法完全回到毛泽东的社会主义路线上去，但它毕竟在习近平领导下，表现了相当程度的对前三十年错误路线的纠偏（正统左派欢呼：“有希望了！”）

就是这个合力的局面，于是，社会就便表现出了袁庚华看到的“自由派和毛派斗争共同维护了共产党特色政权的稳定”：既没有继续大步向右也没有明显回头；人人都不满又人人尚能忍受。这实质，正是所谓“既不走改旗易帜邪路，也不走封闭僵化老路”方针所获得的两大反方向社会力量的支撑。按老王的观点，这又正是共产党政权领导下搞“有节制资本主义”所必须的理性。没有这两种力量的斗争，失去了这两种方向力量的任何一种，共产党领导下的资本主义，必将失去理性而疯狂。共产党改开前30年按装扮为“自由派”的反共右派引诱的坟墓方向狂奔，为何？正因为文革失败后，中国社会数十年间失去了左翼力量的反对和制约。

所以，“毛派和自由派的斗争，共同维护了共产党特色政权的稳定”，脚步缓下来了，在中国迷失方向的今天，是好事不是坏事。袁庚华先生却把它当做了坏事。这就大错了！袁先生不好直说“自由派和毛派共同维护了共产党政权的稳定”，将“共产党政权”偷换成全称的“权贵”罢了。

但稳定总是暂时的，相对的，中国总要找到一个正确方向，朝哪个方向走。这还是取决于反共右派（袁所谓“自由派”）与泛左翼社会主义派的力量对比和斗争结局。袁先生主张两派放弃争斗，一起搞“民主宪政”，共同对付“权贵”（共产党特色政权）的“稳定”。

袁先生有些童真。他以为，只要说服毛派一边接受“民主宪政”，辅以文革大民主，说服反共右派一边接受文革大民主，束以“民主宪政”，这就可以了，皆大欢喜了。他不知道既要搞宪政就还需要问反共右派：你们接受毛泽东吗？你们接受毛泽东共产党的革命历史价值观和这个革命所建立的宪法法统吗？如果他们不能接受，他们说，他们恰是要彻底否定和推翻这一切，这两派就没有了共和的法统前提，何来“民主宪政”？

美国民主，无论两党多党，前提必须是承认华盛顿革命价值观和其革命党人建立的现存美国革命宪法法统。没有这个美国的全社会价值共识就没有美国的“民主宪政”。“民主宪政”真是个很好的东西，泛左翼哪怕“毛派”，怎么会反对？毛泽东当年就主张“新民主主义宪政”。为什么可以主张宪政？因为那时共产党国民党及各民主党派都承认孙中山革命价值，承认辛亥革命法统，承认“三民主义为今日中国之必须”。但国民党终究不容共产党，内战了，共产党“不幸”战胜了，推翻了国民党，这情形一变，便无法与国民党及其支持势力再一起“宪政”了，只能建立共产党革命法统。经过了“人民民主专政”的过渡，确应向社会主义民主宪政发展，但前提是全社会已经没有了具有力量的反共右派势力，没有了以彻底否定毛泽东共产党革命价值，推翻共产党革命法统的反共右派集团。中国当前情形如何？这个反共势力还相当强大，因此，中国当前也就没有全社会民主宪政的条件。“毛派”无论多么喜爱“宪政民主”，也无法与立场你死我活极端敌对的反共右派玩什么“宪政民主”。上当玩了，一定全面内战，国家崩溃。怎么办？袁先生是“毛派”，只能先劝“自由派”说：“你们放弃反共，承认毛泽东共产党革命价值和革命法统吧。承认了，有共识了，我们就一起玩民主宪政。”你看他们干不干？老王断定他们一定不干。他们若不干，左翼没法，只好要求共产党继续坚守社会主义法制下的“人民民主专政”。什么意思？就是说，不能向反共右派开放多党的政权竞争。只要他们守法，口头喊喊“革命”和反共，也可有言论的自由。

但是，不是说共产党政权已经越来越资产阶级化，越来越资产阶级专政了吗？不！只要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主义宪法法统尚在，只要中国共产党无产阶级性质党章尚在，只要共产党党内外广大的左翼力量在和坚决斗争，权贵的资产阶级专政就总是理亏，总是非法，路线就仍有改变的可能，政权就仍有可能回到较能代表人民利益和革命传

统的共产党领袖手里。这点很重要，左翼，“毛派”切不可轻言革命、“推墙”，切不可随意诬指“保党救国”派为“保皇派”，也即不要把自己置于四面皆敌唯我独革的孤立境地。更不可去打与反共右派“左右合流”寻找出路的注意。

也要注意，不是所有的“自由派”都是反共右派。真正的自由派只注重前面的政治自由和权利维护，他们主张向西方宪政学习，但并不刻意向后抹黑污化和完全否定毛泽东共产党的革命历史价值，他们只要求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的人民权利。这样的自由派，是真自由派，当然就应是左翼和毛派团结、协商共襄国是的对象而不应是排斥打击的对象。哪有猫儿不偷油？哪有“自由派”不是反革命？“这样，就是在实际上帮助了敌人，而使革命停滞、孤立、缩小、降落，甚至走到失败的道路上去。”（毛泽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

2017年元月29日

推荐读胡平先生的新作：《反右既非阴谋也非阳谋－－写在反右运动60周年》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2-05-11

胡平看了戚本禹回忆之类的不少材料，对比之后，他承认和告诉我们，毛，本来其实是“很开明”的，他的确想给人民更多的民主空间，如57年号召向党整风，毛“不是阳谋也不是阴谋”，也“并不是为了引蛇出洞，放长线钓大鱼”。但为什么又总失败呢？胡平比较接近事实指出了：是毛“估计形势过分乐观”。他“预先也估计到有些人会发表反动言论，但认为那只可能是极少数，一发表出来必定会受到大家的反击而陷于彻底的孤立，故而不足为患；殊不知一旦鸣放起来，批评反对的意见之多之尖锐，远远超出预先的想像”。

于是，胡平便批评毛了，说毛“龙颜大怒，翻脸不认帐”，“自食其言，翻云覆雨，出尔反尔”，“发动了一场反右斗争”。

我要问胡平：毛发动整风，他先说了，允许反共右派们都出来反共吗？没有呀！胡平自己引证了，他是说，他是“想用民主党派、民主人士的力量，帮助整党”。结果，那么多的右派都出来乘机反共了，要推翻共产党了，“远远超出预先的想像”，毛才“龙颜大怒”，“发动了一场反右斗争”。这怎能说是毛“翻脸不认帐，自食其言，翻云覆雨，出尔反尔”呢？恰应该说，是反共右派错估了形势，高估了自己的力量呀，人家要你帮党整风你却要反共呀。怪谁？应该怪倒霉的反共右派自己，怎能怪毛？

问题出在哪里？出在毛和反共右派双方，都错估了形势。

毛和共产党革命胜利得天下后，到处都是敲锣打鼓喊“万岁”，便发生错觉，以为反共的仇视共产党的人和势力没几个了，人民咸与拥共了，可以放手让人民来玩玩民主，对党“大鸣大放”，整共产党的“风”了。反共右派呢？开始小心翼翼，如黔之虎，后看看没事，反共的人似乎越来越多，自己这边力量很大，便愈放肆斗胆起来，杀气腾腾，以为“推翻共党，可毕其功于一役”了。这共振效应，互相抱团鼓动效应，我们今天不少反共网站论坛都能看到，就那么些人，但那共振气氛简直是今晚革命就会发生，共产党今晚就要被推翻了，一样。而且他们沉浸其中都信。

结果呢？结果双方都闹得很不愉快。毛闷闷不乐，他发现他估计错了，反共的人真不少。反共右派也焦头烂额，他们也发现他们估计错了，拥共的力量还相当强。

但右派们手里还有一张牌。他们赶紧把头缩了回去，扮出一副虔诚的哭丧脸说：“我们不是反共的呀，我们只是意见尖锐一些，但我们是为党好的呀，我们可以把心掏出来给党看的呀！就是真有些反共的右派，也很少呀，怎能打我们几十万右派呀！”

这倒是。反右打击面太大，错案太多。但已经证明，不是毛的事，那是刘邓们干的。不仅反右如此，文革直到89，刘邓们打民间“右派”，那是比毛要积极狠手无数倍的。

问题在，反共右派们受打击把头缩回去了，说当初是“为党好”不是反共，那头就应永远缩回去，这才能永远证明反右是错。但胡耀邦看着右派可怜，“一风吹摘帽”了，再来“改开”，风向大变了，反共反毛时兴了英雄了，右派们又纷纷聚会，纪念“反右XX周年”，这时，他们就不再说当初是“为党好”不是反共的了，他们现在要公开反共了，他们的领军人物如茅于轼等，就宣称，“我们当年就是（反共）右派了！”。这就等于自家出来证实了，共产党当年的反右，没有错呀，毛更没有错呀！胡平们怎能说毛是“翻脸不认帐，自食其言，翻云覆雨，出尔反尔”呢？

研究这段史实相当重要。胡平这篇文章有功。重要在哪里？它告诉我们，历史的教训一定要注意：今天中国的左右翼双方，都不要把自己的力量估计得太强大了。以为可以玩“普世宪政民主”了。不行的，反共力量在西方强势国家支持下还相当强大，拥共的左翼民众力量被组织动员起来，也是相当强大。将这两种敌对力量放开“民主”，是无法和平竞争政权的。只能是内战和崩溃。只有这反共或拥共两种力量，任一种完全消亡了（另一种也就没有意义了），社会才能有了价值观的共识，只有这时，中国的“普世民主宪政”，才可以着手了。这之前，为了国家和社会稳定，只能是一种价值观的专政。

2017年2月17日

附：反右既非阴谋也非阳谋－－写在反右运动60周年

胡平

毛泽东在1957年7月1日以《人民日报》社论名义发表的文章《 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里，针对整风鸣放为何转成反右，写下一句话：“有人说，这是阴谋。我们说，这是阳谋。”

反右到底是阴谋还是阳谋？我在1987年1月接受香港《百姓》半月刊陆铿先生的采访中讲道：我认为毛并非一开始就打定主意“放长线，钓大鱼”，而是估计形势过分乐观，所以发动大家给党提意见。当然，毛预先也估计到有些人会发表反动言论，但认为那只可能是极少数，一发表出来必定会受到大家的反击而陷于彻底的孤立，故而不足为患；殊不知一旦鸣放起来，批评反对的意见之多之尖锐，远远超出预先的想像，于是龙颜大怒，翻脸不认帐，于是就发动了一场反右斗争。

最近，读《戚本禹回忆录》，其中讲到若干情况，印证了我上面的观点。

戚本禹说：“反右派运动开始了，为了提供反右派运动的理论指导，1957年6月19日，《人民日报》以《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为题，发表了毛主席的这篇讲话。但是，它不是原始讲话。它是由胡乔木、田家英和陈伯达等人根据毛主席的原始讲话文件修改而来的，与原始讲话有很大的不同。”

按照戚本禹的说法，毛的原始讲话“当时提的是应该在全国搞民主，没有什么反右派，没有什么六条，没有什么钓鱼，都没有。反右派是后来根据整风运动中右派的乘机进攻的情况加上去的，是主席在这个问题上，同意吸收不同意见补充上去的。主席是真诚地希望大家帮助党整风。主席说了，人们总是会有些不同的意见，就是有些不对的，也不要紧，不用怕。发表出来的文章把带棱角的话都去掉了，这不是主席个人的意见，而是代表全党的意见。主席讲话后，社会上出来那么多言论，其中有很多是攻击党和社会主义的，也许主席就觉得自己讲话有不妥，又可能受到各种上报材料的左右，他就同意做改动，但改了的东西不如原先的好。胡乔木改的较多，以至于后来胡绩伟就揭发说，胡乔木乱改主席讲话。但据我所知，胡乔木改稿是根据主席综合了党内其他同志的意见后提出的修改意见进行的，不是他自己乱改的。”

戚本禹还说：毛主席的《正处》讲话“造成这样一个宽松的气候，出现这样一个百家争鸣的局面，这本是好事。可是，党内高层一些人本来就怕这怕那，这个时候都在底下说毛主席不好。据我当时在办公室听到的情况，刘少奇、邓小平和彭真他们就说，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讲话，没有经过讨论就出去了，以往什么事情都是先党内后党外，毛主席这次是先党外后党内了，一样的内容，先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了，然后才在党内宣传工作会议上讲。他们攻击毛主席违反程序，把党弄得岌岌可危，把国家也搞乱了。党内有相当一部分人跟着他们这样看、这样说，埋怨主席不该放开，不该让什么人都出来提意见……这些人都要求主席改变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的那个方针。”

在回忆录里，戚本禹还提到江青说的话。戚本禹写道：“1957年夏天，中央在青岛召开会议，江青陪毛主席去的……后来江青对我说过：'主席这一个夏天都是闷闷不乐，我给他讲青岛的事，他都没有心情听。'我问，因为什么事。她说还不是因为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放了一炮，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结果弄得党外进攻，党内不满意。我在现场听过主席的那次讲话，也看到了那之后党内和社会上发生的种种事情，非常理解主席为什么心情不好。一方面，正是因为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了话，让大家畅所欲言，才出现一个全国性的大鸣大放的宽松的政治气候。等这个气候出来了，党又把它消灭，还要用毛主席自己的原始报告来做成枪炮把它消灭。这不等于是让毛主席自食其言吗？……'裴多菲俱乐部'中国的确也是有的。主席也是不希望右派翻天的。但是弄得不好，就要把好不容易出来的民主气氛压制下去。这是一种党内外夹击的复杂局面。群众意见、民主党派友好人士的意见以及右派的攻击，其实还是好处理的，难的是党的高层的批评意见不好处理。那时，刘少奇是党内已经认可的接班人，邓小平是毛主席亲自点将到北京后不到两年就担任党的总书记的，彭真虽然在延安时期就是很左的，但对于党在延安时期的拨乱反正的贡献是很大的，自那以来党内地位也很高。还有大批同志跟在他们后面

，也一样对毛主席讲话有这样那样的埋怨。”

戚本禹讲的这些情况可靠不可靠？去年，《炎黄春秋》发表了一篇座谈纪要，题目是“揭穿《戚本禹回忆录》中的谎言——关于《在中南海工作的日子》部分”（注）。参加座谈的是戚本禹当年在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共过事的几位老人：逄先知、吕澄、沈栋年、王象乾，李公绰因体弱未能与会，通过电话表达了意见。在这篇座谈纪要里，逄先知等对戚本禹的某些叙述进行了反驳，自不待言。值得注意的是下面这段话，实际上是证实了戚本禹的说法。

座谈纪要说：“《正处》从讲话到正式发表，时隔近四个月。自始至终是毛主席在亲自动手修改，并广泛征求党内意见，历时55天，共改13稿。这中间中国政治发生了重大变化，极少数右派分子以为时机已到，向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进攻。毛主席的思想也发生了重要变化，这个变化不可能不反映到他对《正处》的修改上面。修改稿中加进了强调阶级斗争很激烈、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这些同原讲话精神不协调的论述。关于评判政治思想战线上什么是香花什么是毒草的六条政治标准，就是毛主席修改《正处》讲话过程中，于5月25日亲笔加上去的，这是在他写的《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发表之后第十天，并不是别人强加于他的。当天，毛主席批示田家英：'我在百花齐放部分有一些重要修改，请田于今午打清样校正一下。'毛主席所说的重要修改，主要指加上了'六条政治标准'。至于修改过程中广泛征求意见，这是毛主席多次批示中所强调的。征求意见的范围也是他亲自定的，包括：政治局、书记处各同志，在京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当时在京参加会议的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30余人），外加田家英、胡绳、邓力群。”

由此可见，逄先知等人也承认，在《正处》从讲话到正式发表这四个月中间，毛泽东的思想确实“发生了重要变化”。正式发表的文本中，关于强调阶级斗争激烈、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以及区分香花与毒草的六条标准等论述，确实都是原始讲话里本来没有，后来正式发表时加进去的，而这些论述确实“同原讲话精神不协调”。这也就证明，戚本禹的相关叙述是可靠的。

由此可见，反右运动确实不是阳谋，因为在《正处》的讲话里，毛泽东确实讲的很开明，并没有讲到要搞阶级斗争要搞反右派运动；另外，反右也确实不是阴谋，因为起初毛泽东讲的那么开明，并不是为了引蛇出洞，放长线钓大鱼。从整风到反右，是毛泽东自己的思想发生了重要变化，前后不一；是毛泽东自食其言，翻云覆雨，出尔反尔。戚本禹把毛的转变过多的归因于党内高层（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等）的压力，而逄先知等人则强调毛的变化并不是别人强加于他的。我以为后者更接近实情。这一点也可以从李志绥回忆录得到佐证。李志绥在回忆录里写道，在1957年的5月中旬，毛的情绪很坏，“最后毛几乎一天到晚睡在床上，精神抑郁，患了感冒，把我叫回来，睡眠更加不规律”。后来毛还对李志绥说：“原本想用民主党派、民主人士的力量，帮助整党。想不到他们这样不可靠，最坏是民主同盟，他们是男盗女娼。“毛这句话等于是承认自己先前的估计有误。这对于我们弄清楚毛发动整风和反右的动机，应该也是一条很有说服力的证据。

为杨振宁先生晚年的婚姻辩护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2-05-11

某友来微：

看见报道，杨振宁先生放弃美国国籍加入中国国藉，并转为中科院院士，为此深感欣慰。但没想到的事，网上却对此事骂声一片，深感无理之极。

杨振宁先生招谁惹谁了？杨振宁先生做过对不起祖国的事吗？没有。杨振宁先生做过对不起中华民族的事吗？没有。杨振宁先生反共吗？没有。杨振宁先生反华人吗？没有。杨振宁先生辱骂过中华文化吗？没有。杨振宁先生辱骂过中国革命吗？没有。杨振宁先生辱骂过我国的建设成就吗？没有。杨振宁先生辱骂过文化大革命吗？没有。杨振宁先生有对毛主席周总理有过任何不尊敬的语言或行动吗？没有。正因为有上述那么多的“没有”，才召致一小撮反共汉奸势力的污蔑谩骂。希望网友理性思考，不要被极左或极右的情绪所干扰。

=======

老王社长答：

反共人士恨杨先生骂杨先生，确出先生所说缘故。怪的是，不少左翼青年也骂。他们骂，骂的是杨先生与翁女士的婚姻。

人家的婚姻，碍着你们什么了？你们那么激动，骂什么？说是因为，杨、翁婚姻时，杨年80余，翁30不到。那又如何了？新中国婚姻自由，改开后更是婚姻自由，人家两情相悦，志趣相投，并非逼迫，全无违反婚姻法，人家就结婚去，又与你们何干？非要骂不休？一年骂不够两年，两年骂不够多年，一直骂了十几年还没骂够，骂到今天？那么大干劲？怎的就那么八卦？！

有人来与老王争辩，说这杨、翁婚姻“没有道德”，“老夫少妻，有伤风化”。

好个道学家！问你了，人家违反哪家“道德”了？今日世界道德无非三家，违反社会主义道德了？违反资本主义道德了？违反封建主义道德了？说清楚，违反哪家道德了？

“有伤风化”？伤了哪家哪个社会的“风化”了？这混账说不出来，于是改口，说是，

“翁贪杨钱财”。你凭什么？有什么证据？无非以己度人，以自己的阴暗心理，去猜度他人罢了。典型的中国市井八卦！奇怪这八卦的还都是时尚的年轻人。

于是又说：“杨振宁没有性能力了，这是糟蹋翁帆”。你怎么知道杨先生就没有性能力了？你试过啦！杨振宁有没有性能力，是翁女士的事，与你何干？你那么关心？你那么爱惜翁女士？再说，婚姻又必得有性吗？退步说，即便杨先生少了或没有了性能力，人家翁女士敬仰杨先生，爱慕杨先生，愿牺牲自己的性需求，来到杨先生身边呵护他，照料他，是人家的志愿选择，你眼睛发红，激动什么？仇恨什么？不是今天世界上时兴的，还有同性恋，同性婚姻吗？闹得天翻地覆吗？怎么据你猜杨、翁没有性的婚姻，到好像违反了某人人皆曰可杀的天条了？你们不是什么都是美国好，什么都要学美国学西方学台湾吗？人家同性婚姻，怎么杨、翁又非得人家有性不可了？！

骂的冠冕理由全站不住脚。说穿了，无非是今日一些不思长进混混的年轻人，对老年人娶了年轻女子的发醋、嫉妒而仇恨罢了。

凭什么老年人就只能娶老妻不得娶年轻妻子？谁定的天条？要知道，当年杨振宁与翁女士挑战世俗勇敢的婚姻，曾鼓舞了多少老年人？

我的老师钱穆弟子孙国栋先生与杨同庚，那年也82，丧偶。杨、翁婚姻消息传来，孙先生何等欢欣。大笑说：“哈，我也可以学杨振宁啦！”是玩笑，但看出来，他心底燃起了希望。虽未必也找一个30左右的，但续弦年轻一些的，杨振宁已为他（和他们）冲破世俗障碍，开出了道路。这弗洛伊德情结对老年学者真是多么重要啊，可以再激起他们的事业热情，忘年奋发，更创辉煌，向年轻女子展示他们晚霞满天的魅力，赢得她们的芳心，青春二度，于国，于民，于老人自己，何其有利，而不必天天自思日薄西山，气息奄奄，梦夜台而心惊，睹拱木而伤情。当然，唯一不利的，是一心盼他们快死好继承遗产的子女。

有人说，你老王如此为杨振宁们辩护，肯定有自己想法。猜对了！给十分。我们每个人只要不短命，谁都有八九十岁的时候。我们不能机会主义，当自己年轻，就仇视老年人与自己竞争年轻女子。我们要有长远眼光。我们今天为杨振宁们老人辩护，就是在捍卫我们自己八九十岁的时候，通过我们晚年不懈奋发的成就，赢得年轻女子入怀婚姻的权利。

如何？

2017年2月22日

国际资本市场生产了现在中国的反共精英“文化人”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2-05-11

近日，读了郭松民等先生几篇评论老地主家族女儿，“湖北省作协主席”方方反攻倒算翻土改的案，“为地主阶级鸣冤叫屈，哀哀哭坟的长篇小说”《软埋》。很好。里面一句评论，特别引起我的注意和思考。他说：

“这让我想起了七十年代之前，经常在报纸的社论中读到的一句话，大意是：“被推翻了的反动阶级，他们人还在，心不死，时刻梦想反攻倒算，恢复他们失去的天堂。””

郭先生跟着说：

“当时觉得这句话甚为荒谬，因为生活中遇到的前地主或他们的后代，个个谦虚低调，完全看不出心中有仇恨的样子，现在想来，却是至理名言”

错了。郭先生呀，那时的前地主，特别是他们的后代，岂止是“个个谦虚低调，完全看不出心中有仇恨的样子”，他（她）们个个，那简直是求进步的很，要革命的很的呀！文革那时有个对联，叫做“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他们愤怒的很，绝不愿跟随反动老子作“混蛋”。不信你可以去问问方方女士，那时的她和她的兄弟姐妹们一定是跳起来反对“血统论”，支持遇罗克，宣称“家庭出身不由己，革命道路可选择”的，发誓与“反动家庭划清界线”，发誓“紧跟毛主席干一辈子革命！”的。再不信，你请那方方把她当年的作文和文章拿出来看看，那一定都是写得红通通的，绝不会有“人还在，心不死”一说。当然，今天有人为自己洗白说，他们当年都是说的违心话，是要“打着红旗反红旗”的。不要信这些鬼话。可能有极少几个人，绝大多数，都是真心要以后来果然作了“革命接班人”的胡锦涛、温家宝们作他们前途的榜样的，入团、入党、提干、上升（至于温家宝们今天心里有无重燃为其汉奸家族翻案之心？只有鬼知道了）。

那么，为什么今天出身“地主后代”的方方们，或未必出身地主后代，甚或可能出身“革命”家庭的张艺谋、莫言、茅于轼、王长江、陈有西们这些影视家、作家，经济家、哲学家、法律家们，都不再红了，都要骂红仇红，纷纷要用他们的作品反共，声讨控诉共产党的革命罪恶，为共产党领导人民革命所打倒、推翻和剥夺的一切地主阶级、资本家阶级，官僚反动势力“鸣冤叫屈，哀哀哭坟”，反攻倒算了呢？真的是方方、莫言们从来都“心不死，时刻梦想恢复他们失去的天堂”么？老王觉得不是。那时的老地主们，大多心是真死了的（据说，特别是抗美援朝胜利，原子弹爆炸后），而地主们的后代，若方方们，五星红旗下的孩子，则更早已全无此心，一心想“革命”，争当“共产主义接班人”了。如此，咋今天早死了的心又活过来了呢？怎么变的？是社会变了。一种社会可以把鬼变成人，又一种社会则可把人再变成鬼。“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共产党邓后近四十年玩“改开”，新兴大地主大资本家遍放眼皆是，且多为先富的“革命后代”，他们为证明自己产生和存在的合理性，就必得质疑乃至否定其父祖辈的革命价值。所谓“挖祖坟”。但这一来，老地主老资本家的后代们不服气了，他们“恢复失去的天堂”的心，便随其血缘基因的激活，而燃烧起来。他们想，和说：“既然你们也知道了地主资本家的存在是合理的，为什么不反省你们共产党父祖辈的革命？为什么要抢掠我们的父祖，剥夺我们的父祖，杀戮我们的父祖？为什么不清算归还我们父祖的土地财产？你们的父祖是共匪，你们今天也是共匪。你们总有被推翻送上绞架的一天！”胡平们早写了这一类的文章。这，便是当年反血统论，曾立志“跟毛主席干一辈子革命”“做共产主义接班人”的“遇罗克”、“方方”们今天变回去，要反共了，要“为地主阶级鸣冤叫屈，哀哀哭坟”了的社会风向大背景了。不是昨天“心不死”，而是死了的心今天活了。

但，这还只是四十年“改开”中国社会阶级关系变化的总趋势。它背后还有一个极其重要的直接利益推动----国际市场。

我们知道，今天的中国已经完全“市场化”。它是一种“普照的光”（马克思），它将一切人们无论是物质或精神产品生产者创制的一切，都商品化了,都须投入市场去实现它们的价值和获取利润。出口国际市场，已是今日中国一切产品制作的潮流和大方向。最丰厚的利润，必须在国际市场获得。而要在国际市场卖得好，叫得响，吃得开，获大奖，就必须一切迎合国际市场顾客的需求嗜好，就必须站在他们的立场，以他们的利益为旨归，顺应他们的价值观去构思、设计、生产和改进自己的产品，博得他们的青睐。国际精神文化市场今日占统治地位的价值观和嗜好，是贬华和反共，于是，中国的精神文化产品制作商也便极力去迎合生产出贬华和黑共反共的精神文化作品以供出口，赚取利润。当我们看到中国出口国际市场的衣帽鞋袜、玩具百货都在按照这条路线走时，我们难道可以对中国的影视家、作家，经济家、哲学家、法律家们，他们在制作自己的精神产品时，同样想着出口，同样必得挖空心思去一切迎合国际市场顾客的需求嗜好，站在他们的立场，以他们的利益为旨归，顺应他们的价值观去构思、设计、生产和改进自己的产品，而感到惊讶和不解吗？国际市场喜爱看到“丑陋的中国人”的影视，张艺谋们便拍出这样的影视，取悦洋人，争个好莱坞大奖，一登龙门票价十倍；国际市场喜爱看到愚昧肉欲的中国人小说，莫言们便去写出这样的小说，果然得了诺奖，为中国作家树了个迎合西方市场需要的榜样；国际市场喜爱读到推崇西方法学思想的中国法律著作，陈有西、贺卫方们便去写这类的著作，，可以吃得开到西方各大学“讲学”，出口镀金再转内销，国内获得粉丝；国际市场喜爱读到有利配合西方经济金融呼风唤雨的中国经济学著作，“茅于轼”们便接过他们预付款去搞“很有背景”的“研究所”，组织这类的著作，好忽悠中国高层推中国堕入殖民地经济圈套；再后，国际市场顾客和社会环境喜爱反共，杨继绳、方方们自然就赶紧迎合构思再加百倍的谣言，写出控诉共产党革命残忍、血腥和“

反人类”，杀死几千万人，饿死几千万人，“为地主阶级鸣冤叫屈，哀哀哭坟”的著作小说来。鬼哭神嚎，伤心惨目。杨已经得奖领奖了，方也一定很快可以得西方的什么奖的了。

莫言、张艺谋、陈有西、贺卫方、茅于轼、杨继绳、方方们的作品，也常会与中国残存的革命价值观和老百姓的喜恶爱好相冲突，他们就标榜说，他们是在追求“思想和创作的自由”。国际市场也鼓励和支持他们这样说。骗人了。他们追求的，不过是到国际市场赚钱的自由罢了。他们都不是“人还在，心不死”反共的，而是国际市场对其产品的要求指引了他们去反共的。也可以说，国际市场生产了现在中国的反共精英“文化人”。

郭松民文还提起人们注意一个现象，这些所谓反体制“精英”多是体制内人，各类官员。那方方便是什么“主席”。他们诅咒体制罪恶，却不肯“耻食周粟”上首阳山去，偏要端坐在“周朝”“赵家”罪恶的树上，“法相尊严”，食丰厚的罪恶之粟，却又一边锯树。郭松民奇怪问：你们就不怕那树倒下来，覆巢之下没有完卵，你们一起完蛋？树倒了，你们还能靠反共作品吃饭？那方方还能去青楼卖笑？

其实，郭先生不知道，他们是很懂的。他们很明白他们的反共作品之所以能在西方市场叫好卖钱，恰是因为共产党体制在中国的存在。且他（她）们还必须是共产党体制内的官。他们的官越大他们的卖价才能越高，他们的反共作品才能越畅销赚钱。所以他们在叫卖自己的时候，一定要标上他们体制内的官衔不可，哪怕瞎吹。什么：“毛泽东的前秘书”，“毛泽东的前医生”，共产党什么委的前“委员”，中央党校的什么“主任”，共产党什么协会的“主席”，共产党什么研究所的“所长”，共产党什么杂志的“主编”，如此等等。共产党体制内官阶越高，反共才越能被赞“难得开明”，海外市场才越值钱。为何中央党校的反共教授官员比一般学校要出的更多更积极？因为它是共产党培养高层党干的最高学府呀，奥秘就在这里了！所以，他们虽然锯树，但他们还是不会希望这书很快倒掉的，倒掉了，他们什么价值都顷刻没有了呀，什么影视什么书都卖不动了呀，这怎么行？他们还是要坐在树上慢慢锯，“东食西宿”，里外捞钱。直到他们觉得钱赚够了，或自家死了，这树才倒吧，“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

2017年3月8日

老王赞赏你对蒋介石（所谓蒋公）的看法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2-05-11

老王主张对一切历史人物，都要辩证地来看待，不但“蒋公”，对北洋人物包括袁世凯，都应辩证来看。

蒋作为近代中国地主和大资本家政治代表。他以为他的（不全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能救中国”，与以为未来的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的中国贫苦农民和年轻的工人阶级政治代表共产党毛泽东血战，他失败了。国共之战，就是阶级主义之战。站在工农阶级立场观察，蒋，他是屠杀工农的罪人，是“人民公敌”。这评价正不正确？当然正确。因为我们站在工农立场，站在共产党立场。

但对外，特别是抗日民族战争，无论反人民的阶级性在蒋身上作为政治体现，对日曾多么软弱（看今天的权贵阶级如何！），抗战正式发起后，作战又多么窝囊，失败多么惨重，私下又如何谋划对日妥协，但毕竟他最终没有投降，毕竟他组织了正面战场的数十次大规模抗战，毕竟他参与了中国收复台湾奠定了中国联合国地位的《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最终在与盟国的协同下取得了对日抗战的最后胜利，退台湾后始终抵抗镇压了台独，为国家最终统一留下了最根本的法理依据，至今为台独皇民所仇恨。因此，站在民族立场观察，蒋介石仍不失一位民族英雄。

问题在，中国社会，今天仍是一个两大敌对势力你死我活剧烈斗争的时代。“毛派”一方与“蒋公”一方，都无法实事求是。只要一方对另一方稍作实事求是肯定，就必会引起两方拼死的抹黑争斗。例如，胡锦涛时代对国民党正面战场给予了较高的实事求是评价，立即就引起了反共方对共产党“不抗日”的扑天污蔑和对蒋介石“国军”抗战的无限拔高，当然，就立即引起了“毛派”方的强烈抵制，和继续地对蒋介石“国军”抗战的贬低甚至抹黑，不承认“国军”的抗战民族英雄。其实，这只能使日本方感到痛快，使美俄等国对二战中中国抗日战场作用持续轻视。

老王过去，一直宣传，希望双方实事求是，既肯定共产党的抗日，也肯定国民党的抗日，有利国家团结统一的未来。但没有办法，几乎毫无作用。症结，就在“中国社会，今天仍是一个两大敌对势力你死我活剧烈斗争的时代”，稍涉敏感问题，就立即剧烈政治斗争化，这就无法对历史完全客观，实事求是。典型如对张灵甫评价就是。张灵甫在对工农战争中，他是阶级敌人，但在对日抗战中，他是民族英雄。要实事求是给他一个地位么？今日很难，太

难！他的碑，建了又推到了。怎么办呢？老王最后感到，还是顺其自然，待到中国两大敌对势力你死我活斗争时代过去，全国人民大致有了共识的历史价值观，再说吧。今天，就只好听任两派斗下去，看看谁最后胜利。

2017年3月21日

老王社长推荐郭松民先生的《论红旗特务》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2-05-11

郭松民先生眼光锐利，总是能写出一篇又一篇深刻、及时、精彩又很能解剖到位的好文章来。这篇《论红旗特务》，又是一篇值得推荐的郭氏“解剖刀”文。此文，左翼网友看到的多，右翼看到估计少些。故也推荐给右翼朋友看看。因为左右翼的毛病往往一样，方向不同而已。都有这样一批凶恶霸道的“激进分子”，暂不论他们是否“红旗特务”。他们面目都一样，都是“一副最勇敢、最革命的样子，他比谁都革命，谁也没有他革命”：你不承认必须推墙“起义”么？必须马上“起义”么？就不行，就是“宋江”，就是“招安”，就是“背叛”，你倒就是“特务”。但你见过他们真实地去组织过什么“起义”，发动过什么“起义”吗？从来没有的。他们的目的，或客观效果，无非是骂得你什么从实际出发的，当前可能做可以做的，可以争取当前最大多数人群接受的推动社会一步步前进的事情，都通通做不成。“起义”又别指望他会去做。

郭先生结论说：

“这是“红旗特务”破坏革命的另一种方式：用最夸张、最激进的姿态，把革命引向泡沫化和自我瓦解。他们不是把革命引向成功，而是把革命引向自焚！”

说得好，很到位。所以左翼看了，也推荐给右翼看看。

2017年3月27日

金正恩就只能延颈待“斩”？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2-05-11

不明白为何今日国际强权逻辑如此大行其道？朝鲜发展核武为了自卫。人家有了自卫武器你就不高兴了，就算“威胁”你了，你就可以先发制人随意地开大兵扔导弹去打人家，消灭人家，“斩首”人家了？这不是霸道，不是恃强凌弱，又是什么？怎么还那么些人兴高采烈，眉飞色舞？

好像都在帮美国算计，只要美军一开火，金正恩政权会在几天，或几小时内被消灭，被斩首，朝鲜投降，难民遍地.....

是的，美军的军事科技战力，对朝鲜军是绝对压倒性的。这不必说，只要美军一开火，朝鲜全部军事力量瞬间摧毁，所谓“第二次打击”的还手之力也没有的了。所以，在“强权永远有理”的兴高采烈的人们那里和乐于观火的人们那里，才想也懒得多想，只帮着美军掰手指算天数，算小时。

但我就想，为什么弱势方的金正恩政权，就就只能伸着脑袋，等着美军来打，等着美军来斩呢？为什么就不可也学样，先发制人，美军导弹飞出之前，打过三八线，占领汉城再说呢？你已经向全世界宣告要打我了，也已经实际在组织调动强大兵力围上来了，随时可以打我了，这就已经是宣战了，为什么我不可以先动手？！

当年毛泽东在江西根据地反围剿，反对的就是消极等蒋军来打，反对所谓“御敌于国门之外”，反对“乞丐与龙王斗宝”。乞丐的“宝”与龙王的“宝”，没法斗。你龙王打你龙王的，我乞丐打我乞丐的：“积极防御”，“攻势防御”，跳倒外线去，避敌之长，觅敌之短。这套办法，金正恩今日怎么不可以学？

只要全世界确证，是美国方面准备先动手了，朝鲜可立即百万大军扑向汉城，占领汉城，占领汉江一线城市，将战争区域开辟在韩国北部，就地获取战争资源，与韩军交错混战，不再南下，不意在占领全韩，如此，必置美军原准备好的压倒性军事科技战力于无用，或难以精确使用之地，美军非如当年麦克阿瑟出动大规模集团地面陆军部队入朝，不能很快结束战争。但今日国际国内形势下的美国，还能有承担这般大规模集团地面战争的能力吗？即有

，还能安安全全地再来一次“仁川登陆”吗？美国国会不慎重考虑吗？如此，最后最可能的结局，是互提让步条件，朝韩美三方再签停战协定，朝鲜半岛南北两国，再次稳定下来，甚至由此开辟朝鲜半岛全新的局面。以为可投机取巧的中国，被排除在外，从此失去东北的朝鲜屏障。

会有人说，未必。金正恩这样干，美军最后还是会赢得胜利，朝鲜被消灭，金正恩被“斩首”，这是定数。也很可能！很可能！但是，请想想，金正恩不这样干，坐防空洞，消极等你来打，军事力量等你来毁，伸脑袋等你来斩，人们都知，结局是一定的了，几天搞定，或几小时搞定。但金正恩这样干了，哪怕争不到最好的结果，他背城借一，大军贴身混战，让你也为此巨大牺牲，最后虽被消灭，脑袋还是被“斩”了，但总也要是一两个月，几个月，甚至半年后的事，况究竟如何，还在未知之天，这两者金正恩选择什么？不必拭龟而卜可知。

2017年4月11日

“郭 文 贵一事要害在哪里？”---答项观奇先生问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2-05-11

老王社长答：要害在“清君侧”！

郭风波，无非是十九大前，被王岐山纪委整肃得心惊胆战家破人亡的中共腐败官僚层和他们的盟军反共右派，在“请查岐山，以清君侧”的计谋下，企图离间习王，分化习王，先扳倒王岐山，弱化孤立习近平，再图十九大推倒习近平，扶植江胡朱温代理人上台代之，使中国重新回到江朱胡温所谓“无为而治”实质是“无为任腐”的中共腐败官僚层肆无忌惮窃夺霸占国家人民财富的他们的黄金时代去罢了。这是中共十九大前的一场严重的政治斗争。

***的“爆料”，有多少实质内容，我们继续观察。但其要害，就在此了。

现在爆出的最吸睛“核料”，看到了，不过是王岐山老婆姚家族的问题。这值得惊奇吗？老王说，他早就预言了今天代理的中共腐败官僚层和他们的盟军反共右派们会要拿出的打倒王岐山的办法了。五年前，老王这样说：

“可怜得很，私有化“改开”以来，共产党上中层全党资本化，官僚特权化，狂澜既倒之下，带头的邓家不说，自昨天的胡温，今天的习李以降，谁敢说自己的现在和昨天没有过一点“不正”？没有过一点腐败？没有过一点男女荤腥的故事？说了，谁敢相信？谁能相信？你就相信真反腐败的王岐山，他的敌人要打倒他，竟会找不出他身上的一点确有的“腐败”或女人？

更可怜是，王岐山的内亲外戚就真能人人清白？即没有几百亿搜刮的财富，就没有百万千万的不明财产？今天的哪个家长能严控管制住自己老婆亲属子女发财？：“凭什么你当官就不许我们经商发财？你这么专制！”。（今日果然有“姚庆”！）

王岐山就没有他的“谷开来”、“王立军”？若不幸有了，或干脆被王岐山的敌人引诱、陷害了，那么怎么办？王岐山能够不倒？.....

我们就这样，一定能打倒王岐山。”（老王社长2012年12月13日文《我们怎样打倒王岐山？》）

当然，对***的“爆料”，我们要实事求是面对。他在中共十九大前的这场政治斗争中扮演了什么角色，代理了什么人，是一回事，但他的爆料多少确属事实，则是另一回事。若他对王岐山老婆姚家族问题的揭发真实，王岐山应该大义灭亲，予以公正无私的依法依纪处理，向人民光明正大地作出交代，决不可学温家宝，压住盖子，包庇温家族27亿贪腐问题。

本来，谁都可以想到，即便王岐山老婆家族出了腐败，只要无证据与王岐山直接有关，又如何能扳倒王岐山？更又怎能推倒习近平？但文章就在这里了，先例不远，“在夏后之世”：正是这王岐山，用这株连之法，陷害了薄熙来，扳倒了薄熙来！

王立军伙同谷开来干了坏事，贪了财杀了人（即便事实），与薄熙来何干？偏要因此株连薄熙来！王立军伙同谷开来杀了人，怕败露事后告知薄熙来要挟薄包庇，薄不受要挟吃惊愤怒之下给了王立军一巴掌，这是正义之怒，无此之怒倒奇怪了。温家宝王岐山们却将这正义之怒正义一掌，诬指为薄熙来“滥用职权”，因这一巴掌将王立军打入了美国领馆而有罪。这是怎样昏天黑地的逻辑！

既然王岐山自己制造了一个无辜株连的先例，那末，今天腐败官僚怂恿***出来揭发王岐山老婆家族，循例株连，王岐山危险不？真有些危险了！

习近平呢？同例。既然薄熙来因为“重用王立军”，而被入罪株连扳倒，习近平也承认了这个对己有利的案例，那末，今日为习股肱的王岐山危险了，习近平不危险？王岐山若扳倒了，习近平独可以不倒？君侧已清，建文何在？呵呵。老王不是习近平的保皇党，他对习近平有诸多批评。但相较之下，习路线总要比江朱胡温，进步许多。不然，不会得中共腐败官僚层的如此憎恨。唐人李义山发表过看法，他写诗说：“古有清君侧，今非乏老成”。今“老成”为谁？不出薄熙来公也。习近平王岐山应痛下决心改正错误，平反薄熙来，重用薄熙来，俯顺民心，依靠民众，拿出党内外民主改革方案来，巩固社会主义健康力量，方可击败今日腐败官僚层掀起的“清君侧”浊浪。

不料，***“爆料”风波竟还意外搅起了美国的“美国之音”断播政治风波，海外民运，群情哗然，誓言揪出白宫黑手。这中美两国的事还真“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扯不断，理还乱了。很有意思，值得深思，得便再谈。

王希哲

2017年5月3日

老王社长对《芳华》的一点评论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2-05-11

昨天去看了电影《芳华》。感到它的特点是，将“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都骂了，或者说，既黑了文革，又“黑”了改开。

严歌苓和冯小刚们能不黑文革吗？黑文革，黑“前三十年”是政治正确，是邓时代以来几十年的文学时髦，长期有票房，严冯《芳华》要沿着这个老路子继续走罢了。为此，电影里，它要继续黑毛，黑毛时代的“学雷锋”，黑那个时代的解放军甚至由解放军推广影响至全民全社会的“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我们的干部要关心每一个战士，一切革命队伍的人都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的毛时代社会主流的“革命同志，革命队伍”内部关系。严冯其实是把改开后今天才已成市场社会主流的他们自己亦置身其中的勾心斗角，尔虞我诈人际关系，胡乱移花接木到了毛时代的解放军内部关系中。由此引起极大愤怒。

但它又“黑”了改开。《芳华》似为改开后解放军复退老兵的悲窘境遇流了几滴眼泪，愤怒骂了一句：“我操你妈！”。但这境遇怎么造成的？恰是改开后的全面私有化，才造成了解放军复退老兵就业出路的难以安排，造成了他们退伍后生活的艰困乃至沦落，造成了当年舍生忘死为国战斗牺牲流血伤残的解放军英模们，竟被无情抛在社会不被待见，甚至处处遭歧视和侮辱。总之，是改开后的全面私有化才造成了国家柱石的解放军及其复退老兵社会地位令人心酸的难以接受的急剧下降。军队社会地位的沦落，在任何国家都是严重的危机。

问题在，严冯的黑文革，黑“前三十年”，是邓时代后张贤亮、张艺谋，莫言们轻车而行的老路子，它歪曲抹黑毛时代的学雷锋，抹黑解放军内主流的团结向上的互助同志关系，多不是事实，毛时代过来的解放军老兵首当其冲文艺老兵们，和那时代过来的人们，都能指出、揭露和批判严冯们对当年社会关系蓄意的歪曲诬蔑。近年社会风向亦有所转折。故《芳华》它已经未必能带来比邓后数十年一以贯之的伤痕文学、哭骂文学，更多的社会伤害。

倒是《芳华》揭露批判的改开后，社会发生的诸多黑暗，特别是国家柱石解放军社会地位的沦落及复退老兵们生活出路的艰困，触目惊心，则是摆在人们眼前的普遍的大量的事实，这才激起了解放军复退老兵特别是曾参战流血牺牲老兵们的共鸣，他们要召唤同袍前呼后拥步伐一致地去集体看《芳华》，以此行动向社会，向当局发出不平的抗议的吼声。这多危险！它迫使特色官僚当局紧张对待，将不得不反省检讨全面私有化路线可能和已经带来的社会深刻危机，也很可能不得不向社会主义方向多少调整政策。这么看，《芳华》对当前社会的改善有没有推进的积极意义呢？客观看来还是有的，或多少会有的，不宜片面因它前半部分黑前三十年的老戏路子，而一笔否定了它。总之还是要有分析好。

老王社长这样来看《芳华》。

2017年12月26日（毛主席124周年诞辰日）

对共产党清算论呼声越来越高。我就先站在共产党立场辩论一下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2-05-11

好个西方“主流社会都承认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并且是污点”。美国清算谁了吗？谁“送上法庭”或历史法庭了吗？“给印第安人的各种优待”？喂狗吗？“灭绝印第安人，蓄奴”才是“污点”？才给点“优待”，共产党办不到吗？不是很多都办到了吗？可能给的优待还更多吗？什么叫“刻意的抹煞和歪曲”？人家的立场观点就是刻意的抹煞和歪曲，你的立场和观点就不是刻意的抹煞和歪曲？共产党“杀人”你要清算。站在共产党的立场我问你，千百年来地主资本家杀工人农民少吗？为什么工人农民在共产党领导下夺取了政权，就不能杀你几个地主资本家清算一下？这不也是对过去地主资本家罪恶的清算吗？你今天要清算我的道理，难道不与我昨天清算你的道理一样吗？你看，今天的共产党在你们怂恿下开始逐渐代表新地主新资本家了，这新地主新资本家一得势不就马上开始欺压工人农民，开始“杀”工人农民（直接杀外，无数矿难，也是杀的一种方式）了吗？可见千百年来他们杀了多少？现在你们要推翻共产党，你们要煽动借用的力量不正是这些被新地主新资本家欺压杀害的工人农民吗？为他们撑腰的不正是今天背叛了工人农民的共产党吗？你们不是正在走与当年共党一样的路子吗？

胡平说，老王没有指出共产党对工人阶级的背叛。老王只是没来得及，现在指出不迟。真相？历史大量事件细节真相。谁搞得清楚？能清楚的只有社会统治价值指导下承认的大的原则真相。共产党杀人大的原则真相是什么？就是千百年地主资本家杀工人农民，工人农民执政了就要“转型正义”清算，杀一杀黄世仁地主资本家。这就是真相。就凭这一条真相，它就杀得有理。还有什么真相？你们要说杀得不对，要再清算共产党，你们就必须先把共产党的社会统治价值推翻，颠倒，就必须说，千百年地主资本家杀工人农民是对的，工人农民报复是不对的。既然不对的，你就不应该再报复再清算了，你要再报复再清算（你的真相），那么，人家今后的再次报复和清算（他们的真相）也就是合理的了。你说，在共产党的统治价值下不可能有民主和谐的社会，那么只有在你的统治价值下才能有民主和谐社会了？可是你的统治价值又是必须以清算否定共产党的统治价值为前提的，说白了，就是以你的统治价值专政共产党的统治价值为前提的，那么这就可以是一个民主和谐社会吗？不要忘了，共产党的统治价值也是代表了相当广大的一部人民的利益和要求的。不然，怎么可能“三十多年过去了，毛泽东居然成为弱势群体的”代表“，文革居然成为各派势力争夺的香饽饽”？难道可以仅以这部分群众受骗来解释？这样，你憧憬的清算共产党的“民主和谐”社会，不就是必须建立在专政这部分人民的基础上的吗？你不恰好反面证明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正确：世界上没有也不可能有超阶级民主。一部人的“民主”，永远是建立在压迫另一部分人民的基础上的吗？老王恰是要追求一种超阶级超社会利益势力，不再相互清算的健康向上的民主。如果贝女士这样的自由派也像列宁主义者一样告诉我，这样的民主是不可能的，“是阿里斯多芬再世也写不出的喜剧荒诞剧！”，那么，老王明白说了，他宁可要代表了基层工农民众的民主，反对旧地主资本家和今天邓家共产党撑腰的“先富起来的那一部分人”的民主！贝女士们表面何等温良，但其主张的背后一旦转化为政策，就是阶级相杀，就是内战，就是鲜血。

2018年1月17日

老王社长介绍薛伟先生多年前这篇纪念母亲的文章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2-05-11

今日母亲节。介绍薛伟先生多年前这篇纪念母亲的文章《重慶變天泣血人生》。

薛伟先生是与王炳章并肩的海外民运元老级领袖人物。1949中共建政以来，他的父母（也因此株连他）曾受到及不公正待遇，或曰“迫害”。因此，他是与共产党毛泽东有仇的。他的早年民运活动，深刻的动机，是要向中共政权复仇。这在海外民运甚至国内反共精英中，是很典型的。

但他的母亲却不这样看。即便受尽磨难，临终，这位母亲向儿子薛伟写信留下的遗言却是：

“一個偉大時代的降臨，總是要付出一代人，甚至幾代人的犧牲為代價的。你要看到中國百年來的變遷，20年來的進步和發展。你在海外從事民主運動的基礎不應該緊緊抱住過去的仇恨不放，而是去增磚添瓦，開創祖國美好的未來……。”

这真是一位伟大的母亲！一位不囿于个人仇恨，而能放眼国家和民族长远未来的伟大女性！

短短的一段话，可以看出，这位母亲对历史进程所需代价的了解非常深刻，完全超脱了个人，家族，阶级的遭遇和苦难。它对薛伟有启发，也应对海外民运和国内反共精英中的对中共革命历史心怀仇恨，一心报复的人们，有所启发。人民的民主运动是完全正义的，合理的，但它的目的，是“開創祖國美好的未來”，而不是回头向既往历史作政治报复；它是应该向前看，而不是向后看。“緊緊抱住過去的仇恨不放”，回头向历史作政治报复，所谓“转型正义”，不可能得什么“普世民主”，只能激起社会新的敌对，撕裂民众、内斗内战和国家的毁灭丧亡。海外民运人物多打着“民主自由”旗号，但“我们没有敌人”的真自由派其实不多的，大多，都心理怀抱一种仇恨报复之心，为此，不但反共甚而反华，罔顾祖国和民族的长远利益。这样的海外“民运”是没有前途的。所以，今日母亲节之时，想起薛伟纪念母亲的此文，经薛伟同意，介绍出来，以飨海外民运诸君。薛伟是孝子。母子连心。他读了母亲的信，有了感触。他说，“我想，我應該三思再思，好好探索她的這一番道理”。这里，也望海外民运诸君“三思再思，好好探索她（薛伟母亲）的這一番道理”!

老王社长

2018年5月13日

（紐約）薛偉：重慶變天泣血人生（文略）

中国的官僚资产阶级与陈云的远见——与阎淮的晤谈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2-05-11

简要介绍：

阎淮，“红二代”。原清华老红卫兵，后由陈元派遣进中组部青年局，负责中共第三梯队考察提拔。陈云、邓小平、江泽民家族皆为其仕途背景。时李锐手下。书称由其考察“提拔了胡锦涛、习近平、李克强……”。89后“叛党”，海外参加民运。数年后途穷，再由“江叔叔”网开一面回国。近来出版一书《进出中组部》，所揭内容相当深刻。据说，再引起了当局不满和对其的控制。原已应邀出席今年2月老王社长组织的第二次曼谷座谈会，缘此书故，被禁与会。老王读此书，对书中特别的亮点“中国官僚阶级”与陈云家族的关系，极感重要。值阎兄访美机会，专飞普林斯顿友人家约阎兄晤谈此书。阎兄先明示他的晤谈言论不作公开，后又表示不妨少作公开。老王权衡利弊，考虑阎兄处境，觉还是只整理发布老王社长一方的谈话为妥。谢谢读者。

2018年7月1日

王希哲：

阎淮兄，我希望对你整个书发挥一下我自己的看法。我注意你的书特别强调一般共产党国家得到政权以后新阶级形成的问题。你好几次提到德热拉斯的《新阶级》一书，文革中间你提到，后来六四你也提到。这个问题我想谈谈。

为什么人们中国共产党革命后，成为了新的统治阶级那么不满呢？中国革命是毛泽东共产党领导的农民为主的革命。我们先撇开它是是马克思主义党，先假设它就是一个历史上一样的农民革命，造反夺取政权的团体，像李逵说的，杀进汴京，夺了鸟位。如果说当年毛带着他的革命成功队伍进了北京，不说不做李自成，他就做了李自成了，就做了皇帝了，周恩来就做了宰相了，下面各级战将干部就封官进爵，当然，汉以后基本就不裂土了，但无土之王还是有嘛。如果这样，1949当时新阶级就形成了，没有任何人能说什么话。他造反成功了，理所当然他就是皇帝呀；跟随他造反革命的，理所当然就应立马财产权力再分配，剥夺旧阶级，全革命队伍成为新统治阶级呀。不然，人家提脑袋造反革命干什么？天公地道，谁能有话说？

问题就在，你是共产党，是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自称无产阶级的党。毛就进京前对他的队伍发警告了；“我们不作李自成”，就是说我们不做新的官僚阶级，我们与旧式的农民革命不同，我们永远是无产阶级，做人民的勤务员。两次曼谷座谈会，第一次我就重点谈这个问题：农民起义队伍即使有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灌输，在既定的社会经济条件下，它能不能不变质呢？它的最终变质，作“李自成”，是不是一种必然性呢？后来我认识到，它变质是一种必然性。

阎淮：对，我同意是一种必然性。

王：如果变质是一种必然性，那么毛的不允许他的党，他的革命胜利了的农民队伍“不作李自成”，就是在与一种必然性作斗争，作一种最终必定要失败的绝望而又悲壮的奋斗。毛后半生的全部悲剧，根源就在这里了！毛他想不作李自成，但是，他的高中下层官僚内心本能的渴望，又在他们老婆孩子社会关系的怂恿下，就是要做作各级李自成的。解放初期有个农村干部刘介梅，拿他的“忘本回头”作典型，就是因为农村基层干部得了田地又有了权力，强烈欲望要做新地主了嘛。本来说革命后要有长期一段新民主主义，让人民自己发家致富，后来为什么很快要合作化呢，公社化呢？就是毛发现不行，个体农民长不得了。农民有了田地很快两极分化，很快要形成新的地主阶级，新贫雇农阶级。共产党革命结局仍然是旧农民革命的重演，革命就失去意义了。毛极力地要去压制这种趋势，不让新的地主阶级出现。

阎淮：毛是非常不希望的。

毛又发现，非但农村基层，中央地方高中级干部普遍也是如此。开始形成“官僚阶级”了。他说“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这些人已经变成或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文革就是在毛的这个认识基础上发动了。这点，戚本禹在他的回忆录中，揭露了不少中央高干中惊人的腐败例子。他还问过周恩来，毛的共产党“官僚阶级”提法，是否源自德热拉斯。阎淮你的书也举了不少例子证明文革前，共产党官僚阶级已经严重存在。

但我不这样认为。我认为文革前，“官僚阶级”作为资产阶级性质的一个阶级，还没有真正形成。因为那时的共产党官僚再腐败，也只是搞些特权“多吃多占多享受”，他们还没有也不允许攫取和占有可以增值的私人资本，在权力加资本的经济运作下，去盘剥压迫工农弱势民众。他们还是“无产阶级”，是无产阶级上层的官僚特权阶层。

中国新的官僚资产阶级真是什么时候形成的呢？实际是文革被“彻底否定”，右派官僚对造反派全面反攻倒算，取缔了人民宪法“四大”权利，全面推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改开”以后，才形成的。

你的书里有非常重要的两个人的说话，一个是陈元，一个是邓朴方。一个政治上，一个经济上。政治上，陈元1984年在李锐主持的“干部子女座谈会”说：“统治阶级要有统治意识”。“如果一个阶级对自己的子女都没有把握，他就不配称为统治阶级。对干部子女政策的出发点应是阶级利益，它是阶级政策的一部分。”而这个“干部子女座谈会”，原意是胡耀邦为遏制干部子女已经肆无忌惮的特权在社会造成的恶劣影响指示召开的。在陈元的“统治阶级利益和统治阶级政策”发言下，胡耀邦本要求发出的《关于对干部子女管理教育问题的通知》，无疾而终。说明这时的共产党官僚层，才明确地有了自己的阶级意识，明白地确认了自己是社会的“统治阶级”，其子女，自属这个“统治阶级”的一部分，且应共同地享有“统治阶级利益”了！

然后是邓朴方，在经济上。书中引述了一段邓朴方与陈一咨惊人的对话：

邓问：“一谘，你说说看，改革是什么？”

陈答：“任何改革都是利益和权力的再分配。要使那些穷苦老百姓富裕起来，政府就要给每个人创造平等竞争的机会和环境。”

邓笑着说：“你说的是原则。现实地说，我觉得改革就是：谁有本事，谁就从国家那儿捞一块！”

邓朴方接着说：“过去国家把什么都管起来了，现在国家要松绑，要放权，就是要利益共享，谁能捞一块，就让他捞一块。”

陈说：“照你这个说法，那谁离权力近不就可以捞得多，还是一般老百姓吃亏吗？”

邓说：“你看历朝历代，总是能人先得利嘛！”

中国当前“改革”的全部秘密，就都在这里了！由改革“总设计师”邓小平的大公子邓朴方，毫无隐晦大大方方地全盘托出了！：原来“改革就是”，“有本事”的共产党大小官僚们都去“从国家那儿捞一块！”从原来的特权阶层转化为拥有资本的权贵资产阶级。

这其实是近40年“改开”，人民天天眼见的事情。只是没能想到邓朴方代表的共产党官僚“统治阶级”，早已把它作为自觉的阶级行为罢了！

德热拉斯的《新阶级》指出，共产党官僚阶级的权力基础并非基于拥有财富，而是对于国家所有财富的控制，即邓朴方说的“过去国家把什么都管起来了”，现在，邓朴方告诉我们，彻底否定了文革的中国共产党官僚层，已经不满足于“对国家财富的控制”，而是要去“松绑”、“拥有”，去攫取，去瓜分了！

过去谁要求“国家把什么都管起来”？毛泽东！因为他不允许出“李自成”。他就不得不高度“专制”。现在毛泽东死了，右派官僚政变当权了，就“要国家松绑”“要国家放权”——“谁能捞一块，就让他捞一块”，我们终于能作“李自成”了！陈元、邓朴方们，真的是很有阶级意识的。

攫取和占有国家财富 从无产阶级的官僚特权阶层演变为权贵官僚资产阶级，真正是在“改开”后才形成的。这个认识，涉及文革的是非问题。共产党1949革命胜利得天下，到文革才十七年，它虽是一个农民革命的党，但毕竟有马克思主义灌输，干部队伍整体演变成与人民阶级对立的官僚阶级，还没有那么快。虽经济条件决定了干部队伍内部从延安起就分有等级差别特权，但滥用特权压迫人民的干部，至文革前，毕竟还是少数。大多数干部确实还是好的。你阎淮的书就说，你父亲是好的。你父亲是中央部级干部。你家的猫偷了条鱼衔回来，你爸爸都要去补钱。对你影响很深。其实今天哪位红二代写他们的父母，都会有这类故事。我相信。我相信那时候干部，大部分确实是这样的。说明他们还没有完全官僚阶级化。但由于毛泽东提出了与工农尖锐阶级对立的“官僚主义阶级”的概念，把所谓走资派定性为“反革命修正主义”，文革一来，对各级干部的打击面就相当大了，所谓“打倒一切”，而且往往斗得还很残酷，大面积地混淆了两类矛盾，由此又延伸到了群众中混淆两类矛盾的不同派别的武斗。文革走向了极左，后期更脱离了群众，人民普遍对文革产生了抵触和厌倦。我组织“李一哲”给毛主席写信，贴出大字报《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为老干部说话，肯定文革大方向的同时，要求纠正中央文革（也实际是毛主席）的极左倾向。四十多年了，我至今还是这个立场：既不全盘美化文革，更不“彻底否定文革”，一切要有分析。

但阎淮你的立场很奇怪。你认为官僚阶级是共产党的制度造成的，延安时代就存在，文革前更存在，现在更更是存在。既然如此，你文革中就应该是个彻底的造反派呀，你就应该至今也肯定文革，但你为什么又与今天的反共公知精英们一样，要彻底否定文革，甚至与他们一样表现出对文革那样不容置辩的仇恨呢？这符合逻辑吗？

现在一提起文革，就一片黑暗，一片恐怖，鼻涕眼泪流，要人“忏悔”，其实是完全相反的两类人。

一类说，文革迫害，残害了大量的“地富反坏右”及其子女家庭和无辜平民群众。所以一片黑暗，一片恐怖。

是的，文革中确有这种情况。但这些事是谁干的？不正是你阎淮们干的么！你的书真实记录了当年北京的“红八月”是怎么开始的：派出所所长来清华找到你。你是清华红卫兵的头头。他把“地富反坏”名册交给你，要你带队去抄家。有人提出，还应去抄“黑帮”的家，那派出所长赶紧说使不得，这些“黑帮”今天被打倒是“黑帮”，明天说不准平反又是“红帮”了，惹不起的，别干。还是只抄“地富反坏”
的家保险。这派出所长的确经验老到，很有阶级意识。阎淮一听有道理，就带队去抄“地富反坏”
家了。战果非常辉煌，你书中有记录。

谈谈近日围攻华为事件中的“极左派”表现问题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2-05-11

“李洪元案”，华为有错吗？我认为没有错。李某“遭华为指控敲诈勒索，被羁押251天。最终因“犯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被释放”，那是司法机关的问题。华为有什么错？华为不能控告吗？若因为控告，司法机关没搞清就抓人关了，是司法的错误，但它放人就一定对了？也许放人错了呢？凭什么说司法放人了，就一定是华为错了，必须道歉赔偿？你们忽然就那么相信中国的司法了？今日有多少案例明明受人欺诈反而被黑法官判输了，你冤了不算，还要向欺诈你的人赔礼道歉加赔偿？华为还可以上诉，补充证据呀，确实，李洪元一方也“还可以告”嘛，华为怎么“傲慢”了？弥天大罪了？要被铺天盖地地抹黑攻击了？你们与华为有什么仇？

首先先确定了，华为没有错。它指控李某敲诈勒索，是它企业的合法权利。

我们再假设，华为真有错，“傲慢”了。那也是一家企业与它的前员工的局部性质的利益矛盾。这类矛盾，何处没有？何时没有？值得挑起情绪煽起社会舆论口诛笔伐大动干戈围攻华为？这里没有鬼就怪了！

无他，不过是中国的内鬼反华右派势力联合满口“阶级斗争”的中国伪极左派，配合西方强权国家无理扼杀华为，进而扼杀中国一切优秀民族企业的步步进逼，发动的一场里应外合的对华为的迫害攻势罢了。西方强权国家在早已森严壁垒而有备的华为面前碰了壁，便假手中国内部的内鬼汉奸势力和伪极左派在“阶级斗争”口号下来做，来完成。

极左派为掩饰，提出了好一些巧言令色的辩解。他们说，“你们是把民族矛盾置于阶级矛盾之上了！阶级斗争高于民族斗争。”他们说：“若黄世仁抗日，他霸占了喜儿，难道我们就可以为黄世仁洗地？让喜儿为黄世仁慰安？”

民族矛盾当然高于阶级矛盾；民族斗争当然高于阶级斗争。不然，当年中共的“结束内战，一致抗日”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何来？全国地主，有几个不是“黄世仁”？拿粤军川军来说，有几个军阀没霸占过“喜儿”？但当这“黄世仁”站在上海滩、站在台儿庄卫国抗日第一线正“冒着敌人的炮火”在与日寇的围剿浴血奋战之时，他的曾“霸占”喜儿，这时对国家人民来说，就是次要矛盾，极次要矛盾！这时的日寇，恰是要利用“喜儿”，煽起中国人内部汉奸和糊涂人配合他们对“黄世仁”蔡廷锴王铭章们的进攻，好突破中国的抗日防线，全面占领中国。当年的共产党内极左派就是在配合日寇干过这件事情的，今日的伪极左派（甚至号称毛派）竟还要再干一次这样的事情！

那时的毛主席就痛骂了这些极左派：“如果同蔡廷锴握手的话，那必须在握手的瞬间骂他一句反革命。哪有猫儿不吃油，哪有军阀不是反革命？”，“以至主要的敌人没有打中，次要的敌人甚至同盟军身上却吃了我们的子弹。”今日还这样干的这些配合西方强权围攻华为的极左派真是“糊涂人”？值得怀疑！

又有不服的说：“黄克功又如何？他不是抗日的吗？他杀害了女青年，毛主席不是也枪毙他了吗？”

我要问，若黄克功正在长城与日寇拼刺刀，你却在背后向他放一枪，打死了他，理由是“他黄克功求爱不遂杀害了女青年”。日寇便踏着你打死的黄克功的尸体攻入长城，你这是什么性质的行为？

毛主席枪毙黄克功，绝不会在这白刃战斗的关头。即便处分他，只会在此战之后。当然，华为与李某的矛盾处理，不可能待华为与西方霸道列强联手大举进攻的“战后”，但正因这个关头，旁观群众在未必全了解真相之时，更应冷静静观司法处理，力忌偏颇，何故跟风起哄？ 更何故要全凭想象，以左得不能再左得所谓“被压迫阶级与资本家阶级的阶级斗争”，一窝蜂高调起哄？恰在此时，能不蹊跷？能不怪异？能说是空穴来风？

民族矛盾当然高于阶级矛盾。蒋介石是中国最大的“黄世仁”。西安事变捉蒋，共产党为何力主不杀释蒋？因为只有这时的蒋，身系了中国可能结束阶级内战一致对外民族抗战的重心。皖南事变，蒋介石狠狠砍了共产党一刀，共产党群情激愤，认为这是又一个4.12政变，必须与蒋决裂反蒋。但毛压住了党内这激烈的情绪，冷静判断，现在的中国仍是民族矛盾高于阶级矛盾，坚持不换旗不换番号，管你是不是撤销了我新四军番号，我照旧重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继续在民族抗战的旗帜下壮大自己，直至抗战胜利结束。谁正确？当然是毛正确。那种“华为是资产阶级企业，不是社会主义企业。阶级斗争反对华为，无关中国民族利益”之说，就更不值一驳了。

近十几二十年来，不少文革后青年又开始读了一点马克思、毛主席的书了。这本是好事，值得肯定推动。但不少人便自以为和自称“左派”“毛派”，且一左起来，“左”得非常可怕。一言不合“抡起板斧来排头砍去”。这几月来的香港暴乱，就很看到端倪。明明是投靠英美的反华港独暴乱，非要把它解说成香港平民学生反对香港大资产阶级和国内权贵阶级的阶级斗争。中国左派必须与右派一起支持（其实国内公知右派都不大敢作声了）。真个是“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他们总是不懂得实事求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毛泽东思想灵魂。他们总是不懂得，不在生吞活剥几段马毛字句，学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读懂和掌握他们的辩证的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论，才是最最基础，最最重要的。

1976政变以来，特别89以来，中国的主要危险是极右倾向。现在看来，极左危险倾向正在中国青年一代中渐渐抬头了。而无论极右极左，对中国都是不祥的。

2019年12月16日

乔良对中国人民的威胁背后曝露的国家严重危险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2-05-11

一个“将军”，乔良，不是去威胁敌国，倒是来连篇威胁吓唬自己的国家和人民，世所罕见。这真是特色时代的奇观！

一个“将军”，不是强调以战狼的血性履行为国家守土复土之责，竟一再地扬言“千万不要以为只有领土主权关系到国家的核心利益”，“在领土问题上，大多数国人还是传统的思维，说到底还是小农眷恋土地的情感意识。”。这更是特色时代的奇观！！

为了所谓“复兴”，乔良将军昨天主张南海可以不要，今天台湾可以不要，逻辑的必然，西藏、新疆、香港乃至大陆各省只要列强不许你要，为了“复兴”，一切都可以不要。因为：领土主权并非国家核心利益，切勿“小农眷恋土地的情感意识”。

但， 如果我们坚持普京似的小农眷恋土地意识：“俄罗斯虽然大，没有一寸土地是多余的”，就是要收复南海，收复台湾怎么办呢？乔良将军就吓唬中国人民说：“中国的复兴进程”就要“中断”了，“民族复兴进程就无法推动下去”了！

怎么这么严重呢？乔良说，因为美国不允许。

你不收复台湾，你的“复兴”就不会“中断”，美国就会允许你“民族复兴进程推动下去”；你要收复台湾，美国就不许你的“民族复兴进程推动下去”了！乔良告诉我们，台湾的权利在美国手里；允不允许“中华民族复兴”的手段，也在美国手里。

美国怎么就这么厉害呢？

这“鹰派将军”乔良这样吓唬中国人民说：

“一旦发生台海之战，美军应不是直接对华开战，而是联合西方国家封锁制裁中国，特别是用其海空优势，掐断中国海上生命线，使中国制造业所需资源无法输入，所产商品无法输出，同时通过纽约伦敦两大金融中心，掐断中国的资本链”。“逻辑推演到这一步，收台与复兴的轻与重，就不难掂量出来了。”

中国真的一“掂量”就要这么害怕吗？过去，毛泽东时代，好像没有这么怕的呀！1949年，毛泽东说：

“多少一点困难怕什么。封锁吧，封锁十年八年，中国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中国人死都不怕，还怕困难吗？……留给我们多少一点困难，封锁、失业、灾荒、通货膨胀、物价上升之类，确实是困难，但是比起过去三年来已经松了一口气了。过去三年的一关也闯过了，难道不能克服现在这点困难吗？没有美国就不能活命吗？”(《别了，司徒雷登》)。

不是说，毛泽东时代只是“站起来”，现在是“强起来”了吗？怎么强起来反倒怕成这个样子了？怕到连国家的领土领海主权都不敢要了呢？

我们先肯定乔良对中国人民的这番威胁恐吓是没错的。中国今天确实已经在美国等列强面前虚弱到了这个程度，需要害怕到这个程度了。中国的“生命线”，已经捏在美国手里了，随时可以捏死。我们只要问，这究竟是怎么造成的？谁造成的？《汉书》“梅福传”总结秦教训说：“太阿之柄”，秦怎么可以倒过来送给了楚人？今天，是谁把中国太阿之“柄”送了“楚人”？这才是乔良对中国人民的威胁背后曝露的，和需警醒的国家严重危险之处！

改开以来，我们常能听到中国政府内的权贵买办们很得计的一句话：“倒逼改革”。什么意思？就是说，为了西方国家在华的超级利益 （其中当然包含了不可告人的他们的私利。），他们今天就想把中国经济政治的一切有利人民的社会主义因素通通“改革”掉。但他们遭到了广大干部群众的强烈抵制，又有宪法的多少碍眼处，于是，他们便公然地或悄悄地把一切维系中国根本性安危的命门和要害，在“开放！”“开放！”的迷人喧嚣中，奉献给西方国家。奉献之后，便告诉西方国家：这下你们有 办法了；我们把中国的要害都交给你们了。你们捏着这些可决定中国生死的中国命门要害之“柄”，来“倒逼”中国“改革”吧！我们逼不动，你们倒过来逼，我们内外配合。我们早已掌握了中国“北门之管”，你们不必“潜师”来，你们开航空母舰来，“国可得也”（左传《蹇叔哭师》）。乔良连文两篇洋洋万言，读透就是两个字：“倒逼”！---借中国的命门已经交到了美国人手中，中国今日已无力反抗的形势，来完成逼迫中国放弃南海，放弃台湾，放弃一切美国不允许中国拥有的疆土，去实现所谓“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罢了！

好漂亮的包装：“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乔良定义说，“复兴大业的主要内涵是十四亿人的幸福生活”！台湾，则连“主要内容都谈不上”。“一切都必须给这一大业让路，包括台湾问题的解决”。

乔良“将军”呀，难道中国主权疆域的完整统一本身不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难道完成中国主权疆域的完整统一，十四亿人就没有“幸福生活”了？都“必须让路”了？让路给谁？改开数十年我们看到，“我不下岗谁下岗？”“我不死亡谁死亡？”工农市民大众的利益总是要“让路”给权贵新贵们的暴富资本利益的。你不“让路”我就把你踩在脚下，踩死你。因此，乔良这里的包括国家领土主权都必须“让路”的“伟大复兴”，“十四亿人幸福生活”，戳穿，无非是乔良们背后所代表的中国改开权贵新贵、买办官僚资产阶级“复兴”的“幸福生活”罢了！

我们注意到，至今，乔良借美国对中国人民的威胁万幸还有一件最最要害的尚没提到， 就是粮食！很快会有一天，乔良在用美国的“海空优势掐断”、“金融优势掐断”等威胁中国“复兴”就必须投降之外，还会加一条：“种子掐断！”。乔良将说，美国掐断你转基因种子，不给你了，你就无粮可种，无饭可吃，你十四亿人就全饿死。中国你还不“掂量”？还不“让路”？你还不投降么？但谁把中国种子权的命门递给美国的？我们今天看到，无论袁隆平、李昌平们怎样呼喊痛陈，中国的买办们，正在把粮食种子这个中国最要害的命门，最要命的“太阿之柄”，拱手交到美国公司的手里，以便最后的对华摊牌“倒逼”！

不要改革开放？我们当然支持“改革开放”，但它必须是不可危及国家根本安全利益，即是不可危及人民根本利益基础上的改革和开放。哪怕因此而“复兴”步伐慢一些，稳一些，使国家今天明天皆可不受他人讹诈，进退裕如，立不败之地，处磐石之安，都是值得的。一切事关国家人民现在和未来安全利益的重大对外开放措施，不得任由国务院擅自决定，必须公开如实陈明利弊，俾全国人民知悉，经全国人大常委会讨论审查批准，方可推出。亡羊尽可能补牢。这回，乔良对中国人民的威胁背后，所曝露的国家已处的生死一线危险，应该给中央政府和全民以严重教训了。

最后再问：中国的命门今日，真的已经如乔良所列，通操在了美国手里，中国除“让路”投降，没有活路了吗？若不是真的，是乔良对人民的大话恐吓，是谣言，“将军”乔良该当何罪？

但若中国的命门今日真的已经如乔良所列，通操在了美国手里，“一旦发生台海之战”，美国只要“掐断中国海上生命线”，“掐断中国的资本链”，中国为了“复兴”，除了“让路”投降，真没有活路了，这就是中国安危的国家最高机密，是中国阿喀琉斯踵位置的所在，敌特尽可打探，美国参谋部尽可推演， 一般人们尽可猜测高论，但现役的中国军人中国将军乔良，一句不可去说。他说了，就是以高级军人身份公开泄露国家的最高国防机密，就是公开了国家的国防软肋，就是公开的资敌，公开的引敌来犯，他就必须逮捕，送交国家军事法庭。

2020年5月11日

“叫嚣战争”？今天究竟是谁在“叫嚣战争”？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2-05-11

“叫嚣战争”？今天究竟是谁在“叫嚣战争”？是中国的那些被“公知”诬为“战狼”的爱国青年们吗？是这些中国青年“叫嚣”要去炸南海，炸中国的黄岩岛吗？是这些中国青年“叫嚣”要去炸统一中国台湾省的中国海军的吗？不是呀，是美国的某些政客，是他们在“叫嚣战争”，他们是战争贩子。中国的青年只是被这些霸气冲天，天天“叫嚣战争”的战争贩子激怒了，发出了一点敢于应战保卫祖国，保卫和平的正义呼声，就这样，在无耻无良的“公知”笔下，这些要求保卫和平的中国的青年，倒成了“叫嚣战争”的“战狼”？难道中国只有投降一路可走？不许奋起保卫？颠倒黑白莫此为甚！其实这些无耻无良的“公知”对爱国的中国青年的诬蔑，正是要中国在美国几个疯狂政客的“叫嚣战争”面前，只许投降，不许应战，以售其奸罢了。

诬蔑什么这些爱国青年自己不会“上战场”。你怎么知道他们不会上战场？那些对华“叫嚣战争”的美国几名疯狂政客，你知道他们就一定会“自己上战场”了？可以肯定，这几人，他们才真是“叫嚣战争”自己却决不会“上战场”的人！你“公知”们怎么就不会去首先骂他们？骂这些无事生非生怕天下和平，一心对华挑动战争发战争财避国内危机的战争贩子？你开骂的“标准”哪里去了？而被你们诬为“战狼”的中国爱国青年，
又几时曾无事生非，人无犯我之时平白无故主张发起战争去侵犯人家的？ 他们怎么就“战狼”了？若为祖国的安全与和平，挺身应战“叫嚣战争”的世界战犯，这样的青年“战狼”，那是好得很，需要的很呢，正是他们传承了中华数千年血脉的正气，和载负了今日与未来中华民族振兴的重望！

“公知”们不可再颠倒黑白，血口诬人了。

2020/8/10

真需要对教师节说几句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2-05-11

中国教师节85年定下，30几年了，不容易改。即便当初包含了某种恶意，但没有人明说。可是近年左派，每逢九十教师节，就要出来抗议，要求改，挑明说这个“节”是反毛节，是故意置在毛主席忌日后一天，寓意“毛死后，教师解放了， 过节了”。云。这是干什么呢？本来并没有太多人这样理解的事情，你偏要一到那天就出来鼓噪宣讲，表面是反对，实际效果是什么！实际是每年都来告诉一代又一代的青少年学生们，“这节是反毛节。毛主席当初是被老师们仇恨的呀！”。一代一代的青少年学生们原来不知道的，都知道了，都记住了，留下了黑暗的印象了，再传下去了.....。这些左派们的智商真如此有问题？

毛主席“四个伟大”。他老人家生前最看重而选中，并乐意接受对己称呼的恰是“导师”，教员（teacher）。凭什么说，九十教师节就一定是反毛节，而不是相反，恰是以最伟大的教员毛泽东主席为代表的教师们的教师节？九十教师节，恰是为了纪念和学习最伟大的教员毛泽东主席而设？非要年年对当初的何东昌，李先念们诛心？李先念有如此的反毛恨心，我不信！退一步，他们当初设九十教师节，即确包藏了对毛的恨心，没有明说呀，至今也没有人敢公开这么说呀，你左派们为什么就不可以对九十教师节作你们的正面解读，正面的庆祝呢？任何一个节，关键在民众自己怎么普遍去解读它、度过它。寒食节初心是什么？端午节初心是什么？孙权说要嫁妹给刘备，初心是假的，骗的，阴险的。但诸葛亮假戏正做，满国满城大肆铺张，大肆宣传，杀猪买酒，喜气洋洋，将孙权的骗局向吴国百姓和吴国太作了天大美事的解读，最后如何？逼假成真，还真成就了喜事，刘备抱孙妹而归，孙权周瑜“赔了夫人又折兵”。再说一遍：即便当初的何东昌李先念们有恶毒之心，你今天左派为何就不可以学学诸葛亮，利用何东昌李先念们有恶心却不敢明说的优势，大肆铺张，全国各地轰轰烈烈对九十教师节作正面的有利人民纪念毛主席的宣传，从此，让九十节就真成了全国纪念毛主席节了，岂非乐事？非要年年提醒人们九十是反毛节？顺势而为，化害为利，方为高手。

又有人说，九九是忌日，应悲哀。只隔一天，九十就过节庆贺，于传统礼仪不合。是大不敬，不宜。此说又过于冬烘。毛主席最希望看到的，不是他去后人民哭哭啼啼的悲哀，而是“孩子们”对他事业的理解和继承。对生死，毛主席非常豁达。他常对身边人说，他死后，可以开庆贺会，“庆贺辩证法的胜利”。这才是无产阶级革命家对旧传统的决裂。这“辩证法的胜利”是什么？就是中国人民特别青年们对毛主席事业的辩证继承。故毛主席九九忌日，并不必“悲哀”，更不必拘旧传统须多日悲哀如仪，恰应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之日。九九忌日当天，中国人民各仪式深沉纪念缅怀一番后，第二日，九月十日，振作精神，全国教师们同学们学习毛主席著作，朗读毛主席著作，检讨教学中如何继承发扬最伟大教师毛主席开创的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年年代代相传，以此作教师节。如何？我觉很好。

2020年9月10日教师节

谈“你反美，还送子女去美国？”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2-05-11

先是司马南等，近又有金灿荣者网上被攻，颇为哗众，说是“你反美，还送子女去美国？”

此说荒唐不经。

一、中国真不见有什么人“反美”。人家美国好好的，你“反”它干什么？毛泽东都不反美。他有很好的美国朋友，也很乐与美国交朋友，你看与基辛格、尼克松相谈多欢？他“抗美援朝”，也是“抗”美而不是“反美”。是因为美国兵打倒鸭绿江边了，他不得不“抗”。邓小平更不说他。习近平“反美”了？也真不是。也是因近年川总统对华实在欺人太甚，忍无可忍，不得不现在大体还只是嘴上“抗”一下。你看任正非，他华为被压迫欺负得几乎走投无路了，为生存和发展，不得不咬牙“抗”一下了，但还是坚持说，他“其实是很亲美的”呀。如此之例，不胜枚举。总之是，你美国先欺压过来了，人家被迫才来“抗”一番，怎么好说人家“反美”？莫非是，你要人家美国欺压过来了，你就赶紧乖乖跪下，趴下，磕头，“不抵抗”，卖主权，作奴隶，快快快快上贡，才不算“反美”？中国的“公知”和一些软骨人，说穿了，就是这个心思：美国无论如何都是有理的，你只能投降。你不投降，就是“反美”！司马南、金灿荣等先生“反美”了？不是。也无非是对近年川总的美国对华政策的诸多无理，不主张投降，更反对跪下，作出一些很理性的批评罢了。据说，司马南、金灿荣等先生还有亲属子女在美国？我不了解。若是，正说明他们不反美，而是颇亲美的呀！

二、“你反美，还送亲属子女去美国？”

人家是批评美国的错误政策，并非“反美”。美国的好的地方很多，应该去学习，这是两回事。为什么批评美国了，就不能让亲属子女去美国？记得当年，蒋介石国民党右派集团，是很反苏俄的，那是阶级恨，还真不只是批评，蒋介石还是把他的宝贝经国儿送去了苏俄。怎不见人骂他：“你反苏俄，还送儿子去苏俄？”不止老蒋，反苏俄的国民党右派大佬于右任、邵力子、冯玉祥还有跟着蒋也反苏俄的汪精卫等数十人，全都纷纷送了自己的亲属子女去苏俄，比共产党送的儿子还多。心里虽反苏俄，但还是要向苏俄学习呀？须知，“我党今后的革命,非以俄为师,断无成就”的呀。

所以，哪怕人家真反美，送亲属子女去美国亦未必可怪。“你反美，还送亲属子女去美国？”此荒唐之责，足曝自己没读过书没见过世面罢了。老蒋之例外，建议他们还可读读《触謦说赵太后》。

三、即便自己反美恨美，就不许自己亲属子女亲美爱美？今日之世，思想开放；一家之中，党群常异。你自己反美恨美了，你的亲属子女亲美爱美，很奇怪吗？没见过吗？因你自己的反美恨美，就不许自己的亲属子女亲美爱美了？更禁止他（她）们去美国了？你不觉自己很家长专制吗？家长专制，符合今日之世界吗？说是今天“红二代”“红三代”们都争着变美国人了，这不正是美国的成功吗？难道你希望他们的老子老爷子禁止他们去美国吗？“你反美，还送亲属子女去美国？”---你这逻辑。还能是标榜“自由派”的公知的逻辑吗？

此论荒唐还可列第四第五第N，就不多说了。总之，什么“你反美，还送亲属子女去美国？”此说，真个是荒唐不经。

2020年10月23日

谈某些知名大资本家的“不要道德绑架”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2-05-11

近来网上常听一种指责，说是“不要道德绑架”。什么意思？是说，不要用道德去衡量批评他人的作为，否则便是“绑架”。这指责，近常用在对某些知名大资本家行为的辩护。

奇了，“不要道德绑架”？不要道德“绑架”，道德拿来干什么？道德，就是拿来“绑架”的。道德是一种社会统治价值观下人民自然形成、承认和遵循的人际行为的规范。必要时，它以国家法律来硬强制规范，一般它以人们的社会舆论来软强制规范。这强制无论硬软，它都是一种“道德绑架”，为保障社会的健康运转“绑架”，怎么能够“不要”！

某些资本家特别跨出国境的大资本家及其辩护人为什么不喜欢“道德绑架”，指责他人对其“道德绑架”，要求“不要道德绑架”？因为他们要为自己的超额利润和在此之上的一切私利开路，突破一切可能或可以束缚他的利润私利的法律和社会道德，首先是突破道德，所以必须自己和雇人制作一种舆论：“不要道德绑架”！

马克思《资本论》引用的一句名言说：资本的利润“有50％，就会引起积极的冒险；有100％，就会使人不顾一切法律；有300％，就会使人不怕犯罪，甚至不怕绞首的危险。如果动乱和纷争会带来利润，它就会鼓励它们。走私和奴隶贸易就是证据。”资本的本性就是要突破人间一切道德，所以要求人家“不要道德绑架”。不要道德绑架了，他们就可以无所谓良心恣意地坑蒙拐骗，伤天害理，假冒伪劣加货品制毒，无恶不作，直至国际市场害国卖国，媚敌投敌为奸奸。这就是近来“不要道德绑架”说特别在跨境大资本家那里甚嚣尘上的由来和本质。

当然，任何人，你可以不接受道德的舆论指责“绑架”，甚至不接受法律的“绑架”，想方设法去突破它们，获得超级利益。那是你的选择。但你没有理由也无权要求人民正义的社会舆论不可对你“道德绑架”，即批评你抨击你，因为这是人民维护社会统治价值观，特别是维护今天中国的社会主义统治价值观的当然权利。

自然，中国的传统孔教之下也有所谓“儒商”，即在循守社会道德前提下谋求财富利国利民的商人。他们依据孔子：“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你看，无论多么艰难困苦，“颠沛造次”，压力山大的逆境之下，“仁”的道德立场“无终食之间”动摇。这样的儒商榜样，古人有吗？差有之，今人有吗？亦有之，孔教加毛泽东“为人民服务”之教的华为任正非先生等便是。

2020/8/5

中国之有幸与不幸 ----就《八佰》复台湾“中华民族反独促统联军”总召高安国将军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2-05-11

高将军来信：

希哲兄：欣闻大陆拍摄了一部有关1937年淞沪会战中，国军坚守四行仓库血泪交织的故事，其实这就是一个史实。记得在2014年我在台湾退役将官总会长任内，曾受中共高层邀请，与丁之发上将、夏瀛洲上将、罗文山中将等四人观赏电视影集《中国远征军》的开播式，当画面上出现德式钢盔镶著“青天白日”帽徽、挥舞著满是弹孔污泥的“青天白日满地红”军旗的时候，我的泪水已经止不住地往下滴落，感动的不只是惨烈英勇的剧情，更感动的是：中共已经不再丑化国军而还原了抗战的史实，这就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契机！现在这部影片《八佰》拍得比《中国远征军》更感动人，更表现中国人在一场民族战争中的韧性，国共分别在正面及敌后战场都有可歌可泣的故事。当然，武之璋（台湾蓝天联盟召集人--希哲注）兄亦有些不同意见，认为此片虽“大体符合历史真相”，仍有羞辱国民党一面。而“羞辱国民党无助两岸关係，反增加台湾统派困扰”。

弟近期总召，联络蓝天联盟等，成立了中华民族反独促统联军。宣言兄量已经看到。回顾目前我们所面临两岸统一的问题，和平统一在中共过去官方的指导下显然是成效不彰，所以显朝“武统”方向思考。其实徵结在［人民］，要把统一的使命放在［两岸人民］的肩上，建立“中国的统一是海峡两岸人民共同的责任”“一中”就是“一个中华民族”的共识！有了民族认同，统一自然水到渠成！你认为我的看法对不对啊？

弟高安国

希哲回复：

安国兄高将军麾下：中国有幸，自清廷甲午战败割台，不甘亡国瓜分的中国人民前赴后继，抗日御侮，经数十年含愤图强，十四年血战，联合世界反法西斯阵线，幸而对日战胜。中国又何其不幸，不旋踵内战又起，国军战败，中华民国政府退据台湾，由此，中国人民的抗战史，中国战场在世界二战中的地位，便成了一笔糊涂账。若肯定了国军的英勇抗战，大陆左派不满意，认为美化了国民党和国军，意在动摇和颠覆中共的新中国政权；若肯定了中共八路和新四军作砥柱抗战，境内外反共派亦大反对，认为美化了中共军，喷八路和新四军是“游而不击，扩张实力”。

如此睨墙于内，互责没有抗战，国共都无功劳，那中国的对日战胜哪里来的？天上掉下来的？于是，就有了这样一种效果，好像中国人自己都认定，中国人民对日抗战胜利，不是中国人民自己为主浴血奋战的结果，不是中国人民自己的功劳，而全是盟军的功劳，特别是美国的功劳了。中国人自己热衷竞相贬低抹黑自己，国际社会又怎能承认你战时的贡献和给予你中国战后世界格局中的崇高尊敬？这就是左右各类顽强站在国共历史恩怨的党派立场而不是站在整体民族对外抗战的立场看待中国抗日史实问题，带来的严重危害！

自2005年胡锦涛连战破冰会见，胡锦涛主席代表中共正式向国民党连战主席承认了抗战史实中国民党正面战场，共产党敌后战场的战略分工及各自的贡献后，果然，反共右派借机大举进攻， 把中共的抗战贡献抹杀得一无是处，拥共左派只得反击，连篇累牍痛数蒋介石国民政府及其国军的“不抵抗”“动摇”、“逃跑”、“溃退”、“投降”“一泻千里”...甚而连高志航代表的国军空军的对日壮烈拼搏牺牲也要加以吹毛求疵的否定。

我只站在民族抗战的立场看问题。我曾经写文章问，即便抗战初期，民国政府有过那样的动摇、错失和挫折，当年二战，不说法国的投降，中国之外的美、英、苏政府，在战前和战初（甚至战中），就没有过“动摇”“绥靖”和“不抵抗”政策么？就没有过“一溃千里”和全军投降的耻辱么？慕尼黑是什么？敦刻尔克是什么？1941年斯大林苏军全线大溃败，被俘数百万的整个黑色的夏秋是什么？英军香港、新加坡的十万大军投降是什么？珍珠港被偷袭不算，马尼拉美军远东军麦克阿瑟司令临阵携家小逃亡保命，丢下部属美菲军数万向日军投降，让他们去战俘营死亡和忍受无尽的屈辱和折磨又是什么？这些东西的功过，二战的史学家当然可以研究也应该研究，但全世界人民，美英苏人民纪念二战胜利的时候，没听见有人喋喋不休搬出这些当年政府和将军“绥靖”、“动摇”、“溃退”、“投降”出来吵嚷。为什么？因为美英苏各国人民有幸没有中国式的战时党派纷争，也就没有任何一派有抹黑他们的战时政府的必要。无论他们国家的政府领袖和军队当年曾经历过怎样的动摇、错失和挫折、溃败，都不足道了，他们今天纪念胜利，只需要记住两件事实：

1、我国当年的政府无论如何始终坚持了抗战，没有投降；

2、虽付出了巨大牺牲，最后，我们国家战胜了！

这就足够了！

高将军，大函提到了国内拍摄近日公映的1937年淞沪会战中，“国军坚守四行仓库的英勇故事”《八佰》，回忆了当年与退役国军诸将军应邀在京观看《中国远征军》所受感动的往事。其实，溯其30年前，早已有《血战台儿庄》。我是在粤北深山的怀集监狱看到的。这电影对台湾国军老兵的感动，乃至对蒋经国宋美龄等的感动，及由此而来两岸和平互动的积极影响，我们都已知道。但果不其然，《八佰》甫出，国内一些左派担心所谓“国粉”的“美化民国”，又开始重弹老调，吹毛求疵了，什么蒋介石的失策，孙元良的逃跑，壮士的肉弹赴死是否必要，杨慧敏送旗是游泳还是爬行呀等不一而足。左派们啊，人家《八佰》电影塑造颂扬的只是中华民族抗战中中国军人的爱国主义牺牲精神，是不仅受蒋委员长嘉奖也受毛泽东主席高度赞扬，称之为“英勇抗战，为国捐躯”的“民族革命典型”，要求“一切宣传”（毛泽东1938《论新阶段》）。你们非要用一些阴暗面或质疑点去抹杀它，干什么呢？这手法，不过与中国右派公知从反方向否定平型关大捷、否定狼牙山五壮士，质疑董存瑞、 黄继光...，出于一辙罢了。那时我就嘲笑过这些“公知”：你们尽可以把中共军的一切典型战果英雄人物都宣称为“谎言”，须相信你们的揭发质疑才是“真相”，但你们自己，能够相信共产党就靠着所有这些“谎言”“编造”便能最终胜利得了天下吗？人们没必要与你们争论“真相”，他们只需看见，共产党事实从井冈山、延安一步步走进了北京，今天还确实在中南海坐着，就可以了，共产党的一切英雄都是可信的了！可喜的是，在这些左派抹杀《八佰》后跟帖，多是青年们潮水般对影片的肯定和对无端抹杀《八佰》的不满，中心的一句就是：“它使我们看到了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爱国主义精神！”

将军，接先生谈《八佰》信为何谈到了以上这些？因闻知近日以将军为“总召”，宣告成立了台湾“中华民族反独促统联军”，集合台湾各大统派组织形成坚强的战斗力量，并发布了宣言：“中华民族反独促统联军与［台独］作永不退缩之斗争；并在“九二共识、一中原则”之下，谋求中华民族之大一统。”。伟哉斯言！伟哉此民族联军。

民进党的台独理论基础是“台湾日本主权论”，其核心冥顽不灵，乃死心塌地的皇民遗孽，不可回转。自其攫取台湾政权以来，二十余年台独经营，加之美国政客纵容误导，中国和平统一已全然无望。今日大陆对台武统之势，已箭在弦，洞若烛火，北京决心不必再疑。谁能挺身逆挽此万万危局，拯台湾于战火，非将军今日之中华民族反独促统联军乎？只有台湾人民起义，冲破绿色恐怖，推翻台独民进党法西斯政权，经临时军政府管制，迅与北京政府“九二共识”之下，平等会谈，作“一国两制”或“一国两府”的合理安排，为中国两岸人民的长期融合终极完全统一铺路，方有和平，舍此别无他途。呜呼，“廉公之思赵将，吴子之思西河”，天将降大任于斯。与日孽台独的斗争，其性质乃中华民族百年对日抗战的继续。弟料继承黄埔精神血脉之民族联军，必能发扬国军浴血抗日之爱国主义精神，效先总理孙中山护宪革命，奋臂登高，揭旆击贼，毕其功于此役。而“民族革命典型”的《八佰》电影上映，正逢其时，又必能激发唤醒更多台湾青年的中华民族意识，闻风来投，执戈同袍，壮大民族联军之阵营。我们今日充分肯定《八佰》，反对无端抹杀，其意义，正在此了！

将军，我将公开此信，呼吁全球海内外十数亿中国人，地无分东西南北中，人无分工农商学兵，皆知台湾有了个中华民族反独促统联军，都来关注和支持中华民族反独促统联军，能捐款的捐款，能出力的出力，能参“军”的参军，莫效当年四行战时苏州河南岸的隔岸观火，如此，台湾的中华民族反独促统联军便非复台湾一岛之孤军，而成全球全中国华人之民族大联军矣。影中何香凝叹曰“国人皆如此，倭寇何敢！”，台独此獠必灭。

将军，弟已被民进党野蛮禁足于台湾门外，无缘鞍前马后。聊献此芹，愿尽薄力而已。恕罪。再拜！

王希哲

就孙中山“国父”说，简复郭松民先生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2-05-11

对孙中山“国父”说，郭先生怒火万丈。其实，是他的思想方法有了点问题。他没能分清国家性质的特殊性和普遍性。郭先生最好再去认真读读毛主席的《矛盾论》，懂得事物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区分。

中国数千年，从封建王权制国家到中央帝权制，再到今天共和民权制国家，这三大历史转变的两位枢纽人物是谁？一是秦始皇嬴政，“百代都行秦政制”，二是孙总统中山。中国历史各朝国家：秦汉唐宋元明清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特殊性不必去说，共性它们都是中华国。那么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呢？特殊性暂不说，共性，它们都是共和民权制国家。既然中国历史帝国制转民国制的枢纽人物是孙中山， 那么当然，中国后继的一切民权制国家，从共性的角度，其“国父”，都只能是伟大的孙中山！毛主席在他的新中国建国后，仍恭恭敬敬称宋庆龄为“国母”

，不仅因为尊孙，亦非为了“统战”，更因为毛是一位博大历史哲学家，他深明这个道理，他的革命和成功，是站在孙先生的肩上。正如今天所有的科学家哪怕诺贝尔奖科学家，人人的贡献都远超越了牛顿爱因斯坦，但其“伟大”性，其“科父”性，都不能超越牛爱，他们都是站在牛爱的肩上一样。

当然，从另一个角度看，中国社会从原始公有制转私有制，再转现代社会主义公有制直至未来共产主义（争议先不管它），这三大历史转变的两位枢纽人物是谁？则一是传说大禹王，二是毛主席泽东了！这个维度衡量，不得了，“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毛泽东的伟大性，则是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康乾孙袁， 都远不能望其项背的了！但社会主义社会本来应该是没有国家的，毛泽东建立的，还是一个“没有资产阶级的（现在又有了）资产阶级国家”，那么，作为社会主义新中国特性来说，“国父”是毛；作为共和制新中国的共性，则“国父”仍然是孙。故天安门庆典，国门悬毛像，碑前置孙像，两伟人故国神游，呼应相闻，万民虚心而仰上，便是顺天应时，天公地道了！中共中央历来这么做，是对的，没有错呀。

郭松民先生很不感冒孙中山先生，竟谑称呼其为“留着日式小胡子的朋友”。其大不敬且不屑之意可鞠。

又说：

“现在一些媒体、公知甚至地方政府官员，仍然称中山先生为“国父”，这里有一部人是无知，还有一部分人是跟风或觉得这样称呼很时髦，但也有一小批人是以民国遗民自居，以称呼中山先生“国父”来表示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性和正当性，这些人就像张勋的辫子军一样讨厌。对前两部分人要进行教育启蒙，对第三部分人则可以考虑剥夺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权。”

请教郭先生，如此，你把“毛派”那么崇拜的毛主席，置于哪部分人之中？毛是“无知”？是“跟风”？是“时髦”？或是“可以考虑剥夺其（毛泽东）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权”？或是反之，郭先生将自己置于毛主席所说“现代中国人的一小撮反动分子”之中？

郭松民先生政治敏锐，文章很多很好。我历来敬佩。但常有思维极端处。他是左派中有影响的人物。思维极端了，会有危害的。我不得不有时会批评一下。可能还有批评。郑重建议郭先生下功夫多学一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和毛主席矛盾分析法。毛主席诗《好八连》有云：“思想好，能分析。分析好，大有益。益在哪？团结力。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

谢谢郭先生。

2020年10月7日

想不通当年佃户们的儿孙现在替地主打抱不平么？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2-05-11

孙先生，你这都想不通么？当农民工人被地主资本家压迫时，他们是反抗地主资本家的，但他们反抗的潜动力，却是因为他们自己希望上升为地主资本家。因此，他们反抗地主资本家的革命成功后，他们或他们的后代子女立即，或“和平演变”正上升为新地主资本家时，为了辩护和正当化自己，就要开始“反思”否定，乃至抹黑丑化自己或其父祖辈革命的历史，就要为地主资本家翻案，美化他们正当化他们了，也即要“挖自家的祖坟”了。看看今天的不少暴富的“红二代”（若任志强，陈小鲁，马晓力们），便是如此。也还有坚守革命立场的红二代，但那只不过是等待他们的第三代第四代来做这件事罢了。他们既然反思否定他们父祖的革命了，他们会不会把他们父祖革命所得的财富和好处，自我清算，归还老地主资本家及其后人呢？那是决不会的。老地王老资本家的后代自然不服，于是，黑n代与红n代的政治斗争，也即新一轮社会财产权利和权力再分配斗争，就在“改开”的现在越来越激烈了！

老王社长

附孙先生的帖：

没毛病，地主的后代当然给地主代言。

但是我想不通的是当年佃户们的儿孙现在替地主打抱不平了。

要记住，没有土改，就没有你们。没错，就没有你们，你们早就死在了尿桶里，你们的父亲也会死在地主的墙根，牛棚，水牢，田地，你们的母亲不是死在地主的床上，就是死在地主姨太太的厨房。

不土改继续下去，几十年后，你们早化作了肥田灰，可不同的是，没有人会把你的死写成个小说，不管是软埋还是席卷，不管是路倒还是狗剩，不会有一个文字与你有关。

你们也配反土改？

论毛泽东主义与孙中山主义，及特色社会主义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2-05-11

一、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就是孙中山的革命三民主义和完善。这是毛泽东明确定义的。

只要认真读了最代表性的孙中山的国民党一大宣言和毛泽东的中共七大报告《论联合政府》，就能看到，毛为新中国画图的这报告里，他所确定的新民主主义中国的无论政治、经济、外交政策，无一不是依据的孙中山的革命三民主义。且他一而再再而三无数次地强调指出，他的“新民主主义”没有一处超越了孙中山的革命三民主义。新民主主义之“新”，只在于这孙中山的革命三民主义，已无法由国民党去领导实现，而必须由共产党去领导实现。去领导建立和建设一个“真正三民主义的中华民国”！

二、三民主义“过时了”吗？

今日“左派”开口闭口就是“三民主义过时了”。请“左派”不要东拉西扯，明白回答：

三民主义的三个主义

第一民族主义，过时了吗？今天的中国，不需要反对帝国主义压迫，“制裁”，不需要争取国家的完全统一和独立了吗？

第二民权主义，过时了吗？今天的中国，不需要再争取和完善人民的民主权利了吗？

第三民生主义，过时了吗？今天的中国，不需要全民的“小康”，全民的生产生活保障，再繁荣富裕了吗？

三个民，哪个主义“过时”了？请“左派”回答我！

不要把三民主义等同于国民党。一说“三民主义”好像就是说国民党。不是的，三民主义是共产党早年协助孙中山先生确立的一种政治主义，不等同国民党。相反，倒是国民党蒋介石集团曾背叛了孙先生的革命三民主义，而毛泽东反复强调中国共产党才真正是孙先生革命三民主义的“忠实信徒和忠实继承者”。污蔑孙中山，竭力推倒孙中山的，按毛的说法不过是“中国的一小撮反动分子”，哪里是什么“左派”“毛派”！

三、共产党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

有“左派”不能否认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出自孙中山革命三民主义，但强调它是共产党的最低纲领。共产党还有自己的最高纲领。对的。这也是毛泽东指出的，并常将这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解释为文章的上文下文，行军的第一步与第二步的关系。

最高纲领的基础是最低纲领；下文的基础是上文；第二步的基础是第一步。

毛泽东说：“任何忠实的马克思主义者应该懂得：只有现实的实际任务获得尽可能彻底的完成，才能有基础有根据地发展到将来的远大理想那个阶段去。所谓将来的远大理想，就是共产主义，这是人类最美满的社会制度，孙中山先生也曾经认为必要实行它，才能解决将来的社会问题。所谓现在的实际任务，就是三民主义。”“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到达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

既然今天我们是“最高纲领”了，也就意味我们的“最低纲领”民主主义必然已经实现了，摆在那里了，全国人民都看得见享受到了。不要从先验说教出发，从现实出发检验一下，这三民主义（新民主主义）的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都实现了吗？人民都享受到了吗？我们的最高纲领是盖一百层楼的房子，难道可以不先实现盖好第一第二层吗？难道可以说，现在我们是一百层楼的房子了，时代超越了，第一第二层楼“过时”了，可以不要也不准问那第一第二层楼在哪里了吗？这是什么房子？空中楼阁？“豆腐渣工程”？

大厦没建好它的“最低纲领”就谈不上“最高纲领”；文章没写好上文就谈不上下文；行军没走好第一步就谈不上第二步！中国事实还没能实现三民主义，中国共产党就必须按照她的“初心”，按照她的宣言：“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今日中国之必须。本党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

四、孙中山的革命三民主义的专政，是人民民主专政，不是“资产阶级专政”

有人说，孙中山三民主义的中华民国是“资产阶级共和”，是“资产阶级专政”。大错！

孙中山三民主义所主张的专政，正是劳动阶级专政，是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无数遍地引用孙中山的经典：“近世各国所谓民权制度，往往为资产阶级所专有，适成为压迫平民之工具。若国民党之民权主义，则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者所得而私也。”毛泽东指出，这就不再是资产阶级专政，而是人民民主专政。

孙宣言又说“盖国民党现正从事于反抗帝国主义与军阀，反抗不利于农夫、工人之特殊阶级，以谋农夫、工人之解放。质言之，即为农夫、工人而奋斗，亦即农夫、工人为自身而奋斗也。”

“谋农夫工人之解放。为农夫工人而奋斗”，民权“为一般平民所共有”，这会是“资产阶级专政”？当然是劳动阶级专政，人民民主专政。孙中山甚至直接将他的三民主义解释为社会主义。

五、蒋介石国民党对孙中山劳动阶级专政的背叛

“四.一二”后，共产党指责蒋介石背叛了孙中山。蒋背叛了什么？正是背叛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劳动阶级专政。蒋介石反对共产党的工人农民运动，杀共产党，搞大地主买办资产阶级专政。如果说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是“资产阶级专政”，蒋介石就不存在“背叛”了！就是执行孙中山的遗嘱了！

把国民党蒋介石集团背叛孙中山劳动阶级专政，武装窃据了中华民国政权后，施行的二十余年大地主买办资产阶级专政，加在孙中山头上，断言孙中山三民主义共和国性质是“资产阶级专政”，若不是蓄意歪曲，则是对孙中山的无知，对毛泽东的无知，对历史的无知。

六、孙中山当然是新中国的缔造者之一

自“四.一二”共产党上山革命，到1949毛泽东向解放军发布渡江进军全国命令，共产党从没有说，他们要推翻的是中华民国，要消灭国民党。这点，共产党是严格分开的。中华民国是孙中山缔造的，国民党也是孙中山缔造的。鲁迅说“中华民国存在，就是他（孙中山）的丰碑”。毛泽东下令要打倒的，仅仅是背叛了孙中山“自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反革命政变至现在的二十多年”“以蒋介石等人为首的中国反动派”和国民党“反动政府”（《将革命进行到底》）。共产党在革命的各阶段都坚持着孙中山三民主义，始终与忠实于孙中山的国民党左派合作着，甚至南昌起义，打得都仍是宋庆龄等的名义。孙夫人宋庆龄与共产党合作终身，临终前如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她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永远的副主席代理主席和名誉主席。毛泽东恭敬尊称其“国母”。中共中央正式认定宋庆龄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之一”。宋代表的是谁？是孙中山。当然，孙中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之一和奠基者。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是对中华民国的推翻，而是在打倒＂蒋介石集团＂后对中华民国的继承。故天安门设毛泽东孙中山画像，联合国“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席位。

七、毛泽东与孙中山身后遭遇的一个重要共同特征

一个奇特的历史现象：孙中山革命，不但各路军阀敌对他，在他的革命根据地广东，他的老战友陈炯明代表了华侨资产阶级反对他，炮轰他；商团叛乱，西关的买办资产阶级武装起来也反对他：“孙大炮太过赤化！”。他刚去世，他的干部群西山会议派背叛了他；不多时，他最器重的门徒蒋介石和亲密助手汪精卫也相继背叛了他。为什么？因为孙革命依托的阶级基础是中国地主资产阶级，但他的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却是要为工农的利益和解放而奋斗，要联共。李大钊都很惊讶，甚至说“列宁主义者可说就是中山主义者；中山主义者也就是列宁主义者！”。党的阶级基础与党领袖政治取向尖锐矛盾，背叛必然。但背叛后，因孙的威望，国民党仍要打着孙旗。

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拥护的少，反对的多”。他一去世，他的接班人，他的顾命臣、他的大警卫们立即政变，请回了他的“军师”邓，“彻底否定”了他后半生最看重的文革事业，背叛了他，这背叛一时竟几乎得全党拥护。这样的事变同样源自党的基础与党领袖政治取向的深刻矛盾。为什么？因为毛的文化大革命，声称是要更多地维护“小官百姓”的利益，而冲击伤害了共产党大官官僚们的利益。也同样，因毛的威望，毛的背叛者仍要打着毛的旗帜。可幸的又是同样，两位伟人的夫人，孙夫人庆龄毛夫人江青，都忠实了自己丈夫的主义事业不失节。这是妇女的伟大处。

八、在台湾的蒋介石国民党如何实行三民主义

洪门忠义 ---就尹国驹先生比照人大副委员长级被美国政府制裁说几句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2-05-11

自“反清复明”以来，洪门忠义，忠义于国家忠义于民族（当然，那时洪门理解的民族只是汉族，尚未能理解为中华民族），便是洪门数百年不变的传统。当年没有洪门，孙中山何处立脚？何能筹款革命？何得黄花辛亥舍命义士？何来洪门致公党昂首政治协商会议大门？

确实，长期的江胡浮沉，洪门流派的部分曾沦入帮派的“黑社会”。干过一些坏事。但改邪归正，洗心革面愿为国家人民重做好事的洪门及其领袖，亦大有人在。但我惊讶看到，他们竟常不为美国政府所容。

美国旧金山洪门（孙文入堂处），掌玺龙头周国祥（虾仔）因08年率洪门子弟举五星红旗偕青天白日旗，双旗并肩击鼓上街，支持中国大陆举办奥运会，保护奥运火炬，便受身边传统反共人士侧目嫉恨，密告美国当局，以各种证据不实甚或构陷罪名，将周国祥拿办，冤判入狱千年！

讵料今日又来。港澳洪门老大尹国驹（号崩牙驹）兄，尚不明“罪名”为何，仅闻说是出力支持配合了中国的“一带一路”建设计划，便受到了美国政府的煌煌“制裁”，升与中国的十数名峨冠博带人大副委员长国级高官同列！石破天惊。这真奇了。江湖“崩牙驹”是何人物？竟国际上一朝跻身中国副委员长待遇，受美国政府如此高视，如此隆遇？ 必有文章！道路相传，说是因为他去到了太平洋一渺远小岛帛琉投资。一小人物到小岛投资有何奇处？需美国大动干戈“制裁”？大翻其旧账，却不说出今日其究为何罪名？想象，此投资也，必是大有利于中国（其利之大到达了副委员长国家级别），而此又极可能稍动了一点美国方面的奶酪？很可能。我猜而已。洪门忠义，果然不虚。

2020年12月12日

敦促孙儿天煜和他的女朋友寒假读毛选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2-05-11

两位小朋友：你们寒假打工结束要开始按计划读书学习了。我上次推荐你们读的几篇毛主席著作，一定要认真读。读了，每篇写一个简短体会给爷爷看。

不知你们注意到没有，我重点让你们读的毛著，多是第一卷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矛盾论”等。本还想让你们读多一篇“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怕给你们负担太重，下次吧。

爷爷一直认为，毛选第一卷，是毛主席一生著作最精华的部分。因为第一卷的时代，是共产党和红军最艰难困苦，于九死一生中求生存的年代。那时，连林彪都怀疑了“红旗究竟能打多久？”。正是这样最艰难的时期，在极黑暗中的思索，才迸发出了毛主席最智慧的光芒，留下了他最精华的战略、策略和哲学的著作在他的第一卷中，给动摇的同志看到了光明和获取了信心，熬过了那最艰难的时期。第二卷时代，是抗日初起，全国反内战，国民党相当一部分力量必须向外和开始国共合作，共产党和红军的压力就没那么大了，生存下来了。第三卷时代，抗日相持阶段时期，共产党和八路军已经完全稳定下来，开始自己整风了。第四卷时代，共产党和解放军那更是意气风发，摧枯拉朽，“百万雄师过大江”胜利时期了。第五卷后时代，就不说了。这二卷后几个时代的毛主席著作，就大多是对第一卷革命战争策略思想的进一步发挥和党的政策安排文章了。这些文章也很深刻、重要，但在爷爷看来，究竟还是比不上第一卷时代的精华了。

说明什么？说明一个人，一个党和队伍，是必须处在他最艰难拼死求生存时期，才是最可能激发他的内在最大智慧去求取胜利的时期。除非他自暴自弃，就只能消亡。毛主席在延安与黄炎培有个著名的“窑洞对”，其实也就是这个意思。爷爷给你们讲这个道理，希望你们读这几篇毛著时，好好理解。

2021/1/19

一位对毛泽东文艺革命和文化革命思想理解极其深刻的女学者 --- 读张晴滟女士的《样板戏》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2-05-11

没想到读这部书才几页就把我吸引了。是写得真好。她不是就样板戏谈样板戏，她是围绕样板戏叙述中共建政后直至文革十几二十年的文化建设史和政治斗争史。她站在左派立场论史，但客观求实，考证严肃，并不极端偏狭。

我从几个方面简要看看：

一，政治角度看。张女士把样板戏地位置顶为共产党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建立的新中国的国家“礼乐”和“声诗”。这是她此书最独到也是我最击节赞叹之处。一个国家的“礼乐”，是该国统治地位的“三观”在思想文化艺术上的最高体现。它指导、教育、感化和规范了国民的行为。旧中国被推翻了，旧中国的“礼崩乐坏”了，新中国的“礼乐”就应该建立起来。但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牛鬼蛇神仍全国“舞于庭”，工农兵不能占领舞台，“颠倒的历史”未能颠倒过来，这怎么行？如孔夫子说，“是可忍孰不可忍”？于是，江青领军的“样板戏”艰难探索奋斗而终成功推出，占领了新中国舞台了（邓后又“礼崩乐坏”了）。张晴滟女士的书，写的就是这个奋斗过程。她将样板戏定位为共产党新中国的国家“礼乐”，革命“声诗”。说明她对毛泽东文艺革命和文化革命思想的理解极其深刻和独到。我过去还真没想到这点。再细想，样板戏固功高，但论新中国最高“礼乐”，应还是周恩来总理任总指挥总导演的气吞山河魅力永存的史诗《东方红》，完可当之的吧？张女士书中，也是承认的。她说，“从《东方红》的排演过程来看，周恩来确是将其作为社会主义中国的‘礼乐’来抓的。”

二、党内斗争和文革事件角度看。张女士此书，据实叙述了毛泽东周恩来江青柯庆施戏剧改革派与刘少奇，主要彭真陆定一等保守派的反复斗争。结合了农村土地政策的两条路线斗争，终引发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她切入的是“样板戏”，解读的是中国整个现代革命。书中许多史实，是很值得参阅了解的。张女士，作为80后的青年女学者，从书中看到，她不但对毛泽东文艺革命思想，且对文化大革命过程，特别是文革中社会各阶层各派别人物事件和“各异端思潮”的了解。她不但了解蒯大富的造反、孔丹的西纠、谭立夫的讲演，了解上海的安亭事件，青海的刘贤权，武汉的720“兵谏”，也了解韩爱晶的天问、杨小凯的异端、王希哲的“毛泽东思想一分为二”…。这诸多的史料都是令人惊讶的丰富和解读深刻的。真不容易。

三、艺术角度看。张女士学戏剧出身。驾轻就熟。从徽班进京到京剧各家各流派特色的形成，从延安新编平剧的创作，到《赵氏孤儿》至《红灯记》等等的流变，现代京剧样板戏如何的引进西方乐器，“洋为中用”；狄德罗、瓦格纳、斯坦尼体系，阿甫夏洛穆夫戏剧舞台理论和卢那察尔斯基等苏俄文艺思想如何影响了新中国文艺，沈知白到于会泳的传承，张女士的书都有着非常专业的考据和研究。当然，她也含蓄批评了样板戏发展中的一些人物和唱词设计中的一些越来越“左”的现象，指出这实际是某些“写十七年”的样板戏，如《海港》的钱守维，难以为群众普遍接受，便难以“占领舞台”，甚至连张春桥都最后认为不妥的原因。希哲早在文革时一直到近年就谈到，其实不但“十七年”，就算张女士界定的战争硝烟“英雄史诗”时代人物，为什么偏要把李玉和、李铁梅、杨子荣、阿庆嫂等原来很好的，很能真实体现各人物特定时代性格和伦理人性的唱词，都一改再改，越改越“革命”，越改越“高大全”致群众不可及呢？为什么就不能让李玉和与女儿狱中诀别，对女儿唱几句“你知爹爹一穷汉，家中没留什么钱”呢？就必得删去再怒目圆睁加唱一句“革命者顶天立地，勇往直前”？为什么就不能让一时无法的阿庆嫂焦急摊手连唱几句“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事到其间好为难”呢？例子太多，不举了。意外的是，张女士的书，竟提到了香港文学教授彭丽君所说“1974年李一哲《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这张大字报张贴前后录制的粤剧版《杜鹃山》”对样板戏艺术移植改造的多少一点影响。说明，李一哲大字报当年对样板戏的一些批评，还是起了些作用的。挺好。

四、对一些人物的了解看。如赵燕侠。她首唱阿庆嫂。后换上洪雪飞。读戚本禹自传关于此事，似是因赵燕侠不买江青的帐，江换下她。读张女士书才了解，是彭真对戏剧改革的消极态度影响了赵，更主要是毛主席指示《芦荡火种》应更强调武装斗争，此戏的重头从阿庆嫂移向了郭建光，赵燕侠戏份下降成了谭元寿的配角，赵不爽，于是“出工不出力”，江不得已才将她换下的。其实江对赵非常好，非常照顾的。读到此，我又找来听了一下赵燕侠的原唱，觉其“消极”“出工不出力”，真非空穴来风。她唱“风声紧，雨意浓…”,咋听，颇像旧京戏花旦闺中小姐的怀春，对阿庆嫂这抗日斗争隐蔽战线的女共产党员唱腔的掌握，远不及洪雪飞来的到位和大气。江青换下赵是正确的，非私怨。

于会泳，了不起。他“对传统戏换腔就字的技法进行了升级”，使“京剧不动声色地融入了象征毛泽东的特性音调”，自此，京剧“有了毛泽东的音乐形象”；杨春霞“评价于会泳是一位了不起的、空前绝后的艺术家”；“于会泳开创了京剧交响乐的道路”；徐景贤回忆，于会泳设计了方海珍唱腔，“江青屏住气息地听，觉得唱腔设计非常好”，“成为最早实现了洋为中用的唱段，堪称现代京剧的典范之作”；徐景贤还回忆，于会泳全副心力贯注于样板戏艺术方案的设计，“一度心力交瘁，以至于昏倒在地上”....。

为人呢？于会泳被江青赏识成了上海文化界的领导，但尊重他的恩师：沈知白去世，“医院的人不愿意背一个‘牛鬼蛇神’下楼。是于会泳用胳膊夹着老师的遗体，走下狭窄而曲折的木楼梯，将人送上救护车。”

我们看到了，于会泳，就是当年毛泽东时代兢兢业业为人民服务为工农兵创作的文艺工作者的典型形象！

当然，于会泳“根据江青同志的指示精神”，将“三个突出”，归纳为样板戏创作的原则等，还是颇可争议和讨论的。

主帅江青，她主导的样板戏，是哪怕76政变后恨不得加死刑于她的政敌，也无法推倒的人民心中的丰碑。有趣的是，张女士书中生动描绘了毛江延安的恋爱故事：“对江青而言，毛泽东既是她的老师，又是她的观众”。“这一时期，二人在台上台下的对观中萌发了情感”。“毛泽东不顾大多数人的反对与江青摆喜酒宣布结婚”。于是，张女士很有感叹地写道：“毛、江二人自由恋爱并结婚的过程，佐证了样板戏中的禁欲主义，并非其主创者的生活写照。崇尚爱情自由的革命者在生活中并未禁欲或排斥爱情”。“然而，文革文艺的主导者在革命样板戏中抑制对爱情浪漫的描述”。他们禁止了少剑波与白茹的爱情，禁止了吴琼花与洪常青的爱情等，可怜地仅在电影“镜头前留下了吴看洪时爱情的眼神”（恐怕是电影导演自家的胡作非为吧？）。可见张女士对样板戏后期的渐趋左倾，也是心有戚戚啧有烦言的。

但我最看重的还是张女士对毛泽东改宋词张元干《贺新郎》公案的考证。毛改该词的最后“更南浦，送君去”六字为“君且去，休回顾”， 究是赠江青的，还是伤悼董必武的？张女士细致的考证，令我信服她推翻了哪怕官修《毛泽东年谱》撰写者用心为政治服务的以讹传讹。张认为这是“文革史料领域的一个典型（恶劣）案例”。这案例太多！。毛泽东改的这六个字，是赠给江青的！他预感他身后妻子江青前途的艰险。他寄望江青不畏艰险，一往不还。张女士笔带情感写道：“这仿佛是《红灯记》的革命家庭中，超越了家庭伦理的革命者为同志的送行。这寄语背后的苦涩象征，令人感慨江青在后来的审判中‘去则不回顾’的决绝”。风萧萧兮,壮士去兮。希哲过去对江青是多有批评的。但读至此，竟不自觉潸然有泪矣！我已经不记得过去读过什么书曾为过什么人物而流泪的了。

五、书中还有一些过去罕闻的轶事

1、那个新中国艰苦年代，当一般群众工资才几十元，毛主席工资方四百多元之时，马连良、赵燕侠、周信芳等的工资竟一千数百至两千元！“梅兰芳年收入有几十万”。惊人！

2、延安平剧新编历史剧初创，政工干部女主角不知如何自报家门，在台上依旧用韵白念道：“奴家，政治委员是也”，“待我政治工作一番便了”云。令希哲不禁莞尔。想想，这笑料今日亦不鲜见。一个看古装宫斗影视太多，食古不化却四处劈腿的妙女子，钓金龟也自会微信道：“臣妾，某新潮女郎是也”的。

3、张女士书中，几处提到了张春桥协助样板戏创作的开明事迹。特别是“钱守维”从人民内部矛盾到“敌我矛盾”。张说“反革命戏不能太多”。原来的戏里，钱守维是内部矛盾，张认为“是站得住脚的。改成敌我矛盾之后出了问题”。示意“还是维持原来的情节为宜”。这里希哲意外看到，张春桥似乎并不是处处很左的。

4、《奇袭白虎团》创作，“结合了志愿军战斗动作体验，将多民族的元素融入”。它后来的消失，因尼克松的访华。日后的复排“也很难再达到当年样板戏的水准。其中的许多舞蹈动作已成绝版”。因多变的国际关系埋没了宝贵的艺术创造，实在可惜。

张晴滟女士书中这些过去罕闻的轶事很多。就这个角度看，也是很有趣的。但此书，毕竟是一部中国革命现代史书。此书的尾声，张女士沉重地写道：

“每一场样板戏演出都成了纪念碑。纪念碑原是对革命事业后来者的召唤。”...“当革命胜利时，牺牲者的名字被写在革命英雄纪念碑上；当革命失败时，他们的名字被写在暴力革命受害者的纪念碑上。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毛泽东主导的又一次巴黎公社吗？‘革命礼乐’的建立者们”，是否“如张春桥所言‘只是我们没有像那时的人一样，死在巴黎公社墙前面’”？

多么难以回答的问题！足以沉痛地思考。

张女士的这部《样板戏》著作，真是今天难得的好书，特别对今天尚不甚熟悉中国革命现代史的左翼青年来说，是非常值得去认真看看的。

2021年4月16日

我们怎样依据马克思主义理解“复辟”？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2-05-11

老王在评秋石客先生的一文里说，“要知道，‘自然历史过程’生成的社会主义，是不会有所谓“复辟”的。斯大林、毛泽东的社会主义之所以随时存在“复辟”危险，正因为，它不是自然发生的社会主义。”

即有人质问：“英法等资产阶级革命后国家，不是也发生过复辟吗？”

此“复辟”不是彼“复辟”。英国和法国，无论是斯图亚特王朝的复辟、克伦威尔的“复辟”，还是拿破仑一世二世的复辟，都不过是王冠的复辟，是国最高家统治权力的争夺复辟，不是社会的早已资本主义化的经济条件经济关系的复辟。故，护国公克伦威尔是英国资本主义的捍卫者；伟大的或可笑的两代拿破仑，则是法国“资产阶级的皇帝”。而中国和苏联的，经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得来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其实还是“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它们时刻面临的复辟危险，则是资本主义经济条件和经济关系（阶级关系）的复辟。这复辟，苏联已经完成。中国正部分完成。中国的左翼，则继续发挥着“人的主观能动性”，在顽强抵制着中国复辟的彻底完成。

说老王是“机械唯物主义者”，是社会主义的“失败主义”“取消主义者”，“比右派还要右派”。怎么是呢？老王指出了马克思主义原理的“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的历史过程”后，更强调指出了共产党的政治（斯大林模式）对经济发挥的“人的主观能动性”，并寄期望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社会主义将“水”最终推上山顶，获得最后胜利。这哪里有“机械唯物主义者”，社会主义的“失败主义”“取消主义者”，“比右派还要右派”帽子呢？

其实从中国的改开后的部分资本主义复辟，我们可以特别注意到一个很有意义的现象：在中国的农村，无论如何“复辟”，都不见自然地回复到1949年前旧式封建“地主--佃农”生产关系的实物地租的地主经济去，而都是采行了资本主义方式追逐剩余价值的商业或企业地主的新地主经济关系去了。说明什么？说明当年中国共产党接过孙中山的旗帜，土地革命，消灭已经不能再容纳新的生产力的旧式封建地主经济，为新的资本主义商业企业地主经济发展开辟了道路的新民主主义（后来又害怕它而堵塞了它），却真的是符合“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的历史过程”，而不会再“复辟”了！

恩格斯曾经指出过，早期的资本主义经济活动曾存在普遍的哄骗。但“资本主义生产愈发展，它就愈不能采用作为它早期阶段的特征的那些琐细的哄骗和欺诈手段”。他说，这些狡诈哄骗手段被资本家逐渐抛弃，不是因为资本家道德变好了，而是“这些狡猾手腕在大市场上已经不合算了”，“白费时间和劳动”了。

由此我想到，中国今日农村的“复辟”，之所以不会发生自然地回复到旧式封建“地主--佃农”式的实物地租的地主经济关系去，不是中国农民很有“社会主义”觉悟，而是他们回到1949年前，乐滋滋将收取的实物地租粮食等大量存在自家后仓慢慢吃，已经只有烦恼没有利益了。只有将收取的商业货币地租继续再扩大投资运转，才可获得更大的无尽的利益了。中国改开后春笋般的商业企业地主，并不是一种农村1949过去普遍有过的经济方式的“复辟”，它不过是把共产党新民主主义革命完成后，本可能发展出来的却被堵塞的那“自然的历史过程”，解放了罢！

再深入想，马克思说的：“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学院式论述，很深奥。其实可以将其很通俗地解读。我解读就是：

“无论哪种社会形态，哪种经济方式，在它还具有可让人们赚大钱，获取利益的充分能力时，是决不会灭亡的。”今日资本主义就是了。搞了社会主义了，还需要改开，适度发展一下它，满足人民“富起来”的愿望。

“而当它已不具有能容纳人们赚大钱，获得利益的能力时，它就只能去灭亡了”。有如恩格斯所说“哄骗”，在它还能为资本家带来利益时，是决不会绝迹的；当它不再能为资本家带来利益时，它就将自然消亡了。千年的旧式地主经济方式在今日中国就是。他不能为新农民带来利益了，农民就不“复辟”它了。

我赞成今天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左派（不是那些扬言批判马克思主义的“左派”），应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的这个“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的历史过程”原理，懂得“复辟”的规律。既要为捍卫社会主义斗争，又要明白哪些是在今日的中国历史阶段中，不得不有的“复辟”。毛泽东不是也曾这样告诫过张春桥的吗？

2021年5月23日

老王社长批《蒯大富在清华大学64社区校友聚会上的讲话》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2-05-21

2014年4月25日

老王社长：蒯大富是当年文革红卫兵第一领袖。近年，网间有关“蒯大富说过什么”的信息不少。这篇“蒯十条”，是大富先生直接向希哲发来的。可以为据。老王细读阅批如下：

==========

蒯：

一，我完全不同意中国已经全面资本主义复辟的观点。中国还是共产党掌权。这个共产党还是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还是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人民福祉当成自己的宗旨。虽然目前有腐败现象而且已经涉及到高层，但是总体上共产党没有变质。

王批：中国“已经全面资本主义复辟”。它的经济基础和社会服务无论已经实现的全面私有化还是孑然危存的国营经济，都已经以市场和利润为导向，而不是以人民的利益，为人民服务为导向，都在按资本的基本经济规律运转，它要求西方承认它的国家的“市场经济地位”。这是“中国已经全面资本主义复辟”的本质特征。其他现象，都是掩饰。中国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本源性质是“无产阶级政党”，它的最高领袖群直至它的中基层干部基层党员，必须是无产者，不得拥有资本，即不得拥有可以投入市场按资本法权获取利润和财富增值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如房产！请阅恩格斯《论住宅问题》）。今日如何？因此，不是这个党的高层或低层干部崩堤式的“腐败现象”有多少的问题，而是中国共产党已经全党地“合法”资本化，去无产化！中国共产党已经是资产者党，有产者党而不是无产者党。

==========

蒯：

二、我坚定不移的认为：毛泽东是中华民族空前的民族英雄。在中国五千年的历史上没有任何人对中国的贡献超过毛泽东。毛泽东是二十世纪世界伟人，是中国人民的骄傲和自豪。一千年以后那些造谣谩骂恶毒攻击毛泽东的人早已灰飞烟灭，毛泽东依然是屹立着的历史巨人。中国人民尤其是亿万工农世世代代走毛泽东指引的社会主义道路。毛泽东永远活在中国人民心中。在中国搞非毛化完全是一小撮人的痴心妄想。

王批：这条说得好，老王没有异议。历史条件的限制和影响，毛泽东有他的缺失。但这些缺失与他为中华民族留下的伟大的空前的物质和精神遗产，是不能相比的。今天“造谣谩骂恶毒攻击毛泽东的人”常抓住的，是毛泽东的某些缺失，但百年千年数千年后的中华民族后人，将早忘记了这些缺失，他们能记住的甚至能感受能看见的，只是毛泽东留给他们民族的那些他们千年数千年一代代立足其上的伟大物质和精神遗产。老蒯说了，非毛诬毛反毛的人们在哪里？“早已灰飞烟灭”！

1976年后，老王对毛的镇压清明人民群众悼念周恩来总理的“四五运动”不满，这之后数年批毛，甚至曾断言，镇压“四五运动”后的毛，已经不能再获得人民的谅解了。九十年代后，老王才逐渐发现，自己的判断错了，那时起，毛泽东又越来越被人民深刻认识，并越举越高地再次成为了中国人民特别是左翼民众反对资本主义全面复辟的伟大旗帜。习仲勋曾责问“小王”：“王希哲，毛主席的旗帜你还高不高举啦？！”那时的“小王”还在反毛，引起习（老习）的责问。今天，某些人竟伪造习仲勋言论，将习打扮成当年反毛的大员。真匪夷所思。

==========

蒯：

三、在中国改革开放中，只有邓小平能够把中国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三十多年来，中国各方面取得了长足发展。因此邓小平也可以说是历史的巨人。但是邓是站在毛肩膀上的巨人。毛泽东在世，农业取得很大发展，工业已基本建成现代化工业体系。原子弹、氢弹的爆炸成功，人造卫星上天。打开中美、中日关系，重返联合国。解除了美国对中国的封锁包围这样中国才能改革开放。所以说邓小平是站在毛泽东肩膀上的巨人，所以习近平讲两个三十年都不能否定。那些拥护毛泽东的朋友们，那些反对全盘否定文革的朋友们，不要提过激的口号，不要做不切实际的判断，不要搞过激的行动，不要给中国右派杀人制造口实。

王批：

要说邓小平“改开”用心就是要全面复辟资本主义，恐怕不是。针对文革后期的过左倾向，他的“整顿”和“改革开放”是顺应了中国发展的历史要求和人民的愿望的。因此，1975年后至文革后他的上台，曾得到人民广泛的支持赞赏，是真正的发自内心的。邓说，“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问题在，他不许左翼“争论”，对左翼专政，他的“改革开放”一旦失去了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左翼“争论”的节制，事情就要按它自身内在的轨道顽强发展，他之后，资本主义在中国的迅猛复辟，就成为无节制的了，这政策就比孙中山国民党的“节制资本”，更右，成为最坏的原始资本主义了。我们对邓小平功过要分析，不全盘否定，也不全盘肯定。习近平的“两个三十年互不否定”，其实，就是要求辩证地将新中国整个六十多年衔接起来，不作形而上学的截断，要作辩证的继承扬弃。只是人们在看，他习近平究竟能做得如何。

==========

蒯：

四、文化大革命总体上是错误的。应该给予否定，因为没有法律保证的大民主只能对国家对人民造成巨大的伤害。但是我们不能形而上学的搞什么全盘否定而是应该辩证的＂扬弃＂。错误＂全盘否定＂文化大革命，使人民失去一切监督政府官员的手段。这是中国目前官场上大面积腐败的重要原因。

王批：文化大革命的基本宗旨是反对和唤起民众警惕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复辟。文革后今天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全面复辟和给人民带来的痛苦实践，倒使越来越广大的民众更深刻地领悟到了文革的必要和毛泽东的远见。毛泽东和他的文革司令部中央文革的错误，在把党内的资本主义路线倾向当作了敌我矛盾来“革命”处理，林彪张春桥主义，甚至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阶层”已经成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对象，这就实际鼓舞放纵了已被专政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对象和心怀仇恨者“趁机造反”，“打着红旗反红旗”，大批混进造反派队伍，肆无忌惮残酷斗争冲击迫害“新民主主义革命阶层”高中级干部，这些干部一旦得势，缓过气来，又更反手不分青红皂白百倍报复镇压造反派。双方都不要了社会主义的法制，只要对方的命。这不是民主，这是“继续革命”美名下的残酷内战，中断了新中国后全民一致奋发向上的元气，“对国家对人民造成巨大的伤害”。老王始终认为，至今坚持认为，为他身后可能的复辟，毛泽东文革中只相信“革命”，没有致力建设社会主义法制下，人民可操作的保障自己管理国家权力的的民主制度，哪怕不完善也不可能一下子完善的民主制度，甚至否定了试践行巴黎公社原则的上海人民公社，是他老人家的大缺失之处（参见“韩爱晶之问”）。

邓上台后，取缔“四大”，“＂全盘否定＂文化大革命，使人民失去一切监督政府官员的手段。这是中国目前官场上大面积腐败的重要原因。”蒯大富对此的认识是对的。

左翼要认识到，中国已经不可能回到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模式去。中国一定程度的资本主义发展，也是历史的必然。人民都是希望发财的。既然“改开”鼓励发财，占据社会优势地位的干部及其家族自然就带头利用各种手段先行发财了，资本化了。要他们回去，不可能了。左翼若把自己的目标定为回到毛泽东时代去，经过竭尽全力的努力不能成功，就必会堕入取消主义去。左翼所能担负的历史任务，无非是宣传壮大自己，让人民更多认识自己的利益，竭力保护、展示和发展国家的社会主义元素，不使中国的资本主义复辟过于迅猛，过于极端和恶劣罢了。国家真实的未来，取决于左右各方向的合力。

蒯大富说，“那些反对全盘否定文革的朋友们，不要提过激的口号，不要做不切实际的判断，不要搞过激的行动”。这也是对的。左翼的任务是争取民主，落实宪法权利，踏踏实实锲而不舍一点一滴争取人民尽可能地拥有可以决定和影响国家前途的民主手段。不是高调“革命”。毛泽东文革期间所谓：修正主义上台了，人民就要组织起来造反，“打倒它”“推翻它”，这理论，现在还很影响左翼群众。但这是很不实际的，过于浪漫的，是很贻误今天的左翼“毛派”群众的。事实也常造成左翼的内斗和分裂。从实际出发决定我们的策略方针路线，才真正是毛泽东思想。

==========

蒯：

五、马英九是地道的中国人，不应该做美国人的傀儡。他的＂不战不独不统＂的三不政策，只是美国利益的代表。马英九要留下万世英名，应该为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着想，把三不改为不战、不独、促统。马英九若为两岸和平统一出大力，中国人民将会牢记马英九的英名。其实两岸和平统一的受益者是全体中国人民。台湾人民是最大的受益者。

老王批：马英九改变不了国民党。国民党的“中华民国”法统神主牌。才是中国最终统一的最根本性障碍。民进党的“台独”，要将台湾独立出去，它办不到，其“台独”的真实意义，是消灭掉“中华民国”法统神主牌，扫除台湾岛上的“中华民国”和蒋家一切精神遗迹。

共产党要寄希望于国民党“和平统一”，最好的结果，也只能是“一国两府”（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政府和中华民国台北政府），不能想象国民党的任何“马英九”，无论他是洪秀柱还是吴登义，会丢弃“中华民国”法统神主牌，去作北京政府一国两制辖下的台湾特首（他们视为“投降”，也确为投降）。你看，吴登义不是要求习近平将台海“维持现状”的“和平制度化”么？共产党要真想有一天航母导弹对台压境下的北平式的“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则只能打随形势可变，全无法统“投降”包袱的民进党的算盘。但共产党似乎始终搞不清这个道理。

==========

蒯：

第十六篇 哲学与国家政治理论思考

政治哲学、国家理论与宪政共和制度探讨

民主，就是国家政权的公有化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2-02-11

我确信，民主，就是国家政权的公有化。国家政权公有化了，民才能去“主”。

既然如此，一个真正民主的社会就不应该是多党来竞争国家政权的社会，它应该是一个无政党的全民授权的政权的统治，或一个受全民授权的政党的统治。

如果按现在一般的解说，民主社会就是多党（多集团）竞争国家政权，由竞争胜利者得国，出而统治国家若干年的社会，那么，极端地说，中国几千年都是民主社会。

现代民主社会政权转换依据的是成文宪法，中国几千年民主社会政权转换依据的是“天命”宪法。

中国的“天命宪法”早就包含了美国宪法母体独立宣言的“造反有理”思想，即人民有权推翻违逆民意的统治者：“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天矜於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

那么，中国的“天命宪法”怎样来实现呢？选举。怎样选举呢？

现代民主社会，几年一届选一次，用选票来选；

中国几千年民主社会，一般2-3百年选一次，用枪杆子来选。其实中国历史连绵的农民的起义，就是农民依据“天命宪法”，自发举行的民主公投！

中国历史已经总结好了中国的民主选举规律：“有道伐无道”，“得人心者得天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人之天下也。唯有德者居之。”

现代民主社会的选举结果，也是“得人心者得天下”，“唯有德者居之”；

你看，中国几千年民主社会的选举结果，与现代民主社会的选举结果一样的，都是“得人心者得天下”，“唯有德者居之”；不过一个选举斯文些，一个选举惨烈些；一个选举出的政权得国届期短些，一般四五年，或八年十年；一个选举出的政权得国届期长些，短的几十年，长的二三百年罢了。性质有什么不同呢？仔细想，五步笑一百步。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不同。

现代有些国家的“选举”，也常会闹得很惨烈，“选战”发展至热战，要动荡甚至厮杀多年，几十年的啊！

所以我越来越觉得，真正的民主社会不应是开放多党自由竞争国家政权的社会。用胡平引用的什么人的理论，那就真是“把国家政权的所有权不确定制度化”了！但民主国家政权的所有权应该非常确定地属于全体人民的呀！这才对呀！所以，华盛顿原来的想法和忧虑也许真是对的，是很英明的：一个国家的民主不应多党。民主国家政权，应该是全民委托的全民政权，不应是党派政权。

但国家政权从私有化到公有化，这天翻地覆的变化，是绝不可能一次革命而就的。它必定有一个极其漫长的逐步演化进步过程。我正在思考。

2009年4月20日

王希哲的中国近代史观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2-05-12

中国近代追求社会进步的志士仁人，辛亥革命后，脑袋里顽强地永远地有一幅先验的中国民主国图景。似乎辛亥革命后的第二天，这个美满的，普世的民主社会理应在中国现实存在了。以后发生的一切，革命，再革命都必须拿这个先验的中国民主国图景去作检验，度量，裁决，凡不符合这美满民主国图景的及其政治代表人物，都是对民

主的背叛，对共和的背叛，是“窃国”，是“假民主真专制”，是反动的倒退复辟，因此，要一再的革命，再革命。

但是，中国现实存在过这样一个理想的普世的民主国吗？一天都没有过。既然一天都没有过，又何来“背叛”“窃国”“倒退”“复辟”“假民主真专制”呢？而且，为什么因不满背叛而按理想民主国图景去一再起义的革命的领袖们，付出多少牺牲，成功了，他们又都无一例外地“背叛”“窃国”“倒退”“复辟”“假民主真专制”了呢？真是他们的个人人格问题么？他们存心“欺骗”人民么？怎么就没有一个最后证明不欺骗人民的伟人获得成功呢？过去没有这样的伟人，今天我们有了的新的伟人再去按那民主图景革命，他们就不再“背叛”“窃国”“倒退”“复辟”“假民主真专制”了么？

问题就在，用辛亥革命后那从未存在一天的先验的民主国图景，去检验、度量、裁决中国社会后来每个历史阶段的现实发展，判定它的性质，这种近代完全统治中国政治思想界的历史观，是片面的，错误的。这种近代史观，给我们的基本描绘，是中国辛亥革命以来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倒退复辟的历史，就是一部袁世凯、北洋军人、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邓小平这一代一代的革命人物不断地“窃国”，背叛那个没有存在过的辛亥民主国图景的历史。

这个近代史观，对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负面影响极大，它至今，还是中国进步思想人物和一切进步运动的统治的历史观。

王希哲的近代史观现在不是这样。他把辛亥革命迄今的历史，视作一部不断进步的历史；视作越来越向辛亥后那幅先验的中国民主国图景走近的历史。

用什么标准来度量呢？用国家政权公有化的扩大程度来度量。

在王希哲看来，政治民主化，就是国家政权的公有化；民主化的过程就是一个国家的政权从私有逐步向公有演化、过渡的漫长过程。

国内外千年，数千年，国家政权，或曰“江山”、“天下”，是皇家的私产，主权在君，“朕即国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民主，就要把国家政权从皇家私产变为全民公产，主权在民，“天下为公”。

私有转为公有，何等巨大的落差。我们现在知道，在一个国家，哪怕一般生产资料的私有转化为公有，都将要有一个多么艰巨漫长的过程，何况国家最根本的重器，操控着国家最广大财富资源的国家政权，它的从私有转化为公有，谈何容易！辛亥革命，一炮之后，就能“天下为公”？四万万中国人就都能“主权在民”人人获得他普世的民主权利？一切不合于这个浪漫想象的现实都是“背叛”？神话了！

“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

（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

国家政权从满清皇家落到了北洋军人和前清旧官僚手里。这革命后的第一次国家权力分配正是符合了那时的“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军事、政治和经济实力在北洋军手里，是这个实力最后逼退了满清皇家，无论南方革命党乐不乐意，国家政权只能这样分配。

北洋军政权代表的是中国什么势力呢？是前清旧官僚和贵族大地主的利益。这个圈子的专政，对那个辛亥先验民主国图景来说，自然是“背叛”“窃国”“倒退”“复辟”，但对满清国家政权的家天下来说，它的国家政权公有化却是进了一步，是旧贵族官僚和旧军事长官的上层民主联合专政了。这个民主联合专政甚至领导击碎了袁氏家天下的一次真正复辟活动，捍卫了“民国”。

然后，国家政权又从北洋军人手里落到了以北伐党军为后盾的国民党手里。这是辛亥革命后的第二次国家权力分配。之前，国民党屠杀了它的盟友共产党，不允许它参与分配。国民党独占了国家政权。但它的阶级基础又比北洋军事官僚集团扩大了，国民党代表的是全中国大地主富农阶级和城市买办资产阶级，上层民族资产阶级。这几个中国权势阶级在国民党领导下联合专政，排除一般工人农民市民知识分子出民主。对那个辛亥先验民主国图景来说，自然还是“背叛”“窃国”“倒退”“复辟”，但对满清国家政权的家天下，甚至对北洋旧军人旧官僚小圈子专政来说，它的国家政权公有化程度却又是进了一步了。

最后，国家政权又以“人民解放战争”的结果从国民党手里落到了共产党手里。这是辛亥革命后的第三次国家权力分配。共产党把国民党赶到了台湾小岛上，独占了国家政权，但它的阶级基础又比国民党更扩大了。共产党代表了工人农民阶级和一切城乡基层民众利益，它曾经为反对国民党团结过城市中小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得势后打击了他们，边缘化了他们，但共产党的社会阶级基础，仍然比国民党广大得多。显然，共产党的“人民民主专

政”，同样，对那个辛亥先验民主国图景来说，自然还是“背叛”“窃国”“倒退”“复辟”，但对满清国家政权的家天下，对北洋官僚集团，甚至对国民党地主买办资产阶级的联合专政来说，它的国家政权公有化却又是大进了一步了。

但是，中国国家政权公有化，即民主化的任务，还远没有完成。共产党的原教旨理论，想用消灭私有经济，社会经济全面公有化的方式来实现人民民主化，甚至激烈地发动了文化大革命。但它还是失败了。为什么失败？终究还是那个原因：“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共产党不得不退一步，培植私有经济，实行国民经济多元化。这样，它的政权就不得“落实政策”，“改革开放”，从新扶植曾被打击的城乡民族资产阶级和扩充容纳新发生的资产阶级利益，使共产党都能“三个代表”，“全民党”化。

另外，更重要的，中国国家政权公有化过程，现在，还只能通过“党天下”的形式来逐步前行。为什么？因为今天的中国经济结构，它所决定的分配方式，并由此扩大为国家权力的分配方式，还只能是“各尽所能，按劳分配”。你说你资本家的资产是一分一厘积攒起来的，不能公有，共产党的江山就不是一刀一枪，牺牲数千万人流血打下来的？为什么就得公有（民主！）？在这个分配方式下，共产党“打了江山”，就要由共产党“坐江山”，天经地义，这是传统的中国一般人民都承认而且视为当然的政权合法性来源，它是中国人民数千年政权更迭深植心理的根本大法，无上天宪，其实，它仍然反映了“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

“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哪家逐到归哪家所有。

上面说了，迄近代，爱新觉罗清家失其鹿，北洋军、国民党、共产党三家共逐之。

北洋军把这鹿得到了，“天下”属北洋军了十几年（差点还私属了袁家）；

后来，是蒋记的国民党把这鹿得了，“天下”便又属了国民党二十几年（一隅台湾不计）；

最后，

“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终于还是毛泽东的共产党把这头鹿得了，“天下”便自然属了共产党，还能属谁？

文革1968年，清华万润南、周泉缨提出了一种“4.14思潮”，说是“造反派打天下不能坐天下”，声称它这个思潮“必胜”。毛泽东就很不喜欢。他召见北京五大学生领袖， 对他们说：

“清华四.一四说：四.一四思潮必胜，我就不高兴，说打江山的人不能坐江山。无产阶级打天下，不能坐天下？”不要以为这是共产党得江山后，毛泽东才说的话。共产党得江山前夕，“贫雇农打江山坐江山”口号盛行，毛泽东就没有根本否定这个口号，那时他说：“‘贫雇农打江山坐江山’的口号是错误的。在乡村，是雇农、贫农、中农和其他劳动人民联合一道，在共产党领导之下打江山坐江山，而不是单独贫雇农打江山坐江山。在全国，是工人，农民（包括新富农），独立工商业者，被反动势力所压迫和损害的中小资本家，学生、教员、教授、一般知识分子，自由职业者，开明绅士，一般公务人员，被压迫的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联合一道，在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的领导之下，打江山坐江山，而不是少数人打江山坐江山。 ”

《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一九四八年一月十八日）》

普世民主精英会反对。他们说，“天赋人权”。天下应该是人民的。共产党打了天下，“枪杆子不能授权”，现代文明社会，还需要全民选票授权，政权才能合法。

凭什么“天下应该是全民的”？天下是全民的，即全民民主的，只能建立在全天下公有制之上，也就是建立在全天下共产主义之上！---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私有制之上不可能有真正全民公有的政权，即私有制之上不可能有真正的全民普世民主。现在的公知精英，又要西方的经济私有化，又要天下政权公有化，漂亮口号后面掩盖的，只能是私有化经济之上实质的国家政权大资产阶级集团私有。说这都是“天赋人权”，是18世纪西方启蒙思想家说的，是上帝给的。是上帝给的，你就请上帝与共产党交涉去，看看上帝凭什么有权满世界“赋”这样的“人权”！

“天下应该是全民的”。应该！但它不过是一种美好政治理想，它不是什么“天赋”的，而是人们认识到它是社会经济发展结果所必然的。因此，恰恰是要由人去赋予这理想法律的意义的。任何的政治权利、“人权”，只能是现实经济条件变动及其制约的文化发展再加人民能动的斗争和革命，一步一步争取获得的。“天赋人权”，不过是18－19世纪西方革命家为自己的阶级剥夺皇家一家江山的叛乱披上神圣外衣，借上帝来追认它自己阶级革命的合法罢了。

那么，再革命，推翻共产党如何？困难还不在共产党拥有强大的国家机器。问题在，你凭借中国哪些阶级力量去推翻共产党？中国新资产阶级是依附于共产党的；凭借右翼知识精英？笑话。那么，再次凭借对共产党私有化不

满的工农基层人民？他们今天大体对共产党还是满意的。让一步，即便你有了毛泽东般的雄才大略幸而成功，经济结构的社会文化仍会强制你按照“打江山坐江山”的按劳分配规律，去为你的革命追随者分配国家权力，你就仍然要把共产党已经走过的路再走一遍，不以你革命前的浪漫主义理想为转移。

国家政权的产权性质辩论提纲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2-05-12

除非原始共产主义和遥远未来的乌托邦共产主义，私有社会，一切人类社会劳动的产物，都构成产权，财产权的对象。

天上掉下来的东西，空气，不构成产权。但天上掉下来的雨水，落进了农民家的经过劳动投资的蓄水池，这雨水便成为了“蓄水”，便为这农民产权所有。 你不经许可去取，就是“偷水”。

与空气不同，任何国家政权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它必是革命、造反、政变、篡夺....，总之，是必须付出各种形式劳动的产物，而且是杀头掉脑袋的最高风险的劳动，往往是成千上万的杀头掉脑袋的古往今来最高风险的劳动，这样劳动出来的产物，它的果实，怎能不归劳动者和投资者所有？

故世界近代以前千年，特别是中国自满清以前千年，国家政权都是皇家的产权或上层特权阶级的产权。这产权可以买卖。他们可以把国家政权或政权统治下的疆域部分甚至全部卖掉，他们有这个处置产权的“合法权利”，故历史上“卖国”的事例虽多，从不见有什么“卖国帝”之说，只有“卖国贼”，即那些不拥有国家政权和疆域产权，无权卖国却去“卖国”的臣子，人们谓之“贼”（虽然他们往往冤枉。这不说他）。帝要卖，那没办法，你骂什么？国家是他的，你只有哭谏、死谏表达对帝王财产的忠心。

近代以来，西风东渐，“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思想大盛。先进的中国思想精英和革命家认定了中国的国家政权所有权，必须由君主转变为民主。“天下为公”的口号，成了辛亥革命的动员口号。辛亥革命剥夺了满清对中国国家政权的所有权，将其转移到了“中华民国国民”手里。从此，中国一般人民，特别是知识分子就有了一个概念，自辛亥起，中国的天下就是“为公”的了，国家政权所有权就是全民的了，甚至想不起还有一个国家政权的劳动产权问题了。

但理想不等于现实。

“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

于是辛亥以后，中国的国家政权所有权就存在着两种状态：

理论上，中国的国家政权所有权属人民所有，这是理想主义的所有权，一般宪法虚写着；

事实上，中国的国家政权所有权属一次又一次革命的胜利者集团所有，这是现实主义的所有权，必有法规真实保证。

理想主义的胜利，是遥远的终极的胜利，而社会每个历史阶段的胜利，必定是现实主义的胜利，亦即现存的既定社会条件的胜利。

现存的既定社会条件是不屈服于理想主义的。它冷酷地按照“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运行它铁的规律，也即“按劳分配”规律。谁打下了天下，天下就是谁的！谁付出了或领导付出了革命的劳动和投资，其所产生的国家政权产权，就归属于谁！

所以，无论“天下为公”理论如何，“宪法”写得如何，辛亥以后，中国的国家政权产权，只能一次又一次归属于一次又一次“革命”后的袁世凯、北洋军、蒋介石国民党、毛泽东共产党。虽然它的历史总趋势，总是在向“天下为公”的民主理想，一步步逼近。希哲已经在《美国民主演进的经验与中国民主化的道路》和《王希哲的中国近代史观》等文中阐述。不赘。

从王希哲的这个国家政权产权理论，可以引出革命的结论。也可以引出保守的结论。

革命的结论，这就是说，

你不要指望共产党会自行“开放”，丢弃国家法统，在你们的“改革”花言巧语下，将国家政权产权白白交出来，供你们“民主”。何况还是在你们天天吓唬一旦“转型”成功就要“清算”共产党“滔天罪行”的情况下。你们不能偷懒取巧，你们必须付出劳动，付出牺牲，去革命得到你们要得到的国家政权。你们只有通过劳动得到了国家政权，你们才会爱惜这个政权。虽然老王断定，你们万幸革命成功，“按劳分配”铁律一样要在你们身上起作用，就像这个铁律同样在当年最革命浪漫主义的华盛顿杰佛逊革命胜利者集团身上起作用一样。若新美国不是他们的产权，他们凭什么一伙革命者可以在费城制定千秋万代的美国后人都必须效忠的宪法？美国革命后的民主至今走了二百年。中国革命家的胜利，不可能在今天中国建立起民主的理想国，但你们很能向前迈进了一步，能有这一步，革命就值了。故老王不反对任何人叫喊革命。

保守的结论，这就是说，认为革命在今天的中国不可能，或成本太高，对国家破坏将极大，其结果还未必带来任何的进步。海内外的“民运”，不若承认共产党革命胜利后的国家政权产权分配状况的现实，承认共产党的国家法统，回到89之前去，着重在体制内，依据宪法，推展各种民众的维权活动，通过民众自己维权的劳动和牺牲付出，来获得宪法虚拟民主权利的一步步真实化。你通过斗争劳动争得了多少权利，你就向民主的终极理想前进了多少步。直到实现辛亥后，国家政权产权归属的理论和现实的终极合一。

“现实的都是合理的”，但现实的在其历史发展中，会变得不合理，并必将被新社会因素的现实逐步取代。共产党一党对国家政权的所有，其变化也会是这样。

2010年12月9日

将国家政权开放作政治竞逐的标的物，结党和恶争就是必然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2-05-12

我认为，将国家政权开放作政治竞逐的标的物，结党和恶争就是必然的了。

不妨我们还是先看看美国经验。

当美国独立革命战争胜利者建立的费城宪法法统对美国的统治，已经是确定的，不可动摇了之后。剩下的，就是国家行政政权具体由谁来掌握的问题。

华盛顿！毫无疑义，毫无争议。

所以，在华盛顿作总统执政期间，美国民主没有党争，副总统都是个人提名，选举个人。华盛顿们也不认为实现美国民主，需要党争。

假设，华盛顿终身总统下去，恐怕终其一生美国民主也未必发生党争。但华盛顿总要死去的，除非实行世袭，美国成为王国，总统的竞争，即国家行政政权的竞争在他死后就总要开始。

果然，华盛顿作了两届不作了，美国的国家政权掌控权开始开放，作政治竞逐的标的物了，美国的党派分化和党争，也就同步开始了。

国家政权掌控权，总统，如此巨大的全国家社会的物质和精神利益的诱惑，向你开放了，由你去争，由你去抢，谁争到抢到就是谁的，起码十年八年是你的，竞争怎么可能不激烈呢？有了激烈的竞争，为获取胜利，各政治人物，各利益阶层群体怎能不争相凝聚、集结自己的力量和资源呢？要集结自己的力量和资源，各党派又怎能不自然地（！）形成呢？难道美国的“党派”生成，真是因为杰佛逊这人带头干了没有他就不会有人去干的坏事？不会吧？

那么艰难得来的“总统”（现成看奥巴马），怎么可能在4年、8年期间可以“宁可不想当总统”了，而去首先考虑人民的真正利益，坚决采取符合国家人民长远利益的政策，不讨好迎合“选民”（首先是有钱有势“选民”）短视的眼前利益呢？

所以，将国家政权开放作政治竞逐的标的物，结党和恶争就是必然的了，迎合“选民”眼前利益不顾国家人民长远利益就是必然的了。想不要政党政治和党派恶争？国家能充分协调照顾人民的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就只能不开放国家政权的竞争，将国家政权的掌控权恒定控制在一个人一个政治集团的手里。但这一来，就是“元首”独裁和专制的国家，而不是“民主”国家了。怎么办？这是两难。

老杜提到香港。多次推荐“香港殖民地时代的无政党议会”的优越处。

他忘了，香港当年是英国殖民地。香港“国家政权”的掌控权，掌握在英皇家手里，“总督”是不开放竞争的，无可挑战的。议会一切争议仅仅是具体政策良弊即更多代表社会哪个阶级集团利益的争议，无关各利益群体多少年内的政治兴衰乃至生死存亡。因此，才可能有了香港“无政党议会”。

同样的，今天，香港“国家政权”的掌控权，掌握在北京手里；香港的“特首”现在是不开放竞争的，无可挑战的。一切争议仅仅是政策良弊及对北京态度的争议，无关各利益群体多少年内的政治兴衰乃至生死存亡。因此，才可能有了至今被香港民主派攻击和要求废除的“功能界别”议会。一旦多少年后，香港特首真正普选，香港“国家政权”作标的物开放竞争（哪怕基本法的法统仍掌握在北京手里），香港的多党恶斗，也就势必将发展起来了（你看，又是“必然”！）。

先说到这里。

老王

12/4

简谈一下辩证法和诡辩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2-05-12

辩证法要求从事物的全部联系中去把握事物的性质。

简单说，例如一个人，张三的性质是什么？相对他的父母，张三的性质是儿子；相对他的妻子，他性质是丈夫；相对他的儿子，他的性质是父亲；相对他的上级，他是部下；相对他的下级，他是长官；相对他施恩的人，他是恩人；相对他谋害过的人，他是仇人....。如此无限。故马克思说，“人的本质是人的社会关系的总和”。但辩证法又要求我们在特定的联系中去判断事物的性质，即在某特定要求下从特定的角度去观察事物，确定它（他）相对某事物下的性质，这才是辩证法，否则，则落入诡辩。因为只强调事物的各繁杂相对联系，不强调其特定联系，就根本无法确定认识事物在特定环境条件下的性质。成为不可知论。但若只强调事物的某特定联系，咬定它（他）只具这种性质，抹杀他的全部联系和各种可能的性质，则成了绝对论。毛主席批判的极左教条人物，“哪有猫儿不偷油，哪有军阀不是反革命”，都出这种绝对主义思想方法论的毛病。

例如蒋，相对宋美龄他是丈夫；相对蒋经国他是父亲。这些不必说了。相对共产党，他是反革命头子；相对二战日本侵略阵营，他是中国抗战阵营统帅。相对孙中山， 从共产党角度观察，他是“叛徒”；从国民党角度观察，他是传人；从台湾的中国主权观察，蒋是爱国者，他抵制台湾对大陆的分裂有功；在日杂台独分子的眼里，蒋是“占领台湾，殖民台湾，屠杀台湾人”的十恶不赦罪人。如此等等。任何人都一样，全看你在怎样的特定环境条件下，从什么角度去观察他。这叫“分析”。毛主席在《好八连》诗中说：“思想好，能分析。分析好，大有益。益在哪？团结力。”，就是这个意思。

总之，对任何事物、人物，都不可绝对化，教条化。要会分析，掌握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思想方法论。

论“斯大林模式”的改革和“新社会主义”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2-05-12

王希哲

此文由郭松民先生的“新社会主义”引起。

郭松民先生说，他2014年向左翼理论家们提出过一个问题：“如果美国出现一位社会主义的赫鲁晓夫或社会主义的戈尔巴乔夫，并且他真的当了美国总统，那么他有没有可能在美国领导一场‘社会主义复辟’，实现走向社会主义的和平演变?”

他说，巩献田等理论家们听了，都“脸色尴尬”，“面无表情”。

接着他自己回答说：“答案是显而易见的，不可能”。“为什么美国不害怕‘中央出修正主义’，而中苏这样的社会主义大国却解决不了‘中央出修正主义’的问题呢？显然，真正的原因内在于体制之中，搞明白了这个问题，就搞明白了我们为什么要搞新社会主义，而不能简单的复兴传统社会主义的道理了。”

希哲也很有兴趣这个题目，而且思考过几十年了。谈清楚不容易。我答应了郭先生，来简要回答一下。

是的，不可能。因为美国等国的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经济自然发展过程的社会。中苏等的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人为能动创造的社会。有如水，它的本性是向下的。它的向下流淌，是一个“自然发展过程”，无论它前面遇到什么阻碍，水会绕过它，漫过它，继续向下奔流，任何的“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不能使它发生自然地回头向上的“复辟”。而中苏的社会主义，则是要水向上流。它就必须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这改造，或亿万人的肩挑手提，或电动的马达抽水。成就可以非常伟大。但一旦党的“政治思想工作”减弱，群众疲劳力竭；再一旦领袖不伟大了，电力供应不足，还不说他“新思维”停电，
中苏的那水，便将自然地立即回头向下奔泻，“复辟”了。“辛辛苦苦几十年，一朝回到解放前”了！

马克思反复地说过，“我的观点是，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的历史过程”。“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

那么马克思为什么十九世纪中叶，就认定社会主义的出现已经可以是“一种自然的历史过程”，它在资本主义旧社会的胎胞里已经成熟；而资本主义“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已经发挥殆尽，可以由无产阶级去“灭亡”它了呢？因为历史的局限，他把他十九世纪中叶所看到的蒸汽机生产力，看得太强大了，强大到竟发生了可怕的经济危机。面包、衣服、蜡烛、马车...过剩了，太多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经不能容纳如此强大的生产力所带来的经济危机，就要将资本主义社会炸毁了，崩溃了。他没能在他的身后看到，资本主义所能容纳的新的生产力，还远远远远未能充分发挥出来。他眼前所看到的经济危机，不过是资本主义的序幕，是少女的初潮。它将周期地发生，周期地克服，并正是由此而将资本主义生产力继续大规模推进。

胡平自由派们常据此说，“马克思错了”。不，马克思没有错，他正确地指出了社会规律。只是任何伟人，都不能不受到他历史所处的局限罢了。

恩格斯晚年，倒敏锐发现了他们早年判断的错误。1895年3月，他一生中的最后一篇收官之文说：

“但是，历史表明我们也曾经错了，我们当时所持的观点只是一个幻想。历史做的还要更多：它不仅消除了我们当时的迷误，并且还完全改变了无产阶级进行斗争的条件”

“历史表明，我们以及所有和我们有同样想法的人，都是不对的。历史清楚地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历史用经济革命证明了这一点，这个经济革命自1848年起席卷了整个欧洲大陆，....这一切都是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发生的，因此这个基础在1848年还具有很大的扩展能力”。

恩格斯发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共产党宣言》宣判资本主义死刑后的半个世纪原来“还具有很大的扩展能力”，还能够容纳极大的生产力。那时的资本主义，原来还是它“剥削的青年时期”。那么，根据马克思指出的社会自然规律，资本主义还应该是“决不会灭亡的”。那么，无产阶级革命埋葬资本主义就现实不可能了，这就要“完全改变无产阶级进行斗争的条件”了。不是社会主义革命，而是去在资本主义的统治下争取普选的胜利：“世界各国同志们一件新的武器——最锐利的武器中的一件武器，他们向这些同志们表明了应该怎样利用普选权。”（《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

恩格斯的这一晚期思想，我们知道怎样深远地指导了第二国际，直到这影响传至了今日的欧洲各国执政和非执政的社会民主党。

但列宁不赞成。他坚持认为资本主义是腐朽灭亡的时候了,“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他反对第二国际的议会道路，趁着帝国主义战争，他要发动世界革命。因为只有世界革命，世界上资本主义最发达的英美德法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革命都胜利了，都埋葬资本主义了，社会主义才能胜利。但他没有成功，只有俄国胜利了。怎么办？于是列宁开始创造一个新的理论，将马克思的社会经济形态自然发展说，改为人的主观能动改变说，即用革命来创造一种新的社会经济形态 ---社会主义！就是用肩挑手提或马达动力，将水强抽上山。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试搞了一下不要市场，不要商品交换等的原教旨社会主义（军事共产主义），“直接过渡到国家按共产主义原则进行生

产和分配”。发现不对头，“我们犯了错误”了，“在经济战线上遭到了惨败”了。在经济严重破坏的现实面前列宁开始接近恩格斯了，开始向资本主义后退，施行新经济政策，“在很大程度上转而恢复资本主义”，实行农业粮食税和开放国内外私人资本，在俄国建设“受国家领导并为国家服务的资本主义”了。（列宁1921年10月）

没几年，列宁逝世。他的后继人托洛茨基、斯大林、布哈林对俄国社会主义前途发生了争论。托洛茨基根据马克思主义，知道经济落后的俄国单独搞社会主义是不行的，一定会发生性质蜕变。只有发动不断的世界革命，俄国的社会主义才有出路。斯大林比他实际一些，知道世界革命和全世界的社会主义还不现实。但俄国的革命已搞成功了，又怎么办呢？总不能自己把自己的革命否定掉？于是他也创造了一个理论：“一国社会主义”。即是说，没有世界革命，没有世界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转为社会主义，在俄国自己一个国家内，社会主义也能单独建设成功。他把“世界革命”的托洛茨基暗杀了，再把坚持继续新经济政策，提出让人民“发财吧”（即“先富起来”吧）的布哈林也杀了。他废弃了列宁的新经济政策，认为那只是一个向资本主义暂时的妥协，“为了更好的一跃而后退”。他着手五年计划开始建设俄国的社会主义。在这个过程中，他逐步形成了被称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斯大林模式”。这个模式方方面面，是一个庞大体系，但概括起来，它无非就是一个“党国”体制。这个体制中，国家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军事、外交所有领域，都必须统制在共产党的组织领导之下，“党是领导一切的”。而党又最终由党的核心领导集团，最后，是由党的最高领袖人物不受制约地领导一切。

这体制的形成，是因为斯大林个人的“专制独裁”，“个人崇拜”性格嗜好所致？太简单。不是的。通过革命夺得政权，在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搞社会主义，它既不是马克思社会经济形态的“自然的历史过程”，那就必须是一个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以国家政治力量对社会经济形态“发挥反作用”的人为强制的过程！否则，你便是“唯生产力论”。“主观能动性”，即用政治的强力马达，将水（经济）推上社会主义山顶。而这“强力马达”，除了共产党，除了党的伟大领袖，不能作他想。农民阶级，并没有“蕴藏着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相反，蕴藏着普遍的“资本主义自发势力”；工人阶级，也不真是“一无所有”而向往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理念必须靠共产党从外部对它“灌输”（列宁）。工人的工资，并不完全是它的劳动力再生产的成本价。节衣缩食，总还能有点结余。这节余，就是工人向市场出卖作为它的商品的劳动力所获的剩余价值（我认为这正是马克思资本论最紧要的缺陷处！），它虽少得可怜，却是工人家庭上升出头的希望。随着工人阶级增加工资的斗争和经济的发展，这超出劳动力再生产成本价值的剩余价值会有所增加，意味了在工人的工资构成中，超劳动力成本价值的剩余价值所占比重的不断增加。工人家庭年积月累，将这微薄的剩余价值积蓄起来，便可形成投资小生意或小房产的原始资本（这是香港工人阶级市民的楷模李嘉诚的道路）。他们便成为了城市小资产阶级，并有望拼搏为大资产阶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全世界掠夺的超级利润，为本国的工人阶级工资构成提供了更多的剩余价值，可资工人上升机会。恩格斯发现了，这些国家的工人，已经是“资产阶级化的无产阶级”。故越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除非危机中激进分子的一时冲动，工人阶级越没有了社会主义的向往。相反，他们对经济赶超他们社会主义国家，充满敌意。今日在美国，最支持反华贸易战的，正是美国的工会。任何阶级的人们，工人阶级在内，只有在他们自己受压迫受剥削的时候，是反压迫反剥削的；一旦革命胜利，对他们的压迫剥削消失，平等起来，他们会不满，会立即希望自己上升，过着比他人更上等更富裕的生活，成为上等阶级的。当然，这就要回头压迫和剥削没能成功上升而失败的更多的人们。这叫“出人头地”。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经济尚欠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更不外这个规律。故，这个阶级也蕴藏了强烈的资本主义自发愿望。其他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文化人，就更不必说了。你看，农民阶级、工人阶级和几乎一切社会阶级，都蕴藏了普遍的资本主义自发倾向，都是自然要向下流淌的水，要把它们都推上山，推向山顶美好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这是一件多么艰巨的事情！简直像马克思喜引用的希腊神话薛西弗斯将巨石推上山的故事。这没有共产党组织的强大的力量，没有共产党伟大领袖的引领，怎么行！斯大林模式（西方称“极权专制”），就是这样应运产生的。“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除非你放弃在革命胜利后的经济落后国家搞社会主义，或蓄意或任由社会主义崩溃，否则，“斯大林模式”，是社会主义的不二法门，是不得不有的选择。凡想要改变它最终还要转回来。不信，我们看历史：

南斯拉夫最早冲击斯大林模式，搞“社会主义工人自治”，“自由人联合体”，想接近马克思初心的理想。却埋下了阶级冲突和民族分裂的隐患。铁托一死， 即行分裂，旋内战爆发，南斯拉夫的社会主义及其国家，寿终正寝。

赫鲁晓夫想“去斯大林化”，东欧各国闻声大乱，造反蜂起，“社会主义阵营”面临分崩。结果，只好由勃列日涅夫上台收拾局面。“平反斯大林”，几近完全回复和从新稳定了苏联的斯大林模式。成就了国际两霸，是苏联的最强盛时期。

毛泽东捍卫斯大林，但他也对斯大林模式作了反思。他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十六条》曾回到马克思的理想，要新体制的革命委员会实行“巴黎公社原则”，公仆普选。再“工人阶级领导一切”。但“夺权”后向他报喜的“上海公

社”，又是他发现了不对头：“党委往哪里摆？”。结果，还是回到了“工人阶级通过共产党来实现领导”的斯大林模式。再对斯诺说，“还是需要一点个人崇拜”。

戈尔巴乔夫再想彻底去斯大林模式，“新思维”，要“人道的社会主义”。结果是苏联最后的瓦解和覆亡，埋下了后来的俄国国内，和与分裂独立出去的原加盟共和国间持续的惨烈战争。又要靠普京向人民常回忆斯大林时代的荣光，来维持俄国残存的斯大林遗迹，稳定俄国。

邓小平汲取了这正反的经验，想在经济上去斯大林模式，借助列宁“新经济政策”思想改革开放，但政治上，却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那第一原则便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的斯大林模式。胡耀邦、赵紫阳两朝曾有意无意削弱了这个模式，终引出了86-8964的“动乱”和叛乱。又须拜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三朝在经济已经改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际特色资本主义）已经形成的局面下，一步步尽可能地维持了斯大林模式。甚至西方看来，特别是习近平，近乎回复了斯大林模式。

综观历史，我们看到，除非那国家不怕崩溃彻底玩完，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无论怎样想“改革”去斯大林模式，一乱，最后还是要把斯大林模式捡回来。可见，“斯大林模式”，确是一个经济落后国家搞社会主义的不得不作的选择，不二的法门，是没有别的办法的。

其实，杀托洛茨基，对“世界革命”持保守态度的斯大林本也并不热衷将自己斯大林模式向外输出。他曾要大革命中的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妥协；他对西班牙内战的消极立场和最后的背弃；他主动解散了共产国际，请二战中的盟国放心；二战后，他要求欧洲多国势力已强大的共产党不必夺权搞“无产阶级专政”，而应与该国资产阶级合作走议会道路。他也同样这样要求抗战胜利后的中共与国民党谈判妥协，参加国民党领导的“联合政府”。毛泽东甚至已经打算好了赴南京走马上任。只是西方列强对布尔什维克实在的不放心，在各国对共产党咄咄逼人的清算（有如今日中国无论如何向美国示好，美国也不能放心，必欲置中国于死地一样），才促使斯大林下决心在东欧各国搞社会主义，建立自己的缓冲势力范围。这就不再是“一国社会主义”而是“阵营社会主义”了。但东欧包括苏联在内的社会主义，都无法实现原教旨社会主义的消灭市场和商品交换的经济。斯大林便又创造了一个“两个平行市场”理论，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市场隔离和独立于资本主义国际市场之外，以保障社会主义经济不被强大的资本主义经济淹没。

但在马克思那里，社会主义能不能成功，根本不是列宁的所谓国际资本的锁链能不能“在其薄弱环节被打破”的问题，而是一个国际市场问题，一个决定于现代国际化大生产的世界贸易网的问题。所以，马克思认为，只有世界各最先进资本主义国家都实现了社会主义，都没有了商品生产和市场经济了，才可能（也只是可能）将没有了商品生产和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推向落后的全世界。帝国资本主义下，经济早已全球化且愈趋一体。一个国家的现代化生产（除非它坚持小生产）不可能脱离世界市场。斯大林设想的两个个平行的不同经济体系的世界市场在价值规律的作用下是根本不能长期存在的。强大的自然的高效率的资本主义世界市场最终要把行政强制计划的“社会主义市场”吸引过去，淹没过去。吸引它加入“世贸”，迫使它承诺须按世贸的要求，即按资本主义的要求来组织中国的生产和交换，并进而使它不得不按自己的面貌来改造它国内的经济和政治的关系。

后果将是严重的。不说工农业，就拿思想文化艺术来说吧。在平行隔离的文学市场下，苏联才能产生《保尔。柯察金》、《静静的顿河》；中国才能产生《红日》、《林海雪原》、《金光大道》...和璀璨炫目的“革命样板戏”。一旦两个隔离的平行市场被打破，原社会主义国家的思想文化艺术作品都成为了可在国内国际市场自由售卖的商品。怎样的作品，和在哪里才能卖出更好的价钱，作者才能得到更丰厚的收入呢？当然是情色肉欲的作品，当然是拿到西方的国际市场。那么，就像一切出口商品一样，必须在包装和内容上去尽量迎合西方市场的政治正确和各类嗜好，就必须尽其全能地抹黑污化历史和现在的中国和对中国造谣生事，以此博得西方林林总总的大奖和“名气”。张贤亮张艺谋带头，莫言等继之，接着便是今日的方方们。更不说哲学法学美术伦理政治经济思想界各种千奇百怪的“接轨理论”、“真相历史”、“普世价值”，都争相推出在国内和国际市场兜售。这些作家们标榜的漂亮口号是“思想创作自由”。其实那“自由”，不过是“为更丰厚的收入而创作自由”罢了。如果“改开”后的中国，完全没有了斯大林模式的共产党对思想文化艺术各领域适度的领导和管制，苏联式“新思维”后的崩溃，就必是最终的结果。

也不必神话工人阶级。工人也希望将自己的劳动力输出到西方国家市场去出卖，以获得更好的工资报酬。否定了斯大林模式，东欧国家造反推翻社会主义最强大的力量，正是著名的“团结工会”。推到柏林墙的，也是东德的工人阶级。中国的特色社会主义已经实际资本主义化。它从哪里开始？从广东的“改革开放”开始。广东为何带头“改革开放”，因为50年代末至70年代，大量向香港偷渡谋生的农民和工人，再加上山下乡的知青，动摇了原始“一大二公”的中国农村社会主义模式。习仲勋决定了广东的改开，首先从香港引进了资本主义。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是广东

的工人农民推翻了中国的传统社会主义！而改开后，相当时期的中国工人农民市民，有几人不想移民海外，到国际市场以较高的收入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还不说权贵子弟“红二代”们移民海外的积极。

这么说，共产党为什么非要吃力把水推上山呢？任它向下泄去，回复自由的资本主义不好吗？

1、社会主义的宗旨不是追逐利润，而是谋求最大多数人民生活的幸福和终极的世界大同。它是高于资本主义的价值的。虽然国家暂时的落后，只要逐步实现了社会主义的目标，最终获得利益的是最大多数的人民。共产党信念在此。这是共产党不惧困难坚决要将“水”推上山的最大主观动力。

社会主义或特色社会主义还是有可能最后胜出的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2-05-12

赵普兄：你提到的我2016年的文章《何新先生，你现在才来“悲鸣”？》找到了。你可以把这篇文章与老王上周的《谈“斯大林模式”的改革和“新社会主义”》对比一下，可以看出，老王的认识是进了一步的。那时，老王一直认为，中国的资本主义复辟不可避免。共产党党内外左派的责任和功能，就是“动员起来，统一战线起来，直至组织起来”，“通过自己的抗争，使中国的资本主义不致发展为最坏最野蛮的资本主义，用以尽可能减轻中国人民的痛苦”。而《谈“斯大林模式”的改革和“新社会主义”》，老王提出了假设，社会主义还是有可能最后胜出的，“只要共产党及其“伟大领袖”推水上山的动力能永远强势，不减弱更不停息，国家经济总有逼近和超越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强国的一天，展示它比资本主义更能容纳和释放更宏大的生产力。到那时，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乃至引领世界各国“和平长入社会主义”，就可以来到了马克思原教旨的“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的历史过程”了。就不必再吃力地推水上山了。”。

当然，这一切假设，还需要历史来证实。

王希哲

2021/5/31

对中国民主社会主义道路的最精辟的解说
---向中国左右翼的民主运动诚意推荐这篇对原联邦德国总理斯密特先生的访谈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2-05-21

【王希哲推荐】这位原联邦德国总理，老社会民主党人斯密特先生的对中国问题的这篇访谈，真是太精辟了，太精辟了!中国必定要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走既有社会主义，又有资本主义的民主社会主义道路，也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而要走这条道路，又在理论上能让人明白为什么要走，和怎样走这条道路，我至今没有看到一个中国人能比这位94岁德国人(德国政治家和学者)讲得更清楚，更明白，更能服人了。不是因为这位德国老人讲的无论在“台湾民主”、“中共的派别分化制约”、“中国现应纠左还是纠右”、“重庆模式”、“反对国企全盘私有化”和反对全盘“土地私有化”等一系列问题上，都与希哲一贯的主张惊人一致，才说他能服人，而是他确能服人。这记者本来明显是右翼立场而向斯密特不断挑战的，最后，也能诚心诚意地表示：“您说服了我”!

我是曾海外中国社会民主党的顾问，又是中国左翼民主运动人士的朋友和热情支持者。我推荐这篇老社会民主党人的谈话，请中国社会民主党党员们，和中国左翼民主运动的朋友一定要仔细去读！我更是中国人，我向海内外一切心系中国前途关切中国发展道路的中国人，诚意推荐这篇西方老学者的谈话，请一定要仔细去读!

2012年3月X日

对原联邦德国总理斯密特先生的访谈

独立记者 黄金散

(赫尔穆特.斯密特 Helmut Schmidt先生，今年94岁高龄。1918年12月23日-)，德国社会民主党政治家，前西德社会民主党(SPD)主席(1967年—1969年)、前西德国防部长(1967年—1972年)、财经部长(1972年)、经济部长(1972年—1974年)、前西德总理(1974年—1982年)

访谈第一天

记者：

谈到中国的政治问题，西方人总不会跳脱六四问题，但您比西方主流有更为理性客观的看法。

斯密特：

并不是说我认为当局没有责任，现在来看本来有更好的解决办法。

记者：

愿闻其详。

斯密特：

中国共产党在处理民众示威方面缺乏经验，部分原因是因为自毛时代始共产党主流意识是强调群众运动，并把它视为最高国家意志。实际上中国政府当时还开了专列运送学生入京。

记者

：为什么后来会发展成那样?

斯密特：

你们的“治安片警”在这个时候肯定无法控制局势。西方对待示威游行已经有了长达百年的经验，防爆警察、隔离带、无致命性武器等等，通常反映很迅速，执政当局知道如何首先对付人群中必然的激进者。

记者

：但是后来有了军队。

斯密特：

问题就在这，军人和警察对待冲击的反应是不一样的，事态由此会扩大。

记者：

所以邓小平后来建立了武装警察部队，但那也不至于会出现那么严重的后果。

斯密特：

具体事件的进展，我也不尽明了，大家都有不同看法，但我觉得学生也有很多不成熟的地方，因为当时谈判一直在进行。

记者：

那如何谈判破裂了呢?学生要价突破了底限，双方互不妥协?

从王军涛王有才民主精英演出，看民主的乌托邦性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2-05-21

“没有剥削”的共产主义所以不能成功，很坏，据说是因为共产主义违反人性。

“人性都是自私的”。共产主义？怎么可能呢？有个张三老先生的就说，“私欲，是人类存继之所系；没有私欲人类归灭亡。”

很有道理。所以，共产主义，真是乌托邦。

那么，民主又如何呢？民主就不违反人性了么？民主就不是乌托邦了么？

民主，本质就是国家（或团体）权力的公有化，其形式，就是“人人当家做主”，

人人按照既定的公平的游戏规则进行民主游戏，具体体现国家（或团体）权力的公有。

但“既定的公平的游戏规则”一定要由民主的推手们，它的领袖们制定出来，大多情况下，又要由这些推手和领袖去率领他们的团队带头实行。这就产生了实现民主的现实可能性的第一个要求，就是这些推手和领袖们，以及他们背后盼望领袖们为他们带来利益的团队，必须在这“既定的公平的游戏规则”面前，大公无私，公心至上，或曰克己奉公，克己复“礼”（遵守游戏规则），不然，就没有民主。但这一来，就违反了人性，违反了这个“实现民主的现实可能性的第一个要求”，就是与人类本能，人类天赋的人权，人类追求私利最大化之心敌对的，按张三老的说法，就是要“人类归灭亡”的。

民主，就是要“人类归灭亡”，怎么不是乌托邦？

为了人类不灭亡，为了捍卫人类天赋的自私的人性，王军涛、王有才民主精英们根本不要什么民主游戏规则，拉来几个“特别代表”，就可以把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成立了，甚至把民主党本身“正式成立了”，王军涛和王有才的“全国委 员会双主席”也能“选”出来了！如果你不明白民主就是乌托邦，就是政客的玩物，你还把民主“真当回事”，你就会吃惊，就会厌恶，就会愤怒，就会抗议，但如果你看穿了民主的乌托邦性，明白不能“太当回事”，你还有什么不可理解的呢？

“三王党”后，王希哲的批评真是对王军涛和王有才而来的么？不，不过是为了今天最有证据地揭示民主的乌托邦性质而来的罢了！

也许有人问，王军涛王有才践踏的那些民主党“民主游戏规则”不是他们自己亲手制定的吧？

的确，不是王军涛制定的。12年来，这个王军涛袖手旁观，一天也不是民主党员，去年冬天，他开始背后鼓捣今天这场戏的时候，他说：“我不会参加民主党。只要民主党不是寡头领袖的党，我就愿意帮助民主党”。

结果呢？据他登台作了“双主席”后答记者问说，他在这场戏开场几天前才“刚参加民主党”，而且，就成了“寡头领袖”。

王有才呢？他跑不掉。是他亲口提出的。1998年6月王有才领头签署的《中国民主党宣言》，和几乎同时向王希哲王炳章发出的请求海外发动呼应声援的信件，都明白无误指出，中国民主党的全国委员会，是要在这样的游戏规则下产生的：

“中国民主党号召全国各地民主运动人士，加入中国民主党，筹备和成立中国民主党的各省市地方委员会，并选派代表，参加全国代表大会，组建全国委员会。 ”“各地自发组织起来，通过真正的民主方式推选出中国民主党各地代表人物，选派代表筹组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并选举产生全国委员会领导人”。

而后，中国民主党无论浙江的党章，北京的党章都确认了王有才这里所提出的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及其领导人产生的“游戏规则”。

王有才是号称（也从来自我享受）中国民主党的“创始人”“创办人”的。这个“创始人”“创办人”，12年来究竟为中国民主党做过些什么具体的事情呢？他就做了两件事：

第一件，1998年6月他亲口提出了民主党的民主“游戏规则”；

第二件。2010年4月他亲手破坏了民主党的民主“游戏规则”！

我们知道，私有化是最好的，最人性的。王军涛王有才怎么能够容忍民主党在“公平游戏规则”下，归全体民主党人公有呢？这是反人性的。民主党必须私有化，必须为王军涛私人利益存在，为王军涛集团利益存在，王军涛王有才的私利现在需要它。

王军涛的私利，是他嗅出了某种气味，感到中国近几年很可能政治上会发生某种变动，长期等待最有利投资行情的他，现在急需一个现成的平台，这平台还必须因他人的长期牺牲付出，而富有含金量。

王有才的私利，是他顶着民主党的牌号，长期游游荡荡，一无所成，没有自己的团队，除了一两个浙江老乡，连可以信任的人都几乎没有。王军涛要收购他的牌号，他也就急于投怀送抱，依附和傀儡于王军涛集团的卵翼下。终成一丘之貉。在政客的私利面前，一切的“民主游戏规则”都不在话下。

王有才脸皮毕竟薄一些，亏心事做了还有些心虚，害怕王希哲的笔戳痛了他，竟托李洪宽转告老王，其实他也是懂得以封官晋爵来收买政敌的，但“现在不行”，要“等事成之后，中国建立了民主制度，给你（王希哲）极高的荣誉地位”。

哈哈，“忽闻海上有仙山，山在虚无缥缈间”。袁世凯开价收买梁启超的笔，是现金20万大洋银票，王有才收买王希哲的笔，是某一年“事成之后”赐他的“极高的荣誉地位”。谢恩了。原来王军涛王有才这些民主政客要“在中国建立”的“民主制度”幻境，还是一个由他们的集团垄断了比“极高”更极高地位，而可以随心所欲封官晋爵，恩赐他人“极高的荣誉地位”以收买他人的一种制度呀！

但这有什么不好呢？难道要民主政客在他们自己提出的“民主游戏规则”面前，泯灭自己的私欲，克己以奉公，严守游戏规则，做违反人性的事情，才是好的么？

难道从袁世凯北洋强人，到蒋介石，到毛泽东，近代百年，这些伟大人物一个个亲手破坏了他们自己许诺的“民主游戏规则”，仅仅是他们个人偶然的“坏”，而不是一种背后由战无不胜的个人、集团、阶级的私利去推动使然的么？ 为什么袁世凯北洋军人，到蒋介石，到毛泽东，他们做过的事情，我们今天的民主精英王军涛王有才们，就不能再做一次呢？甚至在我们民主精英还远远没有“成事”之前，就急不可耐地预演一次呢？

袁世凯北洋强人，蒋介石到毛泽东，他们做过了，还不足以毁灭民主的声誉，因为他们都是“封建余孽”，都是没有受过西方教化的人，可以解释为偶然，而哈佛、哥大“博士”们，号称每个细胞都浸淫透了西教民主精髓的中国民主精英们，他们再来上演一次，才足以摧毁民主的声誉，才足以向世人证明民主与共产主义一样的乌托邦性质，才足以让世人明白，王军涛王有才们的私欲摧毁规则的行为，是在拯救人类！让我们重温张三老的名言：“私欲，是人类存继之所系；没有私欲人类归灭亡”！

当然，向我们证明民主乌托邦的，不是王军涛王有才偶然的两个人，而是整个“海外民运”，现在，首先是王军涛、王有才们的民主精英团队。我们看他们那个纽约的会上会下，且不说逢场作戏宣布“两王双主席”“选举合法”的魏京生，这位“中国民运之父”，“万年主席”，本身就是自以为有特权不受任何民主游戏规则制约，甚至有特权不受美国法律制约的人物，那些“特别代表”们，几人不是学富五车，西方民主理论口若悬河，天花乱坠，天天向共产党要“统治合法性”的精英人物？但这个集团，他们感到跟着王军涛政治投资有可能得利的远景的时候，可能“事成之后”有“极高地位”的时候，便毫不犹豫，毫无羞愧，毫无心理障碍地跟着王军涛把“民主游戏规则”践踏在脚下！他们真的不明白他们这几个从未为民主党付出一天劳动和牺牲的忽然民主党“特别代表”，就能决定民主党过去12年的不存在，现在才来“正式成立”，和由他们“选出”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及其“双主席”，是多么悖理和荒谬的么？他们有一丝良心，都会明白的。但“良心”其实就是公心。公心是违背人性的，而王军涛集团，正是一批没有良心只有“人性”的西化精英所组成。不但如此，会下，还有一批王军涛集团人物网上跳来跳去为三王党“合法性”极力辩解，无非是“海外民主党草头王很多，为什么王军涛不可以？”还有胡平们，这些平日对共产党未经人民合“民主游戏规则”授权便声称代表人民的“合法性”批评头头是道的精英，“民运首席理论家”，也对王军涛们践踏民主游戏规则行为，装聋作哑，不置一词，因为他们多少瓜葛于王军涛集团，他们的未来利益，与王军涛的前途，息息相关。“民主游戏规则”在一切政客及其利益结合集团的眼里，不过是与它的政治敌手争夺利益的手段，是用来捆绑它的敌人而绝不能是捆绑自己的。“民主游戏规则”在哪怕最西化最精英的民主政客的现实利益面前，也不堪一击。中国开放民主游戏之后就好了？那时，只要“民主党”的前景使人感觉“有戏”，真不知“几人称王，几人称帝”，有几多的“特别代表大会”召开，几多的民主党“正式成立”！你以为只有了你王军涛、王有才、王天成能算尽机关，中国之大再无他人？“以今度之，想必然耳！”。民主的乌托邦性质，就在这里了。

民主，第一的前提是要求它的一切参与者和领袖，特别是建功立业的领袖，都能克制私利，公平遵守游戏规则，但“克制私利”是违反人性的。违反人性人物，它可以个别和偶然，但作为普遍和必然，则是不可能的！

美国的华盛顿，真是一个“反人性”的伟大的个别和偶然。这个别和偶然，开辟了他身后美国式的今天被认为最接近乌托邦理想的民主发展道路，但以为“华盛顿”可以成为普遍和必然，特别在东方国家，可以成为普遍和必然，则真是不可能的。

马克思墓前的请教

作者：王希哲 | 发布时间：2023-03-31

马克思墓前的请教

伟大的马克思博士，我是王希哲，来自中国。青少年时代起，我就是你的信仰者。我读过你的著作。在监狱里，我通读了你的《资本论》第一到第三卷。我坚信了你的学说：社会主义必将代替资本主义。

人类生产力发展现实的状况决定了人类现实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结构

，它是不以人们主观意志为转移的社会发展规律。这是科学的社会主义。但我一直思索着两个问题，今天终有机会我来到了你的墓前，通过心灵向沉睡的您请教。

第一个问题是，你说，任何一种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生产力还没有充分发挥出来之前，是绝不会灭亡的。你十九世纪中就断言，资本主义的丧钟已经敲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必将炸毁，社会主义可以此时取代资本主义了。那么显然，你是认定你所在的十九世纪蒸汽机生产力代表的资本主义已经是充分发挥到尽头了。但那时起，近二百年过去了，我们后人看到，电力、核力、计算机等所代表的巨大新生产力还在不断涌现，资本主义所能容纳的生产力似乎还远远未能发挥到甚至我们今人所能看到的尽头。马克思博士，你是否会感到你对十九世纪资本主义生产力达到的程度估计过高，断言资本主义面临灭亡，过早了一些呢？

第二个问题是，你断言工人阶级是无产阶级，它除了出卖劳动力一无所有。它肩负了资本主义掘墓人的历史使命。但我们看到，工人，特别是资本主义比较发展的社会，工人的工资，并不仅仅是维持劳动力再生产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反映的价值，通过斗争和技术的发展，

工人工资也不同程度地包含了少量社会剩余劳动时间的价值，即商品劳动力利润

。马克思博士，你也说到，劳动力就是“工人的唯一财产”，工人出卖它就会要求它像一般商品的买卖一样获得应有的价值，就包含了利润。这就表明，

工人阶级并不是无产的阶级。没有绝对无产阶级

。工人阶级就是小资产阶级。他们把工资中微薄的利润艰辛积累起来，便希望开小商店，或买房出租，买股票进入投资场挣钱，企图使自己上升为中产阶级，再不断作更上升发达的梦。小资产阶级与农民一样，自发性是向往资本主义而不是向往社会主义的。所以，

工人阶级的自发性也是向往资本主义的。它不是资本主义的掘墓人，而是资产阶级的后备军

。工人也反抗资本的过度压迫，但那只是它在受压迫的时候，一旦真社会主义了，它作“主人”了，它仍会渴望上升为新资产阶级，反过来压迫仍处工人地位的它原所属的阶级。若这个原教旨的社会主义不允许这部分的工人上升为新资产阶级，强制他们永远只能平等地拿与其他工人大体一样的工资，他们便感到痛苦，不是“自由社会”，不能出人头地，没有“出头天”，他们就会设法逃亡到资本主义外国去寻求出路，或革命推翻这个社会主义。苏联东欧的社会主义及其“柏林墙”，

不是别人，正是被工人阶级（团结工会）为主力推倒和推翻的！

我感到，只要资本主义还能似乎有机会使人赚钱上升，改变阶级地位，它就是人们向往的，有生命力的，无法灭亡的。什么叫“资本主义可容纳的生产力充分发挥”完毕？我理解，

就是经济发展到某一天，人们已经不能在，也不必在资本主义方式下赚钱上升了，资本主义对人没有激励作用了，资本主义的命运才该自然结束了，马克思博士的社会主义才可能开始了。

现在中国的社会主义，是经历了艰苦探索和沉重教训后，由共产党领导的一种保留了若干社会主义经济要素的资本主义。它不是自然资本主义，而是一种尊重社会发展规律，又能自觉地向社会主义方向引导逐步发展的资本主义。号称特色社会主义。

它既能给人们通过自己人生奋斗阶级上升的自由和机会，又能适当节制无序资本的作恶

。马克思博士，我认为，它是符合你关于一个社会哪怕它认识到了自身的发展规律，它也是不能跨越它自然的发展阶段的。所以，我是支持今天中国的特色社会主义的。我今天的立场，是既反对回复不受节制的自然资本主义的右派，也反对要求回到完全取缔资本主义的原教旨社会主义的极左派的。你认为对吗？向导师请教，请您给我启示。

向你致敬。

2022年4月24日

伦敦海格特公墓

朋友是必须忠实的，不是拿来出卖的

作者：王希哲 | 发布时间：2023-04-07

朋友是必须忠实的，不是拿来出卖的

老王社长

现在不少近日特别以胡伟为代表的中国右翼公知，他们所主张的，他们狡计为国家“献策”的，漂亮话掩盖下，

来来去去无非就是四个字：“卖友取利”，或曰卖友求荣

：趁着机会赶紧把普京卖了，把俄国卖了，向美国和北约献投名状去，乞怜求生。

长期来，中国公知们总在咒骂新中国“把中国传统道德文化毁灭了”。但现在我们看是谁在毁灭？正是这些无耻的右翼公知。

习近平与普京冬奥会相约，刚刚发布了准盟的共同声明，口唾在唇，墨渍未洇，胡伟公知们就叫嚷要习与普京“切割”，要中国与俄国“切割”了。胡伟们呐，朋友是拿来干什么的？是拿来出卖谋利的？这就是你们嘴里的“中国传统道德文化”了？

看孔老先生是怎样教我们的：

“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

“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

“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

《诗经》更指示说：“大无信也，不知命也！

江湖上，好汉们拱手义气，还有“为朋友不怕两肋插刀”说呢！

《韩非子》更有记载：晋文公攻原国，恪守了出兵的承诺。在有利的形势下也退兵了，解释说“得原失信，吾不为也”。这居然感动了被攻的原国，主动向晋文公投降了，说“有君如彼其信也，可无归乎？”。不料这一降，竟把旁边的卫国也打动了，也说：“晋文公领导的国家如此讲信用，我们这些小国就应该跟随它了”。

对这一系列事件，孔子作出评论说：晋文公“攻原得卫者，信也！”。看，中国传统道德文化强调的忠实于信用，对一个人，对一个国家的人格国格和它具有的影响力，多么重要！

过去，说一个人“卖友取利”，“卖友求荣”，是骂他的。他自己是一定否认的，自知很丑的，见不得人的，更不敢说拿出台面的，向国家“献计”的。但现在，中国的胡伟公知们，竟将“卖友取利”，“卖友求荣”堂而皇之了，无廉无耻了，可做国策了！他们很喜欢说的一句话是：“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这话，对客观现实常有现象的认识，未必全错，可以为警。

但决不可作为一个人，一个国家的行为指南和国策。朋友是必须忠实的，不是可以拿来为私利出卖的。

朋友没有背叛你，出卖你，任何的艰难之下，你决不可背叛朋友，必须有信有义。只有在“朋友”先行背叛和出卖了你或你的国家你的人民的根本利益，你仁至义尽无可挽救之时，你方可与之“切割”，义旗反指，捍卫你的国家和你的人民的根本利益。

但又要问，中国怎么会有胡伟公知这类无耻之人，居然能堂而皇之向国家献此向美卖友求利的无耻之策？恐怕，正是今日中国庙堂之上，不缺少这类峨冠博带却首鼠两端，蝇营狗苟，观风色怕压力欲左右逢源的机会主义大员吧？胡们投其所思而已。没有楚怀王何来子兰？没有宋高宗何有秦桧？

“国有危难可问谁？”。问胡伟？问胡锡进？（怎么总是姓胡的？）。“生子当如孙仲谋，刘景升儿子若豚犬耳！”，勿怪今日中国的百姓们眼看着俄国的普京而如此地思念毛泽东了。请中国庙堂的领袖和重臣们再读读这首毛词

吧，对照看你们是什么：

“鲲鹏展翅，九万里，翻动扶摇羊角。背负青天朝下看，都是人间城郭。炮火连天，弹痕遍地，吓倒蓬间雀。怎么得了，哎呀我要飞跃。

借问君去何方，雀儿答道：有仙山琼阁。不见前年秋月朗，订了三家条约。还有吃的，土豆烧熟了，再加牛肉。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

2022年3月14日

最后编辑时间: 2022-03-14 19:54:52

第十七篇 自我性质和历史简论

个人思想历程回顾、自述与历史回顾

俞先生纪念赵紫阳一文中，有关“李一哲”一段的回复意见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2-02-11

俞先生，谢谢！

对赵紫阳，那李一哲一段，完全赞成。还赞扬不够。74年，紫阳书记在毛的批示和中央文革压力下，组织了对李一哲的数百万人批判，但实际以各种方式保护了李一哲，向全广东全国广泛传播了“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反动思潮”。也在人身上保护了李一哲。但此文既是人家的谈话，我不好添加什么了。

只是我觉得，赵紫阳毕竟是共产党员，共产党的总书记。你若还是共产党内的人物继承他的精神，就应该坚守他的原则。这样，才足以最终证明紫阳书记和他的继承者，在历史上是正确的。就如“右派”，中共三中全会后，他们众口一声说他们当年不是反共的，提意见确是“为共产党好的”。于是胡耀邦说毛（其实还有邓）犯错了，一风吹平反了。那么，“右派”们就应该今后始终证明他们不是反共的（如林希翎），来证明胡耀邦的平反确是对的；如果倒霉时代过去，反共一时髦起来，他们就纷纷反共，高调声言“老子当年就是反共的！”，那倒就提供了证明，证明毛邓反右是对的，胡耀邦平反是错的了。

如果共产党的赵派人物们,如鲍彤，对89后当权者不公的愤恨偏激，走向了极端的，不实事求是地反共反毛，根本否定毛的一切，否定共产党事业在中国近代发展史中积极的面，甚至像茅于轼那样造谣诽谤毛，公然宣扬汉奸有理，卖国有功，汪精卫是“英雄”，渴望“带路”，对这样的号称赵的拥护者、继承者，人们怎样观感？他们将最终抹黑了紫阳书记，授人口实，以为紫阳书记果然真的与茅于轼们是一路的了，赵紫阳还冤枉什么？希哲为什么发现这个倾向很危险，支持左派抵制，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发现这样下去，只会把紫阳书记的形象毁了。希哲才是真正的“赵派”。

我永远感激紫阳书记保护了《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习仲勋书记平反了《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因此，紫阳书记与习书记在我心中的形象，永远是“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的形象（他们在89中的立场，果然如此！），是社会主义的民主宪政形象，绝不是也绝不会是极端非理性地反共反毛的形象。特别是习书记1978年夏来到广东公开发表的第一篇文章，《红太阳照亮了陕甘高原》。我是在狱中读到的，感触极深。他罹受了近20年的磨难委屈，始终对共产党对毛坚守了实事求是的立场。他平反“李一哲”，多次的与我们座谈，也是这样希望我们的。虽然希哲跨前了一步，没有完全听习书记的，走向了继续追求社会主义民主宪政的道路，但民族利益的立场，对共产党对毛实事求是既批判也肯定的立场，并没有变。所以，对那些当年极端拥毛，打击人家，今天极端反毛，靠哗众得名，毫无实事求是之心的机会主义共产党耄耋高官，希哲是颇不以为然的。总之，希哲认为，习书记不是这样的人，紫阳书记也绝不会是这样的人。当年他们身边的人，不要粘着赵紫阳习仲勋们的名字，把他们抹黑了。

此信可转类似的人物阅。

希哲拜

2012年3月8日

王希哲真的面目暴露了？ ---简要答复“左派”质问几句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2-05-12

“王希哲的真面目暴露了！”

有趣。老王的“面目”真的“暴露”无数次了。

右派骂过，而且至今还在骂老王：“王希哲的面目暴露了！”。那是因为老王的很多主张右派不高兴；

左派现在也骂老王：“王希哲的面目暴露了！”。其实文革时不少造反派就这样骂老王了，轮不到现在的“左派”。为什么？也因为老王的很多主张左派不高兴；

为什么呢？因为，老王40余年的特点是：右派被左派压迫了，老王支持右派；左派被右派压迫了，老王支持左派。力求中国左右派政治主张的平衡，而实现中国全民各阶级各群体都拥有自己的权利的民主，也就是所谓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之上的“社会民主主义”。

所以中国左右派各在他们被老王支持的时候，就喜欢老王，一旦发现老王批评自己了，就大叫“王希哲的面目暴露了！”。其实，老王何曾去隐藏自己的“面目”？

文革，左派绝对压倒了右派，甚至专政了右派，社会进步被极左所窒息，老王作为造反派竟反潮流，支持右派，支持周恩来邓小平，批评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典型事件是《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反动大字报”和“李一哲反革命集团”；

近30年，右派从共产党中央到社会泛“民运”势力，绝对压倒了左派，甚至30年至今专政着左派代表人物“四人帮”、毛远新等，中国失去左派制约，向右走向极端，社会糜烂，国本动摇，老王发现不对，必须纠偏，而纠偏必须依靠左派的复兴，因此提出了“左翼民主运动”的口号，支持左派。典型活动，是2008年的大力煽动海外各国留学生及两岸各界华人起来奋力保卫奥运火炬，调动起了海外的左翼力量，左翼力量第一次振作了士气；再，便是当下的大力鼓动挺薄，与胡温中央决裂反胡温，鼓励起了国内左翼力量的集结，为可能的决战作准备。

其实，中国左右两派，特别是极左极右两派，都在辛亥后革命的哲学下，企望消灭对方，实现自己的专政（虽然右派打着极其虚伪的普世“人权、民主”旗号）。老王，则偏要竭力平衡这两派，让谁都不能片面专政，从而在中国实现一定程度的民主。而“真正的民主”与共产主义一样，在今天社会条件下都是乌托邦。

最后再彻底自我“暴露”一下：老王不是面目凶横的“左派”，也不是穷凶极恶的“右派”。老王是马克思主义历史辩证法思想指引下的民主社会主义派。

2012年8月3日

希哲自有他立足之处：砥柱中流！---关于希哲的“玉照”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2-05-12

来帖牛乐吼：端详希哲兄玉照的感慨 --- 可惜了！有句老话，天下最丑中国人，中国最丑广东崽，王希哲是个异数。希哲兄一扫广东同志几千年来矮身子高颧骨，驼背鸡胸香港脚，鼠目獐面萎靡不振的丑陋形像， 长得正气凛然，魁伟挺拔，满头银丝，颇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气势，比起那些猥秽不堪的真正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强出了许多倍。

可惜了，老王这样的同志，始终登不上中国的政治舞台，无论是当朝还是在野的，

都没有希哲兄的立锥之地。窃以为，这是由于王司令长期以来放松世界观的改造，拒绝接受先进的思想和文明，抱残守缺，坚持生活在文革时代，极端崇拜毛泽东和早期的共产党，陷于民族主义的泥坑里不可自拔，言论里的法西斯味道越来越浓郁了。可惜了！

希哲复：

谢谢老牛先生对希哲“玉照”的点评。希哲一生座右铭是这首诗：“真理在胸笔在手，无私无畏即自由；时光如涛荡泥土，砥柱触天立中流”。牛兄叹：“无论是当朝还是在野的，都没有希哲兄的立锥之地”么？有何关系？希哲志不在此。既不“在朝”，也不“在野”。希哲自有他立足之处：砥柱于中流！

2014-4-10

与习仲勋书记谈偷渡逃港潮的问题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2-05-12

最近《邓》剧播出，重头地提到了广东偷渡潮与广东开放起步的关系。使我回忆起了与习仲勋书记交谈的一段往事。

1979年元旦后，“李一哲”集团平反，其中，遇到了所谓“港澳汇款给李一哲活动经费”问题。那时，这是一个很可怕的罪名，平反，也必须说清楚。习书记问起了此事。他问：“那不是敌人给的钱吧？”。

王希哲回答说：

“习老，那是我们学校一位偷渡到香港的同学，自己打工挣的钱，汇给我们几百元港币，帮助我们买油印机，刻蜡纸钢板等用的。这同学绝不是敌人。”

王希哲接着说：

“习书记，广东的偷渡问题，一直是非常严重的。广东边境地区的一些县，青壮劳力几乎都跑光了。我们是知青，上山下乡以后，才知道这些情况的。上山下乡到宝安，惠阳，东莞，中山这些县的知青，这些年也都几乎跑光了。我们十七中学分到宝安，惠阳的，初略统计也跑了百分之九十几了。我的女朋友苏江在惠阳秋长（就是叶挺的故乡），如果不是因为我，也早跑了。我去那里探望她，想作点广东农村偷渡问题的社会调查，也都不分青红皂白被当做偷渡知青抓进了收容所。这是农村贫困的结果，也是极左路线的干扰多年来党的农业政策没能落实的结果。偷渡的农民都不是反动分子，很多是贫下中农和他们的子弟，而且越是贫下中农成分好的越敢跑。我们偷渡的同学更不是反动分子，他们都是爱国的。他们绝没有反对社会主义，主要是现在农村的政策和贫困，使他们看不到前途，才不得不走上偷渡这条路的。游水过大海是很危险的，我们的同学有不少淹死的，也有被鲨鱼吃了的。一走就杳无音信。他们下海，都是带着绝望的心情去的，因为不但海里危险，去到香港，也都以为是永远背井离乡永别父母亲人，永远回不来的了！因为会被认为是叛国投敌。但我们的同学到了香港，就是拼命打工谋生，从没有做任何危害国家反对共产党的事情。就拿那位给我们汇港币的同学沈开荣来说，香港有反动亲戚，有钱，他都不去投靠，有反动组织找他，他都拒绝。他给我们的信从来说，他是被迫无奈才偷渡香港的。绝大多数同学，其实都是这样的。”

我说：

“习老，香港现在有成千上万的偷渡知青和其他工人、农民，既然只是因为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造成的贫困和政治运动的迫害，才迫使他们逃港谋生。我们想到他们那样悲惨，一直以为一辈子永远也不能再见到父母亲人和兄弟姐妹了。我们心里都很难过。现在打倒四人帮，人民第二次解放了，希望省委能否考虑一下调整政策，允许他们回来探亲？只要他们在香港没有做过危害国家的事情，就不再追究逃港行为了，行不行？”

习仲勋很仔细听完，赞成说：“好啊，可以啊。我来广东后到沿海农村走过一下，也了解了一些这些情况。王希哲，你回去写个报告来给我，我来批。”

我误解了习的意思，没有理解他是要我写一个有关刚才所谈的呈批报告，以为他要我对偷渡人员回国探亲事搞一个全面的调查报告。这个工程就不小。我想，我应该尽快收集更多方面的有关资讯，才能完成这个报告。恰好此时，香港《争鸣》杂志主编温辉来采访我（那时，省委书记吴南生对我说，《争鸣》和温辉是“我们的人”。同意了王希哲提出的让他们采访李一哲平反大会），我把我与习仲勋的有关逃港人员可以回大陆的谈话和习的赞成态度，告诉了温辉，委托他在香港收集一些社会各方面对此事的意见，供我写调查报告上呈。

温辉先生照办了，且根据我的介绍在《争鸣》写出了报道。此报道一出，香港同胞群情兴奋，如蒙大赦。虽大多还在观望将信将疑，但不少大胆的已决定尝试。适逢春节节期，原偷渡人士大批地公然入关回乡，很多人扬言，“如果有事，就找王希哲问习仲勋去！”。但广东政府果然默认，未予干预，来去自由。于是，逃港人士回内地，自此合法。

不料，习老再接见李一哲时，就《争鸣》报道责备我说：“王希哲，这话我说过。但我还没批，你怎么就捅出去了？”

我这才明白，习书记是要我写一个呈他批示的报告，行诸正式公文。这是我不甚懂得机关文牍制度之过。但习也并未深责，便说其他。以后，广东省政府就偷渡人员回内地再补发过什么正式文件没有，我不知道了。

从此，广东大门打开。“改革开放”。香港同胞自由回大陆探亲投资，1979年春节后，自50年代起困扰广东30余年如潮起伏的大面积逃港偷渡风，渐渐地平缓轻淡了下去，终至不再成为了问题。

《邓》剧的播出，使我再次回忆起了我与习仲勋书记30余年前这段往事。习书记确是一位很好很能听取意见的书记。多年，我都很怀念他。

2014年8月18日

（此事王希哲1996年自传《走向黑暗》“习仲勋的阳光”也有记载）

关于“李一哲大字报”的写作，回复黄意坚 （文革原广州中山大学八三一头头）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2-05-12

意坚 老哥，

你说，《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文章的观点，内容，七三年起即在我们那圈子里的人中讨论，郭鸿志，肥佬诗人（李士非）等去世，但项明，吴梅，小简，郑庆和等等一大批人，包刮我黄某，均还在，”。

黄意坚 ，你搞错了。你们（你所提的那些朋友）所讨论的，与我和陈一阳，后有郭鸿志参与讨论提出的“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思想，根本不是一回事。

你们关注和讨论的，是68年后造反派受压，广州军区，特别海南卜占亚等血腥屠杀造反派的问题。你们是仍站在造反派圈子的立场，支持中央文革，你对我说，周邓批极左“是压造反派”的。那时的李正天，确与你们一个思路。那晚在中大南门，我们漫步交谈，征求你的意见，你给我的，就是这些意见。

而我和我和陈一阳，各中学知青小组，上山下乡后，看到了农村境况，看到了农民、市民、知青大规模的偷渡香港等，我们早跳出了造反派的圈子，关注的是文革后的经济路线，林彪-中央文革的极左，甚至毛在文革中的极左倾向。我们已经考虑的，是中国全社会的政治经济体制问题，路线问题，民主法制问题。因此我们支持周的批极左，反对中央文革借“批林批孔”，把火往周身上烧；等等。那时，我们的思想与你们的思想，已经完全不是一回事，所站立场，所批评锋芒，所拥护人物，已完全相反！所以你和那时几乎所有造反派头头，都反对我们。大字报被批后，你们全体支持省委定性我们的大字报是“反动大字报”，全体支持省委批判我们，发言文件都在，你怎么今天会说，我们的文章是你们早“讨论”了，“是许多人的结晶”呢？莫名其妙！（其实直到今天这个群里，不少人还是类似你当年“造反派圈子”立场，明显与我不是一路）。

其实那时李正天思想才真是与你们一路的。他是因向我介绍了郭鸿志而稀里糊涂介入了“李一哲”的。正因为有了与你们思想一路的李正天稀里糊涂介入“李一哲”，
你们后来也便以为《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大字报，与你们都有份了。

郭鸿志倒与我们思想接近，是不满中央文革的。是他向我们提供了青年的我们许多不了解的党内斗争历史恩怨问题。1973年，他说“小王笔头子快，你给毛主席写封信，他老人家可能能收到。”这就是《民主与法制》大字报原始的来历。李正天也写了个提纲，我后来在正式文稿中没有采用。

74年“批林批孔运动”开展，郭鸿志向我提出把去年的给毛主席信作大字报公开出去，我要他写个序言。他写了。但整个序言，我与此时才介入的陈一阳大改写了，只留下我击节叫好的郭的几大段很有文采之处。你有兴趣，我得便可以把序言保留它他文字的段落，标识出来给你，看分量多少。这《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数万字，全部由我最后定稿。起“李一哲”笔名，完全是因为我觉得“李一哲”比“王一天”要好听些，也没那么霸气。

再另，你所述，许多不合事实。特别是这段话：

“对你们几个人，我与武传斌，陈家吉，温仲琪，谭世友，周胜军，项明等最不满意的是79年老习为你们平反时，习问你们对武传斌，黄意坚如何看时，你和李正天均认为我们是邦派势力，要与我们分割，只有陈一阳讲了一句。”云

陈一阳这样说？显然是陈一阳在吹牛了。在习面前，他屁都没能放一个。习还奇怪陈一阳一句话不说。李陈二人，都是乘我十几年在狱和在海外，无国内讲话机会，而习惯自我吹牛的。而这陈一阳，我真正的老同学老战友，

更乘我在狱十几年，作了对我极不道德的卑鄙勾当。

且习仲勋并没有提过黄意坚，只提起武传斌。

请你看我在自传《走向黑暗》里，对你所述事的记录：

“春节一过，二月三日，习仲勋又把我们召了去。这一回，又是深夜。

他一身戎装，领章红得耀眼。显然刚刚开完军事会议。对越作战的部署正在紧张进行，他是广州军区第一政委。他握我的手，劈头就问：“王希哲，怎么春节也不到我家来给我拜个年呵？”

我一想，糟糕，还真没敢想到这一点。只好答道：“你家门卫森严，我们不敢随便打扰。”

习说：“你们就说来给我拜年，能不让你进么？”。坐定，习略问春节各人家庭、父母情况以示关心。便说：

“你们平反的事还要抓紧。我们过几天准备开一个几十万人大会批斗武传斌。主会场在中山纪念堂。武传斌这个人很坏，做了许多坏事，我有材料！“他拍了拍桌上的皮包，然后又转向李正天：”李正天，那个什么八。五‘特急通令’是你写的吧？你怎么也写这些东西？“

李正天脸涨得通红，局促不安，说不出话来。

这是习仲勋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指责李正天。

我心里“扑腾”了一下。这是为什么？习仲勋对我们提这些干什么？是颠倒过来，像过去批李一哲时让武传斌刘继发们表态与我们划清界限一样，现在要我们表态与他们划清界限么？或者，意在提醒我们，虽然我们获平反，但须记得自己在文革中仍有错误么？无论如何，我们要表明自己的看法。我说：

“习老，我不同意这样批斗武传斌。武传斌是贫农家庭出身的大学生。文革中的错误是受中央文革影响的问题。但他和我们一样，在认清了江青、四人帮的面目后，就没有再跟他们走了。武传斌是个好同志，我了解，他对周总理是有感情的，从未反过周总理。不看当时的历史情况，非要算红卫兵文革时的帐，是不能服人的……“

习仲勋并不熟悉广东文革情况，听我这么一辩，也无话可说。

也许还有别的原因，总之，这场几十万人的批武大会终于没开。（事后，武传斌告诉我，原定这场批斗会后，便执行逮捕的。除了我们的力争外，中大党委的反对，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但习又告诉我们，海南方面不同意放郑庆和。他们坚持郑庆和有许多问题，郑自己也写了“认罪书”认了罪。

我和李正天一起反对，力辩郑庆和搞海南屠杀材料是针对黄永胜的，我们希望习能亲自看看那些材料，那是惊心动魄的。海南的态度，说明那里还有人在保林、黄路线。至于郑庆和的“认罪书”，更是无稽，在残酷的拘押、审讯下，写这些东西，何足为奇。不足为证。

习仲勋听罢问李正天：“好，放郑庆和出来，你来担保？”

李答：“可以，我来担保！”

习仲勋只得对梁冀（省公安厅副厅长。时王宁因病缺席）说：“你再去对海南说说，把郑庆和放了吧。”

随之，又谈会场问题。

“时光如涛荡泥土，砥柱触天立中流”----老王社长（王希哲）的自我简介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2-05-12

近来，不少年轻朋友网上打听“老王社长”（王希哲）是什么人？----“他到底是左派还是右派？”。

这个问题，老王自己也都不清楚。半个世纪，五十多年来，他一直被无论左派的中共中央或右派的中共中央打成“反革命”，并至今视为“反革命”。查网上的介绍，常各取所需。这样吧，老王自己把这五十多年走过的路，尽可简要地梳理一下，汇报给今日的后生群彦，是我非我，诸位各自评判也好。

1967年，“小王”十八岁。少年时阅读了家中斯大林选集和毛泽东选集。文革红卫兵起，组织了广州中学造反派的“井冈山公社”，任社长。“王社长”一直被同学称呼至今。又曾任维持广州治安的“红警司”副司令。在一次遭伏击中，中弹负伤

毛主席“视察大江南北”后，1968年，“小王”开始对文革有了初步的思考。感觉对林副主席（军方），对中央文革，对毛主席都不能盲从。“毛泽东思想也是一分为二的”。他召开“井冈山政治工作会议”阐述对文革新思维。8月，被广州警备司令部通知武汉警司拘捕。自此开始打成“反革命小蒋”，批斗、捆绑、殴打。被打落两颗门牙。

1969年“九大”后释放，上山下乡农民两年，回城再作工人。几年里，作广东城乡社会调查，特别是农民和市民成风的逃港问题，深刻感到文革后期的政策过“左”了。“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文武之道，一张一弛”，后期应该对文革纠偏了。主要感觉是：

1、毛说过，要争取人民的拥护，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利益”。文革多年，过去行之有效的不少城乡工农业政策被“批判”了，搁置了。“忠字粮”、“公产风”、“割私有制尾巴”，奖金和补贴也多冻结，工农被束缚过死，收入多年没有增长，生活条件恶化，人们看不到社会主义的利益前途，只好向资本主义外逃；

2、样板戏和教育的工农兵方向应该肯定，但文艺、教育政策都有过左倾向；

3、林彪“体系”，“政治可以冲击一切”路线是极左不是“极右”。周恩来批左纠偏是正确的，批周是错误的（这实际是对毛的不满）。对文革的纠偏不是“复辟倒退”“回潮”，它是否定之否定规律，是辩证的否定和进步。

4、文革发动批官僚体制，批“官僚主义者阶级”当权派是对的，但把“走资派”当“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来整和大面积打倒，是混淆两类矛盾的，是极左的。老干部被群众批判教育后，应该尽快解放；

5、“七三”“七二四”布告后，军队大规模出动开枪镇压杀害造反派，是错误的，法西斯的；毛主席说，如果我们这样的国家发生复辟，那就不是一般的资产阶级专政，“而且会是反动的，法西斯式的专政”。

6、文革中把“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谁反对毛泽东思想就打倒谁”原则作为刑律，是错误的，是封建礼教原则，是违反社会主义法制的。应该允许党内和人民内部公开的反对意见和“反对派”存在。提倡“反潮流”，必须要有给人说话的条件。一派压一派，一派专政一派不是人民民主专政，而是人民派别专政。

7、不应无原则肯定秦始皇和法家。“从孔夫子到孙中山”，都应持“批判继承”的态度。

8、“第一次文化大革命”没有完成它的任务。文革的人民大民主和《十六条》巴黎公社选举原则，没能落实制度化。还是毛主席要给就给，要收就收。必须保证人民对国家和社会的管理权。人民对特别是中央国家干部选举和“随时可以撤换他们”的制度，应该由全国人大制定，作为“第一次文化大革命”的最重要成果确立下来。

等等

1973年“小王”起草，联络李正天和老干部郭鸿志，将以上意见写成书信，标题《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觅渠道上呈毛主席和广东省委。被广东省委内定为“反动思潮”。

第二年，1974年“批林批孔”运动，郭鸿志建议，将上述呈毛信件抄成大字报，公开张贴广州最繁华北京路口。郭鸿志写序言，王希哲老同学陈一阳参与部分修改，写进：“不准思想，不准研究，不准探索，不准对任何一个问题“问一个为什么”-----“天才史观”简直取消了八亿个大脑。”

最后王希哲总其成改定定稿，特别增加了一段直接批评毛主席所谓“开後門來的也有好人,从前门來的也有坏人”的说法。这说法，庇护和加剧了文革后期开始的各级解放干部急于安排子女的“走后门”特权风。必须批判和限制特权。再增加了公开挑战批评中央文革“大人物”“理论家”企图倒周，批林批孔批周公，将火往周总理身上烧的错误。

最后，郭鸿志为我们写道：“我们是所谓“不畏虎”的年轻人，但也并非不知道虎的凶残，甚至可以说，我们是被那种动物吞噬过一回但终于咬不动吞不下去的余生者，脸上留着爪痕，不是漂亮人物。.....我们在这里只不过是为了对全国人民----我们还总算是其中的一分子----的代表大会及其以后的革命发展表示我们的希望和信心；也是想试一试违了报上的“禁”、犯了刊上的“忌”，冒犯了大人物，究竟会怎么样，算是以身试“礼”罢。”

这大字报，就是中国凡经历过文革的人们都能闻名的广东“李一哲大字报”《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它也传遍了海外。

1975年，“民主与法制”口号被中央定性为“反动思潮”，“李一哲”四人在广东受到广东省委组织的数百万人次的无数次围攻批斗。但广东省委书记赵紫阳十分开明，没有逮捕“李一哲”，反而允许李一哲在批斗中口头和大字报答辩。七八篇反批判广东省委宣传部的文章大字报，全部王希哲起草。结果，这广东长达一年，数百万人的围剿批判，极大地扩张了这篇文章的国内外影响，成为了一种关注“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的动员。“民主与法制”口号深入人心。

1976年，华叶政变，“四人帮”（中央文革核心）被捕。人们以为李一哲将平反。不料，

1977年，韦国清主政广东，反逮捕了李一哲四人。定性“民主与法制”为反动纲领，省人大全会报告上，宣布“李一哲反革命集团”。面临着极刑。

1978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民主与法制”命运扭转，“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口号，开始成为新中国政治建设的方向和国策。王希哲狱中阅报惊悉，起立仰天长啸。

1979年春，习仲勋释放了李一哲，亲自主持平反了李一哲，与李一哲多次恳谈。这期间，是王希哲最“反毛”的时期。他特别愤怒毛下令镇压了拥护和纪念周恩来总理的四五运动。他提出，“毛不是说对广大人民群众是保护还是镇压，是共产党同国民党的根本区别 么？毛不是说，凡镇压群众运动的，都没有好下场吗？为什么矛头指向他了，他就要镇压群众运动了？”。他还公开批评了毛的“政治经济学笔记”和“五七指示”中的空想农业社会主义思想。

习仲勋极其生气，召见和指斥王希哲说；“王希哲，你怎么否定毛主席啊？毛主席的旗帜你还高不高举啦？”。双手作举旗状。至今声犹在耳

王希哲到北京，龚小夏问是否凭吊毛主席纪念堂？希哲拒绝了。

但很快，王希哲就发现，邓小平、胡耀邦在“彻底否定文革”下，路线急速右倾。胡耀邦治下共青团中央和青年报开始大肆鼓吹“恭喜发财”一切向钱看，放开“伤痕文学”控诉“文革罪恶”，鼓励青年“吃喝玩乐”不闻政治，倡言人性“性解放”满足“性饥渴”（中国社会风气败坏自此开始）。特别是邓小平叶剑英，放出“文革浩劫”论，向文革造反派算总账，以错对错继续混淆两类矛盾，以“反革命罪”重判江青张春桥毛远新等，先利用民主墙拥邓，后镇压民主墙，取缔“四大”，收缴了文革人民手中最有效的民主斗争武器。王希哲发现必须抵制邓小平剥夺人民民主权利的右倾路线了。他支持了民主墙，支持了“中华全国民刊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为其机关刊物《责任》撰写了社论《邓小平错了！》。为抵制邓小平新的专制，徐文立甚至向王希哲建议组织政党“共产主义者同盟”。

香港的各界民主运动（那时的香港民运全属认同中国和社会主义的左翼）人士广州找到王希哲，要求与国内的民主运动结合起来，王希哲介绍了他们北上。

王希哲在香港发表长文《毛泽东与文化大革命》。提出毛文革的错误，在他建国后急进的社会主义改造违背了他自己制定的新民主主义的“七大路线”。但又指出，不应“彻底否定文革”。文化大革命发动群众反对共产党官僚体制的方向是正确的。无论毛发动文革的动机是什么，也无论其中有多少错误，只要中国斯大林式官僚体制不改变，只要中国人民与共产党官僚基本矛盾未能解决，这场“文化大革命”就将持续下去，人民运动将此伏彼起，永远不会结束。因为这是“人民文革”。王希哲在此文中第一次提出了后来海内外文革研究史中的“人民文革”概念。王希哲将后来发生的“86”学潮和“89”大规模民民主运动，都视为文革的延续，理论皆出此。

关于李正天的“回忆”复司马南先生，兼谈当前“评毛”问题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2-05-12

不少朋友（如汪岷）及司马南先生微信转来李正天近日口述有关“李一哲”回忆，问“实情”如何。考虑简答，复司马先生和朋友们。

1、李正天喜欢吹牛，吹嘘。他的的“李一哲”回忆写过不少了，没有几句是真话。没必要多说，无论他如何天花乱坠，我只请任何一位持认真态度的采访者，具体问他：

“李先生，从广东批林批孔运动第一张街头大字报，署名李一哲的《广东怎么办？》.....到《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直到反击广东省委宣传部“宣集文”的《一、二、三、四、五评》，《25个问答》，哪一篇是你李正天执笔写的？甚至，这所有李一哲文章里，哪一段，那几句话，是你李正天写的？你具体（而不要泛泛）向我们指出来

，好吗？”

看李先生能不能为你指出来！

就是在这篇“口述”里，他也躲躲闪闪，心虚胆怯，只敢说“我们写了”，“我们执笔”了，就是不敢明明白白说出，究竟具体是谁执笔。

《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正文到后来的全部反击宣集文文章，都是王希哲执笔的。《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序言原稿，郭鸿志执笔，第六部分陈一阳执笔，最后，全部由王希哲总成修改，决定取舍，理顺定稿。没有李正天一个字！当然，在前期的讨论中，他也提供过一些意见原料，如建议对制造假案血案者的追究惩办法律等，不是完全没有贡献。

之所以如此，王希哲早说过，李先生在这篇口述里也承认了，他文革中是“红司呐喊”头头。红司呐喊，是造反派极端派，而王希哲，陈一阳本来在广东造反派中就不是极端派，上山下乡后，目睹了中国农村实际状况，形成了资本主义应该在中国有一段与社会主义共存发展时期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想，“割资本主义尾巴”是错误的。因此在上山下乡广州知青的各种讨论中，就挑战中央文革“理论家”，批他们的极左，支周恩来整顿，反张铁生黄帅，支持文艺政策调整，主张党内外左右派都有“光明正大”的反对权利的“广泛的人民民主”，这类反文革方向的新思想，是李正天从来没有的，根本没有的。因此，李正天没能在“李一哲”所有文章中，留下一个字。

当然，李正天为“李一哲大字报”冤冤枉枉吃了一些苦，这是事实。那主要因为，李正天“红司呐喊”极端反军宣传出名，广东省委和军区的官僚们，更记恨他罢了。

至于其“回忆”的后半部习仲勋为李一哲平反发生的故事，不多说了。他几乎把全部王希哲与习仲勋的争辩和讨论，按在了他自家的头上了。

2、现在许多人回忆说（李正天这篇回忆里的记者也说），那时，李一哲大字报里的这句“不准思想，不准研究，不准探索，不准对任何一个问题“问一个为什么”--“天才史观”简直取消了八亿个大脑。”对他们震动太大了，他们从此开始独立思考文革了。这段话，出自陈一阳笔下。但实际上，李一哲大字报最严重，最挑战，最颠覆性，因此对我们最具杀头之险的是，提出了：“谁反对毛泽东思想就打倒谁的原则，是维护封建礼治的圣神支柱”。

所有文革过来人都能记得，“谁反对毛主席，谁反对毛泽东思想就打倒谁”这个神圣原则在文革中所具有的凌驾一切宪法法律的横扫一切的地位和威力。这个原则是林彪推出的，又是他自己，最终倒在这个原则之下。王希哲看到了这一幕，看到了这个封建性礼治原则在文革中严重混淆两类矛盾，严重禁锢了人民群众思想的灾难后果，要公然否定它，就真要“舍得一身剐”，王希哲是咬牙反复下了决心，才写下这句的。只有指出和推到了这个封建原则，才可能为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开辟出道路。

果然，广东省、市委为李一哲罗列的滔天罪状，这是第一条。

我始终认为，李一哲的贡献，的确是文革中提出了《民主与法制》口号，这是国家发展方向上说的，但更重要的贡献，是他在街头，向全省，全国人民公然发出了否定文革神圣支柱：“谁反对毛泽东思想就打倒谁！”的号召，这是当时有如惊雷突破笼罩国家的政治高压的意义上说的。

3、那么王希哲“反毛”？王希哲反对“谁反对毛主席，谁反对毛泽东思想就打倒谁”，共产党把王希哲打成“反动思潮”和“反革命”，一再抓去坐牢；右派及至后来的反共右派也因此认定了王希哲属于他们的反共阵营。两边都误解了王希哲。王希哲主张的只是“社会主义民主法制”下的多元自由思想，对毛，他从来认为他是一位伟大历史人物，任何不带政治偏见的思想家都会以历史的客观的眼光去评价分析和对待他。

1976年10月中国右派官僚政变后，专政和压制左派，禁止其“争论”，联合社会右派精英，将毛完全否定。失去左派制约的右派独大，话语权绝对垄断，是危险的，它将使中国滑向右倾历史虚无主义的极端。因此，老王近年大力支持左派的复兴，使右派有个制衡的天敌，有利中国社会的稳定进步。

但左派近年的复兴，又开始有了一个新的倾向，就是完全不承认毛泽东文革中存在过错误，甚至“一切过去以为是错的，现在看来都是对的了。”左派力量尚在弱小，这个倾向可以认为是对右派完全否定毛的右翼极端的一种左翼极端方式的抵抗。但，它是可能产生危害的，起码它首先就可能妨碍了左翼力量获得包括上层“红二代”在内的党内外更广泛的同情，支持，参与而壮大。例如，极其优秀的刘源们怎能赞成“毛泽东文革中没有错误”这样的认识？

就算毛的反走资路线今天被左派认为实践证明不错了，打倒刘少奇，根据的是他的“反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文革路线（暂不说他将党内思想路线分歧当作了敌我矛盾是否错），庐山会议后，为了“设国家主席”这点正常讨论的事，毛就打倒了陈伯达，整肃了黄吴李邱，矛头直指“亲密战友和接班人”，直至逼走林彪，吓呆了全国，破灭了人民信仰，自家形象亦一落千丈，这又算哪门子的“反走资本主义道路”？毛没有错？莫此为甚，“批林批孔批周公”，直到四五，把渴望国家安定建设的广大民众推到了自己的对立面，就不说他了。

我赞成左派特别是毛左派今天全力地歌颂毛，宣传毛，高举毛的旗帜巩固阵地（我永远记得习仲勋对希哲的训斥：“王希哲，毛主席的旗帜你还高不高举啦？！”），因为他的确是中华民族不世出的伟大人物。我只希望左派最有影响的思想领袖们，一定要有清醒头脑，调子无论多高，抗争多么需要，也要留有余地，对毛，抱持历史的分析态度，以利团结党内上下，体制内外，国内外最广泛的阶层和民众来同情和理解自己，壮大队伍，对垒右派，形成中国的民主政治。

2016年元月3日

“我可以反思检讨自己的青少年时代。但绝不背叛污蔑我的青少年时代！”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2-05-12

查建国评王小宁来电：

所谓丑化共与毛的人之"错"难道比共与毛之"罪"还要坏吗？把自己的火力猛烈射向"反共反毛右派"是毛派与我们斗争的一个重要表现。道不同不相谋。昔日的战友王希哲，难友王小宁今日与我政治立场与理念渐行渐远。各自为自己的立场与理念而奋斗吧！祝二兄保重。北京查建国

不想多说，只谈谈“渐行渐远”这四个字。

1998年民主党组党后，我开始接触查建国信息。

建国给我的印象是一位极有组织能力的人物，文立入狱后，他担纲，将北京民主党联总组织的井井有条。后我对文立说：“查建国对民主党，就是国民党的宋教仁”。

但他的“政治立场与理念”，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北约轰炸中国驻南大使馆后，为中国民主党发出的抗议声明和对这声明的解释：

“我们民主党对待“误炸”事件的态度是“有节制的抗议”和同时揭露中国政府对待人权的双重标准。这个态度包括三个方面：

一是要抗议。从中国利益讲，凡侵犯了中国利益的事情，即使是无意地侵犯，我们也要说话，也要要求肇事者承担责任；从人道主义讲，我们也要对死难的同胞表示我们的哀情；从政治上讲，顺应主流民意也才能立于进可攻，退可守的不败之地。在８日晚我们发表了“中国民主党关于北约空军轰炸中国驻南联盟使馆一事的声明”。当晚在民主党海外筹委会的某同志（显然是傅申奇）来国际长途，要求我们收回此声明，或做些什么补救措施，声称：不要讨好中国政府。我们理所当然地回绝了这个错误的要求。”

显然。查是一个有自己明确坚定的政治立场，且不惧反对的有担当的人。希哲支持了他和北京联总。

但若干年后，查建国却完全站到了一个盼望北约飞机轰炸北京（不必“误炸”）的“带路党”立场。

于是希哲写了一篇：《危险的“带路”倾向----简评查建国“极”赞赏和推荐郑酉午的一篇文章》

这位郑某海南人。曾是老王一位对窗“狱友”。自此以后，建国先生与希哲，的确“政治立场与理念渐行渐远”了。

但，究竟是谁离原来的共同立场，“渐行渐远”了呢？

读读有关查建国的历史文件便知。

那时，希哲出于希望更多地了解建国先生，曾认真读了几遍他妹妹，作家查建英写的查建国小传：《国家公敌》。那里面步步记录了建国先生是怎样“渐行渐远”地离开了他那更遥远年代的“政治立场与理念”的。录几段吧：

“人大附中。.....在这个阶段，他（查建国）开始崇拜毛泽东。他认真阅读了毛的传记，试图模仿伟大领袖：冬天冲冷水澡，读哲学，思考，和朋友们辩论政治和社会的大问题。他平生第一次政治行动是给学校领导写信，攻击死板的课程设置和小资情调的内容。建国至今为此自豪：在文革爆发之前，他就已经挑战体制，而且是单枪独马。”

“文革的暴风雨结束了。.....建国却在社会动荡中茁壮成长，成为学校里一派“红卫兵”的头儿。他很少回家，回来时则全副红卫兵时髦打扮：褪色绿军装和军帽，衣服口袋上别着毛像章，臂上戴着红袖章。他高大魁梧，面相英武，在我眼中宛如神话中的人物。”

----1968年，建国和一群红卫兵去了内蒙古。他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改造中国农村。我父母为他饯行：记得那天家里挤满了红卫兵，高谈阔论，大笑，吃东西。.....17岁的建国显然是核心人物，举手投足就像一位战争前夜的年轻指挥官。.....

钟阿姨（查建国生母）去火车站送他。火车启动，她朝儿子挥手。“但他表现得好像我根本不在那。他只是不停的喊：”毛主席再见！“她告诉我。”他中文革的毒太深了。”-----

“1976年，毛泽东去世，“文化大革命”结束了。建国的女儿出生。建国为她取名“继红”。接下来的几年对中国来说是转折关头：邓小平开始掌舵中国，使它转向改革开放。废弃十多年的高考恢复了，我是通过考试进入大学的人之一：当时我下乡不满一年，这个转变来得恰是时候。但建国似乎仍旧执着于以前的时代。他把一张巨大的毛主席像镶上黑纱，悬挂在家里墙上，他常常在像前独坐很久，陷入沉思。他妻子后来告诉我，大约有两年时间，建国都在悼念毛泽东。”-----

“建国的妻子最终说服他回到北京的时候，已经是1989年初了。她是个实际的女人，不能接受一辈子在农村过穷日子的命运。是她在贫困的岁月里把建国最后一件红卫兵纪念品——一面褪了色、印有他们那个造反派标记的旗帜缝成了被面。现在她决心不让女儿变成农民，可对于建国来说，返回北京等于给他20年的精神历程划上了屈辱的句号。改造农村的革命理想成了虚妄的幻想。他没有改变农村，自己却被改变了。

建国回到北京没有几个月，天安门的学生游行就开始了。每天去广场听演讲和唱歌，看新一代学生造反派在行动，建国既震动又感动。二十年前，“红卫兵”的神是毛，而现在的理想青年们穿着牛仔裤和T恤，树立了一个新雕像：民主女神。”----

“建国对共产党和毛残存的信仰在6 月4 日彻底崩溃。在政治上和个人生活上他进入了一个漂泊时期。”----

“我并不知道，建国那时已经找到了他决心为之献身的宏伟大业。几年前，他遇到了一个叫徐文立的人，徐当年是铁路上的电工，也是“西单民主墙”时期的民运老将。那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短暂的解冻期，当时，在北京市区中心的西单路口，人们用大字报的形式在墙上张贴了各种油印的政论、海报、散文、诗，这些大字报吸引了无数人的目光和讨论，直到1979年末当局出来整肃和清除了西单民主墙。

当朋友把徐文立介绍给建国时，徐刚在监狱里关了十二年被放出来。两人激情澎湃地谈论中国政治，但一开始他们也策划着一起做点生意。其中一个想法是开家租车公司。他们做了一些市场调查，还自封了两个人在公司里的头衔：徐将任董事会的主席，建国任副主席。但这个策划后来也没有了下文：徐指望的投资最终没能到位。

1998年初，中国的环境异乎寻常地宽松——政府正谈判加入WTO ；克林顿总统来访。于是各省各地持不同政见者的小群体们跃跃欲试，乘机筹划成立一个反对党，名字就定下来叫中国民主党（C.D.P ）。徐担任了民主党北京支部的主席，建国担任副主席：当初经商没能用上的头衔，这回两人把它用到了更崇高的事业上。”

“我所听到过的对建国最严苛的评论却来自于他的生母。“这不是勇敢，”钟阿姨曾这么对我说，“这是狂妄和愚蠢。他从小就有英雄情结。问题是他并不是英雄。他是一个想当将军的士兵，可以冲锋陷阵，但没有将军的才智。”钟阿姨年轻时是一个美丽的人。1957年，她被打成右派，失去职务，在牛棚里劳改多年。现在的钟阿姨已经是一个鬓发斑白、70多岁的小老太太了，她笑容和善，但是腿脚时常浮肿发痛。尽管对共产党已不存幻想，她还是认为变化只能慢慢发生。在钟阿姨眼里，CDP 的所作所为无异于鸡蛋碰石头。她曾经试图说服建国不要卷入CDP，提醒他对于自己家庭的责任。建国却用一句经典回应：“忠孝不能两全。”钟阿姨对建国的执拗彻底死心，在他被捕之后

的头两年里都没有去探望过他。（*）

建国对他母亲也同样不满。一次，钟阿姨和我一道去探视，两人轮换着和建国通过电话交谈。钟阿姨说到中国太大了，不能变得太快，现在情况逐渐改善，很多事情都在变好。我看到建国的脸色越来越阴沉，他终于开口说了几句话，钟阿姨便匆匆将电话递给了我。我一拿起听筒建国就语气激动地说："我不想听她说话！

关于希哲的自传说明一下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2-05-12

@波叔：

老王1993年出狱两年后1995年,就写了自传《走向黑暗》了。自传自1966年18岁投入文革，写至1981年民主墙被邓小平扑灭，老王等入狱(第三次入狱。十二年)。但我现在不推荐这部书，因为成此书时，我的思想基调是批评毛,否定毛文革的。74年的《民主与法制》只是对毛和中央文革有批评和建议,1996毛和中央文革镇压四五运动后,我就对毛持了批判态度。这阶段有20余年。但我从不"彻底否定文革，而主张辨证分析文革。1980年我提出了"两个文革"概念:一个是需否定的毛泽东的文革,一个是需肯定的"人民文革"(后这"两个文革"概念,成了中外文革史研究辩论的重要题目)。我是在89运动后,特别是江胡等将邓路线推向极右后，再反思文革，感觉过去二十多年否定毛过份，,现在是应重新支持扶植毛派力量，抵制邓江胡又走向右的极端的全面复辟资本主义的私有化路线的时候了。这是我至今的立场。所以,我不推荐我那部前半生自传《走向黑暗》。虽然,那书中所持的马克思主义批判思路下提出的民主社会主义理论,是我至今实际坚持的。所以我才常说，"我今天大力支持毛派,但我自己并不是完全的毛派"。可以说,我是毛泽东1945《论联合政府》思想的毛派,新民主主义派。所以再说一遍:我支持邓路线,但反对走向右的极端。

另外,由于我多次入狱。我的许多资料,各时期日记都被反复抄走,至今没有发还。要知道,许多几十年前的场景,人物对话,事情经过,都会模糊,纯靠回忆,是无法准确的写出的,强写容易出谬而谬说流传,也有误他人。故那自传对历史事件,严守真实,但往往只能写出个大概框架,少有细节。细节少有,书就难以生动而显干涩。这也是我一直对自己此书不满之处。故不甚推荐。特解释。

老王社长

2018年12月16日

附文革时期最具影响最有争议的1974年"李一哲大字报"：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 ----献给毛主席和四届人大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2-05-12

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 ----献给毛主席和四届人大

李一哲

街头张贴序言

正文

（一）社会主义革命的新问题

（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教训

（三）关于林彪体系

（四）关于批林以来的形势

（五）谈反潮流

（六）对四届人大的希望

１９７４年１１月街头张贴序言

去年八月以后，人们以为很快就会召开的四届人大，至今终于还没有召开。然而我们献给它的这篇文章，却被认为是我们的“体系”了！

我们在这篇文章里初步批判了林彪体系，后来的文章继续了这个批判。殊不料，我们的一些朋友却把“体系”作为一种吓人的东西赠给了我们。也许我们在这一批判中涉及领域之广阔，自我暴露之全面真的够得上一个“体系”了。但这种“体系”--即使我们也可以承认我们具有某种体系的话，也决不是异端于马克思主义体系之外的东西，我们只不过是企图以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武器，去对林彪体系影响、祸害所及的范围作一番认真的清理罢了。实际上我们还远没有做到这一点。

林彪体系的新暴露与我们一年前对它的评论没有发生多少矛盾，相反，使我们惊奇的倒是在许多方面得到了证实。这次街头张贴（第三稿）前五部分只作了少量修改，对于第六部分--即关于对人大的希望和对法制的建议，随着一年来革命形势的发展，我们不满意原来的写法了，认为有必要作深入一些的阐述，所以重新写了。而更多的，是去年只简略提及而有待发挥和新牵连进来的问题，我们想在这篇序言里都说一说。

我们的“体系”之所以吓人，首先，是我们讨论的这个题目本身。据说，稍微有一点马列主义常识的人是不会讲什么“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的。我们算是连一点马列主义常识也没有的。但是，我们却知道６０年代以来世界上的几样事情：一是在多数社会主义国里资本主义复辟了，世界上的一百多个党大多数不信马列了；二是在我们中国出现了曾经并且至今还为许多人很不理解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三是毛泽东同志总结了半个世纪社会主义实践经验提出了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我们必须全文抄录在这里：

“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要认识这种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要提高警惕。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要正确理解和处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正确区别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不然的话，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就会走向反面，就会变质，就会出现复辟。我们从现在起，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

于是，我们知道，社会主义制度是要改善的。它并非尽善尽美，它在那么多的国家打不胜新资产阶级，出现资本主义复辟和在中国必须进行“第二次革命”的事实就是证明。无产阶级必须在今后这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中，进行多次文化大革命，使社会主义制度日臻完善。

以上几点，不算马列主义常识。然而，我们却可以据以断言，社会主义各方面的问题，其中也包括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的问题，是完全可以而且应该讨论的。“异端邪说”有什么可怕？真理是在和谬误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列宁说得好：“我们快不把马克思的理论看做某种一成不变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恰恰相反，我们相信；它只是给一种科学奠定了基础，社会主义者如果不愿落后实际生活，就应当在各方面把这门科学向前推进。“（－引自列宁全集第四卷１８７页〕

我们的“体系”之所以叫某些人感到害怕，第二，是因为我们在一年以前的这篇文章里根据严酷的阶级斗争事实和基本路线的启示提出了新生的资产阶级、新的资产阶级占有方式以及同它们作斗争的问题。

正当我们的文章对于走资派和野心家的社会基础的阐述遭到一些朋友的批评的时候，一个处于享有各种特权的阶层中的青年以贾宝玉所不可能有的勇气叛逆了出来。虽然钟志民退学和退伍的行动不过是李庆霖愤怒的呼喊在特权阶层中引起的微弱的回声，但是在人民群众中这个回声却引起了连锁般的震动了。这一叛逆行动吓坏了一些人，鼓舞了一些人，有人切齿痛恨，有人衷心欢迎。这些互不相容的反响，不正是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阶级关系的变动和新的阶级矛盾状况吗？

新的资产阶级占有方式的本质就在于在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条件下“化公为私”：当国家或事业、企业的领导人将无产阶级的财产和权力按资产阶级的面貌实行再分配的时候，他们便在实际上对这部分财产和权力实行了新的资产阶级私人占有。这种按资产阶级的面貌实行财产和权力再分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常见的，是某些领导者将党和人民给予的必要的特殊照顾膨胀起来变为政治和经济的特权并无限止地荫及其家族，亲友乃至实行特权的交换，通过“走后门”之类的渠道完成其子弟在政治经济地位上的实际的世袭，并且围绕着他们的私利，改变事业、企业的社会主义方向，实行宗派主义的组织路线，扶植起了一批特殊于人民利益并与人民利益相对立的“新贵”集团和势力来。更重要的是，他们为了维护已得的特权和攫取更多的特权，他们必然要打击坚持原则的正直的革命同志，镇压起来反对他们特权的人民群众，非法剥夺这些同志和群众的政治权利和经济利益，甚至随意关押他们杀害他

们而不负任何法律责任。这样，他们便完成了“人民公仆”向“人民的主人”的质的转变，成为我们称之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人们了。我们在本文里所提出的“党内走资派和野心家的基础是从特权孵化出来的新生资产阶级”，就是这个意思。

按照基本路线所警告我们的，在今后几百年内，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必然一代一代的产生，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承认不承认这个新资产阶级（以党内走资派为代表）是资本主义复辟的主要危险，这一点，乃是当前无产阶级革命派与保守派之间的分水岭，是肯定或是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基本理论问题。你今天不承认可以，因为有钱守维、黄国忠们帮忙，还有蒋介石经常派人来。明天不承认，也许可以勉强讨生活。五十年、一百年后怎办呢？总归还是要承认的。

我们的“体系”之所以吓人，第三是我们断言“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并没有完成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任务，因为它没有使人民群众牢牢掌握住广泛的人民民主的武器。”这是不是“否定文化大革命吗？”这样断言有什么根据呢？

当我们现在再次面对这篇文章的时候，广东的革命群众运动又一次兴起半年之久了，很有意思的是，作为它的序幕的，是和武汉几乎一样的撕大字报和贴大字报的斗争。在外国人的眼里看来，中国是完全不应该有这样的斗争的。当埃塞俄比亚的皇宫前面出现贴在墙上用大字写成的传单时，西方通讯社毫不犹豫地把它称之为“中

国式的大字报”。可是，“中国式的大字报”在中国却遭到了灾难。前几年不说，今年五月，广州市委组织的“政治市容清扫队”已经装备好了水龙和扫把，随时可以把任何大街小巷出现的大字报清除干净。如果说他们终于没有清除干净，也只是因为前仆后继的大字报的不断涌现罢了。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是还在继续吗？谁宣布过大字报使命的完结呢？毛主席在《介绍一个合作社》一文里关于大字报“应当永远使用下去”的那段论述不也是“最高指示”，应当“坚决执行”，“坚决照办”的吗？可是当被镇压下去了的革命群众从地下爬起来，企图继续运用这个武器去批判林彪路线并为自己的政治、经济利益而斗争的时候，他们却首先要为自己本来应有的民主权利本身作一番苦战哩！

正当广州街头“贴--撕--贴”大字报闹得不可开交的时候，１８号文件下来了，毛主席又一次为大字报表态。在林彪路线淫威下万马齐喑几年之后大字报重新被宣布为合法。１８号文件的深远意义，至今还没有完全向人们展示出来，但人们要是看不到这一点将是一个极大的错误。社会主义社会人民的权利最根本的是人民对国家和社会的管理权。而１８号文件正是为这种人民的管理权和批评权开辟了一个广阔的天地。即使人们对这场革命群众运动再次兴起原来所抱的期望绝大部分没有达到，他们获得了１８号文件本身便是一个伟大的胜利。如果说我们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了到了第七年的下半年得出它“没有完成任务”的结论为时过早，我们是乐于承认的。因为现在在大革命第八个年头结束的时候，

人民群众绝对的、无条件的使用大字报这个广泛的人民民主的武器的权利，毕竟由历史性的１８号文件确立了。但是一年以前，又有多少人承认文化大革命进了第八年呢？即使在今天，如果不是毛主席说了话，也是没有人承认的。这其中不是包含了复杂的内容吗？

我们的“体系”之所以吓人，第四是我们提出了“林彪体系”，指出了它在文化大革命中曾经确立的事实。

什么是体系？就是事物有联属关系的全体--全部系统。林彪体系就是林彪那一套包括理论、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办法、党风、学风、文风、作风，在政治、法律、军事、经济、文化各个领域里对抗党中央、毛主席，祸害人民，流毒全国的东西。六年前，林彪那一套（体系）的确立，无疑破坏了，甚至在许多方面取代了毛主席的那一整套。到“九、一三”事件（它是林彪那一套与中国人民的矛盾激化至绝对不可调和的表现）以后，才开始显著地逐步破坏、抛弃林彪那一套。历史事实难道不是这样吗？我们不妨回忆一下林彪体系“鼎盛”时期的情景吧！

附1980年文：《毛泽东与文化大革命》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2-05-12

王希哲按：这是1976年四五运动被镇压后，老王最反毛时期评论文化大革命历史的一篇最重要文章。它曾被美国哈佛费正清先生列为研究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参考书目。“人民文革”论，就是老王在这篇文章中首先提出。虽然后来邓小平所代表的中国“机会主义官僚”89-64对群众民主运动的血腥镇压和向资本主义全面无节制复辟的事实，

使老王在21世纪后，为鼓励中国左翼的复兴和斗争，对毛的评论有所修正，但对毛在文革时期的作为和地位评论的基本思路，并无太大改变。把它放在文集中，作为研究文革史和老王思想史的一份历史资料吧。过于累赘之处，老王作了精简。

2021年8月

毛泽东与文化大革命

中国的改革和反改革斗争

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的胜利

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的失败

毛泽东的功过论

把社会主义民主改革进行到底

后记

中国的改革和反改革斗争

青年民主派晋君同志在怀念毛泽东“后期可贵思想”时这样赞扬毛泽东：

“毛泽东同志的伟大之处正是在于，他对他亲自建立的国家采取了批判态度，冲击了一个他当主席而应当维护的社会秩序，对他担任主席的党采取了批判态度，冲击了一个他之所以称为主席的党……”

但是，毛泽东为什么要冲击这个国家，为什么要冲击这个党？难道是因为这个国家这个党的斯大林主义化（它必然要与人民发生尖锐的冲突）使他不满吗？不，恰恰相反，是因为这个国家这个党内产生了一种必然要产生的要求改革的力量，这种改革的要求和力量的的发展，毛泽东并不欢迎。但他接过了改革的口号，发动了他的文化大革命，却在最激烈的革命口号下，实际维持和发展了斯大林主义国家统治体系中最保守最应摈弃的那些内容。

中国的改革和反改革的斗争是怎样发生和展开的呢？我们大概地加以阐述。

一九四九年的中国革命胜利之后，中国向何处去，这是一个本来并不存在什么太大问题的事情。中国共产党的七次大会和七届二中全会，已经确立了它的路线，就是建立起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并使这个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和政治制度有一个稳定的、长期的发展，在这个基础上，再向社会主义的过渡。这条道路是建立在这样的分析之上的：中国是一个经济和文化十分落后的国家，在这样一个贫穷和愚昧的国家里是不可能马上建立起社会主义性质的生产关系的，它必须允许带着社会主义性质的国家资本主义，私人或集体资本主义以及农村的合作社经济，都得到长期的存在和发展。因为经济规律是一种自然的规律，“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马克思）

但是，毛泽东本人其实并不相信这些。他是一个气盖三皇、功过五帝的雄主，他一定要创造出奇迹来证实马克思的那些不过是迂腐的书生之见，他一定要证明这一点：他比历代专制君主更高明的地方，恰恰就在于他敢于向社会的经济条件发号施令。

于是，毛泽东，这位湖南的农民就提出了他伟大的农业社会主义纲领。这个纲领相信这一点：即使在原始和粗笨的手工劳动工具基础上，在低下和愚昧的文化水平基础上？也能通过不断扩大的简单劳动组合，不断用法令宣布所有权的变更来进入社会主义。

这个纲领是建立在这样一个信念的基础上的，穷苦的农民正由于穷苦所以“蕴藏着一种极大的社会主义的积极性”。这个信念不但会使马克思感到惊愕甚至连列宁也一定要冒冷汗的，因为在列宁看来甚至在大工业的工人阶级中也是不能自发地产生社会主义的，它必须要由“外部加以灌输”。而毛泽东则断言社会主义积极性早已先验地蕴藏于手执原始劳动工具的穷苦农民之中，共产党的任务不过是去发掘和调动罢了。

既然连农民群众中都蕴藏着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那么，如果在其它群众中居然有人表现出甚少或简直没有这种积极性，他就一定有反革命嫌疑了；既然共产党的任务就是去调动先验地蕴藏在群众中的“社会主义积极”性，

那么，如果党内居然有人不去调动，甚至反对这样一种农业社会主义，他就一定是右倾机会主者和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了，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了。

既然这种农业社会主义不是一种经济发展的自然趋势，而只是一种人为的结果，那么，就必须把国家的最后决定权全部掌握在共产党手里；就必须把党的最后决定权全部掌握在“伟大领袖”毛泽东一个人手里。

显然的，农业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正是毛泽东专制的理论和实践的基础，正如斯大林专制是建立在剥夺农民的前提下加速重工业发展的实践基础上一样。它们有着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都必须对经济规律从外部施行一种行政的强制。

这种农业社会主义思想和在农业社会主义基础上把国家专制化，把党极权化的做法，一开始就遭到了党内以刘少奇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批评和反对，反复的冒进和反冒进就是这一斗争的反映。一九七六年春夏，即将逝世的毛泽东回忆道：“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
，“走资派还在走”。他很清楚他与刘少奇矛盾的根源。他是至死也没有忘记这一笔旧帐的。

反对新民主主义，推行农业社会主义就一定要使国家专制化，党内极权化；反对农业社会主义，坚持新民主主义就必然要求国家民主化，党内民主化。正是在这一斗争形势下，苏共二十大召开了。赫鲁晓夫清算斯大林主义，反对个人迷信、个人崇拜，鼓吹党内民主和集体领导，这不啻为刘少奇一派送来了春风，为毛泽东浇了一盆冷水。毛泽东的恼火是可以想见的，他说：“蚂蚁出洞了，乌龟

王八都出来了。”

刘少奇一派则迅速发展了这一大好形势。一九五六年九月的八大，在党的改革问题上，刘少奇派取得了显著的突破。在刘少奇的赞同之下，党章删去了“以毛泽东思想为我们一切工作的指针”的规定，通过了书记处制度，撤销了毛泽东兼任的中央书记处主席的职务，使邓小平为首的书记处直接向政治局常委会负责，不再向毛泽东个人负责，而政治局常委会本身也是由八大设立的。邓小平则在八大向全党宣告了这一党内民主改革的理论依据，他说：

“列宁主义要求党在一切重大的问题上，由适当的集体而不是由个人作出决定。关于坚持集体领导原则和反对个人崇拜的重要意义，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作了有力的阐明，这些阐明不仅对于苏联共产党，而且对于全世界其他各国共产党，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一个重要功绩，就是告诉我们，把个人神化会造成多么严重的恶果。……因为这样，我们党也厌弃对个人的神化。”

第八次代表大会是中国共产党的一次伟大的转折，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开始了她民主改革的进程。这一进程虽然被毛泽东多次专横地打断，但它毕竟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方向了。

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诉书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2-05-12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龚稼立院长先生：

我是王希哲。我于1981年被捕。1982年某月某日被广州中级法院刑事审判庭张锐主审法官以“反革命”罪判处我有期徒刑14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半。判处日期和刑期构成也许我有记误，是因为该院当时对我的审判和判决，完全违反刑事诉讼法，从宣判到我在广东省第一监狱（怀集监狱）服刑的十几年，在我无数次的要求和申诉下，法院和监狱一直拒绝将我的刑事判决书交给我，即迄今40年包括服刑十几年，我始终未能收到和看到我的判决书！我是无判决书坐牢。使我至今也无法记清和知道我的审判判决具体日期，刑期14年的具体来历和判决书编码等。当年开庭时，也不许我的妻子父母亲人旁听，甚至在我声明不承认该院为我安排的律师（因为他不是为我辩护，而是帮助该院将我入罪），要求我妻子为我聘请北京张思之律师为我辩护，也遭到该院违法拒绝。

再说判决。

我被判处三条罪，记得是：“组织反革命集团罪”；“反革命宣传煽动罪”；“煽动群众抗击国家法令罪”。

三条罪完全乌有。

第一条，所谓“组织反革命集团罪”

1980年6月，我偕妻赴北京游览，北京徐文立先生邀我到甘家口旅店见面。在我事先完全不知情下，徐提出建议组织一个政团“共产主义者同盟”。在场还有刘二安，孙维邦等两三人。我非常意外，当场就明白拒绝了徐的这个建议。提出不要组织什么政党，我不会参加。建议大家还是好好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提高自己的思想水平为好。徐文立便取消了这个组党建议，但提出最好有个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交流园地，搞个“学习通讯”。这我同意了。但审讯时，庭上出示了刘二安的一段所谓“证言”，说是王希哲不主张组党，但提出“先为组党作准备”。于是张锐法官便据此认定了我“组织反革命集团”。我愤怒，提出这是假证言，我没这样说过这样的话。坚决要求刘二安依法出庭与我质证，并要求须有在场徐文立、孙维邦等人的旁证，一人之言孤证不可认定。张锐法官拒绝传唤刘二安。我又指出，徐文立建议的是组织“共产主义者同盟”，不是反共产主义者同盟。难道“共产主义者”是反革命？国家宪法规定公民有结社的自由。即使徐文立的建议有不妥当处，也不能说“共产主义者同盟”便是“反革命集团”。张锐法官根本不听，强行定案。于是，我的“组织反革命集团罪”冤案成立（这条罪判处多少年不知道！）。多年前，刘二安来美国探望我，当面向我承认了当初的所谓“证言”，是在压力下乱编。最近，更亲笔写下书面证词，否定了自己当年那个伪“证言”。徐文立先生对此，也亲笔写了证词。两件证词附后。请高院复查。

第二条，所谓“反革命宣传煽动罪”

1973-74年，我主执笔，联络李正天、陈一阳、郭鸿志等以“李一哲”笔名，写了给毛主席和四届人大公开信《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批评了文革中江张姚等“理论家”的极左错误，同时含蓄批评了毛主席对他们的袒护，被打成“李一哲反革命集团”入狱。1979年2月，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习仲勋主持为“李一哲”公开平反（中共广东省委编撰的《中共广东历史简明读本》272-277页有详细记录）。

平反后，我（王希哲）为继续深入总结文革正面和负面的经验教训，又写了《毛泽东与文化大革命》长文。香港“七十年代”杂志将其发表。此文，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将它列为研究中国文革的重要参考文献。现在看来，这整篇文章的基本思路，没有大错。在当时社会氛围下，其中对毛泽东主席的评论，过激了一些。习仲勋书记对我有过批评，要求我“高举毛主席的旗帜”。我后来已有新的认识和纠正。但无论如何，此文是历史研究论文，不是什么“反革命宣传煽动”，更无理由和法律根据加我“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这条罪判处多少年也不知道！）。

第三条，所谓“煽动群众抗击国家法令罪”

文革后，党中央惩于文革中社会主义法制被严重破坏的教训，颁布了新的《刑事诉讼法》，强调国家司法机关必须严格依法办事。

北京公民刘青，因散发异见传单，被北京市公安机关刑事拘留。但在未公布理由就远超过了《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拘留日期情况下，引起社会各界的批评，认为违背了中央一再强调的总结文革教训，必须依法办案的精神。我因多年关注中国的民主法制建设，觉公安机关无视国家法律此例不可再开，义不容辞，也给全国人大常委写了一封信，要求全国人大关注和纠正北京市公安机关最近的违背新的《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做法。可就是这样一封写给全国人大的信，竟也被广州中院张锐法官据此判定为“煽动群众抗击国家法令罪”。（这条罪判处多少年还是不知道！）。

我就此三条罪。刑法规定，数罪并罚，各罪都应明确有各自的刑期，方可计算实际执行刑期。但我没有。张法官只囫囵一气判我十四年徒刑。这十四年量刑何来？法律根据何在？全然不知，判决书也没有。呜呼！草菅人命！

且很重要的是，81年我被捕预审开始时，前李一哲案就负责的关处长（其属省厅或市局，我不清楚）又来拘留所看视我，对我说：“上次你们平反（即习仲勋书记为“李一哲”平反），我们其实就不赞成的。省委要为你们平反，我们只好执行。你看，果然你又进来了吧！”。其意显见，再次的逮捕和无理重判王希哲，其矛头实际是对着早已调任北京的习仲勋书记的，实际是过去把李一哲打成反革命的原广东省市委某些人，乘机发泄对习仲勋书记平反李一哲的不满，造成习仲勋平反平错了的记录，抹黑习仲勋书记。

在怀集深山狱中的十几年，我已提出申诉无数次了。现在，我已是从二三十岁的青年，进入了七十余岁的老年。我不希望我将这莫须有的“反革命”帽子，戴入另一个世界。不公不义！关汉卿戏文里唱：“地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天也，你错勘贤愚枉做天！”。我热爱我的祖国和祖国人民。半世纪不渝坚持着这个立场，天地可鉴，海内外著名。我决不愿因对我的错判和半世纪的苦难，就去反共反华而为当年平反了我们的习书记丢脸！我相信中国司法

总要进步。现在是习近平法治时代，有错必纠。广东省高院现在是龚院长主持，应能秉持公道。我这桩明明白白的假案诬案若终得不到伸张，只会为中国法制史留下一笔耻辱。我这申诉原呈中院后，广州中院要我向省高院提出申诉。现向贵院提出申诉，请依法复查审理。谢谢

王希哲

2021年1月28日（原呈广州中级人民法院）

2021年6月18日（再呈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附河南省安阳市工人文化宫退休职工刘二安证词，及现美国布朗大学退休教授徐文立证词:

原广东省委秘书办公厅主任陈仲旋：赵紫阳处理“李一哲大字报”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2-05-21

1974年11月9日，时值“批林批孔”时候，在广州的北京路贴出了一张大字报，题为《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副题：献给毛主席和四届人大；署名：李一哲。这个李一哲，是三个青年李正天、陈一阳、王希哲各取名字中一字组成。李正天当时是广州人民艺术学院油画系学生。陈一阳、王希哲是广州十七中学66年高中毕业生，留校参加“文革”。陈、王均是群众组织的头头。

这张大字报一贴出，引起了广州市、广东省、全国内地以及港、澳、台乃至国际的强烈轰动。

1974年11月16日，广东省委常委会讨论了“李一哲大字报”。赵紫阳这时已官复原职，重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

这次由他主持的会议决定：由省委宣传部将大字报的观点列出，撰文批驳，指出这些观点与中央唱反调；要澄清混乱思想，发展广东安定团结的形势。同时决定，省委写电报请示中央，建议把大字报发到机关、工厂、学校批判；但对作者不动（意思是不抓）。

11月18日，广东省委给中央发了《关于批判李一哲反动大字报的报告》的电报，并把大字报全文上送中央。

12月24日，李先念在国务院交通运输紧急会议上说；“广东的反动大字报，发动了几十万、几百万人批，广东好，不怕大字报。”

1975年1月11月，广东省委书记王首道参加完中央全会，回来后在省委常委会上转达全会精神，并转达了赵紫阳（仍在北京）的意见：“要采取说理的办法，要注意对他们（李一哲）的人身保护；要防止采取过于急躁和简单的办法。要利用这个反面教员，激发群众学习马列主义，学习毛主席著作，提高理论水平。”

1975年1月15日，广东省委常委会再次开会，传达赵紫阳从北京打回来的电话内容。赵说，李先念、纪登奎同志和我谈了，支持广东批判李一哲三人不再扩大的意见。中央领导提醒我们，批判高潮一起来，下面容易搞大，要注意批判面。赵强调：“各单位不准抓小‘李一哲’，不要抓其他反动大字报，要切实控制。”

赵紫阳调去四川、韦国清调来广东后，在1977年12月的广东第五届人大会议的《工作报告》中，宣布“李一哲”为“反革命集团”。

1978年4月，习仲勋接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12月，广东省委宣布对“李一哲”公开平反。习仲勋、吴南生、王宁等先后五次与“李一哲”谈话。1979年2月6日，召开大会为他们正式平反。

习仲勋与“李一哲”三人谈话时，王希哲说：“当时赵书记（赵紫阳）对我们是讲政策的。”“当时，说我们写反动大字报，赵书记说要让我们讲话，不准打人。他当时那样处理，合情合理，我们对赵书记没有意见。”李正天说：“在当时那样的情况下，赵书记还让我们讲话，不说我们是反革命，没有抓我们，这是不容易的。”

习仲勋说：“赵紫阳同志当时组织批判你们，在当时的情况下，处理得很好。”“赵紫阳同志当时那样处理，很了不得。”“在‘四人帮’那样猖狂的时候，能那样处理，是很得体，很有魄力的，而且是很有胆识的。”

我在这里稍微详细引述这些情况，是因为我从始至终都接触，甚至参加了处理的全过程，因此感触良多。从“反右”到“文革”，毛泽东号召全国人民开展“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但“大辩论”从来没有真正实行过

。甚至在“文革”中，到处都分两派，也没有见到真正意义上的“大辩论”。

最重要的感触是：让人民说话，允许群众发表言论、针砭时弊、参政议政。即使有人说了错话、坏话，也不应动则定罪名，更不能随便抓人和限制自由。这样就能达到“稳定政治局面”的目的。反之，蛮横不讲理，以权势压人，以大帽子吓人，甚至舞枪弄棒，那就决不会有真正的“稳定”

原载于｜《炎黄春秋》2013年第4期

谢韬之子，北京语言大学谢小庆教授当年内蒙草原手抄稿《李一哲大字报》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2-05-21

1975年的草原深处

谢小庆（北京语言大学）

找东西，偶然发现1975年曾在中蒙边境的草原深处读到的《李一哲大字报》。

这份大字报是手抄的。其中，《序言》部分在抄写时用了复写纸。这样，一次可以同时抄几份。这是由三个人分工抄写的，包含三种不同的字体，使用了三种不同的稿纸。

当时，一些书籍和文件在知青中以“手抄本”的方式流传。抄写工作常常是多人合作，一个人抄一个部分，最后合并在一起。

这份手抄大字报是我们公社的同学在回北京探亲时合作抄写下来的，从北京带到草原，与草原上的知青朋友们分享。1978年，我从草原回北京上大学的时候，带回了北京。41年来，不知道搬了多少次家，一直没有舍得丢掉，保存至今。

大字报《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献给毛主席和四届人大》1974年11月被4位作者张贴在广州闹市，轰动全国。一般被称为“广州大字报”或“李一哲大字报”。

第十八篇 诗词散文

感怀诗作、散文随笔与文学抒怀

金缕曲 鸟儿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2-02-11

八九年春，北京民主运动乍起．余在囚室攀铁窗北望。一以喜，一以忧，书之。

一九八九年四月 （89春潮初萌之时）

鸟儿归来否？便嘻戏，何必飞近，那边哨楼！有幸比肩成芳邻，赤心相推为友。

休疑忌，窗前蛛网。不为惹飞絮正好，一网打尽满天星斗。且啁啾, 莫缄口。

春潮带雨南山薮，衔一片墙外青青，桃红绿柳。也叹红颜多命薄，公子几觅香丘？

只怕又，封姨罢酒。鸟儿笑答悬朱幡，不怕他覆雨翻云手。清凤池，谢腐朽。

黑云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2-05-12

Six Four的枪声传来。这是我在遥望天安门血雨腥风的那一天愤怒地用铁钉刻在粤西北深山怀集监狱墙上的《黑云》。

黑云乱来露金甲，

满城何事雨天花?

长安卷去火正急，

金水扑来坦克车。

拼将飞灰不死鸟，

留得民气愤怒蛙。

燕赵慷慨悲凉地，

又见抚尸哭叛徒。

一九八九年六月五日

郭鸿志诗：古风 五羊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2-05-12

这是郭鸿志诗。

我把这句刻在监狱禁闭室满是屎迹的墙壁上励志：横拼一煲烹五羊 瓦碎却飘貝叶香

《民主法制》似幽灵

飞出岭南廻荡行

万象纷纷归辩证。

眼前风景当年梦

势不两立广州邦（注：郭鸿志指广东省委某黑势力）

横拼一煲烹五羊

瓦碎却飘貝叶香。

为什么不喊叫 (1993年2月，出狱几天后第一篇散文)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2-05-12

看李正天先生的画展，颇想了想。

薛西弗斯跪在地上，双手向画外推着什么（石头？），肌肉很紧张，显然是在用力，但却没有喊叫。安泰里斯双手撑地，企图重新站起，肌肉也很紧张，显然也是在用力，但却也没有喊叫。

他们为什么不喊叫？

这两幅取材於古希腊神话的画，主人公的命运都是极沉重的，悲壮的他们对压迫的反抗也是很坚决又吃力的，我不能相信他们会不发出一点声音来，哪怕是一声粗重的喘息。我耸耳谛听……画面仍是一片鸦雀无声。

喊叫是一种感情的发泄。当受到痛苦的时候，人类的喊叫便是对造成痛苦的那些原因的一种强烈抗议和对去除这些原因的一种惊天动地的呼吁。

席利柯让《梅杜莎之筏》上的人们喊叫，戈雅让正在被枪杀的起义者嚎叫，都是合於这个逻辑的。著名的《拉奥孔》也是喊叫的。也有人认为那只是悲苦的呻叹。不管怎么说，上帝对拉奥孔不满意，派蛇去咬他，被咬的拉先生却并不觉得自己便是错了，为自己的部族免遭灭亡讲了两句真话，就该被蛇咬了么？这样的认罪态度很不端正。当蛇真的来咬的时候，他便率领他的儿子们一起喊叫起来，喊得个天昏地暗，喊得人摧肝拉肺，目眦尽裂。

但眼前画里这两位先生，薛西弗斯和安泰里斯却很守规矩，躲在一边自己挣扎自己的，嘴里不发出一点声音去影响别人，温良恭俭让得使我纳闷。

想不通，先放一放。

现在的画坛喜欢女人体，因为市场大。女人体娇柔婉顺，怦然动人，悦目极了，我首当其冲，是爱看的。十几年没有看过了么！但男人体又如何？便不令人爱看了么？别人我不管他，反正李正天先生的这几个男人体，我就是爱看的。“世上只有妈妈好”，什么话，爸爸就不好了么？世上只有女人体好，我不信，男人体就不好了么？我想，要是中国的男女们除女人体外，也都喜欢看看这样的男人体，恐怕中国也就有点不相同了。

说起来，薛西弗斯比精卫和愚公还要悲壮得多。精卫和愚公把他们的希望寄托在子孙後代无穷无尽这个必然的未来上；他们无可辩驳地可以向人证明，他们千秋万代後的某子孙会终於把海填平，把山移走；但可恶的上帝却注定了薛西弗斯永生永世不能完成把石头推上山的任务，注定了他永生永世要承受无法承受的苦难。

由此，《薛西弗斯》画面是极沉重的。除了肩部的一点光亮显示他紧张用力的肌肉和骨骼，整个背景黑乎乎的，找不到一点未来可能的光明。相反，他精疲力竭，作最後挣扎的样子，令我油然有一种他即将被身後那无边的黑浪冲去、淹没的悲哀。

安泰里斯则乐观一些。这时的他显然是与大英雄赫拉克勒斯刚刚交手，赫氏还没有发现他致命的弱点，从而把他举在半空中扼死；他的大地母亲盖亚还在他的脚下给他输送力量，幸运的五彩祥云在他身後大团大团地升腾而起，鼓舞他重新站起来作战。於是他支撑着站起来，身体兴奋得几乎到处都焕发出耀眼的光亮；他一下子把手臂撑得太直（李先生让他把力用尽了），就象连杆伸到了极点，这时，活塞除了後退，还有什么出路呢？没有余韵了呀。

呵，对了，还是回到“为什么不喊叫”这个问题上来。因为我终於发现了一秘密：李先生画笔下的这两位古伯罗奔尼撒奥林匹亚山的村民，其实不是洋人，倒十足是中国人。“薛西弗斯”深俯着头难证实一些，“安泰里斯”则错不了：扁平脸的蒙古利亚人种，黄皮肤，黑眼睛，黑头发太平洋西岸某港口的苦力。哈哈！

王国维说，“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着我之色彩”。在这里“我之

色彩”是什么呢？就是中国式的英雄主义：好男儿流血不流泪；哭喊是可耻的。
故关云长刮骨疗毒，卫弘演剖腹棺主都是千古美谈。

不过，莱辛评论荷马史诗，却注意到一个事实：终於亡国了的特洛亚人不允许他的士兵在焚化同伴的尸体时号哭，因为他担心这会削弱士气。但，“为什么阿加门农却没有向希腊人下同样的禁令呢？”莱辛问。“诗人在这里有一个更深刻的用意。他要让我们知道，文明的希腊人尽管号哭，还是可以勇敢；而未开化的特洛亚人要勇敢，就不得不先把人的一切情感都扼制住。”

真说得好！

既然“薛斯弗斯”和“安泰里斯”被李先生中国化了，那么他们在极度的痛苦和挣扎中守规矩，不喊叫也是顺理成章的了呀！ ---“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

不过，李先生画笔下的苦难人物的不哭叫，还有什么更深刻的原因没有呢？证诸史籍，在某种令人愉快的条件下，不是常有所谓“重足而立”，“侧目而视”一说么？“立”也好，“视”也好，聪明人，声是不会去作的。那么，这两位中国化了的古洋人是否并非出於英雄主义的不哭叫，相反，倒是出於非英雄主义的不敢哭叫呢？恐怕两者都有罢。这些人物似乎都在反抗什么，煞象个英雄。但近年来，英雄我是见得多了，不大相信他们了。

1993年2月广州

附录龚小夏读《为什么不喊叫》文：

《中国之春》编辑部：刚刚收到王希哲给我寄来的他出狱後写的第一篇文

章，现打印好附上。他在监禁中写作的大量手稿通通被狱方没收了，我们也就

因此失去了阅读它们的机会。令我非常吃惊又非常感动的是，十二年的监狱生

活尽管摧毁了他的健康，却丝毫没有影响他的思维的敏锐、深刻，甚至他的幽

默感也依然如故。我和其他朋友们当初对他的主要担忧成了多余。

无疑，王希哲是文革红卫兵一代中出现的最优秀的独立於政府之外的理论

家和政治家之一。正是因为这样，当局才以莫须有的罪名将他的声音禁锢了十

二年。

春寒. 怀念徐文立先生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2-05-12

他热情地紧握我的手，目光炯炯：“希哲，民主运动发展到现在，应该是走上一个新阶段的时候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还没有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允许组党，我们应该把组党的问题提出来。”

他是徐文立。一个三十几岁的汉子。我已与他合作了一段时间，向他主办的《四五论坛》提供稿件，但我是第一次见到他。他给我的印象就是这样勇于挑战，无所畏惧。这是一九八零年六月。随之，他邀我参加了一个聚会，这就是后来被中共取缔民主墙的文件称作“甚至准备成立反共政党”的甘家口会议。

文立提出搞政党，这是真的，但“反共”则不是真的，我们为什么要反共呢？那时，我们谁也不反共，相反，总是竭力向官方辩白，说我们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我们追求的不过是真正的社会主义民主，它是我国宪法所规定、所“保障”的。

但官方是不耐烦听这些的。他们对我们说：“这是监狱，请你们进去吧！”。于是我们就进去了。

从那时起，悠悠十三年过去了，徐文立怎样了呢？

狱中，我时时打听着他的消息：他判了多少年？他屈服了吗？他的身体被摧垮了吗？……这些都不知道，我只能默默念叨他。

但有一点我是清楚，他没有乱咬人，这样的狗我见得多了。刘某某是吗？很可能。平常时激烈得很、勇敢得很、谁也不敢怀疑他们的杀身成仁的决心。一入狱，便咬人，让朋友去坐牢，去流血、自己则“坦白从宽”了（不对，应是应官方的要求，为官方提供伪证从狗洞爬出去了）。

文立是好样的．我一直这样认为，但总是得不到他的消息。

一九八七年三月，我由于从秘密渠道传寄真相的书信出狱（官方一直向外界，包括我的家属封锁案情），被第三次关进黑暗阴森臭气熏天的禁闭室。数月后的一天，我被叫起，挽着铁镣流淌着血慢慢来到了审讯室。

审讯室里坐着监狱长李炳荣先生（后来，他就因我出此事失职撤换），及狱政科长黄锡顺先生，教育科长范学强先生。他们和颜悦色、声气祥平，好像握着左券。我想，他们是有什么事要告诉我。什么事呢？反正，他们问我什么，我懒得回答。

果然，李监狱长把我妻子的一封信递给我了。

“你先看看吧！”他说。

我看了。我明白，由于我的妻子缺乏经验，被他们骗了．竟把帮助了我寄出申诉的干警小杨，交代出来了！

“唉，你怎么能够……”我咬牙！

但我的眼睛一亮！啊，徐文立，徐文立！信里有徐文立的消息：

“如果不是公安局的同志几年来对我所作的大量思想教育工作，使我思想上能保持一条界线，而像徐文立的爱人那样，把丈夫的来信加以扩散，那后果就更不堪设想了！徐文立是加了刑的。无产阶级专政对反抗它的行为是毫不手软的，你要认清这点，今后老老这实遵守监规，才是你认罪服法、争取减刑的基础。……”

妻子的信是官方授意的，这点我清楚，她不忍心我在这暗无天日的环境里受太多的折磨。我高兴的是，官方终于同意以让我受教育的方式，允许她向我透露了多少一点徐文立的消息。

于是我知道了，文立没有屈服，他还在为一个人作为人的起码权利而斗争。

后来，我便经常梦到文立，梦到他告诉我他被加了几年刑．我还把我的梦在窗前告诉何求，与他一起探讨文立的遭遇。我们谈着、叹息着，抬起头来，眼前是高入云天的灰色的墙，墙上嗡嗡响着的是一层层银白色蜿蜒远去的电网……。

现在，我叼“人民政府”鸿恩宽大假释回到家了，文立，你又怎样了呢？

我问康原先生。

康先生回答我说：官方示意他徐文立还是有希望获释的。

从那以后，我天天企盼着北雁南来。然而至今无消息．沉重的日子啊！

徐夫人康彤女士来信了，她说：

“文立很高兴你出来．他说，“王希哲是不是因为我被判刑这么多年？太没道理了！”

至于他自己，则开朗地说：

“大不了还有两年多，总不能到时不放吧，很快了！”

他还在坐牢，却先想到的是朋友，总是感到自己对不起朋友，这是何等的胸襟啊！

我怀念徐文立先生．我蕲盼着与他把臂共饮的一天。到那一天，我将馨香击筑为他歌唱道：“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一九九三年五月十二日

过伶仃洋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2-05-12

平生何所念，国民存心间。

燕歌南冠客，卧薪十五年。

义尽方仁至，不敢愧圣贤。

忽传警讯起，緹骑飞出关。

望门拘晓波，投止索张俭。

蓬莱勉栖身，故园闇春寒。

回望渐苍茫，爱人隐云烟。

风长催我行，浪翻情似挽？

桴海伶仃洋，终须拥日还。

（1996年10月8日汕尾渡海始去国流亡）

为黄建庭先生的《风雨旅程伴我行》写几句话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2-05-12

我现在住在美国。算不算华侨？我不知道。但小的时候，华侨对于我，那是很神秘的：他们来自很远很远的瀛海仙邦，穿得很怪，住得很好，甚至小孩还戴着手表；他们在商店里能买我们不能买也买不起的东西。我们看着他们，他们也看着我们。他们与我们完全是两个世界。

我是在文革后上山下乡才与华侨作起朋友来的。那是在英德茶场，我交了两位广州华侨补校来的朋友，一位叫谢良，一位就是写这本书的黄建庭了。

我曾在我的自传《走向黑暗里》，记叙过与建庭的交往：

“…为了避嫌， 我搬出了知青大宿舍，住进了菜班班长黄建庭的一间座落于半岛顶端竹林深处的茅草房。那本是菜班工具房，我是“排指导员”，似乎算他的上

级，当然有这个特权，他也很欢迎我。

黄建庭是印尼泗水华侨，有很开朗的、乐于助人的性格。他告诉我，
他父亲在新中国刚成立的时候，经常洋洋得意地对亲戚朋友说：“我有两个儿子，
一个自己留着，一个送给毛泽东。”六十年代真的把他送回来了。
文化大革命一来才知道，“原来送回一条狗崽子！”，他说。

那时我就感到，没有任何一个故事或长篇大论可以象建庭的这几句笑话那样，辛酸而凝炼地把现代海外华侨对中共政府从充满希望到失望甚至绝望的全过程描述清楚了！我觉得建庭应该找个机会把自己的这段人生经历记录下来，它将会从一个很重要的侧面，为人们认识现代中国史，认识中共政府兴衰史提供有价值的材料。

中国古代有所谓正史野史。正史来自官方的记载；而野史却来自千千万万的普通人对他生活的那个社会的直接的感受。因此，野史的可信度往往更高，更具有史料的价值，好的还更具有文学的价值。

现在，建庭终于把他的这段经历写出来了，书名叫做《风雨旅程伴我行》。好个有诗有画的书名。文笔朴实流畅。我真想不到建庭还这样能写。能不能在文学上留下一席之地，这要由专家评论，但起码，我刚才说了，它已经是建庭对中国现代史史料的一个重要贡献了。

我们要谢谢建庭。

一九九九年四月二十六日于纽约

纪念金尧如先生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2-05-12

我知道金尧如先生的名字，是很早的了。但这个名字开始给了我最深刻印象的，还是1989年六四前后，那时我还在监狱里，从报纸上看到，香港百万人民起来声援大陆的民主运动，抗议中共的开枪滥杀，连文汇报都造反了，“痛心疾首”了，带头的就有李子颂，金尧如等。真不容易，大义凛然，是非分明，我对他们敬佩万分。

流亡美国，一到洛杉矶，我的愿望就是去见金老先生。向他请益，问疑解惑，视为导师。党史问题，台湾问题，香港问题，滔滔不绝，他还特别喜欢向我谈起当年他兴致勃勃步行到北京路挤在人群里看李一哲“反动”大字报，回来向广东省委提出他的不同意见。后来每到洛杉矶，我都要见金老，但这次赶来见到的，只有金老的遗容了。唉，逝者如斯矣！

刚才听到于浩成老先生说，这两年他送走了王若望，李慎之等好几位老人，泪光闪烁，又念了丘迟《与陈伯之书》，闻之动容，不胜感慨。

现在还健在的于浩成、苏绍智、郭罗基等老人，是中国的国宝，中国人民民主事业的国宝。所谓“典刑老成”。请他们务必保重保重，健康长寿。这是我们晚辈的最大期望。

我胸前挂的是我向金老请益后，与金老金师母的合照。上面有我的送金老的挽联。我读一下：

“把手推心，学生曾炙教诲，忍闻噩耗！

直言仗义，国事更需椽笔，胡失典型？”

金尧如先生安息；

2004年1月24日

于洛杉矶玫瑰山

《外婆的澎湖湾》神奇的艺术处理效果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2-05-12

某友：

《外婆的澎湖湾》我怎么会反对？那是我最初在狱中听到的《绿岛小夜曲》外，也非常喜欢听的歌之一

它怎么会“听起来很“台独””？外婆的，就听起来很“台独”了？奇妙。

你是怎么感受出的？《我的中国心》张明敏唱的歌，怎么会“很台独”？又怎么会传达给人的情感会使他“听起来很“台独””？真不理解。请有以教之而启茅塞。

我感受的《外婆的澎湖湾》是一幅极美丽活泼温馨而浪漫的儿童画卷，宁静的，和平的，暖暖的。但它神来之笔，则是镜头轻快摇过“阳光、沙滩、海浪、仙人掌”之后，忽然在前的“还有一位老船长”。这一来，前面的全部美丽浪漫的渔村儿童画，突兀全变，眼前刹然出现的是浩淼无际，波光接天的太平洋，出现的是大空间跨越了儿童的海角渔村的大海彼岸的梦幻中的世界，以及满面风霜，迎着惊涛骇浪把定了航船，航向那神秘世界彼岸的“老船长”。于是，整首歌几乎毫无预警的结尾一句“还有一位老船长”，便彻底改变了歌的主题意境，把它从近景变为远视。把它从亲切变为浩大；把它从轻松变为豪放；把它从《外婆的澎湖湾》，变成了《老船长的太平洋》了！

我不记得（或不知道？）还有没有任何其他的歌，能有过这么神奇的艺术处理效果。

2006年元月23日

怀念李士非先生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2-05-12

非先生是当年支持李一哲集团的重要干部之一。北京北路新华书店二楼书库，就是1974年士非先生为李一哲提供的第一个聚集点。李一哲召集广东工人各方领袖，呼吁赵紫阳发起批林批黄（永胜）揭盖子运动的第一次会议，就在这里召开，陈一阳起草，李士非润色了呼吁文件。

王希哲起草，以“李一哲”名义上街的第一张大字报《广东怎么办？》，就是从这里出发贴出（实际就等于下楼贴到街上）。

后，李士非先生也为李一哲案，受到牵连整肃。

再后，李士非先生一手创办名满天下的广州“花城”集团，网罗培养各方民主进取文学才士。一时桃李，皆出其门。

89运动，希哲狱中，阅报见广东作家群联署声明，声援北京学生运动，反对官方戒严镇压，李士非大名赫然在列。大振奋。

士非先生乔居天河。流亡美国前，希哲时登门求教。先生佛体慈肥，不耐炎热，常阳台赤膊迎风清茶以款希哲，忽有风飒然来，即朗声对希哲开怀大笑曰：“快哉此风！”。音容謦欬，津津若在焉。呜呼，睽违十余年矣，讵料今日，天夺文奎。悲乎！

希哲将去电友人，代为吊唁。谢谢汪先生通报。汪先生何方仙人，可否来电告知？

孔捷生先生，久仰之。不甚来往。

希哲拜谢

08年6月22日

毛词，空前绝后是这首《昆仑》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2-05-12

我看毛词，空前绝后是这首《昆仑》。

《雪》，“北国风光”，帝王气直冲云天，数落上下千年无数帝王，不过皆“略输文采”而已，人物“还看今朝”。不出中国的帝王气，这首《昆仑》，则是世界帝王气。

世界主义是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政治家上世纪初眼界刚能突破“中土”之后，所能憧憬的境界，百年迄无一人敢入诗。革命的毛，九死一生长征途中渡金沙越昆仑，苍莽远望，诗兴一开，“而今我谓昆仑”，信手把这时兴的世界主义与传统的中国帝王气结合了，糅入《昆仑》，将中国豪放词的浪漫推向和达到了前无古人，后不能再有来者的最高意境。理解这首词，对理解毛的一生追求，和它所影响的中国的命运，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可惜，很少人理解。贬毛词者自身低能只好侈谈毛词工与不工。工与不工，仁智各见，罗嗦无益。王国维说，“文学之工与不工，亦视其境界之有无，与其深浅而已。”才是灼见。

很少人理解《昆仑》，为什么？柳亚子渝州索句于毛开始，后半个多世纪至今，凡月旦毛词帝王气的评手，海内海外，无论褒贬，无论敬仰抑或攻击，都不出以《雪》为毛词代表和首选，为何？恰是因为，所有评毛词的中国人，自身都不是骑在马上的大革命家，没有那个横空出世，睥睨环球的胸怀境界，读过点古籍，能掉点书袋，不外中国传统士大夫型凡夫俗子，眼界都还远远没有出“中土”之藩篱。他们的理解能力，都还囿于寻找诗词中的传统“中国帝王气”，就是说，他们的眼睛还只略可远望《雪》之项背而唧唧。何能稍具理解“而今我谓昆仑：不要这高，不要这多雪。安得倚天抽宝剑，把汝裁为三截，
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如此浩瀚意境的能力？悲哀！

2008-11-09

附《念奴娇□昆仑》
一九三五年十月毛泽东：横空出世，莽昆仑，阅尽人间春色。飞起玉龙三百万，搅得周天寒彻，夏日
消溶，江河横溢，人或为鱼鳖。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
而今我谓昆仑：不要这高，不要这多雪。安得倚天抽宝剑，把汝裁为三截，

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

为什么大规模的八九运动不能产生出群众性的传世音乐史诗来？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2-05-12

1968年春夏广州中学“主义兵”以萧华的《长征组歌》全套音乐改词，创作了主义兵版本的舞蹈演出《红卫兵万岁》，在广州市第一工人文化宫上演；红旗派中学造反派立即组织人才，完全原创了相对立的红旗派舞蹈史诗《红卫兵战歌》，于十九路军坟场广州音专排练后，在广州文化公园劳动剧场上演数月。感谢有心人把它登录在Youtube上，并辗转介绍给老王。这里虽不是该舞蹈史诗全部（那时没有录像），而是什么人凝缩改编的管乐合奏，但大体记录了它的风貌。很可宝贵。我觉得这台舞蹈史诗绝对应该在中国革命群众运动群众音乐艺术创作史上留下地位。可惜被“彻底否定”湮没了。应该请大家听听。老王一直奇怪的是，89运动和六四，那么浩大而悲壮的历史事件，也卷入了那么多的人才，竟20年始终不能涌现出一部能与此文革中广州中学生的《红卫兵战歌》媲美的恢宏音乐史诗甚至歌曲来！什么道理？是89后，中国社会迅速商业化、金钱化，腐败化，没有理想主义激情的土壤了？

这个舞蹈史诗《红卫兵战歌》演出团，包括了“王社长”当年亲手挑选组织的广州十七中《井冈山公社》文艺宣传队的参演。

2009-03-08

新发现狱中诗两首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2-05-12

近日因故翻检旧时书籍，忽发现了过去没有发现过的当年狱中信手潦草写在一部书末页空白处的两首小诗。无注月日，似为83-84年。无奈希哲狱中诗稿文稿都片字没收不能带出，过去偶尔有一两首由于写在书籍夹缝中得以漏网带出发现，便忭手喜不自胜。今日尤然。--希哲注

一、

夜半囚居梦醒

梦醒月色正依稀，

窗影横斜酷秋枝。

枪响几声悄悄数？

明早墙下又收尸。

二、禁闭室放风

木柙沉沉方半开，

且拭昏星下莲台。

常念今年春光好，

总披铁镣看花来。

注：“莲台”，禁闭室的水泥墩子“床”也

2010-07-06

作者复： 谢谢。希哲当初就是放风看花回禁闭室仓房后吟出。“总披铁镣看花来”就是一幅希哲脑海构思完成的画。这里的“总”字，有两重意思：

一是，“我总要”“我一定要”，哪怕披着铁镣也要去看花。因为诗人“总”想象着今年“春天”的花一定会很美好！

二是动作。“总”，这里亦作动词。有全身束镣以手聚而挽之之意。潘岳《籍田赋》有所谓“垂髫总髮”，是挽着髮的。故这里看花者画面形象，必为脚戴镣而手挽镣，蹒跚徐行喜气洋洋去看满地春花也。希哲会再请一位画家，将其画出。

2010-07-06

纪念孙国栋先生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2-05-12

孙国栋老师去世了。我非常怀念他。

孙先生生前教诲给我留下最可宝贵的一段话是：

“我們要為中國創新境、實現民主自由，我們決不能淺薄地主張全盤地拋棄中國文化。因為民主自由的生活，凡須有文化素養；而文化素養則植根于民族文化的基礎上；缺乏健康的民族文化的土壤，民主自由得不到滋養而生長。所以我們爭民主自由，同時必爭民族文化的強健。”

他是在批评柏杨，批评受柏杨民族虚无主义错误思潮影响下的《河殇》，留下这番话的。这番话讲清了爱国，爱民族文化与争民主自由的关系。《河殇》风行那时我还在狱中。我是出狱后流亡到美国，才有机会拜识孙先生，亲聆孙先生教诲，赞成孙先生，决定以孙先生为师的。

民主还要不要爱国？还要不要民族文化？不要爱国了，你要中国民主来干什么呢？89民主运动是“爱国民主运动”，如果那时是“不要爱国运动”，能动员起席卷全国的民众支持吗？能动员起百万香港人民去支持它并薪火相传20几年吗？难道可以因为所谓“共产党宣传爱国”，你就应该反其道，不要爱国，甚至害国、卖国了吗？这是一种极其有害中国青年的的混账逻辑。批评这种逻辑是要冒受攻击的风险的，很多人简直是“蝥蝀在东，莫之敢指”。读孙国栋先生的书，发现孙先生也一直在这种恶意的攻击下却不为所摇动，坚守了一个中国正直的知识分子的爱国民主立场。

中国还有一位孙先生，非常伟大，叫孙中山。他的主义叫“三民主义”。一曰民族，二曰民权，三曰民生。这三个民的主义，是整体的，有机的，缺一不可的。丢掉了民族主义，所谓民权与民生便无所依附了。孙国栋先生的“我們爭民主自由，同時必爭民族文化的強健”的主张，与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精神上是完全一致的。故两位孙先生，都是我所敬仰的。

谨以此文纪念孙先生。

2013年8月3日

也谈谈广东人的“粤语保卫战”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2-05-12

大约心理上是这个原因：以广州、深圳为中心的大城市，今天已几乎全部被北方人占领，淹没。据说，今天除了“饮早茶”时的茶楼还能看见广东人面孔听见广州话，满城大街小巷已经难见广东人，听见广东人大声“骑马过海”了。又据说大批的广东人被挤去了香港和移民美国加拿大，剩下“留守”蜗居的老广残余，就极有了沦为“北方佬殖民地”的危机感和“灭亡”感了。早年，广东人也乐得那些“湖南头”“四川妹”来代替他们做他们早已不愿做的底层粗重活，和“做鸡”，自己悠闲快乐，左拥右抱。以为老天安排永远如此。但现在，越来越多的优秀北方人人才，已经越来越大面积地"骑"在他们头上了！

积恨已久，现在，一闻说有什么“政协委员”提案要灭掉粤语的最后一线电视台阵地，满腔的愤懑自然喷发，而且简直有亡国之痛的激烈和悲切！与什么“联省自治”无关。即便今天广东人“自治”，也是广东的普通话人自治，轮不到“骑马过海”！

老王对此事的立场，倒是笑笑（老王这混蛋是外省人啊！从小这“佬淞”就受广东人欺负啊！广东人会这样想），挽起袖子，坐在墙上看！

但老广们也不必紧张。只要还有香港这个“一国两制”外省人无法涌入的堡垒在，粤语灭亡不了的（但香港也大受影响了）。无论老王其实多么喜欢粤语，这粤语立足在形象思维特点之上的表达力是多么的生动幽默有趣，但随经济大发展大交流的南北融合一体趋势，广州人们对粤语式微（80年代初，它多么的风光不不可一世啊！）的这些激烈表现，不过是无可奈何的最后挽歌罢了。

祭拜张灵甫小记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2-05-12

那是2008年3月，台北观选。马英九胜选第二天。我约薛伟上阳明山远眺，再下山赴忠烈祠看看。至也，一路瞻仰，遍寻所有大厅党国英烈神主牌，竟不见张灵甫。怪了，便去管理处办公室询问。接待的一位年轻女性人员，一脸迷惘，竟不知“张灵甫”为谁。我更大惊讶，告知此女管理员张灵甫事迹：抗日名将，威震遐迩，时中国百姓买丝而争绣。后与共军孟良崮战，战至最后一兵一卒，杀身成仁云。国军将领死难百千，亦少有此等威名天下的英雄人物。大陆民众尚家喻户晓，敬仰者众。我来此祭拜，首张自忠外，就为张灵甫来了。我是一定要找到他的灵位的。

此女管理员一听，不敢怠慢，赶紧边查名册便电话找什么人询问，俄顷，一位负责人模样的老成人来到，他知道张灵甫。告诉我说，张灵甫牌位今天收藏了。我大骇，惊问为何？他说，英烈神主牌位太多，展厅不够，本来早有计划，循后山而上，扩建展馆，十几年前，民进党闹起来后特别是陈水扁执政后，就完全搁置了。忠烈者为国民党之忠烈，中国人之忠烈，“与民进党何关？与台湾人何关？”。由是，祠根本不要再想扩馆了。众多神主牌位只好轮流展出。今天，刚好张灵甫牌位不展出。遗憾。

我气愤。争执。坚决要求他带我去把张将军的牌位找出来，一定要祭拜才走。他看我坚持而诚意，便带我破例去收藏处把张将军的神主牌找到捧了出来，专门设了一张祭桌，擦拭干净，将张将军的牌位仔细摆正，退立一旁，呈送纸花一束，请我上前行祭。

我略思，诵祭文曰：

民族之痛，

鲁南之灵；

同室操戈，

相煎何急！

我中华民族抗日英烈张灵甫将军不朽！

鞠躬恭谨而退。

对“张灵甫将军陵园”,老王赞成某些右派朋友的主要意见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2-05-12

中国人都热爱岳飞（最近的汉奸分子除外），视他为民族英雄的模范。然而岳飞对外抗金，“仰天长啸，壮怀激烈”,对内，作为大宋“天阙”的将军又何尝不会去奉命坚决地镇压农民起义，，对造反农民欠下血债？如此，便不应为岳飞建下陵墓，俾精神传之中华后人？张自忠是早牺牲了。若他活在抗战胜利后，安知不是另一位“剿共”的“张灵甫”？

陈毅粟裕为阶级战争，战场上与张相见，“刀丛扑去争山顶，血雨飘来湿战袍””，毫不客气。但面对这位战死手下的当年抗日英雄的顽强敌手，他们是惺惺然英雄惜英雄，十分敬重的。

极端的“毛派”朋友们若能这样想想，完全站在中华民族民族立场想想，就不会这样激烈反对“抗日名将张灵甫陵园”了吧？

历史上一切为了我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复兴而贡献了鲜血和生命的英烈，无论其出自哪个阶级阵营，亦无论其自阶级立场看是否完人，都应受到全体中国人的敬仰并继承其民族的精神！

不过右派大骂“毛左汉奸”，则真是骂错了。少数毛派一时的极端罢了。但起码，右派们认为汉奸还是应该骂的，并不似茅于轼们今日以汉奸为荣。骂错而已。若右派们赞成纪念张灵甫将军真的是站在民族立场，他们会发现今天的茅于轼们才是真该骂的。他的言行已经不是民族内部的右派。要知道，张将军之灵今天的最高主官马英九先生，就绝无可能为汪精卫们翻案，称之为“真英雄”的。

2013年5月23日

阆中行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2-05-12

2015年7月，四川国安允我成都“过境”三天。祭父母外，返家乡阆中一行。六岁别阆苑，迄今六十年矣！

浩气在此城

淳风计千秋

嘉陵水逶迤

楼头月如钩

五羊别南冠

三蕃望神州

廿年家国梦

屈子何首丘？

（滔嘉陵水一瓶回美）

我最爱的是吕远的歌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2-05-12

太感谢朱先生给我找来了几十年寻觅的少年时代最爱的歌之一，吕远的《第八个故乡》。要是哪位还能找到我最爱的吕远的另一首《也门的晚霞》，也请供大家共赏。

《也门的晚霞》歌词（记忆）：

晚风，吹动了，悠扬的驼铃，

骆驼，驮着那，筑路队的帐篷。

中国工人和也门弟兄，并肩走着，

唱着歌儿，一同去开辟，新的路程，路程。

也门的晚霞，多么迷人，多么迷人，

.....

我们的眼睛里，含满了深情。

虽然我们，语言不通，肤色也不同，

我们的心，却像水晶，一样的透明。

.....

（后面记不清了）

吕远的歌，主人多是社会主义建设者工人，甚或国际主义建设者工人，但并不张扬激越，其特色旋律悠扬，飘逸。歌词亲切感人。这首也门的晚霞唱起来像吕远所有的歌一样，沉着，悠远、高雅，理想远大却又举重若轻。

大汉子评论：说句闲话：照俺看，你王希哲本质上是个文化人，却阴差阳错误入政治歧途
有点可惜且不说，还白白吃了不少苦头。-2006-3-12

笑一笑评论：王司令有温情感人的一面，多好呀 那么这坛上的争吵，只不过是各方没有平和的深入讨论而已

再读陈毅诗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2-05-12

近日寻资料，信手翻看书架陈毅诗，发现这首贺新郎词：《枣园曲》。陈毅这词，过去没注意过。他写毛主席，写得生动有趣：

“枣园曲

一九五九年十月，重访延安作。

停车枣园路，记从前，人民革命，中央曾驻。小米步枪对大敌，斗争真个艰苦。试追寻，领导高处，深知人心有向背，敢后发制人歼强虏。论功业，空前古。

先生雅量多风趣，常巾履萧然酣睡，直过卓午。起来集会谈工作，每过凌晨更鼓。喜四面山花无数，延河水伴秧歌唱，看诗词大国推盟主。我重来，欢起舞。”

中共将帅写毛主席的诗不罕见，但“先生雅量多风趣，常巾履萧然酣睡，直过卓午。起来集会谈工作，每过凌晨更鼓”，写得如此闲散，随和，趣怪，若王猛扪虱，东床坦卧，栩栩生动如见，更有挚友似的平等声气，则真可谓凤之毛麟之角，仅此一首的了，反映了初得天下不久，共产党内尚存的“君臣”的随和关系。那是在一九五九年。以后，便没有，也不会有了。惋惜！

又忽想，肖华的《长征组歌》，60年代早就在周恩来指导下被谱成了著名的舞台史诗，脍炙人口人心，至今传唱不衰，陈毅元帅是毛主席喜爱的“大气磅礴”的大诗人，他的诗完整地记录了这位中共第一代革命家和他所属的党，及他领导的军（红军、新四军、华东野战军），至新中国外交部的半多世纪艰苦而辉煌的革命历程：泣鬼神的梅岭三章、感天地的赣南游击词、气冲牛斗的新四军军歌、血染战袍的孟良崮决战（中国千年战将，没人写下这样的战场现场血战诗）、不屈不挠的大雪青松、西山红叶....，若陈毅元帅的这史诗长卷，竟能如肖华《长征组歌》，被今日“不忘初心”的音乐家也谱成了舞台史诗，传颂百世，凌烟千秋，多好呀！中国今日，无此有心音乐人了么？

2019年7月13日

云鹤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2-05-12

云鹤云中来，

徘徊天安门。

游人纷惊讶，

相猜疑为神。

黑衣哭九九，

青雨洒京城。

民心思君久，

谁者为招魂?

窑洞曾研墨，

黄河侍鞍蹬。

菊香中南海，

红绿卷旗旌。

魂兮魂兮曷归来，

我欲辅之挽沉沦。

“彼皆习之”回狂澜，

中兴自有后来人。

噫吁兮

不向长空万里舒广袖，

惟愿降此风雷故地舞秦庭。

2021/9/7

中秋听《梨花颂》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2-05-21

中秋，网上朋友送来“崔哥”赏月请出李胜素唱《梨花颂》。

李胜素于魁智唱梨花颂。唱得动听。我从来也喜欢李胜素，特别喜欢听李、于的“坐宫”，讲的是杨家将故事。梨花颂演绎自白居易的《长恨歌》，艺术自然是传世名作，不说它，但内容我是从来有腹诽的。

“后宫佳丽三千人，三千宠爱在一身”，“此生只为一人去，道他君王情也痴”。诗和歌的表面多么美，多么动人呀，可是，那后宫的“三千佳丽”，怎么办呢？多么的痛苦！都要痛苦一生的呀！既然你“君王情也痴”，“宠爱在一身”了，为什么不将那三千佳丽都释放回家，还她们自由呢？让三千佳丽都还家自由了，你再“只为一人去”，不好吗？所以，在这极美动人的诗、歌背后，潜藏着多么的残酷和无尽的眼泪！故，我欣赏白氏的“长恨”诗和李于的“梨花”，但读和听到这里，心底总不愉快，难受，没法去“颂”。

2021/9/21中秋

朗诵陈明远词《沁园春·咏石》抒怀

作者：希哲 | 发布时间：2022-05-22

序言与介绍

王希哲文集总序、出版说明与导言